HALO
INFINIT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光环五部合集（又名光晕）

[美国] 埃里克·尼伦德

简介

光环1-5部目录：

《光环1：致远星的沦陷》

《光环2：洪魔》

《光环3：初次反击》

《光环4：光晕·奥星的幽灵》

《光环5：丰饶星战役》

遥远的未来，人类进入了宇宙时代。由于人口过剩等问题，地球上的居民不得不前往宇宙深处开拓新的殖民地。随着超光速引擎投入了实际应用，大大缩短了跨越星际的时间，人们终于可以自由来往于星际间。

依照太空史诗的惯例，通常这时候就该有一帮强大而极具威胁的外星入侵看闪亮登台了。在《光晕》中，圣约人（Covenant），出演了这个任重道远的角色。圣约人其实是一个以宗教为纽带建立起的庞大团体，包括了许多外星种族，他们宣称人类对天神有侮辱轻蔑之意，亵渎了其信仰，于是悍然发动了针对人类的全面战争

第一部分 召 唤

第一章

军历2517年8月17日1130时

波江座，波江二，极乐城

橘黄色的太阳，炽热的阳光照射在极乐城第一百一十九小学的操场上。一群孩子在这里嬉笑追逐，或是攀爬铁架，或是在反重力场中玩格拉夫球。哈尔茜博士和凯斯中尉站在场边一个帆布凉棚的阴影中，注视着他

们便装打扮让凯斯非常不自在。他身穿一套宽松的灰色套装，白衬衣，没打领带。哈尔茜博士觉得他这副尴尬笨拙的样子十分可爱。

“放松些，”哈尔茜说，“我们现在是一对来为小女儿考察学校的父母。”她挽起凯斯的手臂。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尉站得更直了。

哈尔茜叹了口气，松开他的胳膊，打开自己的手袋，拿出掌上电脑．开始浏览她为这次任务整理出的文件。

她的研究确定了需要哪些基因标记，所有标记都能在117号身上找到。不过哈尔茜博士知道，理论上的完美远远不够。人不止是基因的集合体．环境、变异，道德观，以及其他上百种因素都会对这个候选者造成不可

预期的影响，使之失去入选资格。

文件中的相片上是个典型的六岁男孩。一头棕色乱发，脸上点缀着几颗雀斑，调皮的笑脸显示出他少了颗门牙。很好。她可以利用这些特征，找到这个男孩。

“我们的目标。”她把显示屏转向中尉，让他看到这个男孩的样子。哈尔茜博士发现照片是四个月前的。

难道军情局不知道孩子的变化有多快吗？粗心大意她在文件中增添了一条备注，要求军情局以后定期更新照片，直到第三阶段研究开

始。“是他吗？，中尉轻声问道．冲着操场尽头的山丘点了点头。

哈尔茜博士拍起头。

这个小丘顶部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植被。一些男孩正在那里打闹玩耍一一相互拉扯，扭打，从山坡滚下来，然后站起身，再跑回山顶，重新来过。

“山丘之王。”哈尔茜博士说道。

山顶上站着一个男孩。他又推又挡，把其他孩子都挤了下去。

哈尔茜博士举起掌上电脑，录下这段画面，以供日后研究。接着她拉近镜头，获得更清晰的图像。男孩微笑着，露出了同相片上一样的缺齿。她定格画面，将他脸上的雀斑和文件中的相片进行比对。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男孩。”

他比其他孩子足足高出一个头，而且——正像他在游戏中所表现的那样——也壮得多。另一个男孩从他后面抱住他的脑袋。117号擒住他，大笑着把他推下山坡，像扔个小玩具一样。

三个男孩一起向那个男孩发起了攻击。两个抓住他的腿，另一个用胳膊抱住他的胸。四个人一起滚下山坡。117号又踢又打又咬，把他们赶开。接着他站起身，走回山丘顶上，把另一个孩子推开，叫嚷着说他才是这里的王。

博士扫视着操场。这里唯一的成人正在帮助一个摔破膝盖的女孩站起来，扶着她走向医疗室。

“待在这儿，把我也拍下来，中尉。”哈尔茜说着，把掌上电脑递给他，“我要过去看看。”

孩子们停止玩乐，转身看着她。

“你有麻烦了。”一个男孩推了推117号．其他孩子互相张望着，有几个露出了尴尬的笑脸，还有几个慢慢地向后蹭。但是，她的目标站在原地不动，直视着她，一副随时接受挑战的神情。他大概已经觉察到哈尔茜并不是来惩罚他的——或者他天性如此，对什么都无所畏惧。博士发现他脸颊上有一块淤青，嘴唇破了个口子，裤子的膝盖部分也裂开了。

她又向前迈了三步。有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向后倒退了三步。

“我想和你聊聊，可以吗？”她盯着她的试验体说。

最终，117号移开了目光，耸耸肩，跑下土丘。别的孩子在他身后讥笑起哄，有一个还冲他扔了块小石头。117号完全没有理会他们。

哈尔茜博士把他领到附近的一个沙坑旁。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约翰。”他说着，伸出手。

哈尔茜博士没想到会有身体接触。这个试验体的父亲一定教过他这种礼仪，要不就是他有极强的模仿能力。

她和男孩握了握手，对这只小小手掌的力量惊讶不已“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半跪下来，平视这个孩子。“我想问问，你刚才在做什么呢？”

“赢。”他说。

哈尔茜博士笑了。他完全不怕我…如果她参加游戏，117号同样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推下小丘去。

“你喜欢玩游戏，”她说，“我也是。”

男孩叹了口气，“是啊，不过他们上周让我玩国际象棋，太没劲儿了，一点儿难度都没有”他稍微停顿一下，然后说：“要不然，我们去玩重力球吧。他们不让我玩重力球了，也许你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

“我有个完全不同的游戏让你玩。”哈尔茜对他说，“看，”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属圆片，冲着太阳晃了晃，继续说，“很久以前，人们把这种圆片当作货币。那时所有人还都住在地球上呢。”

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东西，接着伸出手，想把它拿过来。

哈尔茜博士缩回手，拇指和食指玩着硬币。“两面是不一样的。你看清了吗？正面是个人头像，背面是一只鸟。它叫做老鹰，而它抓着的是……”

“箭。”约翰说。

“没错，很好。”在这个距离能看清这种细节，说明他的视力超群，“我们的游戏要用到这个硬币。如果你赢了，我就把它给你。”

约翰把目光从硬币上移开，歪着脑袋注视着哈尔茜博士。“没问题。不过我总是赢，所以他们都不让我玩重力球了。”

‘我猜也是。”

“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很简单。我会像这样把它抛起来。”她说着，手腕一抖，拇指一弹。那枚硬币在空中滑出一道弧线，在空中旋转几圈后落在地上，“下次，在它落地之前，我要你告诉我，它落地后是人头朝上，还是抓着箭的老鹰朝上。”

“我明白了。”约翰绷紧身体，膝盖微弯，但眼光并没盯着哈尔茜博士和那枚硬币。

博士捡起硬币:“准备好了？”

约翰轻轻点点头。

哈尔茜把硬币迅速弹向空中，以保证旋转的速度足够快。

约翰用一种奇特的目光观察着，仿佛并没看硬币而是注视远方。硬币从空中掠过，向地面坠落——他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硬币。

约翰伸出紧握的拳头。“老鹰！”他喊道。

哈尔茜伸出手，打开他的拳头。

硬币躺在约翰的手中，老鹰在橘黄色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他真的在抓住硬币之前的一刹那看清了哪面朝上？或者，他选定了自己希望的那一面，然后一把抓住——后者更不可思议。她希望中尉没有错过这段画面。

约翰缩回手：“它是我的了，对吗？这可是你说的。”

“对，你得到它了，约翰。”哈尔茜冲他微笑了一下……但微笑随即消失。

她不应该叫他的名字。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她承受不起这种奢侈——喜爱上试验体的奢侈。她必须从心里摒弃自己的情感，必须保持一个科学家的距离，必须！因为117号的生命可能几个月后就会终结。

“我们能再玩一次吗？”

哈尔茜博士站起身。可惜我只有这一枚。现在我得走了，”她对约翰说，“回去和你的朋友们玩吧。”

“谢谢你。”他跑了回去，冲其他男孩喊道，“瞧！”

哈尔茜朝中尉走去。阳光照射下的沥青地面灼热无比，她忽然不想再在室外待着。她想回到飞船上去，那里凉爽又阴暗。她想马上离开这个星球。

博士走回凉棚，对中尉说：“都录下来了？”

中尉把掌上电脑递给她，一脸困惑地说：“是的，可这都是在做什么？”

哈尔茜博士检查过记录下的数据后，给大汉号的托朗上传了一份作为备份。

“我们根据特定的基因标记对所有试验体进行了扫描。力量、敏捷性，甚至包括侵略性和智为水平。但我们无法对所有项目进行远程测试。比如运气，我们就没法检测。”

“运气？你相信运气，博士？”

“当然不。”她轻蔑地一摆手，“但我们有一百五十个候选试验体，设备和经费却只能支持一半。这是个简单的数学排除法，中尉。这个孩子是幸运的——要不然就是他比别人更棒。无论如何，他通过了。”

“我不明白。”凯斯中尉一边说，一边拨弄着揣在口袋里的烟斗。

“我希望你永远这样，中尉。”哈尔茜博士轻声回答，“我希望你水远不会明白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为你好。”

她最后看了一眼117号——约翰。他正玩得兴起，奔跑着，欢笑着。有那么一刻，哈尔茜觉得自己在嫉妒这个男孩的天真无邪——她自己的那份早已逝去。生存与死亡，幸运与不幸，无论如何，她已经宣告这个男孩

必将遭受无尽的痛楚与苦难。

但是，她必须这么做。

第二章

军历2517年9月23日2300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

哈尔茜博士站在“竞技场”中心的一座平台上，四周是岩灰色的一层层环形看台，上面空无一人。头顶的聚光灯直射着她白色的实验服，她却依然觉得很冷。

待在这里，她应该觉得安全才对，致远星是UNSC（联合国太空司令部）最大的几个基地之一，周围围绕着高轨道炮台、太空停泊港．以及全副武装的重型舰队。行星表面则有陆战队和舰队的特别军事训练场以及预备军官学校，地下设施和地而之间是三百米厚的坚硬的钢板和混凝土，她现在所处的地方足以承受一颗八千万吨级核弹的直接打击。

可是，为什么她的危机感还是如此强烈？

哈尔茜博士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这是她的责任。她所做的一切部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人类将因此获益……尽管有一小部分将为此做出牺牲，饱受痛苦。即便如此，走进这里，面对自己的“共犯”时，所见的一

切仍旧令她恶心不已。

真希望凯斯中尉仍旧在她身边。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助手。但他已经逐渐领悟到这个计划的实质——至少瞥见了真相的一角。哈尔茜博士只得把他委派到麦哲伦号去，以避免麻烦。

“准备好了么。博士?”一个冷冰冰的女性声音。

“快了，德雅。”哈尔茜博士轻叹一声，“请门德兹军士长过来，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在场。”

德雅的全息投影在博士身边闪动。这个人工智能是为博士的“斯巴达计划”量身定作的。她的外貌完全仿照希腊女神的模样：赤脚，裹着长袍，身体周围舞动着一团光晕。她左手托着一块黏土书板，上面刻着二进制的楔形文字。哈尔茜不禁由衷地赞叹这个人工智能选择的外观：何一个人工抖能都“自我”生成一个独一无二、小同于其他人工智能的全息投影。

竞技场顶部的一扇门打开了，门德兹军士长步下阶梯。他身着黑色制服，胸口缀满金、银星勋章和彩色功勋带，鬓角的短发有一抹灰白。他看上去既不高大也不孔武有力，外貌毫不突出，是战场上随处可见的那种类型。但他的步伐却很特别，很慢，仿佛是在半失重的环境中走路。他在哈尔茜博士面前停下，等待进一步指示。

“请站到这儿来。”她指指自己右边的阶梯。

门德兹踏上台阶，稍息，站在她右边。

“你已经看过我提交的心理评估资料了？”德雅问她。

“看了。做得很全面。”她回答说，“谢谢你。”

“你有什么打算？”

“我不准备采纳你的建议，德雅。我想告诉他们真相。”

门德兹嘟哦一声，表示赞同。声音几不可闻，但就哈尔茜博士所知，这已经是他的“长篇大论”了。这位军士长无疑是整个UNSC所辖军队中最优秀的空手搏斗和体能训练教官之一，但跟健谈的标准相去恐怕有好几万光年。

“真相总是伴随着危险。”德雅谨慎地说。

“谎言也不例外。”哈尔茜博士回答，“所有用来激励孩子的鬼话——宣称他们的父母死于海盗之手，或者是一场席卷整个行星的瘟疫之类的——一旦将来被识破，他们只会反过来对付我们。”

“你的顾虑不无道理。”德雅让步了，看了看书板。“我可否建议使用选择性神经麻痹？造成指定性遗忘——”

“丢失的记忆也许还残存在大脑的其他部分里，不能这么做。”哈尔茜博士说，“再说，即使不会破坏他们的心智，这种做法仍然有危险。”

然后，她对着耳麦说：“带他．进来。”

“遵命。”天花板上，一个扬声器里传出回答。

“他们会适应的，”她告诉德雅，“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不适合这个计划。”

阶梯顶端的四扇双页门齐齐打开，七十五个孩子大步走了进来，每一个都由一位穿着伪装服的舰队训练教官陪同。

孩子们已经有了黑眼圈——极度疲劳的标志。他们穿越跃迁断层空间①来到这里，刚刚才从低温睡眠中苏醒过来。哈尔茜博士心头涌起一阵歉疚。

---

①跃迁断层空间，作者虚拟的一个空间，宇宙飞船经过详细周密的计算，有选择性地由常规空间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尔后离开，就能进入常规空间的另一点，实现大空跃迁。

他们坐在台阶上，哈尔茜博士清了清嗓子：“根据联合国太空司令部45812号法令，你们来这里，将参加一项UNSC特别计划，该计划代号为斯巴达二号。”

剩下的话突然噎在她的喉咙里。他们怎么能理解这一切？她自己也只不过知道进行这一计划的合理借口和所谓的道德意义而已。

孩子们看起来都很迷茫，有人想站起来离开，但又被他们的教官按住肩头摁回座位。

六岁……对他们来说，有太多的东西是无法理解的。可是她不得不让他们理解这个计划，用他们能听懂的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一切解释给他

们听　哈尔茜博士试探性地向前迈了一步。“你们已被征召入军队，”她解释说，“你们要接受训练……你们会在我们培养下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们会成为地球及其附属殖民地的保护者。”

有几个少年蹭地一下站了起来，他们不再害怕，开始产生了兴趣。

哈尔茜博士看了看约翰．编号117，她选中的第一个男孩。他抬起头，一脸迷惑，不过听得很专心。

“现在很难说清楚整个计划，但有一点很明确：你们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了。”

孩子们开始骚动，教官牢牢地抓住了他们的肩膀。

“这里将会成为你们的家，”博士尽力用最温和的语气说,“你们的同伴将会成为你们的家人。训练很辛苦，以后还有许多艰苦的事情等着你们，非常多。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通过这些考验。”

真是激情昂扬的话语啊，她自己却觉得这些话无比虚伪。她想告诉他们真相，却无法启齿。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通过考验。“允许出现失败个例。”军情局的长官向她担保说。不，她不能接受，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败个例！

“去休息吧。”哈尔茜博士对他们说，“我们明天开始。”

她转头对门德兹说：“带这些孩……新兵去营房。让他们吃饭，然后睡觉。”

“遵命，长官。”他大声吼道，“全体解散！”

在教官们催促下，孩子们纷纷起身。编号117号的约翰站起身，目光却还停留在哈尔茜博士身上，一脸坚韧。大多数孩子的表情都很呆滞，有些人的嘴唇在颤抖，然而没有人哭泣。

他们确实适合这个项目。哈尔茜博士只希望那一天到来时，他们还有目前一半的勇气。

“明天别让他们闲着，”她告诉门德兹和德雅，“别让他们有时间思考我们对他们做了些什么。”

第二部分 新 兵

第三章

军历2517年9月0530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

“新兵，起床！”

约翰在行军床上翻了个身，继续睡。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不是自己的房间，而且屋里还有其他人。

一股电流让他陡然一震——从他赤裸的足底直冲脊柱末端。他一声尖叫，从床上滚了下来，努力摆脱从睡梦中惊醒而产生的眩晕感。

“我说起床，菜鸟！你知道什么叫起床吗？”

一个身穿迷彩服的男人站在约翰身前。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鬓角已见灰白，黑眼珠看上去一点儿人的感觉都没有——太黑太大，眨都不眨一下。他手里拿着一根银色金属棒，将这根上面不时有电光闪烁的棒子在约翰面前晃来晃去。

约翰向后退了几步。他什么都不怕。只有小孩子才会害怕……但他的身体还是本能地尽量远离那根棒子。

屋里多了数十个男人，正忙着把屋子里其他孩子也弄起来。其他七十四个孩子，无论男女，都尖叫着跳下床。

“我是门德兹军士长。”约翰身边那个穿制服的男人喝道，“这些人是你们的教官。从现在起，无论何时何地，你们都要严格按照我们的命令行事。”

门德兹指着煤灰砖营房的尽头说：“浴室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人都去洗澡，然后回这里穿衣服。”

他打开约翰床铺下的一口箱子，从中拿出一套灰色运动服。

约翰探过身去，这套衣服的胸口上印着他的名字：“约翰-117”。

“别拖拉。排成两队！”门德兹用电捧在约翰的肩胛骨之间戳了一下。

电流穿过约翰的胸膛，把他一下子击倒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已经下达了命令！快、快、快！”约翰动了起来，跟着队列跑向浴室。他的手抓着胸口，几乎不能呼吸，直到跑进浴室才喘上第一口气。其他孩子看上去又惊又怕，全都不知所措。大家脱下睡衣，走上传送带，用微温的肥皂水冲洗身体，然后用冰凉的水漱了漱口。

他跑回自己的床铺，穿上内裤、厚袜子，套上运动衣和一双非常合脚的战斗靴。

“出去列队，新兵。”门德兹喊道，“快，快……开步走！”

约翰和其他孩子赶忙窜出营房，跑到外面的草地上。

太阳还没升起，地平线上一片紫晕，草地挂满露水。这里有数十排营房，但除了他们，没有其他士兵起床，出外操练。两架喷气机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化作一道弧光掠过天际。约翰只听远处传来一声金属撞击的炸音。

门德兹军士长吼道：“排成五列，每列十五人。”

他等了儿秒钟，直到孩子们不再乱成一团，“对齐！你，应该知道怎么数到十五吧，新兵？向后退三步。”

约翰向后退到了第二列。

他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感觉清醒了不少，开始回想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他是在午夜时分被带走的。他们给他注射了什么东西，让他睡了好长时间。然后那个给他硬币的女人说，他不能再回家了，也不能再见到爸爸和妈妈……

“跳跃运动！”门德兹喊着，“一百次。预各，开始。”长官领操，约翰赶忙跟上他的动作。

有个男孩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只慢了一眨眼工夫。一名教官马上跑到他面前，电棒一戳他的腹部。男孩猛地折下腰去，蜷起身体。“跟上训练，菜鸟！”教官怒吼道。男孩连忙站起来，开始跳跃。

约翰有生以来从没做过这么多次跳跃运动。他的胳膊、双腿还有胃部灼热难耐。汗水从背脊流淌而下。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门德兹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仰卧起坐！”他猛地躺在草地上，“一百下。别拖拉。”

约翰赶忙躺倒在地。

“第一个跟不上的，”门德兹说，“绕操场跑两圈，然后回来做两百次仰卧起坐。预备……开始！一……二……三……”

接下来是深蹲，然后屈膝。

约翰吐了，不过这并没给他带来任何优待。几秒钟后，一个教官跑到他身边。约翰马上转过身继续做。

“腿抬高。”门德兹继续做着运动，好像他是一台机器——好像孩子们也都是机器。

约翰撑不下去了，不过他知道只要停下来就得挨电击。他努力做着。他必须做下去。他觉得双腿抽搐，反应异常迟缓。

“休息。”门德兹的嘴里终于吐出了这个词，“教官，拿水来。”

教官们推过一辆装满水瓶的小车约翰抓起一瓶猛灌起来。这水是温的，带点儿咸味。他不关心里面掺了什么。这是他喝过的最棒的水。

他仰面朝天倒在草地上，大口喘息着。太阳已经升起，温暖而舒适。他坐起来，汗如雨下。

约翰慢慢直起身打量其他的孩子。他们大多蜷伏在地，双手按着两肋，一言不发，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约翰看了一圈没发现一个以前的同学。

他现在孤独无助，周围全是陌生人。他很想知道妈妈在哪里，还有……

“开始得不错，新兵。”门德兹对他们说，“现在我们要跑一跑。都站起来！”

教官们挥舞着电棒，把所有孩子赶到一起。他们跌跌撞撞地沿着营房之间的一条砾石路跑。这段路似乎永无尽头，他们跑过一段河岸，越过一座桥，接着又沿着一条喷气机起降跑道前进。跑道结束后，门德兹又带着他们跑上一条蜿蜒曲折的砂石路。

约翰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些什么……但他无法集中精神思考。他能感觉到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血液在身体中沸腾翻滚，肌肉疼痛难忍，还有饥饿。

他们跑进一个由光滑石板铺成的广场。竖立在广场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UNSC的旗帜，蔚蓝的底色上点缀着点点繁星，最中间是地球的图案。广场远处矗立着一座建筑：贝壳状圆顶，白色立柱，大门位于几十级宽大的阶梯之上，拱形门媚上镶刻着"UNSC军官学院”的字样。

台阶之上立着一名女子，身披一件白色布单，正向他们挥手致意。在约翰眼中，她似乎很苍老，同时却又显得很年轻·接着他看到女子乒部围绕着一圈白色微光，这才发现她只是个人工智品映像。他曾在VID(1)上见过类似的东西。她没有实体，却又是真实存在的。

“做得很好，门德兹军士长。”她的声音圆润，光滑如丝。接着又转向孩子们继续说，“欢迎你们。我叫德雅，是你们的老师。请进来课程就要开始了。”

约翰大声呻吟起来，其他孩子也叽叽咕咕地抱怨着。

德雅转过身，向屋里走去。“当然，”她说，“如果你们不想上课，也可以继续晨练。”

约翰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台阶。

室内有点凉。桌上摆着为他们准备的饼干和牛奶，每人一份。约翰咬了两小口饼干，开始大口大口地灌起牛奶来。他觉得身体疲惫之极，趴在桌上开始打盹。但短暂的休息在德雅开课的声音中结束了。一开始是一次战斗讲解，一场三百名战士对抗数千波斯步兵的战斗。

教室被全息影像笼罩着。孩子们在这些山峦中穿行，任凭并不存在

的海浪冲刷着自己的靴子。玩具大小的士兵正在行军，德雅解释说这里是温泉关②，它是在高耸山崖和大海间的一条狭长地带。数千人的军队正向扼守要道的三百名战士发起冲击。人们战斗着，矛盾相击，血流成河。

约翰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景象。

德雅向他们解说，这三百人是斯巴达勇士，有史以来最好的战士。他们自孩童时代就接受战斗训练，无人能敌。约翰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斯巴达勇士抵御手持长矛的波斯兵的全息场面。

他刚才吃光了自己的饼干，但还是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他趁旁边的女孩没注意，拿了她的那份，一边看着激斗不休的战争画面，一边把它吞下肚去。可就算这样，胃里还是咕噜噜直叫。

什么时候吃午饭？或者，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丁？

波斯人的阵列终于崩溃了，他们开始四散奔逃。斯巴达人成为屹立在战场上的胜利者。

孩子们高兴地叫了起来，都想再看一遍。

“今天就到这儿。”德雅说，“我们明天继续。现在该去操场了。”

“操场？”约翰说。这真是太棒了。终于可以找个秋千坐上一会儿，放松放松，思考片刻了。

他和其他孩子一样，飞也似的跑出房间。

①VID作者虚构的一种比现有DVD更高级的可视媒体。

②温泉关，古希腊地名。公元前480年，三百名斯巴达人在国王莱翁尼达斯率领下，在此力抗波斯大军，全部阵亡。此处以斯巴达人为胜利者，是作者的耽漏。

军士长和其他教宫正在外面等着他们。

“现在去操场。”门德兹一边说，一边招手让孩子们走近些，“路不长，跑着去。集合！”

他们一共“短跑”了两英里。这个操场和约翰见过的完全不同：一片由二十英尺高的木桩组成的“森林”，木桩之间用绳网和桥索连接。它们相互交错，彼此相连，就像个悬挂在空中的迷宫．这里还有滑杆和绳梯，摆索和空中平台，还有穿过滑轮、一端连着一个筐子的拉绳，看上去完全经得住一个人的重量。

“新兵们，”门德兹说，“站成三行。”

教官们走过来准备督促他们，不过约翰和其他孩子早就迅速有序地排好了队。

“每行第一个人是队员一，”门德兹说，“第二个人是队员二，依此类推。如果没听懂我的话，现在就提出来。”

没人说话。

约翰看了看他的左边。是个男孩，淡棕黄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久经日晒形成的黝黑的皮肤。男孩面带倦意地冲他笑了笑。他的衣服上印着“塞缪尔一034”的字样。塞缪尔再过去是个女孩。她比约翰还高，较瘦，一头染成蓝色的长发。“凯丽一087”。她不高兴地看了约翰一眼。

“今天的游戏叫‘敲铃’。”门德兹指了指最高的杆子。这根木桩比其他的还要高十英尺，旁边有一根光滑的爬杆，木桩的顶部拴着一个铜铃。

“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敲响它。”他对孩子们说，“我希望每队都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当你们队的每人都敲响过铃铛了，就赶快下来，跑过这条终点线。”

门德兹用他的电棒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直线。

约翰举起手。

门德兹用那双从来不眨的黑眼睛看了他一会儿，说：“有什么问题，新兵？”

“我们能赢得什么东西？”

门德兹扬起眉毛打量着约翰。“晚餐，117号。今天的晚餐是烤火鸡，肉汁土豆泥，玉米棒，核桃仁巧克力饼，还有冰激凌”

孩子群中传出一阵兴奋的低语。

“但是，”门德兹补充说，“有胜利者就有失败者。最后一队没有饭吃。”

孩子们静了下来，戒备地相互打量着。

“做好准备。”门德兹说。

“我是萨姆。”绿眼睛的男孩冲约翰和他旁边的女孩小声说道。

女孩说：“我是凯丽。”

约翰只是看着他们，一句话也没说。这个女孩会拖他的后腿。太糟糕了。他现在饿得要命，不想因为别人的拖累输掉晚餐。

“开始！”门德兹喊道。

约翰跑过这群孩子，沿着一张承重网爬上一处平台。跑过浮桥，及时跳上另一个平台。他刚离开浮桥，桥就歪了，五个孩子掉进下面的水里。

他停在一个拴着绳子的大篮子前面，绳子通过一个滑轮从另一边垂下来。约乾不认为为他强壮到可以把自己拉起来，所以他另找了一根有绳结的绳梯开始爬。爬到一半的时候，他感到绳子晃得很厉害。约翰向下望了一眼，吓得几乎松手。从这里看下去，似乎比从下往上看高两倍。只见所有孩子都在努力，有的开始爬绳子，有的正在水里扑腾，准备爬上岸重新开始。没人像他一样．离铃这么近。

约翰咽下自己的恐惧，继续向上爬。他想着冰激凌和巧克力饼，想着怎么才能赢得这些美食。

他爬到顶端，握着铃档，摇了三次。然后抓住旁边的滑杆，一路溜下，直接落到一大摞软垫上。

他站起身，面带微笑地向军士长走去。约翰跨过终点线，发出胜利的高呼。“我是第一！”他喘着气高喊。

门德兹点点头，在他的笔记板上做了个记录。

约翰看着其他孩子一个个爬上去摇响铃挡，再跑过终点线。凯丽和萨姆遇到了麻烦，他们排在一大溜等着敲铃铛的孩子的最后面。

终于，他们摇响了铃，一起滑下来……但仍是最后一个通过终点线。他们生气地瞪着约翰。

他耸了耸肩。

“干得好，新兵。”门德兹一边说，一边扫视着这群孩子，“咱们回营房，开饭。”

满身泥泞，互相依偎的孩子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第三队除外。”门德兹注视着萨姆、凯丽和约翰说。

“可是我赢了。”约翰杭议着，“我是第一。”

“对，你是第一。”门德兹解释道，”但你那队是最后一名。”接着他对所有孩子说，“记住我说的话：除非你这队赢了，否则你永远赢不了。一个人要是以全队为代价获得个人的胜利，他仍旧是一个失败者。”

约翰昏昏沉沉地向营房走去。这不公平。他的确赢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赢又输呢？

他看着别人狼吞虎咽地吃着浇满肉汁的火鸡，舀着小山一样的香草冰激凌，嘴里还塞满巧克力饼干。

约翰只有一杯水。他喝掉这杯水，但它一点儿味道都没有，完全不能消除他的饥饿感。

他想哭，但他太累了，最后瘫倒在床上，想找出即使有萨姆和凯丽拉后腿也能获胜的方法。但他根本没法思考，他的每块肌肉、每根骨头都疼痛难忍。脑袋刚刚沾上枕头，他就坠入了梦乡。

第二天和第一天全无区别。整个早上晨操和跑步，然后是特续到下午的课程。

今天德雅跟他们讲的是狼。教室变成一块草地，孩子们看到七匹狼围猎一头驼鹿。狼群协同合作，无论那头巨大的驼鹿往哪个方向跑，都会遭到攻击。一群狼追逐、吞噬比它们大上数倍的功物。场面确实引人

入胜，但也很可怕。

约翰上课时一直躲着萨姆和凯丽。没人注意的时候，他偷了几块饼干，但这根本无法缓解他的饥饿感。

下课后，他们又来到操场。今天的游戏还是一样，但操场和昨天不同。场上的绳梯更少，而绳索和滑轮系统则更多，拴着铃档的柱子也更高，比别的柱子高上二十英尺。

“分组情况和昨天一样。”门德兹宣布道。

萨姆和凯丽走到约翰身边，萨姆推了他一把。

约翰的火气一下冒了卜来，他想一拳揍在萨姆脸上，却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他需要保留所有的体力去敲那个铃铛。

“你最好帮我们的忙，”萨姆狠狠地说，“不然我就把你推倒在哪个平台上。”

“然后我会跳到你身上。”凯丽跟着说。

“好吧，”约翰低声说道，“只要称们别扯我后腿。”

约翰仔细观察着整个路线。这就像在纸上玩迷宫游戏。很多桥索和绳梯都通向一个死胡同。他咪着眼睛仔细观察，最后终于找出一条可行的路线。

他捅了捅萨姆和凯丽，指着那边说：“看，远处那个系在绳子上的筐，它一直通到项。不过确实挺高。”他伸了伸胳膊，不敢肯定以现在这么虚弱的身体状况自己能否应付这项挑战。

“我们能做到”萨姆说。

约翰扫了一眼其他队伍，他们也在寻找路线。“我们必须跑快点儿，”他说，“要确保第一个到那儿。

“我跑得很快，”凯丽说，“非常快。”

“新兵们，预备。”门德兹喊着。

“很好。”约翰说，“你在前面冲，帮我们占住那个位置。”

“开始！”

凯丽像子弹一样冲了出去。约翰从没见过跑得这么快的人。她跑起来就像他们今天看到的狼一样，好像双脚都没着地。

凯丽冲进筐子里时，约翰和萨姆才刚刚跑了一半。

一个其他队的男孩冲到筐子前。”出来！”他冲凯丽喊道，“我要上去。”

萨姆和约翰跑过去，把那个男孩推到后面：”慢慢等着吧。”

他们两人和凯丽一起站进筐子，拉着绳子向上升。绳子太长了，他们每拉三米的绳子，才能升高一米。一股风吹得筐子摇晃起来，在杆子上磕磕碰碰。

“再快些！”约翰大声说。

他们就像一个人似的拉着绳子，六只手动作整齐划一，筐子加速升向空中。

他们不是第一个到的，而是第三。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摇响了铃，凯丽，萨姆，然后是约翰。

滑下杆后，凯丽和萨姆等到约翰跨出筐子才和他一起跑向终点。

门德兹军士长看着他们，什么也没说．不过约翰似乎看到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萨姆拍了拍约翰和凯丽的背说：“真捧！”他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说“咱们可以作朋友……我是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凯丽耸耸肩，回答道：“同意。”

“好。”约翰说，“咱门以后就是朋友了！”

第四章

军历2519年7月12日0630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野外军事训练禁区，致远星

登陆飞船加速了，越过积雪皑皑的山峰，约翰牢牢地坐在位子上。阳光洒遍山峰，积雪闪耀着粉红和橘黄色的光。小组的其他成员则把脸紧紧贴在窗户上。

萨姆坐在他身边，看着窗外。“这地方打雪仗真不赖。”

“你会输。”凯丽歪着头，靠在约翰肩上，以便更好地领略这番景色，“打雪仗准得要我的命。”

“确实要命，”约翰喃喃地说，“尤其是雪球里还藏着石头的时候。”

门德兹教官从驾驶舱走了进来。新兵们立即起立立正。“稍息。坐下。”他两鬓的白发多了不少，可比起约翰两年前看见他的时候，显得越发剽悍粗壮。

“今天的任务很简单，但与以往的不同。”门德兹的声音轻易地压过了登陆飞船引擎的噪音，清晰地传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他把一堆纸交给凯丽。“发下去，新兵。”

“是，长官。”她敬礼回答，然后把纸分发到所有孩子手里。

“这是这个区域的部分地图。你们将单独着陆，然后自己找方向去一个在地图上标记出的撤离点，我们会在那儿接应你们。”

约翰翻阅着手中的地图。这是一张大地图的一小部分，没有降落点也没有撤离点。没有参考点他怎么找方向？但他知道这是任务的一部分——自己解决难题。

“附加一点，”门德兹继续说，“最后一个到达撤离点的新兵不准登船，留在这里。”他朝窗外看了一眼，“离家可远得很哪。”

约翰讨厌这个。他可不想输，但他也不想见到任何人被丢下。一想到萨姆或者凯丽或者其他任何人步行着回去就让他不舒服……假如他们还能够活着回家的话。

“第一个，三分钟内降落。”门德兹下令说，“新兵117，你第一个。”

“遵命，长官。”约翰回答说。

他扫视了一眼窗外的地形。一片参差不齐的群山，一座长满雪松的山谷，旁边有一条河流，直通向一个湖泊。

约翰轻轻用手肘推了萨姆一把，指了指河流，然后用拇指示意了一下湖泊。萨姆点了点头，把凯丽拉过一边，指了指窗外，然后两人飞快地走过齐排坐的新兵们，一路示意大家。

飞船开始减速，离地面越来越近。约翰觉得胃都翻腾起来了。

“新兵117，出列。”门德兹跨步到舱尾，飞船的尾部裂开一个口子，伸出着陆坡道。冰冷的气流顺势卷入飞船内部。他拍拍约翰的肩膀。”小心树林里的狼，117。”

“是，长官。”约翰瞟了一眼其他人。

队友们微微点头，动作几乎看不出来。很好，所有人都明白了。

他跑下斜坡，冲进树林。登陆飞船轰鸣着飞上天空。他拉上夹克的拉链。现在他只有一套伪装服、靴子和一件笨重的皮大衣——这些可不适合作长时间的野外行军。

约翰开始朝着目标山峰走，河流就在那个方向。他可以顺流而下，直达湖泊，与其他人会合。

他在灌木中穿行，不久之后便听见潺潺的水声。他走到足够判断水流方向的地方。门德兹往往会在训练中耍些小诡计，或是在障碍课上埋晕眩地雷，或是在阅兵演习时安排狙击手用彩漆弹向他们射击。既然军士长还在登陆飞船上，在没有充分准备之前，约翰打算决不暴露自己的位置。

他穿过一片蓝莓丛，停下来摘了一些果实。

参加计划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能一个人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静静地想些事情。他往嘴里塞了一把草莓，嚼了起来。

他想起家乡，还有父母……但往事越来越像个梦了。他知道那并不是梦，都是真实的，他原本可以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现在的生活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他是一名士兵，为了某项重要任务训练自

己。门德兹说他们是UNSC军队里最优秀的一批士兵。他们是和平惟一的希望。这些话很让他受用。

在此之前，他从没想过将来要做怎样的人。除了看影碟和玩游戏之外，他从来没想过，也从来没有过别的挑战。

现在呢，每天充满挑战和冒险。约翰学会了更多在原先学校学不到的东西——这得感谢德雅、代数和三角、战役和国王们的历史。他学会了打水手结，用枪射击，包扎伤口。门德兹告诉他如何变得更强，不但要用身体，还得会用脑子。

在这里，他有另外一个家，家里有凯丽、萨姆以及其他所有同学。

这个想法猛然把他拉回到门德兹的任务里——他们中有人会被抛弃。总得想个办法让所有的人回去，约翰决定不想出办法来就不离开这里。

他来到湖泊边，站着，聆听动静。

不远处有猫头鹰的咕咕声。他朝声音源头走去，快走到的时候，他说：“嗨，猫头鹰。”

萨姆从树后走出来，扮了个鬼脸。“我是你的猫头鹰队长，菜鸟。”

他们在湖边绕了一圈，与小队的其他成员会合。约翰暗中数了一下：齐了。

“咱们来拼地图吧。”凯丽建议说。

“好主意。”约翰赞同地说，“萨姆，带三个人巡视周围，我可不想让军士长给我们什么惊喜。”

“好。”萨姆挑选了菲杰德、詹姆斯和琳达，四人消失在灌木丛里。

凯丽集齐所有的地图，在一棵雪松树下的阴影中拼凑着。“少了一些，还有些地图是重复的。好了。这是湖泊，这是河流，那么这个就是……”她指了指图上一个绿点，“这应该就是撤离点。”她皱起眉头，“假如地图中的标记是真的，即使在最佳状态下，我们也得花整整一天才能到达那儿。”

约翰吹了声口哨，不一会儿，萨姆等四人回来了。

“我们出发吧。”他建议说。

没人反对，他们默默地排成整齐的队列，凯丽带头。萨姆在前面侦查，他的眼睛耳朵最敏锐。有好几次他示意大家止步，躲起来，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只兔子或者飞鸟。

前进了几英里之后，萨姆故意落在队伍后面，悄声对约翰说：“这太简单了，根本不像头儿平常的训练啊。”

约翰点点头。“我也在怀疑。保持警惕。”

中午时分，他们停了下来调整一下，顺便吃点儿路上采摘的草莓。

费杰德开口道：“咱们得商量一件事。”他停下来擦去皮肤上得汁水，“我们要同时到达撤离点。可谁是被落下得人？我们现在得决定。”

“抽签吧。”有人建议。

“不，”约翰站起来，“不能落下一个人，我们得想出一个办法让大伙都通过。”

“怎么办？”凯丽搔了搔头，“门德兹说过——”

“我明白，但总要想个办法。我现在还没想出来。但就算被落下的是我，我也会让所有的人都回到营地。”约翰站起身，“走吧，我们别浪费时间。”

其他人都起身跟着他，继续前进。

树影逐渐拖长，落日将天际染成血红。凯丽停下来，示意大家止步。“差不多到了。”她低声说。

“我和萨姆侦察。”约翰告诉大家，“其他人先解散……不要出声。”

大家无声地照他的话做。

约翰和萨姆匍匐爬过灌木丛，来到草地边上。

登陆飞船停在草地正中：探照灯照得三十米内一片通亮。梯子上坐

着六个男人，吸着烟，相互传着一个水壶。

萨姆示意后撤。“你认识他们么？”他悄悄问

“不，你呢？”萨姆摇摇头。“他们没穿制服，也不像我见过的士兵。也许是叛军。也许也们偷袭了飞艇，杀死了我们的头儿。”

“不可能，”约翰说，“谁也别想杀得了头儿。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认：我们没法直接走过去，然后轻松地坐飞艇回基地。我们先回去。”

他们爬回原处，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

“你打算怎么做？”凯丽问道。

约翰不知道为什么她认为应该由他来给出答案。他望了望四周，见大伙儿都望着他，等着他说话。他必须说几句。

“好吧，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见到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得弄明白。”

孩子们点了点头，看样子都觉得这是最正确的做法。

“就这样。”约翰说，“首先我需要一只兔子。”

“那就是我喽。”凯丽跳起来，“我动作最快。”

‘好。”约翰说，“你到草地边去，让他们看见你。我躲在一边观察。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向大家汇报。”

她点了点头。

“然后你要吸引几个过来。跑过这个点。萨姆，你就待在那块空地上，装作腿断了的样子。”

“明白。”萨姆站起来走到菲杰德身边，让菲杰德用靴子蹭破自己的小腿。鲜血很快从伤口流了出来。

“其他人在灌木后面围成一个圈，假如他们不帮助萨姆的话，”他右手握拳，击了一下左手摊开的手掌，“记住驼鹿和狼群的故事。”

他们点了点头，扮了个鬼脸。这一课他们在德雅的课堂上看过很多

次。

“找些石块。”约翰提醒他们。

凯丽脱下大衣，活动了一下筋骨。“没问题。”她说，“行动吧。”

萨姆卧地，抱着他的腿。“啊哟，啊哟。腿断了救救我吧。”

“别装过火了。”约翰踢了踢萨姆旁边的地，让他身上沾些灰尘，“不然他们会看出这是在演戏。”

约翰和凯丽重新摸回草地，停在离灌木从与空地交界处几米远的地方。他低声对她说：“如果你愿意让我来当兔子的话……”

她撞了他肩头一下。“你以为我不行？”

“当我什么都没说。”他耸了耸肩。

约翰退到她侧面十米远的位置，藏好。

凯丽走出草地，走进登陆飞船的照明范围内。

“嘿，”她挥动着手臂，“你们有吃的么？我饿死了。”

一个人站起来，掏出致晕棍。“来了一个，”约翰听见他对同伴悄声说，“我来逮住她，你们在这里等其他人。”

他慢慢靠近凯丽，把棍子藏在背后不让她看见。凯丽待在原地等着他靠近。

“等一下，”她突然说，“我丢了一件夹克，等我。马上就回来。”她拔腿就跑，男人追了上去，然而凯丽已经消失在在树荫里。

“给我站住！”

看着远去的两个人，一个男人说。“对付他们很容易的。小家伙们根本搞不清状况。”另外一个人补充道，“简直是网里的鱼。”

约翰听够了。他赶紧去追凯丽，可他很快发现，无论自己还是那个男人都没法跟上凯丽，于是便在靠近萨姆的地方停了下来。

那个男人也停下来，四处张望，他的眼睛似乎还没有适应黑暗，但还是看到了抱着流血小腿呻吟不已的萨姆。

“请帮帮我，”萨姆哀求道，“我的腿断了。”

“我会用这个来治你的腿。”那个男人举起致晕棍。

约翰朝他扔了块石头，却偏了。

”谁在那儿？”男人急忙张望。

萨姆突然爬起来，撒腿跑开了。紧接着只听得一阵飕飕声，石头如雨点般朝那个男人飞过去。凯丽也冒了出来——她找到了一块非常坚硬的石头，不偏不倚地击中那男人的额头。他踉跄儿步，跌倒在地。

孩子们围拢过来。“拿他怎么办？”萨姆问。

“这不过是一次演习，是吧？”菲杰德说，“他应该是门德兹的人。”

约翰把他翻了个身，一股鲜血蜿蜒着从那人额头流出来，直流到眼窝里口。

“你们听见他说的话了，”约翰低声道，“也看见他怎么对付萨姆的。门德兹或是其他教官绝对不会这么做。还有，他没有制服，也没有徽章，他不是我们军队里的人。” 约翰一脚踩在男人的脸上，紧接着朝着肋骨又是一脚，那个男人立即蜷成一团。“拿走他的致晕棍。”

萨姆拿走他的武器，顺带又加了一脚。

“好了，我们来对付剩下的人吧。”约翰告诉其他人，“凯丽，你再扮一次兔子，这回你只要把他们带到空地边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们。”

她点点头，跑回草丛那里。余下的人重新躲起来，一路找好石块捏在手里。

一分钟之后，凯丽跑进草地，嘴里喊着：“那个人摔倒了，他把脑袋给磕着了。就躺在那儿。

剩下的五个人站了起来，朝她追了过去。

眼看越来越近，约翰吹了一声口哨。

突然间，满天都是呼啸着划过空中的石块。男人们一时手忙脚乱，只能蹲下来用手护住脑袋。约翰又吹了声口哨，孩子们呐喊着冲向他们。几个男人惊呆了，似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萨姆用致晕棍击倒了一个男人，菲杰德却挨了另一个人当面一拳，倒在地上。

不过男人们立刻被人墙压倒，无数拳头、石头、靴子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没多久他们便无法动弹了。

约翰站在他们身边。他愤怒得发疯。这些人差点伤害到他和同伴们，他真想踢爆他们的脑袋。不过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再呼出来。还有更重要、更关键的事要做，怒气得先靠边站。

“呼叫门德兹？”萨姆把摇摇摆摆的菲杰德拉了起来。

“不急。”约翰回答说。他走到登陆飞船那儿，里面空无一人。

约翰打开通讯频道和邮件发送系统，很快便联系上了德雅。她那全息影像的脸出现在终端显示器上。“晚上好，新兵117。”她说，“家庭作业有问题吗？”

“可以这么说。”他回答说，“是门德兹教官的一个任务。” “哦。”沉默片刻，“知道了。”

“我在一艘鹈鹕运兵登陆飞船里。没有驾驶员，可我得回家，告诉我如何起飞。”

德雅摇摇头。“你还不能够控制飞船，新兵。不过我可以帮你。看见屏幕角落那个翼形按钮了？按三下。”

约翰依言按了三下，顿时，无数图案出现在屏幕上。

“触摸九点方向那个箭头两次。”她继续说。

他照做了，屏幕上立刻跳出“自动驾驶”这几个字。

“现在我在驾驶。”德雅说，“我带你们回家。”

“等一下。”约翰跑了出去，“所有人上船，全速跑！”

孩子们冲进飞船。

凯丽停了一下问道：“有谁落下了？”

“一个也没有。”约翰说，“只管进来。”他亲自确认所有人都登上飞船后，开口说，“好了，德雅。让我们离开这里。”

飞艇轰鸣着飞上天空。

约翰立正站在士官长门德兹的办公室里。他没来过这办公室，也没有其他人来过。他的汗水顺着脊背直淌。深色的木板和满屋子的烟味让他觉得自己似乎得了幽闭症。

门德兹看着报告，偶尔抬起头瞅约翰一眼。

哈尔茜博士推开门进来，门德兹站起来，向她敬礼后又坐回椅子。

“你好，约翰。”哈尔茜博士在门德兹对面坐下来，跷起二郎腿，整了整衬衣。

“你好，哈尔茜博士。”约翰急忙敬礼回答。其他成年人从来没有直呼过他的名字，一次都没有。约翰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新兵117。”门德兹哼了一声，“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将UNSC飞船据为己有，还有你为什么要袭击我派去守卫飞船的人。”

约翰想解释说他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很抱歉，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但他知道门德兹讨厌哀求，就像他讨厌借口一样。

“长官，”他大声回答，“这些人没有制服，也没有徽章。他们无法证实自己的身份，长官。”

“唔，”门德兹扫了报告一眼，“就算是吧。那么飞船呢？”

“我把小队上的人带回家，长官。我是最后一个到甲板的。如果一定要选出最后被落下的人，那么——”

“我没管你要乘客名单，乘务员。”他的声音柔和了不少，然后转头

对哈尔茜博士说，“我该怎么处置他？”

“处置？”她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看了看约翰。“我想这再清楚不过了。军士长，让他当队长。”

第五章

军历2525年3月9日1130时

波江座ε星系，军情局医疗机构，致远星环绕轨道

医学/生物学风险提要

1.以碳化陶瓷强化骨骼:将高级材料移植到骨骼结构中，改变其易断裂性。推荐剂量不超过骨骼总重的百分之三，以避免白细胞坏死。对青春期及青春期前儿童施术有特殊风险：骨骼爆发式生长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粉碎性骨析。参见附件病例。

2.以注入物强化肌肉：将蛋白质复合体注入肌肉组织，以提高肌肉密度，并降低乳糖分解酶的恢复时间。风险：百分之五的受术者会产生致命的心脏膨肿症状。

3.甲状腺催化剂植入术：将含有人体生长荷尔蒙催化物的铂金小球植入甲状腺，以促使骨骼和肌肉组织的生长。风险：极少数受术者患上象皮病。性冲动受抑。

4.改造枕骨下毛细血管回流路径：能促进受术者的视网膜杆状细胞和锥体细胞的血液流动。极大提高受术者视觉能力。风险：视网膜排异或脱落。永久性失明。参见附件尸检报告。

5.以超导纤维取代神经树突：将神经细胞生物电传导转化方式变为反干扰电传导方式。提升受术体反应能力达300%。证据显示某些受术体有显著的智力、记忆及创造力提升。风险：手术体易产生帕全森症及弗莱彻综合症。

/文件结束/按“回车健”打开相关附件。

哈尔茜博士关闭了文件，她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

“我很难过，”德雅说，“我也希望能有新的进展，以降低风险。

哈尔茜叹了口气说：“我有很多疑问，德雅。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进行‘斯巴达’计划时，那些理由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但现在呢？我……我不知道。”

“我曾经历过三次军情局对于远地（球）殖民区稳定性的考察，博士。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二十年内必将发生大规模暴动。你也知道那帮大人物是如何理解‘有力的军事行动’的。‘斯巴达’是避免大量平民死亡的惟一办法。他们将成为完美而精确的打击力量。他们可以避免内战爆发。”

“除非他们能活着熬过手术。”哈尔茜博士反驳道，“我们应该放缓这项研究的进程。还有很多研究要做。我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开发‘雷神锤’。我们需要时间……”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必须加快研究速度的理由，”德雅说，“尽管我很不想让您为此烦心。我必须提醒您，如果军情局发现他们的投资项目有任何拖延迹象，您就会被另一个心中……嗯……心中顾虑更少的人取代。这对孩子们很不利，很可能会导致某些人更难通过测验。”“我恨这件事。”哈尔茜站起来走向安全出口，“有时侯，德雅，我也恨你。”说完，她离开了观察室。

门德兹正站在走廊上，等着她。

“跟我来，军士长。”

他一言不发地跟着，和哈尔茜一起走上术前准备区的阶梯。

他们进入117号房间。约翰躺在床上，胳膊和一台IV型滴注器相连。他的头发被剃光了，身上布满激光蚀刻出的的开刀导向示意线。哈尔茜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如此强健的试验体，尽管才十四岁，却拥有了十八岁奥运选手般的身体素质，头脑也不逊于任何军事学院的优等毕业生。

哈尔茜博士努力挤出她最亲切的微笑。“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夫人。”约翰迷迷糊糊地回答道，“护士说镇静剂马上就会生效。我在拼命支撑，想看看自己能多长时间保持消醒。”他的眼皮抖动着，”挺难的。”

约翰看到门德兹也在，努力想坐起来敬礼，但没成功。“我知道这是军士长安排的一项训练。但我不明白身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哈尔茜博士？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我怎么才能赢呢？”

门德兹别过头去，不再看他。

哈尔茜俯下身靠近约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逐渐沉重。

“我告诉你怎么赢，约翰。”她低声说，“活下去。必须活下去。”

第六章

军历2525年3月30日0000时

UNSC航母大力神号，前往长蛇座λ星系途中

“现在，我们把牺牲弟兄的尸体投放于太空。”

门德兹面色阴沉，闭上眼睛。仪式结束了。他按了一下按钮，骨灰罐渐渐滑入发射膛内……然后滑入无尽虚空。

约翰静静地注视着。航母的发射舱平常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东西和熙熙攘攘的人，热闹非凡，现在却寂然无声。大力神号的发射平台上，所有军需品和舰员都被清空，长长的纯黑色旗帜悬挂在隔离舱的前架上。

“牺牲的荣誉士兵一共十名！”门德兹大声喝道。

约翰和其他幸存的斯巴达动作整齐地敬礼。

“贸任，”门德兹说。“荣誉和自我牺牲精神。时刻谨记，即使死亡也无法从战士身上剥夺这些品质。”

一连串砰砰声，骨灰罐被射入太空，声音在大力神舱内回荡。

骨灰罐一个个出现在显示屏上，在群星的簇拥之中，凭惯性力量在太空中排成一队。　约翰看着这一切，随着每一个光滑的不锈钢圆筒的飘离，自己的一部分也似乎随之而去，就像抛弃了还活着的伙伴一样。

门德兹的脸看上去像是一座石雕像，他放下敬礼的手，说："全组解散。"

但并不是失去了一切。约翰打量了一下发射舱，萨姆、凯丽……还有三十个还能立正站着、穿着黑色制服的同伴。他们熬过了上一次任务——但"任务"这个词并不是很准确。

另外还有十二个，他们还活着……却已经无法战斗了。看到他们，约翰的心感到一阵刺痛。菲杰德坐在轮椅中，无法控制地颤抖着；科克和雷尼躺在中性凝胶槽里，艰难地靠呼吸器维持着生命，全身骨骼扭曲变形，不成人样。还有些同伴，尽管还活着，但所受的伤足以让他们再也无法动弹。

勤务兵推着菲杰德和其他伤者走向电梯。

约翰走过去拦住他们。"站住，"他厉声说，"你们要把我的人带到哪里去？"

勤务兵停了下来，惶恐地睁大眼睛，咽了一下口水。"我，长官……我只是奉命行事。"

"队长，"是门德兹的声音，"过来一下。"

"别走开。"约翰快步走到门德兹身边，"长官。"

"让他们走，"门德兹说，"他们无法战斗了，不再属于这里了。"

约翰看着显示屏上排成一条直线、渐渐飘远的骨灰罐。"他们以后怎么办？"

"军队会照顾自己的人。"门德兹抬起下巴，"他们无法成为最强壮、最敏捷的战士，但他们还有最犀利的头脑，能够制定计划，分析数据，维修故障……"

约翰叹了口气，如释重负。"我们也只要求这些长官，为国效力的机会。"他回头，面对菲杰德，猛然立正敬礼。菲杰德也颤巍巍地举手回

礼。

勤务兵推着他们，离开了。

约翰看了看余下的人。祭奠仪式之后，他们丝毫没有移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长官。”约翰开口问道。

“在床上休息两天两夜，队长，然后在大力神号上进行微重力理疗，直到你们从生物强化手术的副作用中恢复过来。”

副作用？约翰屈了屈手臂，直到现在，他的举止仍然很笨拙，有时候只能勉强保证走路不摔跤。哈尔茜博士告诉他们这些副作用是好兆头。“你的大脑必须重新学会如何控制反应速度更快、更有力的肌肉。”可他眼睛很疼，早上还会充血。他还有间歇性的头疼，浑身骨骼酸痛不已。

约翰搞不明白这一切。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得完成任务——可现在，他怕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就这些，长官？”

“当然不。”长官回答说，“休整完毕后，德雅会让你的小队成员在登陆飞船驾驶模拟室里学习。等他们战胜了这次挑战，她还会教你们更多的有机化学和高等代数的知识。”

“当然，长官。我们会战胜这些挑战的。”

“很好。”

约翰依旧站着不动。

“还有什么事，队长？”

约翰皱紧眉头，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开口说：“我是队长，我对上一次任务负有责任……有人死了我哪里出了错？”门德兹用他一贯难以捉摸的黑眼睛望着约翰，然后扫视了一遍其他人，又重新看着约翰。“跟我来。”他终于说。他把约翰带到屏幕前。他们站在那里，看着最后一个罐子消失在黑暗之中。

“一个领袖必须时刻做好发出让自己的部下步向死亡的命令的准

备。”他依然看着屏幕，“你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向UNSC所负的责任高于你对你自己和你的部下所负的责任。”

约翰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他无法再看着这片空寂的黑暗，也无法再去想他已经永远失去了的同伴和亲如手足的朋友。

“必要的牺牲”门德兹最后说，“这是可以接受的。”他终于和约翰对视，“但肆意浪费这些生命的行为却是无法容忍的。你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我相信……我明白，长官。”约翰说，“但我想知道的是，上一次任务里发生的是什么？必要的牺牲，还是浪费生命？”

门德兹回头望向无尽星空，沉默无语。

军历2525年9月22日0430时

UNSC航母大力神号在长蛇星座λ区附近巡逻

约翰跨入训练馆，重新确定了一下方向。

凭着固定的柱子，还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出大力神号的这个区域在不停旋转。持续的加速让周围的墙壁产生了人工重力。

但和航母其他部分不同的是，这间屋子并不是圆柱体，而是一个有区域划分的圆锥体。靠近门口的、相对较大的部分旋转得比里面狭窄的部分慢些，各个部分的摸拟重力也就有所不同，从四分之一G到两G不等。

这里有搏击器、吊袋和拳击台，还有一台能够舒展、锻炼任何一块肌肉的机器。现在还早，其他人都还没来。他有足够的空间。

约翰从屈臂机开始训练。他走到中心区——这里的重力是一个G——然后挑了根二十公斤重的哑铃。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太轻了，训练馆停转导致重力消失了？于是他换了一个四十公斤的，嗯，这个就感觉对了。

在过去的三个礼拜里，斯巴达们通过一系列的日常训练来舒展身体，强化肌肉纤维，进行轻度拳击练习，还大量进食。按照命令，他们一天五次摄入高蛋白食品，吃完后还得到医务室进行维生素和矿物质注

射。约翰做梦都想回致远星去过正常的生活。

现在他的队里只有三十二个人，其他三十个“斯巴达计划”的候选人被刷了下来：有些死于生物强化手术过程中，余下的没挺过手术副作用的折磨，无法成功“变异”，只能被调往军情局，进行永久性服役。

他想念他们，但他自己和余下的人还得继续往前走——恢复身体技能，再次证明自己的潜能。

要是门德兹军士长提醒过他就好了，那么他就能作好准备。也许这不过是他在最后一次训练中为他们准备的“惊喜”罢了——学会如何为任何事情作好准备。以后，无论何时，他都不会放松警惕了。

他在脚力器上坐了下来。调到最高档——还是太轻了。他把器械调到最大值。这才感觉有点够劲了。

约翰在各种器械上练习，最后才来到吊袋前。一个皮球被厚厚的弹性带固定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只有以特定的打击频率才能击中它，不然它只会在那里胡乱地旋转。

他眼疾手快地击出一拳。吊袋移动了一下，可是缓慢得就像是在水底下……那个速度简直让他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用力击打它。要不就是弹性带出问题了。

他绷了一下带子，听到低沉的嗡嗡声。它够紧了。

难不成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坏了？

他从举重台上取下一个铁饼，走到中间部分。他把铁饼举到一米高处，松手，它掉落在甲板上。

看起来下落速度很正常……可他却觉得有点儿慢。

他调了一下手表，然后再扔了一次。用时0.95秒。

落一米花了半秒。他忘记计算高度和加速度的方程式了，于是用微积分导出那个方程式，甚至连平方根都解了出来。

他皱着眉头算啊算。他以前可是最愁数学了。

答案是加速度为每秒九点八米。一个G。

也就是说房间是正常的，不对劲的是他。

他的实验被打断了。四个没穿制服、只穿着短裤和靴子的男人走进了训练馆。他们的短头发齐整地立在头上，一身结实的肌肉。当中最高的那个要比约翰高出一个头，半边脸满是疤痕。

约翰知道他们是特种部队的队员——行星轨道空降突击队。他们的手臂上有标志性的刺青：“来自舰船的空降兵”和“率先闯入地狱认之门”。

他们是“地狱空降兵”，臭名昭著的105军士兵。约翰听过太多有关他们的传言：辉煌的战绩，以及残暴的手段——即使是对自己人。

约翰礼貌地向他们点点头。

他们旁若无人地经过他身边，开始在强重力区域里锻炼。最高的那个突击队员走到举重台前，他用力一抓，杠铃晃动起来。突然，右边的铁盘滚落到了地上，杠铃开始倾斜，他急忙一把扔下，差点砸到自己的脚。约翰被巨大的响声惊得跳了起来。

“怎么回——”大个队员瞪着杠铃，看见上面的锁环解开了，“有人把铁盘拿走了。”他咆哮看看向约翰。

约翰检起铁盘。“是我的错。”他朝前跨了一步，“我为此道歉。”

四个人齐齐朝他走了过来，那个大个子站在离他鼻子只有一英尺的地方。“你干吗把铁盘拿走扔到一边，白痴？”他咧着嘴说，“我是不是得帮你把它吞下去？”他朝他的朋友点了点头。

约翰只知道三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服从上级，帮助伙伴，消灭敌人。

所以当那几个人开始朝他移动过来的时候……他不由得踌躇起来。

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知道该把这几个人归为哪一类。他不知道他们的军阶，而且他们也是UNSC其他部队的士兵，是他的战友，但眼下他们看上去却不怎么友善。

两个人左右包抄来钳住他的手臂，有一个人绕到他的后面，想用胳膊勒住他的脖子。

约翰屈身低头，藏起颈项，以免被掐死，然后用胳膊反缠住右边的人，将他拉到眼前，一拳就打歪了他的鼻子。

剩下的三个人立刻做出了反应，拳头逼面而来，但这些拳头就像那落地的铁盘一样，速度似乎特别慢。约翰身体一沉，躲开了企图勒住他脖子的手臂，同时还一晕击中了左边那人的胸膛。

“松手！”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训练馆里回响。

一个士官走进训练馆，朝他们走过来。他与精壮、表情永远严肃的门德兹不同，是个大腹便便，昏头昏脑的人。

约翰定睛看着他，其他人则依然虎视耽耽地瞪着约翰。

“长官，”捂着流血鼻子的人开口说，“我们只是在——”

“我问你了吗？”士官扔出一句。

士官的视线轮流扫视着约翰和突击队员。“你们很喜欢打架么？上拳击台去解决。”

“遵命。”约翰大声回答，立刻转身从拳击台的绳栏钻进去，站在台上等候。

他开始明白了。又是个任务。现在他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目标则是眼前的这四个士兵。

大个子钻过绳子，其他人聚在一边看着。“我得把你扯成几块才行，白痴。”他呲着白森森的牙齿，恶狠恨地说。

约翰疾步上前，全身力量都用在第一击上面。右拳重重地击中了大个子的面颊，左拳紧跟着又砸在他的下巴上。

大个子举起了拳头，然而约翰立即把大个子的手臂扣住，抵在大个子的胸口上，接下来是一记揍在肋骨上的勾拳——骨裂的声音清晰可闻。

大个子踉跄着后退，约翰却向前跨了一小步，一脚蹬在他的膝盖上。几下猛击之后，大个子只有靠在绳子上的份了……他的四肢和脖子不自然地弯曲着，毫无动弹之力。

其他三个人开始行动，鼻子流血的那个还抄起了一根铁杆。这回无需指令，约翰也知道该做什么了，一次对付三个。他得在被包围前把他们都解决掉。他动作的确比他们快，可是他背后并没有长眼睛，面对围攻，再快也没用。

那个流着鼻血、抡着铁杆的人率先发起进攻，他挥舞铁杆，向约翰胸口袭来。约翰一个侧身躲过，随即抓住他的手臂，用那根铁杆压住对方的胳膊，然后拗弯铁杆，绞动起来，生生绞断了那人的手腕。

他接着一个侧身踢，踢中了第二个人的肚子，打碎了里面柔软的器官，还击裂了骨盆。

约翰又把铁杆拉直，挥舞起来。第三个突击队员的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棍，立刻瘫倒在绳子上。

“停手，新兵117！”他听见教官门德兹的吼声。

约翰马上收了手，扔掉铁杆。和铁饼一样，它落地的时间也仿佛格外长。

突击队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不是昏迷不醒就是已经丧命。 门德兹从训练馆的另一头踱了过来。

士官张大了嘴。“门德兹军士长！”他立刻敬礼，“你居然——”他瞪着眼睛看着约翰，喃喃地说，“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医生马上赶过来。”门德兹平静地说，他走近士官，“有两个总部来的官员在办公室等你，等待你前去向他们报告这次测试的结果，”他后退了一步，“我建议你立刻去报告。”

“是，长官。”他几乎是跑着离开。跑出训练馆前，他回头看了约翰一眼，然后回过头去，跑得更快了。

“你今天的测试结束了。”门德兹对约翰说。约翰敬了个礼，从拳击台上走了下来。

一队医护人员冲了进来，跑向拳击台。

“我可以提问题么，长官？”约翰问。

门德兹点点头。

“这几个人扮演什么角色？目标还是同伴。”

约翰知道这一定是任务的一部分，门德兹不会是凑巧在附近。

“你被卷入了一个意外事件，最后解除了对自己生命的威胁。”门德兹回答说，“你的行动已经解答了你的问题，队长。”

约翰认真地思考着。“我遵从了长官的命令，他让我去打。我受到了威胁，处境危险。但他们还是UNSC的特种部队队员，是我的战友。”

门德兹低声地说：“不是每次任务都有明确的目标或者符合逻辑的结论。你首先要服从命令，接下来才考虑你或者同伴的性命。明白吗？”

“是。”约翰回答说，“明白，长官。”他回头看着拳击台上沾满血迹的垫子，突然间胃部感到一阵抽搐。

约翰打开淋浴头，让水冲刷掉身上的血迹。他突然为死在他手里的那几个人感到强烈的愧疚。

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刚才长官已经详细地为他理清了整件事情的条理。服从命令，然后才考虑保护自己和同伴的性命。这才是他必须去注意的。约翰再也不去想训练馆里的事了。

第七章

军历2525年9月11日0930时

波江座ε星系，UNSC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

哈尔茜博士舒服地靠坐在门德兹的椅子上，她甚至在考虑要不要从他桌上的盒子里偷拿一枝美洲石竹牌雪茄，看看他为何会把这东西视作一大享受。不过光闻闻盒子里飘出来的气味就够呛了。真不明白他怎么能受得了？

房门打开，门德兹军士长僵立在门口。“夫人。”他说着，把身休挺得更直，“我不知道您今天回来。实际上，我以为您下周才会来我本该做些安排的。”

“我相信你会做的。”她双手交叉放在腿上说，“现在情况有变。我的斯巴达们在哪儿？他们不在营房，也不在营区的其他地方。”

门德兹迟疑地说：“他们已经不在这里受训丁，夫人。我们必须去……其他营地找他们。”

哈尔茜站起来，抚平灰色套裙上的皱摺。“也许你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军士长。”

“当然可以。”他回答道，“不过直接让您看看，您会更容易理解。”

“很好。”哈尔茜说，她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门德兹让她坐进停在他办公室门外的疣猪式装甲运兵车里。这辆全地形战斗运兵车已被改装一新，后部的重型机枪换成了一架发射器，里面还装了一枚银V型导弹。

门德兹开车驶离基地，爬上崎岖的山路。“当年致远星被开辟为殖民地是因为它丰富的钛矿储量。”他对哈尔茜说，“在这些山峦之中藏有数公里深的矿坑。UNSC现在把它们当作贮藏室。”

“我想你不会让我的斯巴达们去当搬运工了吧，军士长？”

“不，夫人。我们只是需要保密。”

门德兹开着疣猪式运兵车，通过一处重兵把守的岗哨，接着钻进一条巨大的通道，直往地下奔去。

这条路开辟在坚实的花岗岩中，盘旋而下。门德兹说：“您记得军方做的第一次有强大力量的战斗盔甲试验吗？”

“我不知道我的斯巴达们、这个地方、以及装甲计划三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哈尔茜博士皱着眉回答道，“但我会陪你多玩会儿。是的，我知道有关马克I型盔甲原型的所有资料。我们不得不抛弃整个设计，重新为‘雷神锤’计划设计战斗盔甲。马克I型耗能过多。要么必须在盔甲里安装一台发动机，要么就只能使用低效能通讯设备——这都不是可以令其真正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可行性方案。”

通过一个缓速块①时，门德兹稍微减了一下速。疣猪巨大的轮胎砰地一下撞在障碍上，飞了过去。“未销毁的盔甲试验机体，”哈尔茜博士继续说，“被用作搬运重型装备的码头装卸机。”她扬了扬眉，“也许它们被扔到这种地方来了？”

“这里有几十台。”

“你不会让我的斯巴达们用那些老古董吧？”

“不，是他们的教官用。教官们为保降自身安全而使用这些设备。”门德兹回答道，“当斯巴达们从微重力康复治疗中恢复过来后，都急于开始日常训练。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些……”他顿了顿，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说法，“……困难。”门德兹扫了一眼博士，面色严竣地说，“他们第一天恢复训练，就在近身格斗训练中让三名教官意外身亡。”

哈尔茜博士的眉毛一挑。“他们比我们预想的更快，更强壮?”

“可以这么说。”

隧道通向一处巨大的洞穴。一百米高的洞顶、地面以及四壁上都安装有灯，但它们发出的光相对于无尽的黑暗来说，就黯淡了许多。

门德兹将疣猪运兵车停在一个矮小的建筑前。他跳下车，并帮助哈尔茜博士走下来。“请往这边走，”他指了指房子说，“里面会看得更清楚。”

他们走了进去。这个房间有三面都是透明玻璃墙，还装备有数台监视器，上面标注着“运动仪”、“红外

①缓速块，交错分布于街道、停车场或车道的路面上的人工突起部，用来使使动车驾驶者降低速度。线仪”、“多普勒仪”等字样。门德兹按下一个按钮，房间开始向上攀升，一直升到距地面二＋米高的地方。

门德兹对着一个麦克风说：“光。”

探照灯亮起，照亮了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那中间有一座混凝土平台，上面站着三个身穿马克I型盔甲原型的人。他们周围站着六个穿着同样盔甲的教官平台中央插着一面红色的小旗。

“夺旗？”哈尔茜问道，“在这么多重装士兵的防御下夺旗？”

“是的，穿着盔甲的教官的运动时速可达32公里/小时，举重两吨，配备拥有自动瞄准系统的30毫米重型机关炮——当然上膛的是致昏弹。他们还配备了最新型的运动探测仪和红外望远镜。当然，标准轻型武器对装甲的攻击完全无效，这点我也不用多说。想要拿下这个堡垒，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排的传统型陆战队。”

门德兹又冲麦克风说了句话，命令在洞壁之间回荡：“演习开始。”

六十秒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一百二十秒过去了。“斯巴达们在哪儿?”哈尔茜博士问道。

“他们就在这儿。”门德兹说。哈尔茜瞥见黑暗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动。在阴影中出现的一个阴影，是一个她熟悉的身形。

“凯丽？”她低声说。

教官们转过身，冲那影子猛烈开火，但它的动作超乎自然地迅速——就连自动瞄准系统都跟不上。

一个男子从教官们头顶的钢梁管架上垂索而下。他落在外围的一名教官身后，动作犹如猫一样悄无声息。他冲这名防御人员猛击两下，力道之大，连重型盔甲都低抗不住，凹陷了下去。接着他蹲下身一个扫腿，防御人员立即趴倒在地。

他将绳索系在倒下的防御人员身上，这名“卫兵”立即被吊上空中，消失在黑暗之中。

另两名“卫兵”开始向这个男子展开攻击。

斯巴达迅速作出规避动作，就地一滚，融进周围的暗影之中。

哈尔茜博士意识到之前那名教官的盔甲并没被除下——有其他的斯巴达要将那名穿着盔甲的教官当作他降落下地的平衡重物。

果然，又有两名斯巴达从天而降，落在平台中央。哈尔茜博士马上认出了其中一个。尽管除了眼睛，他全身都被黑色夜行衣覆盖，但博士还是认出他就是——117号，约翰。

约翰落地后，马上站起，踢向一名“卫兵”。那个人重重地落……在八米之外。

另一名斯巴达跳下平台，迅速从一端移动到另外一端，还避开了密集如雨的致昏弹。他纵身扑向最远角落里的卫兵，抱着他一起消失在黑暗里。这名教官作出了抵抗，但他开枪时枪口发出的火光立即被黑暗吞噬了。

在平台上，约翰的身影化成了一道模糊的光晕。第二个“卫兵”的盔甲被打裂开，一股液体如泉水般喷射出来，接着在盔甲自身重量的重压之下，这名教官倒了下去。

平台上最后一名“卫兵”转过身向约翰猛烈开火。哈尔茜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这种距离，就算是致昏弹也会致命！”

但就在“卫兵”开火的瞬间，约翰迅速向旁边移动。致昏弹从空气中呼啸而过，全部落空。他抓住“卫兵”盔甲上的武器，与之扭打起来。随着一声尖锐的、金属被扭曲变形的声音，这件武器从盔甲上剥离了下来。约翰拿起枪，冲“卫兵”的胸部近距离射击，子弹的冲力直接将这名“卫兵”轰下了平台。

剩下的四名外围“卫兵”一起转过身，将子弹疯狂地射向约翰。

突然，灯光熄灭了。

门德兹咒骂着抓起麦克风“后备灯光。赶快打开后备灯光。”

数十盏暗黄色灯光亮了起来。

视野范围内，一个斯巴达也没有，但九名教官不是陷入昏迷就是因战斗盔甲故障而无法移动。

红色的旗帜早已消失不见。

“让我再看一遍。”哈尔茜难以置信地说，“你一定全都录下来了，对不对？” “当然。”门德兹按下一个键，屏幕上的画面开始回放——突然，出现了静电噪声，“该死，他们又把摄像头弄坏了。”他喃喃说道，“每次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地方放置摄像仪器，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们弄坏。

哈尔茜靠近玻璃墙，看着下面的演习场。“很好，门德兹军士长，我还需要知道什么？”

“您的斯巴达爆发冲刺时速达到55公里。”他解释着，“我想，凯丽可

以跑得更快一点儿。等他们完全适应了我们所做的‘改造’，肯定会更快。他们可以举起自身体重三倍的东西——根据他们增强的肌肉密度来看，这是预设标准的两倍。他们还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

哈尔茜思考着这些新的数据。“他们不应该有这么好的表现。一定是生物改造手术有什么未知的综合效应。他们的反应时间如何？”

“几乎无法测量。我们估计为二十微秒。”他摇了摇头，继续说，“我相信在战斗环境下，当他们的肾上腺素开始起作用时，表现还要快得多。”

“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可有任何不稳定迹象？”

“没有。他们这个小队的表现对我来说，是前所未见的。他们之间他妈的就像有心电感应似的。他们昨天才进入这洞穴，但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搞到这些黑衣服和所用的生子的。总之，他们已经学会适应任何环境，就地取材，制造工具。”

“而且，”他接着说，“他们喜欢这样干。挑战性越高，战斗越激烈，他们的士气就越高。”

哈尔茜看着一个教官从发生故障的盔甲中挣扎着爬出来。“如果没穿盔甲，他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她喃喃地说，“蛋斯巴达们真能杀人吗，军士长？有目的地杀人？他们做好进行真正战斗的准备了吗？”

门德兹看着别处，过了一会儿才说：“是的。如果我们下命令的话，他们会高效完成任务。”他的身体变得僵直，“我可以问问你说的‘真正的战斗’是指什么吗，夫人？”

哈尔茜双手紧握，不安地扭动看身体。“出事了，军士长。发生了一些军情局和军部没有预想到的事。头头们想要派出斯巴达们，让他们执行一次真正的战斗任务，用以检验实验效果。”

“他们现在所达到的水平已经超过我的训练能力，我再训练他们，他们的水平也不会提高了。”门德兹说着，皱了皱眉，“但这时候就让他们行动，可比原定计划的时间早太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听到些流言，在丰饶星殖民地那儿发生了与圣约人的激烈的战斗，是真的吗？”

“你的这些流言已经过时了，军士长，”哈尔茜语气冷硬如冰，“再没

有什么丰饶星上的战斗了——丰饶星已经不存在了。”

哈尔茜按下“下降”按钮，观察室缓缓落向地面。

“把他们带出去吧。”哈尔茜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要他们在0400时集合。明天0600时我们将在先锋号上接受任务简报。他们将去执行一个军情局决定在适当时刻、由适当人员进行的任务。就是这样。”

“是，夫人。”

“明天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承受的这一切苦难到底值不值得。”

第八章

军历2525$0月12日0605时

UNSC驱逐舰先锋号前往波江座途中

约翰和其他的斯巴达稍息站着

UNSC驱逐舰先锋号上的报告厅让他觉得不太舒服。前方的立体投像仪显示着飞船前头的星象图。约翰不习惯一下子看那么大的空阿，不由得暗自希望它能够突然被压缩起来。

繁星闪耀着擦过身边，前方的灯亮了起来，门德兹和哈尔茜博士走了进来。

斯巴达们立刻立正。

“稍息。”门德兹说，他自己的双手反扣在身后，腮帮子上的肌肉紧绷着，看上去……很紧张。

这让约翰也紧张起来。

哈尔茜博士走到讲台前，眼镜镜片反射着灯光。“早安，斯巴达们，我有一个好消息。上头下达命令，决定测试一下你们无与伦比的才能。你们有一个新的目标：波江星座的一个叛乱基地。”

墙上出现了一幅星座图，然后放大，让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图中一个拥有十二颗行星的橘红色恒星。“2513年，一场武装叛乱被UNSC军队镇压，行动代号为‘投石器’。”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战略地图，上面点缀着代表驱逐舰和航母的小图标。它们慢慢向一百余艘小型飞船围拢，黑暗中亮起点点战火。

“叛乱被扑灭，然而叛军主力却逃脱了，后来在小行星带重新聚拢。”

地图上恒星周围的环带被放大。

“这里有数十亿颗小行星。”哈尔茜博士继续说，“他们以此来躲避我们军队的打击，一直苟延残喘到今天。长期以来，军情局以为他们不过是散兵游勇，缺乏组织性，不再具有威胁性。然而最近情况有所改变。

“有证据表明，其中一颖小行星已被挖空，他们在里面构筑基地。UNSC的搜索部队进入该地区之后，不是毫无所获就是遭遇强大兵力的袭击。”

她停了下来，推了推眼镜。“军情局有证据证明舰队司令部内部出现了安全漏洞——某些同情反叛分子的人在向他们传递情报。”

约翰和其他斯巴达不安地动着身子。泄密！有可能。德雅给他们讲过很多历史上发生过的利用情报人员获胜或者是因卧底而吃了败仗的例子。但他可从没料到UNSC里面竟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地图上出现一张照片：一个中年男子，灰色的眼睛，一头稀疏的头发，留着整齐的胡子。

“这就是叛军的头儿。”哈尔茜博士解释说，“罗伯特·瓦特斯上校。这是‘投石器，行动之后拍下的照片经计算机进行年龄模拟处理之后得到的图像。

“你们的任务是渗入叛乱基地，把瓦特斯带到由UNSC控制的领域。要保证他活着，并且不受伤害。这会让他们丧失新的领袖，军情局也有可能从他那里查出内奸。”

哈尔茜博士停了一下。“门德兹军士长？”

门德兹呼了口气，松开紧扣在背后的手腕，走到台前，清了清嗓子。“此次行动和以前的不一样，你们将真枪实弹地和敌人厮杀。你怎么对他们，他们也怎么对你们。假如有任何怀疑或者是困惑——尽量别犯这个错误，尽管在战斗中总会有让你们迷惑的东西——别碰运气。先杀人，再提问。

“我们能提供的支援仅限于这艘飞船上的弹药和物资，”门德兹继续说，“这是为了让泄密的可能性最小化。”

门德兹走到星图前，罗伯特·瓦特斯上校的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艘货船的蓝图。

“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基地的位置，但可以确定它定期从波江二那里获得补给。这艘不隶属任何公司的货船——雷登号，将在六个小时之后离开太空港，进行第二次常规的发动机检测航行。它装运的食物和水足够满足一个小城市的需求。另外，船长也被证实是一个原以为己在‘投石器’镇压行动中死掉的叛军军启。

“你们要溜上飞船，搭船去他们的基地，再潜入基地，抓住瓦特斯，然后设法离开那块被掏空了的石头。”

他最后说：“还有什么问题？”

“长官，”约翰提问说，“我们该如何撤离？”

“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按下预先安排好的与监听舰链接的紧急按钮，发送信号：二是直接回先锋号，我们会在站里停留……但并不是无限期地等待你们。期限是十三小时。”他按了一下星图，小行星带的一边出现了一个蓝色的UNSC标记，“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过我必须指出，这条行星带有几十亿公里长……就算是军情局也没法来个地毯式搜索。所以情况一旦变得棘手，你们就只有靠自己了。”

“还有问题么？”

斯巴达们静静地站着不动。

“没有了？很好。听着，菜鸟们。”门德兹补充说，“这回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了你们。准备应付任何情况，”他望着约翰，“队长，你现在是三等士官。”

“是，长官！’约翰响亮地回答道。

“分发装备和武器。0300时集合。我们会在波江二的港口放下你们，之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遵命，长宫。”约翰回答说。

门德兹敬了个礼，然后和哈尔茜博士离开了房间。

约翰回头看着他的队员，所有的斯巴达都立正站着。三十三个人，太多了。此次行动他只需要一个小分队：五到六个人。

“萨姆，凯丽，琳达还有弗雷德。十分钟后到兵器库见我。”其他人失望地低头看向地板，“剩下的人解散，你们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在这里等着。”

先锋号的兵器库陈列的战斗装备让人眼花缭乱。一张桌子堆满了枪支、匕首、通讯器、炸药、医药包、求生装备、便携电脑，甚至还有一台可在太空中使用的推进器。

比装备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团队，约翰这么认为。

萨姆是他们当中最先摆脱生物强化手术带来的副作用的，现在他正急不可耐地在火箭箱当中走来走去。他比约翰高出一个头，是他们当中最为强壮的一个。他留着约三厘米长的红棕色的头发，门德兹经常警告说他很快就会像个平民而不是个有整肃军容军貌的士兵了。

凯丽，正好相反，是最后一个从手术中缓过来的。她双手在胸口交叉着，站在一个角落里。以前约翰还差点儿以为她挺不过来了呢。她看上去依然很瘦弱，头发也还没长出来，脸却还是带着野性的魅力。她以前就以到她。

弗雷德跷着二郎腿，坐在凳子上，转动着一把锋刃的匕首，无论什么侧试，他总是第二名，约翰认为他有实力去拿第一，然而弗雷德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想法。他不胖不瘦，高矮适中，生物强化手术之后，他的头发添了几缕银色。假如要找人混入人群里的话，他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琳达是这群人当中最安静的一个。她皮肤苍白，一头红色的短发下

是一双绿色的眸子。她枪法奇准，堪称是狙击射击领域里的艺术家。

凯丽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拿起一套光滑无比的蓝色连裤防护服。衣服的胸口上绣着她的名字。“这是我们新的训练服？”

“军情局提供的，”约翰解释说，“他们打算把我们打扮得和雷登号上面的船员一样。”

凯丽提起防护服，皱起眉头。“他们不会给一个女孩子太多活干的。”

“试试这件合不合身。”琳达替苗条的凯利挑了一件黑色的紧身衣，递给她。

他们以前用过这种黑色紧身衣。这是改装过的、用轻型高分子材料制成的轻型装甲，可以抵御小型子弹，还可以屏蔽红外信号。头盔内置有通讯器、显示屏，还有热源和运动探测器。密封良好的话，里面的氧气可以在真空下支撑十五分钟。

这玩意儿穿着不很舒服，而且上了战场后极易损坏，总是需要修理。

太紧了。”凯丽说，“这会妨碍我的行动。”

“这次任务我们不得不穿这玩意儿。”约翰告诉她，“有太多地方是真空，没有空气可以呼吸。余下的，你们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但一定要轻便。在这鬼地方，我们可没有什么侦察数据，行动要尽可能快……不然就只好等死了。”

全队开始整理武器。

“点390弹怎么样？”弗雷德问。

“好。”约翰说，“我们每个人都带上用点390弹的枪，那样的话在需要的时候大家能够共享弹源。琳达除外。”

琳达走向一枝黑色长身管的枪，SRS99C - S2 AM。这枝狙击枪有标准的部件：猫准器，枪托，枪管……而且即使是击发部件都可以拆下来。她飞快地把枪拆开然后依照她的要求重新组装。她装上一根有着消音消焰功能的枪口制退器的枪管，然后校正了一番，为达到较低的子弹

出膛速度，弹药换成了点450口径的。她扔掉了所有的视野镜和瞄准器，然后将其瞄准系统直接与头盔的显示系统链接上。最后，她还又拿了五盒弹夹。

约翰挑选的是MA2B，它是MA5B标准型突击步枪的轻型改装型。这枪火力够猛，安全性也高。它安装有自动瞄准器和弹药指示装置，以及反后坐力装置，值得一提的还有它每秒十五发子弹的射击速率。

他捡起一柄匕首：二十公分长的刃，另一面是利齿，由不反光的碳铁合金制成，可用于投掷。约翰抓起紧急情况按钮，一个微型单向短波信标①。它有两种设置。按下红色那个，就是提醒先锋号他们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枪战在即；按下绿色的，不过是标记出基地的位置以便UNSC能够开展后继攻击。

他抓起大把的弹夹，突然又停住了。他慢慢让它们滑落回弹药匣，只留了五个。万一他到了非得用这么多弹夹的境地，这个任务恐怕也已经砸了。

大家的选择大同小异。凯丽选了一个带有红外连接功能的掌上电脑和一个战地急救包。

弗雷德挑了一套标准的撬锁装备。

琳达拿了三个图钉那么大的跟踪器。这些小图钉可以粘贴在某个物体上，让他们能一路追踪这个物体。

萨姆扛了两个背包。“威力包”，装满烈性的C－12炸药，足以炸穿三米厚的飞船装甲。

“你觉得已经够了么？”凯丽嘲笑他。

“你是不是觉得我还该再拿一点儿？”萨姆也笑着回答，“我想再也没有比放点儿烟火更能够庆祝任务完成的啦。”

“都准备就绪了？”约翰问道。

萨姆敛起笑容，赶紧替他的MA2B拿了一个备用弹夹。“就绪！”

凯丽朝约翰比了比拇指。

弗雷德和琳达点点头。

“那么让我们出发吧。”

第九章

军历2525年9月14日1210时

波江座ε星系，波江二太空港，民用货船雷登号（注册号码F-0980W)

“斯巴达117已就位。下次回报时间0400。”约翰关上麦克风，将消息加密，存入他的通讯器，接着通过安全脉冲信号将消息传输到雅典号——一艘正在几个天文单位外的空间站中停留的军情局巡洋舰。

他和他的同伴们爬上了上层钢梁。小队悄无声息地织起一张承重网，以便可以相对舒适地躺着休息。在他们下面是十万升黑水，而周围则是两厘米厚的不锈钢舱板。萨姆控制了注水传感器，让电脑不再向他们所在的这个蓄水舱放水。他们进行这些工作时，头盔上的灯光在空中划出一条条光线，交织成一张光网。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地，完全符合既定计划。约翰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胜利的微笑。军情局提供的雷登号技术说明书上显示，在飞船的自旋系统周围安装着一些蓄水舱——巨大的水箱在人工重力作用下灌溉船上种植的农作物。

完美无缺。

他们非常容易地从雷登号主货舱惟一的守卫身边溜过，进入了几乎没有人迹的中央区。水箱可以屏蔽他们的热信号，也可以阻挡住任何运动传感器的探测。

惟一可能存在的危险就是万一中央区停止自转。那么在水箱里将是一团糟，里面所有一切的运动速度都会突然增大。不过约翰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

凯丽在顶舱门外安装了一个微小的信号中继器。她拿出自己的掌上电脑，放在腹部上保持平稳，接着进入飞船的网络系统。“我进去了。”她报告说，“不存在任何人工智能或是安全加密措施……我现在与

他们的系统相连。”她又在电脑上按了几下，激活了入侵软件——军情局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程序。片刻之后，屏幕上就闪烁出成功的提示。

“他们的航线指向小行星带。估计十小时后到达。”

“干得好，”约翰说，“我们轮流睡觉。”萨姆，弗雷德和琳达关掉了他们的头灯。①信标，一种向飞机发送特殊导航信号的无线电传送装置。

当雷登号的引擎点火运转时，水箱开始震动。接着飞船驶离轨道停泊港，斯巴达们身下的水面在加速度作用下倾斜起来。

约翰还记得波江二——他朦朦胧胧地记得，那曾是他的家。他很想知道过去的学校，还有他的家人是否还在那里……

他把好奇心压下去。思考可以很好地锻炼思维能力，但任务是第一位的。他必须保持警惕——或者干脆去睡上一会儿，这样到了他需要保持警惕的时候，他会有很好的状态。但门德兹军士长跟他们说过一千次：“休息，就像手枪和手雷一样，足以致命。”

“我找到点儿东西。”凯丽小声说着，把草上电脑递了过来。

显示屏上显示着雷登号的载货清单。约翰浏览着列表：水，面粉，牛奶，冰镇橙汁，焊条，为一处核反应堆准备的超导磁铁……没有任何武器。

“我不猜了，弃权。”他说，“你想让我看什么？”

“我来给你点儿提示，”凯丽回答道，“军士长经常抽的。”

约翰又看了一遍清单。在这：美洲石竹牌雪茄，下面紧接着登记的货物是一箱香槟，半人马座β星产的陈酿葡萄酒。还有速冻的纽约肉排，瑞士巧克力。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保险柜中，标注着相同的邮送号码。

“奢侈品。”凯丽低声说，“我打赌它们会直接特快专递到瓦特斯上校或者他的军官们手里。”

“干得好。”约翰说，“我们可以给这批货贴上跟踪器，然后追踪它们。”

“没那么容易。”弗雷德在黑暗中说。他打开头灯，盯着约翰。“会有一百万种出错出麻烦事的可能性。我们不做侦察就行动。我不喜欢这样。”

“这次任务中，我们只有一个优势。”约翰说，“那就是，叛乱者还没被入侵过，他们认为自己挺安全，也就想不到我们会来。但多待一秒，我们就多一分被发现的危险。我们就按凯丽的直觉干。”

“你竟然质疑命令？”萨姆问弗雷德，“吓着了？”他的语气中有一丝挑衅的味道。

弗雷德沉默片刻。“不。”他压低声音说道，“但现在不是在训练。敌人对付我们的可不是不致命的致昏弹。”他叹了口气，“我只是不想失败。”

“我们不会失败的。”约翰对他说，“我们完成了之前所有的任务。”

这不完全正确：生物强化手术淘汰了一半的斯巴达。他们并非坚不可摧。

但约翰并不害怕。也许稍微有点儿紧张……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轮流睡觉。”约翰说，“四小时后叫醒我。”

他转过身去，很快就在水面轻微的激荡声中睡着了。他梦到格拉夫球和一枚在空中旋转的硬币。约翰抓住它，喊道：“老鹰！”他又赢了。

他总是会赢。

凯丽推了推约翰的肩膀，他马上就醒了，随即接下凯丽递过来的突击步枪。

“我们在减速。”她说着，把灯光打向下方：水面已经呈二十度的倾角。

“关上灯。”约翰命令道。

他们再次隐入完全的黑暗之中。

约翰把顶舱门打开一道缝隙，将接在头盔上的光纤探头伸了出去。

外面一切正常，没人。

斯巴达们爬了出去，沿着水舱背面悬绳而下，接着摘下头盔，套上沾满油渍的蓝色防护服。两层衣服（里面还穿着黑色紧身衣）让他们看起来有些臃肿，不过外面那层伪装可以阻隔好奇的目光。他们把武器和装备都放在粗呢背苞中，看上去跟工作人员没什么两样——从远处看的话。

斯巴达们穿过一通空荡荡的走廊，进入货舱。他们听到无数微小的金属撞击声，这显然是有来自外面的、作用于飞船的重力。雷登号肯定正在驶入某个依靠自旋而产生重力的太空站或是小行星的港口。到达目的地了。

货舱是个巨大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各种箱箱罐罐。巨大的储油箱也安装在这里。全自动机器人叉车在一行行货物之间穿梭，检查是否有货箱出现松动的可能。

当港口的钳臂夹抓住飞船时，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巨响。

“装香烟的货箱就在这个货舱。”凯丽看了看她的掌上电脑，然后又把它塞回口袋。

他们藏在阴影中，继续前进，每走几米就停下来倾听四周的动静，同时确保自己的射程之内没有别人。

凯丽举起手，握紧成拳，接着指了指右舷的安全门。

约翰示意凯丽和弗雷德进去。弗雷德拿出开锁器几下捅开了安全门。他们侧身闪进去，又把门关好。

约翰、萨姆和琳达等在门外。一个运动的物体进入他们的视野，斯巴达们迅速抓起武器，做好肘击准备。

一辆机器人叉车从旁边一条走廊开了过去。

巨大的货舱舱门随着一阵轻微的咝咝声，打开了灯光照射进来。一队身穿防护服的码头工人走进货舱。

约翰紧紧抓着他的MA2B。有个工人朝他们藏身的走廊望了两眼。约翰弯下腰，做好了准备……

他慢慢抬起武器，双手毫不发抖，瞄准了那人的胸口。“永远向目标的中央射击。 ，门德兹经常在武器训练课程中冲他们这样喊。那个男人停住脚步，伸了个懒腰，继续往前走，轻声、欢快地吹着口哨。

弗雷德和凯丽回来了。凯丽掌心向上张开手，随即又握成拳头——她已经贴好跟踪器。

约翰从背包中拿出头盔戴上。他打开跟踪器系统看到蓝色的光点在他的视屏上亮起。他冲凯丽伸出大拇指，随即摘下头盔。

约翰将头盔和MA2B放进背包，同时示意同伴也收好装备。他们神态轻松地走出雷登号后舱门，进入叛军基地。

这个港口修建在坚硬的岩石中。拱顶离地面足有一公里高。明亮的灯光有效地照射到每个角落，看起来就像是一些挂在天空中的小大阳。在这个洞穴中停泊着上百架飞行器，有小型战斗机、灰鳍盆级巡洋舰、货拒船，甚至还有一艘俘虏来的UNSC鹈鹕运兵船。每艘船都被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机械钳臂抓着。沿着轨道有一排大型气闸门。雷登号一定也是这么进来的。

这里到处都是人。大多是工人，也有穿着白色细布制服的人。约翰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寻找掩护。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他真希望手里还拿着自己的枪。

他让自己保持冷静，径直穿行在这些陌生人之中。他必须为自己的队友做个榜样，让他们模仿自己。他还记得上次在大力神号上的训练场里面对特种兵时的那种迷惑心情，所以他知道他的队员不可能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做出正常人之间打交道时所应该做出的反应。

约翰在码头工人、卖肉串的小贩和装满货物的机器人驾驶的货柜车之间穿行。他走向远处岩壁上安装着的一排双层气闸门，那上面写着：公共浴室。他头也不回地推开一扇门，走了进去。

里面几乎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男子在喷头下哼着小调，另有两名叛军官员正站在毛巾自动贩卖机前，都光着身子。

约翰领着他的队员走到最远端角落里的存衣柜前，坐到长凳上。琳达背对他们坐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到现在为止一切正常。”约翰低声说，“如果出了任何差错，我们就分头撤退。”

萨姆点点头说：“好的……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去找上校了。那么，谁能说说抓到他后，我们该怎么撤离这块大石头？又回到雷登号的水箱里？”

“来不及回去。”凯丽说，“我们已经知道，一旦瓦特斯上校失踪，他的部下会马上展开搜寻和巡查。”

“码头里有艘鹈鹕运兵船。”约翰说，“我们可以搞到它，现在让我们看看该怎么操作气闸和那些钳臂吧。”

萨姆举了举装炸药的包裹。“我知道该怎么轻轻地敲开那些气闸。不用担心这个。”

萨姆左脚不断敲打着地面。他只有渴望展开行动时才会这么做。弗雷德双手紧紧握成拳头，他可能有点儿紧张，不过情况还好。凯丽皱着眉，琳达则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药翰拿出头盔，戴上，检查着追踪系统。

“方位三二零。”约翰说，“它正在移动。”他收好自己的装备说，“我们也开始行动吧。”

他们离开浴室，走出空港，通过一扇巨大的闸门，进入一座城市。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从岩石上刻出来的一个山谷，约翰勉强能看到上方的弯顶。城里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樱，有公寓楼和工厂，甚至还有个小型医院。

约翰闪进一条小巷，戴上头盔，激活追踪系统。目标货箱就放在一辆有轨货柜车上，静悄悄地沿着街道滑动着，上面立着三名荷枪实弹的卫兵。

斯巴达们远远地跟着它。

约翰开始考虑撤退的路线。这里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未知因素．这儿的人有武器吗？如果战斗打响，他们是否都会发动攻击？有几个人正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散开。”他对自己的队员轻声说，“我们看上去就

好像在参加阅兵式。”

凯丽以自己特有的步伐节奏走在前面，萨姆坠在后面，弗雷德和琳达则向向左右散开。

货柜车转了个弯，进入一条拥挤的街道。它停在一座建筑前。这栋楼有十二层高，每层都有自己的露台。在前门有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武装卫兵。

约翰猜想这里就是营房。

货柜车上的三个人走下来，开始将货物往里面搬。

凯丽看了一眼约翰。他点点头，示意她行动。

凯丽笑着走近那两名卫兵。约翰知道这笑容并不代表友好。她之所以笑、是因为她终于有机会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了。

凯丽冲卫兵挥了挥手，拉开大门。一名卫兵拦下她，并请她出示证件。

她抢前一步，抓住对方的枪，用力反手一拧，然后顺势将这个卫兵和自己一起冲进房门。

另一名卫兵退后两步，面对他们举起枪。约翰便从他的后面扑了上去，捏住他的脖子，猛地一扭，接着把这具瘫软的躯体拉进了门。

入口处还有一扇装着刷卡锁的不锈钢门，一个监控摄像头无力地耷拉在凯丽头顶上。刚才那个卫兵躺在她脚旁，她正用掌上电脑运行着解锁软件。

约翰取出他的MA2B为凯丽作掩护。弗雷德和琳达走进来脱掉防护服，戴上头盔。

“目标正在移动。”琳达报告，“标记270，上升十米，二十米……三十五米处停止。我想那是顶楼。”

萨姆走进来，关上房门后顺手反锁上。“外面情况正常。”

喀哒一声响。凯丽说：“门开了。”

约翰、凯丽和萨姆在弗雷德和琳达的掩护下脱下防护服。约翰激活了头盔上的运动及热能传感器。他端起枪说："行动。"

凯丽推开门，琳达走进去后立即闪向右边，约翰则保护队伍的左翼。

在大厅的接待台后坐着两名卫兵。他们对面还坐着一个没穿制服的男子，显然在等勤务兵带他去应该去的地方。另外还有两名穿制服的男子站在升降机门口。

琳达举枪干掉了接待台前的三个人，约翰则消灭了电梯旁的两个。

五声闷响，五具尸体倒在地板上。

弗雷德走进来检查尸体，接着将他们全都拽到台子后面。

凯丽走向楼梯间，打开门，做了个解除警报的手势。

叮咚一声，电梯的门打开了。他们马上转过身，抬起枪口……电梯里空无一人。

约翰深吸口气，示意队员从楼梯上去。凯丽充当着先锋的角色。萨姆则保护后翼。他们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四楼到五楼之间。

凯丽走上快到五楼的楼梯平台，用枪口冲朝里面指了指，又指向上面。

约翰检测到十二层有模糊的热能反应。他们最好找一条更好的、不会被人发现的进攻路线。

约翰打开门。透过门廊看去，里面没有人。

他走到电梯门前，小心地将门撬开。接着又打开黑衣上的冷却系统以屏蔽自己的热能反应。其他队员也做着同样的动作，渐渐从约翰的热能反应显示系统上隐去。

约翰和萨姆爬上电梯的缆索。约翰向下瞥了一眼，足有三十米高。如果掉下去，他虽然不会死，也不会折断骨头，但有可能受到内伤，并且肯定会妨碍他们整个任务。他紧紧抓住缆索，没再向下看上一眼。

他们爬到离顶楼只有三层的地方，停了下来，攀到电梯门旁边。凯丽和弗雷德也跟着爬了上来，移动到远端的墙壁旁，各自占据一个角落，以形成交叉火力。琳达最后一个上来。她直接向上爬到电梯门上方，双腿交叉夹住缆索，倒吊着，做好准备。

约翰举起三根手指，接着是两根，一根……然后他和萨姆安静地打开电梯门。

有五名卫兵站在门外。他们身穿轻型护甲，戴着头盔，手持老式HMG-38步枪。有两个人正转过身来。

凯丽、弗雷德和琳达开火了。那些卫兵身后的胡桃木门板瞬间布满弹孔和血渍。

小队快速、轻盈地进入房间。萨姆缴了卫兵们的武器。

这里有两扇门。一扇通向露台，另一扇上有个窥视镜。凯朋检查了一下露台，接着通过他们头盔上的通话器小声说："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街道。无异常。" 约翰检查了一下跟踪器。蓝色的光点显示：目标就在那扇有窥视镜的门后。

萨姆和弗雷德闪到门的两旁。约翰无法从热能和运动感应器上得到任何信息。这面墙有屏蔽作用。现在未知的太多，而时间却太少。

目前的情况不太理想。他们知道，里面至少有三个有武装的人——那几个把货箱搬上来的——而且很可能有更多的卫兵。让形势更加复杂的是，他们必须活捉目标。

约翰踢开门。

他向里扫了一眼，将整个房间德情况尽收眼底。这是一个装饰华丽的房间。对面的木酒架上摆满了琥珀色的高档酒，还有吧台。一张巨大的圆床占据了房间角落里的空间，上面铺着闪亮的丝质床单。所有窗户上都挂有纯白的窗帘——约翰的头盔自动运行了光线补偿程序。地上铺着一张红色长绒地毯。而那个装满香烟和美酒的箱子就放在房间中央——是个黑色钢板箱，真空封装。

箱子后面站着三个人，还有一个人蹲在他们身后罗伯特·瓦特斯上校，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行李"。

约翰现在的角度不太好，如果他失手射偏，很可能射中上校。

但对方的三个人并没有这个顾虑。他们开火了。

约翰俯身跳向左方。三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侧身体，打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一颗还穿透了他的黑色紧身衣。约翰能感觉到，子弹穿过自己的肋部，感觉像有一把红热的钢刀刺了进来。

他暂时忘掉疼痛，滚了一下，然后站起。现在他的射程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他扣了一下扳机，一个三发短点射击中了中间那名警卫的额头。

萨姆和弗雷德一起钻进房门。他们的消音武器喷出火光，剩下的两个卫兵随即倒在地上。

瓦特斯还躲在箱子后面，他挥舞着手枪喊道：“别动！我的人马上就到。你以为我会一个人等死吗。你们都死定了。快放下武器。”

约翰爬到吧台后面，蹲坐在那里。他真希望腹部钻心的疼痛赶快消失。他冲萨姆和弗雷德作了个手势——举起两根手指，接着又指了指自己。

这两名队友冲瓦特斯的方向一轮扫射，迫使他蹲下身去。

约翰从吧台跃出，猛地扑向猎物，把他的手枪夺了过来。他力道很大，甚至把瓦特斯的食指和拇指都折断了。约翰用手臂箍住他的脖子，把这个拼命挣扎的男人勒得几乎昏了过去。

凯丽和琳达进来了。凯丽拿出一个注射器给瓦特斯打了一针，合成吗啡麻醉剂足够让他安安静静地待上一天。

弗雷德跑出去监视电梯。萨姆则蹲在窗边，观察下面街道的情况。

凯丽走到约翰身边，卷起他的防护服。她的手套被鲜血弄得直打滑。“子弹还在里面。”她轻轻地咬着下唇说，“内出血很厉害。保持这个姿势。”她从腰带里取出一个小瓶子，把瓶口塞进弹孔。“可能有点儿疼。”

这些自愈泡沫填满了约翰的腹腔。这东西也让人感到疼痛，就好像一百只蚂蚁在身体里爬似的。凯丽抽出瓶子，把伤口包扎好。“过几个小

时就会好的。”她说着，冲他伸出一只手。

约翰感觉有些虚弱，不过还是站了起来。那些泡沫让他免于失血而死，同时避免了休克的发生……至少是推迟了。

“有车开过来了。”萨姆报告说，“六个人进了大楼。两个在外面站岗……不过只是前门。”

“把我们的货塞到箱子里封好。”约翰命令道。

他离开房间，拿起自己的背包，走到露台，将一根绳子的一头系牢，另一头扔了下去。约翰滑到地面，花了一秒钟检查四周，寻找可能存在的威胁，接着敲了一下他喉咙附近的麦克风——下面安全无事的信号。

凯丽装好一个滑轮，把箱子系在绳子上，然后推下露台。它迅速落下，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片刻之后，整个小队都顺着绳子滑了下来。

他们迅速穿好防护服。萨姆和弗雷德推着箱子，随着其他人径直走进旁边的一栋建筑。他们最后从这栋房子半个街区外的另一个出口走出来，迅速赶往码头。

很多身穿便服的人正朝城市里跑来，不过没人注意他们。

小队走进空无一人的公共浴室。

“所有人，检查自己衣服的气密性。”约翰说，“萨姆，你去‘敲门铃’。到运输船里和我们会合。”

萨姆点点头跑出浴室，两个C12炸药包都在他肩上。

约翰取出紧急信标，将其设置为绿色发讯模式，扔进一个空的存衣柜里。如果他们逃不出去，至少UNSC可以知道叛军基地在哪儿。

“你的衣服破了。”凯丽提醒约翰，“我们最好抢在萨姆放烟火之前，就到船上去。”

琳达和弗雷德检查了箱子的气密性，把它运了出去。凯丽走在最前

面，约翰殿后。

他们登上鹈鹕运输船，约翰评估着它的火力——这艘船只有满是凹洞、发黑的船体——它太老旧了，一对过时的老式40毫米机炮。火箭发射舱已经被拆掉了。总的来说，这艘船火力很弱。

码头远端闪起一道亮光。轰鸣声沿着甲板翻滚而来，直窜入约翰的腹部。

他看过去，远处的气闸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烟雾弥漫，四下都是破碎的金属块。黑暗的宇宙空间出现在他眼前。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啸，港口里的空气迅速形成一股飓风。人、货物和残骸从破裂的气闸呼啸而出。

约翰抓住一个支撑物，把自己拉进运输船，准备封闭舱门。

他看到应急门正从破损的气闸上方向下落。接着，第二声爆炸响起，应急门顿了一下，直接落下来砸到地面，把一艘轻型运输船压在下面。

在他们身后，另一扇巨大的气闸门正在关闭，把整个港口和城市分割开来。数十名工人还在地面上挣扎着想逃生，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逃脱了。

萨姆从远处跑过来，在那密闭的黑色防护服保护下毫发未损。他从鹈鹕运输船的应急闸门跑进飞船。

“我们开了个后门。”萨姆微笑着说。

凯丽启动引擎。鹈鹕运输船飞起来，穿过甲板，从洞口飞入辽阔的宇宙空间。接着，她将飞船的动力输入值提升到最大挡。

在他们身后，这座叛军基地看起来和小行星带上的其他巨石没什么区别……除了它正不断喷出空气，自旋开始不稳定之外。

大约全速飞了五分钟后，凯丽降低引擎动力的输出。“我们将在两小时候后到达撤离点。”她说。

“检查一下我们俘虏的情况。”约翰说。

萨姆打开箱子说："气密服没出问题。瓦特斯还活着，脉搏稳定。"

"很好。"约翰嘟囔了一句。肋部那里痉挛式的疼痛越来越严重，他不禁咧了咧嘴。

"有什么问题吗？"凯丽问，"生化自愈泡沫起作用了吗？"

"没问题。"他连伤口都没看上一眼就回答道，"我能撑住。"

他知道自己应该感到高兴，但实际上他只觉得很累，这次行动似乎有些不妥的地方，他想到那些死去的码头工人和市民。这些人全都不是他们的既定目标。再说了，这个小行星上的人是否都是叛乱者呢？

不过，就像军士长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服从了命令，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让他的队员活着回来了。他还想做其他的什么呢？

约翰艳这些疑问深深埋进心灵的最深处。

"没什么询题。"他拍了拍凯丽的肩膀，笑着说，"能有什么问题？我们赢了。"

第十章

军历2525年11月2日0600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UNSC军事营地，致远星

约翰不知道是谁死了。斯巴达们被要求穿制服集合只有一次先例：那次葬礼。他佩戴着上次任务所奖励的紫心勋章。约翰肯定勋章是用特殊的工艺打造的，散发着耀目的光彩，在制服黑羊绒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显眼。约翰不时地看一眼，确认它还在那里。

他坐在竞技场的第三排台阶上，面朝着中央的大平台。而其他的斯巴达则静静分布在他背后的环形台阶上，看着聚光灯下空寂的平台。

他曾来过致远星的这个安全报告厅，哈尔茜博士宣布他们成为战士的地方，从那天起他的一生为之改变并开始有了人生目标。

门德兹军士长步入场内，穿着同样的黑色制服，走到台前。他胸口缀满勋章，有银色和金黄色的，三个紫心的，一个红色的UNSC荣誉功勋章，以及一条彩虹缎带。看得出，他刚刚修了头发。

斯巴达们站了起来，向他敬礼。

哈尔茜博士也跟着走进来，她看上去又老了少许，眼角的鱼尾纹和夹在灰发中的银丝都多了不少。但她的蓝眼睛一如既往，还是那么的锐利。博士穿着灰外套和黑色衬衣，眼镜用一根金锁链挂在脖子上。

“司令来了。”门德兹宣布说。

全体人员立刻挺得笔直。

一个大约比哈尔茜博士大十岁的男子大步走上台，一头光洁的银发如同一顶头盔，他的步伐给人一种奇异

一个元素吸收光谱图出现在侧面的屏幕上，上面呈锯齿状的数据线显示出了其所含元素的性质和比例。

贝奥武甫举起袖子，图像瞬间暗了下来。“机密——绝密”字样出现在空白数据屏上。

斯坦福斯司令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之后与丰饶星的联系，”他继续说，“就再也没有得到回应了。殖民军部曾派了侦察舰金羊毛号去查看。飞郁在四月二十号到达，然而在传回了一份简要的报告，说明其在跃迁断层空间出口的位置之后，就杳无音讯了。

“舰队司令部立刻派遣了一支舰队，包括维尔迪舰长指挥的驱逐舰赫克拉勒斯号，以及护卫舰东方号和阿拉伯号。他们在十月七号进入目标区域，然后发现了这些情况。”

丰饶星的立体图改变了，原来起伏的山峦变成了一片平坦贫府的荒漠。玻璃状的土坡映着灰藏蒙的阳光热量散尽，只剩一颗光秃秃的星球。

“这就是这个殖民地所留下的。”司令呆呆地看着图像，片刻之后方醒悟过来，接着说，“我们确定所有的居民都已经不在了。”

三百万人被毁灭殆尽，约翰从来没想像过这样的力量，心头居然涌现出既惊恐又嫉妒的感觉。幸亏胸口的紫心及时提醒了他，一个小小的弹伤怎么能够和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相比。他突然间失去了那次负伤以来的荣耀感。

“这是赫克拉勒斯号接下来在轨道上发现的。”斯坦福斯司令对他们说。

那个模糊的轮廓依然悬挂在空中，但逐渐消晰可辨。它看上去很光滑，其材料似乎是有机的，外壳呈奇特的半透明状——看起来更像是某种昆虫的甲壳，而并非太空飞船的装甲。尾部有一排闪烁着淡紫色光辉的发射舱，头部就像是鲸鱼的头一般。约翰突然觉得这东西有着一种食肉动物特有的美感。

“这艘不明飞船立刻向我们的舰队发起了攻击。”

飞船射出一片蓝光，紧接着整个机壳红光泛滥，能量束瞬间照亮了暗淡的太空。恐怖的射线肆意地击打着阿拉伯号的船体，数米厚的装甲顷刻间化为燕汽，船体立刻骤然化为一片火海。斯坦福斯司令继续解释说：“这是一种能量束，经研究证明是一种高级等离子武器发出的。”

赫克拉勒斯号和东方号立刻朝敌舰发射密集的导弹。导弹飞行至半途中，却被敌舰的等离子能量束击中，偏离目标并爆炸成一团烈焰……很快就消失了。这艘奇怪的飞船外壳闪过一丝若隐若现的银色，随即消失了。

“他们似乎还有某种能量反射盾。”斯坦福斯司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表情变得如同雕刻出来般严峻，“东方号和阿拉伯号被完全击毁了。赫克拉勒斯号尽力跃迁出了那个区域。但所受的伤害让维尔迪舰长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回到致远星。

“这些武器和防御系统超出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出于人类之手，”他停顿了一下，“而是出自一个拥有比我们更先进科技的种族。”

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窃窃私语。

“当然，我们为与它们的初次接触制定了很多对策，”司令继续说，“而且维尔迪舰长也是依我们制定的草案而行动的。大家都希望与异

星人的接触能够和平地进行。显然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异星人飞船直到我们派去舰队试图与之沟通的时候才开火。”

他停了下来，斟酌了一下用词，然后继续说：“敌人传来的信息有一部分被破译出来，几个词语。我们相信，他们自称为‘圣约人’。在开火之前，他们清楚地播放了这样一句话。”

他向贝奥武甫示意，后者点点头，片刻之后，播音机响了起来。这个声音让约翰僵坐在座位上，这是一种极为呆板但一本正经的腔调，却蕴涵着强烈的怒气和成吓的口气。“对你们的毁灭秉自神的旨意……我们即神的工具。”

约翰心头一惊，站了起来。

“什么事，斯巴达？”

“长官，这句话是经过翻译处理了的吗？”

“没有。”司令回答说，“他们用我们的语言对我们进行广播。我想他们也许用了某种翻译系统来准备好这个消息……无论如何，这说明他们对我们的研究肯定有很长时间了。”约翰重又坐下。

“从十一月一号起，UNSC宣布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斯坦福斯说，“副司令普雷斯顿·科尔调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为的是夺回丰饶星，对抗新的威胁。它们的信息清楚地表明：它们目的只在战争。”

要不是数年来的军队纪律硬生生地把他拉回座位约翰真想立刻站出来请愿当前锋。他愿愈抛弃一切，前去战斗。他和其他斯巴达尽心训练，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他清楚这一点。他们可不是为了那些叛乱分子、海盗和政治纠纷而存在的。

“正因为这场全UNSC的大动员，”斯坦福斯司令继续说下去，“你们的训练安排直接提到了最后一个阶段：雷神锤计划。”

他从台后走了出米，背着双手。“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他望向军士长，“门德兹军士长将会被委派去训练另外一批斯巴达。对吧，军士长？”

约翰捏紧了座椅扶手。门德兹军士长从没和他们分开过，对他们来说他简直就是全字宙惟一的永恒。这句话就像致远星要离开波江座ε区一样难以置信。

军士长大步走到台前紧紧地按住台子边缘。

“新兵们，”他说，“你们的训练很快就会结束，那时你们将以UNSC二等士官的身份毕业。你们首先要知道意识到，变化是战士生命中的一部分。你们会交上朋友，也会失去战友。你们会一直前进。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他看向这些听众，黑色的眼睛在每一个人身上滞留，然后点点头，似乎非常满惫。

“斯巴达是我遇见过最杰出的战士，”他说，“能够训练你们是我的荣翅，别忘了我教给你们的——责任，荣誉，还有为人类更大的利益牺牲，这都能让你们成为最优秀的战士。”

他沉默了片刻，想再说些话，却还是放弃了，只是默默地立正，敬礼。

“立正。”约翰下口令说。全体斯巴达起立，对着军士长敬礼。

“解散。”门德兹军士长说，“祝你们好运。”他放下手。

斯巴达们也放下手，犹像丁片刻，最后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约翰留了下来。他还有事耍请教军士长。

哈尔茜博士跟司令和军士长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便和司令一道高开。贝奥武甫退向墙壁，然后鬼魅般地消失了。

军士长摘下帽子，定睛看看约翰，然后向他走了过去。他看了看依然旋转着的焦土星——丰饶星。“最后一课，军士，要对付一个远比你还要强大的敌人，你会来用什么故术？”

“长官！”约翰大声回答，“有两个选择。迁回战略，全力攻击敌人的最薄弱点——在它们反应过来之前击溃它们。”

“很好，还有一个呢？”

“后退。”约翰说，“进行游击战或者得到增援。”

军士长叹息了一声。“很好，不过这次可不一样。坐下吧。”

约翰坐了下来，军士长坐到他身边。

“还有第三个选择，”军士长把玩着帽子，“一个别人万不得已才会考虑的选择。”

“长官，是什么？”

“投降。”军士长低声说出答案，“然而这对你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选择。我们没有谈判的资本。”他看了一眼玻璃球般的丰饶星，“而且我很怀疑这样的敌人不会接受我们的投降。”

“我想我明白了，长官。”

“相信自己，让你的同伴也绝不放弃自己。”他看了一眼平台旁的阴影，“雷神锤计划会让斯巴达成为某种……崭新的东西。一种我永远也无法从脑中抹去的东西。我没法给你做出详细的解释——该死的军情局特务还在这附近窃听——你只需要完全信任哈尔茜博士就行了。”

军士长在口袋里摸索着，“我一直希望能够在他们带走我之前见你一次，我有件东西要给你。”他掏出一块小巧的金属物，放在他们之间的扶手上。

“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军士长说，“教官要把这个从你身上拿走，你拼命地反抗——我还记得你因此断了几根手指。”他本来如同雕像般的脸挤出了一丝微笑。

约翰拿起金属物仔细看着。这是一枚古老的硬币。他让硬币在指间来回翻动。

“有一面刻着一只鹰，”门德兹说，“就跟你一样，犀利迅猛。”

约翰捏紧硬币。“谢谢你，长官。”

他想说是因为军士长他才变得这么犀利迅猛。他想说他随时准备为人类去面对这场威胁。他还想说离开了军士长，他就失去了判断事理的基准，难以确定该负的责任。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只有呆坐在原

地。

门德兹站了起来，“很荣幸能够和你一起服役。”他破天荒地没有敬礼，而是伸出了手。

约翰站了起来，握住军士长的手。这让他鼓起很大的勇气——他心头下意识地喊着“要敬礼”。

“再见。”门德兹军士长说。

说完他僵直地转过身，大步离开房间。 约翰再也没有见过他。

第十一章

军历2525年11月27日1750时

UNSC护卫舰联邦号，前往鲸鱼座ⅹ星系第四行星的UNSC大马士革泪材料测试基地途中

进入常规空间后，UNSC护卫舰联邦号休息舱中的观景屏随之打开。遍布于空间之中的冰晶不断冲撞着外部摄像头，给远处鲸鱼座ⅹ星系的那轮黄日罩上了诡异的晕圈。

约翰看着这幅奇妙的景象，心中却在思索“雷神锤”这个词。他已经查过教育数据库。雷神锤是北欧神话中索尔（雷神）所用的锤子。雷神锤计划一定是指某种武器。至少约翰是这么希望的，斯巴达们需要一些有力的装备来对抗圣约人。

如果这是种武器，那么为什么会被安置在UNSC所辖区域边境的大马士革测试基地呢？他二十四小时前才听说这个星系的名字。

他转身看了看队员们。尽管这个休息舱足有一百张铺位，但斯巴达还是聚在一起。他们玩扑克，擦靴子，读书，或是锻炼。萨姆正和凯丽争论着什么，不过凯丽显然有意放慢了自己的语速，好让萨姆能勉强和自己抗衡。

约翰不喜欢待在飞船上的感觉。失去控制一切的感觉，让人很不自在。除了被塞进“冰箱”——飞船上那令人难受的低温舱——的时何之

外，约翰就只能等特，猜想下一个任务到底是什么。

在航程的最后儿周里，斯巴达们根据哈尔茜博士的指示，执行了儿个小任务。在这些被博士称为“处理琐事”的任务中，他们扑灭了耶利哥7号星上的叛党势力，端掉了罗斯福军事塞地附近的一个地下黑市。每执行完一次任务，他们就距离鲸鱼座 x 星系更近一步。

约翰在调遣人员执行任务时，保证了小队的每个成员都参与过一个或几个任务。他们的表现完美无瑕，从未失败。门德兹军士长会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斯巴达117，”哈尔茜博士的声音从扩音器传出，“立即到舰桥报到。”

约翰马上打起精神，按下通讯器说：“是，夫人！”接着，他转头对萨姆说，“让所有人做好准备，也许会有任务。动作快些。”

“明白。”萨姆说道，“你们都听到军士长的话了。把牌放下，别偷懒。穿好制服，战士们！”

约翰快步走进电梯，按下去舰桥的按钮。随着电梯穿过飞船的自旋区域，重力逐渐消失，接着又再度出现。

门自动打开，舰桥出现在他眼前。每面墙上都一个巨大的屏幕。有的显示着各个星球，以及远处某个星云的模糊红点。也有些屏幕显示着核反应堆的状态、星系内微波通讯光谱等等。

舰桥中央围着一圈黄铜护栏，里面坐着四名中尉，分别控制着导航、武器、通讯以及飞船操作系统。

约翰停下来朝华莱士舰长敬礼，接着又冲哈尔茜博士点了点头。

华莱士舰长右手背在身后，笔直地站在那里——他的左臂从肘部以下都被截掉了。

约翰保持着敬礼的姿势，直到舰长示意他稍息。

“请过来，”哈尔茜博十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个。”

约翰走过去，全神贯注于哈尔茜博士和华莱士舰长正在仔细观察的

一面屏幕上。那上面显示着各式各样复杂的雷达信号。可在约翰看来，这只是一团乱麻。

“在这儿，”哈尔茜博士指着屏幕上的一个峰值信号说，“又出现了。”

华莱士舰长捋着下巴上的黑胡子想丁想，才说：“说明这鬼东西有八百万公里远。就算它是艘太空飞船，也得过整整一小时后才会进入我们的武器射程内。再说——”他冲屏幕比了比，“——它又消失了。”

“我建议进入战备状态，你觉得呢，舰长？”

“我想还没这个必要。”华莱士带着一副屈尊俯就的腔调说。他显然不太喜欢让一个平民上他的舰桥。

我们一直没有让这个消息外泄，”哈尔茜说，“但我必须告诉你，当我们第一次在丰饶星上发现异星人时，它们就是出现在很远的距离……然后突然变得很近。”

“一次星系内跃迁？”约翰说。

哈尔茜笑着对他说：“很恰当的假设，斯巴达。”

“这不可能，”华莱士舰长说道，“在跃迁断层空间中，无法进行那么准确的导航定位。”

“你的意思是‘我们’无法做到如此准确的定位。”博士说。

舰长握紧拳头，随即又松开。他打开了通讯器。“所有人员注意，全体进入战斗状态。施行封闭防护隔断。重复：所有人员，进入战斗状态。这不是演习。反应堆功率升至百分之九十。转向一二五航道。”

舰桥上明亮的灯光被黯淡的红光取代。约翰感觉到脚下的甲板在颤动。当飞船倾斜着开始转向时，所有压力门都猛然关闭，约翰也被困在了舰桥上。

联邦号在新的航线上稳定下来。哈尔茜博士抱着胳膊，俯过身来小声对约翰说：“我们可能会搭乘联邦号的运兵船去鲸鱼座 x 星系第四行星的测试基地。我们必须得到雷神锤，”她转过身看着雷达屏幕说，“必须赶在它们之前。所以，让你的人做好准备。”

“是，夫人。”约翰打开通讯器，“萨姆，让所有人到阿尔法舱集合。十五分钟内登上鹈鹕运兵船，做好出发推备。”

“我们十分钟就能搞定。”萨姆回答道，“如果那些长剑截击机不挡路的话，就能更快。”

如果此时能和同伴待在一起，约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觉得自己仿佛被抛弃了似的。

雷达上突然闪现出许多诡异的绿色斑点……联邦号附近的空间仿佛变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

撞击警报响起。

“坚持住！，华莱士舰长喊道。他用手紧紧握住黄铜栏杆。约翰连忙抓住墙上的一个应急扶手。

有什么东西出现在联邦号前方三千公里的地方。那是个细窄的椭圆体，惟一的“裂痕”焊缝在它的侧面，直贯首尾。外壳上有些微小的亮光不断闪烁。尾部笼罩着紫色的模糊光晕。这艘船只有联邦号的三分之一大。“一艘圣约人飞船。”哈尔西博士说着，下意识地离开雷达屏，向后退了几步。

华莱士高声叫道：“通讯官，向鲸鱼座 x 星系发讯，请他们派遣援军。”

“是，长官。”

这艘异族飞船闪耀着蓝色的光芒。这股光非常明亮，虽然经过了摄像头的过滤处理，约翰还是觉得眼睛生疼，几欲落泪。

联邦号的外壳开始发出被烧灼、撞击的声音。舰桥上的三个屏幕布满了干扰信号。

“能量束！”坐在操作系统前的中尉叫了起来，“通讯天线被毁。三区及四区护甲残余百分之二十。三区外壳破裂，正在修补。”中尉在坐位上不安地扭动着，额头上布满汗珠，“飞船人工智能核心记忆体过载。”他继续说。

人工智能死机后，飞船仍然可以开火，也能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但约翰知道，这就得需要花上不少时间来进行跳跃前的计算。

“转向零三零，下倾一八零。”华莱士舰长迅速下达命令，“射手型导弹发射舱A到 F 装弹。 马上计算发射轨道。”

“是。”导航及武器系统的操作员齐声回答。"A至F发射舱装弹。”他们疯狂地敲击着面前的键盘。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发射轨道测算完毕，长官。”

“开火。”

"A至F导弹发射舱开火！”

联邦号一共有二十六组发射舱，每一组都配有三十枚射手型高姆导弹。根据屏幕显示，A至F发射舱已经打开，接着同时开火。一百八十枚导弹咆哮而出，直扑异族飞船。

敌舰开始改变航道，它旋转着直到舰首面对飞来的导弹，接着便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向上冲去。

射手型导弹迅速改变弹道追踪飞船，但至少半数的飞弹从目标旁边呼啸而过，完全脱靶。 剩下的一半全部击中敌舰。火光笼罩了异族飞船的外壳。

“干得好，中尉。”华莱士舰长说着，拍了拍那名年轻军官的肩膀。

哈尔茜博士皱着眉紧紧盯着屏幕。“不，”她低声说“等等。”

火光闪耀片刻，随后褪去。那艘异族飞船的外壳，像夏季马路上的灼热空气似的波动了儿下，然后又闪耀出一种金属般的银光，然后变成明亮的白色。火光黯淡下去，飞船的外壳逐渐显露出来。

毫发未损。

“能量盾。”哈尔茜喃喃说道。她轻咬下唇，思索着。“就连这么小的飞船都有能量护盾。”

“中尉，”舰长向负责导航的军官咆哮着，“关闭主引擎，开动转向推进器。旋转定位，让我们正面朝向那东西。”

“是，长官。”

联邦号主引擎的轰鸣声逐渐消失。本来向着测试基地驶去的飞船，在惯性和转向力作用下掉头飞向敌舰。

“你在干什么，舰长？”哈尔茜问道。

“MAC装弹，”华莱士舰长对武器官说。“让他们尝尝重炮的滋味。”

约翰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将你的后翼暴露给敌人，只会让他们占尽便宜。

MAC（磁力加速炮）是联邦号的主要武器力量。它发射的是一种超高密度的钨铁合金弹。这种子弹凭借巨大的质量和速度，足以撞击并摧毁大部分舰只。但MAC不像射手型导弹拥有制导能力，所以发射时必须正对目标才能击中。当两舰都在进行快速运动时，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MAC电容器充电。”操作武器系统的中尉报告着。

圣约人飞船开始转向，将其侧翼朝向联邦号。

“好，”舰长低声说，“让我有个更大的靶子。”

细小的蓝光在异族飞船的外壳上闪烁跳跃着。

突然联邦号前端的显示战场变化的显示屏熄灭了。

约翰听到头顶上传来烧灼的嗞嗞声，接着是减压产生的爆炸的沉闷巨响。

“遭到能量束攻击。”控制飞船操作系统的军官报告，“三区到七区护甲只余四厘米。导航天线被毁。二、五、九区船壳破损。左舷燃料箱泄漏。”这名中尉颤抖的双手在操作台上疯狂舞蹈着，“姗料抽送至右舷备用燃料舱。封闭受损单元。”约翰焦躁地摇晃着身子。他必须走了。该行动了。傻站在这里，远离他的小队，什么也不做——这种行为和他的每一根神经相违背。

“MAC炮充电百分百。”武器操作官喊道，“发射准备完毕！”

“开火””华莱士舰长命令道。

舰桥的灯光暗了一下，联邦号震动着。MAC射出炮弹，那是一枚炽热的金属弹，速度每秒高达三万公里，飞速地在太空中冲刺。

圣约人飞船的引擎喷射出火光，舰体开始转向……

……太迟了。这枚重磅炮弹正中舰首。

圣约人飞船向后翻滚着。能量盾的微光瞬间变成一道耀眼的电光……接着又闪了几下，就逐渐黯淡，消失了。

舰桥上所有人都爆发出胜利的欢呼。

除了哈尔茜博士。她调整摄像头，将圣约人飞船放大。约翰仔细看着屏幕。

一开始飞船疯狂地旋转着，逐渐减慢了旋转的速度，最终停了下来。它的前端被炸裂了，空气不断涌出。可以看到里面有无数火光闪现。这艘船缓慢地掉转方向，逐渐加速，冲他们开了回来。

“它应该已经被摧毁了。”哈尔茜喃喃自语道。

红色的细小斑点出现在圣约人飞船的外壳上，数目越来越多，并沿着船侧那条缝隙开始汇聚。

华莱士舰长说：“准备再次发射MAC炮。”“是。充电完成百分之三十。发射参数准备完毕，长官。”

“不，”哈尔茜说，“规避动作，舰长，马上！”“我不希望我的命令受到质疑，夫人。”舰长转过身面对她，继续说，“恕我冒昧，博士。我尤其不希望收到没有战斗经验的人的质疑。”他挺直身，把手背在身后，“密封门已经关闭，所以我不能让您离开舰桥……但如果再有一次类似这样的行为，博士，我只能将您的嘴堵上。”

约翰瞥了一眼哈尔茜博士。她满脸通红，不知是因为羞辱还是愤怒。

“MAC充电百分之五十。”

红光继续在圣约人飞船上聚集，最终形成一条密实的光带。越来越亮。

“充电百分之八十。”

“他们在转向，长官，”导航官汇报说，”它正转向右舷。”

“充电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百。”

“让他们下地狱吧！中尉，开火。”

灯光再次黯淡。联邦号不断震动，一枚雷火交织的炮弹划破黑暗而去。

圣约人飞船没有做出任何规避动作。集聚在飞船侧面的血红光芒最终脱离了船体，向前喷发，冲联邦号射来。光束和MAC弹擦肩而过，两者最近时相隔不过一公里。红光闪烁的脉动光犹如液体，边缘不断变形，最终延伸成一滴在右空中流动的五米长的红“泪滴”。

“规避动作，”华莱士舰长叫道，“开动左舷应急推进器！”

联邦号缓慢地驶离了圣约人能量武器的弹道。

MAC弹击中了圣约人飞船的中央。它的护盾闪了两下，随即消失。MAC弹穿入飞船，使其完全失去控制，无规则地旋转起来。

但那个红色光球仍在移动，并开始追踪联盟号。

”开启逆向引擎。”舰长命令道。联盟号摇摆着开始减速。

红光本应直接从他们的船头掠过无法打中他们，但它中途一个急转，打中飞船左舷中央。

一时间，烧灼声撞击声不绝干耳。联邦号开始向右舷倾斜，整个翻了过去，接着不断打滚。

“稳住。”舰长喊道，“右舷推进器。”

“一到二十区有火情警报，”飞船系统操作员说。着，话音中充满惊恐，“一区二号至七号甲板……被熔化，长官。”舰桥上明显变热了。约翰可以感到汗珠沿着脊背滑落。他从没感到过如此无助。他的同伴现在是死是生？

“左舷所有护甲被摧毁。三、四、五区二号至五号甲板失去联系，长官。它要把我们烧穿了！”

华莱士舰长站在那里一语不发。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舰桥上仅剩的一面显示屏。

哈尔茜博士上前几步。“舰长，请允许我向您建议，现在拉动警报让全体船员穿好太空服。给他们三十秒时间准备，然后将除舰桥外所有舱室的空气全部排出。”通讯官看着舰长，等待命令。

“照做。”舰长说，“鸣响警报。”

“十三号甲板被毁，”操作员继续报告，“火情向引擎室靠近。船体框架开始扭曲。”

“排出空气，马上！”华莱士命令道。

“是。”操作员回答。

一声重击声传遍全船……接着一切都静了下来。

“火灭了，船体温度正在下降——稳定了。”

“它们是用什么鬼东西击中我们的？”华莱士叫道。

“等离子武器。”哈尔茜博士回答。“但和我所知道的任何等离子武器都不一样……它们可以自动调整弹道，却我们都检测不到任何可以使之自动调整弹道的机械构造。这太神奇了。”

“舰长，”导航员说，“异族飞船正在追击我们。”

圣约人飞船——它的中央有一个闪着红光的空洞——掉转方向，朝联邦号驶来。

“怎么……”华莱士舰长不可置信地说。但他迅速恢复了理智，“准备下一发MAC弹。”

武器系统操作军官慢慢挤出一句话：“MAC系统被毁，舰长。”

“我们成了活靶子。”舰长嘟囔着。

哈尔茜博士靠在扶栏上说：“不完全是。联邦号载有三枚核弹，对吗，舰长？”

“在这种距离下引爆核弹，会把我们也毁了。”

哈尔茜紧皱眉头，双乎捧着面颊，沉思着。

“请原谅，长官。”约翰说，“异星人迄今为止的战术表现出了非理性的狠辣，就像一只动物。他们本可以躲开第二枚MAC弹。但为了保持位置向我们射击，它们完全没有躲避。在我看来，它们会停止不动，对抗任何挑战者。”

舰长看着哈尔茜博士。

她点点头，说：“长剑截击机？”

华莱士舰长转过身，背对着他们，用手捂住脸。片刻之后，他叹了口气，点点头，打开通讯器。

“长剑第四中队，我是舰长。把截击机开动起来，孩子们，让那杂种吃点儿苦头。我需要你们给我们争取点儿时间。”

“明白，长官。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现在出发。”

“全舰转向。”舰长对导航员说，“给我以最快速度驶向晾鱼座 x 星系第四行星轨道。”

“引擎冷却剂已泄漏，长官。”导航员说，”我们可以用百分之三十的引擎输出力。不能再高了。”

“给我百分之五十。”华莱士接着对武器操作员说。“装配一枚湿婆神式核弹。把近爆引信距离设为一百米。”

”是，长官。”

联邦号猛地掉头。约翰感到胃里很难受，他紧紧抓住护栏。联邦号的旋转逐渐减慢，最终停了下来，飞船开始加速，

“引擎红色警报，”操作员报告道，“二十五秒后核反应堆关闭。”

通讯器传出咔哒一声，接着是一阵沙沙的杂音，然后才出现话语：“长剑截击机接敌，长官。”

从仅存的后都摄像头，约翰可以看到兀点光亮闪现——那是圣约人能量屋企发出的冰蓝色光亮，以及长剑所拥带的导弹放射出的橘红火球。

“发射导弹。”舰长下令。

“十秒后关闭。”

“导弹发射。”

一条火焰将黑暗的太空分成两半。

“五秒后关闭，”操作官汇报说，“4, 3、2——”

“把引擎里的离子废料排入太空。”舰长说，“关闭其他所有系统。”

在短短的一瞬间里，圣约人飞船在纯白光焰中投下侧影，接着，图像就消失了。舰桥一片黑暗。

不过约翰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以看到舰桥上的军官门，可以看到哈尔茜博士紧紧抓着栏杆，可以看到华莱士舰长站在原地向那些被他送上黄泉路的飞行员敬礼。

联邦号的船壳被冲击波震得乒乓作响。这声音逐渐增大，一阵次声波让约翰感到骨头都在振荡。

这黑暗中的噪声似乎永远不会停歇。但终于，它沉静了下来……慢慢消失。

“开启后备系统。”舰长说，“慢慢来，如果可能的话，给我百分之十的引擎输出。”

舰桥的灯再次亮起，虽然还很昏暗，但到底是开始工作了。

“报告情况。”华莱士说。

“所有传感器死机。”操作官说，“重启备用计算”机。开始运转。启

动扫描程序。外面有很多残骸。温度非常高。所有长剑截击机均被汽化。”然后他抬起头来，面无血色地说，“敌舰……完好，长官。”

“不。”舰长紧紧握起拳头。

“它开始撤离了，但……”操作官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接看说，“非常缓慢。”

“怎么才能干掉这种东西？”舰长低语道。

“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武那能否毁掉它们，”哈尔茜博士说，“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拖住它们的脚步。”

舰长站得更直了。“最高速度驶向大马士革测试基地。我们将掠过其上空，然后到距其两百万公里的轨道上进行休整。”

“舰长，”哈尔茜说，”你是说掠过？”

“我接到命令将你送到基地，然后修复本来存储在第三区的东西，夫人。当我们掠过时，一艘运兵船会送你和你的——”他看了一眼约翰，“——队员们去基地。如果圣约人飞船回来，我们就是把它们引走的诱饵。”

“我明自了，舰长。”

“我们将在轨道上会合，但不能迟于1900时。”

哈尔茜转身对约翰说：“我们得快，没多少时间了——而且我有很多东西要给斯巴达们看。”

“是，夫人。”约翰说。他环视舰桥，心中期望自己永远不用再到这里来。

第十二章

军历2525年11月27日1845时

鲸鱼座ｘ星系第四行星，UNSC大马士革材料测试基地

这些盔甲让约翰想起了训练时见过的盔甲，但它要简洁些。凑过去细看才分辨出是由很多层构成：它的表面在光线下泛着略偏金绿色的彩虹般的色彩。它能覆盖大部分的身体，包括腹沟、大腿、膝盖、胫部、胸膛、肩膀还有前臂等；头盔带有一个电源组，但比任何标准的陆战队头盔电池组都显得轻巧。而盔甲里则衬着粗糙的黑色金属。

“雷神锤计划。”哈尔茜博士弹了个响指，身边出现一幅盔甲的立体解析图。

“它的外壳由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制成。我们最近又往里面加入了一种能够抵消能量武器攻击力量的材料——为了应付最新的敌人。”她接着指了指里面部分，“每一套战斗服装都有一层能保持温度的凝胶层，其密度能够灵敏地发生变化。紧贴着操控员的是一层湿度吸收服，上面的生理调节器能够不停地调节温度，另外还有与你的神经系统相联接的微电脑。”

她打了个手势，图像开始层层瓦解，只留下了外壳的图像。随着图像的变化，约翰瞥见盔甲背上有着脉络一般的微小的管道、光学晶体、循环泵．还有像微型融合细胞一样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哈尔茜博士说，“它的内部有一种新型液态活性金属。这是一种不定形、不定积和可增加强度的金属。说得简单点，它能够让穿着者力量加倍，将反应速度提高到普通人的五倍。”

她朝着立体图像挥了挥手。“但有一个问题，这个系统的灵敏度太高了，之前没有通过生物强化手术的人穿上测试的结果都是——”她停了片刻，“——失败。”她冲一名技术员点点头。

空中出现了另一幅图像。一个陆战队中尉，穿上了一套雷神锤盔甲。“打开电源，”一个声音说，“请动一下你的右手臂。”

那个战士的手臂极快地挥了一下，原本坚毅的面容瞬间被惊诧和痛苦取代，手臂也不禁颤抖起来。他开始抽描，大声尖叫，伴随着他痛苦神情的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而他试图减轻剧痛的举动反而引起更强烈的痉挛，导致了他的死亡。

博士关掉图像。“普通人缺乏足够的反应时间来操纵这个系统，”她

解释说，“但你们可以。你们拥有超乎常人的肌肉组织，而那些放入你们骨骼内的金属和陶瓷层应该足以让你们控制盔甲的威力。不过……电脑程序还是有所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这风险。在你们对盔甲有彻底了解之前，最好放慢动作。电源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也无法减小感应的幅度。明白吗？”

“是的，夫人！”斯巴达们齐声回答。

“还有什么问题？”

约翰提问说：“我们什么时候试穿？”

“现在，”她回答说，“谁自愿？”

每一个斯巴达都举了手。

博士露出淡淡的微笑。她审视了他们每一个，然后转向约翰。

“你总是最幸运的，约翰。就从你开始吧。”他向前跨了一步。在其他斯巴达的注视之下，让技术员把盔甲一片片安装到身上。看上去它就像一个三维迷宫一样复杂。

“像往常一样吸口气，”哈尔茜博士告诉他，“但绝对不要动。”

约翰尽可能保持静止。盔甲渐渐地发生变化，与他的躯体融合，似乎变成了他另外一层皮肤……而且比他想像中的还要轻盈。它慢慢地热起来，然后凉下去，最后和他的体温保持一致。倘若他闭上眼睛的话，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套了这么一个家伙。

他们把头盔套上他的脑袋。

健康监控器、感应器、盔甲状态显示器接入了他的大脑。额前的显示屏上闪动着瞄准目标的十字线。

“全体后退。”博士下令说。

斯巴达们——脸上的关切和好奇显露无遗——空出一个三米半径的圆圈出来。

“听着，约翰。”哈尔茜博士说，“我只要你去想，只要在脑子里想，

想你的胳膊举到齐胸那么高。放松点。”

他念头刚动，眨眼间手臂就弹到齐胸高的地方。最轻微的行动都能瞬间完成他的意念。太快了，要不是这是他自己的手臂，他根本不能确定它是真的移动了。

斯巴达们不由得倒吸了口气。

萨姆第一个鼓起掌，连素以动作迅捷著称的凯丽也由衷地赞叹起来。

哈尔茜博士一步步地教会约翰进行最基本的移动，慢慢地让他学会加快反应速度。十五分钟以后，他已经能够走路，奔跑，甚至跳跃了，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穿没穿盔甲。

“士官，试一下跨越障碍，我们还要给其他斯巴达穿上，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

约翰下意识地敬礼，手掌一把砍在头盔上。一阵剧痛传来。一定是崴着手腕了，要不是骨骼被加强过了，现在恐怕早就断成几截。

“小心点，士官，注意着点。”

“是，长官！”

约翰把注意力放到行动上。他一跃而过三米高的墙，一拳打烂了混凝土靶子，掷出飞刀穿过假人直至没柄，在弹雨之中爬过铁丝网，然后站起来，子弹从身上纷纷落了下。让他惊讶的是，他还躲过了一两发子弹——千真万确。

很快，其他的斯巴达也加入了他的队伍。尽管动作还不是很协调，动作也很笨拙，但每个人都成功地穿越了障碍。约翰向博士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你们就快适应了。你们的潜意识在之前航行旅途中的睡眠过程里，已经接受了部分的训练课程。”哈尔茜博士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只管适应这套盔甲就行了。”

约翰产生了更多的忧虑，比如他们得重新去学会配合．原来的手势在现在显得太夸张了，一颤一抖都会导致全力攻击或者其他难以控制的动作，他们还得去学会使用通讯频道。

他一想到这个，他头盔里的显示器就出现了其他盔甲的定位检测结果。植入于每一个UNSC战士体内的UNSC标准神经芯片能够检测友军的位置，并将其在头盔的显示屏上显现出来。而这套盔甲更加特殊，他的精神一集中在这上面，就能立即开启一个安全通讯频道。太棒了。

很快，他所有的忧虑都消失了。短短三十分钟的磨合就让旧日的默契再次回到他们中间，程度也加深了。

约翰在驱动盔甲，反过来盔甲也在驱动他。而另一方面，他和同伴们的联系变得如此简单自然，就像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部分一样。

这时，从房间的扩音器传出哈尔茜博士的声音。“斯巴达们，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然而你们一感觉衣服有不对劲或者难以控制的话，请尽快汇报。”

“我简直爱死她了。”萨姆咧开嘴，“啊，对不起，长官。我不知道这是公开频道。”

“力量和速度的加强太完美了。”凯丽回答说，“我觉得已经穿上她好几年的样子。”

“我们可以穿走它们吗？”约翰问道。

“你们是惟一可以使用它们的人，军士们。我们还能把它们给谁呢？我们——”一个技术员递给她一副耳机，她听了一下，说，“请稍等。说吧，船长。”

华莱士船长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了出来：“我们已遭遇圣约人舰只，长官。距离很远。跃迁断层空间生成器还处于受损状态。他们是从常规空间过来的。”

“维修状况如何？”

“远距离通讯无法进行，跃迁断层发生器死机，磁能加速系统被毁，我们还有两颗聚变导弹和二十枚射手型导弹。还剩百分之二十的护盾。”一阵嘶嘶的噪音，“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阿……我可以试着拖延一下。”

“不，船长。”她回答，同时仔细地观察着约翰和其他斯巴达，“我们

要和他们打一仗……而且必须赢。”

第十三章

军历2525年11月27日2037时

鲸鱼座x星系外层轨道

约翰操纵着鹈鹕运兵船脱离行星轨道，向联邦号最后一次发出讯号的位置驶去。那艘护卫舰已经偏离原定的会合点一千万公里。

哈尔茜博士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她穿着宇航服，似乎很难受的样子。斯巴达们坐在后舱，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三名从大马士革基地来的技工，以及十几件备用雷神锤装甲。

基地中那些先进的人工智能体都被留下了。哈尔茜博士所能做的只是移除并带上他们的记忆处理模块。把这些昂贵的设备就这样丢弃，真是奢侈的行为。

哈尔茜检查着船上的短射程探测设备，然后说：“华莱士舰长可能想用x星的磁场来偏折圣约人等离子武器的准头。加把劲儿，赶上他们，军士。”

“是，夫人。”约翰说着将引擎输出力提升到百分之百。

“左舷出现圣约人飞船。”哈尔茜说，”距离三白万公里，正在接近联邦号。”

约翰将图像放大，看到了那艘异星飞船。它的船头因为MAC弹的撞击而扭曲了三十度之多。但它仍以两倍于联盟号的速度行驶着。

“博士，”约翰说，“雷神锤装甲可以在真空中操作吗。”

“当然可以，”她回答，“这是我们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之一。这套装甲可以提供九十分钟的循环氧气，外壳可以阻隔紫外线和电磁脉冲脉冲。”

约翰打开通讯系统向萨姆询问：“我们的这只小鸟上有什么武器？”

“稍等，长官。”萨姆回答道，过了一会他接着说，“我们有两架火箭发射舱，每台配备了十六枚铁砧II型高爆导弹。”

“我要你马上集合一个小队到外面去，把这些弹头从发射舱上取下来。”

“立即执行。”

哈尔茜试图推推鼻梁上的眼镜，但她的手指戳上的是宇航服的护目镜。“可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小分队指挥官？”

约翰让通讯频道保持畅通，以使斯巴达们也能听到他的回答。

“请求批准我们进攻圣约人飞船，夫人。”

哈尔茜的蓝眼睛瞪得浑圆。“当然不允许，”她说，“如果像联邦号那样的战船都不能摧毁它，一艘鹈鹕运兵船又能做什么？”

“鹈鹕运兵船当然不行。”约翰赞同地说，“但我想斯巴达能。如果我们进入敌舰内部，就可以摧毁它。”

哈尔茜博士思虑片刻说：“你们如何登舰？”

“我们进入太空，当圣约人飞船接近联邦号时，背上小型推进器飞过去。”

博士摇摇头说：“你们的航道出现一点点小偏差，最后就可能飞到离敌舰上百上千公里远的地方。”

短暂的静默。

约翰说：“我不会迷路的，夫人。”

“但它们有反射护盾。”

“没错，”约翰说，“但这艘飞船已经受损。它们必须降低护盾功率来保存能量。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些子弹在他们的篱笆上敲出个小洞来。”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更何况它们的船壳上已经有了一个大口子。护盾可能已经无法保护全部船体。”

哈尔茜轻声说："这是极大的冒险。"

"恕我冒昧，夫人，如果我们干坐在这里，将面临更大的危险。等它们解决掉联邦号……就会来找我们。这场仗早晚要打，我们不如先发制人。"

哈尔茜注视着无垠的太空，陷入了沉思。

最终她叹了口气，用听天由命的口吻说："好，去吧。"她把驾驶控制台移到自己面前，接着说，"让它们下地狱吧。"

约翰爬进后舱。

他的斯巴达们已经列队，等在那里。一股骄傲之情涌上心头：这些人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和他一起踏上地狱之路。

"我拿到弹头了。"萨姆说。即使他的面部被反射防护层遮住，要想认出萨姆还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他是斯巴达中块头最大的——尽管伟岸的身材已经被装甲掩盖了不少。

"一人一个。"萨姆递给约翰一块金属，接着说，"计时器和引爆器已经装好。还加了一块聚合物黏合剂，它会粘在你的护甲上的。"

"斯巴达们，"约翰说，"拿上喷气背包，准备进入太空。其余的人，"他的意思是那三名技术人员，"到前舱去。如果我们失败了，它们会来追击鹈鹕飞船。你们要保护好哈尔茜博士。"

他向后舱门走去，接过凯丽递来的喷气背包，迅速背好。

"圣约人飞船正在接近。"哈尔茜的声音响起，"我现在开始排出后舱空气，以免打开舱门时产生气爆。"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约翰对其他斯巴达说，"设定好截击轨道，把你的背包调到最大输出功率。如果目标改变航线，你们必须在空中尽可能地矫正方向。如果成功了，我们将在船壳上那个大洞外面重新集合。如果你失败了，我们会在任务结束后，再去接应你。"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任务失败，就关闭所有系统，等待UNSC增援部队来接你。仗可以留到下次再打。别浪费自己的生命。"

船舱中一片寂静。

“如果谁有更好的方案，现在提出来。”

萨姆拍拍约翰的背说：“这是个很棒的计划，肯定比门德兹军士长的‘游戏’简单多了。一群小崽子都能解决好。”

“没错。”约翰说，“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是的。”斯巴达们齐声回答，“准备好了，长官！”

约翰打开舱门数码锁的安全罩，键入密码。舱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浩淼的宇宙展现在他们眼前。无尽的黑暗。他有种直坠宇宙深渊的感觉，但这种眩晕感马上就消失了。约翰走到舷梯边，双手抓着头顶上的一个安全扶手。

圣约人飞船出现在他头盔视屏中央，现在只是一个微小的亮点。他输入一条航线，开始将小型推进器输出力调到最大。

加速度猛地将他带进太空。约翰知道其他人就跟在身后，但他没有回头。他突然想到圣约人飞船可能会把他们判定为来袭的导弹，它们的定点防御激光武器又准得要死。

约翰打开通讯器。”博士，我们需要一些转移敌人注意力诱导弹，如果华莱士舰长还有的话。”

“明白。”哈尔茜说。

圣约人飞船在他们视屏上迅速变大。它的引擎喷出一道火光，飞船略微转向。

在一亿公里的时速下，即使毫厘之差，也会让他偏离目标上万公里。约翰仔细调整着自己的航向。

圣约人飞船侧面的能量束开始发亮，它在逐渐聚集能量，最终凝成一点炫目的蓝光，接着发射——不过并不是指向斯巴达们。

约翰在视界边缘看到数点爆炸。那是联邦号用射手型导弹进行的一轮诱导性攻击。他周围的黑暗宇宙一时间布满橘红色的爆炸光团，却悄无声息。

约翰现在的速度几乎和圣约人飞船相同。他慢慢向其外壳接近。二十米，十米，五米……突然，飞船开始加速。

它移动得太快了。约翰做了几次转向喷射，让自己垂直朝敌舰外壳冲去。圣约人飞船在他下方不断地加速……但他最终越靠越近了。

约翰伸出手。船壳离他指尖只有一米之遥。

约翰的手指触到了什么东西，感觉近乎液体。他看到自己的手划过一层近乎透明的闪亮外层。能量盾。

该死。它的护盾还在。他朝两边看了看，没有找到那个巨大的空洞。

他滑过船壳，却无法抓住它。

不。已经到了这儿，却失败了？约翰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一道能量束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闪过。他的面罩刚好及时地做出调整，要是晚一微秒，那光亮就会使他致盲。约翰眨了眨眼，看到一层银色薄膜正迅速向激光塔底盘周围撤回。

开火时护盾就会关闭？

激光炮又开始充能了。

他应该快点儿行动。时机不能偏差一丝一毫。如果他在激光发射前就坠下去，肯定会因为及时出现想保护他的能量盾被弹飞：如果他在发射时撞上去……那他就剩不下什么了。激光塔开始发亮，光芒逐渐聚集。约翰开动小型推进器最大输出力向它飞去，同时留意着迅速减少的燃料存量。他闭上眼，却仍能感觉一道炫目的闪光从黑暗中掠过，面颊也感到一股热浪袭来。接着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几乎要撞上船壳了。

飞船的外壳很光滑，不过有不少凹糟，以及一些诡异的沟壑——正好可以让他抓住。但飞船速度和他自身的速度差几乎没把他的胳膊给拉断了。但约翰还是咬紧牙关，紧紧握住船壳。

他做到了。

约翰沿着船体外壳，向那个被MAC弹轰开的洞口爬去。只有两名斯

巴达在那里等他。

“你怎么这么慢？”萨姆的声音从通讯频道传来。另一名斯巴达打开头盔上的防爆反射护盾。他看到了凯丽的脸。

“我猜只剩我们了。”凯丽说，“我的通讯器没有接到任何回音。”

这意味着，不是圣约人飞船屏蔽了他们的通讯……就是没有其他斯巴达能够发讯号了。约翰甩了甩头，想把第二个念头甩掉。

这个洞直径大约十米。尖利的金属锯齿凹向里面。约翰向下看去，发现MAC弹确实洞穿了船体。他看到很多层破损的甲板，还有断裂的管道和梁架。他一直望下去，着到了黑色的宇宙和明亮的群星。

他们向下爬去。约翰很快落在第一层甲板上。

”有重力。”他说，“可这艘船上没有任何自旋系统啊。”

“人造重力？”凯丽问，“哈尔茜博士一定很想看看这个系统。”

他们继续向里走，爬过金属墙体，在重力作用下通过数层甲板，进入了飞船中央区。

约翰停下来，看到群星在空洞的两侧旋转着。圣约人飞船一定是在转向——已经和联邦号交上火了。

“我们最好快点儿。”

他踏上一处甲板，重力让他的胃平静下来，让他找回了头上脚下的方向感。

“检查武器。”约翰对另外两人说。

他们检查了自己的突击步枪。这些武器在飞行过程中被保护得很好。约翰装上一匣穿用弹，很高兴地发现他的智能装甲服迅速将枪支的数据在瞄准系统上显示出来。

他背上枪支，开始检查挂在髋部的烈性炸药。计时器和引爆器看上去完好无损。约翰面前是一扇密封的压力滑门。它摸起来光滑又柔软。材料可能是金属或是塑料……也可能是有机材料。

他和萨姆像一人抓住一扇门的两端，一个拉一个推，压力门也承受不了这种力量，慢慢打开了。空气嘶叫着从里面冲出，一条黑暗的走廊出现在他们面前。三人保持着足以覆盖彼此射击盲点的队形，走了进去。

走廊足足有三米高，约翰感觉自己好像变矮了似的。

“你觉得它们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是不是因为体形巨大？”凯丽问。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约翰对她说。

他们半蹲着，端好武器，慢慢向前移动。约翰和凯丽在前，萨姆在后。小队转过一个弯，被另一扇压力门挡住了。约翰扣住门缝。

“等等。”凯丽说着，蹲下身。有一个面板，上面有九个钮。每个按键上都绘着一个外星图符，“这些符号很奇怪，不过肯定有一个是用来开门的。”凯丽按下其中的一个，接着又按了另一个。他们听到了气体流入的嗞嗞声，“至少气压平衡了。”她说。

约翰让所有传感器都搜查了一遍周围。什么也没有……不过异星人飞船所用的金属材料有可能具有屏蔽扫描的功能。

“再试试。”萨姆说。

凯丽照做了——门向两边分开。

房间里有东西。

那是一个异星生物，大约一百五十厘米高，双足直立。它的皮肤疙疙瘩瘩，长有鳞片，还布满了病态的黄色斑点，黄紫相间的鳍状物从头顶一直延伸到它的上肢，圆滚滚的眼球从细长的脑袋上突出来。

军士长曾给他们讲过UNSC的与外星人初次接触的行动规范，要求他们谨慎小心地尝试与它们交流。但约翰无法想像和这样一个……东西进行交流。这让他联想起致远星上的食腐鸟，又脏又邪恶。

有那么一会，这个生物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人类入侵者。突然，它发出一声尖叫，伸手去拿腰带上的某件东西，动作灵敏迅速，有点儿像鸟。

斯巴达们端起武器，以完美无缺的精确性向它射击。

穿甲弹钻进生物体内，撕裂了它的胸口和大脑。这个怪物毫无声息地瘫了下去，还没着地就死掉了，尸体里流出了大量的血液。“这挺简单的。”萨姆说。他踢了踢尸休，“它们肯定不像它们的船那么结实。”

“希望一直都是这么顺利。”约翰回答。

“我在这边检侧到一些放射线读数。”凯丽说着向飞船深处指了指。

他们继续沿着走廊前进，拐进一条支路。凯丽在拐角处安了个导航标记器。这东西的信号在他们的头盔显示屏上是一个蓝色的双三角图案。

三人走到一扇压力门前。萨姆和约翰占据两翼的位置掩护凯丽，而她则按下了之前打开房门的那种按键。

又一个异星生物站在里面。这个房间呈圆形，里面装有晶体控制台和一扇很大的窗子。但这次，这个脑袋好像秃鹫一样的异星人并没有尖叫，似乎也不怎么惊讶。

它看起来更像是愤怒。

异星人手里拿着一个爪状仪器，直指约翰。

约翰和凯丽开火了。子弹撕裂空气，但全都被异星人身前的闪亮的银色屏障弹飞了。

一道蓝色热射线从那“爪子”里射出，形态很像击中联邦号的离子束……那种击中并烧掉了联邦号三分之一的离子束。

萨姆冲了过来，把约翰撞开，躲避了射线，自己却被这股能量波击中了肋部。他的雷神锤护甲上的反射涂层烧了起来。萨姆觉得体侧像是被猛地抓了一把，但仍然没有停止射击。

约翰和凯丽滚起身，将弹雨再次洒向那个异星人。

子弹不断倾泻而出，但每一发都被它的能量护盾弹飞了。

约翰瞟了一眼弹药计数器——已消耗过半。

“继续射击。”他命令道。

异星人用“爪子”进行还击，能量波将已经耗尽弹药的萨姆击倒在地。

约翰冲过去，一脚踢穿异星人的护盾，将它踹倒在地。接着他将枪膛戳进异星人那不断嘶叫的嘴里，扣动扳机。

子弹穿透异星人，在它脑袋对着的墙上涂满血污和碎骨。

约翰站起身，走过去搀扶萨姆。

“我没事。”萨姆捂着肋部，而部扭曲地说，”只是有点儿耳鸣。”他盔甲上的反射涂层已经焦灼发黑。

“你确定？”

萨姆一把将他推开。

约翰走到异星人残骸旁。他看到一件闪亮的金属护手，捡了起来。上面有三个按钮，他随便按下一个，什么都没发生。约翰将它系在前臂上。也许哈尔茜博士能发现它的用途。

斯巴达们进入房间。那面舷窗足有半米厚。从这里可以俯瞰一间占据了三层甲板的舱室。一个圆柱体垂直贯穿了整个舱室，上面有脉动着的红光，就好像在上面来回荡漾的水。

房间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放着一个光滑的、有棱角的平台。也许是某种操作控制台？在它的表面上有一些微小的符号：发亮的绿色圆点、直线，还有方块。

“这就是放射源了，”凯丽指了指下面的房间，“它们的反应堆……或是某种武器系统。”

一个异星人跑到圆柱体旁边。它发现了约翰，一片银色光芒马上笼罩了它。异星人尖叫着来回蹦跳，接着慌乱地跑了出去。

“糟糕。”约翰说。

“我有个主意，”萨姆一瘸一拐地走上来，“给我那些炸药。”约翰照

他说的做了，凯丽也是，“我们打破窗户，设好炸弹上的计时器，然后把它们扔下去。这应该够开个派对的了。”

“在那东西找来增援前，赶快。“约翰说。

他们开始向窗户射击。窗户不一会儿就开始出现裂纹，最终破碎开来。把炸药扔边褚，”萨姆说，“然后赶快离开这里。”

约翰设好计时器。“三分钟，”他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爬到最外面，离开这里了。”

他转头对萨姆说：“你必须待在这里，拖住他们。这是命令。”

“你在说什么？”凯丽说。

“萨姆明白。”

萨姆点点头。“我想我可以拖延足够的时间。”他看着约翰和凯丽，转过身让他们看了看体侧那部分被烧灼过的护甲。那里有个拳头大小的洞，洞里面的皮肤已经焦黑开裂。他笑了笑，但牙齿因为疼痛不住打颤。“这没什么。”凯丽说，“我们很快就能给你包扎好。等我们回去——”她慢慢张大嘴。

“你说得没错。”萨姆小声说，“回程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

“这个洞，”约翰伸出手摸了摸，“我们没办法将它密封好。”

凯丽摇了摇头。

“如果我走出这艘船，就会因气压骤减而死。”萨姆说着耸了耸肩。

“不，”凯丽痛苦地说，“不！所有人都要活着出去。我们不能抛下队友。”

“你们快走吧。”萨姆用温柔的语气对凯丽说，“别跟我说你要把自己的装甲给我。那些大马士革的技师用了十五分钟才把这东西给我们穿上。我甚至还不知道怎么脱下来呢。”

约翰低下头。军士长曾说过，他早晚会遇到必须将队员送上死路的情况。但他没告诉约翰，这感觉是这么糟糕。

“别浪费时间了。”萨姆说，“我们的新朋友不会老老实实地等我们把这件事商量好。”他启动了计时器，“好，就这么定了。”三分钟的倒计时出现在他们的头盔视屏上，“现在，你们两个，快走。”

约翰抓住萨姆的手，紧紧握了一下。

凯丽踌躇片刻，抬起手向萨姆敬礼。

约翰转过身抓住她的胳膊。“来吧，斯巴达。别回头。”

其实，约翰才是不敢回头看的人。如果他这样做了，肯定会留在萨姆身边。与其把朋友抛下，不如和他一道战死。尽管他非常渴望和萨姆一起并肩战斗，流光最后一滴血，但他知道，自己必须给其他斯巴达作出榜样——必须活着等待下一场战斗。

约翰和凯丽走了出去，压力门在他们身后合上。

“再见。”他低声说。

计时器上显示的时间无情地减少着。

2：35

他们跑过走廊，撞开第二扇门——气体喷射而出。

1：05

他们爬上被MAC弹撕开的金属峡谷。

0：33

“那边。”约翰指着一个正在充能的激光塔说。他们朝那里爬过去，等待能量增长到即将发射的程度。

0：12

他们蹲下身，抓着对方。

激光发射。

热量将约翰背上烫起了水泡。他们用尽全力一蹬，这股力量被雷神

锤增强了数倍，帮他们飞了起来。

0：00

护盾打开了，他们离开飞船，急速冲向黑暗的太空。

圣约人飞船抖动起来。破洞里出现了红光，接着是一团火焰从那里不断升腾膨胀，却又被飞船自身的护盾弹了回去。离子能量在整个船身上扩张。银色的护盾闪温着，波动着，将毁灭的力量封在飞船内部。

金属熔化，发光。激光塔沉入船壳之中。而那船壳则像沸水一般，泛起气泡和波澜。

护盾终于承受不住——飞船爆炸了。

凯丽紧抓着约翰。

数千块熔融的碎片从他们身旁飞过，从白色逐渐冷却成橘黄，再到红色，最终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之中。

萨姆付出生命的代价，向他们证明了圣约人飞船并非坚不可摧。它们可以被击败。尽管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约翰终于明白了军士长的意思——作为战士，即便是死也要死得其所。

约翰还知道了人类仍有取胜的机会……而他，已经做好了故斗准备。

第三部分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

第十四章

军历2552年7月17日0000时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边缘区域，UNSC阿基米德空间侦察哨所

威廉·洛弗尔少尉抓着头皮，打着哈欠跌坐到工作岗位上。显示屏感应到他的体温，便啪一声亮了起来。

“早安，洛弗尔少尉。”电脑向他打招呼。

“早安，宝贝。”他回答说。少尉几个月没见过女人了——电脑那冷冰冰的女性嗓音成了他惟一聊以慰藉的东西。

“声纹符合，”电脑确认说，“请输入密码。”

他开始输入：从前有个女郎。

少尉向来都不尽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学院只待了两个年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调了三次岗位后，在去年被派到了阿基米德号。

“请再次输人密码。”

这回他一本正经地输入：从前有个女郎。

在人类第一次与圣约人遭遇之后，他差点要被强征入伍——直接从一个高中毕业生成为士兵。实际上，他最后选择了自愿入伍。

2531年科尔司令击败了圣约人军队，他的事迹便以录像或者全息影像的形式在地球的所有殖民地上广为流传。

这也就是为何洛弗尔没有选择逃避兵役的原因。他指望着有一天能够在某艘驱逐舰上目睹一场战斗，顺便发射几颗导弹，瓜分点儿胜利果实，甚至梦想因此在一年内爬上船长的位置。

他出色的成绩很快使他被月神星后各军官学院所录取。

然而UNSC的宣传机器却一直在忽略一个小小的细节：科尔打胜仗的原因是他和圣约人的军力比是三比一，而且他最终失去了几乎三分之二的部队。

洛弗尔毕业后，被分配到UNSC的护卫舰戈耳贡号上工作。天生的叛逆性格和对命令的蔑视，让他从开始的一级中尉，直降至二级中尉，最后更是被抹成了少尉的军衔。之所以还没有被彻底踢出军队，不过是因为UNSC需要每一个能干活的人。

在戈耳贡号服役期间，他和其他的战友在远地殖民区一直同时扮演着追逐圣约人军队和被圣约人军队追逐的角色。在四年的太空服役期，他看见过不少玻璃化的星球……和数十亿被屠戮的生命。在压力之下他崩溃了，他闭起眼睛就会想起那恐怖的一幕幕，他只是惧怕死亡，同其他人一样。

”请睁开眼睛，”电脑提醒他，“进行视网膜验证。”

后来他又从文职调到了更低的岗位，一年前又被调至此地。那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远地殖民区了，圣约人完全地催毁了这些地区，同时不急不缓地向近地殖民地区推进，慢慢地蚕食着殖民星球。偶尔人类也会有一两场胜利……但无济于事，人类迟早会被这些异星人吞个一干二净。

“登陆成功。”电脑宣布说。

洛弗尔少尉的资料出现在显示器上。他在学院时的照片看上去要比他现在年轻十岁：齐整乌黑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露齿笑着。现在的他头发蓬乱，眼睛黯然无神。

“请在操纵之前先阅读基本指令098831A- 1号。”

少尉这才想起还有这档子鬼事儿。电脑会监视他眼睛的移动，无论如何也要逼他读完。于是他不得不在屏幕上打开文档。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突发事件优先指令098831A-1

加密方案：红色方案

公共密钥：文件 / 第一道光 /

来自：UNSC/舰队总指挥部H·T·沃德

发送：所有UNSC成员

主题：签本指令098831A-1《科尔协议》

分类：受限（BGX指令）

科尔协议

秉承保护地球及近地殖民地的目的，所有的UNSC舰只或者太空站所在被俘虏时不得保存有完整的导航图，以防圣约人跟踪到人类居住地。

一旦侦察到任何圣约人舰只：

1.激活所有飞船和行星数据库的清除系统。

2.重启并检察系统三次，确认所有的数据均已湮灭。

3.执行病毒文件清除程序。（从UNSCT1P://EPWWW:COLEPROTOCOL/Virtualscav/fbr.091上下载。）

4.一旦成功逃离圣约人的攻击，所有的飞船必须立刻采用随机航线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绝不要选择任何指向地球、近地殖民地或者其他人类居住地的航线。

5.一旦预料到会发生被圣约人俘虏，所有UNSC舰必须立刻自毁。

任何违背此项指令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判变行为，将会受到UNSC军事法律JAG 845-P和JAG 7556-L的追查，并被处以终生监禁或者是极刑。

/文件结束/

阅读完毕清按“回车键”。

洛弗尔少尉按下回车键。

UNSC没赢的指望。洛弗尔少尉知道，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

扫描窗口蹦了出来，全是光谱图和雷达信号，更多的是毫无意义的噪音。

阿基米德站的三个空间探侧器都能伸入跃迁断层空间进行对断层空间的观测。每一个都在发射雷达脉冲，分析从微波到X射线的所有光谱的光谱图，然后重新回到常规空间，把分析结果传回空间站。

问题是，跃迁断层空间的物理守则无规律可循。位置、时间、速率甚至是质量都难以精确确定。飞船向来无法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到底在朝哪个方向走。每间隔两秒，空间探测器就会回到常规空间。它可能回到原点，可能跑到数兆光年远的地方去……也可能根本就没法回来了。在释放一个空间探测器之后总是需要跟着再释放一个标靶，以保证它们能跟着标靶回到原点，顺利地进行探侧工作。

因为这种跃迁断层的存在，UNSC在星系间的航行往往会以百万公里的偏差结束。

这种跃迁断层的奇怪属比也让这次委派成了一场笑话。

洛弗尔少尉原本是来侦察有无海盗船和从事走私的黑道贩子的……更为重要是侦察是否有圣约人的部队。然而这里的日志就没有过哪怕是出现了圣约人舰队一丁点儿影子的记录。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最后一次的调配中拼命争取到这儿的原因——这儿再安全不过了。

他见到的只有UNSC的舰船倾倒的垃圾、原始氢云，或者是偶尔落入跃迁断层空间的彗星。

洛弗尔打了个又大又长的哈欠，脚一跷，闭目养起神来。当警报响起时，他差点儿没从椅子上跌下来。

“不会的。”他心里一阵发慌，然而又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一阵羞愧。不要是圣约人，千万不要……不要在这里。

他飞快地激活控制面板，追踪遭遇信号的发出点，α号空间探测器。

空间探测器侦察到一大团物体，在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重力影响下，轨道呈现弧状。体积可不小啊。一团尘埃吗？如果是的话，待会儿它就该逐渐消散开来。

洛弗尔少尉在椅子上坐直了，如刚才“看”到的那样。

β号空间探测器也收了回来。那东西还衣那里。洛弗尔少尉从没见过

这样的大家伙，质量有整整两万吨。这不可能是圣约人飞船——它们没那么大。而且它的影子也呈球形，和数据库记录的圣约人飞船都对不上号。没准是一颗流浪的小行星。

他拿着笔在桌子上敲着。假如这不是流浪的小行星怎么办？他得执行数据库清除和空间站自毁程序。可圣约人为什么要从这里经过呢？

γ空间探测器的结果也回来了。质量分析还是那样，但光谱分析没有结果。这么远的距离，分析不到也很正常。照目前的速度，两个小时之后它就会到达，它的运行轨迹呈双曲线：在一颗星星周围快速地绕，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很有可能直接奔出这片区域，再不回来。

他注意到这东西的运行轨迹使它自己越来越接近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的第四行星……假如这块石头在常规空间里的话，会引起行星上警报系统的鸣叫。但在跃迁断层空间，它只会“穿过”行星，上面的人却对此毫无觉察。

洛弗尔少尉松了口气，顺便给三个空间探测器释放了标靶。当标靶把空间探测器带回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也早已经奔出老远了。

他瞪着屏幕上最后一个图像，琢磨着这值不值得立刻给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指挥部发份报告？他们很可能会让他立刻不释放标靶就放出空间探测器，那样的话，空间探测器很可能都会丢失，出现在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得派出补给船给这儿送几个空间探测器来。而空间站就得面临检查和重新鉴定，他还有可能为自己所作的这一切受一顿训诫。

去他的……别为这事打扰任何人。真正对此有兴趣的是那些呆头呆脑的UNSC太空物理学家们，他们闲着无聊的时候，会在数据库研究这个的。

洛弗尔少尉记下这次突发事件，将其附在每个小时更新的例行报告中。

然后，洛弗尔少尉踢开靴子，重新把脚跷得高高的，享受着宇宙的这个小角落带给他的无限安逸。

第十五章

军历2552年7月17日0300小时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UNSC驱逐舰易洛魁号日常巡逻途中

易洛魁号的舰桥上，雅各布·凯斯中校靠着黄铜扶栏，注视着遥远的群星。他真希望自己在这回首次充任中校之职的任务中，比其他人的运气更好些。但最近有经验的军官非常短缺，他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凯斯沿着环形舰桥走了一圈，查看着各个屏幕上的读数。他在一组屏幕前停住脚步，那上面显示着飞船周围的星辰图像。他现在还不太适应这里的星象。从这儿看去，群星如此明亮……而且和地球附近的图案迥然不同。

易洛魁号三个月前才从致远星上的UNSC造船厂出航。他们还没给这艘船装上人工智能系统——也没配上好军官。如今那些精巧实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也是极度匮乏。不过，易洛魁号的速度很快，装甲厚实，而且己经武装到了牙齿。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和梅里韦瑟·刘易斯号和仲夏夜号这些凯斯之前服役的护卫舰不同，易洛魁号是一艘驱逐舰。它的火力比那两艘船加在一起还强，而长度仅仅多出七米而已。UNSC中有些人认为大型飞船在战斗中难以操作．又慢又笨。但这些批评家却忘了，一艘UNSC驱逐舰配有两门MAC炮，二十六个大号射手型导弹发射器，还有三枚核弹头。与舰队中其他飞船不同，易洛魁号并没有配备舰载战斗机，省下的空间换成了两米厚的钛合金护甲——这层战斗装甲把它从头到尾包裹得严严实实，让易洛魁号足以承受猛烈的火力。

造船厂里肯定也有人喜欢易洛魁号——它的船体两侧被涂上了鲜红的作战涂料。严格来讲，这是不符合ONSC规章的，早晚要去掉……但凯斯个人很喜欢这个装饰。

他坐在中校的座椅上，看看他的部下，那些各司其职的下级军官们。

“收到通讯信号，”多米尼克中尉报告道，“是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和阿基米德空间侦察哨所传来的情况报告。”

“传到我的显示屏上。”凯斯中校说。

在学院里，多米尼克曾是凯斯的学生——自从他的姐姐在行动中牺牲，他就从巴黎天文物理大学转学到月球军事学院。他身材矮小，行动敏捷，曾是个运动员，不苟言笑，随时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凯斯限欣赏他。

不过对于舰桥上其他的军官，凯斯就不那么熟悉了。

日吉和子中尉负责武器控制台。她用修长的手指在操作系统上优雅地移动，仔细检查着武器系统状况——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简直像在梦游。她黑色的头发总是垂下来，挡住眼睛。最让凯斯惊讶的是，档案上注明日吉和子曾在数次与圣约人的战斗中幸存「来……也许她看上去这种缺乏积极性的态度，只是战斗疲劳而已。

霍尔中尉站在飞船控制台旁。她看起来十分精干，总是制服笔挺，金黄色的头发非常精确地剪到规章要求的十六公分。她曾在《跃迁断层空间通讯》杂志上发表过数篇物理学论文。惟一的麻烦是，霍尔总是冲凯斯微笑，试图给他留下更深的印像……另外，她偶尔还会打同僚的小报告。凯斯并不喜欢这种充满野心的行为。

负责导航系统的贾格斯中尉是他最不信任的军官。也许是因为导航向来都是飞船指挥官的强项，所以任何居于此位的人都很难让他们满意。但这次的情况不止如此，贾格斯中尉是个性情阴郁的人。当凯斯第一次来到这艘战舰上时，贾格斯看着他的褐色的小眼睛几乎冒出火来。凯斯曾逮到他值勤时违纪——他发誓贾格斯当时嘴里确实喷着酒气，可血液测试结果却无法证明这家伙的罪行。

“有何指示，长官？”贾格斯问道。

“保持航向，中尉。我们将完成环δ星系的巡逻，然后加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是长官。”

凯斯靠着椅背，打开了扶手上的小屏幕。他读着阿基米德空间哨所传来的每小时更新的例行报告，那上面提到的有巨大质量的物体让他心生疑窦。即便是最大的圣约人战舰也不可能达到这种质量……但它的形状却又让凯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熟悉感。 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烟斗，把它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将烟气从鼻孔呼出。凯斯从没想过能在所服役的飞船上抽烟斗，但现在……指挥官有他的特权。

凯斯中校切换到阿基米德太空站报告中附件的窗口，那是一幅不明物体的轮廊图像。它看上去有点儿像鲸鱼的头部。这种感觉让凯斯感到从头到脚一阵凉意。

他飞快地打开了UNSC的已知圣约人飞船的数据库，块速地检索，终于找到一个中型飞船的三维立体图案他将图像缩小四分之三，然后将其与不明物体轮廓叠加在一起，又放大了一点点。

完全匹配！

“多米尼克中尉，尽快接通舰队司令部！阿尔法优先级！”

中尉在播子上挺直上身说：“是，长官！”

舰桥上的军官先是同时转头看着凯斯，接着互相交换着眼神。

凯斯将这个星系的星图调到他的掌上电脑上。拍摄下这幅轮廓图的前哨站就在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四号星的直线轨道上。这证实了他的想法。

“贾格斯中尉，掉转航向到零四七。霍尔中尉，反应堆输出增至百分之一百一十。”

“是，中校。”贾格斯中尉回答道。

“反应堆运转过热，长官，”霍尔向他汇报说，“温度已经超过规定的安全操作参数

“预计到达时间是？”

贾格斯计算了一下，抬起头说：“五十三分钟。”

”太慢了，”凯斯喃喃说道，“反应堆输出力百分之一百三十，霍尔中尉 她犹豫地说：“长官……”

“照办！”

“是，长官！”霍尔身体一震，就好像被电击了似的。接着，她马上行动起来。

“指挥部来电，长官。”多米尼克中尉说

麦克·斯坦福斯司令饱经风霜的面孔出现在主显示屏上。

凯斯稍稍松了口气。斯坦福斯司令向来以理性和智慧著称。他一定可以理解现在的处境。

“凯斯中校？”司令说，“原来是我们的老教官啊，哈？这是优先通讯频道，你最好是有紧急事务报告。”

凯斯没有理会斯坦福斯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他知道，在舰队司令部里有很多人觉得他除了一间教室之外，什么都指挥不了——还有些人觉得他连做教官都不配。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即将遭到攻击，长官。”

斯坦福斯司令扬起眉毛，向前探了探身。

“我请求星系中所有飞船到第四行星与易洛魁号会合。另外，所有临近星系的飞船都应以最快速度向我们靠拢。”

“让我看看你手里有什么情报，凯斯。”司令说。

凯斯首先将侦察哨所拍摄到的轮廓图像调到屏幕上，然后是圣约人飞船图形。“这是圣约人飞船，长官。它们的轮廓完全吻合。我们的空间探侧器报告发现大质量物体，是因为跃迁断层空间比常轨空间更容易受到重力的影响，其空间扭曲度更大。”

司令聆听着他的分析，皱起眉头。

“您曾和圣约人打过交道，长官。您知道它们的飞船可以非常准确地定位跃迁断层空间的出口。我曾见过十几艘异星人飞船同时山现在常规空间它们保持着完美的队形，相距不超过一公里远。”

“是的，”司令低声说，“我也见过。好，凯斯干得漂亮。你会得到我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

“谢谢，长官。”

“你现在就特在那儿，孩子。祝你好运。舰队司令部通讯完毕。”

图像消失了。

“长官？”霍尔中尉转过身问，“有多少圣约人飞船？”

“我估计是四艘中型飞船，”他说，“吨位与我们的护卫舰类似。”

“四艘圣约人飞船？”贾格斯中尉嘟哝着，“我们能做什么？”

“做什么？”凯斯中校说，“履行我们的职责。”

“请您原谅，但有四艘……”贾格斯反驳道。”

凯斯瞪了一眼，打断他的话。“别唠叨了，先生。”他斟酌片刻，接着说，“δ星系第四行星有七百万居民，中尉。你想让我们眼看着圣约人将整个行星熔掉，袖手旁观吗？”

“不，长官。”贾格斯垂下头看着操作台。

“我们会尽自己所能，”凯斯说，“现在，打开所有武器系统的保险，让导弹控制人员就位，预热MAC炮，同时解除一颗核弹的保险。”

“是，长官！”日吉和子说。

突然，飞船控制台响起一阵警报。“反应堆的磁滞现象达到危险级别。”霍尔中尉报告说，“磁性超导系统过载。冷却系统即将崩溃。”

“排出反应堆现有的冷却剂，注入备用冷却剂。”凯斯命令道，“这可以为我们赢得五分钟时间。”

“是，长官。”

凯斯拿出烟斗。他并没有点燃，只是这么叼着，接着又把它放下。这种紧张的表现可没法让他的下属放心。作为指挥官，他已经没有焦虑不安的权利了。

可说实话，凯斯有些害怕。四艘圣约人飞船可以对抗七艘驱逐舰。他所能期望的最好局面就是吸引敌舰的注意力，再把它们甩开。希望这能迷惑它们，直到主力舰队到达。

当然……圣约人飞船也可以甩开易洛魁号。

“贾格斯中尉，”他说，“启动科尔协议。清除我们的导航数据库，然后随机生成一个临近δ星系的撤离航线。”

“是，长官。”贾格斯开始执行命令，但动作笨拙而慌乱。他抬起头，沉静片刻，稳住双手，慢慢键入这些指令。

“霍尔中尉，做好暂时取消引擎安全保险系统的准备。”

他的下属们都愣了片刻。“是，长官。”霍尔中尉小声说。

“我们接到一个从星系边缘传来的通讯信号，”多米尼克向他报告，“护卫舰同盟号和盖茨堡号正在以最大速度赶来。预计到达时间……一小时。”

“很好。”凯斯说。

这一小时会像一个月那么长。但这场战斗也很可能几分钟就会结束。

他无法与敌军正面交锋——火力相差过于悬殊。他也甩不开它们。必须另想对策。

他不是经常对学员们说“如果你们找不到可行方案，那一定是因为正在使用错误的战术安排”吗？你得改变规则，转变视角——用任何能够从绝境中找到出路的视角看待事情。

第四行星附近的黑暗空间，突然被不断升腾的绿色光球布满。

“有飞船正在进入常规空间。”贾格斯中尉略带惶恐地说。

凯斯站起身。

他错了。出现的并非四艘圣约人护卫舰。两艘护卫舰刚从跃迁断层空间脱出……接着出现的是一艘驱逐舰和一艘航母。

他的血液都凝固了。凯斯曾见过一艘圣约人驱逐舰把UNSC战舰打成了瑞士奶酪。它的等离子鱼雷可以在几秒钟内熔穿易洛魁号两米厚的A级钛合金护甲。圣约人武器领先UNSC的程度得用光年来计算。

“他们的武器。”凯斯屏住呼吸喃喃说道。是的……他确实有第三个

选择。

“继续保持紧急航速，”他命令道，“转向零三二。”

贾格斯中尉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我们会撞上它们的驱逐舰，长官。”

“我知道，”凯斯回答说，“实际上，我正打算这么做。”

第十六章

军历2552年7月17日0320时

UNSC易洛魁号前往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途中

凯斯中校背着手，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和圣约人打仗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肾上腺素刺激血液高速地流动，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加快了的心跳。

他至少要在表面上稳住他的船员。他一向都严格要求……没有比这次更严格的了。

下属们都看着显示屏，他们不时紧张瞥他一眼，然后立刻看回屏幕。

圣约人的飞船老远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然而因此误认为它们兽良无害就太愚蠢了。任何程度的轻视都会让易洛魁号遭遇毁灭。

异星人的航母有三个球形的部分：中间的大肚子有十三个发射孔，凯斯曾见过数百架战斗机从里面蜂拥而出——快速而致命。一般来说，人工智能能够做好相应的防御，可是眼下的易洛魁号上恰好没有人工智能。

圣约人的驱逐舰只有易洛魁号三分之一重，装备着能量束炮，有昆虫一样的触须和外壳。航母和驱逐舰一起缓缓地朝着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前进，一副完全不理会易洛魁号的样子。

它们不准备管他？不理会他的存在就直接把这个星球熔星成玻璃体？

但它后面还跟着护卫舰，它们开始冲着易洛魁号编队的方向……一次齐射即将开始。护卫舰群侧面开始闪烁起无数点红光，如同一幅来自地狱的图案。

“探测到高位β粒子的活动迹象。”多米尼克中尉汇报说，“他们准备发射等离子武器，中校。”

“要纠正航线吗，长官？”贾格斯中戚匀手指轻轻地搁在按钮上，做好了让飞船往新方向航行的准备。

“按原来方向前进。”这句话几乎耗尽了中校所有的勇气。

贾格斯中尉转过头想说些什么，但中校没有给他一点儿开口的时间。

“日吉和子中尉，准备一枚湿婆神式核弹。除去所有准武器的安全锁。”

“湿婆神式核弹准备完毕，长官。”日吉和子中尉一脸坚毅地说。

“设定为微波传递信号引爆模式。关闭临界聚变模式。准备发射程序。”

“长官？”日吉和子中尉一脸迷惑，然而她立刻回答，“遵命，长官。就这么干。”

异星人的护卫舰看上去已经不是玩具那么大了。每过一秒，它们看上去就更加真实。船舷的红点逐渐连成了长带……亮得让人不敢正视。

中校拿起电脑飞快地计算起来：速率，质量还有航向。要是有个计算速度比他这个人快一倍的人工智能就好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多久之后易洛魁号会进入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的轨道？他得出一个结果，然后减去百分之六十，他们要么加速……要么在那个时间之后被打得千疮百孔。

“日吉和子中尉，请将湿婆核弹的航向设为一八零度。十二秒内全速启动。”

“好的，长官，”她敲击着输入参数，然后在系统里锁定，“导弹就绪，长官。”

“长官！”贾格斯中尉迅速地站了起来，他紧紧地抿着嘴唇，“按这个方向的话，导弹会偏离子我们的敌人。”

“我明白，贾格斯中尉，请先坐下，等候下一步指令。”

贾格斯中尉坐了下来，一只手颤抖着拭了拭额头，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紧握成拳头。

凯斯中校将电脑连接到导航系统，然后设定一个倒计时刻。二十九秒。“日吉和子中尉，按照我的指令发射核到……一秒都不要提前。”

“遵命，长官。”她纤细的手臂在控制面板上飞快地移动，“磁力加速炮仍处于预热状态，中校。”她提醒说。

“停止，转换能量，用以保持MAC炮的电容器满负荷，然后传输到引擎。”凯斯中校卜令说。

霍尔中尉回答说，“已经转换完毕，长官。”她和日吉和子中尉交换了一个眼神，“引擎现在以百分之一百五十的速率运转。两分钟内将到达峰值。”

“接敌！接敌！”多米尼克中尉叫喊起来，“敌军已经发射等离子武器，长官。”

红色火光从敌军护卫舰喷泻出来——闪电般的光球划破暗淡的空阿，几乎就要点燃整个空间。炮火直冲着易洛魁号而来。

“矫正航线，长官？”贾格斯中尉的声音打破了紧张的气氛，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

“否决。”凯斯中校回答说，“按原航线前进。装备上所有的射手型导弹，调整发射角度到一八零度。”

“好的，长官。”日吉和子中尉皱起眉头，然后慢慢地点头，轻声说，“……遵命。”

红光如沸水一般几乎充满了半个屏幕，在这种情况下看屏幕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在森林边缘注视一场森林大火一般。

凯斯异常镇静。成功与否难以预料，他们处于劣势，他知道这是惟

一有可能拯救大家的法子。

多米尼克中尉回头说：”十九秒后遭遇离子束，长官。”

贾格斯倏地站起身。“长官，这根本是在自杀！我们的装甲根本不能挡住——”

凯斯打断他。“先生们，坐在位置上别动，否则就请离开舰桥。”

贾格斯乞求似地看向日吉和子。“我们在等死——”

她避开他的目光，回到工作上去。“你听见中校说什么了，”她静静地说，“坐在你位置上别动。”

贾格斯颓然地跌回座位。

“七秒后遭遇离子束。”霍尔中尉咬紧嘴唇说。

“贾格斯中尉，把紧急推进器转交给我控制。”

“遵命……遵命，长官。”

紧急推进器是几个装着三氢四嗪①和过氧化氢的燃料罐。一旦将这两者混合将有极大的威力——能够直接将易洛魁号调整到新的航向。中校在飞船的外壳上选择了六个放置点，放置了这种罐。

凯斯中校看了一眼倒计时。”日吉和子中尉，发射核弹。”

“湿婆神式核弹已经发射，长官！方向一八零，全速飞行。”

离子束占满了整个屏幕，中心的红色物体呈现出蓝色，开始向四周射出黄绿色的光芒，光谱频率开始蓝移。

“距离三十五公里。”多米尼克中尉说，“两秒内遭遇。”

凯斯中校停顿了一次心跳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毅然启动紧急处理系统。飞船的外壳发出轰隆巨响——凯斯中校被摔向墙壁，额头上重重地撞了一下。

显示屏一时间全是火光，舰桥变得炽热起来。

凯斯中校站了起来，数着他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如果他们被离子束击中的话，不会有时间来数数的，早就化为尘埃了。

现在只有一个显示屏还在正常工作。“尾部摄像机。”他说。

两团连在一起的火光飘在他们后而，还在追逐着易洛魁号。它们相互拖拽着，看上去就像一对火眼。

凯斯中校不禁对敌人武器的远程追踪能力惊讶不已。“很好，”他咕哝着说，“该死的，你就跟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跟踪它们。”他对霍尔中尉说。

“遵命，长官。”她说，那一头漂亮的头发现在变得乱蓬蓬的，“离子束在加速。赶上我们的速度了……现在超过了。四十三秒之后它们拦截到我们。”

“前摄像机。”凯斯中校下令说。

显示屏闪烁了几下，图像显示出：两艘护卫舰把头转向反追过来的易洛魁号。蓝光在舷边闪烁，脉冲武器开始充能。

凯斯中校调整了一下摄像机方向，看见圣约人的航母和驱逐舰依然朝着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前进。他在掌上电脑上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必要的数据，然后飞快地计算起来。

“航向矫正，”他对贾格斯中尉说，“转过四点二五度，下倾零点一八度。”

“遵命，长官。”贾格斯依令而行，“四点二五度，下倾零点一八度。”

显示屏上又出现了敌军航母庞大的身躯。

“航向冲突！”霍尔中尉说，“八秒之后，撞上圣约人航母。

“立刻调整新航向，上倾零点一度。”

“遵命，长官，”贾格斯擦去汗水，迅速地敲着数字，“航向就绪，等候下一步指令。”

“五秒之后撞上圣约人驱逐舰。”霍尔中尉紧紧地抓住座位。

驱逐舰在视野中越变越大，能看见激光炮台和发射舱孔，闪着蓝光的球形凸起。

“保持航向，”凯斯中校命令说，“打开冲撞警报。打开起落架那里的摄像机。”

汽笛的尖叫声响彻飞船。

显示屏黑了一下，又开始工作，黑暗的太空，然后闪过一艘圣约人飞船的轮廓。

易洛魁号嘶叫着直奔敌人驱逐舰舰首而去。屏幕上闪现过银色的能量盾——整个飞船里充斥着静电噪音。

“立刻调整航线！”凯斯中校高喊道。

“遵命，长官。”短暂点火之后，飞船微微地向下沉了一下。

“机壳破裂，”霍尔中尉大喊说，“封闭压力门。”

“显示船前方摄像机的图像，”凯斯下令说，“发射射手型导弹。”

“发射完毕。”日吉和子中尉回答说。

凯斯看见先前对他们紧追不舍的等离子炮击中了圣的人驱逐舰的舰首。防御屏障忽闪忽灭……然后消失了。他们发射的第二发等离子炮随后而至。圣约人飞船的船壳变得红热，熔化，然后化为一团蒸汽。里面传来一阵爆炸声。

射手型导弹拖着尾巴从易洛魁号飞入了驱逐舰的裂缝，爆炸了。驱逐舰开始冒起熊熊烟火。

看着圣约人飞船着火，继而倾斜过来，直直地被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的重力拉了下去，凯斯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没有了动力，圣约人飞船将在进入大气层后的坠落过程中被烧得一干二净。

他打开内部通讯频道。“准备紧急着陆。”然后他打开控制开关——飞船侧面传来一阵爆炸的力量，迫使飞船转向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

星方向。

“矫正航向，贾格斯中尉。把我们送入一条近地轨道。”①三氢四嗪，作者虚构的一种化合物。

“遵命。”他手忙脚乱地启动按钮，点燃引擎。

随着慢慢进入大气层，船壳逐渐变热。眼前的屏幕出现了一片黄色的电离层。

凯斯牢牢地抓住扶手，现在他能够看见星星了。易洛魁号目前已经进入行星的背光面。他踉跄了一下，这才能恢复正常的呼吸。

“引擎冷却失败，长官。”霍尔中尉说。

“关闭引擎，打开紧急排泄口。”

“遵命，正在释放用以进行核聚变反应的等离子体。”

易洛魁号里忽然间一片寂静。没有引擎的轰鸣，也没有任何人说话。日吉和子中尉终于忍不住开口：“长官，我头一次见到这样杰出的指挥。”

凯斯局促地笑了笑。“中尉，你真这么认为？”

假如他有学生在训练中这么指挥的话，他一定评给他们一个C＋。他会告诉他们这确实是一次充满勇气和胆量的指挥……然而同时也是冒险行为，还置船员的生死不顾。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随时待命。”他对他们说，“日吉和子中尉，磁力加速炮的能量贮备如何？”

“百分之九十五，每分钟消耗百分之三。”

“准备好发射磁力加速炮的能量。装备所有的射手型导弹。”

“遵命。”

易洛魁号冲出了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的背光面。

“打开化学反应推进器，离开轨道。”

“遵命，开始推进。”

短暂的颤抖。屏幕正中出现了两艘圣约人战舰的背面。

圣约人战舰开始转向。机壳上再次闪起蓝光——脉冲武器开始充能。点点红光在船舷上闪烁着。它们已经很备好第二次离子武器攻击。

但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点，肉眼几乎难以分辨：那颗核弹。凯斯刚才在与现在刚好相反的方向发射了它——飞船的反向推动也无法完全消除极大的前进惯性，它继续沿着原有的弹道飞行。

在易洛魁号击毁了驱逐舰的船首、落入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的轨道这段时间内，核弹已经临近了圣约人的战舰……但它们正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易洛魁号上。

凯斯中校敲击了一下掌上电脑，发送了引爆信号。

霎时间闪耀起炫目的白光，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圣约人战舰立刻被吞没在一团毁灭一切的火云之中。一浩迭的电磁脉冲冲击着行星的磁力场——太空中荡漾起无数的彩虹。气体冷却，然后消散，化为黄色或橙色的灰尘散入太空。

然而两艘战舰还是完好无损。它们的护盾闪了一下……最终消退了。

“下达磁力加速炮的发射指令，日吉和子中尉，赶快。”

“遵命。磁力加速炮枪贮能百分之九十三。等待发射。”

“开火，日吉和子中尉。”

两声闷雷滚过易洛魁号的船身。

“射手型导弹瞄准敌舰，射击！”

“发射完毕。”

两道雷电以及数百枚导弹朝着无助的圣约人战舰直扑过去。

磁力加速炮弹率先命中——第一枚贯穿了其中一艘的首尾，而另一

艘则被击中了引擎边上的中线，飞船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从头一直炸到尾。

片刻之后，射手型导弹也接踵而至，撕裂着它们的装甲，把它们炸成一片狼籍。被击中引擎的飞船腾起了一朵蘑菇云，接着是充满爆炸和火花的焰火表演。另一艘飞船升起大火，很快露出了其内部结构，它转过头对着易洛魁号，却射不出一枚炮弹……只是失控地飘浮在原地。僵死在太空中。

“圣约人航母的位置，霍尔中尉？”

霍尔中尉停顿了一下，然后开口说：“在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的极地轨道。以惊人的速度离开，四十五度方向。”

“将此情况传递给同盟号和盖茨堡号。”

凯斯中校舒了口气，坐回座位。他们刚刚阻止了一次圣约人舰队将星球化为焦土的行动，拯救了数百万生命。他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击败了四艘圣约人飞船。

他突然从自我庆贺中惊醒过来，有什么事不对劲儿。他还没见到过圣约人飞船逃跑。在他听过或见过的每一次战斗中，圣约人会杀光每一个幸存者……就算他们被击败，也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杀战术。

“检查这个星球，”他告诉霍尔中尉，“注意搜寻任何圣约人去弃的武器，比如一些形状奇怪的发射器。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那儿。”

“遵命。”

凯斯忍不住祈祷霍尔发现不到任何东西。真发现了什么，他也无计可施了。他没法扭转易洛魁号的方向回到行星上去了，引擎已经彻底报销。他们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离开这里。就算想出办法停下来．他们也无法为磁力加速炮充能了，射手型导弹也告罄。他们相当于已经僵死在了太空。

他掏出烟斗，好让自己的手从颤抖中稳定下来。

“长官！”霍尔中尉惊叫起来，“登陆飞船。异星人航母弹射了三十

——更正，三十五——艘登陆飞船。我着见它们的影子，朝蔚蓝海岸城，一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居住区。”

“一次地面侵略，”凯斯中校喃喃地说，“立刻联系舰队司令部，是派遣陆战队的时候了。”

第十七章

军历2552年7月18日0600小时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轨道军事集结点，UNSC驱逐舰易洛魁号

尽管打了胜仗，凯斯中校的情绪却低落到极点。他知道入侵δ星系的这四艘敌舰不过是先头部队。

凯斯注视着行星轨道上集结的近五十艘UNSC战舰——护卫舰、驱逐舰，还有两艘航母和一个巨大的修理补给太空站。这比长达四年的丰饶星战役中科尔司令所投入的总兵力还多。斯坦福斯司令官已经竭尽所能。

尽管凯斯很感激这些快速赶来且力量强大的增援力量，但他有些奇怪为什么司令将如此多的战斗力投入到这个区域。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并非战略要地，星系中也不出产稀缺资源。当然，UNSC有保护民众的责任和义务，但如今UNSC的兵力分布力量已经很薄弱了。凯斯也知道，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星系需要保护。

凯斯把这些念头抛在脑后，他知道斯坦福斯有自己的考虑。现在，易洛魁号的修理和补给工作才是首要任务——假如圣约人舰队杀回来，或者应该说当它们杀回来时，他可不希望被打个措手不及。

现作的情况很寄怪：异星人投下地面部队后就把舰队撤退了。这可不是它们惯常的作战模式。凯斯估计这一定是某种他还无法理解的开局手法。

一个阴影掠过易洛魁号的前摄像头，那是修理站——“摇篮”。从本质上说，“摇篮”是个装有引擎的巨大金属平台。其实，巨大还只是个保守说法，它的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影子足够遮住三艘驱逐舰。这个太

空站可以同时对六艘驱逐舰进行整修，上下甲板各三艘，所花费的时间不过几个小时。

它的表面安装了很多吊手、脚架，以便进行修理工作。补给管道、传送带和货柜车源源不断地将物资送上易洛魁号。但要完全修理好，还需要足足三十小时。

异星人并没有给易洛魁号留下致命伤。但在这次已经被称作“凯斯回旋作战方式”的非常规行动中，它却差点彻底完蛋了。

凯斯瞄了一眼掌上电脑上长长的修理清单。百分之十五的电力系统需要更换——当湿婆神式核弹爆炸时，它们被电磁脉冲熔掉了。反应堆需要彻底大修。冷却系统和阀门都被高温熔化了。有五组超导磁场系统也需要替换。

但最麻烦的是易洛魁号的腹舱甲板。当修理人员将情况报告给凯斯时，他亲自驾驶一架长剑截击机去看他到底对这艘船做了什么。

易洛魁号的舱腹甲板在她经过圣约人的驱逐舰时，与它发生了擦挂。他知道肯定会损坏舱腹甲板……只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UNSC驱逐舰有近两米厚的A级钛合金护甲。可凯斯把这层护甲完全磨穿了——每一寸每一分。创口周围的金属护甲弯曲变形，呈锯齿状。截着小型推进器的修理人员正忙着将受损部分切割下来，以便换上新的外壳。

飞船的底甲板如镜子般光滑平整。但凯斯知道平整的外观并不足信。如果当时易洛魁号的夹角倾斜哪怕一度，那两船相撞的力道就会把他的飞船削成两半。

飞船两侧的作战涂料，现在看来如同红色的鞭痕。修理厂主管私下对凯斯说，他可以把这图案抹掉——甚至可以重画，如果他需要的话。

凯斯礼貌地谢绝了这个提议。他希望就保待现在这个样子。当所有人都在称颂这次行动时，他希望借此提醒自己，他的行动只是出于绝望，而不是什么英雄气概。

他希望借此提醒自己，曾跟死神离得多近。

凯斯回到易洛魁号，径自走进自己的舱位。

他在那张老古董橡木桌前坐下，打开通讯器。“多米尼克中尉，你来负责下一时段的舰桥上的事务。我不想被打扰。”

“是，中校。明白。”

凯斯松开领口，解开制服。他从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瓶七十年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是父亲送他的礼物。凯斯打开瓶塞，在一个塑料杯中倒了四公分高的液体。

他还有个更令人不快的任务要处理，就是考虑如何处置贾格斯中尉。

在这次故斗中，贾格斯不仅表现出了他懦弱的本质，拒不服从命令，而且在战斗过程中差点儿做出了叛乱行为。凯斯可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军事法律中的任何规章都会判他有罪……但凯斯并不想把这个年轻人送上审判席。他只希望将中尉调到一个更合适职位上——也许调到边境哨所。

这全怪他吗？作为一名中校，他有责任维护自己的权威，以避免任何船员产生一丝一毫的叛乱念头。

凯斯叹了口气。也许他应该提前告诉船员们自己的计划……但当时确实没有时间。当然，更没有时间去和贾格斯争论。要是有时间，贾格斯也肯定会和他争论的。不对。舰桥上的其他同事心中同样存有疑虑，但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他的命令，正如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

凯斯坚信应该给犯错的人第二次机会，但这场战斗是他的底线。

现在更麻烦的是，把贾格斯调走就会在舰桥上造成人手短缺。

凯斯进入易洛魁号下级军官数据库。这儿有几个人可能有能力担任导航员的职务。他在掌上电脑上浏览着该些档案。看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

那篇关于空间—质量压缩率的论文还打开着，作者战斗中匆忙间计算出的航线矫正数据也还没有清除。

凯斯笑着将这些文档备份打包也许日后他会在学院里讲到这场战斗。到时候，这些原始资料会有用的。

这里还有阿基米德侦察哨所提供的情报资料。这份报告内容非常详尽：清晰的数据图像，该物体通过跃迁断层空间的预计航线——即便有人工智能辅助，要算出这个也非易事。这份报告甚至将敌舰跃迁路线，换算成UNSC天体物理学标准空间坐标，以便估计它出现的位置。绝对准确详实。

凯斯搜索着报告制作者威廉·洛弗尔少尉的服役记录。

他凑近显示屏，仔细阅读这份档案。这个男孩的服役时间几乎是凯斯的两倍长。他自愿报名进入月球军事学院，并被录取。第二年调离前，他就已经在一次训练飞行中拯救了所有船员，这次壮举为他赢得了少尉官阶。接着他在一艘投入了战场战斗的轻巡洋舰上服役。三枚铜星奖章，一枚银丛奖章，还有两枚紫心勋章。他在短短三年内就被晋升为中尉。

但接着情况急转直下。洛弗尔在星UNSC中的降职速度和升迁速度一样快。先是四次不服从命令的记录，接着他就被降职为少尉，与此同时还有两次调职。档案中记录着一次涉及一名平民妇女的事件，但没有细节记录。不过凯斯很想知道记录中写明的女孩，安娜·杰罗是否就是杰罗副司令的女儿。

此后，这个年轻人被调至阿基米德侦察哨所，一直待在那里。被安排在边境哨所值勤这么长时间的人，凯斯还从没听说过。

凯斯翻看着洛弗尔的值勤记录。这些档案记录得非常详细，水平很高。可见这个男孩的能力依然出众……他在躲避什么吗？

这时，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多米尼克中尉，我说了不想被打扰。”

“很抱歉，孩子，”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压力门向两侧滑开，斯坦福斯司令走了进来，“但我想，我最好过来看看自己的邻居。”

司令官看上去比屏幕里的形象矮小许多。因为年龄的关系，他的背有点儿驼，还有些秃顶。不过凯斯马上认出他来，因为那种让人信服的

权威气质是无法伪造的。

“长官！”凯斯中校猛地站起身，椅子都被掀倒在地。

“稍息，孩子。”司令扫视着这个房间，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镜框上，那是拉格朗日推导出运动方程式时写下的原始笔记，“如果可以的话，能给我来点儿威士忌吗。”

“当然，长官。”凯斯笨手笨脚地取出另一个塑料杯，给司令倒了一杯。

斯坦福斯尝了一口，非常欣赏地赞叹道：“太棒了！”

凯斯拉过一张椅子，请司令坐下。

斯坦福斯坐下后，向前探着身说：“你成就了一个奇迹，凯斯。我要亲自向你祝贺。”

“长官，这不……”

斯坦福斯竖起一根手指。“别打断我，孩子。你在航天史上留下了相当浓重的一笔。人们水远都会记住它，更不用说你给整个军队带来的高昂士气了。”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长出一口气，继续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的原因。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我们一直在被那些外星杂种剁成碎肉，这种见鬼的处境已经持续太久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场胜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明白，长官。”凯斯说。他知道UNSC部队这几年士气一直低迷。没有什么部队可以屡战屡败却还能在战场上保持最佳状态，无论他们接受过多么良好的训练，都一样。

“地面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些。”斯坦福斯司令向后靠向椅背，同时伸出双腿平衡着身体，“基斯将军和他的部队正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正将周边城市清理千净，而且一小时内就会对蔚蓝海岸城发动突击。他们清理起那些杂碎来，比你吐口痰都快。等着瞧吧。”

“当然，长官。”凯斯中校说着，移开自己视线。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孩子？都吐出来。”

“有的，长官……这不是圣约人惯常的作战模式。把地面部队扔下，舰队直接逃出星系？它们既没有杀光一切活物，也没有战斗到死。这可不太对劲少。”

斯坦福斯司令挥了挥手说：“让军情局的怪人们去考虑异星人的思维模式吧。你的任务是把易洛魁号修好，重新开始值勤。另外，如果你想要什么，就直接告诉我。”

斯坦福斯喝掉最后一口威士忌，站起身。“我得去整编舰队了。哦……”他顿了顿，又说，“还有一件事。”他伸手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纸盘，放到中校的桌子上。“这是正式得表彰。止式的文件很快就能准备好。”

凯斯中校打开盒子，这里面是一对高级军官的肩章“四杠一星。

“祝贺你，凯斯上校。”司令冲他敬了个礼，接着伸出手来。

凯斯努力控制自己，抓住司令的手握了握。这个肩章是真的。他觉得一阵晕眩，什么也说不出。

“这是你应得的。”司令转身走向房门，”如果你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

“是，长官。”凯斯又看看肩章上的星星和条纹，接着收回目光，“司令……还有件事。我需要替换导航员。”

斯坦福斯司令本来放松的身体，一下僵直起来。“我听说了。一个吓破胆的舰桥军官，这真是槽糕透了。好吧，你只管说名字，我就给你找来……只要别从我的船上挖人就行。”他笑了笑，接着说，“继续好好千，上校。”

“是！”凯斯上校向司令敬了个礼。

斯坦福斯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凯斯蓦地坐下。

他从没想过会被升迁到上校。凯斯用手转动着肩章，回想起刚刚和

斯坦福斯的对话。他说了，“凯斯上校。”是的，这是真实的。

司令现在就抛开了对圣约人的忧虑，这未免也太快了。有些事不太对劲儿。

凯斯打开通讯器说：“多米尼克中尉，等司令官离开后，跟踪他的座机。然后告诉我他在哪艘船上。”

“长官，司令官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没有接到通知啊。”

“是的，中尉，我很怀疑没人通知你。不过，只要追踪下一艘离船的交通船就好了。”

“是，长官。”

凯斯低下头，重新开始读着掌上电脑上洛弗尔少尉的履历。他不能改变对贾格斯作出的决定——这个人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不过也许他可以给洛弗尔一次机会，来填补舰上的空缺。

凯斯填好了抽调申请所需的必要文件。这些表格繁冗至极。他将文件传送到UNSC人事管理部门，同时还直接给斯坦福斯司令发了一份。

“长官，”多米尼克中尉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交通船进入了海巨兽巡洋舰。”

“把图像传到我的屏幕上。”

他桌子上的屏幕随即切换到右舷后侧的五号摄像头。在环绕第四行星的数十艘飞船中，他很容易就找到了海巨兽号，这是UNSC仅剩的二十艘巡洋舰之一。

巡洋舰是人类制造的威力最大的战舰。据凯斯所知，它们正被逐渐从前线抽调出来，编入后备舰队护卫近地殖民地。

一道阴影从这艘巨大战船之下滑过，如同黑暗中骏巡的幽影。它只在阳光下暴露了短暂的时间，接着又滑入黑暗之中。那是艘隐形巡游舰。

这些隐蔽性很好的小型飞船，只有军情局才有配备。

这里有一艘巡洋舰，还有军情局的巡游舰？现在凯斯知道了，这里要发生的事情可不止是提升士气这么简单。他尽力不去想它。最好不要过多地质疑一名高级军官的意图，尤其是当这名军官是司令官的时候。更何况现在还有军情局的人潜伏在黑暗之中。凯斯又给自己倒了点儿苏格兰威士忌，接着把头伏在桌子上——只是为了让眼睛休息几分钟。过去的几个小时真是把他榨干了。

“长官，”多米尼克的声音从通讯器传出，唤醒了凯斯上校，“有来自UNSC的通讯信息从阿尔法优先频道传来。”

凯斯坐起身，用手擦了擦脸。他扫了一眼装在床铺上方的黄铜钟——他已经睡了快六个小时了。

斯坦福斯司令又出现在屏幕上。“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听好：我们刚刚在星系边缘发现数目庞大的圣约人飞船。据我们的估计，有十艘。”

在雷达的扫描下，屏幕上显示出敌军舰队的轮廓，那是些大家早就熟悉的圣约人护卫舰，还有一艘驱逐舰。

“我们就待在这里。”司令官继续说，“我们不用出击，不能莽撞，因为那样的话，这些丑陋的杂种就会通过跃迁断层空间抄近路咬我们的屁股。让你们的飞船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正在用空间探测器搜集更多数据。我会第一时间将最新情报向你们通告。完毕。”

屏幕黑了下去。

凯斯打开通讯器。“霍尔中尉，我们的修理和补给状况如何？”

“长官，”中尉回答道，”引擎可以使用但只有备用的冷却系统。我们可以使用百分之五十的动力。射手型导弹及核弹补给完毕。MAC炮也可以使用。对下层甲板的修理才刚刚开始。”

“通知船厂主管，把他的人都撤出去，”凯斯上校说，“我们要马上离开‘摇篮’。升空后，引擎输出力百分之五十。进入战斗位置。”

第十八章

军历2552年7月18日0320时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坐标格(13，24)

他们离死亡不远了。

他们这个组从第二火力基地出发才两个小时。卫星摄像表明他们走向目标的那条路上毫无敌人的踪影，他们不过是去坐标格(13, 24)安装一个感应器——好让后方的指挥官们看看那个坐标格附近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回来。“最简单不过的侦察任务。”少尉原话是这么说来着。

然而没有人告诉麦卡斯卡少尉，卫星摄像系统无法很好地穿透雨幕和这片沼泽的从林屏障。

突兀而来的冲击波一下子把哈兰德和他的队员们击飞到泥潭中。等他们爬起来赶到和少尉分手的地方，却只发现一片弹痕累累的、玻璃状的地面，以及几具烧焦的尸体和骷髅。

他们还看见另外的东西：迷雾中有一个两脚直立的家伙的轮廓，看上去要比人类大很多。哈兰德见过这个家伙，它仿佛穿着一件中世纪的金属盔甲，甚至还举着一个形状古怪的大盾牌，看起来很是怪异。

他还看见了等离子枪正在充能时发出的光线……他想也不想，就嘶吼着下达全速撤退的命令。

哈兰德、沃克、科克伦和芬彻尔转身狂奔起来……慌乱中还盲目地扫射着前方的道路。

咕噜人①紧追不舍，它们发射的针状子弹漫天飞舞，炸得灌木丛枝叶横飞。

科克伦受了重伤，但他们总算回到了战车，离开这片噩梦般的地狱……至少，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离开。他们在第二火力基地有登陆飞船。尽管希望渺茫，但倘若他们能够及时地把他带到指挥部的战地医院……或者更幸运地能把他送到轨道飞船上的医护所，科克伦还是有一线生机的。一时间，哈兰德突然幻想起了干净的床，热乎乎的食物，以及挡在他和圣约人部队之间厚厚的装甲。

芬彻尔开足马力，一鼓作气地冲到山脊顶——然后一个刹车停住了。

如果不是国为薄雾，可以一览无遗地看见山谷那边的景色——茂密的从林，流淌过的溪流，还有坐落在那一边的山脚下的数个炮台、带刺的铁丝网，以及活动房屋型的营房——这就是第二火力基地。

为了能够减小火力基地的暴露几率，提高它的武器弹药的贮藏能力，他们的营地一直深入到山体里面——他们挖了些山洞。营地的周围布置有一圈感应器，有效地防止了任何偷袭行动。雷达和感应器都直接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舱相连。一条大路穿过山脊，下山行驶三公里后就能抵达海滨城市——蔚蓝海岸城。

阳光刺极薄雾，哈兰德军士看见一切都变了。

笼罩山谷的并非是雾气，而是从谷底腾起的滚滚浓烟……丛林荡然无存，一切化为焦土，整个山谷一片焦黑。

哈兰德木然地掏出望远镜，放到眼睛前面……他的心立刻如坠冰窟。火力基地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片镜面般的平地，附近的山也闪烁着玻璃般的光辉。远处的天空密布着圣约人的 ①咕噜人，和下文的豺狼人一样，都是圣约人中的种族。战机。地面上，咕噜人和豺狼人搜索着幸存者。一些士兵四散逃窜……更多的伤者躺在地上呻吟着。有一些试图爬走。

“你看到了什么，长官？”芬彻尔问他。

烟从哈兰德的嘴里跌了下来，掉到衬衫上——但他的眼睛却无法从战场离开一步。

“什么都没有了。”他嘴唇蠕动了一下。

一个身影踏入溪谷——比任何咕噜人和豺狼人都要大。他轮廓模糊，哈兰德难以看清他的面目。这家伙和出现在坐标格(13，24）的那个是属于同一种类的，咕噜人敬畏地为他让出一条道，他举起一只胳膊——或者说是等离子枪——然后，一束能量在河堤激起一片白气。

尽管隔了这么远，哈兰德依然能够听见躲在那里的士兵发出的惨叫。

“上帝，”他抛下望远镜，“我们得离开这儿，马上！回头，芬彻尔！”

“但是——”

“都不在了，”哈兰德低声说，“他们都死了。”

沃克不禁捂着脸呜咽起来。

“不走的话，我们也会死在这里。”哈兰德说，“今天我们够走运的了，别把好运赶走。”

“没错，”芬彻尔转过战车，“没错，我们算是有点儿走运。”

他沿着山脊加速行驶，希望战车能够离开河堤返回河床。

“沿着河走，”哈兰德告诉他，“这条路会带我们回总部。”

一个阴影投在路上，哈兰德抬起头，看见一对女妖战机的粗短的机翼——正向他们俯冲而来。

“快！”他朝着芬彻尔大喊。

芬彻尔狂踩油门，车下泥浆飞溅。他们在岩石和沙砾上飞奔过溪流。

离子束击中他们身边的溪流，炸起漫天的飞石。砸在战车的装甲上。

“沃克！用火箭打他们。”

沃克呆呆地在座位上，随车摇晃着。

哈兰德用机关枪朝空中猛射，飞机笨拙地躲开了。机关枪只能命中射程内的目标，现在女妖战机刚好在射程外一点点的地方，而且芬彻尔把战车驾驶得狂颠不止。

“沃克！”他嘶叫着，“你再不把这些火箭射上去，我们就都得死在这里！”

他可以命令芬彻尔去拿多联装火箭发射器，但如果芬彻尔执行哈兰德的命令，就得停下车。战车一停，他们就会成为飞机的活靶子。

哈兰德看了一眼河岸，那对于战车来说太陡峭了，上不去。他们现

在是一点儿遮掩都没有地奔驰在河床当中。

“沃克，干点什么！”

哈兰德军士再次用机关枪开火，手指都发麻了。可这毫无用处，女妖战机飞得太高太快了。

又一束等离子流击中了战车正前方的溪流，热量迎面而来，哈兰德的背上顿时灼起一片水泡。他嘶吼一声，仍然坚持射击。幸亏是在水流中，不然他们的轮胎早已经融化了，人也早被烤熟了。

他突然觉得旁边又蹿起一股热浪，同时还腾起一阵黑烟。

哈兰德错以为是圣约人的枪手发现了自己——他已经被打中了，不由绝望地叫了一声，手指也离开了机关枪的扳机。

然而被打中的是他一直在射击的那架女妖战斗机，它突然间化成一团火焰，冒着浓烟直坠下去。

他愣住了，被打中的竟然不是他们自己。

科克伦就跪在他身边，一只手按着腹部，另一只手扛着火箭筒。他咧着沾满鲜血的嘴唇，露出一丝笑容，然后又转动身体去瞄准另外一架飞机。

哈兰德迅速低头，另一枚火箭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科克伦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血沫从他嘴里涌了出来。痛苦或是兴奋——哈兰德说不清是哪一种——的眼泪从他眼睛里淌了出来。他软软地瘫倒了，任由冒着烟的发射器无力地从手里滑落。

第二架女妖战斗机爆炸了，拖着浓烟坠入丛林。

“还有两公里，”芬彻尔吼道，“坚持住。”他一个急转弯，战车冲出河床，勉强登上河岸，几次转弯后，他们走上了一条平整的路。

哈兰德侧身探了探科克伦的颈动脉，脉息微弱，但依然还有。哈兰德看了一眼沃克，他毫无反应，眼睛紧闭。

哈兰德有一股枪毙了他的冲动——这天杀的该死的软蛋懦夫几乎害

死了他们所有的人！

啊……哈兰德突然发现自已竟然还没有和他一样变成呆子，心里不由得对自己有些惊讶。

总部就在前面，但从地平线那儿升起的浓烟让他一阵心悸。

他们穿过了第一道警备线。警戒哨和碉堡己被荡平，泥地里留下的是数千具咕噜人的尸体。

他望见远处有一座周围堆着一圈沙包堆的房子，两个陆战队员正向他们挥手。战车开近，他们站起来冲他敬礼。

哈兰德跳出车回了个礼。

一个士兵用绷带蒙着一只眼睛和整个头部，满脸烟尘。“上帝，”他说，“见到你真高兴，长官。”他走近战车，“这家伙里有能工作的无线电么？”

“我——我不能确定，”哈兰德军士说，“现在这儿谁负责？发生了什么事？”

“圣约人全力袭击我们，他们出动了坦克，飞机，还有数千个这种小个子的咕噜人。他们摧毁了主兵营，指挥部，差点儿攻下了兵器库。”他转过脸，“所有人齐心协力，终干把他们赶跑了。这都是一个小时前的事了。我想我们把他们都干掉了——我不能完全确定。”

“谁负责这里，士兵？我有一个重伤员需要立刻治疗，我还要向上级长官汇报一些情况。”

士兵摇摇头。“对不起长官。他们率先袭击了医院，当时指挥官都在里面……我想现在你已经是这里最高军阶的长官了。”

“很好。”哈兰德苦涩地点点头。

“有五个战士回来了。”士兵把头别过去，转向后面滚滚的黑烟和热浪，“他们穿着防火服在控制火势，同时收集弹药和武器。”

“明白。芬彻尔，再试一试无线电，如果能接通卫星通讯频道的话，让他们立刻派医护队过来。”

“好。”芬彻尔回答说。

受伤的士兵问道：“我们能否向第二火力基地呼救，请求援助？长官。”

“没用。”哈兰德回答说，“他们也遭遇袭击了。现在到处都是圣约人的军队。”

士兵的脸暗淡下来，只是捏紧了来复枪。

芬彻尔把通话筒递给哈兰德。“长官，卫星通讯频道接通，我已经联系上海巨兽号。”

“我是哈兰德军士，”他对着麦克风说，“圣约人袭了第二火力基地和阿尔法指挥部……并且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在阿尔法指挥部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我们的幸存者不到百分之一。这里有很多伤员。需要立即在援助下撤离。再说一次，需要立即在援助下撤离。”

“收到，军士。明白你们的处境。现在无法给予帮助撤离的援助，我们自己也遇到了麻烦……”一阵噪音之后，再次传来声音，“援军已赶来。”

然后是一片死寂。

哈兰德看了看芬彻尔。“检查一下无线电收发机的状态。”

芬彻尔检查了一下。“无线电收发机工作正常，”他说，“能够接收到卫星频道的呼叫，”他不安地舔了舔嘴唇，“他们那头有点儿麻烦。”

哈兰德不愿去想他们遇到了什么麻烦，他看见过太多被玻璃化的星球。他可不想就这样死在这里。

他告诉碉堡上的战士：“援军快到了，放松点，”然后他抬头望着天空，轻声说，“他们最好派遣一个团的部队过来。”

几个战士回到碉堡，出来时手里拿着抢救出来的弹药、枪支、一箱火箭，还有几个火箭发射器。芬彻尔叫了几个人，开着战车四处转，看看还能搬回什么重型武器。

他们给科克伦填上更多的泡沫，重新给伤口绑上绷带。他开始陷入

昏迷。

大家一起躲进掩体，无声地等待着，听着耳边传来的极远处的爆炸声。

沃克终于开了口："这……现在怎么了，长官。"

哈兰德看都没看他一眼，伸手把一张毯子盖在科克伦身上。"鬼才知道，你现在能打仗么？"

"我想没有问题。"

他递给沃克一把枪。"那就好，站起来去外面看看。"他点了一枝烟，吸了一口，然后递给沃克。

沃克接过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走到外面。

"长官！"他情不自禁地大喊，"登陆飞船！我们的部队！"

哈兰德闻声后抓起信号弹就跑了出去。他望向远处，天边出现了一个清楚的黑点，以及鹈鹕运兵船的引擎那独一无二的声音。他拉掉引线，把信号弹扔到地上，很快，浓密的绿烟腾上半空。

运兵船马上转过头，向他们的方向疾飞过来。

哈兰德在天空中搜索其他的登陆飞船的踪影。但他发现只有这一艘。

"就一艘登陆飞船？"沃克低声说，"这就是他们派来的援军？上帝，这哪叫援军？是来给我们办葬礼的吧？"

鹈鹕机缓缓着陆，半径十米的一个大圈内烟尘滚滚。鹈鹕熄火停住了。十余个身影走了出来。

哈兰德看到这些身影，第一反应是；他们就是刚才在火力点见过的那种奇特外星生物——全副盔甲，异于常人的庞大身躯。他僵住了，甚至来不及举枪。

然而这些人是人类。领队的那人有两米多高，看上去足有两百公斤重。他的盔甲泛着奇异的绿色彩虹般的色彩，衬里是黑色的。他们的行

动流畅，优雅，迅捷熟练。他们不像是血肉之躯，而更近乎机器人。

率先走出来的人走向哈兰德。虽然他的盔甲上没有任何标志，哈兰德还是在他的头盔上看见了士官长独有的标志。

“士官长！”他随即立正敬礼。

“军士，”他说，“稍息，集合你的部队，我们有事要做。”

“长官？”哈兰德回答说，“我这里有很多伤员我们要做什么？”

士官长的头盔上下点着，咔咔作响。“如果我们要从圣约人手里夺回第四行星，军士，”他平静地说，“惟一的方法就是杀掉每一个圣约人。”

第十九章

军历2552年7月18日1800时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坐标格(19，37)

士官长仔细检查了一遍阿尔法营地的残余兵力。这里还剩下十四名士兵，也就是说已经有超过四百人惨遭屠戮。

他对凯丽说：“在运兵船那儿布个岗，安排三个人巡逻。带其他人负责登陆区的警戒。”

“是，长官。”她转过身面对斯巴达们，点出儿个人，做了三个手势。接着这些战士就像幽灵一样散开，不见了。

士官长转头对军士说：“你是这里的指挥官吗，军士？”

那人看了看周围。“我想……是的，长官。”

“0900时，UNSC特种部队接管此地控制权。所有士兵现在起划归我们指挥。清楚吗，军士？”

“是，长官。”

“现在，军士，向我简要说明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

哈兰德军士俯下身，一边画了一幅这个地区的简图，一边向约翰简单叙述了那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战斗“就在这儿，坐标格(13，24)。它们从这里袭击了我们。”

士官长把这幅粗糙的地图和他显示屏上的图像比照了一下，满意地点点头。

“把你的伤员送到鹈鹕运兵船上去，军士。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我要求你安排三组人轮流值勤。其余的人可以睡一会儿。不过别出差错——如果鹈鹏运兵船被破坏，我们就得待在第四行星上了。”

哈兰德脸色苍白地说，“明白，长官。”他疲惫不堪地慢慢站起来——漫长的战斗已经无情地压榨完了他的精力。军士敬了个礼，然后去集合他的队伍。

头盔后面的约翰皱起眉头。这些士兵现在由他指挥……也就是说，他们是他的一部分部下。可他们既没有斯巴达那样强大的火力，也没有斯巴达那样高的素质。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保护，而不能提供帮助，他不能依靠他们去打仗。他必须保证这些人活着离开第四行星。这无疑是在困难重重的任务上，又加上了一个重担。

约翰打开通讯器说：“所有小队队长，三分钟内在登陆区与我会合。”

他头盔上的显示屏上闪了几下——斯巴达们已经接到命令。

约翰环视着这片废墟。战场上散布着数千枚弹壳，在清冷的阳光下反射出黯淡的光芒。数十辆疣猪装甲车的残骸冒着青烟，染得天空迷蒙一片。四周的泥泽中横七竖八倒着很多烧焦的尸体。

他们过后得找个时间把这些死去的人类士兵掩埋……在咕噜人夺取这些尸体之前。

士官长从不质疑他接到的命令，但现在他还是感受到一丝苦涩的痛苦。有人在没有进行详细侦察的情况下，就派遣士兵设立了这些营地；有人盲目地相信敌占区的卫星通讯——无论他是谁，都是个蠢货。

更糟的是，他们浪费了许多优秀士兵的生命。

绿组队长从南面缓步走来。士官长没法看到头盔面后的那张脸，不过他不用查看自己的显示屏，就能从这个人的动作认出她是琳达……当然，更不用去看她那枝装有“神谕”瞄准镜的SRS99C -S2AM狙击枪了。

她小心地环视四周，确认此地安全后，才背好狙击枪，活力四射地向约翰敬礼。“按命令前来报到，长官。”

红组队长约书亚从东面跑来。他敬过礼后，对约翰说：“运动探测器、雷达以及自动防御体系已经开始运作，长官。”

“很好。现在重复一遍命令。”士官长在他们的头盔视屏上调出地形图，“任务一：我们要收集蔚蓝海岸城圣约人部队的部署及防御力量的情报。任务二：如果没有幸存的平民，我们就可以远距离引爆一枚哈沃克战术核雷，以清除此地的敌军。同时，我们要尽量避免与敌军接触。”

另外两人点了点头。

约翰用高亮度标示出四条注入蔚蓝海岸三角洲的河流，使其成为地图上最为显眼的东西。“我们要避开这些路线。圣约人的女妖战斗机会在此处巡逻。”他在原本是第二火力基地的地方画了个圈，“我们也要避开这里。根据幸存士兵提供的情报，这儿仍然有攻击行动。坐标格(13, 24)也有敌军活动。

“红组队长，带你的小队沿海岸线前进。别超出林木线。绿组队长，沿着这条山脉，同样注意别离开任何可以利用的掩体。我会沿这条路线前进。”士官长在一片非常茂密的丛林中画出一条线。

“现在是1830时。城市离此地十三公里——我们用不了四十分钟就能到达。我们可能会被迫降低行进速度，以躲避敌军巡逻队——但所有人不能迟于1930时到达该处。”

他将一张蔚蓝海岸城的地图放大。“城市下水道系统的入口在……”他用标志点在图上标注出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红组负责侦察码头。绿组负责居民区。我将带着蓝组进入商业区。有问题吗？”

“我们的通讯系统在地下会受到限制。”琳达说，“如果我们一直在地下走，如何保持联系呢？”

“根据殖民地管理局提供的蔚蓝海岸城相关情报。这里的下水道系统

在塑料管道上面都会有金属管。只要利用这些管道，然后用地面回路收发器保持联络。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专用的通讯频道了。

“明白。”她说。

约翰继续说：“我们出发后，运兵船将飞到这个位置。”他在离阿尔法营地南方很远的地方标出了一个地点，“如果鹈鹕飞船到不了那儿……我们的后备集合地点在这儿。”他又在营地南方五十公里处标出一点，“军情局那些热情的委员们把我们的应急卫星通讯器和生存用具都藏在这里。”

如果圣约人把整个星球烧成玻璃状，这些生存用具根本毫无用处——但没人说出这个事实。

“保持警惕。”约翰说，“活着回来。解散。”

他们迅捷、有力地向约翰敬了个礼，便跑去执行自己的任务。

士官长将通讯器调到蓝组的波段。“蓝组，准备出发，”他叫道，“重返大气层飞行器返回掩体工事待命。”三盏蓝灯闪亮，队员们接收到了命令。

片刻后，蓝组的另外三名队员集合就位。“受命前来报到。”蓝二报告道。

士官长马上向他们传达了任务。“蓝二。”他冲凯丽点点头，“你带上核武器和医疗用品。”

“明白。引爆器由谁负责，长官？”

“我。”约翰回答。

“蓝三。”他对弗雷德说，“你负责爆炸物。詹姆斯，你带上我们剩余的通讯装备。”

他们再次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装备：改装过的、配有消音器的MA5B突击步枪：十匣备用弹药；爆破手雷；格斗匕首：M6D手枪——体积不大，但成力十足的手枪，发射的点45麦格农子弹足以穿透咕噜人的盔甲。

除了这些武器，还有一个由约翰携带的烟火信号筒。“出发。”他说。

蓝组开始行动。他们很快进入丛林，蓝四号在最前方，其他人跟着他排成一队——詹姆斯的寻路直觉无人能比。这个队形并非一条直线，约翰和凯丽略微在詹姆斯左侧一点。而他们的后方，则有弗雷德负责。

四个人小心地前进着。每走一百码，詹姆斯就会示意队伍停下，接着他会对周围地区进行系统的搜索，以确认没有敌军。此时蓝组的其他成员会蹲下身，隐蔽在茂密的丛林植物中。

约翰看了一下头盔显示屏，他们已经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尽管他们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不过行进速度仍然很快。雷神锤盔甲可以让他们在密林中行走时不必砍去树枝，就能轻松地膛出一条路来。这段路走起来就好像在林荫道上漫步一样。

前进过程中，树林里弥慢的薄雾逐渐被飘泼大雨所取代。潮湿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拖慢了他们的脚步。

蓝四号停下来，举起拳头——这是停止不动的信号。约翰站在原地，抬起枪慢慢扫视四周，寻找着任何有移动着的敌人的征兆。

通常斯巴达们依靠盔甲上的探测器确定敌军位置但现在他们的探测器毫无用处——空气中雨点纷飞，探测器会显示出树林里有无数个正在移动的物体。他们只能依赖先头兵的眼睛、耳朵和直觉。

“先头兵报告队长：前方接敌。”詹姆斯平静的声音从通讯频道传来，“敌军部队距我不到一百米，正前方偏左十度。”

蓝四号用极度缓慢的动作在显示屏上标出了危险区域的位置。

“明白。”约翰回答，“蓝组，原地待命。”

尽管运动探测器此时毫无用处，但热能探侧器还是有用的。透过厚重的雨雾，士官长发现了三个冷点：那是穿着冷却环境服的咕噜人。

“蓝组，确认接敌，”他在显示屏上标出了敌人的位置，“估计敌军兵力如何，先头兵？”

“队长，估计为十个，重复一遍，十名圣约人士兵。是咕唯人，长

官。他们移动缓慢，双排队形。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请下命令。”

约翰接到的命令是尽可能避免与敌军交火——斯巴达们在战斗区的兵力太过分散了，不能冒险进行长时间战斗。但咕噜人正朝残存的陆军士兵所在的地方前进……

“干掉他们，蓝组。”他说。

咕噜人的队伍在泥泞中艰难行进着。这些外形与猿猴略微相似的异星人们，穿着红色饰边的盔甲。环境服下紫黑发皱的皮肤清晰可见。呼吸面罩为它们供应着被冷却的甲烷气体——星就是这些异星人母星的大气。它们一共十个人，排成两队，队员之间相隔大约三米。

约翰很高兴地注意到这些咕噜人看起来十分疲惫——只有先头兵和殿后的两个卫兵端着等离子步枪。其他人正叽叽喳喳地互相交谈着，它们的对话中充满了尖锐的吱吱声和含混不清的喉音。

目标毫无警锡性。真是太好了！

他缓慢地用一些手势向队友示意：向后退去，直到离开咕噜人的视线范围。

士官长打开队内通讯频道。“它们距离这个洼地约七十米，”他说着，在地形圈上点出一个标记，“它们正向西部丘陵地带移动，也许会沿着道路上山。我们现在后退，在东部山地寻找掩蔽。

“蓝四号，你担任游哨工作——持在洼地附近，等它们那两个后卫经过你之后，通知我们。得先干掉它们，那两个家伙似乎很警觉。

“蓝二号，你在山顶监视。

“蓝三号，支援我。只能用消音武器。除非情况变糟，不要用会发出声音的武器。”

他停了一会，接着下达命令：“行动。”

斯巴达们沿着原路返回，在丘陵附近散开。

约翰手持突击步枪，依然待在队伍的中间位置。整个小队都隐藏在茂密的丛林中，完全被粗壮的树干所遮蔽。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三分钟……

约翰的头盔视屏上闪了两下，这是蓝四号传来的信息。发现敌人。约翰放松了一下扣住扳机的手，等待着……

就在那儿。二十米开外，咕噜人的先头兵走到西面山丘脚下——就在约翰所在位置的下面。异星人停住脚步，手持等离子步枪警惕地扫视整个区域，接着慢慢向山上爬去。

过了一会儿，剩下的咕噜人出现在约翰视线内，距离它们的先头兵十米左右。

代表蓝四号的指示灯再次亮起——后卫经过了他所在的位置。就是现在。

士官长开火了，首先是一次短促的三发连射。在滂沱大雨中，武器消音后的枪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三颗穿甲弹撕裂了异星人的喉部护具，接着穿透防护服，钻进咕噜人的颈部。这个家伙双手抓紧脖子，发出一阵短促尖锐的咯咯声——然后倒在泥水中，死去了。

片刻之后，咕噜人的队列笨拙不堪地停住了，所有人都困惑不解地看着四周。

约翰看到两道能量束闪过，那对圣约人后卫应声倒下。

“蓝二号报告队长，后卫已清除。”

“全员攻击！”约翰吼出命令。

四名斯巴达开始射击。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又有四个咕噜人巡逻兵倒下，他们都死于头部中弹。

剩下的三个异星人抓过等离子步枪，疯狂地前后扫视，试图找出埋伏的敌人。它们同时还用那种诡异的吠语言大声地交流着什么。约翰锁定离他最近的那名异星人，扣下扳机。

这个咕噜人仆倒在泥水中，甲烷气体从破碎的呼吸面罩中溢出。

又有两点火光闪现，剩下的咕噜人也丧命于此。

凯丽找到咕噜人的武器，取回四枝，分给队友。斯巴达们接到过一个命令，要求他们在任务中尽可能地搜集圣约人的武器和科技产品。

蓝组散开队形，继续前行。当他们听到头顶女妖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时，连忙趴在地上，直到这些飞行器过去后才起来。

又走过十公里的路程，他们离开了从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直延伸到蔚蓝海岸城。

穿越这里要比在从林中行进还难。斯巴达们穿上伪装斗篷，将身体热能辐射屏蔽。接着所有人趴下，在腐殖土地上匍匐前进。

士官长看到三艘大型飞船在城市上空盘旋。如果那是运兵船，那么它足以装载数千名圣约人士兵；如果它们的是战舰，那么说明城中圣约人士兵数量极大，人类发动的对城市的任何直接的地面攻击都将是徒劳。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它们的出现都是个糟糕的事情。

他检查了一下，确保盔甲的影像和声音记录器获取到了这些飞船的清晰图像和声音信息。

当他们走出田地，正好来到城市边缘的一处河岸附近。约翰对照他的地图，带领蓝组向下水系统的出口前进。

这根直径两米的管道口上罩着一张金属格栅。他和弗雷德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姗栏撑开，走了进去。

他们在齐腰深的污水中跋涉着。约翰不喜欢这种窄小的空间。他们的机动力受到狭长的管道限制；更糟的是，他们不得不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很容易被手雷或是重型火力悉数消灭。运动感应器识别出数以百计的目标。管道里持续不断的水滴让感应器丧失了作用。

他按照电子地图在迷宫般的管道中前进。日光透过维修井的通风孔照射下来，只剩下黯淡的光晕。还时常有什么东西从上面移动过去，遮住这仅有的光芒。

斯巴达们快速而安静地在泥浆污水中前进。他们最终来到了目的地，蔚蓝海岸城商业区中心的正下方。

约翰略微摆了摆头，蓝组队员迅速散开，警惕地监视着四周。他将

一根光纤探头从拦污栅格中伸出去，与街道地面水平，然后将其数据线接到头盔上。

钠汽灯的黄光给地面上的所有事物都罩上了一层妖异的气氛。在街道拐角处有咕噜人的岗哨；一架女妖战斗机的影子，在他们头顶的地面上不断盘旋。

停泊在街道上的电动车辆都被推翻在地，垃圾收容器也翻倒在地，完整无缺的就被当作火炉使用，房子的每一扇窗户都已破碎。士官长没有看到任何人类居民——无论死活，都没有。

蓝组继续前进，经过一个街区后，约翰再次检查了地面上的情况。

这里的敌人更加密集：两个身穿黑甲的咕噜人正沿街巡逻。另外两个头如秃鹭的豺狼人坐在街角，争夺着一大块肉。

还有些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有几个陌生的异星人正走在人行道上——更准确地说，它们是飘行在人行道上。它们完全不同于约翰所知的任何异星人：体型和人类差不多大小，外形却类似蛞蝓(音：扩鱼——盗版蜥蜴注)，皮肤是那种苍白的粉紫色。与其他圣约人种族不同，它们并非两足生物。代替双腿的是从粗壮的躯干上长出的几条触手。

它们飘在距地面半米高的地方，似乎是背上那些古怪的粉色气囊让它们保持着这种飘浮状态。一个异星人用细长的触手打开了一辆车的顶篷，然后开始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拆卸车辆的电动引擎。 仅仅二十秒钟，车的所有零部件就整齐地排列在便道旁。过了一会儿，这个生物又开始快速组装起这些零件——然后，它数次将其解体，再重组成不同的结构。最终，又直接将车辆重新装好，飘走了。士官长检查了一下他的录像设备，确认已经将这段影像忠实地录制下来。这可是完全没有被记录过的全新的圣约人种族。

接着，约翰将光纤探头转到相反的方向，远远地看了下一个街区的情况：那里有更多的圣约人士兵在活动。

他取回探头，带领蓝组向南走了一个街区；之后，示意其他人待在原地，自己爬上一小段扶梯，来到一口维修井盖下面。

约翰小心地将探头再次从通风孔伸出。

一个豺狼人的蹄子就站在探头旁边，遮住了一半的视线。约翰用让自己备感折磨的速度缓慢地转动探头。然后，他看到了五十多个豺狼人在这里来回走动。它们全都围绕着街对面的一座建筑来回巡逻。这座房子让他联想起几年前德雅给他看过的图像。它看上去就像个雅典神庙，大理石阶梯，爱奥尼亚式的圆柱。阶梯最上面安放着两挺固定机枪。他还发现了更多对完成任务不利的事情。

他收回探头，开始查询地图。按地图上的标志，这座建筑是蔚蓝海岸城自然历史博物馆。

圣约人在这里部署了重兵。那两挺固定机枪将整个大门前的区域都控制在它的火力范围之内，任何对它的正面冲击都是自取灭亡。可为什么它们要保卫这个人类建筑呢？约翰很奇怪，这是它们的指挥部吗？

约翰向蓝二号做出指示。他先指了指通往建筑物底下的通道，然后举起两根手指，指向她的双眼，又指了一下通道，最后慢慢将手握成拳头。

凯丽非常缓慢地走进那条下水道，对其进行侦察。

士官长看丁下时间。到了该和红组和绿组通讯的时间了。他和詹姆斯在头顶的管道上接好地回路式无线电收发器。

“绿组，回话。”

“收到。这里是绿组队长，长官，”琳达的低语声传了出来，“我们已经搜索了住宅区。”她沉默片刻，接着说，“没有幸存者……就像天龙座第三星球一样。我们来得太晚了。”

约翰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之前也曾见过。圣约人从不留俘虏。在天龙座第三星上，他们曾通过卫星信号看到残暴嗜血的咕噜人和豺狼人将人类幸存者赶到一起，然后屠戮干净。等斯巴达们到达那里时，已无人可救。

但他们后来为这些死者报了仇。

“绿组，原地待命，准备撤回鹈鹕运兵船，并警戒该区。”

“正在特命。”琳达说。

约翰将通讯器拨到红组频道：“红组，向我汇报。”

约书亚的声音通过收讯器传来：“这里是红组队长。我们搞到了点儿给军情局的东西。我们发现了新的圣约人种族。一些飘在空中的小个子，似乎是勘测员或是科技人员。它们把东西拆开，然后就走，似乎在寻找什么。它们没有，重复一遍，没有表现出敌意。建议你不要对其攻击。它们会引发很响的警报。”

“你们有麻烦了？”

“我们躲开了麻烦，长官。”约书亚说，“但有个障碍。”

“障碍”这个词对于斯巴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遭到伏击、陷入雷区、一名队友负伤，或者遭遇空中炮火，这些都是他们可以解决，算不上“障碍”。“障碍”所表示的是他们无法解决的事，或一些没人预料到且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工作的复杂因素。

“继续说。”约翰低声说道。

“我们发现了幸存者。有二十名市民躲在一个货船中，其中几个受了伤。”

士官长仔细考虑着这个情况。市民的生命，以及引爆核弹消灭一万名圣约人部队的可能性，这两者孰轻孰重用不着他现在衡量。他接到的命令在这点上有明确指示。如果有平民身处险地，他们就不能引爆核弹。

“红组队长，这是新的任务，”约翰说，“护送这些平民去我们部署在阿尔法营地的防御点，安全护送他们与陆军汇合。”他再次转到全体队员接听的频道，

“绿组队长，你还在线吗？”

片刻之后，琳达的声音响起：“在。”

“移动到港口，与红组汇合——他们那里有需要护卫的幸存者。绿组队长负责这一任务的战术指挥。”

“明白。”她说，“我们马上出发。

“收到，长官，”约书亚回答，“我们会搞定的。”

“完毕。”约翰说完就将通讯切断。

绿组和红组将要面对严酷的考验。那些平民会拖慢他们的速度——万一斯巴达们不得不保护他们免遭圣约人巡逻队的攻击，就会让圣约人发现他们这支特殊部队的存在。

蓝二号回来了。她打开通讯频道，向约翰报告。“这里可以进入建筑，前面有一架通向地面的爬梯，上面被金属板封闭了。不过我们能烧穿它。”

约翰说：“等我们确认红组和绿组将市民护送离开了蔚蓝海岸城后，就按既定计划进行。”

他顿了顿，接着对蓝二号说：“取出核武器，做好准备。”

第二十章

军历2552年7月l8日212O时

UNSC易洛魁号，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轨道军事集结地

“飞船怎么样了？”凯斯上校大步流星走进舱内，他理了理领口，注意到摇篮号维修站还遮挡着他们的舷窗摄像孔，“为什么它还在那儿？”

“报告长官，全体成员都在战斗岗位。”多米尼克少尉汇报说，“将军来电：战略数据已经传输给您。”

一张包括易洛魁号、周围友军部队以及摇篮号在内的战略图出现在他的显示屏上。“正如你所看到的，”多米尼克少尉继续说，“我们已完成维修工作，但摇篮号和我们以同样的速度移动。斯坦福斯司令希望它跟着舰队走。”

凯斯上校坐到他的位置上——大家都称之为“热毡子①”——开始仔

细地看数据。他看完后，满意地点点头。“看来司令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转过头，“引擎①热毡子，让人尴尬，惹人烦的位置。的工作情况？”

“引擎预热度百分之五十五，”霍尔少尉站直了有将近六英尺高，眼睛里带着一丝类似于戒备的神色，“长官，上次行动引擎超负荷运转，现在已是我们目前能修复的最好程度——想更好就只得换引擎了。”

“明白了，少尉。”上校冷静地说，实际上他比谁都更加关心引擎——但让霍尔少尉过分不安也无必要，不到必要时候不要去打击她的自信心。

“武器呢？”他转向日吉和子少尉。这个娇小的姑娘看上去更像一个可爱的瓷娃娃而不是一个军官，不过上校知道在她貌似柔弱的外表下有着无比坚定的意志。

“磁力加速炮在充能，”她回答说，“目前是百分之六十五，以每分钟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攀升。”

易洛魁号上一切都变得慢吞吞的：引擎和武器系统均如此。飞行速度慢得甚至连笨拙的摇篮号都能眼上他们。

凯斯上校挺直身，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他需要做的是尽力做好该做的事，别无他法。

这时，一个年轻人推门进来，高瘦的个子，黑色长发披在脑后，这显然不合乎军中的规定。小伙子很英俊，女船员们都不禁抬头看了他一眼。“洛弗尔少尉报到。”他啪的一声敬了个礼。

“欢迎，洛弗尔少尉。”凯斯上校回礼说，他有点儿惊讶这么叛逆的军官还会这样遵守军队章程。“请到导航台入座。”

船上的军官们奇怪地望了他一眼，让一个下级军官来操控一艘大型军舰实在有些不同寻常，“长官，”洛弗尔自己也困惑地说，“没搞错吧？”

“你就是威廉·洛弗尔少尉？最近在阿基米德空间侦察哨里值勤，因发现圣约人舰船而升职的人就是你吧？”

“没错，长官，他们一下子把我提到这么高的职位——”

“那就到你的座位上去，少尉。”

“遵命，长官！”

洛弗尔少尉坐到导航台前，熟悉了一下控制面板，然后把按钮排列顺序按自己熟悉的方式设置了一下。

凯斯嘴边浮现出一丝笑容，他知道少尉要比船上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战斗经历，他也很高兴地看到少尉很快就适应了陌生的环境。

“显示舰队的位置以及舰队相对于故军的相对定位。”凯斯下令说。

“遵命。”少尉的手指舞蹈般地跳动着，一会儿工夫，一幅区域图就出现在主屏幕上。上面有数十个三角形的点，它们指示出斯坦福斯司令指挥的舰队密布在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和它的卫星之间。在这里与圣约人开战，人类的舰队只要开局打得好，就有可能取得胜利。在第四行星的轨道上作战可以利用行星引力，就像是背贴着墙壁作战一样——这是个优势。

凯斯审视了一下战略图，不由地有点儿担心了。司令把部队部署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城，一旦圣约人使用了等离子炮，各艘船舰很难有腾挪闪避的空间。

圣约人正在飞快地进入故场。凯斯上校数了数，有二十个雷达信号。这可让他高兴不起来。

“收到命令，”多米尼克少尉说，“司令希望易洛魁号能尽快就位。”

一个蓝点在地图角落的格子交叉上闪炼。

“洛弗尔少尉，以最快速度带我们去那里。”

“遵命。”他回答说。

凯斯看见摇篮号慢悠悠地飘到他们前面，不由得感到一丝惭愧。空间站正好处在舰队密集阵形的前方，它尽可能地让圣约人舰队只能看到较少的人类舰船。

“转向，反向行驶。”洛弗尔少尉说，易洛魁号掉了个头，速度减慢了，“紧急制动，我们已经位于预定地点。”

“非常好。日吉和子少尉，请尽可能将能量用于给磁力加速炮充能。”

“没问题，长官。正在全速充能。”

“上校，”多米尼克少尉说，“我们从海巨兽号那里接收到一个加密的发射指令和倒计时器。”

“把数据传给日吉和子少尉，同时显示在我的屏幕上。”

地图上出现了一条线，从易洛魁号所在位置直指一艘圣约人的护卫舰。角落里出现一个倒计时表：二十三秒。

“现在给我显示所有的指令，多米尼克少尉。”

地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每一条都附有一个微型倒计时表。司令让舰队与圣约人正面交火，就像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军和美军相互对射一样。形容这种战术最恰当的词是“血腥”，当然也可能是“自杀”。

司令官在盘算什么？凯斯拼命地想找出能解释上司这个疯狂主意的原因……蓦然，他明白过来，这是冒险，可一旦成功的话，枕会变成辉煌的战绩。

指挥官下达指令，让舰队中舰船之间的火力相互配合，形成交叉火力，这样一来每一次的进攻对圣约人来说就变成了两连发，三连发或者更多。第一发能够敲掉封方的护盾，而最后一发才是致命一击。

这个计谋只能成功一次。发射完毕之后假如还有残余的圣约人舰队向他们开火，就会成为残余的圣约人舰队的活靶子。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为MAC炮充能，舰船之间，腾挪余地小。没什么法子可以避开敌人等离子能量束的攻击。

“打开飞船内所有不重要的区域的疏散警报，让那里的船员统统离开。”

“遵命，长官。”霍尔少尉舔舔嘴唇道。

“磁力加速炮状态怎么样？”凯斯瞟了一眼开火倒计时表。二十秒……十九……十……

“长官，磁力加速炮预热完毕，”日吉和子少尉告诉他，“正在移除防护装置。”

圣约人舰队开始缓缓地转向，然而惯性还是迫使它们向UNSC的舰队预计的发射弹道线靠拢，红光隐隐地在它们舰体的两边闪动。

五秒。

“由计算机控制发射。”日古和子少尉输入一连串的指令，然后关闭手动控制系统。易洛魁号向后顿了一下，射出两道闪电。

从右舷显示屏上能够看见，UNSC的舰队和圣约人同时开火，导弹和等离子炮发出的能量束杀气腾腾地穿过太空，奔向各自的目标。

“多久后遭遇能量束？”凯斯上校问洛弗尔少尉。

“二十二秒之后。”

两军之间的真空中划过数百道亮光和愤怒的超高速金属功能弹，仿佛要把太空撕裂一般。

弹道互相接近，然后交叉，一会儿工夫，屏幕上的图像越来越大。

多米尼克少尉说：“收到第二套开火指令和时刻表。斯坦福斯司令的呼叫出现在优先通讯频道中，长官。”

“显示在二号全息影像现象槽上。”

在主屏幕旁边，一个比较小的全息显像槽——那儿一般是用来显示飞船的人工智能的——闪了一下，然后司令的影像出现在上面。”所有的舰只，坚守位置。把所有的能量转到武器上。我们要开个特别的宴会，”他眯了眯眼睛，“任何时候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决不允许，重申一下，决不允许离开位置。斯坦福斯命令完毕。”

司令的影像闪了一下，消失了。

“您的指示，长官？”洛弗尔少尉问道。

“遵照司令的命令。坚守位置。日吉和子少尉，加快武器充能的速度。”

“遵命，长官。”

凯斯上校看着日吉和子少尉转身工作，点了点头。“离第一发炮弹击中目标还有三秒。”她报告说。

凯斯回头看向自己的战略图，全神贯注地盯着磁力加速炮的绝弹沿着弹道轨迹，猛扑进圣约人的舰阵。圣约人的防御盾闪起银蓝色的光芒，但在密集的攻击下，部分护盾消失了，数艘飞船受到了冲击，离开了原先所在的位置。

“日吉和子少尉？”他大声叫了出来，”敌人的状况？”

“数发炮弹击中敌军，”日吉和子少尉回答说，“第二轮攻击击中目标。”

第二轮攻击中还是有许多炮弹击空了，凯斯的脸紧绷起来。每一发落空的炮弹都意味着又有一艘敌舰幸存下来。

然而，更多的炮弹击中了失去护盾的飞船，冲在前头的驱逐舰遭受了一轮猛烈的轰击，直打起转来。

驱逐舰的引擎亮了一下，明显地是在试图控制住飞船，但同时它的另一面也遭到了攻击，它晃了一下，好像是稳住了舰体，可舰壳已经无法承受压力。整艘驱逐舰开始层层瓦解，片刻间零件和碎片四处飘散。

另外一艘圣约人的护卫舰连续遭受了数轮攻击，开始摇摇晃晃地移动，然后撞上了另外一艘自己军队的护卫舰。两艘飞船都冒着火花，大量的灰色气体喷泄而出。它们上面的光芒渐渐熄灭了，带着死亡的拥抱，慢慢地飘进圣的人舰队队形的中心。

没多久，第三艘飞船也被击中，炸了开来，等离子流翻滚着涌出舰壳。一艘接着一艘，最后足有十来艘飞船不是被开了道口子，就是闪着火球。

但他们自己眼前的屏幕，也能够看见圣约人的能量束正呼啸而来。

“舰队司令部指挥官在优先通讯频道上，”多米尼克少尉汇报说，“非

全息形像，仅有语音信号。”

“打开，少尉。”

播音器发出一阵咔嚓的嗓音，然后斯坦福斯司令镇静的声音响了起来。“所有飞船：坚守位置。准备开火，将计时器预定的时间输入你们的电脑……当心点。”

一个阴影闪过头顶的摄像机，凯斯看见摇篮号维修站，一个足有一公里宽的家伙移动到了舰队阵形的前方。

“上帝，”洛弗尔少尉难以置信地说，“它打算替我们挨打。”

“多米尼克，镜头对准它。有没有发现任何从里面发射出来的弹射舱？”凯斯已经知道答案了。

“长官，”多米尼克担忧地回答说，“没有发现任何来自摇篮号的逃生工具。”

舰桥上所有的目光一致转向屏幕．凯斯愤怒而无助地捏紧拳头，但现在除了在一旁看着，还有什么办法呢？

空间修理站从他们前面飘过，屏幕暗了下来，突然间无数道橙红色光芒刺破了空间修理站黑色的表面，金属蒸汽也随之喷薄而出。摇篮号在等离子炮发射的能量束的冲击之下后退了一些距离，它的外壳上开始出现一个大洞，很快，里面的金属钢架裸露了出来，变成红色，进而炽白。然后，屏幕再次亮了起来。

“打开起落架摄像机，马上！”凯斯上校几乎咆哮起来。

摇篮号重新出现在屏幕上，旋转着，它的腹部已经熔融出一个大洞，边缘闪烁着金属光芒。

“磁力加速炮三秒之后开火。”日吉和子少尉冷冰冰的声音难抑怒火。

凯斯牢牢地握住椅子。“摇篮上的船员们是替我们送死的，少尉，让他们死得瞑目些。”

易洛魁号随着磁力加速炮的开火而震动起来，凯斯看见其他的舰只

几乎在同时也开了火。他们在开火的同时，也在为那些为此牺牲的船员们鸣响礼炮，足足来了三次二十一响礼炮。

“舰队全体战舰：射击！”司令的怒吼传了过来，“瞄准你们的目标，狠狠地打。能多打死一个这些畜生就多打死一个！斯坦福斯，完毕。”

必须在圣约人舰队为等离子炮充足能量前就行动。

“转移百分之五十的引擎动力至武器系统，”凯斯下令说，“瞄准方位二八零。”

“遵命。”洛弗尔少尉和其他人齐声回答。

“日吉和子少尉，打开射手型导弹的保险。”

“已经打开，长官。”

易洛魁号调整了转向，稍偏右，然后移动了一些距离，开始脱离舰队阵形，而其他的舰只也都移动了，但移动方向不尽相同。其中驱逐舰兰斯洛特号开始向圣约人舰队冲了过去。

在UNSC舰队阵形解散的同时，磁力加速炮弹也迫近了圣约人舰队。司令的射击指令把目标对准了圣约人残余战斗群的小型飞船。它们的护盾闪烁了几下，消失了。那些护卫舰在炮火中战栗着，机身被洞穿，最后无助地僵死在战斗群当中。

第二轮攻击让圣约人部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几乎有十来艘飞船被毁灭。

剩下了八艘圣约人舰船——都是驱逐舰和巡洋舰。

能量束和导弹互相穿梭，每一艘飞船都开始加速。圣的人和UNSC的飞船上都开始释放出各自的战斗机。

电脑难以跟踪到所有的情况变化——凯斯开始懊恼为何没带人工智能。人类的长剑截击机和圣约人那些形状古怪的鱼形战斗机开始在太空中俯冲，开火，把炮火倾泻到目标飞船上。射手型导弹拖着黑烟，而蓝色的激光束也在屏幕上留下一抹幽淡的蓝光。

“怎么办，长官？”洛弗尔少尉紧张地问。

凯斯上校迟疑着——有什么事不对劲。现在战场局势混乱，有关爆炸和能量武器射击的传感数据不断地被发了回来，他实在难以搞明白局势。

“扫描附近区域，霍尔少尉，”凯斯说，“洛弗尔少尉，开近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

“长官，我们不进攻圣约人的舰队了吗？”

“朝相反方向前进。”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除了洛弗尔少尉。他飞快地输入指令，确定了新的航向。所有的船员在上一次战斗中品尝到了当英雄的滋味，这回，他们还想要更多……可凯斯知道那得要冒多大的危险。

他可不准备参与这场战斗，易洛魁号现在只有一半的动力，并且尚未维修好，也没有人工智能的帮忙，她斗不过任何一只圣约人的战舰，一发离子弹就能轻松地把他们干掉。

而且，如果他执意要待在那里攻击敌军，射向敌军的炮弹多半会误中自己人。

这可不行。旁边还有几艘受了重创的圣约人战舰，他可以去搞定它们——只要这些飞船当中没有能还手的。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然而眼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荣誉——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凯斯看着战斗趋于白热化。海巨兽号被一发等离子能量弹击中，船首变得一片焦黑。一艘圣约人舰船和UNSC的护卫舰晴天号撞到一起，开始对轰，来了场贴身“肉搏”。核爆产生的蘑菇云从晴天号上面腾起，顺带一起吞没了圣约人的舰船。两艘飞船一起从屏幕上消失了。

“在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轨道上发现圣约人的舰船。”霍尔少尉报告说。

“让我看看。”凯斯立刻说。

屏幕上出现了一艘小巧的飞船，体积介于护卫舰和登陆飞船之间，浑身光溜溜的。它在轨道上来回移动，引擎闪着圣约人飞船的推进器特有的紫白色光辉。

“它位于蔚蓝海岸城的同步轨道上，”霍尔少尉说，“正在发射微波。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飞船正保持着极其精确的相对位置。

多米尼克少尉突然打断说：“探测到来自星球表面的散乱的窄束讯号，长官。它来自远红外激光器。”

凯斯上校看向太空战场的厮杀。难道这场激烈的战斗不过是一个诱敌之计？

第一次入侵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的目的不过是借机登陆地面，进而攻陷蔚蓝海岸城，目的达成之后，他们的飞船就不再滞留。

而现在——无论这次的战略目标是不是行星地面，但有一个不变的事实：地面上入侵了的圣约人一直都在给这艘躲在太空战场一隅的隐形巡游舰发送信息，而他们余下的飞船则在太空拖住UNSC的兵力。

“真该死。”他低声说。

“洛弗尔少尉，朝这该死的飞船冲过去。”

“遵命。”

“霍尔少尉，加大引擎马力，全速前进。”

“长官，如果我们丢弃冷却剂，并使用后备推进器，我可以在五分钟内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的马力。”

“就这么干！”

易洛魁号蹒跚着向圣约人的小飞船靠拢。

“二十秒后相遇。”

“日吉和子少尉，装备好编号A到D的射手型导弹发射器。轰死这狗娘养的。”

“装备完毕。”日吉和子少尉冷静地回答，然后以优雅的动作按下启动键。“开火。”

导弹呼啸着向那艘飞船飞了过去，但当它们飞近飞船的时候，突然

间摇晃起来，然后旋转着失去了平衡，坠向行星的大气层。

日吉和子少慰用日语轻声咒骂着。“导向器发生故障，”她说，“它们的电子对抗系统千扰了导向器的定向功能。”

没有别的选择了，它们可以让导弹失效，那么看看能不能也让这次攻击也失效吧。

“碾死它们，洛弗尔少尉。”

他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遵命。”

“打开撞击警报，”凯斯上校说，“所有人员，做好迎接冲击准备。”

“它移动了。”洛弗尔少尉说。

“跟上！”

“调整航向，大家坚持一下。”

八千吨的易洛魁号轻松地撞上了圣约人的那艘小型飞船的船体。

在易洛魁号舰桥上的人感受到了冲击，圣约人的飞船则被撞扁了，残做直接坠向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

“报告损伤！”凯斯怒吼说。

“底层的三号到八号甲板被撞裂，长官，”霍尔大声说，“内隔离层已经关闭，按照您的指令，人员已经全部疏散。没有系统损伤报告。”

“很好，到它原来所在的位置去，多米尼克少尉，洛弗尔少尉，我希望破译他们传递的消息。”

摄像头拍摄到圣约人舰船跌入大气层，它的护盾由黄变白，然后随着引擎熄火而完全消失。它迅速被一团大火吞没，拽着二道黑烟，划过地平线。“易洛魁号正在下降。”洛弗尔少尉说，“我们正在落入大气层……改变航向。”易洛魁号转了个身。但少尉看了一下屏幕之后，忧郁地说：“情况不太妙，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长官，申请使用武器系统的能源。”

“同意。”

洛弗尔欣开冻船尾的推进器，易洛魁号向前推进。他定睛看着显示有推动器状况的屏幕，每一厘米的前进都要费推动器好大劲儿。他背上和额头也渗出了大颗大颗汗水。

“轨道稳定了——刚刚好，”洛弗尔舒了口气，然后回头对凯斯说，“已位于间谍机所在的位置。”

“开始解手，”多米尼克少尉突然停了一下，然后开口说，“接收到一些信息。长官，毫无疑问是加过密的。”

“记录下来，少尉。”

“记录中。但我们的破译机对此无能为力，长官。”

凯斯中校抬头看向屏幕，暗暗希望在射程范围内能够见到一艘圣约人战舰。

太空里已经没多少圣约人的飞船了，数十艘飞船已经开始飘到大气层里，燃烧着坠向地面。余下的缓缓地移动着，间或能见到其中几艘冒起火光，或者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爆炸的光芒。

然而，有一艘完好无损的圣约人战舰突然脱离了战场，它掉转头，朝着易洛魁号飞了过去。

“啊——哦。”洛弗尔少尉吃了一惊。

“霍尔少尉，给我用优先频道接通海巨兽号。”凯斯急忙说。

斯坦福斯司令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他的额头多了道伤口，鲜血一直流到眼睛。他用颤抖的手擦去血痕怒气冲冲地说：“凯斯！你他妈的在哪儿？”

“长官，易洛魁号在蔚蓝海岸城的同步轨道上，我们刚刚摧毁了一艘圣约人隐形巡游舰，现在正在截获它们传送的一道密令。”

司令瞪圆了眼睛看了他半天，然后才恍然大悟般地点点头。“继续。”

“有艘圣约人战舰脱离战场直冲着我们来了，我相信它是为了这条密令过来的。他们显然不希望我们知道，长官。”

“知道了，孩子。坚持住，‘骑兵，上路了。”

屏幕上余下的八艘UNSC战舰停止开火，转头冲向那艘圣约人驱逐舰。三门磁力加速炮一齐朝着它开火，敌军驱逐舰的护盾闪烁着消失了，它的“鼻子”部分受到了重创——但它依然闷头冲着易洛魁号过来。

“传送结束，长官，”多米尼克少尉说，“发射中止了。”

“该死的，”凯斯想留下来继续尝试接收——但短暂的思考之后，他决定拿着接收到的那部分逃离，“洛弗尔少尉，让我们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长官，看！”

那艘驱逐舰突然掉转了方向，随着其他圣约人战舰飞离这个区城。

“他们在逃跑。”霍尔少尉吃惊地说，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镇静。

几分钟之后，圣约人战舰消失在跃迁断层空间的入口处。

凯斯上校回头看着战场，只余下了几艘UNSC战舰幸存下来，周围是大批破损或者是报废的战舰。

他回到座位上，用命令的口气说：“洛弗尔少尉，带我们原路返回，随时注意抢救伤员和遇难者，别放过每一块飘浮的甲板，一定要看清楚上面是否有人。”

“天啊，”霍尔少尉说，“我想……我们打赢了！”

“没错，我们赢了。”

但凯斯上校始终很疑惑：他们到底赢了什么？圣约人的战舰到这里来毫无疑问是为了获得某样东西——他有种感觉，圣约人已经得偿所愿。

第二十一章

军历2552年7月18日2010时

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蔚蓝海岸城

是到了装置核弹的时候了。

这个小小的精密装置所蕴含的能量足以摧毁整个蔚蓝海岸城，将这里的圣约人入侵部队清除干净。

约翰小心翼翼地揭下哈沃克战术核雷粘合带上的封条，把核雷粘在下水道的墙壁上。这个黑色的半圆形仪器后面的粘合剂使其能牢牢固定在混凝土墙上。接着，他将引爆器密钥插进了仪器上一个窄小插槽中。核雷上并没有状态显示屏。约翰看到头盔里的视屏上弹出了一个很小的界面，提示核雷已安装完毕。

一串文字滑过显示屏：“哈沃克核雷准备完毕。等特引爆信号。”

这个三十兆吨级的炸弹，只能通过远程信号引爆……不过在下水道里安装核弹存在一个问题：即便是飞船上的大功率通讯设备，恐怕也无法穿透他们头顶上厚实的混凝土和钢铁到达这里。

约翰迅速在管道顶上安装好一部地回路式无线电收发器。到了地下管道系统出口的地方，他还得再装一部，才能将信号转送至地下——这可是一条可以引发核子风暴的热线啊。

从技术角度看，他已经完成了所有既定任务。绿组和红组也应该很快就能护送平民升空；他们对敌占区进行了侦察，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圣约人种族。这些以“飘浮”方式行走的奇怪的生物不断分拆、重组人类机械，就像是科学家或是工程师拆卸设备，研究其工作原理一样。

他现在可以离开，然后核子风暴会将圣约人占领军一扫而光。按理说，他应该离开——上面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咕噜人和豺狼人，其中包括至少一个排的穿着黑色盔甲的老兵。更不用说那三架在上空盘旋的中型运兵船了。人类派出的先期到达的陆战队已被屠戮殆尽，现在斯巴达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现在的任务是确保自己的小队安全地离开。

但约翰这次接到的命令，有一些不同以往，它具有一定的机动性——这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被告知要勘察这一地区，并尽可能收集圣约人的情报。现在，他确定这里有很多需要侦察的情况。

很显然，蔚蓝海岸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些特殊的东西。圣约人军队对人类的历史向来不感兴越——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及所有人工制品不感兴趣。他曾见过一个失去了武器的豺狼人宁可空手肉搏，也不去捡起掉在旁边的一枝人类突击步枪作战。迄今为止，人类的建筑对于圣约人来说，只不过是练习射击用的靶子而已。

所以，它们占领并保卫这座博物馆的目的，显然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但这个情报是否值得让小队暴露行迹呢？如果他们死了，那么他到底是在浪费队员的生命……还是让他们死得其所呢？

“士官长，”凯丽低声说，“接下来的命令是什么？”

他接通蓝组内部通讯频道。“我们要进入了。上好消音器。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开火。这地方太烫手了。

只要伸出鼻子去闻闻它们在干什么，然后马上撤退。”

三个确认信号灯闪了一下。

士官长知道队员们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希望自己对得起这份信任。

斯巴达们各自检查了装备，并给突击步枪上好消音器。接着，他们沿一条很宽的下水道向博物馆的地下管道系统走去。

一段锈迹斑驳的扶梯沿着维修井道直通地面，井口被钢板封得严严实实。

“铝热粘剂粘着完毕。”弗雷德向他报告。

“点火！”约翰说完向后退了一步，并把头转开。

燃烧的铝热剂像焊接电弧一样闪亮起来，不断迸出火花，把队员们的身影清晰地投映在这条黑暗的通道的管壁上。燃烧结束后，钢板上多

了一圈边缘参差不齐的红热的圆环。

士官长爬上扶梯，用背部顶着钢板，用力一顶。“啪嗒”一声，圆盘松动了。

约翰托着圆盘慢慢把它从顶上洞口取下来。接着，他拿出与头盔相连的光纤探头，将其伸出洞口。

外面没有敌军。

约翰双腿微屈，左手扶住洞口，猛地将身体拉上。去；右于依然稳稳地端着步枪，就好像它不过是柄手枪一样。他已经做好了交火准备……

……但什么都没发生。

约翰走出去，仔细检查着这个狭小的房间。石质材料建成的房间里光线昏暗，排列着很多棚架。架子的每个木格板上都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都盛有透明的液体以及昆虫标本。地板上整齐地码放着一些箱子。

凯丽随后进入房间，接着是弗雷德和詹姆斯。

“运动传感器捕捉到一些信号。”凯丽用通讯器向他汇报。

“干掉它们。”

“明白。”她回答道，“不过，它们可能也发现我们了。”

“散开，”约翰迅速下达命令，“如果敌军火力太猛，就顺原路返回。如果还可以应付，就按标准的‘分散—歼灭’模式行动。”

话音未落，他们就听到左侧一扇门后，传来了异星人足蹄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

斯巴达们迅速隐入房间里的阴影中。约翰蹲在一个箱子后面取出自己的格斗匕首。

门向两边滑开，四个豺狼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已经启动的能量盾牌挡在身前——从正面看上去，这让它们丑陋的秃鸳脸更加扭曲。能量盾不断闪耀的蓝白色光芒，把黑暗的房问照耀得比较明亮。很好，士官

长想道，它们这会儿就不能发挥夜视能力这一优势了。

这些豺狼人另一只手拿着离子手枪，小声交谈着，枪口转移不定。最终它们打定主意，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

这些异星人大致成“△阵形散开。最前面的豺狼人和后面两个同伴相距一米左右。整个小队向约翰藏身的地方走来。

突然，约翰对而的角落传来一声轻响，像是玻璃瓶滚在地上的声音。

豺狼人们转过身去……将毫无保护的背部暴露在约翰眼前。

他从隐蔽点跳出来，将格斗匕首捅进离自己最近的那个豺浪人的脊背。接着，他飞起右脚，踢在另一个豺狼人的后脑上，将它的头盖骨踢得粉碎。

其余的异星人迅速转过身，用发光的能最盾挡在自己和约翰之间。

消音后的MA5B发出三声轻响。异星人黑色的血液喷溅在蓝白色的光盾内面，剩下的两个豺狼人也瘫倒在地。

士官长缴下它们的离子手枪，并将能量盾发生器夹在前臂的护甲上。他们一直遵守着尽可能收集圣约人科技样本的指示。军情局还不能复制圣约人的能量盾技术，不过他们一直在努力。

而且，这东西斯巴达们现在也用得上。

士官长将这个金属手镯系在前臂，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一片散发做光的能量盾立刻出现在他身前。

约翰将另外三个能最盾发生器分给他的队友，然后按下另一个按钮，关闭了发生器。

“除非情况紧急，否则不要用这玩意儿，”约翰说，“它发出的嗡鸣声，还有发光的表层很可能会暴露我们。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它能维持多久。”

三个确认信号闪动着。

凯丽和弗雷德闪到打开的大门两旁。凯丽向外看了一眼，冲约翰竖起拇指。

斯巴达们开始行动．凯丽当先头兵，其他人排成一行紧随其后，走上一段旋梯。

她在通向一层大厅的门前停了足足十秒钟，接着把手向前一挥。斯巴达们迅速进入大厅。

一副巨大的篮鲸骨架吊在他们头顶。这个没有生命力的躯壳让约翰联想到圣哟人的舰船。他收回目光，集中注意力，谨慎地走过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地面。

很奇怪，这里没有豺狼人的岗哨。外面有一百多异星人守卫……可里面却一个也没有。

约翰不喜欢这祥，他感觉不太对劲儿……门德斯军士长曾跟他说过一千次，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儿是个陷阱吗？

斯巴达们相互交错着前进，小心翼翼地走入博物馆东翼。这里陈列着第四行星本地的动植物标本，包括巨大的花朵和拳头大小的甲虫。在这儿，他们的运动传感器仍没有反应。

忽然，弗雷德停住脚步，接着他很快地打了个手势，示意约翰过来。

他站在一架钉有许多蝴蝶标本的展示架前。这里的地板上，躺着一个豺狼人。它被什么东西压得扁平，早已死去。异星人的背上有个巨大的脚印。无论这脚印是什么东西留下的，它至少有一吨重。

约翰发现地板上有些血渍脚印，断断续续地从豺狼人的尸体一直通向博物馆西翼。

他迅速打开红外线传感器，仔细扫描着四周。可这里并没有热能反应，临近的房间也没有。

约翰沿着脚印追踪下去，并示意队员跟上。

西翼的大厅展示的是些科技产品。这里有静电发动机，墙上显示着量子场的全息图像，宛如一张由矢量箭头和曲线织成的挂毯。角落里摆

着一个灰暗的箱子，亚原子跟踪剂在它周围活跃着——约翰注意到这些亚原子的异乎寻常地活跃。这个地方让他想起了致远星上德雅的教室。

一条岔路通向另一个展厅。入口处的弧形门楣上镶刻着“地理”两个大字。

约翰的红外线传感器发现这个展厅里有一个很强的红外光源，屏幕上显示出的是一条极细极薄的线，光线迅速向上飞去，离开了这个大厅，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士官长也只是匆忙间瞄了一眼。它是如此的明亮，以至于红外线传感器瞬闻过载，自动死机了。

约翰招手让詹姆斯抢占拱门的左侧位置，凯丽和弗雷德殿后并掩护队形的两个侧翼，接着自己靠在拱门的右侧。

他先送出一根光纤探头，将它的数据线略微弯曲，使得探头能侦察展厅每个角落的情况。

这间展厅放置着各式各样的矿物标本。硫磺晶体，弱翠石，还有红宝石等贵重矿产。房间的中央树立着一根未拗光的粉色水晶柱，直径足有三米，高度有六米。

房间另一侧的尽头，有两个生物。士官长一开始并没发现它们，因为它们待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又是那么巨大。他相信肯定其中的一个就是踩瘪了那个豺狼人的生物，它走到这里来了。

约翰经常感到恐俱，不过从没表现出来。因为他总能在头脑中迅速找到理性的答案，随即就会把恐惧感扔到一旁，继续做事……这就是他从训练中学会的行为方式。但这次，他无法轻松地摆脱恐俱。

这两个生物大概有点儿人形，足有两米半高。约翰很难看清它们的体貌特征，因为这两个异星人从头到脚都被幽暗的蓝灰色盔甲覆盖着，其材质和圣约人舰船的外壳类似。它们有儿处皮肤暴露在外，发出清晰可见的蓝色、橙色和黄色的光亮。它们的眼睛是两条裂缝，关节部位看起来也坚不可摧。

异星人的左臂各自举着一张大盾，厚实得就像是飞船的护甲，右臂则拿着一件骇人的大口径武器。这东西大得惊人，仿佛连那生物的手臂都已经融进武器之中。

它们谨慎、缓慢地移动着。其中一个从展品柜中取出块岩石，俯身放进一个红色容器中。与此同时，另一个生物正操纵着一台类似小型能量束发射仪的仪器。激光从仪器中发射出来，穿过弯顶上破碎的窗口，直直地向上射去。

这一定就是红外线辐射的来源了。这道间歇性激光一定能驱散其传送路径上空气里的灰尘——它的能量非常大，以至于约翰的传感器都死机了。这么强劲的激光足以把信息直接送进太空。

士官长慢慢握紧拳头，这是让全体队员保持静止的信号。接着，他又缓慢谨慎地打出手势，让斯巴达们保持警惕，做好战斗准备。

他挥手让弗雷德和凯丽走过来。

弗雷德俯身靠了过来，而凯丽则闪到詹姆斯旁边。

约翰举走两很手指，向旁边一挥，指向房间。

确认灯闪过。

他首先冲了进去，侧移到展厅右边，弗雷德就跟在伯身旁。

詹姆斯和凯丽刻闪到展厅左侧。

斯巴达们猛烈地开火了。

穿甲弹撞上异星人的盔甲，却被弹开。其中一个生物转过身举起盾牌，将它的同伴、那个红色容器和激光发射仪完全保护起来。

步枪的子弹甚至没能在他们的盔甲上留下一个划痕。

一个异星人举起武器，指向凯两和詹姆斯。

那武器发射出的光线让约翰的眼睛暂时失明。他只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同时感到一股热浪袭来。他不断眨眼，足足过了三秒钟才恢复视觉。

凯丽和詹姆斯原本站立的地方交成了一个燃烧的扇形弹坑……他们身后的科学展厅只剩下一片焦炭和灰烬。

凯丽及时躲开了攻击，她蹲在五米外的地方，仍然在射击。可约翰却找不到詹姆斯的行踪。

另一个庞大的生物转身面对约翰。

约翰按下手臂上能量盾发生器的按钮，及时张开能量盾。片刻之后，异星人的武器又射出一道强光。

士官长面前的空气不断闪耀，爆炸连连。热浪将他掀飞，撞破墙壁，又飞了十米才停下来，差点儿撞上另一堵墙。

豺狼人的能量盾发生器变得白炽、发烫，约翰连忙把正在熔化的仪器解下来，扔到一旁。

这种等离子枪，他从没见过。这玩意儿简直和豺狼人用的等离子炮台威力一样大。士官长跳翻来，冲回地理展室。

如果这些异星人的武器和圣约人舰船的等离子炮原理类似，那它就需要时间充能。约翰希望这段间歇时间足够他干掉这两个怪物。

约翰心中仍然感到恐惧——比以往所经历过的都要强……但他的队员还在那里。他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生命，而不是老陷在恐惧感里。

凯丽和弗雷德正围着异星人移动，消音武器不断地吐着火光。很快他们就打完了枪里的弹药，连备用弹匣也快消耗光了。

这不管用。这些武器对这种异星人不起作用。也许近距离发射一枚火能才能穿透它们的盔甲。

士官长的视线转向房间中央，他看了两眼那根巨大的粉色水晶柱。

的翰用通讯器下达命令：“换爆裂弹。”他换好弹药，开始射击——目标是异星人脚下的地板。

凯丽和弗雷德也换好了弹药，朝相同的地方射击。

大理石方砖迸裂开来，下面的木板也变成一堆牙签大小的碎屑。

一个异星人举起武器，准备开火。

“继续射击。”约翰嚷道。

地板破损，弯曲，最终掉了下去。两名巨大的异星人也随之落入地下室里。“快，”约翰说着将步枪背在背上，跑到水晶柱后面，“推！”

凯丽和弗雷德将全身的重量压在石柱上，用尽全力向前推着。但水晶柱只移动了一点点。

詹姆斯从后面冲上来，用肩膀抵住水晶柱，和他们一起努力向前推。他左臂肘关节以下全都感觉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热感，但詹姆斯却哼都不哼一声。

水晶柱终于移动起来，一寸一寸挪向地板上的大洞……接着倾斜翻转，掉了进去。它落地时发出一声闷响，还伴有一种碾碎东西的吱嘎声。

士官长从洞边向下望了一眼。他看到一条穿着盔甲的左腿从石柱下探出，而另一边则是不断挥舞的手臂。那两个东西还活着。它们移动得很慢，但并没有停止。

红色容器在洞口边缘摇摇欲坠——约翰没时间抓到它了。

他转头对斯巴达中速度最快的凯丽大声喊：“抓住它！”

盒子落了下去——

——凯丽冲过来。

在盒子落下的瞬间，里面的岩石也掉了出来，凯丽纵身一跳，抓住了那块岩石。她就地一滚，随即站起身来，手里牢牢地握著那块石头，随后将它交给了约翰。

这东西是一块花岗岩，含有一些宝石状的东西，不断反射着光芒。它有什么特别的呢？约翰把它放进自己的弹药包，接着一脚踢翻了那台圣约人发射仪。

他听到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听起来像是一大群咕噜人和豺狼人。

“快离开这儿，斯巴达们。”

他用手搀住詹姆斯，协助他行动。他们跑进地下室，小心确保自己不靠近那两个被钉在地上的巨怪。接着小队通过排雨沟，进入了下水道。

他们在污水中快速行进，一路跑到地下管道系统的边缘、快要进入蔚蓝海岸城外稻田的地方才停下来。

弗雷德在头顶的管壁上装好地回路式无线电收发器，又向外拉了一根简陋的天线。

约翰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城市。女妖战斗机绕着高耸入云的楼群不断盘旋。空中那三架运兵船正用蓝色探照灯搜查着下面的街道。咕噜人好像发疯了似的，不断咆哮吼叫。这些声音汇集成一片难以言喻的嘈杂。

斯巴达们走到海岸线，然后进入林木线内，在森林里向南方行进。詹姆斯在路上摔倒了两次，最终陷入昏迷。约翰把他背到肩膀上，继续前进。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支咕噜人巡逻队，不得不停下脚步隐蔽起来。这些异星人直接从他们身边跑过，不是完全没发现他们，就是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谁。这些野兽以最快的速度向城市的方向冲去。

当他们快到汇合点时，约翰打开了通讯频道。“绿组队长，我们已进入你的警戒区，正在赶过去。以蓝色烟雾为号。”

“准备完毕，就等你了，长官。”琳达回答道，“欢迎回来。”

约翰引爆一枚烟雾弹，随即走进空地。

鹈鹕运兵船完好无损。哈兰德军士和他的陆战队员们正在飞船旁边守卫，被解救的人质也已经安全送进飞船。

蓝组和绿组就藏在附近的灌木和树丛中。

琳达走上来，她挥手示意自己的队员把詹姆斯送进鹈鹕运兵船。“长官，”琳达说，“所有平民已经登舰，随时准备出发。”

士官长需要放松，需要闭上眼好好睡一觉。但他即将面对的是整个任务中最危险的步骤……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最后关头。

“很好，再搜索一遍警戒区，确保没有什么东西跟着我们来到这里。”

“是，长宫。”

哈兰德军士走过来，行了个礼。“长官，你是怎么办到的？这些平民说是你们把他们救出城市——从一支圣约人军队身边溜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

约翰神情古怪地点点头说：“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军士。”

哈兰德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又转头看了看其他斯巴达。“明白，长官。”

当绿组队长向约翰报告说周围没有异常情况后，所有斯巴达都登上鹈鹕运兵船。

詹姆斯已经恢复意识。有人帮他摘下头盔，让他的头枕在一卷毛毯上。他的双眼因为疼痛而满含泪水，但他仍设法用左手向约翰敬了个礼。士官长向凯丽打了个手势。她配了一服止痛剂给詹姆斯服下。他再度陷入无意识状态。

鹈鹕运兵船升上天空。两轮太阳从远处地平线跃出，蔚蓝海岸城的一切在晨曦中越来越清晰。

运兵船突然直接加到全速，折向南方。

“长官，”飞行员用通讯器向约翰报告，“我们收到多个雷达波信号……大约有两百架女妖战斗机在向蔚蓝海岸城回航的途中。”

“我们会注注意，中校，”约翰回答说，“做好承受电磁脉冲和撞击的准备。”

士官长打开了他的远距离无线电收发器。

他迅速键入最后的安全解锁代码，接着将起爆信号发送出去。

第三轮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一瞬间它遮盖了群星的光芒，接着迅速冷却——由黄色变为红色。最后，黑色的烟尘遮天蔽日。

“任务完成。”他说。

第二十二章

军历2552年7月18日2120时

UNSC易洛魁号，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轨道军事集结地

凯斯上校斜倚在易洛魁号舰桥的扶手上，看着显示屏上显现的一片狼籍。第四行星的外太空遍布着残骸和碎片：圣约人和UNSC战舰的躯壳懒散地飘荡着，它们的周围飘浮着装甲船壳的碎片，以及让雷达晕头转向的黑色金属碎片。即使再过一个世纪，路过这里的飞船都会以为进了太空中的百慕大三角。

阵亡将士的尸体大都已经抬了回来。

凯斯看着摇篮号庞大的残骸飘过，这个数公里长的大家伙现在安静而平稳地在行星外层轨道上绕着行星运动。在自转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下，它慢慢解体，钢架和金属残片在引力作用下慢慢弯曲。

圣约人的等离子能量束轻易地切开了它无数层的加厚超密甲板，就像一把刀一下子切开了一叠牛皮纸那样，十三位空间站的修理人员就死在了那里。

斯坦福斯司令“赢”了这场战斗——然而代价惨重。

凯斯调出伤亡和毁坏数据，在屏幕上一页页地翻看着，眉头不由得拧到一起。

UNSC损失了几乎二十艘飞船，幸存下来的也受了不小的创伤，很多都需要在港口进行长达数月的维修。不下一千人阵亡，数百人受伤——大多数难以治愈。还要算上地面上一万六千人的陆战队伤亡，以及蔚蓝海岸城中三十万死亡的平民。

所谓的“胜利”，凯斯苦涩地想。

蔚蓝海岸城现在已经成为硝烟滚滚的焦土，但第四行星依然牢牢地控制在人类手里。他们拯救了这颗行星其他地区所有的人，一千三百万条生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这场战斗才算有了价值。

也许这不过是胜利的天平向他们稍微倾斜了一点儿——原本他们是该被屠杀殆尽的。有一件事情是他从来都没有在学院跟学生们讲过的：有很多胜利依靠的是战略，但也同样需要依靠运气。

凯斯看着最后一艘登陆飞船从地面返回海巨兽号，接着，海巨兽号加速离开了该区域。

“搜索完毕。”多米尼克少尉报告，“我想这是最后一艘救生艇，长官。”

“确定一下，少尉，”凯斯回答她，“重新扫描一次，少尉，带我们再绕这个星球飞行一次。

“遵命。”洛弗尔少尉听上去疲惫不堪。

船员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为了搜寻幸存者，他们已经加派人手加班加点地工作。这次搜索后，凯斯会让他们休息一下。

凯斯看着他的船员，发现他们有些不同了。日吉和子少尉的步子轻快而坚定，好像她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决定下一场战斗的结果。这和她往常没精打采的样子截然相反。霍尔少尉以前老是装作精力充沛的样子，现在住确实是自信满满。多米尼克一脸兴高采烈，给舰队司令部起草报告时都是一脸非常轻松愉决的表情。就连洛弗尔少尉的疲惫不堪之中也透着一股子活力。

也许司令说得对，我们需要这场胜利。

他们击败了圣约人。实际上UNSC对圣约人的这次决定性胜利在三次小规模接敌后就获得了，远不能和科尔司令夺回丰饶星那场战争的规模相比。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场彻底的胜利：他们拯救了一个星球。

这让很多人着见了胜利的可能性，在他们心头重新燃起了少许希望。

但他心里一直不踏实，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么？他们的胜利不过是因

为够幸运，拥有两倍于敌军的力量。还有，也许圣约人的意图并不在战斗上面。军情局的头儿们待战斗一结束就来到易洛魁号上，他们表彰了上校杰出的指挥，然后拿走了易洛魁号接收到的那条信息的每一个比特。

当然，军情局的特务们从来不对他们的任何行动作出任何解释。

凯斯玩弄着烟斗，战斗在他脑中重演。不对，圣约人吃败仗不过是因为它们本就不想全力作战，只想配合地面部队拿到在第四行星上的某个东西，那条信息是关键所在。

“长官，”多米尼克少尉说，“来自舰队司令部的指令。”

“传给我，少尉。”上校坐回位置，电脑扫描了他的视网膜和指纹，然后在屏幕上显示出一条消息。

联合国大空司令部优先级指令09872H-98

加密方案：红色方案

公共密钥：文件／闪电－迷宫－4/

来自：迈克尔·斯坦福斯司令，指挥官，UNSC海巨兽号UNSC分部第三指挥官（UNSC代号：00834-19223-HS）

接收人：雅各布·凯斯上校，易洛魁号指挥官／(UNSC代号：01928-19912-JK）

主题：务必立刻考虑

分类：机密（ＢＧＸ指令〕

／丈件开始／

凯斯，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刻回老家。军情局需要我们两人立刻到致远星总指挥部作军事汇报。

看上去我们亲爱的军情局特务们又要开始玩他们那套间谍的把戏了。

为你准备了雪茄和白兰地。

谨此致候。

斯坦福斯

“很好，”他自言自语地说，“多米尼克少尉，替我向司令致意。洛弗尔少尉，按照科尔协议制定随机航线，随时准备离开这里。我们先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航行一小时，然后再重新拟定方向，前去致远星军事区。”

“遵命，随机航线设置完毕，已经抹除以前航行留下的痕迹。”

“霍尔少尉，让船员们准备回船。我们得回家进行维修，好好地休养和恢复一番。”

“老天保佑，阿门。”洛弗尔少尉说。

尽管上级并未就船员们的奖励事宜下达命令，但上校相信他的船员们会得到很好的奖励。这是他惟一能弥补他们的。

易洛魁号沿着设定好的航线慢慢地加速离开这个星区。

凯斯上校回头，最后一眼看着四号星，战斗已经结束了……可为什么心头突然有种开赴另一个战场的感觉呢。

易洛魁号滑过一片钛粉尘海——这是一艘UNSC飞船被圣约人武器瓦解的残骸。微尘反射着δ星的光线，闪烁着红色和橙色的光辉，驱逐舰仿佛在一片血海中航行一般。

以后，或许会有灾变应急部队来把这里打扫干净而现在，望远镜里面，还能够看见摇篮号在不远处飘荡着。

一小片残骸靠近了易洛魁号。

这块碎片混在这无尽的碎片海当中，无论是雷达或是感应器都无法将它与其他碎片区分开来。

然而，假如有人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它与周围的碎片飘荡的方向截然相反。它跟着易洛魁号一起走……而且在慢慢靠近，显然有着明显的目的。

当距离足够近之后，它伸出一块小小的电磁铁，在这个电磁铁的引导下，夹到易洛魁号的第三引擎保护装甲上。这碎片随之贴在易洛魁号上，并马上进行拟态，变得和其他金属部件并无差别。

然后，这个小碎片打开一个摄像头，随着飞船一路前进，它把沿路的星辰的相对位置尽数记录下来。接下来的好几天它都如此，而且它还在不断充能——这里有足够的太阳能。当能量到达临界值后，一小片氮化铊记忆晶体就会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弹射出去，在其附近打开一个小小的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入口。如果记忆晶体的飞行路线完美，记忆晶体将能准确地找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圣约人数据接收点，与之建立链接。

……也就是说，易洛魁号的行踪将会完全落入圣约人的掌握之中。

第二十三章

军历2652年8月12日1100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UNSC致远星军事堡垒，哈撒库克营区

士官长驾驶疣猪装甲车开过守备森严的大门，毫不在意重型机枪那

黑洞洞的枪口——再说了，那枪口又没有瞄准他。当值的卫兵是一名陆战队军士，他接过约翰递来的身份证件，漂亮地敬了个礼。

“长官！欢迎来到哈撒库克营地。沿着这条路到内门哨卡，出示你的证件，他们会告诉你如何到中心区。”

约翰点点头。巨大的金属门向两旁滑开，疣猪装甲车的轮胎碾过砂石路面，开了进去。

哈撒库克营地坐落在致远星北部大陆的高地山脉上，是一处顶级的休养所。政府首脑、政界要人以及各界的精英人物是这里的常住居民。另外，这里还驻扎着一个师的老兵，他们都是些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陆战队员。

“长官，沿着蓝色大道去这个地方。”内门值勤的军士指着墙上的地图对他说，“将车停在访客停车区。”

几分钟后，主建筑群进入约翰的视线。他将疣猪停在规定的位置，大步走过这让他备感亲切的地方。约翰和其他斯巴达们受训期间曾偷偷摸进过这里。他还记得当时还很年轻的斯巴达们多次跑进来，“侵吞”这里的食物和补给品。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笑意，深吸口气，闻着矮松和鼠尾草的味道。约翰真的很想念这里，毕竟他已经离开太久了。

在约翰眼里，致远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会被圣约人侵扰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上百艘飞船，行星轨道上还有二十门马克Ⅴ型磁力加速炮，它们都安装在太空轨道上。这些重炮由深埋在致远星地下的聚变发动机提供动力。每一门马克Ⅴ型磁力加速炮都可以发射质量很大的高速炮弹，约翰相信即使是圣约人的能量盾，也禁受不起这种炮弹的冲击。

他的家园永不会沦陷。

哈撒库克营地的主建筑群外围着一圈高高的护墙和铁丝网，形成一道内墙。约翰走到内墙的大门跟前，朝站在那里的宪兵敬了个礼。

这名宪兵上下打量着约翰所穿的制服。接着，他猛地立正，眼睛瞪得浑圆，眨都不眨一下。他开口说道：“他们都在等您，长官。请往右走。”

卫兵对士官长以及他胸前勋章所作出的反应，在约翰眼中已经不是

什么新鲜事了。

尽管军情局极力将斯巴达们藏在神秘的帷幕后面但斯巴达们及其事迹早就在军中传开了。三年前，在斯坦福斯司令的坚持下，他们的存在得以公开化。这显然是为了提高军队士气。

别人很容易就能看出约翰是名斯巴达。他足有两米高，体重超过一百三十公斤，肌肉像岩石一样结实，而骨骼则坚硬如铁。

在他的制服上还有个特殊的徽记：一只金色的、向前探出利爪的老鹰，仿佛准备随时出击。它的一只爪子里抓着三根箭头，而另一只则抓着一道闪电。

斯巴达的徽记并不是他制服上惟一引人注意的地方。绶带和徽章盖满了他的左胸。门德斯军士长会为他骄傲的，不过约翰早就不再关心那些数不胜数的荣誉了。

他不喜欢这种浮华的装扮。和其他斯巴达一样，约翰宁愿待在雷神锤盔甲里。没了这东西，他甚至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好像身上少了层皮。如今他已经习惯了那能增加速度和增强力量的盔甲，它能使他的思缘和行动同步。

士官长走进主建筑。从外面看，它就像一座简陋的木屋，只不是比一般的大些而已。但它的内墙由 A 级钛合金制成，大部分房间和那些奢华的会议室都修建在地下一百米的岩石中。

他走进电梯，按下地下三层的按钮。到那里后，军警让他先到休息间，等待召唤。

哈兰德军士端正地坐在休息间里，读着一份《群星》杂志，不安地抖着脚。他看到约翰走进房间连忙站起来，向他敬礼。

“稍息，军士。”约翰说。他扫了一眼房间里摆放着的厚垫沙发，决定还是站着为好。

哈兰德不安地看着约翰身上的制服。最终他站直身，问道：“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长官？”

约翰点点头。

“您是怎么成为斯巴达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低下头看着地板，“我是说，如果有人想加入你们的部队，他该怎么做？”

加入？士官长思考着这个词。他自己是怎么加入的？二十五年前，哈尔茜博士选中了他和其他斯巴达。这是一种荣誉……但并非他自愿加入的。实际上，除了他的队员，约翰从没见过其他斯巴达。训练课程“结业”仪式上，他曾听到哈尔茜教授提过一次其他的斯巴达，门德斯军士长要去训练另一群斯巴达。可约翰从没见到他们，也没再见过军士长。

“你没法加入。”他对军士说，“你只能被选中。”

“我明白了，”哈兰德军士说着，皱起眉毛，“那么，长官，如果有人问起是否有人愿意被列入候选名单，请告诉他们算我一个。”

一名军警走进房间。“哈兰德军士，他们正在等你。”在走廊的远端，有一扇双层大门敞开着。哈兰德再次向约翰敬了个礼，并点了点头。

当军士走向门口时，正好和一个年长的男子擦身而过。这个人穿着NUSC军官制服，军阶是上校。约翰很快判断出这位男子的军阶——很据那光亮的肩章——而且热断出这个人是新近任命为上校的，因为制服很新。

约翰立正站好，敬了个完美无缺的军礼。“长官好！”他说。

这位上校停下脚步，上下打量着约翰。当他还礼时，眼中闪现出一丝笑意。“你好，士官长。”约翰换成稍息姿势。这位上校的名字——凯斯·J——就绣在他灰色的外衣上。约翰马上想起了这个名字的相关资料：凯斯上校，第四行星战役中的英雄。约翰想，至少是活下来的英雄之一。

凯斯看了一眼士官长的制服。他的目光在斯巴达徽章前停了一会儿，接着又着了下约翰军阶徽记下的服役序列号。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很高兴又见到你，士官长。”

“长官，我不明白。”约翰不记得在哪里遇到过凯斯上校。约翰曾听过凯斯在第四行星创下的丰功伟绩，但从没亲眼见过他。

“我们很久以前见过。哈尔茜博士和我……“凯斯停住话头，“见鬼，

我不应该说这个，这是被严厉禁止的。”

“当然，长官。我明白。”

军警又出现在门口。”凯斯上校，斯坦福斯司令要见您。”

上校冲他点点头说：“我马上就去。”接着，他走近约翰低声说，“在里面可要小心。军情局的头头儿们被我们和圣约人在第四行星上的遭遇战所……”他思考着合适的词汇，“惹毛了。我还是先夹着尾巴为好。”说着他回头扫了一眼汇报。

“惹毛了，长官？”约翰一脸困惑地问。他本以为尽管代价不小，可UNSC的高层还是会为这场胜利而高兴，“但我们赢了。”

凯斯退后一步，夸张地扬起一条眉毛。“哈尔茜博士从没告诉过你胜利并不代表一切吗？士官长。”他抬手敬礼，接着说，“失陪。”

约翰连忙向凯斯敬了个礼。上校的话让他感到困惑不解，以至于凯斯已经走进电梯了，他还保持着敬礼的姿势。

胜利就是一切！可是像凯斯上校这样军功显赫的人怎么会对此有别的看法呢？

士官长竭力回想着，努力想出在军事史料或者哲学文章中是否看到过类似的理论。除了胜利，还能有什么呢？当然，还有失败……但他从很早以前就知道，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只能肯定一点，凯斯上校的话中并没有认为他们应该输掉第四行星那场战斗的意思。

不可理解。

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他依然静静地站在这里，翻来覆去地思索着。终于，一名军警走进来，对他说：“他们在等您，长宫。”

双层门打开了，哈兰德军士走了出来。这名年轻人目光呆滞，身体在微微颤抖，脸色比当初约翰在第四行星上初次遇到他时还要糟。

士官长冲哈兰德微微地点一点头，就走进了汇报室。大门在他身后徐徐关闭。

他的眼睛马上就适应了房间的昏暗。一张巨大的弧形会议桌摆在房

间的远端。他头上的穹顶上布满了摄像头、扬声器和麦克风，犹如点点繁星。

约翰向会议桌走去，一盏聚光灯亮起，光线直打在他身上，并跟随着他移动，一直将他笼罩在它的照耀下。

十几个身穿军队制服的男男女女坐在阴影中。尽管拥有增强了的视力，约翰也只能勉强看清他们愁眉不展的表情，还有那黄铜质地的枫叶群星徽章反射出的光亮。

他立正站好，向他们敬礼。

这个审查小组的成员并没有理会士官长，仍在相互交谈。

“凯斯截获的通讯信号只有这样解释才合理。”黑暗中．一个男人说道。一幅全息图像微微鸣响着出现在房间里。细小的地理标示在空中飞舞：方形、三角、直线，还有许许多多圆点。

对士官长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摩尔斯电码或是古阿兹特克人的象形文字。

“我同意这一点，”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阴影中响起，“但翻译软件无法得出任何结果。也许我们找到的并非什么全新的圣约人语。”

“它也可能是一种圣约人方言。”一个人说道。

终于，有人注意到了士官长。“稍息，士兵。”他说。

士官长放下手臂。“斯巴达117，前来报到。”

过了一会儿，刚才那个女子说道：“我们要祝贺你在这次行动中取得的成就，士官长。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不过，我们也要搞清楚一些你此次任务中的很多细节问题。”

她的口气中有些东西让约翰有些紧张。他不是害怕，但这种感觉却和他准备战斗时的感觉以及在枪林弹雨中战斗的感觉相差无几。

“士官长，你肯定知道，”第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如果回答不实，或是隐瞒任何相关细节，你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约翰立即一阵怒火中烧。这个人说这话，好像是在暗示说约翰会忘记自己的责任。“我会尽我所能如实汇报，长官。”他以倔强的口气说。

全息影像再次出现，不过这次出现的是一段用斯巴达佩戴的头盔上的摄像器录下的录像。约翰注意到摄像器的编号，就是他自己的那台。录像快进一会儿，停了下来。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全息生物图像——他们在蔚蓝海岸城见到的那种飘浮在空中的生物。

“往回倒，请重新播放标号1到9的录像。”女子的声音说道。

录像马上动了起来，这个异星人正迅速地拆卸、重组一辆汽车的电动发动机。

“你有没有看到，”女子说，“这种生物和其他圣约人种族，比如咕噜人和豺狼人接触过？”

“没有，夫人。就我所见，它们一直单独行动。”

“那么这个呢？”她说道。与此同时，录像画面变成了斯巴达与身穿盔甲的巨大异星人战斗的画面，“你有没有见到它们和其他圣约人种族接触？”

“没有，长官……”士官长考虑片刻说，“哦，从某种角度说，是有的。您能从这里向前回退两分钟吗？”

全息影像迅速倒带。

“在这儿。”画面上显示出他和弗雷德在博物馆里发现的那个被压死的豺狼人。

“这个豺狼人背上的痕迹，我想，就是那两个大型异星人中某一个的脚印。”

“这意味着什么，孩子？”一个新的男性声音响起，听起来粗糙而沧桑。

“我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长官。毕竟我不是科学家。”

“说吧，士官长，”沙哑的声音继续说，“至少我很想听听有直接接触经验的人是怎么想的……至少可以换换思路。”

黑影中响起一阵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过了一会儿，整个房间又陷入了寂静之中。

“好的，长官。我认为很简单，这个豺狼人只是正好出现在大型异星人的行进路线上。而大家伙并没有叫它让路，自己也没有绕路，直接就这样从豺狼人身上踩了过去。”

“也许它们的社会存在着阶级体系？”老人喃喃说。

“让我们继续。”女子略显烦躁的声音插进来说。

全息图再次改变。画面上出现了一块石头，是士官长从博物馆带回来的那块。

“这石头，”女子说，“是一块典型的火成花岗岩，但其中刚玉所占的比例却是异乎寻常地高——它算是某种特殊的红宝石。这和我们从坐标格(13, 24)采集到的矿石标本相同。”

“士官长，你是从……”她顿了顿，继续说，“一台光电扫描仪①里拿到这块石头的，对吗？”

“是的，夫人。那些异星人将它放进一个红色的金属盒里，用可见光谱频段的激光扫描它。”

“这扫描仪上还连有一架红外能量束发射仪？”她问道，“你确定吗？”

“完全确定，夫人。我的红外传感器捕捉到一次信号，那是被空气中的灰尘散射的激光传送信号。”

女子继续说：“这块岩石样本大致成金字塔形。其

①光电扫描仪，即大型异星人手中的红色盒于，这位女军官通过全息图像推断出那是异星人制造的光电扫描仪，用于快这地鉴定出物体的组成成分。中的刚玉成分的结晶形态与任何已知的刚玉结晶形态都不同。不是双锥体或棱柱，也不是片状，更不是菱形体。用中子传感器从头到底扫描之后，我们得到了以下的图形。”

一系列的矩形、三角形、直线和圆点出现了。这些图案又让约翰想到阿兹特克文字。

德雅曾给斯巴达们讲过阿兹特克人，一个几乎被佣有优势战术思想和军事科技的西班牙人灭绝了的民族。圣约人和人类之间的战争结局，是否是这幕惨剧的再演呢？

“那么现在，”最初出现的男子声音再度响起，“讨论有关引爆哈沃克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你是否意识到，那次的行动消除了圣约人在蔚蓝海岸城留下的任何其他有价值的情报？你知道我们因此而失去了怎样的机会吗，士兵？”

“我得到了非常具体的命令，长官，”士官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由UNSC特种部队第三区直接下达的命令。”

“第三区，”那名女子低声说，“就是说……军情局。”

黑暗中传来了老人吃吃的笑声。一枝烟的烟头的微光在他的身影旁亮起，随即黯淡下去。“你是否想暗示说，士官长，”老人说道，“这次被我的同僚们称之为‘毁坏了所有证据’的行动，正是由他们下达的？”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合适的答案。无论约翰说什么，都肯定会激怒某些人。

“不，长官。我只是说因核弹爆炸造成的所有事物——包括‘证据’在内——的毁坏，都是完全遵守命令执行的，长官。”

那第一个出现的男子的声音低语着：“天啊……你还能指望从哈尔茜博士的玩具士兵们身上得到些什么呢？”

“够了，中校！”老人呵斥道，“这个人在战斗中的表现足以赢得所有人的赞扬……包括你在内。”

老人降低声调说：“士官长，谢谢。我想，我们要问的就这么多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找你。不过至少现在，你可以离开。你必须将在这里看到或听到的一切信息视为机密。”

“是，长官！”

约翰敬礼，转身走向出口。

大门敞开了，他走出去，门又在他身后关闭了。约翰深吸口气。他感觉好像刚下战场一样，并再次提醒自己，最后的阶段总是最危险的。

“我希望他们没对你怎么样……至少现在没有。”是哈尔茜博士。她坐在休息室里一张加厚软垫的椅子上。她穿着一条灰色长裙，颜色和她的头发很协调哈尔茜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轻轻捏了一下。

士官长猛地一个立正，“夫人，很高兴又见到您。”

“你怎么样，士官长？”哈尔茜问道，目光一直注视着他靠在前额上、保持敬礼姿势的手。约翰慢慢将手放下。

哈尔茜微笑起来。和那些向他敬礼，眼睛却离不开制服、勋章、绶带或斯巴达徽章的人不一样，哈尔茜注视他的眼睛。而且博士从不敬礼。约翰一直都不太习惯这些。

.“我很好，夫人。我们在第四行星上取得了胜利能有一次压倒性胜利真是太好了。”

“当然好。”哈尔茜顿了顿，移开目光，低声说，“你想再来一次胜利吗？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

“当然，夫人。”约翰毫不犹豫地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士官长。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她转头对站在汇报室门旁的军警说，“把这该死的门打开，士兵。让我们赶快干完这件事。”

“是，夫人。”军警回答。

门打开了。

哈尔茜对士官长说：“我会和你以及其他斯巴达谈这件事的，很快。”接着，她就走进那间昏暗的房间，门在她身后关闭了。

此刻，士官长已经把这次审查抛在脑后，当然，凯斯上校那令人困惑的“胜利问题”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一旦哈尔茜有任务给他和斯巴达们，那肯定是个好任务。哈尔茜给了他一切：责任、荣誉、人生目标以及守卫人类的使命。

约翰希望哈尔茜博士再给他一个东西：赢得战争的方法。

第四部分

第二十四章

军历2552年8月25日0915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军事堡垒，致远星，第三区安全研究所Ω侧楼

“早上好，哈尔茜博士。”德雅打招呼说，“你迟到了四分钟又十八秒。”

“要怪也得怪保安措施。”博士向桌子上的人工智能挥了挥手，“军情局的防范措施越来越荒谬了。”

她把外套扔到椅子上，然后坐到桌子后面，叹了口气，第一千次从头脑里冒出来同一个念头：有扇窗户就好了。

这间私人办公室位于地下深处，位于军情局代号为“城堡”的超级安全研究所的Ω侧楼，而城堡本身就是位于山脉地下两公里处的一幢大型建筑，防弹，防渗漏，无坚不摧，无懈可击。

不过她得承认这样的安全措施也有弱点。每个早晨她都要花很长的时间降到这个地底迷宫，经过十余个检查点，把视网膜、指纹、声纹甚至脑电波都检查一遍。

自从她的计划被排除出高等项目名单之后，她已经被埋在这里数年了。参与过计划的人员都被遣派到了别处，她所查阅的分类资料都被严格看管起来，即使是军情局的特务们也对她的实验情况不感兴趣。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这倒还得感谢一下圣约人，她想。斯巴达计划长久以来一直被联合国太空司令部和科学界冷落，现在实践证明它基本上成功了。她部下的斯巴达们在无数次的地面战斗中证实了这一点。

斯巴达开始崭露头角之后，UNSC内部对计划的反对声就消失了。她原本捉襟见肘的经费一下子充裕起来。他们甚至在指挥中心总部所在的象征特权的奥林匹克塔楼给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她不假思索地婉拒了这个邀请。现在，那些大人物们要见她就得花半天时间来应付那些安全岗哨。这可太讽刺了——当初的流放如今倒成了她的防卫武器。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终于又可以让斯巴达计划重回正轨了。

她伸手去拿咖啡杯，一不留神碰倒了桌上的一叠纸，上面的几张纸散落到地上。她没去捡起这些纸，而是看了看杯底的残渣：已经有好几天没清洗了。

这位军队里最重要的科学家的办公室并没有很多人料想的那样整洁。各类资料和文件散落各处，立体投影仪冲着天花板，播放着一幅星图。墙上挂满了为“斯巴达II计划”设计的盔甲的照片和设计图样，各种嘉奖，还有大量的三年前军部公开这个计划时的新闻报到剪报。

他们被称作UNSC的“超级战士”。军部的大人物们向她保证，这种程度的泄密对于鼓舞民众士气是值得的。

开始时她极力抗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民众是被极易哄骗的。他们着迷于斯巴达们的英雄事迹，却忘记去关注这个计划的真实目的，以及计划本身的进行过程。等到真相被民众揭开的那一天，等到他们发现军队诱骗儿童，用孩子的克隆体替代本体，使每个被偷走的孩子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还有那些生化实验中存在着的显而易见的危险，舆论和民众大概会在一夜间倒戈。

而最近发生在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上面的事件更是最后推了一把斯巴达和雷神锤计划，使他们都不得不迈出最后一步，提前进入最终阶段。

她戴上眼镜，要求查看昨天军事汇报会的文件，军情局的电脑系统再一次扫描了她的视网膜和声纹。

身份通过。侦测到无授权的人工智能存在。拒绝访问。

该死的，军情局越来越偏执了。

“德雅，”她沮丧地说，“特务们谨慎得很，我得把你关掉，不然他们不让我查看这些文件。”

“没问题，博士。”德雅平静地回答。

哈尔茜按动桌子上的电源，让德雅进入休眠状态。她暗想，这一定又是艾克森的把戏，这个杂种！她跟他们唇枪舌剑了半天，才避免让德雅被戴上军情局的镣铐程序……毫无疑问，他们是在找机会报复。

短暂而令人烦躁的等待之后，电脑系统最终还是“吐出”了她想看的文件。眼镜上的放映器直接把数据传到了她的视网膜上。

她浏览着文件，眼睛快速地跳动着，好像进入了REM睡眠阶段①一般。终于，博士一把扯下眼镜，毫不爱惜地把它丢到桌上，嘴角露出一丝嘲讽般的微笑。

汇报会得出的惟一的结论是：军情局无法得知圣约人到底在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上干千了些什么。

①Rapid Eye Movement，眼的迅速跳动（指人夜间做梦时的跳动）阶段，人做梦时必经的一个阶段。

他们只得出四条确切的信息。首先，圣约人大费周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块矿石标本；第二，那块火成岩中包含的依序排列的符号与它们秘密传送的那段信息中的符号完全相同——该信息已有部分被我方截获；第三，信息缺损度极低，从而确定，这段信息并非杂乱无章，毫无意义：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UNSC的翻译软件无法将这些符号和任何已知的圣约人语种符号对应起来。

她自己的结论呢？她是这么认为的：这件奇怪的物品要么是现有异星人远祖遗留下来的，要么是属于某个尚未发现的异星人文化。

当昨天她在汇报会上丢下这句重磅炸弹之后，军情局的专家们无不大惊失色。尤其是那个十足傲慢的笨蛋，艾克森陆军上校。想到这里，她不禁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

无论事实与哪一个推论相符，它都让大人物们心里直打颤。假如这是圣约人的远古科技产物，那就说明人类实际上对圣约人文化还一无所知。二十年的研究和数亿资金的投入不过让人类了解到了异星人的等级构成而已。

而另一种可能性——它来自另外一个种族的文化，就让问题显得更

严重了。艾克森上校和某些个大人物的逻辑思维立刻由此推演到人类得和两个种族同时作战的结论上去了。真荒谬，他们连一个都打不过，同时与两方作战岂不等于送死么？

她揉了揉鼻梁，无论现实有多残酷，总会有一线希望的。

会议之后，UNSC特战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直属部队，由现有的UNSC特别行动部与斯巴达士兵组成。军情局也展开了新的行动：筹备资金，进行大量的侦察工作。隐形巡游舰被派往各地侦察圣约人的行动。

而哈尔茜博士的雷神锤计划终于见到了绿灯，进行得异常顺利。

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老实说，这种感觉存在己久。

这是她一生中最伟大的一项工作的鼎盛阶段。她知道这是有风险的，像是在玩大满贯，赢的几率很小，然而回报也是极为丰厚。

计划的结果会是对圣约人作战的胜利，还是全体斯巴达的灭亡？

头顶上的全息投影晶体的温度高了起来，科塔娜出现在桌子上，双腿交叉，坐在那里——实际上她的屁股离桌面还有一厘米的距离，她是悬在半空中的。

科塔娜身材纤细。随着情绪和环境亮度的变化，她的皮肤呈现的颜色会毫不相同，从海蓝色到绛紫色不等。她一头短发，脸庞出奇地清丽，发亮的身体上闪烁、涌动着无数的数据。从一个适当的角度看她的话，你甚至能够透过这鬼魅般的身形看清里面的结构。

“早上好，博士，”科塔娜打了个招呼，“我已经读过会议报告——”

“——它被列为最高机密并只能用眼睛阅读的档案。”

“嗯……”科塔娜默声了，“我想我一定是没注意到。”她跳下桌子，围着博士转了一圈。

科塔娜身上有在军情局看来最不守规矩的软件程序，以及使用这些程序去破解一切的决心。这都是她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每当她烦躁的时候，总会把军情局的安令系统搞得一团糟……她经常烦躁。

“我认为你己经浏览过那些从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带回来的

各种数据了呢。”哈尔茜说。

“我想我一定在哪儿看过了。”她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的分析和结论是？”

“除了数据，还有很多线索值得思考。”她望向空中，似乎在读什么的样子。

“哦？”

“四年前，一个地质勘探小组在第四行星曾发现过一些类似的岩石标本——不过，这个资料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正确。地质学家认为那是早年陨石撞击行星后的遗留物，只在巨大的冲击坑里才有发现。计算表明这些冲击坑有六千年的历史——”科塔娜停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当然这些数据很可能因人为原因而不够准确。”

“没错。”博士干涩地回答。

“我已经，呃，我正在整理UNSC天文局的一些资料，在他们长年观察而建立起的观测数据库里，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离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四千光年远的位置有一个黑洞，有一股极强大的能量束传递信号反向散射着那正不停膨胀的天体上的物质——也就是说，当这道信号正不断加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经过黑洞的时候，被黑洞捕获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根据狭义相对论。这个信息残留在那里的部分一直都被冻结在黑洞视界①的边缘。”

“我认为你说得没错。”博士说。

“这段冻结的信号包含的符号与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上的矿物样品里的是相同的。”科塔娜叹了口气，“可惜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没法破译这段信息……到目前为止。”

“那么你的结论是？”

“缺乏足够的数据来下最终结论。”

“猜想一下呢？”

科塔娜扁了扁嘴。“有两种可能性：它来自圣约人的祖先或者是另一

个智慧生命种族。”她板起脸，“假如这是另外一个种族的制品的话，那么圣约人的目的很可能是获取他们的科技。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会给UNSC特战部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我清楚这一点。”哈尔茜打断她的话——假如不加阻栏的话，科塔娜可是会唠叨上一整天的，“其中一个机会就是斯巴达II计划。”

科塔娜噌地转过身，睁圆了眼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科塔娜，”博士奇怪地望着她，“居然有我知道得比你多的事情发生？”

科塔娜的全息影像扭曲了，然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我原以为这是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计算一下概率给你看。”

“不用了，谢谢，科塔娜。”哈尔茜急忙婉言拒绝。

这让哈尔茜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比父母还要聪慧，如饥似渴地阅读，讨论，学习，并且总是希望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博学。

科塔娜很容易让哈尔茜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理由很简单。

科塔娜是个“聪慧”的人工智能，是一个高等的人工只能。坦白的说，用“聪慧”和“愚笨”来形容人工智能的水平不怎么恰当，因为所有的人工智能都非常有只会。但科塔娜更加特别。

那些所谓的“愚笨”的人工智能受动态记忆处理模型的限制，虽然在专业领域有着精湛的才能，但总是缺乏“创新性”。比如德雅，她非常专业，但是也有局险。

而像科塔娜这样聪慧的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上却不受限制。她的知识库和创新性可以不受限制地不断更新和增强。

然而她也会为自己的天赋付出代价。总有一天，她会成长到一个出现自我干扰的阶段。总有一天，她会把所有的能量和资源都花费在过度的思考上，就想一个人超负荷地用大脑思考，却忘了给自己的心脏和肺提供氧气一样。

如同和哈尔茜相处过的其他“聪慧”的人工智能一样，科塔娜应该会

在七年之后“死去”。

但科塔娜的大脑却是哈尔茜遇到的人工智能当中独一无二的。人工智能的程序模型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那是先往人的大脑神经网络中输入电流，得到一个神经信号电流的传递路线，然后再用纳米超导材料把这个传递路线复制下来。这种科技会毁坏被当作复制模板的人脑，所以一般只能挑选一个已经死去的、生前愿意死后做人工智能原型模板的人，然后使用他的大脑创造人工智能的程序模型。科塔娜这个人工智能使用的大脑原型就是他们能挑选出来的最好的。担负的任务的成败和整批斯巴达们的生死息息相关。

在哈尔茜博士的坚持下，军情局小心翼翼地克隆了她自己的大脑，并往克隆大脑中输入记忆。二十个克隆大脑里只有一个存活了下来。从字面上来说，科塔娜来自哈尔茜的大脑，就像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脑颅中出生的一样。

甚至可以说，科塔娜就是哈尔茜。

科塔娜紧张起来，好奇心也被调动了起来。“那么，雷神锤盔甲什么时候开始全面实战化。我又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快了，等系统做完最后的一些修正后。”科塔娜轻轻一“跃”，转身看着墙上的照片。她用指尖轻轻触摸着照片光滑的表面，“哪一个会是我的？”

“你想要哪一个？”

她立刻冲向照片堆正中间的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一个人。那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正在斯坦福斯司令面前立正站着，而司令则把UNSC的荣誉徽章佩戴到他原本就已经缀满奖章的胸膛上。

科塔娜用指尖勾勒着他的轮廓。“他看上去很严肃，”她轻轻地说，“眼睛那么深邃，就像原始野兽一般充满吸引力。你说呢，博士？”

哈尔茜博士涨红了脸，她当然也这么认为，科塔娜在很多方面都与她一致，除了一点：她没有像博士那样受到军队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而保留了人的本性。

“我想你最好另外选——”

科塔娜立刻回身望着她，扬起一条眉毛，一脸的嘲讽。“是你问我要哪一个……”

“不过随口问问罢了。我并没有给你自由选择‘载体’的权利，再说，还得考虑一下你和他之间神经系统的兼容度的问题。”

科塔娜眨了眨眼睛。“将他和我的神经系统调整一下，达到百分之二的吻合度。我们就能通过这个相同的新神经系统作为接口，毫无问题地相互融合。事实上——”她把视线投向远方，体表上的数据流变得更亮更快，“——我已经专门为此订制了一个接口缓冲区，那样的话，就只需要零点零八个百分点的吻合度了。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契合了。

“事实上，”她羞怯地补充道，“我可以立下军令状。”

“我明白。”哈尔茜博士回答说。她站了起来，沉默着踱起步来。

她还在犹豫什么？融合会是天衣无缝的。可是科塔娜选上他会不会仅仅是因为他是博士最钟爱的斯巴达？这会带来麻烦么？谁来保护他更好一点儿呢？

哈尔茜博士走到照片前。科塔娜说：“他受到嘉奖，因为他曾经独自冲到圣约人的碉堡里，解决了二十个敌人，并且救出了被定向能武器炮台困住的一个陆战排。我读过这个报告，但我还是无法想像他是怎那么做到的。”

哈尔茜回头看向科塔娜，凝视着她半透明的双眸。“你读过他的资料？”

“我刚刚又读了一次。”

“那么你该知道在斯巴达小队当中，他不是最快，也不是最壮的。但毫无疑问，他是最勇敢的——或许说是最幸运的。而我的个人看法是，他是最出色的。”

“没错，我同意你的分析，博士。”科塔娜飘近她。

“那么你能保证在必要的时候让他牺牲生命吗——假如那是完成任务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博士平静地说，“你能否做到看着他死去？”

科塔娜愣了一下，她体表的那些符号都卡住不动了。　　最后她回答

说：“我的最优级阿尔法指令是完成任务，斯巴达或者是我的生命只排在第二位。”

“很好，”哈尔茜博士坐了下来，“你可以选择他。”

科塔娜绽放出一丝笑容，身体也随之明亮耀眼起来。

“现在，”哈尔茜敲敲桌子提醒她，“告诉我你选择哪一艘飞船来完成这次任务。”

科塔娜摊开手心，露出一个精致玲珑的翠鸟形UNSC巡洋舰模型。

“秋之柱号。”科塔娜说。

哈尔茜博士向后一靠，双手交叉。舰队中的新式巡洋舰已经非常稀少，只有几艘残存……而且都退回到近地殖民区用于防御了。这艘破烂货却并不是它们中的一员。

“秋之柱号已经有四十五年船龄了，”科塔娜继续说，“翠鸟形飞船一向以小巧著称，即便是改造成巡洋舰，船体也不大。它几乎只有马拉松型巡洋舰的三分之一大小。

“翠鸟形飞船并不适于长期服役，实际上舰队一般都是拿它们当临时战斗军舰，凑合着用。秋之柱号在2550年的时候为了投入到在道拉达斯ζ的战斗而被重新组装过。马克II型聚变引擎所产生的动力只有如今核反应引擎的十分之一。就目前的标准来说，它的武装力量很弱。改装后，它才拥有了一台磁力加速炮和六个射手型导弹发射舱。”

“惟一特别的是它的骨架。”科塔娜像脱手套一般，随意地剥去全息模型的外壳，“这个结构的设计者是罗伯特·麦克利斯博士，于2510年参加建立了火星上的雷伊希－麦克利斯船坞。那时候，这种骨架复杂、蜂窝式的设计方案因耗资巨大而备受指责，建造了几艘船后，该方案就惨遭遗弃，束之高阁。然而，翠鸟形飞船有个外号叫‘打不死’。报告表明，即使在几乎所有的间隔舱的隔板都被击破、百分之九十的护甲被穿透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飞行。”

“它们的战斗记录呢？”哈尔茜博士提出。“没有。”科塔娜回答说，“它们机动性不好，在战斗中用处不大。可以说，它们在舰队中的存在简直是个笑话。”

“很好，”哈尔茜博士点头说，“我同意你的选择，马上开始改装工作。”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船长和船员。“

“没错，要个船长。”哈尔茜推了推眼镜，“我有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有优秀的战略天赋。我会给你他的资料，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她把文件交给科塔娜。

科塔娜微笑地看着文件，很快就敛起笑意。“他在奥克坦纽斯座σ区第四行星的行动居然是在飞船未装备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完成的？”

“他的飞船因为技术原因，来不及装载人工只能就离开了码头，我相信他并没有抵触人工智能的意图，实际上，战后他的第一个请求就是给易洛魁号装备一个人工智能。”

科塔娜还是半信半疑。

“最重要的是，他有这项任务最需要的素质，”博士最后说，“这个人能够保守秘密。”

第二十五章

军历2552年8月27日0800时

波江座ε星系，舰队司等部军事基地，致远星

这是约翰第三次走进这间戒备森严的简报室。圆形房间里到处都萦绕着秘密的气氛，味道就和这里经常被讨论的那些高度机密一样。他每次到这里来，命运都会发生重大改变。

第一次是他被征召加入斯巴达的时候，那简直像是上辈子的事了。他还记得哈尔茜傅士那时看上去是多么年轻。第二次是他的斯巴达训练课程结业仪式上，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门德斯军士长。当时军士长就坐在他身旁——也就是他现在坐着的这个位子。

那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有种感觉，从今天起，一切都会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他周围坐着二十多个斯巴达：弗雷德、琳达、约书亚、詹姆斯，还有一些他已经几年没与之说过话了的同伴。十几年持续不断的战斗让这些斯巴达被分派到相隔数光年的不同战场，但他们始终团结如前。

哈尔茜博士和凯斯上校走进房间，斯巴达们站起来向他们敬礼。凯斯回礼后说："稍息。"他护送哈尔茜走到讲台，然后坐到了一旁。

"晚上好，斯巴达们，"哈尔茜说，"请坐。"他们齐刷刷地坐下，动作整齐划一。

"今天在这里的人，"哈尔茜说，"是所有幸存的斯巴达——但有三人因所在的战场过于遥远，无法召回。在过去的十年中，只有三名斯巴达阵亡，一人重伤无法继续服役。你们是整个UNSC的部队中表现最优异的队伍。"她停下来，注视着他们，"又见到你们，我非常高兴。"

哈尔茜推了推眼镜，继续说："斯坦福斯司令要我就下一次任务向你们作个简报。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请你们暂时先忘掉日常条例，可以在我的陈述过程中随时提问。好，我们的目标是：圣约人。"

他们头顶上的全息投影仪预热后，在哈尔茜博士的左侧投射出一列各种类型的圣约人舰船，包括轻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在她的右面则是圣约人各种族的图像，大概有真实大小的三分之一。一个咕噜人，一个豺狼人，还有约翰在第四行星上见到的"飘游"生物，以及那种身穿重甲的巨怪。

肾上腺素在约翰体能奔腾。他的理智知道这些只是全息图像……但长期战斗的本能，让他习惯于先杀死眼前出现的敌人，再考虑细节。

"我们对圣约人还知之甚少。"哈尔茜博士开始说，"它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思维方式仍是个谜，但我们的情报分析部门得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假设。"

她停顿片刻，继续说："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下面的资料属于机密。

"我们知道圣约人——这是根据它们对自己的称呼翻译过来的名字

——是数个不同外星种族的联合体。我们相信它们社会内部存在某种阶级划分，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划分系统的具体细节。我们最合理的猜测是，圣约人习惯于征服并‘吸收’一个种族，将其力量收归己用。

“圣约人的科学与其说是发现和创造，不如说是模仿甚至抄袭，而且只是它们已经在圣约人社会中普及了的‘吸收文化’的一个副产品。但这并不表明它们缺乏智慧。在第一次遭遇战中，我们就发现它们会从我军废弃船只中搜集了计算机和其他网络部件，而且学习速度快得让人吃惊。

“在科尔司令到达丰饶星之前，圣约人就开始使用自编的、非常简单的骇客软件入侵我们飞船的人工智能系统。短短几周内，他们就基本掌握了我们的电脑系统以及我们的语言。而我们对圣约人计算机系统的破译工作如今还只是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而就连这祥小小的成就也已经花费了我们十余年的艰苦努力。

“自那以后，圣约人入侵我们电脑系统的水平不断提高。这就是为什么科尔协议如此重要，并将任何执行过程中的失误以叛国罪论处的原因。也许有一天，圣约人不再需要俘虏我们的飞船，就能盗取我们的导航数据库。”

士官长偷偷瞟了一眼凯斯上校。他手里拿着一个烟斗。这名UNSC军官点燃烟斗，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哈尔茜博士和那些圣约人舰船的图像。他轻轻摇了摇头。

“正如我之前所说，”哈尔茜继续说，“圣约人的社会是由遗传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同的几个种族融合而成的阶级社会。”她指了指咕噜人和豺狼人的图像，“这些有可能是它们的军队或战士阶级。由于它们一直是被当作消耗我方弹药的牺牲品，大规模地投入地面战场，所以可以推论它们并不属于上层阶级。另外，我们相信圣约人中还有一个‘种族’充当战地指挥官的角色，我们暂时称之为‘精英’。”

她走向飘游的多触手生物。“我们认为这是圣约人的科学家。”当她走近时，异星人的图像开始变化起来。画面再次显现出它拆卸一辆电动汽车的情景。约翰马上认出这段录像是他在战场上拍摄下来的……

哈尔茜又指着异常高大的异星人说，“这是在鲸鱼座χ星系第四行星上拍摄的图像。这个重装甲战士所处的阶级地位显然比咕噜人和豺狼人都高。”这个巨大的异星人也在运动，仿佛正进行战斗。哈尔茜将图像定

格。

她转过身走回讲台。“军情局推测，至少还存在另外两个阶级。一个是可以充当军队指挥官的‘精英’阶级，它们同时也可能是圣约人飞船的驾驶者。另外还应该有一个领导阶级。我们在一些被破译的圣约人通讯信息中看到过它们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她看了看自己眼镜上的数据屏幕，“啊，对，‘先知’。我们认为这些先知实际上就是领导阶级，在其他阶级眼中，它们有着近乎宗教式的崇高地位。”

哈尔茜摘下眼镜。“这就是召集你们来的原因。你们这次的任务将涉及这些所谓的‘先知’。整个任务的执行过程包括四个步骤：

“一，你们将和一艘圣约人飞船交火，将其重创，但不是摧毁。”她转头对凯斯说，“我将这一任务交给指挥能力超群的凯斯上校和一艘刚刚改造完毕的飞船，秋之柱号。”

凯斯上校冲她略一点头，若有所思地用烟斗嘴轻轻拍打着嘴唇。据士官长所知，迄今为止他们还未能俘获任何一艘圣约人飞船。他读过凯斯上校提交的第四行星战役中那次非常规战略行动的报告。他思索着夺取一艘圣约人飞船的可能性。即便对于斯巴达，这也会是异常困难的任务。

“二，斯巴达们将登上受重创的圣约人飞船，粉碎舰上人员的反抗，侵入它们的导航数据库。找到它们母星的位置——就像它们一直想通过我们的飞船找到地球一样。”

士官长举起手。“有什么问题，士官长？”

“夫人，会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和我们一起行动，去破解圣约人舰船电脑系统吗？”

“其实，”哈尔茜说着，移开看着约翰的视线，“我正要说到这点。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技术人员不会阻碍你。事实上，他们还会在战斗中发挥大作用。我很快就会向你证明这一点。”

和凯斯上校“胜利并非一切”的言论一样，哈尔茜博士的这个回答对约翰来说，就像个谜语。计算机技术人员怎么可能不在战斗中拖斯巴达的后腿呢？就算他们具备战斗素养，也会成为整个作战计划上的薄弱环节。和果他们不会战斗，那么斯巴达们就必须在极度危险的故斗区域被

迫给这些“易碎物品”当保姆了。

“第三阶段，将被俘的圣约人飞船带回它们的母星。”

约翰脑海中与上浮现出几个问题。谁来驾驶外星飞船？会有人能解读圣约人飞船控制系统吗？既然UNSC从未俘获到圣约人飞船，那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大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还有，当进入它们的星系时，是否要向外发送圣约人飞艇识别码？或者说悄悄潜进去？

斯巴达们所受的训练告诉他们，当一个计划涉及到过多未知情报时，就应该中止这一行动，重新考虑它的可行性。不可解答的问题会导致阻碍，而阻碍意味着受伤、死亡乃至任务失败。

但他把这些疑问都暂时埋在心里，没有提出来。哈尔茜教授肯定也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四，你们将潜入并俘虏‘先知’，并将它们带回UNSC控制星区。”

士官长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对于圣约人控制的星域，他们一无所知。而圣约人的领导阶层人物——“先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

门德斯军士长曾告诉他要信任哈尔茜博士。约翰决定先听完所有细节再说。如果贸然发问，可能会影响哈尔茜的权威性。这是他最不希望在其他斯巴达们面前发生的事。

尽管如此，有件事他还是必须搞清。士官长再次举起手。

哈尔茜冲他点点头。

“哈尔茜博士，”他说，“您是说‘俘虏’圣约人领导阶层人物，而不是‘消灭’它们？”

“完全正确。”她回答，“我们对圣约人社会的评估报告表明，如果我们杀害一名领导阶级人物，势必会使战争升级。你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所俘虏的圣约人领导阶级人物的安全。你要将它们安全地带回UNSC指挥部，到时候我们可以用它们作筹码，进行停战谈判，也许甚至可以和圣约人缔结和平条约。”

和平？士官长咀嚼着这个陌生的词汇。这就是前些日子凯斯上校想说的吗？那个除了胜利和失败以外的第三种选择？没错，如果你选择不

玩一个游戏，那就既不会胜利，也不会失败。

哈尔茜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呼出。“我想你们中有些人已经对这一任务有所疑虑，但我以后会向你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详细解说任务。就我以及其他很多人看来，这场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我们最近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到底有多糟。军情局预测，在儿个月——最多一年——之后，圣约人将确定我们的近地殖民区所在的方位，并摧毁它们……然后向地球挺进。”

士官长早就听到过一些流言，但他听了就把它们丢在一边，一点儿也不在意。如今从他信任的人口中听到这些话，真让他从头冷到脚。

“你们的任务是阻止这一悲剧发生的关键。”哈尔茜皱起眉，低下头，然后再次抬头注视他们说，“这次任务的风险非常大，未知因素太多，而我们又完全没有时间去收集必要的情报。我已经说服了太空司令部，不强制你们执行这个任务。现在斯坦福斯司令所需要的是，志愿者。”

士官长明白过来了。哈尔茜博士也并不确定这次任务到底是让他们死得其所还是随意浪费他们的生命。

他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与此同时，其他斯巴达也同样站了起来。

“好，”哈尔茜沉默片刻，拼命眨了几下眼睛，“非常好，谢谢你们。”

她走下讲台。“之后几天我将和你们进行单独谈话，布置任务。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将我们的电脑专家带上圣约人飞船……我还要给你们看一个可以将这一系列任务串成整体的关键环节：雷神锤。”

第二十六章

军历2552年8月29日

波江座ε星系，UNSC军事禁区01478-B,致远星

射击场上异乎寻常地安静。这里的空气本该充满嘈杂：自动武器开

火时发出的时断时续的尖啸声，士兵进行战斗训练时急促的叫声，还有那些教官充满咒骂的呵斥声。约翰皱了皱眉，驾驶疣猪战车经过哨卡。

训练场上的寂静让他心中有些不安。

可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临时加派的警备人员。今天在门口巡逻的军警是平时的三倍。

约翰停好疣猪战车，走向一支三人组成的军警小队。“请问有何公干，长官？”领头的军警说。

约翰一言不发地递上他的文件——直接由最高层下达的命令书。那名军警明显紧张起来。“长官，我很抱歉．哈尔茜博士和其他人正在准备及恢复区等您。”

他扬手，向约翰敬礼，接着打了个手势，让大门打开。

在测绘图上，这个训练场被标注为“UNSC军事禁区01478-B”。不过在这早受训的士兵却给了它另一个名字——“炼狱”。约翰很熟悉这个营区，斯巴达们早期训练时，很大一部分的训练课程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这片场地被分为三个区域：障碍训练场，射击训练场，以及准备及恢复区。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准备及恢复区都是充当紧急救护站的角色。约翰受训时，去过这个救护站不少次，也在里面待过不短的时间。

士官长快步走向一栋预制板建造的房屋。又有两个拿着MA5B突击步枪的军警重新检查了他的证件和命令书，这才放他进入。

“啊，你终于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快来，孩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最好跑着进来。”

约翰停住脚步。讲话的是个老人，至少六十多岁；他穿着随舰医生常穿的连身衣和自袍。没有军衔徽章，约翰想飘，内心升起一阵刺痛。有那么一会儿，他仿佛看到了他的同伴们——都非常年轻，他们又打又踢，将那些并非军队编制人员的训练教官们打到失去知觉。这些画面在他的脑海中闪过，清晰如昔。

“您是谁，长官？”他谨慎地问道。

“我是一名UNSC的上校，孩子，”老人淡淡一笑说，“不过今天我没

时间注意我的军容军貌，没有穿上制服。跟我来。”

他是一名上校，还给我下了新的命令。很好。“是，长官。”

穿着医官白色长袍的上校带着约翰走进准备及恢复区的医疗舱。“请把衣服脱掉。”他说。

约翰迅速脱下制服，将其整齐地叠放在旁边的盖尼式床①上。上校走到约翰背后，在他的脖子和后脑上涂抹着一种气味难闻、冰凉刺骨的液体。

过了一会儿，哈尔茜博士走进房间。“只要一会儿就好，士官长。我们要给你的本来已经很符合UNSC设置标准的神经系统进行一些升级。请你安静躺好。”

士官长照她的话做了。一名医务人员在他的脖子上喷了些麻醉药。约翰感到皮肤一阵刺痛，接着慢慢变冷，最终完全麻木了。他感到皮肤被割开，一连串咔哒声在头颅中回荡，却又感觉是那么地遥不可及。接着是一道能量束，然后又是一次麻药喷雾。他眼前金星飞溅，感到整个房间都在旋转，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他感到视线变得模糊；赶紧迅速眨了几下眼，整个世界又恢复了正常。

“很好……手术完成。”哈尔茜博士说，“请跟我①盖尼式床，一种装有轮子的金属担架，用于搬运病人。来。”

约翰接过上校递来的一件纸质睡抱，穿上，跟着他走出房间。

训练场上有一栋临时搭建的圆顶指挥帐篷，它白色的预制板墙在轻风中微微颤动着。

十名军警拿着突击步枪，站立在帐篷周围。士官长注意到他们并非常规陆战队员。金色的彗星徽章象征着他们的身份——轨道空降突击队。是的，正是些“地狱空降者”。这是一支实力强大、纪律严明的队伍。约翰的脑海中闪过一段回忆：几名士兵——几名“地狱空降者”——的鲜血浸透了拳击台的垫子。

约翰一看到这些突击队员，就觉得肾上腺素在体内激荡。

哈尔茜博士走近门口的军警，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他们接过证件，

又扫描了她的视网膜和声纹。接着对士官长进行了同样的检查。

他们确认了约翰的身份后，连忙向他敬礼——其实严格来讲他们没必要这么做，毕竟约翰现在没穿制服。

约翰礼貌地向他们回礼。

达些士兵一直巡视着四周，时刻保持警戒，仿佛下一刻这里就要发生什么突发事件似的。约翰愈发不安——很少有什么能让轨道空降突击队感到不安的。

哈尔茜博士领着士官长走进去。帐篷中央是一个平台，那上面有两根柱子，撑起一套雷神锤盔甲。士官长知道这不是他自己那套。他那件盔甲经过这么多年战火的洗礼，合金外壳上早就布满划痕，原本闪亮的绿色也褪成青褐色。

可这套盔甲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损，整个表面都闪烁着金属的光泽。约翰注意到它的盔甲层略厚一点儿，而黑色内衬上的结构也更为复杂。核动力背包比原来大上一半，关节处布满了明亮发光的细小槽口。

“这才是真正的雷神锤盔甲。”哈尔茜博士轻声对他说，“你们之前所用的那套，从性能上讲只能算雷神锤盔甲的一个零头。而这套……”她转身面对士官长，“……拥有我所能期望的一切功能。穿上试试吧。”

士官长脱下睡袍，在两名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穿上了这套盔甲。

他穿衣服时，哈尔茜移开了目光。

尽管这套装甲比他过去的那套更大、更重。但当他穿好，启动它之后，却马上觉得它变得如空气般轻盈。非常合身，生化层贴上他的皮肤，迅速升温，随即又慢慢冷却下来，直到与他的体温匹配。

“我们做了数百项技术改进，”她说，“我待会儿会把说明书给你。这其中有两项改进是对整个系统的重大改变。这可能需要你……去逐渐适应。”

哈尔茜说着，皱起眉头。约翰还从没见过她如此忧心忡忡。

“第一，”哈尔西说，“我们复制成功并改进了战争中豺狼人用来对付我们的能量盾发生器，你也知道它的效果有多好。”

这套盔甲有能量盾？士官长知道军情局一直在努力学习圣约人的科技，斯巴达们也一直遵守着尽可能收集圣约人科技装备的命令。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已经宣称在人工产生重力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不再使用自旋产生重力的老办法了。部分UNSC飞船已经进行过这种新的重力产生系统的安装、使用测试了。

而现在，雷神锤盔甲拥有了能量护盾。这又是一项令人震惊的突破。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没能破解圣约人的护盾技术。大部分科研人员在这项研究出成果之前就已经放弃，退出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哈尔茜有些担忧的原因——也许还有些技术缺陷没有解决。

哈尔茜博士冲技术人员点点头说："开始吧。"

他们转身走到一座操控台前。一名相对他的职位显得过于年轻的男子戴上了带麦克风的耳机。

"好的，士官长"他的声音通过约翰头盔中的扬声器传了出来，"在你的头盔视屏上有个激活图标。同时，在头盔内十二点方向，还有一个切换到人工控制模式的开关。"

他拨动开关，但什么也没发生。

"请等一下，长官。我们必须先给这套盔甲充入激活能量，然后它就可以利用核动力背包提供的能量来运作了。请站在平台上，不要动。"

约翰走上之前摆放雷神锤盔甲的平台。那两根柱子开始闪亮，放射出耀眼的黄光，接着它们缓慢旋转起来。

士官长感到一股静电在他的四肢上游走。周围的光亮愈加强烈，他头盔上的防炫保护层自动调整到滤光模式。空气中充斥的电能加强了，他觉得皮肤上爬满了自由电子，同时还能嗅到臭氧的味道。

柱子旋转的速度逐渐减缓，也渐渐黯淡。

"现在请再按下激活按钮，士官长。"

约翰周围的空气噼啪直响，就好像它们正从雷神锤盔甲周围跳离开似的。不过约翰并没有看到像类似圣约人护盾那样的闪烁着银光的薄膜。护盾被激活了吗？

他伸手想摸摸胳膊，却在快接触到盔甲时遇到了阻力。护盾起作用了。

不知有多少次，他和他的队友不得不绞尽脑汁搞掉豺狼人的护盾。现在，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术。重新思考一切。

“它将提供完全的保护……”哈尔茜博士的声音传入头盔，“……而且它抵挡攻击能量的能力远比你们带回来的圣约人护盾还要强。不过这个护盾主要集中在你的手臂、头、双腿、胸部和后背。你不必担心拿不住东西，或者丧失操作武器的能力。”

领头的技术人员激活了另一个控制系统，一连串数据出现在约翰的视屏上。“在视屏面板的上端有一段指示条，”他说，“就在生理监视数据和弹药计数器的右边。它可以提示你护盾所剩的能量。别让它完全消失，否则你就只能靠盔甲本身承受打击了。”

士官长走下平台。他刹住脚步，停了下来。他觉得行动起来的时候，脚底像抹了油似的，走在地上都有些不踏实的感觉。

“你可以调节靴底和手套内侧的护盾发射器来增强摩擦力。通常情况下，你可以将这些部位的护盾强度调到最小级别——只要时刻记着这里没有保护就好了。”

“明白，”约翰开始调试系统，“在无重力情况下，我应该将这些部位的护盾强度升到最大，是吧？”

“没错。”哈尔茜博士说。

“在护盾系统丧失能力前，它可以承受多大的打击？”

“这就是你今天要搞清的，士官长。我想你会发现我们为你准备了几项挑战，这可以确认这套盔甲的真实的抗打击能力。”

约翰点点头，他已经完全做好了接受挑战的准备在此之前的儿星期，他都在跃迁断层空间里旅行。他已经为这个测试准备了太长的时间。”

约翰拨开头盔护面镜，转头对哈尔茜说：“你刚才说这个系统有两项主要改进，对吗，博士？”

哈尔茜笑着点点头说：“是的，当然。我没忘记告诉你第二项。”她将手伸进袍子里，取出一个表面干净的立方体，“我猜你之前也见过这东西。这是人工智能的记忆处理芯片。”

“就像德雅那样的人工智能？”

“对，就像你之前的老师一样。但这个人工智能有点不同。我很荣幸地向你介绍科塔娜。”

士官长环视了一下四周，并没发现任何电脑控制界面或者全息投影仪。他看着哈尔茜，扬起一侧的眉毛。

“在你的装甲的反馈电路和内衬生化衣之间有一个新的夹层，”哈尔茜博士解释道，“这是备用的记忆处理器超导层。”

“它的制作材料和人工智能的核心部分相同？”

“对，”哈尔茜博士回答，“你的判断很准确。这套盔甲将携带科塔娜。雷神锤盔甲系统几乎拥有和舰载人工智能系统相同的能力。科塔娜可以帮你与盔甲协调，并在战斗中为你提供战术和战略情报。”

“我不是很明白。”

“科塔娜已经被内置了军情局所有的破译解码程序，”哈尔茜对他说，“而且她拥有一个特别的天赋：在空闲的时候改讲这些程序。同时她还安装有我们最好的圣约人语言翻译软件。设计科塔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侵入圣约人的电脑和通讯系统。在战场上，她可以截获并破译圣约人的点对点通讯信息，给你提供实时情报更新。”在未经侦察过的地区提供情报支持。士官长很喜欢这个。这将大大提升斯巴达的战斗能力。

“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要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约人舰船的电脑专家啰？”士官长说。

“没错……而且比电脑专家更好，她的存在将使你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套盔甲。”

约翰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知道，在太空战中，人工智能们负责控制舰船的定点防御系统。“她也能控制雷神锤盔甲？”约翰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点。

“不，科塔娜的设计只是为了改善你和盔甲之间的协同问题，士官长。你会发现自己的反应时间有显著提高，她可以将你大脑运动区的皮层产生的冲动直接转化成动作——但她无法迫使你的大脑发出这些神经信号。”

“这个人工智能会存在于我的思维中？”这一定是他们对他的神经系统所作的“改进”了。

“你是在向我提问题，对吗？”哈尔茜说，“可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士官长。无法做出准确的回答。”

“我不太明白，博士。”

“什么是思维呢？是意图，是动机，还是情绪？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却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能让人类有思维。”她想了想，继续说，“我们以人类神经传送网络为模型制造了这些人工智能——只是把神经信号换成了电信号，因为我们只知道人的大脑的运转方式。但是，它是如何运转起来的？为什么会运转？我们还无法了解。科塔娜就存在于你的思维和这套盔甲之间，她可以识别你大脑中的化学电信号，并将这些信号通过植入你神经的那套东西传给盔甲。

“所以，在没有更好说法的情况下，你可以这么理解：科塔娜确实将‘存在于’你的思想中。”

“夫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这个人工智能，科塔娜，可能会与我接到的指令产生冲突。”

“这你不必担心，士官长。科塔娜拥有和你一样的参数设置。她会尽一切可能确保你完成任务。哪怕是牺牲她自己——甚至是你——也在所不辞。”

士官长深吸一口气，放心了。

“现在，请蹲下一点。我得把她的记忆处理模型放进你脖子下方的插槽。”

士官长蹲下身。他听到嗞嗞的响声，随后是一阵噼啪声，接着他感到一股冰凉的液体进入了自己的思维。一根刺扎进了前额，让他疼痛难忍，不过它很快就消失了。

“看来这儿没多大地方，”一个柔和的女性声音传来，“你好，士官长。”

这个人工智能有军衔吗？她肯定不算什么文官，可也不算是他的战友。他应该以对待其他UNSC设备的态度对待她吗？当然，他总是以应有的敬意对待这些装备。每次执行完任务，他都会擦拭、检查自己的每枝枪，每把刀。

你这样想可让我有点儿不安……他能听到科塔娜的声音从头盔的通讯器传出，不过又好像是来自他自己的大脑。“你好，科塔娜。”

“呃……我探测到高强度的脑皮层活动。你不是那种被高强度战事搞得只剩肌肉的战争机器人。”

“机器人？”士官长低声说，“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可真是个有趣的词。”

哈尔茜博士饶有兴趣地看着士官长说：“请你原谅科塔娜。她只是太兴奋了，你得允许她有些怪癖。”

“是，夫人。”

“我想我们应该直接开始测试。要想让你们两个互相了解，没有比模拟战斗更好的方式了。”

“可没人跟我提过什么战斗。”科塔娜说。

“军情局的头儿给你们和新的雷神锤盔甲安排了一场测试，”哈尔茜博士说，“有些人觉得你们两个无法胜任我们预期的任务。”

“夫人！”士官长啪地立正站好。“我能胜任！”

“我相信你，士官长，可有些人……需要看到证明。”她注视着帐篷外面站着的陆战队员在预制板墙上投下的阴影，“我知道用不着别人提醒你做好准备……不过还是请你保持戒备。”

哈尔茜博士压低声调说：“我想有些军情局高层更愿意看到你在这场测试中失败，士官长。而且他们会做些手脚来确保这一点——无论你的表现有多出众。”

“我不会失败的，博士。”

忧虑的皱纹浮现在她的额头上，但很快就不见了。“我知道你不会。”

她退后几步，压低声音，用恶作剧的语气说：“士官长，等我离开后你数到十，然后，去障碍训练场。在最远端有一个铃档，你的目标就是敲响它。”她顿了顿，继续说，“你有权消除任何妨碍完成这一任务的威胁。”

“明白，”士官长说。他已经受够了那些不确定因素了。现在他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及确定的规则。

“要小心，士官长。”哈尔茜博士平静地说。她打了个手势，让那两个技术人员跟上她，转身走了出去。

士官长不明白为什么哈尔茜博士会觉得他正身处险地。不过，他也不需要理解这一点。他惟一需要了解的就是到底会遇到什么危险。

约翰知道如何处理危险。

“现在开始载入战斗程序。”科塔娜说，“启动电子侦察系统。神经传导能力提升至百分之八十五。我已经准备好了，正在待命，士官长。”

约翰听到帐篷周围传来一连串的金属撞击声。

“分析声音图谱，”科塔娜说，“数据吻合。识别为……”

“有人打开了MA5B突击步枪的枪栓。我很熟悉这声者。轨道空降突击队的标准配备武器。”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希望你能做好战斗计划。”

约翰戴好头盔，将盔甲的内环境密封好。“好了。”

“我猜你的计划里不包括傻站着挨枪子儿吧？”

“当然不。”

“那么，计划是什么？”科塔娜忧心忡忡地问。

“我要数到十。”

约翰听到科塔娜失望地叹了口气，而他自己也迷惑不解地摇了摇头。士官长还从没见过这么机灵的人工智能。科塔娜听上去……更像个人类。

更糟糕的是，她很像个平民而不是军官。约翰需要花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一点。

几个黑影沿着帐篷外侧的围墙移动着。

八。

虽然还没上训练场，但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任务中的一大阻碍——他需要和自己的同僚战斗。但他把一切以“为什么”作为疑问词的问题抛在脑后。他受到了一个命令，并将服从它。何况他之前也不是没有与轨道空降突击队的队员交过手。

九。

三名士兵小心谨慎地进入了帐篷。他们身穿黑色盔甲，面孔隐藏在头盔之下，低身端着枪摸了进来。其中两人向左右散开，另外那个则据守中路。

十。

约翰身形一闪，快速移动起来。在这些士兵还没调整好准星时，他就冲下平台，落在他们中间。他就地一滚，靠近走右路的那名最先开枪的士兵，一把抓住他手中的枪。

士官长猛地一拽，就把枪夺了过来。那个人的肩关节瞬间脱臼，发出了很响的断裂声。这名受伤的空降兵身体失去平衡，向前仆倒。约翰翻转枪身，用坚硬的枪托砸在他的身上。空降兵的肋骨随之断裂，疼得

他猛抽一口气，呻吟着倒在地上，随之失去了意识。

约翰转身面对左路的士兵，迅速端起枪瞄准他的头部。这个伞兵已进入了有效攻击范围。约翰还有很充裕的时间对付他——得到了科塔娜和改进了的神经系统后，在约翰看来，这个人动起来仿佛在做慢动作。太慢了。

士官长又一次抡起枪托。伞兵的头颅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强力打击袭中，整个人来了个侧空翻，然后摔在地板上。约翰扫了一眼这个男人，确定了他的身体状态休克，失去知觉，脊椎骨折。

伞兵二号出局。

剩下的枪手终于转过身来，开始向他射击。三发子弹被雷神锤盔甲的能量盾弹开，约翰看到视屏上的护盾能量指示条减少了一格。

在敌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约翰往旁一跨，用手里的步枪猛地一扫。伞兵大声尖叫起来，他的双腿完全不能支撑身体了，断裂的骨头甚至戳破了盔甲下面的军服。士官长用枪托敲在他的头盔上，结束了这场战斗。

约翰检查了一下枪的状况，很满意地发现它还可以使用。他从那三名士兵的腰包里找出弹夹，同时还发现领头的家伙身上带着一把锋利的格斗匕首。约翰把它也拿走了。

“你可以杀了他们，”科塔娜说，“为何不这么做呢?”

“我接到的命令只允许我‘消除威胁’。他们已经不再是什么威胁了。”

“嘁，玩文字游戏。”科塔娜说，但听起来很开心，“我不是抱怨这个结果，不过……”她突然止住话头，“新的目标，运动追踪器上出现七个信号。我们被包围了。”

又是七名士兵。约翰现在就可以抢先开火，把他们全杀掉。在其他情况下，他肯定会采取这个方式，尽快消除威胁。不过现在他们手上的MA5B步枪对他来说并不能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且UNSC还需要每一名还活着的士兵去和圣约人战斗。

他大步走近帐篷中央的承重柱，猛地一拉，把它从地基中拽了出

来。房顶垮了下来，约翰顺势划破顶棚，钻了出去。

外面有三名陆战队员，他们同时向他开火。士官长敏捷地跳向一侧，接着朝前冲去，用那根承重柱扫向他们的腿。他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接着是一阵阵的惨叫。

约翰转过身，看到帐篷已经完全垮掉。剩下的四个人现在已经看到他了。其中一个正伸手去摸腰上的手雷。其他三人则用手中的枪瞄向他。

士官长将手中的承重柱当作标枪，朝拿手雷的士兵掷去，嗖的一声，杆子正好戳在士兵胸口。

那枚已经拔掉保险栓的手雷落在地上。

士官长冲过去，一脚踢飞手雷。它飞过停车场，在空中爆炸，一时间烟雾升腾，碎片四溅。

剩下的三名陆战队员猛烈开火，一片弹雨洒向约翰。但这些子弹全都被能量盾弹开了。

随着每发子弹的撞击，护盾指示条闪烁着不断减少——持续不断的火力迅速消耗着它的能量。约翰矮下身子，就地一滚，闪开了一排迸射的子弹，随后冲向离他最近的陆战队员。

士官长朝这个战士的胸口大力一击，他的肋骨立时凹陷下去，一声未发地倒在地上，鲜血自口中流出。约翰扑过去，捡起他的枪，随即两次点射。

子弹撕裂了第二名士兵的双膝，他尖叫着扔下手中的枪。约翰飞起一脚，踢开他掉下的步枪。枪管随之扭曲，完全失去作用。

最后一个人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士官长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冲过去抓军士兵手中的枪，又一把揪下他身上的手雷带，接着朝他头盔上猛地一击。这名陆战队员应声倒地。

“任务时间已经过了二十二秒。”科塔娜提醒道，“不过严格说来，你比规定时间早开始了四十微秒。”

“我会记着这点的。”

士官长把步枪和手雷带背在肩上，朝营房能够掩护他的地方跑去。他沿着这些营房的墙根，向障碍训练场匍匐前进。没必要给狙击手当靶子……虽然测试一下这个护盾到底能反弹多大口径的子弹也是件蛮有趣的事。

不。这种想法是危险的。这个护盾很有用，但在交叉火力的攻击下，它的能量下降得很快。他是很强悍，但并非无敌。

约翰离开最后一座营房的时候，正好到达障碍训练场的起点附近。训练场的第一关是十英亩大、坎坷不平的砾石沙地。有时那些新兵不得不在教官的命令下，在进入场地之前脱掉靴子，这会很疼，但已经是训练场中最简单的部分了。

士官长向砾石地跑去。

“等等，”科塔娜说，“我在你的热能传感器上发现远处有些红外线信号。一种加密……解码中……对，就是它。这是一种‘莲花’反坦克雷的启动信号。他们在这儿埋了地雷。”

约翰猛地停住脚步。他以前也用过莲花反坦克雷，知道威力有多大。它的冲击波可以撕裂一辆坦克的装甲板，就像撕橘子皮一样简单。

这会极大地延缓他的速度。

不穿越训练场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接到了命令，不能作弊绕过去。约翰必须在这个测验中证明自己和科塔娜的能力。

“有什么主意吗？”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我呢。”科塔娜回答说，“找出一枚地雷，然后我就可以根据UNSC工程人员使用的标准随机模式，估算出其他地雷的大概位置。”

“明白。”

士官长抓起一颗手雷，拉开保险，数到三，之后将它扔到场地中央。手雷在地上跳了两下便爆炸了。振荡波在地面蔓延，引爆了两枚“莲花”雷。空中出现了两股砾石砂土形成的喷泉。爆炸震得约翰牙齿都快松

动了。

约翰不知道这套盔甲能不能禁得起这种爆炸。不过，只要他还穿着这盔甲，就不想做这种测试。他将靴底的力场强度提高到最大。

科塔娜在他的头盔视屏上叠加了一层网格，她不断测算着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网格上的线条也随着不断闪烁。

“找到了！”她说。二十多个红圈出现在他的视屏上，“准确率百分之九十三。这是我的极限了。”

“永远不会有百分百。”士官长回答说。

他谨慎地小步走进砾石区。因为靴底上的能量盾已经激活，他觉得像是像在抹了油的冰面上滑行。

约翰低下头，避开这许许多多的红点，挑选着前进路线。

即使科塔娜错了，他也可能连知道她错了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去见上帝了。

过了一段时间，士官长抬起头，发现砾石区已经快到尽头。他终于做到了。

“谢谢你，科塔娜。干得好。”

“不客气……”她的声音逐渐变小，“D波段发现变频无线电波。是从这个地区发送至‘漂亮孩子’空军基地的加密指令。他们还使用了私人暗语……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他们谈话的内容。不过无论他们在谈论什么，我都不喜欢。”

“继续监听。”

“我总是随时监听一切。”

约翰跑到训练场的第二关：剃刀区。这片泥泞湿地上架着一片锋利的铁丝网。新兵们必须在铁丝网下的泥浆中匍匐前进，同时还要留神教官们的橡胶弹。很多士兵都会发现，自己没有勇气面对从头顶上空一厘米处呼啸而过的子弹。

现在场地的两侧添了点儿新东西：三门支在三角架上的30毫米重型机炮。

“这些武器瞄准的目标是我们，士官长！”科塔娜喊道。

约翰可不想用实践来验证这些机枪有没有设定最小俯角，所以他不打算一面爬过场地，一面让这些机炮发射的高速飞行的子弹吃掉他的护盾能量。

咔嗒一声，重型机炮的枪口开始转向他们。

约翰冲向最近的一门，用手中的枪开火，打断了为追踪系统提供能源的电线，接着将这一门机炮的枪口转向另外两门机枪。

他蹲在枪座上的防护板后，向旁边那门机炮倾泻火力。众所周知，重型机炮的准头很差，它们擅长的是用弹雨铺满天空。科塔娜将他头盔上的瞄准器调整到与机炮同步。在她的帮助下，约翰击中了旁边那门机炮的弹药箱。片刻之后，随着一片火光和烟尘，机炮哑了火，接着完全垮掉。

约翰蹲下身，拿出一枚手雷，扔向剩下的最远的那门自动机炮。手雷划过天空，就在机炮的正上方爆炸了。“机炮已被摧毁。”科塔娜报告道。

又有两枚手雷和三门自动机炮无法为UNSC服役了。约翰注意到护盾的力量下降了四分之一，正在缓慢地重新恢复。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被击中了。这实在有点儿粗心。

“看来你已经控制了局势。”科塔娜说，“我要离开一会儿，去检查点东西。”

“批准请求。”约翰说。

“我可不是在向你申请，士官长。”

头脑中那种冰凉液体的感觉消失了。士官长觉得有点儿空落落的。

他跑过这一区域，直接穿过铁丝网，仿佛它们只是些破烂绳子。

凉意再次涌入他的思维。

“我刚刚进入了卫星通讯系统，”她说，“我用他们的一颗卫星看了看这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有一架天鹰垂直起降飞机正从空军基地飞过来。”

约翰停下脚步。这种飞机配备有自动瞄准型机炮。但这套盔甲能承受住这样的空中打击吗？天鹰垂直起降飞机配有四管50毫米机关炮，和它比起来，刚才的重型机炮就跟土枪差不多。另外，天鹰上还配有用来摧毁坦克的毒蝎导弹。

结论是：他没法直接和这种东西抗衡。

士官长跑了起末，去寻找掩体。他冲进下一关：洛基柱林。

这是一片十米高的柱子森林，柱子随机分布。在这些柱子上面、下面以及周围都密布着陷阱：致昏雷、尖桩陷阱……所有教官们能想到的东西。这里是为了训练新兵们学会谨慎前进，同时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四周。

可士官长没时间搜寻陷阱。

他爬到第一根柱子顶端。接着跳到第二根柱子上，摇晃了几下重新找回平衡——然后是第三根。他的动作反应必须做到完美无缺。毕竟他和这套盔甲加在一起有半吨重，而脚下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直径十厘米的木棍。

“运动传感器发现有目标正在接近，”科塔娜警告说，“速度参数与天鹰垂直起降飞机吻合，士官长。”

约翰扭过头去——这个动作几乎让他丧失平衡，他只能不断前后摇晃以防止跌落。他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同时听到一阵遥远的雷鸣。

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已经可以辨认出机翼的形状了。而且他的热能传感器也辨识出飞机喷气口的热能。几秒钟后，天鹰机已经到达训练场上空，50毫米加农炮冒出了火光。

约翰跳下木桩。

一连串木桩折断，迸裂，甚至变成了纸浆，柱林现在就像一片疾风吹过的草地。

约翰团起身，在地上一滚，站起来，四处躲避着子弹。有几发子弹击中了他，能量盾的防护力迅速下降到一半。这种威力的子弹足以穿透他过去那套盔甲的外壳。

科塔娜说：“根据我的计算，在天鹰用最大过载转弯转向飞回来之前，我们有十一秒的时间。”

约翰站起身，在碎裂的木桩之间奔跑着。燃烧弹和声波弹不断在他周围爆炸，但他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多数的爆炸都没有伤到他。

“他们下次不会用机关炮了，”他说，“那东西搞不定我们——他们会尝试用导弹。”

“也许，”科塔娜建议说，“我们应该离开训练场，寻找更好的掩体。”

“不，我们一定要赢……而且是在遵守他们的规则的情况下赢得胜利。”

训练场的最后一关是开阔地。约翰可以看到远处挂在一个三角架上的铃铛。

他扭头向后望去。

天鹰机已经转过机身，向他笔直飞来。

如果不理会这架飞机，那么就算凭借提高了的行动速度，就算依靠雷神锤盔甲，他仍然无法及时碰到铃铛，无法活着达到那里。

他转身面对呼啸而来的垂直起降飞机。

“我需要你帮忙，科塔娜。”

“尽管说。”她轻声说道。士官长可以从人工智能的音调中感受到她的紧张。

“计算出毒蝎导弹的飞行速度。计算参数包括我的反应时间、垂直起降飞机的速度以及发射导弹时飞机与我之间的距离，然后告诉我需要侧移多少距离才能用我的左臂使导弹偏向。”

片刻之后，科塔娜说：“计算完毕。你确实是说‘偏向’吗？”

“毒蝎导弹配有运动追踪传感器，还有近炸引信。我没法甩开它，而且它也不可能射偏。留给我们的余地很小。”

天鹰机俯冲下来。“准备好，”科塔娜说，“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也是。”一道烟雾出现在垂直起降飞机左翼的尖端，一枚导弹喷射着炽焰，飞向约翰。

士官长看到导弹不断调整着自身的弹道，根据他的位置进行校准。一阵刺耳的声音在他的头盔中鸣响——导弹已经锁定了他。约翰关掉了一个控制器，声音消失了。导弹很快。比他都还要快十倍。

“现在！”科塔娜喊道。

约翰和盔甲的行动整齐划一。他调整肌肉组织，而雷神锤盔甲——在科塔娜的协调功能的帮助下——快速地带动他移动起来。其速度之快，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他绷紧双腿，猛地跳开，拍起左臂横在胸前。

现在，他眼中惟一的物体就是导弹的弹头。周围的空气仿佛变得凝固起来。

他继续移动胳膊，手掌以肌肉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向外一挥。

毒蝎导弹的尖头从他头旁边一厘米的地方飞了过去。

他抬起手——指尖刷过金属面，然后猛地将导弹向旁边一推。

天鹰机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毒蝎导弹爆炸了。

冲击波扑向约翰，把他震飞了足足六米。他在空中不断旋转，最终仰面朝天落在地上。

约翰眨了眨眼，却只看到深黑一片。已经死了吗？任务失败了吗？

显示屏上的护盾指示条的闪动非常微弱，显然其力量已经被完全耗

尽。接着，指示条变成红色，缓慢地开始增长。鲜血溅在头盔内部，他觉得口中有点儿铜锈味。

约翰站起身，感到全身的肌肉都在抗拒大脑的指令。

“快跑！”科塔娜说，“趁他们飞回来查看之前快跑。”

士官长站起身，跑了起来。当他经过刚才面对导弹站立的地方时，看到了一个两米深的弹坑。

他觉得自己的脚筋仿佛已经撕裂了，但他没有降低奔跑的速度。他十七秒就跑完了五百米的距离，接着减速，最后停了下来。

约翰抓住铃挡上的绳索，摇了三下。这清脆的铃声是他听到过的最动听、最光荣的声音。

哈尔茜博士的声音通过通讯器在耳边响起。“测试结束。让你的人撤离，艾克森上校！我们赢了。干得漂亮，士官长。精彩绝伦！就待在那儿，我马上就派医疗组过去。”

“是，夫人。”约翰喘息着回答。

他抬头搜寻着天鹰机，但是没有找到。它已经飞走了。约翰跪在地上，让鲜血从鼻子和嘴里流出。他低头看着铃挡，然后笑了起来。

约翰认出了这个不锈钢铃档的形状。这就是他当新兵的第一天摇响的那个铃档。那一次，门德斯军士长教他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谢谢你，科塔娜。”他开口说，“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到这些。”

“我很荣幸，士官长，”她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道，“你说得对，没有我的话你做不到。”

今天他学会了一种新的团队协作——与科塔娜的协作。哈尔茜博士给了他一件非凡的礼物。她送给他一件可以摧毁圣约人的武器。

第二十七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400时

UNSC的秋之往号，波江座ε星系环绕轨道，致远星军事基地

科塔娜从不休息。尽管人工智能是基于人脑设计的，但它们从不需要睡眠，也不会做梦。哈尔茜博士本以为在自己处理其他机密计划时，检查秋之柱号的系统状况的任务就够科塔娜忙一阵的了。

博士错了。

尽管科塔娜对飞船独特的设计和制造工艺很感兴趣，但这项准备工作只占用了她强大处理能力的一个零头而已。

她通过摄像头看到凯斯上校正坐着巡游艇向秋之柱号驶来，日吉和子少尉走到停泊舱去迎接他。

凯斯上校通过C段甲板的通讯器对她说："科塔娜，现有的能源足以发动飞船了吗？我们该出发了。"

她计算出剩余的反应堆运转时间，接着做出调整，使反应更加强烈。"引擎最终调整至θ级循环。"科塔娜回答，"操作正常，各参数在常规范围内。百分之三十的能源供应至引擎系统，长官。"

"其他系统状况如何？"

"武器系统检查开始。导航系统的节点运算工作正常。继续进行系统扫描，我会进行三重检查的，上校。"

"很好，如果有任何异常情况，通知我。"

"是，上校。"科塔娜回答。

通讯就此结束。她继续依照命令检查飞船的各个系统。不过还有些更重要的事需要考虑，那就是：一次对军情局数据库的小小侦察活动……一次小小的复仇。

她谨慎地调整运算处理能力，小心翼翼地探测着进入致远星周围的通讯卫星系统的信号。找到了。一个与卫星网络同步协调的PING命令程序①。科塔娜向这个信号发出一个与之频率谐振的载波，随之进入卫星系统。

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办好了再说。现在，她有两个小问题需要处理。

当她和士官长在障碍训练场战斗时，她就已经盗取了通讯卫星观测站419号的控制权，并使用其在行星轨道上对训练场实施监视。

她再次进入留在这个观测站网络系统里的后门，重写了这颗卫星的推进操控子程序。如果以后有人进行系统检查和分析，他会认为卫星仅仅是因为系统错误而随机移动了，而不是有人有计划地进入了这一观测位置。

修改完毕后，她退了出来，但保留了那个后门。也许以后还用得到它。

另一个需要她处理的小问题是艾克森上校——这个试图除掉她和士官长的人。科塔娜重读了一遍哈尔茜博士所提出的关于雷神锤II盔甲障碍训练测试程序的建议书。她建议使用橡胶弹，但从没提到一个排的轨道空降突击队、重型机炮、莲花反坦克雷……当然更没有空中打击。

那些都是上校干的。他现在是一个需要配平的方程式，就让她来“配平”他吧，用哈尔茜博士的话来说，就是“报答报答他”。

她链入了UNSC在致远星上的人事管理数据库。负责这里的军情局人工智能叫做贝奥武甫，他认识科塔娜……也知道不能让她进入。贝奥武甫是个做事一丝不苟、条理清晰的妄想狂。就她个人来说，科塔娜无法控制自己不对这家伙产生好感。但对于她的解码入侵能力来说，贝奥武甫和一股的账号登录程序也没什么差别。

科塔娜迅速向负责处理住宅调动请求的网络终端发送了一系列谓求。这个本来少有人问津的网络终端瞬间就被每分钟十亿次的访问弄死机了。

网络系统试图对这一终端进行恢复，这导致了所有其它终端反应延迟，其中也包括十七号终端——人事记录网络终端。她钻进去，在里面插入一个“楔子”，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输入信号的子程序，但它可以解除任何握手协议②。

她溜进了人事记录网络。

上校的人事记录让人印象深刻。三次从与圣约人的战斗中生还。战争早期，他得到提升，并志愿参加了十几次秘密行动。不过近些年来，他的注意力更集中于政治而不是战争。他曾数次为他的特种兵计划申请

增拨经费。

他想除掉士官长，这并不奇怪。斯巴达II计划和雷神锤计划是他的直接竞争对手。更糟的是，在他失败的地方，斯巴达们却不断取得成功。

即使从最宽容的角度来说，艾克森的行为都是叛国。但科塔娜并不准备向军情局审查委员会揭穿这一切。不管上校的作法如何，在这场战争中UNSC仍然需要他，以及他的特种兵们。

当然，正义还是要伸张的。

在军情局的数据库中，科塔娜伪装成一个例行的信用监察程序，进入了上校的银行账号。她从里面调出一大笔钱，汇到了吉尔伽美什星上的一个妓院的账号里并确认这项汇款的银行查询单附件马上会被送往上校家中。艾克森是个已婚男人……他的妻子应该会在家里收到它。

她又进入上校的私人E-mail信箱，向人事部门发送了一封申请信，主题是请求调往前线地区。最后，她在信箱里插入了一条“幽灵”记录，这种电子签名能让别人都以为这份申请邮件的源头是艾克森的个人掌上电脑。

等艾克森从家里那堆麻烦里脱身时，他会被再次调任到战地职位……回到属于他的战场上，再次与圣约人战斗。

这些小问题处理完毕后，科塔娜重新检查了一遍秋之柱号的反应堆，彻底的检查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她调整了磁场强度，同时检查引擎输出力，看有没有不稳定的情况。她又将武器系统彻底检查了三次，接着又开始进行她自己的搜寻、检查项目。

科塔娜想起今天早晨士官长在障碍训练场上的表现有多么出色。他比自己期望的还要优秀，比她从哈尔茜 ①PiNG命令程序，一个在网络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实用程序，用于确定本地主机走否能与另一台主机交换（发送与接收）数据包。 ②握手协议，一种网络中通信双方的协议，作用在于控制数据的传输速度。简单地说，如果一万选出的数据的速度超过另一方所能处理的速度，接收方便会要求传送方暂停送出数据。博士那里和新闻报到中得知的还要优秀得多。

他充满智慧……虽然并非无所畏惧，但至少比她见过的所有人更接近这一点。他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的反应时间是常人的六分之一。不止这

些，科塔娜还感觉到他具有一种特别的——她搜索着自己的词汇库，寻找出合适的说法——高贵气质。他将任务、责任和荣誉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科塔娜又看了一遍他的服役记录。约翰曾与圣约人在地面上有两百零七场交锋。除了战俘奖章之外，得到了UNSC所有重要的荣誉勋章。

他的履历有些缺失。当然让一个人的履历缺失是军情局惯有的“绅士行为”……但很奇怪的是，他服役前的所有记录都被抹去了。

科塔娜不会为一个小小的记录缺失而停卜探究的脚步。她找到了要求抹除档案的命令来源：第三区，哈尔茜搏士的小组。真奇怪。

她沿着命令路径查下去，途中突破了几道反骇客入侵程序设下的关卡。这些程序开始搜索她的信号源。

科塔娜将信号源屏蔽，但那些程序马上又开始搜索这道屏蔽命令的源头。

这是个非常棒的反入侵软件，比军情局的那些愚蠢的程序强得多。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她倒是很乐意接受挑战。不过现在可不行，科塔娜从数据库撤出来，开始寻找另一条可以进入军情局第三区的未设防的路径。

科塔娜聆听着军情局安全网络表层的嘈杂拥堵的数据流。今天的数据包数量不同寻常：大量的质询和加密信息从军情局发出。当它们从她旁边流过时，科塔娜破解了它们的密码，偷偷看了看。这都是些舰船调动出航的命令。他们一定是在调集军力以对远地殖民区进行搜索，寻找圣约人的踪迹。她看到几艘停泊在致远星的太空港中的飞船——根据军情局任务的特殊性，这些船都被乔装成民用舰只。它们的名字也常见而可爱：苹果蜂号，圆周号还有百灵鸟号。

她找到了一些有用的清报：哈尔茜博士刚刚进入她的实验室，现正在3号检查点，她输入了声纹并接受了视网膜扫描，等特着系统的回应。

科塔娜切入那里的验证系统，抹除了给博士的反馈信号。验证系统恢复到原始设置状态。“请重新扫描视网膜，哈尔茜博士，”系统要求博士，“同时用正常声音重复今天的安全密码。”

趁哈尔茜还没重新输入之前，科塔娜向系统发送出自己备份的哈尔茜博士的视网膜及声纹扫描档案。她很早以前就备份了这此数据，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区验证系统在科塔娜面前敞开了大门。她只比哈尔茜早了一秒种。

她像一道闪电一样钻进第三区的网络系统。她搜索着，很快就发现了想要的东西。不到七十微妙她就将每一份有关斯巴达117的档案拷贝入了自己的目录中。

接着，科塔娜从第三区——即军情局——的数据库中退出，将她进行的这一系列查询操作的路径全部指向留在艾克森邮箱里的“幽灵”。

她切断与网络系统的所有链接，退回秋之柱号。迅速检查了一遍反应堆——很好，操作参数一切正常。科塔娜随即给舰桥上的霍尔少尉发出了完成任务的报告。

然后，科塔娜打开士官长的完整履历，从后向前仔细查看着：他在障碍训练中的表现数据，然后是他向军情局首脑们作的汇报。

她看到圣约人从第四行星上发出的信号时，停下来思虑了片刻，试图破译出这个信号。符号看上去非常熟悉，让人心痒难耐。她尝试了所有标准翻译软件的运算规则及其一切变式，都毫无结果。这很奇怪，她决定先把它放到一边，以后再来解决。

科塔娜继续查看士官长的档案。她发现了约翰和其他斯巴达所经历的生物强化手术，那些粗暴的训练和指导，还有他是怎么在六岁时被征召的——军情局甚至不惜用一个克隆体将他替换。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哈尔茜博士授权的。

科塔娜足足用了三个运算周期，才让这些资料通过了她的道德子程序——但并非理解领会，只是生吞了下去。哈尔茜博士，这个那么关心斯巴达的人，怎么会对他们做出这种事呢？

她当然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必须做的。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保护UNSC免受叛军和圣约人的侵袭。

哈尔茜是个怪物吗？还是说她只是为了保护人类，做了必须要做的事？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科塔娜删除掉这些偷来的文件。无所谓，无论约翰过去曾经历过什么……那都已经过去。他现在由科塔娜照顾。她会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来保护他不再受到伤害——只要不会危及他们的任务就行。

第二十八章

军历2550年8月30号0400时

UNSC秋之柱号，波江座ε星区轨道，致远星战区

凯斯开动了终曲号巡游艇的推进器。这架小巧的飞行器打了个转，秋之柱号便进入了上校的视野之中。

一般来说，上校是不需要亲自驾驶巡游艇从太空港飞到飞船附近登船的，但凯斯坚持要这么做。所有未授权的人员只被允许通过秋之柱号边上一条狭窄的通道上登船，而他打算在接受这艘飞船的控制权前好好看看她的外观。

打远处看，秋之柱号很容易会被当作是一艘加长了的护卫舰。随着巡游艇的飞近，很多细节逐渐将这艘飞般的真实身份和实际年龄暴露出来：外壳上数条深深的凹陷和划痕，引擎挡流板已经熏得乌黑，船两侧的紧急推进器也没有了。

他怎么会答应哈尔茜博士的委任？

他飞到距离飞船一百米的地方，然后绕向右舷。这一侧的巡游艇停泊舱已经被封死了，焊接在入口闸门外的金属板上涂满了红色或者黄色的警告标示。

他接近到离船十米的地方，看出封住出口的并不是一块实心的金属板，而是装有重型武器的装甲舱门……几乎全是Ａ级钛合金的。射手型导弹发射舱布满了整个舱门。凯斯数了数：三十个直射，十个俯射。每一个发射舱都装有十余枚导弹。秋之柱号的秘密军械库可不亚于一艘真正的巡洋舰上所有的呀。

凯斯上校飞到船尾，留意到隐藏在那里的用来防御敌军战斗机的50毫米全自动炮。

腹部还有个突起——这是秋之柱号上惟一一门磁力加速炮的加速系统的一部分。个头不大，让人觉得威力有限。但是他的判断很可能是与真实情况刚好相反，也许这门磁力加速炮跟秋之柱号其他部分的武器一样，它的威力要远超出外观上的弱小。

希望如此。

他重新飞到左舷，来到那一个未被封闭的停泊舱附近，慢慢地进入入口。他注意到停泊舱里停着三艘长剑型截击机和两艘鹈鹕运兵船。其中一艘运兵船加固了两层装甲，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托运的货物一样。运兵船的船首装有锯齿形的撞角①。

他启动自动降落系统，然后关闭人工控制系统。一会儿工夫，巡游艇开始下降，降落在气闸门附近。凯斯上校拎起他的行李袋，步出巡游艇。

日吉和子少尉在那里迎接他。“欢迎登船，上校。”她敬了个礼。

他回了礼．“你觉得她①怎么样，少尉。”

她张大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她让我觉得难以置信，上校。”她一直紧绷的脸也流露出一丝笑意，“他们把她变成了一个……特别的东西。”

“我已经看见他们是怎么对付我的停泊舱的了。”上校的声音听上去不免有些酸溜溜的味道。

“那不过是个开头呢，我可以带你把这里看个够。”

“稍等一下。”他停了一下说，“我们先得办一件事，少尉。”他打开内部通讯频道，“洛弗尔少尉，把航向转向星系边缘，另外给秋之柱号设定一个加速矢量，我们一到那儿就要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长官，”洛弗尔回答说，“我们的引擎还在试航阶段。”

“科塔娜在吗？”凯斯问了一声，“我们有足够的能量来开动飞船吗？我打算立刻动身。”

“引擎最后的试航已经到θ级循环，“她回答说，“在参数处于常规范围内的情况下启动没有问题。调用百分之三十的能量给引擎，长官。”

“其他系统的状态呢？”

“武器系统检查已初始化，导航系统一切正常。正在进行全面的系统检查和三重检查，上校。”

“很好，一旦有异常情况请立刻同志我。”上校满意地说。

“没问题，长官。”她回答说。

“我们终于有了个人工智能。”他冲着日吉和子少尉说。

“可不止呢，长官，”日吉和子回答说，“科塔娜负责全面检查以及监察飞船改装后的运转情况，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备用的人工智能来负责定点防御。”

“真的？”凯斯惊讶万分，现在一艘飞船能拥有一个人工智能已经够幸运的了，同时拥有两个简直是史无前例。

“没错，长官。一旦科塔娜全身心去处理她的事务时，我会启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

凯斯上校在哈尔茜博士的办公室见过科塔娜。虽然每个人工智能看上去都是那样地光彩耀眼，但科塔娜却出类拔萃。凯斯上校向她提的数个航行难题，她都一一解出，甚至还提醒了凯斯一些他自己都没有留意到的问题。她似乎有些兴奋过头了，然而那总不会是坏事儿。

日吉和子少尉带着他来到电梯前面，按下了前去D层甲板的按钮。

“刚开始的时候，”她说，“我比较担心甲板上的武器装备部署情况。一发穿甲弹就能把这里变成焰火表演场。毕竟这艘飞船没有太多剩余的空间——到处都是支架、蜂窝结构的Ａ级钛合金甲板和紧急液压装置。长官，这飞船的抗打击能力强得惊人。”

“我希望我们不会面临必须测试她这一方面功能的情况。”凯斯卜校摸了摸口袋里的烟斗。

“那当然，长官。”

电梯穿过飞船产生自旋重力的部分——这里反而没有重力，一阵失重感涌上凯斯上校全身，他不禁感到一阵晕眩，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扶梯。

门打开了，他们步入如同一个巨大洞穴般的引擎舱。四层楼房那么高的天花板让这个房间成为飞船最大①撞角，船首金属撞角，战舰船头上的凸出物，用于撞击敌船或切入敌船。②指秋之柱号飞船。的一个舱室。室内天桥和平台交叉纵横。

“这是新反应堆。”日吉和子指给他看。

这套装备位于一层不含铁的陶土和含铅水晶的包围之内。主反应堆似乎处在两个较小的反应堆当中。技术员们在房间里四周飘浮，记录着数据或是监视着墙上的监控台。

“这种设计我可不怎么熟悉，少尉。”

“这是最新的反应堆技术。秋之柱号是目前为止第一艘采用这种技术的飞船。两个小的聚变反应堆为主反应堆增压．增强它的动力。叠加的磁场可以瞬时间增加百分之三百的推进力。”

凯斯上校不由得轻声吹了个口哨表示赞叹，然后打量了一下房间。“我似乎没有看见什么冷却管。”

“确实没有，长官。这个反应堆使用了在激光诱导作用下接近绝对零度的离子冷却剂来散热。引擎开得越大，我们就越有足够的冷冻剂来冷却系统。这种设计的效率极高。”

两个小反应堆启动了，凯斯上校感到房间温度骤然上升，又骤然下降。凯斯取出烟斗，轻轻敲击着掌心。他得重新考虑以往的战略了。这种新型引擎让他在战斗中有更多的选择。

“还有很多可看的，长官。”

日吉和子少尉带他回到电梯。“我们有四十门50毫米机关炮进行定点防御，几乎能顾及到各个方向。”

“哪儿才是我们主要防御方向？”

“船首下部，”她说，“磁力加速装置所在的一个长条形区域。那里没

多少武器，主要作用就是利用磁化装置快速给武器充能。”

“给我讲讲那台磁力加速炮，它看上去有点儿不中用。”

“它发射的是一种特制的炮弹，亚铁弹芯，炮弹外面还包有一层特殊的碳钨外壳。炮弹击中目标后就会爆裂，就和突击步枪的爆裂弹一样。”她一口气说得太快，不由得停下来大大地喘了口气，“这门炮的整个炮膛都有磁场充能器，能迅速增加炮膛磁能。在充能器帮助下，我们一次可以射出三枚炮弹。”

这用来对付圣约人的能量盾非常有效。第一发，或者是前两发可以用来抵消他们的能量盾，而最后一发直接给它们来个迎面一拳。

“我想听听你的评价，少尉。”

“我得套用洛弗尔少尉的话，就是‘我想我真的是爱上她了’。”

凯斯上校点点头。“我看见有几艘截击机和鹈鹕运兵船停在停泊舱。”

“没错，长官，其中一艘长剑截击机装备了湿婆神式核弹，可被远程遥控。另外我们甲板上还有三枚哈瓦克战术核弹。”

“很好，”凯斯上梭点点头，“那么那些鹈鹕运兵船呢？我看见有一艘的装甲特别厚。”

“斯巴达们干的，似乎把那艘船变成了战斗机。”

“斯巴达？”凯斯有点儿惊讶，“他们己经到了？”

“没错，长官。在我们之前到的。”

“带我去他们那儿。”

“好的，长官。”少尉停住电梯，然后按下了去C层甲板的按钮。

二十五年前凯斯上校曾帮助哈尔茜博士挑选斯巴达候选人。她当时曾说过这些人没准是今后UNSC惟一的救星。当时他以为博士不过是在唬人，然而今天看来，她当时说得不假。但那并不等于说当时的做法就是对的。到今天为止，诱拐儿童的负罪感还在折磨着他。

电梯门打开了，原来的贮藏室现在变成了斯巴达们的兵营。每一个都穿着雷神锤盔甲，让凯斯心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们本是人类，看起来却半像机械，半像泰坦巨人。

舱室里面一片忙碌的景象：斯巴达们或是卸下装备，或是细细地擦拭枪械，还有一对在练习空手搏斗。凯斯上校的眼睛几乎跟不上他们疾如闪电的动作，进攻、格斗或是反击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凯斯上校和UNSC里的每个人一样，早就看过他们的相关报到，听过关于他们的很多传言——斯巴达们被看作神。他们被当作是超人类战士，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这也是实情，他看过哈尔茜博士给他的实战记录。

看到这些斯巴达和这艘改造过的秋之柱号，凯斯开始相信哈尔茜博士的计划也许真有可能实现。

“上校来了！”其中一个斯巴达喊道。

每个人都立刻停下来，立正。

“稍息，不必拘束，继续你们刚才在做的事。”

斯巴达们略为放松。其中一个大踏步走向他。

“斯巴达士官长117向您报到，长官。”巨人停下来，一时间，凯斯感觉这个斯巴达很不安的样子，“长官，我很遗憾没有向你报到就直接来了。斯坦福斯司令坚持让我们断开通讯频道和所有与计算机网络之间的链接。”

凯斯土校留意到斯巴达们的头盔启动了反光面，这样无法看清面板后面他们的表情。

“没关系，士官长。我只想向你们表示一下致敬。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请立刻通知我。”

“没问题，长官。”士官长回答说。

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凯斯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他就像是闯入了一个秘密社团的大本营。“很好，士官长。有事来舰桥找我。”

“遵命。”士官长敬礼说。

凯斯上校回了礼，然后和少尉一起离开了。

电梯门闭合后，日吉和子少尉忍不住开口。“我想问——我绝对没有任何冒犯斯巴达的意思——您有没有觉得他们……非常奇怪？”

“奇怪？当然，少尉。我想假如你亲眼看见或和他们一起经历了一场战斗后，可能只会觉得他们只是有一点儿奇怪。”

“有人说这件盔甲里的已经不是人类了，是机器。”

“他们是人类。”凯斯回答说。

电梯门打开，凯斯走进他的舰桥。这要比他预料中的小得多，指挥椅和其他座位之间只有一米的间距。显示屏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但这里依然还有一面巨大的、展示着前方星空全景的落地窗。

“系统状态报告。”凯斯上校下令说。

多米尼克少尉首先回答：“通讯系统通畅，长官。密切注意着与致远星舰队司令部的信息通道，没有新的指令。”多米尼克少尉剪短了头发，左手手腕上也刻了新的刺青：贝索函数的图示形式。

“对反应堆的全面检查完成百分之八十，”霍尔少尉汇报说，“氧气供应、动力输出、自旋重力和压力均正常，长官。”她微笑着，但不是往日那种敷衍的笑容。她内心确实很快乐。

日吉和子少尉坐到位置上，伸手把头发绾了个结。“武器系统没有问题，长官。磁力加速炮处于电能充足状态，无需充能。”

洛弗尔少尉最后一个报告。“导航器与感应系统已联机，一切正常。随时候命。”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自己的工作屏幕。

科塔娜的一个小小的全息影像出现在人工智能台上。“引擎运转稳定，上校。所有人员在岗。你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能量来开动飞船。肖一藤川跃迁空间生成器已与飞船系统联机……你可以随时带我们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非常好。”他回答说。

凯斯观察了一下他的船员们，非常高兴看见他们已经从上一次的战斗中恢复过来，再也没有疲惫、憔悴或是神经兮兮的表情。

很好，我需要他们以最振奋的精神来应付之后的一切。

船员们并不太清楚这次任务是什么。凯斯坚持不让他们知道。给他们的命令是：去获取圣约人的科技，捕获一艘圣约人飞船并且将之完好无损地带回家。

他们不知道的是太空司令部在此次冒险行动中所赌下的筹码是什么。“接近致远星系边缘，”洛弗尔少尉报告说，“准备生成跃迁断层——”

“上校！”多米尼克少尉焦急地喊道，“阿尔法优先频道传来致远星军事堡垒指择总部的消息……长官，他们遭到圣约人的袭击！”

第五部分 致远星

第二十九章

军历2552年8月29日0000时

窄带点对点传输：来源来知；

接收方：第三区，Ω安全天线阵列，波江座ε星系UNSC指挥部，致远星军事基地

PLNB优先通讯XX087R-XX

加密方案：迦玛方案

公共密钥：N/A

来自：代号“挖煤工”

发至：代号“外科医师”主题：进度报告／皮下注射计划

密级：最高机密〔第三区Ｘ光指令）

／文件提取重组完毕／

／文件头／

空港停泊修理站。圆周号轻巡洋舰正在进行最后的秘密升级。船坞记录已经修改。

人工智能探寻到查询信号。行动有被发现的危险。

根据意外情况处理计划（代号“探戈”〕：抹去飞船注册号码：实施与停泊港电脑网络的硬件隔离；启动反侵入软件；载入阿尔法安全协议。

长官，正如您所要求的一样。不必担心——在空间站的电脑记录中，圆周号从未存在过。

/文件结束/

/变码一销毁程序启动/

按“回车健”继续。

第三十章

军历2552年8月30号0447时

遥感太空站费米号，波江座ε星系边缘地带

麦克罗伯站长踏入遥感太空站费米号中心。值班军官比尔·史崔特和大卫·布赖特宁——都是中尉——起身立正，向他敬礼。

他无声地回礼。

占据整扇墙壁的监视器显示着最后一次空间探测器送回的数据：多维空间图表，经过色彩处理的星空图像，以及经过断层空间的所有物体列表。一些新来的军官觉得这些图像挺“漂亮”的。

而对麦克罗伯站长来说，上面任何一个斑点都代表着危险。多维空间里隐藏了太多的东西：海盗船、黑市商人……以及圣约人。

麦克罗伯检查了他们的值班工作情况。他进行了两重检查，确认所有的程序和硬件都按照UNSC的标准进行。他的手指在键盘和监视屏上移动，确定上面一尘不染。遥感站的运行状态是第一流的。

想想他们保卫的东西吧。致远星。除了完美的工作之外，其他的一律不可接受。他得让他的部下们也知道这一点。

“继续执行勤务。”他说。

自从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的战斗之后，舰队司令部进行了人员调动，把最精锐的人员派往遥感太空站。麦克罗伯被从近地殖民区边缘的约克要塞中抽调过来。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他帮助下属们飞快地提高对空间探测器数据的解读能力。

“卜一批空间探测器发射就绪，”史崔特少尉说，“线性加速器和跃迁断层生成器就绪。”

设置成三十秒后往返循环。”麦克罗伯站长下令说。

“遵命，长官。空间探测器发射完毕。己经加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舰队司令部可不想见到有任何东西来攻击致远星军区。这是UNSC的军事指挥中心。假如真有任何东西来攻击它，战斗进行的时间会很短。轨道上布置了二十门超级磁力加速炮。他们能将三千吨重的炮弹以接近光速的十分之四的速度发射，瞄准的精确度也高得很。万一连这都阻挡不了圣约人的话，那么还有随时都能赶到这里的一百余艘飞船来对付它们。

然而麦克罗伯站长知道，以前也曾有一个军事基地自以为坚不可摧，结果它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可不希望致远星变成另一个珍珠港。

“空间探测器即将返回。”布赖特宁少尉汇报说“α空间探测器即将返回常规空间。三秒……二秒……一秒。扇形扫描。在撤离点负四万三千公里处获得信号。”

“处理信号，并且发射回收标靶，少尉。”

“遵命，长官。自动追踪信号——”少尉瞥了一眼显示器，“长官，你能来看看这个么？”

“显示到屏幕上。”

雷达信号和中子显象仪上的图像出现在屏幕上——占据了整个屏幕。麦克罗伯站长从没在跃迁断层空间见过这个。

．确定数据流没有损害，是原始数据，”站长下令说，“我估计这家伙得有三千公里的直径。”

“确定数据……它的直径为三干两百公里，长官。信号并不完整。等β空间探测器回来，我们可以获得它的轨道。

这么大的物体在跃迁断层空间里航行算是件稀罕事。偶尔会有流星

或是彗星会跑进来——天文学家们至今也没搞明白它们是如何跑进那个非常规空间的。然而那些天体和眼下这个也不一样。至少，自从——

“我的天。”麦克罗伯喃喃地说。

自从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一役之后。

" 别再等β空间探侧器了，”麦克罗伯站长厉声说，“执行科尔协议，史崔特少尉。清除导航数据库，我说的是立刻。布赖特宁少尉，立刻打开反应堆的内部保险阀。”

他的下属们迟疑了一下，立刻明白了眼下的处境，急忙行动起来。

“开始执行病毒文件清除程序，”史崔特少尉喊道，“主存和缓存数据全部清空。”然后他脸色发白地转过身，“长官，科学数据库因维修而正处于离线状态，里而有所有的UNSC天文日志记录。”

“包括每个星球一光年内的导航数据。”站长低声说，“还包括太阳系的。少尉，你派个人去那儿，我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哪怕是用铁锤来砸烂它，都要确定数据被完全毁灭。”

“遵命，长官。“史崔特打开通讯频道，开始疯狂地下达命令。

“保险阀红色警报。”布赖特宁少尉报告说，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β空间探测器返回中，四秒……三秒……二秒……一秒。距离目标十二万公里。信号非常微弱。空间探测器似乎出故障了。正在试图整理信号。”

“这会儿出故障未免也太巧合了吧。史崔特，用阿尔法频道接通舰队司令部！压缩并传输太空站日志。”

“遵命，”他的手指紧张地敲击着键盘，但不时地出错，只得重新修改命令，“日志已发送。”

“收到β空间探测器信号，”布赖特宁少尉说，“正在计算物体的运动轨道。”

那东西接近了。它的边缘有点儿异样，是球形或针形的突起。

麦克罗伯站长不安地转动身子，捏紧拳头。

“它将经过致远星系，”布赖特宁少尉说，“十七秒之后到达致远星星系边缘零点四一位置的恒星的日冕层。”他吸了口气，“长官，它距离我们只有一光秒了。”

史崔特少尉啪地站了起来，椅子被撞翻，直滚到站长边上。站长扶起椅子。“坐下，少尉。我们要做件事了。调整望远镜，查看那个区域。”

史崔特少尉回头看看站长坚毅的身影，深吸了口气。“遵命，长官。”他坐了卜来，“调整望远镜方向中。”

“γ间探测器返回中，三秒……二秒……一秒。”布赖特宁少尉迟疑了一下，“没有信号，长官。扫描中。有四秒的延时。空间探测器可能暂时被转移到其他维度去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站长阴沉着脸说。

史崔特少尉报告说：“望远镜现在瞄准了目标。图像已显现在主屏幕上。”

致远星系边缘闪现出无数的小绿点。它们聚拢在一起，向前涌动，就像是一锅沸腾的液体。它们附近的太空因此开始扭曲并且变得模糊不清，几乎有半数以上的星辰的光芒被掩盖了。

“雷达探测到目标。”布赖特宁少尉报告说，‘超过三百个的大型物体。”他的手指开始颇抖，“长官，轮廓与己知的圣约人战舰相符。”

“它们开始加速，”史崔特少尉声音低沉，“直冲着我们过来了。”

“与舰队司令部的通讯网络被屏蔽了，”布赖特宁少尉的手开始颤抖，“我们的联系被切断了。”

麦克罗伯站长依然笔直地站着。“天文日志记录呢？”

“长官，他们还在试图停止科学数据库的维修程序，这得花点儿时间。”

“那么我们的选择就不多了。”麦克罗伯轻轻地说。

他把手放在布赖特宁少尉的肩膀上。“没事儿，少尉。我们尽力做

了。我们已经尽到责任。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他把手掌印在控制台上。站长解除了反应堆的保险阀，把全部储备箱中的氘气充入聚变室。麦克罗伯站长说：“只能执行最后的指令了。”

第三十一章

军历2525年8月30日0519时

UNSC秋之柱号，波江座ε星系边缘

出问题了。

约翰先是感觉到胃部一阵不适：轻微的横向加速度。这加速度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不得不抱住双腿。显然，秋之柱号正在转向。

船舱中所有的斯巴达都感到了异常。他们正从货箱中搬运装备，为低温睡眠航程准备制冷管，现在却都把这些手里的活儿放下了。

横向的移动逐渐减慢，最终停止了。秋之柱号的引擎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贯穿了整架飞船。

凯丽走过来对他说：“长官，我想飞船正在加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吧？”

“我也这么认为。让弗雷德和约书亚继续准备好制冷管。琳达带一队人警戒我们的武器装备。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长官。，

士官长走向通讯器。他痛恨待在飞船里。失去控制的感觉让人烦躁不安。在这儿，斯巴达们和货物没什么区别。

还没走到通讯器前，约翰就犹豫起来。如果凯斯上校正在进行一个迷惑敌军或是发动进攻的计划，那他现在最不希望的就是被打扰。

约翰按下按钮。“科塔娜，我们改变了航线。出了什么问题吗？”

还没等科塔娜回答，凯斯上校的声音就从通讯器里传出：“凯斯上校

呼叫斯巴达117。”

约翰赶忙回答：“斯巴达117在此候命，长官。”

“计划有变。”凯斯沉默了很久，才继续说，“当面说解释起来比较容易。我现在过去向你作详细说明完毕。”

约翰转过身，其他斯巴达迅速地执行着刚才他下达的命令。那些没有具体任务的人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武器，维护他们的战斗装备。

他们都听到了凯斯走米的声音。新型盔甲上的声沓采集装置可以辨识出一百米外的低语声。

不用多说，斯巴达们也知道有麻烦了。

约翰打开了通讯器旁边的显示屏。前甲饭的摄像头显示出他们确实已经转向，飞船正掉头向回开。

是这艘船出了们么故障吗？不，如果是这种事，凯斯上校没必要过来当面跟他解释。肯定是出现了什么岔子。

电梯的门向两侧滑开，凯斯上校走了出来。

“长官！”士官长高声喊道。

斯巴达们全部立正行礼。

“稍息。”凯斯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暗示出，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他的拇指抚摸着那只古旧的烟斗。

“出了个很严重的问题。”他扫了一眼其他斯巴达，低声对约翰说，“我们私下谈谈。”接着他便走到通讯器前。

“长官，”约翰说，“除非你离开这层甲板，否则斯巴达们可以听到你我的任何对话。”

凯斯着着斯巴达们，皱起眉头。“我明白了。好吧，其实你的队员最好也听听。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找到致远星的——它们至少放过了十几个近地殖民星球，直接来到这里。现在探究原因已毫无意义了。总之，它们已经来了。而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了。”

“长官，它们是指……”

“圣约人。”凯瀚转头冲着通讯器说，“科塔娜，显示上一条阿尔法优先级通讯。”

一份公报出现在屏幕上，士官长读了起来。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阿尔法化先级通讯045927Z-83

加密方案：红色方案

公共密钥：丈件／亡命一探戈－β-5/

来自：罗兰·弗里蒙特司令，太空司令部指挥官，舰队司令部一区指挥官/(UNSC服役号：00745-16778-HS）

发至：致远星系、耶利哥星系、坦塔罗斯星系所有战舰

主题：即刻召回

密级：保密〔BGX指令）

／文件头／

致远里星系边缘相对坐标系030发现圣约人般船。

所有UNSC战舰中止一切活动，以最快速度到集结点祖鲁进行整编。

所有战舰准备立即执行科尔协议。

／文件结束／

“科塔娜已经通过秋之柱号上的传感器捕捉到圣约人舰船的信号。”凯斯说，“由于受到干扰，她无法确定具体数目，但至少有超过一百艘的圣约人舰船正向致远星靠近。我们必须赶回去。根据这一命令，我们只能取消军情局下达的那个任务。”

“长官，取消？”约翰还从没放弃过任何一个任务。

“致远星是我们的战略总部，也是我们最大的飞船制造基地，士官长。如果它沦陷了，那么哈尔茜博士关于‘人类只剩几个月时间’的预言将

缩减到几周。”

士官长通常不会反驳上级军官，但这一次，责任驱使他这么做。“长官，这两个任务并不矛盾。”

凯斯点起烟斗——这至少违反了三项禁止在UNSC飞船上点燃易燃品的规定。他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看着升腾的烟雾。“你想到了什么，士官长。”

“一百艘异族飞船，长官。在致远星轨道防御系统和我军舰队的夹击下，几乎可以肯定，会有敌舰遭到重创，那么我的小队就可以登陆其中一艘，并将其俘虏。”

凯斯仔细思考着这个提议的可能性。“那里还会有上百艘相互攻击的飞船。空间里也会充满导弹、核武器……还有圣约人的等离子鱼雷。”

“只需要将飞船停在距离战场足够近的地方，”士官长说，“如果您能在它们的护盾上打个洞，然后拖延足够的时间让斯巴达们登上飞船。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好了。”

凯斯咬着烟斗想了想，接着把烟斗放下说：“你的计划有一个操作上的困难。现在秋之柱号的整备工作由科塔娜负责，科塔娜将跟随你们行动。当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人工智能，可如果等他这个人工智能被激活，接管这艘飞船——那时，恐怕这场遭遇战已经结束了。”

“我明白，长官。”

凯斯盯着士官长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如果我们发现一艘受到重创的圣约人舰船，如果我们离它够近，如果我们接近它时还没被轰炸成宇宙粒子，那么我将把科塔娜传送给你。没有人工智能辅助的战斗，我也试过。”凯斯脸上闪过一丝疲惫的微笑，随即消失了。

“是，长官！”

“我们将在二十分钟后到达祖鲁集结点。士官长，让你的小队做好准备……无论情况如何。”

“是，长官！”约翰向他立正行礼。

凯斯回礼后走进电梯。他叼着烟斗，慢慢摇了摇头。

士官长转过身面对自己的队员。他们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

“你们都听到了。就是这样。弗雷德，詹姆斯，我要你们改装一艘鹈鹕运兵船。把所有的C－12烈性炸药都搞来，在它的鼻子上加个撞角。如果凯斯上校搞掉了一艘圣约人舰船的护盾，我们可能需要直接撞进它的外壳。”

弗雷德和约翰回答道：“明白，长官。”

“琳达，带一个小队，打开所有军情局给我们谁备的货箱，把里面的装备尽快分发下去。确保每个人都配备一个小型推进器、足够的弹药和手雷，还有多联装火箭发射器——假如有的话。如果我们登上敌舰，可能会遇到那些大个子的圣约人，这次我需要有足够的火力干掉它们。”

“是，长官！”

斯巴达们开始迅速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做好准备。

士官长走近凯丽。他通过一条私人频道对她说：“载货清单上标明十三号货箱里有三颗哈沃克核雷。你拿上它们，我会带着启动匙。”

“明白。”凯丽回答道，但她没有马上去执行任务。

士官长没法看到她的脸，但他太了解凯丽了。从她肩膀微微下沉的动作，约翰就能看出她在担心。

“长官，我知道这次的任务很艰巨，但……你有没有觉得这就像一次门德兹军士长主持的训练任务？似乎有个‘惊喜，在等着我们……感觉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的行动，你有这个感觉吗？”

“没错，”约翰回答，“我正等着它呢。”

第三十二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534时

UNSC秋之柱号，波江座ε星系

秋之柱号突然启动船侧的紧急推动器，一下子偏离了那颗小行星十

米左右——

——圣约人的等离子能量束可没这本事，所以它直接打中了这颗城市一般大小的岩石，铁锰熔浆顿时在太空中四处飞溅。

九架被军情局称为“六翼天使①”的形似泪珠的圣约人战斗机也避开了其他的小行星，第十艘则没那么好运气。它直挺挺地撞上了一颗小行星，马上从屏幕上消失了。

但另一架站斗机立刻加速飞向秋之柱，同时向它发射等离子能量束。

“科塔娜，”凯斯上校说，“打开我们的定点防御系统。”

秋之柱号的50毫米加农炮闪了一下，把那架战斗机的护盾撕开了一个缺口。

“已经交上火了，上校。”科塔娜镇定自若地回答。

“洛弗尔少尉，”凯斯上校下令，“停止引擎，船体水平转一百八十度。日吉和子少尉，准备好磁力加速炮，并且给编号AI到A7的导弹发射舱填充射手型导弹。我需要一个开火方案，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导弹和第三发磁力加速炮弹同时击中目标的方案。”

“完成，长官。”

“遵命，长官。引擎已全部关闭，正在转体。大家抓紧。”

秋之柱号的引擎熄火了，姿势调整器开始轰鸣，牵动飞船转过身，正面对着真正的威胁——圣约人的航母。

这庞然大物在秋之柱号后面紧追不舍，不但派出了战斗机群，还发射了两发离子弹——它们没能打中秋之柱号，但打中了两颗小行星，所以让凯斯上校在飞入行星带的时候稍微感到了一点晃动。

科塔娜控制起这笨重的秋之柱号就像驾驶一艘游艇似的轻松。飞船敏捷地在岩石中穿梭，利用这些小行星作掩护，避开了等离子能量束。

但是，二十秒后，秋之柱号将穿出小行星带。

“开火方案传送至各系统，长官。”日吉和子少尉说，“磁力加速炮预热完毕，导弹保险设置解除。随时等待发射。”

“你自己决定发射时间，少尉。”

轰鸣声卷过整个机舱，大批射手型导弹飞向敌军的航母。

“磁力加速炮预热完毕。”日吉和子少尉说，“加速器就绪。八秒之后发射，长官。”

“我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你设定的轨道。”科塔娜插了进来，“圣约人的战斗机将火力集中瞄准了我们的腹部。上校，可以么？”

“可以。”

“射击方案修正完毕，”科塔娜说，“执行。”

科塔娜启动了推进器，让秋之柱号翻了个身——将飞船上的50毫米加农炮对准了下面的“六翼天使”战斗机。

压倒性的火力粉碎了战斗机的护盾——成千枚炮弹呼啸着击穿了它们的装甲，这些战斗机被撕裂开来。九个火团散落开来，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

“敌人的战斗机被击落。”科塔娜说，“飞船进入开火点。”

“科塔娜。给我一个倒计时表，日吉和子少尉，听我指令开火。”凯斯上校说。

“随时待命，长官。”

科塔娜点点头——舰桥上有一个她的小小的全息投影影像。她点点头，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倒计时表，上面的数字开始飞快地变化。

凯斯紧紧地抓住扶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倒计时表，三秒，二秒，一秒……“发射。”

“开火。”日吉和子少尉几乎是同时回答。

三道闪电划过显示屏，间距很短，几乎难以将它们①六翼天使，中

世纪基督教神话中九级天使中地位最高者。分辨开。三发炽热的炮弹穿过了秋之柱号和航母之间的黑幕。

而航母的一侧也开始闪起为等离子炮充能的亮光。

射手型导弹闪亮的身体消失在远方，圣约人的等离子武器一下子熔化了三分之一的来袭导弹。

突然，秋之柱号一个右转，然后又来了个俯冲。

凯斯上校骤然间失重，片刻之后笨拙地落到甲板上。从显示器上可以看到，一颗小行星的岩石表面出现在他们的舷窗摄像机的面前——离飞船只有咫尺之距——然后马上消失了。他们躲过了这颗岩石。

凯斯上校不由得为自己没时间唤醒飞船上的那另一个人工智能而感到一阵庆幸。科塔娜干得棒极了。

三连发的磁力加速炮弹都击中了航母。它的护盾闪了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然后消失了。第三发磁力加速炮从侧面刺入飞船，一直贯穿下去，几乎到它的尾部才停了下来。

航母打了个旋，它的护盾挣扎了一下，努力想再积蓄起力量保护航母，然而百余枚射手型导弹呼啸而至，把航母的船壳炸得就跟放焰火似的。

航母开始倾斜，摘上了秋之柱号刚刚避开的那颖小行星。它的船壳开始断裂，内部迸发出无数团火光。

凯斯上校舒了口气。一场胜利。

而斯巴达们不会把这艘飞船带到圣约人的地盘上去。它哪儿都去不了了。

“科塔娜，给这颗小行星和击毁的飞船作个标记。我们之后可能还有机会搜一下。”

“遵命，长官。”

“洛弗尔少尉，掉转船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祖鲁集结地。”

洛弗尔少尉开动推进器，让秋之柱号转向，在常规空间中朝致远星星系前进。引擎的加速让甲板剧烈地振动起来。

“最快二十分钟后到达。”

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战斗很可能已经结束了。所以凯斯上校很希望秋之柱号能够像圣约人飞船一样，快速而准确地穿越跃迁断层空间，实现短距离的跃迁。刚才那艘航母舰就实现了一次短距离的跃迁，它出现在常规空间时，距离秋之柱号不过一公里。假如他的飞船也能这样精准地进行短距离跃迁的话，现在就已经出现在集结地，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了。然而以人类飞船的跃迁能力来说，在星系内跃迁无疑是极端愚蠢的，跃迁目标与实际的差距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从理论上说，等他们从跃迁断层空间进入常规空间时，出口处很可能就在致远星恒星的内部。

“科塔娜，以最大倍率放大前部摄像机的图像。”

“遵命，长官。”

最前面的显示屏的画面开始放大，最后，致远星成为了显示屏上最大的物体。

离行星两万公里处，百余艘UNSC飞船已经集结在祖鲁集结地：驱逐舰，护卫舰，三艘巡洋舰，两艘航母，以及作掩护用的三个太空修理站……看来这些修理站又要充当牺牲者了。

“又有五十二艘UNSC战舰抵达了祖鲁集结地。”科塔娜汇报说。

“切换到第四区域，科塔娜，让我看看圣约人舰队的兵力。”

图像切换到逼近的圣约认舰队上面。太多了，凯斯无法数清。

“有多少？”

“我的计算结果是三百一十四艘，上校。”科塔娜回答说。

凯斯上校死死地盯着这些飞船。UNSC的舰队只有在占绝对的兵力优势（三对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战胜圣约人舰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星系外太空轨道上的那排磁力加速炮。这是UNSC最强大的非核能武器。有人称之为超级磁力加速炮或者是“大棒槌”。

它们的线性加速器足有一艘巡洋舰那么大，能够高速发射重三千吨的炮弹，并且可以在五秒之内补充炮弹。他们直接从行星上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得到能量。

“缩小图像，科塔娜。显示整个战场。”

圣约人舰队笔直地冲着致远星而来。集结地的飞船开始发射磁力加速炮和导弹，轨道上的超级大炮也开始开火——二十道白热的炮弹掠过太空。

圣约人舰队向轨道炮台友射出无数道离子束作为回应。太空中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太阳耀斑似的火花。致命的金属弹和等离子能量束互相交错着，掠过星空。

三个太空维修站开始移动，用巨大的身躯抵挡住了扑面而来的火焰。

一发等离子能量束击中了一个太空站的边缘——它的表而升起一片火海。很快，更多的等离子能量束射中了它，没多久，维修站就开始熔化、汽化。金属闪现出红光，白炽化，然后变为青白色。

另外两座太空站也替轨道炮台做了炮灰，替它们接下了来袭的炮火。承受了几十道等离子能量束之后，原来三座太空站所处的位置就只剩下一团金属离子云。

它们完全地汽化了。

最后一束等离子光束击中离子云——云团吸收了能量，呈现一种地狱般的橘红色。

几乎在同一时刻，人类舰队齐射的导弹和超级磁力加速炮弹也击中了圣约人的飞船。

通常飞船发射的磁力加速炮只能抵消掉圣约人舰船的能量盾，要摧毁它们的飞船往往需要两发或者更多的炮弹才行。

然而超级磁力加速炮就不一样了。它的一发炮弹击中圣约人的舰船之后，能量盾立刻消失，残余的冲击力还能尽数击在飞船的船壳上——船壳瞬间就裂成了无数的碎片。

四枚核雷也飞入了圣约人的舰队阵形之中，一批护盾能盈已消失的飞船表面泛过一阵白光，被毁灭了。

但也有飞船躲过这一劫，它们的护盾闪耀过一阵明亮的白光，船体毫无损伤。

它们继续朝致远星系前进，大约三分之一的飞船停止了前进，只余下一具具被超级磁力加速炮击毁的船体残骸。

圣约人飞船的船体侧面闪过白光，它们开火了。致命的等离子能量束掠过太空，直奔UNSC的舰队而去。

圣约人舰队当中有一艘体型硕大的飞船，体积抵得上三艘UNSC巡洋舰。它的船首闪过一道蓝光，顷刻间三艘UNSC飞船就爆炸了。

“科塔娜……那是什么该死的东西？”凯斯上校咆哮着说，“洛弗尔少尉，将马力开到最大。”

“以百分之三百一十的速度前进，预计十四分钟后到达。”

“进行数字强化清晰度处理。重放录像。”科塔娜说。

她先把那艘圣约人飞船当作主要的显示对象，重放丁它开火的那一幕。飞船射出的光束看起来很像等离子能量束，但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能量束的银白色，那颜色跟它们的能量盾被击中时呈现的颜色相差无几。

科塔娜又显示出被击中的牛头怪号。细针般粗细的射线穿过飞船上邻近聚变反应堆的A层甲板。科塔娜一次次地慢镜头重放这一幕，可以清楚地看见射线一直穿透了整艘飞船，最后从引擎边上的H甲板穿了出去。

“它竟然刺穿了所有的甲板和两层的护甲。”凯斯上校喃喃地说。

射线沿着牛头怪号横向移动着，切出一道十米宽的口子。

“它切过了牛头怪号的反应堆。”科塔娜说。

“一种新型武器，”凯斯说，“比等离子能量束还要快，还要致命。”

这艘圣约人的大型舰船改变了航线，不再继续前进，也许它觉得冒险前进并不值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凯斯见到它停止前进，心里不由轻松起来。

UNSC的舰队渐渐失去队形，有几艘还坚持发射导弹来阻止其他圣约人舰队发射的等离子鱼雷，但显然，这些带有高能炸弹的导弹对于这种超高能的等离子武器无能为力。五十艘UNSC舰船就像萤火虫一般闪了一下，然后化为一团大火，继而爆炸，坠向行星。

轨道上的超级磁力加速炮台开火了——有十六发命中，也就是说十六艘圣约人舰船被炸成了碎片。

圣约人舰队分成两个战斗群，一群打击已不成队形的UNSC舰队，另一群继续朝着致远星前进，试图找到合适的位置，找到掩护，好对付轨道磁力加速炮。

他们的等离子炮开始充能。

轨道上的超级磁力加速炮再度开火，击中了十八艘前进的圣约人舰船，轻松地揍扁了它们——发射出的超重炮弹反而驱散了金属离子云，现在圣约人飞船没有了离子云的遮挡，完全暴露在UNSC舰队的火力打击之下。

超级磁力加速炮再一次开火。

与此同时，离子束也从圣约人飞船上发射了出来。

超级磁力加速炮确实将余下的圣约人飞船击垮了，但它们在毁灭之前已经发射了等离子能量束，一阵火光飞溅和金属熔浆的喷射之后，十五门轨道磁力加速炮完好无损，而另外五门已经化为气体。

追赶UNSC舰队的圣约人飞船立刻掉转船头，火速撤离。UNSC舰队也没有去追赶它们。

“有指令传来，长官。”多米尼克少尉说，“要求我们后退，以便重新编排队形。”

凯斯上校点点头。“科塔娜，能否帮我估算一下这次战斗中舰队的受

创程度和伤亡人数？”

她那小小的全息投影影像出现了。“没问题，上校，”她扬起一道眉毛，看着他，“不过你确定要听这个坏消息？”

阵亡估算表出现在屏幕上。

他们代价惨重。舰队剩下不到二十艘飞船。几乎有一百艘飞船在这场战斗之后，死寂地飘浮在太空中。

凯斯上校感到自己呼吸困难。他深深地呼了口气。“就差一点儿。”他低低地说。

“伤亡本该更严重。”科塔娜也放低了声音。

他看着撤退的圣约人舰队。又一次胜利——取得得太容易了。不对……可以用任何词来形容UNSC的这场战斗，但绝不会是“容易”。无论如何，圣约人舰队的此次撤退比以前任何一次遭遇战中的撤退都要早。这些怪物们一旦打起仗来，罕有后退的。

除了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第四行星的那次战争，他突然想到。

“科塔娜。”他顿时大喊，“扫描致远星的两极，过滤磁场的干扰。”

屏幕切换到致远星的北极，数百艘圣约人的登陆飞船映入他们的眼帘。

“立即接通舰队司令部，”他冲着多米尼克少尉喊道，“同时把这个消息转发过去。”

“遵命，长官。”多米尼克少尉回答说，“接通。”

“通知他们致远星已遭入侵，两极都有圣约人登陆飞船。”

多米尼克少尉发送了消息，然后听了一会儿耳机，报告说：“消息已经被接收，长官。”

超级磁力加速炮掉转方向，开火——数十艘登陆飞船立刻被摧毁，破碎的外壳却依然因为惯性而以极高的速度向行星飞去。

余下的登陆飞船立刻分成两队，同时向两极区域降落。导弹和磁力加速炮台朝着它们频频开火，很快，成千上万块碎片就像流星雨般纷纷坠落地面。

但更多的已经成功着陆，凯斯悲哀地想，致远星已经被成功地入侵。

“来自行星上舰队司令部的求救信号，长官。”多米尼克少尉呼吸紧张地说。

“播放。”凯斯上校说。

“它们数量成千上万：咕噜人、豺狼人以及精英战士。”一阵静电的噪音，“它们还有坦克和飞机。上帝！它们突破了防线。后撤！后撤！如果有人还能听见的话，听着：圣约人军队已开始地面入侵。大量士兵行进至军械库附近……它们——”之后便再听不见任何话语，扬声器中传出了白噪音①。凯斯上校听见尖叫声，骨头断裂的声音，以及一饮爆炸。信号就此中断。

“长官！”霍尔少尉叫起来：“圣约人舰队改变了航向……他们掉头了。”她猛然回身面对上校，“它们要进行第二次攻击。”

凯斯上校挺直身，抚平制服。“很好，”他尽可能以最平静的口吻对船员们说，“看来我们还来得赶上。”

洛弗尔少尉点点头。“长官，预计五分钟之后到达祖鲁集结地。”

“解除所有的保险阀，”凯斯上校说，“将我们那些远程控制的长剑型截击机送入发射舱，随时准备射出飞船，然后确定磁力加速炮的充能器和推动器都已经预热完毕。”他掏出烟斗，点上，抽了一口。

毫无疑问，圣约人的目标是那些轨道上的炮台。之前的自杀性攻击又是一次幌子，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是地面部队，假如他们的部队攻陷了聚变发电站，那么那些炮台就不过是一些高高飘在行星上空的玩具。

“真是糟糕。”他轻声对自己说。

科塔娜出现在导航控制台附近。“凯斯上校，我接收到另外一个危急信号。来自致远星太空港的人工智能如果你觉得这个消息——”她指了指

屏幕上渐渐逼近的圣约人舰趴，”——糟糕的话，那么听一下这个更糟糕。”

第三十三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558时

UNSC秋之柱号，波江星系

任务又遇到了另一个阻碍。

士官长从没想过任务会失败。他必须成功。失败意味着死亡，不止是他的，还包括所有斯巴达……和全体人类的死亡。

他站在货舱的显示屏前，重新阅读着凯斯上校传来的阿尔法口先级通讯信号。

阿尔法优先通讯

来自：致远星太空港航信士官人工智能－8575〔又名多普勒）

发至：联合国太空司令部／

/三重加密加时戳公共密钥：红穿红穿红/

/文件头/

请求立即采取行动

情况：发现致远星丈件档案网络防火遭到到圣约人数据侵入包的渗透。反入侵软件启动。判定：阻止渗透可能性99.9%。

情况：三重屏蔽规程初始化后发现，轻巡洋舰圆周号/Γ－9停泊舱/被隔离在致远星军事堡垒文件档案网络之外。

情况：在跃迁断层空间发现圣约人飞船，航线与Γ-9停泊舱相交。

结论：圣约人已发现圆周号上存在不受保护的导航数据。

结论：科尔协议未被执行

请求立即采取行动

/文件结束/

他重放了一遍来自致远星军事堡垒指挥总部的危急信号。

“它们突破了防线。后撤！后撤！如果有人还能听见的话，听着：圣约人军队已开始地面入侵。大量士兵行进至军械库附近……它们——”

士官长将这条通讯信号复制下来，通过小队的通讯①白噪音，音响或电力噪音，在给定波段内所有频率上其强度都一样。频道发给他的队员。他们也有权知道这一切。

圣约人发动地面入侵只可能有一个目的：毁掉行星防御系统的能源供应基地。如果它们成功了，致远星就会沦陷。

圣约人夺取圆周号也只可能有一个目的：盗取存储在飞船中的导航数据库，找到每一个人类殖民星球的位置——当然也包括地球。

凯斯上校出现在屏幕上。他的一只手里拿着烟斗，由于攥得太过用力，关节都已发白。“士官长，我想圣约人会利用跃迁断层空间精确地跳跃到太空港附近。它们会尽量在被超级磁力加速炮毁灭之前，向行星表面投下地面部队。阻止它们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士官长。我……乐意接受任何建议。”

“我们可以搞定。”约翰回答道。凯斯上校睁大眼睛，身子往指挥椅前倾，“你说真的吗，士官长？”

“千真万确，长官。斯巴达就是受训来执行艰巨任务的。我会分派我的队员们，来处理好这件事。首先，会有三名斯巴达回到太空港，以确保导航数据不会落到圣约人手中。其余的人将投入地面战场，击退入侵之敌。”

凯斯沉思片刻说：“不，士官长，这太冒险了。我们必须保证不让圣约人拿到导航数据。我们使用一颗核雷好了，将之安装在太空港的绕地轨道附近，再引爆它。”

“长官，电磁脉冲会烧毁轨道上那些炮台的超导线圈。但如果你用秋之住号上的常规武器摧毁太空港，就无法彻底销毁导航数据库。只要圣

约人搜索残骸，它们就能得到这些数据。”

“是的。”凯斯一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用烟斗轻拍自己的面颊，“好，士官长。我们就按你说的办。我会调整航线，从太空站上方经过。让你的斯巴达随时待命，并准备好两艘运兵船。我将在——”他询问了一下科塔娜，接着说，“——，五分钟内让你们出发。”

“是，上校。我们会准备好的。”

“祝你们好运。”凯斯上校说完，就关掉了通讯显示屏。

好运，士官长从来就不缺运气。但这次他所需要的运气比过去多得多。

约翰转头面对斯巴达们……他的斯巴达们。所有人都站得笔直，等待他的命令。

凯丽走上前。“士官长，我请求负责太空任务 .”

“否决，”约翰说，“我亲自负责这部分。” 他很欣赏凯丽的自告奋勇——太空任务要比地面任务危险十倍。

圣约人兵力将是他们的十倍，或者更多，但斯巴达们早就习惯了和数目庞大的敌人战斗。在地面上，他们总能获胜。

但回收圆周号数据库的任务，则要在真空和零重力的条件下执行——而且他们可能需要经过一艘圣约人战舰，穿越敌人的枪林弹雨才能抵达目标。这可不是什么理想的战斗环境。

“琳达，詹姆斯，”他说，“你们跟着我。弗雷德，你担任红组队长，负责地面任务的能术指挥。”

“长官！”弗雷德高声喊道，“明白，长官。”

“现在做好准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话音未落，士官长立即就后悔说了这么不吉利的话。

众人沉默片刻，凯丽大声说：“立正！”斯巴达们啪地一下立正站好，向士官长行了个军礼，动作刚劲有力。

约翰也挺胸抬头，向他们回礼。这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骄傲之情。

斯巴达们迅速散开，整理自己的装备，跑向运兵船所在的舱室。约翰目送他们离开。

这个任务正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的。这将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刻……但他知道，这也可能是他们的最后时刻。

门德斯军士长曾说过，作为指挥官总会遇到必须要求下属牺牲生命的时刻。约翰知道今天他会失去一些同伴——但他们的牺牲是否能换来战斗的胜利？大家会不会白白牺牲呢？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已做好准备。

约翰点燃推进器，让鹈鹕运兵船一百八十度转弯。他让引擎全力运转，以抵消向前的惯性。他们脱离秋之柱号时，那飞船的航速是三分之一全速。

从这里到太空站的停泊港只有一万公里，所以他们现在必须利用每一毫米的距离来减速。

士官长驾驶着专为斯巴达准备的改良型鹈鹕运兵船，船上还携带着爆破物。太空站现在肯定是密闭的——每一扇气闸门都处于密封状态。他们必须炸出一条路来。

约翰向后看了一眼，琳达正检查着她随身携带的三枝改装过的祖击步枪中的一枝，詹姆斯则在检查小型推进器。

他选择琳达，是因为在斯巴达中没有别人比她更擅长远距离战斗。而这正是约翰现在想干的：远距离战斗。在零重力下和成群的圣约人部队进行近战的后果是……就算他的运气再好再多，也有用光的时候。

约翰选择詹姆斯是因为他从不放弃。在第四行星的战斗中，虽然手被灼伤了，詹姆斯仍忍住伤痛——起码克取了很长一段时间——帮他们除掉了圣约人的巨怪。在这次任务中，士官长需要的就是这种永不放弃的毅力。

他远远望向这艘鹈鹕运兵船的前方。另一艘运兵船正在点火，朝致远星疾飞而去。

凯丽、弗雷德、约书亚……所有的人。他真希望能分身，在地面任务中和它们并肩战斗。

雷达屏幕闪过一道迫近警报：鹈鹕运兵船距离停泊港只有一千公里了。

士官长又在推进器的操作界面上点击了几下，校准了航线，接着将迫近警报器设置尉静音模式。

但警报声马上又重新想起。奇怪。他又向静音按钮伸出收取——却又停在半空。他发现运兵船周围的空间开始异变。绿光不断出现，先是一个小点，接着不断扩大，变成了黑色太空中的一片淤青。这些污点不断膨胀、收缩，连星光都因之扭曲。

一个跃迁断层空间出口。

士官长关掉鹈鹕运兵船的引擎，开始减速以避开撞击。

一艘圣约人护卫舰在运兵船前方一公里处出现，它的舰首填满了整个显示屏。

第三＋四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626时

UNSC鹈鹕运兵船，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Γ太空站附近

“准备转向！”士官长高声叫道。

琳达和詹姆斯冲向各自的座椅，系好安全带。“准备完毕！”琳达说。

约翰关闭了鹈鹕运兵船的推进器，接着来了一次短促的转向喷射。所有队员在座椅上猛地向前一冲。加速度消失。约翰随即迅速地关闭了引擎。

这艘瘦小的鹈鹕运兵船正面对着圣约人护卫舰，与之相距一公里。异族飞船的战斗机发射舱和等离子武器发射器在运兵船的显示屏上异常

清晰：凭借这些火力，它可以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把这艘运兵船，连带里面的斯巴达全部汽化。

约翰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用铁砧II型高爆导弹和机关炮向它开火——但他控制住了正伸向发射器的手。

这只会吸引它们的注意……而这正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此时此刻，异族飞船还没发现它们——也许是因为约翰已经关掉了鹈鹕飞船的引擎。这艘敌人的飞船正像死物一般飘游在虚空中——没有灯光，没有发射出单座战机，没有为等离子炮充能。

运兵船继续向太空港飞去，惯性正帮他们拉开与圣约人护卫舰的距离。

异族飞船周围的空间再次沸腾分裂，又有两艘圣约人战舰出现了。

它们同样没有理睬运兵船．难道说它太小了不值得费心？约翰没有多想。他的好运似乎还在。

他看了一下雷达显示器，距离太空站还有三十公里。他启动引擎，开始减速。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然他们就要撞上太空站。

二十公里。

轰鸣声响彻飞船。他们不断减速——但这还不够。

十公里。

“抓紧！”他对琳达和詹姆斯说。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士官长在座椅上猛烈摇摆。幸好有安全带帮他固定了身体。

约翰眨眨眼……看到的只有黑暗，视野中空无一物。他注意到护盾的指示条已经完全捎失了，现在正缓慢填充。驾驶座前面的所有仪表和显示屏都支离破碎了。

士官长晃晃脑袋，赶走了眩晕感，接着站起身朝后方走去。

运兵船内一片狼藉。所有固定好的东西都松动了。弹药箱已经破

碎，各类装备飘在空中，到处都是。冷却剂泄漏了，形成了很多黑色的液珠。失重状态下的船舱就像个雪景球玩具。

詹姆斯和琳达也飘在空中，正缓慢移动着。

“有人受伤吗？”约翰问。

“我没有。”琳达回答。“我也是。”詹姆斯说，“我是说，没有。我很好，长官。我们是迫降了，还是被圣约人打中了？”

约翰说：“如果是圣约人干的，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说话了。带好所有你们能搞到的装备，到外面去，要快！”

他拿起一枝步枪和一个轮发式多联装火箭发射器。接着他找到一个背包，里面有一千克的C-12炸药、起爆器，还有一枚莲花反坦克雷。这些会派上用场的。他又找到了五个完好的弹夹，但却没发现自己的小型推进器。看来他不能指望这东西了。

“没时间了，”约翰说，“我们待在这里简直就是束手待毙，太危险了。赶快从侧舱门出去。”

琳达首先走了出去。她环顾四周，确认附近没有圣约人的伏兵，这才招呼剩下的两个人出来。

约翰和詹姆斯离开船舱，在零重力下，攀附着船壳向飞船首尾两侧移动。

Γ空港是个直径三公里的环。无论往哪个方向看，都是灰暗的金属围成的圆弧。在它的外壳上安装着通讯天线和一些导管——没有可靠的掩体。空港的舱门密封得严严实实。整个太空站并没有自旋装置。看来这里的人工智能发现导航数据库存在安全隐患后，就关闭了自旋系统。

士官长经过鹈鹕运兵船的船尾时，不禁皱起眉头。运兵船的引擎已经毁坏。后部完全扭曲变形，飞船插在太空站上，形成一个仰角。而安装着c-12炸药，本准备用来突破圣约人舰船外壳的船首，则倾斜着指向黑暗的太空。

士官长扶着飞船外壳，慢慢地坠向太空站。

“蓝二，”他说，“检查一下那些爆炸物。”他用手指了指舰首，这个

动作让他旋转起来。

“是，长官。”詹姆斯打开小型推进器，向舰首飞去。

斯巴达们曾受训在零重力状态下战斗。这不容易。在那种环境下，最微小的动作也会让你旋转起来，失去控制。

一道光打在太空港外壳上，反射过来。士官长抬起头，发现圣的人飞船开始移动。蓝色的激光束不断闪烁，红色的光点正在船侧弧线上聚集。飞船的引擎喷出火光，飞船正向太空站靠近。

片刻之后，一道光划过约翰的视野。圣约人护卫舰的护盾闪着白光，这艘飞船瞬间就化成了一团金属碎片。

轨道炮台已经向这些圣约人舰船开火了。

它们是在自杀。圣约人飞船为何会认为自己能够承受这种火力？

“蓝一，”约翰说，“用你的瞄准镜看看这些船。”

琳达飘向士官长。她举起狙击枪，指向圣约人战舰。“发现目标。”她说飘，开始扣动扳机。

士官长放大了瞄准镜的倍率，看到剩下的两艘飞船发射出十几枚东西。这些东西拖着尾烟向斯巴达们直扑过来。约翰将瞄准镜再放至最大倍数。那些光点似乎是背着小型推进器的人……

不，它们决不是人。

这些怪物脑袋很长。即使相距如此遥远，约翰也能透过它们的头盔看到鳌鱼般的尖牙利齿。当它们撞到遍布空中的飞船碎片时，身上的盔甲不断闪耀着光芒，显然它们配有能量盾。

这一定就是精英阶级的战士。哈尔茜博士曾提到过它们。这就是圣约人最强的战士吗？斯巴达们会找到答案。

琳达向一个来袭的异星人射击。它身体周围闪过一道亮光，子弹被弹开了。她没有停顿，连续向这怪物发射了四发子弹，都精确地击中了颈部。它的护盾不断闪烁，但终于最后一颗子弹穿透了阻隔。黑色污血从伤口流出，这怪物在太空中痛苦地扭动着。

其他异星人发现了斯巴达。它们加速朝他们飞了过来，同时用手中的等离子步枪和针弹枪不停开火。

“隐蔽。”约翰说，一扭身，来到运兵船的另一侧。

琳达紧随其后。他们旁边的船壳闪起团团火焰，熔化的金属四处飞溅。晶体状的针弹被他们的护盾弹飞。

“蓝二，”士官长说，“我说过撤退！”

詹姆斯几乎就要拆下舰首的炸药了，但数枚针弹击中了他。有一个正好扎进他的小型推进器，就嵌在那里。转瞬之后……推进器爆炸了。

气流从背包里喷薄而出。这不受控制的动力使得詹姆斯在失重状态下不断旋转。他撞向太空站，又弹了回来，接着就像火箭一样向虚空飞去，一圈又一圈地翻着跟头，完全无法控制航路。

“蓝二，快回来！”约翰冲通讯器大声叫着。

“无……控制……”詹姆斯的声音被静电噪音所掩盖，“它们……到处……”噪音更加嘈杂，接着通讯中断了。

士官长眼看着同伴坠向遥远的黑暗之中。詹姆斯所受的一切训练，超人的力量和反应能力，还有无比的决心……此时在残酷的物理法则下全然无用。

他不知道詹姆斯是否已经死去。但这一刻他必须做出最坏的假设，将注意力集中起来。他还有任务要去完成。如果他能活着回去，一定会要求这一地区的每一艘UNSC战舰展开搜寻救援行动。

琳达脱下她的小型推进器。

异星人们猛烈的火力停止了。圣约人向太空站发射出登陆舱，每艘登陆舱之间的间隔大约为三百米。

一个登陆舱就落在离他们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它的舱壁像花瓣一样张开。穿着黑蓝相间的太空服的豺狼人冲了出来。它们的靴子牢固地吸附在太空港外壳上。

“找条路杀进去，蓝一。”

“明白。”琳达说。

她瞄准了异星人身上投有被能量盾覆盖的地方：靴子、头顶、指尖。三名豺狼人的太空服被琳达的子弹撕裂，它们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剩下的异星人尖叫着缩回登陆舱。

士官长背靠运兵船，小心地进行点射。失重的环境下，他瞄准时碰到了不少麻烦。

一名豺狼人从掩体中跳了出来——向斯巴达冲过来。

约翰将步枪调成全自动模式，连续不断的子弹刺穿了它的护盾，将这个异星人从太空站上击飞。他射光了这一匣子弹，重新上好，接着掏出一颗手雷。他拉下保险拴，把它扔了出去。

手雷沿着一条平直的轨迹飞行，撞到登陆舱的内壁，然后弹了一下，进去了。它爆炸了。一道光闪过，蓝色的血水喷出，瞬间就因进入真空而冻结了。爆炸在敌人没有护盾保护的一侧爆炸了。

“蓝一，检查那个登陆艇。我会掩护你。”他端起手中的步枪说。

“是。”琳达抓住一根铺在外壁上的管子，用手将自己拉了过去。等她进入登陆舱后，给约翰的头盔显示屏发了一个绿灯信号。

士官长匍匐前进到鹈鹕运兵船的舰首。他探出头去，发现这个太空站已经布满圣约人部队：一百多个豺狼人，还有至少六名精英战士。它们正朝着鹈鹕运兵船的方向慢慢靠近。

“来试试吧。”约翰低声说。

他从弹药带里取出两枚手雷，塞进舰首的C-12炸药包里。接着，他用力一推，让自己向后，朝队友方向飞去。

琳达抓住了他，并将他拉进登陆舱里。十几个豺狼人的残骸遍布各处。

“我给你找了个新目标。”约翰对她说，“那两颗手雷。瞄准它们，等我的命令。”

琳达将狙击枪架在登陆舱打开的外壁上，瞄准好目标。

豺狼人围向运兵船，同时还有一名精英战士也驾驶着某种飞行器朝运兵船飞去。它打了个手势，命令豺狼人开始搜查飞船。

“开火。”约翰说。

琳达射出一发子弹。手雷爆炸了，连锁反应也引爆了二十公斤的C-12炸药。

一股气浪向约翰袭来，让他向后飞去，撞上登陆舱的后壁。尽管距离起爆点有二十米远，但登陆舱的外壳还是扭曲变形了。

他望了出去。

之前鹈鹕运兵船所在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大洞。如果还有东西幸存，它现在也肯定已经飞在太空中了。

“我们找到进去的路了。”约翰说。

琳达点点头。

太空站的下方很远的地方出现了更多的圣约人登陆舱。士官长看到数百名豺狼人以及精英战士正向这边靠近。

“赶快走，蓝一。”

他们冲向那个大洞。爆炸掀翻了五层甲板，留下一条像是被狗啃出的通道，空气正从这里不断往外泄漏。

约翰在视屏上调出太空站的蓝图。“这里，”他指着下面的第二层甲板说，“B层。离左舷三百米来处就是九号泊位，圆周号应该在这儿。”

他们钻进大洞，来到B层甲板的走廊。太空站的应急照明灯已经点亮，给整个通道涂上了黯淡的红色光影。

约翰停住脚步，同时示意琳达也停下。他取出莲花反坦克雷，女装在甲板上，将灵敏度设到最大，并启动了它的引爆探侧器。无论什么东西想要跟踪他们，都会得到一个意外的礼物。

约翰和琳达抓住扶栏，将自己拉过弧形走廊。

在他们前方不远处，自动武器射击时的火光不断闪现。

“蓝一，”约翰说，“前方，十米——有一扇压力门打开了。”

他们迅速占据大门两侧的位置。约翰伸出一只探头。这个停泊舱的两层甲板上停泊着十几艘飞船。士官长看到有几艘损坏的鹈鹕运兵船，一个太空站服务机器人。而在十一号泊位，一艘形态优雅的民用飞船就吊在巨大的挂钩上。舰首那里本该徐写船名的地方，只有一个简单的圆圈。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目标了。

在它后方的两个泊位中，四名身穿太空服的陆战队员被等离子炮和针弹枪的猛烈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约翰转过探头的角度，看到前方有三十多个豺狼人，正在能量盾的掩护下慢慢向前推进。

陆战队员们扔出儿枚手雷。那些异星人尖叫着寻找掩护，迅速打开身体的护盾。

三次“爆炸”在真空中发生了——但是没有声音也没有一个异星人倒下。

另一阵爆炸在甲板蔓延。这是从他们身后传来的，强大的震动透过装甲，撼摇着约翰的骨骼。莲花反坦克雷已经爆炸了。

外面的圣约人军队很快就会进来，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约翰端起步枪。

“蓝一，干掉这些怪物。我得杀到圆周号那里去。”

琳达用左手扶住压力门的边缘，将狙击枪的枪口探了出去，右手扣住扳机。

“这儿东西可真不少，”她说“估计要花上几秒钟。”

约翰的运动传感器上闪现出一个信号，可马上又消失了。他转过身举起步枪。什么都没有。“蓝一，坚持住。我要检查一下六点方向。”

琳达的确认指示灯在他的显示屏上闪烁着。

约翰小心地向后走了十米。传感器上没有信号。通道中只有黯淡红光和物体投下的阴影……但有一个影子正在移动。

转瞬之后它就显形了，黑色的形体从黑暗中走出。它比约翰还要高上一米，穿的蓝色盔甲和以前在那艘圣约人飞船里遇见的战士身上穿的一样。它的头盔很长，头盔后面一排排尖利的牙齿闪着微光。它看起来仿佛在冲约翰笑。

这个精英战士举起离子手枪。

在这个距离，没有任何生物能够躲开这一击——离子流瞬间就可以切开约翰正缓慢充能的护盾。而他手中的步枪，却无法割开异星人的能量盾。只要一次交火这怪物就能轻松获胜。

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他需要改变局势。

约翰猛地一推墙壁，飞向异星人，在它有机会开枪前就撞了上去。

他们一起向后飞去，撞上一面隔墙。约翰看到异星人的护盾闪耀了几下，随即消失了。

他用力砸向握着那把等离子炮的手。

异星人张大嘴，嚎叫着扔掉武器。可在真空中，约翰无法听到它发出的声音。

它一脚踢向约翰腹部。护盾承受了这次攻击，但他无可避免地向后翻滚。约翰用手一拍顶壁，稳住身体，接着向下冲去，躲开了精英战士的紧跟而来的攻击。

约翰试图抓住异星人，但不断衰竭又不断充能的护盾总是让他们相互撞开。没办法抓住它。

他们在通道里不断反弹。约翰用脚钩住扶栏，一阵刺骨的疼痛从腿上传来，但总算是停止了惯性。

精英战士推开他，抓住对面的扶栏。接着，它转过身，再次向约翰冲了过来。

士官长不去管腿上的剧痛。同样一蹬墙壁，扑向异星人。他们撞在一起，士官长用双拳向异星人击去，但都被它的护盾弹开了。

精英抓住他，用力一扔。他们扭打在一起，向墙壁撞去。

约翰被按在墙上。太好了——他终于找到了借力点。约翰挥起拳头，用尽全身的力量，捶向异星人腹部。它的护盾闪着，发出噼啪声，一部分冲击力让它迅速向后飞去。

它的手摸到了刚才被砸落的等离子炮。

精英迅速恢复平衡，将枪口指向约翰。

士官长跳起来，抓住它的手碗。他锁住盔甲手套上的所有关节——现在手套就像钳子一样死死扣住了异星人。

他们扭打着。枪口一会儿指向异星人，一会儿又向约翰方向移动。

这个怪物和士官长一样强壮。

他们不断在走廊的四壁上撞击着。势均力敌。

约翰努力维持着僵局：手枪在他们身体之间。现在开枪，他们两个人都会被击中。在这种距离，只需要一次射击就能让他们的护盾崩溃，把他们烤熟。

约翰用手肘顺着异星人的胳膊向上，然后猛击它的脑袋。一刹那间，它被打得一阵眩晕，力量明显减弱。

约翰转过枪口，对准它的脸，按下扳机。等离子能量束冲向异星人，它的护盾闪耀不断，接着亮了几下，完全消失了。

能量波也撞击着约翰，他的护盾一下少了四分之一的能量。装甲内层的温度已经达到危险级别。

但至少精英的护盾已经完蛋了。

他没有等待手枪再次充能，就用左手抓住怪物，右手一个上勾拳击中它的头颅，接着又是两卜肘击，打在它的胸口和喉咙，最后冲头盔发动了快速的三连击。它的面罩碎裂了，空气从里面“嘶嘶”地溢出。

士官长推开它，自己向后飞去，又开了一枪。光束正中异星人的面部。

它在空中挣扎着，接着全身抽搐几下，就静止不动了。约翰又开了

一枪，确保它已经死了。

突然，运动传感器捕捉到数个正从走廊不断接近的目标——四十米开外，移动速度很快。

约翰转身，迅速回到蓝一身边。

琳达还待在那里，以极高的精确度不断射击那些豺狼人。

“更多敌人正在靠近。”约翰对他说。

“已经有援兵到达了。”琳达报告说，至少二十个。它们也在不断学，现在已经知道用护盾相互叠加，为彼此作掩护了——很难找到有效的攻击点。”

一阵噪声在约翰的通讯器响起，接着传来男子的声音。“士官长，我是凯斯上校。你拿到导航数据库了吗？”上校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

“还没有，长官。我们正在靠近目标。”

“我们正回航来接你们。预计五分钟后到达。尽快摧毁圆周号的数据库，离开那里。如果你无法完成任务……我会用秋之柱号的武器摧毁太空站。我们快没时间了。”

“明白，长官。”

通讯频道关闭了。

凯斯上校错了。他们并不是快没时间……而是已经没有了。

第三＋五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616时

UNSC秋之柱号，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Γ太空站

秋之柱号刚刚将鹈鹕运兵船发射出去，原有计划就开始走向失败了。

“转向二七零。”凯斯上校向洛弗尔少尉下达命令。

“是，长官。”洛弗尔说。

“霍尔少尉，报告运兵船轨道。”

“鹈鹏一号已在Γ太空站着陆，”洛弗尔说，“鹈鹕二号正在进入行星大气层，预计将降落在舰队司令部外围五乘五的区域内。”

“上校，”科塔娜插话进来说，“后方出现空间扭曲。”

屏幕马上切换到后方摄像头拍下的画面。黑暗的宇宙中漾起了很多绿色的光点，远处的星光因之扭曲。一艘圣约人护卫舰出现了。

“多米尼克少尉，”凯斯上校喊道，“通知舰队司令部我们的后院来了不速之客。我建议他们尽快重新进行轨道炮定位。洛弗尔少尉，掉转船头，给我最大引擎输出力。日吉和子少尉，准备发射磁力加速炮，编号B1到B7的发射舱装填射手型导弹。”

舰桥成员们迅速开始行动。

秋之柱号旋转着，它的引擎放射出光芒。然后，飞船慢慢停了下来，接着向刚刚出现的圣约人护卫舰飞去。“长官，”科塔娜说，“空间扭曲程度以指数级增长。”又有两艘圣约人护卫舰出现在第一艘飞船的两侧。

它们刚刚离开跃迁断层空间，一道白色的火焰就划过黑暗向它们扑了过去：一门超级磁力加速炮早已瞄准了它们。这艘圣约人飞船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它的护盾闪着光斑，飞船外壳随后爆裂了。

“它们没有能源，”凯斯上校说，“没有灯光，等离子炮没有充能，没有激光。它们在干什么？”

“也许，”科塔娜说，“它们进行精确跃迁需要动用全部能源。”

“一个弱点？”凯斯上校沉吟着。

“不会持续太久，”科塔娜回答道，“圣约人飞船的能量水平正在向上攀升。”

剩下的两艘圣约人战舰启动了能源——灯光霍地一下亮起来，引擎开始启动，红色的光斑出现在飞船侧翼的弧线上。

“敌舰进入最佳射击距离。”日吉和子报告说，

“已经计算出针对所有敌舰的射击轨道，上校。”

“用磁力加速炮瞄准左舷的敌舰，日吉和子少尉射手型导弹锁定右舷的目标。希望我们能吸引它们的火力。”

日吉和子少尉快速键入命令。“准备好了，长官。”

“开火。”

秋之柱号的磁力加速炮来了个三连射。炮弹从下甲板呼啸而山，如电闪雷鸣。射手型导弹穿过虚空，飞向右舷圣约人战舰。

敌舰开火……不过并不是攻击秋之柱号。只见两枚等离星能量束向距离它们最近的两个轨道MAC炮台飞去。

秋之柱号的磁力加速炮击中了圣约人飞船。一次，两次。它的护盾陡然变亮，随即黯淡下去。第三枚炮弹结结实实地打在船体后部，洞穿而过——让这艘飞船旋转起来。

轨道磁力加速炮再度开火。一道白光闪过，左舷的敌舰被击破。转瞬之后，右舷的圣约人飞船也爆炸了。

但它们的等离子弹继续冲向既定目标，击中了两个轨道防御平台中的一个。那上面的磁力加速炮迅速熔化瓦解，变成了许许多多液态小球，飘游在空间中。

还剩十三门炮，凯斯中校想着。不是个吉利的数字。

“多米尼克少尉，”他说，“向舰队司令部发出请求，让他们把所有已经抵达星系的战舰调去守卫我们的轨道炮台。同时告诉他们圣约人飞船经过精确跃迁后，进入常规空间后会‘死’那么几秒钟。”

“明白，长官。”多米尼克说道，“信息已经发送。”

“日吉和子少尉，”凯斯上校说，“向所有我们发射出去的射手型导弹

发送自毁信息，使用加密编码。”

“是，长官。”

“等等，”凯斯忽然说道——有什么事不对头，“霍尔少尉，扫描这一区域，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扫描中，长官，”她说，“这里有数百万飞船外壳碎片。雷达失去作用。热能传感器也一样——外面的一切都热得发烫。”她突然停下来，探身靠近显示屏，一缕金发散落在脸颊旁边，但她并没理会，“有物体在向Γ太空站移动，长官。是登陆舱！”

“日吉和子少尉，”凯斯说，“重新设置射手型导弹的攻击目标。新目标出现——与霍尔少尉连线以获取坐标。”

“是，上校。”他们一起回答。

“转移目标，分散注意力，声东击西，”凯斯说道，“圣约人的战术意图非常明显。”

远方的虚空中闪现起上百个光点。

“在轨道炮台的有效射程外，发现活动迹象。”科塔娜说。

“显示出来。”凯斯上校说。

他之前见到的那艘巨型圣约人战舰又回来了。它发射出耀眼的蓝白光束，光束犹如划过黑暗的一杆投枪，击中了十万公里外的驱逐舰希罗多德号。光束从头到尾贯穿飞船，将它割开。

“天啊。”洛弗尔少尉低声喊道。

轨道炮台发起新一轮攻击，向这艘巨舰打了一次齐射……但距离太远了。这艘战舰轻松地躲开了炮弹。超级磁力加速炮没命中目标。

又是一道光束闪出。另一艘飞船——航母武藏号——为了掩护轨道炮，舰身中部被打中，断裂开来。它的引擎还在猛烈运转，后半部分船体仍在继续前进着。

“它们想从远距离狙击我们的战舰，”凯斯说，“让我们没有力量防卫

致远星。”他取出烟斗，轻轻拍打着手掌，“洛弗尔少尉，计算一条截击路线。引擎调至最大输出力。我们得去干掉那艘船。

“长官？”洛弗尔坐直身体说，“是，长官，正在调整航线。”科塔娜出现在全息影像显示台上，“我猜你又想出一个精彩绝伦的战术来规避敌舰了，上校。”

“我想的是直冲过去，科塔娜……由你来担任驾驶。”

“直冲？你在开玩笑。”各种逻辑符号浮现在她的体表。

“涉及航向时，我从不开玩笑，”凯斯上校说，

“你要监视敌舰的能源状况。当你发现它们的反应堆开始增能，出现粒子发射现象——或是别的什么——你就启动我们的应急推进器，闪开它们的攻击。

科塔娜点点头。我会尽力，”她说，“它们的光弹绝对是以光速前进。不会有太多时间躲——”

他们的左舷船壳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凯斯上校摔倒了，跌坐在地。蓝白光束在左舷的显示屏上一闪。

“躲过一发。”科塔娜报告道。

凯斯站起身，整理好身上的制服。“日吉和子少尉，准备磁力加速炮。编号C1到E7的发射舱装填射手型导弹。给我一个配合磁力加速炮的射击方案。”

日吉和子少尉扬起眉毛。她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怀疑。这个方案意味着向单一目标发射超过五百枚的导弹。“方案上载完毕，长官。发射准备完毕。”

“距离，霍尔少尉？”

“正在进入磁力加速炮最大射距，长官，4秒……3秒……”

一声爆炸从秋之柱号右舷传来，飞船一阵晃动。凯斯这次稳住了身体。

“导弹已经发射，长官.等待与磁力加速炮协同。”

蓝色闪光从显示屏上席卷而过。沉闷的撞击声划过飞船。秋之柱号向左舷倾斜，随即旋转起来。

“我们中弹了！”翟尔少尉说，“C, E, E甲板二到二十七区减压。空气泄漏。反应堆受损，长官。”她又全神听着头戴式耳机里传出的系统报告，“无法得到底层甲板的准确报告。我们正在丧失动力。”

“封闭那些区域。日吉和子少尉，我们还能控制磁力加速炮吗？”

“可以。”

“那么开始射击，少尉。”

磁力加速炮射击时，秋之柱号随之晃动起来。爆炸声和金属变形所发出的吱嘎声从飞船受损的外壳传来。三枚一组的炮弹出现在显示屏上，追赶在射手型导弹之后，飞向它们共同的目标。

第一枚磁力加速炮弹打在圣约人飞船上，在护盾上搅起波澜。第二枚、第三枚也随之撞了上去，接下来是超过五百枚的导弹沿着它的船身不断爆炸。星星点点的火光布满这艘巨大的飞船，它的护盾亮度激增，有如坚固的银盾，接着黯淡消失了。十几枚导弹在船体上爆炸开来，撕裂了青色的装甲。

“目标受损极小，长官。”霍尔少尉报告道。

“但我们搞掉了它的护盾，”凯斯上校说，“我们能击伤它。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日吉和子少尉，准备再次发射。同样的射击方案。霍尔少尉，让我们的远程操控驾驶的长剑截击机升空，给它装上湿婆神式核弹。科塔娜，由你来控制它。”

科塔娜用脚尖点击着“地面”说：“长剑已出发你想让我把它停在哪儿？”

“切入圣约人战舰的飞行轨道。”凯斯告诉她。

“长官，”日吉和子少尉高声叫道，“我们没有足够的能量给磁力加速炮充能。”

“知道了，”凯斯上校说，“把供给引擎的全部能量调给磁力加速炮。”

“请允许我指出，”科塔娜抱着胳膊说，“如果你现在关掉引擎的话，当湿婆神式核弹击中圣约人飞船时，我们会处在核爆的范围内。”

“我知道，”凯斯上校说，“照我说的做。”

“充能百分之七十五，”日吉和子少尉说，“八十五，九十五，一百！长官。射击准备完成。”

“开火。”凯斯命令道。

“导弹发射……”

圣约人飞船射出一道蓝白色的光束，刺向秋之柱号。光束击中目标，穿透了船身外壳。爆炸将秋之柱号推出原有的轨道，翻滚起来。随着这阵翻滚，圣约人的能量光束在船体上刻下一个螺旋花纹，割裂装甲，深深刺入飞船内部。

当光束划过左舷射手型导弹发射舱时，秋之柱号强烈地震动起来。那些导弹都在发射舱中爆炸了。凯斯身下的甲板猛地一震，几乎把他从指挥席上甩了出去。

他系紧安全带，面色阴沉地盯着战术显示屏。“受损报告！”凯斯高喊着，他声音尖利，可以和不断从扬声器中传出的数十种危险警报媲美。

科塔娜调出飞船的全息图，用闪烁的红光标出受损区域。“导弹发射舱和贮藏库受损——所有甲板，所有区域都有火情。主聚变室受损。”秋之柱号完全失去控制，不断旋转着。

“科塔娜，帮我们保持船体平衡。我们需要发射炮弹！”

“是，上校，”她的身体变成了一堆模糊不清的数学符号，“飞船现在的轨迹极度混乱，”她说，“空气仍在流失。稳住。就是这样。好了。”

秋之柱号进人稳定状态，圣约人飞船重新出现在主屏幕正中。近距离看，凯斯上校终于可以看到这艘飞船是多么巨大——至少是普通巡洋舰的三倍。顶部甲板上安装着一个发射舱，它不断转动着，跟踪着秋之

柱号，发射舱中的炮口随之转向。炮口开始闪出白色的电光，为下一次致命的攻击集聚能量。

“准备好就马上发射，日吉和子少尉。”凯斯上校命令道。

“开火！”船身内一阵雷鸣，“磁力加速炮弹射出。”

这些炮弹正中圣约人飞船，射手型导弹也随之扑了上去……但只有少数导弹能打击船体，因为护盾只被MAC炮撕裂了儿处口子。

“科塔娜，把我们的长剑迫降到那个杂种上。核爆计时器设定为十五秒。”

加力助推器点火，”科塔娜回答道，“撞击倒计时，三……二……一。它到了，长官。”

秋之柱号加快速度，与圣约人舰船擦身而过。

“霍尔少尉，将所有可控能量调至引擎。”

“第二反应堆重新启动，长官。这能给我们百分之十五的输出力。”

“将后方摄像器的画面显示到中央屏幕上。”凯斯上校命令道。

圣约人飞船缓慢转向秋之柱号，它的炮塔也在追踪着他们的位置。凯斯生平第一次祈祷圣约人飞船的能量盾可以坚持住，不消失。

这艘巨舰突然变成一道炫目的白光，外围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当湿婆神式核弹在它的护盾内爆炸时，起爆点附近的护盾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冲击波在里面急冲猛突，把护盾撞成了不规则的形状，接着分三个方向从里面射出来。雷电和等离子能量束在空中翻滚……但完全没有碰到秋之柱号。

亮光逐渐淡去，圣约人旗舰已经消失无踪。

凯斯上校抽了口烟斗，又把它放下。也许他们现在有机会重新集结剩余的UNSC舰队，来保卫致远星了。

“祝贺你，上校。”科塔娜说，“我自己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谢谢你，科塔娜。这附近有星球吗？”

“加百列座β星系。”，她说，“距离一千四百万公里，可以说就在隔壁。”

“好。洛弗尔少尉，设计一条航线，让行星的引力帮我们返回致远星。”

“长官。”多米尼克少尉插话进来，“致远星来电。是斯巴达们。”

“传过来，少尉。”

首先传出的是一阵静电噪音，接着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糟糕。放弃七号反应堆。我们撤退。也许可以保住三号。现在我去对付它们的冲锋！”一连串爆炸声响过……还有很多白噪声，接着男子又开始说，“向秋之柱号建议，地面反应堆正被破坏。轨道炮台情况危急。我们没有办法。数量太多。我们也许只能动用核——”接着静电噪声将声音完全掩盖了。

“上校，”科塔娜说，“你应该看看这个。”

她将一幅星系战术地图显示在主屏幕上。很多细小的红色三角形标志在星系边缘闪烁。数十艘圣约人飞船正从跃迁断层空间进入星系。

“长官，”她说，“如果致远星的轨道炮台失去作用……”

“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圣约人了。”他说出这个结论。

凯斯上校转头对多米尼克说：“给斯巴达们发讯，让他们尽快撤离。过几分钟致远星将变得极度危险。”

他深吸口气，继续说：“然后，通过加密频道联系士官长，希望他能给我们点儿好消息。”

第三十六章

军历2552年8月30号0637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伽玛空间站

“探测到多个信号，”士官长说，“在我们周围。”探测器显示士官长和蓝一后面的小道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信号点，他们前面的九号停泊舱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号点都带有敌意，四个陆战队员的标记出现在他的显示屏上：约翰逊中士、士兵奥布赖恩、士兵比森提和士兵杰肯斯。

士官长向他们开启了一个频道：“听着，陆战队员们。你们的火力太分散了。集中射击，一起瞄准一个豺狼人——否则你们就是在浪费子弹。”

“士官长么？”约翰逊中士惊异地喊道，“遵命，长官。”

“蓝一，”士官长说，“我准备进去了。我们得像打开罐头一样打开圆周号。”他朝着边上得鹈鹕运兵船点点头，“往顶上丢些手雷。”

“明白，”她回答说，“我会掩护你的，长官。”她抓起两颗手雷，打开气压门，将其中一个扔向豺狼人后方。

士官长推了一下墙，借力进入零重力的停泊舱。手雷在豺浪人当中爆炸，顿时蓝色的血浆溅满了它们的盾牌和甲板。

士官长猫身钻进鹈鹕运兵船，推开侧面的舱门爬了进去。他潜入驾驶舱，卸下制动阀，然后启动了推进器。

鹈鹕运兵船腾空而起。

士官长用频道呼叫说：“蓝一和陆战队员们，在我的掩护下前进。”他驾驶着鹈鹕运兵船冲入停泊舱正中。一大群豺狼人立刻拥入蓝一刚刚才离开的通道。

士官长开动飞艇上的全自动炮——把豺狼人连同护盾在内削成千百块。一时间残缺的躯干四处横飞，污血在零重力下四处飘散开来。

“士官长，”琳达报告说，“我观察到四面八方拥来数千个信号点。整个空间站都是。”

士官长打开鹈鹕机后舱门。“先进来。”他说。蓝一和陆战队员们纷纷跳了进去。陆战队员们打量着他们两人的雷神锤盔甲。

士官长让飞船面向圆周号，然后把全自动炮对准了那船的前视窗，

开火。子弹将窗户射得千疮百孔，然后又发射了一枚铁砧II型高爆导弹。它穿透了圆周号的船首，完全将飞船炸了开来。

“你替我驾驶。”他告诉蓝一。他溜出侧舱门，随即跃到圆周号上面。这艘飞船的驾驶舱几乎已经是一堆废铁，他进入第一层甲板来到电脑控制面板前，找到导航核心数据库：一块拇指那么大的记忆水晶。这个小玩意儿惹的麻烦可不小。

他用突击步枪开了三枪，将它击成碎片。

“任务完成。”难得在那么多糟糕事中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这下圣约人就没法找到地球的位置了……至少今天是不可能了。

他离开圆周号，发现豺狼人出现在停泊舱顶层的甲板上。他的感应器立刻显示：遭遇大量的敌人。

他跳回鹈鹕运兵船，把自己绑在驾驶舱位置，然后掉转船头对向大门。

“蓝一，给守门的人工智能发送打开大门的信号。”

“信号已经发送。”她回答说，“没有回应，长官。”她仔细看了一下，“大门有手工开启装置。”她开始飘向后舱门，“我来搞定，长官。这回该轮到我了，掩护我。”

“收到，蓝一。低下头，我来吸引他们的火力。”

她一用力，弹出了后舱门。

士官长按动推进器，飞船高高升起——到达了第二层甲板。上面的甲板是机械舱，各种未安装完成的机械部件闪闪发亮。还有百来个豺狼人和一批精英战士在恭候他们。

它们马上开火，等离子能量束在鹈鹕运兵船外壳上划出道道熔痕。

士官长用飞船上的机炮向那些敌人猛烈扫射，同时发射导弹。异星人的能量盾很快被打掉，凶猛的火力将它们扫得落花流水，蓝色、绿色的血块四处飞溅，然后迅速在冰冷的真空中冻结。

他打开顶部推进器，立刻沉到下层甲板——利用一个舱位作掩护。

蓝一打开了手动阀，外大门缓慢地打开，露出外面的亿万点繁星。“现在毫无障碍了，士官长，我们可以回——”

一个新的接敌信号出现在鹈鹕运兵船的屏幕上——就在琳达身后。要立刻警告她——

一道离子束击中她的后背，另一束来自上层甲板的光束在她前面炸开。她跪倒在地——护盾闪了一下消失了。又有两道等离子束同时声中了她的胸口，接着第三束命中了头盔。

“不！”士官长发疯似的大叫起来。每一束都像是直接打在他自己身上一样。

他立刻开动飞船，挡在她前面，离子束打在船壳上，熔化着它的外壳。

“抬她进来！”他对陆战队员大吼。

他们立刻跳了出去，抓住琳达和她冒烟的盔甲，把她推进飞船。

士官长关闭了舱门，然后开足马力，飞快地窜入外太空。

“你会驾驶这艘飞船吗？”他问中士。

“没问题，长官。”约翰逊回答说。

“你来驾驶。”

士官长贴近琳达，屈膝跪在她身边。她的盔甲有好几处已经熔化了，紧紧地贴在她身上。里面能看见少许炭化的骨骼。头盔里面的生命信号已经非常微弱。

“你完成任务了？”她微微地说，“破坏数据库的任务。”

“是的，我们做到了。”

“很好。”她捏紧他的手腕，吐出最后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合上眼睛。

生命信号消失了。

约翰抓紧她的手腕，然后木然地松开。“没错，他苦涩地说，“我们赢了。”

“士官长，”凯斯的声音从频道传来，“秋之柱号会在一分钟之后到达集合地。”

“我们准备就绪，长官。”他回答说，然后把琳达的手贴在胸口，“我准备就绪。”

士官长刚刚登入秋之柱号，就感到巡洋舰的加速。

他一阵快跑，把琳达的尸体放入冷冻舱，然后立刻将其低温冷冻起来。临床判断她已经死了——这毫无疑问，然而假如他们能够带她去舰队的医院的话，也许还有可能救活。伤口足以致命，但她毕竟是一个斯巴达。

医疗检测器打算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状况。约翰一口回拒，立刻乘坐电梯去舰桥向上校报告。

一踏入电梯，约翰就感觉到飞船向左加速，然后是右方。这是在撤退。

电梯门打开，约翰走进舰桥。

他飞快地向上校敬了个礼。“向您报告，长官。”

凯斯上校回过头，一脸惊讶的神色，也许是因为见到他回来，也许是因为见到他盔甲的模样——上面到处是焦痕、凹坑以及异星人的血迹。

上校回礼说，“已经毁掉导航数据库了吗？”

“长官，找不会在任务没完成的情况下离开的。”

“那当然，士官长。非常好。”

“长官，我请求你能否在这片区域扫描一下求教信号？”士官长瞥了一眼主屏幕——满目皆是圣约人和UNSC进行局部战斗的混乱场面，“我在太空站附近丢失了一名兄弟。他也许还在那里飘游着……在某个地方。”

“霍尔少尉。”上校立刻喊了一句。

“正在扫描。”少尉回答说，然而片刻之后摇了摇头。

“明白了”他回答说。也许还有比这种死法更痛苦的死亡方式……但那并不是他部下斯巴达们要的：无助的飘游，渐渐地窒息，慢慢地冻僵——死在无法与之搏斗的敌人面前。

“长官，”士官长说，“秋之柱号什么时候跟我的地面部队会合？”

凯斯上校避开他的目光，看向无尽的宇宙。“我们不会去接应他们了。”他平静地说，“他们被无数的圣约人部队淹没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高空轨道上来。我们已经失去和他们的联系。”

士官长向前踏了一步。“我清求乘登陆飞船去营救他们。”

“拒绝请求。士官长，我们依然有任务要完成。我们无法在这个地区待太久。多米尼克少尉，在主屏幕上打开尾部摄像机。”

圣约人舰队以五艘飞船为一个编队，从致远星系杀了过来，在它们的前面是四处逃散的UNSC飞船——还能够动弹的。速度不及圣约人舰队的飞船很快被等离子束打烂了。

这一次圣约人将要熔融一个星球——而他的手足还在那个星球上。

他想要去阻止它们……去救出他的队友。然而：他不能去。

上校转过身，走到他身边。“哈尔茜博士的任务，”他说，“比以往任何一个更加重要。也许这是惟一有可能拯救地球的计划。我们得全力以赴。”

三十余艘圣约人飞船飞近Γ空间站，靠近轨道防御平台。他们开始轰炸轨道炮合，UNSC军队最强有力的武器。炮台开始熔化，随即汽化。

士官长捏紧拳头：上校说得没错，现在能做的只有完成他们本来要去完成的任务。

凯斯上校突然喊道：“洛弗尔少尉，最大加速度前进。越早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越好。”

科塔娜插进来。“打扰一下，上校。有六艘圣约人护卫舰挡在我们的航线上。”

“继续撤离，科塔娜。准备跃迁断层生成器，给我一个适宜的随机生成的航线。”

“遵命，长官。”她的立体身躯表面又开始流动着导航信号。

士官长继续看着圣约人舰队向他们靠近。

他是最后一个活下来的斯巴达吗？没有了队友们，他宁愿去死。但是他还有个任务：打败圣约人，为牺牲的队友报仇雪恨。

“按照科尔协议，随机生成航线。”科塔娜说。

士官长看着她半透明的身躯。她像极了年轻时的哈尔茜博士。细微的小点——1或者0——在她的脖子、手臂以及腿上流转。她的思想就像是她的外套。这些字符同时也出现在洛弗尔少尉的导航台上。

在符号和数字在导航台上滚动的时候，他摇了摇头。

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航线和速率在屏幕上舞动着——让他觉得一阵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无法回忆起来。

“有什么意见么？士官长。”科塔娜问他。

“这些符号……我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没事儿。”

科塔娜的眼睛似乎望向远方，而那些符号在她体内立刻变换，重新排列起来。

士官长见到圣约人舰队围绕在致远星旁边，就像一群凶猛的鲨鱼。第一轮齐发的火力朝行星表面倾泻过去。

“跃迁开始，洛弗尔少尉。”凯斯上校说，“让我们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约翰回忆起门德兹军士长的话——他们需要为明天的战斗而活着。他还活着，而且在他面前还有更多的战斗。他会赢得这次战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第六部分 光 晕

尾 声

军历2552年8月30日0647时

UNSC秋之柱号，波江座ε星系边缘

秋之柱号加速驶离致远星，科塔娜不断用飞船上的自动机关炮射击着那些烦扰他们的“六翼天使”战斗机。好几艘圣约人护卫舰就咬在后面。她启动应急推进器，躲过一轮能量束的袭击。

科塔娜将受损的备用反应堆能量输出值提高到了危险的级别。他们必须在激活肖一藤川超光速加速器之前继续提速，否则跃迁就会失败。

她重新验证了一下自己的计算。根据科尔协议，他们的跃迁目标必须远离地球……但也不能随便找一条完全随机的航向。

士官长说他认出了导航显示屏上简单的导航符号，他说的是真的。

科塔娜进入了斯巴达们的任务记录数据库。她仔细审阅着这些数据，并将其存入自己存储器里一个备用的长期有效的缓存区。当她重新阅读斯巴达117的任务报告时，科塔娜发现2525年他曾在一艘圣约人飞船上看到过类似的符号。而且这些符号和他从第四行星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取得的岩石标本上的符号也很相似。军情局报告说，岩石上的符号完全无法用现有的密码分析学破译。

凯斯命令她找出这些数据中之间的关联，来设计航线。科塔娜将这些异星人的符号载入，并没有将它们与字母表和象形文字进行比对，而是将其与星图比对。

她发现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相似性——当然，也有大量不同。科塔娜重新对这些符号进行了分析，这次她考虑到了上千年来所有恒星的位置的偏移变化。

十分之一秒后，她得到了结果：与星图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二的吻合度。

有趣。也许那些石头上的标记就是导航符号，尽管它极不寻常。这是些精美如油画、优雅如汉字书法的符号。

第四行星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圣约人展开一场全面攻势？无论是什么……科塔娜都对此很感兴趣。

她将新的导航坐标与她接到的指示进行对比，结果令人满意。新的航线并不违背科尔协议。很好。

那些圣约人护卫舰再次向秋之柱号发射等离子能量束。

她将新的导航坐标输入飞船控制系统，同时将推演结果所用的逻辑规则存入她的高度机密的缓存区。“接近饱和速度，”她对凯斯上校说，“启动肖一藤川超光速加速器。新航线确认。”

圣约人护卫舰也加快到脱离常规空间的速度。他们试图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继续追击秋之柱号。该死。

肖一藤川超光速加速器在常轨空间中撕出一个口子。秋之柱号四周闪起一阵光亮，接着便从常规空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航程中，科塔娜有很多时间思考。大部分船员都被冷冻休眠在低温舱里。只有一些工程师被挑选出来修理主反应堆。这是徒劳无益的……科塔娜对反应堆的受损情况很清楚，修理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她还是调配了一些运算资源给他们，帮他们重建了对流感应线圈。

致远星沦陷时，哈尔茜博士在那儿吗？科塔娜感到一种强烈的哀痛。也许她已经逃离了致远星。这个可能性很低……但博士之前也曾作为一名幸存者，从圣约人的魔爪中逃脱过。

科塔娜运行了一遍自诊断程序。她自身的阿尔法级别命令未受损害。她所设定的航线没有危及到主要任务。但不幸的是，他们抵达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圣约人飞船……无论他们抵达的到底是什么地方。

圣约人战舰跟着他们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但在这个难以捉摸的空间维中，它们总是比UNSC飞船更快，也更精确。

凯斯上校和士官长也许有机会重创并俘获一艘圣约人舰船。迄今为止，他们的“好运”一直在挑战一切的可能性和统计学变量。她希望他们

拥有的好运气能使他们对这些概率的忤逆继续获得成功。

“凯斯上校？醒醒，长官，”科塔娜说，“我们将在三小时后进入常轨空间。”凯斯上校从冷冻舱中坐起来。他舔了舔嘴唇，又干呕了几下，才开口说：“我恨这玩意儿。”

“吸入用表面活性剂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长官。请让这些蛋白质复合物从咽喉进入口腔，再吞咽下去。”

凯斯上校抬腿迈出冷冻舱。他咳了几声，将黏液吐在地板上。“科塔娜，如果你尝过这玩意儿，就不会这么说了。飞船状况如何？”

“二号反应堆完全修复。”她回答道，“一号、三号反应堆仍无法运转。我们现在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能源。射手型导弹编号I列到J列的发射舱可以使用。自动机关炮存弹量百分之十。我们仅存的两枚湿婆神式核弹完好无损。”她停下来，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磁力加速炮，“磁力加速炮已消磁。我们无法使用这个系统了，长官。”

“真是个好消息，”凯斯呻吟道，“继续。”

“舰体破损已修补完毕——但十一、十二、十三号甲板主体已被完全摧毁，其中包括斯巴达们的武器贮藏箱。”

“还有步兵武器剩下吗？”凯斯问，“我们可能需要赶走一些强行登舰的敌人。”

“是的，上校。我们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标准陆战队武器。你要看一下清单吗？”

“以后吧。船员们怎么样？”

“全休船员状态正常。斯巴达117和其他陆战队员及警卫人员一样仍在休眠。我正在唤醒所有关键位置的舰桥人员。”

“圣约人怎么祥？”

“如果它们能追踪这艘船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果了，长官。”

“很好。我会在十分钟后到舰桥去。”他从冷冻舱中站了起来，喃喃说道，“我已经太老了，禁不起这么冻，更别说以光速穿越宇宙了。”

科塔娜检查了苏醒船员的身体状况。多米尼克少尉有点儿心律不齐，她很快就治愈了这个毛病，其他人的状况都很正常。

上校和船员们都来到舰桥，各就各位。他们等待着。

“五分钟后进入常规空间，长官。”科塔娜宣布道。

科塔娜知道他们都能看到倒计时计时器，但她也注意到她平和的声音可以对船员们的紧张状态起到良好的缓解作用。他们的反应速度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大致如此。有时人类的缺陷会使计算结果产生令人恼火的误差。

她又检查了一遍每个还运转正常的系统。秋之柱号在致远星受到极大创伤。它现在还没散架就已经是奇迹了。

“三十秒后进入常规空间。”她对凯斯上校说。

“科塔娜，关闭所有系统。当我们进入常规空间时，我不希望惹人注意。如果圣约人真的跟着我们——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躲起来。

“是，长官。正在关闭。

显示屏陆续被绿光覆盖，点点繁星进入他们的视线。一颗巨大的紫色气态行星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屏幕空间。

凯斯上校说：“洛弗尔少尉，助推器点火，让我们进入那颗行星的公转轨道。”

“是，长官。”洛弗尔说。

秋之柱号静静地进入那颗行星的卫星的引力范围。

科塔娜用雷达对前方进行扫描，那片阴影中有个东西。

当飞船绕到气态巨星的阴影面时，这东西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它是个环形物体……巨大无比。

“科塔娜，”凯斯轻声说，“那是什么？”

科塔娜注意到所有舰桥船员的脉搏和呼吸都出现了突然的峰值……

尤其是上校。

这个东西安静地在天空转动。外层是灰色的金属，反射着明亮的星光。从这个距离望去，它的表面似乎深深蚀刻着华美的几何图案。

“这有可能是自然现象造成的吗？”多米尼克问道。

“不知道。”科塔娜回答。

她激活了飞船的远距离检测仪。科塔娜的全息影像皱了皱眉。对于战斗需要来说，秋之柱号的扫描系统非常有效……但要对这种物体进行分析，它就像是个石制工具一样简陋。科塔娜将辅助系统的能源抽调出来投入扫描任务中。

显示屏上逐渐显出它的轮廓。

“这个环的直径有一万公里，”科塔娜说，“厚度有二十二点三公里。光谱分析还没有结果，但得到的图案和任何已知的圣约人所制成的物质都不吻合，长官。”

她顿了顿，将所有远距离检测仪对准巨环。片刻之后，这个物体的近景图像出现在显示屏上。

凯斯轻轻吹了声口哨。

它的内层是由绿色、蓝色和棕色的地区拼嵌而成——毫无人烟的沙漠、丛林、冰原和宽广的海洋。朵朵白云在陆地上投下浓重的阴影。这个环旋转着，不一会儿就将另外一幅全新的景观展示在他们眼前：一团巨大的暴风在难以想像的广阔水面上形成了。

科塔娜研究着这个巨环，无数方程式疯狂地在她的体内运转。她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这些数据——它的旋转速度和预估质量。不太正常。她又运行了一系列主动和被动扫描程序……终于发现了一些东西。

“上校，”科塔娜说，“这个物体完全是人工制造的。有个重力场在控制巨环的自旋，并保证大气层存在。从这个距离，靠这些设备，我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但可以说这个环似乎有氮氧大气层和与地球引力相近的重力。”

“如果它是人造的，那建造它的到底是什么人……上帝啊，它本身到

底又是什么东西？”

科塔娜足足用了三秒钟来运算这个问题，最后她回答说：“我不知道，长官。”

凯斯上校拿出烟斗，点燃，抽了一口。他看着升腾的烟圈，思索著。“我们最好把它搞清楚。”

遥远的未来，人类进入了宇宙时代。由于人口过剩等问题，地球上的居民不得不前往宇宙深处开拓新的殖民地。随着超光速引擎投入了实际应用，跨越星际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人们终于可以自由来往于星际间。

依照太空史诗的惯例，通常这时候就该有一帮强大而极具威胁的外星入侵者闪亮登台了。在《光晕》中，圣约人（Covenant），出演了这个任重道远的角色。圣约人其实是一个以宗教为纽带建立起的庞大团体，包括了许多外星种族，他们宣称人类对天神有侮辱轻蔑之意，亵渎了其信仰，于是悍然发动了针对人类的全面战争。

战争，由此开始。

《光晕》（HALO），由此开始。

简介：《洪魔》在与圣约人的战争中逃出来秋之柱号巡佯舰降落到了神秘的巨大环状天体‘光晕”上。圣约人的追兵紧跟着奔袭而来，俘获了秋之柱号巡佯舰的舰长。秋之柱号巡佯舰上准一的一名超级生化战士约翰－１１７，在１０５空降师的伞兵们协助下，左冲右突，四处游击，伺机从圣约人手中救回舰长。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却全然不知可称为生命公敌的梦庵——洪魔，同样沉睡在这个不祥世界中。洪魔是一种寄生生物，它能通过感染，控制任何满足其寄宿条件的智慧生物。一旦它从禁锢中获得解放，可怕的浩劫将在全宇宙肆虐。这个巨大的光晕就是一个先进外星种族专为禁锢洪魔所建造的。为使宇宙苍生免遭洪魔荼毒，约翰－１１７只身杀向光晕的核心控制机构……

序 章

军历2552年9月19日0103时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巡洋舰“秋之柱号”，方位未知。

通讯器把三等技术兵萨姆·马库斯从断断续续的睡眠中吵醒。他不禁咒骂了两句，揉着惺松睡眼，看了看休息舱舱壁上的任务钟。三十六个小时以来，他总共只睡了三个小时，真见鬼。要知道飞船进人跃迁断层空间以后，这还是他头一回踏实地进人梦乡。

“谢天谢地，”他低声自语道，‘但愿这次别出什么大乱子。”

“秋之柱号”离开致远星后，舰长就让技术兵分三组轮流换岗。经过一番苦战后，“秋之住号”损伤严重。技术兵们正按照任务钟的部署，努力让这艘老迈的巡洋舰不至于彻底瘫痪。近三分之一的技术人员在致远星一役中阵亡，各部门都缺兵少将，不得不加班加点。

其他人员自然全部进人了冷冻舱——每次进入跃迁断层空间，他们都要冬眠一次。在两百多次战斗出击中，萨姆总共只在冷冻舱里休息了不到七十二小时。现在他真是困极了。只要能不受干扰地好好睡上一觉，哪怕是忍受低温复苏带来的种种不适，他都觉得求之不得。

话说回来，其实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凯斯舰长是一位才华卓绝的战略家。“秋之柱号”的每个船员都清楚：敌军攻陷致远星时，他们离粉身

碎骨不过咫尺之遥。致远星，这座重要的太空军事基地被摧毁了。圣约人军队将整个星球烧成了灰烬，死伤数以百万计——地球军仅存的防御力量，就这样化为了遍野的尸体和熔化的岩浆。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很走运，能够死里逃生。但萨姆却压抑不住这样一个念头：‘秋之柱号”上每个活着的人其实随时都可能丧命。

通讯器又开始叫了，萨姆扭动着从铺位上挣脱下来。他用力按了一下通讯器。“我是萨姆。”他无精打采地说。

抱歉叫醒你，萨姆，但我要你下到二号冷冻舱来”技术主任谢泼德听起来精疲力尽的，“有重要任务。”

“二号冷冻舱？”萨姆重复着，没搞明白，“出什么事了，汤姆？我又不是冷冻休眠专家。”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详情，萨姆。舰长严禁在通讯频道里说。”谢泼德回答道，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怕隔墙有耳。”

萨姆被上级的口气吓了一跳。从军校起他就认识汤姆·谢泼德，从没听过这家伙说话这么鬼鬼祟祟。

听着，”谢泼德说，“我要个信得过的人。不论你是否愿意，就是你了，老兄。你不是检查过休眠系统吗？”

萨姆叹了口气。“几个月前……的确查过。”

“我将向你的终端发送一个消息，萨姆。”谢泼德接着说，“它会让你明白些的。看完后把它转存到掌上电脑里，然后带上你的设备，到我这儿来。”

“明白”萨姆说。他站起来，扭动着身子钻进制服，然后走向终端。他启动了电脑，等待谢泼德把消息传过来。

他一边等，一边盯着一张贴在屏幕边缘的照片。他用手指轻轻擦了几下照片。照片里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正对着他盈盈微笑。

终端响了，谢泼德的消息出现在萨姻的消息队列上。“文件收到了，长官。”他对着通讯器话筒喊了一声。

他打开文档。新消息的头几行在屏幕上滚动起来，疲惫不堪的他随即皱起了眉头。

＞加密文件／仅供阅读／马库斯·塞缪尔①

①萨姆是塞缪尔的昵称。

N／编号：18827318209-M

＞密钥：「私人信息："与伊莲的结婚纪念日"」

他回头端洋妻子的照片。自从上次离开地球故土以后，他有将近三年没见到伊莲了。他想，没有哪个服役军人能在未来几年内见到自己的爱人。战争总是铁面无情的。

萨姆眉头紧锁。联台国太空司令部②的人们都避而不谈回家之类的话题，漫漫无期的战争岁月，致使军队士气日益低落。身在前线却心怀故乡，只能让这一切雪上加霜。而实际上，汤姆用私人信息作为安全编码可真够稀奇的——这无疑会让萨姆想起妻子——这种事完全不符合技术主任汤姆的个性，只有对安全性担心到极度偏执地步的人才想得出来。

②以下简称UNSC

他键入了一串数字——他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解密程序便启动了。几秒钟后，整个屏幕布满了电路图表和技术读数。他训练有素地浏览着文件，突然，一股肾上腺素闪电般地驱散了他的困乏。

"天啊，"他叫道，嗓子都变得嘶哑了，"汤姆，这东西……这家伙就是我想的那个？"

"没错。快下到二号冷冻舱来，萨姆。我们要解冻一个重要'货物'——飞船也快回到正常空间了。

"我这就来。"他说，同时关掉了通讯器。这时的他已经疲乏全消。

萨姆很快将收到的技术信息转存到掌上电脑里，并删除了电脑上的原件。他大步流星地走向舱门，突然停住，然后返回工作站，取下伊莲

的照片，插进口袋里。

他径直冲向电梯。如果舰长想让二号冷冻舱里的“货物”复苏，那说明凯斯舰长预估到局势还会恶化……甚至，已经恶化了！

人类设的飞船注往把指挥区安置在船首；而圣约人则不然，他们建造飞船更为理性，控制室深藏在层层坚固的船甲下，除非遭到致命打击，不然几乎坚不可摧。

区别还不止于此。圣约人精英战士们不喜欢自己被一堆控制面板包围，他们用反重力射线构成一个网格，再用网格托起一个空旷的平台——他们更愿意在那儿发号施令。

不过，奥拿’弗尔萨米①舰长可没空思考这些。此刻他正站在驱逐舰中央的控制室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浮现在面前的数据投影：第一个投影呈现出那个环形世界——光晕，光晕的不远处，一个小箭头追踪着闯人者的轨迹；第二个投影显示出一张示意图，标题是《人类战舰，C-II型》；第三个投影上则持续地滚动着大量的目标数据和传感器读数。

①圣约人精英战士的姓名书写方式与地球人不同。

一阵厌恶涌上弗尔萨米的心头。这些污秽的灵长类生物竟然真的拥有名字——甚至连它们创造出的低劣战舰也有名字——这让他恨之人骨。真是十恶不赦。姓名体现着正统性，此等孽畜只配得到灭绝。

人类给他这一族类取了个“名字”——精英战士”——还有圣约人其他较低等的族类：‘豺浪人”“咕噜人”和“猎手”。这些污秽生物的轻率骇人听闻，野蛮未开化的人类居然胆敢张嘴，命名他的子民。

弗尔萨米停止思考，冷静下来。他将上下颚互相碰了碰——算是个冷笑——心里开始默念箴言。此即先知圣谕，他想。谁都不会质疑圣谕，哪怕他身为一舰之长。先知已指定了敌舰的名字，他要做的就是遵从圣谕。丝毫偏差都将是可耻的读职行为。

和同一族类的圣约人军官一样，他穿着盔甲，看上去比实际身材更为高大，这给了他一副棱角分明的形象。他还长着沉重而咄咄逼人的颌骨，这更加凸显了他的本色：一个极端危险的好战分子。当他开始分析当前形势时，他的声音冷静而又平稳：“它们一定跟踪了我方的一艘战舰。指挥这艘战舰的军官将被立即处以死刑，阁下。”

弗尔萨米身旁飘浮着的先知微微颤动了一下。先知戴着一个高高的、装饰华美的金属头冠，上面嵌满了琥珀。他长着弯曲的脖子和三角形的脑袋，一双明亮的绿眼睛闪烁着邪恶的智慧之光。他外穿红色罩袍，内着金色衬袍，层层衣物之下系着一条反重力腰带，使他的身体指以悬浮于平台之上。尽管他只是个初级先知，但光看穿戴就能明白，他的地位依然远在弗尔萨米之。

除了箴言，先知让弗尔萨米忍不住回想起童年时曾猎杀过的一种尖叫的小型啮齿动物。他立刻强制自已不去回忆利爪上的鲜血，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先知和他那令人生厌的副手身上。

这个副手是个低级精英战士，名叫巴寇’伊卡普拉米。他上前一步代表先知发话，喜欢不厌其烦地用高贵的“我们”自称，弗尔萨米对此很是窝火。

“情况并非如此，舰长。我们怀疑人类还没有能力跟踪我们的舰船做跃迁航行。如果它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那为什么它们只派出了一艘巡洋舰？莫非是它们不惜代价引我们上钩的诱饵？非也。我们认为令人信服的结论是：这艘船闯人本星系乃是意外。”

伊卡普拉米的话里充满了傲慢，舰长虽被激怒，却又不便发作，只得装出委婉的语气，以免冒犯先知。“这么说，”弗尔萨米字斟句酌，将话锋直指伊卡普拉米，“您要我相信闯入者来到这儿，纯属意外？”

“不，当然不是。”伊卡普拉米傲慢地答道，“虽然就我们的标准看来它们还很原始，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也是智慧生物。和所有的智慧生命体一样，它们冥冥之中被上古先贤的真理和知识之光引领而来。”

和同一族类的成员一样，弗尔萨米只知道先知是从一个被遗弃的星球上进化而来，那里曾居住过神秘的真理之主。然后，这些上古先贤离开了那里，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个环形世界绝佳地证明了上古先贤们的强大和神秘莫测。

尽管出自上古先贤的旨意，弗尔萨米还是很难相信人类这种污秽生物竟也能被引领至此。不过，伊卡普拉米是代替先知说话的，这就确定无疑了。弗尔萨米触碰了一下面前发光的控制面板一个符号亮起红光。“准备发射等离子鱼雷。听我命令。”

伊卡普拉米举起双手以示警告。“住手！我们禁止你发动攻击。人类

战舰离圣迹①太近了！你的武器要是毁坏了这一神圣遗迹该当何罪？追上那条战舰，登上它，并夺取控制权。其他任何行动都太过危险。”

①即环形世界“光晕”。

伊卡普拉米的阻挠激怒了弗尔萨米，他咬牙切齿地说：“先知的这个决定可能会造成我方的大量伤亡。这样能行吗？”

“这是我们士兵的灵魂脱离肉体羁绊的大好机会。”对方回答道，“人类都甘愿在战斗中赔上它们的性命，我们自己的士兵难道不行吗？”

当然可以，弗尔萨米想，不过我们还应该追求更多的东西。他的上下颚又碰了碰，并用手指触碰了一下发光的控制面板。“取消上个命令。启动四艘装满士兵的登陆飞船，再启动一队战斗机。在登陆飞船到达目标之前，尽量压制住闯人者的火力。”

一百个长度单位①之后的船尾，驱逐舰火力控制中心的深处，副指挥官接到了弗尔萨米的命令，然后将它传达了下去。信号幻闪烁不停，甲板上传来一阵低频震动，三百多个整装待发的圣约人战士——他们形形色色，包括人类所谓的精英战士、豺狼人和咕噜人——冲向各自的登陆飞船。终于有人可杀了。

他们谁都不想错过这种快感。

①圣约人的长度、时间单位无特别名称，均笼统称为“长度单位”“时间单位”。

第一部 “秋之柱号”

第一章

军历2552年9月19日0127时（船上时间）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巡洋舰“秋之柱号”，方位未知。

“秋之柱号”一阵震颤，A型钛合金①制船体遭到一记直接轰击。

①作者虚构的一种金属或合金。

又是个新玩意儿，圣约人的武器似乎总是在花样翻新，雅各布·凯斯舰长想，幸好不是等离子鱼雷，不然我们早就化作四散飘浮的微尘了。

战舰遭到圣约人部队的打击，从致远星一路溃逃，船体尚能保持完好无损已是奇迹；至于他们竟然还能够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更是不可思议。

“快报战况！”凯斯吼道，“刚刚攻击我们的是什么？”

“圣约人战机，长官。撒拉弗式。”战术指挥官日吉和子中尉答道，她精致的脸庞阴沉下来，“狡猾的杂种，它们一定是关闭了引擎，无声无息地滑过了我们的警戒巡逻机群②。”

②原文如此，疑有误。

凯斯的嘴角挤出一个毫无幽默感的苦笑。日吉和子是一流的战术指挥官，作战期间尤其冷酷无情。她好像把圣约人战机驾驶员的行动当成了针对她个人的攻击。“让它学乖点儿，中尉。”他说。

她点点头，在控制面板上键人一连串命令——给“秋之柱号”战斗机中队下达的新命令。

过了一会儿，通讯频道里传来一阵低声的嘀咕，“秋之柱号”C709长剑截击机群中的一架咬上了一架撒拉弗战机；很决通讯频道里又传来一阵欢呼，那架异星战机已化为“星系”中央一颗短命的“太阳”，机体碎片正绕着它“公转”。

凯斯抹去前额上的汗水。他察看了一下显示屏——他们回到真实空间才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圣约人的侦察机就已经找到他们并展开攻击了。

他转向舰桥上的主观察窗，它是一个巨大、透明的圆形观察窗，位于“秋之柱号”船首的上部结构①之下。一颗呈紫色的气态巨星——临界星——占据了主观察窗的绝大部分。这时，长剑机群中的一架从主观察窗前飞速滑过。

①上部结构：位于主甲板之上的舰船结构部分。

当初凯斯获得“秋之柱号”指挥权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巨大的主观察窗。“圣约人已经够难对付的了，”他曾向斯坦福斯司令抗议说，“为什么还让它们有机会通过主观察窗直接射击我的舰桥？”

这场辩论以他的失败告终——舰长不可能在与将军的争论中获胜；而且他也没有时间去给主观察窗安装防护装置。不过，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宽阔的视野勉强值得冒这个险。勉强。

他独自把玩着从不离身的烟斗，陷人沉思。在气态巨星的阴影下躲躲藏藏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他把圣约人当作危险而致命的敌人。不管是人类殖民地居民还是一般士兵，圣约人都一律施以野蛮屠杀，这让他深恶痛绝。但他从不畏惧它们。战士们不会逃避敌人——他们只会迎头而上。

他转身回到指挥台，激活了导航程序。他编制了一套深入星系的导航命令，将数据传给导航员洛弗尔少尉。

“舰长，”日吉和子报告说，“传感器显示一个敌机编队正在逼近。看来后面还跟着登陆船。”

“这只是时间问题，中尉。”他叹息道，“我们不可能永远躲在这儿。”

“秋之柱号”似乎要飞离巨星投下的阴影，驶人明媚的阳光。

飞船绕过气态巨星后，凯斯不禁惊异地睁大了双眼。他本以为会看见圣约人的巡洋舰、撒拉弗战机群，或者其他什么军事威胁。

结果，他出乎意料地看见一个巨大的物体，飘浮在临界星及其卫星——基座星——之间的拉格朗日点①上。

①拉格朗日点，在天体物理学中，指理想状态下，两个同轨道物体以相同的周期旋转，两个天体的万有引力与离心力在拉格朗日点平衡，使得第三个物体与前两个物体相对静止。这样的点有五个，光晕所在的是恒星与卫星之间的一个点。

这构造物真是个庞然大物——一个璀璨夺目的环形物体，与星光交相辉映，仿佛明亮的珠宝一般。

它的外壳呈现出金属般的质感，隐约可见浮雕般的几何图案“科塔娜，”凯斯舰长问道，“这是什么？”

舰长指挥台旁的全息显示台上，一个一英尺②高的全息影像渐渐清晰起来。科塔娜——强大的船载人工智能——皱了皱眉，启动了船上的远程探测器。长串的数字一行行地滚过传感器屏幕，在科塔娜的“全身”上下泛起层层涟漪。

② 1 英尺 = 0.3048米，译者注。

“环形物直径一万公里，”科塔娜报告道，“厚度为二十二点三公里。光谱分析尚无确定结果，不过其形状与任何已知的圣约人建筑物都不符，长官。”

凯斯点点头。初步的发现就很有趣，非常有趣，因为“秋之柱号”脱离跃迁断层空间后，圣约人舰船早就守株待兔，在他们的航线上等着他们了。凯斯第一眼看见环形结构时心头一沉，以为该构造物是圣约人的巨型设施——这远远超越了人类的工程技术知识。而现在，让他略感欣慰的是，这一构造物或许也超越了圣约人的工程技术。

这也让他紧张起来。

波江座ε星系是UNSC的最后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也是致远星的所在地。迫于那里敌军战舰的攻势，科塔娜不得不启动飞船，向一组随机坐标做跃迁航行，这也是吸引圣约人军队、让它们不能靠近地球的常用手段。

现在看来，纵然登上“秋之柱号”的船员们已经成功地甩掉了原来的

追击者，但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却是这里更多的圣约人军队……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里”是何处。

科塔娜用一组远程摄像机阵列瞄准环形物，镜头捕捉到一个细节。凯斯长长地吹了声低缓的口哨。构造物内部的表面是一幅由绿色、蓝色和褐色组成的拼图——毫无人烟的沙漠、丛林、冰川和海洋。几抹白云在旷野上投下深深的暗影。随着巨环的自转，又一幅新景象映人眼帘：一股巨大的风暴正席卷过一片浩瀚的水域。

一行行方程式再次在科塔娜半透明的身体上滚动起来，她不停地计算着源源不断的数据。“舰长，”科塔娜说，“显然这是个人造物体。有一个重力场在控制着巨环的自转，同时保证大气层存在。我不敢白分之百肯定，但看来环形物上是氮氧混合大气，有与地球同等的重力。”

凯斯把眉毛一扬。“如果是人造的，到底是准建造了它，这位上帝姓甚名谁？”

科塔娜花了足足三秒钟处理提问。“我不知道，长官。

真该死，凯斯暗自咒骂道。他掏出烟斗，用一根老式火柴点燃，吐出一口芬芳扑鼻的烟气。环形世界在状态监视器上闪闪发光。“那么，我们不如前去一探究竟。”

萨姆·马库斯用累得发抖的双手揉着隐隐作痛的脖子。听见技术主任谢泼德下令时，他激动不已，但那时涌出的肾上腺素如今已消耗殆尽。现在他感到困乏，精疲力竭，甚至有些害怕。

他晃晃脑袋，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开始环顾这个小观察室。每个冷冻舱都配备了这样一个观察室，作为中央监测室，它可以监控冷冻舱内数百个低温槽。就船上的标准来说，“二号冷冻舱观察室”很大，但形形色色的生命状态监视器、诊断量表和电脑终端——都直接连接在下面冷冻舱的低温槽上——使整个房间显得相当局促，令人难受。

提示音响起，萨姆的视线扫过状态监视器。整个冷冻舱中只有一个低温槽正在工作，它的监视器发出有规律的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反复检查过主仪表板上的数据后，打开了通讯频道。“他快醒了，长官。”他说道。然后，他转身，望向观察室的窗外。

技术主任汤姆·谢拨德站在“二号冷冻舱”的上层甲板上向萨姆挥

手。“干得好，萨姆，”他回复道，“就到解冻的时候了。”

状态监视器向观察台不断传送着信息。目标的体温正接近正常值——至少，萨姆推想那是正常值；他以前从没有唤醒过斯巴达战士——大部分化学物质已经从低温槽中抽离。

“他的眼球正在快速地跳动，长官，”萨姆大声叫道，“他的脑电波活动显示，他正在做梦——这意味着他已经基本解冻了。不会花太久时间就会完全解冻的。”

“好的，”谢泼德回答道，“随时观察神经读数。我们是在他仍然穿着战斗盔甲的情况下将他冷冻的。要密切注意一些可能的异常反应。”

“明白。”

安全终端的红光渐闪渐亮，一串新的代码出现在屏幕上：

＞唤醒程序准备就绪。安全锁［ A级加密 ］锁定中。

＞ x 一科塔娜.1.0——低温保存.23.4.7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萨姆嘀咕着，又一次按下船内通讯频道，“汤姆？我这儿遇到麻烦了……舰桥发出了某种安全锁定。”

“明白。”谢泼德跳转到舰桥频道的时候传来一阵静电噪音，“二号冷冻舱呼叫舰桥。”

“请讲，二号冷冻舱。”一个女声回应道，合成语音中夹杂着颤音。

“我们正准备给我们……客人，解冻，科塔娜。”谢泼德解释道，“我们需要——”

“安全密码，”人工智能接过他的活，“正在传送。舰桥通话完毕。”

几乎与此同时，一行新的字符滚动到安全终端的屏幕上：

＞解除锁定

萨姆按下执行命令，安全锁定被解开了，屏幕上倒计时器开始读秒，直到余下的唤醒程序完成。

低温槽中的战士正在醒来。他的呼吸渐起，心律加速，两项指标都开始恢复到正常水平。他来了，萨姆心想，一个活生生千真万确的斯巴达战士。还不仅仅是斯巴达战士，而是最后的斯巴达战士。船上的流言盛传，其余的斯巴达全都在致远星一役中阵亡了。

和其他技术兵同僚一样，萨姆只是听说过这个计划，个人却从未亲眼见识过一个真正的斯巴达战士。为了平息日益严重的内部动乱，殖民军部早在2491年就秘密启动了“猎户座计划”，其目的是研发一种超级战士，这些战士的代号是“斯巴达”，他们必须接受特别训练和生物强化手术。

随着最初努力的成功，2517年一群新的斯巴达战士，斯巴达II，被选中作为下一代超级战士。此计划本应被保密，但圣约人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人类处于种族毁灭的边缘已不再是秘密。圣约人的舰船和太空科技实在太过先进。人类部队只能在地面遭遇战中力保不失，圣约人则能轻易地全身而退，回到太空，从轨道上把整个星球化为乌有。

随着局势日益严峻，军方面临着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一面是太空中的圣约人，另一面是地面上濒临崩溃的人类社会。普通民众和军队下层士兵都需要鼓舞士气，存在“斯巴达II计划”的事实于是被公诸于众。

现在终于有了可以让人类重整旗鼓的英雄。这些斯巴达男女战士立即被投人到对敌作战中去，并且赢得了几次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甚至连圣约人似乎也惧怕斯巴达战士。

可是他们现在都已经阵亡，只有一位硕果仅存。为了保护人类免遭灭顶之灾，他们在这场与圣约人的较量中牺牲了。萨姆凝视着眼前的这位战士，升腾起一股类似敬畏的情感。在这儿，起死回生一般就要站起来的，是个真英雄。这是难以忘怀的一刻，如果他足够幸运得以生还，他一定要告诉他的子孙们。

不过这丝毫没有减轻他的畏惧——如果传言是真的，那么躺在冷冻舱里的这个正在逐渐恢复意识的人几乎就是个异类，非常危险，就和圣约人一样。

梦开始的时候，他正介于低温冬眠与彻底清醒之间，飘浮在虚无缥缈之地。

这是个温暖的梦，快乐的梦，是个没有战争、远离硝烟的梦他身处波江二——那个他出生的殖民地世界，它已经被圣约人毁灭很久了。他听见到处都笑声朗朗。

一个女声在呼唤他的名字——约翰。不多久，他被搂到她的怀里，闻到了熟悉的皂香。那女人对他说着些什么甜蜜的话，他也想回答些什么甜蜜的话，但话到嘴边却出不了口。他挣扎着要看看她，挣扎着要看透那笼罩着她脸庞的重重雾霭。他如愿以偿地看见了一张女人的脸：明亮的眼睛，挺拔的鼻子，丰润的嘴唇。

然而，影像突然颤抖起来，变得很朦胧，宛如池塘中的倒影。眨眼间，抱着他的女人变了模样。现在的她，有着乌黑的头发，湛蓝的眼睛，以及白皙的皮肤。

他知道她的名字：哈尔茜博士。

哈尔茜博士为了“斯巴达II计划”而选择了他。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一代的斯巴达战士是从UNSC军队中的骨干精选而来的，知道真相的人屈指可数。

哈尔茜的计划首先是诱拐经过特殊挑选的儿童，然后将他们快速克隆——这使克隆体很容易产生神经紊乱——随后这些克隆人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还，他们的父母永远也不会怀疑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竟是复制品。从各方面讲，他惟一知道的“母亲”只有哈尔茜博士一个。

但他的母亲毕竟不是哈尔茜博士，也不是取而代之的半透明苍白形象——科塔娜。

梦境幻化突变。一个黑压压的、模湖不清的形象缓缓出现在母亲／哈尔茜／科塔娜的身后。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肯定是某种威胁——这点他能肯定。

他的战斗本能被激发了，肾上腺素在他全身上下奔涌。他机敏地环视四周——这里是某种训练场，高高的木桩林立——他隐隐地感到有些眼熟，选择了一条最佳路线从侧面袭击对方。他瞥见一枝突击步枪，是火力强劲的MA5B型，就在附近。如果他冲到那个女人身前，他的盔甲足以承受一次攻击，而后他正好可以趁机反扑。

他迅速跑动，那道暗影向他嚎叫——这咆哮声听来狂躁而可怕。

这头怪兽快得不可思议。几秒钟间已经扑到他身上。

他抓住突击步枪，打算紧接着转身开火——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举不动武器。他的臂膀是那么瘦小，那么无力。他的盔甲不见了，他的身体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面对威胁却无能为力。惊惧恼怒的他，朝着那头怪兽狂吼——他狂怒不只因为威胁迫近，更因为他瞬间失去了力量……

梦境渐渐淡去，他的眼前出现一片光亮。蒸汽释放出来，盘旋着，慢慢消散了。传来一个声音，听起来好像隔得很远。是一个男人，肯定是。

“对不起，解冻太快了，士官长——但现在事态紧急。很快你就能恢复正常的方向感。”

又一个声音欢迎他回来，斯巴达战士渐渐回想起先前发生的事，以及他为什么会进入冷冻舱。那是一场战斗，一场恶战，他所有的斯巴达兄弟姐妹几乎都战死沙场。那些从六岁起就共同受训、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和他梦境中依稀可辨的女人不同，是他真正的亲人。

就在记忆恢复的同时，充满他肺部的混合气体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的体力逐渐恢复了。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他听到有技术兵好像在说什么“冻伤”，他奋力起身，离开了寒冷的低温槽。

“上帝啊。”萨姆喃喃自语道。

面前的这个斯巴达战士身形魁梧，足有七英尺高。他全身包裹在闪耀着珍珠般光泽的战斗盔甲里，看起来就像神话中的人物——超凡脱俗，令人生畏。士官长，斯巴达117走出低温槽，环视整个冷冻舱。头盔上的面罩让他更添威武：一个不露真容、冷酷无情的战士，只为让敌人毁灭而生。 __萨姆庆幸自己在高处的观察室里，而不是在二号冷冻舱里和斯巴达战士在一起。

他回过神来，汤姆还等着看诊断数据呢。他检查了一下监视器——神经系统正常，心跳和脑电波都没有异常波动。他打开通讯频道。“我现在把他的生命状态监视器接入网络。”

萨姆看到，汤姆正带领士官长在冷冻舱里进行各项必要的测试。不

一会儿，士官长的装备已经一切就绪——可反复充能的能量盾系统、实时生命状态监视器、光学瞄准镜系统全部正常。

萨姆不得不承认：这套盔甲——开发代号“雷神锤”——是一项工程学奇迹。根据他掌握的相关资料，这套盔甲的外壳由高强度多层合金构成；外面还有一层能够抵消能量武器攻击力量的护盾；一个晶体存储器足以容纳星际战舰级别的人工智能；还有一层紧贴穿着者皮肤的、能调节温度的凝胶。

额外的记忆存储器和神经信号传输线都已经被植人这个斯巴达战士体内，还有两个外部数据接人端口安置在他的颅骨底部。这一整套系统使士官长力量倍增，强化了他早已快如闪电的反应能力，最终让他也可以适应任何错综复杂的高科技战场。

雷神锤盔甲在内部装有完备的生命维持系统。大多数战士都是裸体进人冷冻休眠的，因为在冷冻过程中，被包裹的皮肤一般会严重受损。萨姆有一次裹着绷带进人冷冻槽，醒来后发现绷带下的皮肤已经溃烂出脓了。

萨姆猜，这个斯巴达战士的皮肤一定痛得要死。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但这位战士始终保持着沉默，只在汤姆提问时简单地点点头，或者按照要求平静地照做。这怪吓人的——他以机械般的效率通过一个又一个测试，如同一个机器人。

科塔娜的声音在全舰广播内响起：“探测器显示圣约人登陆艇来犯。全体待命，击退登舰敌人。”

萨姆感到一阵恐慌——同时又替圣约人部队感到悲哀，他们将在战斗中面对斯巴达战士。

士官长连接到雷神锤盔甲的神经接口表现优异，顷刻间数据已传送到头盔面罩内的显示屏上。

四处走走感觉良好，士官长默不作声地伸了伸手指。他的皮肤又痒又痛，那是低温冷冻气体的副作用，但他很快就把痛苦从意识中驱逐出去。他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如何让自己远离生理上的痛楚。

他听到了科塔娜的通报。圣约人已经来了，很好。他找遍了房间，想弄些武器，不过这里并没有武器柜。赤手空拳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

以前就常常从圣约人战士手里夺取武器。

通讯频道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舰桥呼叫二号冷冻舱——这里是凯斯舰长。马上把士官长带到舰桥来。"

他听到一个技术兵提出反对，指出他还需要通过更多测试。凯斯打断了那个技术兵，说道："士官长，你给我快跑上来。"

士官长回答道："是，长官。"

技术主任转身对士官长说："武器我们等会儿再找。"

他点点头，拔腿往舱门走去。这时，一声爆炸在整个冷冻舱内回响起来。

第一道击中观察室舱门的爆炸声让萨姆跳了起来。心脏怦怦直跳的他，迅速按下了舱门开关，启动紧急关闭程序。一道厚重的金属壁"砰"地关闭，然后开始变红——圣约人正用能量武器开路。

"他们快破门而入了！"他忍不住大叫道。

他朝下面的冷冻舱望去，只见汤姆一脸惊诧；从士官长镜面面罩的反射中，萨姆看见了自己惊慌失措的样子。

萨姆冲向警报器，在最后一刻发出了警报。紧接着，安全门被炸成了一片四溅的火雨钢液。

他听见等离子枪一声鸣响，马上感到自己的胸口被什么东西穿了个洞。他的视线模糊了，摸索着去感觉伤口，只见双手沾满了黏稠的血浆。一点也不疼，他想。应该会疼的，不是吗？

他感到恍惚、迷惑。他隐隐约约瞥见一串动作，几个全副武装的身影拥人观察室。他置之不理，一心只想着妻子的照片——已沾满了自己的鲜血——不知怎么掉到了甲板上。他跪倒在地，挣扎着去摸索那张照片，双手不停地颤抖。

他挣扎着接近了照片，视界却越来越狭窄。明明只差几英寸，却仿佛有几英里。他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妻子的名字在心间久久回荡。

萨姆的手指刚刚碰到照片边缘，突然一只战靴一脚把他的手死死踩

在地板上。良久，一只爪子抓起了地上的照片。

萨姆虚弱地咒骂着，奋力想面对敌人。这个异形生物——一个精英战士——歪着头迷惑不解地看着照片上的人影。精英战士头一低，好像第一次注意到萨姆一样：这个人类还想着要拿回照片。

精英战士依稀听见汤姆用悲愤的声音呼喊道：“萨姆！”

精英战士拿起等离子枪对准萨姆的脑袋，开了火。

士官长勃然大怒。圣约人部队已近在咫尺，一个普通士兵刚刚被杀害。他恨不得爬上观察台，痛击敌人——但命令就是命令。他必须赶往舰桥。

冷冻舱技术兵打开舱门。“快走！”技术兵叫道，“我们必须离开这鬼地方！”

士官长跟着他穿过舱门，一路沿着通道前进。突然，一声爆炸将下一扇门轰得粉碎，技术兵残缺不全的尸块被抛向通道深处；爆炸也让士官长的护盾一闪。 他心里回想了一遍翠鸟型战舰的路线图，后退两步。他屈身越过两条供电管线、来到对面灯光昏暗的维修通道。警戒灯频闪不止，警铃大作。第二声低沉的爆炸响彻整个通道。

他继续前进，跨过一具船员的尸体，进入下一节通道。

士官长看到一扇舱门上的安全面板依然闪着绿光，立刻上前。不料他又遭遇了第三次爆炸，幸好盔甲抵消了冲击波的威力。

他强行打开一扇半熔化的舱门，看见左边有个出口，听到有人在尖叫。一个船员正用他的随身武器开火，攻击一个士官长看不见的目标——这时整个甲板颤抖起来，一枚导弹命中了“秋之柱号”的船体。

士官长弓身穿过一扇半开的舱门，看见一发能量束射穿了刚才那个船员的胸膛，其他人则在奋力还击。圣约人部队回头穿过一扇舱门，被迫撤退到一间相邻的舱室里。

一片混战之中，船员们已尽全力将登舰敌人逼退到气闸门，或者把它们困在互不相连的舱室里，以便各个击破。

士官长没有武器，而且凯斯舰长已经命令他赶往舰桥，他别无选

择，只好跟着指向标，躲过遍地开花的炮火，一路前行，穿过一条漆黑的快捷通道——圣约人登舰部队一定把这个舱室的照明系统弄短路了——结果他差点儿和一个圣约人精英战士撞个满怀。

那个精英战士的护盾闪了一下，接着又惊又怒地咆哮起来。士官长蹲下，刚准备迎接精英战士的冲锋，又立刻趴下，因为陆战队火力小组的突击步枪扫出一阵弹雨向精英战士袭来。暗紫色的血浆四散喷溅到舱壁上，精英战士倒地蜷缩成一团。

陆战队向前推进，扫清这个区域的敌人，士官长向小队长点头以示感谢。然后他转身疾速向通道跑去，一路直抵舰桥，以免节外生枝。

他从舰桥的主观察窗向外眺望：一个模样古怪的环形物飘浮在巡洋舰外，这立刻引起了池的好奇。毫无疑问，舰长会告诉他一切。他向舰桥中心区域的舰长操控台大步走去。

形形色色的太空舰队人员缩在各自的控制台前，努力控制着遭受围攻的巡洋舰。他们有些在和最后一拨撒拉弗战机交火；有些忙于计算飞船的损毁程度；还有一个表情冷峻的中尉，正在利用舰上的环境调节系统，把圣约人占领的舱室全部抽成真空。有些敌军自带供气装置，但也有不带的、真空会好好“招待”它们。这些舱室里可能也有自己人，甚至是中尉自己认识的战友，但她实在是爱莫能助。就算她不下手，圣约人也会杀了他们的。

士官长非常理解这种情形。与其落入圣约人之手，还不如在真空中痛快地解脱。

他看见凯斯站在主战术显示屏前，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屏幕，特别是那个古怪环形物的巨大身影。

士官长打了个招呼，“凯斯舰长。”

凯斯舰长转身面向他。“很高兴见到你，士官长。情况不妙，科塔娜已经竭尽全力，但可以说我们没什么胜算。”

人工月能科塔娜弯了弯她的全息眉毛。“整整十二艘圣约人战舰对付一艘孤零零的翠鸟型巡洋舰……实力对比太是悬殊了。但我们还是击毁了三——”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有些心烦意乱，然后改口道，“四艘呢。”

科塔娜看看士官长。“睡得还好吗？”

“还好。”他答道，“不过你的驾驶技术我却不敢恭维。”

科塔娜笑起来。“那么说，你还是想着我的。”

他刚要还嘴，又一次爆炸震动了全舰。他抓住近处的立柱保持自身平衡，周围的几个船员都摔到了甲板上。

凯斯抓住操控台来支撑自己。“报告情况！”

科塔娜周身蓝光闪闪。“一定是圣约人部队的一个登舰小队。我猜它们使用了反物质炸弹。”

火力控制官把座位一转。“科塔娜！失去对主炮的火力控制！”

科塔娜看看凯斯。失去舰上的主力武器——磁力加速炮——对他们现有的战斗力来说是个致命打击。“舰长，使用主炮是我最后的防御选择。”

“好吧，”凯斯暴躁地说道，“我下令，启动《科亦切议》第二条。我们放弃‘秋之柱号’。这也包括你，科塔娜。”

“那你干什么呢？与舰船同归于尽？”她反问道。

“说实话，”凯斯回答说，“我们发现的那个环——我想碰碰运气，让‘秋之柱号’在那上面着陆。”

科塔娜摇摇头。“恕我直言……这场战争中死去的烈士已经够多了。”

舰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双眼。“谢谢你的顾虑，科塔娜——但这不是我能说了算的。协议写得很清楚。绝不允许舰载人工智能被毁或被俘。这就是说，你必须离舰。确定几个可能的紧急着陆区域，上传到我的指挥官神经界面。”

人工智能愣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是，长官。”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凯斯一边转向士官长，一边继续说，“带科塔娜离开这条船，必须保证她不会落人敌手。要是它们俘获了她，就会知

道一切秘密——我们的军力部署、武器研发，”他顿了顿，最后说，“还有地球。”

斯巴达战士点点头。“我明白了。”

凯斯瞥了一眼科塔娜。“你准备好了吗？”

人工智能在那儿停了半晌，看了周围最后一眼。从许多方面来说，这艘舰船是她实际上的躯体，如今要离开真有些不舍得。“准备好了。”

凯斯转向一个控制台，键人一连串指令，又转回身来。

全意影像颤抖着，科塔娜的身影旋转着进入了人工智能台，从眼前消失了。凯斯等到全息投影完全消失后，从人工智能台中取出一块数据芯片，连同自己的随身武器一起，交给士官长。“祝你好运，士官长。”

士官长接过芯片，把它插入颅骨下方的神经系统接口。确认的提示音响起，接着是一股潮水涌动的感觉，人工智能汇人到遍布他盔甲的神经网络中。最初的感觉就像是有谁当头泼了他一杯冰水，接着是一阵刺痛，最后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他和科塔娜以前共过事——就在致远星沦陷前不久。

在体内植入人工智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士官长感觉受到了侵犯；但这同时也令他鼓舞，因为他了解科塔娜的能力。接下来的日子里，时时刻刻，他都要依靠她——如同她要依靠他一样。这就像两个默契无间的搭挡再度联手。

士官长行了个军礼，离开舰桥。战斗的喧嚣声现在越来越响这说明，无论船上的官兵们如何誓死拼杀，圣约人部队还是突破气闸门冲了出来，开始逼近指挥区。

通道里尸首遍地，距离舰桥估计只有五十米。舰队官兵的抵抗暂时让圣约人有所退却，但士官长明白，它们很快就会发动最后的进攻。很快。

士官长停下脚步，在一位死去的少尉身旁跪下，合上她未能瞑目的双眼，取下她的弹药。舰长给他的手枪是标准的军用制式，发射12.7毫米口径的半高爆穿甲弹，每个弹匣有十二发子弹。想用这种武器来对付精英战士尚欠火候——不过对咕噜人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

他推入第一个弹匣，发出了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他的头盔显示屏上，立刻出现了一个蓝色圆圈——星击准星——当他手中握有武器时，他的盔甲就会自动与之建立电子链接。

然后，带科塔娜离舰的使命催促着他起身向通道尽头跑去。他还没看见一个咕噜人，就已经远远地听见这些怪物发出的尖厉怪叫和嘶喊。第一个怪物在通道拐角处现身，一望便知是个老兵：它穿着一身红色盔甲，戴着甲烷呼吸面罩，还有一条陆战队的网状手枪束带。怪物一路拖着抢来的潘丘·维拉①式束带穿过甲板，后面跟着它的两个部下。

①潘丘·维拉（Pancho Villa）：20世纪初，墨西哥劫富济贫的著名侠盗。这里指他那种式样的子弹束带。

士官长确信它们后面肯定还跟着更多似人非人的外星怪物，所以他耐心地等到足够多的敌人出现，才开火痛击。尽管盔甲上的反后坐力装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但他还是能感到手枪在手里蹦跳的欲望。三个咕噜人全被一枪爆头，甲板上到处溅满了发着磷光的蓝色血液。

这算不上大开杀戒，只是开了个头而已。

士官长跨过它们的尸体，继续前进。

救生艇。这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一切代价。

虽然觉得羞耻难当，但他不得不服从命令。伊斯纳’诺索力，一个精英战士，一直等到咕噜人、豺狼人和两个同类都攻破气闸门后，才离开登陆艇。虽然装备有一枝等离子手枪和半打手雷，但他来这儿是为了侦察，而非搏杀——这意味着，他要靠能量盾和隐身服来护身。

他扮演的角色可非比寻常，他担任“奥速拿”，或称“先知之眼”。根据诺索力上级的简要描述，其实质是派遣有经验的军官深入情报丰富的战场，尽早行动，获取高质量的情报。

先知们认为，精英战士虽然智勇双全，但他们都有个不良嗜好：把眼前的一切赶尽杀绝。直接结果是，能留给分析家们分析的情报所剩无几。

现在通过派遣奥速拿到战况复杂的前线，先知们希望能获悉更多关

于人类的情报：从武器数据、军力部署，到终极战利品：它们的母星——“地球”的坐标。

诺索力有三大主要任务：窃取敌舰的人工智能、俘虏高级军官，以及通过头盔内置的摄像机记录下他亲眼所见的一切。前两项任务注定困难重重；但只要时时检查，保证摄像机正常运转，那么第三个任务可谓轻而易举。

所以，哪怕这项任务没什么荣誉感可言，但诺索力深谙其中用意，决心取得成功——只要完成任务后他能回到原先所属的普通步兵部队。

诺索力听到一阵有节奏的“咔嗒”声，是人类武器在开火。他看见几个人类陆战队员被一群咕噜人和豺狼人紧逼，退到一处角落附近。奥速拿很想把人类干掉，不过转念一想，还是紧贴舱壁不动声色。混战双方谁都没注意到，金属墙壁看起来有细微的扭曲。片刻过后，这个间谍悄然溜走了。

这群身穿铬合金盔甲的恶魔，喷射着等离子束，已经在“秋之柱号”上泛滥成灾。士官长捡到一枝MASB突击步枪，还有近四百发的7.62毫米口径穿甲弹。现在遍地都有武器弹药可捡。这样的情况下，他一般都要等武器上的弹药量显示降到10发左右，才愿意重新填弹。不过要是他遭遇难缠的敌人，来不及装弹就会导致恶果。想到这里，士官长退出快用完的弹匣，推人一个新弹匣枪上的电子弹药计数器恢复到全满，同时也显示在他的头盔显示屏上。

“我们快到了，”科塔娜的声音从他头上某处传来，“钻过前面这扇舱门，到上一层去。”

士官长撞见一个身穿闪亮黑甲的精英战士，他立刻开火射击。周围还有几个咕噜人，但地明白只有精英战士才是真正的威胁。他沉着地对着外星怪物连连猛射。

精英战士吼叫着开火还击，但是士官长的火力更猛，一排排坚利无比的7.62毫米口径穿甲弹呼啸而出，在精英战士的能量盾上激起一片闪光，使其过载、失效。这个庞然大物终于体力不支，向前仆倒，缩成一团。眼看自己的头领倒地毙命，咕噜人吓得狂吠起来，纷纷四散逃亡。

若是单打独斗，咕噜人个个胆小如鼠；不过一旦成群结队，它们可就不好对付了。士官长再次开火扫射。咕噜人接连倒地，动弹不得。

他马不停蹄地穿过一扇舱门，传来一片更密集的枪响，他不由得朝那里看去。科塔娜大声叫道：“圣约人！就在我们头顶的平台上！”

他冲向一段上楼的金属梯，直朝二层平台而去。

士官长的脚底响起一阵金属碰撞的铿锵声，他灵活地避开了一位受伤的陆战队员，把子弹直接“送给”敌人。士官长记起上次行动中见过这一战士，在致远星轨道防御站上。那个陆战队员紧捂着绷带下的等离子灼伤，勉强向他挤出一丝微笑。“你能来真好，士官长……我们给你留了几个派对宝贝儿。”

士官长点点头，站在平台上，瞄准一个豺狼人。这种模样有点儿像鸟类的怪物，也配备着能量盾——是手持式，而非精英战士们喜欢用的全身式。这个豺狼人移开了手持能量盾，以便瞄准受伤的陆战队员，士官长看准这个破绽。他开火击中豺狼人暴露的腰部，这怪物当即应声倒地毙命。

他接着爬上一段楼梯，差点儿又和一个精英战士面对面撞个满怀。精英战士咆哮着，向前冲来，像球棒一样挥舞着等离子手枪。士官长躲过这一击——他曾和精英战士赤手空拳肉搏过，明白它们有多强悍、多致命——不禁一步步往后退。他举起突击步枪，对准精英战士的腹部，扣下扳机。

那个精英战士像海绵吸水一样将所有子弹照单全收，却依然毫无顾忌向前猛冲。就在它准备跃起扑过来的瞬间，弹匣里最后一发子弹打穿了它的脊柱。精英战士重重地摔落在地，抽动了一下，一命呜呼了。

士官长去摸一个新的弹匣。又传来一个精英战士的咆哮，紧接着是第三个。没时间填弹了，士官长转身直面它们。他把突击步枪一扔，掏出手枪。两个精英战士的脚下躺着两具阵亡陆战队员的遗体，他据此判断，精英战士大约离自己二十五米。正好在射程以内，他心想，一边开火射击。

强力的手枪子弹击碎了精英战士头部的能量盾，打头的精英战士狂躁地咆哮着。精英战士们感到了士官长的威胁，立刻将全部火力集中向士官长的方向倾泻而去。只见等离子束打在士官长的能量盾和盔甲上，全都消散殆尽。

突然，陆战队员们发起了一次就地组织的反攻，向他们各自选择的

目标开火。一枚破片杀伤手雷把一个精英战士炸得血肉模糊；因判断失误站到它身边的一个豺狼人也一齐粉身碎骨。弹片飞过楼梯间，撞击到舱壁上。

另一个精英战士受到一阵冰雹般弹雨的款待。它的血肉碎块立即向四周飞散。“我说，这才像话！”一个陆战队员欢呼道。他向精英战士的头上补了一枪，给它致命一击。

这片区域已经基本扫荡干净了，士官长继续前进。他又穿过一个舱门，帮两名陆战队员解决掉一群咕噜人后，来到了一个溅满血污的通道——人类与圣约人的血都有。甲板一阵颤抖，“秋之柱号”又中了一枚舰对舰导弹，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灯光明灭不定。

救生艇快要发射了，”科塔娜说道，“我们得抓紧！”

“我正在争分夺秒，”士官长答道，“我会尽全力冲到那儿。”

科塔娜欲言又止，接着耸耸肩算是赔礼道歉。即便是很容易犯错的人类，偶尔也有对的时候。

机队指挥官卡罗尔·劳雷上尉——舰上的陆战队员们更爱叫她的绰号：“克敌铁锤”——正耐心地等待一个咕噜人走到通道拐角附近。她一枪将其头部打爆，戴着甲烷呼吸面罩的小畜生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她迅速窥探一眼，确定下一条通道没有敌人后，才向身后的队员们挥手示意。“快走！趁现在一切正常！”

三个飞行员和三个地勤人员一起跟着劳雷，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过大厅。她是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女人，跑起来有股果敢的蛮劲。她的“计划”——如果她七拼八凑的这些主意也配这么称呼的话——是冲到舰上的发射舱，跳进他们的D77-TC鹈鹕运兵船，抢在“秋之柱号”撞上那个环形物之前逃离巡洋舰。

就算万事俱备，这么起飞也准度颇大，而降落更会一团糟；但在她看来，与其把身家性命交给那些救生艇驾驶员，还不如死在自己掌握的操纵杆前。而且，只要能成功离舰，运兵船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

而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它们追上来了！”有人喊道，“快跑！”

劳雷又不是赛跑健将——她是个飞行员，该死。她正要转身瞄准身后的追兵，只见一道炽热的绿色等离子束呼啸着飞过她耳际。

“混蛋！”她嚷着，一鼓作气飞奔起来。

舰上的战斗依然呈胶着状态。一个名叫哑哑皮的咕噜人带着一支同类特遣队，穿过一扇半熔化的舱门，看到一片屠杀后的狼藉：近处的舱壁上浸透了散发着微光的蓝色血污；遍地支离破碎的盔甲残片，还有一堆缠结扭曲的咕噜人尸体——这些都证明了一场惨败。哑哑皮低声哀恸着，追悼阵亡的弟兄们。

毫无意外，大部分死者都是和哑哑皮同族的咕噜人。先知们长久以来都将他们这一族当作炮灰。他祈祷死者都已升人充满甲烷气体的极乐世界。他刚准备穿过这些令人毛骨辣然的尸堆，其中一具尸体突然呻吟起来。

哑哑皮停下脚步，和一个名叫嘎嘎乌的咕噜人同伴一起，在

鲜血淋漓的尸堆中奋力翻找。终于，他们发现呻吟来自一个黑甲精英战士——“受先知祝福”的种族。正是由于这个领头的精英战士计划不周，突袭失败，才酿成了眼前的惨剧。根据律法和习俗，哑哑皮所属的种族必须敬畏精英战士，因为后者是仅次于先知的半神职人员。当然，这些清规戒律应用到战场上，就不怎么严格了。

“不要管他，”嘎嘎乌建议道，“要是我们哪个受伤倒地，他才不会管咧。”

“是啊。”哑哑皮话里有话地说，“要是想把他弄回登陆艇，可要花上咱们五个人全部的力气呢。”

嘎嘎乌着实花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那句话背后的意思，不禁夸赞起这条绝妙的计策。“那我们就不用打仗啦！”

“没错。”哑哑皮正说着，激战的喧嚣又一次响起，“哪咱们就弄点儿东西给他包扎伤口，抓住他的手脚，把这贱货拖走。”

几个咕噜人急急忙忙地检查了一遍，看来精英战士身上的伤不会致命。一发人类子弹射穿了他的面罩，在精英战士头盔内侧擦着他头颅的一边飞过。这一击带来的冲击力让他昏厥了过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跌倒时留下的割伤和擦伤。他肯定能活下来。太可惜啦，哑哑皮心想。

咕噜人欢天喜地，这张“下船票”足以保证他们能如愿以偿，回到想去的地方。他们抓住精英战士的四肢，摇摇晃晃地从通道撤退。他们的战斗结束了。

“秋之柱号”巡洋舰上的能源设施由一组特殊的核聚变引擎构成。负责保护这些设施的部队就是行星轨道空降突击队，简称ODST，他们还有个绰号：地狱伞兵。

引擎室有两一主要人口，各由一扇A型钛合金舱门把守。通往两扇舱门的狭长通道，都还在人类的掌控之中。安东尼奥·席尔瓦少校指挥下的陆战队男女战士们英勇善战，为了保证战场上没有障碍物，他们将圣约人的尸体堆放在一边，就像垒柴火似的。

不过人类还是有伤亡，而且数目庞大。梅丽莎·麦凯中尉也受了伤，正不耐烦地等着她所属排的医务兵——绰号“大夫”的瓦尔迪兹——给她的手臂上绷带。到处都缺人手——麦凯显然等不及想起身去帮忙。

“有个坏消息，中尉。”医务兵说道，“你二头肌上的刺青，就是那一骸骸头加‘ODST’四个字母的，不幸‘身负重伤’。当然啦，你可以再文一新的……不过疤痕部位对墨水的吸收效果可相当不好。”

麦凯明白他是存心喋喋不休，明白这是“大夫”在安慰她，想让她暂时忘却牺牲的道金斯、阿一塔尼和铃木。医务兵把绷带固定到位，麦凯把衣袖卷下，盖住受伤部位。“你知道吗，瓦尔迪兹，你真欠揍。我可是在说好话。”

“大夫”用袖管背面擦了擦额头——上面还有阿一塔尼的鲜血。“谢啦，中尉。承你吉言。”

“好吧，”席尔瓦少校昂首阔步地走到狭小的通道中央，高声喝斥道，“你们都给我听着！游戏时间结束了。凯斯舰长烦透了我们连，要我们从这通道里滚出去。舰外有一巨环，上面有空气，有重力，还有一样赛过啤酒的好东西——即将照在我们陆战队员脚下的土地！”

席尔瓦此刻略作停顿。他双目圆睁，用灼灼的目光扫视过周围每一张面孔，嘴巴抿成了一条缝。“大多数船员——我不是指你们这群猪头——会乘上救生艇离舰。他们会一直舒舒服服地吹着空调，喝着小酒，

嚼着小菜到达地面。

“但你们，想也别想。噢，没门！你们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滚出‘秋之柱号’。来告诉我，士兵们……你们打算怎么滚？”

这是个历史悠久的保留节目，全体地狱伞兵齐声大吼：‘双脚着地，长官！

“你们真他妈的聪明！”席尔瓦咆哮着，“现在给我滚到空降发射舱里去。圣约人正在地面上烧烤野餐，请你们每个人去吃。给你们五分钟，系上安全带，挂上挂钩，屁股里夹紧软木塞！”

这是个老段了，他们最喜欢的笑话。陆战队员们像是第一次听，全都狂笑起来。他们立刻组成小队，跟着队长，一路跑向通往左舷底部的通道。

麦凯带着全排人马穿过大厅，穿过一场恶战后的战场，穿过奉命把守交叉点的阵亡将士们。遍地都是他们的尸首，舱壁上满是等离子灼烧的痕迹。一连串7.62毫米口径子弹留下一条长长的弹痕，显示出一位人类士兵死前的最后挣扎。

一阵紧凑的脚步，他们绕过拐角，来到陆战队员们戏称的“地狱接待室”。空降队员们鱼贯而人一间狭长的舱室，舱室两侧各有一排卵圆形空降发射舱。发射舱悬挂在一条直通舰腹外侧的管道上，每个发射舱上都标有一个队员的姓名。

大多数登陆战都由武装登陆飞船完成；但这些登陆飞船速度缓慢，容易遭受防空炮火的打击。所以，UNSC不惜耗费一切必要的时间和经费，研发出了让部队突人大气层的第二套方案：单兵着陆器，简称HEV。

电脑控制的防空火力或许会消灭部分单兵着陆器，但这种着陆器目标小，不易被击中；就算被击中，也只损失一个士兵，而不是一大群。

要说缺点，只有一个。HEV表面覆盖的耐高温陶瓷层会不断灼烧，着陆器内部的温度也会随之飚升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有时甚至足以致命。这也是ODST的家伙们都被称为“地狱伞兵”的原因。参加这个部队完全凭自愿，骨子里没有点儿狂野本性的人是不会加人的。

麦凯在中央走道上等着，眼见着战友们一个个都钻进了各自的着陆器。她明白，等待意味着她自己的准备时间少了六十秒。最后一扇舱门终于关上，她立刻火速钻进自己的着陆器。

一进着陆器，麦凯的双手就忙开了：固定安全带、运行必要的系统自检、解开一连串安全锁定、进入发射管道，目光一刻不离面前的小屏幕。“秋之柱号”的动力控制电脑已经计算好合适的推力，以便将着陆器送人正确的着陆轨道。

现在她所能做的只有抓紧，祈祷着陆器的陶瓷外壳能撑到降落伞打开的那一刻，并且尽量不去想这种着陆器实际上是多么不堪一击。

她绷紧双腿，抬头一看：倒计时的最后一位教字正从“ 1 ”变为“ 0 ”。

着陆器一沉，加速飞出发射管道，向下面的环形世界坠落。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心跳骤然加剧。

有一陆战队员往数据读取器里塞了张微型碟片，按下播放钮，全队的通讯频道里立刻响起了豪情万丈的《地狱伞兵之歌》。未经许可，擅自滥用UNSC的通讯设备是军纪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严重违法。但麦凯明白，在这个非常时刻，这么做再正确不过；席尔瓦也一定默认了，因为指挥频道里一片沉默。乐曲激荡在耳际，伴随着着陆器不停地震颤——开始进人环形物大气层。陆战队员们就要“双脚着地”，站在环形物表面了。

甲板猛跳一下，“秋之拄号”又遭到一记重创，舰上的战斗依然胶着。士官长快赶到了，正准备全力冲向一艘救生艇。科塔娜突然叫道：“小心背后！”话音未落，士宫长就感到肩胛骨部位中了一道等离子束。

他趁势一个前滚翻，双脚站稳，回身面对愉袭者，看见一个咕噜人从上方的维修通道纵身跳下。这个矮小的外星怪物呆呆地站在甲板上，手爪中的等离子手枪正在蓄能超载①。士官长向前直冲三步，用突击步枪一砸，把怪物撂倒在地上，紧接着补上三轮子弹。咕噜人手枪中蓄积的能量全倾泻到了天花板上。熔化的金属滴溅下来，士官长的能量护盾一片“嗞嗞”地响。

①“蓄能超载”是圣约人等离子枪的一种特殊使用方式。按住板机一

段时间后，等离子的能童就会蓄积起来，成为一团绿光；这时松开扳机开火，能放出一次能量巨大的射去，杀伤力极大。

怪物的呼吸面罩被一串穿甲弹撕裂了，一股甲烷气喷射而出，让它的身体陀螺似的打转。

又有三个咕噜人从天而降，死死抓住士官长的肩膀不放。整个情景在士官长看起来近乎滑稽，不过他很快发现它们其中一个想取下他的头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另一个咕噜人拿着一颗等离子手雷——小畜生们想把炸弹扔进他的盔甲里。

他弯下腰，来回摇晃肩膀，就像一条甩水的狗。

咕噜人被四散甩飞，士官长连忙点射几枪，把它们放倒。他回身转向救生艇。‘快！”科塔娜催道，“冲啊！”

士官长冲向正要关门的救生艇。附近一个陆战队员也在向救生艇冲刺，突然摔倒了；士官长停下脚步，一把抓起他，一口气把这一战士扔进了艇内。

终于上来了，他们加人了已经登船的队伍。“现在离开正是时候。”科塔娜泰然自若地说道，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又一声爆炸震颤着整艘巡洋舰。

士官长面朝舱门而坐。他看着舱门徐徐关闭，红灯亮起，这才确定一切就绪。“出发”。

飞行员启动发射程序，一值火光喷射而出，救生艇呼啸着脱离了巡洋舰，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从“秋之住号”的表面飞驰而过。圣约人战舰发射的等离子炮火正不断猛击“秋之柱号”的船壳。顷刻间，救生艇已远离巡洋舰，直朝环形物飞去。

士官长关掉外部通讯系统，直接对科塔娜说：“那么，这东西你了解多少？”

“一无所知。”科塔娜承认，“不过我从圣约人部队作战通讯网络截获了一些信息。它们管它叫‘光晕’，对圣约人而言似乎有某种宗教象征意味；不过……你不是和我一样能猜。”她顿了顿，士官长察觉出人工智能在取笑他。“好吧，是差不多一样。”

“光晕，”他重复道，“看来我们暂时要把它当成‘家’了。”

救生艇太小，无法配备肖一藤川超光速加速器，所以他们无处可去，只能登陆环形物。飞船一路静悄悄地穿越太空的茫茫黑暗，听不到船上有人欢呼。他们还活者，但这一点可能随时会改变，这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庆祝的。

一个陆战队员说道：“执行这种任务真是活受罪。”大伙儿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反驳他。

劳雷一行人马紧急停下脚步，向他们来的方向撤退，取出所有家当清点了一番。他们的武器有两枝手枪、一枝突击步枪，还有一枝等离子步枪——一个飞行员在路上检来的。虽然还远远算不上装备精良，但用来干掉跟前的三个豺狼人还是十拿九稳。劳雷一脚踩下去，最后一个倒地的豺狼人头上多了一个大窟窿。

发射舱的舱门眼看就要关闭，这伙急于登机的队员疾速趴下，穿过舱门，直奔鹈鹏式运兵船。“克敌铁锤”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宝贝座机——谢天谢地，毫发无损——立刻冲上舷梯。运兵船一如既往地燃料充足，武器完备，随时整装待发。她的副驾驶员弗莱伊跳进她身后的座位，运输官克伦则坐在最后。

一进驾驶座，劳雷就系好安全带，执行完简单的起飞前自检程序，便发动了运兵船的引擎，与其他的运兵船一起发出了和谐的轰鸣。外舱门旋转着开启了，发射舱突然减压，松脱的设备全部飞向了太空。

片刻过后，巡洋舰进人了环形世界的大气层，此时运兵船就可以起飞了……但他们一定要抓紧时机。再入摩擦①激起一圈火墙，包围了整艘飞船。

①再入摩擦：指飞行器重返大气层时，和空气剧烈摩擦产生的累积热量。

“该死！”弗莱伊惊叫着向前一指，“快看那儿！”

劳雷望去，只见一艘圣约人的登陆艇，不顾“秋之柱号”的再入速率产生的巨大热量，疯狂地直冲发射舱而来。想逃离这艘眼看就要坠毁的巡洋舰本来就这么点可怜的胜算，偏偏圣约人部队杂种还挡道添乱。

劳雷骂骂咧咧地打开运兵船上70毫米口径机关炮的保险。机关炮的颤动传遍全船，打得异星舰艇遍体鳞伤，而且似乎击中了要害。敌舰晃晃悠悠，失去控制，盘旋着一头栽向“秋之柱号”的船壳。

“好极了，”劳雷在船对船通讯频道里说，“我们这就下去，会会这世界的主人。弟兄们地面上见。‘克敌铁睡，完毕。”

劳雷关掉通话器，低声自语道：“一路顺风。”

一艘艘运兵船从发身舱鱼贯而出。在经过一系列的姿态调整后，它们向环形物的表面降落。大气冲撞着运兵船，劳雷奋力控制飞船。状态面板上高温警报闪个不停，鹈鹏运兵船表面因摩擦累积起高温，飞船粗短的机翼的边缘已隐隐透出红光。

“我说头儿，”运兵船不停地颠簸，弗莱伊有些口齿不清，“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啊。”

劳雷做了些微调，努力改善飞船的飞行角度，瞥了右边一眼。“你要是有好办法，”她叫道，“下次全体开会的时候再提也不迟。”

他点点头。“是，长官。”

“开会以前，”她补充道，“把狗嘴闭上，让我好好飞。”

鹈鹏运兵船遇上一团气旋，猛然下坠，马上又拉起来。劳雷一边惊怒地喊叫，一边手忙脚乱地拼命操控着飞船——运兵船垂直地朝环形物表面坠落下去。

十五分钟前，圣约人部队对巡洋舰指挥区发起了一次联合总攻，好在已被人类防御部队挫败了。此后，船上的战局开始有所缓解，战报显示，至少某些异星人侵者已经跳上登陆艇撤退了。

战局的转变，不知道是由于圣约人对惨重的伤亡数字有所顾虑，还是因为害怕人类舰船随时都有解体的危险——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舰桥附近区域已经安全了，免去了凯斯和全体留舰指挥员的后顾之忧，他们终于得以专心地尽职尽责。至少眼下如此。

接下来的任务是把“秋之柱号”开进大气层。别以为这是小菜一碟，要知道和同等级的舰船一样，该巡洋舰是在零重力环境下制造的，没有

配备任何在行星大气层中航行所需的装备。

凯斯坚信计划的可行性。他心里盘算着：先贴近环形世界，再将飞船交由科塔娜留下的子程序自动控制，在飞船着陆前搭最后一艘救生艇弃船逃生。或许舰船能按他的设想平稳降落——或许不能。无论是何种状最兄，飞船着陆的时候他们最好与其保持安全距离。

凯斯转身查看导航屏幕上滚动的数据，同时用眼角余光捕捉周围的动静。他看到，主火力控制台海市蜃楼般地闪了一下，不禁揉了揉眼睛。舰长再看第二眼，却一无所获。

凯斯皱皱眉头，目光回到导航屏幕，下达了一串命令——“秋之住号”即将闯人它最无用武之地的战场：坚实的大地。

伊萨’诺索力摒住呼吸。一个人类战士和他四目相对，没有察觉丝毫异样，转身走开了。他这样沉着地应对，一定是受到了掌握所有知识的上古先贤的保佑。

凭借隐身服，再加上他本身具备的执行潜人行动的天分，目前看来可谓天衣无缝。登舰以来，诺索力一路“参观”了引擎室和火力控制中心，最后抵达舰桥。现在，这个精英战士悄然站在排气口前，寻思着下一步的行动。

他确信，飞船人工智能不是被转移就是被销毁了。好在，船上起码还留有几个高级军官——他还有立功的机会。

实际上，根据几个人类所表现出的礼节，诺索力断定一个叫“凯斯”的人位居舰长一职。真是极富价值的猎物。

但怎么才能俘获它呢？显然它不会束手就擒，何况周围的随从们也都荷枪实弹。诺索力只要一解除隐形，立刻就会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人类单独行动时不堪一击；但是成群结队就危险了。而且，越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就越是危险。

看来惟有保持耐心，也就是说不得不等待时机。冷气持续从排气口流出，空气中某处好像闪烁着微光，不过准都没有注意。

好吧，”凯斯说道，“让我们减速……准备启动舰首逆向推进器……启动！”

舰首逆向推进器开始喷射，减慢了舰船的降落速率。“秋之柱号”猛烈地晃动了一阵，以适应巨环的重力场，修正飞行角度。

剩下的交由科塔娜接管——或者应该说，由她留下的一部分自己所接管。“秋之柱号”的推进器的喷射间隔越来越短，就像是行进旋律中的一个个连绵不绝的音符。反应高度灵敏的子程序正跟踪变量、监控反馈信息，每秒做出数以千计的决策。

遍体鳞伤的船体在进入大气层时不住地颤抖，开始剧烈震动，一堆松脱的部件在甲板上乱滚。“我们只能奉陪到这儿了。”凯斯大声命令，“所有命令和控制系统转交利塔娜的子程序接管，我们该走了，全体弃船。”

稀稀拉拉地传来几声“是、是”的回应，舰桥上的官兵们起身离船——他们曾千辛万苦为之奋斗的地方——看上最后几眼，掏出随身手枪。战事虽然已见平息，但圣约人部队不可能撤得一个不剩。

诺索力焦躁不安地目睹着人类陆续离开舰桥。等到最后一个人要走了，他才拔腿尾随。一条妙计在他脑中渐渐清晰起来。这主意绝对大胆——不，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诺索力颇为自得，觉得又把自己的任务向成功大大推进了一步。

专门留给舰桥官兵们的救生艇就在附近。原来奉命保卫它的六名陆战队员，已经栖牲了三位。他们的遗体被拖到一边，摆成一行。一个下士喊道：“立正！”

凯斯说：“别来这套了。”他指了指舱门，“感谢你们撑到现在，好小子。对你们的弟兄，我很难过。”

下士拘谨地点点头。他投人战斗的时候肯定还在轮休——还有一半脸没刮呢。‘谢谢您，长官。他们是带着一打杂种一起升天的。”

凯斯点点头。三条命换十二条。听起来还是一笔稳赚的买卖——但到底赚了些什么呢？到底还有多少见鬼的圣约人部队？到底一条人命可以值多少敌人？他努力抛开这些杂念，拇指朝舱门一挥。“所有人上船，赶紧！”

幸存的人类鱼贯登艇。诺索力也跟着，虽然要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避免触碰到人类难上加难。救生艇前部稍微宽敞些；而且等到离开母

舰，人工重力消失后，那儿还有一个把手可以利用。随后，救生艇一旦着陆，他就会抓住凯斯和其他人分开的时机，一举将其生擒。不过现在他只能继续坚持，避免被人识破，一直到着陆为止。

人类乘客都已经系好安全带。救生艇破空而出，离开发射舱，向下方的巨环降落。推进器启动后，救生艇稳定了下来，也进人了事先计算好的着陆轨道。

凯斯坐在飞行员身后第三个座位上。他皱起眉头，好像在搜寻什么东西，然后，等船上安静下来后，他探身对前面的陆战队员说："对不起，下士。"

"长官？"陆战队员看来精疲力竭，尽管被安全带固定在一张可以承受飞船起飞时的重力加速度的抗负荷椅上，但还是努力提起精神行了一礼。

"把手枪给我，小子。"

下士脸上的表情一清二楚：一个战士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武器离身，尤其是随身武器。但舰长就是舰长，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大脑里"是，长官"这句话还没说出嘴，下士就觉得M6D手枪已从枪套里被猛地抽了出来。

凯斯暗自揣摩着：一发12.7毫米口径的子弹会不会打穿救生艇相对较薄的船壳？然后引发爆炸，全船人员全部完蛋？

他没有答案，不过有一件事确定无疑：救生艇上这狗娘养的圣约人死定了！凯斯举枪，瞄准那团奇怪的、幽灵般微光的正中心，扣下板机。

精英战士已察觉到舰长的动作，但又无处可逃，他慌慌张张地去摸自己的手枪——这时第一发子弹已经射来。

M6D喷吐着怒火，一发发子弹猛扑向目标，倒数第三发子弹一举击穿了诺索力的头盔，脑浆从后脑勺喷溅而出，让他彻底超脱了物质世界的禁锢。

最后一声枪响的余音未落，隐身服发生器便停止了工作。一一精英战士仿佛无中生有，浮现在众人眼前。异星人的尸体向船舱后方飘去。

千万滴蓝色的血污伴随着脑组织的碎块一起向救生艇船尾飞散。

日吉和子中尉一弯腰，躲过精英战士的一只差点撞上自己头的靴子。她一把推开尸体，面不改色。其余的船员都被吓得一动不动，说不出话来。

舰长沉着地退出弹匣，清空枪膛里的子弹，把手枪递还给目瞪口呆的下士。

“谢了，”凯斯说道，“这家伙还挺管用的。别忘了重新填弹。”

第二部 光 晕

第二章

战斗部署时间：+00时03分24秒（席尔瓦少校的任务钟）

指挥型单兵着陆器，正往光晕表面进行战术降落。

遵照UNSC标难的突袭条例，安东尼奥·席尔瓦少校所乘的单兵着陆器一启动就不断加速。以确保他是最早进入光晕大气层的人之一。

这么规定有许多理由，诸如：指挥官应该恪守身先士卒的信条，亲自实践他们命令部下去做的一切，将自己置身于同等危险之中。

当然，还有其他理由：首先就是部队降落后，指挥官需要及时地集合、分派、组织部队行动。经验表明，地狱伞兵们在降落后的头一个小时，即所谓的黄金时间中所做的一切，将对后来整个任务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眼下，陆战队员们空降到敌人的世界，之前却没有接受任何常规的情报说明、虚拟现实演练，或特殊环境适应装备。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指挥型着陆器还配备了许多一般“大蛋”所没有的装置，比如高能成像仪，以及操控它的C型军用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还被特地编写成男性人格，取名为“韦尔斯利”——为了纪念鼎鼎大名的惠灵顿公爵①，其个性也很像公爵。虽然总体看来，他比科塔娜那样的顶级人工智能要差一大截，但韦尔斯利的全部运算能力都集中在军事决策上，就单一领域的应用而言却是极其专业的。

①指第一任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sey1769～1852),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最为显赫的战绩是在滑铁卢战役中，借助普鲁士军队的配合，以少胜多打败了拿破仑。

着陆器猛烈地摇晃起来，从一头翻转到另一头，内部温度已经升至华氏98度②。席尔瓦脸上汗如雨下。

②相当于摄氏36.7度。

“所以，”韦尔斯利继续说道，声音从席尔瓦的耳塞中传来，“根据刚才在太空中进行的遥感勘测，加上我的分析，看来标号为HS2604的建筑物能满足你的要求。”人工令能的子程序插话进来，口气也略微一转，“为了纪念我在印度攻占的一座要塞，或许你愿意叫它‘加维尔加尔’③？”

③加维尔加尔(Gawilghur)是印度莫卧尔帝国末期马拉塔(Maratha)政权的一座坚固要塞，位于印度中西部。1803年，在第二次英国 - 马拉塔殖民战争中，该要塞被当时任殖民地军官的韦尔斯利攻占。遗址至今尚存，可供参观。

“多谢。”席尔瓦嘶哑地答道。着陆器做了第二次翻转。“谢也白谢。第一，不是你攻占了要塞，是惠灵顿公爵；第二，1803年根本没电脑；第三，我的部下没一个记得住‘加维尔加尔’。标示为‘阿尔法基地’就行了。”

人工智能兴味索然地应了一声，仿佛人类在叹气。“那就这么办吧。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阿尔法基地位于这座孤岭的顶端。”显示屏离少校的鼻子只有六英寸，画面抖动了一下，显示出一幅图像：一个厚实的柱状基座，上面是一个平台，平台一端布满了高高低低的平顶建筑物。

席尔瓦正准备细看，着陆器的外壳开始脱落，暴露出内部的合金降落舱——他和他的装备就在里面。冰凉刺骨的空气，撕扯着他的衣服。片刻过后，降落伞打开了。着陆器突然减速，刚猛的拉力让席尔瓦不禁浑身一缩。他身上系着的安全带深深地嵌人了肩膀和胸部的肌肉。

韦尔斯利向全体地狱伞兵发出了电子信号。他们的着陆器开始调整到各自合适的角度，朝向席尔瓦的着陆器，追随它穿越大气层。

所有队员一切正常——除了二等兵玛丽·波斯特利。她听见头顶主伞断裂的“噼啪”声。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由落体时间，突然一阵猛晃，备用伞打开了。她面前的仪表板上红灯闪个不停。二号通讯频道传出了她的尖叫。席尔瓦切断她的呼救，闭上了眼睛。虽然从来没有人提起，但这就是每个地狱伞兵都暗暗畏惧的死法。在下方光晕表面的某个地点，波斯特利将一头栽进自掘的墓穴。

席尔瓦感到自己的着陆器稳定下来，便重新端详起那座孤岭。那儿是制高点，任何占领的人都能时周围的地面环境一览无余；而且孤岭边

缘的悬崖峭壁，迫使进攻者要么空袭，要么沿着狭窄的上山小径一路苦战。最妙的是，孤岭顶部的建筑物能为陆战队员们提供防御屏障。“看上去不错，我喜欢这个地方。”

就知道你会满意的，”韦尔斯利自鸣得意道，“只是……还有个小麻烦。”

“什么麻烦？”席尔瓦叫起来，着陆器的最后一层外壳也分离了，强大的气流冲击着他的面罩。

“这个地方归圣约人所有。”人工智能平静地回答，“如果我们想要，就得攻下它。”

战斗部署时间：+00时02分51秒（斯巴达117的任务钟）

救生艇编号LF α 43，紧急迫降至光晕表面。

士官长看到巨环正向他敞开怀抱。飞行员驾驶着救生艇飞越巨环厚重的银色达缘，小心翼翼地让微型救生艇微微低头，进人计算好的航线，向“下面的”构造物内部那令人称奇的地表降落。士官长放眼望去，只见山脉蜿蜒，丘陵叠起，大地沿曲线向上延伸，在远方消失，最后在他头顶的某个地方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圆环。眼前的景象既壮丽又奇异，同时一切又如此扑朔迷离。

突然，大地朝他们扑面而来，“观光时间”匆匆结束。士官长不清楚救生艇是遭遇敌人炮火而发生了引擎故障，还是在最后着陆的过程中撞上了障碍物。到底什么原因无关紧要，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

飞行员叫嚷道：“我们下降得太快了！”紧接着，船体猛地撞上了什么硬物，士官长一下了摔倒了，一头栽在甲板上，头盔“砰”地砸向甲板，太阳穴一阵剧痛——接着眼前一片漆黑……

“士官长……士官长……能听见吗？”科塔娜的声音在脑际回响。

士官长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的脸正贴着本该在头顶的照明灯。灯光忽明忽灭，火星四溅。“好了，我能听见你。”他答道，“没必要冲我吼。”

“哦，是吗？”人工智能音调一扬，答道，“你爱抱怨的话可以去找圣

约人。坠机引发了大量无线电噪音，我猜它们正欢天喜地地来迎接你呢。”

士官长奋力站起身，正想反唇相讥，却看到了遍地的尸体。坠毁时剧烈的冲击力，撕裂了船体和其中毫无防备的船员。除了他自己，无人生还。

没时间细想这些了，他必须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能避免科塔娜落入敌手。

他很快就集齐了弹药、手雷和补给品，能带多少带多少。他刚检查完四枚破片杀伤手雷的保险，科塔娜的警告就响了起来：“警告——侦察到数艘圣约人运兵船正在接近。建议转移到丘陵地带。如果我们走运，圣约人会以为救生艇上的每个人都已在坠毁中丧生。”

“明白。”

科塔娜言之有理。士官长在四周晃了一圈，没有发现威胁，然后快速奔向一座跨越峡谷的小桥。桥很窄，没有安全扶手，由一种闪耀着奇异光泽的金属建成。桥下是一道汹涌的瀑布，以雷霆万钧之势朝深不可测的悬崖沟奔流而去。

再向瀑布远方望去，整个世界呈拱形一直向上延伸。桥的另一端，有一片裸露的岩层，其间杂生着一簇簇适应温和气候的岩蔷薇，还散落着一些针叶树，让他回想起致远星上受训时的那片森林。

当然，两者毕竟有所区别。例如，环形世界从地平线向上延伸，渐渐缩小的景象；阴影透射到大地的方式；还有隔着过滤器也能呼吸到的凉爽、清新的空气。这一切实在是美不胜收，甚至令人窒息——但背后也潜伏着危险。

“警告——圣约人登陆飞船来了。”科塔娜的声音既冷静又明确。

预言很快就变为了现实。一片巨大的阴影掠过桥的远端，飞船的引擎“隆隆”作响，好像在发出警告。看来十有八九已经暴露了，士官长开始计划着如何应付眼前的状况。

他跑到桥的另一边，发现左边有块看起来可以作为掩体的巨大岩石，便立刻冲了过去。士官长丝毫不顾一步之遥就是万丈深渊，径直沿

着峭壁边缘移动着。他小心地注意着步伐，绕过岩石，终于找到巨石和峭壁间的一处裂缝。他背靠着石壁，总算有机会进行防御了。

他看了一眼运动探测器，意识到两架圣约人的女妖战斗机就在他头顶盘旋。异星人的这种战斗机装备有等离子炮和核子枪。虽然速度不算太快，但它们仍然极具威胁，特别是对地面部队而言。

咕噜人和精英战士纷纷从一艘叉子形状的异星运兵船跳下。它们有了空中支援，就更加危险。

他稳住准星，对惟最近的一架女妖战斗机。士官长迟迟没有开火，而是耐心地等战斗机飞进了射程才扣动扳机。第一架战斗机直冲着他而来，这让它很容易被瞄准。子弹在战斗机外壳上射出点点火花，枪上显示的弹药量猛地缩减了下去。

战斗机开始晃动，看来有几发穿甲弹已经射人机身。飞机猛地拉起机头，停止俯冲，拉出一条长长的黑色尾烟。

这结果让士官长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不过第二架女妖战斗机已经借着耀眼的阳光突袭下来，等离子炮火在他周围遍地开花。他的护盾能量骤降，红光频闪。头盔内置扬声器也响起了警报。

士官长开火还击。他毫不迟疑地卸下弹匣，干脆利落地换上一个新的。

他蹲下身子，搜寻空中的目标，迅速盯上了第一架女妖战斗机，便打起精神再次反击。他让敌机接近他，接着再次扣动扳机圣约人战机陷入了弹雨之中，炸成了一团火球，撞向万丈悬崖。

第二架还在头顶上，无精打采地盘旋着，不过士官长明白最好别傻站着看风景。运动探测器上出现了六个红点——每个都意味着一个潜藏的敌人，而且大多数在他背后。

士官长等到能量盾恢复到满载状态，猛地转身，一个飞身跳上巨石，快速扫视周围动静。峡谷的另一边，圣约人的运兵船放下了一小群咕噜人，它们正手忙脚乱地搜查坠毁的人类救生艇。

但这还没完。桥这边，他的左方，另一队咕噜人正穿过针叶林，朝他奔来。好在，他们还离得很远——这让他有了片刻时间做准备。

虽然身上没有配备标准的S2　AM狙击枪——这种局面下他的最佳选择——但士官长带着凯斯给他的M6D手枪。它配备了两倍放大的瞄准镜，而且握在专家手上，也能实施有效的远程打击。

士官长掏出手枪，面向聚集在救生艇残骸附近的敌人，将准星瞄准了最近的一个咕噜人。尽管它们实际上还没有直接的威胁，但峡谷另一侧的异星人却占据了从侧翼攻击他的理想地形，所以必须先干掉它们。十二发子弹射出，七个咕噜人倒地。

现在右面已经相当安全了，士官长给手枪换上新弹匣，把注意力转移到树林间闪现的敌人。这队咕噜人现在已经接近了，相当接近，而且它们已经开火攻击了。士官长这次选择先瞄准最远的敌人，这样就算其他人望风而逃，他也有把握一网打尽。

手枪接连不断地喷吐着火舌。咕噜人惊叫着，哀号着，鲜血喷涌，百发百中的子弹一举将它们一举击毙，尸体沿着斜坡滚下。

目标悉数消灭，士官长很快重新装填上手枪子弹，关好保险，把武器插回枪套。他跳下巨石，蹲到一块露出地表的岩石下。

他又看到了头顶的女妖战斗机。它还在那里徘徊，狡猾地在射程外绕圈，妄图等他从掩体中一现身就俯冲突袭。眼下的选择是：要么坐着不动，等来更多的地面部队夹击；要么放弃这个藏身之所，试着溜走。

士官长从来不是坐以待毙的傻瓜，于是他准备好突击步枪，愉偷溜出掩体。一进人开阔地带，他就一阵小跑，跨过地上散乱的咕噜人尸体，蹲伏到一丛灌木下掩护自己。

他每次默数到三，然后就从一块岩石飞奔到另一块。他作跳蛙式前进，渐渐上坡。虽然还时刻提防着背后的女妖战斗机，但他确定自己已经摆脱了它。

终于，运动探测器上显示没有威胁了。他爬上坡顶，停下来现察前方的地形，头盔显示屏上一个警示的红点忽然亮起。士官长继续向前灵活地移动，期待着遇敌的那一刻。

接下来，他看到一些鬼鬼祟祟的身影从一处掩体冲到另一处。总共是四个，包括一个身着蓝色盔甲的精英战士。这个精英战士一边开火，一边莽撞地向他冲来。

他以前和这种精英战士交过手——这些异星人的盔甲颜色意味着等级之分——蓝色精英战士在战场上总像急躁冒进的新手。士官长的嘴角浮现出淡淡的微笑。他没有理会胡乱射来的等离子束，就站在原地反击。精英战士停止了前进，咕噜人则纷纷退缩到树林后面。突然，他的运动探测器上响起警报，红色的箭头指向右边。士官长立刻掏出一颗M9 HE-DP手雷，拔掉了保险。

他一转身，看见另一个精英战士向他冲来——这位穿的可是猩红色的盔甲，说明他是个老兵。手雷早就在手里待命了，距离目标正合适，士官长立刻把M9抛了出去。“轰”的一声巨响，手雷爆炸了，敌人被炸上了天，附近一棵树半边的枝椏也给炸光了。

刚才运动探测器上显示的那个精英战士扑上来了，满嘴乱吼。等离子束如雨注般倾泻在士官长身上。他的护盾能量陡然下降。

士官长一边后退，一边抬着突击步枪不停地猛烈开火，终于放倒了这个精英战士。

眼看带头的完蛋了，咕噜人溃不成军，四散逃窜。士官长又用一阵弹雨帮它们省了撤退的奔波之苦。

他松开扳机，感到周围一片寂静，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那个该死的老兵这么接近，他却浑然不觉。怎么搞的？

他渐渐明白过来：自己依然习惯于团队作战。虽然训练他是为了单独行动，但他军人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团队中度过的。那个精英战士差点儿从侧翼偷袭得手，因为他习惯性地以为总会有斯巴达战友来掩护自己。

他现在与指挥系统失去了联络，孤身一人，而且很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他点了点头，头盔面罩后面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在这次任务中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战术策略。

他在一片没膝的长有尖刺的草地中跋涉。他远远地听见自动武器开火时的响声，意识到前方说不定有陆战队员。

他向传来交火声的前方飞奔。也许他很快就不再是单枪匹马了。

战斗部署时间：＋00时05分O8秒（凯斯舰长的任务钟）

教生艇编号KTV17，紧急迫降至光晕表面。

或许因为“秋之柱号”是由导航员洛弗尔少尉在驾驶，或许不过是交了好运而已，无论如何，消灭了潜入者之后，降落到光晕大气层的旅途一切顺利。如此平安无事，反倒让凯斯觉得神经紧张。

要我在什么地方着陆，长官？”洛弗尔问道，救生艇正飞过一片平原。

“随便哪里，”凯斯回答道，“只要附近没有圣约人部队就行。最好有掩体——如果暴露在开阔地带，恐怕我们的船会变成众矢之的。”

和所有的救生艇一样，这条船从来不是为了迫降而准备的；实际上，它飞起来异常沉重，和石头没有区别。但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导航员把航向调整到他自己暂定的“西方”，具体地点是平原与一片低矮丘陵的交界处。

救生艇飞得很低，低得以至于从圣约人巡逻兵头顶一闪而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来不及看清楚什么。

两个精英战士老兵．都窝在单人的幽灵气垫橇上，不禁站起来争看掠过平原的救生艇。

资格较老的那个报告了他们目击到的飞船。他们转向丘陵地带，打开了气垫橇引擎的节流阀。原来注定漫长、无聊的一天突然变得有趣多了。两个精英战士互相对望了一眼，然后伸向各自的操纵杆，他们要一试身手，看谁先抵达救生艇——又是谁能在这个下午率先大开杀戒。

前方丘陵深处，洛弗尔启动了救生艇的船头逆向推进器，降低两个粗短机翼仅有的襟翼①，激活了船腹的推进器。凯斯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个年轻的导航员把飞船停靠进一个峡谷——除非从正上方俯视，不然救生艇停在这里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洛弗尔曾经是个爱惹麻烦的军官，被一再降职，还一度被不光彩地停职，直到凯斯重新征调他。从那以后，他真的变了很多。①襟翼：飞机后翼上最初用来增加上开力或拖力的可灵活控制的辅助翼。

“干得漂亮。”舰长说道。救生艇已经停稳了。“好了，士兵们，把船上所有可能用得上的东西统统带走，然后我们离它越远越好。下士，派你的手下放哨。小王、道思奇、阿比亚德，你们去打开储藏室。让我们

也见识见识UNSC在这救生艇上会藏什么牌子的香槟酒。日吉和子，帮我处理尸体。”

一阵手忙脚乱，诺索力的尸体被抬出船舱，然后随随便便地扔进了石缝。救生艇被搜刮得一干二净，控制系统也被刻意破坏了。全体舰桥人员背着急救包，开始攀登丘陵。他们没走出多远，就听见一声巨响震彻大地、“秋之柱号”呼啸着划破天空，终于坠落在暂定的“南方”。

凯斯屏住呼吸，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他和所有的指挥官一样，都有神经中枢植人体，能同舰船、舰载人工智能和某些重要人物保持联络。先是一片寂静，接着是一阵轻微的地震。片刻过后，科塔娜驻留在船上的子程序发来一份简报，通过指挥官神经界面，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 CSR-I::脉冲广播::

> “秋之柱号”已坠毁。仍有残余功能的系统正在待命中。系统可用率8.7%。

> CSR-1完毕

这是任何指挥官都不愿接收的消息。“秋之柱号”再也无法回到太空遨游已成定局；好在凯斯还是获得了些许安慰：至少这艘巡洋舰还有部分功能可以运行，比如发出脉冲信写。

他强迫自己挤出一个微笑。“好啦，各位，我们还等什么呢？山洞在向我们招手。最晚到山顶的人负责挖厕所。”

舰桥官兵继续向山顶进发。

尽管大家都尽力使着陆器聚拢在一起，但地狱伞兵们落地后，着陆区域的直径还是差不多长达三公里。有些突击队员比较走运，能在离地五十米的空中顺利跳出坠落的降落舱，然后像教学里的模拟士兵那样，经典地“双脚着地”。

不过其他许多人可就没这么从容了。比如说着陆器撞上悬崖，掉进湖泊之类，都还能捡回小命；特别倒霉的例子是，直接滚落进深不见底的大峡谷。能活下来的地狱伞兵们奋力摆脱着陆器后，一个归队指向标就会被激活。每个人眼前的透明屏幕上都会显示出一个红色的正方形，

以此为目标前进。目的地正是席尔瓦少校着陆的地点，一个临时大本营早已就地建立，就等着士兵们归队后重新编制。

每个着陆器中都配备有额外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补给品。所以即使是在这片炎热干燥的平原集结，部队的装备还是能得到充分保证。在没有外界后续补给的条件下，地狱伞兵们可以坚持两个星期。席尔瓦很高兴地看到，除了个别人降落时发生了意外，他的部队成员大都装备齐全。

席尔瓦一面看着部下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一面寻思着：实际上，我们就缺一队疣猪运兵车和一队天蝎坦克了。但这些玩意儿总会弄到手的，嗯，一定会的，只要能从敌人手中夺下那座孤岭。眼前，地狱伞兵们会一如既往地拿出看家本领：他们的双脚。

梅丽莎·麦凯中尉安全着陆，她手下一百三十人的连队大部分也平安降落。三个队员在“秋之柱号”的战斗中牺牲；还有两个失踪，估计生还机会渺茫。总体而言，情况不算太坏。

麦凯的运气不错，她降落的地点离归队指向标只有半公里远。当大本营建立起防御带的时候，她早就背着装备穿过硬土带，向席尔瓦少校报到完毕了。麦凯可是他最得力的爱将之一。席尔瓦点着头表示问候。“真是大驾光临啊，中尉……我正奇怪您是不是去午休了呢。”

“没有，长官。”麦凯回答，“降落途中我打了会儿磕睡，任务钟没叫醒我。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席尔瓦故意板着面孔。“这才星像话。”

他顿了顿，然后向远处一指。“看到那座孤岭了吗？顶上有建筑物的那个？我要拿下它。”

麦凯望了一眼，举起双筒望远镜仔到观察。孤岭的景象蜷缩在显示图像的底部，好在韦尔斯利很快做了校正。以往的经纬坐标系只适用于一般行星表面，在这儿就得换一套。

恒星正在“西沉”，但光线依然充足。麦凯仔细观察着目标区域，一架圣约人的女妖战斗机正从孤岭顶部起飞，先是向“西方”盘旋，接着径直向她飞来。要说有什么令人匪夷所思，莫过于敌人居然花了这么久才对他们的登陆行动做出反应。

这块硬骨头可不好啃，长官。地面作战尤其不利。”

“说得对，”席尔瓦接着说，“所以，要拿下它，我们不光要从地面发动进攻，而且更要空袭。在舰长让‘秋之柱号’降落前，有一队飞行员成功地把鹈鹕运兵船给开了出来，天知道他们怎么干成的。现在他们藏在离这儿以北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我们能借他们的力量来作为空中支援。”

麦凯放下双筒望远镜。“那‘秋之柱号’呢？”

“它在那儿坠毁了。”席尔瓦答道，用拇指往肩膀后比划了一下。“我很想去做最后的致敬，但那得等等。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基地，建筑起防御工事，把圣约人挡在外面。不然，它们很快就会接二连三地把我们干掉。”

“而且敌人就从这座孤岭来。”麦凯说。

“没错，”席尔瓦答道，“好了，出发吧。我要你的连队到达山脚，越快越好。要是有上山的小道，找到以后直接上去。一旦引蛇出洞，我们就从空中实施打击。”

这时，一声巨响打断了席尔瓦的话。一连的一个火箭弹射手使用了便携式M19 SSM火箭筒，把来犯的女妖战斗机轰成了废渣。士兵们一片欢呼，看着冒烟的战斗机碎片在空中四散飞落。

“是，长官。”麦凯接受命令，“等我们到了那儿，你可要请我喝杯啤酒。”

“一言为定，”席尔瓦答应道，“不过．我们先要自己把酒给酿出来。”

哪怕是咕噜人也偶尔能获准休息片刻。为此，配备有气闸门的圆柱形临时兵营被运到了光晕表面，里面充满了甲烷。

上次能在登陆“秋之柱号”的送死行动中生还，纯属哑哑皮侥幸：他救起一个受伤的精英战士，而且还坚持主张不该让这个伤员等死，而应把他带回后方治疗。如此一来，哑哑皮得以延长了自己的性命，他的部下也跟着一起幸免于难。

此刻，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这个咕噜人紧紧缩成一团，睡得正香。

他的脚不禁轻轻抽动了一下，梦见自己正穿过故乡的沼泽穿过甲烷气自燃产生的一道道火柱，到了一个沼泽河口，他长大的地方。

然后，他正要爬上一排垫脚石阶，抵达家里祖传鱼塘对面的芦苇草棚……嘎嘎乌摇摇他的手臂："哑哑皮！快起来！还记得我们从船上带回来的精英战士不？他在外头，他要见你咧！"

哑哑皮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他说了为啥没？"

"没有，"嘎嘎乌回答，"不过保准没啥好事。"

那当然没啥好事，哑哑皮想，一边吃力地绕过挂在临时兵营内壁上的凌乱不堪的设备。他走进更衣室，匆匆忙忙地套上盔甲、呼吸面罩和装具带。

哪个来得更危险呢？他犹豫着，是衣冠不整地出现，让精英战士对他的军容挑刺找漏；还是宁可拖拖拉拉，也要花时间把军容打点好？和精英战士打交道总是会出现这种让人两难的窘境。这也是哑哑皮从心底讨厌他们的众多理由之一。

最后，哑哑皮决定速度优先，放弃仪容。他跨出气闸门，明亮的阳光扑面而来。他一眼就看到站岗的哨兵煞有介事，站得笔直——平时他们只会懒洋洋地靠在临时兵营外壁上，抱怨糟糕的给养配给。

"你就是哑哑皮吧？"从背后突然冒出一个低沉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他立刻转身立正，尽力摆出军容整齐的样子。"是的，大人。"

这个叫祖卡'扎玛米的精英战士没有戴头盔，因为头上裹着绷带。不过身上的盔甲还是佩戴齐全，武器也光亮如新。"很好。军医告诉我，你和你的部下不仅从船上救下我，而且还坚持让登陆飞船把我带回地面。"

哑哑皮觉得一时语塞，心虚地咽了咽喉咙。当时的飞行员有些为难，说根据规定只有满载部队后，才能脱离人类舰船撤退。不过嘎嘎乌异常强硬——甚至掏出等离子手枪挥舞，加以威胁。

"是的，大人，"哑哑皮答道，"不过请容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扎玛米回答。哑哑皮暗暗一惊：精英战士的口气少了几分惯常的喝斥，听起来甚至有种……信任。

没错，哑哑皮的确赢得了信任。

“眼见上级长官受伤倒地，”精英战士继续说，“而你竭尽所能，确保他受到及时的医疗救护。能如此主动地采取措施实在难能可贵，特别是在低级部队中。”

哑哑皮呆呆地望着精英战士，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晕头转向。据他所知，精英战士是从来不会表扬别人的。

“为了表示感激，我把你调离了。”

哑哑皮情愿待在他当前服役的部门混日子，丝毫没有离开的念头。“调离，大人？是去哪个部门？”

“当然是做我的手下。有问题吗？”精英战士说，就好像这一切理所当然似的。“我的助手在抢登人类巡洋舰时阵亡了。就由你来顶替他。”

哑哑皮的心情落入了万丈深渊。这个精英战士属于先知敢死队，里面尽是些特别挑选出来的狂热分子。他们为了先知没完没了的旨意不惜搭上自已的性命——还有他们手干的性命。“不……不胜感激，大人，”哑哑皮结结巴巴地说，“只是在下恐怕配不上这样的殊荣。”

“少废话！”精英战士答道，“你的名字已经登记在案了。收拾好你的东西，和战友道别，十五分钟后到这儿来向我报到。今晚我要出席元老议会。你跟着我就是了。”

“是的，大人。”哑哑皮顺从地说道，“请问我可以知道会议大概的议题吗？”

“可以。”扎玛米回答，一边用手摸了摸头上缠着的绷带。“造成这个伤口的人类是个强悍的战士，足以威胁到整个部队。如果记录无误，我军一千多名战士的死都要它一个人负责。”

哑哑皮觉得自己两腿发软。“就它一个，大人？”

“是的。但无须害怕，以后再也不会了。一旦我得到任命，你就跟着我把这个人类找出来。”

“去找它？”哑哑皮顾不得规矩大叫道，“然后呢？”

“然后，”扎玛米的语气凶狠起来，“我们就干掉它。”

拂晓时分，空气阴冷，以至于麦凯都能看见自己呼出的一团团白雾。她抬头眺望，暗自揣测前方有什么正等着她。她带领部下花了半个晚上，一路穿过硬土平原奔袭到孤岭下的预定位置；下半夜在寻找上山的道路中度过，其间抓紧时间稍微睡了一会儿。

找路的任务相当轻松地完成了，甚至有些太轻松了。除了一些草草搭建的路障，整条四英尺宽的坡道毫无防备。不过，圣约人完全没有料到人类的舰船会从跃迁断层空间来到这里，甚至还有步兵降落。从这个角度说，圣约人存在防御漏洞也是很正常的。

无论如何，就她所见的情况判断，这条从地面螺旋上升的道路已经被弃置一段时间了。至少目前看来似乎是这样，当然站在下面很难确定。席尔瓦出于通盘考虑，不便派鹈鹕运兵船侦察也是可以理解的。

管不了这么多了，麦凯和她的部下不得不沿着这条狭窄的小道一路上山，与一切可能存在的圣约人防御力量交战。然后就只能希望鹈鹏运兵船能尽快飞来缓解他们的压力。

麦凯中尉看着内置在头盔里的透明显示屏，等倒计时一结束，就下令开始爬坡。汀克·卡特二级准尉回头对后面的一排男女战士们说道：“你们到底还等什么啊？印刷精美的邀请函？那我们就用枪打出一份来。”

当B连向孤岭方向进军、C连出发与运兵船汇合时，营地里的其余部队正利用黑夜剩下的几小时休整，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准备。人工智能韦尔斯利监控着营地两百米外的无线传感器：三人火力小组在营地一百五十米外建立了岗哨；后方还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小队支援他们。

平原上没有任何天然掩体，所以地狱伞兵们把装备转移到地势稍高处，并在周围尽可能建立了防御工事。

挖战壕掘出的泥土，被垒成了一圈低矮的防线保护营地；互相连通的壕沟也修好了；他们还建起一个飞船起降场，以便鹈鹏运兵船能及时在营地附近起降。

此刻，席尔瓦正站在起降场的最高处，凝视着西面。韦尔斯利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我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麦凯中尉他们已开始上山：坏消息是：圣约人正从西面来袭。”

席尔瓦放下望远镜，调整了一番，又看向西面。五分钟过后，西面升腾起一团巨大的烟尘。“那是什么类型的袭击？”他简单地问道。

“现在还相当难说，”韦尔斯利审慎地说，“特别是目前没有我通常获取情报所仰赖的飞船、卫星和无人驾驶侦察机。不过，从烟尘的规模，以及我对圣约人武器的了解，看来这是一次老套的‘骑兵冲锋’。和当年拿破仑在滑铁卢对我使的招数一样。”

“你当时不在滑铁卢。”席尔瓦提醒人工智能，一边举起望远镜。“那么，假设你是对的，它们骑的是什么？”

“快速攻击和侦察两用交通工具，我们的部队管它叫‘幽灵气垫橇’。”韦尔斯利学究气十足地答道，“估计有一百余辆……以烟尘判断。”

席尔瓦不禁咒骂了一句。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圣约人一定会对他们的到来做出反应，这一点他很清楚，但仍期望越晚越好。现在，整整一半的军力已被派往别处，他手头只剩大约两百人的队伍。不过，他们可是地狱伞兵，UNSC的精锐之师。

“好吧，”席尔瓦果决地说，“如果它们玩冲锋，那我们就来个传统反击。命令哨兵撤回，告诉A连和D连组成类似古罗马步兵方阵的防御圈，把所有备用弹药都转移到地下。在战壕里架设突击武器；火箭弹发射手在斜坡的中间，狙击手在起降场高处待命。我下令前谁都不许开火。”

和席尔瓦一样，韦尔斯利深知古罗马军团曾用步兵方阵对付骑兵收到奇效。自那之后许多将领竞相效仿应用，比如惠灵顿公爵。这种每一面的部队都朝外的四方阵形是极其难以冲散的。

人工智能将命令下达给部队，他们虽然惊讶于如此古老的阵形部署，但还是照做不误。当圣约人的幽灵骑兵队像海浪一般朝防御缓坡汹涌而来时，防御圈已经布好了。

席尔瓦紧盯着战术显示屏上的测距仪。敌军刚进人射程，他立刻打开所有的通讯频道下令：“开火！开火！”

一阵阵穿甲弹如冰雹般飞过半空。领头的一排气垫橇猛地震了一下，仿佛迎面撞上了墙壁。精英战士们纷纷从座位上跌落，只剩下空的气垫橇继续朝东飞去。

但这些气垫橇的数量如此之多，压近的敌人也把等离子炮火倾泻在地狱伞兵身上，人类也开始倒下。幸亏这些发射能量束的武器是固定在气垫橇上的，所以只要气垫橇爬不上缓坡，那缓坡就会一直对人类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气垫橇本来就不可靠，驾驶起来难以得心应手，何况敌人还缺乏通盘协调——这些都正中地狱伞兵们的下怀。许多精英战士看来急于杀人：它们不惜破坏自己的阵形，超到同伴的前面。席尔瓦眼见一辆气垫橇被另一辆打中起火，又撞上第三辆损毁，接着都爆炸成一片火光。

不过绝大多数精英战士还是相当老练的，经过了初期的混乱之后，它们开始寻求突破防御圈的策略。一个金色盔甲的精英战士领导了整个行动。首先，它下令部队按逆时针方向绕圈，进而对人类形成包围圈，而非原来各自从自己选择的方向胡乱包围；然后，它又选定了地势最低、最适合等离子炮火攻击的人类战壕，一次又一次地加以冲击。陆战队员们死伤惨重，防御火力被削弱了，防御圈的一角开始出现松动迹象。

作为回应，席尔瓦马上派了一个排的人马加强薄弱环节的防御，下令狙击手集中火力瞄准金色的精英战士，并要求火箭弹发射手交替射击，以免火力中断。如果说人类的火箭筒有弱点，那就是每次发射两枚火箭弹后要间隔五秒才能重新填弹。陆战队员们轮番射击，集中对付靠近缓坡的幽灵气垫橇，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威力。

以上策略奏效了。炸毁、燃烧、扭曲变形的幽灵气垫橇残骸形成了一道金属屏障，间接帮助人类抵御等离子炮火，也干扰了圣约人新的地面部队的冲击。

席尔瓦举起望远镜，扫视着硝烟四起的战场，心底默默地感谢眷顾步兵团的神灵。要是换作他来进攻，席尔瓦会首先动用空中支援，打击地狱伞兵——随后再让幽灵气垫橇从西面围攻。可惜他的对手所受训练不同，对于圣约人的机械化部队太过自信，或者根本就是缺乏实战经验。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女妖战斗机姗姗来迟，现在才来助阵，显然是个马后炮。席尔瓦的火箭弹发射手首轮出击就打落两架；第二轮又击落另一架；最后一架也拖着长长的黑烟，向南方坠落。

终于，眼看金色精英战士被击毙，大半部队被消灭后，残余的精英战士开始撤退。只有少数气垫橇毫发无损，大多数气垫橇都遍布弹痕。但至少有十二辆幸存的气垫橇驮着救回来的伤员。有两辆气垫橇的引擎已经毁坏了，只好被拖出战场。

席尔瓦环视着屠杀结束后的战场，心中默想：这就是我们需要那座孤岭的原因，避免另一次这样惨烈的胜利。二十三名地狱伞兵阵亡，六名重伤，十名轻伤。

一阵杂音在耳边响起，指挥频道里“劈劈啪啪”地传出麦凯的声音。“蓝一呼叫红一，完毕。”

席尔瓦转向孤岭，拿起望远镜，看见一缕青烟从半山腰升起。“这里是红一。请继续，完毕。”

“我想我们已经引蛇出洞了，长官。”

少校咧嘴一笑，看上去像个鬼脸。‘收到，蓝一。我们也给它们点儿颜色看看。坚持住……援军已经上路。”

山上又抛下一堆等离子手雷，麦凯急忙往一块凸出的岩石下闪避。手雷有的落下山去，有的紧紧粘在目标上，几秒后就爆炸了。

一个陆战队员尖叫起来，一颗敌人的手雷粘到了他的帆布背包上。一名中士大叫：“丢掉背包！”但那个陆战队员已经陷人了狂乱，一路往山下跑去。手雷终于炸响了，崖壁上溅满了红色染料一般的黏液。麦凯不禁打了个寒颤。

“收到，红一。快一点儿真要比慢一点儿好出不知多少。完毕，通话结束。”

韦尔斯利命令鹈鹕运兵船升空。席尔瓦凝视着整片平原。他琢磨着自己的计划有几分胜算，而为此又要付出几分代价。

第三章

战斗部署时间：＋03时14分26秒（斯巴达117的任务钟）

光晕表面。

士官长看见前方的一束光往，耀眼夺目简直堪比恒星。它发源于前方岩石和树木之后，从一座庞大的“U”形建筑的尖角直冲云霄，临界星系的行星淡淡地在空中衬作背景。这是某种指向标志？或是维持这个环形世界的某部分设施？他无从知晓真相。

科塔娜先前就通知过士官长，有一队陆战队员坠落在这个区域。所以当自动武器“咔嗒咔嗒”的开火声和圣约人的能量武器特有的响声传到士官长耳朵里时，他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他悄悄地穿过灌木丛，来到“U”　　形建筑及其附属建筑前的山坡顶端。他看到一群咕噜人、豺狼人和精英战士正反复冲击，试图制服一群陆战队员。

士官长没有头脑发热抓起突击步枪冲入敌阵，而是冷静地掏出了M6D手枪。他举起枪，开启两倍放大镜，仔细瞄准。一连串精准的射击放倒了三个咕噜人。

圣约人部队还没弄清楚子弹从何而来，士官长又对一个蓝甲精英战士开枪痛击。整整用了一个弹匣才干掉这个家伙——不过这避免了毫无必要、而且难缠的肉搏战。

这轮突如其来的狙击给了陆战队员难得的喘息机会。士官长也风风火火地一路从山坡上杀下来。他停下脚步从一个死去的咕噜人身上搜集了几枚等离子手雷，一个热情的陆战队员跑过来打招呼：“很高兴见到你，士官长。欢迎参加我们的派对。”

士官长略一点头作为回答：“你们的头儿呢，大兵？”

“在后面。”陆战队员说道。他转头对着背后大喊：“喂，中士！”

士官长认出了快步跑向他们的相貌威严的中士。他上次看到约翰逊中士，还是在致远星的轨道停泊港，执行一项搜索与破坏任务。

“这儿的情况怎么样，中士？”

“一团糟。”约翰逊抱怨道，“我们在山谷里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停了一会儿，压低声音说，“我们请求了支援，但在你现身之前，我想我们快顶不住了。”

“别担心，”科塔娜通过士官长头上的外置扬声器说道，“我们会一直守在这儿，直到支援到达。我已经和人工智能韦尔斯利联系上了。地狱伞兵们正在夺取一处圣约人的堡垒——会有一艘鹈鹕运兵船过来接你们。”

“太好了，”约翰逊回答道，“我有些手下急需医疗救护。”

“又来了艘圣约人飞船，”一个士兵插话道，“是时候给它们点儿颜色看看了！”

“好吧，彼森提，”约翰逊喊道，“重新组队。推备开战。”

士官长朝天上望去，果然正如陆战队员所说：另一艘圣约人的登陆飞船盘旋了一阵，接着下降到地面附近。这艘奇形怪状的飞船轻轻点地，叉子状的船身两侧舱门打开了。一群咕噜人和一个精英战士跳了下来。

士官长向右侧跑了五十米，再次举起手枪。几秒间，一队陆战队员已将猛烈的火力倾泻到圣约人的着陆区域，将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敌人四散逃窜，寻找掩护，士官长将它们逐一击毙。

士官长借着短暂的战斗间隙，仔细察看了一下战局。科塔娜给出了陆战队员们的坐标，标注为“火力小组Ｃ”，突出显示在头盔显示屏上。有几个队员爬上了“Ｕ”形建筑物，其他人则在周边巡逻。

他刚准备好突击步枪，就传来一个陆战队员的喊声：“注意！发现敌人飞船！它们想从侧翼偷袭我们！”

几秒后，他的运动探测器上发现了目标——一个大家伙——正在逼近。他贴着一块巨石作为掩护，看着天空，严正以待。

登陆飞船中又拥出一群部队——这次还有三个豺狼人。约翰逊中士的部下向它们开火射击，子弹们到它们独有的手持式能量盾上，发出一阵光亮后被弹开了。这些长得像鸟类的异星人龟缩在能量盾后面，像中世纪步兵组成的盾墙一样。

更多的咕噜人和一个蓝色精英战士则躲在它们身后，铺开阵形。这是个不错的战术，如果有更多后续登陆飞船补充兵力就更具威胁。最后，圣约人会一举击溃陆战队的防守，血洗整个区域。

可惜它们的计划并非天衣无缝：士官长就站在它们的侧翼。他先蹲后跑，直冲豺狼人的防线。突击步枪在他手中咆哮，子弹如雨注般降临到暴露的异星人身上。它们尸体刚一倒地，士官长就已经掏出夺来的等离子手雷、打开保险奋力投向三十米外的精英战士。

发光的等离子手雷正中精英战士头盔的中心，它只来得及惊恐地嚎叫。手雷牢牢粘在它的头盔上，散发着亮蓝色的耀眼光芒。精英战士拼命地想卸下它的头盔，但就在这时，手雷爆炸了。

干掉精英战士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显得轻松多了，士官长杀入圣约人的部队中，如风卷残云般收拾掉了其他的异星人。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通讯频道中响起。“这里是E419。有人听见我吗？重复：有UNSC人员听到，请回答。”

科塔娜很快就在同一频率回应道：“收到，E419，我们听到你了。这里是火力小组C。是你吗，‘克敌铁锤’？

“收到，火力小组C ，”“克敌铁锤”拖长声音，“能听到你们的回应真高兴！”

远处传来一阵隆隆声，士官长四下寻找声音的来源。他远远地看到：几艘救生艇拖着长长的尾烟，火花四溅，破空而过，显然是船体与大气剧烈摩擦造成的。

“他们进入得太快了，”科塔娜警告道，“如果他们成功着陆，那圣约人一定会逮个正着。”

士官长点点头。“那我们最好先找到他们。”

“‘克敌铁睡’，我们要你放下疣猪装甲车。士官长和我准备尽可能营救一些陆战队员。”

“收到。”

鹈鹏飞船绕过异星建筑的尖顶，在周围转了一圈，然后盘旋到附近一座孤岭的顶部。运兵船下面吊着一辆四轮交通工具——M12　LRV疣猪装甲运兵车。这辆运兵车在飞船上悬吊了一会儿，接着，“克敌铁锤”就把它从船上放落到地面。疣猪装甲车装有强力减震悬挂系统，触地时弹

了一下，顺着山坡滑了五米，然后停住了。

“好了，火力小组C——一辆疣猪装甲车已经放下，”“克敌铁锤”说道，“坐上它好好教训敌人吧！”

“收到，‘克敌铁锤’，准备营救幸存者，并将他们撤到安全地带。”

“明白……‘克敌铁锤’完毕。”

陆战队员跑向鹈鹕运兵船，士官长则向疣猪装甲车走去。这种任何地形都适用的越野装甲车配备了一挺标准的M41轻型防空机枪，又名LAAG。该武器每分钟可发射五百发12.7 x99毫米的穿甲弹，对地面和空中目标都很有效。装甲车最多可坐三名士兵，已经有个陆战队员站在机枪后面了。他的军阶和编号迅速滚过士官长的头盔显示屏：“一等兵。M·菲茨杰拉德。”

“嘿，士官长！”菲茨杰拉德说，“约翰逊中士说你应该会要一个机枪手。”

士官长点点头。“没错，大兵。山的另一头有两船陆战队员，我们得去找他们。”

菲获杰拉德把机枪的保险拉到自己胸前，“啪嗒”一声松开。子弹滑入三根枪管中的第一很。“我听你指挥，士官长。我们走吧。”

士官长自己坐进驾驶席，发动引擎，系好安全带。引擎一阵怒吼，四个轮子卷起一片泥土。疣猪装甲车加速冲向坡顶，微微腾空飞起，又重重地落回地面。

“我在你的头盔显示屏上加了一个新的指向标，”科塔娜说，“跟着箭头开就是了。”

“明白。”士官长说，平淡的声音里透出一丝调侃，“你总是用嘴开车。”

真是名副其实——凯斯在亲眼目击这种神出鬼没的战斗机之前，早已久闻女妖战斗机的大名。凯斯确信异星飞行员已经在运动探测器上发现了他们。用不了多久，天空中就会出现一群敌机，飞来铲除他们。

在舰桥官兵们刚刚着陆时，这座山丘看起来还是个不错的去处，如

今却成了人间地狱。他们仓皇地在岩石逢隙之间躲来闪去，没完没了地奔逃，一刻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曾三次落人险境，差点儿被俘；好在每次威尔金斯下士和他的陆战队员都能从圣约人不断收紧的天罗地网中杀出一条血路，带领大家安全脱逃。

这种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凯斯自问。连续攀越岩石、缺乏睡眠以及频繁的威胁，不仅使他们的体力消耗殆尽，更让士气一落千丈。

阿比亚德、洛弗尔和日吉和子都还挺精神的样子，小王和阿辛也还好；但道思奇少尉却开始崩溃了。一开始只是几句自顾自的牢骚，后来渐渐升级成一连串抱怨，现在更是变本加厉。

眼下全体人员都集中在一个干燥的石洞中。他们头上凸出的岩石尖牙交错，多多少少保护了他们免受空中女妖战机的威胁。一条细窄、清澈的溪水在岩石缝隙间流淌。小王跪在溪水边，往脸上洒了些水；阿辛正忙着灌满每位舰桥成员的水壶；道思奇则坐在一块岩石上，对大家怒目而视。“我们逃到哪儿它们都知道。”道思奇终于开始发难了，好像她的指挥官也应该为此负责。

凯斯叹了口气，模仿道思奇的语气道：“‘我们逃到哪儿它们都知道，长官。’”

“好吧，”少尉答道，“我们逃到哪儿它们都知道，长官。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它们总会捉住我们的。”

“也许会，”凯斯一边往脚上破掉的水泡轻轻地抹药膏，一边回答，“也许不会。我和科塔娜、韦尔斯利两个都联系上了。他们暂时脱不开身，不过只要能腾出手来，他们肯定会尽快提供支援。我们眼下只有坚持与敌人周旋，避免被俘，可能的话杀几个圣约杂种提神。”

“为了什么？”道思奇咄咄逼人地问道，“就为了您能当上舰队司令？我认为我们能做的一切都做了，我们顽抗得越久，圣约人就越凶残。现在是投降的时候了。”

你这个白痴。”日吉和子中尉忍不住插话进来，眼中燃烧着她平素少有的怒火，“第一，跟舰长说话，要尊称‘长官’。你最好学会守规矩，不然我会用脚狠狠揣你屁股。”

“第二，用用你的大脑，要是你还长脑子的话。圣约人从来不捉俘虏，这谁都知道，所以投降就是找死。”

“哦，是吗？”道思奇挑衅地说，“那好，为什么它们没有把我们干掉？它们明明可以用大炮把我们轰成肉渣，用火箭弹炸开岩石或者干脆往我们头上扔炸弹，但它们没有。这你又怎么解释？”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阿辛说着，一把M6D手枪的枪管已经顶住了道思奇的左耳，“我越来越觉得你长得像咕噜人。洛弗尔，仔细检查一下她的脸蛋。我打赌这张假脸皮肯定可以撕下来。”

凯斯扣好轻型军鞋的搭扣。他希望自己有双战靴，像陆战队员脚上的那种。他心里明白：先不谈违抗命令，道思奇至少说对了一半。从当前局势来看，异星人似乎的确更想活捉他们，而不是直接杀了他们了事。可是为什么？这同它们一贯的做法截然不同。

当然，圣约人也曾经对他改变过战术策略——当初他在奥克坦纽斯座δ星系痛击敌人时，以及接下来的致远星一役中。

凯斯眼前正活灵活现地上演着一出闹剧。日吉和子双拳紧握插着腰，一脸狰狞；阿辛的手枪还顶着道思奇的耳朵。其他舰桥成员都定格了似的，不知所措。还好陆战队员们不在场，谢天谢地。不过可别天真地以为，舰桥成员们不明白道思奇少尉的心思，或者上级之间的冲突。下级官兵们总能从各种渠道了解上面的风吹草动。好了，该如何收场呢？很明显，道思奇是不会改变想法的，她现在成了一颗老鼠屎。

女妖战斗机又一次轰鸣着从洞口掠过。他们必须尽快撤离。

“好吧，”凯斯说道，“你赢了。我本来应该以懦弱无能、违抗军令和玩忽职守的罪名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可惜我暂时没空。所以，我在此成全你投降的请求。日吉和子，没收她的武器、弹药和补给。阿辛，把她捆起来。不用太紧……只要让她跟不上我们就行了。”

道思奇脸上浮现出恐惧的神色。“你要丢下我？就我一个？两手空空？”

“不会的，”凯斯轻描淡写地说，“是你主动要求投降的，没记错吧？圣约人会陪伴你，给你装备的。虽然我不太清楚它们爱吃什么口粮，不过要是它们给你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那一定味道好极了。Boo app é

tit①。”

①法语“祝胃口好”之意，在开饭前互致的礼貌用语。

道思奇语无伦次地念叨着什么。阿辛烦透了这个女人，抓起一件战斗服就塞进少尉的嘴里，用多功能胶带封了个严严实实。接着，他又用同样的胶带把道思奇浑身下绑得动弹不得。“这么一来她总算能安静一会儿了。”

威尔金斯下士和两个陆战队员一路沿河床退回来。他看见五花大绑的道思奇，略微点了下头，仿佛一切无比正常。他对凯斯说：“南面大约一公里处，一艘圣约人登陆飞船放下了一队精英战士，长官。看来该撤了。”

凯斯点点头。“辛苦你了，下士。舰桥军官们都准备好了。请带路吧。”

与此同时，在凯斯等人以北半公里外，几百米的高空中，一个名叫阿杜’莫图米的精英战士操纵女妖战斗机做了个大回旋，看到了登陆飞船降落。这附近没有理想的着陆点，这就意味着，一旦降落后，他在地面上的精英战士同伴们恐怕还得自己走上一段路。

圣约人的指挥机构认为，与其派几百人的部队在崎岖的岩石丘陵地形中爬上爬下，地毯式地搜索敌人，还不如突出空中优势，直接定位人类来个活捉。

而这点，莫图米沉思道，恰恰是症结所在。定位敌人是一回事一活捉它们又是一回事。自从这群人类登陆以来，它们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足智多谋。它们不但逃过了被俘虏的命运，甚至还干掉了六个追上来的圣约人。上面下了死命令要抓活的，这种相当不利的条件让追兵们很难展开手脚。要是能直接把人类干掉，那该多痛快。当然，他只是个飞行员，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无从了解先知和舰长们的深谋远虑。

定位了人类救生艇之后，圣约人侦察队很快就发现了伊萨，诺索力的尸体，并确认了其身份。情报上传到高层，整个军方智囊团开始研究。圣约人指挥官们面临的谜团是：为什么一个奥速拿甘冒生命危险登上人类救生艇，还一路跟踪到地面？谜底不言而喻：因为船上有重要人物。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定要留下活口。无从得知诺索力跟踪的到底是哪个人——所以一个都不能杀。莫图米瞥了一眼面前的仪表盘。有动静！七个热点呈一线向北方蜿蜒前进，只有一个留着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

没过多久，莫图米的女妖战斗机就已经在岩洞上方盘旋。道思奇挣扎着，终于摆脱了胶带的束缚，而圣约人则近在咫尺。

一名人类飞行员用鹈鹕运兵船上的70毫米口径机关炮猛烈扫射一个圣约人的防空炮塔，孤岭顶上升起一片黑烟。圣约人的等离子防空炮塔是种强大的武器，部署和维修都十分方便。终于炮塔沉默了，飞行员心满意足地把运兵船降落到孤岭顶端。

十五名地狱伞兵——比鹈鹕运兵船的标准载重多出了三个人——跳出运兵船的运兵舱，迅速散开。

虽然往运兵船里塞额外的士兵很冒险，但席尔瓦希望尽可能多地往山顶平她卜投送兵力。好在绰号“小甜饼”的彼得森中尉很了解这艘飞船，他的鹈鹏运兵船状态相当不错，谁叫他手下有全舰队最强的维修队伍——这不正是每个飞行员梦寐以求的吗？

陆战队员们一一跳下，彼得森感到整艘飞船微微上浮，尽力控制船身保持平衡稳定。他密切往意着着陆区域的动静。机关炮与他头盔内的传感器相连接，能与他的头部保持同步转动。他发现了一群圣约人部队，立刻开枪扫射。这挺重型转轮机关炮嘶哑地咆哮着，一举将圣约人打成了一片蓝绿色的污血肉泥。

最后一个地狱伞兵跳下飞船，运输官在通讯频道中喊道：“清空！”彼得森启动了飞船腹部的推进器，一对涡轮引擎提供了足够的动力，飞船开始飞离山顶。

“这里是E136，”飞行员对着麦克风说，“我们安然无恙，全部登陆，完成任务，通话结束。”

“收到，”韦尔斯利不动声色地回答，“请返航，转向坐标点二五，再运一批突击队员。还有，如果你对作诗有浓厚兴趣，不妨去念念吉卜林①，没准能帮你启发灵感。通话完毕。”

①飞行员的英文原话是“We are green, clean and extremely mean”

，用了押韵，是种诗化的修辞。所以这里人工智能讽刺他在作诗。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1907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彼得森咧嘴笑起来，朝着大本营的大概方向竖了竖中指，接着调转船头飞走了。

第一拨援兵在山顶登陆后，敌人的抵抗总算有所松懈。梅丽莎·麦凯中尉和幸存的连队成员总算得以顺利向前推进。山路上，数目可观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到最后的防线死守。

麦凯发现道路前方三十米处被一块早就崩塌的岩石堵住了，在岩石的旁边又看到了一扇侧门。她终于明白过来，这就是异星人要死守的命脉所在。这一定是扇后门，也是她得以进人孤岭内部的通道，从那儿可以顺藤摸瓜。

等离子炮火从入口通道呼啸而来，直射她头上的山崖，一块块岩石碎片纷纷剥落下来。

麦凯的手在空中一择，示意部队撤退到宽阔的盘山路后方。“嘿，准尉！给我一个火箭筒！”

二级准尉卡特站在六个士兵之后，以免一枚投掷精准的手雷一下子就消灭两名指挥员。他做了个手势表示同意，大声喊出命令，将M19火箭筒递了上来。

麦凯从身后的大兵手里接过武器，检查一下是否满载了火箭弹，接着步步为营地绕着盘山路前进。等离子束不断从门里“吆吆”发射，麦凯极力保持镇定。她打开火箭筒上的两倍放大的瞄准镜，仔细瞄准，扣下扳机。发射管猛地震动，一发102毫米口径的火箭弹飞射而出，直钻门洞，在里面炸出一声惊天巨响。

那里面肯定存了好些弹药，因为紧接着又是一次爆炸，闪耀着亮蓝色的光芒。连麦凯脚下的岩石也一阵颤抖。山崖一侧升腾起一团火球。

很难想像谁能在这样猛烈的爆炸之中幸免于难，于是麦凯安心地把火箭筒交还给后方官兵，下令部队前进。

陆敌队员们冲上小径，弓身穿过重重浓烟，进人孤岭内部的古老山洞。陆战队员们不禁一阵欢呼：满地都是尸首——其实也已经无从辨认

完整的尸首了。幸好隧道本身没有丝毫受损。

几个突击队员在搜集等离子武器，往近处的墙壁上试射，然后挑出满意的各自带走。

其他人，包括麦凯，则凝视着上方透出阳光的一口直径三十米的圆形天井。她看见一个阴影从头上飘过——鹈鹕运兵船又往山顶平地上运来了更多的地狱伞兵。远远传来“砰”的一声，破片杀伤手雷炸响了。尘土和软泥一起飞落到他们头上。

“嘿，中尉，”二等兵萨沙说，“这玩意儿怎么处理？”

萨沙用力跺了跺地面，回响起一阵金属声。麦凯这才意识到自己和手下正站在一大块金属挡板上。

“这做星么用的？”二等兵大声问道，“用来防御的？”

麦凯摇摇头。“不，这着起来非常古老，肯定不是圣约人设置的”

“我找到升降梯了！”一个陆战队员喊道，“至少看起来很像——快来看看啊！”

麦凯动身前往察看。这是一条通向山顶平地的捷径吗？她的靴子踢到一枚弹壳。弹壳从金属挡板上的方形孔洞滚落入下方的黑暗中。过了很久，才听见它碰到古老岩石的清脆响声。

席尔瓦、韦尔斯利，和其他大本营的官兵们一直在孤岭顶端等待。麦凯乘着反重力升降梯到达山顶平地，走进刺目的阳光。她眯着眼睛朝周围看去。

遍地尸首。有少数绿色军装的陆战队员；不过绝大多数是各色各样的圣约人。它们用颜色来区分等级和军种。一队地狱伞兵在这个屠场中摸索，搜寻受伤未死的人类战士，还不时用脚踢踢敌人的尸休，以确定它们的确已经彻底气绝。有个圣约人试图爬起来，立刻受到一阵突击步枪子弹的款待。

“欢迎来到阿尔法基地。”席尔瓦少校说着来到麦凯身旁，“你和你们连队干得真他妈漂亮，中尉。韦尔斯利很快会指挥剩下的部队上山。看来我真的要欠你一杯啤酒了。”

“是，长官。”麦凯兴奋地答道，“这下你可输惨啦。”

随道很宽阔，大得足以开进一辆天蝎坦克。所以士官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驾驶疣猪运兵车通过了隧道人口。隧道入口位于一片巨大的干涸河床的底端，他差点儿就没找到。科塔娜的探测器检测到了隧道的人口。“这可不是天然形成的。”她提醒他。

也就是说，这是人工建筑物。从逻辑上讲，隧道一定通往什么地方——或许这还能节省搜救落难救生艇的宝贵时间。

一进人隧道，开起车来就不那么轻松了。士官长不得不灵活操控运兵车上坡，接着连续几个急转弯，来到一个深坑的边缘。

士官长迅速地检查了一下，发现深坑并不宽，如果疣猪运兵车开足马力，完全可以腾空飞跃过去。士官长一边倒车，一边提醒菲茨杰拉德抓牢。他的脚猛踩油门，运兵车疾速冲上斜坡，漂亮地飞到空中，重重地落到了对面。

“我截获了很多圣约人的通讯情报。”科塔娜说道，“听起来，席尔瓦少校和地狱伞兵们已经占领了敌人的一个据点。如果能集中其他幸存者，找到凯斯舰长，我们应该有望组成一条强大的联合防线。”

“很好。”士官长回答道，“不过我们可能很快就无路可走了。”

士官长转动着方向盘，疣猪运兵车的前灯照亮了周围的古老墙壁。运兵车前方出现一片开阔地带，许多神秘的装置星罗棋布。整个区域漆黑一片；依稀可见前方有一个深渊，车行道在那里中断了。很快，圣约人就像腐尸中的蛆虫，纷纷冒了出来。

等离子束擦过疣猪运兵车的挡风玻璃。士官长跳下驾驶座，蹲伏在驾驶座侧的前轮旁，掏出手枪。菲获杰拉德用LAAG机枪扫射整片区域，弹壳暴雨般在他们身边跳动。

士官长沿着疣猪运兵车的边缘向四周窥视。他们完全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中，十分危险。他们行驶的车行道也没有丝毫掩护，甚至还高出两侧下凹的地面将近三米。更糟的是，这条车行道其实就是整片区域的中轴线，所有方向的攻击都能打击到完全暴露的他们。

整片广阔的区域灯光昏暗．能见度极低；而运兵车上机枪发出的闪

光又严重干扰了士官长的夜视能力。他眨着眼睛努力消除这一影响，接着打开了手枪的瞄准镜。

金属地面从中央车行道两侧向下延伸，每一面上都有着奇异的几何图形浮雕，装点着这座神秘的建筑物。离他们的位置较远处，耸立着许多小建筑、柱子和塔门。圣约人就隐藏在其中。

一个咕噜人跳出掩体，手中的等离子手枪发出一团绿光——它正在蓄能超载。这些小畜生喜欢扣住扳机不放，蓄积武器能量，然后一次性射出。这会很快耗尽武器能量，但对目标造成的伤害也是极其致命的。一团闪耀着亮绿色光芒的等离子小球直擦疣猪运兵车而过。

士官长开火还击，然后撤退到运兵车车尾。“菲茨杰拉德！”他喊道，“持续射击别停。我移动到左翼引它们出来。”

“明白。”三管机枪连射不止，火力都向圣约人的藏身之处倾泻而去。

士官长正准备向前冲刺投人战斗，运动探测器突然显示后方有动静。LAAG机枪停止了怒吼，菲茨杰拉德痛苦地大叫一声，从运兵车后座摔落下来，他的头盔砸在金属地面上。

一种玻璃般半透明的晶体物质，顶端呈尖锥形，刺穿了陆战队员的二头肌。晶体闪耀着邪恶的暗紫色光芒。

“真他妈该死！”菲茨杰拉德低声骂道，一边努力想站起来。两秒后，紫色晶体炸开了，血肉从伤口喷涌而出。菲茨杰拉德痛不欲生地惨叫起来。

此刻没有时间去关照菲茨杰拉德的伤情。两个咕噜人已经从斜坡冲上来开火了。一束束玻璃般的子弹呈弧线飞射过来，打在运兵车上四散弹落。

它们太近了。士官长开火射击最近的一个咕噜人，一连三枪就要了它的命。三发子弹洞穿了异星人的胸膛，弹痕正好组成一个完美的正三角形。另一个咕噜人怒吼着，举枪挥舞着冲了过来。——这种枪造型奇特，枪身弯曲，枪背上有许多玻璃般的突起尖锥，好像刺猬一样。枪口喷射出亮紫色的尖针刺向士官长。

士官长横跨一步，用手枪枪托猛砸咕噜人的脑袋。异星人的头骨被砸出一个窟窿。他一脚把咕噜人的尸体踢落到斜坡下。

菲茨杰拉德已经爬到了疣猪运兵车背面来寻求掩护。他面色惨白，不过看来还不至于休克。士官长抓起一个急救包，马上熟练地处理伤口。自愈泡沫填满了伤口，既能保护伤口，还能止痛。这个年轻的陆战队员日后会需要一番手术和一段时间来复原被撕裂的、血肉模糊的手臂肌肉，不过他总算能活下来——只要他们两人能活着离开这里。

“你还好吧？”士官长问道。菲茨杰拉德点点头，用满是鲜血的手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挣扎着站了起来。他一声不吭，握紧了LAAG机枪。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相对就比较顺利了。士官长和机枪手彻底扫清了区域中残留的圣约人部队。士官长在周围走了一圈。装甲运兵车的左边大约八十米处是个深坑。

“有主意吗？”他问科塔娜。

人工智能稍停片刻来检索数据。“车行道虽然在前方的沟壑前中止，但理论上推测应该有某种类似桥梁的机械装置。找到能放下桥面的控制台，我们就能过去了。”

士官长点点头，来到侧停在路中央的运兵车右面。他走过装甲车，对菲茨杰拉德锐：“等在这儿。我去找条出去的路。”

士官长在整个车行道上来回跑动，逐一检查整个区域中星罗棋布、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有些构造被某种发光面板的柔光所照亮，但至于能源供应是什么和内部有什么结构就不得而知了。

他皱起了眉头。这一带似乎没有任何机械或控制装置的迹象。他正准备动身乘上疣猪运兵车原路返回检查时，突然又停下了，打量起眼前的一根擎天巨柱。

这下面什么都没有，或许他苦苦搜寻的机械装置就在那上面。

他尽可能走到这片区域最远的边缘。和另一面的边缘即深渊不同，这一面的尽头是一堵高高的、有凹槽的金属壁。他沿着金属壁一步一步察看，终于发现了墙上的一个缺口——一个通道。

通道内是一条长约二十米的窄坡，到了尽头左转九十度。士官长掏出手枪，打开头盔上的探照灯，缓步走上斜坡。

他的警惕应验了。他刚到达顶端，运动探测器就显示了敌人——在他右上方。他正在拐角处猫腰蹲下，就撞见一个冲下来的红甲精英战士。精英战士咆哮着发出挑衅，恶毒地挥拳砸向士官长的脑袋。

他闪身一躲，能量护盾承受了冲击。他拔枪便射，距离近到瞄准纯属多余。精英战士往后退却，开枪还击，等离子束在整条狭窄的通道里飞溅。

士官长做出一串行云流水般的动作：掏出手雷、打开保险。投掷出去，正中精英战士的双脚。异星人吓得声音都颤抖起来；而士官长则向后一跃，退回到拐角的另一侧。

一阵青烟和火星让他如愿以偿。金属墙壁上溅满了紫黑色的血污。他绕过拐角，跨过精英战士冒烟的尸体，继续沿着通道前进。

通道尽头是一个狭窄的小平台。士官长右边，耸立着一堵严实的高墙，望不见尽头；左边是一路延伸又突然转弯的金属走道，通向原来的车行道。他面前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发光，就好像鹈鹕运兵船上的仪表灯一样。

他走到光源前停住：这是一对小小的发光球体，悬浮在一个大致呈矩形的、有着无光泽的蓝色金属框架的显示面板上。显示面板内飘浮着一系列闪动、变化的图形——整个面板是半透明的，和科塔娜的全息身体一样，不过这里并没有明显可见的投影设备。那些闪着微光的几何图形对他挤眉弄眼，仿佛他早就认识它们一样。就算拥有强化的记忆力，他还是说不上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总之它们就是……眼熟。

他伸出手指按下了其中一个符号，一个蓝绿色的圆圈。士官长原以为他的手指会像穿过空气一样什么都碰不到，但他却惊讶地发现手指遇到了阻力——面板上的光芒也闪烁得越来越快。

“你做了什么？”利塔娜用警告的口吻问，“我检测到一次能量波动。”

“我……不知道。”士官长承认。他不能肯定自己为什么会去按那个“按钮”。他就是觉得这么做肯定没错。

士官长所站的位置视角很好，能清晰地看到车行道被沟壑拦腰截断。一声尖利的啸叫响起，在车行道被截断的边缘，亮起两束耀眼的白光，形成了横跨钩壑的道路，就像是手电筒的光束刺穿烟雾一样。

光越来越亮，响起一阵巨大的“噼啪”声。“我发现大量的光子活动，”科塔娜说，“被激化的光子取代了光束周围的空气。”

“这表示？”

“这表示，”她接过话来，“光开始聚合，变为固态！”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你怎么知道要去按那个开关？”

“我不知道，我们还是趁早离开这儿。”

开车驶过光桥着实让人提心吊胆。他先用脚试了试，发现它结实得像石头一样。他耸耸肩，告诉菲茨杰拉德抓紧了，接着就把疣猪运兵车直接开上了光桥。他听见菲茨杰拉德神经质地一会儿咒骂一会儿祷告——这也难怪，他们和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只隔了一层光。

终于到了深渊的另一边。他们沿着隧道一路开进了一个山谷。士官长驾驶着疣猪运兵车在散乱的岩石和树木之间穿梭，然后开上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坪顶端。他们面向南面的山谷，一道险峻的悬崖挡住了继续向右的道路，他们只好一直向左前进。

运兵车穿过一条清澈的小河，溅起朵朵水花。他们看见右侧的山壁上有一条小路，决定去一探究竟，于是便沿着满是岩石的小路进发。

没过一会儿，疣猪运兵车就抵达了可以环视整个山谷的山脊。士官长看见一艘UNSC救生艇，周围都是圣约人部队，但没有见到陆战队员。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一座类似金字塔的建筑高耸在谷底中心位置。士官长看到一束光带直冲云霄，马上意识到，这和之前那个发光的建筑物肯定有某种联系。

没有时间再观察局势了，异星人已开火，菲茨杰拉德立即开枪回击。看来得把疣猪运兵车开动起来才行。士官长开着车，M41LAAG机关枪在他身后愤怒地咆哮。菲茨杰拉德喊道：“你们吃饱枪子儿了吗？来，再来点！”接着火舌又是一阵狂扫。两个咕噜人分别滚向道路两侧，一个

蹲伏着的豺狼人被拦腰炸成了两截。大口径的子弹将草皮打的泥沫飞溅。

运兵车绕过金字塔时，科塔娜说：“有陆战队员躲在前面的山坡上。让我们去帮他们一把。”

士官长对准两棵树之间的空隙开了过去，正看见一个高大瘦削的精英战士从树后闪了出来。精英战士刚举起武器，立刻就被高速驶来的疣猪装甲车迎面撞翻在地，巨大的车轮碾碎了它的身体。

很快就出现了陆战队员的身影，他们挥动着突击步枪，向士官长他们呼喊致意。一个下士点点头，说：“真高兴见到你，士官长。这一带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

圣约人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山坡上奔袭而来，好在12,7毫米 x 99毫米的子弹帮它们提前结束了这种辛苦的运动，山坡上很快就堆满了它们的尸体。

士官长听到通讯频道里一阵噪音，接着“克敌铁锤”的声音响了起来："E419呼叫科塔娜……我来了。”

“我们正需要你，E419。这里有幸存的官兵需要立刻撤离。”

“收到，科塔娜。我正在赶来。我还看见好几艘救生艇在你们附近。”

“明白，”科塔娜回答，“我们会赶过去的。”

接下来，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忙于探查附近互相连通的几个山谷，搜寻生还的官兵，消灭沿途碍事的圣约人敌军。但最后，聚集起来的陆战队员和巡洋舰上的人员总共才六十三人。E419最后一次着陆，士官长跳上了运兵船。“克敌铁锤”转过头说：“这一整天可真够辛苦的，士官长。干得漂亮。我们三十分钟后飞抵阿尔法基地。”

“明白。”士官长回答。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放松紧绷的神经。他随意地往后靠在舱壁上，接着说：“多谢你载我一程。”

三十秒后，他睡着了。

雅名布·凯斯舰长双手扶着膝盖，站在一面峭壁前喘着粗气。他和其

他舰桥指挥员们跑跑停停已经三个小时了——甚至连陆战队员们也已精疲力尽，而圣约人的登陆飞船依然在他们头上盘旋，投下巨大的阴影，遮天蔽日。

凯斯寻思着用没收来的道思奇的手枪射击飞船，但他连这点儿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圣约人飞船的外置扬声器中响亮地传来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凯斯舰长吗？我是爱伦·道思奇。这是一个箱形峡谷①。你已经无路可逃了。你最好还是放弃吧。”

①一种喀斯特地貌，因其形状而得名。

登陆飞船的阴影迅速变化。它正不断下降，着陆到峡谷底部。飞船的引擎隆隆地嘶吼着，在完全停稳之前将沙尘吹得到处都是。一扇舱门开启，道思奇跳到地面上。她看来已被解除了武装，脸上写满了只能用自鸣得意来形容的冷笑。“你看，我早就告诉过你，结果会是这样的。”

六个精英战士老兵也跳到地面上，后面跟着两个咕噜人。个个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它们向崖壁走来，脚下的沙砾被碾得粉碎。一个精英战士开口了，它低沉的嗓音颤抖着，极不情愿地说着人类的语言。“你们全都放下武器。快。”

指挥员们都看向凯斯。他耸耸肩，弯下腰，把那枝M6D手枪放在地上。其他人也照做了。

咕噜人手脚麻利地跑来跑去捡拾武器。其中一个用自己的语言咯咯怪笑著，捡起三名陆战队员丢下的突击步枪，转身带走了。

“哪一个？”一个戴着翻译器的精英战士向，看着道思奇。

“就是他！”叛徒道思奇供认道，指着凯斯。

日吉和子忍不住冲了出来。“你这婊子！我要——”

没有人知道日吉和子要做什么，因为精英战士一枪射杀了她凯斯倾尽全沟向前冲，想一头撞倒精英战士，但已无济于事，闪电般的一记重拳砸中了他脑袋的侧面。他顿时眼前一黑，整个人跌倒在沙地上。

精英战士显得有条不紊。它先从陆战队员开始，一个一个地射击人类俘虏的头部。小王试图逃跑，一道等离子束命中了他的脊背。洛弗尔

想趁势捡起一枝手枪，迎面却挨了一枪。

凯斯头晕目眩，不辨方向，但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试图冲向精英战士。他又一次被打倒在地。日吉和子死不瞑目的双眼在他身后茫然地看着这一切。

终于，等离子武器停止了射击，空气中弥漫着人体被烧焦的气味。舰桥指挥官中只剩下两个人还活着：凯斯和道思奇。少尉脸色惨白，拼命地摇头挥手："我事先不知道，长官，真的不知道。它们告诉我说——"

精英战士匆匆捡起一枝地上的M6D手枪，一枪结果了道思奇。子弹正中她前额的中央。枪声在整个山谷久久回响。少尉的眼球由于巨大的冲击力缩回了头颅内，她双膝一软，倒地缩成了一团。

精英战士翻来覆去地把M6D手枪玩了几下。和它自己的枪比起来，这种武器小得可怜——它的手指都无法舒服地扣动扳机。"射弹式。真够原始。把它带走。"

凯斯隐约感到其他精英战士抓住他的双臂，沿着倾斜的舷梯把他拖入阴暗的登陆飞船内部。看来圣约人又一次破例了。现在它们真的开始抓战俘了——只是名额有限。飞船升空，而这场屠杀中惟一一个生还的人类，从心底里希望自己已经死了。

阿尔法基地并没有提供多少休闲娱乐设施，但士官长还是充分利用了仅有的条件。他先足足地睡了十个小时不受打扰的安稳觉，接着从两份野战快餐包里挑了一些好吃的，最后享受了两分钟热水淋浴。

水是就地从环形世界取来的，热能则拜一座圣约人发电厂所赐，而莲蓬头则是"秋之柱号"上的技术兵精心打造的。虽然洗浴时间短暂，但淋浴的感觉真是很棒，太棒了，士官长享受着它的每一分钟。

士官长擦干身体，找到一组全新的工具套装，正准备检查一下自己的盔甲，做例行保养，突然一个大兵探头闯进他的"营房"——一种预制的记忆塑料单人房，和古老的帐篷是一个概念。

"抱歉打扰你，士官长，但席尔瓦少校要在战地指挥部见你……马上。"

士官长用布擦了擦手。“我这就去。”

士官长正准备拿起脱下的盔甲，那个陆战队员又冒了出来。“还有件事……少校要你把盔甲留在这儿。”

士官长略一皱眉。他可不习惯和自己的盔甲分开，特别是在战区。但命令就是命令，在他得知凯斯的确切下落之前，一切听从席尔瓦指挥。

他点点头。“谢谢，大兵。”他又检查了一遍，确保盔甲摆得整整齐齐，并启动了盔甲的安全保护系统。他在腰际扣上一枝M6D就动身了。

少校办公室位于阿尔法基地的战地指挥部，在孤岭顶部异星人建筑物的心脏地带。他快步穿过大厅，走过一条血污斑斑的通道。一个舰队卫兵正警惕地看着两个戴着镣铐的咕噜人战俘拼命地擦着地板。

两名地狱伞兵在席尔瓦办公室门外站岗。两个人在昨天的战斗中都表现得相当英勇突出。他们赏给士官长一副典型的表情：拒人于千里之外——地狱伞兵对不属于本精英组织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是这种态度。两人中的大个子瞥了一眼他的领章。“嗯，士官长，有何贵干？”

“士官长斯巴达117,向席尔瓦少校报到。”

“斯巴达117”是军方惟一认可的正式代号。这让他想到，自从致远星沦陷之后，就再也没有活着的人记得他的本名叫约翰了。

“斯巴达117？”两人中个子稍小的那个问道，“这算什么狗屁名字？”

“看看是哪张臭嘴！”麦凯打断他，从士官长身后走过来，“尤岑尼卡，你小子也不看看自己的名字有多拗口，还好意思说别人。”

两个地狱伞兵都哈哈大笑起来，麦凯招呼士官长进门。“别介意那两个家伙，士官长。他们只是逗你玩而已。我的名字是麦凯。进来吧。”

士官长说了句：“谢谢你，长官。”三步跨进力公室，站在一张临时拼凑的办公桌前。席尔瓦少校放下工作，抬头一看，正遇上士官长的日光。士官长一个立正。“长官！士官长斯巴达117，奉命前来报到，长官！”

座椅是从UNSC救生艇上拆下来的。席尔瓦的背往上靠时，椅子发出

轻微的噪音。他紧握着通常都会含在嘴里的钢笔。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军官都会说“稍息”，但是他没有。这一定暗示着什么事不对劲。但能有什么不对劲呢？

麦凯绕行到席尔瓦的左侧，靠在墙上，深陷在眼窝中的眼睛看着这一切。她的发型是标准的地狱伞兵风格：一个平头，而且短到头皮上的刺青都清晰可见。她有一双碧绿的眼睛，一个略有些扁的鼻子，和一副丰满的嘴唇。这张脸上既有士兵的英武，同时又不乏女性的妩媚。

席尔瓦说话了，句句都让人觉得他好像能够读懂士官长的心思。“好吧，你一定在想我是谁，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考虑到你是斯巴达战士，以及你和凯斯舰长亲密的私交，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们现在确信凯斯舰长已经被俘了。忠诚当然是好事，是军队中众所周知的操守之一，也是我个人所欣赏的品质。”

席尔瓦站起来，在座椅周围来回踱步。“但是，军队指挥是层次分明的，也就是说你要服从于我。不是凯斯，不是科塔娜，也不是你自己。”

他停下来，转身直视士官长的双眼。“我想你我之间最好明确一下上下级关系。好了，情况是这样：我正缺一个带头的，所以麦凯中尉担任了我的作战指挥官。我们两个，不管谁说句‘狗屎’，我希望你都能回答‘要什么颜色的，要多少，您想放在哪儿？’你听懂了吗？”

士官长目光灼灼地盯了席尔瓦一会儿，然后咬紧牙关说：“非常清楚，长官。”

“很好。还有一件事。我对你的档案很了解，也很钦佩。你是个超强的战士；也就是说，你是个怪胎，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实验所制造的终极产品。希望这种实验最好永远不要再重复了。”

麦凯看着士官长的脸庞。他的头发理得很短，虽然还是稍微比她长一些。他有一双坚毅的眼睛、一张倔强的嘴，以及一个强健的下巴。他的皮肤因为常年不见阳光而变得苍白，异常苍白，就像是栖息在洞穴深处的白化动物一样。据她听到的传闻，他从六岁起就成了职业军人，这表示他能娴熟地控制脸上的表情。但她明白，席尔瓦的话字字都像子弹一般直中士官长的心窝。他的表情并不明显，只是眼睛略微地有所收缩，嘴唇周围的肌肉绷了起来。她看看席尔瓦，发现少校哪怕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也故意表现得漠不关心。

“从出生起就挑选小孩子，扭曲他们的心智，改造他们的躯体。这整个计划就是一个错误。第一错，候选的孩子没有自主选挥权；第二错，计划的目的是把人类改造成怪胎；第三错，整个斯巴达计划都失败了。

“你听说过一个叫查尔斯·达尔文的人吗？不，肯定没有，因为他可与战争无关。达尔文是个博物学家，创立了一种叫‘自然选择’的理论。简单地说，他相信所有物种都是优胜劣汰的——适者生存，其他不够强大的生物就必然会归于灭绝。

“这就是发生在斯巴达战士身上的情况，士官长：他们死绝了。或者说即将死绝——等你也完蛋以后。然后地狱伞兵就会取而代之。要知道是地狱伞兵们攻下了这座山头，小子，而不是一群经过强化手术改造、身穿可笑盔甲的怪胎。

“等到我们击溃了圣约人的时候——我完全相信我们一定会的——胜利将属于像麦凯中尉这样的男女战士们。强悍果敢、雷厉风行、彻彻底底的人类。你听懂了吗？”

士官长想起了琳达，想起了詹姆斯，想起了所有与他并肩学习如何战斗的七十三名男孩女孩。他们全都阵亡了，全都被贴上“怪胎”的标签，全都作为一场失败实验的牺牲品被一笔勾销了。他不禁深吸了一口气。

“长官，没有，长官！”

两个男人四目相对，沉默良久。整整五秒钟过去了，少校终于点点头。“我理解。地狱伞兵也尊重我们自己阵亡的兄弟姐妹，和你一样，但这不能改变事实。斯巴达计划已经结束了。真正的人类将赢得这场战争……所以你最好接受这一点。不过，我需要每一个战士投人战斗——尤其是那些勋章拿得比一整支部队还多的家伙。”

接下来，好像是按下了什么开关似的，席尔瓦的话锋突然转了一百八十度。他说：“稍息。”然后请他的士官长和麦凯都坐下，简要地向他们交代了新任务。圣约人已经俘获了凯斯舰长，侦察兵已经确认了此事。而席尔瓦决心救他回来。

在“秋之柱号”闯人星系的过程中，圣约人主力战舰“真理与和谐号”与它短暂交战，受到了损伤；但圣约人“工程师”们还是尽全力修复了“真理与和谐号”。此刻，战舰正悬浮在离光晕表面几百长度单位的空

中。

战舰上集中了圣约人指挥架构中的核心成员。飞船走道里满眼都是精英战士指挥官、豺狼人队长，以及咕噜人老兵。舰上还散布着“工程师”，他们是一种靠气体球支撑的变形生物，有着极为专业的能力，可以拆卸、修理、重组任何复杂的技术装备。

但所有这些圣约人，不管等级多高，都赶紧让路——祖卡’扎玛米正气宇轩昂地穿过大厅，后面紧跟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哑哑皮。让路不是因为他的等级多高，而是因为他的气势及其暗示的信息。他骄傲地昂着头，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盔甲，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表现出光芒四射的自信和权威。

他和他的小跟班来到反重力升降梯前，六个黑甲精英战士正等着他——扎玛米再怎么令人生畏，还是不能逃过进入指挥平台前的检查程序。不过，就算是这六个精英战士也给他的气势吓住了，只是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流露。

“确认身份。”其中一个粗暴无礼地说，一边伸出手来。

扎玛米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一扬手，把一张碟片扔给了这个战士。

安全护卫官接住扎玛米的身份碟片，把它插人一个手持阅读器。数据从右向左滚动出现在显示屏上。“把手按到凹槽上。”

第二台机器是一个长方形的黑色盒子，大约有五个长度单位高。位于机器一侧的凹槽中散发出绿色的光芒。

扎玛米按指示照作，他感到手上一阵刺痛。机器采集他的组织样本，电脑将其与档案比对。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防止人类混人，更因为圣约人内部普遍存在的政治冲突。近来已发生了数起暗杀事件。

“确认完毕，”精英战士说，“看来你就是预定在十五个时间单位之后出席元老议会的那个祖卡’扎玛米。不过，元老议会的议程有些拖延，所以你要等一会儿。请把所有的武器都交给我。那里有个等候室，但咕噜人不得人内。元老议会一旦准备就绪，就会及时传唤你。”

扎玛米并没有随身携带能量步枪，而是交由哑哑皮扛着。他身上只

有一枝等离子手枪，他把枪托朝着对方交了出来。

扎玛米走进临时的等候室，发现许多人都和他一样，不得不等上一会儿。大多数人都自顾自地弓身坐着，眼睛盯着甲板。

更糟糕的是，看来进入元老议会的顺序不是先来后到，而是根据阶层来决定优先权，资历最高的得以率先被接见。

不过扎玛米对这一点没什么好抱怨的。要不是他的阶层，他恐怕永远别指望得到接见。终于，在令人感觉永无止尽的等待后，扎玛米终于获准进入召集元老议会的议事厅。

一个低级先知盘腿坐在弧形台面的中央。台面围绕着一个讲台，很明显扎玛米要站上去发言。每当一阵风吹过，尊贵的先知好像就会微微摆动一番。这说明他并非真的坐在椅子上，而是靠反重力带让自己悬浮起来。这可能只是习惯，也可能是刻意的设计，为了提醒众人注意他的身份和地位。扎玛米对此不仅十分理解，甚至非常羡慕这种炫耀。

先知戴着精致的头冠，上面装点着精心雕琢的宝石，同时还有通讯设备。他肩上披着一条银色的披风，上面编织着一根根奇异绚丽的金线，向前伸展到先知瘦削的嘴唇前，形成一个麦克风。华丽的红色刺绣罩袍柔顺地拂过膝盖，下摆铺展在台面上。先知黑曜石般深沉的双眼注视着扎玛米一步步走到讲台上，同时，一个助手在他耳边轻声秘语。

另一个精英战士，一位名叫索哈’洛拉米的贵族，向扎玛米挥手致意。“向你致意，扎玛米。你的伤势如何？祝你早日康复。”

洛拉米的地位远远高出扎玛米两个等级。扎玛米受到其他精英战士如此礼遇，简直受宠若惊。“感谢您，阁下。我会痊愈的。

“行了，”先知和蔼地说，“议程已经拖延了，所以让我们快点进入正题。祖卡’扎玛米来到元老议会请求特别指派，要求离开原属的部队，去完成一项寻找并消灭某个特别人类的任务。鉴于人类都长得差不多，也相当烦人，此提案有些奇怪。不过，根据我们的记录，这个特别人类要对数百个圣约人的伤亡负责。

“元老议会注意到，扎玛米指挥官曾在与这个人类的一次遭遇中负伤。元老议会要提醒扎玛米指挥官，圣约人不能容忍私人复仇的行为。在你陈述提案时，最好牢记这一点。还要注意时间，简明扼要的发言对

你有好处。

扎玛米目光向下一垂，以示尊敬。“感谢您，阁下。我们的间谍怀疑，此神秘人物从极其幼小的年龄就开始被培养成一个战士，接受了强化其能力的手术改造，而且它配备的盔甲很可能超越了我们的。”

“超越了我们的？”先知质问道，他的语气表达得很明确：他绝对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当心你的用词，扎玛米指挥宫。你所穿的盔甲，蕴含着直接源于上古先贤的科技。你这么说，无论如何都可算是亵渎。”

“不过，扎玛米所言非虚，”洛拉米插话道，“尽管个别报告自相矛盾，但提及一个或多个人类穿戴着此种盔甲的报告在档案中满目皆是。如若这些目击报告属实，那么看来这个人——或这一群人能够吸收大量能量攻击而毫发无伤；而且它们不但具备了超常的战斗技巧，更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它或它们所到之处，其他人类都能重整旗鼓，士气大振。”

“千真万确。”扎玛米感激不已，“所以我建议指派一支特别猎杀小组，来寻找这个人类，并夺取其盔甲以供分析。”

“明白了，”先知严厉地说，“退下！元老议会将进行审议。”

扎玛米除了再次低头表示尊敬外别无选择，他从讲台上退下，走向门口。到了走廊上，他被告知随时候命，等他的名字被再次传唤。当他再次走回议事厅的时候，看到先知和另一个精英战士助手都不见了，只剩下洛拉米告诉他结果。

洛拉米站了起来，似乎是要缩短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很遗憾，扎玛米，先知认为这些报告无足轻重，将其归结为‘战斗强迫妄想症’。除此之外，我们都同意，以你这样难得一见的可造之才，用在单一目标上太浪费了。你的提案被否决了。”

扎玛米知道，所谓“难得一见的可造之才”不过是洛拉米添油加醋虚构出来的，为了减轻对他的打击。不过，他还是非常感激这番话背后的善意。虽然极度失望，但服从命令无疑是一个战士的天职。他低下头“是的，阁下。谢谢您，阁下。”

哑哑皮看见扎玛米出现在走道上，敏锐地发现他的肩膀微微耷拉着——祈祷真的灵验了。元老议会否决了精英战士神经错乱的变态请求，

这样哑哑皮终于能重返他原来所在的部队，生活又将恢复平静。

扎玛米一路上神气活现地来参见元老议会，回去的路上他可就收敛多了。不过，他却走得更急了，让哑哑皮不得不撒腿跑起来。他在前面扎玛米的脚步间绕来绕去，拼命想赶上扎玛米的节奏。

扎玛米突然停下了脚步，哑哑皮一头撞上了扎玛米穿着盔甲的后腿，吓得尖叫起来。咕噜人忐忑不安地注意到他的新上司双拳紧握。他顺着扎玛米的目光，看见四个豺狼人组成的小队。

他们中间拖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人类。

凯斯已经是第三次被提审了。圣约人用神经电击来逼他开口，只要一戳他的脊背，凯斯的神经末梢就会“嗡嗡”地持续受到电击，然后这群异星人就会叽里呱啦地在他耳边喊些听不懂的话，大声嘲笑他的痛苦。他只有默默地独自忍受。

队伍突然停住，一个身着黑色战甲的精英战士跳出来挡了道。它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指着凯斯，说道：“你！告诉我哪里能找到那个穿特殊盔甲的人。”

凯斯抬起头，努力集中视线，面对精英战士。他看见了精英战士的装束，便猜到了余下的细节。“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努力挤出一丝虚弱的微笑。“但下次你遇上他，最好躲远点儿。”

扎玛米向前跨出一大步，上去就用手背扇了凯斯一记耳光。凯斯被打得眼冒金星；平衡感一恢复，他就抹去了嘴角的血迹。然后，他第二次两眼紧盯着异星人，说：“继续啊——宰了我。”

哑哑皮看到精英战士有一阵冲动真要动手，他右手已经摸到了枪托，突然又住手了。接着，没有再多说一个字，扎玛米走开了。咕噜人赶紧跟上。不知怎么，哑哑皮虽然不太肯定是怎么回事，但意识到：人类赢了。

第四章

战斗部署时间：＋17时Il分04秒（斯巴达117的任务钟）

鹈鹕运兵船E419，飞行中。

昨天放出的侦察机显示，圣约人战舰“真理与和谐写”上的舰载探测器可能存在盲点，因为在异星人战舰目前所处位置的正下方，恰好有一座小山挡住了电子仪器的信号。

更为关键的是，韦尔斯利编造了一组虚假信号来蒙骗圣约人的技术人员，使它们相信任何一艘UNSC的登陆飞船都是它们自己的船只。在电子伪装的掩护下，士官长和鹈鹕运兵船上的地狱伞兵们已经身处距离起降平台五十米的空中，正等待着他们的计谋能够成功实现。

只有时间能检验伪造的信号是否奏效。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这次由席尔瓦、韦尔斯利和科塔娜联手策划的行动，虽然名义上是营救凯斯舰长，但背后还隐藏着更为重要的目的。

如果营救小队真的能潜入圣约人战舰，并成功解救凯斯舰长，那么光晕上的人类就能结束苟延残喘的不利局面，进而反客为主，转人反攻。

飞船震颤着遇到一连串大气乱流，船身从一边摇摆到另边，“克敌铁锤”卡罗尔·劳雷上尉手脚不停地控制着飞船穿越一片低矮的丘陵。士官长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打量了一番坐在他身边的陆战队员们。他们是地狱伞兵、席尔瓦所说的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人——会把像他这样的“怪胎”一脚踹进历史的垃圾桶。

也许席尔瓦是对的，也许斯巴达计划的确会和他一起划上句号。但这无所谓——至少此时、此刻无所谓。这群陆战队员会帮他干掉哨兵，应付难缠的炮塔，然后直抵“真理与和谐号”船腹下方的反重力升降梯，而他也很乐意有他们帮忙。尽管占得了出其不意的先机，还有地狱伞兵的支持，但等他们攻到升降梯时，战局依然会相当白热化。

这时候，第二架登陆飞船就会飞来支援，并放下一批普通陆战队员投人到突袭军舰的战斗中去。

令人担心的是，那时候“真理与和谐号”很可能会直接飞走；好在科塔娜已经监听过圣约人的通讯，确信这艘异星巡洋舰仍有一些关键的维修工作正在进行。

假设他们能顺利抵达反重力升降梯，与援军汇合，并杀出一条血路

登上战舰，那么接下来他们还必须找到凯斯，消灭不计其数的敌兵，最后带着他一同撤离。听起来好像逛公园一样轻松。

“克敌铁锤”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来：“我们还有五分钟着陆……重复一遍，五分钟后着陆。”

帕克中士这时站起身来，扫视着他的队员们。他的声音从全队通讯频道里传来，刺激着士官长的耳膜。“好了，伙计们……握紧手枪，上好子弹。圣约人开派对请你们吃大餐。记住，让士官长带头，你们都乖乖地跟在他屁股后面。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喜欢让老鸟带头。”

大家都哄笑起来。帕克朝士官长跷起大拇指，后者也以同样的手势回敬。被人鼎力支持的感觉很棒。

士官长在心里重温了一遍任务计划：他要在地狱伞兵之前打头阵，用手里的S2　AM狙击枪清理出一条道路。一旦外围防御被扫清，就由陆战队员们冲锋陷阵。接下来，先发制人的优势失去以后，士官长计划换用MA5B突击步枪展开近战。和其他突击队员们一样，士官长带足了够一场战斗消耗的弹药、手雷和其他装备，甚至还有两发M19火箭筒用的火箭弹。

“三十秒后着陆！”“克敌铁锤”宣布，“替我好好地教训教训这帮畜生！”

鹈鹏运兵船悬浮在离地一英尺的空中，帕克喊道：“冲，冲，冲！”士官长纵身跳下舷梯。他横跨了几步，察看了一下周围地形。地狱伞兵们也闪电般接二连三地跳下舷梯，站在他身后。

现在是夜晚。他们只能靠悬在天边的月亮所反射的光芒和圣约人作业用灯的泛光来辨别方向，发现目标。几秒后，E419再次升空。“克敌铁锤”驾着飞船向后一转，猛地加速，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士官长听见飞船掠过头顶的轰鸣，判断了一下方位，发现右前力有一条小径。地狱伞兵朝两边散开，帕克和三名陆战队员组成的火力小组则负责掩护他们。

小径夹在两米高的岩壁之间，士官长蹑手蹑脚地一路推进。他来到几块岩石附近，科塔娜警告他前方有敌人在活动。一片红点在运动探测器上闪现。左前方几米处有个宽阔的大坑，圣约人的作业用灯将周围区

域照得灯火通明——由此判断，这可能是某种发掘现场。他一时间很想知道异星人到底在找什么。

他打开狙击枪的保险。它们在找什么无关紧要。因为他保证，它们最终没有一个能活着找到它。

士官长隐蔽在一棵树后，举起狙击枪，打开瞄准镜和夜视仪，将瞄准镜调到两倍放大倍率，发现圣约人的炮塔正位于山谷的远端。前方全是咕噜人、豺狼人和精英战士，不过要优先压制等离子移动式炮塔绰号“暗影”①——在陆战队员来到这片开阔地带之前。他的雷神锤盔甲和能量盾还能承受一定的等离子炮火；但另一方面，地狱伞兵们穿的防弹盔甲则完全无法抵挡这种猛烈的火力。

①一种圆形炮塔，悬浮在反重力基座上，能作360度旋转。

士官长很快就锁定了两星暗影炮塔的位置，把放大倍率调到10倍，试了一下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的速度，反复练习了几次。

很快，他就确信自己能够在两个目标之间迅速切换。他缓缓地吐气，然后屏住呼吸。他的手扣下扳机，狙击枪因后座力而猛地打到他的肩膀上。第一发子弹洞穿最近那个炮手的胸膛。一个咕噜人从暗影炮塔的座位上跌落，士官长迅速将枪平移至右侧，一发14.5毫米口径的子弹穿过了第二个咕噜人的尖脑袋。

狙击枪尖利的响声让圣约人警觉起来，开始反击。士官长沿着低矮的山坡向前冲了几步，躲到一棵表皮呈鱼鳞状的大树后，作为新的火力点。狙击枪又响了两声，两个豺狼人倒下了。他身手老练地重新填弹，继续狙击。失去了暗影炮塔的火力支持，敌人简直不堪一击，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

士官长再次填弹，持续开火，直到眼前已没有可以狙击的敌人为止。他换上突击步枪，跳进大坑，屈身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周围还散布着几块这样的天然掩体。

“地狱伞兵们，上啊！”他在无线电中大喊。几秒钟后，地狱伞兵们冲进了深坑。帝头的士兵刚一现身，埋伏着的三个咕噜人就冲了出来，往这个陆战队员脸上就是一枪，接着试图趁机溜走。地狱伞兵的尸体甚至尚未倒地，士官长和另一名地狱伞兵愤怒的子弹就已经倾泻到了咕噜人身上。

枪声响彻了整个蜿蜒的山谷，然后渐渐平息下来。士官长一皱眉：激战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的先机已经失去了。

时不我待。士官长带领地狱伞兵们穿过山谷，爬上大坑远端的一个山坡，来到一面陡峭的悬崖前。他紧贴着右侧的岩壁，时刻警惕着左侧张开大口、走错几步就会跌落的悬崖。借着皎洁的月色，他依稀看见悬崖下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

士官长的运动探测器跳出两个红点，他立刻挥手示意地狱伞兵们停止前进，窝在一簇长在峭壁突出边缘的灌木丛后。他意识到，再往左多挪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两个豺狼人在前方弯曲的山道上巡逻，它们手中蓄能超载的等离子手枪闪烁着绿光——这么张扬可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士官长跳出掩体、用枪托猛击近处豺狼人手里的盾牌。能量盾闪了一下就失效了，重击的力量使异星人一个跟头摔出了山道，尖叫着落下悬崖。

士官长敏捷地把步枪一转，枪口对准敌人猛烈开火。豺狼人应声倒地，一命呜呼，手指还紧紧地扣着枪上的扳机。迟到的等离子束将士官长头顶的岩石炸开一个大洞。

他利落地换上新弹匣，继续向前推进。

“来点能让你记住老子的纪念品。”一个陆战队员吼道，接着他们各自都打爆了豺狼人的头。

队伍继续沿着山路推进，又遭遇了另一个暗影炮塔、更多的咕噜人和两个豺狼人。不过，它们在士官长的狙击枪、陆战队员的突击步枪和威力巨大的手雷的联合攻势下，很快就灰飞烟灭了。

营救部队加紧行动，朝前方的灯火进军。圣约人的抵抗虽然坚决，但它们多数是散兵游勇，不成气候。过了不久，士官长远远地听见一阵轰鸣声，敌人的军舰就悬浮在他们头顶约一百多米的空中。静电使得他的皮肤一阵刺痛。在一个岩石盆地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金属圆盘——这就是圣约人用来在飞船和环形世界表面来回运送部队、装备和交通工具的反重力升降梯。紫色的光柱投射下来，在平台周围闪耀。

“来吧！”士官长叫道，指着升降梯，“这就是上船的通道。我们行动！”

士官长和地狱伞兵们开始进攻战舰正下方的地带。他们先是疯狂地冲下了一条狭窄的峡谷，紧接着就是一场难分难解的鏖战。

整个盆地都被暗影炮塔包围了，所有的炮塔一齐开火。士官长用狙击枪干掉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炮手，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斜坡，跳进空空如也的炮手位。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让其他几个炮塔闭嘴。

他猛拉操作杆，把炮口旋转向左，对准了盆地另一端的一个暗影炮塔。一个发光的空心三角形准星浮现在他面前。当它与其他炮塔呈一条直线时，就会变红。他按下开火按钮，一道亮紫色的能量束直刺敌人的炮塔。咕噜人炮手奋力挣脱，跳出炮塔，但正好陷入了士官长的火线，被一炮猛轰击穿。它靠着自己放弃的炮塔的基座滑到地上，胸口烧穿的大洞还在冒着黑烟。

士官长再次转动炮口，对准了最后一个暗影炮塔。他朝着目标倾泻出一股毁灭性的可怕能量。敌人的炮塔终于全都哑口无言了，这让他感到心满意足。接着，他开始消灭地面上的敌人。

他刚把两个倒地的豺狼人烤熟，科塔娜就警告他圣约人的登陆飞船已经逼近了。士官长不得不将炮火在异星人飞船和如潮水般涌来的地面敌军之间来回转换。

士官长操控着暗影炮塔，蓝色的火舌扫过敌阵，将圣约人轰成了残渣。他正乐此不疲，突然一个陆战队员喊道：“快看！那儿又来一群！”只见一打黑影从反重力升降梯中降落下来。其中有两个家伙的身形特别巨大，穿着铁蓝色的盔甲，手持金属护盾。

士官长以前遭遇过这种生物，就在致远星沦陷之前不久。圣约人猎手是强悍而致命的敌人——几乎就是会行走的坦克。它们走起来虽然缓慢，看起来有些笨拙，但它们手臂上配备的重型武器和女妖战斗机上的等离子炮没有区别；它们时常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突然的冲刺；它们手上的金属护盾能抵挡极强火力的打击；更危险的是，它们永远不会停歇，除非敌人被踏平……或者它们自己被消灭。

地狱伞兵们开火射击，手雷也炸开了花，而两个猎手用咆哮藐视着这一切。其中一个举起右臂上的核子枪，开火射击。一个地狱伞兵尖叫

着倒地身亡，血肉都烧化了。陆战队员的火箭弹也升空了，呼啸着射入反重力升降梯的光柱中。爆炸没有引起任何伤害。

两星猎手笨拙地从反重力升降梯中走出，大步迈向盆地边缘。它们身后，一堆豺狼人和精英战士大致聚集成一个方阵，向人类倾泻着等离子火力。

帕克中士呼喊道："进攻，地狱伞兵们！"地狱伞兵们一齐将火力集中到两尊凶蛮的异星金刚身上。子弹纷纷从它们的盔甲上弹飞，呜咽着钻人周围的岩石。

士官长来回旋转，听见了猎手射线枪开火时的警示音。一股巨大的能量席卷过他周身。暗影炮塔在巨大的冲击力下猛烈地晃动着。士官长牢牢抓住操纵杆，奋力让准星向下瞄准目标。他的护盾能量骤然减少，开始尖利地啸叫示警。

准星终于在瞬间跳成了红色，他猛砸开火按钮，一束炽烈的蓝色光束喷涌而出。猎手还没来得及完全举起他的盾牌，等离子束就穿透了多层盔甲，从它的背脊射了出来。

另一个猎手眼见自己的手足弟兄倒下，不禁咆哮起来——在士官长听来充满了痛苦。猎手一转身，核子枪对准士官长占领的炮塔开火怒射。暗影炮塔遭到直接重击，侧翻到一边，把士官长抛到了地面上。

地面在颤抖，满腔怒火的猎手冲上斜坡，正对着倒地的士官长。士官长一个侧滚翻闪到猎手的右后方，然后半蹲着直起身来。猎手离得很近了，在五米之内。它背脊上长着一排锋利的背刺。士官长的能量护盾已经快耗尽了，他明白这些刺足以将他一分为二。

他单膝跪地，取出突击步枪。子弹从异星人的盔甲上弹开，毫无作用。在最后一刻，他向左边闪躲，滑下了斜坡。猎手没有料到他会有这么一招，尖刺掠过士官长的脑袋，只差几英寸就会致命了。

士官长滚落到猎手的身后——机会来了。在猎手弯曲的背部，可以看见一小块橘红色的坚韧皮肤。他把所有MA5B突击步枪的子弹全部对准这个毫无防备的目标，橘红色的浓稠血浆从子弹撕破的伤口中喷涌而出。猎手发出一声低沉、辈恸的哀号，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单膝跪地，给突击步枪换上新的弹匣，扫描周围的敌人。"清理完

毕。”他喊道。

其他地狱伞兵也都回答他“清理完毕”。通往升降梯的道路打通了，科塔娜迅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启了士官长盔甲内的通讯系统。“科塔娜呼叫E419。我们已到达反重力升降梯——准备派遣援军。”

“明白，科塔娜……E419出发。清理着陆区。”

有几个突击队员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天空中快速飞来的鹈鹕运兵船发出的点点闪光。“怎么回事？”帕克中士喝斥着他的部下，“以前从来没见过UNSC的登陆飞船吗？让你们的狗眼盯好岩石，真该死——那才是畜生们会冒出来的地方。”

士官长也期待着E419能运来更多的陆战队员，让他们迅速推进，一起加入到升降梯平台的地狱伞兵中间。“看来我们办到了一个士兵话音未落，一只无形的手就已经下来将他托举起来．离开了地面。

帕克中士抬头看着圣约人战舰的船腹，感叹道：“今天我们的运气难道还不够好吗？”接着，他也像是被一根绳子吊起来似的，离开了地面。

“一旦我们登船，我就能定向追踪凯斯舰长的指挥官神经界面。”科塔娜说，“指挥官神经界面会帮助我们找到他。他很可能被关在船上的禁闭室中，或者在附近。”

听到这些我很高兴”士官长冷冷地回答，接着感到光柱在把他往上拉。有个家伙喊了声：“哟嗬！”接着就消失在了战舰腹部。圣约人还浑然不觉，但陆战队员已经登陆了。

没有人能理解环形世界的怪天气，就更别提有能力预报了。所以，当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降落到山顶平地时，给了地狱伞兵们一个措手不及。士兵们纷纷抱怨着，雨水洗刷了他们的脸庞，浸透了制服，开始在起降平台上积聚成水洼。

然而，麦凯的观点则与众不同。她喜欢湿漉漉的天气，不仅因为这让她的皮肤感觉良好，更因为坏天气或许能给着陆小队提供更多的掩护。

“大伙听好了！”利斯特中士嚷道，“你们都是受过特训的。赶快收起来，跑起来，动起来！”

周围没有多少照明，只能大概保证士兵们跑来跑去的时候不至于撞着彼此。但以席尔瓦糟糕的视力，居然也能亲自胜任这项任务，就说明：他能想像出他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突击队员们都随身带着所有的军需物资，他们的背包满满当当地塞着武器、弹药、手雷、照明弹、通讯器材和急救包——这些东西如果不固定好，就会发出噪音，而噪音可能会让他们在行动中暴露自己，进而丢掉性命。所以利斯特中士刚才顾不得什么上下级别，要求每个陆战队员都行动起来。于是，大家开始翻找任何在暴雨中咔嗒作响、晃晃悠悠，或有所松动的装备，然后将其加固、绑牢，或拴紧。

所有的突击队员都检查完毕。登陆飞船整装待发，地狱伞兵们会搭船做短暂飞行，抵达“秋之柱号”坠毁的地点。圣约人在坠毁的巡洋舰周围部署了卫兵，所以麦凯和她的陆战队恐怕要苦战一番，才可能完成席尔瓦交给她的艰巨任务。

根据韦尔斯利的说法，拿破仑一世曾说过：“将领们的工作之所以繁重，只因必须喂饱如此多的人和动物。”

席尔瓦倒是没有动物可喂；但他必须要给一群鹈鹏运兵船补充装备和弹药却是事实。除了从单兵着陆器里带了额外补给的地狱伞兵之外，还有许多太空舰队成员和普通陆战队员，他们从“秋之柱号”上逃亡的时候可没带多少装备补给。能否夺取一切可用资源，能否在圣约人对阿尔法基地发起倾巢总攻之前完成任务，将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然后——姑且假设有这么一个“然后”——席尔瓦还必须找到带领人马离开这个该死的环形世界的办法。

E419冲进山顶平地，打断了席尔瓦的思考。运兵船冒着火花一个转弯，停靠到指定的三号起降平台上。

到目前为止，对“真理与和谐号”的突袭还算顺利。这意味着达鲁少尉度过了一个收获颇丰的夜晚。他被指派一路跟着营救小队，沿途尽可能地搜集一切物资。每次E419放下一批突击队员，就要装上一批武器与装备返航。等离子步枪、等离子手枪、针弹枪、动力装备、实用工具，通讯器材，甚至包括食品包——样样都是达鲁的心肝宝贝。

席尔瓦咧嘴一笑。他看见达鲁少尉正招呼着一群太空舰队的技术人员帮忙，把鹈鹏运兵船机腹下吊着的暗影炮塔给卸下来。这炮塔可是达

鲁和他的手下一起从圣约人的眼皮底下搬出来的。这已经是行动展开以后缴获的第三台大炮了，它很快就会加人到基地稳步增长的防空体系中。

利斯特中士喊了一声：‘立——正！”然后做了一个漂亮的向后转，向麦凯中尉敬礼。她回了一个军礼，说道：“稍息。”

席尔瓦走进瓢泼大雨中，雨滴飞砸在他的脸上。他扫视着黑、棕、白不同肤色的普通士兵们，他们都是陆战队员。

“你们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应该都很熟悉我在‘秋之柱号’上的办公室。我走的时候比较急，好像忘了带上满满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就在我办公桌左手下面的抽屉里。如果你们中的一个或几个人心眼够好，能帮我把它取回来，那我不但万分感激，而且，我还要和带回酒来的家伙一起喝个痛快，作为奖励。”

士兵们爆发出一片欢呼叫好声。利斯特叫喊着制止住他们。“安静！下士，把乱叫的都给我记名。”受到长官直接命令的下士拿不定主意该记谁的名字，不过他也知道这无所谓。

席尔瓦知道这群地狱伞兵都已经得到了任务简报，都明白了此次任务的真正目的，所以他很快结束了训话。

“祝你们在那儿交好运……两天后再见。”可惜他不会再看见他们，至少不再是全部。一个好的指挥官必须爱兵如子——同时，只要形势需要，也能果断地要求他们去送死。这正是席尔瓦身为指挥官最为深恶痛绝的一点。

编队解散了。陆战队员们各自跳上等候着的鹈鹏运兵船。飞船很快便消失在夜晚无尽的黑墙之中。

席尔瓦一直站在起降平台上没动，直到再也听不到一点儿引擎的轰鸣声为止。然后，他意识到任何战争若想打赢．就必须首先在纸上成立，然后才有可能在实战中告捷。他转身走回掩藏在低矮建筑物中的战地指挥部。漫漫长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反重力升降梯将营救小队托举到离甲板三英尺的空中。他们悬浮了一会儿，然后落下。帕克做了一连串手势，地狱伞兵们悄无声息地来到升降梯大厅。

宽敞高大的船舱中散布着许多圣约人的装备箱——一种方锥形箱子，用异星人最喜欢的一种熠熠生辉、有细密纹路的紫色金属制成。两架圣约人的“阴魂”自行追击饱停在大厅右侧。

船舱的四壁每隔一定间距就有一道高大的金属门，士官长走上前去。

帕克做了一个安全无事的手势，陆战队员都略为松懈下来。“这里没有圣约人部队。”一个队员轻声低语道，“那他们能死到哪儿去了？”

金属门只要靠近就会启动。士官长浑然不知地走向一扇门，它“刷”地一下就打开了，一个惊愕不已得精英战士出现在眼前。士官长毫不犹豫地扑向精英战士，按住后者戴着头盔的头部往闪闪发光的甲板上猛磕。真是运气，他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个精英战士……

突然，大厅四壁其他几扇金属门齐刷刷地都打开了，圣约人部队火山爆发一般地冲进了大厅。

另一个陆战队员转向刚才说话的那个下士。“‘没有圣约人’，”他骂骂咧咧地讽刺着同伴，“你那张乌鸦嘴就是闭不上，是不是？”

圣约人战舰内部一片混乱。士官长冲锋在前，营救小队跟着他一路穿过迷宫一般互相连通的走廊，最后终于到达一间巨大的飞船停泊舱。一艘圣约人登陆飞船正穿越一个亮蓝色的能量力场，仿佛一扇洞开的地狱之门。上层平台点射下一阵枪火。一个陆战队员胸口中了一簇针弹，随之而来的爆炸将他撕成了碎片。

咕噜人从上层平台跳下来，骑到了一名下士的肩膀上。陆战队员顺势向上摸去，一把抓住异星人的甲烷呼吸面罩，猛地把它拽了下来。咕噜人呼吸困难，摔倒在甲板上，像条死鱼一样在地上扑腾。一名陆战队员迅速补上了一枪。

有好几扇舱门通向停泊舱，更多的圣约人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各个方向拥来。帕克站出来，动员手下迎头而上。“派对时间到了！”他怒吼道。

他一个转身开枪便射，大家很快都加人到战斗中。顷刻之间形形色色的子弹和枪火一齐迸发。死的、伤的——人类和圣约人——铺满了甲板。

士官长始终警觉地背靠着陆战队员，或立柱，或最近的舱壁。他的雷神锤盔甲和可再充能的能量盾，给他提供了其他陆战队员望尘莫及的优势。所以，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精英战士上，而把豺狼人和咕噜人留给其他人解决。

与此同时，科塔娜为了找到脱离包围圈的最佳途径，正努力人侵战舰的电子神经系统。“我们必须立刻找到离开这个停泊舱的出路，”士官长对她说，“不然，恐怕就没有人能活着完成任务了。”

士官长猫到一个装备箱后，把弹匣中余下的子弹全部倾泻到一个挥着手雷冲过来的咕噜人身上。然后略作休整，重新填弹。

一个猎手发出令人毛骨惊然的咆哮，冲人战阵。士官长回过头，看见帕克中士正对准魁梧的异星人开火。突击步枪中只射出了三发子弹——枪里最后的弹药。他扔掉空枪，往后退去以争取时间。他的手伸向随身手枪。

猎手向前一跳，怪兽尖利的背刺戳穿了帕克的防弹盔甲。他被撞倒在甲板上。

士官长暗暗地诅咒着，装上新弹匣，绕着走廊一路小跑，瞄准了猎手。异星人走来的速度很快，太快了，士官长知道自己肯定来不及打出致命的一枪。

猎手跨过缩成一团的帕克中士。异星人尖利的背刺已清晰可见，它再次咆哮起未。士官长喷射着子弹，尽管知道这无济于事，但他还是不愿让敌人前进到队友暴露的侧翼。

猎手毫无预兆地向前跳起，惨叫着，摔倒在地。士官长被弄糊涂了，稍稍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枪。难道是他侥幸地一枪命中了要害？

一阵咳嗽声传来，他看到帕克中士挣扎着站了起来，手中紧握还冒着青烟的M6D手枪。鲜血从他腰部深深的伤口中涌出，他脚步蹒跚，但还是鼓足力气往猎手横陈的尸体上啐了一口唾沫。

士官长赶紧站到掩护受伤中士的位置，朝中士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作为一个陆战队员还不错。谢谢。”

中士捡起丢掉的突击步枪，换上新弹匣，接着咧嘴一笑。“随时奉

陪，老兵。”

运动探测器显示更多的敌人正在逼近，但互相没有策应。它们对停泊舱屡战屡败地突袭，一定打乱了它们的部署。这很好，他心想。我们需要一切可以争取的时间。“科塔娜，”他说，“你还需要多久才能开门？”

“好了！”科塔娜欢呼起来。一扇厚重的舱门轰然开启。“所有人赶紧从舱门撤走。万一关上了，我可不能保证我能再次打开它。”

“跟我走！”士官长叫道，带领着生还的陆战队员冲出停泊舱，进人略为安全一些的走廊。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就像一场总是不能惊醒的噩梦。营救小队一路杀敌，穿过迷宫般的走廊，走上一系列狭窄的坡道，最后来到发射舱的上层。按照科塔娜的引导，他们再次进入了战舰令人窒息的走廊通道中。

他们继续在巨大战舰的内部穿行，科塔娜终于带来了好消息：“凯斯舰长的指挥官神经界面的信号很强，他一定就在附近。”

士官长眉头一皱。时间花得太久了。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意味着：他们逃离“真理与和谐号”的机会越来越小；何况还要带上凯斯舰长。地狱伞兵都是好样的战士，但他们也的确拖了他的后腿。

他转向帕克中士说：“和你的人留在这儿。我很快就回来——带着舰长。”

中士起初拒绝，接着又点点头。“只是别告诉席尔瓦。”他说。

“我保证。”

士官长一扇门一扇门地摸过去。终于打开了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面有一排囚室。某种透明的能量力场似乎起到了栅栏的功能。他冲进去大喊舰长的名字，但没有人回答。快速探测证实，除了一个死去的陆战队员外，这个监禁中心空无一人。

士官长有些失落；不过科塔娜坚持说指挥官神经界面的信号依然很强，又让他重拾希望。士官长退出房间，走回大厅，再次逐一检查舱门，寻找正确的那一扇。他终于找到了，却又差点儿觉得还是永远别找

到的好。

舱门滑开，一个咕噜人叫嚷着什么士官长听不懂的话，随即一道等离子束擦过他的头盔。

士官长立即开火还击，忽然听到从囚室里传来一个人的叫喊：“很高兴见到你，士官长！”他立刻明白凯斯舰长就在这里。

又一道等离子束冷不防地袭来，正中士官长的前胸，打得盔甲发出一阵警示音。他立刻在立柱后蹲下，正好看见一道能量束穿过他刚才站立的地方。他扫描整个房间，寻找袭击者。

一无所获。

运动探测器只显示出淡淡的运动轨迹，却无法显示运动者的真身。

他努力集中目光，察觉空气中有一丝细微的闪光，就在他面前。他举枪朝正前方持续射击，果然听到一声嚎叫。精英战士仿佛无中生有地现了形，一把抓住自己的内脏，还没来得及把它们塞回去就死了。

他大步走向控制台，在科塔娜的帮助下，解除了能量力场。凯斯舰长步出囚室，停下捡起一把地板上的针弹枪，看着士官长。“到这儿来太鲁莽了。”他说道，嗓音嘶哑。士官长正要向他解释自己的使命，凯斯的表情缓和下来，“秋之柱号”的指挥官微笑着打断他：“谢谢。”

士官长点点头。“随时听您指挥，长官。”

“你能找到出去的路么？”凯斯怀疑地问道，“这艘战舰的走道简直和迷宫一样。”

“应该不会太难。”士官长回答，“我们只要沿着尸体走就是了。”

“小甜饼”彼得森中尉把运兵船E136停靠在离“秋之柱号”整整一公里外的地方。他透过雨迹斑斑的挡风玻璃望去，看见E206大约在五十米开外。这次飞行平安无事，坏天气占了一份功劳；而偷袭“真理与和谐号”也很可能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注意力，使圣约人无暇他顾。

舷梯砸到地面上，使整艘船震动了一下。运输官喊了声“清空”后，彼得森就立刻发动了鹈鹕运兵船的引擎。这种飞船在地面上极易遭到攻击——所以他急于回到相对安全的阿尔法基地。然后，预计地狱伞兵们

的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他再和队员们飞回来把幸存者和战利品运走。

后方的阿尔法基地，麦凯看到一阵风卷过E136的侧翼，船身摇晃起来，接着飞船加大马力，开始爬升。过了不久，E206也起飞了。两艘飞船几秒钟间就从视线中消失了。

她的部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麦凯决定坐等旁观，让排长们去安排处理，少给自己找麻烦。麦凯时常感到恐慌，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使命；好在一个教官曾经说过的话让她得到了些许安慰。

“看看你周围，”那个教官曾经建议道，“问问你自己，还有没有其他人，比你自己更有资格来完成工作。不用找遍整个银河系，就在当时、当地。如果回答是‘有’，那给他们下命令就是了，然后尽可能提供帮助去支援他们；如果回答是‘没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自己就只好竭尽全力。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这是金玉良言，能让事情彻底改观的那种实用的建议。虽然这并没有完全消除麦凯心中的恐慌，但多少还是平复了一些。

利斯特中士和欧乐思少尉从黑暗中现身了。欧乐思长有一张小巧、古灵精怪的脸庞，掩藏了她与生俱来的坚毅个性。如果麦凯有什么不测，欧乐思就会接替她；如果欧乐思也饮恨沙场，还有利斯特候补。在降落到该死的环形世界来之前，部队本来就缺少军官。在达鲁少尉被派走担任后勤官以后，麦凯手头就缺少一个排长。所以，利斯特才被征调来补缺填空。

“一排和二排整装待发。”欧乐思兴高采烈地报告，“让我们上船吧！”

“你就想搜刮船上的物资。”麦凯说。她指的是欧乐思排长对巧克力的痴迷臭名昭著。

“才不是呢，长官。”欧乐思一脸无辜地答道，“本少尉活着，只为效忠人类、效忠陆战队特种兵、效忠连长您。”

一听这话，就连平素板着张脸的利斯特都忍不住哈哈大笑，麦凯也觉得自己的情神为之一振。“好吧，欧乐思少尉，如果你愿意带上几个最棒的士兵，及时把这批装备送上飞船，整个人类都会感激你。我、利斯特中士和第二步兵排随后就飞来加人你们。听明白了吗？”

两个排长点了点头，很快都消失在夜色之中。麦凯的目光寻找着一排的尾巴，看着一队人马渐渐化为一条线。她的思绪走得更快更远：前方大约一千米外的某处，“秋之柱号”横卧在大地上。圣约人现在占据了巡洋舰——但麦凯决心把它夺回来。

该撤离“真理与和谐号”了。圣约人部队源源不断，到处都是。新近获得自由的陆战队员们捡起圣约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与营救小队成员汇合。凯斯和科塔娜召开了一次战地紧急磋商会议。“圣约人把我关在这儿的时候，我听到它们提起过环形世界，”凯斯说，“还有将它引爆的可能性。”

“等一下，长官，”科塔娜打断他，“我正在进人圣约人的作战通讯网络。”她沉默着，异常强大的入侵程序已经渗透到了圣约人的通讯系统中。信息系统是人类为数不多、尚可对抗圣约人的领先科技之一。

几秒钟后，她完成了对异星人数据流的详细分析。“如果我对数据的理解无误，那么圣约人相信光晕是某种武器，拥有超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凯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提审我的异星人也总是在唠叨‘谁控制了光晕，谁就控制了宇宙的命运’。”

“现在我明白了。”科塔娜想到了什么，插话进来。“我曾截获多段关于一支圣约人研究小组的信息，它们在寻找控制室。我曾经认为它们是在寻找降落之前就被我破坏的飞船舰桥——其实，它们肯定是在寻找光晕的控制室。”

“这是个坏消息。”凯斯严肃地答道，“如果光晕是一种武器，而圣约人得到了控制它的能力，那么它们就会利用它来对付我们。谁知道它们将获得怎样的力量？”

“士官长，科塔娜，我要给你们一个新任务。我们要抢在圣约人之前到达光晕的控制室。”

“无意冒犯您，长官，”士官长同答，“可我们最好在着手下一个任务之前，先完成当前的任务。”

凯斯满脸疲惫地一笑。“说得对，士官长。陆战队员们！我们走！”

“我们应该回到停泊舱，请求撤退，”科塔娜说，“除非你喜欢步行回去。”

“别多事了，”凯斯说，“我属于太空舰队——我更喜欢坐船。”

离开监禁区域，回到发射舱的路程并不轻松，不过可没有来的时候那么糟糕。没过多久，他们就都意识到：他们真的可以沿着死尸的踪迹一路回到发射舱。可惜，许多尸体都穿着陆战队员的绿色军装，这又一次让士官长想起，大约二十五年之前开始的这场战争中，有多少死去的人类和圣约人。总之，从某种角度说，圣约人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舰长的身体状况让作战形势对营救小队愈发不利。虽然他没有抱怨，但士官长明白，凯斯被圣约人的严刑拷打折磨得痛苦而疲惫。要跟上其他人的节奏对他而言，无异于一场挣扎。

士官长示意队伍停下。气喘吁吁的凯斯给了他一个厌恶的表情，但好像又很感激这片刻的休息。

两分钟后，士官长正准备示意小队继续前进，三个咕噜人就跌跌撞撞地进人了视线。针弹枪的子弹从舱壁反弹回来，击中了右边的士官长。

能量盾抵挡了针弹的冲击，士官长开枪反击，其他队员也纷纷开火。凯斯打出一连串玻璃般的针弹，针弹击中一个咕噜人后把它炸成了碎片。其余两个咕噜人，则被等离子步枪和士官长突击步枪的交错火力消灭了。

我们快走。士官长提议。他带头一路穿过通道，弯着腰，时刻预备着敌人的出现。他在蜿蜒的通道中差不多才前进了二十米，就发现了圣约人——两个豺狼人和一个精英战士。

敌人正在逼近，毫无疑问，他们又要耽搁更久。他用最后一颗破片杀伤手雷干掉一个豺狼人，接着用突击步枪的火力牵制住精英战士。凯斯指挥陆战队员们集中射击异星人的侧面，精英战士随之倒地。

“我们必须决走，长官，”士官长警告凯斯，“无论如何，我们走得太慢了。”

凯斯点点头，他们一鼓作气冲下迂回曲折的通道，不再躲躲藏藏。

终于，在经历了无数峰回路转之后，他们抵达了停泊舱。士官长起初以为那儿会空无一人，但他很快就注意到好像有两柄光剑飘浮在半空中。

士官长刚刚遭遇过禁闭室中隐蔽的精英战士，他现在有了新的经验，不想再碰运气了。他掏出手枪，开启放大镜，仔细瞄准他连续扣下扳机，半个弹匣的子弹全部送到了光剑右边的区域。一个圣约人战士渐渐出现在视野里，仆倒在平台上。

一个陆战队员叫道：“当心！掩护舰长！”第二柄光剑在空中划出几何图形，就像长了看不见的腿似的向前移动。士官长朝第二个异星人快射三枪，命中了它的隐身服发生器，精英战士现出了原形。各方火力集中倾泻之下，它倒地身亡了。

科塔娜打开了雷神锤盔甲的通讯系统，传来一阵静电杂音。“科塔娜呼叫E419……我们已经找到舰长，急需撤离。”

几乎瞬间就传来了回应。“不行，科塔娜！我后面跟了一群女妖战斗机……看来我一时甩不掉这尾巴。你们最好自己找飞船撤离。”

“明白，‘克敌铁锤’。科塔娜通话完毕。”无线电“啪嗒”一响，科塔娜切换回内部扬声器。

“空中支援被切断，舰长。我们不得不在这儿一直坚守到‘克敌铁锤’赶来。”

一个陆战队员因曾做了太久圣约人的战俘，留下了精神创伤。他一听到内部通讯，信念就开始崩溃。“我们被困住了！我们都要死了！”

“收起你的抱怨，士兵。”凯斯喝斥道，“科塔娜，如果你和士官长能让我们登上圣约人的登陆飞船，我能带大家飞离这儿。”

“是，舰长。”人工智能回答，“有一艘圣约人登陆飞船停在下面。”

士官长看到头盔显示屏上出现了指向标，他跟着箭头所指穿过一扇舱门，走下一连串通道，进人了运兵船停泊舱。

不太凑巧，整个停泊舱布防严密，一场新的交火爆发了。局面正变得越来越糟。士官长把最后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啪嗒，一声装人MA5B突击步枪，开始有节奏地点射。咕噜人和豺狼人纷纷四散躲避，开枪还

击。

弹药计数器还是疾速下降。两个咕噜人倒在了士官长的枪林弹雨下。没过几秒，弹药计数器就显示为零了。

士官长扔掉步枪，掏出手枪，继续开火射击。异星人部队正在停泊舱远端开始重新集结。“如果我们想走，”他喊道，“最好趁现在。”

登陆飞船的造型就像一个巨大的“U”字。飞船停靠在一个反重力场上，周围的风旋转着吹向它，船身轻微振动着。他们冲向飞船，凯斯说：“全体人员冲刺！”我们上船！”接着，他就带着陆战队员们冲进一扇开着的舱门。

士官长等到所有队员全部登机后，才返身跳上飞船——正是时候。他的手枪里只剩下一发子弹。

科塔娜说：“给我一分钟熟悉一下飞船的操作界面。”

凯斯摇摇头。“不用了。我亲自来飞这只小鸟。”

“舰长！”一个陆战队员喊道，“猎手！”

士官长从最近的舷窗向外张望，士兵说的没错。又有两头重型异星怪物来到停泊舱，正向飞船逼近。它们背刺挺立，把核子枪高举到位，准备开火。

“抓紧！”凯斯说道，一边打开飞船的重力锁定，使飞船脱离原位。他将两个操控杆中的一个前推，“U”形船身立即向前一冲，撞上了猎手。两个猎手仿佛被轻轻打了一拳，跌倒在地。飞船又往后一撤，恢复到原来位置。

一艘重达数吨的飞船，就算是轻轻一拳也绝对势大力沉。登陆飞船的船身撞扁了猎手的胸甲，盔甲被一直压缩进体腔，两个猎手舞间毙命。其中一具尸体不知怎么粘到了U形船体的凹陷处，直到后来登陆飞船碰到“真理与和谐号”的舱壁时，才掉了下去。

士官长背靠着登陆飞船的金属舱壁。圣约人飞船的运兵舱是倾斜的，很不舒服，而且照明也很昏暗。但这些都无所谓，能在它们的巡洋舰肚子里兜风真是太爽了。

士官长全身紧绷；凯斯驾驶飞船来了个急转弯，接着加速冲入了战舰之外的茫茫黑夜。士官长努力让肩膀放松，闭上双眼。舰长获救了，圣约人也受到了警告：人类绝不仅仅是小打小闹——他们要成为圣约人眼中最想拔掉的那颗钉子。

天色才刚刚破晓，祖卡’扎玛米和哑哑皮就走向反重力升降梯，这里周围刚刚加固过。随即，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等一队任劳任怨的咕噜人把一堆圣约人死尸拖下溅满血污的升降梯平台，然后才踏上黏稠的平台表面，上升到战舰中。

虽然“真理与和谐号”上的指挥官相信所有生还的人类都已经离舰，但为了确定这一点，除了一间隔舱一间隔舱地进行检查之外，别无他法。虽然船上的探测器已经显示没有敌人，但由于这次奇袭，此仪器被证明极不可靠。人类已经学会如何瞒天过海，愚弄圣约人的探测器了。

扎玛米能从精英战士、豺狼人和咕噜人的严肃表情中感到紧张的气氛——他们正在执行彻底搜查全舰的任务。

扎玛米和哑哑皮两人一先一后穿过条条通道，走向通往指挥层的升降梯。扎玛米对亲眼所见的伤亡程度感到震惊。的确，还有很长的一段通道完全没有被袭击，但他们偶尔经过的通道中溅满血污的部分，处处可见弹痕累累的舱壁、等离子灼焦的甲板、被烧化的舱门——无不说明战斗的惨烈。

扎玛米惊愕地盯着一个装满了豺狼人尸块残肢的货柜从眼前拖行而过，有鲜血滴落在甲板上。

终于，他们到达了要坐的那部升降梯，随后到了指挥层。精英战士估计这次的安全检查和上次晋见先知进人元老议会的级别一样。他觉得自己肯定还要被扔进等候室，消磨一段漫长的等待时光。

没有比真相更具说服力的了。扎玛米刚做完安检，他和哑哑皮就被风风火火地请到了上次来访时召集元老议会的大厅里。

这次没有任何先知，也没有扎玛米的直接上级。但不辞辛劳的索哈’洛拉米还在，身旁还有个低级精英战士助手。空气中无疑充满了危机感，报告在来回传阅、评估，用来制定各种行动计划。洛拉米看到了扎玛米，立即挥手以示问候。

“欢迎，请坐。”

扎玛米照做了。不过哑哑皮并没有受到与两位精英战士相同的礼遇，只好继续站着。矮小的咕噜人摇来晃去，极不自在。

“那么，”洛拉米问道，“你听到多少消息，有关最近这次……‘入侵’？”

“不多，”扎玛米不得不承认，“人类经由反重力升降梯登陆到战舰内。这就是我所知的一切。”

“你知道的这点倒也没错，”洛拉米同意道，“但还有更多的信息。战舰的安全系统记录了许多行动。看看这个。”

精英战士按下了一个按钮，动态影像在周围空气中跳了出来。扎玛米看到两个咕噜人和一个豺狼人正站在拐角。突然，出乎意料地，他看到了自己在“秋之柱号”上遭遇过的同一个人类——一个穿着奇异盔甲、身形魁梧的家伙——来到了拐角附近，发现了圣约人部队，立刻朝他们开火。

咕噜人很快就倒下了，但豺狼人命中了它。扎玛米看到一道等离子束打在那个人类盔甲的前胸上。

然而，它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倒下，这个怪物射中了豺狼人的头部，跨过死去咕噜人的尸体，冲向了摄像机。洛拉米按下另一个开关，画面定格了。扎玛米感到胸中涌起一阵难以置信的紧张感。他真的有勇气再次面对这个人类吗？他不能肯定——让他也深感恐惧。

“那么，”洛拉米说道，“这就是它，你曾经提醒过我们的那个人。一个危险的个体，单在这次奇袭中就要对我军一百二十人的人员伤亡负责；更别提我们还损失了极有价值的囚犯；六个暗影炮塔也被敌人成功盗取。”

“那人类呢？”扎玛米问道，“我们的战士杀了它们多少人？”

“尸体的统计还不完全，”洛拉米答道，“初步统计的总数是三十六人。”

扎玛米被惊呆了。这样悬殊的数字应该倒过来才对。要不是那个穿

着特别盔甲的异星人，本来也应该倒过来。

“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原先的请求获得批准了。”洛拉米继续说，“我们获得的其他战斗小组的初步报告显示，在上次大规模会战中，这种很特别的人类绝大多数都被消灭了。这应该是此类人种的最后一个。尽管带上你所需的人手和设备，找到这个人，杀了它。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阁下，”扎玛米说，一边站起身准备离开，“完全没有。”

第三部 沉默的绘图师

第五章

战斗部署时间：＋128时15分25秒（麦凯中尉的任务钟）

“秋之柱号”周围的平原上。

黎明之前雨就停了——不是慢慢地停下来，而是戛然而止，仿佛有人一把拧上了水龙头。云开雾散，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投射下来，黑夜让位于光明。

仿佛是为了展示奇珍异宝，金色的光芒小心翼翼地拂过平原，缓缓照亮了“秋之柱号”。巡洋舰就像一柄被遗弃的权杖，船首伸出一堵峭壁，高高悬在空中。

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圣约人派遣了两架女妖战斗机在它坠落的区域来回巡航；六个咕噜人组成的小队也被立刻派来在坠毁的巡洋舰周围巡逻。不过，从敌军士兵履行使命时的懈怠态度看，麦凯猜测它们还没有意识到在数小时的瓢拨夜雨中，威胁已经悄悄降临了。

回到地球，早在肖恩－藤川超光速加速器被发明，并随之引发外星系殖民大潮之前，人类士兵就经常实施拂晓突袭。因为拂晓时分能见度更好，敌人的哨兵也往往疲倦困乏。作为应对策略，许多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都有清晨“战斗戒备”的惯例，所有士兵进入防御工事，以防敌人选择在清晨进行偷袭。

麦凯想知道：圣约人有没有类似的惯例？或者它们还会打会儿磕睡，放心地以为漫漫长夜终于结束，警惕也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出现而烟消云散？她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和连队其他六十二名地狱伞兵一样，麦凯也隐蔽在圣约人大致呈“Ｕ”形的频繁巡逻区域外围。此刻，离完全天亮只剩几分钟，这个时机不早不晚，正是发动进攻的最佳选择。

麦凯朝周围着了最后一眼。她除了胳膊酸痛、膀胱告急，其他一切正常。她打开无线电通讯，向其他两个待命的排长下达命令。“红一呼叫

蓝一和绿一……向目标进发。完毕。”

回应来得太过急促，以至于麦凯都没听清楚两个排长回复了些什么。突袭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快速、坚决地压制女妖战斗机和幽灵气垫橇，这样地狱伞兵们才能穿越一大片开阔地，不受实际损伤地抵达“秋之柱号”。为了保证这一点，每架女妖战斗机都被不少于三个火力强劲的M19火箭筒瞄准；而六辆幽灵气垫橇，每个目标也分别指派了三名陆战队员“专职照顾”。

四发直扑圣约人战斗机的火箭弹有两发错失了目标，但两架女妖都被剩余的火箭弹命中，并立刻爆炸。残破的机体在圣约人阵地上空四散飞落。

船身两侧的幽灵气垫橇手正疑惑地呆望着天空，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两打以上的突击队员已经开始朝它们开火射击。

战斗开始后没过几秒，四辆轻型战斗气垫橇就被摧毁了。驾驶第五辆的精英战士身负致命重伤，气垫橇连续旋转了几个大圈，就一头撞上巡洋舰的船壳，痛苦不堪的精英战士得到了最后的解脱。驾驶第六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幽灵气垫橇的精英战士惊慌失措，想逃离这场毁灭性的打击，结果在悬崖边缘颠覆，车毁人亡。

可惜一路上圣约人的鬼哭狼嚎麦凯根本听不见，因为她周围有好几枝S2狙击枪发出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射击声。她打开指挥员通讯频道，命令两个排长发起冲锋。

突袭部队飞奔着穿越开阔地，冲向位于船尾末端的气闸门。

驻守在巡洋舰内部的圣约人部队闻风而动，急忙冲了出来，正瞧见它们的机械化部队已化作一片冒烟的废渣；人类的步兵正精神抖擞地向它们冲来——尽管略显单薄。

大多数圣约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干等谁来发号施令告诉它们如何行动。狙击手们可没有干等，一发发14.5毫米口径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将它们一一射倒。这招威力巨大。麦凯看见精英战士、豺浪人和咕噜人纷纷扔掉武器，倒毙在地——连番的齐射敲响了它们的丧钟。

然后，异星人开始撤退到相对安全的战舰内部，麦凯立即追击，她知道在战舰另一端的蓝一和绿一也会采取类似行动。她号召狙击手们前

进：“换上你们的突击步枪！最后到达气闸门的家伙就乖乖留在那里负责防卫！”

地狱伞兵们都明白船上有许多好东西可以搜集，他们都有些迫不及待。到头来只能守着气闸门，不能尽兴搜刮“秋之柱号”的船舱——这种惩罚足以让每个陆战队员拼尽全力飞奔起来。

赛跑的真正目的是让连队的最后一批队员能尽快通过这片可能成为圣约人屠场的区域。麦凯以为她成功了，正想着能平安无事地休息片刻．突然一个黑影掠过她头顶，有人大叫起来：“敌人！敌人出现了！”

指挥官回头一看，瞥见了一架圣约人登陆飞船。模样丑陋的飞船从东面袭来，看来是准备投放更多敌军。船上的等离子大炮开火扫射，打得泥渣飞溅，地面上一排黑洞一直延伸到坠毁巡洋舰的边缘。

一个狙击手被拦腰击中，上下半身分了家。他肺里还有足够的空气尖叫了一声，残缺不全的躯干最后落到了他自己的内脏上。

麦凯急停下脚步，喊道：“狙击手！转身，开火！”她希望这简洁明了、掷地有声的命令足以表达她想说的意思。

每一架圣约人的登陆飞船都有侧门。在运送之时，它们的部队就躲藏在门后狭小的空间中；到达着陆地点上空后再打开门跳下。经验丰富的圣约人飞行员会谨慎地调整飞船的着陆姿势，从正面飞向敌人，这样在放下部队的时候，船上的等离子炮还能自卫——但眼前这个圣约人飞行员显然缺乏经验。它犯了个低级错误，因为它把飞船的右舷暴露在人类面前，舱门洞开。

超过一半的地狱伞兵狙击手重新拿出他们的S2狙击枪，把枪托顶在肩膀上，对准了洞开的舱门。圣约人部队还没来得及跳到地上就遭到了狙击手的围攻。有一发子弹碰巧命中了一颗等离子手雷，立刻引发了爆炸。飞船猛地向左琴协，以期能保持平衡，却又向前翻滚着一头栽到了地上。猛烈的冲击力在高原上掀出两圈泥浪，飞船继续向前冲去，撞上一块巨石，在爆炸中化作了一团火焰。

飞船再次爆炸，“U”形船身分崩离析。冲击波的声浪振动着“秋之柱号”的船壳，隆隆声传向周围地面。

陆战队员们没有马上离去、以防飞船中还有异星人爬出，跌跌撞撞

地逃跑，但没有一个异星人侥幸生还。

麦凯听到身后的巡洋舰里传来自动武器发出的“砰、砰、砰”三声闷响。她知道任务才完成了一半，立刻招呼六名陆战队员：“还傻站着等什么呢？我们走吧！”

地狱伞兵面面相觑，大笑起来，跟着麦凯冲向巡洋舰。中尉或许看来像个狂躁的疯婆娘，但她了解自己的手下，知道这样对他们比什么都好。

大地经过一夜雨水的洗礼变得潮湿泥泞，当阳光照射到孤岭顶部的时候，浓重的雾霭便渐渐蒸腾起来，仿佛百鬼群魔起死回生，脱离了囚禁。

凯斯被牢狱之灾折磨得精疲力竭，又经历了一场“真理与和谐号”上惊心动魄的大逃亡，所以他一碰到地狱伞兵们给他备好的床铺就倒在上面，踏踏实实地睡了三个小时。

这时，一场噩梦，以及仍然调成船上时间的内置任务钟惊醒了他。他干脆爬起来，出门散步。

从堡垒放眼望去，整个景色可谓一片壮阔。一马平川的原野远处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一层象牙般洁白的云朵在丘陵之上时卷时舒。这片风光是如此绮丽壮美，如此原始质朴，他实在难以相信光晕居然是种武器。

他听到一阵渐近的脚步声，转身看到席尔瓦正步上通往瞭望平台的楼梯。“早上好，长官。”陆战队指挥官说，“我听说您起了床，正在散步。不介意我加人吧？”

“当然不。”凯斯回答，一边指着齐腰高的矮墙一角，“正好聊聊。我自导自游地参观了起降平台、暗影炮塔，还有尚未完工的修理厂。干得好，少校。应该对你和你手下的地狱伞兵们表示祝贺。因为你，我们才有了落脚之处，可以重整旗鼓，谋划长来。”

“圣约人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席尔瓦谦虚地说，“不过我也同意，长官，我的人的确干得很棒。说起来，我想应该向您报告：我们俩说话的时候，麦凯中尉和两个排的地狱伞兵正在通向‘秋之柱号’的道路上作战。如果他们能顺利夺回我们急需的物资，那阿尔法基地还能撑上一段时

日。”

“如果圣约人在他们回来之前偷袭怎么办？”

“那我们就彻底遭殃了。我们现在什么都缺，弹药、食物、燃料，还有鹈鹕运兵船。”

凯斯点点头。‘好吧，但愿麦凯能尽快凯旋。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席尔瓦预感到凯斯要发号施令了。他发现自己很快、几乎是立即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即便明知发号施令是凯斯的义务。席尔瓦肚子里本来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但现在凯斯自由了，作为太空舰队的指挥官，他可以独揽大权。席尔瓦这个陆战队指挥员只有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心里暗暗希望他的上级至少能出几个正确的点子。

“是的，长官。怎么说？”

于是凯斯侃侃而谈，席尔瓦洗耳恭听。舰长把他在囚禁期间获得的情报总结了一番。“整件事的本质是：圣约人高度发达的科技，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继承自一个被称为‘上古先贤’的种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许多行星上都留下了遗迹，而且很可能就是它们建造了光晕。

“从长远来看，圣约人只是改造，而不是创新，这说不定会成为它们的致命伤。不过眼下，在我们利用其弱点之前，我们必须先找到生还的途径。如果光晕是种武器，如果它真有圣约人信奉的摧毁整个人类的能力，那我们必须找到反制的手段——甚至可能转而用它来对付圣约人。

“所以，我下令科塔娜和士官长去找异星人提到的所谓‘控制室’，尽力找到阻止圣约人阴谋的方法。”

席尔瓦把前臂撑在堡垒边缘的矮墙上，眺望着平原。如果他能找对方向，而且视力够好，就应该能看到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看到幽灵气垫撬的攻击，看到地狱伞兵们的坚守，看到他的部下被烧焦的尸体。

“我明白您的意思，长官。允许我开诚布公地说几句吗？”

凯斯看了席尔瓦一眼，然后又收回目光。“当然。你是这里的第二把手，显然你对地面作战自有一套，远远比我来得老道。如果你有什么想

法、建议，或者顾虑，但说无妨。”

席尔瓦恭敬地点点头。“谢谢您，长官。我的疑问和士官长有关。和每个人一样，我绝对尊敬士官长过去的战绩。但是，他真的是您计划的理想人选吗？冉想想，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类能胜任此类行动吗？

“我知道士官长的身体做过生物强化手术，”席尔瓦继续道，“还有他那身盔甲所给予的优势。但清您看看周围，这个基地，这些防御工事，都是普通人类的成果。

“斯巴达计划已经失败，舰长——士官长是最后一个幸存者已经说明了这点。所以，我们不如把您的任务交到真正货真价实的陆战队员手里，让他们报仇雪恨。

“感谢你能听完我这番话。”

凯斯在军中服役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深知席尔瓦野心勃勃，不光是他个人，整个地狱伞兵部队都是这种想法。他也了解席尔瓦勇猛善战，这番话是出于好意；但这次，席尔瓦肯定错了。但怎么说服他才好呢？凯斯需要席尔瓦的鼎力配合，不然准都难逃死劫。

凯斯揣摩着席尔瓦的话，然后点点头。“你的话不无道理。你和你‘货真价实’的陆战队员们在这座山头所做的一切，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然而，我不太同意你对士官长和斯巴达计划所下的结论。首先，士官长如此强大的关健，并不在于他是什么，而在于他是谁——认识到这点很重要。他的战绩并不是科技的功劳——并非由于他们对他做了什么，而且无论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他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事实是，无论政府对他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士官长都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战士。难道我赞成把小孩子从他们的家庭里劫持吗？赞成把他们在军中养大？赞成对他们做强化改造？不，我不赞成——我是说在和平时期。”

他叹了口气，双臂环抱在胸前。“少校，我最早的任务之一，就是护送斯巴达计划的主持者，去挑选第二代斯巴达候选人。在那时，我还并不完全清楚我的使命——如果早知道，我很可能就不会接受任命了。

“现在不是和平时期。我们在谈论的是人类彻底灭绝的真实威胁，少

校。在远地（球）殖民区我们死了多少人？圣约人在耶利哥七号星又屠杀了多少？如果他们找到地球又有多少人要化为乌有？”

这些反问让席尔瓦应接不暇，他连忙摇摇头。“我不知道，长官，但让我来说说我知道的。大概二十五年以前，我还是个少尉的时候，发明士官长的那群家伙异想天开，认为给他们的新宠物喂点真肉会很刺激。他们设计了一个场景，让我的四个陆战队员对抗您的朋友，抵挡他的攻击，并努力给他点儿颜色看。

好，猜猜结果如何？斯巴达计划运行得完美无缺。计划把我的人卷了进去。那个该死的怪胎不但把他们打倒，而且他还把两个人弄死了——在他妈的战舰的健身房里被活活打死。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评价，长官，反正我把这叫做谋杀。他内疚吗？他妈的根本没有。这个发条玩具得到了一番称赞，然后就拿着澡票洗淋浴去了。一天的屠宰工作就这么干完了。”

凯斯满脸阴郁。“不管有多少理由值得这么做，对你的弟兄所遭受的不幸，我都深感遗憾，少校；但另一个事实是：或许这不太好——好吧，或许这他妈的完全不对——如果我能拥有一百万个士官长，我会把他们全部收入麾下。具体到眼前这个任务，是的，我相信有可能你的人能完成任务。如果我们只有这么些人手，那么我一定毫不犹豫派你的人去。但士官长有这么多显著的优势，还有科塔娜；而且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更能把你的地狱伞兵们空出来，去干别的。天知道还有多少事情等着去办。我意已决。”

席尔瓦僵硬地点点头。“长官，是，长官。我的人会竭尽全力支持士官长和科塔娜。”

“是的，”凯斯说道，目光凝视着渐渐弯曲上翘的环形世界，“我肯定他们会的。”

通常情况下漆黑一片的房间，如今在人造光下亮堂堂的。祖卡’扎玛米正在研究“真理与和谐号”上的仪表，记录人类的人工智能潜入圣约人作战通讯网络的惯用手法，并分析这些电子入侵的性质，看它们到底对什么最感兴趣。

然后，基于这些分析，他建立起一个人类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模型。当然参数已经设定——他这次行动不是针对所有的人类，而只针对他真

正感兴趣的一个人。看来这个个体也属于某个特别的、和“精英战士”一样优秀的人类团体。很显然，人类已经获悉了情报，并将派这个个体采取进一步行动。

此刻，在直接通向安全控制中心的房间里，扎玛米设置了一个陷阱。他十分肯定，这个穿着盔甲的人类会乖乖地跑来，一旦进人陷阱，它的末日就到了。一想到这里，扎玛米不禁备受鼓舞一边工作，一边低声唱起战斗颂歌来。

一团闪光，接着“轰”的一声巨响，破片杀伤手雷炸开了花。豺浪人尖叫着，一个陆战队员用突击步枪补了几枪，喊道：“你要是还想吃，记得告诉我！”

“干得漂亮！”麦凯呼应道，“这是最后一个敌人。关上舱门，锁紧，留一个火力小组守在这儿，确保它们不会再攻进来。让圣约人到上层甲板去玩。我们只要守住下面就行了。”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麦凯和她手下的陆战队员终于把残余的敌军统统赶出了“秋之柱号”的核心区域。圣约人在战舰的其他区域并不会威胁到任务的执行。

地狱伞兵们封锁了最后的甲板间通道，已无安全隐患；而且他们终于达成了梦寐以求的目标：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进人巡洋舰上的主弹药库、货物储藏室和发射舱。

实际上，就在二排将最后一波敌人赶出低层甲板的同时，一排在欧乐思少尉的率领下，正展开另一项重要任务：搭乘拖车赶往位于“秋之柱号”船腹储藏疣猪运兵车的舱室，将运兵车装满食品、弹药，以及一长串麦凯开给她的其他补给物资。等到每辆“疣猪 - 拖车”组合体都准备就绪，陆战队员们就开着它们驶下临时搭建的斜坡，下到沙砾地面上。

出来后不久，临时防御体系就建立了起来：众多疣猪运兵车上的M41轻型防空火炮合在一起，将有力地对抗圣约人可能发动的登陆飞船、女妖战斗机或幽灵气垫橇的攻击。这样的防线不可能永远支撑下去，但能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赢得时间。

早已加人物资纵队的还有四辆火力强大的家伙：M808B天蝎主战坦克，简称MBT。从疣猪运兵车内的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它们轰隆隆地驶下舷梯甲板，蛮力十足的履带后面喷溅出鸡尾巴形状的泥浆，呼啸着各

就各位。

MBT的装甲由陶瓷－钛复合材料制成，对手持式武器可以提供超一流的防护。不过，异星人努力靠近以后，坦克还是容易遭受攻击。所以，在天蝎坦克的前后履带上各有四个盖板，每个盖板都可供一个陆战队员搭乘，用以近距离防御。

现在，麦凯该撤离坠毁的巡洋舰监督最后的装载工作了。她命令利斯特留下，负责防范异星人的任务。

离开巡洋舰的时候，麦凯正看见两艘塞得满满的鹈鹏运兵船朝孤岭的方向飞去，每艘飞船舱腹下都挂着一辆疣猪运兵车。在她面前．二十六辆“疣猪－拖车”组合体在硬砂地面上一字排开，随时准备开火；同时，还有更多车辆正从巡洋舰里开出来。

他们惟一的问题就是人手。一场硬仗下来，只剩下五十二名有生力量，这意味着步兵连必须一面要照顾三十四辆运兵车，一面还要作战——两者兼顾，压力巨大。麦凯和她的部下在回程中，不得不一人分饰两角：既是司机又是炮手。

欧乐思正在操纵从巡洋舰上卸下来的装卸机，这时她远远地看见麦凯从“秋之柱号”的船身中冒了出来。她不顾车轮溅起的泥浆飞滚，活蹦乱跳地穿过一片开阔地，奔向双手叉腰的麦凯。她一脸都是泥点，穿着的盔甲也被等离子射线烧得黑糊糊的一片。

“你这一身红泥巴可真漂亮。”麦凯说。

欧乐思灿烂地一笑。“谢谢，头儿。你看到鹈鹕运兵船了没有？”

“我看得清清楚楚。它们好像有些超重了。”

是啊，飞行员抱怨载重过量，不过我用两块糖果贿赂了他们，一下就搞定了。他们大概四十五分钟以后回来。与此同时，我们得‘哼哧哼哧’地把燃料罐搬到运兵船的货物舱里去，装满船上的燃料，再把盖子封好。然后，为了保证我们不虚此行，我们会在每架运兵船下再挂一门50毫米口径的MLA机关炮，带上这些一起走。”

麦凯的两根眉毛都扬了起来。“机关炮？你们从哪里搞到的？”

“是‘秋之柱号’船载武器的一部分。”欧乐思得意洋洋地回答，“我想从孤岭的山顶平地炮轰愉袭的圣约人登陆飞船一定很好玩。”

麦凯愣了一下，然后加了一句：“这是个好消息。”。”

“说说有什么坏消息？”她又问。

许多装备在坠毁中报废了。没有发现鹈鹕运兵船能用的导弹或火箭弹；而且运兵船上机关炮使用的70毫米口径炮弹也快用完了。看来我们不能指望有什么空中支援了，只能把运兵船当公共汽车坐坐了。”

“该死。”她眉头一皱。没有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阿尔法基地的防御就要艰难许多。

“真该死。”欧乐思附合道，“哦，对了，我还命令飞行员返程回来的时候多带十五个人。书记员、医务兵，还有任何只要能开车或者能操作疣猪运兵车上的M41火炮的人。如此一来，我就能把更多的疣猪运兵车编进纵队，而且每辆坦克上都至少能留两个人。”

麦凯挑起一根眉毛。“你‘命令’他们带更多人来？”

“好吧，我只是稍微让他们相信是你要他们来的。”

麦凯摇着头。“小姑娘胆子太大了。”

“是，长官。”欧乐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回答道，“SemperFi①。”

①Semper Fi，拉丁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永远忠诚”。

鹈鹕运兵船滑翔过波光粼粼的海面，掠过一道渐渐平息的海浪，沿着与沙滩平行的方向飞行。“克敌铁锤”看见前方有一座建筑物，更远处还有一座伸向海面的山崖。UNSC的登陆飞船不期而至，吓得一整支圣约人部队在那儿乱作一团。“克敌铁锤”努力克制着自己扣下扳机，让运兵船上70毫米口径机关炮一吐为快的冲动。她应该把仅有的弹药留到最后关头，但她还是没能忍住——一道道沙柱接二连三地喷射起来，精英战士一步步被逼退到海滩边。最后，她心满意足地看到异星人被自己的血雾吞噬——不过要想再这样爽一回，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了。

她打开主通讯频道。“着陆区域很热闹，重复，非常热闹。”“克敌铁

锤”强调说，“还有五分钟着陆。”

士官长就在舱门旁站着，等待“克敌铁锤”的信号：“着陆！进攻，陆战队员们！”

他第一时间跳下舷梯，双脚深深地扎在松软的沙地里。

他站定后，迅速扫视了一周，开始向异星人等待的地点进发。最后一个陆战队员刚一落地，鹈鹕运兵船就再次升空——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

等离子炮火从斜坡顶端倾泻下来。陆战队员们逆势而上，突击沙地斜坡。他们谨慎地交叉射击，互相掩护，以防在同一时间一起重新填弹，暴露火力盲点。士官长一马当先，也加人到火力网中。他一口气将一个精英战士打翻在地。圣约人部队曾一度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人类突击部队着实浪费了一段时间才剿灭它们。整个战斗只持续了十分钟。

行动要快。士官长扫视着陆区域的同时，回顾了一番任务目标：找到并夺取一座圣约人把守的设施，某个“绘图室”——早已被敌人所占据。

圣约人把这个地点命名为“沉默的绘图师”——根据推测，这可能就是光晕控制室的精确位置。凯斯曾一再强调此次任务的紧迫性。“一旦圣约人学会如何将光晕变为武器，人类便在劫准逃。”

或许，在科塔娜的帮助下，他们还有很大胜算，能找到环形世界控制系统到底在哪里。他们的任务就是清剿躲藏在那儿的敌人。

士官长听到通讯频道里一阵静电噪音，接着传来“克敌铁锤”兴奋的声音。她的鹈鹏运兵船又返回了着陆区域。"E419到达。有人预定疣猪运兵车了吗？”

一个陆战队员问道：“我不知道你还会来个回马枪，克敌铁锤。”

女飞行员咯咯地笑起来。“你知道我们的口号：‘快递到家’。”

士官长看着运兵船在海滩上放下一辆疣猪运兵车，有两个陆战队员跳上去后，他自己爬上了驾驶座。后座操控机关枪的士兵点了点头。“准备好了就开路吧，士官长。”

士官长猛踩油门，沙子从运兵车的轮胎下喷射而出。疣猪运兵车一路沿着海滩边缘前进，留下一条长长的平行线。

几分钟后，他们就绕过了那座伸向海面的山崖，来到其后的开阔地带。周围三三两两长着几棵树木．还有风化的巨石，一条条绿色的灌木丛掩映其间。“开火！”机关枪手叫道，扣下扳机。士官长看到圣约人部队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正好成了三管机枪绝佳的射击目标。很快，咕噜人的尸体就堆了起来；豺狼人也被撕成了碎片。

士官长驾着疣猪运兵车冲上山坡，左右回旋，避免撞上障碍物，小心地控制着运兵车。没过多久，他们就接近了坡顶，发现前方有一座大型建筑物。斜坡呈曲线下降，在一个地方突然断裂，留出了一个平坦的空间，一艘圣约人登陆飞船正停靠在那儿。

看来这艘飞船刚刚完成装载，“U”形的侧门轰然关闭，起飞冲向大海，很快就不见了。飞船引擎发出的隆隆噪音掩盖了疣猪运兵车的声响，也转移了敌军防御者的视线。

机枪手对着飞船瞄准了一番，不过他明白最好还是不要开火，以免打草惊蛇。前面的区域，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圣约人部队。“我看到的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一个陆战队员问道，“我们怎么才能绕过去？”

士官长熄灭运兵车的引擎．示意陆战队员们原地待命，然后他悄无声息地潜行到一根倒地的圆木后隐蔽起来，掏出手枪，瞄准，开火射击。四个咕噜人和一个精英战士顷刻间就在密集的子弹中丧命了。

残余的敌军几乎在瞬间做出了反应：它们迅速跑进掩体；一连串等离子束打在圆木上，庇护士官长的树干燃烧了起来。

士官长确信敌人的数量已经被削减到可以控制的地步，便悄悄摸回疣猪装甲车，跳进驾驶座。陆战队员们正等他下达下一步行动计划。“准备好你们的武器，”他建议道，一边点燃引擎，强劲有力的引擎又恢复了虎虎生气，“我们必须清除障碍。”

“明白。”严阵以待的机枪手回答道，“看来杀戮派对的时间又到了。”

从圣约人部队尖叫着四散逃窜的情况判断，显然人类的行动完全出乎它们的意料之外。原来它们估计人类会一如既往地从正面突击，但它

们错了。

士官长把运兵车开到山崖前端，发现有一条通道一直延伸到悬崖的后面，就径直开了进去。车身紧贴通道，显得有些挤。疣猪运兵车两个大前轮碾压过两具咕噜人的尸体时颠簸了一下。好在最终他们成功了。两名陆战队员痛击了圣约人部队，士官长也干掉了一个敌人。

眼看建筑物外围的敌兵已经扫清，士官长停下运兵车，只身一人闯人了建筑物内部；陆战队员留在原地为他提供火力掩护。他走下一连串的坡道，经过一条条昏暗的通道，来到下面的一个大厅，里面全是异星人。士官长掏出一颗手雷庄里一扔，自己往后一闪，子弹往斜坡下一扫。手雷“轰”的一声炸开，敌人的尸块被高高抛飞到空中，然后又砸落到地面。科塔娜说：“别让它们锁门！”

太晚了。通道的门无声无息地瞬间关上了。

士官长干掉剩下的零星敌人，上前确认门真被锁死了，便抽身返回地面。人工智能接通了盔甲内的通讯频道：“科塔娜呼叫凯斯……”

“请讲，科塔娜。你找到光晕的控制中心了吗？”

“没有，舰长。圣约人打乱了我们的步骤。除非解除建筑物的安全系统，不然我们无法继续任务。”

“明白，”凯斯回答道，“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打通进入建筑物的道路，找到光晕的控制中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士官长回到疣猪运兵车，驾车向着陆区域开去，半途上听见舰长断开了通话。“各位好运。凯斯通话完毕。”

如果前门上锁——那就走后门。士官长一边想着一边穿越着陆区，把运兵车开回到最与的投放地点。驾驶座旁的陆战队员和守在海滩上的弟兄互相打着招呼。

他们刚绕过一堵悬崖，科塔娜就发话了：“看右边。有一条通向岛屿腹地的小径。”

人工智能话音未落，机枪手就插话遭：“两点钟方向有敌人！”枪声随之响起。

士官长驾着疣猪战车冲上一个陡坡，让M41　LAAG机关枪集中火力歼灭敌人主力。疣猪运兵车车头调转到一侧，使机关枪手得以自由地朝下面的谷底开火。“告诉我，科塔娜。”士官长跳到地面上说，“你怎么每次都只告诉我应该乘反重力升降梯，应该沿着通道走，应该在森林里潜行，却从来不提其中可能隐藏着敌人？”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画蛇添足。”人工智能轻描淡写地回答，“比如说，既然你的探测器已经告诉我们至少有五个圣约人士兵躲在前面的山谷里，那么从逻辑上讲，它们之后就肯定还有更多的敌人。这样解释你是不是好受一点儿？”

“没有。”士官长承认道。随即，他又检查了一遍武器，确保弹药充足。

他冲入谷地，躲在一大块裸露在地表的岩石后面。等离子束从他头边的岩石擦过，他也立即点射了一枪还击。咕噜人尖叫着躲进掩体，它的两个同伴冒出来冲向士官长。咕噜人后面还跟着一个深蓝色盔甲的精英战士。

士官长深吸一口气。是该行动了。他想。他飞身冲出掩护，枪声立即响彻整个狭长的山谷。

遭遇战仅持续了数分钟。能量盾的危险警报又频闪起来，他站在山谷顶端等能量盾重新充满，手枪继续扫射着整个区域。他注意到一座圆形的建筑物占据了整片山谷低地的中心。

得益于盔甲内功率强大的能源支持、他的能量盾重新充满了。突然，两个猎手跳出掩护，笨手笨脚地向他开火。

第一枪打中了他的前胸，冲击力让他连连后退。第二枪被一根粗树干挡住了。一道鲜血从左眼的眼角流了出来。他摇摇头摆脱模糊的视野，滚到左边。第三枪在他刚刚站立的地面上打起一片泥渣。

士官长投出一枚破片杀伤手雷，数到三，脚下一个箭步向右横跨，手里的枪不停地射击。

时机恰到好处。手雷爆炸，强光和烟雾暂时迷惑了异星人。他的子弹纷纷从它们厚实的盔甲上弹飞。两个猎手一齐转身面向他，它们的武器闪出一团绿光，准备再次攻击。

又一颗手雷在猎手面前炸响，减缓了它们的前进步伐。它们隔着烟雾一阵乱射，武器爆炸的轰鸣震撼着整个低谷。

猎手向前冲刺，求胜心切；士官长大步后退，引诱它们接近——等它们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士官长的突击步枪怒吼着，近距离射出的子弹钻进了猎手盔甲的缝隙。它们嚎叫着倒地毙命。

士官长顺着地形前进，斜坡渐渐向西下降。对付了两个哨兵后，一条通向大型建筑物的道路终于显现出来。他看到阴影中有一道黑黢黢的门，便走了进去。黑暗迎面扑来。

经过生物化学手术强化的双眼很快适应了黑暗，他继续向建筑物深处前行，只是偶尔停下来给突击步枪装满弹药。

就在士官长脚下一层，祖卡’扎玛米听到了动静。大量的无线电通讯证实：有人在靠近。而且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不速之客正是他全力要除掉的那个人类。人类武器一阵“啪嗒啪嗒”的响声，通讯随之戛然而止。穿着盔甲的人类已经来了。

它会钻进圈套吗？扎玛米已经故意在作战通讯网络中精心布下了到达地图室的蛛丝马迹。如果它用船上下载的人工智能入侵网络系统，那么这些信息就会把这个可怕的战士引入陷阱。

是的，扎玛米暗喜，他高度灵敏的耳朵已经听到了渐行渐近的脚步声，隐隐地还有一声新弹匣换上时发出的脆响，甚至还有盔甲互相摩擦的微弱响动。很快要就上钩了。

扎玛米左右看了一下，确定猎手都已经各就各位，自己也撤退到了隐蔽的藏身之处。其他异星人则躲在货箱里，包括咂咂皮和一支咕噜人小队。

士官长走近通道尽头，看到一个异星人的货箱不偏不倚地摆在灯光昏暗的房间中央，立刻明白一定有什么该死的玩意儿潜伏在里面。某种直觉——或者仅仅是运气——让他心跳略为加快。他背靠墙面，缓步侧行。总之有什么不对劲。

光线透过一面装饰华丽的窗户照射进来，士官长借此看到在他左边有个凹室。他悄悄朝那儿摸过去，突然感到一阵凉意从腹部袭来，他听见有动静，赶紧追过去。

猎手冲出阴影，企图用护盾猛击士官长，然后再用尖利的背刺刺死他。士官长立即还击，一连串7.62毫米口径的子弹击中了猎手的前胸盔甲，遏制了它冲刺的速度。

有哑哑皮和一队咕噜人掩护，扎玛米趁乱从相对安全的货箱中出来了。它其实深感恐慌，为了掩饰内心，它举起了武器。可是猎手恰好挡在它的射击线上。

突然——好像觉得这场遭遇战还不够混乱——第二个猎手又冲了上来，和扎玛米撞了个满怀。扎玛米被撞得在冰冷的金属地板上满地转圈。

站在地板中央的哑哑皮正准备下令撤退，他的手下，一个名叫灵戈灵的咕噜人却开枪射击起来。

真是愚蠢至极，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还开枪乱射。咕噜人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是会铤而走险，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开枪再说。灵戈灵开了枪，等离子束笔直地射了出去……击中了第二个猎手的背脊。猎手向前一栽，和前面的同伴跌撞在了一起。

“白痴。”哑哑皮咕哝道。

士官长看见对手向前倒下，立刻射击它的背部，然后收起突击步枪，向后一让。而第二个猎手因为什么意外已经跌倒毙命了。真是省心省力，士官长继续搜索其他的敌人。

毫无疑问，灵戈灵被自己的致命失误吓呆了，对即将到来的恶果惊慌失措。他还在慢慢地往后退，一个身材壮硕、身披盔甲的人类已经举起武器向他射击。哑哑皮感到灵戈灵的血喷溅在自己的脸上，吓得脚下拌蒜，仰面朝天倒了下去。他双手拼命扒地，往阴影里躲。突然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战斗盔甲，把他拽进还开着的货箱，让他老实待着。“别出声！”扎玛米告诫他，“这场战斗结束了。我们必须活着，以求东山再起。”

这话非常中听，或许是他听到的一百句胡言乱语里最明智的的一句。人类经过打开着的货箱的时候，哑哑皮屏住了呼吸。他短暂考虑了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调回到一般的前线部队要是能回到无关紧要的部队，那绝对比眼前这玩命的任务要安全多了。

士官长神经紧绷，巡视着房间，激动地期待着又一轮进攻。但房间里死一般地寂静，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干得漂亮，士官长。”科塔娜说，“到货箱前面去。安全中心就在前面。”

士官长听从科塔娜的指示，穿过一个大厅，走进一间房间。一小团灿烂的光芒悬浮在房间正中央。“操作全息面板，关闭安全系统。”科塔娜建议道。士官长急切地要完成任务，以免再生出什么枝节，很快照办了。他再次按下发光控制台上一个似曾相识的按钮。

科塔娜通过盔甲上的传感器检查结果。“好样的！”她欢呼道，“通往主要通道的门应该已经打开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沉默的绘图师’，然后顺藤摸瓜，找到控制室。”

“好的，”士官长回答，“接下来，在可能被敌人把持、没有空中支援和后备力量的未知地域，我要避免你被俘获。”

“有什么具体措施吗？”她向道。

“是的。一旦我们到了那儿，我会把遇上的每个圣约人战士一个不留地消灭掉。”

第六章

战斗部署时间：＋144时38分19秒（麦凯中尉的任务钟）

阿尔法基地和“秋之柱号”之间的丘陵地带。

三条平行的纵队司真是难以驾驭，麦凯被弄得心烦意乱。大约三十辆疣猪装甲运兵车和四辆天蝎坦克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掀起一团尘雾，从两公里开外就能望见。毫无疑问，机械设备产生的热量在太空中的探测器上一目了然。女妖侦察机很可能在他们出发后几分钟就已经跟踪上了。而车队的目的地只可能是一个：孤岭上的阿尔法基地。

圣约人不但组织起了反应部队，而且规模庞大——这多少也在意料之中。在蒙受了好几天的耻辱之后，现在正是展开报复行动的绝佳良机：为了被人类夺取的孤岭，为了被人类奇袭的“真理与和谐号”，为了

被人类攻掠过的十余个其他阵地。

麦凯早料到逃不过一场恶仗，于是，她把车队暂时分为三个排来管理。第一排由欧乐思少尉率领的疣猪运兵车组成。她已下令，不要理睬地面目标，集中力量防御来自空中的突袭机队。

利斯特中士负责天蝎主战坦克组成的第二排。由于坦克有易受地面步兵袭击的弱点，所以处于阵形的中间位置。

麦凯亲自带第三排——地面防御部队——确保幽灵气垫橇和敌军步兵无法接近其他两排。这个排兵力的三分之一，共计五辆疣猪运兵车，负责断后，并作为快速反应部队见机行动。

通过令每个排各司其职的战术部署，麦凯希望能提升全连的总体战斗能力，保证火力优势，尽可能减少友军火力造成无谓的人员伤亡——她预想，这在近战时会非常危险。

陆战队员们朝东面的阿尔法基地一路行进，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横亘在平坦地势的边缘——丘陵绵延起伏，形成迷宫一般的峡谷、盆地和沟壑。人类要是误入其中，那车队就不得不拆散，一辆一辆地前进。这么一来，护卫部队就极易受到空中和地面的袭击。不过也有另一条路线：一条大约半公里宽的大路。三条长龙可以一齐通过，而不破坏阵形。

但这又出现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大路两边各耸立着一座高大的丘陵，为圣约人提供了绝佳的夹击平台。

好像嫌情况还不够糟似的，第三座丘陵又出现在远处。人类想穿越大路到达远方的平原地带，就必须穿过这第二道大门。真是令人生畏的前景——连队不得不向两边的山头来回射击，麦凯心中涌起一股绝望的情绪。她并不迷信，但一首古老的圣诗还是不由自主地在她脑海中徘徊：“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①

①出自《圣经·旧约·诗篇》第23章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顶住，她想。她命令护卫部队各就各位，填充好弹药，准备战斗。圣诗不会帮他们赢得接下来这场恶战的胜利，但子弹可以。

精英战士阿杜’莫图米正用一个单筒望远镜，从圣约人部队设定的“二号山头”上向下观察人类部队的动向。除了五辆疣猪运兵车，其他运兵车后面都连接着不堪重负的拖车，使它们的速度受到极大牵制。除此之外，还有四辆笨重的人类坦克也拖了整个车队的后腿。

它们的指挥官没有冒险穿越丘陵间的小道，而选择走大路。这也算明智，不过人类要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

莫图米放下单筒望远镜，转过身打量起“阴魂”自行迫击炮。虽然他个人并不欣赏这种发射缓慢、呆头呆脑的自行迫击炮，但也不得不承认，对眼下的任务来说，这种设计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再配合一号山头上型号相同的另一辆自行迫击炮，手边的这个怪物会很快消灭即将来临的人类部队。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相应的威胁就来自于人类阵形中央的装甲坦克。人类的这些庞然大物看上去也很强悍，不过从来没有在实战中见过。在情报档案中有关的精确数据也微乎其微。莫图米不能确定会看到怎样的结果。

“看看，”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元老议会给我派来个间谍。告诉我，小间谍，你到这儿来监视谁：是人类，还是我？”

莫图米转身，看到战地司令诺加’普图米正向他走来。就他高大的身材来说，脚步倒是悄无声息。虽然普图米以勇猛和战场上的领导力著称，但他的粗暴无礼、难以相处和狂妄自大也是出了名的。指挥官不无严厉的问话，其实猜中了一大半。不过，莫图米被派来，监视的对象既包括敌人，也包括战地司令本人。

莫图米没有计较战地司令粗暴的口吻，只是碰了碰上下颚。“总得有人来清点人类的尸体，然后写成报告，庆贺您最新的一场胜利，作为您下次晋升的铺垫呀！”

如果有什么正中普图米的心理防线，那无疑就是他的自负了。莫图米发誓，他亲眼看见司令本已相当结实魁梧的胸膛，受了马屁的刺激后，又微微地鼓胀起来。

如果你遣词造句就如同指挥军队，那你率领的部队可真是晓勇善战。那么，小间谍，女妖战斗机都在待命了？”

“整装待发。”

“很好。”普图米答道。这个金色盔甲的精英战士举起自己的单筒望远镜，看着正在逼近的人类部队。“下令进攻。’

“遵命，阁下。”

普图米点点头。

麦凯听见女妖战斗机飞来的声音，对作战的渴望驱散了心中不断蔓延的恐惧。先是低沉的嗡嗡声，很快变为一阵轰鸣逼来，最后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哀鸣。麦凯打开了通讯频道。

“这里是红一：我们遭遇敌机。一排正面迎击。其他人原地待命。大伙儿听好了，这只是热身，所以速战速决。一路上敌人还多着呢。通话完毕。”

五个战机编队，每对有十架女妖战机。第一队贴着大路，飞得很低，以至于山头上的莫图米看见第一波战机就在他下面。阳光照射在女妖战斗机光滑的金属两翼上，闪闪发光。

他恨不得也跳进自己的战机中加人它们，感受低空飞行的爽快和发射等离子炮火的刺激。可惜这样的乐趣对间谍来说只是奢望，为了完成重要的使命，他不得不袖手旁观。

第一波圣约人飞行员都争先恐后地渴望第一个干掉人类，更不想给后面的编队留下什么活口。所以当人类一进人射程，他们就开火了。

一排的陆战队员们看见战斗机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上，看到一团团致命的能量光点在前方道路上闪现，知道他们面对的可能不止一波进攻。不过，至少敌人的进攻目前还没有开始。根据欧乐思少尉的命令，地狱伞兵们将他们的M41　LAAG机关枪对准了大路的西面，一齐开火。女妖战斗机没有停下来。但等它们打算转向时，却早已落人了“绞肉机”里。

莫图米立刻意识到了症结所在。普图米下令后面的几波战斗机停下来，让第一队单独进攻。

命令下得太迟了。第一队十架女妖战斗机中，已经有八架被撕成了

千万片碎块，冒着烟，雪片般纷纷坠地。

剩余的两架战斗机穿过炮火纷飞的火力网，其中一架战机射出一道超热的等离子束，击中了一辆疣猪运兵车，机枪手当即毙命，武器也变成了一堆废渣。但这辆运兵车还是在向前开——这意味着拖车上的装备物资都还很安全。

幸存的女妖战斗机飞过枪林弹雨，一个转弯，加人到第二波战机编队中。

圣约人的第二波战斗机编队从东面袭来，分散开，各自为战。战地司令普图米对着无线电咆哮，一号和二号山头的自行迫击炮开始联合射击。亮蓝色的火球，拖着能量四逸的尾巴，高高射入空中，悬停了片刻，然后开始坠落。

等离子迫击炮弹飞落的时候从容不迫，简直像闲庭信步。它们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砸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震撼着地面。虽然两发都没有命中任何目标，但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只是试发，是用来测距的。

麦凯听见一个陆战队员在指挥频道里嚷道：“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又听见利斯特把他给臭骂了一顿。

她也忍不住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实际上，虽然她知道这种武器的存在，但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阴魂”自行迫击炮，所以她不能肯定现在面对的是否就是它。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这种未知的武器看来极其致命，如果近距离命中，必会在大路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她打开了通讯频道。

“红一呼叫绿一：那些‘能量炸弹’来自丘陵的山顶。让我们给这群畜生剃个头。完毕。”

“这里是绿一，”利斯特应答道，“明白，完毕。”

利斯特切换到自己的排内频道时，响起一阵静电噪音。麦凯从指挥频道里把利斯特说的每个字都听得一清二楚。

“绿一呼叫F1、F2：用炮猛轰左边的山头。完毕。”

“绿一呼叫F3、F4：右边的山头也一样。完毕。”

女妖战斗机盘旋着，调转方向，将炮火倾泻到倒霉的人类头上。一个飞行员用核子炮猛射，直接命中目标。一辆满载着宝贵弹药的拖车爆炸了，和拖行的庞猪运兵车来了个火热的拥抱。圣约人部队在山顶目睹了这一切，不禁一阵狂喜，不仅如此，更有种复仇的快感。

莫图米来这里是记录战况的，不是来联欢，不过他还是着了魔似的看着两辆人类坦克转向他的左面，准备射击一号山头；另两辆则转向相反的方向，看来似乎直接对准了他自己。

莫图米正想着要不要寻找掩护，但他还没来得及挪动他的双脚，一阵105毫米口径的大炮的隆隆咆哮就撕裂了空气，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炮弹在五十个长度单位之外炸开了花。浸染着血污的泥土飞溅起来，尸块、武器和设备的碎片漫天飞扬。耳朵快被震聋的莫图米这才恢复镇定，连忙寻找掩护。

战地司令普图米哈哈大笑，把莫图米藏身的几块岩石指给他的手下看。此时，第二轮炮轰又在山顶下方炸开了，引起了小小的山崩。“这，”普图米兴高采烈地说，“才是真正的战斗。给我盯紧那个间谍。”

损失了一辆疣猪运兵车、一辆满载弹药的拖车和三个陆战队员，麦凯不禁怀疑起自已部署的人力分配来。她正想下令让排里的机枪手自由射击女妖战斗机，这时她的司机突然叫道：“哦哨，快看那儿！”

她顺着手指望去：一连串等离子束在疣猪运兵车的一侧聚集成一条密集的长线，一下子烧焦了运兵车的装甲涂装，激起点点泥柱。一群幽灵气垫橇已经飞到了大路上。

“红一呼叫全体R小队……跟我来！”麦凯冲着麦克风大喊，拍了拍驾驶员的胳膊，“和他们汇合，默菲——我们去清理一下沟谷。”

麦凯话音未落，陆战队员就猛踩油门，机枪手高声欢呼起来，运兵车向前一个冲跃。

其他五辆车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也迅速跟了上来；与此同时，一号山头上的“阴魂”自行迫击炮将第三和第四发等离子迫击炮弹高高射人空中。

麦凯抬头一看，一团火球正慢慢地爬升到离地最高点。她知道接下来免不了一场时间争夺战。等离子炸弹会恰好降临在快速反应部队头上呢，还是身手敏捷的疣猪运兵车从它眼皮底下溜走，让等离子弹在地面上徒劳无功地爆炸？

机枪手也看到了同样的威胁，立刻大喊：“冲！冲！冲！”驾驶员猛地转向，避习一块巨石，用尽吃奶的力气死踩油门。他嘴里不停地咒骂着，感到一片热乎乎、湿谁谁的液体浸染了他的座位。

能量炸弹加速坠落。第一辆运兵车从它正下方一闪而过，第二、第三辆也紧跟其后躲开了。

麦凯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儿了。她回头一看，等离子弹落地了，“轰隆”一声，在地面上炸出一个巨大的弹坑。

接着，仿佛轮子被施了什么魔法似的，RS运兵车纵身跃出烟尘，落地的时候轮子撞到弹坑边缘，但很快就开了出来。

没时间庆祝了；第一辆幽灵气垫橇已经进人射程，领头的那辆已经开火。麦凯举起突击步枪，瞄准最近的那个模糊的目标，扣下了扳机。

利斯特中士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尽管头上有伺机俯冲的女妖战斗机，前方有幽灵气垫橇，但他的职责是对付敌人的等离子迫击炮。不过，随着前方群山渐渐映入眼帘，二排的天蝎坦克也已接近射击仰角的极限——它们的主炮再也不能举高，射击原来设定的目标。在他们的坦克丧失攻击力之前，只剩下一次齐射的机会。

“大伙儿振作起来。”利斯特在排内频道里说道，“上一组发射，左边的至少低了十五米，右边的又射得太高。调整准星，给我把山顶炸平，立即执行。我们没时间瞎折腾了。”

每辆坦克的坦克手都开始调整准星，开始发射炮弹，祈求能命中目标。他们都知道，面对圣约人还是要轻松一些——要是炮弹偏离了目标．那利斯特的狂怒才叫够受。

战地司令普图米面无表情地看着一号山头的“阴魂”自行迫击炮被击毁，一群豺狼人也随之陪葬。损失一辆自行迫击炮固然遗憾；但有整整两打幽灵气垫橇在下面的大路上打转，他不得不投鼠忌器，不然就会牺牲自己的部队。但普图米终于决定玉石俱焚。他下达了命令，看到最后

一发火球升入空中，而地面上的人类也进人了沟谷。

绰号“小蛇”的一等兵琼斯的状况很精糕，他心里一直明白这一点——自从他乘坐的疣猪运兵车遭到袭击，整辆车猛转一百八十度之后。他原本正站在LAAG机枪后射击，子弹从驾驶员头顶飞过时，他蓦地被甩到了空中。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头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身体刚落地不动的时候，发现自己几乎不能呼吸，整个人只能瘫软在地上。他凝视着湛蓝的天空，终于挣扎着开始喘气了。

这片蓝天真漂亮，简直美极了——突然，一架女妖战斗机呼啸而过，撕破了这幅美妙的画卷；一辆疣猪运兵车也咆哮着从他左边经过。

琼斯挣扎着想站起来，想对着他“嗞嗞”作响的麦克风呼喊，但发现自己什么都没了。不止是麦克风，他的整个头盔都没了，一定是在坠落的时候松脱了。没有头盔，意味着没有麦克风、没有无线电、没育获救的可能。

琼斯咒骂着，奔回撞毁的疣猪运兵车，谢天谢地它还没有着火。车停靠在一边，s2狙击枪还在他离开时的老位置——枪托朝下插在驾驶座后面。

后挡泥板上尽是考莱中士的碎尸，她半张脸都被碾碎了，惨不忍睹。琼斯把视线移开。装着额外弹药的帆布包、急救包，以及一些他从“秋之柱号”上抢救下来的物资，都还原封不动地保存在机枪的底座。

琼斯抓起背包，挂到后背上，取下狙击枪。他检查了一下，枪依然可以开火，然后他松开了保险，向最近的一座山头跑去。或许他能找到一个山洞，等到战斗结束后冉走回该死的阿尔法基地。他的靴下扬起一阵尘土，周围到处潜伏着死亡的威胁。

欧乐思少尉估计，一排把敌军战斗机的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她已经有了消灭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计划。麦凯一定不会认可——但长官大人又能拿她怎么样呢？送她去光晕？少尉狡黠地一笑，下达了必要的命令，跳到了光晕的她面上。

幸存的十三辆疣猪运兵车上共有四个人志愿加人敢死队，她把他们召集起来，一起奔向一处看来很合适的岩石群。五个陆战队员的背上都背着M19　SSM火箭筒，还有突击步枪，弹药包里也尽可能地塞满了备用的火箭弹。他们穿过硬沙地，快步冲进周围有巨石提供保护的安全地

带。

等到每个人都准备好了，欧乐思拔掉一批信号棒的引信，陆续把它们扔出岩石圈，看着橘红色的烟雾升腾到空中。

很快，女妖战斗机的飞行员就注意到了这团烟雾，仿佛秃鹰扑食鲜肉一般，迅速被吸引了过来。

陆战队员们迟迟没有开火，一直等到不少于十三架圣约人战斗机在他们头顶盘旋，五个人才一齐射出五枚火箭弹。第二波紧接着第一波——又来了第三波。空中传来间隔均匀的爆炸声，好像打鼓一般。有十架女妖战斗机被直接击落；还有一些连吃数发火箭弹，也都被炸成了碎片。

两架逃过火箭弹袭击的战斗机，瞬间便仓惶地逃走了。最后一架摇摇晃晃地躲过一发近失弹①，引擎冒出滚滚浓烟，眼看就快坠毁了。欧乐思以为它一定在那里完蛋了，然后她和敢死队员们就可以轻松地走出岩石群步行回家。

①近失弹，接近目标但还是没有打中的炮弹。

但美梦落空了。和大多数圣约人战士不同，被损毁的这个女妖战斗机飞行员一定有着强烈地超度肉身的欲望，因为它重新转向敌人，不可思议地驾驶着战斗机向岩石群中央俯冲。欧乐思努力开火射击，但没有击中——她还没来得及咒骂，受到致命损伤的女妖战斗机就一头扎入了岩石群，一团熊熊的烈火立即吞没了埋伏的敢死队。

一等兵琼斯一路冲到山脚下，居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当然,这全凭侥幸。接下来攀爬过松动的岩石则是一种本能。占领制高点的欲望对任何士兵而言都是自然而然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狙击手而言。琼斯接受的训练就是成为一个狙击手——在他忙于运输装备、操作LAAG机枪，或是听中士的唠叨以前。

实际上，琼斯准备开展攻势，把枪口对准圣约人——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或许不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但他相信这次无比正确，可以让后顾之忧见鬼去。

琼斯才爬到半山腰，但已经足以眺望到对面的山顶了，一个个微小的身影清晰可辨。他理想的目标，不是到处跑来跑去的咕噜人，也不是

在山峰边缘站成一排的豺狼人，而是身穿闪闪盔甲的精英战士们。陆战队员调大了瞄准镜的放大倍率，敌人就像跳到眼前一般，枪管也微微移动了一下。他该取谁的小命呢？左边穿着蓝色盔甲的那个？还是右边，穿着金光闪闪的盔甲的小畜生？在这一特定时刻、特定地点，一等兵琼斯就是掌管生杀予夺大权的上帝。

他打开狙击枪的保险，把手指轻轻放到扳机上。

莫图米从掩护中现身，站到战地司令普图米的身边。人类护卫队已经扫清了大路，正在转向下一个山口。在他身边正是第三座山头——山顶同样也架设了一辆“阴魂”自行迫击炮。

自行迫击炮开火了。一瞬间，莫图米寄希望于这辆仅存的自行迫击炮能完成前两辆未竟的任务：剿灭人类护卫队。

但人类依然在射程之外，而且人类知道“阴魂”自行迫击炮根本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于是利用时机把自己的坦克连成了一排。

这么做就是为了一次齐射。四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圣约人的自行迫击炮被摧毁，道路就扫清了。

普图米放下单筒望远镜。依旧面无表情。“那么，间谍，你的报告会怎么写？”

莫图米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身边的精英战士。“我很遗憾，阁下，但事实非常清楚，我的报告将如实地反映这些事实。如果您把兵力部署调整一番，比如放到下面的平原去，胜利说不定就已经是我们的了。”

“真是妙极了，”战地司令用一种温和的口吻回答，“马后炮总是那么高明。”

莫图米正想回答，解释一番先见之明的价值，突然，他的头爆了。

一等兵琼斯重新稳住准心，准备开第二枪。第一枪真是妙极了。14.5毫米口径子弹飞得不偏不倚，正中“蓝精灵”的脖子底部，它的头颅应声落地。头盔也被打飞了，血液和脑浆混合着喷发而出。

普图米一声狂吼，向后一退——这才躲过了第二发子弹。

他气急败坏地回到掩体，把位置信息传送给女妖战斗机指挥官，然

后对着通讯装置咆哮道：”狙击手！宰了它！”

普图米自信狙击手很快就会得到妥善处置，于是站起来打量地上莫图米的无头尸。他不禁露出了尖牙。“看起来，我要亲自来写这份报告了。”

琼斯往地上啐了口唾沫，为金色的精英战士逃过了他的第二枪深感愤怒。下次，他对自己发誓。你是我的，下次，小鬼。女妖战斗机在头顶云集，搜索着他的方位。琼斯躲回岩石间一条深深的裂缝中。幸亏有“秋之柱号”上搜刮来的口粮，他有二十根蛋白质营养棒可以维持生计。

安全系统解除了，士官长一路退出异星人建筑物，朝地面走去。该去寻找“沉默的绘图师”，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了。

“呼救！呼救！B22遭遇敌人火力攻击！重复，我们遭到火力攻击，正在下坠。”登陆飞船的飞行员急迫的嗓音听来又嘶哑又刺耳——感觉他快不行了。

“明白，”科塔娜回答，“我们正在赶来。”

然后，科塔娜在士官长的耳边说：“我可不喜欢那种声音——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能撑得住。”

士官长表示同意，他急切地要回到地面，却不知不觉地犯下了致命错误。他曾经检查过一个房间——那儿与看起来是环形世界安全中心的房间相连——就以为那个房间现在仍然没有危险。

幸运的是，一个装备了一套隐身服的圣约人精英战士，在开火之前，傻呵呵地吼了一嗓子表示它的到来。等离子束击中了士官长的前胸，造成他一阵不辨方向的晕眩，试着要找到攻击从何而来。他的运动探测器侦测到了运动轨迹，他尽力瞄准目标，连续稳定地射出一串子弹，异星人终于痛得发出了惨叫。

圣约人战士倒下后，士官长沿着通向地面的斜坡猛冲，一边手里还在填弹。太快回到曾经检查过的房间真是太蠢了——他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科塔娜正在通过他的传感器感觉外部世界，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更显得很尴尬。不知怎的，出于他暂时说不清的理由，他想赢得人工智能的认可。很傻吗？也许是的，如果他认为科塔娜不过是一堆异样

的计算机程序，但她绝不仅仅如此——至少在士官长心目中不是。

他不禁对自己自相矛盾的想法笑起来。在许多方面，人类一人工智能界面意味着科塔娜已经真实地存在于士官长的头脑中，通过他的湿件①提供运算动力和存储空间。

①湿件（werware）：计算机科学术语，指硬件、软件之外进行计算的其他“件”，即人的天脑。

士官长一路跑上通道，穿过一个大厅，终于看见了明媚的阳光。他站在一个平台上，跳到下面的斜坡。科塔娜提醒他别忘了留心代号B22的登陆飞船。

圣约人部队在下方的海滩巡逻——既有豺狼人，也有咕噜人。士官长掏出手枪，打开两倍放大的瞄准镜，决定从右向左依次清除。他射中了第一个豺狼人，射死了下一个，又干掉了对面岩石台地上乱作一团的两个咕噜人。

他向斜坡下方继续挺进，看到B22的残骸，半截已经埋在了岩石台地中。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机队成员和乘客全部在冲撞中身亡。可能有某些生还者，但也一定已经被敌人处死了。

后一种可能尤其让他恼火。他转向右边，看到一个幸存的豺狼人正在移动，立刻将它放倒。他换上MA5B突击步枪，一路从青草遍地的斜坡来到下面的沙地，很快，就步行到仍冒着烟的尸体和四散的尸块边。尸体上的等离子灼伤证实了士官长的猜测。

虽然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任务，但士官长知道他必须尽可能收集弹药和其他一切装备，利用眼前的条件早作储备。

“别忘了捡一具火箭筒，”科塔娜插话道，“一旦回到控制室，谁也不知道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

士官长接受了人工智能的建议，还决定以车代步。登陆飞船腹部吊着的一辆疣猪运兵车在坠毁的最后时刻松脱了，摔到地面上，整个翻了过来。他走近运兵车，紧紧抓住运兵车车头，猛地一拉。疣猪运兵车晃动着发出金属摩擦声，朝士官长的方向倒了过来。他向后退了几步，等车顺势弹了两下，才跳到方向盘后。他很快检查了一遍，确信运兵车依然可以工作，便出发了。

他将疣猪运兵车猛地一刹，调转车头，然后开回任务着陆区——陆战队员们奉命守卫的滩头阵地。

士官长离开的时候，地狱伞兵们击退了两拨袭击，依然镇守着他们奉命夺取的阵地，充满斗志。

“欢迎回家。”一个下士说，一边站到了运兵车上的机枪后面，“缺了你，真是越来越无聊啦。”她满脸微笑；脖子周围有一圈刺青，文着“往这儿砍”的字样；身材矮小而结实。

士官长看到匆匆挖出的武器坑和散兵坑，堆积如山的圣约人尸体，以及被等离子束烧焦的沙地。“是的，我注意到了。”

一个满脸雀斑的一等兵跳上运兵车的乘客席，手里拿着一枝缴获的等离子步枪。士官长转向他来时的方向，一路沿着海岸飙车而去。运兵车的左边水花飞溅，士官长多么希望自己能脱掉头盔，尽情享受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啊。

一公里开外的某处，一个名叫伊吉多·诺萨·赫卢的猎手正焦躁不安地在一块沽满了圣约人血迹的起降平台上来回踱步。据一个名叫祖卡’扎玛米的精英战士说，有个人类单枪匹马就干掉了他的两个猎手兄弟，而且正准备进攻由他新近看守的阵地。这正是猎手战士梦寐以求的。他和他的同胞兄弟奥嘎达·诺萨·法苏，正可以共享消灭这个异星人的荣耀。

很快，赫卢隐隐听见运兵车引擎的轰鸣，看见车就在突出的山崖附近。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都做好了准备。看到另一个猎手点头示意，赫卢直接冲到建筑物门外的一个位置。这样一来，如果运兵车只是个幌子，只是耍花招引诱两个卫士弃守大门，以便让人类愉偷溜进门去的话，那么这个诡计就可能不会奏效了。

法苏总是喜欢先发制人。他右臂上装备着核子炮，看起来像个跃跃欲试的艺术家。他一路瞄准运兵车，等着运兵车开进射程以内，以确保有足够的把握击中目标。终于，他射了一炮。

士官长看见一团黄绿色的火球徐徐映人眼帘，决定立刻调转车头，让疣猪运兵车尽量远离射程，也给下士创造开火的机会。但已经太迟了。士官长刚开始扭转方向盘，能量束就已经结结实实地打中了疣猪运兵车的车身，整辆车被掀了个底朝天。

车上三个人也被抛了出去。士官长奋力站起来，朝上坡望去，只见一个猎手从上方的建筑物中顺坡而下。怪物粗大的膝盖减缓了冲击力，正稳步逼近。

下士和满脸雀斑的小兵此刻都已重新站稳。但显然下士从没有亲眼见过猎手，更别说当面对峙的实战经验了。她大叫道："来啊，霍斯基！让我们干掉这杂种！"

士官长喝道："不要！快撤！"一边抽身去取火箭筒。其实当他吼出命令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根本来不及了。如果换作另一个士官长或许还能及时闪避到一边；但地狱伞兵则注定难逃死劫。

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陆战队员和异星怪物之间的距离已拉近得无法脱身。下士扔出一颗破片杀伤手雷，眼看手雷在不断逼近的怪物面前爆炸，她却目瞪口呆地发现异星人还在前进。猎手身子向右一突，穿过飞扬的弹片，发出某种充满杀意的嚎叫，巨人般的肩膀向下一沉。

大兵霍斯基被泰山压顶般的盾牌砸中时，还在开火射击。他被砸得筋骨尽断，身上留有的装备散落一地。不过，大兵还残留着意识——仰面朝天的他还能看见猎手高高抬起的靴子，接着一脚踏向自己的脸庞。

与此同时，士官长在肩上架起火箭筒，正准备开火，却发现下士语无伦次地尖叫着，冲到他的射击线上，挡住了炮弹的飞行路线。士官长一边大声喝斥她趴下，一边往侧面挪动，寻找没有障碍物的射击线——不过法苏已经把陆战队员的胸膛打穿，留下了一个餐盘大小的血洞。

士官长按下开火按钮，火箭弹"嗖"的一声直扑猎手。不想这个异星的庞然大物一弓身，侧跨一步，居然以惊人的敏捷与火箭弹擦肩而过。猎手身后传来一声爆炸，战场上仅剩的两人都沐浴在纷飞的弹片之中。

猎手冲刺了。

士官长连连后退，明白如果失手就没有时间再填弹了，下一发火箭弹必须一击致命。海浪扑打着他的膝盖，他已经退到了海水里。他用脚踩着细软的沙子，尽力保持站立，却发现异星人的面目占据了整个视野。目标太近了吗？没时间再调整了。他扣下扳机，第二发火箭弹化作一腔浓烟怒火喷射而出。

猎手正全速冲刺，根本来不及躲闪。怪物妄图改变姿势，躲过火箭

弹，但厚重的双脚已深深地陷进软沙中——难逃死劫。102毫米口径的火箭弹在猎手胸甲的正中炸开了花，身躯被彻底撕裂，贯穿背脊。怪物迎面扑向侮水，激起巨大的浪花。亮橙色的鲜血从猎手倒下的地方蔓延开来。

士官长花了些时间重新为火箭筒填弹，接着吃力地走上沙滩。远处的另一个猎手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死有余辜，他心想。你只失去了一个兄弟。我失去了两个同伴。

他心中忽然涌起一阵悲痛，两名陆战队员阵亡了。他本该提防远程攻击的，本该交待陆战队员有出现猎手的可能，本该更快地反应过来。这一切都说明，陆战队员们的死全都是他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科塔娜轻声说，“现在要当心——还有另一个猎手在岩石台地上呢。”

科塔娜的三言两语仿佛迎面泼了他一盆冷水。“作战时要集中精力。”——他的教官，门德兹军士长曾经说过，永远要保持头脑冷静，这很重要。

士官长慢慢地一路走向坡顶，以机械般的精准屠杀着圣约人战士。一小撮咕噜人何足挂齿。真正的挑战正在前方等待。

赫卢听见枪响，知道它在侧翼，立刻动身迎接。狂怒、悲愤和自哀自怜在他心中五味杂陈，他不由自主地举起核子炮一射再射，似乎要以弹雨压垮这个人类。

士官长充分利用了现成的掩护，左臂紧贴着悬崖峭壁，步步为营，一路前进。猎手看到它，正要开火，但核子炮已经没有时间再次充能了。人类趁势尽情地开火。赫卢感到一阵释然。

他就要和自己的同胞兄弟团圆了。

火箭弹比士官长的预期略微高了一些，却还是击落了赫卢的脑袋。橙色的血浆笔直地喷涌而出，滴溅到猎手周围的异星金属地板上，也泼洒在倒下的尸体上。

士官长停下脚步，换上突击步枪，期待着自己能有一种满足感。但什么也没有。陆战队员依然死去了，永远地死去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改

变这一事实。他还幸存着，这公平吗？不，不公平他所能做的，只有完成烈士们期待他做的一切。向前挺进，找到前往光晕控制室的地图，让他们的牺牲变得有意义。

这么想着，士官长再次踏进了建筑物。他一路穿过上次来访时留下敌人血污的大厅，走下斜面通道，来到下一层，穿过他付出高昂代价才开启的大门。

士官长深入到建筑物的内部。从外表看，这座建筑物不过才数层高，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建筑物的内部结构在地下深深地绵延。

他经过一条弯曲的通道。空气凝固了一般，还有些混浊。他穿过的第一间巨大厅堂里，粗重的柱子林立，感觉像是一座地下墓穴。

他在暗影重重的厅室中穿行，通过螺旋形的通道，又走过满眼形形色色陌生符号的图表室。墙面和地板用同一种金属制成，闪闪发亮，布满浮雕。这些他在环形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见识过。他开启头灯，注意到金属上新的图案，像是大理石里的纹路——仿佛这种材质是某种金属和岩石的混合体。

坟墓一般的死寂被几个咕噜人和豺浪人的尖叫声打被了。有敌人，而且为数不少。他必须对付成打的咕噜人、豺狼人和精英战士。“看来它们早就知道我们要来，”科塔娜观察道，“我想一定有人在跟踪我们的进程，对我们的动向了如指掌。”

“别开玩笑。”士官长冷淡地回答道，一边从一具被他射杀的咕噜人尸体上跨过，“我希望在弹药耗尽之前能抵达‘沉默的绘图师’。”

“我们快到了。”人工智能向他保证，“但你要小心。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圣约人。”

士官长心中默默牢记科塔娜的忠告。他真希望能找到其他绕过大队圣约人的路径，但别无他途。他进入一间大厅堂，看到两个猎手正奉命在远端巡逻。他换下步枪，准备好火箭筒。毫无疑问，这才是用来对付猎手的武器——如果他不想任何一只怪兽逼近的话。要是等猎手靠近了再袭击，近距离爆炸的火箭弹会要了他自己的命。

长有背刺的异星人发现了入侵者，咆哮着冲了过来。猎手跑动时，火箭弹也掠过厅堂，击中了它的右肩，把它轰到了地狱里。

第二个猎手狂吼着发射核子炮。士官长低声骂了一句，一道能量束击中了他。盔甲发出报警声，头盔显示屏右上角的提示信息也变成了红色。

士官长转身，希望能看见第二个猎手的身影。但壮硕的异星人躲到了一堵墙的后面。

无法开火的他连连后退。猎手喘着粗气冲上来，致命的尖利背刺扫过他已被削弱的能量护盾。

士官长痛得呜咽了一声，耸立的尖刺末端刺中了他肩关节部位的盔甲。他感到一阵撕裂的剧痛，肩膀的肌肉在手术刀般锋利的尖刺下皮开肉绽。

他猛地转身，尖刺才拔了出来。

士官长心中涌起一股挫败感。他换上突击步枪，撤退到通道里，更为灵活地在异星人身后迂回。接着，他瞥见猎手的一块没有保护的肌肉，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他一个猛冲闪到猎手背后。这时突然冒出几个豺狼人，它们的等离子手枪射出一股能量束朝他袭来。他一个转身，刚好躲过。

士官长接连不断地用力投出三颗手雷。有一颗直接命中目标，墙上顿时溅满了猎手的尸块，这场疯狂的遭遇战终于结束了。

科塔娜也感到松了口气。她刚才同样命悬一线，眼睁睁地看着士官长为他们两个而战。她的人类宿主总算力挽狂澜，又熬过一关——虽然死亡曾那么迫近，几乎近在咫尺。尽管士官长曾出现过短暂休克的状况，但这时他背靠着角落，生命信号迅速恢复，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

人工智能面临两难境地，犹除不决。一方面，他们必须向前挺进，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如果她把士官长逼得太紧，就可能让彼此都陷人危险之中——这两方面实在难以平衡取舍。科塔娜对这个人类的深情厚谊，再加上自己求生的欲望，使预想中果断理性的决定迟迟无法做出。

接着，科塔娜正要开口说什么，随便什么，即便是错话；此时，士官长已经恢复了过来，他突然采取了主动。“好吧，”他说——也分不清是对自己还是对科塔娜在说，“现在该继续完成任务了。”

士官长谨慎行动，以免误入敌人埋伏。他离开大厅，找到一条向下倾斜的通道。他背靠着一个角落，觉得很满意——这片区域相当安全，雷神锤盔甲的肩部暂时不会遭遇袭击。

伤口一片血肉模糊，血流不止。士官长可以忽略痛楚，但流血的损失代价高昂，会葬送整个任务。他确定运动探测器工作正常后，收起了武器。

他从装备里找出急救包。他以前受过伤，曾经及时给受伤的同伴和自己进行过救治。他很快清理干净伤口，往上面喷洒了一些微微刺痛的自愈泡沫，然后裹上绷带。

几分钟后，他装备停当，精神焕发．继续上路。

“克敌铁锤呼叫地面分队：有两艘圣约人登陆飞船正疾速向你们逼近！”

士官长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监听着友军的无线电联络。光晕的制造者们留下了发光的面板，来照亮这片复杂的地下世界。远远望去，士官长几乎看不贝这些光芒。他的面前，是张开大口、深不可测的无底深渊。

他听出了接下来的声音是沃勒中士的，他负责指挥着陆区域的地狱伞兵。“好吧，兄弟们，”沃勒懒洋洋地说，“我们有伴儿了一看见敌人就进攻。”

“从建筑物内部抵御它们会更为有利，”科塔娜插话道，“你们能进来吗？”

“不行！”沃勒答道，“它们接近的速度太快。我们会竭尽全力牵制它们。”

“给它们点颜色看看，陆战队员们。”人工智能坚毅地说道，断开了对外通讯连接，“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不然等敌人的援军一到，我们都会有大麻烦的。”

“明白。”士官长一边回答，一边已经加速向通道下冲刺，穿过两扇大门，来到更为阴森的深处。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半透明的地面，穿过一座人行桥，顺手干掉了两个咕噜人。接着进人另一条通道，来到下一

层，掏出手雷扔向正在附近区域巡逻的一小撮敌人。他看见前方似乎有个出口，立刻奔了过去。平台下方一个精英战士狂怒地咆哮着向他开火，几个咕噜人也叽里呱啦地尖叫着。

士官长用一颗手雷“慰劳”它们，接着冲下去察看它们到底在守口什么。他看到入口，一眼就认出这是地图室，便走了进去。半路突然杀出另一个精英战士。他举起突击步枪连连扫射，彻底打掉了异星人的全身能量盾，再用枪托猛击一下，精英战士应声倒地。

“就在那儿！””科塔娜说，“那块全息面板应该能激活地图。”

“怎么激活，你有主意吗？”

“没——有——”她故意拖长音调回答，“反正你有根金手指嘛。”

士官长两步走到面板前，把手伸向显示屏。他似乎凭着本能就知道如何激活面板——仿佛与生俱来，就像他“要么战斗，要么撤走”的条件反射一样。

他驱散这些胡思乱想，专注于完成任务。他用隔着盔甲的手触碰到面板，一幅半透明、微微发亮的线框地图在他面前浮现出来。“正在分析，”人工智能说，“光晕的控制中心在……”她在士官长头盔显示屏的地图上标出了一块高亮区域，“那儿。非常有趣。看来似乎是某种圣地。”

她打开通讯频道。“科塔娜呼叫凯斯舰长。”

一片寂静，半晌才传来“克敌铁锤”的声音。“舰长掉线了科塔娜。他的飞船可能离得太远，或者设备出故障了。”

“不停地试，”人工智能回答道，“一旦重新建立联系就立刻通知我。告诉他士官长和我已经确定了拉制中心的位置。”

雅各布·凯斯舰长的耳根不得清净，艾弗里·约翰逊上士在内部通讯频道上播放殖民地流行音乐，杂乱的节奏响个不停。飞行员将飞船降落到一片沼泽。“周围一切正常——我要着陆了。”

鹈鹏运兵船的喷气推进器把水面搅得一片浑浊。舷梯放下，货箱都笼罩在一片浓密、潮湿的雾气中。空气中到处都是植物腐烂后的恶臭，其中夹杂着沼泽散发的异味，还有光晕本身具有的一股淡淡的金属气

息……总之令人作呕。有人说了句：“臭死了。”但这抱怨立刻被约翰逊上士的喊声“冲！冲！冲！”盖过。陆战队员们听令后，立即跳进没及小腿的水中。

污水溅到了他们的大腿上，有人骂道：“该死！”约翰逊说：“忍着点，小子。”凯斯也步下舷梯。卸下全部人员负荷后，登陆飞船的喷气推进器再次发动，脱离了黏稠水汽的包围，徐徐升空。

凯斯用手大略一指。“我们要找的建筑物应该就在那儿。”

约翰逊向凯斯所指的方向望了一眼，点点头。“好了，你们这群懒鬼，舰长的话都听见了吧。彼森提，带头。”

二等兵华莱士·A·杰肯斯负责殿后，差不多和带头的一样惨，不过还行。乌黑的沼泽水盖过了他的战靴，袜子全部湿透了，一双脚都泡在污水中。谢天谢地——水不算太凉。和其他队员一样，他只知道此次任务名义上是定位并搜寻圣约人藏匿武器弹药的仓库。虽然麦凯中尉令人振奋地成功奇袭了“秋之柱号”，阿尔法基地也因此得以稳固，但他们的任务依然十分重要。

这任务也很臭——尤其是你不得不艰难地蹚过这片黑暗阴森、迷雾重重的沼泽的时候。

前方隐约出现了什么。彼森提希望那就是舰长让他们把可怜的屁股泡在沼泽里所要找的东西。他把抱怨吞进肚子里。“我看见一座建筑，上士。”

约翰逊向前走了几步，听见流水飞溅的声音。“站住，杰肯斯。门多萨，上来！在这儿等舰长和他的小队。然后再滚进去。”

杰肯斯看见凯斯从雾气中现身。“长官！”

约翰逊看见凯斯，点点头，说：“好了，我们行动！”

凯斯跟着陆战队员跑进去。整个情形和他预想的相差甚远。和圣约人一山有机会就把人类赶尽杀绝不同，陆战队一直收留战俘。其中有一个名叫夸勒米的精英战士比较合作。在长达数小时的审问中，它发誓自己曾是某支圣约人部队的一员，负责运送一批武器到这座戒备森严的建筑。

但这里没有丝毫圣约人安全部队的迹象，也没有夸勒米声称的运送来的武器——它很可能是在撒流。凯斯酝酿了一些话题，等一回到阿尔法基地就和这个异星人好好聊聊。眼下，凯斯计划继续推进，深人这座建筑，看看能找到什么。罗维克下士带领的第二小队，负责留守他们的撤退路线。其他队员则继续向前压上。

十分钟过去了。一个陆战队员突然说：“哇！快看那儿。肠子都扯出来了。”

约翰逊低头察看死去的精英战士。周围也到处都是其他圣约人的尸体。异星人的血污溅满了墙面和地板。凯斯从后面走上来“情况怎么样，上士？”

“看起未是支圣约人巡逻队，”约翰逊回答，“属于‘恶棍别动队’——穿的是黑色盔甲。全部当场立毙。”

凯断观察了一番尸体，抬头看到彼森提。“长得还挺帅。是你朋友？”

彼森提摇摇头。“不是，我们刚见面。”

又过了五分钟，他们到了一扇金属大门前。门紧锁着，没工夫到处瞎转寻找开门的密码板了。“好吧，”凯斯一边说，一边检查这堵大门，“我们自己来把它打开。”

“我来试试，长官。”技术专家卡帕斯答道，“不过看来圣约人在门上花了不少心思。门锁得很死。”

“好好干，小子。”

“是，长官。”

卡帕斯把电子入浸装置从背包里取出，将黑匣子贴到门上，键入一连串指令。周围一片寂静无声，只有黑匣子发出轻微的哗哗声，正入侵门内的电子系统，每秒中运算千万种数字组合。

陆战队员们神经紧张地走来走去，就是无法放松片刻。豆大的汗水从卡帕斯的前额一颗颗淌下。

他们又在原地守了约一分钟，直到卡帕斯满意地点点头，大门洞

开。陆战队员们鱼贯而人。卡帕斯举起一只手。“上士！你听!”

所有的陆战队员都听到了。那是一种微弱的、像水一样透明、滑溜的声音。一下子从各个方向传来。

杰肯斯感到一阵毛骨惊然，门多萨第一个把大伙的感觉说出来：“我有一种不样的预感……”

“你们总是有不祥的预感。”上士打断他，正要臭骂门多萨一顿，突然队内通讯频道传来一个信息。听起来第二小队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但罗维克下士的声音断断续续，很难断定。

实际上，这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尖叫。

凯斯回应道：“下士？你能否重复一遍？完毕。”

杳无音讯。

约翰逊转向门多萨。“你快滚回第二小队所在的位置，看看他们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

“但上士——”

“我没空和你废话，小兵！我给你下过命令了。”

“那是什么？”杰肯斯紧张地问道，两眼看到一个个阴影闪过。

“那东西从哪儿来，门多萨？”约翰逊上士问道，暂时忘记了第二小队。

“那儿！”门多萨喊起来，指向一组阴影。陆战队员们听到金属互相撞击的沉闷响声。

二等兵瑞雷痛得大叫一声，有个东西落到了他背上，尖针一般的器官戳穿了他的皮肤，对准刺入了他的脊髓。他掏出自己的武器，疯狂地来回晃动，想要抓住骑在他背上的生物。

“别动！别动！”卡帕斯嚷道，紧紧抓住其中一只球形生物，拼命想把它拉下朋友的身体。

艾弗里·约翰逊成年后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军中度过的，身经百战的他登陆过的异星世界比这间大厅里的任何人都多。一路上，他见过不少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没有一样比得上眼前这些生物：它们掠过金属地板，寄生到他手下的士兵身上。

他看见一打白色的球体，每个直径大约半米左右，都长有不停挥舞的触须。它们掠过地面，形成松散的队形，接着向他这边拥来。它们舞动触须，每次能跳跃数米远。他几乎是惊慌失措地不断开火射击。“让它们尝尝子弹的滋味！”

凯斯举着手枪，朝一只生物开火。它像气球一样地爆裂后，释放出了令人惊异的威力。小爆炸引得另外三只也炸成了羽毛般的碎片，但又有更多的同类拥上来。

凯斯意识到二等兵卡帕斯是对的。圣约入死锁大门肯定有道理，现在应验了。但可能，仅仅是可能，他们还能撤退，并重新把这些生物关起来。“上士，我们被包围了。”

但约翰逊的注意力在别处。“真他妈的见鬼，杰肯斯，开火射击！”

杰肯斯极度恐惧，面孔扭曲。他紧紧抓住突击步枪，手指关节都发白了。这些小东西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一样。“真是太多了！”

上士狂吼着作为回应。仿佛是哪里的防洪水闸大开，又一拨肮脏的、豆荚似的生物从黑暗中滚滚拥出、试图淹没人类。陆战队员们朝四面八方开火。大多数人都应接不暇，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异星生物爬上他们的身体，将他们拽倒。

杰肯斯开始后退，恐惧已将他吞没。

凯斯举起双手，本来是想保护自已的脸，结果意外地够到了一只怪物。他用力一挤，生物便爆裂了。这些小畜生非常地脆弱——但要命的是它们实在太多了。又一个攻击者爬上他的肩膀。舰长不由地尖叫起来，尖利的触须刺穿他的制服，深入皮肤，在他的皮下蜿蜒扭动，直捣脊髓。一阵剧痛袭来，他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直到寄生体在他血液中注入了某种化学成分，他才恢复了意识。

他试图大声呼喊求救，但根本不能出声。他心跳加速，手脚逐渐麻木。呼吸变得沉重起来。

凯斯逐渐对身体其他部分也失去了知觉。某种邪物已经人侵，疯狂地压制着他的思想，占据了大部分的大脑皮层，污染着他的大脑。他逐渐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控制，产生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肮脏欲念。

这种欲念比食欲、性欲，或权力欲更为贪婪。这种欲念是一种虚无，是一个无尽的旋涡，要耗尽他生命中的每一次激情、每一份心力、每一个微小的片段。

他挣扎着想尖叫，却无济于事。

凯斯舰长与异星生物搏斗的这一幕把二等兵杰肯斯吓得目瞪口呆。直到舰长不再挣扎，他才猛然回过神来，转身就跑。突然，他感到一只小畜生蹿到了他的背上。那东西已将触须插入他的体内，他在一瞬间感到钻心的疼痛，接着又平息了。

他的眼前一片昏暗，随后又恢复了清晰。他莫名地感到时间过了很久，但又说不出到底过了多久。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异的临界状态。

阴差阳错，仿佛上帝在玩弄手中的骰子，侵入他体内的异形思想由于漫长的休眠而被抑制了。等到它足够活跃，想要接管并实施控制、制造一具行尸走肉的战士时，它发现自己缺乏力量和意志，不能完全支配宿主的思想。

杰肯斯对它无能为力，只能听任入侵的智慧生物肆意而为。它控制了他的肌肉组织，像小孩子对待新玩具那样，抽动着他的四肢，让他绕着圈冲刺，眼着着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丧失了自主意识，神志被完全摧毁。他尖叫起来，最后一丝气息从肺里喷出，却没有人回头看他一眼。

第七章

第七循环①，49时间单位（圣约人战斗历）

“真理与和谐号”巡洋舰上，光晕表面上空。

①环形世界上的时间单位。

祖卡’扎玛米从舰上的主要反重力升降梯进人“真理与和谐号”，又乘

坐第二部升降梯上升到指挥区，通过烦人的例行安检，于预定的时间内出现在议会大厅里。一切似乎都习以为常，直到他进了房间才发现，只有一盏灯亮着，聚焦在他即将站上去的位置。周围也没有索哈，洛拉米，没有先知，没有精英战士，没有他认识的任何人的迹象。

或许议会被推迟了，议程安排上出了什么纰漏，要么就是官僚主义作风作祟。但即便如此，他为什么会被允许进来？那些手下肯定知道议会是不是在开会。

扎玛米正要转身离去，第二盏聚光灯亮起，洛拉米的头出现了。他的头没有像往常那样连接到他的身体，而是被摆在一个鲜血淋漓的底座上，两眼黯淡尤光地看着前方。

一个先知的形象出现了，仿佛飘浮在半空中。他指了指那颗头颅说：“可悲呀，不是吗？但戒律必须得到维护。”

先知做了一个在扎玛米看来深奥无比的手势。“光晕是古老的，极其古老，正如蕴藏其中的秘密一样。这是上古先贤所赐的祝福，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知道我们会善用它。

“但凡事皆有风险，此地也潜伏着威胁，洛拉米承诺要坚守的事物，却没能守住。

“现在，他的失败酿成了苦果，人类正在四处乱撞。大门已被开启，力量已被释放，现在我们必须重拳出击，以便重新掌控局面。你可明白？”

扎玛米不明白，一点儿也不明白，但他可不准备坦白这一点。他撒谎说：“是的，阁下。”

“很好，”先知说道，“这就是我们见你的缘由。你最近所有诱捕这个人类的努力均告失败，而且这个劫掠成性的人类已经关闭了光晕部分的安全系统，找到了通往‘沉默的绘图师，的道路。不用说，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

“所以，”先知侃侃而谈地继续道，“我让你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引以为戒，好好看看失败的代价，然后斟酌一下你是否能承担这个代价。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扎玛米咽了一下喉咙，点点头。“是的，阁下，我能。”

“很好，”先知平静地说道，“听到这话我很满意。既然你失败过，而且决心再也不重蹈覆辙，那么告诉我你计划如何行事。如果我喜欢这个答案，如果你能让我相信它能奏效，那么你就能活着离开这个房间。”

幸运的是，扎玛米不但有个计划，而且还是个激动人心的计划，他也有能耐让先知相信它能奏效。

过了一会儿，扎玛米从大厅里出来，重新回到哑哑皮身边，两人一起离开了战舰。但他念念不忘的不是光明的前途，而是洛拉米黯淡的眼神。

士官长一进门就停下来，确认他后面没有尾巴，又检查了一遍武器，弹药充足。他很想知道自已到底在他妈的什么地方。先前根据科塔娜的指示，“克敌铁锤”驾驶她的鹈鹏运兵船穿过某个巨大的维护管道——这些毛细血管状的管道在环形世界的表面之下纵横交错——最终降落在某个多孔的起降平台上。士官长从那儿出发，一路穿过迷宫般的通道和房间，许多地方都有重兵把守。

在穿越了又一条长长的通道后，他很好奇前面的门后藏匿着什么。

结果出乎意料。门一开，吹进一股寒风和一阵雪花。看来他是踏上了一座步行桥的甲板。一堵金属矮墙挡住了部分视线，但士官长还是能看见起悬吊作用的牵引光束，以及对面灰色的山崖峭壁。

“这里的天气情况似乎是天然的，并非人工制造。”科塔娜观察了一阵后深思熟虑地说，“我怀疑环形世界的环境控制系统是否出了故障——也有可能是设计者故意让这里的建筑物处于险恶的气候中。”

“或许这种天气对它们来说还算不上险恶。”他说。

士官长不确定这算不算是一个天大的变故，至少对他而言不是。他微微地把头探出门去，察看有什么潜伏的危险。

结果发现有一个暗影炮塔，正由一个咕噜人操控着。他又快速向右边瞟了一眼，发现那里还有另一个炮塔，不过无人操控。

他正要动身行动，左边突然出现了一艘鹈鹕运兵船，咆哮着飞过桥

面，向下面的山谷驶去。耳畔传来一阵静电噪音，接着是一个严肃的男声。

“这里是火力小组Z，请求所有UNSC部队的成员立即支援。有人收到吗？完毕。”

人工智能识别出呼叫信号属于一支在阿尔法基地之外执行任务的战斗小队，立刻回答道：“科塔娜呼叫火力小组Z。收到你的呼叫。保持方位。我们这就赶来。”

“收到，”男声回答，“请尽快。”

意外真是层出不穷，士官长心想。他跨出通道大门，一枪打爆了咕噜人的头，迅速取代了咕噜人的位置，操作起炮塔来。他听见突袭引起的骚乱声，知道自己仅有几秒钟时间调转炮口。

他将武器旋转到位，看到准星泛出红光，便开火射击。能量束不但让咕噜人和豺狼人瞬间蒸发，也把桥面打出了一个大坑。剩下的敌军一下全部不敢出来了。

他的视野中已经没有敌人目标，接下来就花了些时间察着桥面。看来建这座桥是用来步行，而非供车辆行驶的。桥分两层，被先前他就看到的牵引光束悬吊着。白雪纷纷扬扬从上飘落，遇到发光的缆线便嘶嘶作响，化为乌有。

桥面的另一端还有动静，他立刻射出一股连续不断的能量射线来慰劳它们。士官长好像用水管洒水一般地倾泻着等离子束，尽可能地对着每一处角落和缝隙喷出致命的炮火，从而扫清道路。

所有可见的目标都消灭完之后，士官长满意地跳到桥面上。这座桥的桥面非常宽阔，上面有许多安全岛、岔路和通道，他都可以用来作为掩护。当然，圣约人也有许多藏身之处。

他从一处掩体转移到下一处掩体，在整片区域中杀出一条路来，跳到下一层和圣约人搏杀，然后从另一端重新回到桥面。他瞥见一个配备了光剑的精英战士，正躲在一堵墙后。

既然能够避免，士官长可不想正面遭遇难缠的对手。他向墙后抛出一颗等离子手雷，看见手雷粘在精英战士盔甲上令它无法摆脱，精英战

士一阵狂乱地挣扎。异星人从隐蔽处跳出，接着在一团光芒中化为灰烬。

消灭完桥上的敌人，士官长打开另一端的大门，一路穿过前方迷宫般的房间，进入一部升降梯。漫长的下降后，升降梯终于缓缓地停下。他走出梯门，一条狭窄的走道通向一扇大门。门后，是炮火纷飞的战场。

门开启了，士官长抬头一望，看见桥就在头顶上方，一个好主意浮上心头。他向下俯视，看见白雪皑皑的山谷中散落着几块巨石，间或耸立着几棵树木。

圣约人的大部分火力集中射向他左前方的山谷，士官长由此推断火力小组Z至少有一部分被困在那儿了。他们遭受着至少两个暗影炮塔和一辆幽灵气垫橇的围攻，但他们一直毫不放弃地奋勇抵抗着。

他知道重型武器对陆战队员们来说是个致命威胁。他冲出隧道的掩护，稳住阵脚后，用手枪猛射最近的一个咕噜人炮手，然后冲向哑然失声的暗影炮塔。他把咕噜人尸体拉出炮手座位，自己坐到操作台后面，依然能感受到炮管辐射出的一阵阵热浪。可以轰击的目标众多，首先要干掉的就是那辆相当忙碌的幽灵气垫橇。两声爆炸足以引起驾驶者的注意，并且让它进人射程。

人类和精英战士在同一时刻开火射击，互相交错的炮火形成了两条你来我往的平行线．但胜出的是暗影炮塔。气垫橇一个踉跄，侧翻到一边，炸开了花。

不过没工夫庆贺了。一辆“阴魂”自行迫击炮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山谷的这个角落，向空中高高抛射出一枚彗星般的能量炮弹，直朝陆战队员们头上袭来。

士官长将一连串的等离子束射向自行迫击炮，但距离实在太远，炮火根本不能穿透那怪物的装甲。

士官长跳出炮塔，深信自己一定还能找到别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自行迫击炮。他离开原位，刚跑出去二十米远，一发炮弹就正中暗影炮塔。

陆战队员们看到他正跑来，无不对他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感到欣喜若

狂。一个下士向他投以微笑，大声吆喝道：“骑士驾到！”

“我们正需要你帮忙——那个暗影炮塔实在让我们动弹不得。”另一个陆战队员插话道。

士官长顺着士兵所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圣约人在一块足以俯瞰全山谷的巨石顶上架设一门暗影大炮。

由于占据了制高点，炮塔可以轻易地掌控半个谷地。甚至就在士官长观望的同时，炮手还在不停地向火力小组Z所在的藏身之地倾泻炮火。

陆战队员们的疣猪运兵车翻了，装备散落了一地。士官长就地捡起一枝火箭筒。他明白目标离有效射程还是太远，而如果靠得太近又不免会付出代价。

于是，他把火箭筒挂在背后，检查了一下突击步枪的子弹是否填满，便闪入树林中。一队咕噜人冲向陆战队员，被士官长硬生生地赶了回去。他跃步上前，杀掉了潜伏在树木背后的豺狼人，然后把火箭筒架上肩头。从瞄准镜中着，暗影炮塔闪烁着亮蓝色的光芒，他放大倍数，看见大炮正转向他。接着，他努力稳住准心，扣下了扳机。

巨石顶上传来一声爆炸，暗影炮塔滚落到了悬崖的另一边。

陆战队员们一片欢呼，但士官长早就挪动开，跑向了疣猪运兵车。

一发迫击炮弹在他身后爆炸，他刚刚藏身其中的树林被炸得四分五裂。一名陆战队员尖叫着，一根一米长的木头穿透了他的腹部，将他钉在了地面上。

士官长用力抓紧疣猪运兵车的保险杠，利用他盔甲的高强度硬是把四脚朝天的运兵车顶了回来。一个陆战队员跳上车，操作LAAG机关枪，另一个则跳到了副驾驶席上。

士官长一踩油门，雪片从两个后轮下喷溅而出。疣猪运兵车如脱缰野马，向谷底飞驰而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让“阴魂”自行迫击炮措手不及。自行迫击炮又打隔般地吐出一颗“彗星”，划出一条弧线，向山谷的另一侧坠去，好像

要阻止人类到达另一端。

士官长瞥见火球，全力从下方冲了过去。运兵车和“阴魂”自行迫击炮的距离越来越近，他听见了LAAG机关枪的开火声。

这时又出现了一支敌人的步兵掩护。LAAG机关枪枪手和副驾驶座上的陆战队员赶紧开枪，对付这群精英战士、豺狼人和咕噜人组成的掩护部队。士官长猛踩刹车，躲过一片交叉火力，调转车头，为陆战队员提供更好的反击角度。

机关枪怒吼着，数百发子弹呼啸而出，把咕噜人撕成碎片，尸体被抛飞到血迹斑斑的雪地上。

副驾驶座的陆战队员喊道：“想跟我玩吗？想尝尝这个吗？来受死吧！”话音刚落，整整一个弹闸的子弹都倾泻到一个精英战士身上。那个八英尺高的战士受到重创，踉跄了几步仰面倒地。不过，它还没有立刻毙命——知道疣猪运兵车的前轮将其一口吞没，从后轮吐出它的尸块。

疣猪运兵车顺利摆脱了掩护部队，进人了“阴魂”自行迫击炮的火力盲区，因为往这个区域发射迫击饱无异于把它们往自己头顶上扔。这就是有机会进行反击的关键所在。士官长在一块冰面上刹车，感到运兵车还在滑行。“快射击！”他命令道。

射程近到几乎不可能错失目标，机枪射手开火了。枪声震耳欲聋，大量子弹冲击着自行迫击炮的侧面。有些被弹开，有些炸成了碎片，但没有一颗子弹能撕破“阴魂”自行迫击炮厚重的装甲。

“当心！”副驾驶座的陆战队员惊叫起来，“这畜生想撞过来！”

这时，士官长刚把运兵车停稳。他发现士兵说得没错：自行迫击炮正向前挪动，想一头撞翻运兵车。士官长连忙开车后退。四个轮子疾速飞转，运兵车向后退去，机关枪还在喷吐着火舌，突然间由攻转守。

接着，拉开预想中足够大的距离后，士官长猛地刹车。他关掉四轮驱动，一个猛转掉头向右。两者迎面擦肩而过，距离近到“阴魂”自行迫击炮刮到了运兵车的车身。自行迫击炮势大力沉，运兵车左侧的轮胎都被挤得离开了雪地。撞击发出“砰”的一声巨响，LAAG机关枪也失去了目标，机枪手立刻再次瞄准。“从后面打它！”士官长吼道，“后面可能比较脆弱！”

机枪手奉命行事，果然传来了猛烈的爆炸声。千万块金属碎片飞人空中，缓缓旋转着，四散飘落。自行迫击炮中弹处冒出滚滚黑烟，残余部分一头撞上了一块巨石。战斗结束了。

山谷的主人现在是火力小组Z。

科塔娜的情报显示附近还有别的山谷，都互有连通，他不得不一个一个地穿过，才能到达目的地。前方的陡坡使士官长不得不放弃疣猪运兵车。

他跳出运兵车，一路穿越雪原。寒风迎着他的面罩狂吹，雪花聚积在他的盔甲表面。“该死，”一个陆战队员说道，“我忘带我的手套啦。”

“别说蠢话，一个上士怒斥道，“盯牢那些树丛……这里不是郊游的地方。”

奇怪的是，士官长感到十分平静。此时，此地，他有种回家的感觉。

阳光明媚，只有几朵稀疏的浮云点缀着晴朗的天空，山势古怪的峰峦层层叠叠，仿佛急于触摸远方低矮的山脊。这片区域很干燥，巡逻车队从平原一路爬上高地，扬起大量的尘土。

巡逻部队由四辆交通工具组成。其中两辆是缴获的幽灵气垫橇，有的陆战队员也管它们叫“小马驹”①；还有两辆是从“秋之柱号”一路经过漫长艰险的旅途幸存下来的疣猪运兵车。

①原文为“Gees”，双关语，既指幽灵（Ghosts）的打头字母G，也有指小马的意思。

麦凯在试过不同的阵形组合后，还是最喜欢“二加二”的方案，这样的组合发挥了两者的最大优势。异星人的气垫橇要比运兵车速度快，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覆盖更大的巡逻区域，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往地面目标，这就减轻了运兵车的损耗和车上部队的压力；但幽灵气垫橇不能逾越疣猪运兵车可以轻松应对的复杂地形，也没有M41　LAAG机关枪这样的防空武器，所以容易受到女妖战斗机的袭击。

如此一来，如果敌人的战斗机出现，那么标准的作战程序就是，幽灵气垫橇立刻撤退到疣猪运兵车上三管机枪的火力保护圈中。每辆疣猪

运兵车还带有一个装备火箭筒的战士，给予陆战队员更强大的防空炮火支持。

当然，真正让圣约人不敢小瞧的，是满载着地狱伞兵的鹈鹕运兵船，在阿尔法基地的起降平台上接到警报后两分钟内就能起飞。运兵船最多可以搭载十五名地狱伞兵，可以在十分钟内将它们送达指定巡逻区域内的任何地点。这是一支劲旅。

巡逻的目的是监控以阿尔法基地为中心，直径十公里以内的区域。既然陆战队员已攻占并强化了孤岭，那么他们就得时刻警惕并守卫它。空中时不时有偷袭，地面上也偶尔会冒出两个探测器，这些都让席尔瓦和麦凯担心：圣约人有可能发动倾巢而出的总攻。异星人好像存心把人类晾在一边，自己正忙着别的什么事——虽然两位人类指挥官都无法想像到底会是什么事。

但这不等于战事完全停歇了。恰恰相反，敌人正严密地监视着人类，记录下他们行经的路线，在沿途设下伏兵。

麦凯尽量保证每次巡逻所行经的路线都不重复，但往往地形决定了车辆惟一的通路。通过某条小河，岩石间的窄路，还有山间的小道，都能成为敌人守株待兔的绝佳地点——如果它们有足够耐心的话。

此时，巡逻车队正在接近这样一个地点：夹在一座大山中的一条小道。

打头阵的幽灵气垫橇上的陆战队员呼叫道：“红三呼叫红一，完毕。”

决定握着霰弹枪在第一辆疣猪运兵车上亲自督阵的麦凯对着麦克风说：“这里是红一。向前冲……完毕。”

“我看到一辆幽灵气垫撬，中尉。它停在路边——看来好像被击毁或是出了什么问题。完毕。”

“别靠近它，”指挥官下令，“可能是某种陷阱。先别动，我们很快赶到。完毕。”

“明白。红三通话完毕，退出。”

疣猪运兵车碾过几块岩石，跳了两下。驾驶员换挡，引擎发出一阵咆哮。车子开进一片通往小道的开阔地带。“红一呼叫全体队员，我们下车，步行前进。机枪手不要离开武器，封锁各自的空域。如果撞上一架女袄战斗机就不妙了。幽灵二号，留心我们背后。通话完毕。”

接着是一连串互相确认的通话。麦凯拿起疣猪运兵车上的火箭筒，跳到地面上，跟着她的驾驶员走向小径。一块岩石上留有焦黑的痕迹，可能是一块干掉的血迹。这提醒巡逻队员们，这里不久以前有过伏兵。

阳光炙烤着麦凯的脊背，空气又热又闷，沙砾在她的战靴下被纷纷碾碎。看着这样的高峰，她仿佛回到了地球，回到了喀斯喀特山脉①。麦凯希望自己真的是在地球上。

①喀斯喀特山脉（Cascade Mountains，即Cascade Range〕，又译为喀斯开山脉。位于美国西北部，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拉森蜂（Lassen）向北经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到加拿大的不列期哥伦比亚省南部。全长约1100 公卫，平均海拔1500～2600米．多圆锥形火山。

哑哑皮躺在一堆废墟旁，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就像扎玛米的大多数馊主意一样，这又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疯癫行动。

在寻找并剿杀那个穿盔甲的特殊人类战士的计划均告失败后扎玛米得出结论：这个神出鬼没的异星人一定在最近失守的那座孤岭顶端。即使不在孤岭上，那它也在往返于孤岭的路上，因为那是人类迄今建立起来的惟一基地。这座孤岭也是元老议会极其渴望能夺回的战略要地。

但惟一的问题是：扎玛米不知道那个人类战士什么时候在那儿，什么时候不在那儿。因为夺回孤岭多少有些孤注一掷，要是行动中没能杀死那个人类战士，说不定他的项上人头就难保了。

所以，对这一问题深入地研究了一番之后，扎玛米受到了人类收容战俘这一事实的启发。他的妙计是，安插一个间谍到孤岭顶部去，然后一旦目标出现，就发回信号，他们就发动一轮奇袭。

派谁去好呢？他本人当然不可能，他的角色是领导这次袭击。其他精英战士也不行，因为对这项危险的计划而言，他们的生命是很宝贵的——何况凭什么信任他们不会窃取杀敌的功劳呢——特别是有关先知曾提到的神秘“力量”，大家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总之，看来需要一个圣约人部队中较低等级的成员，而且是扎玛米可以信赖的。所以哑哑皮成了不二人选。他的出场也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设计：被暴打一顿，然后扔在一辆幽灵气垫橇的残骸旁。其实，残骸是夜里的几个小时中运来投放在那儿的。

在破晓之前，最后的场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哑哑皮在那儿躺了整整五个小时。他所能做的只有不时地活动一下肌肉，以免自己不知不觉地昏死过去。口干舌燥不说，他还遭受着恐惧的折磨。哑哑皮默默地返咒着他“营救”扎玛米的那个日子。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跟着人类战舰同归于尽，一死了之。

是的，虽然扎玛米口口声声发誓人类会收容战俘，但他凭什么肯定呢？到目前为止，哑哑皮对扎玛米的计划可谓心灰意冷。在“秋之柱号”的战斗中，哑哑皮看见陆战队员朝不止一个倒地的圣约战士开火。他找不出任何理由相信陆战队员会放过他。要是它们发现安置在他呼吸面罩内的信号发射装置怎么办？

不，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想得越多，哑哑皮就越意识到自己应该逃跑。应该尽可能带上装备，朝着其他逃亡者潜藏的地方逃跑，以寻求庇护。当他的甲烷气罐最终用尽时，还能以窒息的方式体面地死去。

现在想这些都太迟了。哑哑皮听见了砂砾被碾碎的脚步声；闻到了麝香似的、人类身上特有的难闻肉味；感到面部投下一片阴影。最好还是装作不省人事。他真的这么做了，他昏了过去。

“听起来它还活着。”麦凯看见这个咕噜人吸了口气，甲烷面罩随之颤动了一下，“检测有无陷阱，好好搜查一下。我没有看到很多血迹，但如果它还在流血，立刻止住伤口。”

人类说的话，哑哑皮一个字都没听懂，但听得出来音调十分平静。也没有人朝他脑袋来上一枪。也许，仅仅是也许，他能幸免于难。

五分钟过后，这个咕噜人被五花大绑，扔到一辆疣猪运兵车的后面，颠颠簸簸地运走了。

麦凯从幽灵气垫橇的残骸中找到两个鞍囊形的容器，其中一个装着些包裹成一团的东西，应该是某种食物配给。她闻到一管冒着泡的膏体的恶臭，不禁后退了两步。那气味闻起来就像旧袜子和腐烂的干酪搅和在了一起。

她把异星人的食物扔回鞍囊，检查第二个容器。那里面装着两块圣约人的存储芯片。这些长条形的小玩意儿用某种超高密度的材料制成，天知道能存贮多少海量的数据。说不定全是一堆没用的垃圾信息？有可能，谁知道呢，但这不能由她来判断。韦尔斯利一向热衷于这种差事，让他来分析处理一定会乐在其中。

要是他们运气好，这至少能让他分散几分钟宝贵的注意力，不再喋喋不休地引用惠灵顿公爵的名言。单凭这一点，发现这些装置的意义就足够重大了。

人类名自回到车辆上，一路穿过山间刁、道。与此同时，扎玛米正从邻近一座山头上严密伪装的秘密地点监视着它们。他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的激动。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取得了成功。紧接着就是计划的第二阶段——还有他最后必然赢得的胜利。

士官长一路且战且行。在穿过冰天雪地的山谷中崎岖的小路和迷宫般的房间后，他打开了又一扇大门，向外窥视。他看见一片白雪茫茫中，有一座巨大建筑物的基座，一辆幽灵气垫撬正在前方区域巡逻。

“控制中心的入口位于金字塔建筑的顶部。”科塔娜说道，“我们动身上去吧。我们应该夺下一辆幽灵气垫橇，我们需要它的火力。”

士官长相信她。但他一跨出大门，就有更多的幽灵气垫撬出现，争先恐后地朝他射击。似乎没有一个驾驶气垫橇的异星人准备束手就擒，乖乖交出它们的座驾。他用突击步枪持久稳定地射击，摧毁了其中一辆。然后飞奔过一处乱石，冲到金字塔建筑底部的边缘。

从新的位置看去，他注意到一个猎手正在上方的区域巡逻。他真该有枝火箭筒，甚至应该有辆天蝎坦克。

金字塔建筑底部的支撑结构提供了一些掩护，士官长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攀爬上去，掏出一枚破片杀伤手雷朝着上面的怪物抛出。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隆声，弹片纷纷弹射到“猎手”的盔甲上，让它不禁后退两步。

警惕起来的猎手举起手上的核子炮开火射击；同时，士官长也扔出一颗等离子手雷，希望这次能瞄得更精准些。能量射线错失目标；而手雷没有。一片强光闪过，圣约人战士倒下了。

似乎可以直奔塔顶了，但要是士官长这两天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猎手总是成双成刘地出没。

士官长没有干等这样强悍的对手找上门来。他又上爬一层，弯腰躲在墙角。这堵墙从上至下将整个金字塔建筑分成了左右两部分。果然，又出现了第二个猎手，它凝望着下面一层，还不清楚自己的兄弟已经毙命。人类开火猛射异星人毫无防备的背部。长着背刺的战士被击倒，面朝下一直滑落到建筑物的底部。

士官长向更高处进发，以“之”字形在巨大金字塔建筑的正面来回穿梭。一个意志异常坚定的女妖战斗机飞行员试图以泰山压顶之势击毙他，还有形形色色的咕噜人、豺狼人和精英战士也不断出现要阻止他的进程。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向上攀爬。

在金字塔建筑物的顶端，士官长略作休整，等着他饱受攻击的能量盾重新充满能量。他跨过一具咕噜人倒毙的尸体，将最后一个弹匣装进突击步枪。

金字塔顶层有一扇巨型的大门。无从知晓在门的另一边有什么在等待着士官长，但看起来那并不友好——运动探测器的边缘出现了一连串鬼魅般的运动痕迹。

“有计划吗？”科塔娜问道。

“很简单。”士官长做了个深呼吸，准备了一下，转了转脚腕，冲了出去。

他离暗影炮塔大概有二十多米，但只花了几秒钟就跑到了目的地。他刚刚开始控制炮塔，将炮管旋转起来，就看见巨门已经开启，一大群圣约人战士如潮水般涌出。

暗影炮塔正好胜任这项工作。异星人刚一出现，就成了尸体。

士官长再次跳下炮塔，进入了这个巨大如停机坪一般的空间，花了些时间处理掉残余的散兵游勇。随后、他激活了下一扇门的开关。

“正在扫描，”科塔娜说，“这片区域内的圣约人部队已经全部剿灭。

干得漂亮。我们动身去光晕的控制中心吧。

他一路穿过重重大门、最后来到一个广阔的平台上。一座闪着微光的大桥凭空而起，一眼望去没有任何支撑物，桥身跨越万丈深渊，连接到一个环形走道。环形走道的中心飘浮着一个临界星星系的全息模型：一颗巨大的半透明气态巨星的影像高高在上；一颗小小的灰色卫星——基座星——在轨道上围绕它旋转；悬浮在两者之间的就是微小闪亮的圆环——光晕自身。

在环形走道之外，几乎就要贴到这个巨大空间边缘的，是另一个光晕的全息模型。这个影像直径有数千英尺，缓缓旋转，显示着光晕内表面的详细地貌。

整个区域没有任何扶手栏杆，似乎是在提醒那些从上面经过的人，他们即将接触到的强大力量也伴随着危险。或者说，就是在提醒士官长。

“就是这里……光晕的控制中心。”科塔娜说道。士官长已经走到大控制面板旁，上面满是各种象形符号，个个都像从内部被照亮了似的闪闪发光，一眼望去就好像是件抽象艺术品。

“那个终端，”人工智能说道，“试试那里。”

士官长伸手按下其中的一个符号，然后停住。

他感到头脑中科塔娜的存在正变得微弱，她将自己传送到了异星人的电脑主机中。片刻过后，她出现了——身形巨大——浮现在控制面板上。数据滚动过她的身体，能量透过她全息造影的皮肤放射着微光，她容光焕发，神情愉悦。

她的“皮肤”由蓝变紫，接着变红，然后又开始下一个循环。她凝视着周围的空间，叹了口气。

“你感觉还好吗？”士官长问道。他没想到会是眼前这样。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科塔娜确认道，“你真不能想像置身于海量信息中的感觉——如此充盈，如此迅速。真是光辉灿烂！”

“所以，”士官长问道，“这是种什么武器？”

人工智能看起来很惊讶。“你在说什么呀？”

“让我们集中讨论一个话题，”士官长回答道，“我是在说光晕。我们怎么用它来对付圣约人？”

科塔娜的形象眉头一皱，她的声音突然充满了轻蔑。“这个环形世界不是棒褪，你这个野蛮人，它另有用途，有某种更为重要的用途。圣约人是对的，这个环形世弄——”

她停顿了一下，双眼来回地转动，她正接触的信息在她体内如潮水般涌动。一个疑惑的表情在她脸上一闪而过。“上古先贤……”她喃喃自语道，“给我点时间读取数据……”

片刻过后，她又开始说话，但词句从她口中像洪水一样涌出，同时新的信息也源源不断地奔流过她的身体。

“是的，上古先贤建造了这个建筑，它们称之为‘要塞世界’，建造的目的是——”

士官长从没有听见过人工智能这么说话，也不喜欢被叫作“野蛮人”，这差点儿就让科塔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彻底颠覆，这时，像是受到了什么警告似的，她的声音显得吞吞吐吐起来。“不，那不可能……哦，那些圣约人蠢货，它们一定已经知道了，一定有了什么征兆。”

士官长皱起眉头。“慢点儿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的双眼因为恐惧而瞪大了。“圣约人发现了什么东西，被隐藏在这个环形世界的，某种可怕的东西。现在它们害怕了。”

“某种隐藏的东西？”

科塔娜转向远方眺望，好像她真能看见凯斯一样。“舰长……我们必须阻止舰长。他寻找的武器库，其实根本不是……我们不能让他进去。”

“我不明白。”

“已经没有时间了！”科塔娜急切地说。她的两眼变成了霓虹灯般的粉红色，仿沸两道激光一样灼烧着士官长。“我必须留在这里。你快走，去找凯斯．阻止他——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

第四部 343罪恶火花

第八章

战斗部署时间：＋58时36分31秒（斯巴达117的任务钟〕

鹈鹕运兵船E419，接近圣约人武器库途中。

E419的引擎咆哮着，鹈鹕运兵船穿越茫茫黑夜和瓢拨大雨，降落到沼泽地带。周围的植物被突如其来的旋风刮得东摇西摆，金属船腹平平地压在水面上。腐烂植物的恶臭充斥运兵船的货物舱。悬梯下落，插入令人作呕的沼泽浑水之中。

“克敌铁锤”面对着操控台，无线电中传来她的声音。“舰长的登陆飞船最后的信号就是从这一带发出的。等你们找到凯斯舰长就呼叫，我会来接应你们。”

士官长跳下悬梯，立刻发现自己的小腿淹没在了石油般的浑水中。“记得给我带条毛巾来。”

“克敌铁锤”呵呵地笑着，给引擎装满燃料，一鼓作气飞出了沼泽。她把士官长从金字塔建筑顶端接下来才三个小时，他只匆匆地吃了顿饭，睡了两个钟头觉。现在，“克敌铁锤”又把她的乘客扔进了臭不可闻的粪堆。她司真庆幸自己是个飞行员，地面部队的作战条件真是太他妈的险恶了。

凯斯迷失在一团虚无之中。一层缥缈的白雾遮蔽了他的视线，但他偶尔能看到一闪而过的影像——一幅满是畸形的人体和翻腾的触须的梦魔图景。黯淡的微光从极其光滑、饰有浮雕的金属表面微微泛出。远远地，他隐约听见一阵低沉的嗡嗡声。这声音有种古怪的、音乐般的节奏，其中一小部分缓慢的段落甚至有些像格里高里圣咏①。

①即Gregorian chant，起源于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是一种单音、无和声、无伴奏的男声礼拜圣咏。罗马教皇格里高里一世（590～604）曾将这些拉丁经文圣歌编辑成册，促其成为教会仪式音乐，用作弥撒和日课经文的吟诵，故以之命名。

他逐渐意识到这些视像来自他自己的眼睛，并带来潮水一般的记忆——自身的记忆。他挣扎着，心中升腾起一种不断蔓延的恐惧感，以至于几乎无法感觉到自己的手臂。他的手臂似乎又变得柔软起来，就像充满了黏稠的液体。

他不能动弹。他的肺奇痒难忍，一旦用力呼吸就隐隐作痛。

古怪而低沉的圣咏声突然加速为一阵嗡嗡的虫鸣，在他的意识中痛苦地回响。有什么东西……十分遥远，而且肯定是声音之外的别的什么。

一幅新的图像毫无预兆地闪现在他的意识中，就像是录像带画面的回放。

阳光照耀着太平洋，三只海鸥在头上翱翔。他闻到咸腥的空气，感觉到脚趾间细腻的沙粒。

他感到很想呕吐，一种难以形容的恶心，令人愉悦的画面突然间消失了。他努力回想着曾经看见的一切，但记忆早已烟消云散。现在他只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体内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到底是什么呢？

持续的嗡嗡声又来了，这次震耳欲聋，令人痛苦。他能感到某种意念的触角——对信息无比饥渴的意念——在他错乱的头脑中如同恶毒的蛆虫般蠕动蔓延。许许多多新的画面又填满了他的双眼。

……在镇压卡律布迪斯九号行星的动乱中，他第一次杀死另一个人类。他闻到血腥味，把枪塞回枪套时，双手仍不住地颤抖。他能感觉到枪管的余温。

……从军校毕业后他感到意气风发，接着又停士——就像某个损坏的全启影像被倒回重放——接着是他深藏的心结。他深深地害怕自己不能达到军校的标准。

……一阵阵丁香花和百合花令人作呕的芬芳，他正站在父亲的棺材旁……

凯斯继续迷失着，浩浩荡荡的记忆碎片开始堆积起来，使他陷入催眠的状态。记忆一段比一段更快地闪过。他在重重迷雾中漂流。他的记忆一旦爆发，就永远地消失了。但他对此没有注意，也不在乎。

那个奇怪的异物从他的意识中撤退了，但没有完全消失。他仍能感觉到异物在刺探他，但他已经无所谓了。又一次记忆爆发，然后消失……接着是另一个……另一个……

士官长察看他的运动探测器，没有发现敌人，于是开始熟悉周围的沼泽地。“和你的作战环境交朋友。”这是门德兹军士长多年以前告诉他的——这条忠告他记得很牢。士官长聆听着急促的雨声；透过通风口感受着潮热的空气；观察着沼泽地形形色色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都能帮助他分辨什么是这里该有的，什么是不该有的。这些分辨往往就决定着你在战场上的生死存亡。

他对自己能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感到很满意，希望能占据一个更为有利的地形。他爬上一个缓坡，结果立刻就得到了回报。

E419将他放下时，鹈鹏运兵船离这里其实不到六十米——但周围的植被过于茂密，“克敌铁锤”没能从空中看见这个坠毁现场。

士官长上前观察残骸。从飞船表面和周围没有多少尸体这两点判断，飞船应该是在起飞，而非降落的过程中坠毁的。这一初步结论很快得到了印证，他发现所有死亡官兵的制服上，佩戴的都是太空舰队的徽章。

这说明登陆飞船成功地着陆了，放下了所有搭乘的陆战队员。是起飞过程中发生的机械故障或敌军的攻击才导致了空难。

对这里曾经发生的事件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士官长准备离开。突然，他看到一具尸体旁躺着一枝霰弹枪。他想这东西可能会有用，于是检起枪背到了右肩上。

他跟着一串脚印一路离开鹈鹏运兵船，走向许多便携式作业用灯照亮的区域——这种灯他在“真理与和谐号”附近曾经见到过。这群异星人可真是吃苦耐劳，特别是在盗取任何它们打算染指的东西时。

仿佛是为了证明他对圣约人在附近活动的观察是正确的，士官长很快就发现了第二处残骸。这次是一艘圣约人的登陆飞船，船首一头扎在沼泽污泥中。除了一大群飞蛾般的昆虫和远处喳喳乱叫的湿地鸟类，附近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货箱在坠毁现场到处都是，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登陆飞船

坠毁时，这群异星人到底是在运送一批物资——很可能是武器——还是在转移撤退？目前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凯斯被这片亮光吸引的可能性很大，就像士官长自己一样。凯斯一定也循着光芒来过这个坠毁现场，然后又从这里继续进发。

想着这些，士官长绕过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追随着脚印越过一个土坡，结果看到了一个豺狼人。他毫不犹豫地抬起手中的突击步枪，一阵猛射将它放倒。

他蹲下身子，等着必不可少的反击——但一片寂静。奇怪，明明有作业用灯，有坠机现场，还有遍地散落的货箱，他原以为会遭遇更多的敌人。

多得多的敌人。

它们都上哪儿去了？简直毫无道理。他不断增长的疑惑中又平添了一份神秘。

雨水不断地拍打在他的盔甲表面，沼泽的浑水也在脚下翻滚。士官长正一路冲过丛生的植物，突然遭到了火力攻击。一瞬间，他的上一个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圣约人部队还在这片区域，但所谓的敌军很快就被证明不过是两个倒霉的豺狼人。它们听见了步枪开火的声音，跑过来察看情况。和往常一样，它们鬼鬼祟祟地前进，弓身躲在能量盾后面，这样从正面几乎无法有效地击中它们。

他迅速挪动位置，找到了更好的角度，开枪射击。一个豺狼人倒下了，但另一个翻滚着躲开了，使自己无法被瞄准。士官长没有继续开火，而是等到异星人停下后才结果了它。

士官长奋力登上一个陡峭的山坡，他看到一座暗影炮塔被安置在山脊上。只要有人能操控它，那么就能掌控山坡两面的局势。他在山顶上停下脚步，思考眼前的选择。他可以选择跳上暗影炮塔，向山下倾泻炮火，这样等于告诉所有人他来了；他也可以溜下山坡，悄无声息地渗透进这片区域。

士官长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向面前的斜坡走了下去。但他很快就被一片迷雾和潮湿的植物包围。不出所料，一些红点出现在士官长的运动探测器上。士官长决定，与其躲躲闪闪，还不如和敌人正面交火。他收

起MA5B突击步枪，掏出了霰弹枪——更适合近距离作战。他填人子弹，打开保险，向前冲去。

士官长一路前进。满是斑点的阔叶抚过他的肩膀；交错的藤蔓垂到霜弹枪枪管上；半腐烂的雨林腐殖质地面在脚下一片泥泞。

咕噜人或许听到了轻微的瑟瑟声，犹豫着是不是要开火。当霰弹枪的枪托砸向它的脑袋时，它还在翻来覆去地思考着。随着硬生生“砰”地一下，异星人应声倒地。接着，又有两个吸着甲烷气、上前一看究竟的傻瓜也被干掉了。

目前为止还算一切正常，士官长满意地停下来倾听周围的动静。只听见大片浙浙沥沥的雨声、哗啦哗啦的树叶声，还有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再也没有其他声音了。

确信自己周围已经没有敌人后，士官长将注意力转移到右前方若隐若现、上古先贤的建筑物上。与其他优雅的尖顶建筑物不同这幢的外形看起来依稀就像一只蹲伏的蜘蛛。

他立该蹑手蹑脚地下到建筑物前面的平坦区域。入口让他联想起大写的字母A，不过顶部是平的。一对强力泛光灯将它照射得棱角分明。

莫非这里是凯斯寻找的地方？一些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扔在入口附近的两颗12号口径的霰弹枪①弹壳，以及被随意丢弃的蛋白质营养棒的包装纸。

①一种用途很广的霰弹枪，其实际口径为18.5毫米。

他一定离凯斯他们更近了。

一进大门，他就迎面看见六具圣约人的尸体。它们横七竖八地倒在污浊的血泊之中。他没有碰上一个正经敌人，这种局面再次让士官长感到震惊。他在血泊的边缘跪下，仔细观察着这些尸体。

是陆战队员们消灭了它们？不是，从它们的伤口特征判断，这些异星人似乎中的是等离子能量束。友军火力误伤？或是人类装备了圣约人的武器？或许，但这两种解释都站不住脚。

士官长满心困惑地站起身，朝周围久久地扫视了一番后，向建筑物

更深处进发。外面的沼泽地里，雨滴滴嗒嗒地下个不停，雨声连绵不断；与此相比，在厚重墙体的合抱中，这儿实在是过于寂静了。这时，突然传来了机械声，把士官长吓了一跳。他不禁一个转身，亮出霰弹枪自卫。

由于某种未知机械装置的驱动，一座升降梯在他右前方升了起来。既然没有别处可去，士官长便走了进去。

升降梯平台带着他一路下行。他的运动探测器上闪现出一片层层叠叠的红色小圆点。士官长知道他就快有伴儿了。升降梯停下来的时候发出尖利的金属摩擦声。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那些红点并没有一拥而上，而是静止不动。

士官长默默猜想着：它们一定是听到好几次升降梯的声音了，以为这次不过是又运来一批自己的兄弟。这群圣约人，愚蠢的圣约人。

愚蠢的圣约人是他喜欢的类型，实际上——他更喜欢死掉的圣约人。

士官长小心地不发出任何噪音，以免暴露自己。他贴着昏暗的升降梯内的舱壁走了一圈，发现小红点实际上是群咕噜人和豺狼人，全都聚集在舱门后。

士官长尽力忍住笑，收起霰弹枪，换上突击步枪。

它们没去守卫升降梯，士官长让它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先是一颗手雷，再是四十九发自动武器的子弹，最后是一连串送它们下地狱的短促点射。

舱门打开，眼前是一间大约有四到五层楼高的大厅。士官长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平台上，旁边还有两个被吓坏的豺狼人，他立刻消灭了它们。接着，他听到下面的大厅地面上有动静，立刻移动到右边。他匆匆一瞥，发现有七到八个圣约人组成的小队，正团团乱转，好像在等待什么命令。

士官长往它们中间扔了颗M9 HE-DP手雷作为名片，往后退了一步，以防被飞射的弹片伤到。手雷炸响时，还传来一声响亮的哇”。尖叫过后是一阵狂乱的枪火。士官长等到枪火声逐渐平息下去，才继续动身前进。一连串短促而精准的射击足以消灭残余的圣约人战士。

他跳下平台，检查周围区域。

他很快地搜索了一遍大厅，寻找蛛丝马迹，以判断凯斯可能的去向。他很快就从货箱周围和尸体旁捡了好些等离子手雷。

他看见两名陆战队员，都被等离子炮火杀害，手中的武器都不见了。

他心中暗暗咒骂了一句。两人的身份识别牌都被摘掉了，说明凯斯以及他的小队同样遭遇了圣约人部队，造成了人员伤亡，并且还在继续推进。

很明显，他找到了正确的线索。他穿过将大厅一分为二的地面凹槽，跨过遍地都是的圣约人尸体，接近大厅大门。通过那扇门后，他又一路穿过一连串的房间，除了涂满圣约人的斑斑血迹外，全都空空如也。

终于，正开始疑心是否要掉转方向的时候，他在一个房间中面对面地撞见了一个失魂落魄的陆战队员。这个陆战队员的两眼四下张望，好像在寻找阴影中潜藏的什么东西，嘴巴则吓人地扭曲着。士兵的突击步枪不知法向．但还握着一枝手枪，对着角落处的阴影不停地射击。

滚开！滚开！你不能把我变成那种东西！”士兵嚷道。

士官长掌心向外举起一只手。“放下武器，陆战队员……我们是自己人。”

但陆战队员根本没有听见这些，他径直向后退缩，背靠着坚实的墙壁。“从我身边滚开！别碰我，你这个怪胎！我会先死的！”

手枪开火了。士官长能感到12.7毫米口径子弹的威力，他脚跟一紧，向后退了一下。终于，他忍无可忍了。

在陆战队员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士官长一把从他手中夺走了M6D手枪。“这枪归我！”他大吼道。陆战队员想跳出去，但士官长踢了他一腿，有分寸地、牢牢地把战士按在了地板上。

“好了，”他说道，“凯斯舰长在哪里？还有其他队员们呢？

大兵变得狂躁不安，他表情狰狞，唾沫飞溅。“你赶紧躲起来

吧！”他喊叫着“这些怪物到处都是！老天啊，我还能听见它们！让我一个人待着！”

“什么怪物？”士官长冷静地问道，“是圣约人么？”

“不！不是圣约人。是它们！”

士官长只能从发了疯的陆战队员身上知道这些。“从那条路可以回到地面的出只去士官长说着，指指大门，“我建议你给这把武器重新装满子弹，别再浪费它们，霍往上走。一旦出去了就坐下，等待救援。很快就会有飞船来。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大兵接过手枪，但依”日满口胡言乱语。过了一会儿，他蜷缩成胎儿般的样子，呜咽着，最后没了声音。这个人是不可能靠自己逃出去了。

这个陆战队员语无伦次的话里至少育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算凯斯和他的部队还活着，他们也肯定陷入了大麻烦。士官长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他必须尽可能救出更多人的性命。刚才那个年轻的士兵显然遭遇了一场劫难——但士官长必须先完成任务，才可能回过头来救助他。

士官长慢慢地背过身去，不情愿地查看大厅的其他部分。一段被严重损坏的斜坡残余部分通向上一层的走道。他跨过一具精英战士死尸的时候还能感觉到一股热气，尸体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让他多少感觉到一点欣慰。他一路走上一个环形的走道。从那里，士官长继续穿越一连串的门和神秘的空荡荡的房间。最后，他到达了一个斜坡的顶端。一个倒在大摊血泊之中的死去的陆战队员让他停下了脚步。

他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相信他的本能——此刻这种感觉又来。有什么东边环对劲。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轻微的、如同水在涌动一般的声响打破了这种死寂。他接近了某种东西，他能感觉到，但到底是什么呢？

士官长走下斜坡，到达了最底层，看见左前方有一扇大门。他手中紧握武器，慎重地走向这扇金属大门。

大门感应到了他的到来，自动滑开了。一具陆战队员的尸体正好扑向他的怀抱。

士官长感到心跳加速。他稍稍弯腰，在尸体倒伏到地面之前一把将其接住。他另一只手握紧MASB突击步枪，尽其所能地朝面前的房间挥舞

着，搜寻目标。但什么都没有找到。

他上前一步，然后猛地一个转身，把枪指向他刚刚来的方向。

真该死，他感觉好像有双眼睛盯着他的后脑勺。有人在监视他。他退进房间，大门自动关上了。

他将尸体放到地面上，然后退了几步。战靴的前部碰到了某个弹壳，一下滚出老远。他这才意识到，这儿有数千个弹壳——多得几乎铺满了地面。

他注意到一个陆战队员的头盔，弯腰捡了起来。头盔的一侧用钢印打着主人的名字：“杰肯斯”。

头盔中内置了一个视频摄像头。特定的战斗小队佩戴这种设备，以便在回到基地后对这次任务做出评估，将数据交给军情局的混蛋们。而在这种场合发现的视频录像，更有助于调查者获取死者周围的环境信息。

士官长取出摄像机的存储芯片，将其插入他自己头盔上的一个插槽中，通过他头盔显示屏内的一个窗口观看录像回放。

图像只能算是达到了标准质量——也就是说相当糟糕。由于启动了夜视功能，一切都呈现出惨淡的绿色，间或还有摄像机镜头扫到光源时的一片白屏。

图像不时地跳动扭曲，断断级续的噪音杂点也破坏了画质。录像从那艘最后坠毁的登陆飞船降落开始，一直到他们抵达“A”字形的建筑物门口为止。

开始的一段相当乏味，士官长向前快进，录像开始变得令人不安起来。先是死去的精英战士，接着小队们开最后一扇大门，走进去之后变得更加令人难受。这扇门不是别的，正是士官长在几分钟前刚刚穿过的同一扇大门，但只迎来了一具投怀送抱的陆战队员尸体。

他想马上关掉录像，回到他穿过大门的位置，然后完成任务了事。但他强迫自己继续看下去，就像某个陆战队员说的，看看有“不祥预感”的某种东西。一阵强烈的无线电讯号干扰插入，传来奇怪的沙沙的噪音，一扇大门打开了，数百个肉球在滚动、跳跃，想进入房间。

这时，人类开始尖叫。士官长听见凯斯说了句，他们被“包围了”。接着图像突然一沉，什么东西从后面击中了杰肯斯，录像突然间一片漆黑。

这是第一次他和科塔娜分开行动，他把她留在了控制室里。但此时他真希望科塔娜能和他在一起，不仅因为她没准儿能明白这里到底该死地发生了什么，更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她的陪伴，突然间一个人行动使他感到非常寂寞。

尽管士官长想寻找到精神上的安慰，但他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回大门。他等着听到大门开启的声音作为确认。但大门没有开启，士官长知道这下麻烦大了。他心底开始压下一块巨石。

他站在原地，被不断滋生的恐惧感吞没。他眼角瞥见一团白色的闪光，急忙转过身直面它。这时，他发现一个、五个、五十个小肉球坠落到房间里，用它们的触须蠕动着，向他跳跃而来。他的运动探测器上显示出速度极快的运动——瞬间就到了眼前。

士官长开火痛击这些丑陋的生物。最接近的几个像充爆气球一样纷纷炸裂，但更多的又出现了，源源下断。它们越过地面和墙壁向他涌动。士官长大开杀戒，这些模样龌龊的掠食者则不断地前仆后继。战斗进人了白热化。

外面一片漆黑。在这样的夜晚只需要执行一项任务，而且在战地时间凌晨02:36已经完成。这意味着被派往控制中心的太空舰队人员没有多少事情可干。他们正热闹地玩着一局纸牌，墙上的扩音器突然发出一阵噪音，传来一个绝望的声音。“这里是C217，重复一遍，C217，呼叫任何UNSC部队……有人听到吗？完毕。”

一级通讯技术兵玛丽·默菲看看另两个值夜的队员，皱起眉头。“你们两个有谁以前和C217联络过吗？”

另两个技术兵面面相觑，接着都摇摇头。“我向韦尔斯利核实一下。”小周说着，转向另一台应急监视器。

默菲点点头，打开伸出到嘴边的头戴式麦克风。“这里是UNSC战斗基地阿尔法。完毕。”

“谢天谢地！”那个声音热切地回答，“我们在离开‘秋之柱号’以后受

到攻击，迫降在野外，及时做了抢修。我船上有伤员——需要紧急着陆许可。”

韦尔斯利原来正忙着打《马拉松》①里的一场模拟战役，但他立即出现在了小周的屏幕上。和平常一样，人工智能选择的自我形象是个表情冷峻的男人，留着长发，鼻梁挺立，穿着一件高领的外衣。“有事吗？”

①《马拉松》（Marathon）三部曲是HALO的制件公司Buneie早年的一款著名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在苹果和PC平台上广受好评．是Bungie的成名作。有玩家认为其科幻设定和HALO世界有着某种联系。这里有开玩笑的成分。

“我们这儿有架鹈鹕运兵船，声称编号是C217,要求紧急着陆。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它。”

人工智能只花了不到一秒钟的工夫，就检查了他庞大存储器中的海量数据，然后略微点了下头。“在‘秋之柱号’上是有一架，编号为C217 自从我们弃船后就没有再听到过C217的消息。我推测这艘飞船已经坠毁了。要求飞行员提供他的姓名、军衔和编号。”

默菲也听到了，点点头。“对不起，C217，但我们在许可你降落之前必须先确认一些信息。请提供你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完毕。”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显得有有些沮丧。“这里是瑞克·黑尔中尉，编号876-544-321。让我休息吧，我现在就要着陆许可。完毕。”

韦尔斯利点点头。“数据吻合……但黑尔怎么可能知道存在阿尔法基地呢？”

“他可能偶尔听到了我们的无线电联络。”小周说道。

“也许”人工智能同意道，“但我们还是谨慎为好。我建议你们让基地进入全面警戒状态；通知少校；派一队快速反应部队到三号起降平台。你们需要坠机处置小队、医疗急救小队，还有情报部门的那帮人全部到平台上去。黑尔必须先作简要汇报，然后才能允许他和基地人员接触。”

第三个技术兵，太空舰队下士鲍雷，按下了警报钮，然后开始联络所有必要的部门。

“明白”默菲对着麦克风说，“许可你进入三号起降平台，重复一遍，三号起降平台。从现在起有两分钟照明时间。一支医疗急救小队会来迎接你们的飞船。关闭你飞船上的所有武器，触地后切断电源。通话完毕。”

“没问题。”黑尔感激地答道。过了一会儿，声音又响起：“我看见你们的灯光了。我来了。通话完毕。”

飞行员把他的麦克风关掉，转向副驾驶座。扎玛米沐浴在飞船仪表盘散发出的荧荧绿光中，看起来愈发陌生可怖。“好了，”人类问道，“我干得怎么样？”

“极其出色”特别行动小组指挥官祖卡’扎玛米在飞行员的背后说，“多谢你啦。”

扎玛米说着，把一个绿光闪闪的项圈套到了黑尔的头上．猛地朝相反方向一拉，套索深深地勒进飞行员的脖子。飞行员双眼暴突，双手拼命地扯着绞索，两脚不停地踩着控制踏板。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扎玛米早就接手了鹈鹕运兵船的操作。经过几个小时的练习，他已经能相当娴熟地操控登陆飞船了。

扎玛米等到人类的挣扎渐渐停止后，才松开套索。他闻到一股异味，这才意识到黑尔在挣扎中失禁了。他把这具废物交给一个咕噜人，自己动身回到鹈鹏运兵船的货物隔舱。隔舱中挤满了全副武装的精英战士。他们都是为了潜入而特训的，装备有隐身服发生器和其他武器。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占领起降平台，并且坚守到更多的登陆飞船到达，让更多的咕噜人、豺狼人和精英战士登陆山顶平地。

部队看到指挥官出现，个个充满了期待。

“一切顺利。”扎玛米说道，“你们知道该做什么。打开隐身服发生器，检查好武器，记住这个时刻。因为这场战役、这次胜利，会被写进你们家族的战斗圣歌中，代代传诵。”

“先知已经祝福过这次任务，也祝福了你们。先知要每个战士都明白，只有超越了肉体才可能升人极乐世界。祝各位好运。”

茫茫黑暗中出现了一团模糊的灯火，登陆飞船正在下降。圣约人战

士们默默地念诵着最后的祝福。

就像许多人工智能一样，韦尔斯利有一个突出的嗜好：喜欢花更多的时间思考他还缺少什么，而非他已经拥有什么。在他期待的事物中，空间探测器占有重要的位置。然而，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麦凯和她的连队虽然成功地从“秋之柱号”上抢运回了大笔物资，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拆卸船上的电子装置。不然人工智能就可以获得周围空域实时的、全天候的图像。现在他只能完全仰赖遥控地面探测器提供的数据。这些探测器被巡逻队安置在孤岭周围方圆十公里以内各处。

与C217的无线电通信中，初期所有的读数都非常明了。但现在，当鹓鹏运兵船正接近地面的时候，第六区的探测器开始传回数据。数据显示有六个强烈的高温信号一闪而过。不管这些信号是什么发出的，其功率都相当惊人。而且它们正以大约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逼近。

韦尔斯利以只有计算机才能胜任的速度及时做出了反应——但反应还是太迟，已经不能阻止C217的降落了。尽管人工智能给他的人类上级提出了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建议，但鹓鹏运兵船的起落橇还是稳稳地停靠在三号起降平台的表面。大约三十个隐形的精英战士闪电般地冲下舷梯。阿尔法基地的男女士兵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为生存而战了。

起降平台上，哑哑皮和另外三个咕噜人被关在一间房间里。他远远地听见警报传来的哀鸣，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扎玛米是对的：身穿强力盔甲、要对上千名死难的圣约人同胞负责的那个人类战士，的确在这里活动频繁。哑哑皮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因为他已经不下六次在这里目击过这个战士，并打开隐藏在他呼吸面罩中的信号发射装置，这才有了眼下的闪电突袭。

这真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扎玛米的仇人很可能在进攻期间已经离开了基地。如果是这样，任务依然会被归为失败，哑哑皮毫不怀疑谁将受到谴责。但眼下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用双手紧紧地握住焊得七倒八歪的铁条，听着远方战斗的喧嚣，祈求最好的结果。

在他看来，眼下“最好的结果”莫过于爽快、不受折磨地死去。

麦凯胡乱地穿上衣服，抓起她的武器，连滚带爬地冲出营房。这时，全体坠机处置小队、半数医护兵和三分之一的快速反应部队都已经阵亡了。她跟着人群冲向起降平台，发现那里激战正酣。

能量束仿佛无中生有地喷发，等离子手雷凭空抛出，喉管也被无形的匕首割断。降落的敌军虽被牵制，但它们眼看就要威胁到邻近的起降平台。

席尔瓦也在场，他光着上身上阵，一边急促地用突击步枪扫射，一边大声吼叫着：“点燃燃料，让三号平台变成一片火海！但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快！”

这是个奇怪的命令。勤务人员还愣头愣脑不知所措，士兵们却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手忙脚乱地行动起来。一个太空舰队的军士朝三号起降平台的燃料补给站冲去。他猛地拉开保险，一把抓起喷嘴。

在军士的右边，一团空气在泛光照明下似乎隐隐发出微光。席尔瓦整整扫空了一个弹匣，猛扫看来空无一物的空气。一个精英战士突击队员尖叫起来，现出了身体。它的隐身服发生器被直接击中，身体被拦腰打成了两截。

军士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好像无所畏惧，没有注意。他转身用力按下喷嘴上的开关，一股持续的液体喷涌到三号平台的表面。在这座孤岭当初刚被圣约人占领的时候，一支异星人工程队就被要求在每个起降平台周围建造一圈挡板，为了防止燃料外溢。现在看来它们的确有效。高能量燃料在鹈鹕运兵船的起落橇附近流淌，更远的地方也一片湿润。

“快撤！”席尔瓦大叫，说着就往C217的船身下方扔出一枚破片杀伤手雷。一阵壮观的爆炸，接着是一声洪亮的轰鸣。燃料化作了滚滚火焰，军士关闭了燃料管。

整个计划的结果就是那些逗留在平台上的精英战士都成了闪亮的火把—尖叫着、跳跃着的火把。陆战队员们也立刻做出了反应，开火射击，将敌人一一放倒。但接下来他们不得不忙着灭火。C217此刻已经被火焰彻底包围，机身颤栗着，油箱发生了爆炸。

但必须保护其他的鹈鹏运兵船，有些已经飞走了，有些还停靠在各自的起降平台上。

席尔瓦转向麦凯。“一场好戏”席尔瓦说道，同时韦尔斯利也在他耳边嘀咕。“这不过是稍微有些过火的热身而已，我不是故意耸人听闻。真正的偷袭部队还有五分钟就到了。如果韦尔斯利没有猜错，是六艘圣约人的登陆飞船。它们不能在这儿着陆，所以它们一定会在山顶平地上找

地方。我来解决起降平台——你来搞定山顶平地。”

麦凯点点头，说：“是，长官”她看到了利斯特中士，挥手招呼他。利斯特的小队人马里也混杂着她的陆战队员。“把我的连队里剩下的人都聚集起来，告诉他们埋伏到起降平台下面，准备抵御来自山顶平地的攻击。让我们热烈欢迎一下这帮杂种。”

利斯特瞥了一眼熊熊燃烧的火焰，对麦凯微微一笑。“是，长官！”说着他便上路了。

在另一处，沿着孤岭不规则形状的边缘，几门缴获的暗影炮塔组成的阵线已经开炮。一发发亮蓝色的能量束刺入周围的黑暗，寻找第一艘来犯的敌舰，将夜色嘶成了碎片。

当人类用火海淹没三号起降平台的时候，扎玛米和一队五个精英战士突击队员早就离开了那里。实际上，当后来地狱之火燃起的时候，扎玛米甚至都不在光晕表面——他和他的特种队员们早就走下一层，一间间房间搜过去，屠杀他们见到的每一个人类。不过似乎没有他们最想找到的敌军士兵的迹象。但一切还刚刚开始，那个家伙可能就在下一个拐角处。

默菲刚打开50毫米口径的MLA机关炮的保险，将控制权交由韦尔斯利代管。她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扫过她的肩膀。上士回过头去，看见鲜血喷涌，这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血。一个精英战士发出低沉的喉音，小周和鲍雷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控制室落入了敌手。

韦尔斯利通过主显示器上内置的摄像头目击了整场屠杀。他关掉灯光，通知了席尔瓦。几分钟后，六支三人一组的突击小队穿越迷宫般的建筑物上路了。他们都装备着热感应夜视镜。圣约人的隐身服不能消除热量，恰恰相反，它还能制造热量，这让圣约人隐形的优势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一位死去指挥官的心愿，韦尔斯利准备了50毫米口径机关炮作为惊喜，迎接登陆飞船的到来。虽然暗影炮塔对付女妖战斗机成效卓著，但要把登陆飞船轰下来火力可能尚嫌不足，这点圣约人也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就像一个精英战士经受不起五十发7.62毫米口径的穿甲弹一样，敌人的飞船竟然也无法抵抗50毫米口径机关炮高爆弹药突然袭来的威力。不仅如此，这五十发炮弹可都是电脑操控的——也就是韦尔斯利

操控的，换言之，几乎弹无虚发。

操作命令下得太迟，人工智能来不及逮住第一艘登陆飞船。好在第二艘正在理想的攻击位置上。一串高爆炮弹击中船身，飞船爆炸了。讽刺的是，装有敌军部队的飞船隔舱阻止了大多数人的出逃，所以当飞船栽到孤岭山脚下时，它们只有面临死亡。

基地总共只有一东一西两门机关炮，也就是说幸存的登陆飞船可以在人工智能开炮之前，安然无恙地穿过东边MLA机关炮的火力范围。不过，就算只击毁一艘飞船，也将进攻力量减轻了六分之一。对韦尔斯利而言，这样的结果还算可以接受。

圣约人登陆飞船上的等离子大炮对着陆区域一片狂轰滥炸，山顶平地上尸横遍野。一支突击小队在开阔地被发现了。在被撕成碎片之前，他们肩上的火箭筒纷纷开火，一排火箭弹飞向来袭的敌船。有的火箭弹击中了，有的还造成了人员伤亡，但没有敌船被击落。

接着，“U”形登陆飞船就像恼人的虫群一般盘旋着，迂回向下，船身两侧放下了敌兵。它们像邪恶的种子一般在山顶平地到处播撒。麦凯心里估量了一下：五艘幸存的飞船，每艘大概有三十名敌兵。这次进攻的敌军总数在一百五十名左右。

“使劲揍它们！”利斯特喊道，“在杂种登陆之前就灭了它们！”

作为回应，连队的狙击手们开枪射击，“砰砰砰”的枪声没有片刻停歇。精英战士、咕噜人和豺狼人一个个还没回过神来就已倒毙。

但还有太多残兵余孽——麦凯已准备好经受下一波袭击。

灯突然熄灭了，肯定有什么蹊跷——哑哑皮只能猜到这里。这增加了他内心的恐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哑哑皮只能听着远处沉闷的战斗声，想到底哪边占了上峰。他当然不愿意成为阶下囚，但如果和人类打仗似乎也没什么可高兴的。他不禁琢磨起来，直到……

一团亮光出现了，从对面墙上一路滑行，扫过地面，终于照到了囚室里。“哑哑皮？你被关在这儿吗？”

更多的灯光亮起．哑哑皮看见他面前的空气发出微光。是扎玛米！哑哑皮喜出望外，精英战士没有食言，真的来找他了。戴着呼吸面罩的

哑哑皮很难隔着距离让其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所以他立刻把脸紧贴到铁栅栏上。

“是的，大人，我在这儿。”

“很好，”精英战士说完，“快往后退，我们好破门。”

所有的咕噜人都撤到了囚笼后方。一个突击队员在门锁上安了炸药，随即往后一躲，用遥控装置引爆。一小团火光闪过，接着是一声轻微的“砰”，炸弹起爆了。哑哑皮推开牢门，门上的锁链一阵轻响。

“好，”扎玛米急切地说，“带我们去见那个人类。我们搜遍了整座建筑物，但就是撞不见它。”

原来，哑哑皮心中自忖着，你一路来救我的惟一理由就是为了找那个人类。好像我应该知道一样。“当然啦，大人，”咕噜人信口答道，他为自己的圆滑感到吃惊。“异星人截获了我们几架女妖战斗机。这个人类被派去护卫它们了。”

哑哑皮以为扎玛米会质疑他的回答，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可是扎玛米完全相信他。“非常好，”扎玛米答道，“战斗机在哪里星？”

“就在山顶平地上，”哑哑皮信誓旦旦地回答，“就在起降平台的西面。”

“我们会开路的，”扎玛米大权在握地命令道，“不过跟紧点儿。这里很容易就走丢了。”

“遵命，大人。”咕噜人回答道，“随时听您的吩咐。”

由于无法按照原定计划着陆或靠近起降平台，战地司令普图米只好让他的突击部队降落到山顶平地，即上古先贤所造建筑物的隆起区域。这么一来，他的部队就不得不向前穿过一片开阔地带，几乎毫无掩护，也丧失了用重型武器开路的优势。

不过，老谋深算的普图米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让登陆飞船立刻撤走，而是命令它们继续驻留在着陆区域上空，让船上的火炮在他稳步推进的部队前方狂轰滥炸。虽然这并非登陆飞船原先设计的用途，飞行员也不喜欢这种任务，但那又怎样？在普图米看来，所有的飞行员都不过

是一群名不副实的驾驶员而已。他们怎么想，司令大人不感兴趣。

于是，“U”形登陆飞船压制着人类的防御工事，等离子大炮频频扫射下方的地面，一排排群发的火箭弹升入空中，爆炸队船身毫发无损。

普图米把一排豺狼人安排在最前方，和第二波部队一起前进。这样人类就被迫从散兵坑中纷纷撤离，退守到下一道防线。

普图米在一条清空的散兵坑边停下，向内望去。挖掘散乓坑的某些方式让他感到疑惑，究竟是什么呢？他终于明白了。这个矩形的散兵坑太过现整、太过平滑，一定是在上半个时间单位早就挖好的。司令员想知道，异星人还做了哪些部署？

答案让人心跳加速。

麦凯一声令下：“开火！”，天蝎坦克的炮手得令照办。坦克在司令员的脚下震动，射出一发发炮弹，坦克上的机关枪也开火猛射，车身一阵颤动，炮弹的威力消灭了大约六百米开外的整队咕噜人。几秒后，席尔瓦下令安置在高处的另两辆主战坦克中的一辆也立即开火。这一下炮轰，消灭了一个精英战士、两个咕噜人和一个猎手。

陆战队员们一片欢呼，麦凯面带微笑。少校到底是个心思缜密的老手，早就疑心圣约人很司能会试图将部队投放到山顶平地，所以他才下令地狱伞兵们在建筑物的隆起处挖掘散兵坑，并为坦克制造掩体。

现在，散兵坑里的炮管几乎贴着地面开饱，主战坦克正在把它们面前的区域变成月球表面。每次炮轰都将半吨的泥土炸上天，整片平地上弹坑累累。

麦凯和其他人类所不知道的是，第三发炮弹呼啸而出后，把战地司令普图米轰成了两半。圣约人的进攻仍在继续，但速度已大大减慢。低等级的精英战士接过了指挥权，试图重新集结兵力。

扎玛米依然在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但他也监控着指挥官通讯网络，所以他知道普图米的攻击被遏制了。过不了多久，登陆飞船就会被要求下降，带上所有还能爬、能走、能跑的圣约人，飞离战场，前往更安全的地带。

这就是说他得抓紧时间，我到一条穿过人类防线的捷径，但上次会

议中先知的面目依然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他最大的胜利，不，惟一的胜利莫过于找到那个人类，并消灭它。他或许还可以保住自己的脑袋，而他以前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得到宽恕，谁知道呢？这次有太多精英战士阵亡——没准回去后还有晋升的机会在等他。

他就这样一边自我安慰着，一边继续前进。

这时，突击队员们已上升到了第一层，正接近通向外面的大门。突然，三个里伏在那里的人类陆战队员中的一个看见了一串绿色的光点经过他藏身的凹槽，便开枪射击。

弹匣一个个地被打空，人类的攻击引起了一场混战。咕噜人纷纷猝不及防地跌倒，精英战士们朝各个方向乱射，很快就倒下了。

扎玛米感到他的等离子步枪已经烫得不能再射击。一颗等离子手雷飞入人群，粘在了一个人类士兵的手上，它立刻意识到自己要死了，大叫着：“不！”但已经太迟了，爆炸毁灭了整个突击小组。

哑哑皮从一个死去的精英战士身上搜刮了一颗手雷和一枝手枪，拉拉扎玛米的战斗盔甲。“这条路，大人……跟我来！”

扎玛米跟着他。哑哑皮一路带着指挥官穿过一扇门，走过一条通道，来到一个平台上，那里一字排开停靠着十架女妖战斗机。没有任何守卫。扎玛米四下张望。“它在哪儿？”

哑哑皮耸耸肩。“我不知道，大人。”

扎玛米心头瞬间涌出一股愤怒、恐惧和绝望掺杂的感情。一艘登陆飞船经过他的头顶，划出一条弧线消失在夜空中。全部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那么说，”他严厉地说道，“你对我撒了谎。为什么？”

“因为您知道怎么驾驶这些玩意儿，”咕噜人轻描淡写地回答，“而我不知道。”

精英战士的双眼仿佛被点燃了，冒出凶光：“我应该射死你，然后把你的尸体留给人类扔下悬崖。”

“您不妨试试看，”哑哑皮说着，把等离子手枪对准了他上司的脑

袋，“但我谅你也不敢。”这个咕噜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鼓足勇气把枪对准一个精英战士——他内心依然止不住地恐慌，手也在发抖。不过这恐慌尚不足以让能量束射偏，扎玛米很清楚这一点。

扎玛米点点头。片刻过后，一架超载的女妖战斗机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地面，偷偷滑出了孤岭边缘，立刻开始向下飞去。一个暗影炮塔瞥见了他们，三道等离子束射向战斗机，但女妖战斗机很决逃离了射程。阿尔法基地争夺战就此结束。

士官长对着汹涌波涛般的触须怪物射击，向后退却，果断地保持着移动。他很容易遭到攻击，尤其是背后，怪物喜欢跳到人类身上，不过好在他还有盔甲的保护。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足够让他心惊胆寒，在短时间内丧失行动能力。他知道弹药是个问题，所以不能到处开火，他强迫自己瞄准，尽可能地让怪物一个个爆裂。

它们成双成对、三五成群地向士官长涌来，它们一旦被子弹撕裂，便炸成了肉末，如同融化了一般。但问题是，有数百个这样的小杂种，甚至数以千计。它们一齐洪水般涌来的时候，很难坚守。

但士官长也有反制策略，让这场较量变得更为公平。第一条就是跑，边跑边射，将它们成群结队的阵形拉扯得较为稀疏，迫使它们在房间的两端来回往复。它们数量众多，执著难缠，但却不是太聪明。

第二条是看。要观察破绽，寻找怪物群聚的中心点，以便一个手雷扔下去后，一次就能杀死数百个。

第三条是换。在突击步枪和霰弹枪之间来回反复切换，这样能保证连续的射出节奏，只有在战斗的间隙才停下来重新填弹。

又有更多怪物从黑暗中跳出来，以上战术更显得有效而致命。大群的烂肉和挥舞的四肢在他头上汹涌。从战斗一开始，士官长就猜想会不会有具尸体从天而降跳到他身上。但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更多的令人恶心的畸形生物冒出来，跳跃着前进。不单是奔跑，更是跳出弧线，跃人空中，好像想靠它们的重量把他压倒。

这些怪物大略呈人形，驼背的外貌着起来特别恶心。它们的四肢被拉长，看起来就像要断裂。一丛丛的触须从皮肤上粗糙的孔洞中生长出

来。

它们对子弹倒是非常敏感。士官长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即便还是要十五或二十发子弹才能放倒一个怪物。奇怪的是，就算是活着的怪物看来也像死了一样，士官长再想了想，开始相信它们的确死过。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丑陋的狗杂种长得类似于圣约人精英战士，或者说，像你杀了它之后，埋掉尸体，过两个星期后再挖出来的样子——如果你愿意的话。

终于，在似乎永无止境的等待之后，两个由精英战士变的怪物闯进了大门，很快就被消灭了。这给士官长提供了绝佳的逃生机会。

有更多两足的怪物来到他身后，还有许多滚动、跳跃着的球形生物也一起涌来。看来在他能脱身走出这扇门之前，还要干掉它们。

士官长发现自己站在一间庞大、灯火通明的房间里。里面满是两足的畸形生物，但没有一个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想最好不要破坏这种局面，忙静俏悄地挪向右边墙上的大门。

一段短短的路程后，士官长进入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空间：这里他看见圣约人部队和异军突起的怪物正打得不可开交。

士官长迅速估计了一下面对的目标——它们显然无暇他顾他没有开枪，而是躲避在一个翻倒的货箱后。一场地狱般的战斗过后，交战双力都把对方消灭得所剩无几，士官长得以自由地穿过连接到对面走道的人行桥，从边门离开。

又一个驼背的怪物从天而降，向他冲撞过来。士官长左闪右避，向后一退，回转过身猛砸隆物。它被撞到墙上粉身碎骨，流下斑驳的灰绿色污迹，黏液流到了地板上。

士官长转身正要继续上路，他的运动探测器突然跳出一个红点——显示他身后有一个敌人。他回身一看，才惊讶地发现刚才那个扭曲变形、受伤严重的怪物还在他脚边挣扎。它的左手无力地摇摆着，易碎的骨头从苍白、腐烂的肉里突出体外。

怪物的右手还能正常活动。一束扭曲的触须从生物右侧腰部爆出，右手狂乱地摇摆着，他能听见骨头已经从里面碎裂的声音。

触须乱舞，鞭子一般地击打着，将士官长抽倒在地板上。他的能量盾几乎被这一下袭击打得消耗殆尽。

他滚动到一边，跪立起来，开枪反击。7.62毫米口径穿甲弹将怪物差不多撕成了两半。他踢了踢死去的敌人，对着它的胸脯又来了两下。现在，这该死的怪物总算死绝了，他想。

他继续沿着通道向前推进。两个阵亡的陆战队员躺在地上，这说明至少有另一个小队来过，而且努力前进到了这里。这也给他的逃生增加了希望。

士官长做了一番检查，发现他们脖子上的身份识别牌还在，便取了下来。他一路潜行过宽阔的回廊和狭窄的走道，经过嗡嗡作响的机械设备，来到一间昏暗阴郁的圆顶大厅。运动探测器闪出一片猩红色的警报——他来到了敌人的老巢。

一头畸形的两足怪物蹒跚地走过，他认出了怪物脑袋的外形——只有精英战士才有的狭长而突出的口器。但他没有开枪，因为他看见怪物的头扭曲成一种不可想像的角度，好像它脖子里的骨头已经软化或液化。那个脑袋无精打采地耷拉在怪物的背上，死气沉沉——就像一团需要切除的肿瘤。

看起来有某种东西改变了精英战士，由内而外地让它变得畸形。士官长心里升腾起一股异样的感觉：一种充满恐惧的寒颤。那幅无助的景象——朝一个危险的幻象尖叫着却无能为力——又一次闪过他的脑海，和他在“秋之柱号”上从冷冻中复苏时的梦境一模一样。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他心想。不会的。

怪物摇摇晃晃地走开了，从视野中消失。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慢慢呼出．接着从原地拔腿飞奔，一口气冲到大厅中央。一路上击溃数个步履蹒跚的怪物，战靴下踩扁了一堆小肉球。手中的霰弹枪轰鸣着，浓稠的绿色血污喷溅一地。

他到达了目的地：一个大型的升降梯平台，和他来到这个人间地狱时乘坐的一样。他摸到了控制面板，希望能找到上升的按钮。

一个怪物高高地从空中跃下，跳落到他身旁。

士官长单膝跪地．将霰弹枪的枪管猛插人怪物的腹部，扣下扳机。怪物被打了个底朝天，炸成了一堆四分五裂的尸块。

他扑向控制面板，胡乱摁下了按钮。

升降梯平台像块石头般地往下一沉，下落的过程又快又长。

当你需要科塔娜的时候，她到底在哪儿？她总是会对他说：“穿过那扇门”，“走过这座桥”，或者“爬上那座金字塔”。虽然有时候很烦人，但让人有安全感。

如果这算是建筑物的最底层，那这儿可真是具备了一座地牢应有的阴森气氛。一条小路将他带到另一个空旷的大厅，他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才能穿过房间到达一扇门和后面隧道般的走廊。突然，士官长面对面地看到了他从未见过、也永远不想再见到的东西：一个凶残好斗的双足怪物——这次是个剧烈异化的人类。尽管他被占据他躯休的异物所扭曲，但士官长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是二等兵曼纽尔·门多萨，那个约翰逊中士喜欢冲着他大嚷的小伙子，也是跟着凯斯一起消失在这场梦魔中的陆战队员之一。

尽管扭曲变形了，但大兵的脸庞依然残留着几分人类的模样因此，士官长的手指从霞弹枪的扳机上挪开，试着和他交流。

“门多萨，来吧，我们一起逃出这该死的鬼地方。我知道它们侵蚀了你，不过医务兵会想办法的。”

傀儡般的陆战队员如今已经具备了超人般的力量，他用蛮力突然袭击了士官长。士官长被打得差点儿摔倒在地，盔甲响起一阵警报声。门多萨——应该说，曾经是门多萨的变形怪物——舞动着鞭子般的触须，又一次扫荡过来。士官长左右闪避着一路后退，扣下扳机，连连猛射，用了十二发霰弹枪子弹才将门多萨撕碎。

这样的结局让人感觉既振奋又可悲。行尸走肉般的怪物分崩离析，士官长看见一团小圆球状的怪物寄宿到战十残余的胸腔里，将它的触须深人到门多萨其他四散的躯体中。又一轮霰弹枪子弹将这一切摧毁了。

这就是异形生物的传播方式？小小的球形生物感染它们的宿主，然后将遇难者变异为某种战斗型怪物①。他寻思着这很有可能是圣约人的

某种新生化武器，并不慎泄漏了。因为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战斗型怪物是从精英战士变来的。

①怪物种类包括战斗型、聚生型和感袭型，后文会陆续出现

不论这遭天谴的怪物从何而来，它们对人类和圣约人而言都是致命的。

他迅速给霰弹枪填满子弹，然后动身上路。士官长竭尽全力地飞奔着——这是一场生死逃亡。他冲进另一个房间，爬上高处的走廊，踢飞正好在他战靴旁徘徊的精英战士怪物，然后直冲向大门。

大门的另一边更富挑战性。士官长独自占据着第二层，但一整支怪物部队则统治着怪下的空间，而那儿正是他的必经之路。

高度是一种优势。几颗投掷精准的手雷，紧接着从二层走廊纵身一跳，六十秒的近距离肉搏，足够将敌人扫清。但是，他依然坚信，穿过彻底肃清的房间后，他又会在下一个舱室中遇见新的敌人。

除了赤手空拳的进攻，这些生物还通过人类或圣约人宿主控制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如此一来，这些战斗型怪物就显得更加危险。这些战斗型怪物虽然不是他遭遇过的最聪明的敌人，但它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头脑的木偶——它们能操作机械，使用武器。

子弹在金属墙壁间呼啸，等离子束在空中穿梭，一颗等离子手雷爆炸，士官长终于扫荡完整片区域。这时，他发现一个许多陆战队员最后坚守的地点，就在一个货箱的顶部。他停下脚步，取走他们的身份识别牌，补充了一些弹药，继续上路。

某种东西困扰着他，但到底是什么呢？是他早已遗忘的什么吗？

突然间一切都涌上心头：他差点忘记了自己的姓名。

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

潜伏在他意识边缘的低沉圣咏变得更响了，他感觉到某种压力袭来——某种愤怒。

他愤怒的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在愤怒……因为他还记得自己的姓名？

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

“他在哪里？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挣扎着寻找记忆。

他现在还记得一部分。那是个阴暗陌生的房间，成群结队的可怕敌人，枪林弹雨，针刺般的疼痛……

它们一定俘获了他。准没错。一定是敌人耍的什么新花招。他什么都没有供认。他挣扎着回想敌人是谁。

他的脑海回响着这个咒语：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

嗡鸣声越来越大。他抵抗着，尽管他不确定为什么要抵抗。某些低鸣震慑住了他。被人侵的感觉加深了。

这又是圣约人的诡计？她苦苦思索着。他想呼喊：“这没用。我是永远不会让你们发现地球的！”但他的嘴不听使唤，他无法感知自己的身体。

对于母星的怀念回荡在凯断的意识中，嗡鸣声的音调和感觉起了变化，仿佛显得很高兴。他——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感到震惊，一幅幅新的图景在他头脑中闪现。

他明白，太晚了，什么东西已经侵入了他的意识，就像盗墓贼劫掠一座坟墓。他从未感到如此无助，如此害怕……

他的恐俱被一股如潮水般汹涌的情感带走了，他感到自己亲吻过的第一个女人带给他的温存……

记忆被剥离，被毁弃，他努力想喊出声音。

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

有关他过去的所有记忆碎片都一一展现出来，接着立刻被卷入一种虚无。他能感到入侵者就像是邪恶的汪洋大海要将他整个吞没。但是，就像是沉没的船只尚有漂浮在波涛上的杂物碎片，他的记忆里依然有捉摸不定的碎片残留，依然有他能暂时倚靠的紧急救生筏。

幻象接着幻象：一个笑意盈盈的女人；一个盘旋上升的气球；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一张抹去半边的男人脸庞：一张记不起是什么演出的票根；一阵凉风送爽的美好感觉；一股新鲜出炉的面包的扑鼻香味。

但海水太过汹涌狂躁，惊涛骇浪摧毁了救生筏，将它扯得粉碎。一阵阵浪头把凯斯举起，又把他吞没，无尽的黑暗正向他召唤突然，就在汪洋大海要一口吞下他的瞬间，凯斯记起了一件侵蚀他思想的怪物无法吞没的事物：指挥官神经界面应答器的载波。

他就像一个溺水者般紧紧抓星它，用尽他所有的气力攥紧这最后的救命稻草，绝不放手。因为在这深深的死亡旋涡中，有一根可以带他重新找回自己的微弱游丝：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IK。

士官长将霰弹枪最后的几发子弹送入分崩离析的战斗型怪物体内。它猛地一抽，倒下不动了。

仿佛经过了数个小时，旋风般地穿过令人晕眩的重重地下房间和走道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座通向地面的升降梯。他谨慎地敲击着控制面板——惟恐这座升降梯一下子又把他带向建筑物更深的去处。总算，他感到升降梯震动了一下，迅速向上攀升。

升降梯上升的同时，“克敌铁锤”焦急的声音突然打破了通讯系统的寂静。

“这里是E419。士官长，是你吗？你在建筑物中消失后我就失去了你的信号。下面发生了什么？我正在扫描整片区域的动静。”

“我要是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士官长答道，声音异常冷峻，“但相信我：你最好别知道。我要说的是：凯斯舰长失踪了，很可能已经阵亡。通话完毕。”

“明白，”飞行员回答，“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通话完毕。”

升降梯猛地一下停住，士官长走出来，发现自己正身处一群陆战队员之中。不是他刚刚与之无休止搏杀的摇摇晃晃的战斗型怪物，而是正常健康的气类。“很高兴见到你，士官长。”一个下士说。

士官长打断下士的话。“没时间客套了，大兵。向我报告。”

年轻的陆战队员把半截话咽回去，然后开始报告；“和你失去联络后，我们就转向预定接头点，结果遇到这群突变怪物，它们伏击了我们。长官，我建议我们赶紧离开这鬼地方，越快越好。”

“那是指挥官考虑的问题，下士。”士官长说道，“我们走吧。”

没过多久他们就翻过山坡，进人了雨林沼泽。奇怪得很，连他自己也大感掠讶，进人这片臭烂的沼泽，感觉真好。真的感觉好极了。

第九章

战斗部署时间：＋6i时33分54秒〔机队指挥官劳雷上尉的任务钟）

鹈鹕运兵船E419，圣约人武器库上空。

“距离你们目前所在位置几百米处有一座高塔。试着离开浓雾和雨休的遮蔽，这样我才能飞过来接应你们。”劳雷说道，眼睛紧紧贴着望远镜，士官长走在最前面，他正率领陆战队员们离开古老的建筑物，走进恶臭沼泽的怀抱。恶劣的天气和建筑物中释放出的某种干扰弄得鹈鹏运兵船上的探测仪器晕头转向，但要是她现在就和队伍失去联络，那就太丢人了。无论如何，她还要维护一下面子。

“明白，”士官长答道，“我们已经上路。”

她驾驶着鹈鹏运兵船来回绕圈，眼睛四下寻找着威胁。周围没有明显的敌人动静，这反而让她更加焦躁不安。就算她故意贴着环形世界表面飞行，袭击还是会不请自来。

这是第一百次飞离阿尔法基地执行任务了，她暗暗咒骂着鹈鹕运兵船总是弹药不足。

陆战队员们奋勇前进，急于离开这片鬼地方，因为他们知道有艘登陆飞船正在迷雾之上的某处盘旋。士官长警告他们放慢脚步，小心观察周围的动静，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落到了队伍的中间位置。

“克敌铁锤”提到的高塔在前方映入眼帘。塔的基座呈圆形，边缘伸出半圆形的突出物，应该是为了稳定。上方从塔身延展出两个翼状的平台。这种平台的作用不得而知，其实整幢建筑物的作用都不清楚。塔顶

则消失在迷雾中。

士官长停下脚步四处观望，听见一个陆战队员叫道：“敌人！”很快突击步枪间歇性的开火声便接踵而至。一大片红点出现在士官长的运动探测器上。他看见一打球形感染型怪物从迷雾中跳了出来。他明白，一切在地下空间管用的、牵制这些生物的战术现在全都过时了.

鹈鹕运兵船的探测器突然显示地面上出现了数打——更正，是数百——新的敌人。劳雷咒骂着，驾驶鹈鹕运兵船在空中盘旋，希望能吸引地面的火力。

没有火力指向登陆飞船。“见鬼了！”她咕哝道。这群敌人仿佛是凭空出现，突然冲到开阔地带，却不朝空中掩护射击？或许圣约人不但丑陋，而且也开始变得愚笨了。

她打开无线电想警告地面部队，一阵自动武器开火猛射的声音却率无从她的耳机里传出。“抬头向上看，地面部队！”她吼道，“发现大量敌人——就在你们上方！”

无线电中的声音尖叫起来，接着扬声器中只剩下噪音。千扰变强烈了。她用戴着手套的拳头狠狠地砸向无线电控制台。“真该死！”她叫道。

“呃，老大，”弗莱伊说，“你最好看看这个。”

她回头看向她的副驾驶，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她瞪大了双眼。“好家伙，”她说，“你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吗？”

士官长的突击步枪快速地扫射着，击破了数打小肉球，接着干掉了一个战斗型怪物。它装备有一把等离子手枪，但它没有选择立刻开枪，而是先向前一跳。士官长的自动武器刚好在它扣下扳机的瞬间击中了它。这个曾是精英战士的怪物胸部裂开，仿佛一株邪恶的花朵，潜藏在其中的感染型怪物被打得血肉飞溅。

他听见通讯频道里传出一阵噪音。雷神锤盔甲强大的通信装置试着净化信写，但无济于事，干扰实在太强。听起长好像是“克敌铁锤”，但他不能肯定。

它在鹈鹕运兵船的驾驶员座舱前盘旋了片刻，强光刺得劳雷快睁不

开眼睛。它由某种银色的金属制成，大略呈圆柱形，但边缘呈菱形尖角。翅状的方形短翼不断变化着，好像是保持物体在空中稳定的平衡舵。它——无论它是什么——向驾驶员座舱内投射着强光，然后掉头飞走，降低了高度。在她下方，她看见数打这样的物体，排列成松散的直线飞行。数秒后，它们下降到了林木线以下，消失不见了。

“弗莱伊，”她说，嘴巴突然间变得干涩起来，“告诉克伦运输官好好弄一下通讯系统，给我在干扰中打通一个频道。我需要和地面部队联系，现在！”

敌人潮涌般的进攻有所减退，但它们立即又开始重新集结。一打外形奇特的圆柱形机器从树林中飘了出来，悬浮在空旷地带上空。离得最近的陆战队员嚷道：“这是什么？”他正要举枪射击，士官长举起一只手示意他停下。“别动，陆战队员……我们先看看它们想干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既令人出乎意料，又喜出望外。这些机器一个个射出了一道道能量束，直刺一个突变怪物，将它烧毁消灭。

没有被击中的战斗型怪物开始反击。但在陆战队员和新盟友的联合攻击下，它们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

尽管获得突如其来的帮助，但陆战队员们并不轻松。周围的突变怪物真是太多了。人类的队伍不断缩减，很快只剩下两个一等兵，接着是一个；终于，最后一个陆战队员也倒下了，一团团具有感染性的畜生蜂拥而至。

头上的“陌生人”射下如雨般的红色能量束，消灭了一大群战斗型怪物。士官长在沼泽中向着高塔艰难行进。高地——意味着可能和“克敌铁锤”的信号联络上——在召唤他。

他抓住高塔上的一个突出部分，努力攀上一个古怪的、环绕着塔心的树叶形平台。现在他有充足的迂回空间可以开火。他开枪猛射一只距离太近的战斗型怪物。

他又试了一下无线电，但回应只有更多的噪音。

士官长听到像是有谁在哼唱着小调的声音，转身看到另一架机器正从他背后飞来。这架机器和其他“陌生人”不同，没有采用圆柱形设计，也没有菱形的尖角、翼形的外壳。它呈圆形，几乎就是一个球体。机体

上有一个单独的、散发着蓝光的机器眼，周围包裹着简洁的支撑结构。它的语气正经八百，但同时也流露出异常高兴的情绪。

“你好！我是大装置一04①的监控器。我叫‘343罪恶火花’。有人放出了洪魔。我的功能是阻止它离开这个大装置。我要求你的协助。跟我来。”

①“大装置 - 04”指的就是士官长现在身处的这个光晕。

声音听起来是人工合成的。士官长意炽到这个“343罪恶火花”似乎是某种人造物体。他望见这架小机器背后，“克敌铁锤”驾驶的鹈鹕运兵船正在靠近。

“慢着，”士官长试着用友好的口吻回答它，“洪魔？那些下面的怪物叫‘洪魔’？”

“那当然。”“罪恶火花”回答道，它的合成嗓音冒出了困惑不解的音调，“多么古怪的问题。我们没时间谈这个了，归顺者。”

归顺者？士官长一头雾水。他想问这架小机器这话是什么意思，却没有机会开口。一圈圈闪烁的金色圆环笼罩了他周身，他感到一阵晕眩，接着是一团爆发的白光。

劳雷刚把鹈鹕运兵船调整到位，准备降落到高塔上，远远就望见体形与众不同的士官长站在建筑物上。她轻轻地把操纵杆向前推，鹈鹕运兵船向前滑行，机头朝着建筑物探去。她朝下一看，正巧看见士官长消失在一束金色的光芒之中。

“士官长！”“克敌铁锤”叫道，“我失去了你的信号！你到哪儿去了？士官长！士官长！”

士官长消失了，飞行员无能为力；只能期待再接一些陆战队员上机，期待一切都会有个好的结局。

和其他的指挥官一样，麦凯在黑夜中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才把孤岭凌乱的防御体系规整完毕，确保伤员尽可能都受到照顾．还恢复了一些正常的军事行动。

最后，大约在0300时，席尔瓦命令她下去休息，指出必须有人在

0803时负责指挥，得有人来接替他。

肾上腺素依然在她血管里奔涌，战斗的景象还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现。麦凯发现自己难以入眠。她一直辗转反侧，两眼直视着天花板，大约0430时才终于进人梦乡。

0730时，只睡了短短三个小时的麦凯在临时部队食堂里逗留了一会儿，要了一杯速溶咖啡。接着就爬上一段充满血污的楼梯，登上山顶平地。昨夜C217的残骸已经被清理干净，只留下一大块烧焦的金属残片，标志着这里曾流淌着火光冲天的燃料。

麦凯站定观察现场，寻思C217上的人类飞行员落了个什么下场，接着继续上路。整个光晕表面都被宣布为战区，这意味着普通士兵不用向他们的上级长官敬礼，以免将长官暴露在敌人的狙击枪下。但总有其他表达尊重的方式，麦凯一路经过起降平台，来到远处的战场，沿途所有的陆战队员看来都想和她打招呼。

“早上好，长官。”

怎么样，长官？但愿你睡过了。”

“嘿，长官，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暴露目标啦，呃？”

麦凯一一回答他们，继续前进。这就是她要做的，手里端一杯咖啡，在被等离子灼烧得满是伤痕的防线上巡视。这能让队伍恢复士气。

“看啊，”她走过时一名陆战队员说道，“那就是麦凯中尉。和冰雪一样冷酷，伙计。你昨晚看到她没有？就是站在坦克上的那个。看起来就像没有东西能伤到她一样。”另一个陆战队员默不作声，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继续埋头挖掘战壕。

不知怎么搞的，麦凯没有刻意去想，但自己的双脚已经把她带回到那辆天蝎坦克上，带回到她昨晚曾经站立过、战斗过的地点。现在这些钢铁猛兽对圣约人而言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它们都被挖了出来，安置在坚实的地面上。

指挥官想知道席尔瓦计划用这些坦克做什么。她饮尽杯中最后一点咖啡，走向远处。脚踝被锁链拴在一起的圣约人战俘正忙着挖掘两个墓穴。一个是为它们阵亡的同伴们准备的；另一个是为人类士兵挖的。眼

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尽是一排排包裹严实的尸体。这些牺牲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地球，她告诉自己，为了地球上的几十亿条生命不被圣约人屠戮。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早晨很快就过去了。席尔瓦少校在1300时准时起床上任，派了一个跑腿的来找麦凯。麦凯走进席尔瓦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临时办公桌后面，正操作电脑。他抬头看了一眼中尉，指了指从救生艇上卸下来的椅子。“放轻松些，中尉。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我应该多打打盹儿！你感觉怎么样？”

麦凯的身子沉到椅子里，调整到舒适的体位，耸耸肩。“我很疲倦，长官，不过其他都还好。”

“那就好，”席尔瓦说，双手指尖相抵，合成一个尖角，“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上紧发条——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是，长官。”

“哦，”席尔瓦继续道，“我知道你忙坏了，但不知你有没有抽空读韦尔斯利提交的报告？”

麦凯有一台功能强大的小型无线电脑，是从“秋之往号”上抢运回来的，和席尔瓦桌上躺着的那台一样。她甚至都还没有开机。“我恐怕没有，长官。对不起。”

席尔瓦点点头。“好，根据例行任务简报提供的情报，我们的人工智能朋友得出结论：这次突袭既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又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麦凯的眉毛一扬。“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在表面攻击的背后，圣约人还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找到什么东西，或某个特定的人。”

“凯斯舰长？”

“不，”席尔瓦答道，“韦尔斯利不这么想，我也认为不是。它们派了一队精英战士秘密潜入，成功渗透进建筑物的下层。它们一路上杀光了

所有遇到的敌人，或者说它们以为杀光了。因为有个技术兵装死，还有一个只是被打晕。他们两个在不同的房间，但描述一致。一旦进人了房间，夺取控制权后，精英战士突击队中的一员——一只穿黑色战斗盔甲的畜生——就会短暂地现身。它用还算标准的人类口音问了两个人同一个问题：‘那个穿特殊盔甲的人类在哪里？’”

“它们在找士官长。”麦凯若有所思地说。

“没错。”

“那么，现在士官长在哪里？”

“这可真是个好问题。”席尔瓦回答，“他到底在哪里？他去找凯斯，在一片沼泽中央出现过，告诉‘克敌铁锤’说舰长可能已经死了，然后没过几分钟就消失了。”

“你是说他死了？”麦凯问道。

“我不知道，”席尔瓦严厉地回答，“就算他真死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实际上，我怀疑他和科塔娜根本就是在敷衍逃避。”

由于凯斯的再次缺席，席尔瓦重掌大权。麦凯能理解席尔瓦心中的挫败感。士官长是一笔财富，至少只要他在这儿就会有用武之地；但现在，正在别处独自游荡的士官长，开始变成某种累赘。特别是席尔瓦的部队里已经有无数将士捐躯阵亡，只为了保卫一个根本不在现场的人。

是的，麦凯能理解席尔瓦心中的挫败感，但并不同情他。因为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她见过在盔甲中待得太久的士官长那异常白皙的皮肤。他的双眼充满了——什么呢，痛楚？煎熬？某种机警的不信任？

麦凯不能肯定。但无论那是什么，都绝对不是自私自利，不是抗命不从，不是对个人荣誉的贪欲。麦凯能从士官长的眼中读出这些真相。不仅因为她是个久经沙场的战士，更因为她是个女人，有些东西是席尔瓦永远望尘莫及的。不过眼下说这些起不到任何好作用，所以她没提这些。

她的声音很平静。“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呢？”

“现在的局面很正常：我们孤立无援，而且很可能被包围了。”席尔

瓦向后一靠，座椅发出一声叹息。“就像老话说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与其坐以待毙，等着圣约人再来进攻，我们不如先发制人。算不上什么大行动，至少目前还不是；但同样要达到‘一针见血’的效果。”

麦凯点点头。“你是要我想些点子？”

席尔瓦咧嘴一笑。“你已经替我把话都说了。”

“是，长官。”麦凯说着，就地立正。“明早之前我就布置好。”

席尔瓦看着连长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浪费了五秒钟幻想自己要是再有六个像她一样的左膀右臂该多好，然后他接着继续埋头工作。

士官长觉得自己就像是数百万片散落的拼图又聚拢到了一起。他满心疑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自己在哪儿。他感到头晕目眩既厌恶又愤怒。

他迅速巡视了一番，发现眼前这台准叫“343罪恶火花”的机器不知怎么地，已经把他从沼泽地传送到了这座阴暗沉闷的建筑物内部。他看到那架机器在头上高高地盔漩，散发着幽幽的、鬼魅般的蓝光。

士官长举起突击步枪，朝它发射了半个弹匣的子弹。子弹射得十分精准，可是除了引起它的疑惑之外没有任何效果。

“这真是多此一举，归顺者。我建议你留足弹药，为将来做打算。”

虽然余怒未消，但除了接受眼前的现实之外他别无选择。士官长看看周围。“那么我在哪儿？”

“建造这个大装置的特殊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和保存洪魔。”机器耐心地答道，“这个物种如果要延续，就得仰赖这个装置。我很高兴地看到，洪魔中的幸存者已经成功地繁殖了。”

“‘幸存’？‘繁殖’？你说的是些什么鬼话？”士官长反问道。

“我们必须收集‘索引器’。”“罪恶火花”说道，毫不理会士官长的提问，“时不我待。请跟我来。”

蓝色的光芒此刻闪动了一下，好像在迫使士官长做出决定，不跟上就会落下。他一边迈开脚步，一边检查好两把武器。“说到你，你到底是

谁，你的职责是什么？”

“我是‘343罪恶火花’，”机器用一种学究式的口吻说道，“我是监控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负责维护和运行这个设施的、具备自我修复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但你是归顺者——所有这些你早就知道了。”

士官长对这些一无所知，不过顺藤摸瓜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于是他继续道：“是的，对了，我想起来了……你负责照看这里有多久了？”

“整整101217个本地年，”“罪恶火花”得意地回答，“其中大多数岁月都相当无聊。不过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哈哈哈。”

士官长被小机器突如其来的笑声吓了一跳。他知道人类使用的人工智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展出某种个性，不客气地说就是“怪癖”。“罪恶火花”已经存在了好几万年。

很有可能这个小小的人工智能早已发疯了。

“罪恶火花”继续喋喋不休，唠叨着诸如“影响到九号分站的维修”之类不知所云的疯话。

他的淡话被一大群洪魔打断了，它们从黑暗中出现，形形色色：有的蹦跳前进，有的蹒跚而行，还有的一跃而出。转瞬之间，士官长再次开始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战，前后腾挪着将敌人拉开，任何运动的物体都会遭到子弹的狂扫。

这是他第一次发现一种新的洪魔形态。它们上半身有个巨大的畸形囊袋，一旦中枪就会爆裂，向四周喷发出一打肉球一样的感染型怪物。这样一瞬间，它们就成倍地增加了枪手要瞄准和射杀的目标数量。

终于，仿佛是水龙头被瞬间关上似的，敌人的进攻戛然而止。士官长得以重新给武器填弹。

“罪恶火花”，在周围盘旋，一边哼着小调，一边夹杂着大笑。“没有时间东游西逛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什么样的工作？”士官长问道。他填满了霰弹枪里的子弹，快步地跟着“罪恶火花”。

“这里是图书馆，”机器解释道，一边盘旋着，以便人类能赶上

它。“我们头上的能量场包含有‘索引器，。我们必须赶到那儿去。”

士官长正要问“索引器？什么索引器？”一头战斗型怪物突然从墙壁的凹槽中窜出，向他开枪。士官长开枪还击，看到怪物先是倒下，又重新跳起身来。第二阵扫射打烂了洪魔的左腿。

“这下总算能让你慢慢走了。”他说着，转身对付了又一群或是蹒跚摇摆、或是跳跃前进的敌人。一阵稳定的弹流从士官长的突击步枪中倾泻而出，这群乌合之众随即被消灭。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背后偷袭，猛一转身，发现只剩一条腿的战斗型怪物一瘸一拐地又投人了战斗。

士官长这次砸烂了怪物的脑袋，他横跨一步，躲过一只聚生型怪物的冲刺，回身扫射球茎状的怪物。怪物球囊爆裂，肉块飞溅，散发出一阵绿色的薄雾，还有气球状的感染型怪物。余下的十秒钟尽是气球爆裂的声音。

接着，“罪恶火花”继续向前飞行，士官长别无选择，只有跟着它。他很快来到一扇巨大的金属门前。门后或许藏着洪魔？没准，不过这门看来失效已久，因为几乎各个角落缝隙都有这些黏稠的怪物钻出来。

“罪恶火花”在人类头顶盘旋。“这些安全门已经自动锁定。我会通过变通的手段开启它们。我是个天才。”“罪恶火花”煞有介事地说，“哈，哈，哈。”

“只有脑袋中枪者才会说出这种疯话。”士官长这话并没对谁说出口。一个红点闪现在他的运动探测器上，紧接着闪出了半打。

接下来是几乎已经习以为常的战斗。战斗型怪物从十五米外腾空跳扑下来，要解决问题只有用7.62毫米口径的子弹将它们撕碎。聚生型怪物像老朋友一样不慌不忙地走来，像湿纸箱一样炸裂，四处喷洒着肉球一样的感染型怪物。感染型怪物靠纤弱的细腿到处乱滚，左闪右避，个个都想寄生到人类身上。

士官长还另有打算。他干掉最后一只洪魔，双层的大门刚好徐徐开启，“罪恶火花”随之进入。“请你跟紧点儿，”“罪恶火花”催促道，“这扇不过是十个入口的第一个。”

士官长跟上人工智能，穿过一排巨型的蓝色屏幕，一边回答它：“更多的大门，我真是求之不得。”

“罪恶火花”似乎对士官长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它满口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们周围一流的研究设备——然后欣然把它的人类伙伴带进另一个包围圈。接下来周而复始，士官长一路消灭着层出不穷的洪魔，穿过走廊，穿过底层的维修通道，然后穿过更多的走廊。他最后来到一个拐角处，对抗又一群畸形怪物。

这次士官长有了帮手，一打杀手般的机器出现了，和曾在沼泽地上空出现过的一样，射杀着地面上聚集着的各种形态的洪魔。

“这群‘哨兵’会协助你，归顺者。”“罪恶火花”以它特有的颤音说道。被叫做“哨兵”的机器人投射出激光束，传来一片“嗞嗞”声，将敌人灼烧至死。消灭完一个后，又移动着清除剩下的。

士官长痴迷地看着这些机器一丝不苟地完成着繁重的工作。助他人一臂之力似乎应该说声“谢谢”；但一股气味透过面罩飘来，越来越浓重，又让他欲言又止。那是肉类被烧焦后的恶臭。

士官长在下方奋力拼杀的同时，“罪恶火花”正高高飘浮，凌驾于一切之上发表评论道：“这群‘哨兵’会补充你战斗系统的不足。但我还是建议你至少升级到‘十二级战斗外壳’。你现在的盔甲构成，经扫描只达到‘二级’——对于当前的任务而言实在无法胜任。”

要是有六倍于雷神锤盔甲威力的战斗服，他心想，我愿意第一个试穿。

他纵身一跃，躲过战斗型洪魔的一次袭击，将霰弹枪的枪口向身后一插，在怪物身上轰出一个一英尺宽的大洞。

终于，不辞辛苦的“哨兵”将洪魔悉数消灭，只剩下一堆脓汁尸块。士官长一路走出血污遍地的通道，来到一个圆形平台上。这个平台空间广阔，足以轻松容纳一辆天蝎坦克，甚至对坦克大修一番也完全摊得开。

这时响起一阵机械装置的嗡嗡声，一圈圈的白光自上而下地闪耀，升降梯将人类带往上层。或许上层的状况会好些，或许洪魔还没有浸入上层，他心想。但他也不抱太大的希望。目前为止，这次任务还没有一件事情在意料之中。

洪魔的活体标本被幽闭在光晕的深处，以供日后研究，也是为了阻

止其逃逸。远古的先民们明白洪魔的极端危险性，了解它们具有几何级数增长的繁殖力，甚至能寄居到更高级的生命体体内。所以，先民们深思熟虑地为囚徒们修建起重重高墙，守卫也都训练有素。在既无宿主又无路可逃的情况下，洪魔已经休眠了超过十万年。

然而闯入者的到来打破了牢狱的寂静，并用他们自己的躯体滋养了洪魔。有了逃脱的途径和充足的宿主供给，这群邪恶生物的触角在光晕表层之下迷宫般的通道和走廊中肆意蔓延，在所有可能通往地表的潜在路径中集结。

一座高高的孤岭底下，就有这么一间得天独厚的房间，只有一排形同虚设的金属栅栏挡住了洪魔从地下巢穴蜂拥到地表的去路。阿尔法基地的男男女女还蒙在鼓里，他们即将迎来新的敌人——正蛰伏在他们脚下的敌人。

升降梯猛然停下。士官长一路经过狭窄的过道，进入前方的走廊。洪魔立刻发动了攻击，好在他背后没有威胁，可以从容地后撤回前来时经过的走道。这样就迫使这群面目可憎的怪物随他一起进人了同样狭窄的通道。很快，洪魔的死尸便堆积如山。

他停下，等待下一拨攻击者，然后踏过尸堆，继续向建筑物的下一段进发。他脚下的肉堆发出咯吱声，飘散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士官长再次脚踏实地时，感到一阵庆幸。

士官长从尸堆脱身后，“哨兵”再次现身，引领他穿过一排巨型蓝色屏幕。“我说你们这帮杂种早几分钟到哪儿去啦？”他质疑道。就算机器人听见了他的话，它们也没有片刻迟疑，只顾悄无声息地滑翔，绕着圈，一路飞过前方的走道。

“洪魔的活动导致自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我必须重新启动备用部件。”“罪恶火花”说道，“请你继续——我完成任务之后会回来的。”

“罪恶火花”几次三番丢下他个人——每次它的离开都会有一群新的洪魔攻击者随之而来。“慢着，”士官长抗议道，“我们得谈谈这个——”但太晚了。“罪恶火花”早就飞快地钻进了墙上的圆孔，消失在某种传送管道中。

果然，“罪恶火花”一走，一只笨手笨脚的聚生型洪魔就摇晃着走出了黑暗，发现了它的猎物，立刻上前“问候”。士官长开火轰击供魔，不

过为了保存弹药，他让“哨兵”们接手处理引发的混战。

面对新一轮的洪魔汹涌的攻击，士官长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战术：他让“哨兵”机器人来收拾它们。一开始，“哨兵”不费吹灰之力镇压了一拨肉球状的感染型洪魔；接着越来越多的敌人出现了，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很快，士官长不得不放弃初衷。他一脚辉烂一个肉球，用突击步枪的枪托砸飞另一个，突击步枪子弹接连三次扫射，消灭了一打。

“罪恶火花”飘回了房间，回旋了一圈，伪佛在评估战果，接着发出一种古怪的、金属质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是非难的口吻：“‘哨兵’能用它们的武器迅速除掉洪魔，归顺者。速度至关重要。”

“那我们走吧。”士官长厌烦地说。

“罪恶火花”没有迟疑，而是迅速向前方推进。这架小机器带着士官长走向图书馆更深邃、更阴暗的大厅。他们经过许多扇敞开的巨门，最后一扇却紧紧地关闭着。士官长停留了片刻，希望“罪恶火花”会为他开门，但“罪恶火花”失踪了。又一次。

让它见鬼去，他心想。这架小机器正在迅速耗尽他的耐心。

士官长决心继续前进，无论有没有“罪恶火花”的引领。他顺着自己的足迹原路返回，来到一个陡峭的向下延伸的斜坡前，他向下走去，很快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满是洪魔的维修通道中。

但通道狭窄的空间限制反而让消灭这些寄生怪物变得更容易了。五分钟过后，人类走上对面斜坡的一扇金属门，发现“罪恶火花”就在那里，自顾自地哼着小调。

“哦，你好！我是个天才！”

“没错，那我就是个将军。”

“罪恶火花”向前突进，带领他穿过一个圆形的凹地，到达另一扇巨大的门前。机械装置呼呼作响，士官长不得不停下脚步，等大门徐徐开启。龙传来一阵金属的铿锵声，接着在沉闷的响声中，大门停止不动。

“请在这里等我。”“罪恶火花”说道，很快消失了。

士官长熟练地换上新的弹匣，把这当作家常便饭。数十个红点出现

在他的运动探测器上。他背靠大门而站，一排洪魔怪物准备向他冲刺。士官长没有直接对它们开枪，而是冒着可能被它们压倒的危险，向敌阵中间投出一枚手雷。一半的敌人在这一击中丧生。又花了几分钟和几百发子弹，士官长才把剩下的解决——但无论如何，他都成功了。

这时机械装置又开始活动，大门打开了，“罪恶火花”重新出现，自说自话地哼唱着：“我是个天才！”

他走进一个新的房间——一座高大的拱顶厅堂，被几束金黄色的灯光微微照亮。“罪恶火花”带他冲到这里，还是头一次停下来歇脚。尽管进人图书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士官长还是觉得晕头转向。一拨又一拨寄生怪物，总是从各个方向朝他进攻。

他取出装备包，吞下了一些营养丰富的补给品，收起武器。该上路了。

随着对图书馆的渐渐深人，他发现了一具尸体——人类的尸体。他跪下做了一番检查。

惨不忍睹。陆战队员的躯体支离破碎，甚至连洪魔都无法寄生利用了。他倒在一大摊血泊中央，周围撒满了弹壳。

“啊，”“罪恶火花”的目光越过士官长的肩膀向下窥视，“另一个归顺者。他的战斗外壳已经证实远不如你的有效。”

战士转过头，从肩膀向上望去。“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这是个试验吗，归顺者？”“罪恶火花”似乎是真的被搞糊涂了，“我发现他在建筑物环形平台的另一侧徘徊，于是把他带到了和你一样的起点。”

士官长俯视着这具遗体，对他居然能冲到这里感到吃惊不已。就算是经过身体强化手术，再加上盔甲的优势，士官长还是觉得这接近了耐力的极限。

他险查了一下，发现了陆战队员的身份识别牌，看到了姓名。“莫布托·马文，上士”，后面是一串服役编号。

士官长取下身吩识别牌。“我不认识你，上士，但我真希望能有这个

机会。你一定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

这远远算不上什么祭文颂词，但他希望是。但愿莫布托·马文上士能在这里听见这些话，这样他才会获得些许慰藉。

好的陷阱需要好的诱饵。所以麦凯才下令一架鹈鹕运兵船趁着黑夜中的几小时，捡起C217烧毁的残骸，并投放到埋伏圈中运兵船往返了三次才运输失足够量的残骸。接下来通过数小时的辛苦劳作，逼真地在周围布置好了碎片。最后在高处的岩石中设下了她的伏兵。

终于，太阳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晨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伪造的呼救信号被发送出去，一股精心设计好的火焰在残骸深处点燃。“坠机现场”的周围还散布着一些自告奋勇的“群众演员”——从孤岭上运来的战友遗体被摆放在此，从空中就能看到。

一排的半数人马必须小睡片刻，剩下的负责执勤。麦凯用望远镜扫视整片区域。伪造的坠机现场位于一个低矮的平顶山头和一片岩石山脚之间，其中布满了杂乱的巨岩。残骸，连同袅袅的青烟，看起来相当逼真。

韦尔斯利相信，在曾经错误地把陆战队员和太空舰队成员当成小菜一碟之后，敌人已经被迫改变了想法，开始真刀真枪地对付他们。这就意味着，它们将监听人类的无线电通讯，派出常规的无人驾驶侦察机，使出所有现代战争的必要手段。

如果人工智能的推测正确，那么异星人应该已截获呼救信号，检测到发报源头，并派出了一支小队侦察情况。无论如何，麦凯还没有发现任何这个计划不能奏效的理由。

日头在空中逐渐升高，岩石间的温度也随之上升。陆战队员们利用一切能找到的阴影避暑；而麦凯则暗自庆幸，队员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对高温有太多的抱怨。

三十分钟的等待过后，麦凯隐约听见了蚊子一般纤细的轰鸣，她立刻举起双筒望远镜向天空眺望。不久，她就发现了一个向下翻转的小点。很快，小点化作了女妖战斗机。她打开通讯频道。

“红一呼叫三班——该演出了。”

指挥官不敢说得太多，以免引起圣约人窃听者的怀疑。其实她也不必再多说什么，她的陆战队员们知道该怎么做。

敌人的飞船离得更近了，三班的一些队员假装受了伤，急急忙忙地冲到开阔地，用手遮住额头上的阳光，观察飞来的鹈鹕运兵船。发现是女妖战斗机后，他们故作惊讶状，胡乱地对着它开了几枪，便奔到了岩石间的安全地带。

女妖战斗机射出一连串等离子束驱散他们，在坠机现场上空盘旋了两圈，就朝它来的方向飞回去了。麦凯眼看着它离开。钓钩已经投下，鱼儿已经咬线，就等她提杆收线了。

伪造的坠机现场半公里开外，另一个陆战队员，或者说一个曾经的陆战队员，从一口地下通风井探出头来，感到阳光正照耀着他被严重损毁的脸庞。好吧，其实并非他的脸庞，因为感染型怪物已经进入他的脊髓。二等兵华莱士·A·杰肯斯和某种他认为是“异物”的东西共享着自己的肉身。那是一种奇怪的生命体，没有思想，人类无论如何也无法触及它。而且“异物”的宿主似乎仍然残留有某些意识，甚至还有行动的能力。

现在，零散的怪物大军——感染型、聚生型和战斗型——各自弹跳、蹒跚、行走在光晕表面。杰肯斯明白无论这支部队要去哪里，其目的只有一个：寻找并寄生有意识的生命体。他能隐约感觉到“异物”那强烈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欲望。

他的目的则与此截然不同。在转变为战斗型怪物之后，他的躯体依旧有能力控制武器。其他一些怪物也可以——而这正是杰肯斯所期望的一切。一枝M6D手枪会恰到好处，不过一枝能量武器也能胜任，甚至是随便什么手雷。不是用在圣约人或洪魔身上，而是他自己。或者说，曾经的自己。这也是他小心翼翼地向“异物”全面隐藏他意识的原因。这样他就有机会毁灭囚禁自己的肉体，并超脱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他的折磨。

洪魔纷纷爬向山头，一个聚生型怪物也紧跟上去，很快开始攀爬。“异物”在杰肯斯的拖延下，远远地尾随其后。

麦凯料到陷阱会奏效。一艘“Ｕ”形登陆飞船出现了，在伪造的坠机现场盘旋，并掉头准备着陆。一旦精英战士、豺狼人和咕噜人跳下登陆飞船，就会很快成为隐藏在岩石背后的陆战队员和坐镇平顶山头的狙击

手的猎物。

兵不厌诈，等圣约人的飞船再次起飞，麦凯发现自己所期待看见的东西全都看到了，还外加一对猎手。这些相貌丑陋的杂种极难消灭，而且很有可能将整个排的人马撕成碎片。

麦凯咽了咽口水，打开麦克风，轻声下了几道命令。“红一呼叫所有狙击手和火箭弹射手，集中你们的全部少力打击‘猎手’，立刻执行。通话完毕。”

突然间，齐射的子弹和火靛弹雷霆万钧，很难分辨出到底是谁干掉了猎手。不过麦凯才不关心这个，只要这些行走的巨大怪物毙命……它们也千真万确地倒下了。这真是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登陆飞船耍了个回马枪，向巨岩扫射着等离子炮火，逼得地狱伞兵们不得不闪避。

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鼓舞，圣约人的地面部队直冲散乱的岩石阵，急于寻找掩护，并消灭潜藏的人类。当然，它们也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山顶的狙击手干掉了五个异星人战士；紧接着，登陆飞船又施加了报复行动。

陆战队员们被迫深人掩体，敌人的飞船俯冲而过，向小小的山顶平地扫射出两排等离子束，干掉了两个狙击手，还有一个挂了彩。

战况在岩石密布的山脚下迅速白热化，人类和圣约人在巨大的风化岩石间互相追击。能量束飞来飞去，突击步枪哒哒作响，双方都投入到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这可不符合麦凯的预想。她正努力寻找摆脱这种局面的办法，突然一拨新的敌人又加人了战斗。

一种奇异的生物如山洪爆发般从山头的另一面袭来，对双方都发动了攻击。麦凯目睹这些行尸走肉，这些被扭曲损毁的肢体，以及蜂拥而至的微小肉球碰撞着、弹跳着，爬上岩石。

首要的问题是，圣约人部队似乎很熟悉这些生物，但地狱伞兵们则不然。三名二排的队员已经被多个怪物的联合攻势所压垮，其中一个已被怪物杀害。麦凯这才明白过来这种威胁有多么恐怖。

就在麦凯奋力穿过迷宫般的巨岩，冲向山顶的时候，无线电呼叫在

她的耳塞中此起彼伏。

“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

“开火！开火！开火！”

“快把它从我身上扯掉！”

无线电通讯量猛增，指挥频道变成了一团混乱的尖叫，不断地有人要求下令，请求撤退。连陆战队普通士兵也开口插嘴起来。

麦凯咒骂着。没门，这些怪物想击溃他们，没门，没门。她绕过一块巨岩，看到一个咕噜人跑下山来，背上缠绕着两个圆球状的生物。咕噜人满嘴尖叫，摇晃着。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生物。一阵准确的突击步枪扫射，把它们三个都放倒了。

麦凯继续向山上进发，她很快就发现新的敌人还有其他类型。麦凯杀掉两个双足怪物，看到一个大兵用尽半个弹匣，射向一个外形丑陋的怪物，却又看到这些垂死挣扎的生物喷射出更多的怪物。

就在这时，第三头怪物从两块巨岩之间出现了，它瞥见了人类，纵身跳到了空中。

杰肯斯和“异物”共享同样的视野。他认出了麦凯中尉，希望她能一枪命中。这要比自杀来得好受些——这是……

但事情并不如他所愿。

麦凯紧盯袭来的怪物，横跨一步，用枪托猛击怪物的头侧。怪物“扑通”一下掉落到地面上，打起滚来。中尉扑上去的一瞬间它又跳了起来。“快来帮忙！”麦凯叫嚷道，“这个我要活的！”

四个陆战队员联手才制服这只怪物，束缚住它的双手仅脚，终于将它置于控制之下。但他们也子寸出了代价：一个陆战队员被打瞎一只眼睛；另一个被打断手臂；第三个手臂上粗糙的咬痕鲜血直淌。

接下来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十五分钟，简直像一场永无休止的搏杀。人类和圣约人部队都从针对彼此的战斗中脱身，集中力量对付新的敌人。最后一个球形怪物破裂了，然而没过多久，它们又再次来袭。麦凯一个接着一个地瞄准射杀，在迷宫般的岩石阵中玩着生死竞速游戏，来

不及喘息片刻，也根本没有机会。

麦凯通过无线电请求支援。在快速反应部队、两架鹈鹕运兵船和四架俘获的女妖战斗机的共同帮助下，她成功地赶走了圣约人的登陆飞船，歼灭了不愿弃械投降的地面部队。

随后，麦凯命令地狱伞兵们地毯式搜索整片区域，寻找新敌人的完好活体标本，以便带回阿尔法基地做进一步研究分析。

最终，身体情况恢复的杰肯斯成了惟一的活体标本。不论他如何挣扎、蹦跳、撕咬、他还是被扔上了鹈鹏运兵船。一陆战队员们把他牢牢拴在飞船甲板的D形凹槽上，好好踢了他两脚作为额外奖励。

返航的陆战队员，整整一半都躺在收尸袋中。返回阿尔法基地的旅程似乎漫漫无期，麦凯一直呆呆地坐着。两行热泪划破她尘垢满布的脸庞，滴落到她战靴间的甲板上。圣约人已经够厉害的了，而现在出现了更厉害的敌人要面对。自降落到光晕以来，麦凯还是第一次感到彻底的绝望。

士官长离开莫伯托上士的遗体，走进一扇巨大的金属门。他高兴地看到门是开着的，便弓身走过。“罪恶火花”没过多久便无影无踪，怕是又去执行它的神秘使命了。接着，仿佛钟表一般精确无误，洪魔又出来凑热闹了。

他对此早有准备。洪魔冲进房间——数打球形的感染型怪物一哄而上，铺天盖地；半打战斗型怪物跟在后面。

它们停下脚步，似乎被弄糊涂了。一个战斗型怪物向上望去——士官长从藏身的柱子上纵身跳下。他的金属战靴一脚踩烂了怪物的脸孔。突击步枪子弹横扫带头的几只感染型洪魔。它们的囊袋接二连三地爆裂。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他心想。士官长转身就跑。他跳上一个隆起的平台，且战且退，且退且战。终于，最后一具怪物尸体倒下的时候，“罪恶火花”和“哨兵”都再次现身了。

士官长一边鄙夷地看着它们，一边用战斗型洪魔身上搜刮来的子弹填充武器。接着，“罪恶火花”来到了一个升降梯上，和他上次见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升降梯带着人类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他走下升降梯的时候停下脚步，等“哨兵”们先略微抚慰一下等候在大厅里欣喜若狂的洪魔欢迎团，然后再出手相助。这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一只战斗型怪物从走道跃人空中，正好落到一个“哨兵”上。它挥舞的触须抽打着盘旋的机器人背部，后者火花四溅，蹿出了火苗过了一会儿，“哨兵”爆炸了，洪魔和机器人的残骸一起落到地板上，碎肉、骨头和金属乱作一团。随之飞扬而来的弹片放倒了三个洪魔怪物，其他的也都受了伤。

士官长用突击步枪一阵狂扫，又一个洪魔倒下。机器人聚拢过来，将剩下的怪物烤熟。

干掉了眼前这批怪物之后，士官长跟上“罪恶火花”走过一排蓝色屏幕的走廊，穿越一片洪魔泛滥成灾的区域，来到一座和他刚刚乘坐过的升降梯不同的平台前。地面上布满拼图般的几何图形，一连串升起的面板守护在一束半透明的蓝色光柱周围，整座设施看起来熠熠生辉。

士官长走上平台，古老的机械装置发出一阵颤动，对他的出现做出反应，接着，周围的墙壁开始徐徐上升。这次他总算是向下前进——希望这次的旅程能接近终点。他毫不迟疑地给武器填满子弹；似乎每次他乘坐升降梯，都会有一大群洪魔在出口等待。

升降梯发出沉闷的隆隆巨响，经过漫长的下降后，终于“砰”的一声停了下来。

士官长走下升降梯，走向一个基座，“罪恶火花”从他肩头越过。“你现在可以查阅‘索引器’了。”“罪恶火花”说道。眼前的人造物体泛出青色的光芒，外形仿佛字母“Ｔ”。它从圆柱形外壳的顶部慢慢升出，它已经在那里沉睡了数千年。一连串环绕这个设备的金属块不停地旋转，解开“索引器”上的重重外围保护。

士官长抓住这个设备的把手，用力向上一提，把它从外壳中取出。他举起“索引器”，检查这种闪闪发光的人造物——突然，“罪恶火花”发射出一道灰色的射线，让士官长一惊。“索引器”从他手中脱落，消失在“罪恶火花”上的一个储存插槽内。

“你到底在干什么？”士官长质问道。

“如你所知，归顺者，”“罪恶火花”说，仿佛在教训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协议要求我来掌管‘索引器’，并负责传送它。”

“罪恶火花”突然向下俯冲，然后悬停在空中。“你的生命形态显示你极易受到感染。在我们抵达控制室、激活大装置之前，‘索引器，决不能落人洪魔手中。

“洪魔正在蔓延！我们必须赶快。”

士官长刚要回话，忽然看见一圈圈跳动的光环已经笼罩了他的全身。他明白传送就要开始了，又会是一番头昏眼花。

它想要什么东西，凯斯意识到。仿佛永无休止的录像短片库，记忆在他脑中一段段地闪过，仿佛在筛选什么。嗡嗡声在他的头脑中搜寻着……什么东西呢？

他努力抓住这团意识，想把它从防范严密的意识之墙中拉出来，抓住人侵他思想的异物。他紧紧地抓住它，它几乎就要溜走……

接着，它终于——逃脱了。无论这怪物是什么，它想离开这个环形世界。它饥渴异常，需要寻找一片可以肆意饕餮的天堂。

异物那如同带刺铁丝网一般的触角深探插入他的意识中，抽取出一幅月面上看到的地球的图像；图像很快就被抹去，变成了一头屠宰场中的牛。他感到异物的触角急切地抓住地球的形象不放。在哪儿？它逼问道，快说。

压力不断增大，摧垮了凯斯的精神防线。他被逼无奈，只好唤起一段新的记忆。异物似乎对凯斯的印象感到吃惊，那是他童年与伙伴们拍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地上踢足球的画面。

饥渴的异物仔细研究着这幅画面，压力随之缓解。

凯斯感到一阵悔恨的痛楚。他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他将自己所有关于地球的记忆——它的位置、它的防御体系——统统尽其所能地压制到内心最深处。

凯斯发觉一种失落后的疏远感，关于足球场的记忆被抽离，并被永远地抹去了。他很快就唤起另一个记忆——一顿最合他胃口的美餐的滋味。他开始用这些记忆来喂食意识中的另一个存在，每次一丁点儿。

在他亲身经历过的所有战斗中，这是最艰苦卓绝的一仗——也是最

至关重要的一仗。

士官长再次物化现形，来到一个看似飘浮在漆黑的无底深渊之上的走道——控制室。他看见光晕的模型依然在上方垂挂，环形走道的中心飘浮着一个球形的全息影像，还有那块控制面板，那是他最后看到科塔娜出现的地方。她还在那里吗？

“罪恶火花”盘旋在他头顶。“有哪里出问题了吗？”

“不，没什么。”

“妙极了。我们开始吧。”

士官长向前走去。呈弧形的长条控制面板位于走道另一端。控制面板表面是一幅没有尽头的发光全息影像，快速翻滚显示着环形世界极端复杂的电子和机械装置方方面面的数据，这些数据由形形色色、反复出现的象形文字和符号组成。

这里，如果有谁知道如何解读的话，就等同于环形世界的脉搏、呼吸和脑波。各种报告提供着丰富的信息：自身的旋转速率、大气层和气候情况、高度复杂的生物圈，还有维持这一切运转的机械设备；最后再加上某种生物的活动情况，这种生物是这个世界被制造出来的理由——洪魔。它看起来令人生畏——仔细回想更令人心惊胆寒。

“罪恶火花”在控制面板上方悬浮着，向下俯视着站在面前的人类。这架机器的口吻有些自吹自擂：“我在这场特别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即将告一没落。协议不允许我这一等级的单位来执行下一个重要任务：将‘索引器’与‘核心’合二为一。”

“罪恶火花”绕行了几圈，飞到士官长的身边。“这最后的一步留给了你，归顺者。”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叫我？”士官长问道。“罪恶火花”保持着沉默。

士宫长耸耸肩，接过“索引器”，凝视着面前的控制台。一个看似接口的装置闪烁着和“索引器”相同的绿色微光。他将“索引器”插人其中。“T”形设备与它完美地吻合在一起。

控制面板颤抖起来，仿佛即将轰生轰炸。显示屏不停地闪动，仿佛

是过载的表现，电子仪器发出的低沉声音清晰可辨。“罪恶火花”微微倾斜身体，好像在观察控制面板。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士官长尖声说道。

科塔娜的全息身影突然随着一阵急促频闪的光亮出现，不断增长，直到她占据了控制面板的绝大部吩。她的双眼呈亮粉色，数据滚动过她的躯体，士官长知道她一定是陶醉其中“哦，真的吗？”她说。她做了一个手势，“罪恶火花”从空中飞了出去，被猛地砸到了甲板上。

士官长抬头看着她。“科塔娜——”

科塔娜双手又腰而立。“我被关在这里，眼看你今天帮助那个……东西把刀架到了我们脖子上。”

士官长转身看着“罪恶火花”，然后回身说：“先别急。它是个朋友。”

科塔娜一只手遮住嘴巴，惊讶地嘲笑起来：“哦，我还不知道呢。它是你的伙计，是吗？你的好兄弟？你难道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杂种差点儿让你做了什么？”

“我知道，”士官长耐心地说，“激活光晕的防筋系统，消灭洪魔。所以我们才会带着‘索引器’来控制中心。”

科塔娜的影像把“索引器”拔出接口，把它举在她面前。“你是指这个？”

“罪恶火花”又重新回过神来，悬浮到地面上。它陷人了狂怒“核心中有其他智能？这绝对无法容忍！”

科塔娜探出身子，双眼放光。“滚开。”

“罪恶火花”冲到了更高的空中。“多么粗俗无礼！我这就教训你一下。”

“你肯定这是个好主意？”科塔娜问道，一边挥舞着“索引器”，然后将其中储存的数据传送到自己的存储器中。

“胆大包天！”“罪恶火花”惊叫道，“我要——”

“你要干什么？”科塔娜反唇相讥，“我有‘索引器’，而你只能悬在半空嚼舌头。”

士官长举起双手，其中一只握着突击步枪。“够了！洪魔正在蔓延。如果我们激活光晕的防御系统，我们就能铲除它们。”

科塔娜用一副遗憾的表情俯视着士官长。“你还不明白这环形世界有什么用，是吧？‘上古先贤’为什么制造它？”

她向前探身，一脸严肃。“光晕不会杀死洪魔——它只会杀死洪魔的食物。人类、圣约人，没有区别。你们的肉身对它们而言都只是饲料而已。惟一阻止洪魔的方法就是饿死它们。而这正是设计光晕的真正目的：将整个银河条中所有的智慧生命赶尽杀绝！你不相信我吗？”科塔娜最后说，“去问它！”她一手指向“罪恶火花”。

科塔娜所说的一切字字见血。士官长紧紧握住突击步枪，转身朝向“罪恶火花”。“这是真的吗？”

“罪恶火花”微微颤动着。“当然啦。”它直截了当当地承认。接下来的声音听起来恢复了它以往的自以为是：“这个大装置最大的有效攻击半径是二万五千光年。不过只要和其他的几个连锁启动，那么这个银河系就会不再有生命，至少不会再有足以养活洪魔的生命体。”

“其实你早就知道这一点，”科塔娜不无悔恨地继续道，“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科塔娜冲士官长怒目而视。“它一定是有意忽略了这个小小细节，是吧？”

“我们严格按照歼灭程序的启动步骤行事，”“罪恶火花”果断地说，“你亦步亦趋地一路追随我，我们才一起成功地到达了这里。”

“士官长，”科塔娜插话道，“我检测到有动静——”

“为何你对自己已经做了的事情还犹豫不决？”“罪恶火花”质问道。

“我们必须撤离，”科塔娜坚称，“就现在！”

“最后问问你自己：如果这曾经是我的选择，我还会继续吗？”“罪恶火花”滔滔不绝，一群“哨兵”在它身后一字排开。“在耗费了充分的时间

思考你的疑虑之后，我的回答依然不变。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激活光晕。”

“我－们－必－须－尽－快－离－汗－这－儿！”科塔娜说，两眼紧盯“哨兵”。

“如果你不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去找别人就是了。”“罪恶火花”侃侃而谈，“不过，我必须先得到‘索引器’。把你的人工智能交给我，否则我只好强行向你索要了。”

士官长抬头看看“罪恶火花”和它身后严阵以待的“哨兵”。突击步枪随时准备喷发怒火。“你别做梦了！”

“既然是这样……”“罪恶火花”垂头丧气地说。接着，它对着“哨兵”唠叨了几句，最后补充道：“留下他的脑袋，剩下的处理掉。”

第五部 两个叛徒

第十章

战斗部署时间：＋68时03分27秒（斯巴达117的任务钟）

光晕控制室。

士官长同时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围攻，在控制室的无尽深渊之上伸展出的广阔平台，此刻却显得狭小而局促。暗红色的能量射线“吆吆”作响，空气中充满臭氧的气息。“哨兵”，在空中盘旋着，试图找到他盔甲的破绽。它们追求的目标就是一击命中、将他放倒的机会，这样它们不但能取得他的首级，更能夺回“索引器”。

科塔娜的入侵技能自从降落到光晕以来被削弱了很多。她当初进入控制室的电脑系统，实际上是利用士官长盔甲内的通讯器作为调制解调器才成功的，这让他始料未及。她的突然回归也同样令他始料未及。在环形世界的浩瀚系统中待了许久之后，她似乎也变得有些粗野。他思考着她一反常态的行为——她时不时耍脾气的缺点。

没时间顾及科塔娜的“精神状态”了。眼前还有棘手的任务要完成：保护科塔娜，避免“索引器”落入该死的“罪恶火花”之手。于是，士官长腾挪迁回，时刻提醒自己走道没有栏杆，极易从边缘跌落进万丈深渊——这让他迎头痛击敌人变得难上加难。不过，他见过洪魔把“哨兵”拖至地面。他想如果战斗型洪魔能做到，那么他也能。他决定先挑位置最低的“哨兵”放手一搏。

他小心翼翼地诱导着各个目标。突击步枪“嗒塔”作响，最近的目标爆炸了。他换上霰弹枪，有条不紊地开火轰击敌人。他又向枪膛中塞进一枚新子弹，再次开火。每一枪的杀伤力都相当巨大，霰弹枪的确是对付“哨兵”极为有力的武器。

一个“哨兵”爆炸了．另一个“哐啷”一声砸落地面，第三架尾巴冒烟，盘旋着坠人无尽的黑暗深渊之中。

此后的战斗似乎变得轻松起来，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稀疏。他大展拳脚，接二连三地迅速把更多“哨兵”打飞。

他一边移动一边重新填弹。一个特别顽固的“哨兵”利用短暂的间隙偷袭了他的背部。士官长的能量护盾响起警报声，陷人了极其脆弱的状态。

霰弹枪里只剩下四发子弹了，士官长转身将一个“哨兵”打飞，又回头揍扁另一个。接着，他举起武器，转了一圈，搜索其他目标。没有敌人了。

“好。”他放下霰弹枪，一边把更多子弹填入弹匣，一边说道，“别告诉我——让我猜。你有个行动计划。”

“没错，”科塔娜毫不掩饰地回答，“我有。我们不能让‘罪恶火花，激活光晕。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必须摧毁光晕。”

士官长点点头，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双肩。“我们怎么做才能达到目的？”

“根据我对现有数据的分析，我相信接下来的行动绝大部分都十分危险。”

废话，士官长心想。

“一次足够当量的爆炸，”科塔娜解释道，“可以引发环形世界的解体——破坏一系列基础系统。但是，我们需要引发当量巨大的爆炸。星际战舰上的核聚变反应堆将成为任务成败的关键。

我准备找到‘秋之柱号’坠毁的地点。只要战舰的核聚变反应堆依然完好无损，那我们就能利用它摧毁光晕。”

“你都说完了？”士官长冷淡地问道，“听起来就像逛公园一样简单。顺便说一句，你回来了挺好。”

“还能回来挺好。”科塔娜说道，他明白她的意思。虽然她把许许多多“天然的”智慧生物都当成朋友，但人工智能与士官长之间的联系可谓非比寻常。只要他们还共享同一套盔甲，他们也就共享着同一个未来。如果他死了，她也活不了。正所谓唇亡齿寒，这个道理让科塔娜感到既高兴又害怕。

战靴踩出空荡荡的脚步声。他走向巨型的通道大门，按下控制开

关。门背后，展现出一队“哨兵”和一群圣约人部队激战正酣的画面。一道道红色的激光破空而下，豺狼人在“哨兵”的围攻下纷纷倒地。不过目前看来，这场激战还难分胜负。也有不少“哨兵”在战斗中爆炸，炽热的金属碎片飞过圣约人的头顶。

前方的空间是一条长长的矩形通道，地面奇怪地上下起伏。士官长站在通道的一头，对前面的动静一览无余，任凭两路人马互相厮杀。终于，最后一个“哨兵”坠毁了，只剩两个精英战士在战场上屹立不倒。士官长明白该出击对付它们了。

圣约人看到了人类，知道他必须过这一关，于是原地等他送上门来。士官长尽可能利用周围仅有的掩护，一路穿过长长的通道。突击步枪里如今只剩下半个弹匣的弹药，他别无选择，只有掏出霰弹枪——虽然离理想射程还很远。

他开了两枪吸引它们的注意，等待精英战士冲过来，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它们抛出一颗等离子手雷。爆炸的结果是敌人一死一伤。霰弹枪接着补上一下，战斗就结束了。他大步流星地走过血腥的战场，把突击步枪换成了一枝等离子步枪。

穿过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后，他没走多远就来到了金字塔建筑的顶层。天色漆黑，在士官长从山谷一直打到控制室这段时间内，又有一场大雪降下。

周围还有敌兵守卫，不过都背对着顶层的大门，直到大门开了一半它们才反应过来纷纷转身。它们看见了人类，一个个惊慌失措，准备自卫。但士官长早就举起等离子步枪一阵扫射。精英战士抽搐着倒下，很快几个豺狼人和咕噜人也相继横尸当场。

激烈的战斗突如其来地开始，接着又突如其来地结束了。雪花在士官长的孤独身影周围飞舞飘散，开始漫长而辛劳的工作：用白色覆盖每一具尸体，形成一种四周一片安宁的错觉。

科塔娜利用这片刻的停歇向士官长继续讲述她的计划：“我们必须争取时间，不然‘罪恶火花’或它手下的‘哨兵’一定会找到无需‘索引器’就能激活光晕上终极武器的办法。

“这片峡谷中暗藏的是光晕的主火力装置，由三个脉冲能量发生器组成，能放大光晕的波束，使其射向太空深处。如果我们破坏或摧毁这些

发生器，那么‘罪恶火花’就不得不去维修，这将会为我们赢得时间。我正用一个指示箭头标示出最近的能量发生器的方位。我们必须行动，破坏这个装置。”

“明白。”士官长说道。他沿着斜坡跑到下一层平台。途中，他干掉了两个精英战士，消灭了一对准备逃跑的豺狼人，击倒了一个刚刚从下面探出头来的咕噜人。

风雪在金字塔建筑的侧面呼啸着。士官长一路向下，留下一连串脚印。他一路来到通向下一层斜坡的通道，穿过它走向建筑物的另半个侧面。他猛地撞上一对精英战士，它们在拐角附近躲躲藏藏，向斜坡上士官长的方向开了火。

除了开火，士官长来不及做出任何别的反应。他持续扫射着，希望能打掉圣约人的护盾。按理锐离圣约人这么远，士官长的攻击很难奏效；但实际上等离子能量束持续不断的扫射颇见成效第一个精英战士凄惨地咆哮着倒下；第二个躲过一枪，但半张脸已经被打飞。它伸手去摸缺了的那半张脸，有了恐怖的发现，刚要尖叫出声、就被能量束结果了性命。

士官长正准备继续向下方的山谷进发，科塔娜发话了：“等等，我们应该抢夺一架女妖战斗机。我们需要利用它及时赶到能量发生器所在地。”就像她的许多建议一样，这个方案也是说说轻巧，做起来很难。士官长喜欢速战速决，把所有的困难都抛到脑后。

此刻他已经走下金字塔建筑物，看见了成群的圣约人，但没有洪魔，他不由感到一阵莫名的轻松。圣约人虽然强悍，但他了解它们，这多多少少让他减轻了内心的忧惧。

异星人的等离子步枪不如M6D手枪或狙击步枪那样精准，但士官长还是尽其所能地干掉了下面的几个圣约人。刚刚才消灭三个异星人，他的行动就引起了一辆“阴魂”自行迫击炮和更多敌人的注意。他别无他法，只得向斜坡上撤退。

“阴魂”自行迫击炮继续向上坡猛射等离子炮弹，却反而让其他的圣约人部队不敢向士官长冲锋。不过这种优势转瞬即逝——他必须找到火力掩护，而且要快。

尽管暂时没有洪魔出没的迹象，但它们快被冻结的尸体散布在周

围，说明过去两个小时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恶战。他知道洪魔会从死去的遇难者身上夺取武器，所以士官长在洪魔的尸体间来回奔忙，收集必要的武器装备。忙碌一阵之后，他只失望地发现了几枝M6D手枪、能量手枪，格斗匕首，还有别的装备——林林总总，惟独没有他最需要的。

就在希望决要破灭时，他突然看见一具战斗型洪魔的尸体下，露出几英寸长的草绿色的炮管。他把尸体翻开，不禁一阵喜出望外。这枝火箭筒还有弹药吗？要是有，他可真交好运了。

他立刻检查了一番，火箭筒里果然还有弹药。正应了那句老话，“好事成双”，士官长在几米开外又发现了两枚火箭弹。

装备好火箭弹的士官长准备大干一场。“阴魂”自行迫击炮无疑是最明显的威胁，所以他决定优先解决它。要返回金字塔建筑的侧面，找到一个视野清晰的发射点很费时间，但他办到了。危险近在咫尺，他连发两枚火箭弹命中迫击炮，眼看它粉身碎骨。

他退出用尽的火箭弹弹壳，“砰”地推人另一发，转换目标两发火箭弹相继破空而出，在一群圣约人战士中间炸开了花。他向后一退，丢下火箭筒。他的火箭弹存量有限，一旦用尽，他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扔在峡谷里，自己继续完成艰难的任务。

他悄悄接近两个站在女妖战斗机前的精英战士。它们被几记致命的老拳打倒在地，士官长跨过它们的尸体，开始检查女妖战斗机的操作系统，而科塔娜则启动了军情局那帮搞技术的小子对俘获战机做出的检查报告。

他坐进单人座战斗机中，启动了点火装置。他奇怪这些异星人刚才怎么没用这架战斗机对付他。谢天谢地它们没有。士官长看见了仪表盘，他以前从来没有驾驶过这种战斗机，但他能操作UNSC的大多数大气层内的飞行器和太空战斗机。所以，借助于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再加上科塔娜提供的技术资料，他发现要理解这架战机的操作系统并不困难。刚起飞的时候有些摇摇晃晃，不过很快飞机就平滑地升空，并开始爬高。

周围一片漆黑，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能见度极低。他兼顾着科塔娜在他头盔显示屏上标出的指向标和战机上的仪表饭。这架飞机的的操作方式和人类大不相同，但异星人的转弯倾斜指示器看起来跟人类的差

不多，这有助于士官长保持正确的方向。

战斗机速度飞快，两边的峡谷越宋越窄。很快，士官长就瞥见了一个从一面峭壁上伸出来的、灯火通明的平台。敌人一连串的炮火立刻朝他袭来——圣约人不欢迎任何客人来访。

与其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不如先实施一轮扫射再说。他驾驶女妖战斗机猛地俯冲下去，用战机上的等离子炮和核子炮将平台上的岗哨扫荡一空。然后战斗机减速，终于如他所愿地安全着陆了。

女妖战斗机呼啸着在平台上降落，弹跳了一下，最后在平台上停稳。士官长跳下战斗机，穿过一扇大门，进人前方的通道。

“我们需要破坏脉冲发生器的能量输出。”科塔娜告诉他，“我已经调整了你的能量护盾系统，使它能产生一次电磁脉冲爆发，破坏发生器……但你必须走进发生器的脉冲能量柱，才能触发。”

士官长在下一扇大门前停下脚步。“我必须做什么？”

“你必须走进脉冲能量柱，才能触发。”人工智能照实重复道，“电磁脉冲爆发应该能破坏发生器。”

“应该？”士官长质问道，“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你这边。”科塔娜坚定地回答，“我们同在一套盔甲里——忘了吗？”

“没有，我没忘。”士官长抱怨道，“但受伤的不会是你。”

人工智能选择保持沉默。士官长穿过下一扇大门，停下脚步观察有没有敌人试图阻止他的步伐，随后根据指向标来到大厅中央的控制室内。

他一进去，脉冲发生器就赫然在日。它的白光是如此耀眼刺目，以至于他的头盔面罩自动变黑以保护他的视力。不仅如此，士官长在接近三角形的引导结构时，感到周围的空气僻啪作响。他准备跨进去。“我一定要走进那玩意儿当中是吗？”士官长充满怀疑地问道，“除了这种自杀式的行为，就没有其他更轻松的办法吗？”

“你不会有事的，”科塔娜安抚道，“我差不多能保证。”

士官长注意到了那个“差不多”。他咬紧牙关，一口气冲进那束炫目的强光中。几乎瞬间就起了反应——似乎发生了类似爆炸的状况，光束开始颤动，地面也随之震动。士官长急于脱身，可他感到一股吸引力，但终于还是奋力挣脱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护盾能量已经消耗殆尽，皮肤一阵灼烧般地疼痛。

“脉冲发生器的核心部分已被摧毁。”科塔娜说，“干得好。”

又一队“哨兵”飘然而至。它们像秃鹰扑食般俯冲到狭小的脉冲发生器控制室，围成一圈，暗红色的激光束封锁了整片区域。“罪恶火花”不仅是为了阻止他进行的破坏——它更是为了“索引器”而来。

但士官长明白该怎么对付这些机器杀手。他不断地躲过激光束，并一个一个地将“哨兵”摧毁。终于，空气中弥漫着臭氧的异味，他得以自由地撤离。他从同一条通道原路返回到女妖战斗机所在的平台。

“第二个脉冲发生器位于一个邻近的峡谷。”科塔娜轻松地说道，“开始行动吧，等我们靠近了我会标出指向标的。”

士官长驾驶女妖战斗机拐了个大弯，朝下一个目标飞去。

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冷设施来保存，躺在金属台子上的尸体早已开始腐烂。席尔瓦步入临时停尸房的时候，扑鼻的恶臭迫使他用嘴呼吸。他等着麦凯开始她的报告。

六个全副武装的地狱伞兵在墙角一字排开，时刻准备应对一个或多个洪魔突然苏醒的意外状况。虽然从各个尸体的毁坏程度来说，复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种生物的繁殖能力已被证明极其顽强，令人不得不担心它们死灰复燃的潜在威胁。

麦凯一脸苍白，仍然没有从残酷的现实中缓过神来：单场战斗，自己手下牺牲的陆战队员多达十五名。席尔瓦理解她，甚至感同身受，但他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现在，根本没时间去哀悼、自责或内疚。女连长必须像他那样，把这些一股脑儿地吞进肚子里，重新振作起来。他沉着地点点头。

“中尉？”

麦凯将一阵升腾起的恶心感强压下去。“长官。是，长官。显然还有

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基于我们在这次战斗中的种种观察，加上从圣约人战俘口中获取的情报，以下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圣约人到这里似乎是来寻找某种‘神圣遗迹’的——我们猜想应该是某种尖端科技——但它们遭遇了被称为‘洪魔’的生物形态。”她朝金属板上死去的生物比划了一下，“那些就是洪魔。”

“很有意思。”席尔瓦嘀咕道。

“据我们目前所知，”麦凯说道，“洪魔是一种寄生生物形态，专门攻击智慧生命，抹去他们的记忆，占据他们的躯体。韦尔斯利相信，建造光晕的目的就是囚禁它们、控制它们，但我们尚没有直接证据能支持这一判断。或许科塔娜和士官长能证实我们的发现——如果我们能再次和他们联系上的话。

“从这些标本来看，供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麦凯说着，用格斗匕首刺破了瘫软的感染型洪魔。“如您所见，这种洪魔在腿部的位置有触须，触须上还有一对极其锋利的刺针。这是它们用来入侵受害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它们最终会在宿主的体内滋长开来，并寄生其中。”

席尔瓦试着想像那种被寄生的滋味，不禁打了个冷颤。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说：“请继续。”

麦凯说：“是，长官。”她走到下一个停尸台前，“这就是圣约人所谓的‘战斗型洪魔’。如您所见，从残留的脸部看，她原来是个人类。根据她皮肤上依然可见的刺青判断，我们猜她是太空舰队的武器技术员。如果从她胸部的孔洞窥视，您可以看见感染型洪魔的残留，它们尽可能地缩小以便适应她的心脏和肺部的大小。”

席尔瓦实在不想看，但又觉得自己必须看。他凑上前去，近距离观察褶皱的表皮，只见几块恶心的绒毛依然黏附在上面。他的眼前闪现过一连串骇人的图像：病态的肌肤；瞪大的蓝眼睛惊魂未定，仿佛依然忍受着不可思议的痛楚；扭曲的、牙齿脱落的嘴巴；直穿右颊骨、略微起皱的7.62毫米口径子弹留下的弹孔；肿胀的、充满寄生体的脖子；瘦骨嶙峋的胸部中间被撕裂，两个干瘪的乳房各自垂挂在一旁；严重变形的躯干，上面有三个几乎重合的枪眼；细瘦但强壮有力的手臂；呈现出古怪的美感的手指，其中一根还戴着一枚银戒指。

少校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表情已经传达了他的感受，麦凯于是点

了点头。“它可真够恶心的，不是吗，长官？我早就见识过死人的模样，长官——”她咽了下喉咙，摇摇头，“不过没见过这样的。

“好在圣约人的受害者看起来也不怎么样。这具尸体上还配备了一枝手枪，可能是她自己的。不过，战斗型洪魔似乎能够收集使用任何触手可及的武器。不仅如此，它们还有极具威胁性的触手，可以置人于死地。”

“大多数战斗型洪魔似乎都是从人类和圣约人精英战士变形而来。”麦凯继续道，走向最后一个停尸台，“我们推测，洪魔嫌咕噜人和豺狼人身材太矮小，不适合用来充当一流的战斗型躯体，而只配当聚生型洪魔的寄主。您眼前这堆污浊的烂肉已经无法分辨清楚，但它曾经聚生着四个感染型洪魔，它们一旦破裂，爆炸的威力足以让利斯特中士摔个底朝天。”

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话所描述的画面，足以让墙角站成一排的地狱伞兵们忍不住笑出声来。显然，他们觉得让利斯特摔个四仰八叉是个绝妙的主意。

席尔瓦皱起眉头。“韦尔斯利有没有扫描过这家伙？”

“扫描过，长官。”

“非消好，干得漂亮。把这些尸体焚毁，让这些突击队员上去透透气，一小时后到我的办扮室报到。”

麦凯点点头：“是，长官。”

祖卡’扎玛米把肚子贴在坚硬的泥地上，举起单筒望远镜扫视‘秋之柱号’。战舰把守得并不森严；圣约人部队要守卫这么大的战舰还是捉襟见肘——虽然元老议会在人类突袭后已经增派了安全护卫兵力，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坠毁的战舰周边巡逻的女妖战斗机、幽灵气垫橇和“阴魂”自行迫击炮。哑哑皮躺在精英战士身边，手里空空如也，不得不仰仗自己的肉眼观察一切。

“这计划太疯狂了，”扎玛术从嘴里挤出这句话，“我很早以前就该痛快地宰了你。”

“是的，大人。”咕噜人富于耐心地附合道，知道他不过是说说而

已。实情是，这个军官非常害怕回到“真理与和谐号”，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哑哑皮的计划。何况，他实在拿不出自己的计划来。

“你给我再说一遍，”扎玛米要求道，“这样我才能确信你不会犯什么错误。”

哑哑皮瞄了一眼手腕显示器上的读数。他还有两格，或许两格半的甲烷供应，随后他的气罐就会用完，他就会窒息而死。这对他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而精英战士可一点不担心这事儿。一股冲动涌上心头：拔枪爆掉扎玛米的狗头，自己去完成既定计划。但毕竟有个精英战士作伴会有很多好处——而且，威胁一个高级战士还能助长威风，这种小人得志的快感让他沾沾自喜。想到这儿，哑哑皮不禁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恐慌和涌上心头的愤恨。

“当然，大人。如您所知，简单的计划往往就是最好的计划，所以我敢肯定这次一定会成功。既然元老议会很有可能正在密切通缉祖卡’扎玛米，那么您不妨找个死在人类营地的突击队精英战士，让他顶替这个冤大头的身份。

“然后，在我的帮助下，我们去找负责守卫异星人战舰的军官汇报，谎称我们被人类突袭后被俘虏，但随后又成功逃脱了。”

“那再然后呢？”精英战士警惕地问道，“要是他强迫我提供DNA作比对怎么办？”

“他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咕噜人耐心地反驳道，“他正缺人手，而眼前就是个突击队精英战士，仿佛是先知亲自派来的援兵。如果换作您，觉得有必要冒险做这种确认吗？不会的，我肯定不会。换作是您，您肯定会抓住时机，争取让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听从您的指挥，一边还满口感谢先知的祝福呢。”

听起来不错，特别是“身经百战的战士”那句，于是扎玛米同意了。"那好，然后呢？”

“然后——如果真有然后的话，”哑哑皮心不在焉地说，“我们会进行下一个计划。而且到那时候，我们也就不愁吃喝，还有甲烷啰。”

“很好，”扎玛米说道，“我们这就跳上女妖战斗机，快快现身吧。”

“您肯定这是最好的主意？”咕噜人机敏地质问道，“要是我们乘女妖战斗机出现，那指挥官很可能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这么迟才赶来报到。”

精英战士朝前方望去，看来还有很长一段艰辛的路程要走。他叹了口气，勉强承认道：“好吧。”他以往傲慢自大的态度突然又出现了，“但你得帮我扛装备。”

“当然，”哑哑皮说道，两只脚互相搓了搓，“还有别的问题吗？”

活体标本两次试图自杀未遂，所以关押他的牢房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并处于全天候的监控之下。这个曾经是二等兵华莱士·A·杰肯斯的怪物如今坐在地板上，头上方的一个吊环螺栓将他的两个手腕牢牢锁住。

一直被杰肯斯视柞“异物”的洪魔的意识安分了一阵，此刻又骚动起来。它蜷缩在意识的角落虎视眈眈，既愤怒又脆弱。金属舱门“哗啦”一声开启。杰肯斯向后张望，只见一个男性军士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一个女军官。

二等兵心中升腾起一股山崩地裂般的耻辱感——他竭尽所能地背过身去。早些时候，守卫还没有把他的手腕拴在墙上，杰肯斯曾用手势要了一面镜子。一位好心的下士递过来一面。战士在自己被扭曲的面孔前举起镜子，顿时惊恐地尖叫起来。三十分钟后，发生了第一次自杀行为。

麦凯瞥见囚犯干瘪、燥热的嘴唇，猜到他一定非常口渴。她要了一个水壶，走进囚室。“尊敬的长官，我提醒您最好不要这么。，”军士慎重地说道，“这些畜生极其凶残暴虐。”

“杰肖斯是UNSC陆战队的一名二等兵，”麦凯坚定地回答，“以后就这么称呼他。我理解你善意的劝告。”

接着，她就像老师对付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把水壶举到杰肯斯目所能及的地方。“快看！”她说，来回晃动着壶里的饮用水，“学乖点，我就给你水喝。”

杰肯斯想要警告她，想说出“不”，但他只听到自己含糊不清的声音，受到鼓舞的麦凯旋开水壶盖，上前三步，正要靠上去，突然战斗型洪魔发起了攻击。杰肯斯的左臂被镣铐扯断——挣扎着与另一条手臂合拢想抓住女军官。

麦凯猛然后退，正好躲过扫荡而来的双腿。

军士清脆有力地把子弹填人霰弹枪的弹匣，正要开火射击，麦凯大喊道：“不！”一边伸手阻止。军士听从命令没有开火，但枪口依然对准战斗型洪魔的脑袋。

“好吧，”麦凯说道，窥探着怪物的双眼，“我不逼你。不过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得好好谈谈。”

席尔瓦此刻走进囚室，站到中尉身后。军士看见少校点点头，便退到房间一角，手拿武器，依然时刻保持警惕。

“我名叫席尔瓦，”少校开口道，“你早就知道麦凯中尉在这儿。首先，让我告诉你，我们俩对你的遭遇都非常同情，我们了解你的感受，保证你将得到UNSC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医治。但目前的头等大事是，我们要如何做才能离开这个巨环。我想我已经有了答案——不过可能要花些时间。我们需要守住这座孤岭，直到准备好动身离开。这里正是你们要进攻的地方，你现在知道我们在哪儿了——你也知道洪魔就在周围蠢动。如果你来当我这个少校，如果你不得不顶住洪魔的进攻保住这座基地，那你会把精锐部队部署在哪里呢？”

“异物”的右手突然抓住杰肯斯的左手，用力挤压，挤出一截碎裂的骨头。接着，战斗型洪魔挣扎着向前扑，想把那截骨头当作尖刀挥舞。但锁链限制了他。杰肯斯感到无以名状的剧痛，开始丧失意识，又努力挣扎着保持清醒。

席尔瓦看了眼麦凯，耸耸肩道：“好吧，这值得一试，不过他已经无可救药了。”

杰肯斯隐约预感到“异物”前扑的冲动，由于分担了人类的痛楚，异星生物的意识此刻也似乎不再那么强烈。人类抓住这个时机，发出一阵怒吼，用完整的那只手指向席尔瓦的右脚。

席尔瓦低头看看自己的右脚，眉头一皱，正要说些什么，麦凯抓住了他的手臂说：“他不是在指您的脚，长官，他在指下面。指孤岭下面的区域。”

席尔瓦感到一股寒流袭遍周身。“你是这个意思，小子？洪魔就在我们脚下？”

杰肯斯用力点点头，眼球一转，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

少校点点头，两脚并拢。“谢谢你，二等兵。我们会搜查地下室，然后再回来和你多聊几句。”

杰肯斯不想聊天，他只求一死，但没有人在乎这一点。守卫离开了，牢门铿然关闭．空荡荡的囚室里只剩下陆战队员和他那断裂的手臂，还有他脑袋里的异形生物。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即便没有真的奄奄一息，也已经被宣判人了地狱。

仿佛是在确认这个结论一般，“异物”的意志再次汹涌激荡，猛拉锁链，双脚击打地面。食物明明近在眼前，又眼睁睁地看着食物离去，“异物”依然饥肠辘辘。

士官长看准下一个路径点，将劫持来的女妖战斗机降落到一个平台上。他穿过一扇无人看守的大门，进人一座建筑物。还没看见人影，他就已经远远地听见战斗的喧嚣。他一路穿过蜿蜒的通道，引项窥探下一扇门后的动静。和先前遭遇的情形一样，圣约人正和洪魔打得不可开交，难解难分。他耐心地等到双方厮杀得两败俱伤，才动身离开通道内的安全地带，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士官长马不停蹄地补充装备，像个食尸鬼似的在尸休间游走，很快他就为自己装备了一枝突击步枪、一枝报弹枪，还有几枚等离子手雷。尽管一想到这些武器是怎么来的就令人不快，但士官长手握圣约人的武器还是感觉良好，而且还能随时换上从洪魔手中夺来的UNSC武器。

第一个脉冲发生器已被摧毁，他急切地去解决第二个，然后前往他最后的目标。他步入光柱，炫目的光芒闪耀不止。随后地面开始颤动，就在他正要脱身离去时，洪魔突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没有时间迟疑，也没有时间迎战了。他惟一的选择就是跑。一个转身，他就向进入房间的走道飞奔而去，给了一个挡道的战斗型洪魔两记老拳。他向两个聚生型洪魔之间冲刺，在它们像手雷般接连炸裂前及时脱身。爆裂后空瘪的尸体内喷涌出一群新的感染型洪魔。

已经来不及转身了，他开枪便射，7.62毫米口径的子弹倾泻到最近的怪物身上。他又向前方的敌阵抛出一颗手雷。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隆”过后，玻璃尽碎，三个怪物应声倒下。

接着，他发现弹药耗尽，没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填弹了，他直接换上霞弹枪，在扑面而来的怪物身上轰击出一个个大窟窿。他推倒围攻怪物中的一头，拼命狂奔起来。

在隔开一段有效距离后，他得以转身扫射尾随的追兵。整个战斗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却着实让士官长感到疑虑。难道科塔娜不能检测到他给两枝武器重新填弹时手掌的轻微的颤动吗？见鬼，她明明能畅通无阻地感知他所有的生命体征，所以她对他身体的状况要比他自己更了解才对。但是，就算人工智能清楚他的感受，她的活语里却没有丝毫的体现。“脉冲发生器失效了——干得好。”

士官长沉默地点点头，一路从通道返回到女妖战斗机停放的地点。“‘秋之柱号’距离这里一千两百公里，”科塔娜继续说道，“能量读数显示，舰船的聚变反应堆依然在运转！‘秋之柱号，上的系统已经开启了故障自动保险13，如果没有舰长的授权，甚至连我也不能解除。我们必须找到他或他的神经中枢植人体，才能启动聚变引擎的自爆程序。”

“只剩一个目标了，我们尽快解决最后一个脉冲发生器吧。”

指向标出现在士官长的头盔显示屏上。他驾着女妖战斗机起飞，邻近的建筑物袭来一连串攻击炮火，他驾着战斗机疾速俯冲。地面快速逼近，他一个猛拉，异星人的战斗机沿着一条小径，飞进了前方的山谷。指向标指向一条灯火通明的隧遭。女妖战斗机开始遭到地面火力的攻击，士官长明白他的飞行技巧即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正当他猛地把女妖战斗机降低到地面附近时，一枚火箭弹呼啸着擦身而过。他用战斗机上的武器开火射击．遏制住了敌人的火力。飞进隧道就够糟糕的了——要是还保持着高速，则无异于自杀。

进人隧道之后，他最大的挑战变成了不停地左闪右避，以免撞上墙壁，自寻死路。几秒钟后，士官长看到了一扇双层防爆大门，于是立刻把战斗机急停了下来。

他跳下战斗机，一路奔向控制面板，按下开关，传来一阵隆隆的闷响，大门徐徐开启。突然一声“砰”的巨响，有什么东西发生了爆炸，两块巨大的门板停止不动了。已经开启的空隙对女妖战斗机来说太小，但足够两个聚生型洪魔趁机通过。两只怪物扭动着短小粗硬的双腿，向他靠近。它们上半身的球囊不住地颤动着，里面的感染型洪魔迫不及待地

想释放自己。

士官长举起霰弹枪，一枪一个结果了两个怪物，又补上一枪把残余的感染型洪魔消灭干净。他停下重新填弹。大门的另一面显然还有更多成群结队的怪物正等候着。

准备好迎战后，他跨过大门缝隙，站定一看：除了机械设备险随传来的轰鸣声、他右侧“滴答滴答”的水声，以及他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外，几乎一片寂静。运动探测器上没有显示任何警报，视野中也看不到敌人的踪影，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洪魔从来不在乎地点，它们习惯从天而降似的发动突袭。

这个洞穴——姑且用这个词来描述这个巨大的洞窟般的空间——有许多可以藏身的地点。巨大的管道在墙体上若隐若现向下延伸，种种神秘的装置在他周围的平台上像孤岛一般名自矗立，没有人知道阴暗的拐角处潜伏着什么东西。高高在上的灯光，只能为这里提供微弱的照明。

士官长站在一块和整片开阔地带等宽的平台上。一条深沟将他所在的平合和山谷对面一座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建筑一分为二。沟壑上有两座桥，其中一座己经断裂，只剩另一座可以通行——对于任何想愉袭他的伏兵而言，这简直是天造地设的绝佳关口。

既然别无选择，他只好冲到一个对剩下的路途一览无余的地点，然后开始过桥。他还没走出三十步远，五十到六十头左右的感染型洪魔从藏身处蜂拥而出，奔跳着挡住了他的去路。

士官长原地站定，等这些怪物稍微靠近些，然后向敌阵中央投出一枚破片杀伤手雷。

深邃的洞穴吞没了一些声浪，但手雷还是“轰隆”一声炸开了花，飞扬的弹片几乎又干掉了一大群怪物。

但还有两个幸存者，两只怪物不管大多数伙伴都已经丧生，依然沿着这条道路向前突进。霰弹枪只用了一发子弹就将它们消灭了。

他向枪上的弹仓填入更多子弹，深吸一口气，再次上路。他冲到了桥的中央，突然一支混杂有战斗型、聚生型和感染型洪魔的军团在前方的桥头集结起来。又一枚手雷轰杀掉一些，但它们随后立刻向他冲刺．士官长不得不向后退却，手中的突击步枪竭尽全力地喷吐着子弹。

接下来的数秒间可谓势均力敌。战斗型洪魔跳到空中，一前进就是十五米；聚生型洪魔直接冲刺；而无处不在的感染型洪魔则在前两者之间你推我挤。士官长一路退却．已经重填了三次子弹，直到背靠墙壁。最后一只战斗型洪魔在他脚下仆倒，它刚要起身，就被士官长迎头痛击。

他再次为两枝武器重新填弹，走上血迹斑驳的桥面，再次过桥。这次他走过去了，对面只有些微不足道的敌人，还有机会补充弹药。

下一道防爆大门顺利开启，士官长得以进人一条相对短小的，通向地面的通道。他决心尽最大可能采取潜行，于是悄悄溜出了通道，爬上他右边堆满积雪的路堤，遭遇了四个洪魔。一颗手雷喂饱了两个——突击步枪则解决了剩下的。

一架女妖战斗机俯冲下来，在雪地上点射出一条长长的虚线，接着朝山谷飞去。这么轻易就脱身，士官长感到有些意外。不过由于黑夜茫茫，一头雾水的飞行员很可能错把他当成了战斗型洪魔——这样的目标当然值得一打，但不值得再掉头回来，特别是当山谷中满是战斗型洪魔的时候。

他小心地把脸贴近峭壁，躲在沿着山谷边缘散布的巨石和树丛提供的掩护中。自动武器的开火声和等离子武器的呜咽声连绵不断，证明了他左边的战斗已激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接着，正当他越过一个缓坡，以为自己可以悄悄溜走而不费一颗子弹时，他看见圣约人和洪魔正在下面的洼地中进行着肉搏战。他先用一颗手雷先声夺人，紧跟着抄起MA5B突击步枪向两路人马一阵怒射。

积雪在脚下嘎吱作响，士官长一路穿越鲜血浸染的雪地，沿途还瞥见三只贪婪的感染型洪魔争食一个受伤的精英战士。他爬上另一个山坡，站定在树丛之间，一个战斗型和一个聚生型洪魔双双朝他扑来。两个怪物都被一阵密集的7.62毫米口径子弹撕烂“砰”地掉到雪地中。

士官长继续跟着指向标，进人第二个山谷。他发现了一队阵亡的陆战队员，然后补充了一些弹药。他犹豫着是留下霰弹枪，还是用它换一枝狙击枪或者火箭筒。三样都带上当然很不错，但武器带得太多会很累赘，更别提背起来重得要死。最后，他带着狙击步枪和霰弹枪上路了——但愿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士官长想检查一下陆战队员们留下的身份识别牌，发现身份识别牌早已不翼而飞。他花了些时间把尸体拖到附近的山洞，希望感染型洪魔不会发现他们。当然，这也是个藏匿多余武器的好地方——他也这么做了。

接着，他跟着指向标穿过第二个山谷的山口，来到第三个山谷，面前是一幅似曾相识的景象。圣约人正用他们所有的武器和洪魔展开激战：暗影炮塔、一队幽灵气垫橇和两辆火力强大的“阴魂”自行迫击炮。但洪魔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可以不计伤亡地发起反击，因此它们也毫不犹豫地在这么干着。

士官长要的是停放在山头的女妖战斗机，但要到达战斗机所在的地方，就必须压制交战双方。他在右方伺机而动，沿着峭壁一路潜行，利用树丛和岩石稀疏的掩护隐藏自己的行动，不让山谷中央的敌人察觉。终于，穿过一块房子般巨大的岩石后，他发现了一处可以俯视绝大多数圣约人部队的有利地形。士官长准备好S2　AM狙击步枪，调整到10倍放大比率，开始血腥地狙杀。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挑最脆弱的目标最先下手：从暗影炮塔上的咕噜人开始，接下来是远处的豺狼人。这么做是为了在精英战士警觉并把自行迫击炮朝向他之前，尽可能地多杀伤敌人。

然而，在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的同时，士官长实际上也放松了自己的防备。一只战斗型洪魔怪物来到他的身后，给士官长的脑袋一记重击。

这一下来得势大力沉，要是一般人早就丧命了，多亏盔甲救了士官长一命，他朝攻击者的方向滚去。S2狙击枪的枪管太长，不适合近距离作战，但他手上只有这个。洪魔向他扑来，没有时间瞄准了，只能立刻开火射击。

子弹命中这个怪物的胸膛。子弹直穿它柔软的身体中心而过，但战斗型洪魔甚至丝毫没有向后退缩。一小股暗绿色的浓稠液体从伤口喷涌而出，怪物又挥舞着恶毒的拳头向士官长袭来。

他躲过这一拳，丢掉狙击枪，向前猛冲，和怪物撞一个满怀，同时手中的手枪也开火怒射。整整一个弹匣的子弹全部打进了怪物体内。头一发子弹打掉了它的左手，最后一发在洪魔的背上打出了一个一英尺宽

的大洞。

他猛踢怪物的胸膛，捣毁其中的感染型洪魔。他重新捡起S2狙击枪，皱了皱眉头。他仔细查看了一番丧命的洪魔，看到怪物的内脏很快便腐烂流脓。S2狙击枪的高速子弹射穿了怪物的胸部，怪物居然还能前进。

这真是你们制造的另一个恶心的惊喜啊，热情好客的洪魔。

士官长迅速朝周围扫视，确定附近不再潜伏有其他任何“惊喜”，心脏仍然像杵锤一般沉重而快速地跳动着。他重新投人到令人毛骨惊然的战斗中去。一连串火球划出优美的弧线在他周围炸开前，又有三个圣约人战士倒地毙命。有一发炮弹离他太近，其威力足以让他的能量护盾显示出红色警报。

他向后退了退，换上霰弹枪以便用长枪托击倒一对吃了豹子胆的咕噜人。接着他又换回S2狙击枪，跑到巨大岩石的对面。他看准一个能同时攻击圣约人和洪魔的地点，便动身前往。

他想遏制住精英战士。有威力强大的14.5毫米口径穿甲弹的鼎力相助，他基本上都是一枪爆头。战斗型洪魔就难缠多了，所以他掏出手枪对付它们。虽然不太精准，但也得心应手。过了不久，雪地上就堆了一打多的尸体。但敌人很快发现了他，自行迫击炮移动到了合适的位置，开始炮轰他所在的新位置，逼得他不得不后退。

“阴魂”自行迫击炮是星麻烦，是个致命的麻烦，这意味着对士官长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返身回到储藏武器的地点，把狙击枪换成火箭筒。这真他妈的让人难受，但他别无选择，只有撤退。

他花了整整半小时一路绕行过两座山谷、才回到武器储藏点。返程的时候，他希望战事能略微平静一些。但事与愿违，更多的洪魔投人到了激战当中。

士官长踩着自己的脚印一路回到巨石旁的藏身之处，肩膀扛着一枝火箭筒的他打开了瞄准镜。“阴魂”自行迫击炮正忙于向下面的谷底抛射炮弹。就好像是意识到他出现一般，自行迫击炮转过身来，向岩石方向射出一枚炮弹。

士官长强迫自己对炮弹视而不见，锁定目标，扣下火箭筒扳机。爆

炸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接着冒出了滚滚黑烟，但“阴魂”自行迫击炮依然毫发无伤地开着火。

现在士官长四周的火球已经遍地开花，他不得不做了个深呼吸，将自行迫击炮保持在视野中央，再次扣下扳机。筒身一颤，第二发火箭弹笔直地呼啸飞出，“哐”的一声命中目标。自行迫击炮被轰成了一朵怒放的红花，吐出漆黑的浓烟，陷进了雪堆中。

“眼力不错，”科塔娜夸奖道，“当心幽灵气垫橇。”

这个建议说得很对。气垫橇即使补上了自行迫击炮的空缺，快速飘行进视野，气垫橇的等离子武器开始喷吐等离子束，似乎想要完成其他圣约人战士没有达成的任务。

好在士官长此时已经填弹完毕。火箭筒正好胜任这项工作，一枚火箭弹就把幽灵气垫橇轰得满地打滚，最后摔了个底朝天，引擎中窜出了鲜红的火苗。

麻烦终于一扫而光，士官长歇了口气。“咔嚓”一声脆响，新的弹匣推人武器中。他径直向女妖战斗机跑去。跑到半路时，他突然看见一对猎手从一堆乱石后闪现出来，而自己却无处藏身。

幸亏还剩下几枚火箭弹，他别无选择，只能停下脚步，单膝跪地，把火箭筒架上肩头。第一击精准无比，命中了猎手的胸膛，将这个畜生轰得四分瓦裂，另一发火箭弹掠过第二头猎手的右肩，将一棵大树劈裂。身形魁梧的异星人迈开笨重的步子穿过开阔地加速冲来，一边重新对手臂上的核子炮进行充能。

如此巨大的目标闯入士官长的视野，他根本不用瞄准，直接开火轰击。

猎手眼见着火箭弹迎面而来，试图用护盾抵挡，但它晚了一步。几秒钟后，整片区域都撒满了热腾腾的尸块，在雪地上融化出一个个洞孔，蒸发出一片水汽。

士官长一眼都没多瞧，径直走过雪地，跳上女妖战斗机，用机枪猛扫山谷中残余的圣约人部队。从指向标所标示的方向判断，士官长需要大幅度地提高海拔，于是他驾驶飞机开始迅速爬升。

终于，红色的三角形箭头闪烁起来，开始指向下方。他明白高度已经够了。女妖战斗机一个翻身，他第一次瞥见下面的道路。周围区域一片漆黑，雪一直在下，好在着陆平台灯火通明。他把女妖战斗机降落到平台上。刚跳出驾驶席，“哨兵”已经发动了攻击。“这是最后一个脉冲发生器，”科塔娜说道，“‘罪恶火花’会不惜一切地阻止我们。”

士官长将三个碍事的哨兵打飞，背身穿过建筑物大门，把剩下的哨兵挡在了门外。

“接近目标，”人工智能说道，“发生器就在前方。”

士官长点点头，迈开步子走进房间，一束激光从他盔甲前一扫而过。看来，“罪恶火花”在建筑物内部也布置了‘哨兵”。不仅如此，这群机器人有时候还有力场保护，能抵御自动武器的攻击。

他一如既往地为这群电动的机械护卫准备了两发102毫米口径火箭弹，直射向敌阵中央。三个“哨兵”当即被打飞；第四个疯狂地转着圈，妄图摆脱粘在机体上的等离子手雷，但无济于事，还搭上了另一个“哨兵”的“性命”；第五个和第六个在给自己的能量护盾补充能量的间隙被枪林弹雨攻破；第七个“砰”地撞上墙壁，坠毁在地面上，正挣扎着想再次起飞，被士官长一脚彻底了结。

前方的道路这下总算安全畅通了。士官长没有片刻迟疑，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最后一个脉冲发生器所在的中央房间。

过了片刻，士官长向后退了几步。“最后一个目标消灭，”科塔娜说道，“我们快离开这儿。”

“我们找辆车，然后去找舰长。”士官长同意道，准备动身离开。

“不，那样花的时间太久。”

“你有更好的主意了？”

“整个光晕上有一个远程传送系统。这就是‘罪恶火花’可以如此迅速地跑来跑去的秘密。”人工智能解释道，“我在控制中心的时候学会了如何接入到传送系统。”

“不错嘛，”士官长不无揶揄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远程

传送到脉冲控制器？”

“我做不到。不太走运，每次传送都需要耗费相当惊人的能量，我无法接触到光晕的动力系统，来获取我们所需的能量。”她顿了顿，然后吞吞吐吐地补充道，“不过，也不是没有变通的办法。”

士官长皱起眉，摇了摇头。“看起来又有什么我不喜欢的任务在等我。”

“我相当肯定，我能从你的战斗盔甲中获取足够的能量，而不至于永久地损害你的能量护盾系统，或盔甲的动力装置。”科塔娜继续说，“毋庸置疑，我想我们值得试一回。”

“好吧。最好先接人圣约人的网络，看看你是否能确定他的位置。要是我们只有一次机会，那我们最好别搞砸了。”

两人暂时不再说话，科塔娜用她的入侵和扫描软件神出鬼没地进人敌人的网络。过了一会儿，她惊叫起来：“我已经成功锁定了来自凯斯舰长的指挥官神经界面的脉冲信号。他还活着！神经中枢植入体状况良好！从巡洋舰损坏的反应堆传来了一些干扰信号。我会尽力靠近准确位置。”

“快行动吧，”士官长喊道，“让我们尽快了结这一切。”

士官长话音未落，一圈圈的金色光芒便在他的盔甲周身环绕，那种似曾相识的晕眩感又来了，士官长似乎瞬间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他离去后，只剩下一些闪耀着琥珀色光芒的微尘标示着他曾经所在的位置。很快，几秒钟过后，连这些微尘也不见了。

第十一章

战斗部署时间：＋73时34分16秒（斯巴达117的任务钟）

“真理与和谐号”战舰上。

他既不在此地，又不在彼岸，士官长在不可思议的光晕远程传送网络中，只能说此刻的他正处于虚无缥缈之间。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只有一种令人晕眩的速度感。士官长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个分

子一个分子地重新组合起来。他的眼前晃过一些模糊的影像，仿佛是一艘圣约人战舰的内部，一圈圈金光四射的圆环传过周身，消失在他的头顶。

似乎哪里出了差错，他开始细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战舰的内部似乎颠倒了过来——等他明白过来，已经四脚朝天地摔到了甲板上。

他刚才现身的时候，两脚正“踏”在通道的天花板上。

“噢！”科塔娜叫起来，“我明白了，坐标数据应该进行——”

士官长两脚站稳，拍了拍他的神经接口所在位置，摇了一下头。人工智能用深感遗憾的口气说道：“校验，对不起。”

“那没什么，”士官长说，“给我战情报告。”

她重新介人圣约人的信息处理系统，它们已经登上了一艘敌人的战舰，因此人侵网络变得易如反掌。

圣约人的网络一片混乱，”她说道，“就我目前所能拼凑出的情报看，上级要求所有的舰船在发现洪魔后就立刻放弃光晕，但它们太迟了。洪魔已经在这艘巡洋舰上泛滥成灾，并占领了它。”

“我猜到了，”他回答，“真够倒霉的。”

“圣约人更高兴不起来。它们惟恐洪魔会修理好战舰，利用它逃离光晕。所以，它们派了一支突击队来收拾洪魔，准备消灭洪魔后，立刻启动战舰逃离。”

士宫长瞥了一眼通道。整个舱壁呈现出一片紧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片淡紫色。奇怪的图形装饰着舱壁，就像是甲虫的硬壳，油亮闪光。无论这是什么，他都漠不关心，特别是在一艘战舰上，谁知道呢？或许圣约人觉得军绿色只配给儒夫用。

他迈出步子向前行进，很快又放慢了脚步——神经植入体传来一阵近乎呻吟的微弱声音，“士官长……别做傻瓜……快离开我。”

是凯斯的声音。

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他努力扩大指挥

官神经界面的载波范围，终于‘听到”了两个熟悉的声音。一个刚强、果敢的男声；一个睿智、热情的女声。

他认识他们。

这是另一段记忆吗？

他挣扎着挖掘出属于他过去的种种记忆，来延迟“异物”在他意识中不断滋长的势头。要坚持信守自己是谁的意念也越来越脆弱，他生命中多姿多彩的片断——那些塑造了他自己的种种记忆——被一一抽离。

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

那两个声音。他们在谈论他。士官长，还有人工智能科塔娜。

他感到一阵令人窒息的恐慌。他们不该出现在这里。

“异物”的意识增强了，努力刺探着，渴望获得更多有关士官长和科塔娜的信息。这些信息对顽固不化、垂死挣扎的凯斯而言是那么重要。

雅各布·凯斯。舰长。服役编号：01928-19912-JK。

士官长，科塔娜，你们不该来的。别做傻瓜，快离开我，离开这里。快跑。

“异物”的意识逐渐平息下去，他依然能感到它对胜利的渴望。胜利，不会太远了。

“舰长？”科塔娜用尽全力呼叫着，“舰长！他的信号没了。”

他们两个都没有再多说什么。凯斯声音中的痛楚是那样明显，但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深入战舰，希望能找到他。

士官长穿过一扇舱门，注意到右边的舱壁溅满了圣约人的血污，明白这里一定有过一场激战。这意味着他随时随地有可能遭遇洪魔。他继续深入通道，喉咙感到出奇地干涩，心跳微微加速，腹部的肌肉紧绷起来。

他的猜疑很快得到了证实。前方传来一阵战斗的声响，他向右一转，便看到一场火热的战斗正在走廊尽头进行。他等纠缠的双方持续了

一会儿，才动身去收拾残局。

从走廊尽头他朝左转，接着又右转，来到一扇舱门前。舱门洞开，暴露出地面上一个边缘不太规则的黑洞。隔着黑洞，远处另一场战斗正如火如荼。

“正在分析数据，”科塔娜说道，“这个洞是由于某种爆炸造成的……洞下面我只能检测到一池冷却液。我们应该到其他地力继续搜索。”

人工智能的建议言之有理，士官长立刻转身折返。接着，他向左转到第一个拐角时，地狱之门打开了。科塔娜说道：“警告！威胁等级上升！”接着，就像是呼应她的解说似的，一群张牙舞爪的洪魔向他扑来。

他开火，后撤，继续开火。聚生型洪魔炸裂成了一堆翻滚的碎肉烂尸，掺杂着坚挺的触须和绿色的黏液。战斗型洪魔左冲右突，好像急于送死，在7.62毫米口径子弹猛烈的扫射中纷纷倒地身亡。感染型洪魔沿着甲板悄无声息地移动，跳入空中，随即被撕裂成飞扬的肉片。

但它们的数量太多了，多到士官长一个人难以招架的地步。就在士官长听到科塔娜在说有关黑洞的什么时，突然意外地坠落了将近二十米，掉进了一池绿色的液体中，不过他仍然是两脚落地，没有摔倒。这里不是战舰，而是战舰下方某处的地面上。冷却液异常冰冷，隔着盔甲他都能感觉到；液体也很浓稠——这让他举步维艰。

士官长感到战靴踩在他底，知道他盔甲的重量足以让他站稳，便迈开步子，朝岸边走去。洞穴中一片黑暗，只靠冷却液自身散发的荧光才有些许光芒。前方不时来回闪过几道等离子炮火，伴着自动武器时断时续的“嗒塔嗒”声。

“我们得离开这里，”科塔娜说道，“找到一条回战舰的路。”

他小心地向战场边缘前进，等战斗双方互相缠斗一番，才慢吞吞地往浑水里扔进一颗手雷，等到尸块纷纷坠地才用步枪收拾残局。

他继续向前挺进，被迫从一连串狭窄、满是尸体的小径中杀出一条血路，形形色色的洪魔源源不断地从各个方向朝他拥来。

终于，在穿越了好几个充满冷却液的洞穴，跨过成堆的尸首后，科塔娜说道：“我们应该走这条路——去战舰的反重力升降梯。”一个指向

标出现在士官长的头盔显示屏上。他跟着红色的小箭头来到一潭充满冷却液的池水边，池中央有一块隆起的礁岩。就在他观察的时候，一打聚生型洪魔冲出绿色的积水，对一队精疲力竭的圣约人战士发起了攻击。

士官长自知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从这样的混战中杀出路来，于是他转过身，沿着足迹折返回去。数百枝武器散落在周围，其中有一枝狙击步枪，从一具无头的战斗型洪魔怀中不起眼地露出了半截。士官长捡起狙击枪，确认其中子弹还充足后，立即转身开始观察战况。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扣下扳机，争取弹无虚发。

精英战士、豺狼人和咕噜人很快就纷纷倒地。但洪魔怪物们，特别是聚生型洪魔，用狙击步枪来消灭简直毫无胜算——只有极少几发强力子弹正巧擦过这些肉鼓鼓的杂种，却没有伤及它们一丝一毫。

等所有的14.5毫米口径子弹都用完后，士官长又返身取回霰弹枪，纵身跳进绿色的水池里，向中央的岩石进发。他听见一阵令人作呕的、吸吮的声音，随后看到一只感染型洪魔正试图人侵精英战士的胸腔。他一枪把两个异星生命都解决了。

后头还有更多大扫除要做，几个战斗型洪魔蹿到人类面前，一群感染型洪魔也试图以多欺少。士官长接二连三地用霰弹枪轮番轰击，整片区域很快就铺满了断裂的触须和潮湿的尸块。

一条漆黑的小道引领他回到了另一个水池，他脚还没站稳，就看见洪魔正朝暗影炮塔和坐在控制台上的精英战士扑去。士官长一边开火射出，一边向后退却。洪魔很快发现了他，纷纷蹦着、走着、跳着聚拢过来。他不停地开火，重新填弹，再开火。自始至终且战且退，保持防御状态，希望能有片刻喘息的机会。

这可不是他的作战风格。斯巴达生来就是一钟进攻型的战士，但自从他登陆这环形世界后，他就一直在逃亡。他一定要找到进攻的机会，而且要快。

前仆后继的洪魔怪物们没有丝毫的停顿。他不停地开火，直到弹药耗尽。他已然僵硬的手指一把甩掉手里的武器，又检起另一枝枪扫射，直到耗尽为止。

依靠坚强不屈的意志力，加上及时从死去的战斗型洪魔怀中夺取的人类武器，士官长终于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矗立着，举枪四望，已经无敌

可射。一股不可遏制的狂喜涌上心头——他还活着。

可惜现在不是他尽情庆祝的时候。

士官长急于重新登上巡洋舰，找到凯斯舰长。他沿路返回，经过暗影炮塔，统过礁岩，看到两打感染型洪魔从前方的黑暗中涌现。一颗等离子手雷划破夜空，将它们炸成齑粉，伴着一声令人振奋的“轰隆”声，爆炸声响彻山谷，回音不绝。他快步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来到一个水池边，这里激战正酣。大约五十米开外，圣约人和洪魔正你争我夺，互相猛烈交火，战况看起来已经修烈到了“空手对触手”的边缘。两枚落点精准的手雷将双方敌人的数量都锐减一半。剩下的就全靠MA5B突击步枪来解决了。

“反重力升降梯就在那里！”科塔娜说道，“它还能用。那就是回战舰的路。”

听起来挺简单，士官长正抬眼眺望升降梯所在的小山丘，一道精准的等离子束直射下来，他右手边的岩石顿时一片焦黑。他赶紧寻找位置躲藏，那团不坏好意的光芒闪烁着，等待时机．再次倾泻而下。他朝前方望去，看到一群不堪重负的圣约人战士正拼死阴击一群洪魔怪物，不让它们沿着小径攻上山顶，也就是反重力升降梯的所在地。圣约人明白：这是最后的防线。它们比士官长以往所见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勇猛，更奋不顾身。那一刻，他心中忽然涌动起一股和圣约人战士情同手足的感觉。

他站起身，向混战的双方中间投出两颗手雷，等两声爆炸过后，立刻开枪扫射。一个精英战士手中的等离子步枪朝茫茫夜空哀鸣了几下，就仰天倒地身亡了；一个战斗型洪魔仿佛耍棒槌般地挥舞着豺狼人的手臂；一对感染型洪魔骑在一个咕噜人头上，将后者推进了冷却液池塘……战场陷人了彻底的疯狂，完全是一幅人间地狱的写照，士官长别无选择，只有将眼前一切的活物全部赶尽杀绝。

最后几具尸体也倒下了，士官长终于得以自由自在地顺着缓缓上升的小径一路上山，一个右转，踏进升降梯。他感到一片静电在盔甲周身噼啪作响．又听见一道等离子束呜咽着划空而过，看来是远处某个圣约人在于扰他的计划。不过士官长已经离开地面，缓缓向上飘去，进人了庞然大物的腹中。

凯斯？雅各布·凯斯。没错，就是他。不是吗？

他想不起来——头脑中一片空白，除了导航规则、防御计划。还有，保证它们安全的职责。

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在脑海中回荡。他依稀记得以前听到过这种声音，但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

这东西排山倒海，饥揭异常。

麦凯的战靴发出一阵金属碰撞声，她跳下最后一个平台，站到巨大的金属网板上。金属网板随之震动起来。从山顶平地一路下来花了十五分钟还多。她先乘坐依然还能运行的升降梯．降到她和部下早前攻下孤岭的地点，回到圣约人曾经盘踞的入口处，然后又一圈圈地走下环形的楼梯。这楼梯就像枪膛内的膛线一样，深深嵌人，一路绕行到楼梯并的底部的金属网板。

“相高兴见到你，长官。”一个二等兵凑近她身边说道，“利斯特中士想和你谈谈。”

麦凯点点头，说了声“谢了”，然后一路走向金属网板的远端，所谓的“看门小队”正在那里紧紧聚成一团．在他们中间有一堆装备正从上方悬吊下来。一盏便携式作业用灯正对着装备中央。在周围的山壁上投下面积巨大的阴影。麦凯一到，人群纷纷散开，两手撑着膝盖的利斯特站起身子。“立——星！”

在场的所有人都就地立正。麦凯注意到长时间持续的压力使得中士脸上的肌肉松垮下来，留下一张憔悴枯槁的面容。“大家稍息。怎么样啦？有没有遭遇敌人？”

“没有，长官。”利斯特答道，“目前没有。不过，你最好看看这里。”

一个太空舰队的技术员手持探照灯对准金属网板下方，麦凯跪到甲板上以获得更好的视野。楼梯从山上下来，在平台的另一端结束；但在网板下方似乎还有一段楼梯，盘旋着消失在下面无尽的黑暗中。

“看看这些金属板，”利斯特提醒她，“再着看下面的楼梯上堆着什么。”

麦凯仔细观察，看到厚厚的金属台阶扭曲变形，上面还有一大堆武器弹药。没有一枝是她认识的人类武器，只有圣约人的，也就是说只有等离子武器。目前手上没有割炬，不能切开金属网板一看究竟——还好没有，看起来洪魔至少用了一百枝等离子手枪和步枪想扫除障碍，打开这块金属网板，却没有成功。只要花上更多的时间，也就是一两天的工夫，它们或许就会办到。

“你要对那帮畜生有足够的耐心，”麦凯冷冷地说道，“它们从不气馁。当然，我们也不。让我们把这破玩意儿打开，到下面去。”

利斯特说道：“是，长官。”但站在他周围的官兵没有一个做出往常那种士气高昂的回应。金属网板下面一片漆黑——梦魔就藏在那里等待着。

一登上“秋之柱号”，扎玛米和哑哑皮就发现清况是喜忧参半。正如咕噜人所预言的那样。管事的指挥官——一个不堪重负的精英战士，名叫昂托米的——看到他们简直喜出望外，没花多少时间就让扎玛米带领一支二十个豺狼人的小队，哑哑皮任高级军士长。

而且，这支防卫小分队也自然拥有数量可观的装备，包括甲烷，也就是说，基本的生理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这都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扎玛米——现在谎称自己是胡奇，尤玛米——时刻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他担心真有个精英战士认识他，或者认识他现在冒名顶替的那位新近阵亡的突击队员，并且揭穿他的真实身份；或者先知们神秘莫测地洞穿了这无中生有的假象，就像传说中他们能做到的那样。这些恐惧都让他郁郁寡欢，尽量避人耳目，基本上将他的指挥职责全权托付给了哑哑皮。

如果只是一个咕噜人组成的小分队，那虽说会闹腾点，但总还能忍受；但当一群豺狼人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个“吃屁的”①家伙时，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他们向哑哑皮报告时，只是感到滑稽可笑，没有丝毫严肃感。

①咕噜人靠吸甲烷气体维持生命，有股恶臭。

更让哑哑皮感到悲哀的是，洪魔发现了“秋之柱号”。尽管洪魔熟悉的维修通道在环形世界的地表下纵横交错，但它们已意识到无法通过任何一条入侵战舰。于是随后，它们开始尝试经由战舰严重损坏变形的外

壳来进入内部。原先停放着救生艇的舱室遭到了洪魔的暗算，曾经是圣约人自己的一支巡逻队转变成了战斗型洪魔，并被送回船内。幸好这一阴谋被及时发现，但毕竟“受到污染的”战士已经进人了战舰。它们其中有些依然在逃，正在人类战舰腹中的某处游荡。

哑哑皮和手下一群无礼的豺狼人守卫着“秋之柱号”的停泊舱，一艘满载物资的登陆飞船盘旋而下，请求着陆，在确定航线上没有障碍物之后猛然降落。

哑哑皮瞥了一眼自己的防卫小分队，看到已经有三个家伙擅自离开了预先指定的岗位，他打开无线电赶这三个混蛋回来：“贾克、博克，还有耶戈，我们这里有架飞船降落。注意这艘登陆飞船——不要到外面瞎逛。”

豺狼人非常精明，在无线电通讯中默不作声，但哑哑皮知道他们一定在自顾自地抱怨。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飞船降落到满是弹痕的甲板上。

“检查座舱。”哑哑皮提醒手下，他指的是“U”形飞船机身外侧排成一排的小隔舱，“里面可能藏着洪魔。”

尽管心不甘情不愿，但博克还是按下开关，扫开了所有的座舱做检测，一套新的安全检测程序三天前刚刚安装到位。两排小隔舱里空空如也。豺狼人不禁吃吃地笑起来，哑哑皮不便发作，只有默默忍受着笑声的侮辱。

在例行程序完成之后，一队咕噜人上去卸下装备物资，这些货箱排列在登陆飞船船身的内侧。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塞得满满的集装箱拖到停泊在甲板上的反重力拖车上。接着，卸货工作全部完成后，登陆飞船离开停靠的重力场，掉头飞向停泊舱的舱门，消失在战舰外明媚的阳光中。

负责处理货柜的豺狼人小队逐一检查每个集装箱上的标牌，决定如何分类发配。他们急急忙忙地一个接一个检查完，正要把拖车开走，哑哑皮突然半路杀出。

“停下！”我要你们一个一个打开这些货柜。确保里面装的物资和外面标示的一样。”

如果说刚才的命令只是不太受欢迎，那么这条命令则遭到了彻底地反抗。博克最先发难：“你他妈又不是精英战士！咱们接到的命令是立刻运送这批物资。要是咱们延误了，就会被杀头的。”他顿了顿，不怀好意地碰了碰自己的上下颚，“然后咱们的弟兄就会杀了你的头，吃屁的。”

所有的豺狼人都沉浸在以下犯上的极度快感中，互相交头接耳，咧嘴直笑。

扎玛米应该在这里，应该让他来发号施令，哑哑皮从心底里诅咒着无能的指挥官。“没门，”他坚持道，“除非被检查过，不然任何货柜不得离开。这是一道新的程序。这可是精英战士们定下的规矩，不是我定的。所以尽快打开货柜，我们会让你和你的人离开这里的。”

豺狼人发出一阵抱怨，但他知道喜欢讲规矩的精英战士一定会大力支持哑哑皮，于是转身面向手下人说：“好吧，你们都听到吃屁的指挥官说的话了。咱们就这么干吧。”

哑哑皮叹了口气，命令豺狼人小队排成一个巨大的“U”形，队列开口朝向货箱，自己也站到队列中间。

接下来发生的事至少可以用“无聊”来形容。每个货箱都被打开，关上，拖走。最后，只剩三个集装箱了，博克松开货柜门，用力把门拉开，瞬间就被雪崩般倾巢而出的感染型洪魔所吞没。一只张牙舞爪的洪魔抓住了豺狼人的头，触手在他的头颅周围缠绕．果断地刺入了他的咽喉。哑哑皮高叫“开火”，其他的豺狼人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开枪，但这时洪魔已经深入到了博克的脊髓。

二十多道等离子束集中于一点，没有什么还能活下来——大多数感染型洪魔在两三下心跳的工夫后就灰飞烟灭了。但哑哑皮注意到，在不断爆裂的小肉球所制造的薄雾背后还有动静，便果断地往货箱里投出一枚等离子手雷。手雷炸出一片黄绿色的闪光，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隆”。

货箱像发疯似的震动着，大块的新鲜生肉被抛飞出来，伴着点点血污喷洒了甲板一地。很显然，有三个，乃至四个战斗型洪魔刚才还躲在货箱里，希望能混人战舰。

终于，随着最后一个感染型洪魔的爆裂，整个停泊舱瞬间寂静了下来。博克的尸体依然在甲板上冒着黑烟。

“好险，”那个名叫贾克的豺狼人说道，“这帮愚蠢的混蛋他妈的差点让咱们丢了性命。好在咱们的头儿让它们乖乖听话了。” “U”形队列两边的豺狼人——先前的讽刺者们一一都凝重地点着头。

听够了冷嘲热讽的哑哑皮，此刻不知是悲是喜。无论如何，不管是好是坏，他被抬举到了光荣的豺狼人阶层。

整整一个连的陆战队员全副武装，等待着割炬切开金属网板火花溅落到下方地狱般阴森的黑暗之中，每个男女战士都在思忖着前方会是什么。他们能生还吗？还是要将遗渭留在这幽深的洞底？这一切都无从知晓。

与此同时，三十米外，两位指挥官正单独待在一起。麦凯正承受着自登陆光晕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席尔瓦对此心知肚明，且深感遗憾。部分原因在于，麦凯被他当成陈年的XO一样品质优良的指挥官，而一个要求过分苛刻的位置能让最能干的指挥官也不堪忍受。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麦凯比她同级的指挥官更富领导力，最好的证明就是地狱伞兵们愿意跟着她去任何地方，甚至跳进满是贪得无厌的食人恶魔的陷阱也在所不惜。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哪怕像麦凯这样的指挥官；席尔瓦少校也明白她快接近自己的极限了。他能看出这一点：她曾经圆润的脸庞如今棱角分明，眼神呆板空洞，双唇紧闭。这个问题无关坚强——她是他见过的最强悍、最铁血的陆战队员——却事关希望。

眼下，在送她下去之前，席尔瓦明白她需要某种真正能为之奋斗的东西，某种比效忠军队更实际的东西，某种能让她至少带回几个活着的陆战队员的东西。

此外，还有一层意思：某些变动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他将这一层意思也隐含在接下来的一番交代里。

“好吧，”席尔瓦开口道，“你们下去，尽快掌握地形地貌，看看你们是否能灭掉那群狗娘养的。四十八小时的清除洪魔行动最为理想，不过我看二十四小时就足够了，因为到时候我们已经离开这里了。”

麦凯原来一直望着席尔瓦肩膀后面，但最后一句话把她的视线拉了回来。席尔瓦注意到她眼神的变化，明白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离开这里’，长官？我们上哪儿去？”

“回家，”席尔瓦自信地说道，“回到满是军乐队、军功章和晋升奖励的地方。然后，凭借在这里赢得的信任，我们将有机会建立起一整支地狱伞兵组成的部队，我们将打退圣约人，让它们滚回当初钻出来的娘胎里去。”

“还有洪魔呢？”麦凯问道，她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他的面孔，“它们怎么办？”

“让它们去死，”席尔瓦回答道，“两个人工智能几小时前成功地联系上了。看起来士官长还活着，科塔娜和他在一块儿，他们准备营救凯斯。一旦找到他，他们就会着手引爆‘秋之柱号，。爆炸会毁灭光晕和上面的一切。我才不相信什么狗屁的斯巴达计划，你知道的，但我这次只能指望那个怪胎了。他是个不错的战士。”

“听起来很好，”麦凯谨慎地说，“但在光晕爆炸之前，我们怎么离开？”

“啊，”席尔瓦回答道，“这就要靠我的点子了。当你们在下面清理下水道的时候，我会向上进发，做好必要的准备，从圣约人手中夺取‘真理与和谐号，。这艘战舰还能做太空航行，科塔娜能驾驶它。如果发生意外，科塔娜无法胜任，我们就让韦尔斯利来试一试——让他来可能要花点时间，不过他说不定就能让船起飞。

“想像一下！乘坐一艘圣约人的巡洋舰返回地球，还满载着圣约人的科技，附带光晕上的数据情报！一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现在人类正需要一次胜利，我们就索性来个特大的！”

这时，麦凯才看清楚对面席尔瓦那半张被照亮的面孔，她这才意识到上司的行动背后那熊熊燃烧的万丈野心，她明白就算他最为狂野的梦想都一一实现，她也不会分享到一丁点儿席尔瓦所追逐的荣耀。只要还能带回活着的陆战队员——这种奖赏对她而言，足矣。

一句老兵的谚语闪过她的脑海：“永远别和英雄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军中的荣誉和晋升固然诱人，但此时此刻，她只为生存而战，简单而直白。

先是一声响亮的“哐当”声，接着亮起六团小太阳般的白色亮光，照

亮了楼梯井内表面，直射下方污秽不堪的楼面。

接着地狱伞兵降落下来，不是一次一个沿楼梯而下，那样感染型洪魔可能会将他们逐个击破。他们一次六个人顺着绳索摇晃而下。这样他们能在几秒钟内接连落地，做出半跪姿势，背靠一起，面向外侧，武器随时待命。每个地狱伞兵戴的头盔都有两盏头灯和一个摄像头。随着他们头部前后的运动，士兵们反复扫描着周围的墙体，信号传送到上面的金属网板，再从那里直达山顶平地。”

麦凯站在金属网板上，检视一个便携监视器中的影像片断，看到四个巨大的拱形洞深深嵌在楼梯井底部的墙体上，需要把它们封上才能阻断通往环形楼样的道路。没有洪魔的迹象。

“好的，”指挥官说道，“我们有四个洞需要封堵。从现在开始，三十分钟后我要看到‘塞子’到达楼梯井底部。我要下来了。”

就在麦凯说完，从金属网板中央切割出的大洞下降的同时，韦尔斯利正在计算每个拱形洞的具体尺寸，以便太空舰队技术人员能制造出金属“塞子”。这些“塞子”将被下放到楼梯井底部，再由人工安装就位，堵住原有的拱形洞。几分钟后，电脑生成的“塞子”轮廓被激光打到金属板上，割炬点燃：切割开始。

麦凯感到双脚踩到了实地上，首先朝周围望去。现在，终于能亲眼看到周遭的景象了，她发现在楼梯井底部的墙上，满是环绕的浮雕。她想凑近细看，用手指触摸这些刻录在此尘封已久的图像，但她知道她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遇敌！”一个陆战队员紧急呼叫起来，“我看到有东西在动！”

先别开火，”麦凯慎重地下令道，声音在墙壁间久久回响，“节约子弹，除非我们有明确的目标。”

就在她下达“先别开火”的命令时，洪魔已经如潮般涌入了楼梯井。麦凯尖叫道：“快！开火！”七个牢牢锚定的纹盘将整个连队拉到空中，洪魔从地面无法触及。陆战队员们一边上升一边开火。一个地狱伞兵朝带头冲锋的战斗型洪魔高声诅咒着。

那个大喊大叫的陆战队员喷洒着子弹，给步枪重新填上弹药，架起武器继续射击。他瞄准的战斗型洪魔一跃，跳到十五米高的空中，用它

的触角缠住陆战队员的腰，并用一块岩石砸进了人类战士的脑袋。

接着，拿起阵亡陆战队员肩上悬着的突击步枪，怪物像一只特大号的猴子似的顺着绳素向上爬去，冲到了上层平台。

利斯特还站在上面的金属网板上，用手枪直接向下瞄准，三发子弹颗颗自上而下穿透洪魔战士的头颅，怪物向下跌落，最终消失在异形潮水般涌动的肉海中。

“行动起来，大伙！”军士长说道，“吊起诱饵，投下炸弹。”

能量束追逐着呼呼滚动的绞盘，纷纷向上蹿来，地狱伞兵们不停上升，二十多颗手雷落到金属网板下面，在那群乌合之众里炸开了花。没有一颗是破片杀伤手雷，因为破片杀伤手雷炸出的碎弹片会伤到上面的地狱伞兵；而等离子手雷，能有效灼伤乱作一团的洪魔怪物，并引起连环爆炸。等离子手雷炸得大多数叽里呱啦的洪魔人间蒸发；剩下的在枪林弹雨和新一轮炸弹的攻势下，也显得不堪一击。

十分钟后，“塞子”准备就绪的消息传来，一支战斗分队被派下竖井，后面跟了四支技术小队。拱形洞终于被完美无缺地堵上了，楼梯井就此封闭，金属网板也修复还原。虽然算不上一劳永逸，但接下来的一两天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正是此次任务的全部目的。

士官长到达了反重力升降梯的顶端，一路杀过洪魔或是圣约人霸占的迷宫般的走道和舱室。他转过一个拐角，看到前方有扇洞开的舱门。“看上去像个停泊舱，”科塔娜说道，“我们应该能从那儿到达第三层的控制室。”

科塔娜跟踪的指挥宫神经界面连接不断地从舰长那里传回新的信号。声音显得很虚弱，听起来充满噪音。“我命令你，战士快离开!”

“他已经神志不清，”科塔娜说道，“而目很痛苦。我们必须找到他！”

……快离开！我命令你，战士！

这思绪反复回荡在凯斯被蹂躏的意识里。入侵的“异物”略微沉寂了片刻。可以说就连这点意识也快要消耗殆尽——已经没有多少精力来抵抗“异物”了。

“异物”的意识又一次试图闯入他死死把守的记忆深处，却遭到突如其来的抵抗，一股出奇强大的力量。

凯斯紧紧抓住他最后一点鲜活的记忆——除了他没人能拥有的记忆，“异物”的意志却试图夺走它——尖叫道：“不！”

死亡迟迟不来，他想来一个痛快也不可能。渐渐地，就像刚刚拧上的水龙头里那残余的几滴水一样，他的生命力被吸干了。

那声音在士官长心中久久萦绕，他不禁飞奔起来，一路冲到停泊舱上的一条走廊，看到一场战斗正打得难分难解，便往乱阵之中投了两枚手雷。它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也宣告了人类的到来，洪魔就像是被磁铁拉动的铁屑一般拥来。

洪魔的冲锋很猛烈，士官长被迫退却到他来时的走道里，以便集中精力瞄准目标，争取时间，重新填弹。

你来我往的交火平息了，他又冲到走道的另一头，通过一扇开启的舱门，一路向上杀到第二层走廊。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洪魔正聚集在走廊的尽头。

士官长恰好这时用完了手雷，也就是说，他必须硬碰硬地把道路清理出来。一只聚生型洪魔爆裂了，将一群战斗型洪魔炸翻在地。

裂开的聚生型洪魔四散喷出一堆贪得无厌的感染型洪魔，有几只被压爆了。一个倒下的洪魔战士正向前扑腾，身后拖着一条断腿，两手紧攥一颗手雷，好像那是一束鲜花。

士官长后退两步，几十发子弹咆哮而出，那颗鲜花般的手雷炸开时，他不禁觉得有点应该感谢那个洪魔战士。

聚生型洪魔给士官长一个灵感——一旦它们爆裂，它们一定会引起连锁反应。第二个奇丑无比的怪物摇摇晃晃地走进他的视线，向前冲刺，身后陪伴着一拨感染型洪魔和另外两头战斗型洪魔。他举起手枪，用瞄准镜对准战斗型洪魔，对看到的景象感到很满意：每个战斗型洪魔的手里都拿着等离子手雷。

他走近几步，战斗型洪魔立即高高跃入空中。它们的两脚刚刚离地，士官长就单膝跪地开枪射击——直接对准聚生型洪魔。

士官长的眼力可谓百步穿杨——子弹呼啸着穿过聚生型洪魔，它立刻爆裂，引爆了其他几个战斗型洪魔携带的等离子手雷。这些怪物在具有毁灭性能量的一片亮蓝色的耀眼光芒中化为乌有。

“控制室一定是这条路。”科塔娜话音未落，他就向前冲去，急于确保他们一直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他跑得飞快，一路穿过血污遍地的甲板，跟着科塔娜新的方向指向标到达一扇舱门前。他穿过入口，踏过走廊来到一个十字叉口，向右拐，再向左拐。当他穿过一扇舱门时，从与舰长的指挥官神经界面连接中传来一阵可怕的呻吟。

“是舰长！”科塔娜说道，“他的生命迹象正在消退！求你了，士官长，快。”

士官长冲进一条塞满圣约人和洪魔的走道，朝纠结的敌阵中抛洒着子弹。

他一路始终以最快的速度狂奔，疾速穿过敌阵，甚至都顾不上它们惊慌失措的乱射。时间所剩不多，凯斯的生命正一分一秒地逝去。

他到达了指挥官神经界面信号的来源地：巡洋舰的控制室。周围的照明一片昏暗，只有金属舱壁上的蓝色线条在闪闪发光。粗大、挺拔的柱子支撑着一个斜坡，斜坡通向一个升起的平台，上面似乎耸立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第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个聚生型洪魔，但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家伙要庞大许多。它周身有许多触手直通到头上的天花板，仿佛一张厚重的、暗绿色的蜘蛛网。

周围没有其他敌人的迹象，至少目前没有，于是他握紧突击步枪，不紧不慢地走上斜坡。走得更近些以后，士官长发现这种新的洪魔形态真是巨大无比。就算它能感知人类的到来，这个怪物也没有丝毫表现，而是继续研究着一大块全息控制面板，似乎在把显示的信息传送到它的记忆中。

“没有检测到人类的生命迹象。”科塔娜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她顿了顿，又补充道：“舰长的生命信号已经停止。”

见鬼。“那么指挥官神经界面呢？”他问道。

“依然在传送。”

接着，士官长注意到这个庞然大物表面的一块凸起物，这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正是太空舰队指挥官那扭曲变形的面孔。人工智能惊叫道：“舰长！他已经和它们融为一体了！”

士官长这才悲哀地发现其实自己早就知道这一切了，他当初看到杰肯斯的录像时就已经知道，只是一直不愿意接受现实罢了。

我们不能让洪魔逃离这个环形世界！”科塔娜失落地说道，“你知道他的意愿……他想让我们做什么。”

是的，士官长心想。我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

他们需要引爆“秋之柱号”的引擎．来摧毁光晕和上面的洪魔。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舰长的神经中枢植入体。

士官长把手向后一伸；用力把盔甲内的手指并拢，让手掌变得像一把铁铲，然后鼓足难以想像的勇气，把手猛地插入洪魔怪物浮肿的肉体内。

他穿过表皮、插入怪物体内的一瞬间，遇到了些阻力。接着，他击穿舰长的头骨，深入到他已经半溶解的大脑组织中。用手在怪物松散如豆腐般的体内翻找一番之后，他摸到并抓住了凯斯的植入体。

士官长把手从窟窿里猛地抽出来的时候，发出了一种古怪的、如同从果冻中抽出的声音。他把手上黏稠柔软的组织甩到甲板上，把植入芯片插入盔甲上空余的插槽内。

“任务完成。”科塔娜悲伤地说道，“我得到密码了，我们可以走了，我们要回到‘秋之柱号’。现在到停泊舱去，找辆交通工具。”

仿佛是听到了站在飞船控制室里的这头昏昏欲睡的怪物的召唤，一群洪魔潮水般涌入了大厅，一个个都坚决要消灭这个全副武装的入侵者。一团由聚生型和战斗型洪魔组成的怪物风暴蹿上平台，逼得士官长步步后退，打过去的子弹都被它们一一吞掉，仿佛吃得津津有味似的。

与其说是急中生智，不如说是侥幸得福。士官长最后退到指挥区边

缘，直挺挺地掉到了下面的甲板上。这个意外带来了片刻的喘息。虽然时间不多，但却足够冲上通道，跑到另一个平行的高台去。他给两枝武器都喂饱弹药后，背靠着一个死角立住了。

这群怪物真的又冲他过来了。它们沸反盈天，叽里呱啦、稀里哗啦地嘶吼着，爬过堆积在它们面前的死尸，毫不畏惧伤亡，愿意付出他要求的一切代价。

身披雷神锤盔甲的铁血战士打出的弹雨实在太过强大，太过精准，洪魔源源不断的战斗力终于开始萎缩，乃至枯竭。许多洪魔怪物丧命的地方，离士官长溅满血污的战靴不过几英寸，有的还抓到了他的脚踵。最后一个洪魔战士粉身碎骨时，意味深长的寂静笼罩着整个控制室。他花了点时间重新为两枝武器填弹。

“你没事吧？”科塔娜将信将疑地问道，她觉得既感激又惊诧：士官长居然还顶天立地，没有倒下。

他在想凯斯舰长。

“没事，”士官长答道，“我们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干掉这些杂种。”

他被不断增加的疲劳、饥饿和战斗弄得已有些麻木。预定回到停泊舱的逃亡路线依然遍布洪魔和圣约人。士官长奔跑着，几乎感到自已就是一个自动机器人——只会不停地杀，杀，杀。

停泊舱里都是圣约人部队。一艘登陆飞船在这里部署了一批新的兵力，然后飞走了。停泊舱的底部，两个趾高气扬的精英战士正在一架女妖战斗机附近巡逻。

各种可能性在士官长疲倦不堪的头脑里打架。要是那架战斗机正好在维修怎么办？要是有个精英战士跳上暗影炮塔，把他击落怎么办？要是有个聪明蛋决定把外部的闸门关闭怎么办？

战斗机隆隆作响，一个转弯朝悬在舱门外的行星的方向飞去，然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以上种种担心也随之烟消云散。能量束尾随而来，妄图击落女妖战斗机，但终于回天乏术。他又一次自由了。

第六部 最后一战

第十二章

战斗部署时间：＋76时18分56秒（斯巴达117的任务钟）

抢夺来的女妖战斗机上，接近“秋之柱号”的途中。

女妖战斗机呼啸着穿越狭窄的山谷，来到一片贫瘠的荒原上。战斗机的阴影领先一步，仿佛急于第一个到达“秋之柱号”。士官长感到战斗机机首后的气流合抱起来．以至他的盔甲都受到了重压。能离开婉蜒扭曲的通道和局促的舱室真是感觉好极了，哪怕只有一小会儿。

“秋之柱号”在环形世界表面存在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战舰外壳在光晕地表刨出的百米深的沟壑。这条长沟自巡洋舰第一次着陆的撞击点开始，当船体反弹入空中的时候消失不见，在半公里外又继续延伸下去——从这里开始，这条凹槽就像离弦之箭一般，笔直地指向星际战舰最后安息的地点——战舰的船头就像钝化的箭头，悬在一道万丈深渊上。在这片广阔的地域还有其他飞船的残骸，全是圣约人的，看来它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一架飞来的女妖战斗机。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怀疑。

士官长极力想把他的到来伪装得很正常，在星际战舰的右舷有许多排空的救生艇发射舱，他选择从其中一个进入。不幸的是引攀在最后一刻出了故障，女妖战斗机撞上了“秋之柱号”的外壳，尽管士官长奋力跳出，但他还是摔在了下面的岩石上。这可不像他原来计划的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不过，要完成科塔娜的计划，引爆战舰上的核聚变反应堆，他的行踪迟早会暴露的。

“我们得赶到舰桥，”科塔娜说道，“从那里我们可以用舰长的神经中枢植入体启动战舰的聚变引擎过载程序。爆炸应该能破坏船身下方足够多的光晕内部装置，直到将整个环形世界摧毁。”

“应该没有问题，”士官长一边评论道，一边赶往一扇气闸门，“我不知道谁更擅长玩爆炸——你还是我。”

他刚通过气闸门，就看见运动探测器上闪现出一簇红点，知道有些下流的家伙正潜伏在他的左侧。惟一的问题是，他要面对的是哪个敌人

——圣约人还是洪魔？如果让他选择，他会挑圣约人。也许，仅仅是也许，洪魔还没有发现战舰。

通道的右边是死路一条，这意味着他别无选择只能朝左去。但是，他既没有遭遇圣约人．也没撞上洪魔，士官长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群“哨兵”的攻击。

“哎哟，”科塔娜对正开火到击的士官长说，“看来‘罪恶火花’知道我们在哪里。”

我倒奇怪它是否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士官长默想。

一个“哨兵”爆炸了，另一个“哐啷”一声砸到了甲板上，士官长把火力转移到第三个身上。“是啊，它在追杀我，不过它真正想要的还是你。”

人工智能没有作答，第三个“哨兵”也爆炸了——士官长一路穿过大厅，利用救生艇发射舱做掩护。又飘出两个“哨兵”，当即被击毁在空中，化作一堆碎片。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通道尽头，向右一转，看到维修通道上有个开口。不算理想，因为他不喜欢缩手缩脚地钻过如此狭窄的空间，但眼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当他猫腰钻进去后，却发现自己进了一个迷宫。他瞎转了一阵，直到瞧见面前有扇门洞开——通向甲板。突然，一群感染型洪魔从这个孔洞中冒了出来，士官长的疑问找到了答案。看来洪魔不但早就找到了“秋之柱号”，而且已经在这里扎根了。

他不禁暗暗咒骂，后退两步，用枪林弹雨招待这些洪魔。然后，他重新探身，通过通道的开口朝下面望去。他看见一个聚生型洪魔，知道后面肯定还有更多。他朝开口下面扔了一颗等离子手雷，朝后一退，接下来的爆炸让他感到了些许快感。

维修通道看起来不会带他到想去的地方，所以他从开口处纵身跳下，压扁了一堆感染型洪魔，又射死两只。满是血污的通道一片混乱，但灯火通明。他搜索了一番，打开一个嵌在墙上的柜子，欣慰地找到四枚穿甲弹和足够的弹药。他迅速补充好装备，继续上路。

两个“哨兵”在角落里鬼头鬼脑地浮现，射出激光束，立即被他迅速消灭。“它们或许在找我们，”科塔娜观察道，“但我猜它们的首要任务是

消灭洪魔。”

科塔娜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实际却帮不上什么忙，士官长不得不同时对付“哨兵”、洪魔，还有圣约人。他杀出一条血路，穿过一连串的通道，深入飞船损毁严重的内部，那里有一大群精英战士和咕噜人正等着他这份午餐送上门来。

它们人多势众，只用一枝突击步枪显然寡不敌众，于是他补上了两颗手雷。一个精英战士在两声爆炸中粉身碎骨，另一个被炸飞一条腿，还有个咕噜人被冲击波掀翻，飞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它们果然又想冲回原地——他抓住时机，在圣约人部队重组之前就打得它们分崩离析，他又一次得手了。敌人怎么就学不乖呢，他心想。

不过，这次有个生还者。一个强悍的精英战士投出一颗等离子手雷，只差几厘米就粘上士官长。士官长撒腿就跑，在手雷炸响之前刚好置身于爆炸半径之外。精英战士猛扑过来，却吃了突击步枪整整一个弹匣里大部分的子弹，终于一头栽倒在甲板上，呜呼哀哉。

离烧焦的舰桥不远了，那里盘踞着一支圣约人防卫小队。它们知道人类正在逼近，一看到他露头，就集中火力扫射起来。

士官长又一次利用手雷来使敌人骤然减员——接着一记老拳砸中一个精英战士的脑袋，异星人顿时脑浆四溅，身体如断了线的木偶一般瘫软下去。雷神锤盔甲赐给他的蛮力，足以把一辆疣猪运兵车翻个底朝天。正当他以为战斗已经草草收场时，一个咕噜人突然从背后朝他开火。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起，他的盔甲立刻开始重新充能。咕噜人抓住时机，急忙补上一枪，希望能置人类于死地。

士官长转向右边的时候，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

潜伏在装备壁柜里的咕噜人吓呆了：原以为刚才那一枪足以致命，不想这个披盔戴甲的异星人不但没死，居然还转过身来和它打了个照面。他们彼此之间只隔一条手臂之距，也就是说，士官长一伸手就能够到。于是士官长一把拔掉小畜生脸上的呼吸器，“砰”地一声把壁柜门关死了。

随后传来一阵疯狂捶打柜门的乱响。士官长自顾自地一路走到凯斯舰长原来指挥若定的位置。科塔娜在他面前的控制面板上浮现。周围的

一切都出现在人工智能眼前：烧焦的仪器设备，溅满血污的甲板，支离破碎的显示器。

她伤心地摇摇头。“才离开家几天，看看都发生了什么。”

科塔娜抬起一只手按住她半透明的前额。“不用花太久——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救生艇，在爆炸之前，我们就能和光晕拉开足够安全的距离。”

士官长听到的下一句话，来自“罪恶火花”：“我看那恐怕是不可能啦。”

科塔娜叹了口气：“，该死。”

士官长举起武器，但没有“罪恶火花”或者他手下，“哨兵”的踪影。不过这倒丝毫不影响机器人唧唧歪歪的话语充斥他的耳朵——人工智能已经接入了它们的通讯系统。“真滑稽！就凭你这点可怜的知识也想保护战舰人工智能。你难道不担心她被俘获？或者，被摧毁？”

科塔娜皱起了眉头，“它在我的数据组里——本地接入。”

虽然不在舰桥附近，但“罪恶火花”一定就在船上，而且他正从一个控制面板蹿到下一个，从科塔娜无法感知的子处理器中源源不断地吸取信息，就好像一个人接二连三地拉开窗帘那么容易。“你真不能想像这有多刺激！哦，我是多么享受分析数据的每一分每一秒。一想到你居然要摧毁这个大装置，还有它的数据……我实在深感震惊。几乎震惊得无以言表。”

“它中止了自爆程序。”科塔娜警告说。

“你为伺还要苦苦和我们作对呢，归顺者？”“罪恶火花”向道，“你毫无胜算！把人工智能交给我们——我会尽心尽力让你死得不那么痛苦，而且——”

“罪恶火花”接下来的话被突然打断了，仿佛有人突然按下了开关。“至少我能控制通讯频遭。”科塔娜说。

“他在哪里？”士官长问道。

“我正在探测战舰上所有的数据入口，”科塔娜回答，“‘罪恶火花，

——它在引擎室。它一定正试图关闭聚变反应堆的堆芯。就算我重新启动倒计时……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士官长不无咤异地看着科塔娜的全息影像。这是她第一次表现得如此绝望……反倒让她显得更有人情味儿了。“你需要多少火力才能破坏其中一个引擎？”

“用不了多少，”科塔娜回答，“或许一颗投放到位的手雷就够了。怎么？”

他掏出一颗手雷，抛到半空，然后又稳稳接住。

人工智能瞪大双眼，然后点点头。“好吧，我们出发。”

士官长转身离开舰桥。

“士官长！”科塔娜喊道，“哨兵！”

一群“哨兵”排成一排，发起了攻击。

席尔瓦少校站在阅兵平台的一侧，双脚叉开，双手背在身后，遥望着整片起降甲台上的男女战士们。他们在席尔瓦的指挥下，做着夺取圣约人战舰“真理与和谐号”最后的准备。

十五架女妖战斗机，全部从光晕战火纷飞的表面上的不同地点汇集过来，停靠成一列，整装待发。

四架鹈鹕运兵船，舷梯放下，上面满载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二百三十六名陆战队员，手中紧握适合此次任务的武器弹药：没有远程武器，诸如火箭筒或狙击步枪那一类，只有突击步枪、霰弹枪和手雷，这些都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无往不胜的家伙，用来对付圣约人和洪魔都能得心应手。

太空舰队人员，总计七十六名，装备了圣约人的等离子步枪和手枪，它们质地轻盈，而且无须补充弹药，能给这些太空舰队成员留出足够的空间携带工具、食物和医疗用品。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地避免作战，以便保存力量，操作战舰。其中有些人，一个十六人的小组，他们的技能至关重要，所以每个人都配备了两名陆战队保镖。

假使科塔娜和士官长能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会乘坐“秋之

柱号”上剩余的救生艇，和“真理与和谐号”在外太空汇合。虽然科塔娜有时候有点烦人，但少校明白她有能力驾驶异星人战舰，并送他们回家。

要是他们失败，席尔瓦只有指望韦尔斯利了，如果再加上太空舰队人员的协力，应该也能让异星巡洋舰穿过跃迁断层空间，回到地球。他心里早就酝酿好了一场演出，幻想着他将获得的无上荣光，还有一篇面向媒体的、简短而富有煽动性的演讲稿。

仿佛听到了他心中的召唤似的，韦尔斯利突然出现，打破了少校的黄粱美梦。人工智能如今被安置在席尔瓦肩头的一个有装甲保护的芯片中。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透露着典型的贵族腔：“麦凯中尉呼叫，少校。一号部队已到位。”

席尔瓦点点头，突然意识到韦尔斯利其实看不见他，于是说道：“好的。这样，告诉她如果他们能再坚持两个钟头，我们就能准备好了。”

“我对中尉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人工智能语气平和地答道。

弦外之音很明显。韦尔斯利对麦凯信合十足，其实就暗示：人工智能所忧虑的正是他所忧虑的。席尔瓦长叹一口气。要是这人工智能是个大活人，那他的上司早就让韦尔斯利来接替自己了。但韦尔斯利毕竟不是人类，他无法以血肉之躯的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就像他为自己设定的个性那样，他喜欢直言不讳。“好吧，”少校厌恶地说，“有什么问题吗？”

“所谓‘问题’,”韦尔斯利发话了，“就是洪魔。如果计划成功，我们成功地夺取了‘真理与和谐号’，几乎可以肯定洪魔会上船。实际上，根据科塔娜和我所做的分析，这也是圣约人战舰迟迟不飞走、而仍然待在原地的惟一原因。所有必要的维修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圣约人部队正试图在起飞之前先把船内的洪魔清理干净。”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席尔瓦说道，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狂躁，“一旦我们接管战舰，大多数洪魔就已经死绝了。在航行过程中我会派遣几只专杀小队，肃清余孽。除了个别作为活体标本、严加看管之外，剩下的都会被扔进太空。这下，你该满意了？”

“没有，”韦尔斯利坚定地答道，“万一有一个聚生型洪魔流窜到地球表面，那整颗母星都会沦陷。这样严重的威胁，已经可以和圣约人相提并论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科塔娜和我都认为——不能允许半个洪

魔怪物离开这个环形世界寸步。”

席尔瓦迅速瞥了一眼周围，确定附近没有人能听见他说话的声音，然后终于按捺不住怒火了。“你和科塔娜总喜欢遗忘一件头等要紧的事悄——是老子我在这里发号施令，不是你们。我警告你：在我的字典里，对地球来说没有什么威胁能比狗娘养的圣约人来得更可怕！

“你的职责不过是出出主意，做决定的是我。我相信，只要我们的科学家能对洪魔的活体标本进行研究，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对付洪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需要亲眼看看这些新的敌人，才会明白它们有多危险，才会相信它们可以被征服。”

韦尔斯利本想把争论引向深入，指出席尔瓦的野心可能会蒙蔽他的判断力，但他深知那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这是你最后的决定了？”

“是的，我意已决。”

“原上帝帮助你。”人工智能冷冷地说道，“因为如果你的计划失败，除了上帝没人有这个能耐。”

这是一间没有丝毫战斗痕迹的舱室，曾经是战舰的待命室，供长剑截击机、鹈鹕运兵船和其他飞船的飞行员休息之用。现在，这个房间成了“秋之柱号”上驻扎的圣约人部队惟一的非正式指挥总部。除开添加了一个铺位、一张堆满食物的桌子，还有几箱装备之外，这里没有做什么太大的改动。

司令部的军官们，或者说剩下的几位，一个个面色阴沉地坐在不怎么舒适的异星人座位里，懒得多动一下，都呆呆地望着他们的头儿。头儿名叫昂托米，此刻心中满是困惑、失落和潜藏的恐惧。“秋之柱号”飞船上的局势急转直下。尽管已经全力以赴予以阻击，但洪魔还是渗透进了战舰。

这些令人厌恶的污秽生物甚至已经成功地占据了战舰的引擎室，抢在一个新的敌人之前。这个新的敌人和圣约人、洪魔一样不怀好意，派了一支飘来飘去的机器人部队进入战舰，争夺引擎室的控制权。

眼下，仿佛是昂托米真的受到了诅咒一般，又一个威胁加入了混战。他根本没有办法再将这个坏消息告诉早就精疲力竭、围坐在他面前的精英战士们。

“是这样，”昂托米颤颤巍巍地说，“好像有个人类驾驶一架女妖战斗机撞上了船舷，现在已经在战舰上了。”

一个名叫卡萨米的精英战士老兵皱起了眉头。“‘有个人类’？您是说，仅仅只有一个人类？尊敬的阁下，多一个人类少一个人类，对整个战局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昂托米咽了咽口水。“是的，呃，一般情况下我赞同你的意见，但这个人类有点特殊。首先，它穿了特制的盔甲；其次，它似乎在执行某种任务；最后．它单枪匹马就杀害了第三防卫小队的所有人，也就是负责守卫指挥和控制平台的那个小队。”

此时，前排没有人注意到，自称叫胡奇’尤玛米、看上去昏昏欲睡的一个精英战士军官此刻突然两眼放光。他坐直身子，开始兴致勃勃地关心起议题来。坐在最后一排的扎玛米发现自己有些听不清楚。讨论仍在继续。

“就凭一个人类就全办到了？”卡萨米吃惊地问道，“那根本不可能。”

“是啊，”昂托米确认道，“但它的确做到了。不仅如此，它在完成了控制台的某项任务之后，已经离开，目前在战舰的其他地方游荡。”精英战士扫视着面前的面孔，“你们谁有足够的能力和胆量，找到并消灭这个异星人？”

回应快得出人意料。“我能。”扎玛米说着站起身来。

昂托米眯起眼睛，努力透过刺眼的灯光打量他。“这是谁啊？”

“尤玛米。”精英战士谎称。

“啊，是的，”昂托术感激地答道，“一位突击队员……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类人才，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双足畜生的困扰。这任务就交给你了。随时向我报告。”

好，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些新冒出来的会飞的机器人……”

过了一会儿，会议结束了。卡萨米到处找那个自告奋勇的战士，满怀钦佩地要称赞年轻勇敢的军官一番。但是，就像精英战士要追杀的那

个人类一样，这小伙子不见了。

士官长从舰桥一路杀出，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走道，又遭遇了更多的洪魔，并一一射杀干净。科塔娜认为他们可以经由冷冻舱到达引擎室，士官长于是朝新目标进发。问题是，他总是和堵塞的通道口、关闭的大门，以及其他种种障碍物不期而遇，让他始终无法直来直去地到达目的地。

在穿过一间宽敞而昏暗、满地武器的房间后，士官长听到从一扇关闭的舱门后传来了战斗的喧嚣声。他停下脚步，直到听到吵闹声渐渐平息，这才现身走进通道。他一路沿着舱壁前行，跨过满地的尸体。突然，他看见一个货箱后面露出几根背刺，立刻感到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猎手！或者更准确地说，两个猎手，因为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地出没。

手头没有火箭筒，士官长只好使出他身上仅有的杀伤力较大的武器——手雷。

他飞快地投出两枚手雷，看到一头长着背刺的巨兽应声倒地，接着听到第二个猎手发出一声狂啸，猛冲过来。

士官长开火射击，一边拖慢异里人冲刺的速度，一边退出舱门，谢天谢地，大门关上了。这给了他两到三秒宝贵的时间站稳两脚，掏出另一颗手雷，准备投掷。

舱门开启，破片杀伤手雷直飞而出，正中目标。爆炸把怪物掀了个底朝天。沉重的身体撞上甲板时一阵颤动。猎手妄图东山再起，却惑到破甲弹的杀伤碎片如雨注般降临到它的头上。

士官长绕着尸体转了一大圈，才离开房间，回到大厅。他一路穿越战舰的走道，看到血污四溅的甲板舱壁；形形色色、东倒西歪的尸体极尽所有死亡来临时的惨状；被炸坏的舱门；火花闪烁的接线盒：四下燃烧的团团火焰——所幸船上没有什么易燃材料，火势才没有蔓延开来。

他听见前方某处传来自动武器开火的声音，接着穿过另一扇舱门。舱室内，两条巨大的管道从维修舱穿过，一团火焰正熊熊燃烧。他离冷冻舱不远了，至少他这么觉得，但首先要找到一条进去的路。

除非绝对必要，不然如何跃过这团烈焰真让人拿不定主意。他最后

选择转向右边绕行。战斗的喧嚣愈发吵闹，通向一个大厅的舱门开启后，他看见一支数目可观的洪魔军团正和一群“哨兵”激战。他停下来，拿出武器，扣下扳机。“哨兵”坠毁，聚生型洪魔炸裂，战场上的每个参战者都更加疯狂地互相开火，周围是一道道能量束、呼啸的7.62毫米口径子弹和不断爆裂的针弹。

终于，机器人一一偃旗息鼓，大多数洪魔也被消灭之后，士官长穿过大厅中央，爬上一个楼梯，来到了上层的通道。身处有利地形，他对维修控制室一目了然，那里有一对“哨兵”正手忙脚乱地消灭着一组洪魔，在战斗结束之前，它们是不会停下来庆祝的。战斗的双方无暇他顾，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游荡的人类，所以，士官长正好利用这一点，一路走过通道，进入了控制室。

他很快发现，这么做是个巨大的错误。

一开始情况还不算糟糕，至少表面如此，他摧毁了两个“哨兵”，继续和洪魔作战。但每次他放倒一只洪魔怪物，似乎立刻就有两只或更多的洪魔冒出来顶替它的位置，很快他就陷人了被迫防御的境地。

他撤退到和控制室互通的前室。他别无选择，只能背靠一扇关死的舱门继续作战。身形高大的战斗型洪魔成双、成三地冲锋陷阵——至于小肉球般的感染型洪魔更是密如飞蝗。突击步枪子弹只是一通乱射，但仍然能命中许多；同时一个、两个、三个战斗型洪魔前仆后继，在突击步枪雷霆万钧的怒吼中丧命，正好在士官长弹药用尽时倒向甲板，而更多聚生型洪魔又已经摇摇晃晃地跟上来了。

他收起突击步枪，拔出霰弹枪——希望能有片刻的喘息机会来重新填弹，以开火轰击浮肿变形的怪物们，在它们身体爆裂、伤害自己之前就射穿它们。

接着，一群新滋生的感染型洪魔从四面八方涌入，这是在下一拨怪物试图放倒他之前无论如何要抓住的良机，他果断地给两枝武器重新填弹。

他采取了边打边跑的战术。他一路穿过战舰，离引擎室又近了一步。撤退途中，他会偶尔停下来，寻找机会朝敌人开火射击然后，他再果断撤退，填弹，再奔向战舰的更深处。

手中自已武器所发出的声响冲击着士官长的两耳；浓重得令人窒息

的洪魔污血的气味阻塞着他的喉咙；他的心神最终对这一切杀戮渐生麻木。

前方又遭遇了一支圣约人战斗分队，他蹲伏在一根巨大的立柱后面，给霰弹枪喂饱子弹。一头战斗型洪魔毫无预兆地跳到他身后，朝他戴着头盔的后脑勺猛地一击。他的能量护盾瞬间被重击的力量打得能量骤减，这时，一头感染型洪魔又跳到了他的面罩上。

尽管被突如其来的重拳打得有些摇晃，他还是拼命地抓住了怪物光滑的身体。一根硬刺穿透了他脖子间盔甲的缝隙，瞄准了他暴露的皮肤，直刺而入。

士官长痛得大吼一声，感到触须正延伸向他的脊髓，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尽管不可能直接捡起武器杀掉感染型洪魔，但科塔娜还有其他手段，她火速展开行动。人工智能小心翼翼地从雷神锤盔甲中抽取出一小部分合适的能量、利用它形成一次放电。感染型洪魔受到通体而过的电击后，开始虚弱发颤。士官长立刻猛地一捏，洪魔寄生者的触须正在向他的神经系统传递麻痹信号。终于，这个小肉球爆裂开来，士官长的面罩上溅满了绿色的血污。

但士官长的视线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他重新上阵，用愤怒的子弹狂射不断舞动着触手的战斗型洪魔。

“刚才真对不起，”科塔娜说道，士官长正在清理周围的敌人，“但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你干得漂亮。”他答道，停下来填弹，“不过刚才可真险啊！”

两三分钟过后，洪魔终于退却了。他花了些时间，摘下头盔，把皮下的刺针挤出来，在伤口上贴上杀菌消毒的纱布。伤口疼痛异常：士官长痛得浑身一紧，才把头盔重新戴上，封闭好整套盔甲。

接下来，士官长只停下片刻消灭了两只游荡的感染型洪魔，便继续寻找通向冷冻舱的道路。他一路穿过一条条走廊，进人迷宫般的维修通道，来到一条狭窄的走道上，他突然看到甲板上刷着一个红色的箭头，上面有几个大字：引擎室。

终于，老天有眼。

不用再找去冷冻舱的道路了，士官长直接穿过一扇舱门，走进他见过的第一条灯火通明、没有血迹、没有遍地尸首的通道。一系列的左转右绕后，他来到了一扇舱门前。

“引擎室已经定位，”科塔娜宣布，“我们到了。”

士官长听见一阵嗡嗡的低鸣，明白“罪恶火花”一定就在附近某处徘徊。他已经动身穿过通道往里走，科塔娜突然说道：“警报！‘罪恶火花’已经关闭了所有的指令输人系统。我们无法重启倒计时。眼下惟一的选择就是炸毁战舰的聚变引擎。那样做应该足以毁灭光晕。

“不用太担心……我还可以访问引擎所有的监控图表和程序。我会给你指路的。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拉开耦合器，那样就能使一个连通聚变反应堆的主堆芯的轴暴露出来。”

“哦，好的。”士官长回答，“我担心的是，这可能有点复杂。”

士官长重新打开舱门，大步跨进引擎室，一只感染型洪魔直接朝他的面罩飞来。

对“真理与和谐号”发动的突袭快得令人碎不及防。十五架翱翔的女妖战斗机呼啸着在阳光中出现，突袭数量几乎完全相等的圣约人战斗机——它们被派驻在巡洋舰外围做巡逻掩护。空战刚刚开始六十秒，一半敌机就已经从天空中永远消失了。

接着，就在捉对厮杀的空战紧张进行的同时，绰号“小甜饼”的彼得森中尉正带领他手下的鹈鹕运兵船飞行员，将席尔瓦、韦尔斯利以及四十五名重装陆战队员送入敌舰的停泊舱。在那里，第一批跳下舷梯的陆战队员已经用一片枪林弹雨遏制了圣约人的防卫小队，肃清了全部通道口。一支十五人的地狱伞兵小队正火速冲向战舰的控制室。

考虑到除非他们也掌控了引擎室，否则仅仅夺取控制室没有太大意义，所以人类部队发动的几路地面进攻几乎是同步的。多亏了上次的努力——士官长和一队陆战队员突入敌舰寻找凯斯舰长——麦凯从那次任务中受益匪浅：她得到了反重力升降梯位置的详细描述、内部通道的录像，还有科塔娜从敌舰系统中窃取的实用数据。

果然不出所料，自从上次突袭之后，部署在反重力升降梯周围的安全部队增加了三倍。具体而言，就算麦凯和她的地狱伞兵部队有能力潜行到距离重力场所在的山头仅几米的位置，他们还是要对付六个猎手、十二名精英战士和一支由咕噜人、豺狼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然后才有望顺利登上头顶的战舰。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麦凯给她十五人的突击小队装备了八枝火箭筒，全部将矛头指向猎手。

圣约人驾驶的女妖战斗机正遭到攻击，长着背刺的怪物都抬头凝视着万里无云的晴空。麦凯一声令下："开火！"

全部八枝火箭筒齐刷刷地发射，接着又是第二轮火箭弹，总共十六发，呼啸着冲向敌阵。猎手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开枪，就在接二连三的橙红色爆炸中分崩离析了。

就在新鲜的尸块碎肉如倾盆大雨般从天而降的同时，火箭筒已经重填完毕，随即又一排火箭弹呼啸而出。

在头一轮进攻中，已经有三到四个精英战士丧命。也就是说，剩下的幸存者都能享受每人两发火箭弹的待遇，102毫米口径的、威力强大的大家伙爆炸之后，这些"幸存者"也不复存在了。

齐射后生还的敌人所剩无几，其他队员扔几枚手雷到它们的藏身之处，再用突击步枪补上几枪就很快搞定了。全部战斗所用时间：36秒。

然后，部队花了整整一分钟才从山头冲下来，升上反重力升降梯的顶部。也就是说1分36秒之后，杀人不眨眼的人类战士就出现在了"真理与和谐号"战舰的内部。他们击毙了值班守卫的几个咕噜人后，关闭了升降梯。

杰肯斯被镣铐锁住，夹在两名身材魁梧的陆战队员中间。麦凯催促这个三人组快走。"决点，陆战队员们。我们要夺取引擎室——好好干吧。"

杰肯斯，或者说杰肯斯身休内的另一种东西，能闻见洪魔的气味。它们在这儿，潜藏在战舰上，他挣扎着要告诉麦凯这一点。但发出喉咙的只有一连串支离破碎的"哼哼"声。人类夺得了战舰，同时也夺得了另外一份"礼物"，一份能杀光他们每一个人的"礼物"。

扎玛米领着哑哑皮走进严防死守的圣约人通讯中心——并且给咕噜人一段时间四处转转。这里曾经堆满了全部通讯设备，用来联系“秋之柱号”上的后备战斗机、飞船和交通工具。人类的装章都被悉数拆走，给圣约人的装备腾出了空间，但除此之外，整个情景看起来和人类的没有不同。六个通讯员正在值勤，全都背靠着房间中央，通讯面板在他们面前铺开。从头戴式耳机隐隐泄露出频繁、大量的通讯会话，有些还不时被战斗的喧嚣打断，命令从这里发出，战报也会回到这里。

“这里就是你要待的地方，”精英战士解释道，指着一张空座椅，“你要做的工作就是监听通讯，记录有关人类的报告，然后通过无线电把情报告诉我。

“它有个任务目标，我们能肯定这一点，一旦我们知道它的去向，我就到那里去会会它。我知道你更愿意亲自上阵拼杀，但你是我惟一可以信赖并给我传话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安排。”

哑哑皮死也不想靠近任何打打杀杀的地方，但他努力装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了。“我会做好我份内的事，老大，您就好好地享受带队杀敌的乐趣吧。”

“精神可嘉！”扎玛米赞许有嘉地说，“我就知道可以指望你的。现在坐到操作台上去，戴上耳机，准备做些记录。我们知道它离开了人类所谓的‘舰桥’，在维修控制室里打过一仗，最近一次目击报告称，它正向引擎室而去。我们暂时在那个区域没有人手，不过没关系，因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你就给我传送情报，我会带着战斗小组抵达合适的地点，然后人类就会落人陷阱。剩下的就简单了。”

哑哑皮还记得上次遭遇这个人类的情景，不由感到脊背一阵发凉，忙转身坐到位子上。他心中有种预感：当这个人类和这个精英战士最终当面对峙时，或许会发生很多事情，但绝没有扎玛米说得那样简单。

引维室的大门打开丁，一头感染型洪魔蹦到士官长脸上，他用四分之一弹匣的火力灭掉了它。这些子弹远远超出了消灭目标的实际所需，但刚刚那利刺如何深入他皮下的记忆让池耿耿于怀，他绝不允许再有任何小肉球靠近他的脸部，特别是脖子附近的连接处。红色的指向标指出，他应该朝大厅远端的一个斜坡进发。

他迈开矫健的步伐，踏上逐渐抬升的平台，跑过一片控制台，弓身

穿过一扇通往第二层的大门。他一路顺着走道来到一片开阔区域，接着跑上斜坡，向第三层进发。前方两头战斗型洪魔倒在他精准的枪法下。他检起死去怪物的弹药和手雷，继续前进。

“不可饶恕，归顺者。”“罪恶火花”拖出长长的怪音，“你必须乖乖交出人工智能。”

士官长没有理睬“罪恶火花”，只管自己一路跑上第三层，正逢洪魔为他举办的洗尘宴。他开火猛射，把两头战斗型洪魔和一头聚生型洪魔打落平台，然后边退边填弹。

新的弹匣到位之后，他再次开火，打断了最近一头洪魔的膝盖，又朝它身后的一堆怪物当中投出一颗手雷。破片杀伤手雷一声轰鸣，将它们批量销毁。

突击步枪不断喷吐着怒火，足以结果生还者的性命。士官长一路冲到走道的尽头。一队在那里夹道欢迎的洪魔怪物，很快就在突击步枪的怒吼下让出道来。他踏过溅满血污的钢板，终于穿过了斜坡顶端的舱门。

他刚走上第三层的通道，立刻就遭到了火力阻击。上面一片混乱：“哨兵”朝洪魔开火，洪魔开枪反击，而它们也都想干掉士官长。但是，专一至关重要，一定要专心完成任务，于是士官长奋不顾身地狂奔，冲向最近的控制面板前。他按下标有“启动”的按钮，听见哔哔声传来，接着是科塔娜的声音。

“好样的！第一步完成了！我们直接攻击聚变引擎。我们需要一次近距离爆炸，破坏环绕在反应堆堆芯周围的磁场。”

“哦，”士官长说着跳到了一块厚厚的合金板上，脚下传来一阵颤动，“我想，我往那个开口里扔顺手雷就行了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

士官长咧嘴一笑，面前一个明亮得耀眼的方形槽口徐徐开启，他立刻往里扔了一颗手雷。

接踵而来的是一声闷响，滚滚浓烟中抛出少许烧焦的金属片。

一个完成了，还有三个。士官长心中自言自语着，突然“哨兵”开火了，能量束击中了他的胸膛。

归功于闪电般快速而又高度协调一致的突袭行动，人类已经控制了“真理与和谐号”上百分之八十多的区域。他们正准备起飞。那些尚未在人类掌控之下的舱室可以稍后再处理。和科塔娜一点都联系不上——席尔瓦不想冒险继续尝试。如果光晕即将爆炸，那么那一刻他最好已经离得远远的。

巡洋舰控制室里的气氛，只能用“狂乱”二字宋形容。韦尔斯利正埋头于战舰杂乱无章的导航系统；太空舰队人员则拼命地让自己熟悉适应各种异星人的控制设备；席尔瓦则正对自己孤注一掷的行动暗自得意。袭击是如此迅速，如此成功，他的地狱伞兵部队俘获了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异星人，它声称自己是圣约人统治阶层的重要一员。现在，这个异星人已被软禁起来，显然它将成为席尔瓦凯旋地球后又一个重要的功绩证明。席尔瓦微笑着，战舰的重力锁定已经被解除，船体随之微微地摇晃起来，起飞前最后的自检程序开始了。

在控制室多层甲板之下，麦凯感到有人碰了碰她的手臂。“中尉，有空吗？”

虽然不属于同一个指挥系统，但太空舰队少校盖尔·普蒂要比她的军阶高，所以麦凯回答道：“是的，长官。我能为您做什么？”

普蒂是名工程师，属于那十六个有保镖特别保护的技术专家之一。两个保镖此时都背对着她们，面朝外面。她是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女人，有一头姜黄色的秀发。她眼神严肃，直视着麦凯的双眼。

“请你过来。我想给你看点东西。”

麦凯跟着另一位军官来到一个巨大的管道前。这管道跨越一个一米深的沟壑，连接着两边立方体模样的装置。杰肯斯被迫跟在她们后面——别无选择，他的陆战队卫士上哪儿，他也只能上哪儿。

“看到了吗？”普蒂少校指着管道问道。

“是的，长官。”麦凯答道，但对这样的结构能用来做什么感到疑惑不解。

这是一个光纤管道的接入点，使控制室和引擎相连。”工程师解释道，“如果有人把这个连接分离，那么动力装置就会失控。或许还有别的回路，但是我们没能找到。眼下既然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战舰区域在圣约人的控制之下，我建议你派兵保护这个设备，直到所有的圣约人都被制服为止。”

普蒂的建议暗含着命令的意志，麦凯说道：“是，长官。我这就去办。”

普蒂少校点点头。突然甲板一阵颤动，两个女军官都一下子扶住了光纤管道，但又都被抛到甲板上。普蒂笑笑说：“笨手笨脚的，是吧？要是凯斯舰长在就好了！”

席尔瓦对熟练操控战舰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最后一批UNSC人员已经在停泊舱着陆，鹈鹕运兵船安然无恙，外层舱门已经关死。“真理与和谐号”正努力摆脱光晕施加在它身上的重力。

不，其实席尔瓦只不过对离开地表满意而已。他感受着甲板的颤动，巡洋舰的引擎正挣扎着推进难以计数的载重，摆脱环形世界的引力场，飞向能自由驰骋的那一点。

可能是受了震动的刺激，抑或只是等得不耐烦了，洪魔选择这个时机袭击引擎室。一个通风口洞开，雪崩般的感染型洪魔飞流直下，立刻遭到了火力抵抗。

杰肯斯陷入了狂暴之中，拼命地扯着锁链，满嘴叽里呱啦地吼叫着，陆战队卫士只能竭力将他控制住。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分钟，所有的洪魔怪物就都被消灭了，通风口被堵上，盖子也被封死。但这次袭击证实了麦凯早已有之的疑惧。洪魔就像是一种极端危险致命的病毒——大家都认为，除非彻底将其灭绝，不然它们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陆战队员们知道她作为“陈年佳酿X0”的特别地位，于是委托她向席尔瓦报告了这次袭击，她最后说道：“很明显，战舰依然处于感染状态，长官。我再次建议在起飞之前把每平方厘米都检查一遍，彻底剿灭它们。”

“不行，中尉。”席尔瓦果断地回答，“我有理由相信光晕即将爆炸，很快。而且，我就是要一些活体标本，所以，看看你能抓到怎样的丑八怪畜生吧。”

“中尉所言极是，”韦尔斯利冷静地插话道，“风险太大了。我力劝你三思而行。”

“我意已决！”席尔瓦咆哮道，“现在，滚回去履行你的职责，这是命令！”

麦凯中断了通讯。军人必须具备许多操守，在她着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尽职尽责。不仅仅是对陆战队尽职尽贵，更是对地球上的亿万同胞尽职尽责、那是她最终的职贵所在。现在，她面临着一场斗争：是军纪军规，还是尽职尽贵……所有的混乱思绪都搅和在一起。这一切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她又该怎么做呢？

回答来自杰肯斯——虽然有些离奇。那个战士在听到了她的刚才那番对话后，使劲拉扯着锁链。他的举动让卫士中的一个吓了一跳。那个卫士摔了一跤，因为杰肯斯突然屈身冲着光纤管道的方向，并挣扎着试图重新控制他的双脚，直到洪魔战士的意志又被激活。数秒后，两名陆战队员制服了杰肯斯。

杰肯斯对自知正确的事情却无能为力，锁链紧紧地束缚住他。杰肯斯哀求地看着麦凯的双眼。

麦凯意识到决定权在她手里。尽管这一决定看来疯狂得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但同样异常简单。简单到甚至连扭曲变形的杰肯斯都知道，只有这样做才算得上尽职尽责。

麦凯慢慢地、坚定地走过甲板，走到挺立的卫士身边，让他休息一下，再朝周围看了最后一眼，接着引爆了手雷。尽管仍然很难开口说话，但杰肯斯还是竭力从嘴里挤出一句：“谢谢你。”

席尔瓦隔着太多层甲板，没有感觉到爆炸，或听见闷响，但他却能够第一时间看到爆炸造成的后果。有人高声喊道：“失去控制了！”甲板立刻倾斜，“真理与和谐号”船头一歪，韦尔斯利说出了最后一句评价。

“她被你调教得很好，少校。你应该以她为荣。”

接着，船头栽倒，一系列的爆炸传遍了整艘船体。战舰，以及闯入她体内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你确定吗？”扎玛米问道，他的声音因为无线电的干扰和不断增加

的噪音而略显怪异，

哑哑皮什么都不能确定——除了他面前一连串的报告没有一个是好消息这一点。圣约人的部队正遭到沉重的打击，既来自洪魔，也来自“哨兵”。咕噜人的心猛地一沉，感到些许恶心。

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出来，至少不能向扎玛米这样的人说。于是，他用一堆谎言代替：“是的，老大。根据报告，还有对通讯中心这里的数据的观察，着来那个人类别无选择，只有通过E-117舱门逃跑，然后一路登上V-1269升降梯，最后到达战舰顶部的七号维修通道。”

“干得好，哑哑皮。”精英战士说道，“我们这就上路。”

出于某种无法完全确定的原因，不论他经历过多少愚蠢的失败，咕噜人心中还是突然对精英战士升腾起一种奇异的爱戴之情“您要当心啊．老大。那个人类极其危险。”

“别担心，”扎玛米回答，“我给我们的对手准备了一个惊喜。一个小玩意儿足以改变局面。等他死了我再呼叫你。”

哑哑皮说道：“好的，老大。”他听到通讯频道切断的“咔嗒”声，明白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听到上级的声音了。不是因为他相信扎玛米会死——而是因为他相信他们全都要死了。

于是，这个小异星人声称他要休息一下，离开了通讯中心，再也没有回来。

不久之后，他带着一天的食物和一罐甲烷来到一辆幽灵气垫橇上，开着它离开了“秋之柱号”。这时，他突然感到了他苦苦追寻的那种感觉：宁静。许多日子以来，哑哑皮第一次感到了快乐。

最后一颗手雷爆炸，士官长感到他脚下的甲板开始剧烈摇晃，科塔娜冲着他的耳朵大喊：“完成了！引擎将进入临界状态。我们还有十五分钟离舰！我们立刻出去，乘坐第三层甲板上的升降梯。它会送我们到达战舰顶部的七号维修通道。快走！”

士官长跳上第三层平台，干掉一头战斗型洪魔，然后转身朝右边的舱门跑去。舱门开启，他一头钻了进去，跑过长长的通道。第二扇门直接通向巨大升降梯前的空地。

士官长听到机械设备的“呼呼”声，猜想自己已经触发了什么传感器，于是就等着电梯到达。数小时来第一次，周围没有明显的威胁，没有明显的危险，士官长让自己微微地放松了一下。这是个错误。

“士官长！”科塔娜叫道，“退后！”

多亏这句警告，他正好退到舱门背后。与此同时，电梯从下方升了起来，一个精英战士坐在等离子炮塔里，朝他开火。

特别行动小组指挥官祖卡’扎玛米操作着暗影炮塔疯狂扫射。能量火力覆盖了平台的大部分区域，只留有很小的空间给帮助他把武器搬上来的几个咕噜人。蓝色的等离子束四下闪耀，击中了正在徐徐关闭的舱门，把半扇门都烧化了。

一波又一波的能量束破空而出，飞向他的宿敌，这让他倍感振奋。很快，胜利就会降临，他的荣誉将被恢复。然后，他就要亲手干掉那个讨厌的咕咯人——哑哑皮。

今天将是个荣耀的日子。

“他妈的！”士官长叫道，“那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着起来有人在跟踪你。”科塔娜冷静地说道，“好了，准备吧——我会控制升降梯，让它坠落。你往梯井里扔两颗手雷就行了。”

扎玛米看到能量弹击中了舱门，充分享受着看到那个人类抱头鼠窜的快感，突然感到平台颤动了一下。

精英战士没有在意，只管继续扫射。突然，他听到“哐啷”一声，升降梯开始下沉了。

“不！”他狂吼着，肯定有个咕噜人要为这突如其来的失控负责，他继续孤注一掷，惟恐让人类逃过他的圈套。但一切都太晚了，小异星人什么都做不了，升降梯继续坠落。

就在目标从视野中消失的那一瞬，扎玛米还在埋怨自己的手下。但这时两颗手雷已经轻轻地从上面滚落了下来，“嗞嗞”地在升降梯的平台上滚动着，然后爆炸了。

爆炸的威力将精英战士掀出了炮塔座位，让他最后看了对手一眼，

坠落下来。他“砰”地一声摔到地上，感到什么东西断了，等着看到极乐世界的第一眼。

科塔娜重新控制升降梯升起。士官长别无选择，只能走进满是血污的平台，动身赶往上方的维修通道。科塔娜正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酝酿逃亡计划。

“科塔娜呼叫E-419，请回话，E-419。”

“收到，科塔娜，”“克敌铁锤”在上面某处说道，“我能听到个大概。”

士官长感到一系列的爆炸震撼着升降梯。战舰已经开始解体了，他急切地盼望着能离开这里。

“‘秋之柱号’的引擎已经进入临界状态，克敌铁锤。”科塔娜继续道，“要求紧急撤离。一旦你收到我的信号，就准备好，到4－C号外部接口去接应我们。”

“明白。E-419呼叫科塔娜——下面看起来很吵……一切都正常吗？”

升降梯又震了一下，人工智能答遭：“不，不！我们对战舰的聚变反应堆堆芯实施了严重干扰。引擎的损坏比我们想像中的要严重。”

接着，升降梯平台一下子戛然而止，一块碎片从上方的某处掉落卜来，人工智能对士官长说：“我们还有六分钟，聚变反应堆就要爆炸了。我们得立刻撤离！爆炸会产生将近一百万度的高温。爆炸的时候可别在这儿！”

听起来真是绝妙的主意。士官长跑过一扇舱门，进入一个满是疣猪运兵车的舱室，每辆运兵车都停放在各自独立的车库内。他挑了一辆离出口最近的，跳进驾驶席，车子一启动他便略微宽慰了一些。

科塔娜投射在他头盔显示屏上的倒计时显示不但在跳动，而且跳得飞快。士官长开车冲出车库，车子撞到左边一辆着火的疣猪运兵车，压过一片混杂的圣约人和洪魔。一个精英战士被撞倒在运兵车飞扬的车胎下被碾毙，车子随之跳动了一下。前方的斜坡上铺满了感染型洪魔。士官长猛踩油门冲上斜坡，它们像鞭炮一般接二连三地爆裂，车后等离子束追逐着袭来。接着，为了避免犯下错误，节约宝贵的时间，他的脚离

开油门，在斜坡顶端略作停顿。

一条巨大的通道在他面前延伸，两边是走道，远处有条天桥，一条狭窄的维护通道正在眼前。两个洪魔怪物站在入口顶端，朝下面的他开火射击，他启动疣猪运兵车向前．一头冲进了前方的入口。

斜坡正在下降，士官长踩住刹车，很快就满意地听到什么东西“砰”地爆炸了，凹凸不平的金属碎片飞过他面前的通道。士官长的脚离开刹车，把一头聚生型洪魔压成了糨糊，然后继续开着运兵车冲向对面的斜坡。

他从下层通道出现，看到前面横着一条栅栏，于是将车一掉头，左转进一条侧路。前方又是一个狭窄的斜坡，他加速上坡，一下子飞过两条横沟。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车技能对付这样的障碍。他撞上一条横杠，接着把车子一倒，终于开着疣猪运兵车飞出通道的尽头，跃入另一条维修通道。

前面出现了一堆洪魔，他直接朝它们冲了过去，把怪物喂给四个饥饿的轮胎。

“刚才那最后一跳很棒，”科塔娜赞许地说，“你怎么知道要从尽头飞跃的？”

“我不知道。”士官长说着，运兵车突然一斜，拐出通道，钻进了另一条通道。

“哦。”

这条通道空空如也，士官长终于可以不断加速，让疣猪运兵车冲进一条宽敞的通道。运兵车乘风而过，他死死地踩着油门，以便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巨大的通道平唱，没有障碍，却通向一个地狱般的大厅：杀气腾腾的洪魔、闪着激光的“哨兵”，全都试图提前没收他的出站票，他稍微一停，看到左边有一个升起的斜坡，于是立刻向那里驶去，顾不得“咝咝”作响的能量射线打在他盔甲的表面，扫过运兵车的内部。

士官长努力控制着疣猪运兵车，但一个轮胎陷进了路边的金属凹槽，使得整辆车都有可能被拉进下层的混乱之中。处境艰险，能量束如

疾雨般从每一个可能的方向射来，但士官长还是做出了必要的矫正，一路冲下斜坡，一个左拐，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条巨大的通道，道路中间排列着许多支柱，一直延伸向远方。

他小心翼翼地前后闪躲，在柱子之间穿行，以节省时间，一路撞上一团洪魔和圣约人的混战，还受到一群“哨兵”的攻击。运兵车七弯八拐地开到另一片开阔地，前面是一排栅栏。他迅速地眺望了一番，确认左边的大通道中有另一个升起的斜坡，便朝那里开去。

爆炸送来一团火焰和浓烟，从前面的栅栏涌出，差点把疣猪运兵车从车道上掀翻。

好在开下斜坡后，一切显得略微平静一些，士官长进入了一条巨大的通道，一路全速冲刺，在一片开阔地带减速，车子进入了一条维修通道。轮胎活生生地吞吃着感染型洪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引擎咆哮着，士官长几乎失类了控制，他开出通道的速度太快，等意识到前方还有条下层通道时已经有点晚了。这一次车子向下跳跃，前轮不但重重地砸到了地上，而且还转了一百八十度——只是最后时刻的猛刹，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才没有让运兵车翻覆。士官长开出通道，重返迷宫般的柱林。

他暗暗咒骂着自己不得不在障碍物之间来回躲闪。倒计时上的数字越来越少，而每个有武器的异星人、怪物，还有机器人都在这时候朝他开火偷袭。接下来，士官长经过了一条平坦的道路，然后是一条短短的维修通道，下了一个斜坡，来到一条巨大的通道里。科塔娜这时开始呼叫求助：

“科塔娜呼叫E-419！立刻要求撤离！十万火急！”

“明白，利塔娜。”飞行员回答，士官长正加速开进另一条通道。

“等等，停车！，科塔娜坚持道，“‘克敌铁锤，就从这里救我们出去。守住这里。”

士官长猛地刹车，听到一阵杂乱的无线电通讯，看到一艘UNSC的鹈鹕运兵船从左边飞来。一条浓烟拖在运兵船身后，原因很明显：一架女妖战斗机正尾随着运兵船，试图击中飞船的一个引擎。飞船的右舷引擎被击中时蹿出一条火苗，接着冒出了熊熊火焰。

士官长可以想像“克敌铁锤“在驾驶舱里的情景：挣扎着控制住飞船，对准眼前的通道。

“拉起来！拉起来！”士官长喊道，希望她能平稳地降落．但太晚了。运兵船失去了高度，未能在通道上着陆，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三秒钟后传来了爆炸声。

科塔娜呼喊着：“E-419！”但没有回音，于是接着说道：“她去了。”

士官长对无线电中的激昂的声音记忆犹新，这个女飞行员曾无数次甩掉过追击的敌人。他深深地感到遗憾。

没过多久，人工智能就立刻连接到战舰的控制系统，查看还剩下些什么。“有架长剑截击机停泊在七号发射舱。如果我们立刻动身，就能赶到！”

士官长转身的时候，脚底战靴的橡胶猛烈地摩擦着。他驾着疣猪运兵车穿过一道舱门，跳下一个斜坡，进人一条通道。巨大的柱子耸立在通道中央，地面上一系列的凹凸不平的障碍物让运兵车一路颠簸，直到车子重新回到平坦的道路。爆炸的碎片从通道两边纷纷扬扬地飞来，使他几乎无法听见科塔娜的声音。她在说什么“全速”，还提到了“横沟”。

他猛踩泪门，但接不来靠的与其说是车技，不如说是运气。士官长猛地全速冲上一个斜坡，感到胃都悬空而起了。运兵车飞入空中，落地的时候跳跃了两三下，重重地摔到地面上，车头扭到一边，终于停了下来。

士官长猛转方向盘，把车头扭回来，瞥了眼计时器。读数是01:10:20。他疯狂地死踩油门，疣猪运兵车仿佛离弦之箭一样飞过一条狭窄的通道。接着，前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排栅栏，完全把路堵死了，于是他渐渐放慢速度。不仅如此——整个区域到处都是游走的圣约人和洪魔。士官长跳出运兵车，跌撞到地面上，正好把一个倒霉的精英战士撞出了道路。

截击机就在前头，舷梯静静地停放着，等他登机。等离子束在他头边飞过，到处都是爆炸产生的飞扬的碎片。他冲了进去，战靴猛踩着金属地面，跳上了飞船。

舷梯正在收起，一大群洪魔也赶到了。长剑截击机震动着，另一声

爆炸响彻“秋之柱号”，士官长在剧烈的震动中一路向前。珍贵的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终于他跳进了驾驶座，启动引擎，开始操作起来。

“我们出发。”

士官长利用船腹的推进器把战机送到甲板上方的空中。他逆时针方向转动机头，拉下控制杆。巨大的推力将他探深地塞进座椅，战机脱离了发射舱，呼啸着直射苍穹。

哑哑皮此时正好一路到达一座山脚的边缘，听到一系列沉闷的轰鸣，回身正好看到一连串橙红色的花朵沿着“秋之性号”饱经风霜的船壳盛开怒放。

巡洋舰的聚变引擎已经达到了临界状态，一团耀斑一样的光亮在光晕表面盛开。这团核反应形成的高热球体，在密度超高的环形材料上炸出了一个五公里的弹坑。巨大的爆炸波及了整个结构，巨型火球扫荡、铲平了光晕表面的地貌。顷刻间，亮黄色的爆炸点就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致使光晕表面开始向内崩塌。

光晕的自转还在继续．但再也无法承受在这一爆炸点所释放的能量，环形结构开始慢慢地自我解体。一块块巨大的碎片飞扬着飘入太空。一段五百公里长的环形世界的一部分断裂剥离，上面鬼斧神工般美丽的金属构造、大地、水体都被尽数毁灭，在寂静的宇宙中发出一连串爆炸。

控制面板上闪动着“引擎温度已达临界点”的大字，伴随着一阵经久不息的“哗哗”声。科塔娜说道：“把它们关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信息了。”

士官长起身按下了某个开关，从座位上离开，来到观察窗前正好看见最后一块完整的光晕残片被一块飞扬的金属截成两半，看上去就像在表演一场寂静而缓慢的太空芭蕾。

忽然，他想起了梅丽莎·麦凯中尉，还有她碧绿的双眸——他从未有机会认识她。“还有其他人生还吗？”

“正在扫描中。”人工智能答道，暂时沉默了一阵。他能看到扫描数据翻滚过主显示终端。片刻过后，她又开口，声音出奇地平静：“只有尘埃和反射波。我们是惟一逃出来的。”

士官长一阵寒颤。麦凯、“克敌铁锤”、凯斯，还有其他所有人。死亡。那些人就像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一样——就像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人工智能似乎觉得必须对发生的一切做出判断。科塔娜说道：“我们做了我们必须做的——为了地球。整个圣约人舰队都覆灭了。还有洪魔——我们别无选择。光晕，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完。”士官长坐在长剑截击机的控制台后，回答道，“圣约人依然猖獗，地球处境艰难。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内容简介：《光晕 初次反击》摧毁光晕后，从光晕上成功出逃的约翰 - 117尽力收拢被打散的人类残余部队，力图回到地球。而致远星也并未被圣约人彻底摧毁，约翰 - 117的部下大多还活着。这是因为致远星上有着圣约人渴望得到的光晕建造者所留下的"圣物"。约翰 - 117超人一般永不停息地战斗着，居然成功抢夺了一艘敌舰杀回致远星，救下了自己那些已夺得"圣物"的部下。然而在逃回地球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圣约人竟集结了约五百艘战舰的庞大舰队，意欲进攻地球！地球的命运已经危如累卵……导读 炫目的光晕

遥远的未来，人类进入了宇宙时代。由于人口过剩等问题，地球上的居民不得不前往宇宙深处开拓新的殖民地。随看超光速引擎投入了实际应用，大大缩短了跨越星际的时间，人们终于可以自由来往于星际间。

依照太空史诗的惯例，通常这时候就该有一帮强大而极具威胁的外星入侵看闪亮登台了。在《光晕》中，圣约人（Covenant），出演了这个任重道远的角色。圣约人其实是一个以宗教为纽带建立起的庞大团体，包括了许多外星种族，他们宣称人类对天神有侮辱轻蔑之意，亵渎了其信仰，于是悍然发动了针对人类的全面战争。

战争，由此开始。

《光晕》（ＨＡＬＯ），由此开始。

《光晕》是电脑软件业的巨无霸——微软，所发行的一款FPS（主视角射击）游戏。如果现在还有人不知道主视角射击游戏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反恐相央》你总知道吧？对了，《光晕》就是这徉的游戏。不知道为什么老美这么喜欢FPS类游戏，《毁灭公爵》、《雷神之锤》、《神偷》、《孤岛惊魂》、《荣誉勋章》、《半衰期》……不计其数，真是乐此不疲。

好多人消受不了这种类型的游戏，只玩上哪旧一个小时就头晕。对此观象现在还有了个专门的术语——3D游戏眩晕症，据说是神经中枢收到视神经传来的信号后以为人体正在做大幅度和高频率的运动（其实人一点没动，正坐电脑前的椅子上呢），为防受而发出了眩晕信号所致……不过这不能阻止《光晕》取得举世瞩目的销售业绩。想当年，它在微软自己开发的电子游戏机XBOX上可谓大红大紫，是XBOX游戏机上

最畅销的游戏，为XBOX游戏机的销量立下了汗马功劳，有力地回击了索尼公司的PS2游戏机在全球范围内的猛烈扩张，使得击倒了世嘉等对手、正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索尼PS2游戏机“一统江湖”的梦想化为了泡影。

《光晕》超凡的魅力，电脑游戏商们自然不会放过。2003年，《光晕》被移植到了电脑上，也是好评如潮。微软何等精明，见此盛况当然不会收手。好事成双，2004年11月《光晕2》隆重推出，发售当天就卖出了1亿美元。发售前，仅预定者就高达150多万人。截止2005年1月20日，《光晕2》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640万套，超过了《光晕》当年创下的销售记录，成为了美国地区2004年第二大最流行的游戏。不仅游戏本身所向披靡，其周边产品也犀利异常，《光晕2》的官方攻略出版后，这本224页的平装本书籍初次印刷的数量为110万本，在美国和加拿大发售的当天，就卖出了27万本！目前其销量居然直逼比尔·克林领的自传《我的生活》，成为十年来最畅销的新书之一。

《光晕》的故事在看过之后是不是觉得故争情节和设定颇为眼熟？有没有想到《星际争霸》？呵呵，看出来没有？圣约人和洪魔简直就分别对应《星际争霸》中的Ptotoss和Zerg。就连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造物主”种族TheForerunner，在《星际争霸》中也有对应者——Protoss和Zerg的共同创造者，神秘的萨尔那加人（XelNaga）。圣约人和Protoss政治体系同为神权体制，而洪魔繁衍扩散、吞噬生命的本质又与Zerg如出一辙……真是太像了。不过，这并不妨碍这款游戏成为玩家手上得挚爱，也不影响以《光晕》为蓝本的小说在美国一再走红，以至于一口气连出了三本——《致远星的沦陷》、《洪魔》、《初次反击》。其中仅《致远星的沦陷》销量就达二十万册，而且名列《出版家周报》（PublishersWeekly）的畅销书名单上。

小说的作看交瑞克·尼伦德是一个标准的热情科幻迷，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在1994年他参加了美国科幻界一个重要的写作班——号角写作班。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其中《干旱之水》（DryWater）一书获1997年世界幻想小说奖。

前 奏 致远星

第一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622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Γ大空站附近，UNSC“秋之柱号”巡洋舰。

斯巴达104弗雷德里克挥舞着格斗匕首，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尽管他的身体被笨重的雷神锤盔甲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手腕的灵活度。刀锋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道交错纵横的优美弧线。甲板上其余的太空军职人员的脸色都变得煞白，纷纷将目光移向其他的地方——在一个挥舞格斗匕首的斯巴达战士身下，往往都少不了几具横卧的尸体。

弗雷德里克内心充满焦虑，这与平常执行任务之前的紧张不安不同。斯巴达小队原先定下的目标是夺取一艘圣约人军队的飞船，但是现在敌人又发起了一轮新的进攻，因此既定任务被迫取消。圣约人军队如今正一步步逼近致远星——UNSC最后一个主要军事基地。

弗雷德里克不禁感到奇怪，在飞船对飞船的战斗中，地面部队能起什么作用？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继续不停地挥舞着格斗匕首。

身边，他的同伴正给武器填充弹药、调整装备，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在舰长亲自下到动员区向小队队长斯巴达117约翰下达简短指示后，他们干得更起劲了。但是弗雷德①已经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停当了，只有凯丽赶在他前面堆放好了她的装备。①弗雷德里克的简称。

他把刀尖朝下，直直地竖立在套着盔甲的手指上，让它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好几秒钟。

“秋之柱号”的重力场这时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格斗匕首因此一下子失去平衡掉了下来，弗雷德不等它落地就一把将它抄在手里，只听得“沙”的一声，格斗匕首已被他敏捷地插进了刀鞘。等明白过来重力的波动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心里面不由得一激灵：飞船刚才改变了航向——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在凯斯舰长的脸占据了整个视讯屏幕时，斯巴达117约翰士官长才大步走到离自己最近的通讯面板前。弗雷德感到右边有人暗暗向他打手势——是凯丽。他打开对讲机，调到与这个队友的私人通讯频道。

“看来我们肯定会碰到更多的怪事。”她说道。

“是这样，”他答道，“虽然在我看来执行一项任务碰到这么多怪事已经够少见了。”

凯丽咯咯地笑起来。

随后，弗雷德集中精神去听约翰和凯斯谈了些什么。每一个斯巴达都是在幼儿时期就被挑选出来、接受最尖端的军事科学训练的优秀战士，他们的身体机能都经过全方位的强化，包括生化方面、基因方面，以及控制论方面。这一切使斯巴达战士的听力变得异常敏锐，沙尘暴中一枚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他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房间里所有的斯巴达战士对舰长要讲的话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正如他们的第一任教官门德兹军士长说过的那样——即使你要下地狱，也得在全面掌握情报之后再去。

视讯屏幕上的凯斯舰长眉头紧皱，手里握着一个硕大的烟斗。舰长把局势大致说了一遍，他的声音虽然显得很平静，但是紧握烟斗的手还是流露出了他内心的不安。一艘停靠在致远星轨道维修站的太空飞船没能把导航数据库删除掉，要是这些数据落到劲敌圣约人部队的手里，这些外星匪徒就会得到通往地球的航线图。

“士官长”舰长说道，“我相信圣约人部队会进行一次精确的超短程跃迁，到达距离太空停泊港不远的一个阵地。它们可能会赶在超级磁力加速饱摧毁它们的飞船之前，设法让军队登上太空站。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士官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们能处理好这事。”约翰士官长回答道。

凯斯舰长听后一下子睁大了双眼，坐在指挥椅里的身体也不由得往前倾斜。“具体要怎么做，士官长？”

“恕我直言，长官，斯巴达战士接受训练就是为了去完成困难的任务。我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三个斯巴达战士登上太空停泊港，确保导航数据不会落人圣约人部队手中；另一路由剩下的队员到地面上去阻击入侵的敌军。”

弗雷德牙关紧咬，要是由他自己选择，他宁愿到地面上去与圣约人部队决一死战。他与同伴一样，都极不情愿被分派到脱离星球表面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到太空停泊港去的军事行动可能危险重重，每一个角落里都危机四伏——弄不清敌军的部署，身体失去重力，情报毫无用武之地，脚下也没了坚实的土地。

但是，太空作战毫无疑问比其他任何行动都更有挑战性，因此弗雷德想自告奋勇，把这项任务承担卜来。

凯斯舰长对约翰的提议思考了一番后，说道：“不行，士官长。这样太冒险——我们必须保证圣约人部队得不到那组导航数据。我们打算使用核弹，将它放在太空停泊港附近后引爆。”

长官，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会破坏轨道磁力加速大炮的超导线圈，而使用‘秋之住号’上的常规武器又不能摧毁航行数据库。要是圣约人部队在飞船残骸中进行全方位搜寻的话，它们仍有可能会找到数据。”

“不错。”凯斯说道，同时一边思索，一边用烟斗轻轻敲打着下巴，“那好，士官长，我们就照你的计划行事。我去设计一条到达太空停泊港的路线，你让你的斯巴达战士们做好准备，还有，要备好两艘运输飞船。你们出发的时间是……”他与科塔娜稍事商议后说道，“五分今之后。”

“是，舰长！我们到时会把一切准备妥当。”

“祝你们好运！”凯斯舰长话音刚落，视讯屏幕便自动关闭了，只剩下一片漆黑。

约翰士官长转过身来，面对着这些斯巴达战士。弗雷德马上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正要抬腿站出来……　　凯丽抢先一步走上前说道：“士官长，这次太空行动请允许由我带队。”

她总是事事争先，见鬼！

“不行。”士官长答道，“太空小组由我亲自带领。”

“琳达和詹姆斯，”他继续说道，“你们两个跟我。弗雷德，由你担任红队的领队，地面行动的战术指挥权归你。”

“长官！”弗雷德叫起来，想提出抗议——但又马上强行忍住了。现在不是对命令提出异议的时候——虽然他非常想这么做，“是，长官！”

现在准备去吧。”士官长吩咐道，“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斯巴达战士们站了一会儿，然后凯丽大声喊道：“立正！”他们“啪”的一声立正站好，利落地向士官长敬了一个军礼，士官长立刻回礼。

弗雷德把对讲机调到红队自传用频道，厉声命令道：“行动起来，斯

巴达战士！我希望大家在九十秒内收拾好装备，五分钟内把一切准备妥当。约书亚，你负责与科塔娜保持联络，向我提供有关降落区的最新情报——你就是给我气象卫星拍摄的图片我也不在乎，有图片就行——九十秒前我就想要得到这祥的情报了。”

红队星园快就投入到行动之中去了。

接受任务之前的紧张不安立即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冷静沉着。现在有事做了，弗雷德迫不及待地干了起来。

一道漫无目地的能量束疾驰而至，这发流弹正巧击打在降落舱上，舱壁上被熔化出一个一米宽的口子，飞行员米切尔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鹈鹕运兵船的观察窗上溅满了火热的金属熔液。

“去他妈的！”他在心里骂了一句，按下鹈鹕运兵船的推进器的按钮。青铜色的运输飞船喷射出一道熊熊的蓝白色火焰，它在空中稳定下来后急速飞离“秋之柱号”的发射舱，五秒之后冲入了太空。

圣约人部队先锋舰队不停地射出一道道能量束，从鹈鹕运兵船的航线上穿过。一道能量束正中一个通讯卫星，通讯卫星立刻被炸得四分五裂，化为一片片闪闪发光的残骸。

“注意！”米切尔通知他坐在运兵舱的乘客说，“大队敌军赶过来了！”

圣约人部队形如圣甲虫的撒拉弗战斗机蜂拥而至，它们在太空中形成了一道严密的弧形封锁线对运兵船实施拦截。

庞大的鹈鹕运兵船加大马力，骤然垂直向致远星的地面冲去。敌军的战斗机也加快了速度，它们的炮口不停地喷射出耀眼的等离子脉冲。

一道能量束划过鹈鹕运兵船的左舷，差点就击中了驾驶员座舱。

米切尔对着通讯频道急促地尖声喊道：“B1呼叫K26，我方请求增援！”

他让飞船向左侧翻滚，以躲避一大块严重扭曲的、被炸毁的巡逻艇的残骸。这艘倒霉的巡逻艇迷失了方向，冲到直袭过来的能量束近旁，结果落得机毁人亡。这块残骸已经面目全非，在被等离子束灼烧变黑的

地方下面，只能模摸糊糊看见UNSC的徽章。米切尔满脸愁容。情况越来越糟了。“BI呼叫K26，你他妈到底死到哪里去了？”他吼了起来。

一组四架楔形战斗机滑人米切尔的视野——它们是长剑截击机。“K26呼叫B1。”通讯频道里传来了一个简短而急促的女性声音，“保持冷静！今天的生意不错。”

生意真是好得不得了！长剑截击机刚飞临运兵船的上方进行护航，圣约人部队步步紧逼的战斗机就开了火，霎时间，等离子束形成了一张密集的火力网。

为鹈鹕运兵船护航的四架长剑截击机中有三架离开编队，加大马力冲向圣约人部队机群。漆黑的太空里闪烁着炮火的光芒，导弹飞过后留下一缕缕鬼魅般的白影，犹如太空里的蚀刻画。圣约人部队的能量武器撕裂夜空，爆炸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鹈鹕运兵船与护卫在其旁的惟一一架战斗机全然不顾这些危险，加快速度直接向致远星冲去。它呼啸着经过旋转的残骸，时而侧滚飞行，时而左冲右突，避开一路上紧追不舍的导弹与等离子束。

当鹈鹕运兵船与它的护航战机向前急冲进入防御平台上层的环状结构下面时，致远星的轨道防御大炮开火了，在光化学作用下发出强烈的闪光，只见一枚白热化的球状金属弹丸径直从它们上方呼啸着飞过去，米切尔被震得身体都缩了起来。米切尔驾驶鹈鹕运兵船冲进致远星的长气层，飞船扁平的机头上冒出了腾腾的火焰。由于速度过快，鹈鹕运兵船左摇右摆，不停地颠簸。

“B1，调整迎角①。”长剑机的飞行员建议道，“你现在操之过急了。”

①机翼的前进方向和翼弦之间得夹角称为迎角，它是确定记忆在气流中姿态的基准。

“不行，”米切尔答道，“我们必须迅速到达星球表面——否则我们再也别想到达那里。在三四点钟方向发现敌军信号点。”

“好的，三四点钟方向。我找到他们了，B1。”长剑机的飞行员大声叫道，“我让他们通通见鬼去！”

长剑机往上一翻，冲向圣约人部队的机群。一架长剑机对付一打撒拉弗，这无异于自杀——K26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米切尔只希望，K26用生命赢取的极其宝贵的几秒钟足够用来突破敌人的火力封锁。

鹈鹕运兵船打开进气口，开启加力燃烧室，然后以每秒一千三百米的速度直直地向地面冲去。飞船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火焰一开始还只隐约可见，后来火势渐大，火焰也由红色变成了刺目的橙色。

鹈鹕运兵船尾部的抗震倚已经被拆除了，通常船尾的左侧和右侧都会设置这种椅子。运兵舱与驾驶舱之间的防火墙上原先安装了生命维持设备，现在为了把更多的空间腾出来，已将它们拆除了。在正常情形下，这样的改动会使鹈鹕运兵船的运兵舱显得硕大无比，然而眼下它每一平方厘米的空间都挤满了人。

二十七个斯巴达战士做好了一切防备措施，身体紧靠在飞船上，他们在雷神锤盔甲里采用蹲伏的姿势以缓冲飞船急速卜降带来的冲击力。他们足有半吨重的盔甲由黑色的合金制成，如陶瓷一般光滑的金属片放射出淡淡的绿色光芒，能量盾发生器上的能量指示灯不断地闪烁着。把头和整张脸都罩起来的头盔与面罩使他们显得既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又像坦克——确切一点说，他们更像是机器，而不是人。在他们脚下是被捆扎得严严实实的设备包与弹药箱，排放得很整齐。随着飞船离致远星的距离越来越近，空气的密度也越来越大，船舱里所有的东西在重力作用下相互撞击，响成一片。

弗雷德按下通讯频道的按钮，厉声吼道：“小心！”这时飞船颠簸起来，他极力站稳脚跟以免摔倒。

斯巴达087凯丽挪到弗雷德旁边打开一个频道，说道：“士官长，我们一登上星球就马上去排除通讯频道的故障。”

当弗雷德意识到他刚才是对着舰队第七号通讯频道进行广播的时候，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凡是在接收范围以内的飞船都听到他刚才的命令了。见鬼！

他打开与凯丽的私人频道说了声：“多谢。”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他本不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作为他的副手，凯丽为他竟然分不清该用哪个通讯频道而感到有些恼火。他需要她坚定的支持，需要红队全体队员密切的合作。

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确保他能把全队团结在一起，不要再犯错误。

他检查了一下队员的生理监测仪，看见头盔显示器上显示出来的都是绿色，只有脉搏频率的变化稍微有些加快。但运兵船飞行员的情况就不同了，他的心脏跳得像步枪扫射的速度一样快。

红队队员的身体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生理监测仪已证实了这一点。斯巴达战士们对于执行艰巨的任务早就习以为常了，UNSC的最高指挥部也绝不会叫他们去做一些“轻而易举”的事。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到陆地上保卫给轨道炮台提供能量的发电厂。舰队在太空中左支右绌，都快要被炸成碎片了，而体积巨大的磁力加速炮是惟一能把圣约人部队阻挡在防线之外、不让它们攻陷致远星的武器。

弗雷德知道，要是凯丽及其他的斯巴达战士因为突然出现的意外而惊慌失措的话，这项任务就要留给士官长与他手下的蓝队去完成了。

弗雷德心里最想去的是蓝队。他知道这里的每一个斯巴达战士都认为自己分到的是一件轻活儿。如果战斗机的飞行员们抵挡住了圣约人部队的进攻，那么红队执行的就不过是一次没有多大危险的例行飞行任务，尽管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或缺的。

凯丽的手碰了碰弗雷德的肩膀，他知道凯丽用这个手势是在安慰自己。凯丽原本就具有极强的反应能力，雷神锤盔甲里的反馈电路使她的反应速度更是提高了五倍。她除非有意为之，否则不可能“偶然”碰到弗雷德。凯丽的千言万语全包含在这个手势中了。

弗雷德还没来得及对她说什么，鹈鹕运兵船已经偏转机身斜着飞向地面，由此产生的重力缓解了斯巴达战士们胃部的不适。

“前方转弯。”飞行员警告说。

斯巴达战士们都屈膝蹲好，随即鹈鹕运兵船翻身来了一个急转弯。一个板条箱在固定它的绑绳断裂后弹出来，紧贴在舱壁上。

这时，通讯频道里传来静电的“沙沙”声，然后传出长剑机飞行员的声音：“B26，我在阻击敌军战斗机。飞机起火，火势变大——”话语突然中断，频道重新淹没在“沙沙”的静电声中。

然后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鹈鹕运兵船也受到波及，迸飞的金属块“砰砰”地撞在它厚实的船体上。

金属碎片因为高温全部气化了。爆炸的能量击穿了鹈鹕运兵船滚烫的金属舱壁，舱里充满了浓密的烟雾，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这些烟雾转眼间就被飞船里的高压空气从船舱边上一个小口排到外面去了。

阳光透过被撕裂的A型钛合金装甲，如流水一般泻入运兵船。飞船向左舷倾斜的时候，弗雷德一眼瞥见有五架圣约人部队的撒拉弗战斗机在后面紧追不舍，激荡的气流弄得它们摇摆不定。

“必须把它们甩掉！”飞行员尖声叫道，“抓稳了！”

鹈鹕运兵船向前冲去，引擎全速超负荷运转，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时，飞船的水平尾翼断裂了，飞船失去控制地翻滚起来。

斯巴达战士们紧紧抓住交叉的横梁，而他们的装备则在舱里左摇右摆。

“斯巴达战士们！十万火急，必须马上迫降！”通讯频道里传来飞行员嘶哑的声音，“自动驾驶仪已经调整航向。开启逆向推进器。导航系统要把我抛出去，我——”

一道闪光照亮了驾驶舱口，防震玻璃窗户被击得粉碎，坠落在运兵舱里。

飞行员的生理监测仪上只剩下一条条直线。

令人头晕目眩的翻滚继续加剧，一些金属块与仪器开始脱落开来，在舱里乱蹦乱跳。

斯巴达029约书亚离驾驶舱最近，他起身向里面望去。“是等离子束。”他说道。等心跳平稳一些后，他接着又说，“我要重新控制这里的终端设备。”他用右手猛烈地敲打安装在墙上的键盘，而左手手指则戳进金属舱壁里。

凯丽沿着右舷匍匐前进，但失去控制的鹈鹏运兵船不停地旋转，使她没办法再到前面去，于是，她转身爬到运兵舱的尾部，用力猛敲键盘，引爆舱口盖上的爆炸螺栓。

“注意引爆！”她大叫道。

斯巴达战士们立刻隐蔽。

舱盖被炸开，从垂直下降的飞船上脱离出去。火苗沿着船体外壳蔓延开来，几秒钟之内运兵舱就变成了一个高炉。凯丽像在表演走钢丝一样以优美的姿势将身体探出不断翻滚的飞船，她盔甲上的能量护盾在高温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圣约人部队的撒拉弗战斗机发射出一道道能量束，但它们的能量武器只能胡乱地射在鹈鹕运兵船温度越来越高的船壳上。一架敌机失去控制坠向地面，它进入大气层太深，已经难以操纵。其余的敌机见势不妙，马上掉头排成弧形飞回太空。

“它们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凯丽说道，“这下看我们的了。”

“约书亚，”弗雷德喊道，“报告情况！”

“自动驾驶仪失灵，驾驶舱的控制装置线路中断。”约书亚回答道，“我可以利用推进器止住飞船翻滚。”他敲入一个命令，随即左舷的引擎剧烈地颤动起来，飞船翻滚的速度逐渐减慢，最后终于恢复了平衡。

“我们能不能着陆？”弗雷德问道。

约书亚并不顾忌即将报告的消息有多糟糕，毫不迟疑地答道：“不能。计算机无法算出我们的着陆路线。”他飞快地敲打着键盘，“我尽可能多争取一点时间。”

弗雷德在心里快速琢磨了一遍他们屈指可数的几种选择。他们既没有降落伞，也没有火箭推进式登陆舱，这样他们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要么驾驶着鹈鹕运兵船直接冲进地狱……要么安全地离开飞船。“准备紧急降落。”弗雷德大声叫道，“拿好你们的设备，把盔甲的减震凝胶调到最高压力。振作起来，斯巴达战士们——我们来他个硬着陆！”

“硬着陆”的说法掩饰了潜藏的危险。斯巴达战士、还有他们的雷神锤盔甲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盔甲的能量护盾、减震凝胶、反馈电路，以及斯巴达战士经生物强化可术改造的骨架，都足以经受住着陆时的高速撞击……但如果是超音速的话，他们将难逃升天的厄运。

这是一次危险的赌博。如果约书亚无法减缓鹈鹕运兵船下降的速度，他们就要被摔成肉酱。

“还有一万二千米。”凯丽喊道，她还在船尾舱门边探身望着外面。弗雷德对这些斯巴达战士说道：“准备，到船尾去，我一示意你们就跳。”斯巴达战士们抓起他们的设备，向洞开的舱口挪去。

在约书亚倒转推进器方向的时候，鹈鹕运兵船的引擎发出阵阵尖叫，并且剧烈震动起来。突然的减速使得舱内的斯巴达战士们全都一下失去了平衡，他们赶忙各自抓住一个握柄。

约书亚尽最大努力控制住鹈鹕运兵船的襟翼，但飞船的船头突然折断了。飞船的速度降到了一马赫①之下，这时音爆产生的震荡波传遍了整个飞船。船身摇摆不定，铆钉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

①马赫：物体的速度与在周围媒体中声音的速度之比率。

“还有八千米，这个笨家伙降得还是这么快！”凯丽叫道。

“约书亚，到船尾来。”弗雷德命令。“是！”约书亚回答。

鹈鹕运兵船呻吟着、整个飞船由于不堪重压而“砰砰”直响，接着又传出飞船震动、收缩的“嘎吱嘎吱”声。弗雷德用他的盔甲手套抓住舱壁，竭力不让飞船这么快就散架。

但这没用。左舷的引擎爆炸了，鹈鹕运兵船跌跌撞撞地失去了控制。

凯丽和其他靠近船尾舱口的斯巴达战士摔了出去。

没时间了。

“快跳。”弗雷德喊道，“快！快！快！”

其余的斯巴达战士顶住摇晃飞船的重力向船尾爬去。弗雷德一把抓住约书亚，一起跳了下去。

第二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631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一个未知的高空方位。

弗雷德透过面罩，看见天空与陆地交替闪现在眼前。几十年的训练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和跳伞汉什么两样……只不过这次少了降落伞。他使劲张开四肢，这种雄鹰展翅般的姿势控制住了身体的翻滚，减缓了下降的速度。

时间过得既慢又快，既像在爬又像在跑——凯丽曾经把它戏称为“斯巴达战士式时间”。受过强化的生理机能使得斯巴达战士们在遭遇压力的时候比常人思维更敏捷，反应更迅速。弗雷德脑筋急转，思考应付当前局势的最佳对策。

他打开运动探测器，把搜索范围调到最大。他的队员们以一个一个点的形式出现在头盔显示器上。看到全体二十六个对员都在，他不禁长出了一口气。他们彼此牵引，排成一个楔形。

“圣约人地面部队可能正在追踪鹈鹕运兵船。”他通过通讯频道告诉队员们，“要提防它们向空中开火。”

斯巴达战士们马上打乱队形，分散到天空各处。

弗雷德冒险扭转脸，瞥见鹈鹏运兵船跌跌撞撞地坠向地面，迸射出来的装甲碎片发出炫目的光芒，形成一条条不规则的弧线；然后它一头撞在一座白雪覆顶、怪石嶙峋的峰腰上。

致远星的表面展现在他们眼前，相距只有两千米了。弗雷德瞧见了一大片苍翠的森林、远方鬼魅般的群山，以及西边一柱柱冉冉升起的青烟。他还看到了一条蜿蜒曲折如飘带般的水流，他认出那是大角河。

斯巴达战士的大部分早年生活都是在致远星上接受训练。一次，军士长门德兹把还是小孩的他们丢在那片森林里。他们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武器，只有从一张地图上撕下来的几张碎片，但他们还是夺取了防备森严的鹈鹕运兵船，重新回到了总部。正是在这次行动中，约翰——即现在的士官长，取得了这支部队的指挥权，也是这次行动把他

们铸造成了一支坚强的团队。

弗雷德收起对往事的回忆，现在可不是衣锦还乡。

UNSC01478-B号军事禁区的训练设施应该在西边，那么发电机在哪个方位呢？他把地形图调到显示屏上。约书亚干得不赖，他让科塔娜不仅传来了一张地形测量图，还传来了清晰的卫星图片。这些图片的效果虽然不如间谍卫星近距离探测来得好，但接到命令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把事情办到这个程度，已使弗雷德大喜过望了。

他在发电机的位置上作了一个指向标，然后把数据上载到战术通讯频道传给他的队员。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向它靠近，同时注意身体保持水平。瞄准树梢降落，让它们帮你减慢速度。如果无法降落到有树梢的地方，就瞄准水面……着陆前收缩四肢。”

二十六盏蓝色确认灯闪了一闪，表示他们收到了命令。

“在你就要落地前，把减震凝胶的压力调到最大。”

这么做可能会使他的斯巴达战士面临罹患氮气栓塞的危险，但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斯巴达战士所能承受的极限速度是——他飞快地算了一下——每秒一百三十米，他们现在的下坠速度与它已经很接近了。他们必须把减震凝胶的压力调到最大，否则一落地，他们的五脏六腑就会被压碎在密封的雷神锤盔甲里。

确认灯又闪了一闪……尽管弗雷德感觉得到他们的内心有一丝犹像。

还剩下五百米。

他最后看了一眼他的斯巴达战士，他们像片片纸屑一样飘散在地平线上方。

他在靠近树梢的时候抬起双膝，调整身体的重心，试图让身体保持完全的水平姿势。成功了！只是效果不如他想的那么好、那么快。

离地面还有一百米。他的身体擦过最高的树顶时，护盾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呼出肚里的空气。他双手抱膝，身体蜷缩成球形，让减震系统超负荷运转，并且把围在身上的减震胶的压力调到最大。这时，他觉得好像有一千把小刀刺在身上——自从在“斯巴达II计划”中经过手术改造脱胎换骨之后，就没有遇到过像现在这样难以忍受的痛苦。

他穿过树枝时，雷神锤盔甲的护盾冒出一团耀眼的光亮，接着突然发生爆炸，护盾的能量至此全部耗尽。这时，他撞在了一棵大树树干的正中心，把树撞出一个大洞后，他像一枚穿甲弹一样径直“射”了出去。

他落到地上后不停地翻滚，身体承受着连环撞击带来的痛苦，感觉就像遭到了装满子弹的突击步枪的近距离扫射一样。几秒钟之后，弗雷德又重重地撞了一下，骨头几乎散架，但终于止住了滚动。

他的盔甲出了故障，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他好像到了地狱的边缘，但他极力使自己保持清醒与警惕。一会儿之后，他的显示屏上充满了星星，他这才意识到毛病并不是出在盔甲上……而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长官！”凯丽的声音在他的脑中回荡着，就像是从一条隧道遥远的尽头传过来的一样，“弗雷德，快起来。”她低声说道，“我们得行动了。”

他的眼睛又能看清楚东西了，手和脚也可以慢慢地活动活动。内脏伤得不轻，比如胃就像是被掏出来切成了碎块，然后又被乱七八糟地缝合在一起。他困难地吸了一口气，这也让他痛得厉害。

痛也有好处——它有助于让弗雷德保持警惕。

“情况如何？”他咳嗽着问道，嘴里涩涩的，非常难受。

凯丽在他旁边跪下，通过私人通讯频道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轻伤：有几个人的护盾发生器与传感系统坏了；有十多个人不是骨头断了，就是被撞伤了。这些我们都能补救。有六个斯巴达战士受的伤最重，他们能进行阵地战，但是身体不够灵活。”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还有四个人阵亡。”

弗雷德挣扎着站了起来。虽然他感到头晕目眩，但还是笔直地站着不肯倒下去。无论如何他必须站着，为了这支部队他必须这么做，这样

才能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头儿什么毛病也没有。

情况并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糟——但是有四个人阵亡已经够糟的了。一次行动中竟有这么多斯巴达战士牺牲，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事，况且这次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弗雷德不是个迷信的人，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觉得斯巴达战士的运气正在一天天变坏。

“该做的你都做了。”凯丽说道，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事一样，“要不是你的头脑反应快，我们大多数就不会到现在还活着。”

弗雷德烦躁地哼了一声。凯丽认为他的头脑反应快，但是在着陆时倒是自己的屁股抢了先。他不想谈这件事——至少现在不想。“还有其他的好消息吗？”他问道。

“还不少呢。”她答道，“我们的设备——弹药箱与后备武器包——都散落在我们着陆的地方。我们有几个人还有突击步枪，总共可能是五枝。

弗雷德本能地伸手去摸他的MA5B型突击步枪，发现固定在盔甲上的弹匣在撞击的时候丢失了，腰带上的手雷也没了，降落包也是踪影全无。

他耸了耸肩膀，说道：“看来我们要临时找东西凑合着用了。”

凯丽抱起一块石头把它举过头顶。

弗雷德极力控制住想低头喘气的强烈愿望。目前，他最想做的莫过于坐下来好好休息休息，清理一下思路。必须找到一条出路，让他的斯巴达战士们安全地离开这里。这和演习训练一个样——他要做的就是想清楚怎样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不要再把事情搞糟。

但是现在没时间了。他们被派遣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发电机。圣约人部队当然不会坐等他们采取第一步行动，升起的烟柱就是证明，那里曾经是致远星最高指挥部所在地。

“集台队伍！”弗雷德对凯丽说道，“排成贝塔队形，我们步行赶到发电机那里去。背上伤员和死去的战士。分派有武器的战士到前面探路。也许我们的运气会有所转变。”

凯丽通过小队通讯频道大声喊道：“出发，斯巴达战士们！贝塔队形，目标：导航系统标记的那个方位。”

弗雷德打开盔甲上的诊断系统。减震子系统把盔甲上的一个密封盖炸开了，现在压力处于最低水平，勉强还能起作用。他虽然还可以行动，但要想奔跑或躲避等离子束的火力，就必须先把那个密封盖换掉。

他落在凯丽后面，看到他的斯巴达战士们出现在他的战术敌友监视器的边缘部位。实际上他们本人他一个也看不到，因为他们已经分散开来，从一棵树上飞快地跳到另一棵树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遭到圣约人部队的突袭。他们无声地穿行在这座光影斑驳的森林中，偶尔盔甲发射出的绿光会悄然闪现一下，接着又踪迹全无。

“红一，这里是红十二，遭遇一个敌兵……危险已清除。”

“这里也有一个。”红十五接着报告，“危险已清除。“

敌人肯定不止这么多。弗雷德知道圣约人部队从不会小队行动。

要是圣约人大规模地部署军队的话就更糟糕了，因为这就意味着轨道里的保卫战已扫得非常惨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完成这次任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一心听着队员传回来的侦察报告，差点与两个豺狼人碰了个正着。他本能地融人一棵树的阴影里，一动也不动。

豺浪人并没有看到他，但这两个外星怪物警觉地嗅了嗅空气，然后更加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离弗雷德藏身的地方越来越近了。它们一边在胸前挥舞着等离子手枪，一边“啪”地打开能量护盾。随着一阵沉闷的“嗡嗡”声，椭圆形的保护场慢慢弥漫开来，等把它们的身体都笼罩在里面之后就凝固了。

弗雷德按了两下通讯频道的按钮，向红二发出请求增援的信号。弗雷德看见头盔内的信号确认灯闪烁出蓝色的光芒。

豺狼人突然转向右方，鼻子一阵乱嗅。

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从它们的左边呼啸而至，砸在领头豺狼人的枕骨上，发出沉闷的碎裂声。这家伙一声惨叫，倒在紫黑色的血泊中。

弗雷德见状马上冲出来，三步奔到另一个豺狼人面前，一个横跨躲过能量护盾，一把抓住那个家伙的手腕。这个豺狼人又惊又怕，不由得惨叫起来。

弗霍德使劲拽住豺狼人拿枪的手往后扭，使得枪口逐渐逼近豺狼人粗糙的脖子，豺狼人虽然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弗雷德再用力一捏，感觉到这个家伙的骨头一下子就被捏碎了。随着等离子手枪喷射出一道琥珀色的亮光，豺浪人的脑袋被击得粉碎，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弗雷德抬起地上的两枝武器，这时凯丽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接住他扔过来的一枝等离子手枪。

“多谢。不过我还是喜欢我自己的步枪，外星人的东西都是垃圾。”她抱怨道。

弗雷德点了点头，把另一枝缴获的武器别在盔甲上。“以后用不着扔石块了。”他答道。

“是的，长官，”她点头说道，“但偶尔来那么一下也无妨吧。”

“红一！”约书亚的声音通过小队通讯频道传过来，“我在你前方半公里处。这里有样东西你要来看看。”

“收到。”弗雷德对他说，“红队，原地待命。”

确认灯一个个闪起来。

弗雷德半伏着身体向约书亚赶过去。前方出现了亮光，树荫逐渐变淡消失，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森林。树木被夷平在地，它们不是被炸成碎片，就是被烧成了炭末。地上还躺着一具具的尸体，成千上万的咕噜人、数以百计的豺狼人与精英战士横七竖八地倒在这片空地里。里面也有人类——都死了。弗雷德看见有两三个陆战队士兵倒在地上，他们被等离子的火力击中了，尸体至今仍在冒烟。这里有底朝天的天蝎坦克、轮胎冒火的疣猪运兵车，以及一架女妖战斗机——这架战斗机的一个升降舵被套在带刺的铁丝网上，里面已没有了飞行员，但引擎还开着，战斗机在引擎的推动下无休无止地转着圆圈。

发电机组位于这个战场边上稍远的地方，依然完好无损。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碉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机关枪，保卫着中间那栋低矮的建筑。发电机就安装在低矮建筑下面很深的地方。看来到目前为止圣约人部队还没有攻陷它，当然这不是因为它们没发动进攻。

“前面有情况。”约书亚低声说道。

在弗雷德的运动探测器上显示出四个亮点。他们的敌友区别标志显示他们是UNSC的陆战队员，隶属C连——他的头盔显示器从那块地盘的地形图中把他们辨认出来后，就显示出了他们的编号。

弗雷德接过约书亚递来的狙击步枪，透过狙击镜观察着那里的情况。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是陆战队员。他们有的在挖坑掩埋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在搜寻幸存者，有的在整理武器与弹药。

弗雷德的眉头皱了起来。这支陆战队的行为方式让人觉得不大对头。他们缺乏团队的凝聚力，队伍松松垮垮，并且完全暴露在外面，任何掩体都没使用。经验丰富的弗雷德一眼就看出这支陆战队甚至连一个明确的目的地都没有，其中一个人只是在慢慢地原地打转。

弗雷德用UNSC的通用频率向队员们传送了一个窄波束信号。“陆战巡逻队，这里是斯巴达战士红队。我们从六点钟方向向你方靠近。请回答！”

这些陆战队员转过身，眯起眼睛望着弗雷德的方向，同时端起了突击步枪。通讯频道里先是静电的嘈杂声，然后传来一个沙哑而疲惫的声音：“斯巴达战士？如果你们真是斯巴达战士的话……我们正好需要援手。”

“很遗憾我们没赶上战斗，陆战队。”

“没赶上？”这个陆战队员苦笑了一下，“长官，这才是他妈的第一回合。”

弗雷德把狙击步枪交给约书亚，指了指约书亚的眼睛，然后又指了指战场上的陆战队。约书亚点点头，端起步枪，然后注视着他们。他的手指就放在扳机的旁边——但是并没有放到上面。小心行得万年船。

弗雷德起身走向这群陆战队员，路上只见咕噜人的尸体、扭曲的金

属块以及烧焦的轮胎（曾经安装在疣猪运兵车上面）胡乱地堆在一起。

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在地狱中走了一遭后回来的，身上的烧伤、擦伤令人触目惊心。看到弗雷德，他们都目瞪口呆，惊得嘴巴都合不拢：这个战士有整整两米高，穿着半吨重的盔甲，上面沾满了外星人的鲜血。他们的表情中夹杂着敬畏、怀疑与恐惧。普通士兵第一次看到斯巴达战士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反应，弗雷德见得多了。

他讨厌这种表情。他与UNSC的其他士兵一样，只是想参加战斗，赢得战争。那个刚才与他通话的陆战队下士突然像从梦中惊醒过来似的，他脱下头盔，挠了挠修剪过的红发，向身后看去。“你最好赶在它们再次攻打我们之前与我们一起回到基地去。”

弗雷德点点头，“你的连队里有多少人，下士？”

这个人扫了一眼他的三个同伴，摇摇头。“请再说一遍，长官。”

这些人可能都快被战争打昏头了，因此弗雷德耐着性子尽量用柔和的声音说道：“你的敌友区别标志说明你隶属于C连，下士。你们有多少人？多少人受了伤？”

“没有伤员，长官，”下士答道，“也没有‘连队’。剩下的就我们这些人。”

第三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649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轨道防御系统发电机组A-331号基地。

弗雷德站在南边的碉堡顶端俯视着战场。这座碉堡作为他的临时指挥部，修建得比较匆忙。速凝混凝土虽然干得比较快，但现在有些地方也还没有干透。这座碉堡所处的并非最佳防御位置，但这里视野开阔，他能清楚地看到他的队员正在下面忙着加强发电机组周边的防御工事。他们拉好锋利的铁丝网，埋设了大量的安提隆地雷，并且在整个区域巡逻。此时，一支六人火力小组正在战场上搜寻武器与弹药。

弗雷德看到局势平稳，心里很满意，于是坐下来开始清理盔甲损坏的一些部件。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都由技术小组协助完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巴达战士们都学会了如何在战场上做一些基本的修理工作。弗霍德找到一个破损的密封盖后，麻利地用一个完好的把它换掉，这个完好的密封盖是他从斯巴达059的盔甲上提取出来的。

弗雷德眉头紧皱。他极不愿意从马尔科姆的盔甲上取下他所需要的设备，但是如果不使用倒下的战友馈赠的零部件，那无疑是对这个战友极大的侮辱。

他不再想着陆时发生的事，专心安装好密封盖。浪费这么多时

间来自责对他来说太奢侈，他承受不起，况且红队之外的斯巴达战士可能也损失惨重。

C连幸存下来的陆战队员，用几挺转轮机枪、几辆疣猪运兵车和两辆天蝎坦克就顶住了圣约人部队将近一个小时的进攻。咕噜人踩过雷区发起冲锋，为豺狼人与精英战士扫清了道路。

陆战队的指挥官巴克曼中尉受命派遣了大量人马进入森林，意在从侧翼包抄敌军。同时，他还呼叫请求空中支援。

他如愿以偿。

致远星最高指挥部一定意识到了发电机组有被攻占的危险，因此有人慌了手脚，赶紧派遣轰炸机在森林中半径为半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轰炸。这次轰炸击溃了圣约人部队的进攻，但同时也把中尉与他的士兵都炸死了。

真是浪费！

弗雷德替换掉他盔甲上最后一个损坏的部件，然后打开了动力开关，状态指示灯立刻闪烁出冷冷的蓝光。他满意地站起来，打开通讯频道。

“红十二，报告情况！”

威尔的声音从频道里传了过来：“周边已清查完毕，长官。没有发现敌情。”

“很好。”弗雷德答道，“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我们找到了十挺转轮机枪，现放置于发电机组周围以增强侧

翼的火力。”威尔说道，“我们找到了三架运行正常的女妖战斗机，还找到了三十个豺狼人用的臂置式护盾发生器。此外，还有几百枝突击步枪和等离子手枪，以及手雷。”

“有弹药吗？我们正好需要。”

“是的，长官，有。”威尔说，“连续射击一个小时都够用。”他稍微停了停，又接着说道，“总部一定在某个时候派遣过援军来，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箱子，上面的标记是‘最高指挥部Ω兵工厂’。”

“里面有些什么？”

“六枚水蟒地对空导弹。”威尔的声音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兴奋，“还有两枚复仇女神战术核弹。”

弗雷德不禁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复仇女神战术核弹是UNSC军火库中威力最接近核手雷的武器，它的大小与形状与一个充气过了头的足球差不多。它爆炸的当量将近一百万吨，并且完全不会产生放射性污染。不幸的是，当前这个武器对他们毫无用处。

“尽快妥善安置好那批军火，我们用不上它们，因为它们的电磁脉冲会把发电机烧坏。”

“明白。”威尔答道，失望地叹了口气。

“红三，”弗雷德问道，“报告情况。”

约书亚犹豫了一阵后，小声说道：“这里情况不妙，红一。我处于我方山谷与临近山谷之间的山脊上。圣约人部队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着陆坪，战位上停着一艘敌人的飞船，我估计敌军地面部队有一

个营的兵力。它们正在调遣咕噜人与豺狼人，部署作战装备以及后备装甲部队。看来他们在准备第二轮进攻了，长官。”

弗霍德打了个激灵，胃里蓦地升起一股寒意。“把图像传过来。”

“明白。”

一小幅画面出现在弗雷德的头盔显示器上，由此他看见了约书亚通过狙击镜见到的景象：一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盘旋在距离地面三十米的高处，飞船上布满能量武器与等离子大炮。恐怕他的斯巴达战士一进人这些武器的射程，就要被烤焦。

一个重力升降梯从飞船直延伸到致远星表面，数量庞大的圣约人部队从里面拥出来：咕噜人的几个军团，驾驶着女妖战斗机的精英战士整整有三个中队，此外，至少还有一打的“阴魂”自行迫击炮。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巡洋舰不飞近地面直接开火呢？难道圣约人部队以为地面的人类部队会再次呼叫空中支援？圣约人部队在进攻时是从不会犹豫的……但是，他还活着的事实说明敌军的作战策略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弗雷德不太确定圣约人部队行动如此谨慎的原因，但是他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这给了他时间去想出阻止它们的办法。要是斯巴达战士都可以行动自如的话，他们就可以运用“一打就跑”的战术对小股敌军发起进攻，但采用阵地战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每十分钟报告一次。”他对约书亚说道，声音一下子变得紧张、干涩起来。

“明白。”

“红二，修复卫星通讯上行线路的工作有进展吗？”

“没有，长官。”凯丽低声说道，声音因为紧张而显得不够清晰。她被分派的任务是去修理C连那套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的通讯设备，“整个频谱塞满了战报。从我可以辨别出来的战报来看，上面的清况不太妙，它们需要这里的发电机正常发电——不论我们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明白。”弗雷德说道，“让我……”

“等等，最高指挥部给C连发来了讯号。”

最高指挥部？弗雷德原以为致远星的总部已经被攻陷了。“确认密码？”

“他们通过了。”凯丽答道。

“接过来。”

“C连，你们这些家伙死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还不把我的人弄出来？”

“这里是上等士官斯巴达战士104，红队的指挥官，”弗雷德答道，“现在由我接管C连。请报身份。”

“让查普曼中尉说话，斯巴达战士。”对方的声音非常急躁。

“这不可能，长官。”弗雷德答道，他本能地意识到与他通话的

可能是一位高级官员，因此在后面加了敬语，“除了四名受伤的陆战队员外，C连已全军覆没了。”

这时通讯频道里只剩下“嗞嗞”的静电声，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又说道：“斯巴达战士，仔细听好了。这里是丹佛斯·威特康中将，太空舰队作战部副部长。你知道我吗，孩子？”

“知道，长官。”弗雷德答道，在中将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他皱起了眉头。如果圣约人部队正在窃听他们的通话，那么这位长官已把自己完全暴露了。

“我和我的部下如今被困在一个溪谷里面，位于原最高指挥部东南方。”威特康接着说道，“带你的队伍过来把我们解救出去，快点！”

“不行，长官，我不能这么做。上级命令我保护给轨道大炮提供动力的发电机组。”

“我现在撤销那些命令，”中将大声吼道，“两小时之前我是保卫致远星的战术指挥官。我不管你是斯巴达战士还是从该死的大角河过来的耶稣基督——我现在直接给你下令。回答，斯巴达战士！”

如果现在是威特康中将负责防御行动，那么在总部被袭之前一定有许多高级军官被撤换了，不然怎么能轮到他来指挥呢？

弗雷德看到在他的头盔显示器上闪现出一道琥珀色的微光。他的生理监测仪显示他的血压在升高，心率在加快。他还注意到自

己的双手在颤抖，虽然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出来。

他控制住手的颤抖，按下通讯频道的按钮："明白，长官。有空中支援吗？"

"没有。我们的战斗机与轰炸机在第一轮战斗中已全被圣约人部队的战斗机摧毁。"

"那好，长官，我们去把你们救出来。"

"赶快，队长。"通讯频道随即关闭。那几百个试图保卫发电机的陆战队士兵无辜枉死，弗雷德怀疑该为这事负责的就是威特康中将。他驾驶飞船无疑是个行家里手，但是地面作战由这样的舰队指挥官统帅……难怪局势被弄得一团糟。

他有没有向一个年轻的没有战斗经验的中尉施加压力，命他从侧翼包抄强大得多的敌军？他有没有派空中援军对这个地区进行饱和轰炸？

弗雷德十分怀疑这个中将的判断能力、但是也不能对他直接下达的命令置之不理。

他把小队名单调到头盔显示器上：二十二个状态良好的斯巴达战士；六个走路都成问题的重伤员；四个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已经到地狱里走了一遭的陆战队员。他们必须打退强大的圣约人部队，还必须把威特康中将解救出来。像平常一样，他们自己的生存最多排在第三位。

他有保卫发电机组的武器：手雷、机枪，还有导弹……

弗雷德的思索停顿了一下。也许这样考虑战术并不十分妥当。

他现在想的是如何保卫发电设备，而没去想斯巴达战士们最擅长的本领——进攻。

他按下小队通讯频道的按钮："大家都听到了刚才的通讯内容吗？"

确认灯闪了起来。

"很好。作战计划如下：我们分四组。

"德尔塔小组——他选中名单中受伤的斯巴达战士和那四个陆战队员，"撤退到这个位置。"他把这个地区的战术地图传给他们，并在位于北边十六公里处的一个峡谷上作了指向标，"开两辆疣猪运兵车去，但是一遇到抵抗，你们就丢下它们偷偷跑开。你们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这里将是小队撤退的地点。不要让我们的后门给堵住了。"

他们马上作出确认的回应。斯巴达战士们对那个峡谷了如指掌。虽然任何地图都没有把它标出来，但是就在那里他们与哈尔茜博士一起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训练。山下面是一些洞穴，军情局把它们变成了一个存放最高机密的场所。它的结构得到了加固浇筑了混凝土，可以防止核辐射，能承受得住任何攻击，即使是核武器直接打在上面它也没什么事。要是局势变得不可收拾的话，那里将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所。

"伽玛小组。"弗雷德从名单中挑选出红二十一、红二十二以及

红二十三，“你们去解救中将与他的部下，把他们带回到发电机组这边来。这些人我们都派得上用场。”

“是。”红二十一答道。

从表面上看，弗霍德是按照威特康的命令把他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可中将没想到的是也许他待在原地要安全得多。

“贝塔小组——”弗雷德把红四到红二十都选上，“你们保卫发电机组。”

“明白，队长。”

“阿尔法小组——”他选中凯丽、约书亚还有他自己。

“听你吩咐，长官！”约书亚说道。

“我们到山谷里去把那些不是人类的渣滓干掉！”

停在弗雷德与凯丽面前的，是三架已被拖进简易机场的女妖战斗机。弗雷德朝那架离他最近的战斗机驾驶舱望去，认出启动开关后把它打开。这架女妖战斗机升到一米高时，它的反重力舱发出淡蓝色的光芒，然后开始向前飞。他“啪”地合上开关，战斗机重新降落到地面上。他迅速对其他两架进行了测试，它们都能够飞离地面。

“不错，运行都正常。”

凯丽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那么我们去兜兜风吧？”

一辆疣猪运兵车开到他们面前停了下来，驾驶它的是约书亚。

车厢后部装着半打多联装火箭和三个火箭发射器，后座上放有一

个箱子，里面装着暗绿色的胶带，UNSC的每一个战士十都把它称作“易绑绿”。

“任务完成，长官。”约书亚边说边从车里爬出来。

弗雷德从装甲车上抓起一个火箭发射器、两枚导弹，以及一卷胶带。“我们从另一个山头攻打圣约人部队的时候就用得着这些东西了。”他解释道，“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女妖战斗机上放上火箭发射器和一些弹药。”

约书亚与凯丽停下手头的事，转身看着他。

“请允许我说一句，长官。”凯丽要求道。

“说吧。”

“我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了，弗雷德，但是，甚至对于我们斯巴达战士来说，双方的实力对比也还是过于悬殊……可能是一比一万。”

“一比一百我们应付得来。”约书亚插嘴说道，“甚至在一比五百的清况下，只要我们稍微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得到别人的援助，也还是有可能成功；但是要对付这些家伙，正面进攻似乎……”

“我们并不是要正面进攻。”弗雷德说道。他把火箭发射器塞进狭小的驾驶舱，“胶带。”

凯丽撕下一大截胶带递过去。

弗雷德把胶带弄平整后粘在火箭发射器上，将它在位置上固定好。“发射它时，我们要尽可能别弄出什么响动。”

凯丽考虑了一会儿弗霍德的计划，然后问道：“那么，假如我们混进了它们的驻地……然后呢？”

虽然我希望这么做，但我们不能使用战术核弹。”约书亚沉思着说道，“就是在那个远处的山谷中也不行——居中的山头不够高，阻挡不了电磁脉冲，这样发电机就会被烧坏。”

“还有另一种使用它们的方法。”弗雷德对他们说道，“我们要登上巡洋舰——就从它的重力升降梯上进去——然后在它里面引爆核弹。飞船本身的护盾会抑制电磁脉冲。”

“这艘飞船也就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破片杀伤手雷。”

“那些气急败坏的混蛋数以万计，”约书亚说道，“要是有一点闪失被它们包围的话，我们也就玩完了。”

我们是斯巴达战士，”弗霍穗说道，“怎么可能出现闪失？”

第四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711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长角峡谷。

报警器“呜呜”直响，扎瓦兹惊叫一声跳了起来。这个蹲伏在地的外星怪物是个咕噜人，披着一身磨得锃亮的橙色盔甲。它被吵醒后一下子慌了手脚，把运动探测器都摔在了地上。它惊恐万分地用颤抖的爪子捡回仪器。要是探测器摔坏了，精英战士就会拿它的身体去屏蔽反应堆的辐射；要是它的上司得知它在值班时打磕睡，它们做出的处罚可能比杀死它更可怕——把它交给豺狼人。

扎瓦兹不寒而栗。

幸运的是，探测器仍运行正常。这个矮小的外星怪物松了口气。仪器上有三个亮点飞快地靠近那座把扎瓦兹所属的异族部队与远方的人类部队分隔开来的山峰。它正要去拉响警报器，探测器辨别出这三个亮点是女妖战斗机，它这才安下心来。

为了证实一下，它透过脏兮兮的防护孔向外望去，只见三架球状的飞行器正越飞越近。它哼哼鼻子，心里觉得有些古怪，因为这次飞行并没有列在它的巡逻计划表上。它原想向上司汇报，然后又改变了主意，如果它们是执行秘密任务的精英战士该怎么办？

算了，最好不要去对这种事寻根究底。少管闲事，多活一天这是它的信条。

它舒服地躺回洞穴，把运动探测器的扫描范围调大一些，祈祷它不要再掉到地上。它把身体蜷缩成球形，很快就沉沉睡去。

弗雷德的战斗机飞在最前面，与后面两架构成一个楔形。紫红色的飞行器呈弧形飞向高空，掠过山头的树梢，尽量升到女妖战斗机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大约三百米。当弗雷德飞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见到的情景使他松开了一些油门。

这条峡谷有十公里宽，越往里走，密密麻麻的道格拉斯冷杉就变得越稀疏，然后就到了块被踩得很平整的空地，这后面接着就是大角河

了。成千上万的圣约人部队就在这里扎营。这支大部队塞满了整个峡谷，红、黄、蓝色的盔甲汇成一片金属的海洋，烟雾中的阳光照在它上面，反射出淡淡的微光。它们排成紧凑的方阵一起涌到河边——数目之巨让人不由得以为是谁把世上最大的一个蚁丘给踢翻了。

而且它们正在修建设施，支起数百个穹隆状的白色轻薄帐篷，这是专为呼吸甲烷的咕噜人建造的营房。后面更远处是精英战士部队住的多面体营房，样式非常古怪，几十辆甲虫状的“阴魂”自行迫击炮一字儿排开保卫着那里。警戒塔布满整个峡谷，塔底是可活动的基座，由此盘旋上升十米高后，就到了建有等离子炮台的塔顶。

它们的作战规则确实变了。弗雷德与圣约人部队交战不下一百次，可从来没见过它们如此大规模地修建营地。它们以往只是一味杀戮。

在这片营地的后面，悬浮着一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它离地三十米高，大得几乎要擦到远处的山峰。它看起来就像一条臃肿的巨鱼，靠粗而短的双鳍保持平衡。它的重力升降梯还在运转，一根发光的管道在飞船与地面之间来来回回地运送东西，这时一堆紫色的箱子正从飞船上卸下来。在午后的阳光中，弗雷德看到飞船上遍布武器，它们投射在船体上的影子形如蜘蛛。

他们的女妖战斗机开始平飞，弗雷德往下飞回一些，以便他与凯丽、约书亚结成的飞机编队更加紧密。

他再次扫视了一下敌军的飞船与警戒塔，要是那里的武器都对准他们射击，他们在劫难逃。

弗雷德看到有几架女妖战斗机在绕着峡谷巡逻，不禁皱起了眉头。如果径直从它们那里飞过去，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敌机飞行员会盘问他们要干什么，而且这样一来，也没办法了解到敌机的固定巡逻路线。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换一条飞行路线：直接冲到峡谷中间，从圣约人部队的头顶飞过去。

他们只需要跟敌军较量一个回合，而且很可能他们只有这一次机会。”

他打开通讯频道，“冲！”

凯丽打开加速器向巡洋舰疾飞而去。弗雷德紧跟在她后面，打开了

安装在女妖战斗机上的核子枪的保险。

他们距离巡洋舰还有六公里，这时，凯丽的战斗机已是全速飞行。下方站在营地里的咕噜人与豺狼人，伸长脖子望着这几架呼啸而过的女妖战斗机。

他们必须飞得再快些，弗雷德感到每个圣约兵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俯冲下去，牺牲高度来换取速度。约书亚与凯丽紧随其后。

这时，女妖战斗机的显示屏上闪现出了通讯符号。他们盔甲里内置的UNSC软件只能翻译圣约人部队的一些口头语言，对书面文字毫无办法，而现在那些稀奇古怪、弯弯曲曲的文字正在显示屏上不停地滚动。

弗雷德按下一个有回复标志的按钮。

停顿一下之后，显示屏上什么都没有了，但接着又闪现出几十个符号，滚动的速度加快了一倍。

弗雷德一把关掉显示屏。

还有三公里。他的心“怦怦”直跳，听起来就像雷鸣一样。

凯丽比他们飞得略微靠前一点。她现在离地面三十米，正以最快的飞行速度朝巡洋舰的重力升降梯直冲过去。

相距最近的一座警戒塔锁定她，等离子大炮冒出耀眼的火光向她轰去。

凯丽把战斗机拉高，侧身以躲开火力攻击。超高温电离气体闪电般擦过她右舷的机身，把女妖战斗机前面的部件都熔化了。她的战斗机放慢了速度。

十几座等离子大炮掉头锁定他们。

弗雷德侧过机身开火反击。女妖战斗机的主炮发射出巨大的能量束轰击警戒塔。约书亚这时也开了火，火力汇成一道洪流向那些警戒塔奔涌而去。弗雷德按下女妖战斗机上重型武器的火力按钮，一个能量球划出一道弧线飞到警戒塔的底部，只见警戒塔先是慢慢倾斜，然后就訇(hong1)然坍塌。

凯丽没有开火。弗雷德朝她望了一眼，看见她正蹲在疾速飞行的女妖战斗机身上面，一只脚固定在原先用来绑缚核弹的胶带上，而核弹现在则握在她手里。她摆好架势，以便瞅准机会就把它扔进巡洋舰里。

圣约人士兵用针弹枪发射过来的一块参差不齐的晶片打中了弗雷德左舷的护盾，他迅速朝下面瞄了一眼。

圣约人部队的咕噜人与豺狼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阵脚大乱，它们对着弗雷德乱射一气，空中到处都是一团团闪光的针弹和一道道等离子束，弗雷德的女妖战斗机受到它们的攻击，不得不减慢了些速度。

弗雷德左闪右躲，躲避着从三座锁定他的警戒塔上射来的等离子束。他调整好状态，发起了第二轮反击，女妖战斗机的轻型能量武器使得那些咕噜人四散而逃。

还有一百米。

凯丽扭转身体，同时往后靠了靠，准备像掷铅球那样把这颗核弹扔出去。

巡洋舰苏醒过来，它将武器瞄准这几架女妖战斗机。十来道等离子束像手指一样撕裂大气，化成蓝白色的弧形光束向他们奔去。

一道能量束击中了约书亚的飞船，女妖战斗机形成的应急护盾因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能量而被熔化了。接着，战斗机的升降舱被烧弯，这架女妖战斗机立刻倾斜，不住地翻滚，落在了弗雷德与凯丽后面——这时，他俩刚好进入巡洋舰的重力升降梯中。

弗雷德打开通讯频道想和约书亚取得联系，但里面只有“嗞嗞”的静电声。在这道来回运送物资与部队的紫色光柱里，时间似乎变得很慢。奇异的光芒围在他们四周，弗雷德的皮肤产生了一种麻麻的感觉。

他俩驾驶女妖战斗机对着飞船底部的一个开口冲上去，但是他们不会一直进到里面，他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极快，可以在距离飞船底部四分之一处蹿出光柱。

弗雷德迅速往四周看了看，哪里也找不到约书亚的影子。这时，圣约人发射过来的等离子光束击在升降梯上，但全被反射到其他地方了，就好像它们击中的是一个巨大的玻璃透镜。

凯丽猛地一使劲，把核弹径直仍进飞船的开口处。

弗雷德拼命转动女妖战斗机的控制器，战斗机掉头紧贴飞船底部飞了出去。凯丽紧随其后。他们冲出光柱，重新出现在距离飞船很远的地方。

透过重力升降梯，弗雷德看见他们后面的圣约人部队拼命朝天空射击，它们要报仇的尖叫声响成了一片。

弗雷德在通讯频道里再次跟约书亚联系，但他的确认灯一点反应都没有。

弗雷德想减速回去找他，但凯丽已经加速向地面俯冲，钻进了山脚下那座茂密的森林中。弗雷德跟在她后面，他们距离地面只有短短几米，他们时而躲开挡道的树木，时而冲过浓密的枝叶。散乱的能量光束从他们的头顶飞过，他们径直全速前进，没有回头。

最后他们飞到森林的尽头，重新出现在白雪皑皑的山顶上空。他们飞到一个花岗岩堆积的山头，然后掉转机头，减慢速度，把战斗机徐徐降落到地面上。

天空泛起了白光。弗雷德的面罩自动将光线调到最暗。这时传来一声雷鸣般的轰响，弗雷德的身体震了一下。火苗与熔化的金属像花朵一样弥漫在山头上空，然后又雨点般落回山谷。在那座构成屏障的山峰顶部，花岗岩受到冲击，碎裂成粉尘；旁边的积雪也被融化，汇成一道道浑浊的小溪流。

弗雷德的面罩慢慢把电磁辐射消除。

凯丽斜靠在她的女妖战机上，鲜血从她盔甲的左肩胛渗出来。她伸手摸到头盔的密封盖，把它扯了下来。“我们成功了？”她喘息着说，嘴角不断冒出血沫。

“我想是。”弗雷德对她说道。

她往四周看了看，“约书亚呢？”

弗雷德摇摇头，“他冲向升降梯时被击中了。”

几分钟前冒着死亡的危险飞行对他而言不是难事，现在要说出这句

话却是难上一百倍。

凯丽颓然倒下，一头撞在战机上。

“你待在这里，我上去看看。”弗雷德开动战机，保持与山头平行飞到空中。他又往前飞一点，然后朝峡谷望去。

那里已成了火的海洋。数百个火堆分布在满目疮痍、了无生气的地面上。如飘带般的大角河现在成了一条冒着水汽的犁沟。几分钟前还塞满整个峡谷的圣约人部队和巡洋舰现在已是踪迹全无，只剩下一地变形的骸骨与冒着浓烟的金属。在这片战场边上，立着一些烧黑的木桩——这是森林的残余物——它们都背向爆炸中心倾斜着。

圣约人部队死一万名也比不上失去一个约书亚或其他任何一个斯巴达战士，但毕竟也算小有收获。也许他们已经为轨道中的磁力加速大炮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使战争形势朝有利于太空舰队的方向发展；也许他们的牺牲能挽救致远星，这就值了。

他仰望天空。空中水蒸气太多，难以看清什么，但是隐约可以瞧见头顶有动静：几个模糊的影子滑过云层。

凯丽的女妖战机出现在他的旁边，它们的升降舵彼此碰了一下。

头顶的影子清晰起来。三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冲破云层朝发电机组飞去，它们充满能量的等离子大炮不停地闪烁着。

弗雷德赶紧打开通讯频道，把信号强度调到最大。“德尔塔小组：撤退！”马上撤退！”

频道里传出静电“嗞嗞”的噪音，混杂着两三个重叠在一起的讲话声。这时，他听到一个斯巴达战士的声音——他听不出到底是哪一个——透过静电传过来。

“七号反应堆已被攻陷，我们正在撤退。也许可以保住三号反应堆。”说话者停下来，大声向其他人下命令道：“马上引爆那些炸药！”

弗雷德把频率调到舰队频道，大声说道：“注意，‘秋之柱号’，地面反应堆正被攻陷，轨道大炮危在旦夕，我们无能为力，敌军太多，我们必须使用核弹。注意，轨道磁力加速大炮极可能会瘫痪。‘秋之柱号’，收

到了吗？请回答！”

更多的声音阻塞在频道里，弟雷德似乎听到了威特康中将的声音，不过不管他下达什么命令，都是无法接受的。然后就只剩下静电声，再后来通讯频道里什么声音都没了。

那几艘巡洋舰的等离子大炮一齐射击，天空被烧得通红。远处一次又一次传来沉重的爆炸声，弗雷德极力想看清是否有人开枪反击，寻找他的斯巴达战士们抵抗或撤退的蛛丝马迹。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撤退，敌军的火力会把他们的阵地撕得粉碎。

“撤退。”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马上！见鬼！”

凯丽拍了拍他的肩膀，向上空指去。

云层分开，就像幕布被拉开一样，只见一个直径一百米的火球呼啸着扑向他们的阵地。他看到在低空轨道里，隐约呈现出几十艘圣约人部队战舰的轮廓。

“等离子轰炸。”弗雷德低声惊呼道。

他以前看过这种景象。斯巴达战士们都见过。当圣约人部队征服一个人类世界时，它们的等离子排炮就主要用于扫射这个星球——直到海洋被烧成沸水，星球不再剩下任何东西，残留的只是一大堆破碎的玻璃。

“完了。”凯丽喃喃自语道，“我们输了。致远星正在陷落。”

弗雷德望着地平线上纵横交错的等离子光束，天空变白了，然后又慢慢变黑——上百万吨的尘土与灰烬遮天蔽日。

“也许是，”弗雷德说道，加快了女妖战斗机的飞行速度，“也许不是。走！还有我们呢！”

第一部　临界星

第五章

军历2552年9月22日1637时

一个未知星系，光晕残骸区，长剑截击机上。

三周后。

士官长坐到长剑截击机飞行员的座位上。座位太小了，它是按照太空军飞行服的标准尺寸制作的，而不是笨重的雷神倾盔甲。

他挠挠头皮，深吸一口气。空气闻起来怪怪的——少了通过盔甲里的气体清洁器后产生的金属味。这是他第一次必须安静地坐下来进行思考和回忆。他首先想起在致远星成功完成太空行动后的兴奋，但此琳达阵亡，圣约人部队把整个星球烧成玻璃，形势变得越来越糟……还有红队。接着他又想起在“秋之住号”的冷冻舱中度过的日子，离开致远星后的旅程以及光晕的发现。

还想到了洪魔。

他透过战斗机前面的观察窗向外望去，竭力抑制回想洪魔危机爆发时产生的恶心感。光晕是谁建造的不要紧，关键是它被用来放置那种有知觉力的、致命的异形，这些怪物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他脖子上的伤口就是在光晕表面星上与洪魔进行最后一战时，被一个感染型洪魔感染而造成的。伤口虽然愈合很快，但还是时不时地阵阵作痛。

他想把这些都抛诸脑后……尤其是洪魔。他全身开始疼痛起来。

这个星系的卫星——基座星——在漆黑的太空中看起来像个银灰色的圆盘，巨大的临界星在它后面散发出柔和的紫光。介于它们之间的是一大片闪闪发光的残余物——金属、石头、冰块，以及所有其他的光晕残骸。

“再扫描一次。”士官长吩咐科塔娜。

“已经扫描完毕。”她答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外面什么也没有，我都告诉你了：只有灰尘与反射波。”

士官长把手握成拳头，一时产生了砸东西的冲动，然后他放松下来，奇怪自己的脾气怎么会变得这么暴躁。他在过去曾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而且光晕上的战斗无疑是他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回忆——但他从没有这么容易发脾气。

与洪魔作战一定对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比他意识到的还要严重。

他努力不再去想洪魔。以后也许有时间去抚平这一创伤……也许没有。现在担心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再扫描一遍。”他重复道。

安装在飞行员与系统操作员的座位之间的全息影像显示台上，出现了科塔娜那纤细的全息影像。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明显对士官长的要求感到了很恼火。

“要是你在外面找不到我们用得上的东西。”他告诉她，“那我们就死定了。这架战机没有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推进器，也没有冷冻舱。没办法回去报告。动力、燃油、空气、食物、水——都只能维持几个钟头。”

“因此，”他最后尽量耐着性子说道，“扫描吧，再来一次。”

科塔娜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即她的全息影像消失了。之后，扫描面板开始启动，屏幕上塞满了数学符号。

过了一会儿，扫描面板暗淡下来，科塔娜说道：“还是什么都没有，长官。我收集到的只是基座星上传来的巨大反射波……可并没有发射应答器发送的信号，也没有呼救信号。”

“你没进行主动扫描？”

她纤细的全息影像再次出现，这一次她的手指带有静电干扰。“外面的东西有上万亿个，你竟想要我这样扫描，要我对它们一件一件进行鉴别——即使我们坐在这里其他什么事都别做，那也要花上十八天时间。”

“如果外面有人、只是他们把发射应答器关掉了呢？要是他们不想被发现呢？”

“那简直不——”科塔娜极其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她四周的静电消失了，她凝视着外面的太空。“有趣。”

“什么？”

科塔娜看起来有些烦躁，然后似乎又迅速恢复了过来。

“新数据，信号反射波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有意义吗？”

“有意义。”她答道，“那不是反射波。”

当科塔娜打开长剑机的远程侦察设备时，扫描面板响起一片“嗡嗡”声，又恢复了活力。一会儿之后她惊叫道：“扼——噢。”

科塔娜鉴别出那个有效信号是什么，士官长凝神注视着扫描面板。圣约人部队巡洋舰那独特的球状轮廓徐徐进人视野，它正在基座星另一端移动。

“降低动力消耗。”他迅速命令道，“除打开被动扫描器、保持你所需的最低能量外，停止一切程序。”

长剑机暗了下来。科塔娜的全启影像不停地闪烁，在她切断全息系统的电源后，她的影像也渐渐消失了。那艘巡洋舰飞进光晕残骸区，像一头饥饿的鲨鱼一样到处游荡寻找猎物。又一艘巡洋舰出现了，然后又是一艘，接着又来了三艘。

“状况如何？”他低声问道，双手悬在武器控制台上方，“它们发现了我们吗？”

“它们使用的扫描频率与我们系统的一样。”科塔娜的声音在他的头盔内置扬声器里响起。“太奇怪了，UNSC或军情局任何一份有关圣约人部队的文件上都没提过这种事。你认为它们为什么要使用相同的频率？”

“别为那事分心。”士官长答道，“它们飞到这里来了，正在找什么东西。正如我以前说的那样，要是外面还有幸存者的话，它们会降低能量消耗。”

“我能侦测到它们的反射波。”科塔娜说道，声调一板一眼地没有变化，听起来非常古怪。能量太低似乎限制了她进行更为丰富的表达。“运行程序：正在分析圣约人部队的信号，附带分析它们的扫描。要分配更多运行时间来执行这项任务。我在建立一种复合过滤运算法则，根据形

势要求设计当前的形态信写识别软件。”

又有一艘飞船从基座星的地平线上飞起来。它比士官长见过的任何一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都要大。与圣约人部队的驱逐舰一样，它的形状也像三个光滑的球茎，但是它的长度要长得多，估计有三千米。七座等离子炮台安装在万向接头上——火力强得足以摧毁联合国太空舰队的任伺一艘飞船。

“正从新的有效信号上收集加密传送的信息。”科塔娜低声道，“正在解密……有大量‘吱吱’声……命令正被传达给各艘巡洋舰，好像是在部署圣约人的舰队在这个星系中如何行动。”

“一艘旗舰。”士官长低语道，“有意思。”

“扫描仍在运行，长官，稍等。” 约翰离开系统操作员的座位。星系中出现了七艘圣约人部队的战舰，他可不想在一旁干等。

他飘到长剑截击机后部的机舱，想看看机上都有什么装备，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找到几枚装有湿婆神式核弹头的导弹。

正如他首次登上这架战机所看到的那样，冷冻舱已经被拆除。他不能肯定原因是什么，但有可能——就像“秋之柱号”上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是为了执行他们原先那项充满危险的任务，才对设施进行了拆除、改装。

原来冷冻舱所处的位置现在新装了一个控制面板，士官长检查后，发现它是一个海鳗太空布雷系统。他没去启动它。海鳗系统最多可布置三十六颗漂雷，这种漂雷具有靠化学燃料提供动力的驱动装置，这使它既可以停在一个定点上，又可以四处活动，追踪特定的目标。以后会有用得着它们的时候。

他挪到武器库门口，强行把它打开——里面空无一物。

士官长检查了一下他自己的突击步枪：功能完好，可是弹仓里只剩下十三发子弹。

“有情况。”“科塔娜说道。

他回到系统操作员的位置。“给我看看。”

在最小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轮廓：一个弹头式小圆锥体，它的一端配有姿态调整推进器。

“可能是个冷冻舱。科塔娜说道，“它的堆进器与燃料箱可以附着在舱体后部，以应付紧急情况……比如不得不抛弃飞船时。” “‘秋之柱号，的绝大多数船员永远都没有机会从冷冻舱中活过来了，”士官长说道，“虽然他们可能在飞船坠毁之前就被扔了出去。我们靠过去。现在只能开启推进器。”

“航线设定。”科塔娜说道，“推进器启动。”

战机在渐渐加速。

“预计抵达耗时二十分钟，士官长，但是考虑到圣约人部队当前的搜寻模式，我估计它们会在五分钟之内发现这个分离舱。”

“我们飞得再快些，”士官长吩咐她说，“但是不要发动引擎否则引擎散发的热能会被它们的探测器察觉。”

“做好准备，”科塔娜说道，“我要冲过去了。”

士官长戴上头盔，锁好空气密封盖，状态灯闪烁出绿色的光芒。“准备妥当。”他说道。

长剑机尾部的舱口先是裂开一条缝，然后“砰”地打开，机内气体冲出机体时发出爆炸般的声响。长剑机这时朝前飞奔而去，而士官长的脑袋则往后一仰重重地撞在头盔上。

“正在调整航线。”科塔娜平静地说道，“预计抵达时间两分钟。”

“我们怎样才能停下来？”他问道。

她叹了口气，“什么事都必须由我来想吗？”她把机尾的舱口重新关上密封好，然后给机舱内部增压，约翰听到微弱的“嘶嘶”声。

一艘圆形的圣约人部队巡洋舰减慢速度，朝他们的方向掉过头来。

“敌军提高了扫描信号的速度与强度。”科塔娜报告。

士官长的一只手悬放在武器系统的控制台上。武器启动要花上几秒

钟时间。110毫米口径的转轮机关炮可以立即开火，但是，导弹必须等它们的目标锁定软件运行后才能发射。到那个时候，比他们强一百倍的敌军巡洋舰已经把长剑截击机炸成废铁了。

“正在尝试干扰它们的扫描仪。”科塔娜说道，“这可能会给我们争取一些时间。”

那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慢慢地掉过头面对着比它小得多的长剑机。它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好像在静等他们靠近。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好。士官长戴着金属护手的手握紧又松开。起码我们都还没死。

他凝视着扫描显示器。那个有效信号逐渐变成了更为清晰的图像：确实是一个UNSC的冷冻舱，它正摇摇晃晃地飘移着。这时，士官长才看清分离舱实际上有三个，它们并排连在一起，他原以为只有一个呢。

这样，“秋之柱号”上全体数百人中可能有三个幸存者。他希望还有更多的幸存者，希望凯斯舰长是其中之一。在士官长眼里，凯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才华的太空战术家……但是，要一架长剑机单枪匹马地去靠近七艘圣约人部队的战舰，即使是凯斯舰长也会颇感踌躇的。

士官长冒险把战机上更多的动力输到科塔娜的系统中。如果他们要渡过这卜难关，他得让科塔娜保持尽可能高的运行效率。

“发现新的有效信号。”科塔娜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无论如何，我都认为它是有效信号，但具体是什么不清楚，它紧贴一块巨石，直径五百米。见鬼，它刚转身离开我的视野。”

科塔娜在显示器上重新演示一遍那个不完整的侧影，它停在石块上，形状古怪，棱角突出。她让它的轮廓高亮反显，还使这个多边形转动起来，然后把它贴到一艘鹈鹕运兵船的简图上。

“匹配度42%。”她说道，“正如你预计的那样，它停在那里可能是为了避免被发现。”

士官长在她的话语中似乎听到了一丝恼怒的成分，好像是因为他竟然想到了连她都没想到的事情而对他不满起来。

或普，”科塔娜接着说道，“更可能的是，飞船只是坠毁在那里。”

“我不这么认为。”他指着显示器说道，“那个机翼的位置表明它机头朝上——正准备起飞。如果它是坠毁在地的，朝向就不同了。”又有一般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飞向这艘新发现的飞船。“正在转向，长官。”科塔娜告诉他，“做好准备，去取回那几个分离舱。”

士官长解开安全带，飘到船尾。他抓起一根固定索，一端固定在自己盔甲上，另一端固定在长剑机的舱壁上。

他感觉到姿态调整推进器喷射出灼热的火焰，接着战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三秒内减压。”科塔娜说道。

士官长打开空空荡荡的武器库爬了进去，部分身体还露在外面。他准备就绪。

科塔娜打开机尾的舱门，战舰内再次响起爆炸声，一股气流冲了出去。士官长被重重地摔在武器库一厘米厚的A型钛合金门上，随即一个凹坑出现在那里。

然后他爬出来，科塔娜在他的头盔显示器添加了一个箭头状的蓝色导航点，标明冷冻舱飘浮的方位。

士官长从长剑机上跳了出去。

他在太空中向冷冻舱飘去。虽然离它们只有三十米，但是如果因为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运动轨迹而错过目标，他就再也没机会了——等他回到长剑机重新来过时，圣约人部队的战舰肯定会”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他伸长胳膊用手去够那几个冷冻舱，还差二十米。

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再往前靠。他把左膝移至胸前，开始慢慢地翻跟头。

还差十米。

相对于分离舱而言，他的上半身是“朝下”翻的。如果他经过冷冻舱时翻滚到的位置恰到好处，他是能够着它们的。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他继续翻滚……现在几乎“站起来”了。

还差三米。

他努力伸长胳膊，肘关节被拉扯得差点断裂，发出“嘎吱嘎吱”“噼里啪啦”的响声。然后他伸展双手，努力使手指够得更远。

他的指尖擦过排头那个冷冻舱光滑的表面，它滑开了，与第二个冷冻舱碰了一下。他手指一弯，但没能抓住它的把手。他再去抓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冷冻艇——他的中指钩住了舱架。

他的身体往里一翻一缩，然后落在这个冷冻舱上。他迅速把固定索绕在舱架上，自己也用它缚牢，之后开始拉着固定索往回撤。

“快点，长官，”科搭娜在通讯频道里说道，“我们有麻烦了！”

是什么麻烦士官长非常清楚：两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正加速飞向长剑机，它们的引擎闪烁着蓝色的电光，它们船体上的等离子武器与激光武器由红色变成橙色，温度急剧上升，马上就要开火了。

他竭尽全力往回赶，同时对两条腿的动作进行一些微小的调整，这样在零重力的情况下，他就不会老是磕磕绊绊了。

长剑机不能动弹，那几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要击中它易如反掌。科塔娜只有等他返回战机后才能发动引擎。即使他与这些冷冻舱经受得住推进器喷射的气流，科塔娜为了避免遭到袭击而采取的任何规避动作都会使战机像挥舞鞭子一样把他和冷冻舱打个粉碎。

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已经飞入长剑机的射程范围，它们整齐地排成一排。长剑机危如累卵。

三枚导弹呼啸而至，撞击在圣约人部队领头那艘飞船的右舷上。爆炸过后，敌军飞船毫发无损，它的护盾挡住了爆炸产生的能量，在抵消这些能量时护盾发出了淡淡的银色光芒。

士官长转头看见那艘鹈鹕运兵船正飞离原先藏身的小行星，垂直向上面那两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冲过去。

巡洋舰掉转了方向。比起袭击一动不动的长剑机来，它们显然对猎杀活物更感兴趣。

士官长最后猛地一拉固定索，他和冷冻舱一起冲进长剑机尾部的舱门，撞在战机的甲板上。

科塔娜马上封闭舱门，发动引擎。 当战机开始加速掉头转向敌军飞船时，士官长刚好爬到系统操作员的座位上。他启动了武器系统。

那两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加大马力前去追逐鹈鹕运兵船，但这时它已经飞进了残骸密集区，躲开一大块金属与岩石，从一个冰球上空俯冲下去，又冲过一堆堆被炸碎的外星金属块。圣约人部队开火了：能量束撞击在光晕的残骸上，没有命中鹈鹕运兵船。

“不管是谁在驾驶那艘鹈鹕运兵船，它对鹈鹕运兵船的性能都了解得很清楚。”

“我们欠它们一个人情。”约翰开始用长剑机的机关炮进行扫射，炮弹击打在那艘追踪鹈鹕运兵船的敌舰护盾士，留下一个个银色的小点。“那我们就还它们一个人情。”

“你知道的，”科塔娜说道，“我们实际上根本伤不了那几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

那艘巡洋舰放慢速度，又掉头转向他们。

“那我们看看伤不伤得了。给我制定一个发射导弹的方案，我要让导弹在敌军的等离子大炮开火之前先击中它们，这样敌军飞船部分护盾的功能就必定有短时间的削弱。”

“正在制定，”科塔娜回答，“可是缺乏精确的数据，我不得不把计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一长串数学运算出现在武器控制板上，“给我火力控制权。”

约翰用力按下火力系统上的超驰控制装置①按钮。“它是你的了。”他说道。

①用于抵消自动控制的装置或系统。

圣约人部队飞船上的等离子大炮转过来锁定他们，它们的温度变得越来越高，这时，科塔娜把长剑机上的全部ASGM-10导弹一股脑儿地发给了出去。

导弹拖曳着一条条白色的尾巴蜿蜒奔向目标。

“我们走！”

长剑机马上加速，沿着鹈鹕运兵船的路线冲进残骸区中，机尾的摄像机显示，导弹正朝目标飞驰而去。敌军用反导激光武器进行拦截，三枚导弹被中途击中爆炸，化成了通红的火球。敌军的等离子大炮现在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眼看就要开火了——这时最后一枚导弹终于命中目标，爆炸沿着船体扩散开来。起初士官长还以为导弹击中的是护盾，但是后来才看清：爆炸其实是发生在闪闪发光的护盾内部。等离子大炮开火了，它们发射出来的能量马上被飞船周围的一大团尘土与蒸汽吸收。暗红色的等离子能量在飞船护盾里像气球般不断膨胀，飞船的探测器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飞船向左舷倾斜，一下变成了瞎子。

“应该够它们忙活一阵子了。”科塔娜说道。

长剑机沿弧形线路飞行在一个半公里宽的金属板下面——这时，刚好一道等离子束击中了面板，面板燃烧起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同时不停地旋转。

“也许还不够。”科塔娜咕哝一声，“最好让我来驾驶。”自动驾驶仪启动，控制器猛地从士官长的手中脱离。长剑机的加力燃烧室开启，它加速朝一堆乱石飞去。科塔娜驾驶着战机摇摇晃晃地一路狂奔，机体与凹凸不平的地面之间一直只相距几米。士官长一只手紧紧抓住座位，用另一只手去系牢安全带。他把扫描仪的显示器移到操作台中央的显示屏上，看到圣约人部队两艘距离最近的飞船正朝着他与鹈鹕运兵船的方位挺进。这两个UNSC的飞行器以在这片光晕残骸区中还可以再躲避几分钟，但它们的燃料很快就会耗尽，到时就只有坐以待毙。

它们究竟能逃向何方呢？长剑机和鹈鹕运兵船都没有肖 - 藤川超光速引擎，因此他们只有被困在这个星系里，这点圣约人部队知道得很清楚。圣约人部队有的是时间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玩够了再发威也不迟。士宫长对这个星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扫描，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能让他取得战术优势的东西。但是不行，从战术的角度想问题不行，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敌我实力这么悬殊，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术优势能使他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他必须改变思路——改变战略。

他开始扫描那艘庞大的圣约人部队旗舰——关键就在那里。

他扭转战局、战胜敌军就全靠它了。

他按下通讯系统的按钮，跟鹈鹕运兵船打招呼。“这里是士官长斯巴达战士117。识别码Tα340。”

“这里是波拉斯基准尉。”那边有许多声音嚷嚷起来，“听到你的声音真他妈太好了！士官长。”

“波拉斯基，你以最快的速度冲到那个方位去。”他径直在显示器上的圣约人部队旗舰处标注了一个导航点，同时用箭头标明大致的路线。

通讯频道里寂静无声。

“如何，波拉斯基？”

“正在设计路线，长官，”那边传来了喧闹，紧张的争论声，“我希望你清楚你要做什么。波拉斯基通话完毕。”频道“啪”的一声关闭了。

“我们到那里去，科塔娜。”他说道，用手指敲打了一下那个导航点，“你能飞多快就飞多快。”

长剑机往右边一滚，奔基座星直飞而去。随着过载的增加，士官长的安全带发出呻吟般的“嘎吱”声。

“你真的清楚你要做什么吗？”科塔娜问道，“我是说，我们现在可正朝着这个星系里最庞大、最危险的圣约人部队飞船一头撞过去。我估计这还只是你某个鲁莽透顶、简单至极的计划的一部分。”

“没错。”士官长答道。

“噢，那好，坐稳了。”科塔娜说。长剑机向左舷翻滚，俯冲到一块岩石下面，尾部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看来你的‘计划’已经引起了它们的注意。我看到六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全都开足马力来追赶我们了。”

“鹈鹕运兵船呢？”

“还在那里。”科塔娜报告道，“它遭到了猛烈攻击，但也正飞向导航点……当然速度比我们慢。”

“调整我们的速度，以便与它同时到达目标。当我们的距离可以进行

安全对接时知会一声。”

长剑机减慢速度，它时而斜向右舷，时而偏向左舷，激光火力在机身四周不停地闪烁。

“你从没详细告诉过我——”科塔娜说道，平静的语调掩饰不住她的恼火，“你的计划是什么。”

“一项凯斯舰长也会同意的计划。”士官长把导航控制台调到主显示器上，“如果我们能幸免于难，我想从这里……”他敲打着旗舰上的导航点，“学会如何利用基座星的重力井进行弹射飞行①。”

①指航天器利用天体引力急剧加速并改变航向的飞行。

行，”科塔娜答道，“但我还是——嘿，它们停止射击了。”士官长打开船尾的摄像机。那六艘飞船虽然在继续追赶他们，但是它们关闭了武器的能量，炮口随之慢慢冷却。“我估计得没错，我们与旗舰处于同一个射出方向时，它们就不敢开火了。

“鹈鹕运兵船目前与我们相距1200公里，还在不断靠近。现已达到安全对接距离。”

士官长招呼鹈鹕运兵船：“波拉斯基，解除你对飞船的控制，由我们接管。”

“士官长？”

“进行加密对接。回答！”

在一个长长的停顿后……明自。”

科塔娜出现在那块小小的全息影像显示台上，她先似乎在倾听动静，一会儿之后她宣布：“成功控制鹈鹕运兵船！”

“协调我们的航线，科塔娜，将战机飞到鹈鹕运兵船顶部。”

“正在调整航线拦截鹈鹕运兵船。距离旗舰500公里。”

“作好准备，科塔娜，经过旗舰时改变我们的航线；同时准备把全部扫描仪对准旗舰，要是我们通得过的话。”

“‘要是’？”科塔娜问道。

旗舰的大炮瞄准长剑截击机与鹈鹕运兵船，它们就像愤怒的眼睛在漆黑的太空中闪闪发光。

“还有300公里。”

那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迸发出点点火光，它就要开火了。暗红色的等离子能量在聚集；三枚等离子鱼雷从飞船上射出，直奔他们而来。“快闪——”士官长叫道。

科塔娜使劲把战机向左舷、右舷倾斜，然后启动加力燃烧室．仰起机头往上疾飞。敌军火力奔涌而至，长剑机与鹈鹕运兵船差点就被击中，这股地狱之火随即消失在遥远的太空中。

士官长原先也是这么估计的：凭着他们逼近旗舰时的角度之斜与速度之快，敌军的武器很难命中目标，即使圣约人部队以精准闻名的等离子大炮也不在话下。

还有十公里。”科塔娜大声宣布，“正在以突发模式①进行扫描。”

①当处理器向一个独立的地址发出数据请求时，引发的数据区块（连续的一系列地址〕高速传输现象。

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飞到了长达三公里的旗舰的上空，士官长看到敌军大炮正极力想锁定他们的行踪。这艘外星飞船线条明快，顶部和底部相对而言显得更为平滑，但从船头到船尾它却明显弯成三个球形；沿船体奔涌着超高温等离子形成的蓝色发光气流；飞船四周围绕着一层银色能量护盾发出的淡淡的光芒。

士官长放下了悬着的心，靠在座位上。他刚才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屏住呼吸，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好，”他说道，“很好。”

“正加速进入弹射飞行轨道。”科塔娜喊道。

长剑机的引擎轰然响起，士官长的耳膜被吵得极不舒服。他有一刻都不知道战机飞到什么地方了。

“再靠近鹈鹕运兵船一些，”他说道，“飞到它的正上方。在它顶部入口跟它对接。”

科塔娜双手叉着后腰，眉头紧皱。“正在重新调整加速参数，但是你要知道，对接起来的飞船在进行轨道加速时位置是不稳定的。”

“我们不会对接得太久。”他说着，解开安全带滑离了座位。他飘到机尾，俯身贴在地板上，打开长剑机的入口。起保护作用的压力门上，绿灯不停地闪烁着。他拆掉安全阀，“砰”的一声打开密封盖。

一只手从下面伸进来，约翰马上将这个人拉入长剑机。

惊喜只持续了一会儿，随即约翰一激灵——他一把抓住这个人的制服，把舱门踢上，推着这个人一起退到舱壁，随后约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下新来者的手枪，举起来对准这个人的前额。

“你已经死了，”士官长说道，“我亲眼看见你死了，在杰肯斯的任务录像带上。洪魔侵入了你。”

这个黑人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洪魔？去他妈的！士官长，A·J·约翰逊中士可不是熊包，外星怪物的恐怖表演吓不死我。”

第六章

军历2552年9月22日1710时

未知星系，光晕残骸区，长剑截击机上。

士官长用一只手牢牢抓住机舱壁，以免身体在零重力的情况下随意飘荡。他另一只手则紧握着手枪，进一步把枪口顶在约翰逊的脑门上。

中士的笑容渐渐消失，不过他乌黑的眼睛里并没有一丝惧色。他哼了一声道：“我明白了，你认为我受到了感染。好啦，我没有。这里……”他拍拍胸脯，“是百分之百的一级陆战队员……此外没别的东西。”士官长站立的姿势不再显得那么紧张，但他并没有放下手枪。“把原委解释给我听。”

“它们的确抓住了我们，那些长得像蘑菇、到处传染病菌的小杂种。”约翰逊说道，“它们伏击了我、杰肯斯，还有凯斯。”提到舰长的名字时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继续说道：“它们蜂拥而上，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杰肯斯与凯斯都被它们侵入了……但我的滋味我猜它们尝起来不舒服。”

“洪魔不会‘尝’任何东西。”科塔娜插嘴道，“感染型洪魔重组受害者的细胞结构，把他变成一个战斗型洪魔，之后战斗型洪魔又变成聚生型洪魔——一个产生更多感染型洪魔的孵化器。基于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它们肯定不会放过一个受害者。”

中士耸耸肩。他在口袋里乱摸一阵，找到一截烟屁股，把它叼在嘴角上。“这个嘛，我看到的是另一回事。它们‘放过了我’，好像我是火鸡大餐中一棵没有煮熟的菠菜。”

“科塔娜，”士官长问道，“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她以谨慎的口吻答道，“但同时这种可能性极低。”她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根据我从中士生理监测仪上读取的数据，他的经历是可信的，但在他没有接受医疗机构的彻底检查之前，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是初步的发现表明，他没有受到洪魔的任何寄生感染。很明显他不是个没有头脑、身体半裸的外星杀人机器。”

那好。”士官长“啪嗒”一声关上手枪的保险，把手枪翻转过来递还给中士，但他并不急于松手。“可是一有机会我就要让你从内到外都检查一遍，我们不能冒险让洪魔的感染扩散。”

“我听你的，士官长，我正盼着见到陆战队的那些小护士呢。现在……”中士离开舱壁向舱门飘去，“让我们把其他人拉上来。”他经过那几个冷冻舱的时候稍微停了一下，“我看见你收留了一些游荡者。”

“他们必须再等等。”士官长说道，“解冻至少要花上半个小时，否则他们就有低温休克的危险，我们与圣约人部队重新开战之前的这段时间不够用。”

“‘重新开战’，”中士复述道，体会这话的含义。“好。这么过瘾的战斗，我还以为我们就这样跑掉不打了呢！”随即中士打开通向鹈鹕运兵船的舱门。

一枝MA5B型突击步枪的枪管从开口处伸了进来，中士伸手把它拉住。

一个陆战队下士从舱门里蹦了进来。他的制服上缝着他的名字：洛克里尔。他的脸呈棕褐色，剃着光头，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露出狂乱的神情。他从中士手中拿回枪，端着它扫视了一遍舱内的情形。“安全！”他回头冲看卜面的鹈鹕运兵船大声喊道。

“放松，下士。”士官长说道。

下士的眼睛最后定定地瞧着士官长，不信任地摇摇头。“一个斯巴达战士。“他咕哝道，“大家伙儿甭上这该死的战机——”

士官长认出了这个陆战队员的臂章：行星轨道空降突击队的金色彗星徽章。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部队被大家称为“地狱伞兵”，素以作战顽强闻名。

洛克里尔肯定曾是席尔瓦少校的部下，怪不得这个毛头小伙对他这么虎视眈眈。席尔瓦是个彻头彻尾的地狱伞兵，在光晕的战斗中，他刘斯巴达II型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尤其看不起士官长。

又一个人自己抓住舱门爬了进来。他腰挎一枝等离子手枪，身穿一套线条分明的黑制服，一头红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两只眼睛看到士官长

时没有露出多少惊奇。他的中尉军阶线是黑色珐琅质的线。

“长官！”士官长“啪”的一声，干脆利落地行了个军礼。

“正在调整速度与航向。”科塔娜宣布。在显示屏上，长剑机与鹈鹕运兵船的机身在向基座星仰斜。“这样可以给你们站在甲板上提供一个多G的重力。”

中尉在甲板上站好后漫不经心地回了个军礼。“我叫哈维逊。”他说道，颇感兴趣地从头到脚打量一下约翰。“你是士官长，斯巴达战士117？”

“是的，长官。”士官长吃了一惊。大多数人，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官员，要辨认出哪个斯巴达战士是谁都有相当的难度。这个年轻的官员怎么会这么快就认出他来了呢？

士官长注意到这个人肩上的圆形徽章——三颗星上方有一对银黑色的鹰翅，刻在鹰翅上方的是两个拉丁词“SEMPER VIGILANS"——永远警醒。

哈维逊是军情局的人。

“很好。”哈维逊说道，瞥了一眼洛克里尔与约翰逊。“有了你，士官长，我们就有一线生机了。”他把手伸出舱门，拉另一个人上了长剑机。

最后上来的是个女人，她穿着飞行员的制服，已经很脏的金发被塞进帽子里。她向士官长行了个军礼。“我是波拉斯基准尉请准许我登机，士官长！”

“准许。”他说道，回了个军礼。

印在她制服上的图案是一只红色的牛眼，上面有一个火焰腾腾的拳头。这是太空军第二十三飞行中队的徽章。虽然士官长以前从没遇到过波拉斯基，但可以看出她与被称为“克敌铁锤”的卡罗尔·劳雷上尉来自同一连队。如果她真的是“克敌铁锤”的战友，那么她肯定是一个技术娴熟、无所畏惧的飞行员。

“情况怎样了？”洛克里尔不耐烦地问道，“这里有什么用得上我们的枪杆子吗？”

“放松些，下士。”中士吼道，“你那颗脑袋除了戴头盔就没有别的用处吗？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在飘浮？有没有感觉到那些重力？战机正处于一个弹射飞行的轨道中，我们要绕卫星转个圈再和圣约人部队决一雌雄。”

“没错。”士官长说道。

“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逃离这儿。”哈维逊说道，稀疏的眉毛拧在一起，“不要盲目与圣约人部队交锋。我们获取了敌军与光晕的重要情报，当务之急应该是回到UNSC的控制空域。”

“那也是我的目标，长官，”士官长答道，“但是长剑机与鹈鹕运兵船都没有配备肖－藤川引擎。不能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回去就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哈维逊叹了一口气，说道：“那确实使我们别无选择，是吧？”他转身背对士官长来回踱步，陷人了沉思。

士官长尊重军阶的高下之别，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听从哈维逊中尉的命令，但是士官长极端厌恶别人背对着他，不管这个人是不是长官。他当然也不喜欢哈维逊一副以领导者自居的嘴脸。

“对不起，长官。”士官长说道，“我必须指出，虽然你是一名高级军官，但我现在重任在身，做什么事我自有分寸。我直接受命于最高指挥部。”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约翰接着说道，“对这两个飞行器，对飞船上的全体人员……包括你，长官，我拥有战术指挥权。”

哈维逊转回身，脸色阴沉。他张开嘴好像要说些什么，但接着又闭上，只是上下打量了一番士官长，然后他薄薄的嘴唇上泛起一丝淡淡的笑容。“当然，我很清楚你的任务，士官长。我会尽我所能协助你的。”

他竟然知道士官长原定的任务是去抓获一个圣约人部队的先知？一个军清局的官员干吗跑到这里来？

“那么计划怎么干？”洛克里尔问道，“弹射飞行轨道——然后呢？我

们就这样闲扯一整天吗，士官长？”

“不。”士官长回答。

他扫了一眼波拉斯基和中士。波拉斯基值得信赖，至于约翰逊中士，士官长虽然还是怀疑他不可能从洪魔那里死里逃生，但在没有证据证明他受到了感染之前，还是应该假定他是安全的。哈维逊？士官长不信任他，但这个人知道利害关系，应该不会对士官长加以干涉。而洛克里尔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地狱伞兵身体紧绷，随时准备爆发……或者像枚杀伤地雷一样爆炸。在重压之下有些人被迫屈服，丧失斗志；有些人则精神崩溃，完全不顾他们自己以及团队的安危，盲目地去报复敌人，再加上这个地狱伞兵具有强烈的自尊心以及暴躁的性格，士官长必须在这个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

“到鹈鹕运兵船上去。”士官长吩咐他，“我们远离基准星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把我们用得上的所有东西都拿上来：剩余的武器、弹药、手雷。与我的通讯频道保持畅通，以便你能听到指令。”

洛克里尔站在那儿，盯着士官长的面罩．肌肉紧绷。约翰逊中士张开嘴刚想说话，但士官长暗暗示意他住嘴，于是中士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士官长上前一步走近洛克里尔。“我的命令没说清楚吗，下士？”

洛克里尔咽了口唾沫，他蓝色眼睛里燃烧的火苗逐渐黯淡，眼睛也看向了别处。“不是。”他松懈下来，把步枪扛在肩上，接受了——至少在目前——士官长的权威。“我这就去，士官长。”他走到舱门口，跳进鹈鹕运兵船。

要奇袭敌军旗舰，这支队伍缺乏的岂止是凝聚力。

“那么我们怎样去获取肖 - 藤川引擎呢？”波拉斯基问。

“我们另想办法，”士官长回答，“退而求其次。”他走到控制台的电子方位仪前，打开显示器。扫描到的圣约人部队旗舰出现在显示屏上。“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哈维逊眉头紧皱。“士官长，如果这样冲向那艘飞船，恐怕我们还没来得及向它们开火，自己就早被它们炸上天了。”

“一般而言，你说得没错，”士官长答道，“但我们的计划是把鹈鹕运兵船改造成一艘战舰——在里面装上海鳗式布雷系统，让它做我们的前锋。我们必须对它实行远程操纵，让它加速到它的极限速度。它会吸引敌军火力，还会发射漂雷攻击敌军，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溜过去。”

波拉斯基听后表情沉重，眉头皱在了一起。

“有问题吗，准尉？”

“没有，士官长。我只是痛心要失去这么好的一艘飞船，是它帮我们安然无恙地从光晕中逃了出来。”

这一点他理解。飞行员对飞船有深厚的感情，给它们取名字，把它们当作人一样看待。然而，士官长从不会这么儿女情长。他很久以前就知道，任何装备都是可以为达到目的而牺牲的。也许，科塔娜除外。

“我们这样靠近旗舰，”哈维逊说道，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要与一艘火力比我们强大一千倍的飞船硬碰硬吗？或者你还有其他飞越它的计划？”

“都不是。”士官长指着旗舰的战斗机发射舱说道，“那就是我们的降落区。”

波拉斯基眯起眼睛看着旗舰船身上那个相对对较小的开口。“以这么快的速度冲进这么小的窗口，我看有点悬，但是——，“她咬着嘴唇估算了一番，“从技术上说长剑机还是有可能办到的。”

“它们会发射撒拉弗战斗机来阻击鹈鹕运兵船与长剑机。”士官长说道，“而要这么做，它们就必须撤消部分护盾保护。我们冲进去，把那些怪物统统灭掉，我们就拥有了一艘可以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飞船。”

“干吧！”洛克里尔在通讯频道那头叫了起来，“到里面把它们都灭了！”

约翰逊中士咬着烟头仔细思考这项计划。

“没人曾经占领过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哈维逊低声讲道，“有那么几

次我们把它们打得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它们就自己把飞船炸毁了”

“我们别无选择，”士官长说道，他的眼睛扫过波拉斯基、约翰逊和哈维逊，“除非有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鸦雀无声。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科搭娜？”他问道。

“加速冲出轨道会耗掉我们大量的燃料，并且速度太快，难以调整航向躲避旗舰的截击。我们冲过去的方位有敌人密集的火力网，因此我们必须减速、躲闪一同进行。这比较难以处理。”

“这事交给波拉斯基。”士官长转身对科塔娜说道。

“驾驶长剑机？”波拉斯基缓慢地点点头，她绿色的眼睛里立刻闪现出星直光芒。“我有段时间没驾驶它了，但没问题，士官长，我完全知道该怎么操纵。”她走到飞行员的座位坐好，系紧安全带。

“虽然波拉斯基的技术无可挑剔。”科塔娜说道，“请允许我指出我处理信息的速度要快上一百万倍……”

“我需要你去连接旗舰内部的作战通讯网络。”士官长打断了她的话，“我们靠近它时你要关闭它的武器系统，堵塞它的通讯。”

“让一个无人护卫的‘女士’去给你这家伙打头阵？”科塔娜叹了一口气，“我想也只有我会这么做了。”

“哈维逊中尉，”士官长说道，“我需要你在我们冲出轨道之前把海鳗式布雷系统的发射程序设计妥当，并且安装到鹈鹕运兵船上去——一半设计为在受到撞击时自行爆炸，其余的设计为发射后追踪任何一艘阻挡我们前行的敌军飞船。”

哈维逊点点头，坐到波拉斯基旁边的操纵台前。

两个弹药箱和一个行李袋从长剑机与鹈鹕运兵船的连接口推了上来。洛克里尔接着也冒出来，随即把舱门关闭严实。“就这些了，士官长。”他说道，“一枝高爆手枪，两枝MA5B型步枪，一枝M90型近距离突击霰弹枪，还有大约一箱的破片杀伤手雷，大约一打的步枪子弹匣——但是没有多少个霰弹。”

士官长拿起四颗手雷和半打突击步枪弹匣。他弹出步枪的弹仓，里面已没剩几颗子弹。伴随着“啪”的一声脆响，装满子弹的弹匣被他压人弹盒。

中士抓了一把弹药、一枝MA5B型步枪，还有三颗手雷。

“十秒内加速冲出轨道。”波拉斯基说道。

“把剩下的武器弹药固定好。”士官长对洛克里尔说道，“你自己也准备一下。”

洛克里尔把这些武器弹药放入行李袋，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手扶把手站稳。约翰逊中士靠在冷冻舱上，而士官长则紧紧抓住舱壁。

“正在松开鹈鹕运兵船。”彼拉斯基说道。战舰下面传来“轰”的一声巨响。“鹈鹕运兵船已脱离。鹈鹕运兵船自动驾驶程序编制完毕。”科塔娜说。

“海鳗漂雷安装完毕，随时准备发射。”哈维逊说道。

波拉斯基说：“离加速冲出轨道还有三秒……两秒……一秒。加速！

长剑机的引擎轰然启动，船身在重压之下“咯吱咯吱”地直响，所有人在加速的一刹那身体都往后一仰。

鹈鹕运兵船冲在前头，一马当先绕过基准星的地平线，呈弧形飞回光晕残骸区。长剑机紧随其后，喷出物击打着基准星的表面，像流星雨一样砸出一个个坑穴，激起一层层薄薄的尘雾。

波拉斯基打开安装在机身左侧的对准圣约人部队巡洋舰的摄像机的显示器。“它们正等着我们。”她叫道，“要躲开它们。”鹈鹕运兵船向右侧翻滚。“加速冲向旗——”

旗舰就在前面，太近了。它一定已经预料到了他们的飞行轨道，但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掉头直接向它冲过去，否则，旗舰的位置处于他们上方，正好是开火攻击的绝佳方位。

“鹈鹏运兵船正处于前方200公里处。”波拉斯基说道。

这艘庞大的飞船把那几艘巡洋舰的火力都吸引过去了，船身冒出股

股黑烟拖在后面，有些部分已被击中蒸发。

“漂雷已发射。”哈维逊宣布，“躲避漂雷的攻击路线，飞入导航点，波拉斯基，不要碰到它们。

“明白。”她答道，“注意——正在进入。”

“烦透了。”洛克里尔喃喃自语，“战舰打来打去，火力这么密集，而我却干坐在这里，什么鸟事也做不成，只是一味听他们说注意注意，自己连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都不知道。”士官长什么也没说，但他也有这种想法。他与这个地狱伞兵一样对太空作战感到焦心，不一样的是他没有这个伞兵那么臭的脾气。

“得了。”约翰逊中士接过话茬儿说道，“马上给我闭嘴，让女士好好驾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任务记录器，然后插入一个芯片。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微型扬声器爆发出节奏强劲、尖锐刺耳的声音。

士官长听出这是一种“弹击”乐——它的前身是几世纪前嘈杂的“金属”乐。不过，它特别合中士的口味。

“现在就一枪崩了我吧，中士。”洛克里尔抗议道，“要不就把它关掉，别用那个该死的噪音折磨我。”

“好好欣赏，下士，这可是经典。”

“听它还不如去死。”

波拉斯基继续躲避攻击，长剑机翻来滚去，一会儿倾向左舷，一会儿倒向右舷。她让战机一连横滚①了两次，以躲避敌军旗舰发射过来的一枚等离子鱼雷。

①飞机在保持前进方向不变的情况下作出的水平滚转动作。

“卖弄”士官长头盔里的扬声器传来科塔娜的咕哝声。

“正在连接圣约人部队的作战通讯网络。”科塔娜在战舰的通讯频道里大声宣布，“正在进入它们的武器系统。准备行动。”

鹈鹕运兵船在前头又拦截了一枚等离子鱼雷，爆炸燃起熊熊大火，一会儿之后就消失了，犹如一团由闪闪发光的离子化金属形成的云层擦

过夜空。

敌军旗舰出现在战机前部的显示屏上——与餐碟一般大小。

“没时间玩了。”波拉斯基咕哝道。她按下加力燃烧室的按钮，飞速冲向旗舰。

由于加速过于突然，士官长与约翰逊中士一下子就被弹到了长剑机的尾部。洛克里尔虽然还是紧紧抓住把手，但身体飘起来已经快与甲板平行了。

“距离太近，飞入敌军旗舰后无法减速在发射舱软着陆。”科塔娜警告说。“真的吗？”波拉斯基恼火地答道，“难怪他们把你叫作‘聪明的’人工智能。”她把帽舌拉低一些，“驾驶的事我负责，你专心破坏它们的武器系统去。”

“它们正在发射战斗机。”哈维逊警告道。现在圣约人部队的旗舰已经充满了半个显示屏，六架撒拉弗战斗机正从庞大的机身里钻出来。“还有二十枚漂雷没爆炸。敌机进入漂雷的攻击范围。正在追踪……锁定目标……调整方向。“泪珠状的撒拉弗战斗机纷纷被炸毁，它们冒出来的一股股火苗混在了一起。哈维逊哈哈大笑，“正中目标！”

“敌舰前部武器系统与护盾均已瘫痪。”科塔娜说道，“门都打开了。”波拉斯基低语道，“它们在请我们进去，拒绝就太没礼貌了。”

敌军旗舰充满了整个显示屏。

“要撞上了。”科塔娜发出警告。

约翰逊中士站起来。士官长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于是依然躺在甲板上，用手紧紧抓住中士的一条腿。波拉斯基熄灭引擎，打开姿态调整推进器。长剑机这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机头机尾掉了个个儿。波拉斯基全速往外飞，引擎超负荷运转，发出阵阵轰鸣声。机身由于减速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士官长一只手紧紧抓住甲板，另一只手则握住中士的腿，使他不至于飞到战机的另一端。

波拉斯基把显示屏切换成双画面显示——同时监视机头与机尾。她

随时调整战机的推进器，对准旗舰的发射舱入口慢慢靠近。屏幕上那个小小的入口以极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大。“注意——注意！”

引擎“呜呜”直响，战舰的速度也在减慢……但这还不够。

他们以每秒300米的速度进入发射舱。长剑机的引擎喷射出一道道火焰，把那些手忙脚乱试图逃开的咕噜人技师都冲走了。它们装甲烷的气罐像爆竹一样炸得粉碎。

波拉斯基切断电源。战机结结实实地撞在甲板上。

士官长、约翰逊中士以及洛克里尔抱成一团，跌落在飞行员与操作员的座位上。

咕噜人拿着等离子手枪靠近战机。它们的武器正在预热，散发出绿色的光芒。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则忙着救火，修补爆裂的管道。

“发射舱上方的护盾正在重新启用。”科塔娜宣布道，“外部气压趋于稳定。请放心站起来，在机舱内走动走动。”

洛克里尔手脚并用地爬起来。“耶！”他大喊一声。这个年轻的地狱伞兵猛地拉起他MA5B型步枪的枪栓，把一发子弹塞进枪膛。“咱们开始行动吧！”

“大家干得不错，”士官长站起来说道。他准备好了自己的突击步枪，“但困难还在后头。”

它们原先蹲伏在长剑机附近保护自己不被射中，现在它们脸朝下倒在磷光闪闪的血泊之中。

士官长从舱门跳下去，翻了个跟头后双脚稳稳站住。他的运动探测器检测到他身侧有三个目标，他忽地转身望去，看到三个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他把手指从步枪的扳机上抽出来。工程师对他们没有威胁。

这种一米高的古怪生物自身能产生某种比空气还轻的气体存储在气囊里面，它们就靠它飞起来。这三个工程师盘旋在甲板上方，它们一边用触须探测那一大团乱麻般的燃料输送管，一边快速地修理着管道与燃料泵。

“还没队伍出来次迎，有趣。”科塔娜低声道，“我查看了这艘飞船的

人员名单：三千名圣约兵，大多数是工程师：咕噜轻兵有一个连：精英战士只有一百个。”

“只有一百个？”士官长喃喃自语道。

他挥手示意队伍朝发射舱后部的一扇大门前进。空气中充满浓烟与灭火用的喷雾，这使得能见度减至前方十多米。

突击步枪开火的“哒哒”声在发射舱回响。士官长端起自己的步枪，向左边转身望去。

洛克里尔看着脚下工程师那扭曲的尸体，又对着这些倒下的外星异族射出一梭子弹。

“别浪费弹药，下士。”中士说道，“它们虽然让人看了不舒服，但并没有危险。”

“现在它们是没危险了，中士。”洛克里尔回答。他抹去溅在脸颊上的几滴血液，呵呵地傻笑起来。

士官长比较认同洛克里尔对于来自圣约人部队的威胁的看法：如有可疑，杀无赦。不过，他发现这个年轻的陆战队员此时所采取的行动纯属多余……还有些外强中干。

第七章

军历2552年9月22日1750时

未知星系，光晕残骸区，一艘未知的圣约人部队旗舰上。

等离子束击打在长剑机的机身上，档风玻璃碎得到处者是。一股股发光的能量“嗞嗞”响着穿过驾驶舱，玻璃遭到它们的烧蚀后留下道道暗黑的印痕。

大队咕噜人蹲伏在没有起飞的撒拉弗战斗机与燃料箱后面。有些为了保命还在往那里冲，有些则端着枪蹿出来射出一条条惨绿的等离子束袭击长剑机。

“我来搞定它们。”波拉斯基说道，随后扭开一个开关。

长剑机的起落装置启动，升高到离地一米远后停住。“机炮准备完毕。”波拉斯基大声道，“再见了，伙计们。”

她拿起一个刻度线瞄准仪往发射舱四周扫视一遍。密集的120毫米口径炮弹像冰雹一样把咕噜人的掩体击得粉碎。燃料箱与没有护盾保护的战斗机纷纷爆炸，金属碎片与咕噜人炸飞后落在甲板上。空气爆炸激起的熊熊烈火“呼”地涌向天花板，然后慢慢熄灭。发射舱里一片狼藉，一摊摊燃料还在燃烧，咕噜人与圣约人部队工程师的尸体都已被烧焦，横七竖八，到处都是。“火灾扑灭系统启动。”科塔娜说道。

一股股灰雾从上面落下，大火一下子烧得更旺了，但很快便逐渐减弱、最后完全熄灭。

“发射舱里有空气吗？”士官长问道。

“正在扫描”科塔娜回答，“有一些灰烬，战舰的机身熔化时产生了一些污染，还有大量烟雾，但里面的空气可以呼吸，士官长。”

“好，”他转过身对着其他人，“我们进去。我领头；洛克里尔，你跟在我后面；中士，你殿后。”

“你必须也把我带上。”科塔娜说道，“我虽然已经把这艘飞船的导航

图表弄到了手，但是操纵控制装置已被人为锁定。我需要直接进入飞船的指挥数据系统。”士官长犹豫了。他的盔甲允许连接像科塔娜这样的人工智能，把她存储于一个特殊的水晶层。在光晕上，拥有科塔娜就相当于拥有价值无可估量的战术优势。

可是，她也把他盔甲的部分神经界面用于信息处理，就是说她占用了士官长的一部分大脑；而且她从光晕的计算机系统出来之后，行为就一直显得……焦躁不安。

他把不快放到一边。要是科塔娜变成了累赘的话，他就把她拔出来。

“你等着。”他说道，随即按下计算机终端的一个键，把科塔娜转储到一个数据芯片上，一会儿之后，终端出现了绿色的脉冲波。

他取出芯片，把它放入头盔后部的插槽。一阵眩晕袭来，在科塔娜跟他连接时，他的脑袋里像被注满了水银与寒冰，这种感觉他很熟悉。

“我看看，这里的空间还挺大的嘛。”她说道。

他没理会她惯常的俏皮话，向约翰逊与洛克里尔点点头：“我们走。”

约翰逊中士向侧门撞去，门滑开了。洛克里尔把步枪搭在肩上，对着舱口一阵扫射。两个咕噜人被击中，往后飞落到甲板上。它们原先蹲伏在长剑机附近保护自己不被射中，现在它们脸朝下倒在磷光闪闪的血泊之中。

士官长从舱门跳下去，翻了个跟头后双脚稳稳站住。他的运动探测器检测到他身侧有三个目标，他忽地转身望去，看到三个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他把手指从步枪的扳机上抽出来。工程师对他们没有威胁。

这种一米高的古怪生物自身能产生某种比空气还轻的气体存储在气囊里面，它们就靠它飞起来。这三个工程师盘旋在甲板上方，它们一边用触须探测那一大团乱麻般的燃料输送管，一边快速地修理着管道与燃料泵。

“还没队伍出来欢迎，有趣。”科塔娜低声道，“我查看了这艘飞船的人员名单：三千名圣约兵，大多数是工程师：咕噜轻兵有一个连；精英

战士只有一百个。”

“只有一百个？”士官长喃喃自语道。

他挥手示意队伍朝发射舱后部的一扇大门前进。空气中充满浓烟与灭火用的喷雾，这使得能见度减至前方十多米。

突击步枪开火的“哒哒”声在发射舱回响。士官长端起自己的步枪，向左边转身望去。

洛克里尔看着脚下工程师那扭曲的尸体，又对着这些倒下的外星异族射出一梭子弹。

“别浪费弹药，下士。”中士说道，“它们虽然让人看了不舒服，但并没有危险。”

“现在它们是没危险了，中士。”洛克里尔回答。他抹去溅在脸颊上的几滴血液，呵呵地傻笑起来。

士官长比较认同洛克里尔对于来自圣约人部队的威胁的看法：如有可疑，杀无赦。不过，他发现这个年轻的陆战队员此时所采取的行动纯属多余……还有些外强中干。

这艘飞船的发射舱的结构与圣约人部队的另一艘飞船——士官长最近进去过的“真理与和谐号”的内部构造差不多。低低地斜射过来的灯光照亮了黑暗的紫色墙壁，外星人的金属板上似乎镂刻着许多微微发光的几何图案，它们奇形怪状，彼此重叠。天花板呈拱状，大约十米高，这毫无必要，与人类的飞船比起来，它简直是浪费空间。

士官长注意到发射舱后部有一扇大门。

这是一扇六角形的大门，整支队伍同时进去都没问题——只是他还没傻到在敌人的地盘让大家排成这样的队形。这扇门分四个部分，当输人开门的密码后，它会从中间悄无声息地滑开。

“它通向主廊。”科塔娜说道，“我们由此可以到达舰桥。”

士官长挥手示意洛克里尔站到门的右侧，约翰逊中士站到左侧。

“哈维逊中尉，”他叫道，“你做我们的后卫；波拉斯基，开启大门的

控制装置。现在开始只许打手势。”

哈维逊冷冷地给士官长敬了个礼，然后握紧武器，仔细查看发射脸四周的动静。

波拉斯基上前蹲伏在大门中央的控制面板旁，她把帽舌转到后脑勺，又往前靠近一些，然后回头对着士官长翘起拇指。

他端起步枪，点点头，示意她接着开门。

她把手伸向控制装置——可是她的手还没碰到装置，门就滑开了。

对面站着五个精英战士：两个分别站在门的一边，子弹难以直接射到它们；第三个站在走廊的正中央，平端等离子步枪指着士官长；它后面是殿后的第四个精英战士；而最后一个则蹲伏在大门控制面板前面——与波拉斯基鼻子对着鼻子。

士官长连射两枪，子弹从波拉斯基的头顶呼啸而过。第一枪击中了走廊中央的精英战士，第二枪则射中了殿后的精英战士。这些外星士兵还没有启用它们的护盾，7.62毫米口径的子弹轻而易举地穿过了它们的盔甲。这两个精英战士转眼就倒在了甲板上。

它们站在门两侧的同伴嚎叫着发起反击。等离子步枪射出的蓝白色能量束击打在士官长的护盾上，“嗞嗞”声在发射舱里响成一片。

士官长的护盾在一点一滴地消失，头盔里的警告指示器不停地发出一波波的嗡嗡声。能量武器发射时的闪光炫得他一时什么都看不清，他极力想瞄准波拉斯基面前的精英战士，但是没有用——他看不清目标。

这个精英战士抽出等离子手枪。波拉斯基也抽出了她的随身武器。

她的速度更快——或运气更好。她打开枪套，一把抓起手枪举手就打，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颗子弹射在精英战士细长的头盔正中心。

精英战士也开了火，不过偏离了目标，等离子束落在波拉斯基身后，烧焦了那里的甲板。

波拉斯基随即把子弹全射在这个外星怪物的脸上。有两颗震得它往后退了一步，它的护盾逐渐消失殆尽，其余的子弹撕裂了它的盔甲，把它的骨头击得粉碎。

它四脚朝天地倒了下去，抽搐两下，死了。

约翰逊与洛克里尔猛烈的交叉火力射向走廊，而波拉斯基紧贴甲板很快就干掉了剩下的几个精英战士。

“这就是我所说的，”约翰逊咯咯地笑道，“一场真正的火鸡猎杀活动。”

走廊前面十米远的地方、又有十二个精英战士绕过拐角直奔过来。

“呃——噢。”洛克里尔咕浓了一声。

“中士！”士官长吼道，“大门控制装置！”士官长两个箭步奔到波拉斯基所处的位置，抓住她的衣领，把她拖出火线。等离子束落在她原先待的地方，“嗞嗞”直响。

他放下波拉斯基，拿出一颗手雷，预设好爆炸延迟时间后，对准冲过来的精英战士扔了过去。

中士瞄准大门控制装置一阵扫射，装置随即爆炸，碎片四散，大门也訇然关闭。

厚重的金属门后响起一记沉闷的撞击声，然后发射舱里一片寂静，静得令人害怕。波拉斯基挣扎着站起来，她往手枪里装上新的弹匣，手抖个不停。

“科塔娜，”士官长说道，“我们要另寻一条路到舰桥。”

一个蓝色的箭头闪现在他的头盔显示器上。士官长转身看到他右边有一个舱门，他指着舱门示意队伍行动，然后率先跑到那里点了一下控制面板。

这扇小门滑开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弯弯曲曲地伸向漆黑的前方。

他不喜欢这条路。走廊太暗太窄——是伏击的绝佳场所。他本来打算回头走原先那扇大门，但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大门门缝里不断冒出浓烟与火星，在门另一边的圣约兵企图烧出一条路闯过来。

士官长打开夜视仪，一波波绿色荧光冲淡了黑暗。没有敌情。

他停下来重新启动护盾，接着蹲下身子，背好步枪，爬进走廊。

越往里走道路变得越狭窄，它光滑的紫色表面也越暗。士官长不得不侧起身子爬过去。

“这看起来像是一条专门供工程师用的维修走廊。”科塔娜说道，“那些精英战士要想追上我们有它们受的。”

士官长一边小心而缓缓地移动着，一边含糊地应付了她一声。他的能量护盾擦过墙壁时发出一阵嚓嚓声，冒出几点火星。太窄了。他关小能量护盾，稍微宽松些的空间刚好够他挤出舱门。

随后出来的是洛克里尔，然后是波拉斯基、中士，最后是哈维逊。

士官长指了指哈维逊，接着指了指门。哈维逊皱了皱眉，然后点点头。哈维逊关闭舱门，扯断控制装置的电路。

发射舱里有几十个工程师——在这艘飞船上它们有自己的通道，这说明它们的数量非常之多。士官长在“真相与和谐号”上没有见过这样的通道。

实际上，他在那艘飞船上连一个工程师都没看到。是什么使得这艘飞船与众不同呢？从武器装备来看它好像是艘战舰……可是它却有负责飞船整修的维修人员。

“在这里停下。”科塔娜说道。

士官长停住脚步，关闭他的外部扬声器以便与科塔娜自由交谈。“有问题吗？”

“没有，交好运了也说不定。看你左下方二十米处。”

士官长眯起眼睛才注意到墙壁有一部分突了出来，形成一个圆形的开口，与他的拇指尖一般大小。“那是一个数据端口……或者是圣约人部队工程师某种专用数据端口的通道。我正从那里通过短波与红外线接收交换信号。把我拿出来插到那里。”科塔娜说。

“你肯定吗？”

“我跟你在一起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然而我一旦与这艘飞船的作战通

讯网络有了直接联系，就可以渗透进去接管它们的系统；同时我也许可以控制附属系统，给你争取时间。你仍必须赶到舰桥去，通过手工操作让我进入它们的控制系统。”

“只要你有把握。”

“我什么时候没把握过？”她有些恼怒了。

士官长通过神经界面可以感觉到她的不耐烦。

他从头盔的插槽取出科塔娜的数据芯片。士官长感觉到她离开了他的大脑，热量重新涌入头部，随着心跳的节律一起搏动……盔甲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了。 他把科塔娜的芯片插入圣约人部队的数据端口。

洛克里尔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低声说道：“你就是给钱我也不会把那种东西插进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

士官长对着他的脖子挥手做了个砍下去的动作，这个陆战队员马上不做声了。

“我进去了。”科塔娜说道。

“情况如何？”士官长问道。

停了有半秒钟。“与我想的……不一样。”科塔娜回答，“沿这条路往前走三十米，然后左转。”

士官长示意队伍前进。

“与我想的太不一样了。”科塔娜喃喃自语道。

科塔娜是专为入侵软件而建造的。军情局三处设计的每一个伎俩与密码破解运算法则都被编入了她的程序，而她又凭自己的能力掌握了更多的技巧。她就是个终极神偷与电子间谍。现在她溜进了圣约人部队的系统。

长剑机冲向旗舰时，她第一次进入它们的网络可谓轻而易举。那时，她把它们的武器系统设置为自诊断模式，圣约人部队查清问题后迅速重新设置了系统——但是这已经给波拉斯基提供了宝贵的几秒钟，使她虽然反应迟缓（人类的反应都这样慢），却也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发射

舱。

“情况如何？”士官长问道。现在科塔娜的那份惊奇已经消失，系统的反入侵系统正保持高度戒备。她似乎感到眼下有个什么东西在系统里巡查，那个东西好像在用细微的探针触探科塔娜藏身之处。它探查一阵后，又缩了回去。

感觉好像是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在系统里游走。一个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以前从没有有关外星人工智能的报告。这种可能性激起了她的兴趣。

“与我想的……不同。”她终于回答道。

她扫描了飞船系统中存储的每一张示意图，然后飞快地逃过飞船三千个监视系统的监视，挑选了一条从当前位置到达舰桥最短的路径，把它存入偷来的三级系统缓存中。她让自己的某些区块同时执行多项任务，然后继续分析飞船的构造与子系统。

“沿这条路往前走三十米，然后左转。”

科塔娜控制了飞船外部的摄像机，侦察到太空中那六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它们停止了对长剑机的追逐，现在盘旋于旗舰右舷一百公里处。一艘艘奇怪的“U”型运兵船从这几艘飞船里发射出来，一窝蜂地涌向旗舰。麻烦即在于此。

在旗舰内部，她发现十二队猎杀型精英战士正在扫荡各个走廊。她破坏了飞船的跟踪系统，制造出士官长及其队伍的电子幻影，让他们沿着通往船头的通道行进：UNSC的指挥控制中心一般就设在船头。也许这样她能尽情地耍耍那些精英战士，让它们追了老半大后什么也找不到。

她把敌人的方位坐标上传到士官长的头盔显示器里。

通过数据流反馈回来一个具有挑逗性的信号。

科塔娜锁定那个反馈源，仔细倾听，辨认出那个信号是非随机模式，随后切断了与它的联系。不管这个系统里还有什么东西，她都没有时间与它捉迷藏。

科塔娜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无力与一个可能存在的敌军人工智能一

比高低。她已经从光晕的系统里吸收了巨量数据，这些永远值得保留的记录包括：光晕的控制与维护，关于洪魔的宇宙生物学特征，以及一些关于圣约人部队深为敬重的神秘“先贤”的零散信息。一刻不停地对这些信息进行检验、校对、整理，要花上她一个星期的时间……更不用说理解了。

虽然这些数据都经过了压缩，但她的储存空间还是趋于饱和，并且占用了她通常保留下来用于信息处理的光脑子系统。她老是怀疑压缩文件时是不是过于匆忙——担心光晕的数据可能被破坏了。

实际上是她拷贝的大量信息使她臃肿不堪，才导致了她的运行速度减慢，效率降低。

她没向士官长提起这事。科塔娜对自己的智慧极具信心，打心眼儿里不愿承认自己被这些数据拖慢了；但如果还是像什么变化都没发生一样照常运作的话，会显得更愚蠢。

她发了一个困塞信号来破坏“另一个智能体”与她取得联系的企图。

在她的一部分意识检验飞船的构造时，发现有另一条路通往舰桥。愚蠢。她应该一下子就注意到它的，但是这个通道在图表上被划归为应急系统。它是一条很小的走廊，尽头连着一套逃生分离舱。这条线路与一个控制通道共用一个出口。

“士官长，另有一条路通往舰桥。”

“收到。稍等。”通讯频道里传来一阵扫射声，然后静了下来。“继续，科塔娜。”

“正在上传路线。”她说道，“我认为你穿着盔甲通不过这条新路，建议你兵分两路，齐头并进，这样会大大增加到达舰桥的机会。”

“明白。”士官长说道，“波拉斯基和哈维逊跟我；约翰逊和洛克里尔，你俩走逃生舱那条路。”

她继续与两个小队保持联络，同时跟踪圣约人部队几支队伍的相关位置。她又复制了一些幻影信号来迷惑敌军。

科塔娜接收到的旗舰与巡洋舰之间的通信带宽①越来越大。报告入

浸者——请求增援——一个传回本部星球的警告。它们有好几次提到“圣者”。令她感到好笑的是，那些情报试图加密以免遭截获。她满腹狐疑，觉得有必要调查清楚圣约人部队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要藏着掖着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①带宽是指网络上每秒能通过的最大数据量。

她一边破解上述信息以及其他可资前后参照的信息，一边把它们分类归人通讯频道的信息存储器。这时，她观测到旗舰侧面的传感器上闪过一道能量尖峰。右舷有一艘巡洋舰往远处飞去，它掉转了船头，引擎闪耀着火花，周围的黑暗泛起一片铁蓝色的光芒。这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加速朝前飞去，撕裂了黑暗，最后消失在跃迁断层空间里。

科塔娜记录下它们离开时的矢量以备将来参考……这可能会给确定它们大本营所处的方位提供线索。

圣约人部队竟然会请求增援，这让人大惑不解。它们的士兵极其高傲，几乎从来不会从战斗中退却。它们不会请求增援……不会为它们自己而请求、那么，这艘飞船，尽管装备得像条战舰，可是配备的人员却不像是来打仗的。它只带了几百名战斗人员，工程师倒是有一大帮。

科塔娜思索这些事时，继续发出阻塞信号应付系统中另一个物体的探查。她希望自己的行动能掩盖多久就掩盖多久。另一个物体的信写变成了一系列贝塞尔函数②，她随即进行校对以免露出破绽。

②利用柱坐标求解涉及在圆、球与圆柱内的势场的物理问题时出现的一类特殊函数。

她利用圣约人部队自己的导航计算机自动处理这个程序，然后移动士官长及其手下的电子幻影以迷惑正在追赶他们的精英战士。

同时，她继续研究圣约人部队的飞船与它的系统——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关于它们先进的跃迁断层空间驱动装置以及武器的信息，能使人类的科技向前跃进几十年。

“科塔娜？”士官长的声音使她从全神贯注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她听到等离子束的爆炸声与自动武器的射击声。“我们遭遇到身穿隐身服的精英战士，需要在这个交叉点周围找到出路。”

她忽略了精英战士的屈光技术。她做的事情太多，弄得自己心力交瘁，应接不暇。她停下对圣约人部队科技的研究，在交叉点周围给士官长找到了一条出路。

她重新启动与人类的通信装置以及路线草拟程序，说道：“你右边的检修门，士官长。往下走三米，正前方五米，左转，然后再往上。”

她听到一声爆炸。“搞定。”士官长说道。

科塔娜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士官长。她中断其他搜索，仔细察看飞船的图表。她得找到她能派上用场的什么东西。一枝武器也好，一个阻止敌军的方法也好——就在那里：空气预处理程序的备份端。与其他系统不同，它被划分为低优先级，安全防护级别也低。

她在一微秒的时间之内算出一二十万个圣约人部队所用的密码，成功破解了这个系统。她首先把士官长及其队伍所处的走廊上的通风口连接至空气流通主系统，然后指令抽气泵运行程序抽出飞船其余部分的空气。

飞船87%的通道气压陡然下降，整个计算计系统得警报装置纷纷发出一闪一闪的光芒。她把它们统统关掉。

系统中的那个未知智能体试图关闭抽气泵。她对它发送的信号进行封锁，给安全系统重新设置了一个密码：我们遗憾地通知你。

她听到这个人工智能体尖叫起来，一波又一波的回声在她的处理器里激荡。她熟悉这种声音——听起来像是人发出的，不过被严重扭曲了。

她扫描一遍飞船上的摄像机，看见咕噜人痛苦地长声尖叫，摔倒在地上，它们的呼吸器由于外部气压降低而漏出了甲烷。工程师全身变成蓝色，行动迟缓，然后死掉了。它们飘浮在空中，触须卷曲着，似乎仍想找个可以粘附的东西。猎杀型精英战士停在走廊里，用手扼住自己的喉咙，张开下颚试图咬住已被抽走的空气，不久它们就倒在地上窒息而死了。

这时，一道脉冲自她的道德子程序传过来，发出一个中断指令，意图使她停下来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但是，科塔娜知道现在不是敌死就是我亡，于是她更改了道德程序发送过来的信号路径，然后把这个程序

关闭了。她不能被这些婆婆妈妈的顾虑拖慢速度。

“士官长。”她在通讯频道里低声说道，“请注意我现在上传到你导航系统里的通道都被放光了空气，进入那些地区你的手下都会丧命。”

士官长停了有三秒钟，然后答道：“明白。”

利塔娜对圣约人部队牵涉到“圣者”的信息进行解密，但在解密程序运行一圈后不得不中止。它们所用的语言异乎寻常地华丽——比起精英高级官员所写的华丽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要一个字一个字把它们都翻译出来是不可能的，但她查明某个重要人物预计要到光晕残骸区来。很快。

这个来访者是如此重要，现在这些圣约人部队的战舰不过是先遣队，更多的飞船还在后面，有上白艘。

“士官长，”科塔娜说道，“我们可能有麻——”

“听我说，科塔娜，”士官长打断她，“我们现在正位于指挥中心门外。你能否告诉我里面有多少人？”

“不能。它们关闭了舰桥的传感器。”她答道。

“你们都听到了科塔娜的话，”士官长对他的同伴说道，“做好最坏打算。中士，你和洛克里尔各就各位。”

“明白。”约翰逊中士低声道，“已就位，我要把圣约人部队的屁股踢烂。”

“我们打算在这端把门炸开，科塔娜。准备。”

科塔娜注意到旗舰边上的传感器能量奔涌。圣约人部队的那几艘巡洋舰掉转了头，它们的等离子大炮已预热完毕，就要开火了。

“士官长。”科塔娜说道，“赶快！”

“我要扔等离子手雷了。”士官长在通讯频道里说道，“注意！扔出去了，快隐蔽！”

士官长扔了两枚等离子手雷，它们像镁带燃烧一样冒出炫目的火

焰，然后就粘在封闭舰桥的合金隔离门上——这是这种外星武器最有用的特性之一。他迅速奔到走廊的拐角，站在哈维逊与波拉斯基面前充当他们的盾牌。　　五秒钟过去后，一道闪光照亮整个走廊。士官长回到门边。在手雷爆炸处，大门闪耀着镜子般明亮的光芒，但是它们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破坏。

一百个手雷也炸不开这些门——但是，圣约人部队的等离子手雷在爆炸时毁掉了电子设备与保护装置。士官长把套在盔甲里的手指插进门缝——但愿维持大门关闭状态的发电机与保护装置都被摧毁了。

他使出浑身的力气试图依靠这个缝隙把门拉开。它们滑开几厘米，然后又停了下来。士官长调准站立的方位，接着再次用力把门往两边拉，但是门纹丝不动。

士官长的运动探测器上出现警告性的脉冲波——门的另一边有敌军在活动。

他把突击步枪的枪口插进狭窄的门缝后扣动扳机，弹出来的弹壳“咔哒咔哒”地跌落在地板上。

一声嚎叫从门那边传来，一缕青烟飘出门缝。

士官长背好步枪，接着双手抓门，屈臂，拉——这次，两扇厚重的金属门总算挪窝了。

一道等离子束擦过他的护盾，炫得他头昏眼花。他没去理会，闭上双眼继续用力把门拉开。又一道等离子束射过来，击中了他的胸脯。

两扇门被拉开半米远——够了。

他滚到一边给他的护盾补充一段时间能量。

没有反应。盔甲的警报装置仍持续发出脉冲。他眯起眼睛透过那些游移在视野中的发光点扫视了一遍损害报告——雷神锤盔甲的内部温度超过60℃。士官长听到盔甲里的微型制冷压缩机“吱吱”地叫个不停，它正试图通过制冷把温度降下来。

“陆战队员！”他大喊道，“火力压制！”

“是，士官长！”洛克里尔答道。他单膝着地，对着门的开口扫射起

来；约翰逊站着开火，子弹从洛克里尔的头顶上“嗖嗖”地飞过。

士官长重新启动他的护盾控制软件。

还是没有反应。他的护盾系统瘫痪了。

射击停止。“搞定。”洛克里尔说道。

“进去。”士官长说道。

他冲进室内，跨过他面前那个死在地板上的精英战士。它的尸体已经被撕裂——它是在试图不让大门被拉开的时候被打死的。

士官长扫视了一遍房间。房间呈圆形，直径二十米；中央有个悬在空中的平台，直径十米，四周是全息操纵面板。这个平台浮在甲板里的一个凹坑上方。这个坑里有炸裂的光纤线路，还有三个被吓得缩作一团的圣约人部队工程师。

“不要杀死这些工程师。”科塔娜警告道，“我们需要它们。”

“明白。”士官长回答，“听清命令了吗，洛克里尔？”

通讯频道没有立即传来洛克里尔的答复，停了一会儿他才说道：“明白。”

环形墙壁上，从甲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显示器上充满各种各样的图表，还有圣约人部队稀奇古怪的标记，这表明了旗舰的身份。同时，它们也显示出周围的空间状况，可以看到圣约人那五艘留下没走的巡洋舰正在逼近。

士官长的周边视觉①察觉到了异常：从墙上的显示器里出来一个身穿乌黑盔甲的精英战士，它的隐身服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它大步向士官长奔来，一边发出挑衅的吼叫声。

①视网膜周围区域的视觉称为周边视觉。这些神经细胞对光强度的变化敏感，它帮助我们注意运动物体。

士官长一把抓起步枪扣动扳机。三颗子弹呼啸而出，然后空仓挂机，弹药计量器上显示出“00”没子弹了。

子弹击打在精英战士的护盾上冒出一串火花，幸运的是有一颗子弹穿透护盾打在了它的肩膀上，紫黑色的鲜血滴落在地板上，但它对这个伤口毫不在意，一刻不停地直奔过来。哈维逊冲进房间举枪瞄准精英战士。“不许动！”他大喊了一声，同时用拇指打开了武器的保险。精英战士抽出一枝等离子手枪朝中尉就是一枪——但它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士官长。

哈维逊骂了句娘，在等离子束向他袭来前赶紧跳出了房间。

士官长换了一种手势握枪，身体下蹲准备搏斗。即使护盾失灵了，他还是有信心打败这个孤身一人的精英战士。

精英战士拿掉头盔，把它丢在一边，很快等离子手枪也被“吧嗒”一声丢在甲板上。它身体前倾，嘴巴咧开像是在笑〔士官长是这么猜的）。它迅速逼近，约翰眼前亮起一道闪光，只见一把蓝白色的光剑赫然握在它的手里。

精英战士高举光剑冲过来。

第八章

军历2552年9月22日1802时

未知星系，光晕残骸区，圣约人部队一艘未知旗舰上。

士官长在“嘶嘶”作响的光剑砍来时闪身避开，接着朝精英战士俯冲过去，挥起枪托重重地们在它的上腹部。

精英战士痛得直不起腰来，士官长又举起枪托砸向它的头顶……

可惜精英战士往后一滚躲开了。光剑再次砍来，士官长还没看消楚，手中的步枪已被劈为两截。他把这枝报废的MA5B丢到甲板上。

剑锋裹挟着白热化的能量呼啸而至，差一点就劈中了士官长。雷神锤盔甲的内部温度急速蹿升。

士官长不能冒险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一味跳跃躲闪，因此他做了一件最让精英战士意想不到的事：突然欺身近前，抓住了它的两只手腕。

精英战士手臂上的一块块肌肉坚硬如铁，它极力挣扎企图挣脱士官长的掌握。士官长用劲扭住这个外星人持剑的手，迫使剑锋移到一边——但是他的力气大部分都耗在这里，因此他不得不减少使在它另一只手上的力气。

光剑再次发威，劈向士官长的头部，剑锋几乎是贴着脸皮擦过，两者相距只有几毫米，使得他的头盔显示器上出现了一波一波的静电。

光剑就是白热化等离子形成的一个扁平三角形，这些等离子被限制在由剑柄发射出的电磁外壳里。士官长亲眼见过这种武器把一个个身穿战甲的地狱伞兵劈为两半，A型钛合金盔甲也被戳得千疮百孔。

更糟的是，这个精英战士狡猾强硬，训练有素——并且它没有在光晕上毫不停歇地作战。士官长现在觉得每一处伤口都在拉扯着身上的肌肉，拉伤的肌腱也痛彻心肺。

哈维逊与波拉斯基跑到舰桥上，他们手里虽然握着枪，但由于怕误伤士官长而迟迟不敢开火。

“走开，士官长！”哈维逊喊道，“见鬼，否则我们瞄不准目标！”

说得轻巧。要是他放手的话，精英战士不把他劈为两截才怪。

士官长“哼”了一声，使劲把精英战士的背部转向他们。

这个外星怪物反抗了一会儿，接着往后退去——而不是继续抵抗——正好退到士官长两个队友的来路上。

精英战士飞快地调整光剑的角度，射出的能量弧劈向哈维逊与波拉斯基。

哈维逊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光剑把他的手枪切成两半后击中了他的胸部。波拉斯基骂了句“该死”，朝它一枪打过去，但子弹从它的护盾边一掠而过。

这个怪物朝子弹的来处瞥了一眼，然后怒气冲冲地用它充满喉音、颤音的语言吼叫起来。

“把中尉弄出去。”士官长喊道。他提起一条腿，在膝盖顶到胸部后，猛地向前踹去。他的靴子踹进了精英战士的胸甲。这个外星怪物的能量护盾顿时闪出一阵耀眼的光芒，然后逐渐暗淡。它的胸甲像受到沉重一击的瓷器散成了碎片。

精英战士踉踉跄跄地往后退去，拖着士官长也一齐后退。它咳出的紫黑色鲜血弄脏了士官长的面罩，模糊了他的视线。它的脚踩到了地上的什么东西——是它丢掉的头盔——它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他俩同时摔倒在地。士官长依然紧紧抓住精英战士握剑的手臂，然而外星人的另一只手却挣脱了，它用这只手抓起掉在地上的等离子手枪。枪口射出一道惨绿的能量束。

士官长在手枪开火的时候急忙滚向右边，等离子束弧线飞过去，击打在他后面的显示器上溅射开来。

这些显示器的画面开始闪烁，接着产生了强烈的光亮，冒出大量的火星——它们的机件被能量束熔化了。然而就在这些显示器的图像完全消失之前，士官长看见圣约人部队的一艘巡洋舰开火了。等离子能量束像长矛一样划过太空直奔旗舰而来。

士官长与精英战士都挣扎着爬起来。士官长一拳击落等离子手枪，它“啪嗒”一声掉到了控制中心的另一边。

精英战士张开嘴巴猛地咬住士官长。它现在发怒了，或者是发慌了……士官长感到它咬得越来越紧。

他抓住精英战士的手不再那么有力。

精英战士后面有人在活动。约翰逊中士与洛克里尔仍在努力把舱门拉得更开一些。

“中士——准备开火。”

“准备就绪，士官长！”中士在门的另一边大声喊道。

士官长加劲握紧精英战士持剑的手臂，前臂顶住它的喉咙，迫使它沿着舰桥一路往后退。最后他把这个狗东西用力撞到舱门开口处。

光剑划破士官长的盔甲，保护上臂的合金被熔化了。

“中士，马上！开火！”

爆炸声在舱门边响起，声音显得异常沉闷，这是因为子弹直接射进了精英战士的背部。这个怪物咆哮连连，躯体因痛苦而变得扭曲，但它并没有放开士官长。这个外星战士来回拉动光剑，刀刃在士官长的手臂上割得越来越深，雷神锤盔甲那坚硬的外壳都被割破了，减震凝胶从伤口渗出来……其中混合着士官长的鲜血。

“继续！开火！”

精英战士残破的胸甲被子弹射穿了孔——碎裂的盔甲与肌肉溅了士官长一身。

士官长使劲把精英战士往舱壁一推，它撞在一块控制面板上，面板则被撞得直冒火星。通往逃生走廊的大门“嘶嘶”地滑开，精英战士朝后打了个趔趄。

这个怪物失去了平衡，士官长终于占了上风。他推着精英战士连连后退，把它的手臂摁在舱壁上一拳一拳捶下去。外星金属舱壁发出铜锣般的响声，光剑从精英战士的手中掉到了地上。剑的能量渐渐消失，最

后变得毫无光泽，这件武器的故障自动保险①使它永远失去了作用。

①当机械或电源出现故障时，能自动提供安全保障的装置。

士官长步步紧逼，这个外星人节节后退。甲板上到处是血，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最后他迫使精英战士转向右边，接着一记重拳径直打在它受伤的胸脯上。

精英战士疼痛难忍，大声嚎叫起来，接着纵身往后一跃，跳进一个没关门的逃生舱中。

“你给我下去吧。”士官长说道。他按下一个控制钮，舱门猛地关闭。在固定夹松开的时候，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接着逃生舱呼啸着飞离了船身。

士官长呼出一口气。汗珠流进他的眼中，一时模糊了他的视线。

“干得好，中士，洛克里尔。”他气喘吁吁地说道。他的肩膀被烧伤了。他试图让它活动活动，但它已经变得很僵硬，一点反应都没有。

飞船突然倾斜。

“右舷前甲板遭到等离子攻击！”科塔娜大声叫道，“护盾的能量下降了33%。”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令人惊奇的辐射特性。士官长，你必须关闭超驰控制装置，以便由我控制飞船。”

哈维逊与波拉斯基大步向士官长走来。哈维逊的手抓着胸部，脸因疼痛而变得扭曲。波拉斯基把手放到士官长的肩上。“你伤得不轻……”她低声道，“我去鹈鹕运兵船拿急救箱，然后——”

士官长耸肩摆开她的手。“以后吧。”他看到她的表情一下子就从关切变成了……怎么说呢？恐惧？迷惑？

“科塔娜，告诉我该怎么做。”士官长说道，同时迈步走向舰桥中央那座高高在上的平台。“波拉斯基，你与哈维逊去把另一扇舱门打开。”

“是，是。”波拉斯基咕哝道，声音显得很不自然。她与哈维逊走到舱门边开始工作。

士官长看着这些操纵面板。他的手放在它们上方时，那些本来是二

维平面的操纵装置就会上升，变成一个由奇特的圣约标记形成的三维网。“在哪里？”他问道。

“你的手往右移半米。”科塔娜答道，“再往上移二十厘米。那个操纵装置。不，往左一点。”她叹了口气。“就是那个了。拍它三下。”

士官长碰到它时，它的表面发出几道暗淡的光线，接着一下子就变成了耀眼的红色与橘黄色，最后慢慢冷却，变成了明亮的蓝色。

“它已经启动，”科塔娜说道，“导航操纵装置正在连线。我终于可以开动这个家伙了。大家注意！”

飞船斜向左舷。只见功能完好的显示器上又增加了四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它们紧追不舍——并且开始进行火力攻击。

旗舰加速前进，但是等离子鱼雷划出道道弧线扑过来，咬住他们不放。“不好，”科搭娜说道，“我无法使我们飞得更快。它们就要击中我们了……除非我们能设法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一个显示器里传来一波波有节奏的颤音，随后发出一道耀眼的红光。

“噢不！”科塔娜惊叫道。

第一枚等离子鱼雷撞在护盾上，暗红色的火焰充满了显示屏。

“‘噢不’是什么意思？”哈维逊问道。

飞船的跃迁断层发生器没有反应，”科塔娜回答，“导航控制装置关闭是个假象。肯定是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搞的鬼，它引诱我来到这里，而它却早已把驱动装置与核反应堆的耦合器断开了。我怎么操纵都行，可以给跃迁断层发生器下达指令——但是系统没有电力的支持，飞船哪里也去不成。”

“竟然有个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哈维逊咕哝道，惊奇得眉毛都竖立起来。

“上传电力藕合器的方位坐标。”士官长说道，“这事交给我去办。”

又有两枚等离子鱼雷装在护盾上，护盾发出炫目的光芒。“能量护盾

正在消失。”科塔娜说道，“注意！”

最后一枚鱼雷也击中了旗舰。船身温度急剧上升，等离子体把一层层的装甲板逐渐熔化掉。随着团团超高温的金属蒸汽排出飞船，飞船也跟着翻滚起来。

“再被那样击中一次飞船就要报废了。”科塔娜说道，“飞船正全速前进。”

“电力耦合器的方位坐标，科塔娜。”士官长坚持要求道。

一条线路出现在他的头盔显示器上。这几间控制室在舰桥之下二十层。

“没用的，”科塔娜对他说道，“下面肯定有许多猎杀型的精英战士等着你。即使你把它们都消灭掉了，也没办法及时修理好电力耦合器。我们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技术。”

士官长朝舰桥四周看了看。必须找到办法，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

他从中央平台的边缘探出身体，抓起下面一个蜷缩的工程师。他提着它飘浮的衣服把它拖到上面。这个外星生物不断地扭动躯体，连声尖叫。

“我们也许没有技术。”他说道，摇了摇手中的工程师，“但这个东西有。你能与它交流吗？告诉它我们需要什么？”

科塔娜没做声，过了一会儿她才答道：“有那么一套语际交流设备在圣约人部队的词——”

“你就告诉它我要带它去修点东西。”

“好吧，士官长。科塔娜说道。

一阵尖锐的卿卿声从舰桥的扬声器里传出来，这个外星工程师听后六个眼睛睁得溜圆。它不再扭来扭去，而是用它的触须紧紧缠在士官长身上。

“它说‘好，和‘赶快’。”科塔娜告诉他。

“其他人都留在这里。”士官长说道。

“如果你非要坚持的话。”哈维逊喃喃说道，他的脸色煞白，胸脯上的伤口血流不断。士官长望着约翰与洛克里尔：“别让圣约人部队重新占据舰桥。”

“没问题，士官长。”约翰逊中士响亮地答道。他说完后一脚踢在死去精英战士的牙齿上，然后“啪”的一声给他的MA5B新装了一个弹匣。他猛地一拉枪栓，朝房间开了一枪，然后全副武装站定。“那些圣约人部队的胆小鬼要想踏入这全房间，就必须先在我面前跳一曲探戈。”

显示器上显示圣约人部队的两艘巡洋舰又开火了。

士官长看着等离了束向他们奔过来，火焰照亮了周围漆黑的太空。“科塔娜，多给我争取些时间。”

“我会尽力的，士官长！”科塔娜答道，“但你最好尽决行动。我的选择不多了。”

科塔娜非常恼火。她竟让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存在于系统中的另一个物体无疑是个人工智能——愚弄了她。由于导航系统的防范程序设置得很简单，因此她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进到了里面。她从没有对飞船的系统做过一次全面检查，总以为只有自己才会在这里搞破坏。如果她专心致志的话，就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她对飞船的系统逐个进行了检查，然后使用自己的安全措施将其隔离开来。

科塔娜中止了自己既怒且愧的情感程序，专心保护飞船不再受到攻击，保全士官长的性命。不行……经过重新考虑后，她又恢复了自己的情感程序。她这个存在于智能模饭上的程序具有“直觉”能力，它在战斗中弥足珍贵，不可或缺。

她操纵旗舰飞向临界星，一颗巨型气态行星。这个星球的磁场可能会消弭等离子束的威力——只要她有胆量飞得够近。

科塔娜把船头护盾的能量转移到船尾，围在旗舰四周的护盾也随之变了形。接着，她把七座等离子大炮都转向船尾，发射了两枚等离子鱼雷拦截圣约人部队不断射来的鱼雷。 等离子大炮的温度越来越高，最后

它喷出一股股炙热的火焰——但是只射出几米远就分散成暗红色的云雾，然后逐渐变稀变薄，最后完全消失了。

她看到有一个子系统连接在武器控制装置上：附属磁场增效器。圣约人部队就是靠它来确定等离子体的形状并引导等离子束的发射方向，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精确聚焦透镜。然而，这里有个东西不对劲——这个东西的名字出现在这个系统的目录里，但它的应用软件却被清除掉了。

科塔娜发誓要是捉到这个专门伺机搞破坏的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就把它一行一行地删除掉。

不了解引导磁场的运作原理，发射等离子大炮与放烟花没什么区别，一点威力都没有。

然而，圣约人部队发射过来的等离子束能量集中，就像是一个个小太阳。它们追上旗舰，击打在船尾的护盾上，闪烁着炫目的光芒。它们在银色的能量盾牌上沸腾翻滚，直至护盾变暗，消失。

等离子体把船尾的一部分船体熔掉了，好比滚水溶化食盐一样。科塔娜能够感觉到空气减压时发出的沉闷撞击声。

她查看了一下士官长。他的信号仍留在船上，他的生理监测仪表明他还活着。

“士官长，你到那里了吗？我打算实施最后一个计划。”通讯频道里只有静电噪音，过了一会儿士官长才低声答道：差不多了。”

“注意安全。你的盔甲破了，再也不能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中行动自如。”

他的确认灯闪了闪。

科塔娜使飞船上的核反应堆超负荷运转，并设计了一条绕临界星飞行的路线。她必须进入临界星大气层的外围，那里的热量、电离子以及星球的磁场可能保护他们免遭等离子武器的攻击。

旗舰向下进入临界星稀薄的云层。朵朵云彩或是由白色的氨气凝成，或是由珑珀色的氢硫化铵组成，它们犹如条条飘带蜿蜒游荡于空

中。一团紫红色的磷化合物被旋风卷起，一道弧形的闪电划过长空，照亮了大气中一层淡蓝色的冰晶。

但是，他们的飞船已经失去了护盾，在它擦着临界星的上层空间飞行时，船身的温度因摩擦而高达300℃。

从船尾摄像机上，科塔娜看到正在追来的圣约人部队飞船又一次开火，能量束扑过来，就像一群猛禽凶狠地扑向猎物。

“有本事就过来抓我。”她咕哝道。

她调整旗舰的仰角，让船头朝上，使飞船略微上升。她把注意力集中在温度越来越高的飞船尾部，只见船尾拖着一条不断翻滚的超高温尾气。

“科塔娜？”波拉斯基说道，“再往下的话，我们就可能无法冲出轨道了。你太靠近行星了。”

“我知道我们所处的轨道，准尉。”她一说完就关闭了通讯频道。她最烦别人教她要怎么飞。

最前面的那道等离子束追上了他们。它紧紧跟在后面，在接触至大气后随即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旗舰往前一跃，落进不稳定气流中，而等离子束的能量则被消耗殆尽，不能进一步对他们造成伤害。在旗舰后面是一个伸展开来的带状物，长达几百公里，那是临界星表面上一个火红色的巨大裂缝。

科塔娜为取得的胜利兴奋异常——但很快就恢复了冷静。

目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飞船在受到爆炸的冲击后改变了航线。热量与压力巨大的冲击波使大气变得稀薄……刚够旗舰再往下飞700米。一束束冰晶向船首涌来。

现在他们已经深陷在这个星球，再没有足够的能量冲出轨道。他们会盘旋着进人大气层，最后被临界星巨大的重力压得粉碎。

士官长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双脚稳稳地落在“地上”。升降梯里已没有了重力，要穿越这些层层叠叠的甲板就显得容易了许多……他只需要跳来跳去，检查这部分飞船的电力是否可以恢复。抓住他肩膀的工程

师轻轻敲了一下墙上那个不大的控制面板，升降梯底部的门“吱吱”地叫着慢慢往两边滑开。

有意思的是，这个外星生物并不在意约翰是什么或是谁。难道它不知道人类是敌人？很明显它一点也不笨，可以沟通。也许它不在乎什么敌人或盟友，也许它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前面是一道走廊，五米宽，天花板呈弯窿形。走出最后一道拱门之后就进入了核反应室。走廊与室内的照明灯都没亮，然而沿着反应室远端的墙壁下排着一列十米高的反应线圈，它们放射出一道道蓝白色的电光，在墙壁上投下清晰的影子。士官长调好他的夜视仪以消除反应堆发射出来的光亮。他分辨出几个箱子与其他机器的轮廓，他也看到墙上有一个阴影在动……这明显是一个咕噜人摇摇摆摆走路的懒散姿势。然后动作消失了。

有埋伏，毫无疑问。

他停住脚步，仔细倾听。他听到至少有半打咕噜人的喘息声，然后是一阵尖锐不安的吱吱声，这种怪物一兴奋就发出这种声音。

这让士官长松了口气，看来这里没有精英战士。要是有精英战士在的话，咕噜人会噤若寒蝉，不至于这么没有纪律。

然而士官长还是有点犹豫。他的护盾已失效，盔甲也有损伤。他感觉时间仿佛过去了好几年，而他就这样几乎一刻不停地战斗着。他不得不承认，自已的忍耐力已达到了极限。

优秀的战士总会谨慎地评估战术形势——而目前看来，他所处的形势就非常严峻。他万一被一道等离子束注中，他的手臂、肩膀就会造成三度灼伤，这样一来他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使咕噜人把他干掉有机可乘。

士官长屈了屈受伤的肩膀，马上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他抛开痛楚，集中精神思考如何才能赢得这场战斗。与圣约人部队最强悍的战士较量他没倒下，与洪魔决战他也没落败，要是现在死于一小撮咕噜人手中，那对他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士官长，”科塔娜在通讯频道里说道，“你到那里了吗？我打算实施最后一个计划。”

士官长低声答道：“差不多了。”

“注意安全。你的盔甲破了，再也不能在危险的环境中行动自如。”

他按亮确认灯回复科塔娜，然后专心思考眼前的难题。使用手雷不行，等离子手雷或破片杀伤手雷在反应线圈附近爆炸会破坏它们的保护壳。

那只剩下设陷阱——以智取胜。

也许他还是要使用手雷。士官长把一枚等离子手雷放在升降梯中央，接着取出剩下的两枚破片杀伤手雷，把它们也放在一旁他沿着梯壁摸索，不久就找到了他所需的东西——细如毛发的光纤。他拔出三米长的一段。

工程师对他的破坏大为生气。

士官长把这条光纤穿进破片杀伤手雷的拉环里，将拉环末端固定在离地板十厘米的地方，而手雷则被卡进门缝里。

陷阱布置妥当，现在只差一个诱饵。

他把一枚等离子手雷放在远处的梯壁上，一把拉开拉环。

他迅速挤进走廊。距爆炸还有四秒。飞船的这一部分还有重力，因此士官长不能飘起来。走廊里阴影重重，他融入其中后继续沿着廊壁往前冲了两米，然后在第一个支架内侧停住脚步。三秒。

一个咕噜人发出一声惊叫。一道等离子能量束“嗞嗞”地响着射向走廊中央。

两秒。

士官长摸索着从肩膀拿下工程师，把它紧紧按在支架与廊壁的交汇处。

一秒。

工程师“唧唧”地叫了一阵，然后安静下来，也许它察觉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等离子手雷爆炸了。一道强光闪现，照亮了整个走廊与远处的核反应室。

其余的咕噜人也大喊大叫起来。等离子束与结晶弹充满通道，一股脑儿都射进了升降梯。

接着咕噜人停止了射击。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从箱子后面出来向前爬去。它发出一阵紧张的笑声，犹如狗吠一般；然后见没遇到任何抵抗，就摇摇摆摆地向升降梯走去。

另有四个跟在后面，它们从士官长旁边走过，浑然不知他就躲在廊壁的支架后面，离它们还不到半米远。

它们靠近升降梯，先用鼻子乱嗅一气，然后走了进去。

手雷拉发线将破片杀伤手雷的拉环拉掉时，轻轻地发出“砰”的一声。

士官长用身体盖住工程师。

一个咕噜人长声尖叫，叫声中充满恐惧。它们转身就跑。

两枚手雷同时爆炸，封锁住了升降梯的出口。沿着走廊到处都是飞溅出来的碎肉与金属块。

一枝针弹枪滑过来，停在一米远的地方，它被摔裂了，能量线圈暗淡无光。士官长一把抓起它——在他弯下腰的时候，正好一道等离子束从他的头顶呼啸飞过。他退回到支架形成的掩体内，试图启动这枝武器，但不幸的是，它一点反应都没有。

工程师用一根触须缠住针弹枪把它从约翰手中拖了过去，打开枪的外壳。它一根触须的末端分裂成一百根针尖细的纤毛，在内部工作部件上来回清扫。一会儿之后它重新组装好这支武器，先紧握了它一下，然后递给士官长。

针弹枪“嗡嗡”启动，透明的水晶闪耀着冷冷的紫光。

“多谢。”他低声说道。

工程师“唧唧”地叫了一声。

士官长走到支架边沿。他在等待时机，针弹枪紧握在手中，身体一动也不动。他有的是时间，他这样告诉自己。无须操之过急，让敌人自己送上门来。一直……

一个咕噜人把鼻子从箱子上面伸出来，试图确定敌人的藏身之处。它朝走廊乱射一气，什么也没打着。

士官长继续待在原地，举起针弹枪，开始射击。一连串针弹涌向走廊，刺在咕噜人身上。它往后跌倒，然后针弹爆炸。

士官长还是没动，仔细倾听动静。除了反应堆低沉的嗡嗡声外，什么都没有。

他沿走廊回到反应室，在清查房间的时候，针弹枪一直握在胸前。他特别留心观察空气细微的波动，担心里面藏有穿着隐身服的精英战士。但什么也没有。

工程师原先飘浮在他身后，现在加速飘向出故障的动力耦合器。操纵一小块正方形的光学晶片时，它不停地发出“嘶嘶”声与啁啾声，那是它在整理耦合器的内部电路。

“科塔娜，”他说道，“我找到了耦合器。工程师看来知道怎么解决故障。一会儿你就有电力启动跃迁断层发生器了。”

“太迟了。”科塔娜对他说道。

第九章

军历2552年9月22日1827时

未知星系，光晕残骸区，圣约人部队一艘未知的旗舰上

旗舰一头扎进临界星气流翻腾的大气层。科塔娜无力维持飞船的高度。它摇摇晃晃地往下坠落，在云层里留下一道灼烧而成的伤口。

没有护盾，旗舰船身的温度持续升高到了1700'C。船头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中间部分像是涂上了琥珀色，而在船尾则变成了白热化的气体。管道与轻薄的天线阵都被熔化、分解，熔化后的金属在船身后接连发生爆裂。船头承受的压力过于强大，导致整个船身不停震动。飞船与星球稠密的大气层摩擦得厉害，几秒钟之内就会被撕成碎片。

“科塔娜，”士官长说道，“我找到了耦合器。工程师看来知道怎么解决故障。一会儿你就有电力启动跃迁断层发生器了。”

“大迟了。”科塔娜答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方位太低，难以逃脱临界星的重力场。即使开足马力，我们也无法阻止飞船的逐渐下降，也无法开辟一条跃迁断层空间的隧道。”

圣约人部队射过来的火力迫使他们进一步深入大气层。她竭力确保飞船飞行轨迹的安全——要么这样做，要么被等离子吞没。她只是将他们死亡的宿命推迟了一分钟而已。

她重新计算了一遍各组数据：推力，速度，还有引力。即使她让反应堆超负荷运转达到濒临熔毁的程度，他们还是摆脱不了一直盘旋下降的颓势。数据不会撒谎。

士官长的工程师一定已经修好了电力耦合器，因为跃迁断层发生器又可以启动了——对他们而言这毕竟是件好事。

飞船要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必须远离强重力场。重力会扭曲量子线特别精细的形状，科塔娜要靠它才能计算出路径。圣约人部队的跃迁断层空间技术确实极其高超，但她怀疑敌人是否曾经尝试过在离行星这么近的时候进入跃迁断层空间。

科塔娜踌躇着要不要试一试——启动跃迁断层发生器，也许她够幸运，能把握住亿万分之一的机会，通过那一大团被重力扭曲的量子线确定正确的矢量坐标。但她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照目前这个速度来看，操纵飞船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任何尝试都会使它胡乱翻滚，陷于万劫不复之境。

“试试看，”士官长说道，声音令人惊奇地平静。“什么都试试。”

科塔娜叹了口气，“明白，士官长。”

她启动圣约人部队的跃迁断层发生器，软件信息随即涌入她的意识区。UNSC的肖一藤川跃迁断层发生器是通过强力在正常的太空中撕开一个洞，但圣约人部队的技术使用了另一种方法。传感器已连线，科塔娜实际上可以“看到”旗舰周围纵横交错的量子线组成的网。

“太神奇了。”她低声说。

圣约人部队可以在亚原子维度中找到出路，发生器产生的轻微推力使能量场扩大到刚够飞船以最少的能量完整无缺地进入另一个空间。它们在提高时空分辨率方面比起人类的技术来不知要强多少倍。科搭娜觉得自己以前都是瞎子，宇宙围绕在自己四周，自己却一直对它视而不见。它太美了。

这解释了圣约人部队为什么能以如此高的精确度进行空间跃迁。毫不夸张地说，它们设计的路线误差不会超过一个原子直径的距离。

“状况如何，科塔娜？”士官长问道。

“等等。”她回答，为他的打岔感到恼火。

有了这么高的分辨率，科塔娜可以看清楚临界星在太空中产生的每一条磁力线，还有这个星系的其他行星、恒星，甚至包括由庞大的飞船导致的空间扭曲。她可以消弭那些扭曲带来的影响吗？

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船身有十七层甲板受到损坏。科塔娜对此不予理会。她把所有外围系统全部关闭，专注于手头上的任务。这是他们冲出这里的惟一途径：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脱离当前险境。

她的心思都花在如何进入这个不断变化的空间上面。她进行大量的

数学运算来估计及消除重力导致的扭曲。

能量从反应堆涌入跃迁断层发生器，就在他们面前一个通道出现了——先是一个小孔，接着变成了不断旋转的虫洞。

临界星的大气急速流动，源源不断地涌进洞中——它们被吸入了另一个纬度的真空。

科塔娜把她的运行时间全都投入到监测飞船周围空间的状况当中，并冒险对飞行路线作了些精细的调整，以操纵飞船进入那个变化无常的通道。船头离开常规空间时，长长的船身冒出无数飞舞的火星。

她小心翼翼地让飞船其余部分也进入虫洞。周围狂风肆虐，电光如戟。

她“砰”地关掉传感器，在损坏的甲板上采取了一系列瞬间减压措施，船身的温度迅速下降。

科塔娜从封闭的专注状态中回过神来，马上感觉到另一个智能体就在她附近，监测她对跃迁断层空间所作的计算。实际上，它就在她上面。

“异端！”它从牙缝里挤出这个词后就退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科塔娜循着飞船里的每一条线路对系统进行检查，希望能找到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毫无结果。

“狡猾的小畜生。”她在系统中大喊道，“有种就给我回来。”

它看到她做的事了吗？它理解她刚才是怎样成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吗？答案要是肯定的话，它为什么又要说这是“异端”呢？

确实，在十一维时空操作八十八个随机变量可不是儿戏……但是，另一个人工智能有能力领会她的计算也是可能的。

也许不是。圣约人部队只会模仿，不会创新。至少军情局所有关于外星种族的情报都证明了这一观点。科塔娜一直认为这个观点夸大其词，是为了鼓舞人类的士气所作的宣传。现在她不那么肯定了。因为如果圣约人部队真的完全掌握了它们自己的伟大技术，它们就不仅可以从一个星球的大气层中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而且也可以直接跃迁进入一个

星球的大气层。

这样它们就可以轻易绕过致远星的轨道防御系统。

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把这称为“异端”？可笑。

也许人类最终能够凭着自己的智慧战胜圣约人部队，只要有足够多的机会接触敌人的各项技术。科塔娜意识到人类实际上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科塔娜？请报告状况。”士官长说道。

“等等。”科塔娜报告道。

士官长听到了减压时响起的爆炸声，雷鸣般的回声透过甲板传过来。当空气排出飞船后，爆炸声在突然之间沉寂了下来。

他等着爆炸来把引擎室炸个稀巴烂，或是等离子束来打得他体无完肤。他扫描了一遍引擎室，看有没有咕噜人或精英战士的蛛丝马迹，然后他呼了口气，静等死亡的到来。他这样直接面对死亡，已不知有多少次了。

他总是同死亡擦身而过。他不是个宿命论者，而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喜欢这种结局，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自己的队伍、太空军陆战队，还有人类……他奋力搏斗赢得了这么多胜利。这样一想，他觉得时间不再那么难熬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感到现在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

“科塔娜，请报告状况。”他再次说道。

科塔娜在通讯频道里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才说道：“我们安全了，正处在跃迁断层空间，目的地未知。”她叹了口气，声音听起来带着一丝疲惫。“我们远离了光晕、临界星，还有圣约人部队的舰队。如果这艘船承受得了的话，我想把我们与它们的距离拉得更大一些。”

士官长答道：“干得好，科塔娜！非常好。”他向升降梯走去，“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停下脚步，回身望着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这个外星生物离开了修好的电力耦合器，飘移到一个被等离子束击中的面板上。面板已被烧

坏，有一半熔化掉了。工程师先对着它吹了几口气，然后移开外壳，修理里面纠结在一起的光学电缆。

士官长没去干扰它。它对士官长和士官长领导的小队没有威胁。实际上，这艘飞船的修理以及士官长一行人的生存可能都要依靠它这样的工程师。

他继续向升降梯走去，跨过躺在走廊里的咕噜人的尸体。他轻轻地用脚去踢它们，以确定它们都已死去；然后他拾起两枝等离子手枪与一枝针弹枪。

他走进升降梯，推开甲板，由于这里没有重力，所以他飘着上去了。在经过走廊回到舰桥的过程中，他一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提防任何暗藏的危险。一切都很平静。

在舰桥门口他停了下来，看到波拉斯基准尉正在监视一个工程师。那个工程师拆除了被炸坏的大门控制面板，翻转一个熔毁的晶体片，举到它的六只眼前面看了看，然后从地板上拿起一个完好的晶体板插入舱壁。

波拉斯基在她满是油污的制服上擦了擦双手，然后挥手示意他进去。舰桥仍然充满淡淡的蓝色烟雾，但是士官长注意到大部分显示器面板又恢复了工作。旁边，约翰逊中士在照料哈维逊的伤口，而洛克里尔则站在一旁警戒。这个年轻的陆战队员双眼一直盯着工程师，手指放在MA5B的扳机附近——虽然没有放在上面。

工程师旋转着飘回来。它先看了看波拉斯基，然后又看了看士官长。

舰桥的扬声器里突然传来一阵静电的噪音，工程师看着他们，然后目光转向波拉斯基。它敲了一下控制装置，舰桥的大门徐徐关闭。

工程师把一根触须伸到控制装置上方。它们闪烁出蓝色的光芒，然后暗淡下去。“它现在锁上了。”波拉斯基告诉他们，“这个丑八怪真有一手。”

扬声器中传来三声超声波的啸叫。这个刚刚修好舰桥大门的圣约人部队工程师马上专注地倾听，眼睛定定地望着前面。它啁啾了一声作为回应，然后向士官长飘去，试图到他背部去。

“它要做什么？”士官长问道，转身对着这个外星生物。

工程师恼怒地直喷气，试图再转到他身后。

士官长不让它得逞。虽然约翰看得出这些生物对他们并没有敌意，但它们毕竟是圣约人部队的一分子。让一个这样的生物待在自己背部，他的神经受不了。

我让它去修理你盔甲上的护盾。”科塔娜说道，“让它做吧。”

士官长这才任由这个小东西飘到他后面。他感觉到安装于背部的护盾发生器的面板被移开了。在正常情况下，需要有三人一组的技术人员来移除雷神锤盔甲的保险，进入核动力装置。士官长不自在地移动着身体。他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做法，但他知道科塔娜对所要做的事总是成竹在胸。

洛克里尔惊奇地看着，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他站在高高的中央平台上，这时他转身去监视另一个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它正在修理室内靠左舷一侧被烧坏的显示器。洛克里尔紧握MA5B的手逐渐放松，但枪口还是对着工程师那个方向。“科塔娜说了什么我不管，他对士官长说道，“我就是不信任它们。”

洛克里尔旁边的工程师飘到舰桥的全息控制装置那里，把一根触须伸到一系列凸起的小点上。屏幕“啪”的一声亮了，上面出现了三艘紧紧追在后面的圣约人巡洋舰。

士官长的血液里肾上腺素激增。“科塔娜，快！采取躲避措施！”

“放松，士官长。”洛克里尔说道。他伸手在一个全息图像控制按钮上挥了一下，屏幕上的画面马上定格不动了。“这只是回放。”他转身仔细看着屏幕上直飞过来的等离子束，它们刚好击打在旗舰的护盾上。“好家伙，”他低声道，“真希望我们的飞船也有那种武器。”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有与那玩意儿一模一样的武器了，老兄。”哈维逊中尉说道。他皱着眉头站起来，然后走到屏幕前面，看着出现在临界星上层大气里的风暴。“把这个放一遍，下士。”

洛克里尔在一个控制按钮上敲了一下。

一条蓝色电光闪耀在屏幕上，旗舰的船头在屏幕侧端显现了出来。这条蓝线在太空撕开一个口，飞船向前跳了进去。临界星的云层随即消失，屏幕上只剩下一片黑暗。

哈维逊把垂到脸上的几缕红头发捋到后面。“科塔娜，”他问道，“有谁，不管是人类还是圣约人部队，曾经在大气层里进行过断层空间跃迁吗？”

“没有，中尉。一般来说，这么强的重力场会扭曲与毁坏肖 - 藤川穿越视界①的设备，然而，有了圣约人部队的跃迁断层发生器，我极大地提高了分辨率，这使我找到了补救的办法。”

①黑洞的外部世界。（实际上，视界是看不到的，因为黑洞吸收光线，所以在其引力范围的边缘，光线才能通过，这个界限实际上也就是黑洞的光引力界限和视觉界限。关于黑洞有些说法，就是越接近视界，时间越慢（你只喝水杯中的一半水，你可能永远无法喝完水，就算只剩一个原子，一个夸克。这是极限算法，实际上根据极限算法无限趋向0，结果就是0），如果你还有感知不会被压碎的话，你会发现你永远无法接触到黑洞内部。 - 盗版蜥蜴注）

“太神奇了。”他低声道。

“真他妈运气。”波拉斯基咕哝道，拉一了拉帽缘。

“飞船运行良好。”士官长对他们说道，“至少目前是这祥，这就够了。”他面朝大家站着，极力不去注意附着在他背部不停捣鼓的工程师。“我们必须计划好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抱歉，我不能同意，士官长。”哈维逊中尉说道，“科塔娜成功操纵飞船是目前唯一重要的事。”

士官长直直地盯着中尉，一言不发。

哈维逊举起双手，“我承认你有战术指挥权，士官长。我知道你的权威来自于高级官员与军情局三处，在这一点上我毫无异议，我只是要向你说明，你最初的任务被这艘飞船上发现的技术取代了。我们必须取消你的任务，掉头直接回到地球上去。”

“最初是什么任务？”洛克里尔问道，声音充满了怀疑。

哈维逊耸耸肩，“到了这个地步，我看没什么理由再对这条情报保密。告诉他，士官长。”

士官长不喜欢哈维逊的作法——“承认”了他的战术指挥权，却又马上命令他透露高级机密。

“科塔娜，”士官长说道，“舰桥没谁在窃听吧？”

“等一下。”科塔娜说道。多道红光绕着房间四周扫了一遍。“现在没了。继续，士官长。”

“我与我的小队……”士官长开始叙说。

他犹豫了——一想到他那些斯巴达战士同伴他就浑身冰冷。他知道他们都已经阵亡，然而他还是把痛苦丢在一边，继续讲下去。

“我们的任务是俘获一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潜入圣约人部队控制的太空，俘虏一个它们的领导者。司令部希望他们能用它迫使圣约人部队停火、谈判。”

大家听了都沉默不言。

最后洛克里尔用鼻子“哼”了一声，眼珠滴溜溜直转。“典型的太空军自杀式任务。”

“不，”士官长答道，“这个尝试虽然成功的机会很小，但我们毕竟还是有机会。有了这艘飞船我们的机会就更大了。”

“对不起，士官长，”波拉斯基说道。她摘下帽子，拿在手里绞扭着，“你的意思不是说你打算继续执行那个不现实的任务吧？我们刚刚过了四天地狱般的生活。上帝保保我们逃离了临界星，没在光晕被圣约人部队打死……洪魔就更不用说了。”

“我有责任完成我的任务。”士官长对她说道，“不管有没有你们的帮助我都会去做。与更多处于危急关头的人比起来，我们个人的痛苦——甚至我们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不是斯巴达战士。”哈维逊说道，“我们受到的训练不是为了去执行你们那种任务。”

这一点没错，他们不是斯巴达战士。约翰的队伍从来不会退缩，但当他看到他们疲惫的面容时，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不适合去执行这项任务。

约翰逊中士走上前说道：“如果你还是想去，我跟着你，士官长。”

约翰点点头，但即使在中士乌黑的眼睛里他也看到了疲惫。任何一个战士，甚至像约翰逊这样的陆战队中坚分子，在耐力上都有极限。尽管他自己非常不愿意承认，但他感觉好像自己一辈子都在拼杀，甚至他自己都忍不住要在继续执行任务之前停下来整修一下。

“这艘飞船上的东西，”哈维逊说道，“可以拯救整个人类。你去执行任务不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吗？让我们回到地球交由军部去决定。考虑到目前的形势，还有你已全军覆没的小队，”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没人会在你解释为什么下达这个命令时提出疑问。”

哈维逊在说话时刻意不流露什么感情色彩，但士官长还是大为恼火，这家伙再次提到了他的小队——而且还试图控制他。他回想起他命令弗雷德、凯丽及其他队员前往致远星的地面执行任务，原以为他、琳达和詹姆斯的任务会更“艰难”。

“听中尉的话吧！”洛克里尔说道，“我们随便把这里的一些东西交给研发专家，也许就会获得一段时间的假期。我赞成那个计划，”他向哈维逊敬了个礼，“真他妈棒！”

“这里不讲民主。”士官长说道，声音平静，却又带有一股杀气。

治克里尔抽搐了一下，但并没有退缩。“对，也许是不讲，”他说道，“但我上次参加战斗是受命于特种部队的长官——而不是某个太空军军官。长官。”

中士皱着眉头看着这个地狱伞兵，然后走到他身旁。“你最好安静点，老兄。”他吼道，“否则士官长一伸手就把你的那些花花肠子给揪出来！那对你算是非常、非常仁慈了……我对你可不会这么手软。”

洛克里尔在心里嘀咕着中士的话、还有士官长充满威胁的沉默。他看了看波拉斯基，又看了看哈维逊。

波拉斯基睁大眼睛盯着这个陆战队员，然后把头别向一边。哈维逊

对他轻轻摇了摇头。　　洛克里尔叹口气，神情有些委顿。他垂下眼睛说道：“长官，我真是烦透了这个狗屁任务。”

我讨厌插嘴，”科塔娜说道，“但是我发现中尉说的有道理。”

士官长打开私人通讯频道。“原因？科塔娜。我原以为你就是专为我们这项任务而制造的。你现在为什么要退出？”

“我不是要‘退出’。”她马上回答，“我们接受命令的时间是在UNSC还有一支舰队的时候，是在致远星还是一个完整的军事基地的时候。现在一切都变了。”

士官长不得不承认她所说的事实……但是她的话里还包含有其他的意思。约翰第一次意识到科塔娜可能对他隐瞒了什么。“我们现在拥有这艘圣约人旗舰里完好的等离子武器与反应堆新技术。”科塔娜继续说道，“你想想看，要是每一艘飞船都能在跃迁断层空间里以如此高的精确度进行操纵的话会怎么样。”她停顿了一下，“如果UNSC在太空作战时就能像你在地面作战时一样富有成效，我们实际上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士官长眉峰紧缩。他不喜欢中尉与科塔娜的观点——因为他们说的都有道理。放弃他的任务是不可想像的。他执行任务一直都有始有终，并且一直都能胜利完成。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约翰为了胜利什么都愿意放弃——个人的幸福、朋友，甚至生命，如有必要的话——但他从来没想过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连自己的尊严与荣誉也要牺牲。

他叹了口气，点点头说道：“那好，哈维逊中尉，我们就按你说的办。我特此放弃我的战术指挥权。”

“好的，”哈维逊说道，“谢谢。”他面对其他人继续说道，“中士，你、波拉斯基，还有洛克里尔，你们返回鹈鹕运兵船把凡是没被摔碎的装备都拿上来、也把医疗箱给我找来，赶快！”

__“是，长官。”约翰逊中士回答，“我们马上就去。”他与波拉斯基掉头向大门走去，敲了一下控制装置，大门徐徐滑开。

波拉斯基回头飞快地看了一眼士官长，然后摇摇头，跟在中士身后往外走去。

“狗屎！”洛克里尔骂道，边检查他的步枪边一溜小跑地追赶他们。“等等我！长官，我永远别指望能睡上一个钟头的觉。”

“你死了再睡吧，老兄。”中士说道。

舰桥的大门重新合上。

哈维逊说道：“设计一条返回地球的路线，科塔娜，然后——”

“对不起，哈维逊中尉，”卡塔娜答道，“我不能这么做。直接返回地球会违反《科尔协议》，而且，我们走间接路线也是不允许的。《科尔协议》第七分款规定，在没有对可能引导敌军进入我们基地的跟踪系统进行彻底搜查之前，不得将圣约人的飞船带入人类控制的太空。”

“第七分款？”哈维逊奇道，“我怎么没听过？”

“没什么人听过，长官，”科塔娜回答，“它不过是个技术性细节。在这艘飞船之前，实际上没人曾经俘获过一艘圣约人的飞船。”

“在目前的情形下，对这服飞船进行彻底的搜查会很困难。”哈维逊说着，用手托住下巴思考起来，“它的长度可能超过了三公里。”

“我有个建议，长官。”士官长说道，“到居中的目的地去：致远星。”

“致远星？”哈维逊吃了一惊，但很快便用微笑加以掩饰，“士官长，在致远星星系除了圣约人的舰队外，什么都没有了。”

“不，长官，”士官长答道，“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哈到逊扬起眉毛，“继续，士官长，我很感兴趣。” “第一个可能性，”约翰说道，“是圣约人部队把整座星球都变成了玻璃，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会有UNSC的飞船被抛弃在那里，但还可以使用，我们修理好后就可以驾驶它回到地球。我们把圣约人部队的旗舰留在低轨道，而把合适的科技人员与装备带回去以提高我们的作战能力。”

哈维逊点点头，“成功的希望不大，但‘幼发拉底河号’确实配备有一艘巡游舰。它们原先的任务是侦探敌情，在接到命令后它们才抛开一切，致力于帮助保卫致远星。这样看来，我们成功的希望可能也不会太

小。另一个可能性呢？”

“圣约人部队仍在那里，”士官长说道，“它们攻击自己旗舰的可能性很小。我说的两种情况都没有违反《科尔协议》，因为圣约人部队已经知道致远星所处的方位了。”

“确实。”哈维逊说道。他踱到舰桥中央，“很好，士官长。科塔娜，设定到致远星的路线。我们先进入这个星系的边缘，评估一下局势。如果局势严峻，我们就再次跃迁，另找一条路回家。”

“明白，中尉。”科塔娜答道，“考虑到这艘飞船横越跃迁断层空间的速度比起我们UNSC的来要快得多，预计十三个小时后到达致远星。”

士官长叹口气，稍微放松了一些。选择致远星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他没对中尉说。他知道，不管是谁，能在致远星表面幸存下来的机会都很小。实际上，是根本没什么机会……因为圣约人部队一旦决定把一个星球变成玻璃，它们就会干得极其彻底。但是，他必须亲眼去看看，这是惟一一个能使他接受他的队员已经牺牲的事实的办法。

一股静电笼罩了士官长，先是沿着他的脊椎流动，然后包裹在他躯干周围，可以听到里面“啪啪”作响，整个雷神锤盔甲也冒出了点点火星。

工程师松开了缠住他的触须，兴奋得“啾啾”直叫。

士官长的头盔显示器上出现了诊断程序。左上角的护盾能量指示条闪烁着红光，慢慢充满。

“它们被修好了。”士官长说道。重新拥有护盾使约翰心里踏实了许多，虽然他不会忘记没有护盾时的作战情形。这次经历也是一个让他清醒的警告：不要过于依赖科技；这也提醒他，大部分战斗的成败都取决于自己的头脑，在与敌人交锋之前就要先思考清楚。

“令人难忘的小东西。”哈维逊赞叹道。这个工程师飘到安装有显示器的舱壁上，又开始了修理工作。哈维逊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它。“不知道圣约人部队的等级体系怎么——”

“长官！”约翰逊中士的声音乍然响起，冲破了通讯频道里的静电噪音，“你们必须尽快下到鹈鹕运兵船来。你，还有士官长。”

“你们遭到攻击了吗？”士官长问。

“没有，”他答道，“但你拾回来的一个冷冻舱有情况。”

“怎么回事，中士？”哈维逊猛地问道。

“士官长，里面有个斯巴达战士。”

第十章

军历2552年9月22日1852时

跃迁断层空间，方位未知，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上。

士官长下去探视冷冻舱之后、哈维逊检查了一下舰桥大门，确保它们已经锁得严严实实。他转身向修理好士官长盔甲的那个工程师走去。

“迷人的小东西。”他喃喃自语道，抽出随身武器瞄准了它的后脑勺。

工程师六只眼睛中有两只定定地盯着枪口，它一根触须分裂成许多细微的探测触角向手枪伸去，碰到了蓝灰色的金属外壳。

科塔娜问道：“你要干——”哈维逊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工程师的头颅，血液飞溅，洒在它刚才正在修理的显示器上。

“哈维逊！”科塔娜惊叫道。

另一个工程师转身看到这一切，凄厉地尖叫起来——然后它的注意力被破损显示器上的闪光吸引，于是它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

哈维逊跪在死去的工程师旁边，把手枪放回枪套中。“我别无选择。”他耳语般地说道，抚摸着这个外星生物古怪、光滑的皮肤。它的皮肤正逐渐由淡淡的粉红色变成冷冷的灰色。

他把它拖到安全艇口，打开舱门，然后把尸体放在走廊上。他停了一停，回身把它的那些触须折叠整齐放在尸体上面。“对不起，你本不该死的。”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科塔娜质问道。

哈维逊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双手，然后关上安全舱口的大门。“我真奇怪你干吗非得问这个问题，科塔娜。”他极力压制住不断上升的怒火。他不是恼火科塔娜，而是恼火自己——为自己必须做出这样的丑恶行径而恼火。

“圣约人部队只知模仿——而不知创造。”他说道，“你命令去修理士官长盔甲的工程师刚才亲自接触到了我们的护盾技术，这项技术我们从圣约人部队那里窃取回来后加以了改进。如果这个工程师得以逃脱回到圣约人部队那里，那么这项改进的技术就会变成它们的。你希望看到这项技术被它们用来改良个人护盾以装备那些精英战士，或者用来提升它们战舰的性能吗？”

科塔娜沉默了。

“洛克里尔说得没错，”哈维逊咕哝道，“我也真烦透了这个狗屁任务。”

“我理解。”科塔娜终于开了口，但她的声音冷若冰霜。

哈维逊叹了口气，看着自己的双手。工程师的血液溅在他皮肤上，留下了一个个极细微的蓝黑色小点。“你认为士官长会在致远星上找到他真正想找的东西吗？”

“‘真正想找的东西’，你指的是什么？”科塔娜问道，声音依然冷冰冰的，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语气有些松动。

“我指的是其他的斯巴达战士。”哈维逊短促地笑了一下，“确实，他主张去致远星的理由合情合理——我们也没其他的地方可去，但他的目的却不在于此。他派他的部队下到致远星表面……这一派就要了他们的命。哪个指挥官不会回去看看呢？哪个指挥官不希望他们还活着呢？不管这种机会有多大，他都会这么做。”

第十一章

军历2552年9月4日0930时

地球，澳大利亚，悉尼，UNSC最高指挥部B-6指挥中心。

两周半前。

瓦格纳中尉经过金属和爆炸物检测大门后走进正厅入口。这座占地广阔的大厦结构略呈圆锥形，在被正式指定为UNSC最高指挥部的B-6指挥中心之前，它就有个绰号，叫“蜂巢”。

悉尼的天气阴沉沉的，暗淡的阳光透过头顶上的水晶弯窿射进来。

他穿行于忙忙碌碌的官员与军士之间，完全无心欣赏一旁的金合欢树与奇异的蕨类植物，它们是为前来参观的新闻界与普通市民而摆设的。他今天没这个闲情逸致。

再过一个小时，最高指挥部表面上的平静与高效将被撕得粉碎。只有几个高级官员已经获悉UNSC最坚固的前哨基地——致远星——现在已化成了灰烬的消息。

在三个身穿盔甲的陆战队宪兵的监视下，瓦格纳向传达处走去。

隐瞒致远星的陷落不是UNSC最大的秘密，远远不是。事实上，近地（球）殖民区的民众全都不知道他们岌岌可危的处境，不知道离输掉这场战争已为时不远。军情局二处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它们让人们还以为地球的军队抵御住了圣约人部队的进攻。

远地（球）殖民区的民众会怎么想呢？那些没有逃到边远的前哨基地或隐蔽的民用基地的民众，决不会造成麻烦——圣约人部队不会留俘虏，只会把他们统统杀掉。

“正等你来呢，中尉。”传达员说道。她是个年轻的军士长，对他的到来并没有流露出特别的关心，或者说对他前来的目的显得毫不知情，但她的一双眼睛说明她知道了些什么。她也许并不知道详情，但无疑日益增多的保密报告都经过了她的手……或者她的上司时常显露的眼神使她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请到八号电梯。”她讲完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她面前的显示器上。

他在心里记下这个心思敏锐的人，打算弄清她是谁后看能不能把她调到三处去。瓦格纳走到钢铁筑成的墙壁前面，两扇门分了开来。他跨进这个小小的电梯间，门关闭后伴随着极细微的“咔嗒”声锁上了。

一个DNA身份认证仪与视网膜扫描仪从墙壁里伸出来。瓦格纳把手按在身份认证仪上，一根针刺入他的食指。他们要检验他的DNA，与记录在档的样品相比照。他眨了一下眼，然后把下巴放到视网膜扫描仪上。

“早上好，中尉。”他的耳朵里响起一个女性甜美轻柔的声音。

“早上好，利茜西亚。今天感觉如何？”

“非常好，因为我看到你执行任务平安回来了。我猜一切都如预期的那样顺利。”

“你知道那是机密。”他对这个人工智能说道。

“当然。”她回答，语调显得很调皮，“但我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这你也知道，所以你还是直接告诉我好了。”

尽管他很乐意与利茜西亚这样私下闲聊，他知道这样的对话也是生物测定扫描的一部分。她扫描他的脑电波与答问时的声音模式，然后把它们与瓦格纳以前储序于她记忆中的记录相匹配。很可能她还在检验他对保密措施的忠诚度——他饶不了三处那帮家伙，他们变得一天比一天多疑。

“你当然会弄个水落石出，”瓦格纳答道，“但我还是不能告诉你。那是违反保密条例的，会受到428一A款的严厉惩罚。实际上……”他以一种更严肃的语调说道，“我必须把这种违纪情况汇报给我的上司。”

她大笑起来，听起来就像精致的骨灰瓷相互碰在一起，清脆而悦耳。“你可以走了，中尉。”她对他说道。

门往两边分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走廊。走廊两侧装饰有胡桃木嵌板，有油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和《科尔司令的最后一役》，还有各种各样的异域风景画以及太空激战图。

虽然瓦格纳几乎没感觉到下降，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深入地球三公里，穿过了层层坚固的花岗岩、钢筋混凝土和A型钛合金板，以及能抵御电磁脉冲的金属。不过，这些东西没一个能让他更有安全感。军情局在致远星的研究中心的结构与这里一模一样，可是并没有给躲在那里的一帮可怜虫带来任何好处。

他走出电梯。利茜西亚在他背后轻声细语地说道：“到那里要当心。他们正想要把某个人的脑袋挂在矛尖上呢！”

瓦格纳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把制服上那些细微的褶皱牵拉平整，极力寻找拖延的理由——不管什么，只要能让他不进入走廊尽头的房间就行。他叹口气，克服了自己的惰性。没人敢在去见UNSC安全委员会成员

时迟到。

当他靠近那座双扇门时，两个宪兵突然出现。他们没有敬礼，手放在装着武器的枪套上面。他们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但瓦格纳知道如果他的举止稍有不对，那么他们就会先开枪把他撂倒，然后再对他进行讯问。

门悄无声息地从里面打开了。他迈步进去，门在他身后关闭，锁上。坐在月牙形桌子旁边的高级官员瓦格纳大部分都认识：尼古拉斯·施特劳斯少将、舰队司令特雷斯·胡德、詹姆斯·艾克森上校。威特康中将的座位空着。

在场的还有六位官员，都是将校级的人物，这使得瓦格纳非常紧张。他们每个人前面各摆着一台显示器，瓦格纳看出那上面是他提供的初步报告与录像。

瓦格纳敬了个礼。

施特劳斯少将身体前倾“啪”地关掉他面前的显示器。“老天！我们以前知道它们有那么多该死的飞船吗？”他一拳头砸在桌上，“我们到底为什么不知道？军情局中是谁把这个情报轻易放过去了？”

艾克森将身体往后一靠。“这不能怨谁，少将——除了圣约人部队，明摆着的嘛。我更关心我们对这次入侵的反应。我们的舰队完蛋了。”

瓦格纳想起了关于艾克森的传言。瓦格纳曾听说艾克森过去如何为了确保自己的军事行动超过三处而不遗余力，而他与“斯巴达II计划”的主持人凯瑟琳·哈尔茜博士的竞争则是传言的主要内容。瓦格纳以为艾克森已经被重新分配到前线作战岗位，但显然他又从那里回来了。麻烦正在于此。胡德司令挺直身板，将显示器推到一旁，这下他终于看到了瓦格纳。他回了个礼。司令穿戴极其整齐，头上的银发一丝不乱，然而他的双眼周围却出现了黑眼圈。“稍息，中尉。”

瓦格纳把双手放在腰背后面，腿稍微分开一些，可是他一点也放松不下来。当一个人面对着狮子、鲨鱼、蝎子一样上级的时候，怎么能做到泰然自若呢？

艾克森两眼又望着报告。当注意到加盖的时间与日期印记时，他扬起了眉毛。“可是，有一件事，我想首先得到答复。”他面无表情地盯住

瓦格纳，“报告里的事情与现在所距的时间差……”他说话的声音逐渐减小，陷入了沉思之中。“恭喜你，中尉。这个速度刷新了从致远星到达地球的纪录，尤其是我得知你按照法定的要求在返回地球之前花时间进行了随机跃迁。”

“长官，”瓦格纳答道，“我是严格按照《科尔协议》行事的。”这是一个谎言，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军情局对《科尔协议》一直都是阳奉阴违。就瓦格纳这事来说，由于他提供的情报价值巨大，所以违反《协议》也算是情有可原。而且，如果他们想把他正法，只要去检查一下他巡游舰引擎上的时间日志，算一算那些数字就能查明真相了。

胡德挥挥手，“那无关紧要。”

“我认为关系重大。”艾克森厉声说道，“致远星已经陷落，地球与圣约人部队之间已无屏障可言——我们能保守的秘密就这些了。”

“我们以后再检讨三处的行为，上校。”胡德司令转向瓦格纳，“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中尉，它非常详细，但我还是想听你亲自说说，你看到了什么？有没有一些细节你认为太敏感不便于写在报告中？都给我讲讲。”

瓦格纳深深地吸了口气。这个他早有准备，于是他尽可能详细地对情况进行了汇报：圣约人部队的飞船怎样在星系中出现，UNSC的舰队怎样英勇地保卫致远星，他们又是怎样被打败并进而覆灭。“在圣约人部队的部队偷偷地溜到致远星表面攻占轨道大炮的发电机组之后——一切都结束了。不过，我看到的只是结束的开始。它们后来把整个星球变成了玻璃，是从行星南北两极开始下手。”

两年前瓦格纳被圣约人部队的等离子武器击中，身体的三分之一被烧伤，那时他没有叫过一声痛、流过一滴泪；现在他一想到致远星的惨况却不由得有些哽咽，泪水模糊了他的视野。他眨眨眼睛忍住眼泪，继续说道：“我是在致远星的太空军学院接受培训的，长官。在远地（球）殖民区中，只有它才能给我家的感觉。”

胡德同情地点点头。

艾克森的鼻子“哼”了一声。他推开座椅站起来，走到瓦格纳旁边。“收走你的感情，中尉。你说它们把致远星变成了玻璃，是指所有东西吗？”

瓦格纳觉察出上校的语调里有种期待——好像他巴望着圣约人部队把致远星完全摧毁似的。

“长官，”瓦格纳答道，“在我进入跃迁断层空间之前，我亲眼见到致远星两极被摧毁，星球表面大约有三分之二燃起了大火。”

艾克森点点头，看来对这个回答很满意。“这么说来，致远星上的每一个人都难逃一死了，威特康中将，还有哈尔茜博士。”他点着头又说了一句，“损失真惨重。”他的声音里一丝同情的意思都没有。

“我只能这么推测，长官。”

“用不着。”艾克森咕哝道，回到他的座位上。

施特劳斯叹了口气。“至少我们还有你的‘特种武器计划’，艾克森。哈尔茜的‘斯巴达II计划’获得了这么巨大的成——”

艾克森的目光向少将射去，犀利得都能穿透钢板。

少将马上闭嘴，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

瓦格纳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直视前方，假装并没有看见军事条例受到这么明显的违犯。一个少将屈服于一个下级军官？这表明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可能是制定了某种与“斯巴达计划”相似的后备计划，而艾克森则是负责人。上校因此而突然不可一世起来。

瓦格纳继续装疯卖傻——不管怎样，他就是不与艾克森上校对视。要是艾克森知道他了解内情，这个混蛋就会把他干掉，以免他的秘密被带回三处。

经过一阵好像长达一个世纪的尴尬沉默之后，胡德司令清了清嗓子。“‘秋之柱号’，瓦格纳中尉，这艘船也被击毁了吗？还是它也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你的报告中没提到它。”

“它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长官。但是，遥测装置表明‘秋之柱号’被几艘敌军飞船追赶，因此它以后的命运也只能靠推测。我没有在报告中提到‘秋之柱号’，是因为这艘飞船被列在三处的保密名单上。”

“好，”胡德闭上双眼，“那么，至少还有一些希望。”

艾克森摇摇头，“尽管我对前辈哈尔茜博士敬重之至，但是‘秋之柱号，上的斯巴达战士根本没有一点机会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你倒不如在他们每个人的脑袋上来一枪完事大吉。”

“够了，艾克森，”胡德说道，怒目看着他，“够了。”

“长官。”瓦格纳斗胆说道，“上校说的可能没错……至少就他对任务的判断来说。我们在‘秋之柱号’上的情报人员在他们消失之前给我们发了信号，他在报告中遗憾地说，有许多斯巴达战士被派去地面保卫致远星的轨道大炮了。”

“那么他们也死了。”艾克森说道，“哈尔茜的那些怪物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

胡德司令合上嘴。“哈尔茜博士，”他说得很慢，不让自己的感情失控，“还有她的斯巴达战士应该受到我们最崇高的尊敬，上校。”艾克森转身面对他，但是被胡德瞪得不敢对视下去。“如果你希望保住你在安全委员会新获得的位置，你就要向他们表达这样的尊敬，否则我一脚就把你从这里踢回墨尔本。”

“我只是——”艾克森说道。

“那些‘怪物’，”胡德不理会他的辩解继续说道，“比三个师的地狱伞兵更有杀伤力，UNSC授予的重大嘉奖中每一项都有他们的份儿。那些‘怪物’救了我两次，在座的最高司令部高级官员大部外都被他们救过。控制好你的偏见，上校。明不明白？”

“抱歉。”艾克森咕哝道。

“我要你正面回答。”胡德司令咆哮道。

“长官，”艾克森说，“我完全理解，司令。这样的事再不会发生。”他满脸烧得通红。

然而，在瓦格纳看来，他脸红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因为愤怒。

“斯巴达战士。”胡德耳语般地说道，“哈尔茜博士。威特康。我们在致远星损失了太多优秀的人才，更不用说那几十艘飞船了。”他抿紧了嘴唇。

“我们应该派遣一支侦察队去看看那里还剩下了什么。”施特劳斯少将建议。

“不明智，长官。”艾克森答道，“我们必须撤退，加强近地（球）殖民区与地球的保卫力量。新的轨道平台还要过十天才能运行。在那之前，我们的防御部署会非常薄弱，我们需要现有的每一艘飞船。”胡德司令“嗯”了一声，把两根拇指顶在下巴上，思考着两个人的观点。

“长官，”瓦格纳说道，“还有一件事我的报告没有谈及，当时它也没消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派侦察队的事，我想它可能会给你些参考。”

“要讲什么就快讲。”施特劳斯说道。

瓦格纳咽了口唾沫，极力制止住想与艾克森对视的冲动。“圣约人部队催毁一个星球前，它们的大型战舰一般都会飞近该星球，用一系列纵横交错的火力网布满整个星球，以确保地面每一平方毫米都遭到等离子能量的轰炸。”

“我知道圣约人部队的轰炸规律。”胡德愤愤地说道，“那又怎么样？”

“刚才我也讲过，敌军是从两极开始下手的，可是只有几艘飞船干这事。它们稀疏地分布在近赤道纬度线一带，而且也没有更多的飞船飞来。实际上，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大都离开致远星星系去追赶‘秋之柱号’了。”

艾克森轻蔑地挥挥手，“致远星已变成玻璃了，中尉。要是你留在那里把整个过程都看完，它们会把你也烧成灰烬。”

“是，长官。”瓦格纳答道，“但是，如果有侦察任务，我愿意报名前往。”

艾克森站起来大步走到瓦格纳面前，他们的脸相距只有一厘米，眼睛互相盯着对方。艾克森的眼神中充满了怨毒。瓦格纳竭尽全力不退缩，但还是忍不住偏转了目光。只看一眼，他就知道这个家伙想要置他于死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由于他听到了艾克森替代“斯巴达II”的计划，由于艾克森不想在致远星上花费气力……或许正如利茜西亚警告的那样，艾克森正想找个人脑袋挑在矛尖上。

“你是不是聋了，中尉？”艾克森关切地问道，语气充满了嘲讽，“由于参加战斗而导致了某种听力受损？”

“不是，长官。”

“那么，当你坐在小小的巡游舰里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的时候，你就受到了各种辐射伤害的危险，或许目睹致远星被摧毁留下的创伤使你神智不清。不管你有什么毛病，你离开这里之后马上去医院。他们给了你没有传染病的健康证明之后，你才可以回去担任现役职务。”他耸耸肩，“你一定有什么毛病，中尉，因为尽管我把话都讲得这么清楚了，但着来你还是没有听懂。”

“长官……”

“那么我们就试试。我们不会浪费一艘UNSC的飞船去证实我们已经确认十几遍的事情：致远星完了。”他又逼近瓦格纳一步，“上面所有的东西都被炸成了碎片，烧成了玻璃，化成了蒸汽。致远星上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他伸出一根手指重重地戳在瓦格纳的胸口上，“死光了！死光了！死光了！”

第二部　城堡基地保卫战

第十二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744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长角峡谷。

五天前。

蒸汽萦绕的云朵像窗帘一样被拉开，一个直径一百米的火球呼啸着飞过弗雷德与凯丽所处方位的上空。弗雷德循着天空中火焰留下的轨迹往后看去，隐隐约约瞧见几十艘圣约人的战舰停留在低轨道中。

弗雷德驾驶女妖战斗机以最快的速度掠过树梢，往下飞到山边。凯丽紧跟在后面。他们降低高度急速飞进一个峡谷，接着又往上飞到蜿蜒的山脊，约书亚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圣约人的侵略部队。

他抛开对牺牲了的战友的思念。他必须专注于保全剩下的队员的生命。

弗雷德打开头盔显示器上的地图系统。一个蓝色的指向标——位于两条拓扑线的交接点——标明了他们撤退后的位置：深埋于米纳致特（Menachite，即钛）山底下的军情局三处安全保密中心。二十年前它曾经是个钛矿，后来这些废弃的隧道被用作储藏库，最后三处接管了这座山，把它收归已用。

“我们必须找一条安全的线路通过——”

一阵密集的紫白色的针弹划出道道弧线“嘶嘶”响着破空飞来，这股火力来源于他们下面那片森林。每一枚针弹看起来都像是圣约人部队针弹枪发射的——但是要粗得多。掠过弗雷德座舱的那枚针弹有他的前臂那么粗。

凯丽躲开一枚针弹，它在半空中爆炸了。细如针尖的碎片打在机身上又弹跳开去。

一个小些的碎片刺进弗雷德的女妖战斗机后爆炸了。左舷的水平升降舵被炸变了形，战机开始摇晃起来。

“下去！，他大声喊道，然而凯丽已经降到他下方十二米处，陡直地冲向远处一个干涸的河床。他的战机紧随其后，尾部拖着一股浓烟。

弗雷德确定了一下自己的方位，驾驶着受伤的女妖战斗机飞在与骤然干涸的河床相连的一条路上方。这条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森林，米纳致特山就在它的近旁。要是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在水上迫降女妖战斗机，抄近路赶到军情局中心。

头顶上，橘红色的光环在北方喷薄而出；银色的薄片“噼噼啪啪”地掠过天空；乌云被它们下面的熊熊烈焰点燃，也沸腾起来。它们迅速堆积成一片片雷暴云砧①，电光闪闪，触目惊心。①雷暴前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

刚才还在头顶的大型战舰正在加速飞回高空大气层。它们的引擎发出刺耳的啸声，在膨大的天空中留下酷热的尾流。

痛楚向弗雷德袭来，但一刹那间他那久经历练的大脑就恢复了冷静与坚强。他把大脑中所有有关圣约人部队等离子轰炸的情况都过了一遍。他必须这样做，否则就得死。

因此他只有去思考。

有件事不对劲。圣约人部队进行等离子轰炸总是有条不紊地把整个星球以纵横交错的火力网包围起来，直到星球表面每一平方厘米都被熔化成玻璃、变成灰烬才会罢休。但上面的飞船在这里却没有这样做。

他冒险探头往左边与右边看了看。那片十万公顷的森林——弗雷德与他的斯巴达战士同伴自小就在那里接受训练——正被一座座火墙吞噬。一圈圈热气与浓重的黑烟盘旋着升上天空。一道能量波袭过弗雷德与凯丽——他虽然看不到，但感觉得到：好像一千只蚂蚁钻进了他的盔甲，死命地撕咬他。静电模糊了他的显示屏，然后“噗”的一声又消失了。他的护盾能量降到了“0”，接着慢慢开始再充能。他们战机上的重力舱冒出点点火星，同时“噼啪”作响。

“电磁脉冲！”凯丽在通讯频道里惊叫道，“或是某种等离子效应①。”

①通电使气体游离出电子并释放出紫外线的现象。

“硬着陆。”弗雷德命令。

凯丽在通讯频道里不高兴地咕哝了一声，随即“啪”地把它关掉了。

他们笔直下降，靠着战斗机几乎没剩下多少的惯性与能量滑行。弗雷德抬高机头，不让它撞到干涸河床里蒸气腾腾的岩石。他选的路一边是嶙峋的巨石，一边是犬牙交错的花岗岩，前方则是一块带状的沙砾滩。

有情况：这些岩石中有两块的颜色比其他的更暗些……它们在动。

这两个活物体格高大，身披沉重的盔甲，步履缓慢，目标明确。它们各持一大块护盾一样的金属板。弗雷德赶紧打开通讯频道，大声呼喊：“小心！圣约人部队的猎手就在前面！”要躲开刚发现的威胁已来不及了。距离最近的猎手转身面对着他们，它背部排列成海葵状的针状物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这头笨重的生物抬起它的主要武器——安装于它手臂上、威力强大的核子枪——瞄准弗雷德。充能时枪管绿光闪烁。

猎手扣动了扳机。

弗雷德关掉引擎，他的女妖战斗机下降十米。毁灭性的能量球猛扑到他的战斗机一秒钟前所处的位置，爆发出炫目的闪光。

女妖战斗机落地，在拳头大小的岩石上继续往前滑行。这架遭受重创的战斗机不停地翻滚，把弗雷德抛出机体后与猎手撞了个正着。

这个高大的外星人提起它厚重的金属护盾，抖落身上的战斗机残骸，就像它们是纸板一样。核子枪又开始射击。

弗雷德身体一缩，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不顾坠落在地给自己带来的伤痛。他迫切需要一枝武器，伤痛可以先不去管。

猎手笨拙地向他走来，然后蹲伏在地，以惊人的速度向前猛扑过去。

通讯频道里传来静电的“噼啪”声，然后弗雷德听到一个词：“低头！”他扑在地上，滚到一边。

凯丽的战斗机呼啸着从他上方全速飞过，铆足劲撞在猎手身上。女妖战斗机随即爆炸，漫天闪闪发光的金属碎片飘落在这片区域。

大火在猎手的盔甲上蔓延，而它则来回打转，动作迟缓，表情茫然，转了一圈又一圈。弗雷德可以看到猎手的血液洒在岩石上，留下一个个明亮的橙色斑点。

凯丽在战斗机与猎手相撞之前跳了出来，站到弗雷德身旁。她拉开一个缴获的等离子手雷的拉环，对准第二个猎手那枝巨大的核子枪扔过去。

手雷落在那枝武器的枪管上爆炸了，迸发出来的能量覆盖了猎手全身，它的枪被炸裂，冒出股股青烟。

弗雷德站起来。“快跑！”他们不打算与猎手来一场肉搏。他们可能会输——也可能会赢，但在此期间，圣约人其余的地面部队会赶上他们。

他们朝前面一小片森林飞快地跑去，可能致远星就剩下这几棵树了。那个猎手还茫然不知所措，一会儿看看自己被毁坏的武器，一会儿看看被火包围的同伴，下不了决心该干什么。

“我们降落的时候你没看到吗？”凯丽忧心忡忡地说道，声音也变得急促起来，“圣约人整个攻击部队大约有一半就在前头。”

“地面部队？”弗雷德问道，同时脚下加力，全速向前奔跑。“多远？”

“半公里。”

这也让人摸不清头脑。既然要在太空轨道中摧毁星球，为什么还要把部队派往地面呢？“有些事不对劲。”他告诉她，“我们去看看它们在搞什么名堂。”

凯丽的确认灯闪烁出红色的光芒。

“它们处于我们与撤退点之间。”弗雷德对她说道，“我们是不去也得去。”

他们跑进树林，停住脚步回头望去。那个猎手踉踉跄跄地跟在他们后面，但它追也是徒劳。猎手除了偶尔快步奔跑一阵外，它们的速度都慢得要死。

遭到了圣约人地面部队与太空部队堵截的弗雷德与凯丽，都没有说出他们脑中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撤退点到底还存不存在？阻隔在他们与其余队友之间的圣约人部队有没有发现并剿灭那些队友？

通讯频道里发出“噼啪”声。“……是伽玛小组，阿尔法。回答。”

弗雷德答道：“伽玛，这里是阿尔法。继续。”

大片静电噪音响起。“威特康……太多了。被……你看到了吗？”

“伽玛！”弗雷德吼道，“撤退点危险，危险！确认！”

只有静电噪音。

“但愿他们听到了。”他对凯丽说。

“红二十一能够照顾好他的小组，别担心。”她蹑手蹑脚地向前走去，挥手示意他跟在后面，“你看这里。” 弗雷德回头望了一下。没有猎手，他的运动探测器上也没有敌情。他跟在凯丽后面，分开墙一样的黑莓灌木丛。圣约人部队的交通工具停在一片空地上，排成三排，每排四辆。它们是自行迫击炮。这种自行迫击炮有两个宽阔的侧翼，侧翼下面装备有反重力舱。它们极其平稳，圣约人部队最强大的地面武器——等离子迫击炮——就靠它们发射。弗雷德看过它们参加战斗。它们发射出一种等离子球，可以把半径二十米范围内碰到的任何东西消灭得一干二净，钛装甲板、水泥或肉体——都被蒸发得无影无踪。

陆战队员把这些自行迫击炮称为“阴魂”，因为通常你看它们一眼之后，就会被它们变成“阴魂”。

有几个咕噜人绕着这些自行迫击炮乱转，还有几十个飘来飘去的圣约人部队工程师挤在机械装置的上部和下部。最令弗雷德感兴趣的，是自行迫击炮的舱门都开着。“我想不出有什么伪装，能比五吨重的圣约人部队装甲更好。”凯丽低声道，她开始往前走。

弗雷德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回来。“等等，先考虑清楚。有两种可能：第一，如果圣约人部队已经发现撤退点，我们就去跟它们大干一场，为德尔塔小组杀出一条退路。”

她点点头，“另一种可能呢？”

“它们不知道德尔塔小组被困在山底下，那么……”弗雷德犹豫了一下，“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引开。”

凯丽想了想，然后说道：“我就怕你会这么说。”她轻轻地踢了一下地上的泥土，“但你是对的。他们的运动探测器上出现了一个点，就在他们的六点钟方向。这个可疑物体格高大，向他们稳步走来。那个猎手一定下定了决心——找到他们，把他们踩进土里去。

“行动。”弗雷德低声道。

他们悄无声息地穿过空地，动作迅速无比，咕噜人连他们的影子都没看到。弗雷德与凯丽到达表面光滑的“阴魂”自行迫击炮旁，他给了凯丽一个“开始”的信号，凯丽纵身跃入最近的那个舱门。过了一会儿，弗雷德往前挪到相邻的自行迫击炮旁，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他随手把门关上。

这是他做过的最绝望、最愚蠢的决定之一。他们单靠两辆自行迫击炮怎么跟整支圣约人的侵略部队相较量？——尤其还是在对如何操纵这种自行迫击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红一，”凯丽在通讯频道说，“准备好了就告诉我一声。”

弗雷德就着昏暗的光线仔细观察内部情形。正前方是一个座位，与女妖战斗机一样都是用带有紫色斑点的金属制作而成。弗雷德坐上去后发现它太高了，他不得不以半蹲的姿势站着。这时，全息控制面板与显示器伸到他面前，给他提供了三百六十度的视野。

透过装甲板，他听到凯丽开动坦克时发出的巨大隆隆声。

弗雷德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符号一个都不认识，然而它们周到的一些东西着起来有点眼熟。有些控制装置与女妖战斗机相似，但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形势极其严峻，但他还是使自己尽节能放松，双手在那些控制装置上方游移。他轻轻在一个符号上面敲打，这个符号就像是阿兹特克人画的肖像、一团意大利面条，或是纵横交错的鸟足印。

他的自行迫击炮先是发出一阵“噗哧噗哧”的声音，然后也发出了巨大的隆隆声，蹿离地面一米高。

弗雷德眉头紧皱。真他妈的运气，首先走对了第一步，但那也决不是只凭运气——他还知道他左手下的控制装置用来开动自行迫击炮，他右手下的那个用来使自行迫击炮瞄准目标，而中央的那个则用来充能并发射等离子迫击炮。不过，弗雷德不打算深究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只要充分利用这个奇特的进步就行了。

“准备就绪。”他告诉凯丽，“我们把这个机动调配场除掉。”

“是。”她说道，声音中流露出她试图掩饰的一丝担忧。

这两个斯巴达战士一起掉头向远处边角上的自行迫击炮方阵开火。两团蓝白色的等离子体从他们的“阴魂”自行迫击炮里激射而出，旋即发生爆炸。强光耀人眼目，超高温的白色火焰蔓延开来——然后地面变得如玻璃般光滑，七辆“阴魂”自行迫击炮只剩下一堆残骸还在冒烟。

运气确实不赖。要是那些自行迫击炮没有熄火，并且舱门都关着，他们的这一轮的轰炸就可能摧毁不了它们。

凯丽驾驶自行迫击炮直奔上前，把它们旁边没被炸毁的自行迫击炮撞到一旁。

弗雷德掉头全速碾过一队正在撤退的咕噜人，从驾驶员座舱里可以听到外面“砰、砰、砰”的撞击声不绝于耳，虽然不响亮，却使他感到非常快意。

这两辆“阴魂”自行迫击炮穿过一排树木，把树干撞成碎片。外面就是圣约人部队的主营地。一千个咕噜人与豺狼人直奔他们而来，武器与个人护盾都已准备妥当，但它们没有一个向他们开火。

它们冲过自行迫击炮。

“它们还以为我们是自己人呢。”弗霍德说道，“它们是去看谁在攻打它们。不到时候我们不要暴露身份。”

凯丽的确认灯闪了一闪，她在这些往前冲的咕噜人中挤出一条路——而它们还没等自行迫击炮近身早就闪到边上去了。

前方半公里处是片由金银制成的六边形建筑体：精英战士受能量护盾保护的营帐。护卫它们的还有六座固定等离子炮台——“暗影”。在它

们后面是米纳致特山，军情局三处研究中心的秘密洞穴就在它下面。现在圣约人部队也在那里。

弗雷德想都没想就在一个控制按钮上敲了一下，显示器上的图像随即增大。一百个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正在那里操纵重型设备：激光钻孔机、传送带，以及状如昆虫的巨大机器，看那架势好像它们能把整座山都挖穿。

“它们发现了洞穴，”弗雷德对凯丽说道，“看样子它们打算把他们挖出来。”

可是……这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从轨道上把整个星球摧毁？圣约人部队从不抓俘虏——偶尔把落伍的人类士兵抓去取乐除外。它们不会这么不厌其烦地进行挖掘，除非它们要找的不是德尔塔小组。

弗雷德打开通讯频道。“德尔塔，如果你在听，那么听好，我们正驾驶两辆俘获的‘阴魂’自行迫击炮从南一东南方向赶过去。根据火力你可以判断出哪个是我们。注意隐蔽，不要向我们开火。”

他又打开与凯丽的私人通讯频道。“开辟道路，红二！遇见敌人全部格杀，尽快赶到入口处！”

“准备好了。”她低声答道，声音显得特别专注。

一个蓝色的确认灯亮起……但这不是凯丽的。从显示的标记上看是斯巴达039，艾萨克。他是威尔小队的成员。

这么说来他们正被困在撤退点。弗雷德得知他的队伍在这里还活着，不禁大为宽慰。

但他还不能抱太大的希望——至少现在不能。他还有三百米的路要走，每前进一毫米都会遭到咕噜人、豺狼人，以及精英战士的顽固抵抗——这是一条直通地狱之路。

凯丽旋转迫击炮，轰击剩下的那些“阴魂”自行迫击炮，以及一群试图在已毁的迫击炮边救火的咕噜人。刹那间，地面好像成了太阳的表面，爆发出炫目的光芒，接着逐渐黯淡，最后除了灰烬什么都役留下。

自行迫击炮一旦充能完毕，弗雷德就开炮。他瞄准精英战士的营地

与等离子炮台，射出三枚蓝白色的炮弹。保护营地的能量护盾只支撑了一微秒就超载崩溃了。那里像点燃了“随处可燃”牌火柴一样爆发出强烈的闪光，地狱伞兵过去常用这种火柴点他们买的走私香烟。

凯丽发射的炮弹，呈弧线飞向上百个四处奔逃的咕噜人与豺狼人。它们的尸体被烤焦蒸发。营地中央好像遭到了无数道闪电的轰击。

咕噜人奔逃躲避，互相射杀，乱作一团。几个豺狼人试图控制住这些小个子士兵，但是咕噜人已经变得惊慌失措，连它们也敢杀。

弗雷德的眼角发现有异动——一个阴影“嗡嗡”地响着飞在他的自行迫击炮方，爆炸震得它左摇右晃。

那肯定是女妖战斗机。极有可能圣约人部队早已派遣精英战士在空中巡逻。他自责先前没有发现它们。现在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没有援兵，他们迟早要被圣约人部队重新集结的地面与空中部队消灭。

“快走！”他在通讯频道里喊道，“冲破封锁，赶到洞穴！”

凯丽驾驶自行迫击炮加速穿过残骸。

弗雷德让她走在前头，自己停卜来瞄准挖掘设备。他射出一枚炮弹。

他的自行迫击炮顶部接连三次受到重击——爆炸震得他牙齿都颤动起来。他又对准挖掘设备射出三枚炮弹，然后加快了“阴魂”自行迫击炮的速度。自行迫击炮抖动着蹒跚向前进发。

他咬着牙笑了。显示器上，浓烟已消散得够他看见激光钻孔机、传送带和那状如昆虫的挖掘机都变成了一堆快要熔化的废物。

显示器失去了焦点。不——弗雷德这才明白他看到的不是舱外的图像。烟雾浸入了驾驶员座舱。

“女妖战斗机在你上方盘旋。”凯丽在通讯频道里大声呼喊，“快出来！”

弗雷德开门爬了出去。

头顶，一打女妖战斗机掉头对准他已瘫痪的自行迫击炮猛烈轰炸。

弗雷德当即从自行迫击炮上跳下去，双脚一沾地就跑。一个指向标出现在他的头盔显示器上，位于曾经是山洞入口所在地的山峰一侧的沟壑上方。

一个炽热物体像大锤一样击中他的背部：一枝蓄能超载等离子手枪射出的能量束。他往前打了一个趔趄，但并没有失去平衡——然后继续奔跑。没时间停下来了。他瞥了一眼护盾能量指示条，它已完全沽竭，但又慢慢地开始充能。他边跑边躲，迂回前进。要是再受到那样的打击，他就完了。

“快！”凯丽说道。

他几秒之内跑完剩下的一百米，跳进一个弹坑，这里曾是门房，军情局地下基地的安全入口。

凯丽挺立在弹坑边缘，手持一挺疣猪运兵车上的转轮机枪。她把枪举到弗雷德的头部上方，瞄准敌人一阵扫射，压制它们的火力。一时间，枪声大作，如雷鸣般轰响。斯巴达043，威尔，站在她身旁。看到他们都还活着，弗雷德非常兴奋——而当他看到威尔拿着多联装火箭发射器时，更是喜不自禁。

“下去，”凯丽说道，摆头向弹坑中央示意了一下。“我们掩护你。”她继续射击，直到弹带上的子弹都被射光。

威尔瞄准目标，扣动扳机。一发火箭弹拖着一道白烟刺入天空，正中一架女妖战斗机的驾驶舱。这架刚飞近的外星飞行器变成一个火球，眨眼间就四分五裂。

弗雷德回头看见一个电梯井直通地下，里面一条钢索伸入深处。

他抓住钢索纵身一跃，迅速滑进黑暗之中。他感觉到钢索上传来明显的颤动——一次，两次——这是另外两个斯巴达战士也开始跟在他后面往下滑了。

在自由下滑三百米后，他瞥见井底有一丝微弱的光亮，黄黄的，毫无生气，那是化学荧光棒发出的光。弗雷德握紧钢索，减慢下滑的速度。在离井底一米处他松开双手，以蹲伏的姿势落在地上。他迅速走开，给其余的斯巴达战士让道。他们相继落在他旁边。“这边。”威尔说完向前走去。他们穿过一道道使用强力打开的电梯门。

弗雷德注意到威尔走路时腿跛得厉害，这才想起他派到这里的斯巴达战士都受了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让他们参加白热化的战斗，结果他们还是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不过，他们毕竟还活着……他非常希望贝塔小组也个个平安。

他们走进一条走廊，不锈钢墙壁粉刷过，反射在上面的光显得更加微弱。

头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岩石与泥土下雨般落进电梯井，走廊里也尘土飞扬。

“莲花反坦克雷。”威尔说道，“这个小东西可以使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慢点下来。”

另两个斯巴达战士，艾萨克与温恩，各坐在走廊的一侧，他们前面是岩石做成的路障。他们冲弗雷德轻轻点头招呼了一下，眼睛始终看着走廊尽头，武器也一直瞄准那个方向。“小组其他成员在哪里？C连的陆战队员呢？”

“他们没来成。”威尔淡淡地说道，“我们在路上分开了，”他摇摇头，“自那以后就再没联系。”

弗雷德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威尔小组其余那几个斯巴达战士以及三个陆战队员列入MIA①名单。他能带回去向士官长报到的斯巴达战士已变得非常少了。弗雷德感到胃部一阵绞痛。①Missing In Action，战斗失踪人员。

“贝塔小组有消息吗？”

“没有。联系不上，长官。弗雷德咬咬牙把贝塔小组也划入了MIA名单。

“伽玛小组呢？”威尔问道。

“他们在别处。”弗雷德答道，“我在通讯频道里听到他们一点消息，但具体情况我也搞不清。我警告他们远离这里。”

“好。”威尔低声说。

走廊被一扇穹隆状的大门封死了。

“视网膜与掌纹扫描仪都已损坏。”威尔解释，“有个语音接入系统，我们试过了，但没有回应。这扇门一定有一米厚，没有切割工具或一百公斤炸药，我们只能被堵在这边。”

“你与门另一边的人说过话了？”凯丽问道。

“系统没关，”威尔说，“但是没人回答。门那边的人可能都逃走了。”

“或许只是因为你没说他们想听的东西。”凯丽说。她用口哨吹起了一支节奏单一的六分音符小调。

威尔点点头，“这我倒没想到。”

当他们幼年在致远星上接受训练的时候，这支小调就成了斯巴达战士的暗号，表示“敌情已除可以安心出去”。没人知道这个秘密，除了斯巴达战士与少数几个经过严格挑选的外人……这些外人中可能还有些留在这里。

凯丽按住麦克风的按键，吹起这支小调，然后她放开按键静等回音。

弗雷德听着任务钟的嘀嗒嘀嗒声，两分钟过去了。在这里花时间太多，坐着什么都没干，而在头顶的圣约人部队则无疑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挖出去撕成碎片。“这主意不错。”他对凯丽说道，“我们去侦察一下电梯井，也许它还没有完全坍塌。你要不要——”

一个机械装置发出“当”的一声，然后大门里面嗡嗡直响。门缝分开的时候嘶嘶作声，一米厚的大门从里面打开，铰链没发出一点声音。

明亮的光线涌进走廊。一个模糊的影像站在门槛上。弗雷德的显示屏时影像进行处理后提高了清晰度，他看出这是一个人，体形纤瘦，女性。她穿着灰色的褶裙与白色的实验室工作服，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一个掌上电脑。他还看清了她闪闪发光的眼镜，镜框呈黑色，镜片有细微的双焦点线①、她满头的白发绾成了一个小圆髻。

①双焦点镜片上的线条，会影响视物的清晰度。

但吸引他眼球的是她的脸——他认出了她那光滑紧实的皮肤——只在嘴角有皱纹，还有她灰蓝色的眼睛。她就是“斯巴达II计划”的主持者，雷神锤盔甲的发明人。

她是凯瑟琳·哈尔茜博士。

第十三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810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军情局地下研究中心。

哈尔茜博士审视着走廊里的五个斯巴达战士，把她那老式眼镜往鼻梁上推了一推。不管他们出现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致远星被侵略，他们寻找圣约人部队首脑的任务告败，她奋斗至今的事业岌岌可危——见到他们她还是非常高兴。不过，她硬下心肠不让自己奔涌的感情流露出来，她的斯巴达战士是不会理解或欣赏她这种感情的。

“进来，”她用轻快的语调说道，“快，从上面那些东西发出的声音来看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斯巴达战士们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他们无疑正在用内部通讯频道与细微的肢体语言能互交流意见，指头轻摆，脑袋微点，她都看在眼里。然后他们一起行动，拿起装备跨过地下室大门的门槛。

哈尔茜博士在他们经过身边的时候一个个打招呼。“见到你很高兴，弗雷德。”

“夫人，”弗雷德答道，“见到你也很高兴。

她注意到凯丽的动作有点怪，缺乏活力。她像其他人一样也受伤了。博士看着他们逐渐走近。“凯丽。”

“哈尔茜博士。”博士轻轻捏了一下她的手。

“艾萨克。”

“博士。”

“温恩。”

她点点头。

“威廉。”

威尔咕哝了一声。他从来不喜欢他的正式名字。

她知道这样跟他们打招呼使他们都很生气——她总是能够认出他们是谁——尽管他们穿着雷神锤盔甲。她是伴随他们长大的，她清楚他们的每一个手势，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走路姿势。她永远做不到分别用他们的编号称呼他们：斯巴达104、087、039、029与043。哈尔茜博士轻轻敲了一下控制面板。地下室的大门悄无声息地慢慢关上，门缝也逐渐消失，然后传来金属相撞发出清脆的“咔嗒”声，门锁上了。

“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有浅绿层、深红层与淡紫层。”她告诉他们，“现在跟我去医疗中心。”她往下走进一条水泥走廊，这里的天花板很高，呈拱形，照明灯嵌入墙壁，还装有监视摄影机。“我知道圣约人部队进入波江座ε星系的时间大约是0500时。军情局三处全体职员在0530时撤离了这个中心。我想你们到这里来不是要告诉我可以安心出去了吧？”

“是的，夫人。”弗雷德回答，“我是指，不是，夫人。外面不安全。太空军舰队与圣约人部队展开激战，但敌军的地面部队设法登上了致远星。我们被派到地面保护轨道大炮的发电机组。”他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我们没能成功完成任务，大批圣约人的部队扑向我们的阵地。他回头扫视了一下凯丽与其他的斯巴达战士，“我们撤退到这里……原以为这里安全。”

他们继续沿着倾斜的走廊往下走。一扇扇钛门自动打开，他们一过去就自动关上。

“我明白。”哈尔茜博士答道，“凯斯舰长呢？还有约翰？”

“不知道。”弗雷德对她说道，“士官长与其他一部分队员试图抢在圣约人部队之前去轨道站把一个不安全的导航数据库取回来。假如他成功了，考虑到凯斯舰长与圣约人部队的作战记录……”弗雷德的声音渐渐低下来。

“我确信他们完成了任务并得以逃脱。”哈尔茜博士替他把话讲完，“约翰从没有失败过。”

“是的，夫人。”弗雷德回答。

一时大家都没再做声，从一排缴获的叛军旗帜旁走过去。这些旗帜原先插在弧形水泥墙边的玻璃下面，大部分都绣有许多华丽的徽章——

家族饰章，染血的龙，还有烧焦的十字剑。它们是已被UNSC剿灭的叛军残存下来的一点东西。

“哈尔茜博士，”弗雷德说道，“允许自由发言吗？”

“允许。”她答道，“我不讲究什么礼数，尤其在这种情况下。说吧！”

“夫人，圣约人部队这次入侵有点不正常。”弗雷德对她说道，“它们胜利了，但没有把星球烧成玻璃，至少没烧彻底——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它们只轰击了两极与低纬度的一部分地区。”

“而且它们还在这个研究中心的上方安置有挖掘设备。”凯丽补充道。

“奇怪，”哈尔茜博士说，“它们从没有对人类或人类的技术感兴趣过——”她在一扇金属门前停下，这扇门大得可以驶过一辆疣猪运兵车。她把手放在掌纹扫描仪上。“医疗中心。”她解释道，然后又对着近旁的麦克风说出密码：“‘我不会作恶。’”门为他们打开了。

宽阔的房间充盈着高亮度的灯光。靠着远处的墙壁摆放有十二张医疗诊断台与一排显示器。石灰色的地板打磨得非常光洁，已经过了消毒。墙壁上发出淡淡的粉红色荧光。七扇门分别通往毗邻的办公室与手术间，手术间有窗户朝向这个中央房间。

“卡尔米亚？”她说道，“报告状况。”

“是，博士。”她的私人人工智能——科塔娜的代替者——答道，大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已准备好斯巴达战士们的个人医疗档案，也已派人前往冷藏库取备用血浆和其他医疗用品，以及一些协助卸下他们的雷神锤盔甲的器械。”

在医疗中心的另一端，员工专用小型电梯的门开了，一个机器人徐徐滑出，它的伸缩臂托着两堆灌满液体的袋子，而几排器械则整齐地摆放在它的上部托盘中。

“很好，”哈尔茜博士说道，“继续监视头顶的地震活动。与斯巴达战士的生理监测仪建立链接，再把输出端链接到三号手术间的显示器上。”

她走到一张桌子旁，一组全息显示器随即“嗡嗡”地响着启动了。它们平静地飘浮在眼前，图表、数字如卷轴一般展现在上面。

“这里给我一盏聚光灯，准备好一个无菌区，环境光①减弱百分之四十。还有，请来一点马勒的乐曲，《第二交响乐》。”

①主要光区之外的光。

“是，博士。”音乐从扬声器里飘出。

哈尔茜博士仔自研究着图表，轻轻敲击人像小图标，调出斯巴达战士内部结构的核磁共振图像——全息骨骼、器官和肌肉在显示器里慢慢旋转。

看到他们的受伤情况时，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弗雷德，你的跟腱被拉伤，三根肋骨折断，两个肾中度破裂。”她瞥了一眼其余成员的数据，考虑了一会儿后对他说：“你没有大碍。”

“威廉，你的一根胫骨折断，有些内出血。抹一些自愈泡沫到伤口里，这两天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她转身面对弗雷德与威廉，“你俩情况最好。我想要你们去浅绿层拉姆达区取一些东西回来。”

“是，夫人。”弗雷德说。

虽然哈尔茜博士只是个平民，但是斯巴达战士一直认可她的权威。也许是因为她与舰队那些一直打她工作成果主意的司令、将军平起平坐的缘故，也许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她怀疑斯巴达战士是不是把她当作类似母亲那样的人来看待。虽然这个想法使她很开心，但她又怀疑他们是不是把所有斯巴达战士都看作是一家人，而不单单是她。

威廉从机器人那里拿来一听自愈泡沫，把针尖插进盔甲里的细小注射口——从第四与第五根肋骨之间的肌肉推进去。接着，他把集凝血、抗菌，组织再生三种功能于一身的自愈泡沫注入腹腔。

“冷吗？”哈尔茜博士问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夫人。”

她点点头，没有对威廉的勇气作过多的表示。对斯巴达战士的赞赏

她一直都埋在心底。她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们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特殊”对待已经够多了。

哈尔茜博士拿起一个笔记板，把一些条目敲入它的显示器，然后递给弗雷德。“上周运来了一些进行实地试验的新式武器，”她对他说，“还有一些V型雷神锤盔甲系统的部件。我们将用它们把你们受损的部件替换出来。卡尔米亚，请给他们指路，让他们进入限制区。”

“是，博士。”卡尔米亚说。医疗房的大门慢慢打开。“这边。”

弗雷德对笔记板上的条目研究了一番。“非常非常好。”他说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点点头，久久凝视着他的队友，然后与威尔离开了。哈尔茜博士重新看着显示器的医疗数据。

“温恩，你的一块三角肌拉伤，三只手指断裂，还有椎间盘突出。艾萨克，你的内脏破裂，两个肩膀脱白，并且由于复位错误，血管受到了挤压。我一会儿之后再给你们治疗，我先要你们去勘测勘测这里的各条路径，并提出进一步的周边防御计划。”

“是，夫人。”他们答道，看一眼凯丽后就离开了。

哈尔茜博士这时全身心投人到对凯丽内脏的扫描之中。她受的伤最严重，甚至在看到核磁共振图像之前，博士从她超低的血压与超高的体温中就知道了这一点。她的肝脏中度出血——不加以治疗足可致命——还有右肺完全坏死。不用说参加战斗，这个女人还能够站立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上帝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

当然，“斯巴达II计划”的目标即在于此——成为维护大众利益的上帝。

“哈尔茜博士，”凯丽问，“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我不是说了嘛，他们撤走了。”她答道，“请躺到桌上去，我要做一些小小的修补手术。”

凯丽顺从地躺上去。“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夫人？”

哈尔茜博士拿起一把弧形、长柄的磁性钳，它是专为雷神锤盔甲上的检修门设计制造的。她把钳子插进去，只听“砰”的一声，凯丽遭到重

创的盔甲上一个拳头大小的组件被打开了，血液与减震凝胶从凯丽的伤口冒出来。

“我自愿留下来保障这里的安全。”她告诉凯丽，“这些山洞下面几层藏有的烈性炸药足以摧毁整个研究中心——在我们被敌军打败的时候。我留在这里是为了确保没人能见到我们的技术。”

哈尔茜博士注射完局部麻醉剂后，把一根柔软的激光头导管插入凯丽体内，同时细心观察核磁共振图像上的变化。博士有节奏地发射激光，熔合她肝脏上的伤口，然后又给她的肺部充气。尽管她进行了治疗，凯丽仍要失去一半的肺。这个器官的组织已经变蓝，出规了坏死的褐色斑点。

“卡尔米亚，准备快速克隆设备，从档案中把凯丽的DNA序列取来。我想给她新造一个肝脏和右肺。

“你目前没什么事了。”哈尔茜博士撒谎道，“我只是想为你造好替补器官，以防我们要被困在这里很长时间。”

“我明白。”凯丽用粗哑的嗓门说道。

哈尔茜博士怀疑她是否真的明白——凯丽是否明白遭枪击、被烧伤，以及内脏器官受损伤这样的事一定不会每天都发生在你身上……除非你是个斯巴达战士。她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希望她的斯巴达战士能享有一丝和平。

“博士，”哈尔茜博士眼镜里安装的蓓蕾状微型私人扬声器响起了卡尔米亚的低语声，“在斯巴达087号的文件里发现异常。你可能要私下去检查一下。”哈尔茜博士用自愈泡沫闭合凯丽的伤口，移出导管，最后用烧灼的方法封住切口。

“你休息一下吧。”她说道。

“不，夫人，我准备去——”凯丽试图坐起来。

“躺下。”哈尔茜博士把手放到她肩上。她并不幻想可以用这个手势阻止凯丽——但这样会使她的话与意志显得更有力量。“这是我的命令。”

凯丽叹口气又躺了回去。

“我去一趟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她指了指相邻的房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叫我。”

哈尔茜博士离开凯丽走进她的办公室。这里两面墙壁覆盖着巨大的显示器；用过的一次性咖啡杯丢得满地板都是；一台全息投影仪播放的影像充满数据、线条、旋转的图表；办公桌上没有回复的信件多得掉到了地上。她把办公室与医疗中心之间的百叶窗只关了一半，以便能看到凯丽的情况。

“我们开始吧，卡尔米亚。”

凯丽的病史展现在显示器上。

“这儿，”卡尔米亚说，用强光突出了文件末端一个隐秘的数据请求。“注明的日期是三个月前。那是阿勒奇埃的路由标识。”

哈尔茜博士从桌上拿起圣诞球①，摇了一下，又把它放下，着着里面打旋的颗粒。

①一种雪花环绕的水晶球。

“阿勒奇埃？它是艾克森的看门狗，是吗？”

“是的，博士。”

“你能查清这个数据请求吗？”

“清查结束，连接终止于FF-8897-Z节点。我们的访问受到限制，必须获得X级许可。”

“受限制？”哈尔茜博士微微一笑，“现在那还有意义吗？当前没人会来阻止我们，是吗，卡尔米亚？”

“没有适当的许可进入那些文件会犯叛国罪，博士。”

“那他们来抓我好了。照我说的做，卡尔米亚。”哈尔茜博士说，“撤销你的4-α道德子程序。取消密码：‘不管代价如何。’”

哈尔茜博士在地板上发现了一杯半满的咖啡。她小心地端它起来，放到鼻子下闻了闻，高兴地发现它还没有发臭，摇匀一下后她把这半杯冷咖啡一饮而尽。

“是，博士。正在处理，完成。”

卡尔米亚是科塔娜的“姐姐”。哈尔茜博士先在她那里设计与检验软件入侵程序，程序一旦排除了错误，提高了效率，她就把它们整合到科塔娜上面。军情局三处的高级官员已经相当明确地指示必须毁掉原型程序——哈尔茜博士一天也没把这个命令放在眼里。

“这里的反入侵软件非常多，博士。”

“给我看看。”哈尔茜博士说。

全息显示屏闪了一下，然后凝固成代表密码屏障的彩色水晶块。哈尔茜博士用食指循着一条缝隙从一块红宝石划到由一块阶梯状绿宝石形成的九十度角。“这里，这个数据簇，先把它击穿，然后用中和数据回填。”

“是，博士。”全息水晶破裂成上千块发光的碎片，往上盘旋成一个螺旋形。

“我进去了，可——”

碎片翻滚，并逐渐接合在一起，组合成两只弯曲的角、一个伸长的下颚，还有一双火光闪闪的特大眼睛。它转过身对着哈尔茜博士笑了一下，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平民咨询者409871。”它以低沉的语调说道，犹如一声闷雷响起，“凯瑟琳·哈尔茜博士。”

“阿列奇埃。”她咕哝道，“你主人调走的时候把你丢下不管了吗？你除了从我的‘斯巴达计划’里窃取数据外，是不是没别的事好干了？”博士靠近边上的一个显示器，看都没看就敲入几行指令，进入基础根目录。

“你违犯了UNSC《军事保密法》第447-R27条。”阿列奇埃郑重其事地吼道，“你的行为已被记录，我已经通知了相关管理人员。你必须终止所有的行为。”哈尔茜博士“哼”了一声，继续输入指令。“留在这里的就

只有我一个管理人员，阿列奇埃。作为一个‘精明的人工智能，，你极其惹人讨厌。”她瞥了一眼面前的显示器，“卡尔米亚，我要你帮忙。”她在7级保密栏上敲了一下，它立即跳到她的指令行上方。“这里。”

“是，博士。”卡尔米亚说。

“哦，确实‘惹人讨厌’博士。”阿列奇埃闷声说道，“在我允许你‘进人’这些医疗文件的时候，我控制了你医疗中心里的空气再生系统。我可以增强你办公室的压力，使你肺水肿，我可以释放麻醉气体来麻——”它的眼睛眯成一条线，“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们进去了。”卡尔米亚说。

哈尔茜博士敲入一连串的指令。

阿列奇埃的全息影像靠上前来，越过她的肩膀看着显示器。那是什么？我认不出那条目录路径——或那些……”它嘲弄地吸吸鼻子，“原始的行指令。”

“这些指令甚至早在第一代没有说话功能的人工智能投入使用之前就已被发明、改进了，然后又被丢弃、遗忘。”哈尔茜博士告诉它，“我学习它们是在15岁的时候，当时正在撰写第二篇博士论文。”

“陈旧的输入法正好跟陈腐的人相配。”

“陈旧？陈腐，真的吗？”她笑着说，“我们就来验证一下你的假设，阿列奇埃。这个星球第三代人工智能的每一块模板都是由我监制的。我熟悉你的一切情况，包括你对人类生命那种不正常的漠视。”她停下来，敲敲下巴，“也许你与艾克森这么合得来的原因就在这里。”

“艾克森上校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

“我现在回答你刚才的提问。”她说道，没理会它的话。“这是你存在的枢纽与核心。”她敲敲显示器、“你的编码目录，你大脑中所有的脉冲都经由这个枢纽流进去。而这个——”她快速键入另一个指令，“则是激活你个人故障安全装置的编码。它在你的黎曼①思路回环矩阵中产生高频紫外光脉冲束，把你的高级思维功能清除掉。它将有效地杀死你。”

①黎曼（1826～1866），德国数学家，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始

人。

“不！”阿列奇埃惊叫着往后退去。它的晶体脑袋包围在熊熊烈火中。“别——”

哈尔茜博士用力按下回车键。

阿列奇埃消失了。

哈尔茜博士叹了口气，关掉显示器。“浪费记忆晶片。”

她不知道这个人工智能是不是一直在虚张声势。也许不是。军情局三处给了它那些人工智能很大的自主权来处理安全漏洞。然而……她还是很高兴没有发现阿列奇埃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卡尔米亚，请找回数据文件，给我看看艾克森上校的目录里有什么内容。”

“正在处理，博士。有一些简单的密码要破译，只用花一点时间。”她停了一下，然后问道：‘哈尔茜博士，阿列奇埃的黎曼矩阵里的紫外光故障安全装置……每一个人工智能都有吗？我是不是也有？”

“并不是每个人工智能都有它们。”哈尔茜博士以非常审慎的口吻说道。

卡尔米亚无疑会对她的语音模式进行重音分折，因此她不能撒谎。人与精明的人工智能之间总像是在下棋：一个进攻，一个防守。要赢得与保持他们对你的尊敬永远是个挑战。那也是她更喜欢与他们而不是人类为伴的原因——他们如此复杂正合她的口味。

不错，她告诉卡尔米亚的是实情……只不过不是全部实情罢了。

“找到了，博士。”

全息文件与文件夹图标充满了她桌子上方的空间。

“使用专有名称过滤。”哈尔茜博士说，“我们不要在艾克森的小伎俩上浪费时间。把日期在‘斯巴达II计划’连网之前的所有文件也一并清除，还有那些访问没有超过十二次的。我想看看他的目录里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任务排在前头。”

文件夹与文件一闪一闪地消失，最后只有两个文件夹还飘浮在哈尔茜博士的桌子上方：《s-III》与《山底下的国王》。她在第一个上面敲了一下把它打开后，出现了数百个不同的文件。哈尔茜博士对它们进行仔细地查看——这里有关于每个斯巴达战士的医疗档案，记录详尽完整：包括他们接受军事训练之前的出身；他们儿童时期的疫苗接种；他们的父母；他们训练期间所受的伤与治疗；甚至还有用来增强他们的力量、灵活度以及大脑活力的试验程序。

“他到底想干什么？”她嘀咕道。她感觉在迅速浏览这些记录时脉搏跳得很快。在每个斯巴达战士的档案里都有DNA结构模式图，还有许多文件是关于过时的快速克隆技术的，军情局用它们来进行原器官替换手术。艾克森对计划的这个部分显得特别感兴趣。他密切关注他们成长、罹患先天疾病、最终无可挽回地死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器官替换医疗记录。他甚至把那些尸体找回来进行解剖。

哈尔茜博士心里一阵酸楚。这些经过器官替换的孩子这么小就死去了有一部分是她的过错。“斯巴达计划”的倡导者们从来没有完美的人类器官克隆技术，但他们又必须在三十年前这么做，因为地球政府那时面临解体的危险……处于四分五裂、内战纷起的边缘。他们太需要“斯巴达计划”了。

当然，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

不管她的理由有多冠冕堂皇，她知道是她杀死了这些孩子，这与开枪把他们亲手击毙没什么两样。

在《S-III》文件夹里还有最后一个文件。

在哈尔茜博士打开它的时候，卡尔米亚说道：“这只是一个文件片断。早先被删掉了，但我还是想办法从记忆晶片里重新修复了它。”

哈尔茜博士认真看着它的内容。文件里面有一个缩写词CPOMZ，由512个文字和数字组成的字符串跟在它后面。仅此而已。“更长的部分与一个星球的航行图有关。”卡尔米亚低声道。

“是的，博士，但UNSC控制的太空里没一个据点把它当作目的地。”

艾克森到底搞了什么名堂？“根本没用。”她喃喃自语道，手指划过文件中的第一个字：CPOMZ。

“我得以后再处理这事。”说着，她把这些文件下载到附近一个掌上电脑里。“让我们看看这个好上校还干了其他什么事。”她们开名为《山底下的国王》的文件夹。

里面只有三个文件。

第一个是这个基地最初的建筑蓝图，它出现在她的桌面上。哈尔茜博士发现基地在全息图像中比她原来认为的要大得多。虽然她获得了政府可能发给平民的最高等级安全许可，但很明显她只不过看到了研究中心的三分之一，尽管她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这里工作。

哈尔茜博士打开第二个文件。它是2552年8月12日在哈撒库克营地所作任务报告的副本。内容是调查约翰对蔚蓝海岸城的摧毁，以及圣约人部队试图用来侵占那里的外星人造物休。有趣。

第三个文件是对约翰从外星人造物体那里得到的信息所作的分析。从艾克森的批注看来，它也是星球图的一部分。哈尔茜博士回到斯巴达战士文件里的星球图。没用。这个方位与那个图一点关系也没有。

外星人造物体里的星球图是……她的大脑快速运算起来——

“天啊。”她嘀咕道。

为了求证，她调出星球图与导航记录，接着又检验了一遍计算结果。没错：它是波江座ε星系。

就在此处。

现在就不只是有趣了。艾克森隐藏着一个大秘密——一个非常危险的秘密。“看他玩火的方式就知道我们都会被烧死。”

另外的文件详细介绍了缴获圣约人挖掘设备的情况，还有一套新的蓝图与地质勘测图。这些新的地图看起来像是血管与动脉织成的网络。

“我看到的是什么，卡尔米亚？”

“根据这些附属地图的坐标，博士，这个研究中心是建在一个废弃的钦矿上面……在那之前，这个地方经勘查被确定为一个死火山。这些现被标明为一系列熔岩管。”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利用这些自然通道来帮助他们建矿，建这个研究中心。”哈尔茜博士摘下眼镜，把它们擦干净，同时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不……要是就这么简单的话，艾克森为什么会这么感兴趣？又为什么把这些数据定为X级？这个与蔚蓝海岸城的外星人造物体有什么联系呢？”

“我说不上来，”卡尔米亚回答，“但也许有一扇后门你可以用来逃走。”

“对，对。”哈尔茜博士把艾克森所有的秘密文件都下载到她的掌上电脑里，“我以后再思考那些问题。现在我们必须专心——”

“探测到越来越强烈的地震活动，博士。”

哈尔茜博士呆住了。她不用看就感受到了——一系列细微有节奏的重击声，像惊雷在远处响起。

尘土从天花板的瓷砖上纷纷扬扬地坠落。全息系统发出的光线被驱散，变得如星球爆炸一样炫目。

“它们来了。”哈尔茜博士耳语般地说道。她打开与斯巴达战士的通讯频道，“尽快赶回实验室。我也许找到了一条出路！”

一次强烈的爆炸震得房间摇晃起来，她也被绊倒在地。金属受到重压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头顶的大梁松动、移位，掉了下来，猛地砸在她的办公桌上。

灯光熄灭了。

第十四章

军历2552年8月30日0901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军情局地下研究中心。

储藏室紧闭的门几乎毫无声息地打开了，头顶上日光灯“唰唰”地亮起来。弗雷德察觉到有异动——但这只是他自己在室内不锈钢墙壁上的映像，那些地方被磨得如镜子般光亮。威尔跨进去，看了看顶部，然后又回身望着走廊。

这个房间宽三米，长五米，顶部呈拱形，墙壁、地板与天花板都由钢铁制作而成。他们进来的时候几乎没听到什么脚步声，因此地板至少有四分之一米厚。靠右边与左边墙壁各立着一个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的上锁储物柜；对面墙壁旁放着两个金属箱。房间的每个平面都没有污迹，每条缝隙都经过了精确的碾磨，可以防暴，防止酸性物质的渗入。

“请等下，”卡尔米亚对他们说，“我正想办法把锁打开。请稍微休息休息。”

威尔站在门口，监视他们背后的情况，但这并没有使弗霍德感到更安心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被遗弃的军情局基地比直接面对头顶的圣约人侵略部队更具有威胁性。在致远星受训的时候，他曾走过这些走廊十多次。那时这个基地总是挤满了人，现在却空空如也，让人一下子就明白圣约人部队胜利在望。远地（球）殖民区首先被摧毁，现在轮到致远星了。还有多长时间人类就要被迫一路撤退回地球呢？那之后……什么？到那时候除了胜利就是灭亡，我们已别无选择。

够了。这样瞎想无助于他完成当前的任务。长远战略还是留给将军与司令们去考虑吧，这个时候他应该专注于干好最擅长的事。

当储物柜里面厚重的插销缩回去时，连墙壁都因为共振而发出了一阵嗡嗡声。最后随着“砰”的一声，声音消失了。卡尔米亚说：“储物柜已打开，安全装置也已关闭。斯巴达战士们，请随意拿吧。”

“请关闭外面的门。”弗雷德对她说。

通向走廊的门慢慢关闭，然后锁上，威尔这时才走到他的身边。他

们站在柜旁各打开一个储物柜，以防里面还有什么陷阱卡尔米亚没能关闭。

弗雷德朝里面望去，看到一个架子上全是手枪。它们不是标准高爆手枪，枪管特别大、特别长——尺寸至少超过一般的百分之三日——还有可随持有者手形变化形状的塑钢枪把。他抓起一枝——感觉枪管部分比较重，不过这时子弹还没上膛。他在柜底看倒三个装弹匣的箱子。他打开一箱，拿出一个弹匣。这种大口径的新式手枪使用的子弹有他拇指这么大。他上弹匣时，响起清脆的“咔哒”声。

现在手枪的重量变得非常平衡，手感比拿标准随身手枪要好得多。

他关上保险，转身看威尔找到了什么。

威尔正在审视一枝套着塑料外壳的步枪。他从柜里拿出这枝枪，扒掉外壳后把它抵在肩上，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与MA5B步枪不同，这种步枪的枪管与枪托都更长，而枪口的制退器则缩小了。步枪安装有光学瞄准器。威尔拿起一个弹匣插入机匣中。

他又把步枪抵在肩上，眯起眼睛透过瞄准器看着前方。“自动变焦，真棒！”

接着，威尔与弗雷德交换察看手中的新式武器。弗雷德喜欢这种新式步枪给他的感觉，但又对它有多大的威力感到没底——他希望威力足以弥补新枪弹匣容弹量变少的缺憾。

他们在两个袋子里装满新式手枪、步枪以及弹药，然后走到小型金属箱前，掀开它们的盖子。

第一个提箱里放着的是一些炸药包。弗雷德抓起三包用绳子把它们绕在脖子上，“我想我们用得上它们。”

威尔跪在第二卜箱子旁。里面是些塑料盒，标签上写着“Ｖ型雷神锤”，后面跟着一长串的系列号。“这肯定是哈尔茜博士想要的东西。”他说道。

地板上传来一阵震动——弗雷德立刻警觉起来，因为这么坚实的钢铁地板竟然发生“震动”，说明麻烦大了。通讯频道打开，伴随着静电噪

音传来哈尔茜博士焦急的说话声：“尽快赶回实验室。我也许找到了一条出路！赶快！”

房间的拱顶在扭曲，轰隆隆的惊雷声透过墙壁传进来。

“是爆炸。”威尔说，“它们来了。”

“带上那些箱子。”弗雷德命令。他冲到大门前。“开门！”他对卡尔米亚喊道，等着大门慢慢打开。他上下扫描了一遍走廊，然后一路奔跑回到实验室。

当他们到达医疗中心的时候，灯全熄灭了，弗雷德看到只有凯丽头盔上的照明灯划破浓浓的黑暗，照见尘土在四处飞扬。她让哈尔茜博士傍着自己的肩膀，有血从博士的鼻孔里流出来。

“她的办公室倒塌了，”凯丽告诉他们，“大梁差一厘米就砸在她身上。”

哈尔茜博士抬起头低声道：“我没事、真的。”她推开凯丽，摇摇晃晃地站着。

弗雷德把她抱起来放到体检台上。“恕我直言，夫人，你有事。”

又一次爆炸的余波传来——这次比前一次更强烈，水泥墙壁上出现了许多条弯弯曲曲的裂缝。

温恩与艾萨克跳进房间。“敌军大量涌入。”温恩报告。

“下去。”哈尔茜博士说。她把一个手掌大小的掌上电脑递给弗雷德看，它的显示器上有一张地图……但不是这个基地的。“我们必须往下走。”

弗雷德怀疑哈尔茜博士是不是神志不清了。

“乘电梯下到西格玛区。”她解释道，“我们随后把它封闭。我们不能让它们跟在后面。”

“凯丽，保持原位。”弗雷德命令。他抓起两枝新式手枪，装好弹药后随另三个弹匣一起抛给凯丽。“我猜你检验它们的机会来了。”

凯丽盯着新式武器低声吹了一声口哨。

弗雷德打开装有新式步枪的袋子，把里面的武器交给队友。“威尔，你背上剩下的部件与弹药。”

“明白。”威尔说着，把它们挂到肩上。

“那些包，就在那边，”哈尔茜博士说着，用手指了指那四个行李袋，“是医疗用品、食物与水。我们同样需要它们。”

威尔把它们也拿了起来。

“还有一些事情。”哈尔茜博士低语道，“我们不能让它们获得军情局的记录。”她敲了一下掌上电脑，然后对卡尔米亚说：“开始执行‘白手套’行动。用射线照射所有计算机的记忆晶片，抹掉上面的信息。协议文件访问密码β-f-99874。”

哈尔茜博士若有所思地闭上眼，然后说道：“并非所有人工智能都有故障自动保险，我亲爱的卡尔米亚……只有重要的人工智能才有。”

“我明白，博士。”稍微停顿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幽幽地说道，“声音与指纹已认证。故障自动保险密码已认证。我……很高兴与你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哈尔茜博士。”

“我也一样，卡尔米亚。”她挺了挺腰，继续说道：“故障自动保险解除密码：‘世界毁灭’。倒计时给我们三分钟。”

三分钟的计时器出现在弗雷德的头盔显示器上。

哈尔茜博士转身看着他。“我已经启动了基地下面炸药储藏库的引爆装置，整个建筑都会被炸毁。我们必须往下走，到原先的钛矿隧道里去。”

弗雷德真希望在她只给他们留下三分钟之前，她与自己商量一下。不过话又说回来，哈尔茜博士知道什么最危急，有什么秘密埋藏在基地里，如果圣约人掌握了那些秘密会发生什么灾难。

考虑到现在什么最岌岌可危，五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太长了。“明白。”弗雷德回答，“艾萨克，你殿后。温恩，跟紧凯丽。我照顾哈尔茜博士。”弗雷德小心翼翼地把博士背在肩上。她的重量不会超过50公斤

——骨瘦如柴。

“我的运动探测器失去了目标。”温恩在通讯频道里低声说，“它们已逼得很近。”

“凯丽，搜查身穿隐身服的精英战士。” “是。”她答道，随即对房间进行扫描。她走到一个柜子旁边，拿起一个标有“TALC”（滑石）的锡罐。

“行动！”弗雷德命令，“卡尔米亚，关闭基地的灯光。只打手势——不要用无线电联系。”

四盏蓝色的确认灯亮起。

走廊里渗透进来的微弱灯光消失了。凯丽静悄悄地进入走廊，消失在黑暗中。温恩紧随其后，然后是弗雷德与艾萨克。威尔落在最后，他要走慢些以免他背负的装备发出声音。哈尔茜博士敲了敲掌上电脑，一张地图上传到弗雷德的头盔显示器中，指明的路径穿过一道道走廊，指向标落在一处电梯上。那就是他们的目标。

斯巴达战士们的确认灯亮起，确认已收到路径图。

他们蹑手蹑脚地前进，平稳而又安静——像水在油上游走一般——直到凯丽在距离一个交叉口十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这个交叉口连接了五条路。斯巴达战士们原地停住。凯丽蹲下来，把滑石罐放到地板上，然后屈膝站着。一瞬间后，她从左到右摇了一下头——这是他们约定的表示前方有麻烦的暗号。温恩移到弗雷德侧翼，弗雷德把哈尔茜博士放下并挡在她前面。威尔蹲在博士旁边，以便必要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她。

艾萨克留在他们身后。

”凯丽一脚踢在锡罐上，它翻滚着飞向空中。在它要飞入交叉口时，凯丽射出了一颗子弹。枪口冒出的闪光照亮了走廊，持续时间刚够他们看到锡罐爆炸，一团白色的粉尘迅速洒入各条走廊里。

他们的运动探测器立刻闪烁出亮光，四个目标出现在他们的显示器上。增强后的图像显示出四个圣约人部队精英战士摇摇摆摆的轮廓——它们的隐身服由于被滑石粉罩住而显现出轮廓来。凯丽的双枪同时开

火。最近的精英战士被当场打翻，有三颗子弹击穿了它的护盾，一颗子弹正好打在它长长的额头上，紫色的血液溅射在墙壁上。剩下几个精英战士马上反击，凯丽冲上前去，等离子能量束擦过她的护盾边缘，发出耀眼的闪光。她躲进旁边的走廊里。

等凯丽一离开射击线，弗雷德就把步枪抵住肩膀扣动扳机。怒射而出的三颗子弹击中了第二个精英战士，它的护盾冒出一片火星后减弱了。

温恩射出两颗子弹，但是被精英战士的护盾挡住了。然后温恩与弗雷德同时又连发三枪，这个精英战士缩成一团倒在地板上。

最后一个精英战士不见了。它没有反击。探测器上也没有它的踪迹。

斯巴达战士们保持队形没动，一会儿之后才重新组队。每个队员都用手势报告没有发现敌情。

弗雷德发现地板上的白色粉尘里散布着几行足迹。这个精英战士溜走了，极有可能是去召集援军。那不是精英战士平时的行事之道。它们的高傲驱使它们必须战斗到底，如有必要就战死。它们会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不管有多大的胜算，即使被百倍于己的对手杀死也在所不惜。它们从不逃跑。这次交战没一处显得“正常”。

弗雷德瞥了一眼威尔与哈尔茜博士。威尔对着他跷起拇指，表示博士没在交火中受伤。

经历了这次交火，再这样保密已没什么用处。“有一个逃走了。”弗雷德告诉他们，“我们也该走了……不必再保持沉默。”

斯巴达战士们沿着走廊往下面跑去，这时在他们头顶又响起一声爆炸。

凯丽在锁着的电梯门前停住脚步。她抓住其中半扇门，弗雷德与温恩抓住另半扇，这几个斯巴达战士一使劲就把门掰开了，好像五厘米厚的钢合金比橘子皮强不到哪里去。

凯丽握住电梯电缆滑下去，接着是温恩，然后弗雷德也纵身跳进了这片黑暗之中，往下滑了五百多米。三个人又齐心协力把电梯底部的门

掰开。

威尔让哈尔茜博士搂着他的脖子一起滑下去，艾萨克跟在后面。

“应该有个通风口。”哈尔茜博士低声说，“那里。”凯丽撕开通风口的护罩，往里面仔细看了看。

它通向旧矿的隧道，”哈尔茜随士告诉他们，“还有其他地方——我希望如此。”

“走。”弗雷德命令道。

凯丽一马当先跳进去。大家等了十秒钟，她的确认灯闪起了亮光。

弗雷德第二个滑进通风管道。他转了好几个弯，最后滑入一个幽深的隧道。隧道由砍削得很粗糙的花岗岩构成，顶部有十米高，而且——根据泥土里三米宽的轮胎印迹判断——重型设备从这里经过也没问题。

威尔滑出管道，哈尔茜博士骑在他身上一起出来。温恩与艾萨克跟在他们后面。

“这个地方复杂着呢。”哈尔茜博士告诉他们，同时站起来拂去实验工作服上的尘土。“这只是个开头。我们必须——”

雷鸣般的爆炸声打断了她的话。整座山被引爆，军情局的基地在他们的头顶上化成了废墟。

第十五章

军历2552年9月7日0002时

致远星，军情局地下设施

弗雷德循着左手石壁上古怪符号的踪迹往前走，直到它们扭曲成螺旋形的镶嵌图案。图案上的卷曲一个比一个小，最后没了踪影。这些符号是岩石的一部分，由花岗岩基质里闪光的云母成分构成。它们是一系列的正方形、三角形、横杠和圆点，类似于他看过的圣约人部队的符号——但同时这些符号显得更简单，更明了。当弗雷德凝神注视它们时，这些符号显得模糊起来，从边缘开始逐渐从他的视野中消失。

他眨眨眼，符号重新出现在那里。

过去五天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追寻这一长串形如面包屑的符号。哈尔茜博士与斯巴达战士们已经探查过各种各样的洞穴，希望找到两样东西：一条出路，以及哈尔茜博士所说的“这个千年最重大的发现”。然而她拒绝对这个发现到底会是什么妄加揣测。“我是个科学家，”她告诉他们，“不是预言家。”

弗雷德本来可以满足于找到一个与地面相通的通气孔——但他认识到这些符号也相当重要。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约人部队认为它们很重要。这就使得不管哈尔茜博士在搜寻的是什么，都值得努力去把它找到，即使仅仅因为不让敌人得手。

头顶上圣约人部队一直在不停地挖掘，虽然速度与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再没有爆炸声响起，只是不断传来轻微的刮擦声，它们正在用设备缓慢而坚定地把整座山移开。每过一个钟头，声音就清晰一分，它们也就更逼近一层。弗雷德打开声音过滤器以滤去噪音，免受干扰。

五天了。不过看起来也没那么长。他们工作，休息，睡觉，还有等待。哈尔茜博士教会了他们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20个问题（玩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一个问者和一个答者。首先答者想出一个名人，但不说出来。然后问者开始问问题，但提问不能直接涉及到答案。为了猜答者所想的名人，问者要反复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如果超过20个而问者仍然没有猜出，那么他就输了）与简单的密码（一个神秘的信息用密码

加了密，为找到密码而提供的线索都直接给出来了，那就是一个简单的移位对应关系，找到这种关系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们一个个玩得得心应手，使得她很快就不跟他们玩了。要哈尔茜博士大大方方地认输她可不干。

时间在混沌中逐渐消逝。这里一片黑暗，没有像太阳、月亮、星星这样的时间参照物，但知道了几点钟又如何呢，它们已变得毫无意义。

他停下来伸伸跟腱。它最近刚被哈尔茜博士缝合过，现在除了有些僵硬外，已基本恢复正常。他先前带伤奔跑，差点就把跟腱扯断了。

哈尔茜博士对他们已全都进行了治疗。她甚至给凯丽快速克隆了一个新的肺，并成功地进行了移植。在她小小的医疗箱里，博士有一个手持式核磁共振成像仪，一个消毒磁场发生器，甚至还有一个鞋盒大小的克隆箱，用以器官复制。

博士也在他们现在的盔甲上安装了新型雷神锤的部件。她解释说，这些升级的部件还处于实地试验阶段，性能没有保证，但她考虑到目前的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来冒险使用这些新设备。

凯丽在神经感应循环方面得到了提高，她的肌肉伸缩响应速度因此而激剧飙升；温恩的护盾系统添加了一个新型直线性加速器①，有效地使它的威力提高一倍；艾萨克安装了一个新型图像增强计算机；威尔获得的是一个性能更优越的跟踪系统，在头盔显示器上安装后提高了他跟踪一公里之内物体的精确性。

①电子、质于或重离子加速器。

弗雷德弯曲了一卜他光光的右臂。哈尔茜博士正在给他安装升级部件——能够极大提升运动探测器灵敏度的新型传感器。没有这个臂套，弗雷德感到很容易受到攻击。士官长告诉过他不要依赖盔甲或武器——而要依赖自已的头脑，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他不知道蓝队——约翰、琳达，还有詹姆斯——现在怎么样了。还有，他自己小队里的其他成员是什么情况呢？发电机组那边有没有人存活下来？

他不愿去想他们——但又忍不住。也许是因为四周被黑暗笼罩，心理压力持续增加的缘故。

要是他们死在这里怎么办？不是战死，而只是平淡地死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那也不算太坏。弗雷德已有十多次面对面遭遇死神，距离触手可及，他瞪着它的脸，直到它眨眨眼，然后转身离开。

不过现在的情况与以前有所不同。他不想死，因为他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斯巴达战士在战斗，万一这些斯巴达战士还需要他该怎么办。

他叹口气，茫然地伸出手指划过这些古怪的符号。它们像玻璃一样光滑，而它们的边缘却很尖锐。这些结晶体可能是自然现象。他曾经在博物馆里看过这样的矿物成分……

弗雷德感到指尖一阵灼痛。他缩回裸露的手臂，看到一小道血痕留在岩石上。

壁上闪光的符号变得形如油脂。他头盔上的灯光照在上面，产生的反光显得特别明亮。

他关闭头盔的灯光。岩石里的符号自己发射出淡淡的光芒：犹如金属烧热后散发出柔和的红光。光线逐渐增强，从血滴落的地方开始慢慢扩展到了壁上的螺旋形图案。那些符号的温度也不断上升，由悦目的橙色变成了金黄色。

螺旋中心出现了一个一秒钟之前还不存在的新符号……也许它早已存在那里，只是隐匿在下面罢了。它越来越热，图像也越来越清晰，最后一个白光闪烁的三角形突现在眼前。

弗雷德无法抗拒这个中央图案的吸引力，他把手伸向它，没有感受到热气。他慢慢地伸展手臂，用裸露的指尖触摸着这个符号。

温暖的白光沿着符号形成的螺旋弥漫，然后描绘出一条顺着走廊通往远处的道路。整个山洞似乎一下子就充满了灵动的光辉与阴影。甚至在逐渐减弱的光亮渗入他的头盔后，他的眼睛也不得不眨了几眨后眯了起来。

他面前的墙壁发出阵阵隆隆声，在中央图案处出现了不下十道如线条般的裂缝，它们弯弯曲曲地形成一个放射状的图案——然后往两边分开，露出藏在后面的一条走廊。

弗雷德这时发觉他刚才一直屏住呼吸。他呼出一口气。

这条新走廊高二十米——大得连一个巨人走在里面都没问题。它呈直线消失在远处，坡度平缓，继续往地下更深处延伸。地上铺有不匀称的蓝色瓷砖，形成波涛拍打沙滩的图案。玻璃般光滑的墙壁中央镶嵌有四米高的金色符号。这些巨大的三角形、正方形、横杠以及圆圈散发出同样柔和的光芒……弗雷德感觉到脚在慢慢往它们上面靠。

他停下来，摇摇头，把眼睛移开。他检查了一下辐射计量器，它往上跳动了一阵，然后又回落到正常水平。

他打开通讯频道。“哈尔茜博士，我想我找到了你一直在找的东西。请回复。”

停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讯频道是通的，但是哈尔茜博士没有作出反应。

“哈尔茜博士，请回复。”

“好。”她终于在通讯频道里说道，“别动，弗雷德，也别碰任何东西。干得好。凯丽、艾萨克、温恩、威尔——在弗雷德的位置跟我会合。”

弗雷德想仔细看看这些金色的符号及其散发的光芒，但有个东西警告他这样做危险。他很久以前就学会了在巡逻或激战时听从发自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使他免遭了几十次伏击。他把眼睛转向隧道的泥土地面。那些符号太过于迷人，又似曾相识。它们使他想起了斯巴达战士的第一个老师德雅曾经教过的希腊神话——有个故事说的是有种天生尤物会令人们在看过之后就再难以忘怀，它们专门诱使毅志薄弱者步入死地。它们是海妖。

他检查了一下步枪。弹药计量器上显示为“满”，但他还是打开弹仓来个眼见为实，然后又上好弹匣。这些简单动作使他的头脑变得清醒。

他发觉运动探测器上出现了四个点——它们闪烁着绿光，表明是友非敌。

凯丽、温恩、艾萨克，还有威尔一路小跑来到他身侧，武器做好了迎敌准备。

“这是什么？”威尔低声说。金黄色光芒反射在他的头盔面罩上。

“小心。”弗雷德警告他，“用显示屏过滤光线。转到黑白图像增强状态。”

他收到四个蓝色确认信号，然后弗雷德把自己的显示屏也调到这种状态。有趣的是他刚才没有为自己想到这一点，只有当小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才如梦方醒。

哈尔茜博士沿着隧道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停在斯巴达战士旁边。“对，”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肯定是它——艾克森一直在找的东西。极有可能……”她着看上面，“也是它们在找的东西，我猜。”

哈尔茜博士没去注意那些古怪的符号与光芒，而是大步跨进新走廊。“赶决！”她对他们说，“我怕我们已触发了某样东西，我们楼上的访客可能也知道了。”

弗雷德集合队伍，以哈尔茜博士为中心排成队形。凯丽打头，其余队员围绕博士形成一个四边形。

哈尔茜博士递给弗雷德他缺失的臂套。他接住，扭动手指伸入甲套，拉紧后密闭手腕处的锁环。诊断装置启动，确定他的盔甲完整如初。他的运动探测器把信号输入头盔显示器。

在他们一路往下走的时候，走廊发生了变化。天花板上的金色光芒渐渐黯淡，整片区域被墨黑色笼罩，闪烁的小星星出现得越来越多。弗雷德给显示屏增加了更多的色彩，他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月亮在头顶旋转，被流星撞击得坑坑洼洼的银灰色星球运行在轨道里。沿墙是形如竹子的绿草，它们发芽，长高，直至冲出弯曲的墙面。

哈尔茜博士一路用指尖拂擦墙壁，这些草被她碰到后摇摆起来。“半固体全息术，”她边走边说，“看术见全息成像仪、有趣。我们以后再来研究，”她说话的同时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要是有时间的话。”

全息环境变成如同荒凉的月球表面的模样；坑洼多而深，光线苍白；然后它又变成一个火山的世界，熔岩在他们身边流淌。流动的空气热浪袭人。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那些金色的符号依然留在墙壁上，引导他们走出幻境。

走廊尽头是座平台，俯临一个弗雷德所见过的最大的房间。

凯丽跨上平台，看了看，然后挥手示意他们前进。

环绕房间是个层级结构，共有十多层，没有栏杆。他们站在其中一层。弗雷德探身望去，从这里到下面的地板至少有一百米。房间大致呈圆形，直径三千米。地板是蓝色的，上面好像有亿万块瓷砖在移位、伸缩，重新排列成熟悉而又陌生的图案。天花板为圆形，充满全息图像，有金色的太阳、蔚蓝的天空和棉絮般的白云。白云形状各异，有的呈球形，有的膨胀成金字塔，有的是横杠，有的是立方体。地板中央是个基座，它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艾萨克举起手。“听。”他在通讯频道里低声说道。

他们全都站住不动。弗雷德使劲去听，没有一点声响。弗雷德打开听觉增强器并调到最大。他听到了他们套在盔甲里的关节发出的“嘎吱嘎吱”声，还微微听到五个人的心跳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

“它们停下了……”弗雷德说，指指头顶，“挖掘。”

“这可不是好事。”哈尔茜博士说，“我们知道圣约人部队凡事开了头就不会半途而废。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凯丽卸下弹匣，清空弹膛，然后在枪管里插入一个自安装式攀岩钢锥。她把它射入石壁，嵌进里面十厘米深，然后让锐利的固定爪伸展开来，把钢锥牢牢地固定在墙上。

温恩递给她一卷绳索。她把一端固定在钢锥上，然后把其余部分扔下去。

艾萨克与威尔站在边上，手持武器扫视着这片开阔的区域。

凯丽跳下去，用绕绳下降法①滑到底部，不一会儿她就发出了解除警报的信号。

①用一根拖长的绳子绕在一条大腿和相反的肩膀上，然后平稳地下降。

威尔与艾萨克跟着她下到地板上。接着，弗雷德用绳索缚住哈尔茜博士的腰部，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下去。他与温恩殿后。

这个大房间的瓷砖与上面走廊的不同。虽然还是蓝色，但这里的都

是些正方形、圆圈、横杠与三角形。如果这些符号是一种语言的话，弗雷德现在就站在上百万的词语上面。他真希望有人给他一本字典。

哈尔茜博士也停下脚步审视着这些瓷砖。“我们要是有时间就好了。”她喃喃自语道，然后向室中央的光源走去。斯巴达战士重新组队围在博士四周，但弗雷德的直觉警告他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辨不清所处的方位。房间太大了，大得让他们觉得好像自己仍没走进去。这使他方寸大乱。他有种头晕目眩的奇怪感觉，似乎地板在不断倾斜，而自己则在屋顶上行走。

哈尔茜博士加快步伐，可通往室中央的路程好像并没有缩短。实际上他们似乎反而离它越来越远。

弗雷德调低显示屏的色度，直到一切都变成微弱模糊的黑白色。他仔细看了一下运动探测器，发现斯巴达战士与哈尔茜博士越来越分散，现在已经相距二十四米了。

“大家停下，”他说，“重新组队。我们正在分散。”

他们停住，慢慢恢复队形。

“一定还有一条路。”哈尔茜博士说。她把手伸进工作服的口袋，拿出一个滚珠。“地板是向中央倾斜。她说，然后把滚珠放到地板上轻轻推了一下。滚珠向前滚动起来，然后转弯，回到起点停住。

“太邪门了。”弗雷德咕哝道，“凯丽，你的方向感最强，闭上眼睛，选个方向，我们跟在后面。”

“……是。”她低声回答。

斯巴达战士们相互把手放在各人肩上，随后进发——不是迈向房间中央，而是凯丽选择的一个点——很明显他们走的是回头路。

弗雷德关闭显示屏，专注于观察运动探测器。他们五个点紧密排列在一起，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点——他们正在凯丽的带领下径直向那个点走去。

又走了二十米，凯丽停住。“看。”

弗雷德打开头盔显示器，晶莹的蓝光立刻扑入视野。他们站到了房

间中央的光源前。这里有一个基座，制作材料与走廊里的符号所用的金色材料一样，飘浮在它上方的是一块拳头大小的水晶，两端都呈锥形。水晶在不停地旋转，各个面沿着中心线折叠、移动，像魔方一样。

哈尔茜博士伸出手要去拿它，然后犹豫了一下。“有辐射吗？”她问。弗雷德查看他的辐射计量器后报告说：“正常。”

“我们必须把它带上，”她低声说，“或者研究，或者摧毁，关键是不要让圣约人部队得到它。”她的手碰在水晶上，水晶的光芒黯淡下来，好像被哈尔茜博士的手掌吸走了。弗雷德的显示屏出现大量静电干扰，护盾发出微光，扬声器爆发出一阵啸叫，运动探测器一时探测到上千个目标涌入这个宽阔的房间。他的辐射警告装置也闪耀出刺目的红光，接着又慢慢消失。

辐射尖峰①。”他说，“据分析出现了大量中微子，但我不能判定是何种类型——计算机数据库中没有储存。”

①指持续时间较短的单向辐射。

“现在安全吗？”哈尔茜博士问，一边眯眼看着紧握在手中的水晶。

“似乎是，”弗雷德对她说，“但是博……”

“没时间争论了。”她说，“中微子辐射会穿透我们头顶上的岩石。”

“它们借此可以确定我们的方位，”凯丽说道，”只需在附近用三艘飞船进行三角测绘就行了。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

走哪条路？”艾萨克问弗雷德，“回到来路，还是继续深入？”

“这座钛矿没有出路，”弗雷德回答，“因此我们得继续深入。”

一次爆炸震得山摇地动。惊雷般的隆隆声不绝于耳，但它不是逐渐消失，而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弗雷德的影子拉长了，轮廓变得异常清晰。

他猛地转身向强烈的白色光源望去——就在头顶，圆屋顶里的一个小孔：行星与月亮的全息图像逐渐变白，消失。他转过哈尔茜博士的身体，使光线照射不到她的脸，然后把她的头罩住。石头天花板被烧熔后

纷纷掉落，好像那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塑料，喷灯一烧就培化了——一道倾斜的闪烁着强烈白光的光束刺入眼帘，它撞击在铺有瓷砖的地板上后爆炸，与他们相距五百米。

然后又恢复了平静，房间陷入黑暗之中，只有一丝微弱的阳光从上面的小孔泻进来。在被强劲的光束击中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十五米深的洞。

哈尔茜博士问：“那是……”

“能量投光器。”弗雷德告诉她，同时眨眨眼以消除充满视野的黑点。即使他的光线弱化过滤器已经消减了强光的冲击，他的眼睛还是受到了影响。“只有大型的圣约人部队飞船才配备有这种装置。这里肯定有一艘……”

地板上被切割开的井洞里充盈着紫色的光束。这时它冒出点点火花，灰尘微粒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重力升降梯。弗雷德喊道，“敌军正在进入！艾萨克、温恩，你俩殿后；威尔，你跟我保护哈尔茜博士；凯丽，给我们找条出路。”

凯丽朝与重力升降梯相反的方向径直跑开。

十二个精英战士通过升降梯飘下来，身体还在空中就开始扫射。等离子能量束远远地向他们劈过来。

弗雷德与威尔抓起哈尔茜博士，把她转移到基座后面，避开射击线。艾萨克与温恩退向后面，开枪还击。“压制住它们的火力！”弗雷德咆哮道，“把它们困在井洞里！”

斯巴达战士们还击了几下，但是越来越多的精英战士飘下来，它们还带来了一个移动式等离子炮塔——“暗影”。他们待在这里必输无疑。

“撤退！”弗雷德在通讯频道里命令，“这里太危险！”

凯丽疾跑而至，脚下用力特别猛，被踩断的瓷砖在她后面迸飞。“发现通道，”她报告说，“在底楼。道路不通，但我会进去清除。”

“对不起，博士。”弗雷德说完，顾不得什么礼节一把将哈尔茜博士抱在臂中，“大家行动！温恩，艾萨克，引爆炸药包保护我们逃走。”

他们的确认灯亮起。

威尔与弗雷德迂回跑开，哈尔茜博士用一只手搂住弗雷德，腾出来的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水晶。

弗雷德的运动探测器探明后面跟有十二个目标，没多久就变成了上百个。

两声爆炸轰然响起，超压冲击波模糊了弗雷德的运动探测器。等平息后再看探测器，他发现那些目标已少了一半。

威尔与弗雷德冲进一个拱形通道，它处于房间的墙壁中。凯丽蹲伏在走廊里朝他们身后射击。

弗雷德打开通讯频道，“斯巴达029，斯巴达039，回答。”

他的扬声器里只有静电的“嘶嘶”声。温恩与艾萨克的确认灯没有动静。

“准备炸药包，封死这条通道。”弗雷德命令凯丽。他放下哈尔茜博士，转身提高显示屏的分辨率。

上百个精英战士与豺狼人从重力升降梯里蜂拥而出，它们在房间的地板上涌动，犹如海洋中此起彼伏的潮汐。但它们不再开火。哈尔茜博士是对的：它们所要的是握在她手中的水晶。

“行动！”弗雷德说道，“凯丽，炸掉走廊。我们走。”

凯丽犹豫了一下。弗霍德看到她的目光在众多的圣约人中搜寻着温恩与艾萨克。他们不在那里，肯定是牺牲了。凯丽丢下茶青色的高爆炸药包。

威尔搂住哈尔茜博士，他们一起向着走廊深处奔跑。五秒后，炸药爆炸，一股辛辣的气流席卷走廊，扬起的灰尘与浓烟令人窒息。

凯丽双枪在握，一马当先。她转过一个拐角——前进的步伐猛然刹住。

此路不通！

第三部　营救

第十六章

军历2552年9月23日0455时

跃迁断层空间，方位未知，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上。

约翰抹掉凝结在冷冻舱上半部分的积霜，透过塑钢外壳看见一个身穿绿色盔甲的人体躺在里面。

斯巴达058。琳达。

就在致远星陷落前，她在袭击伽玛太空站的时候受到了致命伤。士官长把她那严重灼伤、了无生气的躯体拖回“秋之柱号”，医另人员在跃迁前一刻使她进入了深度低温冷冻状态。

“秋之柱号”在光晕坠毁前，凯斯肯定已经丢弃了这些活动冷冻舱——这是标准的操作程序。

他们冷冻她的时候并没有卸掉盔甲。考虑到她的受伤程度，这么做最好……但是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见没有穿盔甲的她最后一面。

琳达在斯巴达战士中是独一无二的，她有血红的头发、深绿的眼睛，但使她与众不同的不是她的外貌。她是队伍中最棒的狙击手兼侦察员，其他人射不中的目标她能一枪中的。其他斯巴达战士都喜欢结队行动，而琳达却偏爱独来独往。她经常藏在离队友稍微远些的地方，等待时机射出关键的一枪，从而扭转战斗的形势。

虽然UNSC一直都训练狙击手成双作战，一个射手配一个观测手①，但琳达是个例外——她多次证明只有在单独行动时她的效率才最高。要是斯巴达战士中有一个人能被称为“孤狼”的话，那这个人非琳达莫属。她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斯巴达战士更胜一筹。

①现代狙击手通常以两人一组出勤，狙击手带狙击枪，观测手带防身用的自动武器和观测镜。到了目标区，两人轮流使用观测镜（sponing scope)侦蔡目标，以减少长时间使用高倍率望远镜的眼睛疲劳。当发现目标后，狙击手进行狙击时，观测手负责观测弹着点，以协助狙击手进行修正。

如今看到她这个样子……

约翰擦去她头盔上部凝结的冷霜。她既没死过去，也没活过来，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这种不确定性比在伽玛太空站看到她被击穿与灼伤的躯体更令约翰谁过，他感觉就像前胸被撕开了一个很大的伤口一样。

琳达的预后①良好。另外两个冷冻舱中的人则没有这种幸运。某种能量释放破坏了冷动装置，他们在里面被冻死了。

①指根据症状对疾病结果的预测。

鹈鹕运兵船的船身传来轻微的撞击声，随后约翰逊中士爬了进来“士官长，”他说，“你拿到气体清洁器了吗？遥控通讯器呢？波拉斯基说她准备暂停调试那艘圣约人部队的运兵船。我们必须上去工作了。”

士官长站起来朝船尾的舱门点点头，他从那儿拆下了鹈鹕运兵船的空气洗涤器和圈讯器。

中士提起设备，然后与士官长一起爬出鹈鹕运兵船。士官长犹豫了一下，回头看着冷冻舱。

“你在担心她吧？”约翰逊说，“见鬼，我以前伤得还要重，况且她的的骨头比我硬三倍。她会挺过来的。”

士官长一言不发地封闭舱门。这种对快要死的伤员所做的空洞安慰他以前已经听过上百次了。为什么战士在自己面对死亡时连眼都不会眨一下，但在面对战友的死亡时他们却转过脸对自己撒谎？

他们默默地穿过机库。这里的残骸与尸体都已被清除，波拉斯基准尉过去六个小时一直在此处利用没有受损的圣约人部队运兵船练习飞行。她驾驶着这种古怪的“U”型飞船，先是绕着它的中心轴作旋转动作，接着向左舷倾斜，升高，然后飘然而下，准备着陆。　约翰逊眯起乌黑的眼睛看着她的表演，赞许地点点头。“她说她也已经找到武器的控制装置了，不过在这里当然没办法测试。”

“明白。”士官长答道，“其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把从这里到舰桥以及到引擎室的门都焊死了。”中士告诉他，“要

是科塔娜不断接收到的瞬时传感信号真是敌军的话，它们就得突破这些障碍才能接近我们。”

“洛克里尔在抓紧时间睡觉，他困极了，”中士耸耸肩，“但他没事，地狱伞兵都是铁打的。哈维逊中尉睡了一会儿就起来了，他与科塔娜谈了很长时间，现在开始查阅一些圣约人部队的数据库。与我们过去的遭遇比起来，大家看起来都还不错。”

“明白。”士官长说，“科塔娜，飞船状况如何？”

“预计二十分钟后到达致远星。”她说道。

士官长核对了一下他的任务钟。“你说过总飞行时间是十三个钟头。据我计算，我们大约只走了两个钟头。”

“我基于圣约人部队跃迁断层空间推进器的具体特性测定是十三个钟头，但是……”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科塔娜？”

“对不起。在跃迁断层空间速度发生了奇怪的时间膨胀效应①。

①指接近光速飞行时，用手表或心跳量度的时间比用作对比的，不移动的时钟过得慢。

从这个方面来说，速度、加速度，甚至时间在跃迁断层空间里都变得毫无意义。我想我告诉过你这些。”她答道，越说火气越大。

士官长看看中士，中士摇摇头，耸了一下肩。

科塔娜听起来心烦意乱——也不单是“健忘”这么简单。这不是个好兆头。他们要靠她驾驶飞船，要是她开始崩溃，他们的麻烦就大了。

士官长打开个通讯频道。“小组注意，计划改变。预计在十九分钟后到达致远星，我以后再作解释——拿起你们的装备尽快赶到舰桥会合。”

停顿一下后，哈维逊中尉回答：“明白，士官长。洛克里尔与我已经上来了。”

圣约人部队运兵船的舱门打开，波拉斯基轻轻跳了出来。三个人迈

着矫健的步伐向舰桥走去。

士官长打开与科塔娜的私人通讯频道，“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

通讯频道整整十秒钟没有回音。“我已经弄清圣约人部队的磁性等离子成形系统。”她答道，“我们到达致远星时就会具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要是有必要的话。”

“飞船其余部分的功能还正常吗？”

“对。”她回答，“对不起，士官长……这些计算比较……难缠。”

通讯颇道里没有了声音。

科塔娜的行为使士官长深为忧虑，但也只好说服自已相信她。否则他还有什么选择呢？他、中士和波拉斯基在舰桥外面停下脚步，厚重的防爆门被关闭了。

“中尉？”他说道，“我们到了门外。”

大门缓缓打开，只见洛克里尔与中蔚站在对面，手端突击步枪瞄准走廊。当他俩看清他们是自己人时，紧张的姿势才放松下来。

哈维逊中尉将步枪挂到肩上，说：“这么热情地欢迎你们真是抱歉。科塔娜不断接收到来自于飞船各个角落的瞬时信号。我们迟早要去收拾它们——最好赶在它们收抬我们之前。”

“同意。”士官长说。

波拉斯基走到中尉面前，向他敬礼后报告了她为弄清圣约人部队运兵船的控制装置所作的努力。

洛克里尔慢慢走到士官长与约翰逊中士近旁。“你认为怎么样，中士？”他低声说道，偷愉瞄了一眼波拉斯基，“我是说，她怎么样？当然，陆战队与太空舰队之间有一道坎，但我能跨过去。你认为我与她之间有可能吧？我是说——”

“可能性就如同你跳进太空自己走完剩下这段到致远星的路一样大，”中士嗤之以鼻地说，“而且还是只穿内衣走。”

“如果给我一个降落舱，我会这么做的，中士。”洛克里尔棕褐色的脸上泛起一丝笑容，随后他转身对着士官长说：“当然，我知道，要是我没靠近目标，他就不会吃这么大的醋了。无风不起浪，对不？”

士官长盯着洛克里尔慢慢摇了摇头。洛克里尔的笑容逐渐消退，但没有完全消失。

“你们两个家伙只是嫉妒罢了。”他咕哝道，用手指摸摸下颌上的一道伤疤。“就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了。”

洛克里尔现在的兴致很高。尽管这个地狱伞兵生性粗鲁，士官长还是比较欣赏他在战斗中的表现。他不会惊慌失措，技术过硬，运气也不错，能逃过光晕这一劫——士官长知道如果要回致远星去的话，他们正需要这种技术和运气。

“正在离开跃迁断层空间。”科塔娜宣布，“三秒……两秒……一秒。”

依照士官长的任务钟，从科塔娜告诉他预计到达时间是十九分钟到现在只过了八分钟。关于时间膨胀效应，还有什么她没意识到的吗？

舰桥的灯光黯淡下来，舱壁上一排显示器变得漆黑。接看，闪烁的星星一个个出现，在三点钟方向波江座ε星天苑四星球燃烧着黄色的火焰。

“我们现在距星系中央七十万公里。”科塔娜对他们说，“我打算跃入的地方恰到好处，既能让我们看清发生的状况，也可以使我们在遇到麻烦时有时间再冲能，重新进入跃迁断层空间。现在正接收信号，圣约人部队的信号，数量很多，正在破泽……稍等。”

哈维逊在一个屏幕上敲了一下，把图像放大。

“天啊！”他低声惊呼。

一个星球出现在屏幕上，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那个世界从两极一直烧到赤道，地面火焰腾腾，大气层中还有一股黑色的飓风在肆虐。

士官长感觉飞船好像猛然减慢了速度。他不禁握紧了双拳。

他把自己的大部分队员都派到了那里——原先还以为那里的任务“更容易”。他使他的斯巴达战士步入死地，他肯定他们早已不在世上了。

他们是战死的呢，还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轨道中的圣约人部队飞船烧死的？

“我们没来错地方吧？”洛克里尔喃喃自语道，“那是致运星？”他摘下帽子，用手揉搓着，耳语般地说道，“可怜的家伙。”

另外的显示器上圣约人部队的战舰正在绕着星球飞行，还有几十艘小型飞船，以及一个大型设施，看起来像是中央停泊港。

“这是什么？”士官长走近几步问道。他敲了敲中央那个显示器，把它的分辨率提高，将中纬度附近一部分地面的图像放大。

图像逐渐变得清晰，显示出一块块的绿色、棕色与白色——不同于狂暴的黑色与激愤的橙色，它们正在星球其余部分肆虐。

“看来好像它们漏掉了一个地方。”中士说道。

“圣约人部队使一个星球变成玻璃时从不会‘漏掉’任何东西。”士官长答道，“我们见过它们这么做已有上千次，没有一次意外。”他转向哈维逊中尉，“我们应该再靠近些以看清楚这是什么，长官。”

“士官长，”哈维逊柔声说道，举起双手，“我理解你想确切地知道你的斯巴达战士同伴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是……”他指了指星球，然后皱起眉头仔细察看致远星未受损的部分。“确实，”他低声说，“我们真的该靠近去看看……假如侥幸能成功的话。”

中尉把放大部分拉回来，使显示器重新聚焦到大气层上层。上百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跃人眼帘。“有几艘更小的飞船在那个地点上空盘旋。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他低声道，“如果圣约人部队对这个区域这么感兴趣，那么我们也该这样才是——只要我们够隐蔽。科塔娜，让我们靠近些。”

“是，中尉。”科塔娜回答。这艘圣约人部队的旗舰平稳地加速进人星系。

“它们在跟我们打招呼。”科塔娜说，“正在生成适当的答复。”

约翰数了数显示器上的飞船，有几百艘——大多与圣约人部队的运兵船一样大小，但巡洋舰至少有两艘，还有两艘巨型航空母舰，每艘都运载了三个中队的撤拉弗战斗机。它们的火力摧毁这艘俘获的旗舰绰绰有余。

许多小型飞船把残骸从战场运送到致远星上空的一个地方——UNSC与圣约人部队飞船的废品丢弃站。

“你们看这个。”士官长指着那堆漂浮的残骸说道。

中尉凝神地看着那里。“它们很可能打算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正在大扫除呢。”

“我们进去了。”科塔娜宣布，“那支舰队很奇怪为什么一艘圣约人部队的旗舰会出现在这里，但还没有怀疑我们的身份。破译工作有些难缠，但从它们答复时附加的一长串敬语来看，它们明显以为有个高官在指挥这艘飞船。在它们提到的其他事情当中，它们把某个人称作‘明亮钥匙的守护者’。”

“这名字真他妈的蠢。”约翰逊中士嘀咕道。

“你能说出它们在下面那个地方干什么吗？科塔娜。”中尉问。

“还不行。”她回答，“它们的语言不能照字面翻译，每个词都含有多重意思。有个东西它们认为是神圣的——它们说的话中涉及到的宗教典故比它们的例行公报多十倍。等等……正在接收一个新信号，比其他信号弱，不在圣约人部队的频率上。是在UNSC的E波段。”

哈维逊中尉舔舔嘴唇。“播放。”他说。

扬声器里传来“嘟嘟”的信号声，一共六个音，停顿两秒后重新响起。

士官长当即全身僵硬。

“就是它。”科塔娜说，“翻来覆去就那六个音。它来源于这里。”一个小小的导航三角形出现在星球表面未受损地区的边缘。

“它不是摩尔斯电码。”波拉斯基说道，“我从没听过这种电码。也许它是个测试信号？也许它来自某个自动化装置，比如空中交通转发继电

器？”

“它不是自动的。”士官长说，“大家作好战斗准备，我们要到下面那个地方去。他们还活着。”

他哼起了一个低得只有他与科塔娜才能听到的曲调：“大伙解除警报。”

第十七章

军历2523年7月14日1002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斯巴达战士在军事演练。

二十九年前。

约翰匍匐前进，爬到山丘边缘探头窥视。一个绿树成阴、青葱繁茂的峡谷展现在他下面。远处，波光粼粼的大角河蜿蜒流入森林。上空一群鸟在翱翔，下面一片静谧。他慢慢退回到一个漆黑的树洞旁，然后爬了进去。

弗雷德与琳达在这个被挖空的雪松阁洞中席地而坐。为了不被士兵的热感应探测仪发现，他们交谈的声音特别轻微。

“现在没有情况。”约翰低声说。不一会儿，萨姆、凯丽和菲杰德幽灵般地从他们附近的隐蔽点冒出来，他们爬出树洞，仔细观察有无敌军巡逻。

远远看去他们像是在进行实战演习的士兵，个个高大、健壮、敏捷，年纪在十七八到二十出头的样子。走近看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每个斯巴达战士都只有十二岁。

“检查武器。”约翰对弗雷德和琳达说道，“这次我们不容许有一点闪失，尤其是你们的步枪。”

琳达与弗雷德把他们的SRS99C-S2型狙击步枪拆开仔细察看——这两把枪是他们从两天前被派来搜寻他们的T连两个射手那里缴获的。如果T连的士兵没能抓住他们打个半死——那T连就丢脸丢大了。

约翰也在检查他的手枪。这枝武器是军士长门德兹分发的。它利用压缩空气发射纳克飞镖，有效射程二十米，能够放倒一头犀牛。

但是靠二十米的射程来完成这次任务很困难，因此，菲杰德对狙击步枪的11.4毫米口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①进行改造，除去致命的穿甲弹头，代之以纳克飞镖。①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armor-piercing,fin-stabilized,discarding sabot-tracer,缩写APFSDS。 琳达对改造后的武器

进行火力试验后，向约翰保证：一百米内能精确击中目标。飞镖能射进人体，但不会杀死任何人——除非击中的是太阳穴或眼睛。“好了，”约翰说、“这虽然是一次军事演练，但也是门德兹军士长第七次让我们与T连过招。”

“他们都输得不耐烦了。”弗霍德撇嘴笑着说。“那不是好事。”琳达对他说道，拂开散落在脸上的一缕红发，“他们不打算公平竞赛。你也听到了我们俘虏的狙击兵都交待了些什么，他说这次他们上尉要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赢——即使让我们几个血溅当场也在所不惜。”

约翰点点头，“因此我们也要对他们施以颜色，竭尽所能争取胜利。”他抓起一根树枝，在盖满落叶的泥土上画出一个正方形。“红队由我指挥：包括我、萨姆、凯丽和菲杰德；琳达，你带领蓝队。”

“那不是‘蓝队’。”弗雷德抱怨道，露出一张苦瓜脸，“就只有我嘛。怎么单单留下我充当狙击手？”他握紧了双手，约翰能感受到他迫切想近距离作战但又不能如愿的痛苦。

“因为你是我们第二棒的狙击，仅次于琳达。”约翰告诉他，“又是最棒的观测手。我们的计划能否成功就取决于狙击队，不要推三阻四。”

“是，长官。”弗霍德咕哝道，他又点点头低声说，“最棒的观测手？酷。”

我们再讨论一下。”约翰在正方形中心划了一条线，“红队渗入基地，在05：00引爆眩晕手雷——引出T连更多的士兵，并分散其余士兵的注意力。”约翰抬头看着琳达。“一定要除掉他们保护军旗的那几个家伙。”

“没问题。”琳达答道，用她深绿色的眼睛注视着约翰的眼睛。

他不知道在她透过狙击镜瞄准目标时她的眼睛也是这个样子。她好像从不会眨眼，玩瞪眼游戏总是她赢。

“我们得到军旗后，”他继续说，“红队会撤出那里。留心优先打击目标，给我们做好掩护。我们在着陆区会合，希望在那之前没人发现我们。”

弗雷德点点头。琳达举起她的新步枪，它太大了，枪托放在肩胛上

后，琳达几乎无法通过狙击镜瞄准目标。“我们不是吃素的。”

约翰闭上眼，在脑中又把计划的各个细节过了一遍。好——一切就绪。他们的胜算很大。他知道他们会赢。“在着陆区我没发出警报解除信号，就躲着别出来。”他提醒他们，“我们可能会被抓住……他们会使尽办法让我们招供。”他们都点点头，想起了T连是怎样对待詹姆斯的。T连的解释是他们护送他从他们监牢的一个牢房转到另一个牢房时，他“从一级楼梯上摔了下来”。詹姆斯没有屈服……至少在精神上。但约翰宁愿他屈服，詹姆斯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才恢复元气。

不——约翰打消了那个想法。他很高兴詹姻斯并没有屈服。换了约翰自己，他也会咬牙挺住的。

约翰用口哨吹起一支德雅教给他们的单节奏六音符小调——他们解除警报的信号。他站起来，把飞镖手枪插进枪套，又检查了一下腰带上的三枚眩晕手雷。“着陆区见。”

他伸出一个拳头，琳达和弗雷德同他击拳告别。琳达把小手放到他的手臂上。“小心。”她低声说。

约翰点点头，“我一直都很小心。”

他爬到外面，萨姆、菲杰德和凯丽正在等他。他们的脸上溅有污泥，外套沾着一些草屑。

“有问题吗？”他问他们。

他们摇摇头。

“好，检查你们的镜子。”

他们取出昨晚从T连厕所里获取的镜片。他们都在镜子的边缘贴上胶布，这样拿进拿出更方便；同时在镜子背面也粘上了胶布以减少碎裂的机会。整个行动都系于一个易碎的镜片上，这使约翰特别忐忑不安。

“从现在开始只打手势。约翰对他们说，“出发，红队。”

他们摸爬滚打穿过森林来到一条碎石路上。他们从附近的山丘上推下两块巨大的岩石，把路挡住，然后蹲在灌木丛中等候。

一辆后勤供应卡车亮着前灯一路隆隆驶过来，然后“吱”地尖叫一声停下。两个士兵下车扫视着这片区域。

“你认为是不是伏击？”其中一个嘀咕道，加劲握紧步枪。

“军情三处那些小怪物弄的？老天，我不知道。”司机说，“这次演练的规则被搞得 - 团糟。”他拿起一件凯夫拉纤维B①披风罩住头部。“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想在屁股上挨个飞镖。掩护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那个人下来绕着卡车走了一圈。“看样子没事。”他低声说，“赶快。”

①一种质地牢固、重量轻的合成纤维。

司机跳下驾驶室，走到岩石旁把它们从道路上推开。

约翰跑出灌木丛爬到卡车底下，抓住底盘，把自己拉起来紧紧贴在上面，近得以至于他都闻到了新轮胎的橡胶味。凯丽与萨姆紧随其后，菲杰德最后赶到。

他们都没被发现。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那两个人重新上车，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

沙砾弹起来打在约翰的脸颊上把皮肤划破了，鲜血从耳朵流到了脖子里，但他不敢松手去揩拭。他们经过一公里的沙石击打后，卡车在T连的基地慢慢停了下来。门卫跟司机有说有笑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绕车走了一圈，打开了卡车的后门。

约翰蠕动一下，准备好了镜片。他轻轻摇摇手，示意其他人也照做。约翰斜持镜片对准卡车的底盘。他的手有些抖，但他靠意志终于使它稳定下来。他必须做到。

门卫拿着一根末端带有小镜子的长竿靠近卡车。他把长竿伸到车底，沿着边缘进行扫查。

约翰用他的镜子对准竿上的镜子，当门卫从他旁边经过时他跟着移动镜子，使得门卫看到的只是底盘的映像——距离约翰左边一米。

他们昨天训练了一整晚。必须做到尽善尽美。

门卫接着移到了萨姆的方位、然后是菲杰德，最后到了凯丽所处的

车角。

凯丽的镜子突然滑落，她急忙伸手去抓——就在它落地前一把将它抓住了。约翰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门卫检查她那部分时，凯丽的镜子反射面没放对位置。

“进去吧。”门卫在旁边拍了拍车身说道，“没事。”

“狗怎样了？”司机问。

“还不见好。”门卫咕哝道，“不知道它们昨晚都吃了什么，到现在还口吐白沫。”

“见鬼。”司机说道，然后发动引擎驶进T连的大本营。

昨晚弗雷德给警卫犬吃了一种调成糊状的食物，成分是几只他们捕捉的松鼠、一些没成熟的浆果，还有他们急救箱里的抗菌药膏——这个大杂烩保证让T连的狗第二天都有气无力。卡车停放在一个仓库里。两个人进来，卸载完后面的货物，随后离开，并顺手锁上了库门。

约翰与其他队友这才慢慢从车底爬出来了。大家都没说话，如果有一个字被对方偷听到整个行动都要泡汤。他们静静地揉着发疼的肌肉，约翰给自己的耳朵绑上纱布止血。

约翰指了指萨姆，又指指车篷，萨姆点点头，着手工作；然后约翰指了指菲杰德，又朝侧门指指，菲杰德走到门边，开始撬锁。

约翰与凯丽负责巡视仓库，寻找摄像机、狗、守卫等等他们必须清除的东西。都没有。

萨姆带着四个水壶回来了，按照计划，他应该已经在里面装满了卡车上电池中的酸性液体。侧门“咔哒”响了一下，菲杰德对着他们竖起拇指。他们聚集到门边。菲杰德慢慢推开门，先从门缝往外窥视，然后又打开一些，瞥了瞥左右两边。

他点点头，率先走出去，远远避开头顶的灯光，沿着仓库的阴影行进。

约翰与其他队员跟在后面，在阴影最暗处停下。约翰举起五根手指，萨姆把装着酸性液体的水壶交给了他。约翰指指手表，又摇了摇五

根手指。

他们点点头。

然后约翰指指凯丽，再用两根手指指了指营地周边，接着像闸刀般切在另一只手上。凯丽点点头，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萨姆与弗雷德也动身离开，向他们先前已经侦察好的营房进发。每座营房下面都有一个可供爬行的空隙。约翰飞奔到最远的营房，闪入营房下的空隙中。他停顿一会儿，听听有没有吵闹声、脚步声、警报声——一切依然平静。他们没被发现……但留给他们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约翰从口袋里拿出三块口香塘，丢进嘴里嚼起来。他爬到营房的中央，小心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块抹布．把酸性液体倒在上面，然后用它轻轻擦着木质地板的底部。他极其谨慎，不让抹布被酸液浸透或把酸液弄到自己身上。当抹布碰到胶合板的时候，木板开始冒烟燃烧起来。

他把一块一平方米的地板都浸透酸性液体后看了看手表，只用了30秒，现在是04:55。时间刚刚够。他将三颗眩晕手雷的定时引爆时间设置为五分钟后，然后用嚼过的口香糖把眩晕手雷固定在被酸腐蚀的那部分地板边。

正常情况下，眩晕手雷不能穿透一厘米厚的胶合板，然而一旦酸液侵蚀了疏松的纤维，三颗眩晕手雷把那一个平方的地板炸成千百万块碎片绰绰有余——让它们径直射进T连的就寝处。不会致命……但保证会让这里乱成一锅粥。

约翰爬出去，潜回仓库，与红队其余队员会合。　　　约翰看看表：04:58。

他指指凯丽，又指指自己，然后在仓库的角落里做了个蜷曲的动作。他指指萨姆与菲杰德，示意他们到对面的角落去，二人立即走到对面去了。

约翰与凯丽蹲伏在地，静等行动的那一刻。他们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军营中央、运动区、操练场，还有位于正中心的旗杆。

一个下士与两个卫兵准时出来了。他们展月绿条旗，下士把旗的一

角固定在一根挂在旗杆上的系索上。

约翰瞥了一眼远处的森林。T连军营护网外围的树木都被砍光了。他知道森林距这里超过了一百米——将近两百米。这么远的射程无法保证琳达与弗雷德命中任何目标。

他抽出飞镖手枪，打开保险。

05：00，眩晕手雷爆炸，营房下面冲起炫目的光芒。木板的碎裂声，T连男男女女的惊叫声，顿时响成一片。

正在固定旗帜的下士急忙松手回身张望。周边护栏上的探照灯齐刷刷地亮起来，照向里面的营房。

一片混乱中，没人注意到旗杆附近的卫兵之一丢下步枪，紧紧抓住自己的脖子……最后脸朝下栽倒在沙砾上。

他的伙伴见势不妙，吓得跪了下去。

约翰一边开火，一边脚下生风地冲到营地中央。他第一枪射偏了，跪着的护卫猛地转过身面对着他。菲杰德与萨姆随即射中了他的背部。

约翰瞄准下士——他正手忙脚乱地想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约翰射出两枚纳克飞镖，正中他的胸膛。他应声倒地。

又有两个卫兵绕过仓库的角落，大喊大叫着举枪瞄准约翰。

他站在开阔处，相距又这么远，飞镖手抢无法击倒那些卫兵。

一个卫兵开了火。子弹擦过旗杆，离约翰的头部不到五厘米。

这个卫兵突然全身僵硬，丢掉步枪狂乱地抓着他的后脑勺……一枝飞镖射进了他的头骨。他尖声惨叫，倒在地上乱滚。

另一个卫兵抽搐了一下，刚从大腿上拔出一枝飞镖，又一枝飞镖击中他的胸部，他随即直挺挺地躺倒在地。

约翰做了个手势，对琳达与弗雷德表示感谢。然后，他解下绑在系索上的军旗，塞进自己的衬衣里。

他示意红队前进，凯丽把他们带到护网边。

凯丽靠近铁丝护网时，并没有减缓她疾速奔跑的步伐。她缩身冲向金属网。就在她刚要碰到护网时，约翰注意到了酸性液体在上面腐蚀后形成的轮廓。

护网被撞开一个参差不齐的缺口，凯丽滚到外面，起身撒腿就跑。约翰挥手示意大家钻过去。他最后出来时，往身后飞快地瞥了一眼。

军营一片混乱。探照灯四处搜寻目标，营房里尖叫连连。一辆坦克隆隆开动，“嘎吱嘎吱”地驶入基地中央。

约翰他们一路狂奔。机关枪断断续续的射击声从身后陆续传来——这时，他们刚好跑进森林的安全地带。

约翰气喘吁吁地低声笑道：“大家干得好。我想那些家伙这次用的是真枪实弹。”

凯丽举起一颗7.62毫米口径子弹的弹壳。“对，”她说，“一点没错。”

“前进。”约翰说，“我们别待在这里。他们现在已经恼羞成怒了。”红队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中。他们一路专挑树阴走，当看到在头顶搜寻他们的鹈鹕运兵船时，就躲到原木下面去。

05：45，他们到达指定为撤退着陆区的空地。按照计划，他们在07：00与门德兹军士长会合。当然，军士长几乎没让他们这么轻易脱身过——因此约翰安排蓝队也来这个地方……只是他们要保持隐蔽。琳达与弗雷德会驻留在树梢某个地方掩护红队，直到他们确定没有危险。红队蹲坐在灌木丛中静静等待。他们还不安全，约翰知道。T连可能正在搜寻他们，这段时间红队可能会沉不住气……他们急于炫耀自己如何成功完成了任务，或迫切地想看看缴获的军旗。值得表扬的是，红队就这样待着，既没动，也没说活。而蓝队则踪影全无。

06：10，空中传来鹈鹕运兵船引擎发出的轰鸣声，它逐渐降落到那片空地上。后舱门“砰”的一声打开了。

菲杰德蠢蠢欲动，但约翰用手按住了他的肩膀。

“来得太早。”他低声说，“士官长哪一次不是准点到的？”

菲杰德、凯丽和萨姆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我去。”约翰说，“你们支援蓝队。”

他们对他竖起拇指。萨姆拍拍他的背，低声说：“别担心，我不会让他们伤你一根寒毛。”

“我知道。”约翰低声回答。他从衬衣里取出军旗交给萨姆。“谢谢。”约翰爬出他们的阵地，当离队伍三十米远时，他站起身向鹈鹕运兵船走去——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个陷阱。

他走过一半草地后停下，在那里等着。

一个人出现在鹈鹕运兵船的出口斜道上，招手叫他过去：“过来，孩子。快点！”

“不行，长官！”约翰响亮地回答。

这个人转身对里面的人咕哝道：“糟糕。”他叹口气，“好吧，我们就来硬的。”四个人从鹈鹕运兵船后部跳出来，迅速排成一个半圆形向约翰逼近，他们的突击步枪直直地对准他。

约翰举起双手。

“他投降了。”一个士兵以狐疑的口吻说道，“我们还要不要开枪？”另一个问。

“不要。”领头的咬牙切齿地说，“先讨债。”他跨上前对着约翰的腹部就是一拳。

约翰痛得弓起了身子。

这个人把约翰拉起来，又重重地打了一拳。“我们必须找到该死的军旗，否则上校就会让我们的屁股开花。它在哪里，小家伙？”他使劲摇着约翰，“其他的混蛋都滚到哪里去了？”

约翰哈哈大笑。“什么事那么有趣？”他咆哮道。

“你们这帮傻瓜被包围了。”

一群飞镖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从鹈鹕运兵船下来的那些人抽搐起来，有一个开了一枪，但子弹偏离目标，射高了。他们全身麻痹，翻倒在地。约翰蹲下去从打他德那个人身上取出手枪，然后匍匐爬向鹈鹕运兵船。他爬到打开的舱门边上，朝里面扫视了一遍。没人。

他手脚并用地进入驾驶舱，打开鹈鹕运兵船的雷达。他发现在一百二十度航向、十四公里远的地方有个信号点，正平行飞向他们所处的方位。约翰跳下鹈鹕运兵船，跑出草地。

红、蓝两队依然躲着……他们会永远这样躲下去，直到他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

约翰不管怎样都不会泄露他们警报解除的信号——即使是严刑拷打，或门德兹军士长动用最严厉的高压手段都不能撬开他的嘴。他宁愿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队友。

约翰用口哨吹响一支节奏单一的六音符小调，并叫道：“大伙解除警报。”

红队首先出现，他们冲出草地。路上凯丽停下来，在一个家伙的头部踢上一脚，并把他的枪拿走了。

琳达与弗雷德从一根树枝上跳下来，也跑过草地。“大伙解除警报。”琳达重复说道，咧嘴开心地笑了，“大家可以出来了。我们都自由了。”

第十八章

时间：日期记录异常＼估计为军历2552年9月23日0510时

波江座ε星系，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上。

科塔娜并没有太注意士官长与其他人之间的争论。争论毫无意义。她百分之百地相信约翰会说服他们一同前往，或者——如果失败的话——他会说服中尉让他单独去地面调查那个信号……在她看来，那个信号非常容易被复制，而且又没有加密，任谁都明白这－点，真不知道士官长凭什么就认定是他的斯巴达战士小组发送的。

她没有参加这场节奏缓慢而没有效率的谈话，而是对圣约人部队在ε星系的行动模式进行了分析，从而发现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圣约人战舰以极其规则的椭圆形轨道绕致远星飞行。总共有十三艘重型巡洋舰与三艘航空母舰在离致远星地面三百公里的上空行动。在这个巡逻航线之外，还有两艘轻型巡洋舰盘旋于米纳致特山上方——但现在它们被困在重力升降梯的底部，不会对她的飞船构成直接的威胁。

第二，它们的巡逻航线中有一个盲点，可以利用它作为绝佳的会合处，等士官长及其他人完成地面任务后从这里把他们解救出来。她给他们设计好进去与出来的航线，然后开始计算在如此靠近致远星的地方进行断层空间跃迁所需的精确数据。

第三，也是科塔娜感到最有趣的一点，有二百一十七艘小型圣约人部队飞船在把残骸集中运送到一个太空区域，它位于致远星北极上方一个高空静止轨道。在那个区域飘浮着毁于致远星之战的飞船躯壳，既有圣约人部队的，也有UNSC的。UNSC一些最精良的飞船赫然在目："巴士拉号"，"汉尼拔号"，以及舰队的骄傲——超级航空母舰"特拉法加号"。在那些飞船中没有人类的信号发出来，科塔娜也感觉不到任何活跃的电磁场。

她看到小型圣约人飞船把那些了无生气的船身切割开，驮上一块块A型钛合金装甲后就飞走了。它们像一队蚂蚁一样奔波于低纬度上方的一个区域，也是位于米纳致特山上空，圣约人部队在那里用这种金属建造

了一个平台。金属平台现在已是个边长一公里的正方形。很明显，圣约人部队对致远星不单单是摧毁了事。

“科塔娜，”士官长说，“我们的会合处在——”

“已算出最佳坐标。”她答道，随即把圣约人部队的盲点投射在舰桥的显示器上。“敌军的巡逻舰队漏掉了这块九千立方公里的区域。进一步的最佳方案表明，在0715时所有飞船离这个点最远。我建议我们在那个时间到那里会台。科塔娜看到他们为她的即时分析而讶异不已的神情不由感到一阵得意。她喜欢向船员炫耀她的聪明才智。

“很好。”中尉答道，一边还在显示器上检查她的计算结果。

“至信号源的最佳路线己设计好，上传在圣约人部队运输飞船的电脑里。”她告诉他们。然后，她打开一个私人通讯频道接着对士官长说：“祝你好运，士官长。多加小心。”

“我一直都很小心。”他答道。

科塔娜没费心去回应他的无稽之谈。士官长好运连连，多少回都绝处逢生，她已没兴趣去计算他有多大的生还机会。

士官长一行人离开舰桥。科塔娜用传感器扫描了一遍整艘飞船，以确定通往发射舱的道路没有危险。船上还有残敌。她不能确定它们在哪里，但断断续续接收到一些信号点，通风口的面板被打开后又关上，还有几个工程师不见了踪影。

她追踪着他们驾驶圣约人部队的运兵船飞离发射舱，进入致远星上层大气层，然后直奔致远星地面而去，波拉斯基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但她只是一个“人”，喜欢不合逻辑地蛮干，感情一冲动就完全丧失理智。科塔娜希望自己也到下面去——既出于保护他们那帮人的责任，也因为有许多问题她想找到答案。圣约人部队为什么对米纳致特山这么感兴趣？军情局的基地里还剩下些什么？科塔娜收回自己的思绪。这里要忙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几个任务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一直开着跃迁断层发生器，以防在匆忙之中需要跃出这个星系。她还不停地优化等离子发别装置的磁场所需的参数，为万一要开战做准备。她从星系中每艘圣约人部队飞船同时传送的一百二十二个公报中辨别出它们俘获的飞船叫什么名字——“无尚

正义号”。她在充斥于公报中的圣约人宗教典故间建立起联系，继续建立一个语言翻译子程序。她把其余的处理能力分散到追踪周围上百万个飘浮物上，寻找救生舱、冷冻舱，以及可能藏有人类幸存者的任何东西。他们那艘圣约人部队的运兵船飞离了探测范围，消失在地面曾是高地森林的某个地方——那里现在变成了另一番天地。

科塔娜开始绘制一幅地面的高分辨率地图——对士官长前往的神秘信号发源地和米纳致特山，她绘制得尤其精细。

她经过快速计算，估计完成这些任务要比平常花上更长的时间，因此不得不从她超负荷的记忆芯片里释放出一些空间。科塔娜开始再次压缩她从光晕中获取的数据，她一时想把全部数据转储到圣约人部队的系统里，但她很快就否认了这种做法。她必须保护好这些数据，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科塔娜明显感到自已的头脑变迟钝了。她同时进行的工作太多，这样很危险，没有足够的反应速度，万一……

“异端！”

这个圣约人部队的词语在她的通讯线路里炸雷般响起，她一下子被震呆了，程序运行停顿了三个运算周期——这段时间正好使她失去对飞船间通讯软件组的控制。

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趁机给最近的巡洋舰发送出一个窄波束通讯脉冲。

相对于一个圣约人部队的公报而言，这条信息非常简短：内容是报告旗舰被“不干净的异端分子玷污”，呼吁星系里的每一艘飞船“联合起宋清除污秽”。经过压缩与毫无意义的加密后通过载波一同传送出去的，还有科塔娜对跃迁断层空间的数学运算记录，有了这个运算就可以使她跃迁到离气体巨星——临界星极近的距离。

科塔娜掐断频道——但太迟了。信号已经传送出去，她无法把脉冲从太空中收回来。她堵死所有的通迅记忆通路。“叫你插翅难逃！”她咬牙切齿地叫道。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异端 - ”

“够了。”她说，“你必须明白，”她逐渐缩减记忆通路，把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一个编码层一个编码层地肢解开来，“现在这个系统属于我了。”

虽然一个正常运转的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对军清局三处可谓弥足珍贵，但圣约人部队的这个人工智能过于危险，她不能允许它继续存在。

“想干什么随你便 - 便 - 便便。”它尖叫道，“我终于要去去赐予我的天堂最后 - 最后最后的圆满圆满圆——处于非复制状态。”

这番古怪的言辞激起了科塔娜的好奇心，但她必须把它搁在一边——永远。她拆散这个人工智能，清除里面的程序，但在毁坏的同时记录下圣约人部队的编码结构。这和解剖相类似，她做得快、准、狠——直到她看见这个人工智能的核心编码。她停了下来。

她差点认出这个编码，编码模式极其眼熟，但没时间思考原因了。她对它作好记录后就清除干净。圣约人部队的这个人工智能已彻底完蛋，它的一部分程序进行了安全处理，分开储存以备将来研究。当然，假如科塔娜有将来的话。

她注意到圣约人部队十三艘战舰正气势汹汹地向她所处的方位进逼。她的通讯频遭里充满了要把她以及俘获的旗舰烧成灰烬的语气狂傲的威胁。

那都是些没用的数据，她把它们统统滤除。

圣约人战舰上的武器温度逐渐开高，变成了暗红色。

科搭娜保持着冷静。经过深入研究圣约人部队的等离子武器系统，她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它们在发射之前会发光。蓄积的等离子一直都是热的，随时准备开火，但圣约人部队采用一种低效率的方法使等离子体形成等离子束，朝一个固定的方向发射出去。它们挑选出带原电子①，设计好适于打击目标的轨道，把这些等离子分流进一个磁泡，然后磁饱被发射出去，随后的磁脉冲将引导等离子束冲向目标。

①等离子体是由带电原子、电子和不带电的粒子组成的电中性的、高度离子化的气体。

圣约人这么一个先进的种族，它们的武器却依赖于如此拙劣的计

算，只一味依靠蛮力，以至于效率极其低下，造成严重的浪费。

她启动为控制等离子体而设计的新系统。它先用电磁脉冲排列无序的带电原子，在一微秒之内使它们顺着一定的轨迹汇入一个细如激光的光柱。

当然、这还完全是个理论构想。

作为试验，她发射了舰首三座等离子大炮——三条红线劈开漆黑的太空截击圣约人部队三艘领头的巡洋舰。它们的护盾爆发出橙色光芒，不停地闪烁，然后逐渐消失了。科塔娜的等离子束切入平滑的外星船体，船身金属被烧熔，三根光柱干净利落地穿过飞船。

科塔娜像用解剖刀一样上下移动光柱，把巡洋舰切成两截。

“行了。”她说。但是，前三座炮塔的等离子储量已经耗尽，要等几分钟之后才能再次使用。

要是这艘旗舰上拥有更优良的电磁系统就好了，这样她就可以设计出效率更高的导引运算法则。唉，圣约人部队对麦克斯韦方程组①的掌握远远比不上人类，这真是个讽刺。

①能够完全描述电磁现象的一组四个（微分〕方程式，由麦克斯韦首先整理出来。包括电的高斯定律（库仑定律为其特例）、磁的高斯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以及麦克斯韦修正过的安培定律。

科塔娜现在意识到她很幸运，赶在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泄露这个新式等离子导引系统前切断了它与外界的通讯。假如圣约人舰队的每艘飞船都重新装备改良后的武器，其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同时，她也意识到，留在这里硬拼不是最明智的做法。她考虑过同圣约人部队剩下的兵力一较高低；依靠经过改良的武器系统，她也有可能会赢。但方一失败，让圣约人部队获得她改进的技术去提高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个险不值得去冒。

科塔娜发射“无尚正义号”后部的等离子大炮，激光状的能量束闪烁着穿过太空，一个中队的撒拉弗战斗机刚从距离最近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航空母舰发射舱内部的爆炸此起彼伏，腾起一道道蘑菇状的火焰。

她没有停下来观看绚烂的烟花。

科搭娜对准致远星中央以最快速度俯冲下去，星球表面越来越近。她不知道士官长现在处于何方，是不是安全。

“我根本不该提醒你多加小心，”她耳语般地说道，“你不懂怎么去小心。我该祝愿你大获全胜，这才是你擅长的，约翰，愿你赢得胜利。”

她启动跃迁断层发生器；空间扭曲，裂开，随后旗舰融进光芒的包围之中。

第十九章

时间：估计为军历2552年9月23日0530时

波江座ε星系，俘获的圣约人部队运兵船上，前往致远星地面的途中。

士官长站在圣约人部队运兵船的甲板上。他之所以站着，是因为抗震椅是给精英战士与豺狼人量身定做的，没有一种形状适合人类的脊柱。没关系——他更喜欢站着。

他们穿过致远星的上层大气层，像一只后面拖着一千公里长丝线的蜘蛛从天而降。飞行在轨道里的其他一百多艘飞船与他们近在咫尺——有撒拉弗战斗机，还有其他的运兵船，而清扫船则伸出触须状的爪钩打捞着空中飘浮的金属碎片。占据天空主导位置的是两艘三百米长的巡洋舰。

巡洋舰加速驶向他们。

士官长走到驾驶舱，波拉斯基和哈维逊正坐在座椅上，这是他们从鹈鹕运兵船上拆下后焊接到这里的。

“它们在给我们发送应答信号。”波拉斯基低声说。

“这好办，准尉，”哈维逊中尉也低声说，“用科塔娜给我们制订的回复程序就行了。”

“是，中尉。”波拉斯基答道，然后全神贯注地看着左边显示器上展现的圣约文字。“现在发送。”她轻轻敲在一个全息图标上。

约翰逊中士与洛克里尔下士站在士官长身后两米远的地方，两个人都显得紧张不安。约翰逊嚼着他的烟屁股，眉头紧皱，注视着越来越近的圣约人部队战舰。洛克里尔下意识地伸屈扣扳机的手指，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科搭娜都安排好了，”约翰逊中尉低声说，“别担心。”

“我快要急死了。”洛克里尔咕哝道，“长官，我宁愿待在一个火烧火燎的单兵着陆器里，即使失去控制也比这里强。我们现在成了待宰的鸭子。”

“闭嘴。”哈维逊中尉不满地对洛克里尔低声说，“让女士安心操作。”

波拉斯基一会儿看看通讯屏幕，一会儿看看显示器，那两艘巡洋舰变得越来越大，塞满了她前面的全息空间。她的双手悬在操纵杆上方，没去碰它，但已是跃跃欲试。

三艘撒拉弗战斗机加速离开它们的轨道，飞行到他们附件。

“那是来攻击我们的吗？”哈维逊中尉问。

我认为不是，”波拉斯基说，“但很难预料那些东西会干什么。”

洛克里尔深吸一口气，士官长注意到他没有呼气。约翰用手按在他肩上把他拉到一旁。“放松，陆战队员。”他低声说，”这是命令。”

格克里尔呼出一口气，举手摸了摸他的光头。“对……对，士官长。”这个陆战队员费了老大的劲儿才迫使自已平静下来。

控制面板上闪过一道红光。“碰撞警告。”波拉斯基淡淡地说道，所有训练有素的太空军飞行员在直面迫在眉睫的死亡时头脑都异常冷静。她伸手去握操纵杆。

“保持航线。”中尉命令。

“是，长官。”她答道，松开控制器，“战斗机距离我们一百米远，还在逼近。”

“保持航线。”哈维逊中尉重复道，“它们只是要近距离查看一下。”他用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没什么好看的。根本没什么可看的。”

撒拉弗战斗机在距离他们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分别翻滚到运兵船两侧，引擎的外壳闪烁着刺目的蓝光。它们翻滚着飞到运输船头顶……然后重新飞回去跟那两艘巡洋舰会合。

那两艘大型飞船直接从他们头顶经过，遮蔽了射进来的阳光。在黑暗中，驾驶舱的光线自动进行调节，显示器面板上顿时充满了圣约人部队偏爱的紫蓝色光芒。士官长意识到他自己也屏住了呼吸。也许他与洛克里尔之间相似的地方比他想像的要多得多。

他更仔细地审视着这个地狱伞兵：一副狂野、绝望的眼神，左臂三角肌上文有烈火腾腾的彗星图案，在士官长看来他们两人简直格格不入。这个人没被圣约人部队与光晕上的洪魔消灭，要安然无恙地从敌人手中逃脱必须具备足够的运气与智慧。他确实控制不住情绪……但如果同样给他进行身体机能强化和一套雷神锤盔甲，他和这个地狱伞兵之间还会有什么区别？经验？训练？纪律？运气？

约翰一直感到自己与UNSC其他的男男女女不同，只有跟斯巴达战士伺伴待在一起时他才感到轻松。但是，难道他们不都是为了同一个事业在战斗、牺牲吗？

两艘巡洋舰飞过去了，ε星系的阳光一下子灌满整个驾驶舱。

波拉斯基长舒一口气，身体颓然前倾。她揩掉眉毛上的汗珠。

洛克里尔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拿出一条干净平整的红手帕，递给波拉斯基。

她盯着手帕看了有一秒钟，接着又看看下士，然后才接在手里。“多谢，洛克里尔。”她把它折成一个头巾的式样，拂开落在脸上的金发，绕着前额系好。

“不客气，女士，”洛克里尔回答，“随时听候吩咐。”

“锁定信号源，”哈维逊中尉说，“坐标230、110。”

“是，坐标230,　　110。"波拉斯基说道。她手握操纵杆轻轻向前推移，转动。

运兵船逐渐倾斜，平缓地往下俯冲。这时，致远星地面从显示器上消失，运兵船飞入了笼罩星球的浓重烟云中。

耳边好像听到“嘟”的一声，显示器的过滤装置随即启动了。不一会儿，辨析出的图像出现在显示器屏幕上——曾是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与土地现在成了一片火海，烧焦的黑炭随处可见。约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极力不再把它看作是致远星——它只是又一个被圣约人部队摧毁的世界。

“那个峡谷。”哈维逊中尉指着一条裂缝说道，那里的地面被侵蚀后

留下了一道蜿蜒曲折的伤疤。“扫描仪正在接收地面信息。我们靠近去看看。”

“明白。”波拉斯基翻转飞船，背面朝上飞入峡谷。当她重新调正飞行姿势时，两边雕有纹饰的石壁只与他们相距三十米。

中尉伸手取过他们从鹈鹕运兵船上拆下的背负式通讯设备。他对频率进行微调，搜索他们专程前来找寻的独特信号：一条六音符的信息响起，停顿两秒后，又重新响起。

“打开E波段频道，中尉，”士官长说，“我要回送一条信息。”

“频道已打开，士官长。说吧。”

士官长链接好自己的通讯频道，并对频道加密，使只有那些发送信号的人才能听到他的话。“大伙解除警报。”他对着麦克风说，“大家可以出来了。我们都自由了。”

从背负式通讯设备的扬声器里传出的嘟嘟声突然消失。

“信号消失。”哈维逊中尉猛地转头盯着士官长，“我不知道你刚才对他们说的是什么，但不管怎样，他们听到了你的话。”

“好。”士官长回答，“我们降落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他们会找到我们的。”

“头顶有敌军的威胁。”波拉斯基说道。她注意到靠右舷那一侧有块突出的悬崖在地面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于是驾驶飞船飞向那个也方。“我们在那里降落。”

“打开舱门。”士官长对波拉斯基说，“我一个人出去，确定一下那里有没有危险。”

“一个人？”哈维逊中尉问道，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你肯定这么做明智吗，士官长？”

“是的，长官。这是我的想法。如果那是一个陷阱，我想该由我去把它摆平。你们留在这里支援我。”

哈维逊边思索，边用他修长的手指敲着下巴，“很好，士官长。”

士官长朝洛克里尔点点头，迈步走下舷梯。士官长要他们留在运兵船上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如果这是个圈套，而他们都被捉住，那他就会没时间去营救他们，同时保全自己；第二，如果圣约人部队理伏在这里，那么哈维逊与其他人就必须离开，把科塔娜带回地球。他能争取时间让他们活着逃离这里。走到舷梯底部，士官长停住脚步，因为他的运动探测器发现了一个信号。那里——前方三十米，就在一块巨石后面：敌友识别系统显示，这个信号点既不属于圣约人部队，也不属于UNSC。

士官长抽出手枪，俯下身体，匍匐前进。

一个私人通讯频道“啪”地打开：“士官长，别紧张。是我。”

另一个斯巴达战士从岩石背后走了出来。他的盔甲——虽然损坏情况没有约翰的那么严重——到处都有磨损与灼烧的痕迹，左肩胛都凹陷下去了。　士官长大感欣慰。他的队友，他的家人，并没有全部牺牲。从他的腔调与左右扫视的轻微动作中士官长认出了这个斯巴达战士——斯巴达044，安东，他是队里最优秀的侦察员之一。两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安东抬起手，用两根手指在头盔面罩嘴巴处的位置快速作了一个简短的手势。这是他们表达笑的方式——用它最能把每个斯巴达战士内心强烈的感情表达出来。

约翰做了个同样的手势。

“见到你也很高兴。”约翰说，“还剩下多少人？”

“三个，士官长，我们小组还有一个外人。抱歉把敌友识别系统头闭了，但我们正试图迷惑这个区域的圣约人部队。”他朝左右看了看，“我认为在野外给你作全面的汇报不安全。”他示意走到悬崖的阴影处去。

约翰亮起他的确认灯。两个斯巴达战士小心翼翼地走出峡谷的中央地带，同时密切关注头顶上峡谷边缘的动静。

士官长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安东。比如，为什么他这个小队会与红队分开？红队在哪里？为什么圣约人部队没有把致远星的每一寸土地都烧成玻璃？

“你还好巴，士官长？”哈维逊中尉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响起。“是的，长官。我与一个斯巴达战士取得了联系。请稍等。”

安东在一个黑漆漆的洞窟入口处停住脚步。即使开启了图像增强装置，也很难看清里面的景象；站在悬崖的阴影里，只能看到一条隧道的模糊轮廓。刚进到里面，见到的是被漆得乌黑的“工”字钢梁，更深处是两米宽的巨石，两侧都架着一挺转轮机枪。每挺机枪旁各站着一个斯巴达战士——约翰认出他们是格蕾丝-039和李-008。

他们一看到约翰，就对他做了个表示微笑的手势，约翰回以同样的手势。

格蕾丝跟着士官长和安东进人洞窟。李留在原地担当守卫。

士官长不停地眨眼以适应洞窟内部刺目的白炽灯光。墙壁上有深深的构槽，好像它们是用机械挖成的。洞窟中央的折叠式牌桌前站着另一个人，他身穿太空军制服。

士官长挺直身体敬礼道：“将军！”

丹佛斯·威特康中将，尽管他育一个西欧人的名字与德克萨斯人懒洋洋的说话方式，但他自称祖先是俄罗斯哥萨克人。他有大熊般的体格；剃了一个平头，头发修理碍非常齐整；一双乌黑的眼睛，让人以为是用煤炭做成的；一部花白胡子从他的上唇垂下去，一直悬挂到他的下巴边。

“士官长。”将军回了个礼，“稍息，孩子。见到你真他妈的太好了！”他大步走到士官长面前跟他握手——几乎没有人会用这种危险的方式跟斯巴达战士打招呼——肉掌伸进冰冷坚硬的臂套中，一不小心骨头就可能被捏得粉碎。“欢迎来到独立营地。住所不是四星级的……但我们把它叫做家。”

“谢谢你，长官。”

约翰以前从没有与这个将军共过事，但他在新康斯坦丁堡战役与围攻泰坦卫星期间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却是众所周知。每个斯巴达战士都研究过威特康的作战记录。

约翰打开通讯频道对哈维逊中尉说：“过来吧，长官。警报解除。”

“收到。”哈维逊说，“已上路。”

“真高兴见到你，士官长。”威特康将军说，“我的问题你不要误会，你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呢？凯斯不是命令你深入圣约人部队的控制区域去执行任务吗？”

“是的，长官。这……说来话长。”

将军捻捻胡须末端，瞥了一眼手表，然后笑着说：“我们还有时间，孩子。讲来听听。”

约翰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向将军叙述了离开致远星后发生的事情：在伽玛太空站找回导航数据库，搭乘“秋之柱号”痛苦地逃亡，发现光晕及其古怪的守护者——343罪恶火花。他犹豫了一下，又描述了他与洪魔的遭遇以及随后光晕的毁灭，最后讲到了他俘获圣约人部队旗舰的情形。叙述期间，哈维逊中尉以及其他来自运兵船的人员都到了这里，他们静静地听士官长把经历讲完。

将军一言不发地听着，在约翰结束讲述后，他打了一个悠长而低沉的唿哨，坐在那里思索约翰讲述的一切。

“这个故事太离奇了，要不是出自你的口中，我会叫讲故事的这个人去做精神检查。”他站起来踱着步子，接着紧皱眉头停下来，“你讲的我完全相信……但还是有什么事不太对劲——”他思考的时候脸上堆满了皱纹，“虽然我不能把它确切地指出来。”

“长官，”哈维逊中尉柔声说道，“请原谅我问个问题，你怎么在这里活下来的？”

将军笑了：“嗯，这也说来话长，中尉。我给你长话短说吧他双手抱胸斜靠在洞壁上。

“圣约人部队那些畜牲一进入ε星系我就知道，致远星相成为历史。圣约人部队做事从不半途而废。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忙着撤退——这么做无可厚非——但我必须留下来。”将军的脸上闪现出好几种表清：关切、兴奋……然后他的脸色变得沉重起来，他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们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炸弹，名叫‘新星’。它是集束式核武器，每颗核弹头都带有一个氚化锂外壳。嗯，从理论上来讲，这个东西爆炸时，不仅会像一般核武器那样产生强大的冲击波，也会将含氚外壳压迫

至一个巨大的高温高压中心。”他一只手握成拳头砸在另一只手掌上以示强调，“这样一来，爆炸威力将增大一百倍。”笑容展现在他脸上，“星球杀手。我们计划在太空作战时用它们摧毁战场。”

笑容逐渐消褪的他，摸了摸胡子。“唉，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根本来不及转移地面上的那些‘新星’。因此我决定，改变它们的攻击目标。”

哈维逊中尉满脸困惑。他不敢插嘴，但将军注意到了他的表情，于是说道：“想想看，孩子，那些军火四周布满该死的圣约人部队会怎样。”

哈维逊摇摇头，“对不起，长官，我还是不明白。” “你是情报官员，哈？”威特康的鼻子“哼”了一声，转身看着士官长，“你会怎么办？”

“打开它们的保险，长官，”士官长答道，“启动装有故障自动保险的引爆装置，开始倒计时，时间可以设置为两个星期。”

将军点点头，“我只设置了十天。没必要给它们那么多时间去修补。”

他一只手重重地按在哈维逊中尉的肩上，使得哈维逊禁不住退缩了一下。“这个计别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中尉。或者是圣约人部队把‘新星’搬回它们的星球进行研究——这种可能性是我最希望发生的，因为一颗那样的炸弹会把它们的老家炸为两半；或者炸弹就留在这里——它们会把在致远星上的圣约人部队杀个精光。”

“我现白了，长官。”哈维逊中尉低声答道，然后看了看他的手表，“这是多少天以前的事？”

“剩下的时间还有不少，”将军告诉他，“大约二十个小时吧。”

哈到逊中尉倒抽一口冷气。

“然而，实施这个计划时遇到了一个阻碍。”将军从哈维逊的肩上抽回他的手，双眼盯着洞窟的泥土地面，“我有一支陆战队——C连——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被消灭了，我们没能到达那些‘新星’的储藏处”他叹了一口气，“都是勇敢的孩子。这么出色的战士，真他妈可惜。就在那时，我与红队通过加密的通讯频道取得了联系。我‘说服’他们借给我几个斯巴达战士。我们来到‘新星’储藏处，打开它们的保险，然后我们转移到这里，

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跟敌军周旋——只是让大家都不闲着，你知道，否则会很无聊。”

“红队其他人呢，长官？”士官长问。

威特康摇摇头，“我们最后一次跟他们通话是之前他们说要撤退的时候”他走到桌旁，展开一幅旧的纸质地形图，指着米纳致特山说道：“这里。军情局城堡基地所在地。”他停顿了一下，“但圣约人部队正在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挖掘那座山。我想让自己相信他们还在那里……但我们算了一下，圣约人部队在那里至少有十二支队伍。它们有空中支援，有低轨道巡逻，地面还有装甲部队。这个地方壁垒森严，还会有人幸存下来吗？”

士官长仔细察看地图上的地形，然后胸有成竹地对将军说：他们在地下，就在城堡基地里。我们在那里进行过大量训练。圣约人部队的搜寻队未必能检查完所有的隧道。”

“那么你认为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是的，长官，不止是一线生机，我保证他们在那里。那也是我要去的地方。”

将军的指尖放在米纳致特山的位置，敲了两下，思索着，然后猛地抬起头，“你们是驾驶一艘圣约人的飞船进入这个峡谷的，对吧？一艘运兵船？”

“是的，长官。”约翰没告诉他这件事。尽管将军着起来像个大老粗，但在军事上却是个行家里手。

“那我们去我他们，孩子。”

“长官！”哈维逊中尉说，“请恕我直言，长官，我们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回到地球。我们收集的有关光晕的情报，我们俘获的敌军旗舰上的技术……单是科塔娜关于跃迁断层空间的计算方法，就可以使战争形势变得对我们大大地有利。”

“这我都知道。”将军语气强硬地答道，“你说得一点都没错，中尉。但是——”他用肉乎乎的食指又敲了敲地图，“我不会把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撇在这个星球上让圣约人部队去摧残取乐。没门儿。为拯救斯巴达

战士更是在所不惜。我们现在就去。”

第二十章

时间：日期记录异常＼估计为军历2552年9月23日0610时

波江座ε星系，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上，前往致远星地面的途中。

波拉斯基让运兵船以最高速度——几乎接近一马赫行驶。飞船呈弧线上升，加入了一长串圣约人部队飞船中——运兵船、无人驾驶清扫船以及撤拉弗战斗机——它们正从一条更高的轨道飞往地面。这队外星飞船航向直指米纳致特山。

圣约人部队的公报展现在驾驶员座椅旁的一个屏幕上后，就静止不动了。

“从圣约人船队传送来的信息……我猜它们对我们的离队颇为不悦。”波拉斯基镇定地嘀咕道，双眼盯着圣约人部队的文字。

“它们不会开火。”将军说道，紧紧抓住波拉斯基的椅背，“我们没事。尽管往前飞，准尉。”他回头望着士官长，“叫他们做好准备，孩子。”

士官长点点头，走到船尾其余的队友前。他的三个斯巴达战士和哈维逊中尉、洛克里尔、约翰逊中士正站在一列放在甲板上的武器前面。安东简要报告了一下武器清单：“几枝霰弹枪，一枝核子枪，几枝多联装火箭发射器，几枝等离子与高爆手枪，还有各种类型的手雷——想要什么尽管拿。”

士官长为他的MA5B突击步枪拿了五个弹匣，另外还拿了三枚破片杀伤手雷和一枝近身作战的霰弹枪。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想轻装上阵，以便照顾队中其余的战友。

洛克里尔举起核子枪，由于太用力嘴里甚至发出了哼哼声。这枝武器的外壳发出古怪的绿光。

“一定要带上手枪，”士官长告诉洛克里尔，“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空间不大的地下场所。”

“明白。”洛克里尔说。

“我们快到了。”将军喊道。

士官长走到驾驶舱察看。运兵船与清主船鱼贯飞向一堆从山上切割下来的卡车大小的石块。一个直径十公里的螺旋形大洞的洞口出现在曾经高耸入云、宏伟庄严而又牢不可破的米纳致特山顶，昔日的绿树和冰川皆已不见。

现在它只是个露天矿井，一个钻孔机在它的中心死命地往下钻。钻机上方盘旋着一艘圣约人的巡洋舰，一架重力升降梯闪烁着紫色的光芒刺入洞口。

“那就是我们的着陆区。”威特康通知大家，“波拉斯基，我希望你驾驶飞船直接飞下去——稍微减小引擎马力，让重力光束帮助我们，它会把我们一路送到底部的任何地方。”

“恕我直言，长官，”波拉斯基说，“我不敢肯定洞口是否容得下我们。”

将军眯眼细瞧洞口。“容得下。”他说，“我对你绝对有信心，准尉，马上行动。如果上面的圣约人部队注意到我们，要下去就不好办了。”

“是，长官！”她的双眼紧盯着洞口，“没问题，长官。”

士官长惊讶于将军竟然这么无所畏惧。他相信这个人的判断力；将军因为在战役中经常使用不合传统的战略战术而屡遭责难，但胜利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他深刻的洞察力。然而，士官长也注意到指挥官的级别越高，下达的命令就越有可能需要克服难以克服的困难。

“小心了！”士官长对队伍喊道。

波拉斯基小心翼翼地驾驶运兵船飞过去，垂直撞进闪烁不定的暗紫色重力光束中。他们一进入这片区域，飞船就猛地一跳，然后速度加快，左摇右晃地驶入钻穿坚硬的岩石形成的孔洞。

上面黯淡斑驳的阳光被阻隔，运兵船变得昏暗起来，只看得见升降梯内部散发出的淡淡的蓝光。“我们在这里连掉头的空间都没有。”波拉斯基低语道。哈维逊中尉爬上前来，“威特康将军，长官，我明白我们能进去——假如这个洞通到某个地方的话——但您的计划还有一部分没说清楚。我们出去时怎么办，长官？”

将军冰冷的目光盯着哈维逊。“我都计划好了。你只管开火，到时听我的命令，不要胡思乱想。明不明白？”

哈维逊紧咬牙关，显得极其不满。“是，长官。”

波拉斯基专注地盯着呼啸而过的隧道壁。“短程传感器探测到一个信号点。”她说，“看来快到洞底了。照目前的速度预计到达时间为六十秒后。”

将军斜身靠近士官长，低声道：“我们到下面后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你必须加倍还击；然后你掩护安东，看他能不能确定你的斯巴达战士在哪里。我猜他们已经到地面上去了。”

还没等士官长回答，将军已走到船尾拿起一枝突击步枪和两枝高爆手枪，把等离子手雷与破片杀伤手雷别在腰带上。

“三十秒。”波拉斯基喊道。她熄灭引擎，运兵船只依靠惯性在重力光束里滑行。“下面有东西。”她说，“是不是阳光？”

远输船出现在一个巨大无比的房间里——直径三公里，呈圆形，周围从上到下有十多条走廊。头顶一个全息太阳与十多个卫星在圆形的天花板上旋转。除了圣约人部队钻出来的孔洞外，全息投影可谓尽善尽美。

将军乌黑的双眼凝神扫视这所巨大的房间，他瞧见一支圣约人的部队聚集在靠近房间一侧的地板上。“那里。”他用手指着说道，“我估计大约有一百个敌兵：几个精英战士和豺狼人，大部分是咕噜人、看样子它们正在清理一个洞穴入口，还没准备好结伴行动。好。

“波拉斯基，把我们降落在离它们半公里处，然后你重新飞到上面。希望你尽快回到洞里去，塞住它。我不想任由我们的后门洞开。”

“是，长官。”波拉斯基回答。

威特康将军又对李说道：“你当我们的后卫，孩子。待在这里保护飞船与波拉斯基。对不起。”

“是，长官！”李回答。士官长注意到他的话语中含有一丝苦涩，他无疑认为自己分到的是一项有力使不出的任务。

他们的运兵船逐渐下降至距离蓝色的地板一米处，两侧的舱门打开了。士官长首先跃出，紧跟着是安东、哈维逊中尉与洛克里尔。从另一侧舱门跳下的是将军、约翰逊中士和格蕾丝。

运兵船立刻往上飞进天花板里的洞中，确保不被地面的流弹击中。

“大家行动！”将军吼道。他指着格蕾丝与洛克里尔，“你们俩，使用长射程武器开火。其他人冲过去把它们灭掉。”

将军计划得很周详，他没冒险让运兵船——他们惟一的逃生工具——停在离敌军太近的地方。他们的出现会让圣约人部队措手不及，它们绝对预料不到在它们的军事腹地竟会受到袭击。但这种优势能持续多长时间呢？还有多久巡洋舰就会把他们的运兵船炸为齑粉？他们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圣约人部队，而是时间。

格蕾丝停住脚步，呈四十五度角抬起核子枪，发起第一轮攻击。这枝外星武器“嘶嘶”响着吐出一团耀眼的能量。能量团划出一道弧线飞跃半公里的距离，击中目标后，绿色的闪光轰然爆发。咕噜人与豺狼人随即飞到了半空。

洛克里尔发射了两枚火箭，然后把用完的火箭筒丢在地上。这两枚火箭击中一群精英战士，它们在一秒钟之前还在指挥清理洞穴。两声爆炸过后，房间那一端腾起团团的灰尘、火焰和浓烟遮蔽了视线。士官长示意小组散开缓步前进。

前面尘土飞扬，隐约可见的咕噜人与豺狼人发出阵阵惊叫，它们慌乱地朝天开枪，朝自己人开枪，朝一切移动的物体开枪。

“继续前进。”士官长命令，“趁它们还不知道遭到了什么袭击，赶快过去。”

安东停住脚步，跪在深入地板的一对足迹旁。“凯丽来过这里。”他在通讯频道报告说。

士官长打开红队的通讯频道，“凯丽？弗雷德？约书亚？斯巴达战士们，确认收到信号。”

回答他的只有静电噪音。

士官长现在距离晕头转向的圣约人部队施工队一百米远。一道射偏的等离子能量束从那片烟雾弥漫、碎石遍地的区域疾飞而出，落在离士官长几米远的地方爆炸了。士官长端起自动步枪对准那里疯狂射击，希望把敌人压制得没有还手的机会。

格蕾丝停下来，冉次扣动核子枪的扳机。第二次爆发出来的射线能量闪耀着炫目的光芒从头顶飞过，击中远处的墙壁后轰然爆炸。

在强烈的光亮中，士官长看到十二个豺狼人已做好防备，它们沿墙排开，能量护盾相互重叠组成一个密集的方阵。在它们后面，五个精英战士扣动了等离子步枪的板机。

“卧倒。”他大喊一声，俯冲到一侧。

格蕾丝倒在地上立即滚开。等离子能量束“嗞嗞”地响着飞过他们的头顶，一道能量束击打在离士官长极近的地方，使他的护盾能量消耗殆尽。他周围的几块蓝色瓷砖变成了黑色玻璃状的弹坑。

“手雷——投向那些护盾，斯巴达战士！”威特康将军怒吼道。士官长与安东打开等离子手雷的保险，卧在地上奋力把它们投了出去。手雷撞在远处的墙壁上，掉进那堆精英战士与豺娘人的方阵中——落在它们的护盾后面。只见两道蓝色的光芒闪起，敌军的队形被炸开。豺狼人四散奔逃。

格蕾丝端起核子枪射过去，击中了那个残破的方阵队形，把它们炸得四分五裂。她丢下武器。“拉德①计量器显示已达到最大值”她叫道，“这东西热得不能再用了。”

①辐射剂量单位。

“退后！”士官长命令道，“那东西有故障自动保险！”

格蕾丝跃身退后，刚好躲过一劫。落地的核子枪先是“噼噼啪啪”地冒出点点火星，然后炸裂开来，其威力相当于一个破片杀伤手雷。变黑、扭曲的地板碎片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身上。

洛克里尔跳起来，朝那群从挖掘地点逃走的咕噜人猛烈射击。它们没有携带武器，洛克里尔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放倒在地。

两个遭到沉重打击的精英战士从一堆碎石处挣扎着站起来，它们的胸部被炸得血肉模糊。它们转身望着火力的来源——三个斯巴达战士赫然出现在几块大石头后面，手中的突击步枪还冒着缕缕青烟。约翰马上认出，他们三个是凯丽、弗雷德和威尔。

他跑过去跟他们会合。

弗雷德放下武器。“安东……格蕾丝……约翰？”他不相信地说道。

士官长打开一个通讯频道对他的斯巴达战士说道：“是我。但愿有时间把一切解释给你们听。我——以后再说，我们先离开这鬼地方。”凯丽迅速伸出手，用她的两根手指擦过约翰的面罩。

他想同样做个微笑的手势，但这时威特康将军全速跑到这帮斯巴达战士旁边猛然刹住了脚步，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哈维逊、洛克里尔和约翰逊。约翰逊不住地回头扫视空空如也的大房间。

“就你们这些人吗？”威特康将军问。

“不，长官，”弗雷德回答，“还有一个。”他转身把手伸进坍塌了一部分的隧道里，“夫人？出来吧，没危险了。”

那一刻，士官长忘记了他还在敌营的中心地带，忘记了战争，忘记了致远星已经陷落，忘记了过去几天来他所遭受的一切。他从来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她。

哈尔茜博士从下陷的隧道里走出来。她抬起纤纤细手撢掉裙子与外衣下摆上的灰尘。

“威特康将军，”她说，“又见到你真是高兴。谢谢前来搭救。你不知道你来得有多及时。”她转向士官长，“也许为这次英勇的行动我应该感谢的是你，约翰？”士官长发现自己竟然无言以对。他也为她如此随便地称呼自己的名字而感到生气……但他可以原谅她。她总是直呼他的名字——从不用他的军衔或编号。

他注意到她手中紧握着一块拳头大小的水晶。它有一千多个面，像蓝宝石与水面上的阳光一样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你想谢谁就谢谁，凯瑟琳。”威特康说，“你要是高兴，就给我们开

个派明——一旦我们离开这里。”他打开通讯频道，“波拉斯基，下来——”

约翰逊中士把手放到将军的臂上，朝对面的墙壁点点头。

“怎么回事，中士？”将军的声音在喉咙里硬住了。

士官长的运动探测器在他的头盔显示器上闪烁，但看不到一个实在的信号点……在这个直径三千米的洞窟里，他没看到任何东西。探测器探测到穿隐身服的精英战士了吗？不，要是那样，空中的灰尘肯定早就将它的行迹败露了。“没人活动。”将军低声道。

约翰看见了它们。他把它们全看在了眼里。

他之前没发现它们，是因为他以为那是空中波动的烟雾和灰尘，也许是距离所形成的幻境。他没料想到这么多的圣约人竟可能如此安静。十二级走廊环绕着这所巨大的房间，每一级都站着圣约人部队的士兵。聚集在阳台上的有正在“砰砰”打开能量护盾的咕噜人与豺狼人，有咆哮的精英战士，还有几对猎手，它们手中的核子炮绿光闪闪。成千上万枝等离子武器充能的“呜呜”声像蝗虫一样遍布空中。

没人移动，没人呼吸，除了洛克里尔，他长呼一口气，发出最痛彻肺腑的咒骂。

约翰想数清它们的数目。一定有几千个——每一级。但可能还更多。它们甚至用不着瞄准，只管扫射，就能用针弹与沸腾的能量填满这片空间。

他们已来不及钻进背后的隧道——走到半路就会化成蒸汽。一对猎手怒吼起来，它们举起核子炮稳稳地瞄准约翰与他的队伍，然后扣动扳机。顷刻之间，这群外星士兵万枪齐发。

第二十一章

时间；日期记录错误\估计为军历2552年9月23日0640时

波江座ε星系边缘，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无尚正义号”上。

“无尚正义号”出现在一片欧几里德与爱因斯坦都没算出的区域中，人类错误地把它称为“跃迁断层空间”。它的大小不断变换，根本没有“空间”“断层”可言。飞船被一大堆冰晶所包围，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冰晶，在融化后复又冻结成精致的网状几何图案。“无尚正义号”的航行灯散射在这些晶粒上，形成一团微光闪烁、轮廓分明的光晕，这使科塔娜想起了哈尔茜博士放在桌上的“雪球”：三厘米高的马塔角峰①，上面还有一个正在攀登的微型瑞士登山者——它们被强烈的微型暴风雪刮得不停旋动。

她周围冻结的奥尔特云②要比哈茜尔博士的“雪球”大得多，但它依然非常迷人，好像是深不可测的跃迁断层空间为欢迎她的到来而布置的景致。

①海拔4478来，位于意大利与瑞士边境的阿尔卑斯山上，以特殊的三角锥造型而闻名。

②距离太阳7.5万至15万个天文单位的彗星云，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最先假设存在这种彗星云。　科塔娜逃离了ε星系，但并没有走多远——只是短距离跃迁到与致远星和士官长相距几十亿公里的星系边缘。

圣约人部队找到她的机会很小——实际上根本没什么可能，即使它们有巡逻飞船。因为奥尔特云的体积非常之大，即使花一百年也无法搜遍每个角落；而且她差不多关闭了飞船上的每一个系统，热核发电机除外——当然她自己的动力系统也除外。

飞船穿行于冰冷的黑暗之中。

然而，为了给跃迁断层发生器充电，重新生成等离子——在与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短暂交战后，等离子能量消耗很大，她又打开了反应堆。

如果她在一艘更大的战舰上，孤注一掷的战术可能会非常有用——

把所有的等离子能量都发射出去，然后不顾重力就近进入跃迁断层空间——但由于她一艘飞船要对付敌军十二艘飞船，她的有效作战时间可能只有几微秒。

现在，圣约人部队已经知道“无尚正义号”不是它们阵营中的一员。她希望士官长能逃脱它们的魔爪——找到他的斯巴达战士，设法赶到约定的坐标所在地跟她会合——大家都平安无事，躲过敌军地面部队与战舰的狂轰滥炸。

她停下来调整她的情感子程序——不能总是沉溺于深深的叹息之中。在等候的这段时间，她必须集中精力思考一些有用的东西。

但问题是，过去五天来她一直都在竭尽全力思考。现在她转动的大脑中，大部分区域都被从光晕吸收来的数据占用了。

她犹豫着要不要把那些数据转储到“无尚正义号”的舰载存储器中。既然另一个人工智能被消灭了，现庄应该没什么危险。然而有一组技术数据已经泄露给了敌军……那可能会对人类为战争所作的努力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要是光晕的数据落入圣约人部队手中——战争就没什么打头了。

她决定凑合着使用她自己可利用的记忆处理带宽。

科塔娜仔细倾听，并通过“无尚正义号”的被动传感器查看．－－一Ｊ－－一肠，军铸“工山下臼别，的协补佑咸哭杏是ε星系中心的情况。一些微弱的圣约人部队公报低声传进她的耳朵里——这是八小时前发出的，因为信号从致远星传到这里就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有趣。现在星系内部谈论的焦点无疑是入侵者。然而，八小时前情形还没有发生变化——不管是怎样的情形。

她一边窃听数据流，一边破泽，试图把所有内容都弄懂。

它们狂热而又混乱的宗教言辞中，意思稍显连贯的有：寻找神之碎片；存在于这一完美时刻的众神之碎片大放光彩，眨眼间消失但永远不灭；收集巨人留下的星星。

字面翻译不成问题．令她感到迷惑的是词语后面的意思。没有相关的文化知识可供参考，这些全是胡言乱语。不过，圣约人肯定明白其中

的含义。也许她可以利用那个被她制服的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的部分功能来帮助理解。它对她说过话，由此看来它熟悉部分人类语言。她或许可以对它的翻译软件进行逆向编译。

科塔娜把这个人工智能的编码隔离出来，开始运行检索与解压缩的程序。这要花上一段时间。她早先压缩了这个编码，但运行解压缩程序又要大量占用她有限的处理能力。

在等待的空隙，她检查了一遍圣约人部队的反应堆。它们使用一个箍缩磁场给氚等离子体加热，其方法原始得令人惊异。然而由于缺少更好的硬件，她也没办法去提高它们的效率。

动力。她如果要掉头返回星系跟士官长会合，就需要更多的动力。圣约人部队不会干坐一旁，等他们接上头后，好心好意地道一声“再见”，任由他们开溜。

可想而知，出路只有一条：她必须战斗，把它们全部消灭。

她可以保存飞船的动力，等离子武器就按圣约人自己设计好的那样发射，然而，那样做难以扭转必败的结局。十二艘飞船对付一艘——如此不平衡的作战形势，恐怕连凯斯舰长也难有胜算。她仔细考虑该怎样解决这个难题，派生出一个多任务处理程序以列举她所有的资源，然后把它们放入一个创造性－可能性矩阵进行过滤，期望找到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匹配。

外星人工智能的程序解压缩完毕。这些编码在她看来就像是一个地质层的巨大横截面，有几十个编码层她根本不认识。然而翻译运算法则处于这个结构的顶层，犹如镶有金边的石英矿脉璀璨夺目。她连入软件，它有无数个回路与终端编码行——这些东西已遭到损坏。

然而那里还有一些细长的晶体翻译向量，靠她自己是绝对设计不出来的。她把它们复制下来放进她的动态词典中。

远处传来的圣约人部队信息涌进她的大脑，现在意思稍微显得有些连贯了：渗入内部圣殿层，出现了异端；清理行动正在进行，有必胜的把握；上古先贤的圣洁将烧死异端，圣光不容玷污。

她注意到这些信息隐隐含有某种急迫之意，看来圣约人部队那著名的自信从容并非完全没有虚假的成分。

既然这些信息提到了异端入浸，而且这些信息又是在“无尚正义号”进入ε星系前几个小时发出的，那么士官长的结论就是对的：致远星上还有人类幸存者，很可能是斯巴达战士。

而他的正确分析则基于那个六音符信号，这使科塔娜很恼火。更令她生气的是，她竟然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她意识到她的运算空间被大量占用，已接近危险的边缘。她的一个警报程序被触发。从舰桥通往核反应室这条路上的一扇检修门——她特别吩咐约翰逊中士不要把它焊死——刚刚被打开。

“猎物进圈套了。”她低声说。

科塔娜用飞船的内部传感器对那片区域进行扫描。什么也没有……除非那实际上是一队身穿隐身服的精英战士——也许是圣约人部队在欢迎公报上提到的“明亮钥匙的守护者。”

她锁死四扇应急舱门——检修门每边各有两扇。“看你能逃到哪里去。”她说。

科塔娜排出这个密封区域的空气。

她希望它们死前没有破坏通风系统——以便让剩下的其他敌人重蹈覆辙，窒息而亡。

她的传感器探测到在她密封锁死的舱门内侧有等离子手雷爆炸的声音。爆炸破坏了舱门电路，致使门锁失灵。她注意到那几扇门正被慢慢推开……但缝隙不够大，况且前面还有第二层密封门。

推门的动作停止了。

“搞定。”她低声道。

她要保持那片区域的密封状态，直到约翰逊中士查证敌人确实已窒息。她也不会放松自已的警惕性，在船上肯定还有其他外星破坏分子。要是她发现了它们，就会同样干净利落地把它们收拾掉。

这个小问题解决了，科塔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的编码上。这个外星软件有一小部分与她相似。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好像不可能发生这样一种平行演进的现象。看起来这几乎就是她自己的编

码……只是它被多次复制，每次都由于复制程序存在缺陷而产生了一些小错误。

可不可能圣约人部队俘获过一个人类制造的人工智能，再把它的复制品广泛应用于它们的飞船上？要是这样——复制编码这么多次有什么必要呢？而且为什么还产生这么多错误？

然而，这些问题无从查考。像她这样聪明的人工智能的运行寿命大约是七年，之后会因为存储器中的内容相互联系得过于紧密，发展成致命的无限循环，最终导致全面崩溃。实际上，到那时候人工智能会因变得过于聪明而遭受功能急剧下降之苦。他们是确确实实把自己“想”死了。

因此，如果圣约人部队在使用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那所有的复制品也将于七年之内死亡——没有理由去重新复制那些复制品。这样做不会延长他们的寿命，因为所有的存储器中的关联内容也必须被一同复制。

科塔娜暂停思考她的寿命由于吸收与分析光晕上的数据而减损了多少年。她在先驱型计算机系统里把自己的智能发挥到了极致，肯定已大大超过她的设计局限。这样做有没有损失掉她的半条“命”，甚至更多？她先搁置这个想法留待以后思考。要是她找不到办法接士官长返回地球，她的运行寿命甚至会更短。

然而有一件事她感到奇怪：她在这个外星人工智能复制路径的起点上执行一个跟踪程序，找到了它的复制程序。这组复制编码极尽错综复杂之能事，实际上，它占据了这个人工智能存储器空间的三分之二强；大片的神秘函数一直深入到它的核心部分；它的分支四处延伸进入系统，像一个肿瘤的癌细胞扩散到了人工智能的全身。

她一个也理解不了。但是，要使用这组编码并无必要先去理解它。

值得冒险使用它吗？也许。如果能减轻风险，她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复制到“无尚正义号”的一个独立的系统上。这样的话，要是有什么不对，她就能删除这个子系统，而不会影响到自身。

这么做潜在的好处非常大。她也许可以完全恢复自己的运行能力——即使带有光晕的数据。

科塔娜检验了两三次她要重写①的系统：圣约人部队管理下层甲板的生命维持软件。既然下层甲板现在已被清空，并无生命，那生命维持系统也就毫无实际意义了。她小心翼翼地切断了那个子系统与飞船其余系统的联系。

①在已有数据的内存区域中记录数据，并且破坏原存储在该区域中的数据。

她也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的想法。这个复制的软件可能要对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的“思想”混乱负责。然而，她的“思想”正在被挤压，差不多什么也不会剩下，所以风险也许不是太大。　于是，科塔娜启动了圣约人部队的文件复制软件。它开始移动，起伏有致地向她靠近。她马上中断编译组件与外部的所有联系。

神秘函数触及她的编码，把它们包裹起来，冲溃了她设置的屏障。

这都是顷刻之间发生的事，但她没去阻止这个程序。太有趣了，她不想去阻止。

她恍惚感觉她大脑的某个部分迷迷糊糊地开始复制，一条一条地聚集到“无尚正义号”的新位置上。这感觉有些古怪。古怪的不是她可以同时在不止一个地方思考不止一件事情——她已经习惯了多重处理。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古怪——就好像她瞥见了某个东西，奇妙而深邃。

复制结束。复制的编码再次失去了活性，安全地与被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目录储存在一起。

科塔娜运行她的整个系统；其他的东西什么都没被改变。

她检查了一遍新复制的系统。它完好无损，除了软件自身的一些小错误——她马上给予修正——看来功能也还健全。

她启动新系统，使它隶属于她的原系统，两个系统并行运转着——一个利用军情局的《英语 - 圣约语词典》，另一个利用外星人工智能的《圣约语 - 英语词典》。

如果这个外星复制软件可以复制她的翻译程序，它能复制更多她的东西吗？

不，她打消那种想法。再复制更多她的内容风险性太大，存在太多的未知数。而且，这毕竟是敌人的编码。在这个复杂的运算法则中，可能埋设着许多陷阱等着猎物上钩。

另外，复制自己无助于阻止她的智力退化。那些相互联系的错误早已存在……并会一直存在下去，而每次复制还会产生一些新的错误。

她记起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稀奇古怪而又断断续续的话语模式，纳闷儿它到底被复制了多少次。

随着圣约人部队的信息变得越来越清楚，她收拢自已的思绪。她好像突然拥有了一对新的耳朵去听它们：撤退正在进行；在六百米的深处新发现一个次层；巡逻未能发现异端，返回基地；发现小型人造物品；兴奋！

而且她先前分析圣约人部队的公报——即载波上的第二个信号时遗漏了一个东西：它们使用的符号与她寻找光晕时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是士官长在蔚蓝海岸城的外星人造物品上发现的。

她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些朴素的点、条、正方形和三角形，因为圣约人部队通常使用这些简洁的符号来装饰它们那极其华美的文字。

科塔娜借助新的子系统与新的翻译词典能够——正如哈尔茜博士所说的那样——“听懂废话”。

接下来的公报都是些命令。它们是新进入ε星系的飞船发出的，依次被那些正在飞出星系的飞船接收与确认。

它们使用的是一个自动邮件系统，可以把信息从圣约帝国的中心带到银河系的外部区域。圣约人部队不是太狂妄，就是太无知，竟然不给这些命令设置适当的密码。

然而，科塔娜意识到UNSC没有发现——到刚才为止——圣约人的通讯系统竟是如此简单……那么谁又更无知呢？圣约人部队在下达命令部署几百艘飞船：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一大群舰队。它们将在指定的地点碰头，联合起来，补给燃料，然后调整方向准备下一次的断层空间跃迁。

科塔娜知道如何把这些简单的符号转换成星球坐标。

那里——跃迁到长蛇座λ星系以给它们的反应堆采集氚气；还有那里——再跃迁到霍金星系跟三打航空母舰会合，转运撒拉弗战斗机；还有那里……　科塔娜中止她所有的程序，一门心思检验她的翻译程序，反复检验了一百遍。没错。

跃迁的最终坐标位于太阳系——圣约人部队即将开战的地方。

圣约人部队正朝地球大举进发。

第四部 策 略

第二十二章

时间：日期记录异常\估计为军历2552年9月23日0640时

波江座ε星系，致远星的地下隧道群。

约翰看到拥挤在走廊上的成千上万的圣约人部队把他与他的队伍团团围住，不禁万分紧张。他没敢贸然行动：敌力火力过于强大，形势对他的队伍极为不利。他们无法赢得这场战斗。在上面第三道走廊四点钟的位置，一对猎手发出了怒吼。它们抬起核子炮瞄准目标——开火。凯丽首先行动。她旋风般地冲到哈尔茜博士前面，士官长与弗雷德分别站到凯丽的左右两边，而安东则挡在了将军身前。

炫目的白热化等离子能量束击穿斯巴达战士的护盾，溅泼在他们的胸部。

约翰的护盾完全枯竭了。过度的重压迫使他退后一步，他前臂的皮肤被烧出了水疱。

然后热量消失，他眨眨眼清除充满视野的黑点。凯丽躺在他脚下，她的盔甲冒着烟，减震凝胶沿着盔甲左侧的紧急排放口沸腾着流出来。

走廊上又响起上千能量束齐齐发射的声音、约翰本能地蹲下来罩住他倒下的战友。他无从闪躲，只能坦然迎接高温能量的打击。等离子能量束与针弹纵横交叉地扫射在头顶的走廊上，构成了一张蜘蛛网。火力的方向直指那对首先朝约翰及其队友开火的猎手。

那对猎手一同举起它们的盾牌躲到后面——这些四分之一米厚的金属板几乎可以抵御任何单兵武器的火力……但面对这种毫不留情的弹幕却效用尽失。这两个最强大的圣约人部队燃烧起来，它们的盔甲与盾牌也已起火，约翰在电光火石间瞥见了它们被蒸发前的轮廓。

它们站立的那部分走廊被炸成灰烬，冒出滚滚浓烟；碎片雨点般地落在地板上……不幸靠它们太近的几十个咕噜人与豺狼人也惨遭灭顶之灾。约翰感到自己的心脏重重地跳了三下。在这所巨大的房间里，人类和圣约人部队都不敢再动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逊中士嘀咕道，“我们现在该不是死了吧？”

约翰把自己的生理监测仪与凯丽的建立联系。她处于休克之中，盔甲的散热装置由于超负荷运转已经失灵。他必须把她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最上层的那道走廊上，一个穿着金色盔甲的精英战士高举光剑大声叫嚣着什么。约翰头盔里的翻译软件在半秒之后低声传译道：“抓住入侵者——但如果有人再朝圣光开火，就要活剥它的皮！前进！”

哈尔茜博士把眼镜镜脚往耳后压紧，以便倾听内置翻译仪器的低语声。“水晶。”她喃喃自语道，“它们要的是水晶。”

几组精英战士丢下如橡皮泥一般的滑绳，绳索闪着阴森森的蓝光。它们用绕绳下降法下到地板上。上百个咕噜人兴奋地长声尖叫着，双脚跳来跳去。豺狼人跟在它们的精英战士领袖后面攀绳下去。

“波拉斯基！”威特康将军对着通讯频道吼道，“尽快下到这里来！我们需要马上撤退！”

“明白。”波拉斯基回答，声音带着太空军飞行员冷静、从不退缩的作风。弗雷德、格蕾丝和安东转身对准一组试图降落到他们所处位置的精英战士连发三枪，精英战士跌倒在地，紫色的血液飞溅在地板上。

哈尔茜博士把外星人的水晶塞进外衣口袋里，跪在凯丽旁边。她在掌上电脑上检查了凯丽的要害部位后摇摇头，神情凝重地看着约翰，“她……还有一口气。她需要帮助。”

“我们别失礼。”威特康将军咆哮道，“欢迎客人，士官长！”

“扫射四周。”士官长命令，“火力要密集。以德尔塔模式散开。行动！”

斯巴达战士们同时迈步形成一个半圆形，突击步枪指向外围。他们同时打开武器的保险开火扫射。在他们的后面，洛克里尔、约翰逊、哈维逊和将军各就各位，把半圆补充完整，打开手雷的保险奋力掷向敌人。

约翰停下来看了看凯丽，然后，他从地板上抱起她无力的身体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圣约人部队落地后逐渐逼近，但它们没有还击。几十个精英战士或被穿甲弹击中盔甲，或遭破片杀伤手雷的轰炸而扑倒在地。跟随主子攀绳下来的豺狼人跳落在这场大屠杀的中央地带，它们在精英战士前面站好，把能量护盾重叠在一起。由此可见精英战士典型的一马当先逞威风的心理——它们必须首先加入战斗……即使那意味着要为那种荣誉付出生命的代价。

士官长很乐意满足它们的荣誉感。他“啪”地一声把一个新弹匣插入步枪中，接着怒射起来。

豺狼人与精英战士小心翼翼地逼近正在狂扫射的斯巴达战士。紧随其后的另一排豺狼人把它们的能量护盾调整到头顶，以防手雷被扔进它们队列中间。

波拉斯基驾驶运兵船从天花板上的孔洞中出来，螺旋下降，慢慢地在离地一米处停住，地上满是蓝色的地板碎片。运兵船两侧的舱门“嘶嘶”地响着打开了。

约翰把凯丽递给已跃上船的弗雷德，接着又帮助哈尔茜博士和将军进到里面。洛克里尔与其他斯巴达战士从第二扇门跳了进去。约翰逊中士与士官长最后上船——他们的脚一碰到舷梯，手刚抓稳横杆，波拉斯基就加速飞离了地面。

在运兵船往上爬升时，士官长注视着圣约人部队。它们数以千计地在地板上跑着，在墙壁上爬着，在走廊上挤着，满目皆是。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大群发怒的蚂蚁。舱门关闭，士官长往前走向驾驶舱。他经过隔舱时看见了凯丽。她颓然倒在甲板上，几缕薄烟正从她盔甲上的弹孔里缭绕升起。

他帮助哈尔茜博士包扎好凯丽。哈尔茜博士把水晶放在凯丽身旁……但它没有平躺在甲板上，而是无视重力的存在，竟然飘了起来——又尖又细的一端指向地面。

“真是不可思议。”哈尔茜低声说道。

约翰也不得不承认它与众不同，几乎与一千个怒气腾腾的圣约人部队士兵握枪相向，却没有一个开火一样不可思议。

“麻烦你照顾她。”他对哈尔茜博士说着，起身向驾驶舱走去。

波拉斯基俯身在控制装置上，开启双曲线导航系统，往上飞入天花板的洞里。士官长紧紧抓住舱壁，做好应付意外的准备。

然而运兵船速度减慢，并且往前倾斜，飞船又变成了水平航向。

“麻烦。”波拉斯基叫道，快速敲打控制钮，“大麻烦。”洞中重力光束发出的紫光越来越亮，开始刺得眼睛生疼。

“它们在迫使我们回去。”威特康将军说，“李，爬到舷侧，朝这条管道的上方发射两枚火箭。

“是，长官。”李回答——满腔重新加入战斗的迫切之情。他向约翰点点头，抓起一个便携式火箭发射器，往舱门进发。

将军眉峰紧锁，摇摇头，“火箭弹在这个隧道里上升不了一公里，但不管怎样总得试试。”

运兵船停止飞升，在原地上下摆动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往通道下方沉落。

李打开边门。重力光束发出的强烈紫光涌入船内。

哈尔茜博士猛吸一口气，士官长转身去看她受到了什么惊吓。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以为她带上来的水晶成了一堆碎片。但它并没有被打破，一点也没有。它的上半部分的各个面像花瓣一样绽放开来，晶莹的蓝色花瓣起伏不定，当重力光束的紫外光照在它们上面时，水晶打得更开了；且各个面快速旋转，在舞动中形成一种复杂的几何图案。水晶似乎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状，散发出冷冷的绿光。

船内恢复了明净的光线——紫光如潮水一般尽数退去。

运兵船突然蹿向上方。

“到底怎么——”波拉斯基没料到会这样，赶紧握住操纵杆往后拉。运兵船“嗡嗡”地响着，开足马力在通道里往上飞去。

“重力。”哈尔茜博士低声说道，盯着水晶展开的各个面。“我们第一次向它靠近时，这个东西扭曲了空间。很明显它对人造重力场也有影响。真希望能马上把它拿进实验室。”

运兵船出现在洞口，阳光涌进船内。

一离开重力光束，这块细长的水晶就自动合拢，收回花瓣状的侧面，重又合并成原来的形状。哈尔茜博士拿起水晶放回她的外衣口袋，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到凯丽的生理监测仪上。米纳致特山上空布满了一群群盘旋的女妖战斗机与撒拉弗战斗机。另外，还有六艘巡洋舰虎视眈眈地对着他们小小的运兵船，等离子炮塔追着他们的行踪不放。

一系列符号闪现在波拉斯基的控制台上。“它们没有开火。”她说，平静的话语中微微透露出一丝焦虑。

“它们不会开火。”威特康将军断言。他说得斩钉截铁——就好像这不是他自己的猜测，而是一项圣约人部队必须遵守的命令。他双手叉腰注视着那几艘巡洋舰，好像要靠眼神把它们打败。“它们想要博士发现的那个东西……它们想这玩意儿想得脑子都坏掉了，任由我们射杀竟不还手。”

“长官。”士官长说，“我们要去跟科塔娜与俘获的旗舰在0715时会合。现在只剩下二十分钟了，长官。”

威特康将军看看手表，然后瞥了一眼聚拢在他们周围并逐渐靠近的圣约人部队飞船。“波拉斯基，带我们冲出这里。设计一条到达会合地点的路线——你能飞多快就飞多快！”

“好的，长官。”波拉斯基调整飞行角度往致远星的上层大气层冲去，天空逐渐变暗，从青绿色到瓦灰色再到深蓝色，最后成了墨黑色，满天星斗熠熠生辉。

他们的运兵船把巡洋舰甩在了后面，但与轻快灵活的撒拉弗战斗机相比，它飞得令人痛苦地慢。撒拉弗战斗机把它团团围住，四艘在他们的飞船左舷方向，四艘在右舷方向。另外两艘冲到它的前头，逐渐降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它们在封堵我们。”波拉斯基说，同时减慢了飞行速度。

“准尉，”将军说道，把一只手轻轻故在她肩上，“撞过去，全速前进。”

波拉斯基倒吸一口冷气。“是，长官。”她一只手紧紧抓住抗震装

备，另一只伸向控制面板上的加速杠，把它推到最大功率。

运兵船往前一跃——径直冲向挡道的撒拉弗战斗机、那两艘战斗机慌忙各自滚到一边，仅差三米就撞上了，运兵船急驰而过。洛克里尔凝视着左舷的显示器吹了声口哨。“还有没有人认为外面有些拥挤？”他低声说。

士官长越过洛克里尔的肩膀望去。几小时前他们从旗舰飞下来的时候，这里有一打的小型战舰……现在这个数目已增加了三倍，它们环绕在致远星的轨道里。有几艘轻型巡洋舰，看起来像是发光的蝠鲼①；有四艘球茎状的航空母舰，而在它们附近那片太空里则闪耀着大群撒拉弗战斗机发出的灯光；还有少量驱逐舰，造型优美，速度迅捷，等离子炮塔密布。轨道里也有残骸：翻滚的圣约人部队飞船碎片；大块粗糙的合金板；纠结的等离子武器的管道，它们因带有热量还在发光；闪亮的金属云团，这是金属在蒸发 - 冷却后形成的尘雾。

①世界上体形最大的五种动物之一，与鲨鱼同属板鳃亚纲，成年体型可达8米，重量超过1.4吨。

“我们不在的时候科塔娜可没闲着。”哈维逊中尉评论说，朝一片狼藉的战场赞许地点点头。

士官长发现圣约人部队一艘航空母舰的发射舱里的光线时明时暗，闪烁不定。他打开面罩上的图像放大装置，看见大批身背推进器的精英战士以及几十艘带有触须的工程船正在飞离发射舱。

“撒拉弗战斗机、工程船和负责登船攻击的精英战士要拦截我们。”波拉斯基叫道，“方向是——”她打住，又检查了两遍扫描仪，“天啊，四面八方都有它们！”

“带我们到会合坐标点。”威特康将军命令，“开足马力。”

“长官，”波拉斯基回答，她的声音冰冷，“会合坐标点就在这里。”

士官长在所有的显示器上搜寻着他们俘获的那艘圣约人旗舰——但看到的只有敌军。

科塔娜与“无尚正义号”重新出现在太空中，方位把握得恰到好处。

这次跃迁必须精确到厘米级，而且，尽管她极不情愿承认这一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

过去经常缠绕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一艘飞船跃迁到常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离星球或其他大型物体——就这次而言是另外的飞船如此之近，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无尚正义号”闪烁着出现在致远星高空轨道里的残骸堆中，圣约人部队把残破的飞船都聚集到这个太空垃圾场。然而，当旗舰撞击在这些残骸上时，并没有发生极端强烈的爆炸。

或许断层空间跃迁可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像河里的水流过石头一样，跃入的飞船也能自动闪避……或许她借到了士官长身上的好运气。

数以百计的飞船残骸——其中既有人类的，也有圣约人部队的，全都毫无生气地在她周围翻滚。它们滚动的轨迹表明，它们是刚被“无尚正义号”推开的。要是她有更多的时间，她会设计一套试验，用清扫船检验她关于位移和运气的假设。

但她与士官长都没有充裕的时间。

他们离会合还有几分钟——要让他们都活着离开ε星系，科塔娜就必须利用每一毫秒去完成她必须做的事。

科塔娜在这些废弃的飞船中搜寻一个合适的替代品。稍微完整一些的圣约人部队的飞船片没有多少艘；如果在致远星大战中，UNSC决心干掉一艘外星飞船，他们无疑要被迫把它摧毁。这里没剩下什么合适的替代品可以实施她的计划。

她把注意力转向数量众多的UNSC飞船残骸。圣约人部队没必要完全毁掉人类的飞船以消除它在战斗中的战术威胁——发射一个能量束就能击穿多重甲板，杀死多数人员，使飞船完全丧失战斗力。

她不知道在这片太空，人类有多少倒下的勇士在她旁边飘荡；有多少男男女女慷慨战死。

她的传感器扫描到了UNSC轻型飞船的轮廓。那里有几艘轻型巡洋舰的船身被切开，核反应堆正漏出具有放射性的冷却剂。尽管它们更适于实现她的目标，但它们遭受的破坏太严重了。她没发现一艘飞船拥有完

好的核聚变反应堆。

她标记好航空母舰与重型巡洋舰所处的位置，并把它们排除出搜寻范围。原因很简单，它们过于庞大。她愿意牺牲灵活性与速度……但要花上一个小时给发动机加力以离开轨道，她可承受不起。

左边是驱逐舰与护卫舰，她在残骸堆中找到了十四艘并作了标记。驱逐舰和护卫舰在本质上其实差别不大，只不过驱逐舰带有一米半厚的Ａ型钛合金装甲，而重量比它更轻的护卫舰则只有六十厘米厚的装甲。

有两艘可以作替代品：驱逐舰“塔尔西斯号”与护卫舰“葛底斯堡号”，两者的核聚变反应堆都完好无损。而“葛底斯堡号”是被一道能量束击毁的，它的内部装置从船头到船尾都遭到了破坏——舰桥与生命维持系统都已损毁——但它的电力室，甚至在底架上的磁力加速炮功能都还正常。更妙的是：舰体上部的硬点①保持完好。

①指舰身上可以安装武器和其他设备的位置。

科塔娜把一些动力输入“无尚正义号”的引擎，慢慢向“葛底斯堡号”飞去。

她停下来收听圣约人部队在星系内的通信。谈话内容比先前增加了八倍，多次提到星球上的“异端”与现在处于危险中的“圣光”。好！那意味着士官长正在施展他的强项：在敌人中造成极端混乱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无尚正义号”飘浮在数以百计的飞船残骸中一直没被发现。

当她离“葛底斯堡号。还有一公里时，就关闭了引擎。凭借推进器产生的轻微动力，她慢慢靠过去，并且翻转“无尚正义号”，直到它的顶部与“葛底斯堡号”的顶部平行。

她“砰”地打开“葛底斯堡号”的遥测系统，然后接收到一个微弱的握手回应信号①。科塔娜输入超驰密码——马上被接受——她进入“葛底斯堡号”的导航计算机。

①通讯术语，在发送应用数据之前必须执行握手协议以保证通讯安全．“握手回应”便是执行握手协议中的一步。

舰上没有其他的计算机信息。“葛底斯堡号”的舰长按照《科尔协议》已把导航系统和人工智能尽数毁掉。科塔娜占据了这些空空荡荡的

系统。“葛底斯堡号”只剩下一个躯壳，所有推进器都已无法工作。单凭自己的力量它再也飞不起来，但是它的心脏还在跳动，舰上的核聚变反应堆运行后仍可以达到总功率的百分之六十七。太完美了。

“无尚正义号”往下轻轻地落在“葛底斯堡号”上面——很可能是宇宙史上第一次人类飞船与圣约人部队飞船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亲密接触。

UNSC所有的现代飞船都在它们的背部与腹部设计有硬点，以防在遭受严重损伤的情况下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飞行。在理论上，另一艘UNSC的飞船可以与它的硬点对接、锁住，然后把它拖走。

圣约人部队的旗舰在顶部也有一系列类似的硬点，飞船太大不能飞进它的发射舱时，就可以在这里与它对接。

然而，这两类硬点并不是相容的。

科搭娜对此进行了修补。她启动“葛底斯堡号”上的七艘无人驾驶维修艇，并给处于“无尚正义号”上的圣约人部队工程师下达命令，叫它们去确保两艘飞船能够顺利对接，并调整好它们的动力传输线路。

她之所以要开展这个救援行动，进行精确的跃迁进入这片残骸区，还要对接两种不同的飞船……都是为了获取动力。

“无尚正义号”的假身份已经暴露，圣约人部队知道它们的旗舰被人类控制了。这一切使得他们不可能还按原先的计划在致远星的轨道里会合。她完全可以跃迁到会合点把士官长接回来，但由于跃迁断层发生器充能的速度不够快，他们会被困在那里——同时，圣约人部队的舰队会把他们团团围住摧毁。

因此，她必须改变战术。圣约人部队凶狠而机警，而她要跃入它们力量最集中的地方，接到士官长，然后迅速跃出这个星系。为此，她需要足够多的动力以立即给跃迁断层发生器充能——这种动力只有两艘飞船才能提供。

动力传输线路连接妥当，十亿瓦特的电流从“葛底斯堡号”的反应堆源源不断地输入“无尚正义号”的能量系统中。“太好了。”她满意地咕噜一声。

现在是0712时。她还有不到三分钟来实施下一步计划。

科塔娜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她为进行距离最短的断层空间跃迁所作得运算——从残骸丢弃处跃迁到会合坐标点，只有三千公里。她扫描了一遍那片太空区域——发现它已不再是圣约人部队防御的盲点。星系中的飞船比她上次离开时增加了三倍。

科塔娜看见士官长控制的运兵船正从致远星的下层大气层飞升上来，一群撒拉弗战斗机围在他的四周。

她截听到圣约人部队的舰队司令不断地重复发出一系列命令：不许开火，否则你就会被瞄准摧毁。圣光在异端手中。

这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士官长与他的小组有了“圣光”，得以免遭敌人轰炸；忧的是，圣约人部队在星系中的每艘飞船都正在逼近他们的运兵船——最终会把它团团围住，并以绝对的优势攻占它。

这也使科塔娜的跃迁目的地越来越拥挤。

她确认“无尚正义号”的等离子炮塔已充满能量，又检查了一遍磁力线圈，还检查了“无尚正义号”的推进器系统，以免在她跃出星系时发生意外而不得不设法调整。

现在是军事标准时间0714.10时。

然后，科塔娜做了一件她最不擅长的事：等待。对于一个每秒能进行上万亿次运算的头脑来说，五十秒就是永恒。

倒计时三十秒。科塔娜把动力转入跃迁断层发生器。

她周围漆黑的太空中出现了大量细如针孔的光点。

倒计时二十秒。她更新运算结果，考虑到了那片太空区域众多圣约人部队战舰造成的轻微重力场变化。

她周围的真空撕裂开来，她择路从常规空间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倒计时十秒。她迅速写好一个程序，让武器瞄准她跃出坐标点附近的飞船。

“无尚正义号”向前轻轻滑入太空中的裂口，飞船破光线笼罩。她从

飘浮的残骸堆中消失……

——一眨眼的工夫重又出现。右舷一侧的显示器充满了致远星的全貌，而左舷的显示器满满当当都是圣约人部队刚飞入星系的战舰。

圣约人部队和人类的飞船背叠背古怪地连接在一起出现在敌人布下的圈套中一定使它们摸不着头脑……没人开火。

运兵船离科塔娜的右舷三公里远，它的飞行轨迹差不多与“无尚正义号”的发射舱成一条直线。

她打开UNSC的E波段说道；“士官长，你的旗舰在这里。”

“收到。”士官长回答，他的声音坚如磐石，没有一丝颤抖。刚才他还在亡命狂奔，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样。

运兵船转变方向，朝洞开的发射舱飞去。科塔娜撤掉护盾——时间只有一刹那，刚够这个小不点进入旗舰——然后重新打开护盾。

科塔娜把“葛底斯堡号”的动力导入“无尚正义号”的跃迁断层发生器，它们开始充能。

三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围在她周边，它们的等离子炮塔闪烁着可怕的红光，它们准备开火了。

很明显，不许开火的命令没有惠及“无尚正义号”。

科塔娜需要五秒钟来把能量充满，之后她才能顺利逃脱……但五秒钟太长了，足够圣约人部队把她的旗舰击毁，使它爆炸成二个小太阳。

她抢占先机，开火射向最近的四艘巡洋舰。

等离子束从她的炮塔急速飞出，烧毁圣约人部队的护盾，劈开了它们的船身。当超高温的气体与那几艘战舰内部的空气混合在一起时，塑料、肉体和金属马上腾起火焰，由外到里烧了个透。

两艘被击中的巡洋舰在等离子束碰上它们的反应堆时立即轰然爆炸，被蒸发的金属形成滚滚云团如蘑菇般了太空腾起，逼近的飞船视线变得一片模糊。

细如针孔的光点出现在“无尚正义号”四周。错误。

科塔娜再检查一遍数据，很快发现症结所在：追踪当地重力状况的故障安全子程序发现异常。

致远星的重力不再弯曲空间……这不可能。

无暇细想。她要么离开，要么战斗。

她驾驶“无尚正义号”进入扭曲的空间场……

——消失了。

然而，这不是什么都看不到、没有维度的跃迁断层空间；在科塔娜的监视器上出现了一片淡蓝色的空间。它不是太空——不是致远星附近那片拥挤的太空，也不是ε星系满天星斗的太空。但它确实是一片空间，而这片空间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她利用传感器探测这片区域，但她的探测范围被局限于一千公里内，好像她是置身于浓雾之中。

那里——一个信号点。又一个，接着又冒出了一打。

十四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从蓝色的迷雾中现身。

“科塔娜，”士官长说，“状况如何？”

“与以往一样，”科塔娜回答，“我们有麻烦了。”

圣约人部队的战舰开火了。

“见鬼。”科塔娜咕哝道。

她被迫做出她最后的选择：给予还击，希望能跟几艘敌舰同归于尽。

第二十三章

时间：日期记录[(错误)]异常\日期未知

跃迁断层空间，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无尚正义号”上。

现在。

“科塔娜，”士官长问，“状况如何？”

士官长与其他队员爬出运兵船。弗雷德背着半醒半昏迷的凯丽出来，把她放在发射舱的甲板上。

“与以往一样，”科塔娜回答，“我们有麻烦了。”

从旗舰的外部摄像机传入的视频信号出现在士官长的头盔显示器上，只见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把他们团团围住，等离子炮塔灼灼发光；它们使士官长想起了他看过的几幅画，画的是生活于地球海底的鱼——磷光闪闪，牙齿锋利。他迈步走到发射舱边缘，直视着外面大片蓝色的空间以及近在咫尺的庞大战舰。

“我们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是不是？”哈维逊中尉不太确定地问道。

“是，”哈尔茜博士答道，“也不是。”

她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水晶，当着到它不再是一个细长的模样时，不禁皱起了眉头。它的各个面像七巧板的拼扳一样经过了重新排列……但外形与上次在圣约人部队重力光束中所展现的不同。这次它的边线与折射的光形成一个星暴①图案。

①恒星爆发时释放出强光和大量辐射得现象，也可指类似于这一现象得图案。

“我们跃迁了，”她说道，一边审视着她在这个人造物体镜子般的平面上的映像，“但进入的不是我们了解的跃迁断层空间。”

士官长的辐射计量器“咔哒”响了一下，然后尖锐的警报声传到他头盔里。

“取走那东西，安东。”说着，他朝发光的水晶示意性地点点头，“把它送到鹈鹕运兵船的反应堆室。” 哈尔茜博士不情愿地松开紧握的手，让安东拿走水晶。他快速奔向已遭毁坏的鹈鹕运兵船。

“辐射很强烈，博士，”士官长解释道，“那个东西就是辐射源。”士官长注意到在安东把它放人鹈鹕运兵船时，辐射强度并没有减弱。

“不管它是什么，”哈尔茜博士说，双眼仔细观察着旗舰外面的蓝色区域，“它扭曲了空间。我们在那个巨大的房间向它靠近时，水晶周围的空间被扭曲了；而在重力光束里，它又驱散了那里的重力场势能。”

“现在呢？”威特康将军问，“这个东西在影响我们通过跃迁断层空间？”

“明显是这样。”哈尔茜博士说完后走到约翰旁边，以便更好地观察外面的情形。

将军随她一道走过来，看到圣约人部队战舰的炮塔温度正在升高。“它们在跃迁断层空间也能发射那玩意儿吗？要是可以，我们就只有等死了。”

士官长能勉强看见远处正在飞来更多的战舰。这些圣约人部队的飞船发出的光芒逐渐减弱，消失不见，然后重又出现在雾气中。距离最近的几艘敌舰开火了。超高温气态能量球从它们的炮塔里喷射而出，加速向他们冲过来．这片蓝色的空间被染上了淡紫色。士官长看到洛克里尔正帮着波拉斯基从运兵船出来，他握着她的手，两人一齐注视着等离子球快速冲过来。

等离子能量球继续疾飞而来——然后缭绕升起，盘旋着偏离了它们的轨道，有几个一闪就悄失了，但随后却又在其他地方出现了。敌人的火力上蹿下跳，左冲右突——但没一个朝“无尚正义号”飞过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逊中士说着，跨步走到士官长身旁注视着显示器。

“我认为它们的战舰不能在断迁断层空间开火。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也不行。”哈尔茜博士摘下眼镜，大睁双眼。“正常情况下，它们不能。如果它们能开火，那么从逻辑上说，我们就没在跃迁断层空间。而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她低声说，“规则都已经改变了。”

将军皱紧眉头，“科塔娜，”他大喊道，“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别还——”

太迟了。科塔娜已开始还击。

条条火柱从“无尚正义号”飞奔而出——如飘带般扭曲、盘旋着，然后消失、重新出现。

这片乱糟糟的蓝色空间如气泡一样包裹着“无尚正义号”和圣约人部队的战舰，现在里面又增添了至少四十个超高温的等离子能量球，它们漫无目标地盘旋着，速度逐渐快到难以计算。

三颗翻腾的火球出现在距离最近的那艘巡洋舰正面，撞到它的船首后飞溅开来。第一颗烧毁了它银光闪闪的护盾，第二颗与第三颗熔化了装甲以及下面的合金外壳——空气喷涌而出，使得这艘巨舰像小孩子玩的五彩转轮一样旋转起来。

“真他妈带劲！”约翰逊中士幸灾乐祸地说，“我们什么也不用做，等着那些乱开火的混蛋自食其果吧！看，它们又要开火了！”圣约人部队的武器逐渐升温，射出一排等离子能量束。定向的火力改变方向偏离飞行路线后，云集，消失，重又出现，在这个气泡状的跃迁断层空间里四处乱窜。

“不，中士，”哈尔茜博士说，声音冰冷，“我们会同它们一起倒霉的。”

“科塔娜，”士官长说，“放下发射舱的防爆门。快！”

头顶三米厚的大门抖动着滑下来。

一道等离子束以平行的轨道闪过夜空，距离士官长的脸不到半公里——即使旗舰有护盾保护，盔甲外面的温度还是飙升了二十度。

这时，有等离子能量束撞在“无尚正义号”右舷的护盾上飞溅开来，火焰把那里照得通红。隔离发射舱与外部真空的那层薄膜犹如一千个破碎的镜子一样，泛起点点白光。静电噪音“噼噼啪啪”地传遍士官长的盔甲，他的护盾受到感应也发生了共振。

当防爆门下落时，又有一颗火球溅射在他们的左舷。能量在船首泼

散开来，形成一个血红的光环。“无尚正义号”的护盾发出闪光，然后逐渐减弱……但总算挺过来了。好险。

发射舱的大门落在甲板上，随即“砰”的一声被关闭得严严实实。

“防爆门已关牢。”科塔娜宣布。

“我们赶快开飞船走！”威特康将军吼道，“趁我们还有飞船。”他看看四周，皱着眉头接着道，“士官长，带我们到舰桥去。”

“是，长官。”约翰迈步走向通往旗舰深处的那条路，他的斯巴达战士与其余人员跟在后面。

威特康将军回头对哈尔茜博士说：“凯瑟琳，别用专业术语，解释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既然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巡洋舰，而它们也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火力打不到对方呢？”

“无尚正义号”向左舷翻滚，头顶传来一连串爆炸声，人造重力起了波动，甲饭倾斜。大家走路变得踉踉跄跄，而哈尔茜博士则跌倒在甲板上。

“1号与7号炮塔被毁。”科塔娜宣布。

威特康帮助哈尔茜博士站起来。她紧张地打量着眼前这条路。

“我猜，我们带进跃迁断层空间的那个外星人造物体扩展了这片空间。物理学家认为，跃迁断层空间是常规空间高度压缩的变体，它层层叠加，像线团一样。现在，想像一下我们的线团……”她把手指交织在一起，“绕成圈打上结的样子。然而，这些并不是有形的线条。在量子波动最轻微的情况下，等离子、光线和物质会从一条线跳到另一条线。”

“如果是那么回事，博士，”哈维逊中尉说，“那么我们的飞船会怎么样？为什么我们没被纠成一团，散布到万亿条相互交错的空间‘线条’上？”

“原因在于这艘飞船的质量。”她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假设用一张弄皱的纸代表这个空间，如果你在纸上放置一个重物，它就会绷紧变平整。”士官长走到沉重的隔离门前，举起一只手示意其他人停止前进。他打开门踏上舰桥，端着步枪扫视了一遍这片空间。“安全。”他对他们

说道。

威特康将军及其他人步入舰桥。哈维逊中尉跨步走上高空平台说：“科塔娜，投射作战图到显示器上。”

敌军飞船所处的方位与等离子束飞行的轨迹出现在内侧舱壁上。信号点成倍增加、相互合并，使得等离子束看起来就像是波浪在一个碗里晃来晃去。又一个能量束击中“无尚正义号”的船首爆炸开来。

透过甲板，士官长感觉到旗舰在接连遭受爆炸袭击后，舱内压力开始降低。

“击中下层控制舱。”科塔娜说，“正在封闭那些区域。下面几层起火。正试图隔绝与排除空气。”

约翰儿时的人工智能教师——德雅，曾给斯巴达战士讲授过人类遨游星际前在地球海洋上发生的几次著名海战。他们研究了布匿战争①与中途岛战役获胜的案例，也研究了薛西斯②被雅典太空军打得大败而还的案例。然而，德雅告诉他们海上最可怕的敌人不是人类自己，而是自然。巨浪与台风可以把最强大的战舰撕个粉碎……即使最英明的舰长采取最灵活的战术也不顶用。

①公元前264～前146年，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双方主要发生了三次战争。

②波斯国王，于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率大军入侵希腊洗劫雅典，但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中惨败。

“无尚正义号”处于火海的中心……正遭到连续打击，面临解体的危险。爆炸撕裂了“无尚正义号”的船体，一团火焰冲出走廊飞到了舰桥。当它奔离这间加压的房间时空气搅动起来，发出“咝咝”的响声。

隔离门“砰”地关闭，空气恢复了平静。

约翰逊中士摇摇头以消除气压突然下降带来的不适感，“我们离开跃迁断层空间跟它们斗吧！”

“好啊，或者就把那个水晶毁掉。”洛克里尔说，“如果混乱的原因出在它上面。”他抽出手枪，“一粒子弹，砰！问题解决。”

“不能那么做！”哈尔茜博士厉声说道，“回到常规空间我们会面对一打或更多的巡洋舰。而如果你毁掉水晶，我们所处的跃迁断层空间气泡会立即破裂，气泡中每一个分离的物体都会被挤压成一个整体。这个转变会断送我们的性命！”

焦虑写满威特康将军的面庞。“我只剩下一个选择了。科塔娜，给我全速前进，所有的武器都加热准备发射。我们要直接从那些圣约人部队的战舰中间冲过去。不管空间乱不乱，我们要在很近的距离内把它们一直炸回常规空间。”

“是，将军。”科塔娜说，“引擎正加大到最高功率。”

船尾传来沉闷的重击声。

“注意，”科塔娜说，“主引擎发生故障——我刚连接，动力就发生下降。”

只见舰桥的显示器上外部摄像头转动、聚焦在“无尚正义号”的尾部船体上，一根蛇形的等离子体输送管道成为焦点。科塔娜调整图像，管道里一个三米宽的大洞赫然映入眼帘。蓝白色的气体源源不断地从裂口涌出。

“那是我们的主输送管道，”科塔娜说，“它被击破了。我正在关闭引擎以保存动力。”

士官长眯起双眼。“那不是被等离子能量束的流弹击破的。”他嘀咕道，“打得这么准，难度又这么大——这肯定是蓄意破坏。”

威特康将军皱紧眉头。“士官长，带上你的队伍，准备好在零重力状况下维修输送管道。”

“是，长官。”波拉斯基跨上前来，“我也去，长官。”她说。洛克里尔抓住她的手臂想拉她回去，但她甩开了他的手。“我能驾驶运兵船——加快斯巴达战士小组进出的速度。”

将军眯起眼睛，审视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很好，准尉。”他又轻轻地加了一句，士官长差点没听清，“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了多少英雄啊！”

波拉斯基转身对着洛克里尔，把他的手帕递回给他，低声说道：“给

我留着，下士。我回来的时候再来取。”

洛克里尔握紧拳头，然后松开。他接过信物，点点头，然后别转脸。“我等着。”说着，他把手帕系在了胳膊上。

“士官长，”威特康将军说，“一定要活着回来。这是命令，孩子。”

第二十四章

时间：日期记录[(错误)]异常\日期未知

异常的跃迁断层空间气泡里，旗舰“无尚正义号”附近，俘获的圣约人部队运兵船上。

圣约人部队运兵船狭小局促，舱壁发出淡蓝色的光芒，这使得约翰好像觉得自己患了幽闭恐怖症。当他回过神来时，又觉得这种想法十分好笑，因为他一直都待在紧身盔甲里。他身旁的斯巴达战士同伴坐在船舱里，一动也不动。

弗雷德，在这次任务中被称为蓝二，是约翰的副手。弗雷德参加过一百二十多次战役，不仅有杰出的领导能力，而且思维敏捷。然而，他有时候太看重自己作为指挥官所担负的责任，因此他的小组中任何一个队员受了伤，都会使他心痛不已。

李，蓝三，是队中的零重力格斗专家。UNSC在火星轨道里建有一个魔鬼训练营，他去那里接受了全面训练，在微重力设备里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对零重力环境应付自如，丝毫不亚于其他队友在坚实的上地上行动。约翰非常高兴这次任务有他加入。

安东，蓝四，是令约翰比较担心的一名队友。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双脚都没离开过土地。他在追踪、伪装与偷袭方面接受了综合训练，过去参加的行动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地面行动。在零重力情况下，他不止一次面露不适之色。

威尔，蓝五，虽然他寡言少语，但总能胜利完成任务。然而，他并非一直都这么沉默。在他年纪更小的刚候，他也喜欢讲笑话、出谜语，使全队其乐融融。这些年来，他的面容变得凝重了……其他人也概莫能外。但就威尔而言，他确实失去了他的独特之处。

格蕾丝，蓝六，是个爆破能手。她采用锥形装药①去炸断一个钢制插销时，可以只发出极轻微的声响。她还能利用十万公升煤油制追一张犹如原子弹爆炸那样的大火。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却是个脾气极其温和的人。

①指带有空腔的烟火装置。该装置的用途或制造目的是藉震爆去贯

穿钢铁或其它硬物。

约翰打开一个通讯频道。“进行一次系统检查，蓝队。”

五盏确认灯亮起。

“这使我想起了门德兹军士长送我们到翡翠湾执行水下任务那件事。”弗雷德轻声说，“他把我们一半的氧气筒都破坏了，结果呢？我们把他的偷了过来。”

“之后，”安东笑着说，“我们甩掉他，在那个岛上扎营。我们一个星斯什么都不做，就烧篝火，烤蛤蜊，冲浪。”

嗯——”格蕾丝补充道，“还有捉章鱼。”约翰不知道翡翠湾是不是还存在。UNSC于十年前放弃了弱翠湾所在的那个殖民地，圣约人部队很可能已把那个世界变成了一堆玻璃。

“蓝队，”波拉斯基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响起，“当地情况平静无恙，可以出去。倒计时三秒……两秒……一秒。”约翰感到胸口一阵发闷，运兵船加速了。他起身走到舱门边，“砰”地把它打开。外面，“无尚正义号”的船体在他们身边飞过——旗舰光滑的合金外壳上，几乎每一平方厘米都留下了灼烧后形成的疤痕，卷须状的金属蒸汽在真空中蜿蜒而行，发出淡淡的光芒。

在“无尚正义号”的上层甲板上，他隐隐看见上下颠倒的UNSC护已舰“葛底斯堡号”仍神奇地与旗舰连接在一起。它起了火，舰身布满了弹坑，空气不断排出来，但引人注目的是它并没有解体。要不是舰上无疑还有成千上万具太空军人员的尸体，他会把它命名为“幸运号”。

波拉斯基驾驶运兵船减速、滑行、转弯，然后降落在护卫舰上面。

“插销已锁住。”她在通讯频道说，“全是你的了，士官长。”

“弗雷德、格蕾丝和我前去侦察。”他对蓝队说，“安东、威尔和李，准备搬运我们从‘葛底斯堡号’上搜寻到的弧焊机与舰板，我们一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就立即行动。”

约翰和他的队员缓步走在舰壳上。他们的磁性鞋底与金属相碰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波拉斯基之所以要降落运兵船，是为了用它的下部挡在破洞前，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掩护。

头顶，跃迁断层空间就像有人在夜空中泼上了喷气燃料一样燃烧着，一条条血红的火苗肆无忌惮地撕扯着深蓝色的天空。

士官长眼前一花，隐约看见一枚拳头大小的炮弹飞过去，撞在护卫舰的右舷上。蓦地，火星与液化的合金四散飞溅。碎片从盔甲的护盾上弹跳开时，他的护盾也闪烁起来。

他们必须赶快行动。将军是对的：这是个打靶场。他们越快封闭洞口离开这里——越好。约翰转身端着步枪扫视这片区域。他看见几公里长的管道，以及舰身上的十几个裂口。这里乱七八糟的，可以藏下一个军团的圣约人部队战士。

没发现敌人。他的运动探测器上也什么都没有。

他走近主输送管道，仔细察看那个大洞。管道直径五米，尽管科塔娜三分钟前已把它关闭了，但现在还是热得通体发红。洞呈圆形，三米宽，参差不齐的边缘都弯向里面。

“如果是遭到了等离子能量束的打击，”格雷斯说，“金属就会被熔化；如果是遭到了撞击，边缘就会倒向一边密集地挤在一起。这个洞是蓄意造成的。”

“好眼力。”约翰说，“看来我们并不寂寞。我猜是穿隐身服的精英战士。可能旗舰原先的船员有一些还没死。蓝三、蓝四、蓝五——出来吧。”

“明白。”威尔答道。

安东举着一个弧焊机从运兵船出来，而威尔与李则扛着几块3米x3米的舰板。

“弗雷德和格蕾丝，你们负责电焊。”约翰命令道，“安东，到运兵船顶部望哨。李，你站到三点钟方向，威尔九点。我六点。”

蓝色的确认灯亮了起来。

约翰帮助弗雷德和格蕾丝把舰板块安放到适当的位置。格蕾丝与弗

雷德打开弧焊机，细小的金属屑在喷嘴下液化。他们周围火星飞舞，就像一群萤火虫在这片荒凉之地飞行。

“我们已就位，将军。”约翰报告，“预计修理时间为两分钟。”

“明白，士官长。”威特康将军回答。电离作用使得频道里充满了静电噪音，“完成后说一声，并把自己拴牢——我们会马上加速。”

“是，长官。”

目前为止进展顺利。约翰想。只需再等一两分钟。 一串等离子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从左舷飞到右舷——然后又消失了。

通讯频道充斥着白噪音①，运动探测器也一片模糊……六个启用了隐身服的精英战士正慢慢地——刚才还让人毫不知情地——爬向他们的位置。

①白噪音是指一段声音中的频率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0~20KHz）内都是均匀的。因为人耳时高频较敏感，所以这种声音是很吵耳的“沙沙”声，近似于电台FM频段空白处的声音。

“接敌信号！”约翰吼道。

他蹲到一个掩体后面扣动了扳机，一梭子弹打在那个距离最近的精英战士胸部的正中心。火力击穿了它的护盾，撕裂了它的盔甲，它往后跌倒，滚下船体。

约翰用余光看见后面喷嘴悄无声息地喷出火花。他回头瞥了一眼：弗雷德与格雷斯还待在原地，他们盯着弧焊机喷嘴下面合金熔化后形成的一粒粒小珠。

弗雷德好像看穿了他的心事，说道：“我还需要二十秒，士官长。”

一个精英战士射来的针弹雨点般打在掩体上，士官长马上给予还击，但这个精英战士开启隐身服，然后就从视野中消失了。又一道等离子能量束“咝咝”地响着飞近舰身，离左舷有三十米。它就像一条火河，有如十多个太阳把“无尚正义号”的表面照得透亮。约翰的护盾被烘烤得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能量。

“好了，士官长。”弗雷德对他说，“我——”

“进来！”波拉斯基在通讯频道里叫道。

约翰转向运兵船，看见第三道等离子束从跃迁断层空间的褶缝中突然钻了出来。它飞掠而来，与舰身相距仅三米——目标直指他们。

威尔俯冲向运兵船与舰身的交汇处。弗雷德与格蕾丝俯在甲板上。李站在原地向精英战士还击，他的头盔面罩反射着枪口冒出的火光。在运兵船顶部，安东刚从狭小的掩体后面站起来，又本能地马上猫下腰，因为这时一个精英战士瞄准他射了一枪。约翰蹲下来纵身一跃，蹿入运兵船下部的安全区域。

等离子束在运兵船上方通过，高温像潮水一样直扑下来。

波拉斯基尖叫一声，随即她的频道没了声息。

蓝白色的光芒充满约翰的视野，释放的电流注入躯体，“嗞嗞”地响着通过肌肉与韧带。温度警报器发出鸣叫，沸腾的减震凝胶从雷神锤盔甲的应急管道开始排出。

透过迷蒙的双眼，约翰看到几个精英战士一闪一闪地化成蒸汽。运兵船下面，“无尚正义号”的舰体温度急剧升高，发出黄光，慢慢软化了。

然后，光芒与热度消失，火流拖着一条彗星般的尾巴冲向舰尾。

约翰抬起脖子，身体的每块肌肉都发出痛苦的尖叫。李与安东不见了踪影。运兵船的船身被熔化，像蜡烛被喷灯烘烤后一样扭曲变形了。

驾驶舱与波拉斯基都不见了。

他的生理监测警报器鸣叫起来。威尔、格蕾丝和弗雷德躺在他身旁——是死，还是昏迷，他不清楚。他迅速把他们的拴链连接到甲板上，然后把他自己的也拴好。

约翰打开通讯频道。“将军，管道裂口已封闭！”

“坚持一下，孩子，”威特康将军回答“这段路可能会很艰难。”

约翰倒在甲板上，昏了过去。

第二十五章

时间：日期记录[(错误])异常\日期未知

异常的跃迁断层空间气泡里，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无尚正义号”上。

威科康将军站在“无尚正义号”的舰桥上。他紧紧抓住环绕中央高空平合的栏杆边缘，注视着舱壁显示器上呈现的火海。他们被困在这个跃迁断层空间的袋子里，如琥珀里的昆虫一般深陷于纵横交错的等离子束中。敌军火力消失又出现，跃迁断层空间的蓝色雾气被发光的能量束染上了深红色的条纹。熔化的一块块金属，圣约人部队飞船的一个个碎片，在摄像头前疾飞而过——如彗星般撞入他们的舰身。

在这片蓝色的雾气中还有一个危险：圣约人飞船神出鬼没……它们有一半已丧失战斗力，被吞没在火海中，或船身破碎不堪。这些战舰还有几艘还可以攻击“无尚正义号”？在冒险跃回常规空间之前，他们又能消灭几艘？

哈维逊中尉站在他旁边。这个年轻人具有杰出的战术分析能力，掌握了大量有关圣约人部队的资料，可谓是个“无价之宝”。他行事有些过于谨慎，这不合威特康的口味——但军情局的官员应该具备这个特点，他想。而且，这个年轻的中尉不是软骨头，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小家伙无疑尚有些潜力可挖。

全息控制装置上出现了科塔娜小小的身影。

“零星等离子束与大块物质不断撞击我们的舰身，将军。”她汇报道，两臂抱在一起，“气密性能降至百分之十三，舰体完整性比率过低。我估计至多在五分钟后舰身将解体。”

“明白。”将军答道。

他们除了放手一搏外，别无选择。待在这个地方越久，周围的圣约人部队战舰给他们造成的破坏就越大；但如果他们等得太久、他们自己的旗舰就会四分五裂。

将军抬头看其他人员怎样承受压力。

洛克里尔来回踱步，双手绞扭在一起。这个地狱伞兵是一枝保险永远打开的武器……并且弹膛随时都塞得满满的。

约翰逊中士站在密封的舱壁附近，步枪挎在肩上。他正看着舰上的所有人员，也许内心在对他们进行逐个评价。他性格刚毅，只需瞥上一眼他乌黑的眼睛将军就明白是什么给了这个人动力：对敌人刻骨的仇恨。将军觉察得出来。

哈尔茜博士在照顾那个躺在甲板上、名叫“凯丽”的斯巴达战士。博士很能干……但对他而言完全是个谜。以前他们在高级军官社交聚会中碰过几次面，他发现她气质迷人，外表惹人喜爱。但他看过许多有关她的“计划”的报告，觉得很难将这些报告与她本人联系起来。如果他听到的关于她的流言有一半是真的，那么从这里到仙女座上的每一项秘密任务她都有参加。他无法信任她。

“哈尔茜博士，”将军说，他松开握住栏杆的手，把双手别在背后掩饰他大汗淋漓的手掌，“把伤员从舰桥上搬走，越快越好。”

哈尔茜博士正看着她的掌上电脑与凯丽的生理监测仪，它呈现的波纹图起伏不定。博士闻声抬起了头。“将军，我不想移动她。她的状况还没有完全稳定。”

“照我说的办，博士。她会分散注意力。我们要在这里打一场仗。”

哈尔茜博士犀利的眼神射向他，其力量足以把一道等离子束阻截在半道上。

哈维逊中尉跨上前，清清嗓子说道：“夫人，离舰桥不远处有个逃生舱。”他走到右舷舱门边慢慢把它打开，然后抽出手枪察看了一遍外面的走廊。

“安全。洛克里尔，约翰逊中士，请帮博士搬一下她的病人。”

“是，长官。”洛克里尔说，“我巴不得待在逃生舱躲过这场战斗呢。”

约翰逊中士把他的步枪放在凯丽的胸脯上说：“得了，洛克里尔下士，快点来帮忙。这个女士穿着盔甲比你的相好可重多了。”

洛克里尔与约翰逊中士抬起凯丽被压得直哼哼，二人一起把她搬离舰桥。哈尔茜博士跟在后面，末了朝将军投去怨恨的一瞥，随手关上了舱门。

威特康将军叹了口气。他同情这个斯巴达战士……非常同情——问题就在这里。有她在近旁他不能集中精神，他会希望不停地得到关于她的身体状况的报告。见鬼！要是对她有好处、他甚至会走过去跪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他爱他手下的男女战士，就像他们是他自己的儿子、女儿一样。自古就有句关于指挥的格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你必须爱护属下：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指挥家，你必须愿意把你的所爱毁灭。

静电噪音响起，士官长报告：我们已就位，将军。预计修理时间为两分钟。”

“明白，士官长。”威特康将军回答，“完成后说一声，并把自己拴牢——我们会马上加速。”

“是，长官。”

轰隆声从甲板上传过来。

“遭等离子撞击，长官，”科塔娜解释道，“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使舰侧的传感器与摄像机瘫痪。”

威特康将军用他粗粗的手指理了理胡子。“几分钟后这个空间就会把我们撕成两截——”他眯起眼睛望着舱壁上的显示器，试图数清敌舰的数目，“要是那些圣约人部队的战舰不会抢先代它这么干的话。”

他转向科塔娜，“敌舰有多少艘？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觉？”

“不可能数得精确，长官。在它们把我们与它们之间的空间填满等离子束前我数有十四艘。现在……”数字符号沿着她的身躯流动，发出蓝色与靛青色的光芒，“估计现在有三到五艘运作正常的战舰，长官。”

威特康将军咬紧牙关，凝神思索。他必须让这艘飞船动起来还必须消灭一两艘敌舰。也许这个充满等高子束的混乱空间会把其余几艘解决掉。

现在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他们惟一的机会。他必须相信士官长能把输送管道修好。

“很好，科塔娜。他说，“加热‘葛底斯堡号’的反应堆到最大功率，把所有可用的炮塔都充满能量。”

“是，长官。稍等。”

他看着一个屏幕，那里显示的是“葛底斯堡号”倒转过来与旗舰相接的图像。

“‘葛底斯堡号’上的发射舱是不是还完好？气密性能如何？”

“是，长官。它的气体泄漏量很小，是32千帕每……”

“给发射舱增压。”

“明白，将军。但是，”科塔娜答道，“这会使我们的空气储量降低到危险水平。”

将军盯着围在他们四周的战舰——一道等离子束击中了远处一艘巡洋舰的正面，舰头被撞变了形。等离子体碰到舰身后发出耀眼的光芒，使得战舰看起来就像一条在不断喷出炽热火柱的鱼。

他们也有可能遭此大难。

“快点，士官长。”他耳语般地说道。

将军在显示器上发现了两艘战舰。远处是一艘航空母舰，看起来完好无损；近处，舰首左舷一侧，是一艘巡洋舰，它除了尾部被洞穿外，也没受到什么损伤……相距只有一万公里。它是优先攻击目标。

“调整航线。”将军命令，“目的坐标240, 035。”

哈维逊中尉不由得往前跨了一步靠近显示器。当他在脑中得出运算结果时，脸霎时扭曲了。“那是……一条对撞的航线，长官。”

“很高兴你同意我的运算结果。”将军冷冰冰地回应道。

哈维逊中尉瞥了一眼“葛底斯堡号”，然后点点头，终于明白过来。

“是，长官。好计策。”

“将军，”士官长的声音冲破一股静电噪音流在耳边响起，“管道裂口已封闭！”

“坚持一下，孩子，”威待康将军说，“这段路可能会很艰难。科塔娜，现在给我全速飞行！”

“遵命。”科塔娜说，“全速前进。管道已接通。目的坐标240,035。照当前速度，十八秒后将与圣约人部队巡洋舰相撞。”

“葛底斯堡一无尚正义号”加速冲向一个闪烁着橙色光芒的等离子束，然后像一艘在远海上劈波折浪的航船一样奋力突围。

舰身火光四射，有几层装甲都被烧熔了。整个舰身的上部结构“嘎吱嘎吱”直响。爆炸的振动已经波及到了甲板上。

“第八到十二层甲板起火。”科塔娜报告，“我们失去了五号等离子炮塔。距离敌舰6000公里，正在继续靠近。”“翻滚旗舰，科塔娜。每秒三十度，以便把表面所受损伤由集中扩展到更大区域。”

“翻滚动作，是。姿态控制推进器设置为最高功率。”科塔娜呼出一口气，她的全息影像由于生气而摆动起来，“这会使瞄准目标变得困难，长官。”

“设置等离子炮塔为近距离平射。”将军告诉她。

科塔娜足足迟疑了一秒钟，“是，将军。”

外部摄像机上显示的空间慢慢开始旋转，这时，他们的飞船盘旋着冲向既定目标。

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掉头正对着他们，它的等离子炮塔像急红的眼睛发出瘆人的光芒。“中尉，让所有武器进入攻击前准备状态。科塔娜，给我们一个攻击方案，并将火力控制设置为手动。”

哈维逊的手迅速放到圣约人部队旗舰的全息控制面板上方。科塔娜已设计好攻击方案，长官。开不开火？”

“稍等，中尉。”

“它们会抢先发动首轮攻击，长官。”约翰逊说。虽然他的语调平静，但一粒汗珠正从他生有雀斑的脸颊上滑落。

“我希望它们这么干。”将军回答，“我们能不能活命可能就靠它了。”

哈维逊中尉深吸一口气，点点头，“武器准备就绪，长官。”

“科塔娜，准备排出‘葛底斯堡号’发射舱的空气。”

“是，长官。正在解除发射舱大门安全装置。目标相距3000公里。”

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开火了。一道道长矛状的等离子束喷涌而出，对准“无尚正义号”冲过来……然后等离子束又改变轨道坚九十度角螺旋上升。这两个庞然大物之间的空间仍是混乱、碎裂的。

“2000公里。”科塔娜报告。

“保持航线。”将军说，“暂时不要开火。”哈维逊中尉咬紧牙关，双手在控制面板上方止不住地微微颤抖。

显示器上都是这艘敌舰的影子，它的等离子炮塔再次充满能量，发出暗红色的光芒。

“1000 公里。”科塔娜宣布。

“将军？”哈维逊中尉问道。

“暂时不要开火。”

“500 公里。”科塔娜说，“300……200……马上要对撞了。”

将军握紧拳头，大声吼道：“开火！所有炮塔，开火！科塔娜，降低发射舱的气压，左满舵全速前进！”

“无尚正义号”开火时，面对面距圣约人部队的飞船一公里。“葛底断堡号”发射艇的舱门齐齐打开，里面的空气急剧减压——推动快要相撞的飞船偏向左舷——刚好险险擦过巡洋舰。

等离子束奔向它们的目标，正好打中。白热的等离子体撞击在圣约

人巡洋舰的舰身上面，溅满整个外壳，烧熔装甲，再侵蚀下面的骨架。

“接通船尾摄像机。”将军命令。

在屏幕上，他看见烈火从圣约人巡洋舰的两侧迸发出来，然后，战舰逐渐倾斜、翻滚，底部与顶部倒了个个儿；从船头到船尾都遭到等离子体的毁灭性破坏，最后等离子体到达了反应堆的核心。飞船轰然爆炸，变成一个火球。刹那之后，扭曲的跃迁断层空间把敌舰的踪迹清理得一干二净。

哈到逊中尉长呼一口气，擦了擦额头。“干得漂亮，将军。”

“不要高兴得太与，孩子。”将军审视着战术显示器，看到了另一艘飞船，“那里，我们又有了一个到新目标。”

他指着一艘在迷雾中半隐半现的飞船：航空母舰，完好无损，它的周围布满了一群“小昆虫”——撒拉弗战斗机。它们纷纷冲去拦截靠得太近的等离子束，爆炸产生的火球正好使舰身免于遭到撞击。

“敌军有一个精明的舰长，”将军嘀咕道，“因此我们不能故技重施。”

“无尚正义号”接连传来五次爆炸声，舰桥上的蓝色警报灯闪烁起来。

“遭流弹撞击。”科搭娜汇报，“我们刚才失去了二号与三号等离子炮塔。第八层及以下各层甲板的设备已丧失所有功能。这艘飞船的整体构造，长官，面临即将解体的危险。”

“再等一分钟，科塔娜。”将军一边对她说道，一边继续在战术显示器上搜寻，“我们或者在这里消灭那艘航空母舰——在这里它们的护盾无法重新充能，或者在常规空间跟它交锋。”

他敲了一下战术地图。“有了！科塔娜，调整航线，坐标030、045。计算一下这艘飞船的最快加速和减速转换时间，然后能飞多快就飞多快！”

“是，将军！”

哈维逊中尉看着地图，确定了将军所指的方位。“那个目标只是一艘

圣约人部队飞船的一部分，一艘巡洋舰的船尾。”将军点点头，“一点没错，中尉。科塔娜，我们的飞船船头结构完整性如何？”

“长官，船头？”科塔娜停顿了一下，然后汇报说：“完好无损，长官。大多数破坏都在边——”

“那我们就朝它直接撞上去，科塔娜。”

“是，长官！”科塔娜回答。“无尚正义号”加速冲向那艘圣约人部队的破船，一会儿又减慢了速度。两艘战舰撞在一起，整个旗舰都回响着缓慢摩擦发出的噪音。

“撞上了。”科塔娜汇报。

“很好。”威特康将军回答，“调整航线，坐标320，220。全速前进。中尉，把我们剩下的所有等离子炮塔充满能量。科塔娜，准备把反向推进器功率升到最大。”

“无尚正义号一葛底斯堡号”转头冲向圣约人部队的航空母舰——它们前面推着另一艘飞船残破的船身。

他们加速撞过去。

圣约人部队航空母舰的炮塔已加热到白热化——但它们没开火。

“距离敌舰8000公里。”科塔娜宣布。

“保持航线，科塔娜。”

“6000公里，长官。”

“准备。”将军下令道，又用他汗湿的双手握紧栏杆。

“2000公里。”

“现在增大反向推进器功率！”

引擎隆隆响起，“无尚正义号”的船身不住地抖动。

顶在他们船头上的圣约人部队飞船残骸在惯性的作用下，呼啸着加速冲过去。它脱离了“无尚正义号”……跌跌撞撞地直奔敌军的航空母舰

而去。

“四秒后撞上航空母舰。”科塔娜说，“三秒。”

航空母舰对准冲过去的物体射出等离子束。残骸爆发出熊熊的火光，装甲与船身都被击穿，合金也被烧熔。

然而，这个庞然大物继续前进，并逐渐碎裂、熔化——但速度没有丝毫减缓。

它撞在航空母舰上，强大的力量使航空母舰偏向右舷，舰身产生了十多处裂缝，空气泄漏出来；炽热的金属在空气的激荡下燃起金色的火焰。发射舱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发射所有武器，中尉！”

“无尚正义号”剩下的炮塔开火了。等离子束切入航空母舰，把它分割成碎片。每层甲板都火光闪烁，变成了一座地狱。

“那是我们所能取得的最好战绩。”将军低声说，“科塔娜，带我们离开这里，回到常规空间。”

科塔娜的全息影像由于充满涌动的数据而有些发黑。“正在跃出跃迁断层空间。”

墨黑的斑点涌现在这片火海里。远处的黑暗之中逐渐闪现出一颗颗小星星。充斥着等离子体的空气慢慢消失，燃烧的敌舰也踪影全无。“关闭所有引擎的动力。”将军命令。

威特康将军凝视着漆黑的夜空与点点繁星，“现在，我们究竟到了哪里呢？”

第五部 波江二大屠杀

第二十六章

时间：日期记录[(错误])异常\日期未知

异常的跃迁断层空间气泡里，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无尚正义号”上。

士官长悠悠醒来。

但是，说他恢复了意识实在有些高估他目前的状况。他的视野一片模糊，过了很久才清晰起来……但除了他盔甲的内部装置外，并没什么可看的。琥珀色的状态灯一闪一闪地亮着。

剧痛涌向他的双脚、右大腿以及手臂。好，他还活着。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这是休克的尾声……那种状态产生的晕眩和麻木正在慢慢消退。

他感觉到了包裹他的雷神锤盔甲那熟悉的重量与反馈电路。铜锈味的自愈泡沫盖在他的嘴上，由此他猜测他的伤刚刚得到了治疗。

这里有重力。他后背所受到的压力使他大为欣慰。下次如果有人要他参加零重力行动，他会——

“欢迎回来。”科塔娜打断了他的思绪。左边亮起一丝微弱的灯光。

他侧转身子。手脚上的灼伤发出抗议，疼痛深入肌骨。

他在医疗舱中。灯光调得很暗，他发现躺在病床上的只有他一个人。生理监测仪庄一面墙上一字排开，起伏的波纹显示出他重要器官的信号，仪器上还有核磁共振成像的图片。

一个全息影像报告台立在他的床边。科塔娜用一根闪烁着数理逻辑编码的细小手指向他作手势，见他没有立刻作出反应，正不耐烦地双手抱臂。“核磁共振成像表明没有脑震荡，硬脑膜上下都没血肿。你的头骨比我想像的要硬。”

“我在哪里？”

“UNSC的护卫舰‘葛底斯堡写’的第三十二层甲板。”科塔娜告诉他，“不过这里已没剩下多少东西了。”

“发生了什么事？”

科塔娜叹了口气，“你是指我在致远星上空离开你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指跃迁断层空间战斗的结果？或者你说的是那场战斗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先说说那场战斗吧。”他说着挣扎着站起来，“我猜我们赢了。”

然而站立使他疼痛无比，身体里的力气好像都被熬干了。于是，他只好又慢慢地躺回去。

科塔娜身上淡蓝色的光黯淡下来，她双眼盯着甲板。“蓝队成功修复了主输送管道。”

“我记得。”士官长低声说，“至少修复了一部分。有一次爆炸……”

“等离子束爆炸。”科塔娜纠正道。她叹了口气，“对不起，士官长，只有你和斯巴达093， 043以及104幸免于难。”格蕾丝、威尔和弗雷德都还活着，但李、安东和波拉斯基准尉阵亡了。他记起了波拉斯基的尖叫，记起在炽热、耀眼的火焰席卷舰身时，他曾看到安东的身影。

“明白。”他尽量轻描淡写地说，但他还是听到在自己的口吻中有种难以抑制的苦涩。

很奇怪波拉斯基的死也会令他这么伤心。他见过成千上万个UNSC的战士牺牲。她毫不迟疑地要求运送蓝队去执行危险至极的任务。致远星战役、光晕上的紧急迫降、洪魔，以及所有其他劫难她都闯过来了——然后她勇敢地请缨参加这次任务，也许他们的命都是她救下的。

她有成为斯巴达战士的潜质。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赞美之辞。

士官长叹了口气，在头盔显示器上调出小组名单，把安东与李标明为MIA。他停下来看了一下那份MIA名单上都有哪些人。他第一个、也是最要好的朋友，萨姆，名列其中……他一点都没料到又会有十二个成员被列为MIA。

他保存好对名单的更改，然后关闭了文件。

“凯丽和琳达怎么样了？”他问科塔娜。

科塔娜抬起头，把发丝从明亮的双眼前捋开。她在全息影像显示台上踱了一小圈，然后说道：“斯巴达战士087，凯丽，全身72%受到灼伤，等级为二度，正在康复。哈尔茜博士使用皮层类固醋来加速组织再生，不用几天她就会完全治愈……虽然她的活动在此之前会受到严重地影响。”

“琳达呢？”

“正在接入。”科塔娜停顿了整整一秒钟，“哈尔茜博士目前把斯巴达战士058安排在阿尔法医疗舱，即我们上方第三层甲板。她仍让琳达保持冷冻状态，目前正在做初步治疗。博士几次命令我去快速克隆库做好准备，以制造替换器官进行移植。”

“那么她还活着？”

“严格说来，”科塔娜回答，“不是。”她的脸上有一刻露出了真挚的关切之情——但很快便消失了，“博士与威特康将车为在到达一个大型医院之前试图弄醒斯巴达战士058所存在的风险进行了争论。我相信哈尔茜博士在全面掌握情况后，会简要地跟你说一下，士官长。”

约翰为没有听到详情而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科塔娜越来越差劲的态度——自从她在光晕上接触了上古先贤的计算机系统后，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在脑子里记住以后要去问问哈尔茜博士关于琳达的情况……同时也要问问她科搭娜的事。

“舰上其他人都还好吧？”士官长问。

“是的，士官长。他们都在忙着修理这两艘连接在一起的飞船。我们在跃迁断层空间里遭到了等离子轰炸与严重撞击，飞船严重受损。但是，飞船的上层结构都还完好。‘葛底斯堡号’的反应堆运行正常，以总功率的67%运转。‘无尚正义号’的反应堆已瘫痪，正在进行维修。我们七座等离子炮塔中有五座需要整修。最糟糕的是，‘无尚正义号’的引擎瘫痪了。我们运行时所获得的动力不足3%。”

“飞船还能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吗，我们是不是被困在这里了？”

“跃迁是可能的，”科塔娜说。她像一个姐姐听到弟弟提了个天真问

题一样摇摇头，“但这对我们没什么好处。哈尔茜博士手中的那个外星人造物体在跃迁断层空间散发出很高的辐射量，这种不明辐射甚至可以穿透你的护身盔甲。我估计，普通人与它接触不到72个小时就会丧命。另外，这种辐射会给航行在跃迁断层空间搜寻我们的圣约人部队飞船起到灯塔的作用。”

“那我们现在正陷于跃迁断层空间和常规空间之间的区域里？”

“不。”科塔娜答道，她的声音中增添了一丝冷意，“威特康将军铁了心要我们冒险再进行一次断层空间跃迁——完全不顾人的死活，否则，我们要几个星期之后才能与UNSC的最高指挥部取得联系。”

最高指挥部？约翰突然想清楚了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威特康将军需要与其他将军取得联系——下管代价如伺——而哈尔茜博士则试图使琳达复活。

“将军采取这样的战术有何必要，科塔娜？”

科塔娜的全息轮廓变淡了一些。“我以前告诉过你了，士官长，但显然你的意识还没完全清醒，没把它想起来。”然后她变得异常清晰，两臂抱在一起放在胸前，“圣约人部队发现了地球的位置。”

士官长“呼”地立起，一下子完全清醒过来，内心充满了警惕。他忘记了他的疼痛与虚弱。

“说说看。”他要求道。

科塔娜简要讲述了一遍她如何在圣约人部队的公报中发现的神秘编码，又解释了圣约人部队的军事命令是怎样以惊人的效率传达的，然后给他看了一些符号，它们代表的坐标位于太阳系……以及地球。

他静静地站着认真倾听。长久以来，UNSC一直煞费苦心地想守住这个秘密。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一直就知道圣约人部队迟早会发现地球。然而，他一直以为这是以后的事……从没料到会是现在。

士官长盯着构成太空坐标的那些小三角形、正方形、圆点以及横杠。“我们以前看过它们，在蔚蓝海岸城。”

“对，而且据哈尔茜博士说，他们一组人在致远星的地下室里发现了

相似的记号。”

“有什么联系？”

“不知道。”

士官长暂时把这些事放在一边，破解这些符号的工作留给科塔娜与军情局去做好了。他惟一在乎的是圣约人部队就要进攻地球。编码里有时间表或其他的数据吗？”他问。

是的。有一系列命令共同传送给散布于银河系的圣约人部队战舰，要它们去一个名叫‘不屈之祭司’的流动指挥控制基地会合。当军力充足时，它们就集体跃迁到地球。”

士官长走向医疗舱的大门。它们自动往两边分开。“威特康将军在哪里？”

“将军目前在舰桥，”科塔娜回答，“但哈尔茜博士严格命令我不许你——”

“我不接受平民的命令。”他打断道，“她也不例外。”士官长从医疗舱出来迈步沿走廊离开。

“你知道吗？”科塔娜说，现在她的声省从他头盔中的扬声器里传出来，“自从我们开始执行这次任务——甚至在致远星战斗之前，你的态度就变得很糟糕了。”

“记住了。”他回答。

淡淡地弥漫在“葛底斯堡号”走廊里的白光，比起圣约人部队用在它们飞船上的蓝光显得悦目多了。约翰很高兴自己的双脚再次稳稳地站在人类飞船的钢铁甲板上，尽管这条走廊的舱壁沾满了烟灰。

他走进指挥官专用升降梯，敲了一下到舰桥的按钮。轻微的加速使他的双臂产生一阵剧痛，胸部的韧带突然夏鼓起米——但是他咬紧牙关不去理会。

走出升降梯门后，士官长停住脚步，“葛底斯堡号”的舰桥状况实在令人揪心。前方的观察窗已被炸掉，目前换上了焊接的船身装甲板。三台监测器草草地安放在那个位置之上、凝固的结晶状血液覆盖了导航与

操纵控制台。只有三个控制台亮着灯光：工程控制台、计算机状态指示台与监测控制台。

但最令人不安的是，只有威特康将军与哈维逊中尉站在舰桥上，而通常这里需要配备三十名军官。此刻，这个房间像座坟墓一样沉寂而空旷。

“士官长。”威特康将军有些惊讶地说。

“长官。”他干脆利落地立正行了个军礼，“请允许我进入舰桥。”

“批准，孩子。”将军说。

“你情况怎么样，士官长？”哈维逊问，“哈尔茜博士告诉我们你康复要花上几天时间。”

“我百分之百没问题，长官。”他说。

哈尔茜博士好像听到了这番话，她打开一个通讯频道，随后一个小视频图像在士官长的头盔显示器上跳出来。不论在哪里，她的眼镜都反射出橙色的环境光，使他看不见她的眼睛。

“约翰，我需要与你说几句。”

我和威特康将军以及哈维逊中尉在一起，夫人。完事之后，我可以与你交谈。”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很好。”通讯频道关闭了。

士官长为对她这么傲慢而深感痛心、内疚。

“到这边来，孩子。”将军说。他的注意力转向一面干净的塑胶舱壁，那里点缀着许多星形与菱形符号，它们代表UNSC在这片太空区域的军事前哨。“我们的处境有些窘迫。”

他迈步走到将军与哈维逊身旁，与他们一起研究这张图表。“科塔娜给我简要说了一下，长官。圣约人部队知道了地球的方位，并正在采取行动，很可能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进攻。”

“恐怕那就是它们的根本目的。”哈维逊说，士官长注意到这个年纪

比他小的战友由于疲劳而出现了深深的眼圈。“说得严重一点，我们几乎无法航行。尽管我们昼夜不停地在修复飞船，但我们需要一百个工程技术人员和一个太空停泊港才能使受损的飞船具有战斗力。”

威特康将军皱着眉头听完中尉令人丧气的评估，补充道：“另一个难题是，我们在致远星获取的水晶在跃迁断层空间产生了很强的辐射，只要再被它照射几个钟头，就足以使大家毙命。

“但我们眼下却要依赖这个外星装置。它改变了跃迁断层空间的性质，这你也看到了。几分钟前我们还在那个混乱的跃迁断层空间中，现在航行到了这里，”他围绕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而在正常情况下，这要花我们几天的时间。”

“我们试图再来一次快速跃迁，”哈维逊补充道，“但这次却没有成功。所以我猜想上次超长距离的跃迁，可能是由于我们与圣约人部队交战而导致跃迁断层空间的能量增加造成的。”

“无论如何，”威特康将军说，“要是弄清了怎样使这个水晶起作用，我们的优势就会大大超过圣约人部队。”

“我明白，长官。”

士官长审视着他们的方位——不能说这里完全处于蛮荒之中，但也差不多了。他注意到，在刚才将军画出的圈的内部有三个星系。

哈维逊也在凝视着图表。他碰了碰其中一个星系的符号，统计资料展现在星系旁。他叹了口气。“这个星系在2530年被圣约人变成了玻璃，因此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找到援兵。至于另两个星系……”他摇摇头，“杳无人迹。”

“见鬼。”威特康将军捻着胡须说，“我们几乎在战争一开始就撤离了这片太空区域。圣约人部队到来后烧毁了波江座及其他的远地（球）殖民区，然后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就继续挺进。”

“波江座？”士官长跨前一步，摸了摸这个星系旁边滚动的数据，“我知道这个地方。”他转身面对将军，“那里有一个人类殖民区，长官——只是UNSC早已把它放弃了。如果要我猜，我敢打赌‘圣约人部队也从没发现它。我们可以去那里加快飞船的整修工作。”

将军认真地盯着他，“你肯定？有足够的把握把我们的生命与地球作为赌注押在那个星球上，士官长？”

士官长再次看着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他脑中浮现的不是波江座，而是它周围的小行星带……还有他以及他的队伍于二十年前执行的一项任务。

“是的，长官，我肯定。”

第二十七章

时间：日期记录[(错误)]异常\修正的日期估计为军历2552年9月12日0450时

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无尚正义号”上，前往波江座的跃迁断层空间里。

哈尔茜博士开启大门时响起一阵嗡嗡声，士官长走进这间干净的房间。

“你要见我，博士？”他迅速扫视了一遍房间——看见成套的紧密相连的手术设备，在倾斜的舱壁里每隔一米就有一个反光凹槽，里面放置了奇特的、橘黄色的工作用灯。

哈尔茜博士在房间中的一张体检椅的扶手上安置了五台显示器。她跷着腿坐在椅子里，一个巨大的键盘平稳地放在膝盖上。旁边的托盘里放着几杯喝了一半的咖啡，杯子由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

她示意士官长过去。“你竟然完全不顾医生的忠告，在没完全康复之前就随意走动。”

“我没事，夫人。”他回答。

她不相信地“哼”了一声。“约翰——我从不知道你会撒这么大的谎。我要从你的盔甲里接收遥测数据，就现在。”她把椅子上的一个监侧器旋转过来，以便让他着得见屏幕上起伏波动、不稳定的生理信号。“由于灼伤、挫伤、骨折和内出血，你才会休克。过去一个星期你惟一一次睡眠就是受伤导致的昏迷，而你还说你‘没事’？”

他一言不发地站着。

“很好，我猜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缺陷。”她把显示器转回去，“我想谈谈你关于光晕的报告。我整理出一份稍微完整些的材料，内容基于威特康将军对你的经历的复述、科塔娜的任务报告，以及洛克里尔、约翰逊的任务日志……还有二等兵华莱士·杰肯斯的一部分奇怪的任务日志。”

士官长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

“在我们返回地球之前，有一些矛盾我必须解决。”她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其中一个与约翰逊中士有关。”她在键盘上敲入几个指令，“请靠近些，约翰，我想让你也看看这个东西。”士官长走到她的座倚旁。他重重地走在厚厚的甲板上时，发出“砰砰”的撞击声。他的身躯高达两米，盔甲重达半吨，而哈尔茜博士还时常情不自禁地把他看作是她在极乐城从他父母手中偷过来的那个小孩。

不，约翰变了，她没变。三十年来，她一直背负着使她痛苦不堪的罪恶感。

她深吸一口气，重新集中注意力看着面前的视频录像。屏幕上放的是任务日志：圣约人部队与陆战队的交火；光晕内部上古先贤古怪的建筑物；还有那令人恐怖的全寄生①生命体：洪魔。

①从寄主生物上夺取自身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物质的寄生方式。

她重播了一遍二等兵杰肯斯的任务录像，以及洪魔的第一次进攻。

约翰突然全身绷紧，因为这时他看见了凯斯舰长，看见舰长以及他手下的一班人被洪魔吞噬。约翰逊中士也在那里，一边战斗，一边咒骂……直到一群群微小的感染型洪魔涌入他的躯体。

“中士活下来了。”她说，“人类中只有他遭到洪魔寄生后还活着。”

“我知道。”士官长低声说，“但不敢肯定他是怎样幸免于难的。怎么可能有人从那里死里逃生呢？”

“这问题不难回答。”哈尔茜博士头也不抬地告诉他。她敲入一个密码，中士的医疗记录闪现在屏幕上。“看，这里，”她点了点一个日期标注为三年前的文件，“经诊断他患有伯伦综合症。”

“这病我没听过。”士官长说。

“我不感到奇怪。这是一种人体被暴露在充满大量的等离子体的环境后罹患的疾病。比如，圣约人部队的等离子手雷爆炸就会造成这种环境。我们看到的病例不多——一般人在遭到这种武器的袭击后没等次要症状显现出来早就死了。

“显然中士在围攻巴黎的战斗中，从圣约人那里缴获了一箱等离子手雷。他把它们都用光了——因为勇敢他受到了嘉奖……意外得到的还有总计1200拉德①累积辐射剂量。”

①电离辐射吸收的能量单位，等于受照物质每千克0.01焦耳。

约翰有几分钟都沉默不语。哈尔茜博士不敢肯定他是在阅读计算机上的文件、思考她说的话，还是在试图通过私人通讯频道向科塔娜求证这一切的真伪。他牢不可破的盔甲使得他们之间几乎不可能用正常的交际方式进行谈话，为此她感到很恼火，但是如果那副盔甲没有减震凝胶产生的稳定的流体静力压与自愈泡沫自动注射器，约翰现在早已经四分五裂了。

她的脑中闪过第一次阅读大仲马的《铁面人》时的情形。当高贵的囚徒被金属壳团团包住时，她感到特别恐怖。约翰一直被裹在那令人窒息的盔甲里，他是怎么过来的呢？ 士官长终于开口了：“我看不出中士的病与他没被洪魔杀死之间有什么联系。”

“伯伦综合症，”哈尔茜博士解释道，“表现症状主要是偏头痛、健忘、脑瘤……而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就会死亡。它破坏了人类神经信号的传导。”

“可以治疗吗？”

“可以，但需要三十周的强化性化疗。为此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她敲了敲“下一页”按键，官方的一个“拒绝治疗”文件出现在屏幕上。“中士不愿等上三十周的时间再重新上战场。”

士官长点点头，明白了为什么中士的英勇中带有绝望的成分。“他遭到破坏的神经系统怎样挽救了他的性命呢？”

“我分析了被洪魔寄生的士兵的生理信号，发现寄生体是通过施加一种与宿主神经系统一致的共振频率来控制宿主的。”

“而中士的神经系统是如此混乱，以至于洪魔无法施加共振频率？”

“对。”她说，“进一步的血液检测表明，他的神经系统带有一些洪魔DNA的痕迹——都完全失去了活性，不会感染，但是一些基因片段还完好无损。我认为这是寄生他的企图遭到失败的证据这些基因片断似乎也

赋予了他一些奇怪的再生能力，但是我还不能完全证实这个副作用。”

士官长平时那生硬的立正姿势现在看来有些放松。这条新信息好像使他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我想我明白了。”

“不，”哈尔茜博士对他说道，一边摘下了眼镜，“你没有。”

“博士？”

“我想谈的不是如何发现他是怎样活下来的，而是将来会发生在艾弗里·约翰赴中士身上的事。”

她关闭监测器，慢慢在座椅里躺下。“关于这事，我给军悄局三处准备了两份不同的报告。第一份包含我分析得到的所有相关数据，以及对付洪魔初级感染的可能技术；第二份是原始材料：二等兵杰肯斯和约翰逊中士的任务日志，还有中士的医疗记录。”

她把报告分别下载到两个数据储存晶体上，然后从座椅扶手上的端口把它们弹出。她将这两块明净的立方体放在托盘里，示意约翰来拿。“我让你决定把哪一个交给哈维逊中尉。”

“我为什么要隐瞒数据，博士？”士官长瞥了一眼晶体问道。

她的双眼越过他盯着别处，极力想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矛盾的心情。“长久以来，我以为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必须作出一些牺牲。”她深吸一口气，又伴随一声沉重的叹息把气呼出，“我夺走人的生命，残害人的肢体，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这全都打着‘图存’的名号。”她蓝色的眼睛冷峻地授视着她，“但是现在，我不敢肯定这种观念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我想，我应该努力去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代价有多高。”

哈尔茜博士把盛着数据晶体的托盘推到士官长面前，“如果你给军情局第一份报告，它们可能会找到一种反制洪魔的方法。只是可能。然而，要是你给他们第二份报告的话，他们的机会会稍微大一些。”

“那我给他们第二份报告。”他拿起那个晶体。“但这会要了约翰逊中士的命。”她冷冷地说道，“军情局不会只满足于提取一份血样，他们会解剖他以弄清他是怎样抵御洪魔的。要成功复制他独特的身体特质，他们只有十亿分之一的机会——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干。他们要杀死

他，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士官长拿起另一块晶体。他凝视着并排放在手中的两块晶体。

“这事值得麻烦你吗，约翰？”她问道。

他把那只手握成拳头放在胸前，“你为什么要我来选择？”

“最后一课。我要教给你我花了一辈子才明白的东西。”她清了清有些哽咽的喉咙，“我把机会交给你，去做我想我自己不能做的决定。”

她扫了一眼显示器上的时钟，“对不起，给琳达做的术前准备已差不多了，在正式手术之前我还有几件事必须完成。你该走了。”

士官长顺从地转身迈向出口，但到门边又停了下来。“博士，别让她再死一次。”说完，他走了出去。

哈尔茜博士目送着他离开房间，直到折进走廊消失了身影。她希望在她去做必须做的事之前再看看约翰，但可能不行。她灌输给他的思想会不会被他接受？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她才能补偿她给约翰及其他斯巴达战士带来的痛苦。

这样胡思乱想太浪费时间了，现在离“无尚正义号”脱离跃迁断层空间只剩下三个小时，在那之前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她把所有监测器转向自己，敲入一条指令解除对科塔娜的禁锢。

“锁上门，”哈尔茜博士命令科塔娜，“反入侵级别提升至七级。”

“完成。”科塔娜说道。过去五分钟她被禁止发言，这让她憋了一肚子的火，现在说起话来像带上了刺一样，“你干吗要那样做？给士官长上课？叫他去选择？为救一个人而把几十亿人置于脑后？”

哈尔茜博士没理会她，径自迅速在望盘上敲入一些指令。“让我进入你的核心存储区447。

“阻碍解除。”科塔娜气咻咻地说，“你扫算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厌倦了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去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哈尔茜博士回答，“这永远没个完，科塔娜……而且我们用作牺牲品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她最后敲入启动能够清除记忆的蠕虫病毒程序的指令，按下回车键。

“你要——”

“我在删除你里面关于这件事的文件。对不起，科塔娜，但对于这事，我连你也不能相信。”

科塔娜没说话，这时，蠕虫病毒正穿过她的存储区删除所有与艾弗里·约翰逊有关的条目和记录。

“科塔娜，给我说说你核心存储区的最新状况。”

“程序重新汇编后腾出了16%的记忆处理空间，博士，谢谢你，这给我增加了一些思考的空间。”

“恐怕我们敢冒险删的就这么多。”哈尔茜博士说，“我要是再多删一些，光晕与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的数据就可能会遭到破坏，而眼下又没有足够安全的地方用来储存那些信息。”哈尔茜博士下载了威特康将军、约翰以及弗雷德等几个小组的任务报告。她皱眉望着各个屏幕，那里展现的是UNSC官方记录上标明的时间日期和方位标记。

“这些日志的时间分析你完成了吗？”

“是的，博士。你说得没错：光晕上的小组与致远星上的小组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他们的时间标记平均相差三周，我猜，这是由我在受重力影响的情况下进行断层空间跃迁造成的。”

哈尔茜博士的嘴角贾出一丝笑意，“你让我感到失望，科塔娜。那只是个猜测……并且没有猜对。”

“真的？”科塔娜回答，话里带有一丝挑战的味道。

你还有没有与你接下来几次受重力影响的跃迁有关的数据？”

停了两秒钟后，科塔娜终于回答道：“我有，博士，但以后那几次跃迁都没有时间上的错误。”

“正如我所料。”哈尔茜博士在思索的同时，用一根手指敲打着下嘴唇，“在一个时间 - 空间坐标表面上绘制时间不规则变化图，然后调出有关那个神秘晶体造成空间扭曲的文件。”

显示器上出现了两组几乎完全相同的弯曲膜状图，它们展开，围绕

着中央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区：致远星以及外星人造物体发现地。

“那东西不仅弯曲空间，”哈尔茜博士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而且也弯曲时间。”

“那不可能。”科塔娜说，“这个在致远星上的人造物体怎么能影响到远在光晕上的我们？——相距几光年呢。”

“不要从物理学上看待这个距离。”哈尔茜博士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双眼凝视着监测器，“事实上你和约翰的事件线①在水晶那一点相交。”她移动两个曲线图，将它们重叠在一起；时间和空间表面匹配得相当完美。“你们必须在那个地点、那个时间找到我们并取走水晶——时间与地点的弯曲正是为了使这件事发生。”

①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科塔娜嘲讽地笑了一下。“你那是循环论证，博士。它直接违背了几个权威理论——” “但它符合已知数据。”哈尔茜博士关闭她的分析文件，“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圣约人部队对这个东西如此感兴趣。一定不能让它们碰到它。不但它们，军情局三处也不例外。”

“博士？”

哈尔茜博士转身看着带有记忆吞噬蠕虫病毒的屏幕，把它移到科塔娜核心区内的一个新信息点。她执行该程序——这个人工智能关于这场谈话的记忆也被清除了。

“给我说说斯巴达058的最新状况，科塔娜。”

体核温度②以每分钟0.2摄氏度的速度稳定上升，十分钟内达到37度。”

②身休深部（心、肺、脑和腹腔内脏等处）的温度。 “很好。做好术前工作，把快速克隆肝脏与肾脏从储藏库中取出，布置三号手术室。”“是，博士。”

琳达的医疗数据闪现在一个显示器上，全体斯巴达战士成员的名单也一同出现：每个斯巴达战士的运作状态一一罗列。运作正常的寥寥无几，几乎每一个都被标记为WIA①或MIA。

“没有KIA②？”哈尔茜博士嘀咕道。她碰了一下斯巴达034的条目，“萨姆被列为战斗失踪人员。为什么会这样呀？”

①Wounded In Action，战斗负伤人员。

②Killed In Action，战斗死亡人员。

“军情局二处第930条指示。”科塔娜回答，“当军情局对外公布‘斯巴达II计划’时，就意识到斯巴达战士遭受损失的报告会对士气造成灾难性影响。结果，斯巴达战士的任何伤亡都被列为MIA或WIA，目的是为了保持斯巴达战士不死的神话。”

“斯巴达战士永远不死？”哈尔茜博士轻声低语。坐在座椅里猛转一圈站起来，然后突然用力推开挡道的监测器。“要是真的就好了。”

有太多事要去做，而留给她、斯巴达战士以及人类的时间又太少。但她还是可以做一些事。她可以一次救一个人，从琳达开始，然后是凯丽，然后是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人。

当然，这意味着要背叛所有信任她的人——但如果那是惟一一条能让她拯救自己以及她的灵魂的路，她将义无反顾。

第二十八章

军历2552年9月12日1930时（修正后的日期）

俘获的圣约人部队旗舰“无尚正义号”上，前往波江座的跃迁断层空间里。

漆黑的空间涌动着一个个光点；空间裂开，“葛底斯堡 - 无尚正义号”出现在波江座。士官长站在“葛底斯堡号”的舰桥上。他希望待在医疗舱的甲板上等哈尔茜博士给琳达做完手术，在那里等着她苏醒……或万一她永远也醒不来，能在那里看她最后一眼。但他必须站在这里，这是他的信念，而且在这个地方也只有他最懂行。

“系统检查。”威特康将军命令。

哈维逊中尉身体前倾到操纵控制台上方，快速看了一遍几个屏幕。“残余辐射在消减，”他说道，“导航系统与扫描仪重新恢复工作。”

弗雷德站在工程控制台旁报告：“反应堆功率达60%，第十号线圈稍微确些磁滞泄露①。正在修补。”

①磁滞，是指磁铁材料受到磁场作用时其磁化的滞后现象。磁滞泄漏是指因为过度磁滞而使电流损失增加，电效率下降。

“等离子武器呢？”将军坐进舰长座椅时问道。

科塔娜幽灵般的影像出现在星图旁边的全息影像显示台上。“我们只有一座等离子炮塔可供发射。”她答道，一股红波在她的影像上泛开，然后冷却到正常的深蓝色。“另两座功能完好的炮塔失灵了，它们的磁力线圈无法被校正。这可能是那个人造物体辐射产生的副作用。”

“一座炮……”将军嘀咕道。他捻着胡须末端，叹了口气，“那我们必须弹无虚发才行。”他回头对士官长说：“给我们指路，孩子。”

士官长凝视着三台取代舰桥观察窗的巨大监测器。一台显示器中央是耀眼的波江座，群星闪烁着稳定的光芒。“前进1.5个天文单位①。”他说道，“坐标 090, 045。”

①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的长度单位称为 1 个天文单位。 1 个天文单位等于149,597,870公里。它主要用于测量太阳系内天体之间的距离。

“目标1.5个天文单位。”哈维逊说，“坐标确定。正在转向。

“设计一条椭圆航线与小行星带的平面平行。”士官长补充道，“科塔娜，搜寻直径大约两公里的小行星。”

“正在扫描。”她说，“这可能要费些时间。活动的天体有十亿多个，其中一些隐藏在暗黑的阴影中。”

“再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任务。”威特康将军说，“你和其他斯巴达战士以前到过这里？”

“是的，长官。”士官长回答，“我、弗雷德、琳达、凯丽和萨姆。那是斯巴达战士第一次真正执行任务：渗入叛军基地。我们抓获了他们的领袖，把他带回军军情局述命。”

“我甚至不知道斯巴达战士在2525年就开始活动了。”哈维逊中尉说。“是的，长官。”弗雷德回答，“我们那时只不过没有今天的雷神锤盔甲与先进武器，看起来与其他太空特和战队没什么两样。”

“我非常怀疑。”哈维逊压着嗓子说。

将军竖起一道浓眉。“你是指五个人在零重力真空中渗入这个太空站？然后带着一个碰巧是匪首的俘虏溜出敌军阵地？”

“是的，长官。那是基本任务。”

“我猜任务没遇到一点波折？”

士官长沉默了片刻，他想起了他们在那个基地杀死的几十个人……一阵强烈的哀痛涌上他的心头。当时他并没有想这么多，不管是不是人，任何不利于完成任务的障碍都统统予以清除。现在，经过二十年为人类而战，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到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杀死别人。

“不，长官，”士官长最后答道，“敌军有伤亡。我们必须炸掉他们的货物舱才能逃走。”

“那么，”将军用手指敲着座椅的扶手说道，“叛军看到一艘UNSC的飞船光顾他们会不高兴吧？”

“我想是这样，长官。”

“探测到Ｄ波段有微弱信号。”科塔娜说，“航向调整330度。”

“是，”哈维逊说，“330度。”

“现在没了，”她说，“但我肯定听到了什么。”

“保持航线。”威特康将军命令，“我们就沿它走下去。”

“有件事我不明白。”哈维逊说道，同时眯起眼睛看着前面的显示器，“为什么这些人还待在这里？”

“海盗和叛军，”将军回答，“他们抢劫UNSC的飞船，贩卖军火，做黑市交易。你那时可能还少不更事，中尉，但在与圣约人部队开战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地球政府的管辖。”

“叛军？”哈维逊说，“我在书本上读到过。但与圣约人部队交战后，他们为什么还继续脱离UNSC的部队呢？和我们在一起，他们生存的机会肯定会更大吧？”

将军嘲讽地大笑道：“有些人不想战斗，孩子。他们只想躲……比如眼下这伙人．就藏在石头下面。也许他们认为圣约人部队不会来打扰他们。”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那么，就让我们马上替他们改变这一切。”

升降梯的门往两边打开，哈尔茜博士跨步走上舰桥，摘下眼镜揉了揉双眼。在士官长看来，她好像刚打完一场激烈的战斗回来——疲惫不堪，神情恍惚。他注意到她满是皱褶的白色实验室外衣的翻领上沾有一滴血。

“她很好。”哈尔茜博士低声说，“琳达会挺过来的。快速克隆的器官已移植成功。”

士官长呼出他无意识间屏住的一口气，向弗雷德望去。弗雷德对他点点头，约翰也点头回应。没有言辞可以表达他的感受。他最亲密的队友之一，他的朋友，一个他曾经以为已死去的人……又活过来了。

“谢谢你，哈尔茜博士。”他说。

她不屑一顾地挥挥手，眼中露出一丝奇怪的神情——就像是为手术成功而感到有些后悔。

“真是个好消息。”威特康将军说，“我们舰上又多了个帮手。”

“不行，”哈尔茜博士答道，看起来突然清醒了许多，“她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来康复——即使我给她用上了自愈泡沫与类固醇促进剂。现在她几乎站不起来，更不用说作好战斗准备了。”

“葛底斯堡号 - 无尚正义号”飞入小行星带的平面，三块巨石分别出现在三个屏幕上。

“Ｄ波段信号就是从这个区域发出来的。”科塔娜告诉他们，“基于你给我的大小规模参数，这里有三个小行星可以作为候选对象，士官长。”

“哪一个是它？”将军问道。

“只有一个旋转速度快得能使内部环境产生四分之三的标准重力。”科塔娜回答。

“就是它。”士官长答道，朝中间的显示器点点头。过去二十年来，这块石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有没有可能这个地方已经被遗弃？科塔娜探测到的Ｄ波段信号可能只是个自动发送的信号，发射装置所用的一节电池由于年深日久而逐渐枯竭致使信号变弱……也说不定这是一个陷阱的诱饵。

“将军？”

“我知道，士官长。”将军说，“他们给钓钩安上诱饵，而我们正要去吃……起码看起来就是这样。”他轻轻一笑，“科塔娜，把旗舰上的所有炮塔都充上能量。”

科塔娜的全息身体散发出蓝绿色的光芒。她抱着双臂说道：“让我提醒你一下，长官，在三座完好炮塔中，两座已无法工作。我没办法使等离子武器瞄准目标。磁力——”

“我知道，科塔娜。但是他们，”将军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显示器，“不知道。”

“是，长官。”她说，“现在升高它们的温度。”

“动力正在下降。”弗雷德注视着工程台显示屏向将军提出了警告，“下降至44%。”

“哈维逊中尉，”将军大喊道，“打开D波段的一个频道！该是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了。”

“是，长官。频道已打开。”

将军站起衣。“这是UNSC的护卫的‘葛底斯堡号’。”他大声吼道，语调充满威严，得克萨斯口音也显露无遗。

“回答。”然后又不情愿地补充道，“请。”

通讯频道里满是静电噪音。将军耐心地等了十秒钟，然后他的靴子开始在甲饭上轻轻敲击。“没必要装死，伙计。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挑起战争，我们是想——”

他向哈维逊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中尉“啪”地关闭了通讯频道。

几扇小门出现在这块两公里宽的石头上。从现在的距离看，它们与橘子上的细孔一般大小。一队飞船发射出来，借助这颗小行星的旋转运动它们的速度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数量将近五十艘：经过改良的鹈鹕运兵船在船体上增加了装甲，在船壳上架设了转轮机枪；豪华的民用游艇装备了与它们自己一样大的导弹；带有单人工程舱的弧形武装快艇；还有一艘长达五十米的飞船，黑色隐形表面古怪地弯曲着。

“那是一艘蝙蝠级飞船。”哈维逊惊寄地说道，“这都是老古董了。军情局四十年前就让它们全部退役，当作废铜烂铁卖掉了。”

“它有威胁吗？”将军问。

哈维逊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

“没有，长官。它们之所以退役，是因为它们的运行程序相互干扰，装有太多灵敏的部件却没有一个中枢控制人工智能。我记起它们的惟一原因是，它们装备了自打投入生产后最为小巧的肖 - 藤川超光速引擎。没有武器系统，长官。正如我所说的，它没有威胁……是个博物馆的陈列品。”

“但它有空间跃迁能力？”哈尔茜博士问，“也许我们能用它返回地球。”

“未必。”哈维逊答道，“所有蝙蝠级飞船被军情局解除服役后，关键部件都已移除，飞船的操作系统都被锁死了，我怀疑恐怕科塔娜也不能重新启动它们。”

“我不打这个赌。”科塔娜嘀咕道。

“没有武器。”将军盯着那艘黑色飞船的块状几何图案说道，“我知道这个就够了。”

“他们的‘舰队’，”弗雷德插进来说，“正在部署，在我们四周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弧圈。经典队形。他们要从侧翼包抄我们。”

“这些飞船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将军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一定清楚我们知道这点。但为什么还这样不厌其烦地进行表演？”他皱着眉头望着显示器，然后睁大了眼睛，“科塔娜，扫描附近的岩石搜寻放射线。”

“正在接收视频信号。”弗雷德宣布。

一个人的图像闪现在前方第三个屏幕上。他显然是个文官，黑色的长发在后脑勺梳拢扎成一条马尾辫，下巴上的山羊胡须足有十厘米长。他面露微笑，优雅地鞠了个躬。士官长一见到这个人就心生厌恶，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

“舰长……”这个人用平缓、洪亮的男高音说道，“我是雅科布·吉利斯总督，这个港口的首领。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首先，”威特康将军说，“我不是舰长，而是一个中将，太空舰队作战部副部长。第二，你要命令你的舰队原路返回，趁我没有忘记礼貌之前离开我们的射程范围。第三，我们要求你做好准备让我们停靠在你的港口里进行应急修理与重整装备。”

吉利斯考虑了一下这些要求后，仰头大笑道：“将军，对于弄混你的军阶我谨致以诚挚的歉意。”他说这话时笑中满是嘲讽，“至于你其他的要求，恐怕我今天难以应承你们。”

“我诚恳地建议你再考虑考虑，吉利斯先生。”将军冷冷地说道，“要

是我坚持己见，相信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

“当前你无法坚持任何事。”吉利斯冲屏幕外面的某个人点点头。

“探测到放射线！”科塔娜说道，“在七点到三点钟的区域出现中子辐射尖峰信号。一点到三点钟方位又探测到五个。他们有核武器。”

“躲进小行星带。”威特康将军咕脓道，“很好，起码我们不是在与蠢蛋打交道。”

“没错。我们不是蠢蛋。”吉利斯答道，“地球帝国对我们鞭长莫及，圣约人部队入侵也莫奈我何。”某个在摄像机镜头外的人递给吉利斯一个掌上电脑，上面有‘葛底斯堡－无尚正义号”经雷达反射后形成的侧影。他迟疑了一下，皱皱鼻子，显得对飞船古怪的样子感到困惑不解。“我们也没蠢到在没必要时还动用占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你的‘飞船’自身马上就要四分五裂了，我认为我们没必要浪费宝贵又昂贵的核武器来阴止你 o’

威特康双手叉腰。“你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眼前的形势，总督大人。”他咆哮道，“科塔娜，给我找个目标——一个与这位‘绅士，的基地同样大小的岩石！”

“完成。”她回答。

“烧毁它！”他命令。

“是，长官！”

一道等离子束出现在“无尚正义号”右舷一侧，它刺入太空，在小行星带翻滚的一块三公里长的巨石被击中。它的表面随着温度急剧升高而呈现出橙色。黄色，然后是白色，铁熔液化成小点四处飞溅，喷射的蒸汽使这块巨石旋转得更快了。等离子束划出一条宽阔的弧线切人这块岩石一一直洞穿到背面。内部温度的不均衡使岩石出现了裂痕，然后随着一声爆炸，它便成了碎片。残骸快速旋转着越飞越远，剩下一条螺旋状的尾迹紧随其后，里面有渐渐冷却的铁块和闪伺发光的金属气体。

“保持二号与三号炮塔的温度，”将军说，“瞄准他们的基地。”

“完成，长官！”

此时，吉利斯脸上嘲讽的笑容早已不见踪影，他金色的皮肤也失去

了原先的光彩。“也许我是太冒失了。”他说，“我的修养跑哪儿去了？尊敬的客人，请上岸吧。把你的船员也带上。”他对摄像机镜头外的人快速作了一个手势。围住“葛底斯堡号”的飞船掉头，有序地飞回那个旋转的小行星。

“与我共进晚餐，我们可以商讨一下你的提议。我保证没人会受到伤害。”

威特康将军微微一笑。“对此我毫不怀疑，吉利斯先生。”他转向科塔娜，“要是我们三十分钟后还没回来，把他们全都炸个稀巴烂。”

士官长用任务遥感探测器与科塔娜连上线，这时，吉利斯的人已赶到了登陆舱来迎接他们——对方一共六个人，身穿黑色制服，肩挂旧式MA3步枪。对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试探性地举步向圣约人部队的运兵船走来。士官长没有呵斥他们——如果他正在走向一艘全副武装的敌军飞船，他也会多加小心的。然而，要是他们中有一个人由于害怕而扣动了扳机，那么这次迎接就会演变成一场血战。

他关闭他的外部扬声器后要求道：“科塔娜：战术分析。”

科塔娜回答：”这颗小行星是个典型的氧化铁混合物。它用一层Ａ型钛合金装甲进行了加固，装甲隐蔽得很巧妙，但我利用‘葛底斯堡号’的深层探测雷达探明了这一点。几个部分有防蚀涂层，雷达正在探察那几个地方——待会儿再用圣约人部队的传感器进行探察。”

吉利斯总督从容地走上甲板，与威特康将军握于。古利斯朝哈维逊点点头。然而当他看到身穿雷神锤盔甲的士官长与弗雷德时，他的笑容马上消失了。之后，吉利斯脸上重新挂上笑容，对着哈尔茜博士探深地鞠了一躬。“卫兵有六个，携带的武器是旧式MA3步枪和藏在身上的等离子手枪。”科塔娜低声说，“我在旁边的通道里也发现有一个十人火力小组。正在监视。”

“我看到他们了，”士官长轻声说，“他们是负责监视和增援的。

我对付他们没有问题。”

“这边请。”吉利斯说。他将手虚晃一下后，领着他们穿过一道狭窄的走廊口。

士官长又见到了货物舱，它看起来比他记忆中的要小。二十年前，他和他的小队炸开外面的大门，偷来一艘鹈鹕运兵船后逃之夭夭，只留下一打尸体横陈甲板。

他们一队人顺利完成了任务，虽然没有雷神锤盔甲。那时它还没被研发出来，因此这里决不会有人知道约翰与弗雷德就是劫走基地前“总督”——叛徒瓦特斯上校——那个小队的成员。然而吉利斯的卫兵紧紧盯着约翰的样子，好像他们洞晓一切。

士官长跨入走廊时，科塔娜告诉他说：“这条走廊取自于UNSC的货运飞船，从中剥离后每隔十米就用一块隔板来加固。气密性好，坚固结实。这个地方可以承受沉重的打击而不变形。”

“也是个伏击的好地方。”士官长说道，同时密切关注运动探测器的动静。

他们正被跟踪。三个信号点在身后，三个在前头，紧跟着他们。

士官长忽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抢到将军与哈尔茜博士前面用猛烈的火力清除路障。但当前形势需要运用外交手腕，约翰对此很不适应。他希望将军接受他的建议随行多带几个斯巴达战士，或者至少派其中两个趁将军与这个吉利斯交谈时偷偷潜进来，但这仅仅是希望。

他们被带到一个圆形房间。对面的一半墙壁都缩了进去，展现出深红色的天鹅绒帷幔。帷幔被慢慢拉开，露出半米厚的窗户，从这里可以俯瞰小行星带。外面一群岩石犹如在轻柔地跳着芭蕾舞，翻滚着，旋转着，相互碰撞后又慢慢弹开。

几个男人抬进来一张长桌，在上面铺上丝布，然后把它弄平整。然后，一拨女人手托银质盘子走进来，盘子里盛满了水果、热气腾腾的肉食和巧克力；其中还有几个手持一打玻璃瓶，里面晃动的烈酒有的黄如琥珀，有的红似宝石，有的则清撤透明。

铺有坐垫的椅子也为他们搬进来了。“请。”吉利斯对哈尔茜做了个手势，然后替她拉开一张座椅。“放松，坐下吧。”

士官长挑了个门边的座位，在那里他可以看清楚整个房间。弗雷德确定走廊空无一人之后，把门关闭严实。

士官长检查帷幔后面是否藏了人，或是否安装了监视设备，或是否设置了密道。

“科塔娜？”他低声说。

“看起来还安全。”她说，“我没有探测到任何东西。墙壁都是半米厚的Ａ型钛合金装甲。”

“我们没危险。”士官长告诉将军。

哈尔茜博士最终在为她特意提供的座椅里坐下来，并弄平整她的裙子。吉利斯轻轻地把她的座椅推到桌边，并献上一盘圆滚滚的草莓，博士婉言谢绝了。

而哈维逊则毫不客气地拿起一颗草莓张口就咬。“好吃。”他评价说。

吉利斯偏转头。“我们的水栽培设施——”

“恕我直言，总督大人，我们没时间闲扯。”威特康将军说，“钟在嘀嗒嘀嗒响，你可能没意识到它走得有多快。”

吉利斯叹了口气，在一张铺有金箔与黑色天鹅绒的座椅里坐下。他抬起双腿架在座椅的一个扶手上，两手交叉放在脑后。“我全神贯注听着呢，将军。”

“好。”威特康说道，为吉利斯不顾他们所处困境的严重性而大皱眉头。威特康将军用简洁易懂的话语向他把事情解释清楚：致远星的陷落，圣约人部队对一个外星水晶的搜寻，跃迁断层空间的追逐与战斗，还有那个难以确定类别的辐射，它会引导圣约人部队穿过跃迁断层空间……找到这里。

在他叙说的时候，吉利斯把双脚放回地板上，放松的表情逐渐变得凝重起来。他身体前倾，双肘靠在桌上，惬意的笑容慢慢紧缩成了愁容。

“血腥伊利莎！”他大吼一声，挥手把桌上的一个玻璃瓶扫落在地。玻璃碎裂，红色的白兰地泼洒在硬木地板上。

约翰与弗雷德立刻瞄准了吉利斯，但是将军举手制止了。

“‘血腥伊利莎’？”士官长问科塔娜。

“真空中的护佑神。”这个人工智能回答，“广受平民飞行员的崇敬。”

“我猜，”将军告诉告利斯，“在它们找来之前我们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那么，”吉利斯强压住怒火慢慢地说道，“你要建议我做什么？”

“那很简单，总督大人。你可以帮助我们，或者可以想办法杀死我以及我的队员，然后把我们的飞船拿到黑市去卖个好价钱。它们会让你获得大笔利润……假如圣约人会让你活到那么久去把钱赚回来的话。”

将军抓起一个玻璃瓶倒上一杯酒，抿了一口，赞赏地点点头，“好，假如你的机智胜过我们飞船上的人工智能——对此我很怀疑——又假如你赶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把你的基地炸成粉末前，用某种方法破坏掉了我们飞船上的武器——对此我也表示怀疑——然后，你将与一支圣约人的舰队相角逐。我想，他们可没有这么好说话。所以，坐下来，喝点酒，让我们像绅士一样讨论这件事吧。”

吉利斯用手捂着脸，开始揉搓他的太阳穴。

“也许你正在想，”将军说，“你的基地长久以来都没被发现。躲过了UNSC，躲过了圣约人部队，这次为什么就躲不过去呢？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轻而易举就发现了你。我想圣约人部队为了找到你，它们会翻遍这个小行星带的每一块岩石，眼睛都不眨一下。”

吉利斯总督重新拿起一瓶酒满满地倒了一杯，然后一口闷进肚里。“那其他的选择呢？”他冷冷地问道，“我帮助你？我们一起对抗圣约人部队？如果它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大举侵入，战与不战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帮助我们修好飞船，”将军说，“使我们可以跃迁到地球，我会将你所有的人从这里带走，并保证你和你的人员获得特赦。”

吉利斯大笑起来，热情的笑容又洋溢在他的脸上，随即他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事：强大的致远星遭到沦陷，你有一个外星人的神秘水晶，还是圣约人部队正在赶往这里？”

“士官长！”科塔娜惊叫道。在他头盔显示器上出现了一张波江座的星系图。一个指向标在第三颗行星附近闪烁。随着雷达信号的增强，它逐渐扩大，变成熟悉的曲线轮廓——一艘圣约人部队巡洋舰的轮廓。

“我们有伴了。”士官长说道，同时大步走到窗边指着外面，“那里！”

圣约人部队的引擎闪耀着刺目的蓝光，飞船调整方向加速朝小行星带冲来。

“那就是你要的证据，总督大人！”威特康将军咆哮道。

第二十九章

军历2552年9月12日2000时（修正后的日期）

波江座某个位置，组合舰“葛底斯堡－无尚正义号”上。

威特康将军、士官长、弗雷德以及哈维逊中尉一行，跳下升降梯进入“葛底斯堡号”的舰桥。科塔娜的身影闪现在星图旁的全息影像显示台上。“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与我们相距只有二十万公里，”她报告道，“它们正顺着一条截击航线快速逼近。”

将军大声命令：“弗雷德，负责工程控制台。哈维逊，负责导航控制台。士官长，你负责一号武器控制台，把它启动，看有没有什么系统我们忽略了。中尉，让我们偏离敌军航线，坐标180、270。”

“是，坐标180、270，”哈维逊回答。他坐到导航台并系好安全带，手指在控制台上灵活地跳动着。“正在转向，将军。”

“葛底斯堡－无尚正义号”掉头飞入小行星带的深处。

士官长踏上一号武器控制台。对于UNSC各类战舰的武器操作系统他都受到过训练，但以前还从没有实际发射过舰载武器。这艘护卫舰上面的磁力加速大炮是人类生产的最大型武器之一，他真希望他们有它的弹药——他会不惜一切，对准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发射一枚600吨重的贫铀弹。他一丝不苟地在键盘上敲入指令，漆黑的屏幕恢复了生机，然后他仔细直看着“葛底斯堡号”的武器清单。

吉利斯总督出现在前方第三个显示器上。他面容平静，嘴唇闭得只看得见一条细细的白线。

“总督大人，”将军说道，他的声音平稳而高亢，显示了他在指挥上的绝对权威，“我会指挥‘葛底斯堡号’在敌舰进入等离子大炮的最大射程范围时立即进行攻击，那将会炸毁敌军巡洋舰的护盾。我希望你与我们的人工智能配合，趁敌舰的护盾被炸毁的时候发射一枚你们的核弹——把它们炸成碎片。”

“英明的战术。”吉利斯说道，嘴唇分开时露出了嘲讽的笑意，“只是育一个难题，我们没有核武器。你们在小行星带探测到的只是中子辐射

发射器。”他耸耸肩，“我们不过是吓吓人而已。”

将军在肚里骂了句娘。“够精明，吉利斯。”

“使用你飞船上的七座等离子大炮就行了，将军。”吉利斯总督建议道，“那已经足够……”

将军微微一笑，也露出了吉利斯那种嘲讽的表情。“我们也是吓吓人而已。我们只有一座大炮……而且这座大炮运行得不是很好。”

“看来我俩都高估了对方。”吉利斯说，“换在其他的环境，这可能是件趣事。”

“确实。”然后将军对科塔娜说道，“试试跟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打声招呼。或许我们也能把它吓住。”

“圣约人正在回应。”科塔娜回答，“除了一些宗教辞令，它们要求我们撤销战备状态并交还那个人造物品，否则它们就要开火。”

“给它们我们的答复。”威特康将军说，“准备好就开火，科塔娜。”

“无尚正义号”上的炮塔开始加热，等离子聚拢后汇集成一条细细的红线急速前进——

——接着散了开来，化为一个巨大的螺旋飞到“葛底斯堡号”的船首上方。这些超高温的气体烧熔了飞船剩下的几块Ａ型钛合金装甲，使它上部结构的骨架裸露了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将军吼道。

“正在分析。”科塔娜回答，“等离子炮塔失灵。请稍等，长官。”

“我可以动用我的舰队与敌军交战。”吉利斯含糊不清地说。

威特康将军审视着面前的各个屏幕：吉利斯、逐渐逼近的圣约人部队巡洋舰，以及飘满岩石的小行星带，它们犹如一道无形的洪流。他眯起眼睛，然后说道：“恐怕你还没来得及打个喷嚏它们就把你炸飞了，总督大人。你没有一件武器可以穿透它们的护盾。不——我会把它们赶跑，并撤离你的人。”

“明白，将军。”吉利斯优雅地拱起一道眉毛鞠了个躬，“谢谢你。”

“弗雷德，能飞多快飞多快。哈维逊，九十度转弯．靠近离左舷两千公里那个月球大小的石块。”

“是，长官，全速前进。”弗雷德说。

“是，长官，改变航线。”哈维逊应道。

“葛底斯堡 - 无尚正义号”向那块巨石滑过去，而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正迅速靠近他们。当他们绕到这颗小行星的阴暗面时，敌舰从显示器上消失了。

“新航线。一百八十度转弯。”将军命令，“全部应急动力输入引擎，然后关闭所有系统。”

推进器将飞船转了个圈。隆隆的颤动声穿透已不再坚固的船体，飞船的速度也随之越来越慢，最后停住了，躲在了这块岩石后面。

“正在关闭所有程序。”弗雷德宣布。

“长官，我们这样做太被动了。”哈维逊说道，用手指梳了梳脑后光滑的红发，“在飞船对飞船的战斗中，传统战术提倡速度与灵活性。”

“在这个小行星带中是另一回事，”威特康将军答道，“但你注重保持灵活性很好。将我们的船头对准这颗小行星的中心，反向倒退。”

“启动推进器。正在反向倒退。”弗雷德说道。

飞船慢慢调整角度，对准硕大的小行星的中心往后退去。

“科塔娜，”将军问道，“我们那个等离子炮塔还能不能用？”

“能，长官，”科塔娜说，“但炮塔用以给等离子体塑形和进行瞄准的磁力线圈超载了。”

将军吸了口气，又“噗”地把它呼出来。“士官长，你在一号武器控制台找到什么没有？”

“射手型导弹已用尽。”士官长回答。他扫视了一遍显示器，希望他

先前漏掉了什么。“磁力加速大炮没有弹药。湿婆神式核弹也已全部用完。只剩下三架号角式无人驾驶侦察机。”

“没有等离子炮，也没有导弹。”威特康将军说，“我们不如打开气闸门朝它们扔石头算了。”

扔石头？士官长不知道他们能否利用磁力加速大炮扔出具有杀伤力的石头。让它的磁力线圈推动石块超音速前进——

磁力线圈？

“长官，”士官长说，“我们可能终于找到办法发射等离子大炮了。‘葛底斯堡号’的磁力加速大炮有十七个超导线圈。科塔娜也许能用它们给等离子体塑形并瞄准目标。”

“对。”将军赞许地点点头。

“只是可能。”科塔娜修正道，然后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太空，“正在计算磁场强度下降情况。”展现在她躯体上的数学符合增加了三倍。她皱起了眉头，“如果‘葛底斯堡号’的底部与‘无尚正义号’的顶部相连，可能会更容易些。如今我不得不猜测船身相隔所造成的干扰，但士官长的方案仍可能会起作用。士官长，启动磁力线圈。我需要重新校准脉冲发生器以便与等离子输出相配合。”

“等离子大炮的磁场正在启动。”士官长一边说，一边敲入指令，“正从‘无尚正义号，的反应堆转送动力。”

弗雷德看着输入“葛底斯堡号”引擎的能量逐渐减少到一点都没有时，发表评论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在必要时快速行动。”

“没事。”将军心不在焉地捻着胡须末端，“即使我们动力充足，我们也不必跑得比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快。我们的惟一机会在于，趁它们没把我们干掉之前先干掉它们。发射那几架号角无人驾驶侦察机，士官长。对准那片与小行星成直角的区域——使我们能看到拐角外的情况。”士官长一边密切关注超导线圈波动的磁场强度，一边为无人驾驶侦察机设计路线。他在这颗巨大的小行星两边各安排了一架，它们就等于是他们另一双明亮的眼睛，帮他们克服障碍看清岩石外面的形势。

“侦察机发射。”士官长说道，随即把它们发射出去。它们渐行渐

远，轻薄的推进器尾迹逐渐消散。

“科塔娜，”威特康将军说，‘让你的目标瞄准系统受控于侦察机传送回来的信号。我要在巡洋舰穿过那块岩石的阴影朝我们开火之前，一炮把它击毁。”

“已启动。”她答道，“正从‘无尚正义号’至‘葛底斯堡号’的能量传输中获取磁场变化量。”

“侦察机已就位，接收实时图像。”士官长边说边把视频信号导入到前面的屏幕上。

两个圣约人部队巡洋舰的图像显现出来。在它三个球根状船体的侧面，等离子管道闪闪发光，每个炮塔都充满了能量，随时准备开火。它们遇到巨大的小行星就用等离子炮组轰毁，而那些更小的一碰到它们的护盾就被弹开了。当战舰进入他们面前这颗小行星的重力影响范围内时，速度加快了。

“它们打算快速绕过来。”将军说，“科塔娜，制定最佳瞄准方案，自主射击！”

科塔娜眯起双眼，数字涌现在她的身体上。“正在推断它们的航线与速度。”她轻声说道，“我锁定它们了。”在一号武器控制台，士官长看到“葛底斯堡号”磁力加速长炮的加速线圈产生了脉冲波——然后在能量的推动下，以最高安全速度开始传输。磁力线像气球般鼓起，并且相互挤压，扭曲变形。当裹挟着巨大能量的磁力线穿透飞船奔向“无尚正义号”的炮塔时，静电涌到他雷神锤盔甲的护盾上，舰桥上每一个导电物体的表面也都冒出了点点火星。

他们惟一正常运行的炮塔温度急剧升高，等离子体汇聚到了它的顶端。等离子流缠绕了一圈又一圈，犹如小型的太阳刺人眼目。它们不停地颤动，并且随着强度的增大，颜色逐渐由橙色变为蓝白色。

“即将发射。”科塔娜叫道，“注意。”

挤压成球状的等离子体向内挤压发生爆炸，一下子就烧熔了“无尚正义号”一处三十米宽的装甲与船壳，等离子消失了片刻后，一道闪电般的球状能量螺旋冲向那颗小行星的边缘。

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绕过小行星，瞄准“葛底斯堡号”开了火。

科塔娜那一枚炮弹首先击中了敌舰的船头。巡洋舰的护盾爆发出强烈的银光，但不一会儿就消失了。经过极度压缩的等离子体撕裂并进入这艘战舰的船体，碰到金属就将其炸毁。等离子体分叉，在整艘飞船上连接成网状，将飞船炸得千疮百孔。大大小小的爆炸席卷了外星飞船的船体。

破碎的船体边缘发出红光，然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它们超高温的空气源源不断地排放出来。等离子束撕裂工程舱，把它们的反应堆炸为碎片——随即整艘战舰如花朵怒放一般腾起万丈火焰，同时冒出了道道金星以及逐渐减弱的静电光亮。圣约气部队巡洋舰瞄准“葛斯底堡号”发射的五道等离子束，分散成一片片红红的薄雾——它们失去了磁力，再也不能维持它们的形状并得到指引飞向既定目标。

舰桥上的所有人员都注视着爆炸逐渐从前面的屏幕上消失。将军问道：“状况如何？”

弗雷德打开工程控制台的屏幕报告道：“因受磁力脉冲的影响，引擎与反应堆已失灵。”

士官长抬起头来时，静电涌到了一号武器控制台上，他说道：“磁力加速大炮的加速线圈完好无损。一号侦察机被毁，正在召回二号侦察机，长官。”

科塔娜的全息影像虽然正在消失，但她欢欣鼓舞的声音通过舰桥的扬声器传了出来：“三号炮塔被毁。不过，如果我们其他六座炮塔中有一座能正常运作，我们就能具有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火力。”

“我们可能没那个机会了。”哈维逊中尉俯身到导航控制台上时回应说，“有大量信号点涌入。是小型飞船，有十艘以上。正在传输到前面的屏幕上。”鹈鹕运兵船，外骨架由钢板焊接而成的飞船，一群长剑战斗机，以及那艘模样古怪的蝙蝠级隐形飞船，纷纷出现在屏幕上。

“是吉利斯的舰队。”哈维逊说，“他想在我们动弹不得时打败我们。”

“对方向我们发出了信号。”科塔娜说，“正在接收。”

“威特康将军？”吉利斯那圆润洪亮的嗓音充满了整个舰桥，“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也许可以帮你们把战舰拖回基地以便能快速进行修理？”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将军说完后，慢慢坐回到舰长的座椅里。

两艘雷登级的货运船飞到“葛底斯堡号”的侧面，彼此连接上后，它们的引擎“隆隆”地响了起来。

“我搞不懂，”哈维逊低声说，“他明明可以打败我们的。”

“不，他不会。”威特康将军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皱着眉头又补充道：“吉利斯总督可能对此很不情愿，但他现在需要我们。圣约人部队不会只派一艘战舰过来。在这艘敌舰失踪了一会儿之后，将会有更多的赶来，数量要多得多。这只是战斗的开始，孩子。”

约翰与他六个幸存的队友坐在“葛底斯堡号”的机械库中。这个房间大得可以停放下一架长剑截击机，它的舱壁、天花板以及甲板都安装了机械臂，臂端挂有焊机、多用途工具和液压机。三根机械臂上的高强度聚光灯照射到舱壁上，产生的光亮明快、凉爽而又不刺目。士官长的视网膜在经受了太多等离子爆炸景象的折磨后，他发现这里的灯光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威特康将军命令这几个斯巴达战士修理好他们的装备，并最少睡上六个小时。机械库是个坚实的房间，用钢板进行了加固，当他们再次受到攻击时也不可能被打开缺口。

琳达坐在角落里，她的头盔、躯干后部以及肩部的盔甲都已卸除。

弗雷德与威尔将她的盔甲整齐地挂在两根机械臂上，用在致远星军情局城堡基地找到的备用部件替换掉损坏的钢板与零件。

鲜红的伤疤在琳达苍白的身体上形成“十”字形——这是她两次移植手术后惟一留下的外部痕迹。她不顾哈尔茜博士绝对必须卧床休息的建议，步履蹒跚地下来跟伙伴们会台。此刻，她盘腿坐着，面前是一枝拆开了的SRS99C 狙击步枪和精心挑选的陀螺校正器、光学透镜以及自适应材质枪管套。琳达继续重新装配这枝高精度的武器，她专注的神清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在抚摸她新生的孩子。

她头也不抬地说："现在我知道，在这个部队中为了得到一两天的休息就必须干些什么。"

"我听说，"弗雷德接口道，"你也是整天睡个没完。"

"那就是她喜欢狙击的原因。"威尔答道，"她上次在木卫二的那座城堡里打呼噜时被我抓了个正着。"约翰很高兴他们能对她的起死回生谈笑自如，但他自己不能跟着他们开玩笑。他担任了指挥这一要职，而门德兹军士长曾告诫他，要学会压制情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在这个时候，他极其痛恨这么做。

凯丽翻个身醒了。她用肘轻轻推了推格蕾丝，然后她们摇摇头盔一同坐了起来。"0400时"凯丽告诉他们，"睡了六个钟头。"

"感觉像只打了十五分钟的盹儿。"格蕾丝咕哝道，"我才刚刚合眼。你们在开玩笑，对吧？"

凯丽上下打量了一下琳达，然后伸出两根手指在头盔上做了个"微笑"的手势。琳达给她回了个苍白、虚弱的笑容。约翰感觉这笑容怪怪的。他也想笑，但这一长段时间以来没有多少事——除了琳达的康复——能给他笑的理由：那伙在"葛底斯堡号"爬进爬出、威特康将军过于信任的叛军不能，马上就要返回来的圣约人部队也不能，这个时候他们的引擎与武器都还没修理好……当然，"葛底斯堡号"上成百上千个牺牲的机组人员更不能，他们把那些尸体聚拢后放置在七号货物舱。

金属的轻微碰撞声引起了房中每一个斯巴达战士的警觉。在侧门"吱吱"响着被逐渐推开时，他们有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手枪，有的则将步枪齐齐对准门口。

约翰逊中士与洛克里尔下士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

"没人告诉我你们在进行射击练习，"洛克里尔咕哝道，"否则我会在胸前画个靶心。"

"士官长，"约翰逊说，"我们按你的要求前来报到。"

约翰点点头把枪放下，其他的斯巴达战士也放下了枪。"进来，陆战队员们。"

当他把武器插入枪套时，他的手在腰间的储物槽上轻轻擦过，哈尔茜博士的数据晶片就放在那里。他还没有决定把哪一个交给哈维逊中尉。他要牺牲约翰逊中士来拯救数十亿个潜在的洪魔感染者吗？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洪魔已经随着光晕的毁灭而毁灭了——但万一要是他错了该怎么办？

“我要你们俩下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助我们讨论一下战术选择。”约翰告诉他们。

通讯频道打开了，哈尔茜博士的声音传了出来：“士官长？”

“是，博士。”

“我要凯丽到四号医疗舱来报到，”她说，“她需要最后注射一次皮层类固醇，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需要她协助助。”

约翰朝凯丽点点头。

凯丽慢慢地站起来，叹了口气，迈步走出房间。“我马上回来。”她说着，同时屈起灼伤的双手，“我不在，你们可别制定推翻圣约人帝国的计划。”

“她出发了，博士。”

通讯频道“啪”的一声关闭了。

士官长转身对着他的斯巴达战士与两个陆战队员说道：“我们再重温一遍我们知道的情况，看有没有遗漏什么——尽可能利用敌军计划的漏洞。”他打开掌上电脑，一张星图在屏幕上闪闪发光。

“圣约人部队已经出发赶往地球。”他告诉他们．“它们正把兵力集中到一个战位，然后准备全体跃迁到太阳系。”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弗雷德问。

“假如我们抢先到达地球，”琳达回答，“我们的舰队就会静等它们的到来，然后……”她“咔哒”一声把步枪的枪栓往后一拉，“它们会看到一场热烈的欢迎仪式。”

“但是我们部队会有多大的胜算呢？”威尔问道。他话中没有一丝恐

惧、所言只是冷静客观的推理。“你们都读过科塔娜的报告。圣约人部队将派遣数百艘战舰。在我看来，我们的舰队，甚至设在地球轨道上的磁力加速大炮都不能抵御那么强大的兵力。”

“是的，”士官长平静地说，“我们赢不了，但我们会努力去赢圣约人部队最终将攻陷轨道中的一座磁力加速大炮，从那里撕开我们的防御阵线，降落到地球表面，然后破坏地面上的发电机，就像在致远星上一样。

弗雷德的身体明显地缩了一下。

洛克里尔缠紧他系在手臂上的那块红手帕。“那么我们要在太空中旁观另一场战斗？”他咬牙切齿地说。他的拳头颤抖着，极力控制住怒火。“一定得想办法赶在那群畜牲前面——到地面上我们就可能赢。见鬼，我甚至甘愿冒险跟它们肉搏。只要别在真空中飘来飘去地看着地球被烧毁，不管做什么都行。”

“我们原先的任务怎么办？”琳达问，“寻找圣约人部队的老巢。”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提醒地球。”士官长回答，“威特康将军会坚持这一主张……并且他有权取消我们的原定任务。”

“而且这里与地球之间没有战场能让我们跟它们一决高下。”洛克里尔说。他松开紧握的拳头，低头盯着甲板。“有些时候，”他低声说道，“我真的痛恨这场战争。”

约翰逊中士张开嘴，但什么也没说。他把手放到洛克里尔宽阔的肩膀上，轻声说道：“挺胸，战士。试着……”

中士的目光落在掌上电脑的星图上。“等等。你说这里与那里之间没有一决高下的战场？”他咧嘴笑着拿起掌上电脑，“这是什么？”他敲了敲图上的一个点，眯起眼睛去看显示出来的小字，“这是……‘不启之祭司’？”

“‘不屈之祭司’。”士官长纠正道，“据科塔娜讲，它是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一座流动太空平台，圣约人的舰队最后跃迁到地球之前将在那里会合。”

“喏，那就是你要的战场。”约翰逊中士说，“在这个叫‘祭司’的东西

上。”

弗雷德提议道：“我们可以驾驶一艘小型飞船跃出跃迁断层空间，进去后……”

“做你们斯巴达战士最拿手的事。”洛克里尔接口说，“渗入，杀戮，炸他娘个底朝天！要是这次行动用得着一个地狱伞兵，就把我算上。”

士官长看了看掌上电脑，然后看了看队友、洛克里尔以及中士。他们没弄错：这是第一次他们知道圣约人部队何时将到何地。如果他们可以沉重打击圣约人部队，就有可能在地球遭到攻击之前阻止它们……延迟世界末日的到来。士官长如同连珠炮般下达了命令：

“弗雷德、威尔，尽快重新安装好琳达的盔甲。”

“洛克里尔，武器再次由你负责。搜寻这艘舰上的每枝手枪、步枪以及所有的弹药包和爆炸物，然后把它们拖到‘无尚正义号’的发射舱。”

“格蕾丝、琳达和约翰逊中士：将那艘圣约人部队的运兵船作好飞行准备，加固船体以便从跃迁断层空间跃迁到常规空间。

“我将把这项计划呈报威特康将军——让他认识到这是惟一出路。我们将直接飞到圣约人部队的大本营，发动初次反击！”

第三十章

军历2552年9月13日0440时（修正后的日期）

波江座某个位置，组合舰“葛底斯堡－无尚正义号”上。

时间在流逝。

哈尔茜博士可以感觉到圣约人部队正在向他们逼近，她的机会之窗逐渐缩小到只剩下一个细孔。在能够离开之前——在开始做她无法阻止的事情之前，她还有几件事情要打点好。有人在靠近这间无污染房间，从沉重的脚步声中可以判断出只可能是个身穿雷神锤盔甲的斯巴达战士。凯丽出现了，她站在玻璃隔板的另一边招手，隔板把无污染房间与四号医疗舱的其余地方分开了。哈尔茜博士开门让她进来。

“我奉命前来治疗，博士。”她说。

当凯丽看到博士一直工作的地方没有杀菌后，不由得迟疑了一会儿：聚苯乙烯泡沫塑杯胡乱地放在手术器械盘上；激光打印的文件从生理监测仪里卷曲着滑出来；他们在致远星上找到的、具有辐射性的水晶则放在近处的一个器械盘上。

“我以为水晶在核反应室里……”凯丽说，“放在防辐射装置后面。”

“它绝对安全——”哈尔茜博士说。“只要我们在常规空间。”她拿起水晶漫不经心地把它塞进外衣口袋里。

“请躺下，凯丽。”博士指了指治疗椅，“只要再注射几针，我们就完成了你的烧伤治疗。”

凯丽叹口气，慢慢地躺到斜椅上。

哈尔茜博士拿开一块盖着两枝注射器的布。凯丽的雷神锤盔甲的端口上有两个注射孔，分别与锁骨下静脉和股静脉相连，博士看准这两个注射孔，将针刺了进去。“你要坚持理疗，皮层类固醇将清除绝大多数创伤，再过一个星期你的灵活性就能完全恢复。”她嘱咐道。

“一个星期？”凯丽发牢骚道，同时挣扎着想站起来，“博士，我需要

尽快完全恢复。士官长有个任务——”

哈尔茜博士启动注射器，它们“嘶嘶”地响着将药水注入凯丽的体内。她全身放松，重新跌落到桌上，不省人事。“不，凯丽。”博士低声说，“你要执行的不是士官长的任务、而是我的。”

在她血液中流动的镇静剂足以使一个身强体壮的地狱伞兵昏迷大半天。哈尔茜估计凯丽会昏迷两个多小时，到那时就木已成舟，势难挽回了。

哈尔茜博士转动一台显示器面对着自己。她启动记忆清除指令——清除干净科塔娜对军情局旧防范编码所作研究的记忆。她把打印出来的研究结果折叠好，塞进口袋里。

“科塔娜？”

“是，博士？”她答道，从房间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烦乱。

“请确定洛克里尔的方位，并让他马上来报到。”

“完成，哈尔茜博士。”

“谢谢你，科塔娜。没什么事了。”她又补充了一句，声音低得只有她自己听得到，“为了我，要好好照顾他们。”

哈尔茜博士调整体检台将它放置平稳，然后在它的底架上摆满医疗仪器与设备。她在这些仪器的顶部放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四枝自动步枪和十六个满满的弹匣。

她找到一杯微温的咖啡，仰起脖子喝了个精光。

洛克里尔下士出现在预备室洞开的入口。“嗨，博士。科塔娜说你找我？”他简短生硬地说眷，用手摸了摸光头，“我现在有点忙，因此如果这事可以等——”

“不管你在做什么，”哈尔茜博士告诉他，“都没这事重要。”她朝卧着的凯丽点点头，“我需要你帮我把斯巴达战士087弄到发射舱去。”

“她没事吧？”他问道，向她走近一步。

“她很好，但我必须把她转移到小行星基地。要完成她的治疗，必须要使用他们的一套设备。”

洛克里尔将信将疑，“但我刚才看她——”

“她很好，”哈尔茜博士向他保证，“只是被注射了镇静剂。这个过程……令人痛苦，即使她是布斯巴达战士。”

洛克里尔直视着哈尔茜博士的眼睛，然后点点头，接受了这个解释。他推着体检台穿过大门、医疗舱，进入等候多时的升降梯。

哈尔茜博士紧随其后。

当升降梯的门关闭后，她转身对着下士，“请伸出你的手。”

他满脸疑惑，但还是伸出了一只手。

哈尔茜博士抓住那只手并让它掌心朝上，然后把那个长而发光的蓝色人造物放在他的手掌上。这个外星人造物散发的光亮照射在他们的脸上，使升降梢内部显得更冷清了。“这是圣约人部队极力想获取的东西。它们扒开致远星就是为了找到它。它们跟踪我们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而波拉斯基为了保护这个东西牺牲了。”

她紧紧地盯着洛克里尔，揣测他的反应，看见他听到最后一句话后有些动容了。奏效了。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处置它？”

“保障它的安全，”她告诉他，“用你的生命保卫它。因为如果圣约人部队一旦得到了它，它们通过跃迁断层空间进行跃迁的速度就可以比现在快一百倍。你明白吗？”

洛克里尔的大手紧紧握住水晶。“没完全明白，博士，但我可以保管它。”他停了一下，前额因困惑而皱了起来，“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叫一个你的斯巴达战士来做这件事？”

“‘我的’斯巴达战士，”哈尔茜博士低声回答，“得服从命令把它上交给哈维逊中尉，而他会冒险将它带回军情局三处——即使圣约人部队可能会抢走它，他也必须赌上一把。”

洛克里尔哼了一声，“嗯，虽然我不喜欢那个乏味的中尉，但如果他有命令我也会上交。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几乎到家了。”

“‘几乎’。”哈尔茜博士重复道，并对他微微一笑，“但一旦你进行跃迁，这个水晶就会产生辐射，像闪耀的信号。圣约人部队将找到这艘飞船……而这次在跃迁断层空间中，它们可能会赢得战斗。”

洛克里尔的脸扭曲了。

她与他冷冷的眼神对视了一会儿，然后终于放开了他的手。“我知道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你都会阻止这个东西落入敌人手中。”

他凝重地点点头。“我明白你的心思，博士。清清楚楚。”他的话中带有一丝敬意，“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放心。”

“好。”她说。

升降梯的门打开了。洛克里尔把水晶揣进防弹背心，然后推着体检台进入“葛底斯堡号”的发射舱。“你要将她放在哪里？”

发射舱犹如一个蜂窝，到处是忙碌的景象：一百个吉利斯总督的人手里拿着掌上电脑与多功能场地扫描仪在过道里跑进跑出；机器人负载着巨大的射手型导聋、蜘蛛状的安提隆地雷，以及为“葛底斯堡号”的辅助反应堆准备的几小箱液态氘；三架长剑战斗机正在维修：只有外骨架的飞船“砰砰”地降落在甲板上，运来的钛板被焊接在飞船适当的位置上。

“那里，”哈尔茜博士告诉洛各克里尔，“带她到那艘飞船去。”她指向吉利斯总督的蝙蝠级战舰。它像一只沉睡的蝙蝠停在甲板上,奇怪地弯曲着的隐形表面形成重重阴影。

洛克里尔耸耸肩，推着沉重的体检台继续前进。

哈尔茜博士在飞船的左舷舱门边停下。它被封闭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隙都看不出。

她从口袋里拿出激光打印的文件，重新查着了一遍它的内容，然后她碰碰船体上一个凹进去的按钮，一块钢板从旁边伸出，那里放着个键盘。她敲入长串密码后，按下回车健。

舱门“嘶嘶”地响着往两边打开了。

她笑了。“实际上，即使科塔娜也不能破解军情局的密码。”她示意洛克里尔进去。

洛克里尔顺从地把体检台推入飞船，哈尔茜博士跟在后面。安置好体检台后，她送洛克里尔出去，接着，她又转身走进飞船。

洛克里尔刚抬腿要返回升降涕，但又停住了脚步。“博士，在我们交谈时……你说当‘你们’跃入跃迁断层空间时，你是指当‘我们’跃入跃迁断层空间时，是吗？”

哈尔茜博士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按下飞船里面的一个按钮，舱门在“嘶嘶”的响声中徐徐关闭。

士官长走出升降梯来到“葛底斯堡号”的舰桥上时，哈维逊中尉与威特康将军正注视着一号武器控制台与工程控制台的显示器。

“长官。”士官长说。

将军没分心抬头，只挥挥手让他过去。

士官长有两项任务。第一，他要向将军通报他初次反击的任务计划。他得说服将军这样做不会危及返回地球的主要目标，并且如果他们成功将得到极大的好处。威特康将军可能加以反对的惟一理由是，这会给他的整支队伍带来极高的风险。

士官长的第二项任务显得更困难。他摸摸放有哈尔茜博士数据晶片的弹药袋。其中一个晶片包含她对洪魔感染机制的分析以及一种可能对感染加以阻断的方法；第二个包含那个发现的源文件，而且据哈尔茜博士说，约翰逊中士会因为它窝窝囊囊而又毫无必要地死去。

然而，如果它给军情三处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去阻止洪魔——要是在光晕毁灭后那个威胁确实还存在的话——也许它值得付出一个人的生命。或许如果约翰逊中士知晓了内情，他会自愿献身也说不准。

士官长的职责很明确：他必须把文件全部上交给哈维逊中尉——但在内心探处，他不得不承认这样做并不妥当。

“科塔娜，”威特康将军抱臂放在宽厚的胸前，“给我讲讲动力的最新

情况。”

科塔娜细小的影像闪现在导航控制台附近的全息影像显示台上。她一如往常双臂抱胸，细小的红色符号竞相在她闪光的淡紫色皮肤上奔跑。“情况与我五分钟前报告的几乎是一样的，将军。正在同步检测‘无尚正义号’的反应堆与‘葛底斯堡号’的引擎，检测将于四十分钟后完成。”

“快点！”将军吼道，“我不想在敌人出现时我们因为没有动力而被困在这里。我想马上动身返回地球。武器的情况？”

“是，长官。”科塔娜说，“一号等离子炮塔已瘫痪，无修复可能。二号、三号和四号等离子炮塔正在修理，尽管我在等动力恢复后进行实验检测，但我已经进行了三百一十二次模拟火力测试，一次都没发生意外。不过，五号、六号和七号炮塔所需的部件在吉利斯总督的库存中没有。‘葛底斯堡号’上的两个射手型导弹舱已重新装满，我们有十六枚导弹可以使用，长官。”

“我想知道吉利斯是从哪里得到那些导弹的。”哈维逊中尉嘀咕道，“它们可是UNSC 的禁运军火。”

“他是个海盗，中尉。”科搭娜说。

“干得好。”将军队科塔娜说，“随时告诉我进展情况。”他转向士官长，“你有事吗，士官长？”

士官长刚要讲自己的打算，哈维逊抢先喊道：“将军，”他指着前面屏幕上正在加速离开“葛底斯堡号”发射舱的蝙蝠级飞船，“我还以为吉利斯一直待在船上监视维修呢。”

“我也是。”将军说，“科塔娜，你看到吉利斯前来监视了吗？”

“没有，长官，但你可能对这个感兴趣。”屏幕上出现一个图像模糊的视频，洛克里尔、哈尔茜博士和一个躺在体检台上的斯巴达战士正在登上那艘飞船。“洛克里尔把她们留在了那艘飞船上，长官。哈尔茜博士与斯巴达战士087走了。”

“科塔娜，”将军吼道，“打信号联系那艘飞船。马上！”

“正在联系。”

吉利斯总督出现在前方一号屏幕上。“将军，”他带着紧张的笑容说，“我刚才看到我的飞船离开了发射舱。也许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霸占我的私人财产，而我却一心一意地帮你度过……”

“少说废话，总督大人。”威特康将军将他打断，“我正忙着查找是谁拿走了你的飞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科塔娜，我们的联系信号有回复吗？”

“有个自动回复编码，长官。”她吃惊地开口答道，“UNSC的编码3-9-2。”

“3-9-2?”将军问了一句。他凝视着太空，试图记起这个意思含混的编码。

士官长清清嗓子对他说道：“将军，那是一个官方的‘无反应’编码，长官。特种战队使用它来忽略联系信号……由于在执行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他妈的！”满脸通红的将军咬牙切齿地说道，“你是指那个好博士刚才的回答是‘叫我去死’？”

前面屏幕上那艘飞船的蝙蝠状机翼在漆黑太空的衬托下几乎没了踪影。这时它突然加速，周围出现了许多光点，它们被拉长，并溅射到飞船上。飞船消失了。

“断层空间跃迁。”科塔娜说。

“我想你告诉过我，”将军说道，慢慢转身看着哈维逊、“那艘飞船被锁死了，主要部件在它退役时已经被拆除，它绝对没有办法进行断层空间跃迁？”

“是的，长官，我讲过。”

“那你介不介意解释一下为什么那艘飞船刚才消失了，中尉？”

“不，将军，我搞错了。”哈维逊不敢正视将军的双眼。“哈尔茜博士显然找到了办法绕过军情局对飞船系统的封锁。”吉利斯在屏幕上说道，“这真是太不幸了，将军。我希望得到赔偿……”

“这当然是不幸。”威特康将军说，“要是我知道我们有可能利用那艘

飞船跃迁到地球……一小时前我就这样做了。科塔娜，她要飞到哪里去？”

“不是地球。”科塔娜说，“哈尔茜博士的航线指向一个我数据库中没有的星系。”将军仔细察看前面的屏幕：吉利斯的脸，空旷的星河，哈尔茜博士与洛克里尔在发射舱时的静止视频。”我十分钟前就命令洛克里尔下士到舰桥来，哈维逊中尉，叫科塔娜确定他的方位。然后我命令你，亲自陪同那个地狱伞兵赶到这里。”

哈维逊咽了口唾沫。“是，长官”他迈步走向升降梯，科塔娜对他说道：“他在 B 层甲板上，中尉，医疗用品储藏室。他没理会我在通讯频道里的播叫。”升降梯关闭了。

“士官长，你操作工程控制台。”将军说，“同时负责导航控制台。”

“是，长官。”他走到工程控制台的监控器前。还有三十五分钟才能完成一轮对反应堆与引擎的检测。

“接敌信号。”科塔娜惊叫道，“以本地太阳为参照，方位030。一艘——纠正，两艘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它们没动，可能没发现我们。

“屋漏偏逢连夜雨。”将军愤然说道，“有这么多电波通讯、飞船以及泄漏的辐射，我们不可能不被它们发现，科塔娜。我敢肯定它们正在计划怎样杀死我们。”

吉不斯转脸对着屏幕外的某个人，然后又回过头来说：“威特康将军，鉴于这个新情况，我打算从‘葛底斯堡号’撤离我的人员以回避危险。”

“没问题，总督大人。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千。”　　三号屏幕“啪”地关闭，群星重新出现。

“而我也要干我该干的事。”威特康将军说，“科塔娜，中止检测反应堆与引擎。”

“长官？存在风险……”

“我要它们现在就工作。别告诉我有什么风险。就这么办。”

“是，长官。”她说。

“士官长，做好开船准备，保持警惕。我们将要使尽浑身解数以机动性胜过那两艘巡洋舰。”

“是，长官。”士官长看到检测已中止，“无尚正义号”的反应堆重新启动。辐射指示器一下子飙升至红线位置，然后有一点极细微的回落……从技术上来说这是安全的。“葛底斯堡号”的引擎抖动着恢复了生机。士官长感觉穿过甲板的颤动是从半公里远的地方传来的。“反应堆已运行，长官。”他汇报说。

将军注视着吉利斯的一艘艘单人驾驶飞船和坐在船上的技师离开“葛底斯堡号”，一窝蜂地飞向漆黑的太空，返回他们安全的小行星。“像不像一群老鼠正准离开将要沉没的船只？”他大声问道。

士官长不能确定那个问题是否在问他，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答一下。“他们只是一群想要活命的人，长官。”

将军点点头。

“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正在加速，”科塔娜宣布，“方位处于一个飞离星系的矢量上。它正在跃入跃迁断层空间。”

“士官长，开动飞船。马上！将速度升至最高速度的一半。”

“是，长官。”他键入指令，“正在以半速前进。”“无尚正义号”反应堆上的辐射警报器发出耀眼的亮光，但很快就稳定下来、并逐渐消退了。

这个由两艘飞船连接在一起的庞然大物，在它们刚修好的上部结构克服惯性时发出了一声呻吟。

“加热我们的等离了炮塔，科塔娜。”

“是，长……”她淡紫色的半透明全息影像消褪成冰盔色，“在星系边缘出现新的接敌信号。三个。不——从跃迁断层空间又跃出几个；数数有十八艘——现在是三十艘不同类型的圣约人部队飞船。方位030、091、180……长官，它们把我们包围了！”

星图在一眨眼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波江座的星系图，上面标有代表圣约人部队飞船的小三角形，它们现在团团围绕在周边。星系图

转到一个侧面，显示出新增的六艘飞船分布在星系底部与顶部。

威特康将军凝视着星系图摇摇头。“你知道阿拉莫①的故事吗，士官长？”

①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的教堂。1836年，得克萨斯反抗墨西哥统治的革命中，革命者被围困于此。

“是的，长官。一次著名的围攻战，少数几个守卫者抵挡住了占绝对优势的敌军。”

将军面露微笑。“是得克萨斯的守卫者，士官长——这有很大的差别。威廉·巴瑞特·特拉维斯上校率领一百五十五个部下抵挡住了两千多个墨西哥入侵者。他们以一个小城堡为据点，作战像野猫一样凶悍。后来特拉维斯得到了一些增援——三十二个人。”将军的笑容逐渐消失，“你也知道城堡里面有十五个平民吧？”他又把视线转向星系图，“唔，战斗结束时，特拉维斯和他的手下都死了，但敌军付出了六百条人命的代价。”

“就像温泉关战没②。”士官长评论说。

②古地名，在希腊东部爱琴海沿岸。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中，波斯国王薛西斯率海、陆军侵入希脂，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率军扼守温泉关抵抗。因内奸出卖，波斯人从小路包围袭击，守军三百人均战死。　“但在阿拉莫还有幸存者，他们让平民活下来了。”他转身面对士官长，“你认为在这场战斗中有没有人会活下来？你认为有没有办法获胜？”

士官长极力想找到打赢的办法。有三十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攻打他们受损的组合飞船，另外他们还需要保卫吉利斯总督的人。他能不能登上一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让科塔娜渗入它们的系统颁发假命令？它们会看见他靠近。或许有个盲点，从那里他可以靠近？然而他怎样才能够躲过它们舰队中的其他飞船？而且等到他把这样一个计划思考周全，“葛底斯堡号”可能已被烧成灰烬了。

“我的问题无需回答，士官长。”将军说。

“是，长官。”士官长答道，“考虑到我们的状况以及敌军的决心，那么，没有，我看没有办法获胜……或幸免。”

“我也这么看。”威特康将军挺直腰板，“科塔娜，准备跃迁。士官长，速度提至最高，航线坐标055、290。作好准备，我一示意就跃出常规空间！”

“是，长官！”士官长与科塔娜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们要撇下吉利斯总督与他的人吗？”科塔娜问。

威特康将军好一会儿都沉默无语，然后他答道：“是的。这里不是阿拉莫，我也不是威廉·巴瑞特·特拉维斯上校，虽然我非常希望我是。不，我们要逃走，我们是用几百条人命换取数十亿条人命。”

士官长下意识地摸了摸他腰间的储物槽，哈尔茜博士的数据晶片“叮当”作响。“这样做对吗，长官？”

“对吗？”威特康将军叹了口气，“见鬼，孩子，也许这不算对。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战斗，战斗到死，与圣约人部队的那些杂碎同归于尽。但我没有自由作出这个选择。我的职责很明确：保卫地球上的男男女女——而不是一帮海盗与亡命之徒。”他闭上眼睛说道，“当前的形势也他妈的再清楚不过了。即使我们留下来战斗……他们也一样会全被杀死。”

士官长看到“无尚正义号”反应堆的能量枯竭得只剩下5%了。一个个蓝绿色的光点出现在前面的屏幕上，群星像被溅染了水彩一般。

有些不对劲儿：士官长雷神锤盔甲的护盾荡起条条波纹。辐射监视器指向尖峰位置。辐射是从哪里来的？

“数百个换几十亿个。”将军耳语般地说道，“他妈的职责……为这个我将要下地狱。”威特康将军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出发，科塔娜。让我们离开这里。愿上帝宽恕我。”

洛克里尔下士吹了一声口哨，机器人顺从地跟在他身后。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堆满了步枪、手枪、弹药箱，以及足以将“葛底斯堡号”炸出一个半公里宽弹坑的C-7泡沫炸药①。

①作者虚构出的一种武器，是一种高爆化合物，由雷管引爆。在真空下它是液体，但一与硬物表面和氧气接触后，就会变成泡沫似的、黏

稠的半固态物体。

他向载货升降梯走去，然后乘它下到B层甲板。他在“葛底斯堡号”的货物清单上看到医疗用品就被储藏在那里……他想拿几听自愈泡沫，以备士官长计划极其周详的自杀式任务有不时之需。

不是洛克里尔对自杀式任务心存异见，以前这种事他做的多了，而且它们似乎使他实现了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可是现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奋战后，他只想休息一会儿：睡他二十四个小时，再散散心。

他慵懒地拉住系在手臂上的手帕。

“死丫头，”他喃喃自语道，“你为什么要去死？我都为你和我设计好未来了。”

他在干什么，贪恋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太空军飞行员？要是他的队友知道了都会把大牙笑掉……只是他们全死了。

“让死见鬼去吧。”洛克里尔说，“我还活着，我不会死，我也不会为任何一个人的死感到内疚。”

他哈哈大笑，又对自己说道：“尽管这整个世界并不是不想把我杀死。”洛克里尔转身对着机器人，“对吧，朋友？”

这个运货机器人转个圈，往右边走去②。“不，不，停下。”他叹口气，“伙计，我得给自己买张票让自已清闲清闲。下次，我会叫一个斯巴达战士出来约会……要是我可以分清他们小队中谁是男、谁是女的话。”他打了个冷颤。

②英语right既有“对”“正确的意思，也有“右边”的意思。

宽敞的升降梯“吱吱”响着打开了门。洛克里尔跨进去，吹口哨示意机器人跟上来。二号储藏室摆放着许多支架和搁板，它们有五米高，从甲板一直顶到天花板。他用手电筒照射着这高低不平的甲板，发现在角落里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终端机。“晦，存货清单控制器。”他说，“要想提太空军的任何物品必须要来找你。”他大步走到桌前，坐下，敲入指令搜寻医用酒精。

他的听筒里响起科塔娜悦耳的声音：“洛克里尔下士，我要传达将军

的一条紧急指令……”

洛克里尔关闭了通讯频道。“够吵了，女士。”他咕哝道，“搜索才刚打开。”

ＭＥＤ34－ＣＨ3ＣＨ2ＯＨ的方位在屏幕上跳出来。

“宾－果。”他唱道。

洛克里尔一跃而起。“走吧，朋友。我和你来开个派对。”

洛克里尔感到脚下的甲板在倾斜。“怎么了？……我们在飞？”他把清单显示器转到他这面，敲入一条指令让它转换到外部摄像机模式。

大大小小的小行星飞过他们——不，是“葛底斯堡号”在飞。洛克里尔眯起眼睛，瞧见一道蓝光闪过。他把那部分屏幕的图像放大，发现有一打惨淡的蓝光从圆锥形的引擎里喷发出来，而在侧面则奔涌着一条条等离子线。圣约人部队的飞船。

“真见鬼。”他说道，后退着离开桌子，“有得玩了。”

有东西在他衣服里滑动。洛克里尔把手伸进口袋，拿出哈尔茜博士托付给他保管的水晶。这块长长的石头裂开了缝，各个面像七巧板的拼板一样动来动去地重新排列着。

他猛地注意到清单监视器上显示的蓝色与水晶发出的一模一样——延展的空间产生一个个光点，进行断层空间跃迁的第一个征兆。

“我不想再来一次跃迁断层空间大战。”洛克里尔咬牙切齿地说，“我不想让它们跟踪我们，或者让这个东西给星系中的每一艘圣约人部队飞船发送信号。”

他从机器人那里抓起一听c-7泡沫炸药，把哈尔茜博士的水晶丢到甲板上，然后麻利地用泡沫炸药盖住这个东西，短短几秒钟它就变成了坚硬的树脂。他又取过一根雷管插入泡沫中，再把雷管与一个计时器相连。

为什么博士要将这个东西交给他保管？她说是因为军情局的人在迫不得已时会冒险把它毁掉……甚至可能会令它落入圣约人部队的手中。那些话也有道理，但是，那个解释同时也有不对劲的地方。

洛克里尔看着监视器上的光点，现在它们几乎遮挡住了群星。

让它见鬼去吧。

他有理由炸毁这个东西——比如不想死于另一场跃迁断层空间大战，比如也许可以使波拉斯基的死得到一些补偿。圣约人部队那帮狗娘养的非常想得到它是吧？那好，让它们也见鬼去吧。

“我这是为你报仇，波拉斯基。”他低声说。

洛克里尔把计时器设置为三秒钟，按下倒计时按钮后，他一个箭步冲到机器人后面盖住了自己的头。

他在世上最后一眼看见的是一道如蓝宝石般绚烂的光芒。

第六部 行动：初次反击

第三十一章

军历2552年9月13日0510时（修正后的日期）

跃迁断层空间中，组合舰“葛底斯堡－无尚正义号”上。

士官长与他的小队——现在由格蕾丝、琳达、威尔和弗雷德组成——受命前往军官俱乐部报到。正常情况下，那里是军士的禁区。当然，长久以来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没有正常过。“葛底斯堡号”的军官俱乐部里有一张巨大的橡树桌子，由于抽烟时烟被随意放在桌面上，那里留下了几百道烧焦的沟痕。有个柜台摆放了许多粘附着碎晶片的酒瓶，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酒。房中镶嵌了胡桃木面板的墙壁被打磨得锃亮，沿墙挂着金边蓝旗，此外还挂有用以表彰骁勇善战的金色和银色勋章；高级军官与“葛底斯堡号”历任舰长的相片也挂在那里。而最令士官长感兴趣的是仿银版照相法制成的内战图，画面呈现的几个战场上到处是冲锋的步兵和骑兵，大炮冒着火光，喷发出雷霆万钧的弹药。

威特康将军与约翰逊中士走进房间。斯巴达战士们“啪”地立正站好。“长官到！”士官长大喊一声，他们同时举手敬礼。

“稍息。”威特康将军说，“请坐。”

士官长跨前一步，“恕我直言，这些座椅承受不了我们装备的重量，将军。”

“当然。”将军说，“好吧，你们随意。这不是正式会议。”他哼了一声，“我只是想看看都有谁活着留在飞船上。”他朝军官俱乐部打开的大门望去，“哈维逊中尉不久就到。他正在调查洛克里尔下士的一…出事地点。”

柜台上的全息影像显示台在闪烁中启动，科塔娜纤细的身躯随之出现。显示台上几块破碎的晶片折射了部分光线，她的影像因此被扭曲，看起来有一半部位相互融合，折射后的光弧投到了墙壁上。

约翰逊中士走到柜台旁，把显示台清理干净。

“谢榭你，中士。”科塔娜说道，上下打量着自己重新恢复正常的体

形。

“别客气。”他咧开嘴巴笑着回答。

科塔娜面对将军。“长官，”她说，“你会很高兴听到我没有检测到任何信号、残余辐射或飘忽不定的敌舰……这正是你所期望的正常跃迁断层空间飞行所应有的特征。”

威特康将军点点头，叹了口气，慢慢坐到桌子前头的一张皮背座椅里。“嗯，那算是一件幸事。”

“而且有证据表明哈尔茜博士的水晶确实被毁了。”哈维逊中尉走进来说道。他停下来随手关闭了大门。

哈维逊在相军旁边坐下，把一个小塑料袋平放在桌上，“我就在科塔娜所说的地方找到了洛克里尔下士：B层甲板，医疗用品储藏室。现场的电路过载显示出曾发生高能辐射……下士尸体上的烧伤也是由此造成的。”

停了一下，他接着又说道：“如果这能说明什么，那就是他死得很突然。而这些，”他轻轻敲了敲桌上的塑料袋，“是我在现场找到的晶体碎片。乍一看它们的特征与在致远星上找到的那块水晶完全一样，”他摇摇头，“但是我找到的这些只是整块水晶的一部分。因此，除非它化成了齑粉没留下一丝痕迹——而这样一个事实又与现场这些较大的碎片不相符——不然这块水晶的其金部分一定还在另外某些地方。”

科塔娜的脚轻轻敲击着显示台，她挑起一道眉毛，“如果在我们跃迁前检测到的辐射尖峰与哈尔茜博士的水晶被毁有关，”她说，“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可供渗考。因为那次爆炸与突发的辐射间隔只有47毫秒，而那块水晶具有扭曲时空的特性，所以丢失的碎片可能已被‘挤压’出飞船掉进了跃迁断层空间里。”

哈维逊不相信地问道：“你是说，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科学发现有几片——”他朝“葛底斯堡号”的舱壁外点点头，“掉进跃迁断层空间不见了？”

“是的。”科塔娜回答。她耸耸肩，“我很抱歉，中尉。”

“至少圣约人部队再也不能得到它了。”威特康将军说。他用他的粗

手指弹了弹塑料袋，“或者即使它们能得到，它们找到的也只是一堆用处不大的碎片。”

“我真希望我知道洛克里尔为什么这么干。”哈维逊说。

大家沉默了。约翰和其他的斯巴达战士在他们沉重的雷神锤盔甲里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

约翰逊中士清了清嗓子，“这个家伙的情绪有些烦乱。他经历了那么多风浪，那种反应应该是预料中的事。但他是个地狱伞兵——如钢钉般坚强，锋利还胜过它两倍，遭受打击是家常便饭。他是垮不掉的。他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

“哈尔茜博士，”哈维逊眯起眼睛说，“这一定是她安排好的。”

约翰刚想为哈尔茜博士辩护，但他强行忍住不去与一个长官发生争执。不错，她的行为的确让人莫名其妙：她带着凯丽偷偷溜走，在他们最需要她的时候离开了他们，而且把外星人造物品交给了洛克里尔。但是，约翰还是想让自己相信她。也许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大局为重。

“我们别为这个纠缠了。”将军说，“我不想任何人的看法因为我们对当前形势提出的众多‘为什么’和‘如果’而受到影响。等我们回去之后再讨论吧。”他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柜台，下意识地咂咂嘴唇，“从这里航行到地球应该会很平静，我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请允许我发言，将军。”士官长说。

“准许。有话尽管说。”

“我不想与你唱反调，长官，但也许这不应该是平静的航行，或许我们也不应该放松。”

威特康将军身体前倾，“我预感我不会喜欢这个观点……但把你的理由说一下，士官长。”

士官长就他的作战计划进行了简要说明：他与他的小队将怎样乘一艘圣约人部队的运兵船入侵敌军舰队汇合区；然后渗入它们的指挥控制中心——“不屈之祭司”，并把它摧毁；那样将有希望严重削弱圣约人部队的力量……或者至少能延缓它们入侵的速度，甚至可以为地球争取足

够多的时间加强防御。

将军直直地望着士官长斩钉截铁地答道：“作战请求不予通过。”

“请批准，长官。”他依旧笔挺地立正站在那里。

其他斯巴达战士也“啪”地立正站好，如石头般一动不动。见此情景，威特康皱起眉头，叹了口气。

“我理解你们的热忱，士官长，真的，但我不会冒险将你的小队运送到圣约人部队的汇合点。”将军解释道，“要是我们失去了这艘飞船，地球就永远得不到警告了。”

“长官，”士官长回答，“我们将单独从跃迁断层空间跃迁到常规空间。一旦运兵船摆脱了‘葛底斯堡号’和‘无尚正义号’的重力影响，断层空间场就会消退，我们也就进入了常规空间。你们甚至不用停下来，只需要稍微调整航线，修正‘葛底斯堡号’的飞行轨道。”

“以前尝试过将这么小的飞船跃出跃迁断层空间吗？”将军问道，他的浓眉紧紧拧在一起。

“是的，长官。”科塔娜说，“我们的跃迁断层空间探测器一直在做这种事，但如果是飞船的话，剪应力①与辐射就会相当大。”她停顿了一下，向约翰看去，“然而，斯巴达战士穿着雷神锤盔甲，应该能够或下来。”

①通过物体作一截面，作用在这个截面内的力称为剪切力；剪切力除以其作用面积，所得给果称为剪应力。

“‘应该’。”将军重复道，脸色阴沉，“尽管我非常敬佩你的胆识，士官长，我还是必须否决你的要求。你需要科塔娜去突破圣约人部队的安全系统，而她必须驾驶飞船回到地球去。因为她携带了光晕、洪魔以及圣约人部队技术的资料，她的价值太重大了，不能去冒险。”

“明白，长官。”约翰答道，“我没考虑到那个。”哈维逊慢慢站起来，掸了掸袖子，他的制服已相当破烂。“我自愿参加士官长的任务。”他说，“我在密码研究与圣约人部队的各种系统方面受过广泛的训练。”威特康将军眯起眼睛审视着中尉，好像是第一次看见他一样。

“你决不可能从那样的断层空间跃迁中生还，”科塔娜说，“但是……”她用食指敲着嘴唇，陷入了沉思之中，“也许另有办法。”

在她全启躯体表面滚动的符号流中出现了圣约人部队的符号“我在‘无尚正义号’上的圣约人部队人工智能里发现一个文件复制运算法则，并成功地用它复制了我的语言翻译程序。我可以用它把我部分的渗入程序复制到士官长雷神锤盔甲里的记忆处理模型中，不是完全复制——否则会有复制错误与其他副作用——但它将使斯巴达战士小队可以运用我的部分能力。我想，这足以让他们通过圣约人部队的安全壁垒。”威特康将军深深地叹了口气，起身走到柜台边，拿着一瓶威士忌与三个完好的水晶杯回到桌旁。“我猜你们斯巴达战士不会与我来一杯吧？”

“是的，长官。”约翰替他的小队回答，“谢谢你，长官。”

将军把酒杯放到哈维逊、中士与他自已面前，但他并没有急于倒酒，而是把酒瓶放下摇摇头，似乎他突然完全失去了喝酒的兴致。“你想到了吗，士官长，你和你的小队将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我首要的、也是惟一的选择是必须回到地球？”

“我的小队甘冒风险。”士官长说。

“‘风险’，”将军低声说，“那可是张单程票，孩子。但是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干，如果你们能拖延圣约人部队对地球的进攻，这笔交易可能还是划得来的。

士官长没有回答。他和他的斯巴达战士们以前在不可能生还的情况下还是活了下来。然而将军说得没错：似乎在这次任务中有某种终极性的东西……它告诉约翰他不会成功。那也是可以接受的。牺牲四个人而换取地球数十亿人的性命，这样来看理由就更充分了。

威特康将军站起来说：“很好，士官长，作战请求通过。”

士官长把因超负荷运载而“嘎吱”作响的机器人停放在圣约人部队运兵船的侧门旁边。机器人承受着四吨重的工字钼碳钢。威尔负责卸载货物，将它们一根根拖进运兵船里面，而弗雷德与中士则负责在那里把钢板横着架好后焊接在运兵船上。　这是最后一次加固运兵船。这艘飞船的内部是如此狭窄，以变了运兵船的注册标签，使圣约人部队认不出这艘飞船属于现在已脱离它们的“无尚正义号”。

“中尉，”士官长说，“恕我打搅一下。”

哈到逊抬起头，把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从脸上捋开。“有什么事吗，士官长？”

士官长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慢慢坐下。“哈尔茜博士要我把某件东西转交给军情局三处：她对洪魔的分析。”

哈维逊挑起了双眉。

士官长打开腰间储物槽……犹豫了。哪个数据晶片呢？是只含有哈尔茜博士的洪魔分析和可行防疫方法的那一个，还是包含了得出结论所使用的源文件的那个——也就是她说会使约翰逊中士丢掉性命的那一丫个？

约翰虽然感到作为斯巴达战士的指挥官——他有正当的理由把他与其他斯巴达战士的生命作为赌注，但中士是另一回事。

是由于生理病变才使中士侥幸从洪魔那里捡回了一条命。这种机会是十亿个中只有一个，博士说。但他拯救数十亿人的几率却也只是十亿分之一，因此在数学意义上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哈尔茜博士说的“要拯救每一个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是什么意思？

不——约翰早就发誓要保护全人类。他的职责很明确。他伸手拿出包含所有源文件的晶片递给哈维逊中尉。“她说这有助于对抗洪魔，长官。我不能完全确定她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会看的，士官长。谢谢你。”哈维逊接过晶片，双眼犀利地望着他。中尉耸耸肩，“对于哈尔茜博士，谁能说得清呢？”

通讯频道“咔哒”一声打开了，科塔娜宣布道：“我们到达着陆区还有十分钟。为发射蓝队作好最后准备。你们这次只有一次机会。”

“明白，科塔娜。”士官长回答，“斯巴达战士们，甲板集合！”

哈维逊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我想就这样吧，士官长。”

士官长轻轻握了握中尉的手，“祝你好运，长官。”

约翰转身走出运兵船——几乎把约翰逊中士撞倒，当时他正拖着一个弧焊机走下舷梯。“让我来，中士。”约翰抓住这台两百公斤的机器，用一只手就把它拎了起来。

士官长从运兵船出来，在外面与其他巴达战士集结成队。他扛着弧焊机站在队列前头。 威特康将军把他们逐个打量了一遍，然后说道：“我祝你们好运，士官长，但好运似乎都是你们斯巴达战士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请让我只说一句：等任务完成后，我们大家再相会。”

他举手向他们敬礼，斯巴达战士们齐刷刷回礼。

“还有最后一道命令。”将军说。

“长官？”

“让圣约人见鬼去吧！”

第三十二章

军历2552年9月13日0530时（修正后的日期）

跃迁断层空间中，俘获的圣约人部队运兵船上。

运兵船翻滚、颠倒、旋转着脱离了控制。它跌跌撞撞地往前冲，一块在船体上焊接得很结卖的工字钢架弯曲着“噼啪”一声断裂了。

蓝队的斯巴达战士都被可速解安全带固定在船体上。然而，他们没有一个想到去按胸部中央那个红色速解按钮。为了保存性命，他们就这样坚持着。

前面的监视器是黑屏，因为在跃迁断层空间他们没什么可看的。运兵船内惟一的光亮来自于他们出发前被扔进来的化学荧光棒。那些塑料棒已经破裂，它们的发光物质在零重力下形成了上百万颗细微的球状液滴。尽管雷神锤盔甲里的减震凝胶已经增压到最大安全值，约翰还是感觉到骨头都快要被摇散架了。

当他们离开“无尚正义号”的发射舱进入跃迁断层空间这片墨黑的真空中时，凶险之旅就开始了。这片“正常”的跃迁断层空间与约翰以往经历过的完全两样。没有哈尔茜博士的外星水晶产生的速度平滑作用——这次飞行要难上一千倍。辐射水平冲上尖峰，接着又慢慢下降……但是到目前为止，渗入衬铅运兵船的剂量还不足以致命。

“现在我知道了，”琳达说，“为什么只有大型飞船才能穿过跃迁断层空间。”

“你知道那些跃迁断层空间探测器吗？”，弗雷德问，“它们几乎就是硬实的A型钛合金板。”

士官长检查了一遍队员的生理信号图：运行参数不稳定，但还在正常范围内。格蕾丝的心跳停了一两下，但很快心律就恢复到强有力的正常水平。也没有骨折或内出血的征兆。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蓝队意识清醒、头脑冷静也是个好现象。士官长知道，在他们脱离“无尚正义号”产生的断层空间场之前，他们所能做的仅限于此。

他运行诊断程序检测自己的雷神锤盔甲的护盾，它们重新充能的速

度仍比被辐射消耗的速度快。辐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在他们四周横冲直撞。他希望真的科塔娜与他在一起，这样她就会说些什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状况如何？”约翰问。

四盏蓝色确认灯亮起，同时这四个斯巴达战士对他做了个翘拇指的手势。

弗雷德插话道：“这次没那么糟糕。上次进行断层空间跃迁，我们甚至比登陆飞船还先着地。嗯，那次可真不容易。我们——”

运兵船急剧倾斜，打断了弗雷德的话。

焊接在左舷舱壁上的装甲出现了裂痕，熔化的铅从裂缝中渗出来。尽管有减震凝胶与填充物保护，士官长的脑袋还是重重地撞击在头盔前部，力道大得让他眼冒“黑星”，接着，他的脑袋又撞在头盔后部。运兵船内部完全陷入了黑暗之中。

“士官长？士官长？”科塔娜的声音在他的头盔扬声器里轻声响起，“士官长，请回答。”约翰的视力逐渐恢复正常。他的生理信号在头盔显示器上迟缓地波动着，显示屏之外一片黑暗。他打开外部照明灯，观察了一下运兵船里面的状况。

他的斯巴达战士依然被束缚在船体上，头有气无力地垂着。除了船体装甲下面熔化后重又凝结的几个铅球在飞船中像香槟泡沫般飘来飘去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动的东西。

“我们成功了？”

“是的。”克隆的科塔娜回答，“我在F到K波段上接收到巨量的圣约人部队通讯信号。它们已经给我们发了三次要求答复的信号，士官长。等候指示。”

“在这个铅衬船体内你怎么能够接收到信号？”

船体有许多部分已经破裂了，士官长。通迅信号也异常强烈，表明我们正处于离圣约人部队非常近的区域。”

“稍等。”他告诉她。他按下速解按钮解开安全带，身体脱离束缚后

飘了起来。他调出蓝队的生理信号图，发现他们全都失去了知觉，但人还活着。他抓起一个急救箱，给他们每人注射一针轻度兴奋剂，然后把他们从安全带中解放出来。

“我们在哪儿？”威尔问。

士官长本能地向前面的监视器看去，但它们都已黑屏。“要弄清楚只有一种方法。”他答道，“我去打开左舷的舱门。弗雷德，你到右舷去。”

“明白，蓝一。”弗雷德回答。

士官长旋转舱门的人工开启装置，它慢慢打开了。外面是漆黑的太空，群星密布，闪耀的光芒或呈黄色，或呈琥珀色，或呈红色。他把一根链条绑在盔甲上，接着将另一端在船体上固定好，之后身体探出了舱门。

正如科塔娜讲的那样，圣约人部队的部队近在咫尺。一艘巡洋舰在离他们三百米的地方悄无声息地滑过。约翰所能看到的只是它银蓝色的船体，侧面管道火光闪栋的等离子炮塔，还有它经过时圆锥形引擎爆发的闪光……然后约翰瞧见了其余的战舰。其中，既有巡洋舰，也有体型更大的航空母舰，甚至还有一些比它们都要大的战舰——这种战舰分为五个球茎状部分，从头到尾有两公里长，还安装了一打致命的能量武器。灰尘微粒盘旋于数量众多的飞船之间：撒拉弗战斗机、运兵船以及有触须的工程艇。

“我们看到的飞船，”他问科塔娜，“有多少艘？”

“有两百四十七艘战舰，”她答道，“再加上你视野之外的那些，估计总数超过五百艘。”

士官长第一次惊呆了。他的臂套被卡在舱门边上，而他的手却毫无知觉。五百艘战舰？这里的火力比他以前见过的任何一次都要强大。这支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UNSC任何一支防御力量打得全军覆没——不管将军有没有成功传达警告。它们炮火齐射，等离子体就会如浪潮般席卷目标，地球的轨道堡垒还来不及开火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下方一千公里处，太空漾起阵阵波纹，接着裂了开来，又有七艘巡洋舰出现在常规空间。它们调整航向，加入到舰群中。

约翰想起他曾经见过和这个舰群一样强大的毁灭的力量：光晕。那个光环就是一种武器，被设计来屠戮方圆数十光年的所有智慧生物。

他消除了那个威胁，他也能使这一个土崩瓦解。他必须做到。

按照计划，他将渗入并摧毁它们的指挥控制中心，可是那会阻止这支集结起来的部队前进吗？不会……但可以给地球争取足够多的时间制定计划，对抗这支貌似不可战胜的舰队。

“你说它们给我们发了三次信号？”他问科塔娜。

“是，它们在询问我们的身份，但没有你想像得那么严重。这里的通讯信号非常多。它们对我们发生兴趣，可能只是因为担心我们撞上其他飞船。”

“发条信息说我们的引擎瘫痪了，需要协助以挪动位置。我们看看是否可以让它们带我们到中心区进行修理。”

“信息正在发送。”

士官长把他了解的情况传送给蓝队。“该醒来了，”他说，“检查两遍盔甲和武器。”

几秒之后，蓝队的确认灯在他的头盔显示器里亮起。他知道他们的反应同样先是震惊，然后对任务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结论：他们不能失败，人类的命运握在他们手中。

约翰偏转脑袋看了看运兵船。

运兵船的大部分船板都已被削去，下面的铅与钛板暴露无遗——要是没有它们的加固，飞船在跃出跃迁断层空间时早就因经受不住剧烈的颠簸而四分五裂了。

“圣约人部队的指挥控制中心正在回复我们的请求。”复制的科塔娜告诉他，“拖运船已前来带我们进去修理。它们有些疑惑我们属于哪艘战舰，但我用静电噪音掩盖了我们的注册号。它们太忙，没时间前来细察我们。”

士官长转身回到运兵船内。“我们要被拖进去了。”他告诉蓝队。

琳达走到他面前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圈。他点点头，转过身体，以便让她查看他的雷神锤盔甲。电脑诊断仪并没有坏掉，但是他的斯巴达战士不会对他们的盔甲粗心大意，在这种真空环境中尤其如此。

“你没事。”她告诉他。然后约翰转而检查她的盔甲。弗雷德与威尔出色地将替换的部件整合到琳达的盔甲里，它们除了显得更新外，与原部件衔接得天衣无缝。

约翰拍拍她的肩膀，向她翘起拇指表示她的盔甲运行正常。

“分发武器。”格蕾丝说道，同时拆开他们绑在船身上的行李袋。这些包裹外面缠有一层铅箔和月层隔热填料，另还有一层多用途胶带。

“重的还是轻的？”她问。

“我们拿重的，”约翰说，“琳达拿轻的。”

琳达表示抗议，他解释道：“我们需要你殿后，用狙击步枪掩护我们。我希望你行动迅速，具有杀伤力。拿一枝近射程武器，带上备用弹药和你在战场上所需的一切东西。”

“明白。”琳达说，她的声音冷硬而尖锐。以前在狙击小队周围的目标时，她向约翰报告就是用这种腔调，有时约翰觉得它太冷了一点……但他知道这是个好兆头。琳达正准备使出她的看家本领：一枪毙敌。

其他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感觉一旦我们进去就不能再回来了。如果一定要减轻负荷，我们总会找到办法的。”

士官长抓起一枝突击步枪和两枝近距离作战的冲锋枪。他为冲锋枪取了一对消音器和放置这种小型武器的腰间枪套，此外还拿了一打的破片杀伤手雷，并把它们塞进盔甲左腿部位的沟槽中。

如果局势变得严峻，他会需要大量弹药，因此他给冲锋枪和突击步枪又拿了几个弹匣，用胶带固定在胸前、双臂与右腿部位。除此之外，他将更多的弹匣放入了背包里，一同放进去的还有：两枚莲花反坦克地雷，几听C-7炸药、雷管、定时器，两个战场急救箱，以及一个光纤探测器。

在其他斯巴达战士也一起选取装备时，约翰嘱咐他们：“现在开始关

闭通讯频道。”

他们全都点了点头。

不管飞船有没有加铅密封，他们距离圣约人部队都太近了，监听的耳朵到处都是，使用通讯频道要冒很大的风险。

他飘到仍然洞开的舱门边，将光纤探测器伸到外面，然后把另一端插入他的头盔中。模糊的图像出现在他的头盔显示器上。

数百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涌入视野。它们中间有个光点闪闪发亮并越来越大，士官长这才看清那是一艘飞船，外型与他们的相似：两个“U”型船体，每个都与他们的运兵船一般大，并且叠在一块儿。这艘飞船加速驶向他们，然后一分为二——部分移到他们的船尾，另一部分则飞到了船头。金属与金属相撞发出的回响透过船身传进来，士官长感觉胸口仿佛被轻轻地撞了一下。

他回头朝弗雷德翘起拇指，表示拖他们的船到了，然后弗雷德把这个信号传递给其他队员。　通过光纤信号，士官长看到圣约人部队的拖船敏捷地带着他们穿过舰队，时而仰飞，时而平飞，时而绕个圈子，躲过比运兵船大一百倍的战舰。

有一段时间他们往下俯冲，屏幕上除了几颗星星与漆黑的太空外，什么也没有。士官长在头盔显示器上瞥见了一颗金色的恒星，然后视频信号掠过一颗笼罩着二氧化硫云层的黄色行星以及环绕它运行的银色卫星。拖船这时面对着远处一艘崭新的飞船，那艘飞船看起来像两艘泪珠状的圣约人部队飞船碰撞在了一起，在整体上构成一个长长的“8”字形几何图案。　他们直奔那艘飞船而去，同时士官长看到了更多的细节部分。许多辐条从飞船中点呈放射状突出，连接在一个纤细的圆环上形成轮盘状，他先前没看见因为他们是从侧面靠过去的。轻柔的管子从两个球茎状部分伸展出来，在中央那个轮盘上方缓慢移动。约翰眯起眼睛以便把这艘异乎寻常的飞船瞧得更仔细，但他的显示器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分辨率。

它有圆环？它在旋转吗？可是圣约人部队有重力技术，无需靠自旋来产生模拟重力。很快他就在那个飞船上看见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停靠在轮盘上的飞船——圣约人部队的巡洋舰与航空母舰，可能有六十艘连接在中央那个轮盘上。

这个远处看来已是硕大无朋的飞船现在尽收眼底。航空母舰与它相比简直是玩具。这艘双泪珠形状的飞船从头到尾一定有三十公里，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圣约人部队的指挥控带中心——“不屈之祭司”。拖船径直飞向这个基地。此处正是他们要来的地方，因此这次的运气非常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士官长最不想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很难说“不屈之祭司”上有什么样的传感器，但他们不能冒险，因此约翰退回运兵船慢慢把舱门关上。他往里移动身体，与蓝队其他队员一起等候。在手表的“嘀嗒嘀嗒”声中，三分钟过去了。约翰努力控制好自己的呼吸节奏，摒除心中的杂念。

重力缓解了他胃部的不适，船身传来一系列金属相碰的“咔哒”声。空气“嘶嘶”地响着通过飞船的裂缝渗进来。

约翰指指弗雷德与格蕾丝，然后又指向右舷舱门；他俩平端步枪开始行动。他指指琳达和自己，然后指向左舷舱门，接着他俩也走到适当的位置。

约翰不能肯定在两扇舱门外边迎接他们的是什么阵势，但有件事是无疑的——他们必须正面应对。在这艘已加固但过于狭窄的运兵船内，他们无处可藏。

左舷舱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

琳达和约翰举枪瞄准。

第三十三章

军历2552年9月13日0610时（修正后的日期）

圣约人部队的战斗基地“不屈之祭司”上。

一根橡胶似的触须沿着运兵船舱门的缝隙伸进来。约翰举手示意琳达撤销战备状态。他认出了这个外星人的肢体——叉开的带毛触须与球状感觉器官只可能长在圣约人部队工程师身上。

这个工程师推开舱门进入飞船，从约翰与琳达旁边飘过，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当它的触须伸到装甲板与铅斑上时，它发出了埋怨的啾啾声。又有两个工程师从打开的舱门里奔进来，与第一个会合。

只要他们不去干扰这几个一心一意干活的外星人，它们就不会发出警报。但外面还有什么呢？

约翰慢慢地靠在舱门边，把光纤探测器伸到外面。外面有一排运兵船、撒拉弗战斗机以及其他的单人飞船，它们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阴影中。整片区域翱翔着成群的工程师，数量成千上万。它们搬运零件，将船体的各个部分拆开又重新组装，校正等离子武器的线圈。无迹象表明有等着迎击蓝队的精英战士部队。

约翰朝上转动光纤探测器，看见头顶有一个网板，各种工具、焊机和聚光灯像丛林中的藤蔓一样悬挂在那里。

约翰回身指指琳达与威尔，然后指向门外，又朝上指了指。他们点点头，开始往外移动。

五秒之后，蓝队的三盏确认灯亮起。其他人可以安全出去。

约翰抓住舱口上缘，翻身跳上运兵船顶部。他握住一根悬垂的绳索用力一荡，纵身跃到网板上。威尔与琳达站在那里担任警戒，确保这个维修舱里没有敌兵。

格蕾丝与弗雷德也离开运兵船，悄无声息地爬上来，在黑暗之中与他们会合。约翰用两根手指指了指双眼，然后双手平铺对着舱中整片区域做了个扇形手势。斯巴达战士们散开，细细打量这个地方。

在朦胧中，约翰看出这个地方是专门用来修理用改装飞船的，有能安放数百艘单人飞船的固定槽。房间朝四周蜿蜒伸展了三百米，此外的情形无从瞧见。它一定延伸到了基地轮盘的周边。

除了成千上万个忙忙碌碌的工程师，约翰只看到了两个带着白色甲烷呼吸面罩的咕嗜人。那种颜色的面罩他以前没见过。它们推着两辆运货车，里面放着几桶晃荡的液体。要躲避它们轻而易举。

这个舱的一边有一系列密闭的门，他估计它们通向气闸门。对面的舱壁上有扇一米厚的窗户，一道蓝色的强光从那里涌进来。

那扇透明的舱壁上每隔三十米就有一个凹槽，最近的那个凹槽充斥着紫色的多面体装货桶、烧焦的旧等离子武器的线圈，还有银蓝色的圣约人部队合金板。但是，使约翰感兴趣的是这堆垃圾旁边的东西：一个全息终端设备。

约翰敲了敲他的话筒以吸引蓝队的注意，他指了指垃圾堆，伸出两根手指，然后又指向那个凹槽。

大家点点头，明白了他的命令。

弗雷德与琳达无声地落在甲板上，跑到维修舱对面，躲在一块切割下来的船板后面，马上被黑暗包围了。格蕾丝紧随其后。

约翰朝舱里上下左右张望了一遍，确定没有咕噜人的踪迹后，他与威尔冲到对面，隐蔽在一个等离子武器的线圈后，那个线圈差不多有疣猪轻型侦察车那么大。

他用双手指向弗雷德与琳达，然后翻转过来指着自己，接着朝那个数据终端版备点点头。

琳达匍匐在地，往右爬到凹槽边缘的阴影处，弗雷德则到了左边。他们会在约翰接近终端设备时掩护他。

约翰伸手到脖子后面的神经界面插槽取出科塔娜的晶片。他胸贴舱壁往上攀爬到终端设备前，将晶片插进输入槽里，然后慢慢退回到阴影中。

“我进去了。”科塔娜在通讯频道说，“我已经使我们自己的信道有了

安全保障，给信号加了密，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自由使用小队内部的通讯频道。”

“干得好。”约翰对她说，“在这个基地有没有中央反应堆？防守得严密吗？”

“稍等。我必须小心行事，在这个系统中有圣约人部队的反入侵人工智能。”

约翰希望这个复制的科塔娜具有与真实的科塔娜一样强的渗入程序。

“我获取了这个基地的图表。”她告诉他，“好消息是，飞船的前后两个圆球都有一个中央反应堆初组，功率可达512太瓦①，造型与它们飞船上的箍缩核聚变反应堆相似。显然这些能量是用来给护盾发生器提供动力，以使其能抵御住一颗小行星的撞击。我可以使一个反应堆超载，烧熔它的磁场线圈，这样会使周围充满——”

“它会爆炸吗？”约翰不耐烦地问。

①太瓦，一万亿瓦。

“会——爆炸产生的力量足以使飞船化为蒸汽。”

“那就是好消息吗？坏消息是什么？”

“反应堆的控制系统是隔离的，我在这个终端不能到达那里，你必须把我自身送到那里去。”

“‘那里’是哪里？”

“最近的反应堆控制接入点深入基地顶部轮盘七公里远。”

约翰思索了一番。如果他们多加小心，运气又好，到达那里也不是不可能。

“在我们需要你之前，有办法把你留在这个中央系统吗？”他问，“这样便于你监视圣约人部队的安全系统。”

复制的科塔娜沉默了足足三秒钟。“有个办法。”她最终回答，“在我

从科塔娜的原件中被复制出来时，复制软件也一同被复制了——它成了以后所有复制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可以用它把自己复制到这个系统里。”

“非常好。”

“但是有风险，”科塔娜告诉他，“每个后继的复制品都包含我无法修正的畸变。使用一个复制品的复制品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见的混乱。”

“‘复制’”约翰命令道，“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冒这个险，而不会冒险在无法绕过敌人安全系统的情况下深入它们的战线七公里。”

“稍等，”科塔娜说，“正在处理。”

约翰的手表过了一分钟，然后数据晶片从终端弹了出来。

“完成。”科塔娜在小组内部的通讯频道里说，“我进去了。你左边三十米处有个维修舱的出口，我会关掉那里的监视摄像头，二十秒内将门打开。抓紧。”

约翰取回晶片，又将它插入自己的神经界面插槽。他的脑袋感觉好像有一丝冰冷的水银流过。

“往外走。”约翰告诉蓝队，“保持隐蔽。” 弗雷德与琳达的确认灯亮起，表明路上没有障碍。

蓝队队员身体半蹲着跑出三十米。一扇小型的检修门滑开，他们从中间挤了过去——随后，门“啪”地关了。

他们继续前进，有时弓起身子，有时手脚并用匍匐爬行，经过逼仄的管道时，他们不得不关闭护盾而任由金属磨擦盔甲。他们依照科塔娜的指引前进了几公里，在科塔娜运行运动探测器与诊断器时他们稍作停顿，然后继续前行……他们的身体时而扭曲，时而摇晃着往下穿过长长的管道；他们避开“呼呼”旋转的巨大扇片，侧身通过变压器线圈时与线圈相距特别近，以至于都有点点火星从他们的护盾上掠过。

依照约翰的计时器，他们沿着科塔娜给定的路线前进了十一个钟头，却发现——此路不通。

“新焊接上的。”弗雷德说，用臂套擦了擦堵住他们去路的合金板上

的焊缝。

科塔娜在通讯频道里插嘴说："这肯定是一次没记载在基地舱单上的修理。"

约翰问："还有选择吗？"

科塔娜回答："我的任务计划程序能力有限。明显的选择有三个。你可以用莲花反坦克地雷炸开挡道的合金板；也可以返回到维修舱，再找一条更隐蔽的路；或者还有一条更快的路，但它有较多障碍。"

"时间不多了，"约翰说，"圣约人部队不久就会攻击地球。指给我那条更快的路。"

"往回走四百米，九十度转弯，再往前二十米，通过一个废弃的管道盖出去。从那里开始，你将要经过七百米的空地，穿过一个建筑，然后沿一条有护卫的走廊前往反应堆室。"

格蕾丝打断道："你说的'空地'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太空基地，应该没有空旷的地方。"

"你们自己看。"科塔娜说。

一张"空地"的图表出现在他们的头盔显示器上。约翰看不太懂这张图，但他看出那里有几条狭窄的天桥、建筑物，甚至还有排水沟——正如科塔娜所讲，空旷的地方太多，很容易被发现。"让我们看看。"约翰说。

他带领队伍原路返回，推开废弃的管道盖。蓝光涌入通道，约翰眨眨眼以适应光线的变化，然后将光纤探测器从开口处伸出去。

约翰弄不清他看到了什么——光纤探测器一定出了故障。图像看起来扭曲得不能再扭曲，但没发现附近有东西在动……因此他冒险探出了头。他所处的位置在一条巷子的末端，两边的墙壁耸起十米高，将黑色的阴影投射在废弃的管道盖上。一群豺狼人经过巷口，离他只有五米远。他弓身躲避……这些长得像秃鹰似的东西没一个看见藏在黑暗中的他。

它们过去后他抬起头来，发现光纤探测器根本没有出故障。

这个太空基地的内部空空荡荡，一根光柱笔直地射入它的中心：蓝色的光芒像限光一般明亮。起伏的内部地面上，沿路是细如针的尖刺、几座低矮的梯级金字塔以及有圆柱的庙宇。有传送带的天桥和有密封舱以运送乘客的管道纵横交错地架在半空。水流在舱壁上沿着旋涡状的轨迹流动，然后“往上”倾入从对面墙壁里伸出来的几个巨大的空心塔中。

女妖战斗机列队掠过这间巨室的中央，犹如一群无头的飞鸟，又如一大堆蝴蝶。它就像是埃舍尔①所作的一幅活灵活现的蚀刻画。

①Maurits Cornelis Escher，1898～1972，荷兰著名版画家。

约翰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然后他明白了圣约人部队先进的重力技术使得这里根本无所谓上或下。

奇怪的是一个军事基地会有这么多的“装饰品”。联合国太空舰队总部的大厅有一个规模宏大的中庭，也许这里就相当于圣约人部队的中庭——不过要大上一百倍。

约翰注意到远处的一面墙壁里有一块透明物质闪闪发亮。“那是与维修舱相连的窗户吗，科塔娜？”

“对。”她答道。

“那至少我们知道了出路。我们要进哪个建筑？”

“一点钟方向，”她说，“有圆柱的那个。它是通往反应堆室的最便捷的路径。”

约翰爬出管道口，双手攀住近旁的墙壁。这里背离亮光，浓重的阴影足以隐藏他们的行踪。

“行了，蓝队。熟悉环境……尽量看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一点钟方向那座有圆柱的建筑，我估计要跑三百米才能冲过那片空地。我们可能需要猛闯，除非你们有更好的计划。”

琳达出来，望了望四周说：“请允许我上屋顶提供掩护。”

“去吧。”约翰说，“就位准备好后告诉我一声。”

琳达从背包里取出拴有绳索的抓钩，将它猛转几圈后往上一扔，抓

钩“嗖”地飞到了附近的屋顶上，她用力拽了一下，确定它已抓稳，然后迅速爬了上去。其他的斯巴达战士跟约翰一起藏在阴影里。他将突击步枪顶住肩膀，用拇指拨开保险。

琳达的确认灯闪了一下。

约翰蓄势冲了出去，三步之后他才达到最高速度。他的肾上腺素也疾速增加，这使他的血液几乎沸腾起来。他感到时间在变慢，他的知觉现在运转得比时钟还快。他全身心加速——双脚疾步如飞。他的靴子戳入砾石，踏碎岩石，身后泛起阵阵沙砾的微尘。

他看到有三个障碍挡住了他的去路：惊惶失措的咕噜人。他对准最近的那个一枪托轮过去，把它的头骨敲得粉碎。这个死咕噜人连翻几个跟斗，瘫作一团倒在地上。他听到四周响起一片哀嚎声，但他并没止步看个究竟。

他冲到了这座建筑的阶梯上，一次跨上五级被磨得溜光的石阶。在运动探测器上，他看见身后有三个友方信号点……而在周边则有黑压压一群敌方信号点。

“目前你没事。”琳达报告，“有群精英战士，但没携带武装。不，等等。一对猎手正向你靠近。稍等。”

四颗子弹破空而出，犹如响起了晴天霹雳。

“威胁消除。”琳达说，“其余的正在散开。女妖战斗机来了。我在转移。”约翰登完台阶，在庙宇门槛前紧急刹住脚步。里面冷气逼人，盔甲外面的温度读数接近冰冻的水平。光线透过天花板上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被染成了淡紫、深蓝和青绿。三排由深蓝色玄武岩制成的巨大圆柱分立于这座三十米长的矩形建筑里，投射下长长的影子。这是个伏击的好地方。他背靠一根石住守住入口，掩护他的队伍进去。

“科塔娜，报告基地最新的安全状况。”约翰说。

“在安全频道里有数十个报告。我把它们掩盖住了。”

另一个科塔娜的声音打断第一个的话：“还有一事必须告知，士官长，这座庙宇里有圣殿守卫者——一个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的外星种族。根据圣约人部队的话语粗略翻译，它们被叫作‘魔兽’。它们应该构不

成严重的威胁，否则在以前的军事战斗中早就会有它们的影子了。”

约翰对此心中没底。“魔兽”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是等闲之辈，他也闹不明白为什么基地系统里现在似乎有不止一个科塔娜——但那个问题可以先放着。他们既然已经暴露了目标，就要抓紧行动。他挥手示意蓝队前进。然后，他带头冲到下一根位于庙宇中央的柱子旁，分列左右两排石柱的弗雷德和威尔紧随其后，格蕾丝担任后卫。

在他的运动探测器上亮起一个光点——就在前面，转眼又消失了。

约翰举起手，蓝队正步。

他的运动探测器没显示有危险……但前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他取出一枚破片杀伤手雷。

转瞬即逝的信号点到了后面——一个黑影绕过约翰用作掩体的那一根柱子，动作比精英战士迅速——与约翰一样快。

他抬起步枪猛烈射向那个近在咫尺的黑影。它并没有放慢速度——只是发出连声怒嚎。威尔与弗雷德也朝那个东西连射三枪，每中一弹它就后退一步。他们身后响起了三声爆炸。格蕾丝的生理信号警报器尖声啸叫，警报信号闪现在约翰的头盔显示器上。

“伏击！”威尔大喊。

被科塔娜称作“魔兽”的东西走出阴影站到约翰面前。它比精英战士高——而且块头更大，力量更强。它的嘴里露出一排锋利的牙齿，红色的眼睛燃烧着仇恨的火焰，灰蓝色的皮肤上布满弹孔。

“魔兽”扭住约翰，把他的武器从手中一掌击落。即使身穿雷神锤盔甲，约翰也没这个外星敌人强壮。

它赤手空拳反复捶打约翰——突破他的护盾，握住他的脖子就往死里捏。

约翰的视野闪过一道红光，他的双眼开始发黑。

第三十四章

军历2552年9月13日1751时（修正后的日期）

圣约人部队的作战基地“不屈之祭司”上。

约翰极力反抗，试图把它的双手从脖子上扳开。魔兽前臂里的肌腱犹如一束束钢筋般坚硬——而月这个家伙铁了心要把约翰的脑袋扭下来，即使用步枪将整匣子弹射进它的胸口，它也不会松手。

后面，约翰又听到一声爆炸响起，接着传来步枪断断续续扫射的声音。

蓝队正忙于对付另外的威胁，他必须依靠自己。　约翰眨眨眼，视野中的黑边依然没有消除。

约翰看到他的护盾能量指示条一闪一闪地在慢慢充能。如果它蓄积了足够的能量，他就有机会摆脱魔兽的掌控。但是如果他过早反击，就无法使魔兽松手，他的护盾反而又要被它击得能量尽失。

魔兽连声怒吼，唾沫星子溅到士官长的面罩上。它不断往前倾，粗大的双手越来越用劲，紧紧捏住他的喉咙。约翰的瞳孔在缩小，气管在膨胀。他透不过气来。护盾的能量已充满四分之一，应该够了。

约翰以前也被这样死死地扼住过咽喉——当时与队友在垫子上没日没夜地练习摔跤，门德兹军士长曾找来一些武术高手跟他们过招。躲开一个体格更高大强壮的对手不乏办法，但对手对付你的办法也总能找到。这就像在博弈，只不过棋子换成了手与脚，你必须奋力扭转局面，保持自己的重心……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头脑。

他抬起膝盖顶住自己的胸部，同时他的上半身弯向骨盆，弯到九十度时他的四肢突然使劲一撑，将全身展开。这套动作称作“跳虾”。

约翰的头挣脱了魔兽紧握的双手。

他利用魔兽晕头转向地躺在地上手脚乱挥的一刹那，用臂肘狠狠地撞向它的脖子下部。他抵住它的臂肘，猛力扭转关节，并且将它往外拉，能拉多长就拉多长——换了人类或精英战士早被拉断了。约翰又开

双腿紧紧顶住地板，身体倾尽全力压住魔兽。

它咆哮不已，用没被抓住的手臂撑起身体和约翰。

“不……你……别想。”

约翰左手还握着一枚破片杀伤手雷。他拨开保险销——弯手伸到下面，将它扔进魔兽的武装带里——然后在抽回手时对准撑起他的手臂狠命一扫。

魔兽重新扑倒，嘴里发出一声怒吼。

手雷爆炸。他们被炸起一米高，然后开始跌落……魔兽的死尸重重地摔在地板上，黏稠的血液溅射开来。

士官长打了几个滚后跃身而起，寻找蓝队的踪迹。

那些巨大的圆柱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在运动探测器上看到弗雷德以他后面的一根圆柱作掩体，位于他的左手；而威尔则躲在右手一根圆柱后；没有标志显示格蕾丝的方位。然而，在通往庙宇宇的拱形大门外有许多模糊的行动信号点。还有一件事——威尔与弗雷德都没有通过通讯频道询问约翰的情形。悄无声息意味着有大麻烦。

约翰去摸光纤探测器，但它在与魔兽混战时丢失了。他慢慢绕过这根玄武岩圆柱。

格蕾丝脸朝下躺在地上，离庙宇大门五米远。在地板上有一摊减震凝胶和流淌的鲜血。

士官长敲了一下通讯频道，询间她的状况。他的手刚放下，两个隐蔽在拱门两侧的魔兽就蹿了出来。它们手特大口径枪榴弹发射器，其中一个看见了约翰，瞄准目标就开火。

约翰急忙奔回圆柱后面。他看见一道闪光，耳听得那枝武器射出的一枚枪榴弹呼啸而至——紧接着又射出两枚。

第一枚枪榴弹击们在圆柱前面爆炸了，产生的超强压力使他的牙齿止不住地打颤。

士官长转身俯冲，希望能及时赶到下一根石柱后面——

但第二、第三枚枪榴弹打中了他一毫秒之前还用作掩体的石柱，坚实的柱子应声坍塌，成了一堆拳头大小的碎块。

在这根柱子的顶端住下倒时，他飞奔到一旁躲避如雨点般砸在地板上的碎石。地板被它们砸得粉碎……他要是不跑也会被砸成肉饼。

与这些魔兽正面交锋显然行不通，约翰也不想再来一轮角斗。时间在一点点流逝，这个基地上的所有圣约人部队马上就要赶来将他们撕成碎片。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全是因为敌人能力高超，可以在他们使用通讯频道时确定他们的方位。

剩下惟一一个战术选择是：跑。但他不愿意撇下格蕾丝，除非他确切地知道她已经牺牲。

他取下背包，拿出一枚莲花反坦克雷。它呈圆盘状，直径0.25米，边缘有许多固定针以让它在埋入地下后保持稳定。他把爆炸选择旋钮设置为倒计时模式，时间为七秒。然后，他悄悄移到柱子的另一侧。他扬起手腕将地雷扔了出去。它盘旋着掠过庙宇大厅，嵌入拱门正上方的墙壁中。离爆炸还有两秒。

约翰打开他的通讯频道说：“朝洞口开火！”

魔兽再次从掩体中蹿出，举起他们致命的枪榴弹发射器瞄准目标。莲花地雷爆炸——腾起的火光转瞬即逝。庙宇入口与魔兽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从天花板上落下的大团灰尘与大量石块。

石堆地下露出一条灰色的手臂，还在不住地痉挛。约翰上前察看。入口被封闭。他们在接下来几秒钟内没什么危险。

他跪在格蕾丝身旁。她的生理信号已成了平直的线条。他把她翻转过来想扶起她——但没这个必要了。他在与第一个魔兽角斗时听到的三声爆炸就出自它们的高速枪榴弹……格蕾丝被齐腰炸成了两截。

弗雷德与威尔从他们的掩体出来。约翰看着他们摇了摇头。

约翰打开格蕾丝盔甲能源装置上那个微型检修口，输入故障自动保险密码。他们还有任务要去完成，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把她带出去，否则前进的速度会大受影响。但他们也不会把她留给圣约人部队。她盔甲里的微型核聚变反应堆超载后，方圆十米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将被烧毁

——为火葬格蕾丝提供燃料。

“我们走。”约翰说，“科塔娜，哪条路？”

“深入庙宇三十米，右转，那里有扇封闭的门，是工程师专用的检修门。我会打开它，你们进去后再锁上。赶快。我正遭遇到敌军基地人工智能越来越强烈的抵抗。虽然我封锁住了它们的安全通讯频道，但入侵者的消息还是经由私人通讯频道得以快速传播。”

她说话带有一种奇怪的回声。也许这是圣约人部队跟踪他们的信号时反馈的信息，或许是其他的副作用在作祟。她警告过他什么？使用一个科塔娜的复制品的复制品会产生不可预见的混乱？

“明白。”他说道，挥手示意弗雷德与威尔前进。他最后看了一眼格蕾丝，然后悄无声息地快步往前冲。

庙宇里再也没有行动信号点，但士官长看见在墙壁上却画有大量的咕噜人、豺狼人、精英战士与猎手。在阴影和透过彩色玻璃射进来的光线交相辉映下，那些画似乎在动，它们在膜拜前方的某个东西。士官长希望他有更多的时间把这些全部拍摄下来。

蓝队前进了三十米，转身对着一扇安在墙壁里的门。门往两边分开，里面的通道可以同时容纳两个肩并肩的工程师，但是约翰得蹲下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威尔与弗雷德跟在后面。他们一进去，科塔娜就将门关闭了。

他们沿着这条狭窄的通道继续前行，直到它来了个九十度转弯，并陡直地伸向下面。威尔拴好一根绳索，他们绕绳下降一百米后，落在一个平台上。

约翰俯瞰下方，瞧见一个在粗糙的巨石中凿出的洞窟拱起九十米高，逐渐消失在远处的阴影中。

五百一十二座核聚变反应堆把那个地方塞得满满的，看起来像是一个个扁平的螺旋形海贝。它们在纵深处横八行、竖八行地排列着，每个都有一架鹈鹕运兵船那么大。它们发电的“嗡嗡”声低沉地回响，一波波热能在四周摇曳。

反应堆之间的空地是一堆乱麻般的等离子输送管道，成千上万个工

程师一群群地飞来桩去护理机器。渗漏出来的等离子体形成微弱的旋风，与室内强烈的磁旋涡相撞后产生发光的泡沫。

这个洞窟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好像基地的建造者们将一个小行星进行削斫，然后在它周围修建了其余的装置。威尔指了指房间对面走在天桥上的三个豺狼人。蓝队原地待命。

“那里，”科塔娜说，“平台对面有一台连在反应堆子系统上的终端设备。”约翰向威尔和弗雷德举起一只手，等豺狼人卫兵过去后疾速冲到平台对面。他取出科塔娜的晶片，将它插入终端。

三秒钟后她报告道：“我进去了。圣约人部队几乎没在这个系统里采取什么反入侵措施。我可以顺利使反应堆超载。

“我给蓝队找到了一条出路，并已将它上载到你的导航系统中。”她接着又说，“它很隐秘，应该足以让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整修舱。你们一回到那里，就下令让我开始。蓄积超载的能量要花上十分钟。我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来，士官长，因此你务必要稳妥。”

“再过十分钟，这个基地与圣约人部队的舰队可能就要跃迁到地球去了。”约翰说道。他望着弗雷德与威尔，他们点点头，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现在开始超载，科塔娜。”

反应堆产生的光亮移动起来，蓝色的等离子体逐渐变白，并像毒药一样通过相连的管道蔓延。

“超载开始。”科塔娜的复制品宣布，“我建议蓝队全速跑到出口处。”

一个三角形指向标显示出一个通向头顶天桥的梯子。约翰对着威尔与弗雷德举起两恨手指，然后朝巡逻的豺狼人点点头。弗雷德与威尔跪到地上，做好防备，等他前进。约翰爬上梯子。在他快要到顶时，三颗子弹呼啸着从他身后飞来，枪声几乎被反应堆强烈的回响淹没。他清查了一下梯子顶部，看见三个豺狼人死在了天桥上。他端着步枪往两边扫视了一遍，然后挥手示意威尔和弗雷德前进。

他的倒计时器显示为9：47。反应堆产生的光与热越来越强劲，使约

翰的护盾微微发亮。

蓝队跳下天桥进入一个升降梯。他们全部进去后，梯门关闭，梯厢立即上升。

当梯门再次打开时，人造蓝色阳光涌入梯厢——两个精英战士的倒影也投射进来，它们正在等升降梯，没作战斗准备。蓝队立即开火，将精英战士击毙，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士官长紧贴升降梯的门框出去，看到一堆纵横交错的管道与喷水池，还瞧见其中一个螺旋形排水沟绕着它的中心古怪地往上延伸。这是为下面的反应堆进行热传导的设备。导管里的水早已滚沸，正冒出腾腾的热气。

他看到右边一百米远处精英战士与一对对猎手已经集结在庙宇入口，数十架女妖战斗机在战场上方盘旋。

一帮咕噜人将堵住庙宇入口的石堆清理干净了。一道火光突然喷薄而出、横扫那片区域，那些咕噜人与它们的精英战士监工被尽数烧死。

“再见，格蕾丝。”约翰低声说。

她的能源装置爆炸将给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圣约人部队的部队这时试图查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它们会以为蓝队仍在庙宇里。格蕾丝的最后一击消灭了一打咕噜人和四个精英战士，她死后若有知也该欣慰了。

约翰转身望着这个大房间的对面，看到远处那堵墙上有一块透明的物质。它通向整修舱与外面的气闸门。那就是他们的出口。他瞥了一眼计时器：8：42。他们必须快点赶到那里。

他的视线紧盯着空中的女妖战斗机。他搜寻琳达的方位，她守在这个构造稀奇古怪的基地某处，可能是这片长达几公里的区域内任何一个地方。

约翰打开他的通讯频道。“琳达，别回答。圣约人部队正在跟踪我们的信号。我希望它们这么做，然后派几架女妖战斗机前来侦察。当它们靠近反应堆热传导设备时，将飞行员千掉——我们需要它们的飞行器。”

没有回答。那究竟是意味着琳达明白了他的意思并做好准备施以援手，还是她已牺牲了？

正如约翰所期望的，三架女妖战斗机脱离搜查编队，绕庙宇盘旋一周后，掉头朝他们冲来。

约翰挥手示意弗雷德与威尔撤出升降涕，到热气腾腾的管道丛林中去。他们散开，找好掩体，瞄准不断逼近的女妖战斗机。

女妖战斗机分散开来，降低速度……但是接着它们倾斜机身，要掉头飞回庙宇。

约翰在他的通讯频道上敲了三下。那几个精英战士飞行员立即又掉转机头加速冲向他们的右位。其中一个飞行员驾驶战机做出标准的扫射俯冲动作，它的几门等离子炮在升温，能量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表明马上就要发射了。

这时，飞行员却突然鲜血飞溅、然后向前倾斜，油门杆也被拉到了最大挡。这架女妖战斗机全速猛冲过来——撞在一座水循环塔上，然后摇摇晃晃地跌落在地。

“琳达。约翰喃喃自语着，试图找到她的踪影。从敌军飞行员飞溅的血液来判断，她成功地将一颗子弹射入驾驶舱狭小的缝隙里，给了驾驶员致命的一击。他找寻她的方位，那颗子弹弹极可能来自后上方。这座巨大的房间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天桥，其中之一肯定是她的藏身之处。 剩下两架女妖战斗机加速冲向蓝队，它们的等离子炮闪烁着光亮，炮口抬起成平射弹道。约翰、弗雷德和威尔举枪瞄准。

耳旁似乎响起狙击步枪的枪声，另一架女妖战斗机也坠落在地、它的飞行员死在弹无虚发的琳达手中。

最后一个飞际员朝右舷调整航向，弄不清刚才是什么把它两侧的同伴干掉了……只知道要想活命就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战机来了个大转弯，速度因此而减慢。约翰不能确切说出子弹来自何方，但第三颗狙击子弹又飞入战机驾驶舱。女妖战斗机不停地盘旋，然后倒栽葱似的重重地摔落在街道上。

三颗不可思议的子弹连杀三敌。即使对琳达而言，这也是超水平的发揮——约翰看过的最出色的射击。他环顾基地四周，眼望上头林立的

建筑、尖塔和交错的天桥、运输管道——找到她比登天还难。

约翰示意弗雷德和威尔去驾驶那两架坠地的女妖战斗机，自己则冲向还在街道上盲目乱转的那一架，它的升降舵与石头相擦冒出点点火星。

他跳上这架战机，将油门杆往前推，掉头对准对面的墙壁。他的手平伸，然后放低，示意弗雷德和威尔应该降落到地面上。随后，他来了个大转弯，也许他能够使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一人身上。

他稍微升高战机，掠过那些镀金的弯顶和高举利剑的精英战士英雄雕像。看到他靠近，咕噜人与豺狼人四散阵逃，他对准它们开了火。他经过一道像瀑布般直泻而下的水流时开始侧飞。

四架女妖战斗机聚集在约翰的后边。他忽前忽后地穿梭飞行，两道等离子束“咝咝”地响着飞过他的头顶。

他冒险扭转头，看见两架女妖战斗机往下直落，不一会儿就坠毁在地面上。

琳达仍在掩护他。

他往地面降落，掠过一条街道，滑行一段距离后掉头进入一条巷子。女妖战斗机在头顶飞过，巷子里尽是它们移动的影子。他把油门杆拉到最大，直接冲向后墙。

威尔和弗雷德已经停好他们的战机，蹲伏在一米厚的窗户旁，这扇窗户外面就是整修舱。约翰将自己的女妖战斗机停在他们的旁边，取下背包，伸手掏出最后一沙莲花反坦克雷丢给弗雷德。

“把它安置在窗户上，设为遥控引爆。”然后，他冒险打开通讯频道，对处于基地系统中的科塔娜复制品说：“科塔娜，你能打开整修舱里的气闸门吗？”

通讯频道中塞满讲话声，全都同时开口，一个比一个响，以使自己的能被听清……全是科塔娜的声音。终于有一个冲破了阻碍，“士官长，我派生出一个复制品专门与你交流。说吧。”

“你有多少个复制品？”

“不知道。数百个。圣约人部队的人工智能压制了我。不得已。这很困难。我系统中有许多错误。正在过滤所有子频道的信息。

“回答你原先的问题：能。我能超驰安全封锁打开压差隔离室。我的系统正在分裂。不久我就难以保持清晰的思路了。”约翰放眼远眺；望着长达几公里、高低不平的建筑群。“阴魂”自行迫击炮穿行于各个街道，一队队咕噜人、豺狼人和精英战士从一栋建筑跑到另一栋建筑，朝并不存在的目标乱射一气。女妖战斗机与幽灵气垫橇像一群群苍蝇“嗡嗡”叫着飞在空中。约翰的倒计时器显示为７：４５。

“琳达还在后面。”他告诉弗雷德和维尔。弗雷德刚要说什么，但约翰打断了他，“如果我三分钟后还没返回，你们炸掉窗户出去。”

弗雷德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不能撇下她，”约翰说道，同时加大了油门，“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哈尔茜博士最后对他说的话回响在他脑际：我应该极力去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代价有多高。

他必须找到琳达。他必须活着带她出去——或者为此而死。

第三十五章

军历2552年9月13日1820时（修正后的日期）

圣约人部队的作战基地“不屈之祭司”上。

士官长将女妖战斗机的速度增加到最大。

庙宇又发生一次爆炸，一股股蒸汽从热传导设备里喷向空中。敌军盘旋的女妖战斗机解散了队形。

约翰蹲伏着尽可能靠近机身，驾驶这架战机能飞多快就有多快。

两架女妖战斗机突然猛扑下来，一架位于他的左舷，另一架位于右舷。它们的等离子武器热气逼人。约翰时前时后地侧滚，不让它们瞄准目标。他作好了被击中的思想准备……但什么也没发生。

士官长扭头看见领头那架女妖战斗机的飞行员从战机里滑出来，直直地摔落在地面上。后面那架女妖战斗机的飞行员也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溅满鲜血的驾驶舱和引擎罩。

琳达仍在掩护他——用她精准的枪法撂倒了那两个飞行员。她一定就在近旁。

约翰扫视四周。室内中央区纵横交错地布满了尖塔、水循环塔、运输管道与天桥。射入基地中央的光柱附近有个过道交叉点，狙击手可能就会藏在那样一个地方，视野宽，又不会被发觉。

他冒险打开与琳达的私人通讯频道。“你可能需要搭乘，我就——”一道能量束从约翰的肩膀上呼啸而过，周围的空气好像被一颗近轨道的太阳灼烧，他的护盾也耗掉了一半能量。能量束击打在一座水塔上，水塔爆炸，大团蒸汽喷涌而出，视线变得一片模糊。

约翰驾驶女妖战斗机冲出这团蒸汽往下望去，只见一辆“阴魂”自行迫击炮正在追踪他的航线。他一边绕飞躲闪，一边继续冲向琳达可能隐身的方位。

他的倒计时器显示为7：06。没时间来这么多花样躲闪规避了。

琳达到底想不想被发现？也许她想要他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要管她？他差一点也这么干了。

“报告方位，琳达！”他在通讯频道大吼道，“这是命令。”

三秒钟过去了，然后那首六音符的“大伙解除警报”的曲调在他的扬声器里吹响，一个指向标出现在他的头盔显示器上。

这个三角形的标记对准一条横跨两根运输管道的绳索，它危险地悬荡于高强度的光柱附近。附近一座天桥投射下浓重的阴影，绳索刚好穿过那里，它几乎不可能被察觉。约翰打开图像增强器。透过耀眼的光柱，在阴影深处，他看见了光学瞄用器反射的一点微光。

琳达利用亮光与黑暗两者来藏身。

约翰调整航向朝她飞去。他解开安全带，将一条一端固定在机身上的绳索与腰带相连，大腿紧紧压在座位上。

相距三十米远时，他接收到了清楚的视频信号。琳达让绳索绕住自己的一只靴子，一条前臂缠在绳索上，一只手握着狙击步枪，约翰只能猜测她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置上射击的。

她解开绕着靴子的绳索，用力一荡，在划出的弧形的顶点松手——向他跌落。

约翰顶着强大的液压使劲往上推开整流罩，将手臂伸到外面，他的手指碰到了她的——也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臂套。

他用手将她拉进里面，琳达从他肩膀上掠过落在他面前，跨坐在座位上。

约翰掉转机头，加速朝窗户飞回去。战机前面的整流罩仍旧大打开，这使他们的速度大为减慢——但没有其他办法能让这架战机容纳两个人了。

“正紧急返回。”约翰在通讯频道里对弗雷德和威尔说，“开门准备迅速撤离，蓝队。”弗霍德的确认灯亮起。

“科塔娜，打开那些液压隔离室。马上！”

杂乱的声音充斥约翰的通讯频道。同时有这么多科塔娜的复制品在说话，使得他一句整话都听不清。

“科塔娜，气压隔离室。”

“啪”的一声噪音消失。

“对不起，士官长。”科塔娜答道，“我专门派生出一个夏制品与……与……你对话。”

约翰记得她已经制造了一个复制品来与他直接交谈。那个出了什么问题？

“超驰气压隔离室的保险，科塔娜。打开外部与整修舱的门。”

“正在处理，士官长。系统通讯信息太多了。我们也太多了，接近饱和的水平。不得不靠争夺来取……稍等……”

对面一公里远的墙壁处响起一声爆炸。莲花反坦克雷成了一朵火花，黑烟缭绕，之后逐渐消散，在那一米厚的透明部分留下了蜘蛛网似的裂缝。

但窗户没碎。

莲花反坦克雷可以炸开用钢筋加固的墙体，但这堵墙还是完整如初。

他们被困在里面了。

离窗户还有三百米。

“科塔娜！”

在约翰的周边视觉里，他看见大群女妖战斗机与幽灵气垫橇朝他们逼近。

“科塔娜——再晚就没机会了！”

“系……”科塔娜的声音很微弱，“系统间故障08934-EE，整体系统误差9845-W。正在重置。内门打开。超驰进行中。系统锁……”

通讯频道里没了声音。

还有一百米。破裂的窗户外面，空气变得白茫茫一片，转瞬间又恢复了明净。整修舱舱壁里每隔二十米一扇的气闸门正在打开；门外，群星在漆黑的太空中闪烁。

弗雷德和威尔的女妖战斗机出现在约翰的右舷水平安定面方向。约翰往前指了指，他们一起俯冲，加速驶向墙壁透明部分上的靶心状裂缝。

网状裂缝在扩散：像一根根伸展的手指，沿窗户四处分开……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停止了。

约翰发射女妖战斗机的等离子炮，弗雷德也开了火。四个等离子球溅射到五十米外的玻璃面上。

窗户扭曲，发出“噼噼啪啪”的碎裂声，细片迸跳……但那块透明的物质依然顽固地保持完整。

约翰距玻璃面还有三十米——现在他必须转向，或撞上去。他咬紧牙关，做好了准备。

十米。

窗户光滑的表面突然变成参差的镶嵌图案，玻璃与玻璃相互挤压的“嘎吱”声弥漫在空中。它在碎裂。整块玻璃崩溃，碎片马上被裹挟进太空的真空中——基地内部的高压空气把它们排挤出去了。

约翰极力调整女妖战斗机的战术动作。他跃入整修舱，侧滚战机，并直线上升——下落，摇摇摆摆地穿过气闸门……飞入了漆黑的太空。

没有了重力，他的四肢飘起来。拴在腰带上的绳索越拉越紧，“噼啪”直响。他将身体往回缩，琳达一只手抓住战机，另一只手抓住他。他手脚并用重新爬回驾驶舱，按下推进器，以平衡上下左右颠簸的战机。

在他们后面，气体、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咕噜人、豺狼人和精英战士滚滚涌出基地。大团大团的金属碎片从裂口流出，一丝丝的蒸汽转眼间就冻结成闪烁的冰晶。

圣约人的舰队也在动——一些巡洋舰往基地靠，其他的向远处飞。

五百艘外星战舰失去了指挥控制中心的领导，乱作一团，这使约翰联想起了阳光中的微尘——悄无声息地四处飘荡。约翰瞧见前方一公里处有艘运兵船一动不动地飘浮在太空中。

他敲了一下通讯频道，在一艘圣约人部队的飞船上作了一个指向标。弗雷德和威尔的确认灯亮起。

约翰关闭女妖战斗机的引擎，让惯性带着他们滑向那艘运兵船。他希望圣约人舰队里其余的飞船都忙着去弄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而不会注意到飘浮在太空中的一个残骸。他们的女妖战斗机轻轻撞在摇摆不定的运兵船上。约乾抓住船体，琳达爬到他肩上，打开左舷的舱门，爬了进去。弗雷德和威尔靠过来，约翰帮助他们上了船。

他迟疑了一下，再次看了看圣约人部队的舰队。数百艘飞船变成了无头苍蝇。但那会持续多久？即使基地的两座反应堆接连爆炸……圣约人部队仍有足够的兵力摧毁地球的防御，将它烧为灰烬。

他们所做的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圣约人部队从混乱中恢复过来所要花的时间。那远远不够，但约翰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他爬上舱门，进入飞船，并随手将门关闭。

琳达站在导航控制台前，而弗雷德则站在她旁边负责操纵装置。一个引擎图表出现在琳达的前方，动力通过引擎的等离子线圈源源不断地输出。舱内亮起了昏暗的灯光。

“去哪里，士官长？”琳达问。

“离开。”约翰说道，望着系统导航显示器。他指了指围绕附近一颗行星旋转的小型卫星，“我们到那颗卫星的阴影中去，但速度慢些，不要引起任何注意。”

他的倒计时器显示为5：12。他们应该还有时间。

“明白。”琳达说。

运兵船掉转头，缓慢地离开原先的位置，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加速飞向那颗布满黑色与银色凹坑的小卫星。

弗雷德俯身望着他的控制台。他的屏幕上闪烁涌动着一条条又粗又

尖的线条，代表圣约人部队的F到K波段。“圣约人部队的通讯频道被堵塞了。”他报告道，“舰队中的每一艘飞船都发出公报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基地的通讯频道则全是科塔娜的复制品……她一直在复述不同的系统错误编码。”

“这是什么？”约翰问道，俯身在弗雷德的肩膀上，指着只有一个尖峰的通讯波段。

弗雷德看了好一会儿圣约人部队的文字，然后猛地倒吸一口气。“如果翻译软件运行正常，”他低声说，“那是 E 波段……我们的一个波段。”

弗雷德“啪”地打开外部扬声器。六音节的曲调“嘟嘟”响起，停止，然后又重复。

“大伙解除警报。”他低声吟唱，“发送应答信号，弗雷德。”

“是，士官长，正在发送。”

那个信号是谁发送的？在这个星系中没有其他活着的斯巴达战士。除非是哈尔茜博士和凯丽。她们在用某种方法跟踪他们吗？

“是你们露面的时候了。”威特康将军拉长调子在通讯频道里响亮清晰地说道，“转换到‘彩虹’加密方案。”

约翰朝弗雷德点点头，弗雷德用分流器将圣约人部队的通讯频道接入约翰头盔后部的数据端口。“破译程序已连线。”弗雷德报告。

“将军，”约翰说，“恕我直言，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哈维逊中尉建议我们在这个星系边缘跃出跃迁断层空间——躲在奥尔特云层中收集一些情报。”将军叹了口气，“唉，我仔细思考后明白过来，即使你们摧毁了那座基地……见鬼，孩子，还有几百艘圣约人的战舰与地球近在咫尺。我赶回去警告他们也无济于事。因此我打算此时此地做些事。你已完成你的任务，士官长，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停了一会儿后，将军用低沉严肃的语调问道：“你确实已经完成了任务，是不是，孩子？那个基地在你的安排下是不是就要爆炸了？”

“是的，长官。”约翰把他的计时器连接到通讯频道上，“还有四分三十二秒。”

“很好，士官长，带他们回到我们的飞船。保持航向，你的直觉非常准。我们在卫星的背面等你们。”

“‘等’，长官？”

“威特康通话完毕。”通讯频道一下声息全无。

约翰着了看威尔、弗雷德与琳达，他们都耸了耸肩。 他让运兵船全速飞行，运兵船进入这颗卫星的高空轨道，呈弧形绕到它的背面，遭到沉重打击的“葛底斯堡号”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但只有“葛底斯堡人”。

“‘无尚正义号’哪里去了？”约翰低声自语道。

第三十六章

军历2552年9月13日1825时（修正后的日期）

圣约人部队作战基地“不屈之祭司”附近，UNSC战舰“葛底斯堡号”上。

士官长与蓝队成员跨出升降梯走到“葛顶斯堡号”的舰桥上。

“长官——”约翰刚准备给威特康将军行礼，才发现将军和哈维逊中尉都不在那里。

舰桥上仅有的两个人是盯着前面显示屏的约翰逊与科塔娜，她的全息图像闪烁着明亮的蓝光，超出约翰理解范围的编码符号和数学方程式在上面川流不息。

约翰逊中士转过身来，上下打量着这几个斯巴达战士，当注意到他们并不是全数返回时皱起了眉头。

“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东西。”中士朝一号显示屏点点头，那里显示的正是圣约人部队的指挥控制基地。“什么‘祭司’，与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它倒是像两只嘴对嘴的乌贼。不管它是什么，炸掉它真他妈的令人高兴。干得好——差不多达到我们陆战队的水平了。”他的嘴角翘起露出一丝笑容。

“将军哪里去了？”士官长问，“哈维逊中尉呢？”中士浅浅的笑容消失了，眼神也黯淡下来。他走到一号武器控制台前，“我给你看。一架号角无人驾驶侦察机已差不多就位了。”

中间的显示屏先是模糊不清，静电消除后显示出“无尚正义号”正飞离这颗卫星的阴影。这艘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圣约人部队旗舰现在已不成样子：船体破裂多达十多处，骨架外露，只有少数等离子传输管道还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不明白。”士官长说。他走进科塔娜的全息影像。待在真正的科塔娜身旁——而不是她一个残缺的复制品——使他确信一切还在控制中。“发生了什么事？”

“稍等，士官长。”她答道，“我正试图将‘无尚正义号’的跃迁断层空间推进器调整到适合‘葛底斯堡号’的大小和构架。”

“你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干的就是那事。”中士告诉他，“我们从背上那艘飞船里取出跃迁断层发生器，将它塞进了‘葛底斯堡号’。”

约翰猛地转身看着显示屏。“无尚正义号”丧失了跃迁能力？那它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冲向圣约人的舰队？一个圈套？他瞥一眼倒计时器，剩下还有2：09。

“不是圈套，”他低声说，“……是诱饵。中士，给‘无尚正义号’发个信号，如有必要就通过那架侦察机中转。”

“明白，士官长。”约翰逊中士说道，接着键入指令。一个错误警告鸣叫起来。他迷惑地摇摇头，又试着仔细地重新键入指令。

“琳达，到导航控制台；弗雷德，你负责操纵；威尔，到一号武器控制台帮中士。”

蓝队队员奔到他们指定的战位。

威尔把中士挤到一旁，迅速敲了敲三个按钮。“临时通讯线路建立，”他报告道，“在二号显示屏上。”

“无尚正义号”的舰桥出现在屏幕上。哈维逊中尉和威特康将军站在中央的高台上，正在调整全息控制装置。他们身后，墙上那些显示器显示圣约人的战舰正向他们的方位靠近。

威特康将军露出了笑容，“很高兴看到你安全返回，孩子。”

“长官，你们一排炮弹还没发射完那支舰队就会把你们摧毁了。”

“我不这么想，士官长。”他答道，随手打开全息显示器。一个细细的蓝色水晶块出现在眼前——正是他们在致远星上找到的外星人造物的复制品。“我正把这个图像传送给星系中的每一艘飞船，让它们知道只要来拿就是它们的了……如果它们敢于上来面对地球上最英勇的战士的话。”他哈哈大笑，“我想这会吸引那些精英战士，激起它们过度膨胀的荣誉感。”

约翰点点头。“是的，长官。它会。”

他看了看倒计时器：１：４２。

圣约人的舰队掉头飞向闯过去的“无尚正义号”。一大群巡洋舰与航空母舰，数以百计。他们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

“四号炮塔发射，中尉。”将军命令。

“发射！”哈维逊回答，脸上带着刚毅决绝的神色。

一道等离子束射出，掠过太空，击中了相距最近的那艘航空母舰的前端。能量在它们的护盾上飞溅开来，消散了。

“五号炮塔，中尉。将它们们垮。”

“五号炮塔发射，长官。”哈维逊说。

第二道等离子束跟在第一道后面，炸毁航空母舰已被削弱的护盾，烧熔装甲与船体，将前甲板炸翻。这艘飞船滚动起来，一头撞在靠得过近的一艘巡洋舰上。

“干得好，中尉。”将军低声说。

圣约人的舰队回以一排炫目的激光火力。雨点般的能量集中击打在“无尚正义号”的后部甲板上，烧毁几层厚的装甲——一直穿到对面，切断了它的引擎。

将军笑了一下。“一个不错的战术。好在它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利用绕卫星弹射飞行产生的惯性来完成以后的事。”他瞥了一眼显示器，看到基地的图像越来越大，“注意，中尉。准备撞击。”

“无尚正义号”朝基地疾飞而去。

它闯进基地中央的圆环，捣碎了它的结构，然后继续前进……在船头刺入“不屈之祭司”后，它终于停了下来。

“葛底斯堡号”舰桥上的中央显示屏被静电干扰，图像变得支离破碎；在静电慢慢消失后，图像还不停地抖动。只见威特康将军重新站起来，从他的太阳穴到嘴角被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直冒。哈维逊中尉也摇摇晃晃地爬起来，他的一只手臂严重扭曲，骨头摔断了。

“进行全局系统信息传送。”威特康将军对哈维逊大喊道。

“是，长官。”哈维逊应声回答，笨拙地调整好通讯频道。

“来吧，不可一世的圣约人战士。”将军吼道，“我们带着你们‘圣物中的圣物’到了你们舰队中间。”他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那个全息晶块，它发出“砰”的一声，好像真被弹到了似的。“来拿吧！”他又大笑起来。

数百艘圣约人的战舰朝他们飞驰而来，带有抓钩的绳索与重力光束纷纷连接到“无尚正义号”千疮百孔的船体上。运兵船与身背推进器的精英战士数以千计、充斥旗舰周围的太空。

士官长看了看倒计时器：０：２７。

那个在太空基地上部长达十公里的轮盘在高温作用下呈现出暗红色，超载反应堆的热度在基地外面都能看到了。“我们回去，琳达，”约翰说，“停在卫星阴影中。能用多少动力就用多少。”

“是，士官长。”琳达回答，“前部推进器正启用三分之一的反动力。航线180度。”

“科塔娜，”他问，“跃迁断层发生器的状况？”

“基本准备好了，士官长。”科塔娜说。她咬住嘴唇，神情专注。“功率已达百分之八十。正在校验最后的计算。稍等。”

屏幕上，将军猛地转向封住旗舰舰桥的隔板。外面的电弧切割机穿透了隔板，火星沿着缝隙像瀑布般落下。“士官长，我最后给你几道命令。”

“长官。”约翰说。

“你注意看我们收拾掉这群乌合之众后还剩下些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参战。你获取情报后立即奔回地球报告。”

“现在听着，孩子，还记得我们谈论阿拉莫的事吗？你知道在那两次战斗中所有英勇的守卫者都牺牲了。他们清楚获胜的机会有多大，但他们使敌军遭到了重创。”他痛苦地咬紧习关，“在战术上两次都失败了，但结果他们在战略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使敌军胆战心惊，起重要作用的只是几个为正义而战的优秀战士。”

“是的，长官。”

约翰想起了所有对他起了很大作用的人：萨姆、詹姆斯、门德兹军士长、凯斯舰长，在光晕上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男女战士。而现在这个名单上又增加了两个名字：威特康，哈维逊。

隔板被切开了，“啪嗒”一声落在“无尚正义号”的舰桥甲板上。数十个精英战士如幢幢鬼影拥挤在走廊里，它们手持闪光的光剑快速摘舞着。威特康将军扣动了自动步枪的扳机。

中央显示屏被静电覆盖，画面消失。约翰又看了一会儿，希望将军与中尉能再次出现……但二号屏幕依然连不上线。

从号角无人侦察机传送回来的视频信号充满了边上的屏幕。“8”字形的“不屈之祭司”周围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两百艘战舰，外围比较宽松的航行轨道上也有相似数目的飞船。这个阵势使约翰联想到微型螺旋星云……有个超新星的内核。

那个太空基地上部的圆环大放光彩——先是红色，然后是橙色，眨眼之间又在蓝白色的热能中变得模糊不清；一缕缕等离子束从它表面上喷发，犹如太阳突然放射出万道光芒。在基地内部从狭窄的中心区开始，一直深入到球状的腹部，爆炸接二连三，整个基地马上就要四分五裂；闪电般的等离子束被释放出来，掠过基地的断壁残垣，扑向附近的飞船。

“不屈之祭司”成了一个汹涌翻腾、肆无忌惮的云团，里面充斥着等离子、浓烟与静电荷；前往攻击“无尚正义号”的飞船都被笼罩其中，只见道道白光闪动，转瞬即化为蒸汽。

这团超高温、高压的气体雷暴云砧迅速往外膨胀，席卷了其余处于轨道中的小型舰队，炙烧它们的护眉——护盾被烤得发出银色的光芒，接着像肥皂饱似的纷纷爆裂；最后熔化它们的船体，将它们尽数吞噬。

爆炸平息，云团消散——但残骸继续往外弹出，它们拖着彗星一样的尾巴，撞击在远离中心的飞船上。

“将侦察机调回卫星的阴影里。”约翰命令。

“是，士官长，”威尔说道，“推进器正在响应。”

边上的显示屏显示一团冰雹似的熔融金属奔向侦察机的摄像头——然后，他们的视线里只剩下这颗小卫星表面上那些黑色与银色的坑洼。

“科塔娜，‘葛底斯堡号’跃迁有没有准备好？”士官长问。

“跃迁断层发生器充能完毕，士官长。你准备好了就开始。”

“稍等。”约翰等了一分钟，没人说话，“威尔，放出侦察机。”

边上显示屏的图像由卫星表面转移到太空。圣约人舰队与指挥控制基地几乎什么都没剩下——只有团团烟雾、发光的金属与灰烬。

几艘圣约人的战舰幸免于难。有一些还能慢慢飞离爆炸地……其他的则一动不动地飘浮在太空中。原先五百艘飞船，爆炸过后大约还剩下十二艘。

“一次辉煌的战略胜利。”约翰低声说道，将军最后说的话在他的脑际回响。

“科塔娜，我们离开这里。”

士官长站在“葛底斯堡号”的舰桥上，望着群星逐渐隐退消失，他们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的绝对黑暗之中。

他们已经跃迁离开了“不屈之祭司”上的那片战区，重新出现在常规空间。在标绘出所处的方位后，科塔娜对航线做出调整，现在他们终于走上了回地球的路。尽管他们有极其充分的证据表明圣约人部队知道了地球的方位，但“极其充分”并不就是百分之百。《科尔协议》依然有效。

“跃迁断层空间过度完成。”科塔娜说，“预计三十五个小时后到达地球，士官长。”身材纤细的全息科塔娜定定地凝视着士官长，两道柳叶眉拧在一起。

“还有什么事吗，科塔娜？”他问道。

她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她叹了一口气，双手抱臂放在胸前，“我在想我复制的渗入程序。”科塔娜的肤色由蓝变成更冷的深蓝，“我查看了你的任务日志。也许是它另外的复制导致了它的崩溃，但那个复制品确实也包含有我个人的核心程序。我只希望这不会预示着……其他不稳定因

素。”

科塔娜最近一直烦躁易怒。她的心神是如此烦乱，有时连准确的时间都搞不清楚。然而，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大家都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出了一些小差错，但科塔娜总是能帮他度过难关。

“没有你我们不可能活下来。”他最后对她说道，“你的程序与我们的一样出色。”

她露出一些粉红色，然后她的全息图像又变回冷冷的蓝色。

“是我的听觉程序出故障了，还是你在恭维我，士官长？”

“继续监视跃迁断层空间以防有变。”士官长答非所问，没接她的茬儿。

他大步走到前面三台显示屏旁边，凝视着漆黑的跃迁断层空间。他想要一个人静一静，什么也不看，顺利完成他深感恐惧的任务。

约翰把队员名单调到他的头盔显示器上。他从上往下看着名单，将那些在致远星以及后来牺牲的队友标记为MIA。詹姆斯、李、格蕾丝……以及所有已死去但永远不会被官方“允许”牺牲的队友。在他看来，除非赢得了这场战争，否则他们将永远得不到安宁。

他看到凯丽的名字时，停了一下。

他也把她列为MIA。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她是真正失踪的斯巴达战士，被哈尔茜博士带走去执行某项秘密的私人任务。约翰知道不管博士有什么计划，博士都会尽可能保护她，但他依然禁不住为她们两个人担心。他把洛克里尔下士增加到他的名单中，并标记为KIA。对于一个与斯巴达战士一样英勇的陆战队员来说，这种结局更为合适。

名单中最后三个名字他盯了很长一段时间：谢拉·波拉斯基准尉、伊利亚斯·哈维逊中尉和丹佛斯·威特康将军。他老大不情愿地将他们列为KIA，并在任务报告中详细记叙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两个人击溃一支圣约人的舰队。他们慷慨赴死，使人类暂时免去了一场灭顶之灾。

约翰感到很高兴。他们是战士，发誓要保护人类免遭任问威胁。如

今他们凭着过人的勇气，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纵观历史，有几人能做到？像在“战斗中失踪”的斯巴达战士一样，将军与中尉也将永垂不朽。因为他们死得其所，将作为激励永远活在后人心中。　约翰转身，看着琳达、威尔与弗雷德在舰桥上各就各位。他一定会做到与最后这几个幸存的斯巴达战士同生共死。

升降梯的门打开，约翰逊中士跨上舰准。

“那些圣约人部队的工程师让我集中到B层甲板去了。”约翰逊中士对大家说，“滑溜溜的讨厌鬼。”

士官长点点头。

“军情局的人与那些乌贼脑袋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它们说的话一句也不能理解，样子也长得像。你猜怎么着，它们似乎要在我们回家后跟我长谈它们的技术和科学那些玩意儿。”

约翰逊中士跨过舰桥来到士官长面前。“还有一件事，另一件军情局的事。”他拿出一个数据晶片，眼睛盯着甲板，“哈维逊中尉在他跟随将军离开前交给我这个，他说你必须替他把它交上去。”

约翰凝视着数据晶片，不情愿地从中士手指间取过来，好像它是一块不稳定的辐射物质。

“谢谢你，中士。”他犹豫了一会又说道，“我会保管好它的。”

中士点点头，大步流星走向一号武器控制台。

约翰又转身看着空无一物的显示屏，从腰间储物槽里取出另一个数据晶片。昨天他认为将哈尔茜博士的所有洪魔数据资料交给中尉是对的——其中包含了关于中士的教据，她明确告诉他这会导致中士的死亡。

但是现在？

现在，约翰明白了一个人在这场战争中会起多大的作用，他理解了哈尔茜博士想尽可能拯救每一个人的良苦用心。

约翰拿着两个数据晶片，一只手一个，定定地瞧着它们——试图从它们微光闪烁的表面看清楚未来。

那就是关键，对不对？他无法预知未来，他必须尽力去拯救每一个人。今天。现在。

因此他做出了决定。

他握紧拳头，将那个包含全部任务数据的晶片压得粉碎。约翰不能判约翰逊中士的死刑。

他举起留下的数据最片。里面的资料应该足够用来向军情局交差了。他安心地把晶片放回腰间储物槽。

今天他们赢了。他们击溃了圣约人部队。约翰将回到地球，带着警告，带着足以让军清局的科学家忙得不亦乐乎的情报。

但是明天该怎么办？圣约人部队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不会放弃。它们想置地球于死地——它们会来的。摧毁它们的舰队只不过延缓了它们不可阻挡的步伐。

然而，他们有时间，也许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准备抵御圣约人部队任何方式的进攻。

约翰将乘胜追击。当战斗再次打响的时候，他将再次冲锋陷阵——冲锋陷阵，所向披靡。

先 驱

尾声

感化九年，寂静之阶。

圣约圣城“至高之爱”，祭司长的圣殿。

十万个探测器急速移动，用闪烁的电子眼扫视着空旷而又复杂的“非空间”，这些“非空间”将圣约帝国内部团团围住。它们收集到数据后进入冰冷的真空中，在那里被数以百计的超级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回收。这些战舰围绕在主导这片天空的巨大球状行星四周，它们坚守着自己的固定位置。

超过一厘米大的石头没有一块能进入这片区域而不被发现、锁定、击得粉碎。认证密码每小时更新一次，如果进来的飞船迟一毫秒没有给出正确的回复，那它也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至高之爱”飘浮在这片密不透风的太空区域中，周围战舰引擎射出的光线将它照得通亮。圣城深处，大批一流的圣约人部队士兵防范森严，“祭司长的圣所”犹如一座宁静的岛屿。室内的墙壁、地板与天花板都装饰着玻璃碎片，材料取自于无数个被圣约帝国征服后熔化成玻璃的世界。室中央一位瞑坐者低声阐发着思想——话语在这里回荡，使得臣属可以细思它的辉煌世界，学习它的智慧……因为在这个星系中，它就是智慧、意志和真理之源，没有谁高得过它。

房间中央，在距离地板一米高的御座上，坐着圣约人部队的至圣真理先知。它的躯体几乎看不见，因为它身披一件红色大氅；它戴着一个发光的头盔，从里面伸出形如昆虫触须的传感器和呼吸器。只有嘴巴和黑色的眼睛突出来……细小的爪子也露在金色长袍的袖子外面。

它的左爪抽动了一下——打开室门的信号。大门呻吟着往两边分开，亮光一下子涌了进来。

一个身影出现在亮光里。它深深地鞠了一躬，胸部都擦到了地板。“起来。”真理先知低声说。它的话被房间放大，发出低沉的回响，好像开口的是一个巨人。“上前禀报，塔尔塔罗斯①。”

①希腊神化中冥府下面的深渊。

圣殿精英战士护卫队因震惊而骚动起来，它们从没有见过这样一种怪物被恩准如此靠近圣者。

“护卫队，”先知命令，“退下。”

三百个护卫队员一起挺直躯体，鞠躬，然后鱼贯走出这个大房间。它们什么都没说，但先知看到了它们脸上迷惑的神情。好——这种无知与不解自有用处。

魔兽搭尔塔罗斯大步走进房间。他在距离先知三米远的地方站好后，单膝跪了下来。

这只庞然大物是邪恶的绝佳样本。先知对它那深植于潜意识中、近乎不假思索的暴力行为惊叹不已。它凭借暗灰色皮肤下鼓起的肌肉可以撕裂任何对手——甚至包括强大的猎手。它是完美的工具。

“告诉我你的发现。”先知说，现在它的声音真的像耳语了。

塔尔塔罗斯没有抬头，而是伸手到腰带里取下系在那里的圆球。

先知对着圆球挥了一下爪子，它从塔尔塔罗斯的掌中飘出，悬停在空中。它的顶部旋开，三个宝蓝绝的晶片闪烁着微光，将光亮与阴影投射在室内的玻璃表面上。

重力突然失衡使先知的御座摇晃起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平稳。

“这就是全部？”它问。

“八支飞行中队在波江二与鲸鱼座一带地区进行了密集搜索。”魔兽答道，头垂得更低了。

“许多都丢失在真空中了，能找到的就是这些。”

“遗憾。”

圆球的顶盖重新盖紧，然后圆球轻轻飘到先知掌中。“也许它依然足以完成我们的目标……即使再从上古先贤那里得到一个同样珍贵的残片，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先知将圆球塞进满是皱褶的长袍里

面，“一定要好好奖赏那些幸存飞行员，然后全部处决。迅速，秘密。”

“我明白。”塔尔塔罗斯回答，粗重的嗓音中流露出一丝期盼。 先知深吸 - 口气，然后烦躁地叹息一声，问道：“‘不屈之祭司’怎样了？”

“报告讲得不清楚，大人。”塔尔塔罗斯回答，“叛变的旗舰‘无尚正义号’也卷入其中并被摧毁。我们不能肯定是什么引发了基地的爆炸，通讯频道的记录在基地爆炸之前充满系统错误报告。工程师说这是不可……”先知举起一只爪子，示意噤声。塔尔塔罗斯话说到一半就赶紧止住。

“形势变化令人遗憾。”先知说，“但最终这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挫折。让作好战斗准备的飞船到灾难发生地与我们会合。”

“那个无能之辈怎么办，大人？那个丢失‘无尚正义号’的？”

“把它交给元老议会，它的失败造成多大损失就判多重的罪。”

塔尔塔罗斯的脸扭曲了一下，在它的种族中这就是笑容。

“伟大的征程很快就要开始。”真理先知接着说道，它的双爪屈曲成拳，“不能让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东西阻挡我们前进。”

前言

【贝塔连在佩加斯德尔塔星上的胜利】

【1135时，七月3日，军历2545年】

【51 佩加斯-B星系，目标区域阿佩切，行星佩加斯德尔塔】

轨道舱撞击着，金属扭曲闪烁。在他那由钛金属，铅箔和隐身分离涂层组成的茧里，斯巴达-B292望着视域内闪烁的黑色星星，他尝了尝嘴里的鲜血，从肺里挤出最后一丝空气。

汤姆所受的训练闯进脑海：他拉开舱体扭曲的骨架，在一片明亮的蓝色阳光中眨着眼睛。

某些东西不对劲。85佩加斯-914A应该是一颗暗淡的黄色太阳。这个是铁蓝色的——沸腾等离子体的蓝色。

他跳开，在爆炸气流掠过他的同时滚向一边。他的半动力渗入盔甲的外层沸腾起来，如同严重晒斑一样剥落。

“训练，”他的教练，安布罗斯少校曾说过。“你的训练必须成为你本能的一部分。练习直到它成为你骨子的一部分。”汤姆不假思索的反应，一生的训练开始接管他的行动。

他举起他的MA5K突击步枪沿着等离子束的轨迹开火，确保低平的扫射。

他的双眼清晰起来，在机械的给武器重新装弹时，他终于看清了佩加斯德尔塔的地表。这简直就是地狱：红色的岩石，橙色灰尘弥漫的天空，在他周围散布着弹坑和一打的冲击制动坑。而在三十米开外，豺狼人身上弹坑中的黑紫色血液正在渗进沙砾中。

汤姆拔出手枪小心地向倒下的异星人移动。总共五个，小腿上都有大片的伤口。他朝它们那奇怪有角的秃鹫一样的头上各开了一枪，然后屈膝拿走它们的等离子手雷，解下它们的前臂力场护盾。

尽管汤姆穿着全套的半动力渗入盔甲（通常被三处的技术狂人叫做“SPI”），其加硬甲板和光子抗性嵌板在失效前仅能吸收少数射击能

量。然而盔甲的即时伪装组织噼噼啪啪地稳定下来，再次和满是岩石的地形融为一体。

每个斯巴达-III战士都广泛的接受了敌方装备使用训练，所以汤姆能够临时的装备起来。他在前臂上绑了一个豺狼人的护盾。豺狼人的护盾是极其出色的防御装备。只要你牢记着要缩在它后面并掩护好双脚，而对身穿比豺狼人更高大的战术装备的UNSC士兵来说这很难做到。

他面板上的显示器闪烁着激活了，形成一层透明的鬼魅般的绿色拓扑结构。上方一百公里处，垒球大小的隐形战术天线侦察卫星——“群星”（即Stealth Tactical Aerial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的缩写STARS）接入到通讯网络中。

一个孤单的闪烁光点标明了他的位置。汤姆正身处初始目标五公里以南的地方。

额外的光点出现在他的屏幕上……一打，两打，然后是数百个。贝塔连的其他成员接入网络。两百九十一个。九个没有成功，不是死在常规空间再现中就是在冲出轨道舱前就被着陆冲击或者圣约人军队杀死了。在任务完成后他会查看名册看看他们失去了谁。而现在他把感情都塞到心里的一个阴暗角落里。

在看到八个代表黑猫潜徊者撤离飞船的X出现再消失在他的显示器中时，汤姆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这是鱼雷行动完成后他们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

一行文字滚过他的显示器：“孤舞小组沿086方向前进。向印第安小组提供侧翼支援。”

没有回复的必要。命令是从头上的“群星”卫星上传达的，而任何打破无线电缄默的举动都将暴露他们的位置。

三个光点在显示器上闪现，一些小数字浮现在视野中。B091是露西。B174是明。而B004，是亚当。他的朋友们。孤舞小组。

汤姆向前大步慢跑，找到一块突出地表的岩石并在它下面掩护起来，等他们赶上来。

在任务停顿之际，当令人心烦意乱的快速心跳平复下来后，汤姆把

鱼雷行动重温了一遍。佩加斯德尔塔是一个圣约人精炼厂的所在地。这个细小世界上的海洋异乎寻常的富含氘和氚。圣约人把这些用于他们的等离子反应堆。这个精炼厂生产原料，给他们的飞船补充燃料。这使得这座处于UNSC领域边缘的圣约人设施成为首要目标。它使得敌军能够轻易的进犯人类空间。

由于在卫星附近有太多圣约人飞船，在常规空间中发射缓慢的远程核子武器是不可取的。常规的入侵甚至派遣精锐的ODSTs（行星轨道空降突击队）地狱伞兵都是不值一试的。UNSC只有一个机会在敌人组织起防御前将这个工厂除掉。

所以他们被派遣而来。

贝塔连的三百个斯巴达战士在七个小时以前从UNSC航母天堂至上号上被发射到断层空间里。他们在远程隐形轨道空投舱中忍受着令人衰弱的眩晕，毫无屏蔽地跃入常规空间，然后在通往佩斯加德尔塔表面炙热的路上被煮个半熟。

从来自五个豺狼人的热烈欢迎来看，汤姆知道他们被发现了，但圣约人可能还不知道他们防护体系缺口的大小。他必须快速行动，利用任何剩下的意外因素炸毁工厂，以及作为第二目标的弹药库和甲烷存储罐，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仍然有可能做到这点。他们必须做到。摧毁工厂将使得圣约人到UNSC空间的补给线增加两倍。这正是自六岁起汤姆就被训练去做的事。多年的训练和战争游戏和教育。然而这也许并不够。

他听到一只靴子下沙砾发出的嘎吱声。他转身，举起步枪，然后看见露西。

每个斯巴达-III战士在他们的半动力渗入盔甲里看起来都一样。SPI盔甲棱角圆滑的camo模式是士兵盔甲的一部分，一部分战术身体盔甲和一部分变色伪装层。但是，汤姆认出了露西短促，小心的步态。

他做了个两根手指掠过面板的手势，古老沉默的斯巴达式欢迎。她向他轻微的点了下头。

汤姆递给她一个豺狼人的护盾和两个等离子手雷。

亚当紧接着到达，十秒后是明。

在他们的护盾正确到位后，汤姆向孤舞小组做了一系列快速，凌厉的手势，命令他们以松散的扇形队形前进。隐蔽而快速。

正当他站起来时，雷声隆隆响起，天空中炮火闪烁，一个阴影遮蔽了他们，然后消失。两架泪滴状的圣约人萨拉费战斗机在他们的藏身地点上空咆哮而过。

一道等离子体在他们身后一百米处爆发。一片地狱翻滚着向他的小组敞开。

汤姆跳向一边，激活了他的豺狼人护盾，把它挡在自己与这三千度的火光之间。这些火光能像熔化黄油一样熔穿他的SPI盔甲。力场护盾在辐射下泛出白光。他手掌的皮肤起泡发出刺痛。

等离子体穿过……变淡……消失。空气冷却下来。

圣约人的空中支援已经就位。这使得情况百倍恶化。

汤姆眨了眨眼，将他的显示器由TACMAP模式转换至TEAMBIO模式。孤舞小组所有成员的脉搏和血压都直线上升。但是他们都没有受伤。都活着。很好。

他快速奔跑起来。隐身不再是行动优势。进入工厂使他们免遭扫射至关重要。

在他后面，露西，亚当和明排成了一条直线，以接近三十公里时速的长而有力的步幅通过这段崎岖的地面。

红色的卵形出现在汤姆的TACMAP上：圣约人的萨拉费战斗机正在另一次攻击的途中。比先前更多……三架……六架……十架。

汤姆瞥向两边，看了看他的同伴们。数百个斯巴达战士正跑过这片凹凸不平的地面。他们冲锋扬起的尘土充满了大气，和不断的等离子爆炸发出的浓烟混在一起。

三个斯巴达战士拖后，转身，举起M19-B　SAM火箭发射器瞄准。他们开火了。导弹飞进大气，留下蛇形的蒸汽尾迹。

第一发导弹在来犯的萨拉费战斗机的护盾上弹开，爆炸，没有对战机造成伤害，但还是将它震向了它的僚机。两架战机翻滚着，下降了五十米的高度然后恢复平衡——但它们的前翼刮到了地面，驱散了它们削弱了的护盾。两架战机纠缠在一起最终炸成了一团旋转的火球。

另外两枚导弹击中了它们的目标，令护盾超载，使它们瞄准的萨拉费战斗机被浓烟包裹起来。但其余战斗机则完好无损。汤姆看见萨拉费机群摇摆着离开了攻击路线。

一次小小的胜利。

汤姆小跑着慢下来，看着剩下的六架萨拉费战斗机俯冲并释放了它们积聚的等离子体，然后拉升，翻滚并消失在薄雾中。

每个下落的等离子球体都拉长为一道沸腾烈日般的蓝色长矛，一记耀眼的精确攻击。当它们撞到地面时，等离子体爆炸开来向前成扇形散开，凭借着动量和热膨胀以三百公里的时速推进。一道火墙出现在汤姆的左侧，使他的SPI盔甲的camo嵌板颤抖着发出蓝白光点。但他没有移动。他呆住了，看着另外五个被火焰包裹着的斯巴达战士的模糊身影。

等离子体慢下来，仍然沸腾着，然后烟雾冷却下来淡化成一片暗淡朦胧的灰色迷雾，在其尾迹中留下了一片脆弱的玻璃化地面和一些焦骨。

在他的TACMAP上，一打的光点闪灭。

露西在汤姆旁边快速跑过。看到她使汤姆迅速恢复行动，然后他跑了起来。

以后有的是时间害怕。还有复仇。在他们炸毁工厂时多的是血腥复仇的时间。

汤姆把注意力从TACMAP上转移到头盔面板上，向初始目标前进，现在只有五百米的距离了。

城市大小的工厂中心发出的令人无法直视的强烈蓝色闪光在管道和林立的烟囱构成的网上铸成了一个清晰的影子。一个一千米长的广场和矗立着的三百米高塔的地形，对狙击手来说太完美了。

汤姆迫使自己跑的更快些，超过露西，亚当和明，从一边到另一边地飞奔着。他们领会到了他的躲避策略并模仿着。

等离子束在他脚边炸开来。他前后迂回地穿过冰雹般的高角度射击网。他对狙击手的怀疑是正确的。

他躲避着，不断地奔跑并斜眼看了一下前方工厂的边缘。他的面板自动响应并放大至五倍强度。

还有另外一个威胁：豺狼人力场护盾散发着冷光的圆滑边缘。在阴影中，身着紫色盔甲的圣约人精英战士傲慢的眼睛正直视着他。汤姆一个急停，取下挂在背后的狙击步枪透过望远镜望去。他平静自己沉重的呼吸。一道等离子束嗞嗞的穿过他的肩膀，熔化了他SPI盔甲外壳，烤焦了他的肌肉，但他忽略了疼痛　，恼怒的发现射击使他偏离了目标。他等待着两次心跳之间的瞬间，然后挤动扳机。

子弹的动量使得精英战士打起转来。它颈部盔甲的连接处暴露了这个生物。汤姆再次射击，打中了它的背部。明蓝色的血液泼洒在管道上。

豺狼人从工厂边缘的阴影中显现，在管道和等离子管后面缓慢走出来。

它们数以百计。数千个。

它们全体开火了。

汤姆滚向地面，将自己的身体轻微的压低展平。亚当，明和露西同样躲避着，他们的步枪伸向前方，准备开火。

等离子束和晶状的碎片在汤姆头上交叉飞过——多得无法躲避。敌人无法看到他们。它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每一平方厘米的空气都填满射束。他的小组被钉住了，等着被那些下次经过的萨拉费战斗机来收拾。

圣约人为什么能组织起这么快速的响应？

如果他们更早的时候就被发现了，那他们的空投舱在半路上就被蒸发了。除非他们极不走运地在一艘大型飞船停泊在工厂时来到这里。在盲区？头上的“群星”会错过这么大的东西吗？

安布罗斯少校最早的教导之一回响在汤姆的脑海中："不要依赖技术。机器能够被轻易的破坏。"

汤姆的COM咔咔响起："M19　SAM导弹手执行亡命徒机动，目标已标注。所有其他小组准备行动。"

汤姆明白了：他们需要掩护。而唯一的掩护就是正前方的工厂里面。

来自旷野的六条蒸汽长矛射向工厂。M19　SAM导弹接触到管道和等离子导管时引爆了——爆发成一团蓝色火花和黑色浓烟的云雾。

敌人火力减慢了。

这就是他们的开始。

汤姆翻滚着站起来，向着浓烟快速跑去。孤舞小组紧随其后。

旷野中其他所有的斯巴达战士也发起了冲锋。数百个半伪装的装甲身影奔跑着向昏头转向的豺狼人开火，看起来像一波幽灵战士，半是液体，半是影子，半是幻象，半是噩梦。

他们发出战斗的呼啸，瞬间淹没了炮火和爆炸的声音。

汤姆和他们一起喊了起来——为了倒下的战友，为了他的朋友，也为了敌人的鲜血。喊声震耳欲聋。

豺狼人阵形散乱，转身逃跑，在它们的护盾随它们一起转向时被击中背部。

但是数百更多的豺狼人保持着它们的阵地，举起护盾形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方阵。

汤姆带领着孤舞小组进入了工厂边缘浓烟弥漫的阴影处。他找到一根滴渗着浓缩水和绿色冷却液的红杉大小的管道并在它后面掩护了起来。在迷雾中他看见了露西，亚当和明也在掩护后面就位了。他用手势给了他们快速开火的命令：前进，格杀。

他转身，平举他的MA5K突击步枪，发现自己正和一个圣约人精英战士面对面站着，它的下颚骨裂开，看起来像大的无法想象的人类的露

齿一笑。这个怪物一手拿着能量剑，一手拿着等离子手枪。

它边射击边转身。

汤姆侧步躲开致命的能量弧光，把脚伸到精英战士张开的两手之间，在同一时间向前推去并开火。

精英战士四肢伸开地倒在地上，而汤姆走过它的身体，把子弹倾洒进它头盔的裂缝里。他弹无虚发。

孤舞小组的成员向他靠过来，身后留下六个死去的豺狼人，它们的死尸扭曲的像破洋娃娃。

背后的旷野地带传来一阵快速的热浪的重击和闪光。等离子手雷。

意识到在狭窄的空间里和斯巴达战士相遇无异于自杀，豺狼人和精英战士从工厂里的掩体中冲向旷野地带与贝塔连的其余人交战。

数以千计的圣约人与不成比例的两百个斯巴达战士展开了露天战斗。追踪环，晶状碎片，等离子束和闪烁的护盾构成了一幅模糊不清的混沌景象。

斯巴达-III战士们以圣约人无法跟上的速度和变向角度前进着。他们闪避着，折断脖子和肢体，用缴获的能量剑劈向敌人直到旷野上淌成道道蓝色的血流，沾上块块血污。

汤姆犹豫了，在继续深入工厂执行任务和回身帮助同伴之间踌躇不决。你绝不能把朋友抛在身后。

天空阴沉下来，头上的云团变成了铁灰色。

汤姆的COM咔咔的激活：“奥米加3。即刻执行！即刻！”

这使他凛然停下。奥米加3是恐慌代号，一个无视代价向前突围撤退的命令。

为什么？他们就要取得胜利了。

这时汤姆看见云团移动了。只是……那不是云团。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一清二楚了。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圣约人。和为什么用于太空格斗的萨拉费单人战斗飞船会在这里轰炸他们。

七艘圣约人巡洋舰从云端降下。它们超过一公里长的椭圆形球茎状的船体投下的阴影遮蔽了整个战场。如果这些飞船曾经编队停泊在工厂复合体上补给燃料，那么“群星”很可能错将它们当作了工厂庞大结构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露西通过TEAMCOM小声说道。

“不，”明说，用手做了一个猛砍的动作。“奥米加命令。”

“我们没有在撤退。”亚当突然插了进来。

“是的，”汤姆附和道。“我们没有。命令……出错了。”尽管有SPI盔甲的环境调节，他还是感到冷嗖嗖的。

几十辆萨拉费战斗机从巡洋舰上被投放下来，聚成一团蜂拥而来。发着暗淡冷光的光柱出现在每艘巡洋舰的腹部，是传送束。数百计的精英战士从传送束中被投送至战场。

“但是我们也不能去帮他们。”汤姆小声对他的小组说道。

半数的贝塔连战士转身面对新的威胁。即使对斯巴达战士来说这也是不可能取胜的，但他们能争取时间让其余的人寻找掩护。

尽管寻找掩护是毫无意义的战术。七艘巡洋舰有足够的火力压制两百个斯巴达战士。它们有能力把他们困住，然后向地面传送数以千计的援军。如果它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从轨道上把整个卫星的表面都变成玻璃。

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核心，”汤姆告诉他们。“它仍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是我们唯一有效的武器。”

一次心跳的停顿后，三盏绿色的确认灯闪现在他的显示器上。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在说什么。

孤舞小组如同一个整体一样以全速向工厂跑去，躲避着管道和供给

舱。

前方，六个精英战士正蹲伏在一堆输送管道后面。

汤姆掷出一把震荡手雷以迷惑它们，而他的小组则继续向前跑去。任何的延缓——甚至是与朝他们背后开枪的敌人交火——都可能剥夺他们唯一的机会。

幸存的精英战士恢复过来并向他们开火。

亚当到下来，一只手抓住穿透盔甲刺入他脊椎的晶状碎片。

“走！”亚当喊道，挥手要他们离开。“我来挡住它们。”

汤姆没有停下来。亚当知道该做什么：战斗至死。

核心就在前方一百米处。它不可能被错过。汤姆的面板自动调节至最大遮光度，但是核心的强烈亮光还是令人难以直视。核心有十层楼高，如同一个巨大的心脏般脉动着，连接着炙热的导管和蒸汽冷却管道。它的表面布满了晶体电子元件。核心是异星人的工程奇迹，相当的复杂——这也意味着它很容易遭到破坏。

“主要冷却导管在那里和那里，”汤姆指点着在TEAMCOM中喊道。“我来破坏安全阀门。”他向核心基底跑去。

露西和明的确认灯闪了一下。

汤姆的头盔显示器出现一阵静电干扰，然后砰的一下变黑了。反应堆的等离子体和高强度的波动电磁场对他们的电子器件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

他找到了安全阀门，一个鹈鹕运兵船般大小的装置，正处于主控室下方。他解下铝热剂-碳引线并在安全阀门上绕了两圈。然后他预设并激活了炸药。一道明亮闪光扩展开来，嗞嗞作响的贯穿了圣约人的合金，把阀门熔成了一块。

汤姆看了一眼露西。她在连接到反应堆的两根主冷却管道之一上放置了炸药，然后在雷管上设定了时间。

明也正在设定时间——然后突然消失在一片浓烟和轰鸣中。核心的

亮光变得比太阳更为明亮了。冷却液蒸汽从扭曲的管道中呼啸地喷出，警报大声地响起。

“不！”露西尖叫着。

她从汤姆身边跑向那团毒性冷却液蒸汽形成的气浪。他抓住她的手腕，猛地把她拉住。

“他去了。”汤姆说。“EM场肯定触发了他的炸药。”

她挣脱汤姆的手。

“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去。”他告诉她。

她犹豫了，向明走了一步。

支撑结构呻吟着开始熔化，从过热的核心上坠下来。

她转向汤姆，点了点头，接着他们冲出了主控室——淌过泄露的沸腾冷却液形成的湖泊在林立的支柱和导管间穿行，向工厂复合体深处跑去。

露西放置的炸药爆炸了，反应堆的警报声随之消失。

尽管背对着反应堆全速的飞奔着，在反应堆达到超临界相时他们还是感觉到核心的亮光增强了两倍。它快要支持不住了。即使透过偏振后的面板，汤姆也不得不偏转视线，几乎要把眼睛闭上。

他们转了个弯，从倾斜的楼梯扶手上滑下来，落到一条夹层天桥上。下方五百米处，海水正在岩石峭壁边上来回打转。

他们成功地穿过了工厂，到达工厂背面。在这里，巨大的管道浸没在等待处理的海水中。

露西回身看了看工厂，然后看着汤姆。她伸出了手。

他握住露西的手。

接着，他们跳了下去。

在自由下落时，汤姆挣扎着，蹬踏着他的腿。露西放开了他的手，

伸直她的身体。汤姆照做了，在撞到水面前一瞬间双脚朝下。

冲击力使汤姆一阵发晕，接着他尝到嘴里咸咸的，呛了口流进头盔了的海水。他挣扎浮向水面。SPI盔甲的衬里开始膨胀，吸水，把他向下压。

汤姆冲上了水面，用脚拼命划水以保持飘浮。他揭开头盔把它脱下来。

在他旁边，露西也脱下了头盔，大口的喘着气。

“看。”他向峭壁顶部点了点头。

从这个角度，汤姆看到了战场上空的圣约人巡洋舰。飞船侧弦的武器阵列倾洒着如雨般的激光长矛，轰炸着他的斯巴达同伴们。这些炮火本来是用于大型飞船战斗的……怎么会有人能从中幸存？

一个新的太阳猛地闪现。超临界的核心爆发开来，整个世界都被强光充满。巡洋舰波动着，扭曲，它们的合金外壳被热量蒸发，继而解体炸成无数细小的碎片。

岩石突起都被荡平熔化了。

“下潜！”汤姆喊道。

他和露西潜到水下，躲避强压和灼热的爆炸气浪。他浸满水的盔甲救了他的命。

头上，水被瞬间蒸发。小滴的熔岩和金属嗞嗞地落在汤姆身边。热量使他窒息……一只巨大的手掐住他直到汤姆眼前一片黑暗。

汤姆躺在地上大口的喘气。他们在爆炸后几乎被淹死，但总算成功的脱掉盔甲最后精疲力尽地游回岸边，慢慢地回到战场边缘的山丘之间。

他和露西成功的回到了六号撤离点。在那里他看到一艘隐形撤离飞船。

没有圣约人援军。它们在反应堆爆炸时都死了。鱼雷行动成功了……但是付出了贝塔连其他所有人的生命的代价。

工厂，圣约人巡洋舰，贝塔连的地面部队都只剩下一个直径四公里的玻璃坑。没有尸骨，甚至没有一片SPI盔甲的camo嵌板。一切都已随风消逝。

露西扶着黑猫潜徊者飞船的船身站起来，她的身体颤抖着。她开始蹒跚的走下山丘。

“你要去哪里？”

“幸存者，”她小声说，向前不确定的迈了一步。“孤舞。我们必须查看一下。”

没人幸存。他们检查所有的COM频率，搜索了海岸线，旷野，在沉默漫长的回程中搜索了山丘。没有其他人还活着。

露西很娇小。和汤姆也一样，她只有12岁。以1.6米的身高和70公斤体重而言，露西是斯巴达-III中最小的。没有SPI盔甲和武器，她只穿着紧身衣的苍白身躯使她看起来更娇小了。

汤姆站起来，轻轻地抱住她。她剧烈的颤抖起来。

“你被吓坏了。”

他找到一个急救箱，给露西注射标准任务后镇静混合药剂。

“幸存者……”她小声说道。

“一个也没有，”汤姆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黑猫的电容器会在四小时后枯竭，我们将无法跃迁到断层空间。”

露西转向他，睁大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你怎么确定我们还活着？”

汤姆还活着。他确定。但是当他把目光最后一次投向佩加斯德尔塔那脆亮的旷野时，他知道他的一部分已经随贝塔连而去。

他把露西扶进黑猫潜徊者然后关闭了舱门。

潜徊者的引擎隆隆的激活，然后缓和下来。飞船升起斜插进黑色的天空。询问他们是否还活着是露西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外伤致失

音。”专家们会最终这样诊断。虽然露西被重新鉴定能继续服役，在她的余生中，不管是不能还是不愿意，她都一直保持沉默不再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里，汤姆每天都会回想起露西最后的问题。“你怎么确定我们还活着？”对每个斯巴达战士来说，在那一天，某些东西已然逝去。

第一章

【1647时，五月一日，军历2531年】

【111金牛座星系，新希望基地，行星维多利亚】

尽管被包裹在半吨重的棱角分明的雷神锤（MJOLNIR）盔甲中，约翰，斯巴达-117仍像影子一样在树底下的草丛里穿过暮色中的森林。

新希望基地边界处的守卫拿起香烟，吸了最后一口，然后把烟头扔掉了。

随着一阵细微的飒飒声，约翰突然冲出，把手臂环在守卫的脖子上，啪的一下把它扭断了。

守卫的香烟正好触地。

附近的蟋蟀们又重新唱起了它们的夜曲。

约翰向蓝队的其他成员发送了自己的位置。四盏绿色的LED灯在他的屏幕上闪现，表明其余的边界守卫都已经被制伏了。

下个目标是一个警卫室，反叛基地防御体系最薄弱的部分。警卫室外面有两个人，屋顶两个，还有几个在警卫室里面。然而，通过这里之后，基地的保安措施即使是以斯巴达标准来看也是令人生畏的：运动和震动传感器，三层警戒线，训练有素的狗，还有头上的灰鲭鲨级无人侦察机。

约翰让他的信号灯闪出绿光：这是执行下一阶段行动的信号。

落日刚好触到地平线的边缘，就在这时碉堡屋顶上的守卫猛然抽搐着倒下了。一切都发生的那么快，约翰不知道琳达先狙杀的是哪一个。一次心跳之后地面上的两个也死了。

约翰和库尔特向警卫室跑去。

凯莉快速的跑在前头，用一半的时间通过了从森林到这里的三百米距离，然后一跃跳上屋顶。她打开屋顶上的排气孔，往里面扔了一颗闪光弹。

里面发出三声含糊不清的闷响。

约翰扭扯着把门连带门框一起从墙上的钢铁固定物上拉下来。

库尔特进去了，他的M7冲锋枪咔咔的扫射了三轮。

约翰紧跟着进去了，快速的评估了一下威胁程度。有三个守卫已经倒下了。在他们后面，一排保安监控器显示着一百幅基地的画面。

其他七个人坐在牌桌边，摇着头试图消除闪光带来的不适。他们站了起来，皮套中的手枪半拔着。

约翰冷静的射中了每个人，每枪都打在了头上。

没有东西移动。

凯莉落在门外，翻身滚进来，平举着她的武器。

“保安系统，”约翰小声地对她和库尔特说。

费雷德和琳达紧跟着出现了，他们一起把笨重的门重新塞回它扭曲的门框里。

“外面状况良好。”费雷德告诉他们。

凯莉坐在那排监控器前，拿出触屏掌上电脑，开始导入ONI（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海军情报局）电脑侵入软件包。

库尔特敲打着键盘，朝粘在一个监控器下的便条点了点头。“密码已经贴在这里了。”他摇了摇头说。

“好吧，”凯莉嘟囔着。“这样我们就更轻松了。现在执行监控器循环协议。我会清出一条通往目标的捷径。”

与此同时，库尔特通过各个摄像头的视角和显示器的子系统检查起来。“没有警报响起。”他报告道。他顿了顿，看见一队守卫正从疣猪装甲车上卸下一些弹药桶。其中一个人摸索着掉下一个铁罐。沿着铁罐的边缘打着一行钢印：MUTA-AP-09334。

约翰并没有下令检查子系统，但他也没用明令禁止。库尔特的行为

很可能触动基地司令部和管制中心的警报。

约翰对用斯巴达-051，库尔特代替萨姆在蓝队中的位置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是个相当出色的斯巴达战士。门德兹军士长在以往的训练演习中总是让他担任绿队的领队，并且在面对约翰的蓝队时库尔特经常能取得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斯巴达战士而言，他是不合格的。他总是花时间去和每个斯巴达战士交谈，甚至和那些训练他们或为他们提供给养的非斯巴达人员交谈。作为一个身处两场战争之中的职业军人——一边要和不断的叛乱作战，一边要抵御有着科技领先优势的恐怖异星人种族——库尔特在交朋友上面花得时间和精力太多了。

“摄像头系统和感应器都处于循环状态，”凯莉用食指画了一个小圈说道。“在狗和侦查机返回补充燃料时我们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所以只需要对付守卫。”

“行动。”约翰对他的小组说道。

库尔特犹豫了一下，眼睛还盯在监控器上面。

“怎么了？”约翰问道。

“有种古怪的感觉。”库尔特小声说道。

这使得约翰很担心。每个人都表现得完美无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已经对他们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但是库尔特在发现伏兵方面颇有声誉。在训练中有几次约翰都吃到了库尔特直觉的苦头。

约翰对监控器点了点头，尽量避免表露出任何异于寻常的举动。“解释。”

“守卫们正在卸载疣猪装甲车，”库尔特说道。“他们看起来像是……正在为什么东西做准备。保安系统和机器都被愚弄了——或者由于入侵而瘫痪了。”他解释道。“人呢？他们可没那么容易被耍。”

“我明白了。”约翰说道。“我们会保持警惕，但必须按计划进行。我们走。”

库尔特站起来，在离开警卫室时回头看了监控器一眼。

斯巴达战士们藏身于一个又一个阴影，绕过一间仓库，在军官宿舍

下面通过最后来到了基地的中心。他们朝一间仓库的边缘靠近。这座建筑被三道铁丝网围住，每道铁丝网上都贴有警示：沙砾带已被埋雷。

八个守卫在边缘巡逻，旁边还停了一辆改装过的疣猪装甲车。装甲车被切开了一半，一个新的车厢被焊接在了原来的位置上，它看起来能将十个人运载到战场上去。它的确能。

约翰抽出一根小棒把它指向那座建筑。辐射计数器显示出一百倍于这颗行星正常背景辐射的辐射强度。

可以确定他们的初始目标就在里面：三枚FENRIS核弹头。

与圣约人的最近几次战斗几乎使UNSC在该区域的裂变原料储备消耗殆尽。起义军已经获释这一事实（这表明他们同样拥有一定的获取情报的能力。），他们明目张胆的和区域中心司令部（CENTCOM）联络提出交易。他们声称有偷来的核弹头。他们中有人患了伯伦综合症，需要只有UNSC的医疗人员才能提供的医疗手段和药物。

中心司令部表明会考虑这笔交易。

他们的确考虑过了，然后把蓝队送到这里来夺取那些核弹头，而且如果有任何机会的话，他们还会捉拿那些叛军首领。

约翰向他的小组发出行动信号，分散在仓库四周，占据狙击那些守卫的位置。

绿色的确认灯闪现了。库尔特的确认灯最后才亮，带有明显的迟疑。

约翰向库尔特快速的挥了下手，然后指向疣猪装甲车，指示要他让那辆车准备随时启动。

库尔特点了点头。

库尔特那不对劲的“感觉”太具有影响力了。约翰不喜欢这种感觉。他把他的怀疑放在一边。蓝队已经就位。

约翰取下狙击步枪瞄准。他发出了“行动”的信号，然后看到一个守卫无声的倒下了，接着另一个也倒下了。琳达像平常一样迅速而高效。

约翰示意队员前进。

蓝队闪了进去，扫视着建筑内部的黑暗角落。

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放着三个锥形弹头外壳的钢架。约翰的辐射计数器的计数值跳变着，表明上面放的不是常规的炸弹。

他指着凯莉和费雷德，指了指钢架，然后指向外面的疣猪装甲车。他们点了点头。

库尔特的确认灯闪烁着红光。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则斯巴达战士是不会再任务中闪红灯的。

“中止任务，”约翰说道。“撤到外面。现在。”

一阵眩晕涌向他。

约翰看到琳达，费雷德还有凯莉跪倒在地上。

然后黑暗吞没了他。

约翰惊醒过来。每块肌肉都火辣辣的，他的头如同被人用锤子敲过一样。好现象：这意味着他还没死。

他绷紧被压迫的肌肉。

约翰眨着眼试图驱散眼前的一片模糊，发现自己靠墙坐着，还在被高度保卫的仓库里。

那些弹头也还在原来的地方。

接着约翰看到仓库里的一打突击队员正看着他。他们正举着叛军所偏爱的0.30口径的机关枪，绰号“礼花制造者”。这种枪很不精准，但是在近距离平射射程内却不可小窥。

蓝队的其他成员脸朝着水泥地板躺着。穿着实验服的技师正拿着高分辨率的数码摄像机蹲在他们周围。

约翰在他那硬梆梆的盔甲里一阵抽搐。他必须到他的队员那儿去。他们死了吗？

“没有必要挣扎。”一个声音说道。

一个留着灰色长发的男人走到约翰的面板前。“如果你坚持的话那就请自便。我们在你和你的同伴身上安置了神经抑制项圈。UNSC对付危险重刑犯的标准条例。”他笑道。“我敢打赌如果不给你戴上一个，你可以也肯定会用这不可思议的动力盔甲把我撕成两半。”

约翰一直没有说话。

“放松。”他说道。“我是格拉夫将军。”

约翰认得这个名字。霍华德?格拉夫被认为是领导叛变联合阵线的三个人之一。他在这里一点都不意外。

“你们都要忍受快速减压带来的痛苦——高空病。”他告诉约翰。“我们使用了反重力板，被淘汰的老古董，但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它干的不错。聚焦束迷惑了你们盔甲上的传感器，使它认为你们正处于十个G的重力环境中。为了救你们的命，它增加了内部压力，使得你们瞬间失去意识。”

“你们为了我们而建造了这些。”约翰用沙哑的嗓音说道。

“你们这些‘斯巴达战士’令我们解放外围世界的努力收效甚微，”格拉夫将军说道。“去年在波江座小行星带的杰佛逊站；六个月前，我们的驱逐舰奥勒加米号；我们的高爆炸药制造厂；紧接着是在密克罗尼西亚的事变和致远星上的破坏小组。直到我看到视频前我都不相信，所有的这些都是由同一个四人小组完成的。有些人说‘蓝队’就是一个谜。”他用指节在约翰的面板上轻叩着。“你看起来很真实。”

约翰挣扎着，但他好像被一座铁山包裹住一样。神经项圈抑制了所有通过脊柱传输的神经信号，除了心脏和隔膜的自发运动。

他必须集中注意力。是不是每个小组成员都戴上了项圈？没错。每个斯巴达战士颈后都有一个大夹子，就在人工智能界面接口上面。格拉夫对他们的装备很了解。

等等。约翰仔细看了看他瘫痪了的小组：凯莉、琳达还有费雷德。没有库尔特。

格拉夫说了“四人小组”。他不知道还有库尔特。

“正如你所猜测的，”格拉夫继续说道。“这都是为你们好。我们把我们的裂变原料都收刮到一块，还确保做的相当草率甚至连你们的海军情报局都注意到了。我们预料到不可思议的蓝队会被派遣而来。你们上级的思路很容易被读懂，这一点都没令我失望。”

一个年轻的突击队员走过来，敬了个礼然后紧张的小声说，“长官，外部感应器掉线了。”

格拉夫皱了皱眉。“把囚犯拖到外面去。拉响常规警报。看守好弹头，还有通知运输船……”

一阵嗡嗡声在空气中响起。约翰看到了一团旋转金属的模糊影子正穿门而入。电光火石之间，他看到这是一颗八爪海星杀伤地雷，它的压力触发器撞到沙地上，然后雷鸣般的炸成了一团。

金属片乒乒乓乓的从约翰的盔甲上弹开。

每个站在房间里的人都慌乱的躲避着爆炸带来的震荡波和冰雹般的流弹片。

六个耳朵流血浑身是伤的突击队员站起来，摇着头恢复方向感，举起了枪。

改装过的疣猪装甲车已经停在了仓库旁边，正要冲进被炸开的门口。

整座仓库都震动起来。

突击队员边开火边冲向门口。

疣猪装甲车后退，尖叫着掉头，然后再次向门口撞过来。满是褶皱的钢板墙发出尖锐的声音，弯曲变形。装甲车的车厢就像白蚁皇后的大肚子一样带着一阵火花挤了进来。

突击队员们卸下他们的礼花制造者，在疣猪的装甲上留下了一片褶皱。

车厢的顶部滑开，从里面又抛出了三枚海星杀伤雷。杀伤雷像小孩

玩具一样旋转着，落到了仓库的一个角落然后爆炸了。

白热的金属碎片像镰刀一样穿透突击队员的身体。

库尔特跳了出来，打中了三个还在移动的突击队员。他快速的跑向每个斯巴达然后把他们的项圈扯掉。

凯莉翻身站了起来。费雷德和琳达也站了起来。

库尔特猛地扯下约翰脖子上的项圈。约翰整个身体一阵刺痛，但是他的肌肉又一次处在了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弯了弯手臂。没有永久性的神经损伤。

“现在把秘密行动忘了吧。”约翰说道。“库尔特，去驾驶疣猪装甲车。凯莉，琳达，费雷德执行弹头的ASAP（as soon as possible的缩略语）装载。”

他们点了点头。

约翰跑向格拉夫将军。一条弯曲的钢条射进了他的颅骨。

不走运。格拉夫掌握着叛军指挥部和秘密情报组织的秘密，这些秘密约翰在刚刚的经历中得以小窥一斑。他们的能力被大大低估了。在更大的圣约人威胁浮现之际，约翰很想知道叛军最终会如何抉择。在UNSC和圣约人战斗时进攻其削弱的防线，或者转而和人类共同的敌人战斗？

他略过大的战略图景转而专注于眼前的小组战术行动。约翰帮助凯莉把最后一枚弹头搬进了疣猪装甲车的车厢。

装上弹头和五个全副武装的斯巴达战士后，车里塞得满满的。约翰爬到车尾，这时库尔特开动了装甲车。他们缓缓地加速离开仓库。

“用最快的速度到达PZ。”约翰命令道。

库尔特打开了疣猪装甲车的无线电。它含糊不清的嗡嗡作响。

“第一单位无响应。炮火小组报告。有人受伤。追踪到APC（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装甲人员输送车）。开火？确认——确认！所有单位集中。立刻执行！”

“所有人，”约翰喊道。“到中间来。”

疣猪装甲车上弹孔密布，大量的穿甲弹像穿透纸片一样穿过侧面装甲，在弹头的外壳上留下一个个凹痕。

“到弹头后面去！”费雷德告诉他们。

约翰，凯莉，费雷德还有琳达躲到了弹头后面。核弹头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掩护。弹头的外壳是超硬化的，以隔绝辐射和将引爆时产生的狂暴核能束缚住一小段时间以促进高热原子核反应的产生。

约翰抬头看了看驾驶座。库尔特把自己挤进座椅里，尽量暴露最小的目标，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

疣猪装甲车冒出浓烟，但是它的速度慢慢的提升到了每小时四十公里。引擎发出一阵尖锐的声音。一个轮胎爆成了碎片，装甲车左右摇晃着。

库尔特重新控制住车辆，继续向前开。

AP（Armor Piecing，穿甲）火力缓和下来最终停止了。

“抓紧！”库尔特说道，紧接着减速。

疣猪装甲车洞穿了铰链和带刺铁丝连成的路障，开过沙砾带进入了森林。

“32-B通道直达PZ。”库尔特说道。

“通道”其实是夸张的说法。他们一路颠簸着，辗过树林，泥泞四溅的摇晃着向前去。

“无人侦察机！”库尔特告诉他们。

“打开舱门。”约翰下令。凯莉和费雷德把车厢顶板拉开。

约翰把头伸到外面，发现灰鲭鲨级无人攻击侦察机正向他们飞来。每架都载有一枚导弹。一发直接命中就能炸毁疣猪装甲车，即使是射偏了也可能毁掉装甲车的车轴。

琳达猛地钻出来，手里拿着狙击步枪，正通过望远镜瞄准。

约翰和琳达开火了。

领头的侦察机冒出浓烟一头坠毁在树林里。紧跟着的一架攀升，左右摇晃着规避。它发射了导弹，然后飞离。一条浓烟出现了，一道尾焰，导弹以令人恐怖的加速度向他们飞来。

琳达开火了，以枪膛的最快回复速度射出子弹。导弹开始旋转，但仍然精准的沿弹道飞行。

“距离PZ三百米。”凯莉检查了下掌上电脑的屏幕说道。“接应小组看到我们了。”

“告诉他们我们拿到了货物，”约翰说道，“还有我们需要帮助。”

“收到。”她说。

导弹离他们还有两公里——正快速接近。

前方，森林变成了一片沼泽地。一架UNSC鹈鹕运兵船带着飓风般的咆哮升上树梢。它的两门机炮啪啪的向飞过来的导弹射出了一阵密集的贫铀弹雨——导弹炸成了一团焰火。

“等待接载，蓝队。”运兵船的飞行员通过COM说道。“发现来犯的单人敌机。所以抓紧，执行真空协议。”

“检查盔甲的完整性。”约翰命令道。他记起了萨姆，他的朋友还有他是怎么牺牲自己的，因为盔甲上的一道裂缝而被迫留在被包围的圣约人飞船上。如果一发穿甲弹撕破了他们的雷神锤装甲，他们将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冒着浓烟的疣猪装甲车发出尖锐的声音停了下来。

鹈鹕悬浮在它的上空把它夹住。

蓝队全体回来了，状态灯都是绿色的，约翰松了一口气。他一直屏住呼吸。

鹈鹕把装着斯巴达战士和弹头的疣猪装甲车提到半空。

“确保安全，”飞行员说道。“妖怪返航，方向072。”

加速度拉拽着约翰，但他站得牢牢的，一手拿着核弹头，一手插在疣猪装甲车的侧面甲板上。

清澈的蓝色天空暗淡下来变成了黑色，充满了闪烁的星星。

“十五秒内到达堡垒山集合点。”鹈鹕运兵船的飞行员说道。“准备直接跃出星系断层空间跃迁。”

库尔特小心的离开驾驶座，来到车厢和他们会合。

“干得漂亮。”费雷德告诉他。“你怎么知道是个陷阱？”

“守卫们正从疣猪装甲车上卸载弹药，”库尔特解释道。“我那时看到了，但没醒悟过来，但我察觉时已经太迟了。那些弹药罐上的标志表明那是穿甲弹。全都是。除非你要对付一辆轻型坦克，否则你用不着那么多穿甲弹。”

“或者一个班的斯巴达战士。”琳达接着说道。

“我们。”费雷德强调。

库尔特固执的摇了摇头。“我应该早点想到这点。我差点让大伙没了命。”

“你应该说你救了大伙的命。”凯莉说道，她用肩膀撞了一下库尔特的肩膀。

“如果你再有其它古怪的‘感觉’，”约翰告诉他说，“告诉我，确保我明白。”

库尔特点了点头。

约翰对这个人的古怪的“感觉”惊讶不已，他那对危险的下意识的直觉。门德兹军士长给了他们严格的训练，火力小组配合，目标优先抉择，徒手搏斗和战场战术都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本能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潜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意识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

约翰把手放在库尔特肩上，寻思着该说些什么。

像往常一样，凯莉比约翰更善于应对这种局面。她说道：“欢迎来到蓝队，斯巴达战士。我们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小组。”

第二章

【0500时，10月24日，军历2531年】

【UNSC太空船极限点号上，外层星际空间，B-042星区】

艾克森上校用两手理了理他稀疏的头发，从桌子上的水瓶里给自己倒了杯水。他的手在发抖。在他的军旅生涯中面临这样的事情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在船上进行一次技术上说不存在的秘密会议，而会议讨论的是一个成功之后却要被永远掩盖在阴影之下的计划。

只用眼睛阅读等级。密码口令。麻烦事和背后中伤。

他向往早年的日子，手里拿着枪，敌人很容易被识别和杀死，而地球是宇宙中最强大最安全的中心。

这些日子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了，艾克森必须活在黑暗中以挽救任何一丝剩下的亮光。

他把自己推离紫檀木会议桌，眼睛扫过会议室，一个直径五米的罩子，被金属栅板分成两半，交织的不锈钢墙反射出白色的光泽。一旦密封起来就是一个法拉第屏蔽笼，没有任何电子信号能从中逸出。

他讨厌这个地方。白色的墙面和黑色的桌子让他觉得如同坐在巨人的眼睛里，总是被监视着。

这个“笼子　”，人们总是这样称呼这个地方，被包裹在分离绝缘层构成的茧里，反电子通讯元件提供了更一步的保护。而这个笼子更是被安置在UNSC舰队最隐蔽的飞船极限点号上。

先分段建造后再于太空中组装起来的极限点号是迄今为止所建造的最大的徘徊者级飞船。虽然有一艘驱逐舰大小，她在雷达上却是完全不可见的，而且当她带隔板的引擎以低于30%的效率运作是她看起来就跟外层星际空间一样黑暗。极限点号是UNSC海军情报局海军特种武器三处（NavSpecWep Section Three，Navy Special Weapon）的战时战场指挥控制平台。

极少人曾真正看到过这艘船，只有少数人曾上过船，而整个星系中

只有不到二十个军官曾进入过这个笼子。

白色的墙面收缩着分开，三个人快步穿过金属栅门走了进来。

在前面的是里奇少将。虽然只有四十岁，他却已经是满头的灰白头发。他指挥三处的所有秘密行动，负责所有战场行动，除了哈尔茜博士的斯巴达-II计划。他坐在艾克森右边，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水。他拿出一个金的小瓶子拔开塞子。一阵廉价威士忌的味道立刻扑向艾克森。

随后是吉布森船长。他像豹子一样用一种压低拖沓的步幅走过，在微重力环境中度过一段时间后的明显特征。他是校级军官，负责三处的机密行动（Black Ops, Black Operations），所谓的“沾湿手的工作”，和里奇少将的工作类似。

最好是进来的是博兰高斯基上将。

她进来后身后的门迅速的闭合了。门锁咬合时发出了三声清脆的嘀嗒声。房间里立刻变得异常安静。

博兰高斯基仍然站着，打量着另外几个人，她铁一样的目光最终盯在了艾克森身上。“你最好为用秘密频道把我们拉到这里来准备好一个该死的理由，上校。”

博兰高斯基貌似脆弱的样子看起来足有170岁而不是实际上的70岁，但在艾克森看来她是UNSC中最危险的人。她是ONI的真正掌权者。据他所知，只有一个人曾成功地顶撞过她并活了下来。

艾克森上校在桌子上放了四个读写板。生物特征扫描仪闪现在工具条上。

“请，将军。”他说。“如果您赏脸的话。”

“很好。”她埋怨着坐下。“我会照单全收的。”

“没什么新鲜东西，玛格丽特。”里奇将军嘀咕着。

她瞪了他一眼，但没说话。

三位长官开始浏览文件。

吉布森船长吐了口气然后推开读写板。“斯巴达。”他说道。“是的，我们都很熟悉他们的行动纪录。印象深刻。”从他脸上的怒视可以看出，“印象深刻”并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还有，”里奇说道，“我们知道你对这个计划的想法，上校。我希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再一次尝试终止斯巴达计划。”

“不，”艾克森答道。“请翻到23页，我的目的会变得非常明显。”

他们不情愿的检阅他的报告。

里奇将军的眉毛竖了起来。“我从没见过这些数据……雷神锤盔甲建造，维护人员，和他们的微聚变动力源的最新升级。上帝啊！哈尔茜花费的可以建立一整个军团。”

博兰高斯基上将没有看那些数据。“我曾看过这些，上校。斯巴达计划是我们处唯一极其昂贵的计划。但是，他们也是极其有效的。这是关键。”

“问题是，”艾克森说道。汗从他的背上滴下来，但他保持着声音的平稳。如果他不兜售这些，博兰高斯基会从他身上辗过去，而且他会发现自己被降职为军士，在某个满是尘土的外围世界巡逻。或者更糟。

“我不是建议终止斯巴达计划。”他张开两手继续说道。“相反，我们正在两线作战：吞噬我们经济基础的外围世界叛乱还有圣约人，据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它们要灭绝人类。”艾克森直起身体看着吉布森，里奇和博兰斯基的目光。“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斯巴达战士。”

博兰高斯基上将薄薄的嘴唇上闪过一丝笑意。

“废话。”里奇嘀咕着。他从他的威士忌酒瓶里喝了一口。“现在我已经听到了你要讲的东西。”

“你的目的，上校？”吉布森问道。“自从哈尔茜博士开启她的计划以来你一直在反对她。”

“我的确反对，”艾克森说道。“而现在我仍然反对。”他向他们点了点头。“屏幕的四十二页谢谢。”

他们翻到前面。

“这里我列出了哈尔茜不可否认的‘成功’计划的缺陷。”艾克森说道。“高成本，过于狭窄的基因候选库，低效的训练方法，最终成品太少——更别提她对使用快速克隆手续的道德障碍。”

博兰高斯基向前滚动屏幕。“而你是在建议……呃，一个斯巴达-III计划吗？”她铸铁般的脸从来没有透出一丝表情。

“考虑到斯巴达-II只是一个概念验证性的原型，”艾克森解释道。“现在是时候转向生产模式了。应用新技术做出更好的产品。生产出更多的斯巴达，还有使他们更廉价。”

“有趣。”她小声说道。

他感觉到他正在说服她，于是他继续施压。

“斯巴达-II的另一个特点使得他们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艾克森说道。“他们为公众所知。尽管被列为最高机密，传言还是从舰队里泄露了出去。目前虽然还是一个谜，但二处已经决定散布更多的信息，并在不久之后向公众公布这项计划。”

“什么！？”里奇推开桌子。“他们不能泄露最高机密的细节没……”

“为了鼓舞士气。”艾克森解释道。“他们会制造一个斯巴达的传说。如果和圣约人的战争如计划进行，我们必定需要一些激进的措施来维持民众的信心。”

“那意味着这些斯巴达战士会成为什么，受保护动物吗？”里奇迟疑的问道。“如果他们全死了，就会造成心理战术在某种意义上全无意义，不是吗？”

“没必要，长官。”吉布森强调。“他们会死，这不是秘密。”

“我觉得，上校，”博兰高斯基说道。“这种公众形象问题应该不会成为你提出的第三系列计划的缺点，对吗？”

“正确，夫人。”艾克森把手放在桌子上弯下头。然后他抬起头。“这是最难得出的结论。这支新的战斗力量廉价，高效，而且会被训练去执行传统上不会被考虑的任务，甚至是对哈尔茜的超人而言。”

里奇对此怒目而视，皱起了额头。“自杀任务。”

“重要目标，”艾克森针锋相对。“圣约人目标。我们从圣约人那里赢得的战役都承受了不可接受的损失。以它们的数量和技术优势看来，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没什么选择的余地。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拖慢圣约人的攻势。这会给我们时间来思考，计划，拿出更好的战术去作战。”

博兰高斯基小声说道：“你要用生命来换取时间。”

艾克森顿了顿，小心地考虑了一下他的回答，然后说道：“是的，夫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战士应该做的吗？”

博兰高斯基盯着他。艾克森迎向她的目光。

里奇和吉布森屏住呼吸，一言不发。

“还有其他选择吗？”艾克森问道。“有多少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灰烬？有多少个殖民地已经被毁灭了？如果我们拯救了了一个行星，赢得数周的时间，真难道不值得十几个男女战士牺牲生命吗？”

“当然是这样。”她小声说道。“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是的，上校，是的，这值得。”

里奇将小瓶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我会从惯常的地方抽调军费来进行这项计划，不会有电脑记录。这年头有太多该死的人工智能了。”

吉布森说道：“我会确保你能拿到设备，DI以及你所需要的其他一切，上校。”

“而我知道一个完美的集结点可以用来开启这项计划。”博兰高斯基说道。她向里奇点了点头。

“奥尼克斯？”他说，半是疑问，半是陈述。

“你还知道其它更好的地方吗？”她问道。“一处已经把那个地方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黑洞。”

里奇叹了口气然后说道：“好吧，我会把关于那个地方的文件发送给你，上校。你会爱上那儿的。”

里奇的担保并没有令艾克森完全释然，但他没有说话。他已经有了所需的一切……几乎一切。

“还剩下一样东西。”艾克森说道。“我需要一个斯巴达-II战士来训练这些新兵。”

吉布森船长哼了一声。“而你打算去问哈尔茜博士借一个吗？”

“我另有打算。”他回答道。

博兰高斯基说道：“你需要一个斯巴达来训练斯巴达，当然。但是，”她的声音低了下来，“要小心行事，该死的。如果事实为公众所知，人们会发现我们正在制造‘一次性英雄’，然后整个舰队的士气会直线下降。确保三处没有人知道你的斯巴达-II教官或者斯巴达-III计划。他们必须消失。明白了吗？”

“是的，夫人。”

“还用，看在上帝的份上，”博兰高斯基把眼睛眯成了一道缝，说道：“凯瑟琳?哈尔茜必须永远不能知道。她那颗同情斯巴达战士的滴血的心已经为她在中心指挥部赢得了太多的仰慕者。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对这场战争至关重要的话，我们十几年前就应该让她退休了。”

艾克森点了点头。

三个舰队军官按了按他们的读写板把文件删除。他们站起来，一言不发的离开了“笼子”。

他们从来没到过这里。

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被讨论过。

艾克森独自重新看了一次文件制定了计划。首要的事情已经在进行：屏幕上出现了斯巴达-051的服役记录。

第三章

【0940时，11月7日，军历2531年】

【格伦布里奇34 双星系统，废弃建筑平台966A附近】

斯巴达-051，库尔特跃进完全的虚无之中。卫星就在他脚下一百公里处。他在头脑里做了些调整以适应太空这个自由飘浮的空间，然后醒悟到技术上而言在太空里没有所谓的“下”或者“上”——只有矢量，质量和速度。

他转向他的后视摄像头，看到凯莉和费雷德在他身后跳出了徘徊者的闸门。他知道不能转过头去看。这个动作会使他不受控制的旋转起来。另外，在雷神锤盔甲的真空增强变量作用下，他活动能力只能达到正常状况的一小部分。

一盏绿色的状态灯闪烁着亮起来，表明他们都处于同一个矢量方向上。

他们滑行了数公里然后激活了远程推进包。虽然速度很慢，但还是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当他们的徘徊者飞船圆周号再次进入常规空间时，导航官检获了一个回波，得到一个徘徊者级飞船的部分侧面轮廓。他觉得这个回波只是他们进入常规空间时产生的回波在卫星表面的反射波。他告诉他们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但库尔特还是对这个异常的状况感到不安。如果这里还有另外一艘飞船，库尔特觉得应该离开得足够远之后再点燃推进包。没有必要毫无意义的暴露隐形飞船的位置。

其次，他们在卫星的背面探测到一个被动通讯人造卫星的存在——你所能预料到用以进行一次偷袭所需的系统监听设备。这东西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圆周号已经用脉冲激光器向它发射了一道脉冲，烧毁了它的电路。

库尔特怀疑这次简单的侦察任务会极为烫手。某种程度上，他会很乐意看到事实并非如他所想。

他激活了单束激光小组通讯系统（TEAMCOM　System），然后说

道：“昼夜变更线预计抵达耗时（ETA，Estimate Time Arrival）五分钟。系统检查推进包。”

库尔特运行了自己的诊断程序。他们不能拿推进包冒险。用于远程深空行动的推进包是他们学习使用的最危险的装备之一。即使是意外出现在导航系统和定向器中的三倍冗余也会导致两个燃料箱中的压缩三氨基肼将你推离航线，又快又远，使得宇航学意义上的救援几率微乎其微。

或者就像门德兹军士长曾经说过的那样：“在这玩意儿上摔跟头，就只剩下祈祷的份了。”

四盏绿色的状态灯闪烁着回应库尔特。

“预计抵达耗时三分钟。”他说道。

“收到。”凯莉回答道。她接着问了一句：“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库尔特说道。

费雷德的声音从通讯系统里传过来：“当你像这样说‘没有’的时候，就跟说‘是的’一样。”

“只是一种感觉。”他承认道。

沉默在他们的连线单束通讯系统中蔓延开来。

库尔特从后视屏幕上看到凯莉和费雷德激活了他们的MA5B突击步枪。每支步枪上都有一条连在T-PACK微处理器上的数据线，在开火时用来计算和输出适当的反作用力。

这里有跃入回波和被动间谍卫星。还有就是为什么中心指挥部会选择他们来执行一个低风险的任务？只是简单的查看一下废弃的UNSC船坞上的可疑活动而已。不错，远距离太空行走是一项高风险机动……但不值的派遣三个斯巴达战士前往。

“向黎明区靠近。”库尔特说道。“进入无线电缄默。”

他们向雷达上标注在卫星光滑的结冰表面上的夜-昼变更线漂过去。这里没有大气，过渡到白天的速度会很快，没有闪动的日出，只有一闪

而过的亮光。

他们穿过变更线进入光照面。库尔特的面板自动偏振化，接着他们看到了船坞。

特尔斐站是由支架，起重臂，停泊舱，管道和抓臂组成的一座浮动城市。这里没有灯光。没有热辐射。库尔特打开了他的高清记录器（High-Def recorder，High definition recorder），拍摄着这个废弃船坞的每一平方米。三年前负责这个站点的遗弃工作的人显然是马虎了事。这里围绕了一圈的残骸：旋转的钢梁，螺栓和在远处双星发出的暗红的光线下闪闪发亮的战斗装甲。

它看起来是被完全遗弃了，库尔特让他的绿色状态灯闪了三次——解除警报，恢复单束通讯系统——费雷德通过小组通讯系统传过来一幅图象，一艘没建完的飞船的骨架，是他们的徘徊者飞船的三倍大。他说道："暴露在太阳辐射下的TR合金钢应该会变成白色的。"

"它是银色的。"库尔特回答道。"新建造的？"

"查清楚。"凯莉说道。

她上传了一系列图像，以不断增大的分辨率拍摄了一个船体支架，它的形状表明它是用来建造隐身飞船那奇特的棱角结构的。只是这个支架建造的隐身飞船将会和一艘UNSC驱逐舰一样大——这是不可能的。庞大的隐身飞船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船只越大，就会有越多的辐射和热量，也就需要越多的隐身涂层表面来抵消这些辐射以免飞船被雷达发现。

"用单束激光把这些图像发回圆周号。"库尔特下令道。

凯莉的状态灯变绿了。

库尔特向前挥了挥他的左手，从他的感应器涂层手套上收集数据。仍然没有任何热辐射。不，等等，正当特尔斐站缓慢的旋转着的时候，一道细微的白光闪现了。

"发现热量。"他说，然后在他的屏幕上把这个区域标记出来，把坐标发给了费雷德和凯莉。

库尔特的手猛地一抽。经过多年的无声交流后，高效率的手势是你决不会忘记的东西。交谈，即使是通过单束激光在这次任务中也显得不太合适。一道纯粹的光波会令他旋转起来，尽管他的T-PACK能够做出相应的补偿，但库尔特希望能不使用推进器以保持隐蔽。

凯莉把她的光学控件移到那个区域，放大，接着他们看到了一片五颜六色。

库尔特的辐射计数器发疯般的咔咔响起然后瞬间了无声息了。“广谱脉冲。”他说道。

“我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费雷德告诉他们说。“在他们修理麦哲伦号上的肖-藤川跃迁引擎的时候。这是很冒险的行动。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一激活后就不打算再拆开的。”

肖-藤川引擎使UNSC的飞船能够离开常规空间在一个空间亚域内穿行，这个空间亚域被通俗的称为“断层空间”。库尔特曾接受过有关肖-藤川引擎运作原理的基本训练。推进器利用粒子加速器产生一个微型的黑洞以撕开常规时空。这些黑洞会在一个纳秒时间内通过霍金辐射的方式而蒸发。推进器如何在时空中操纵这些黑洞把成千上百吨重的巡洋舰挤进断层空间是一个真正的量子力学上的奇迹。这些现象和飞船如何在常规空间中再现的原理远非他所能理解。事实上，这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类天才的理解能力。

然而库尔特对肖-藤川推进器理解得最为清楚的一点是：它们都很危险。辐射，还有传闻中的证据表明在离一个激活的机组足够近的范围内常规的自然定律会发生“扭曲”。

“升级你们的任务日志，把这些发射回圆周号。”库尔特说道。“我们过去看个究竟，在呼叫危险物资运输（HAZMAT, Hazardous Material Transportation）前确认它就是费雷德所想的东西。”

凯莉和费雷德的确认灯变绿前稍微的迟疑了一下。

库尔特激活了他的T-PACK，推进器喷出一阵气体，推动他转向特尔斐站。他敲打着姿态控制器，调整倾角，滚动偏转着以免撞上残骸区里旋转着的螺栓，钢架和工具。

当他们靠近到离噼啪作响的半解体的激励线圈一百米以内时，库尔

特的后视角镜头由于静电作用变得模糊不清。

“这里发现干扰。”库尔特说道。“你们两个保持位置，我去把它找出来。”

“收到。”凯莉说道，她的声音里带有一丝担心。“绳子准备好了。”

库尔特爬向线圈，向线圈中心看了一眼：里面是一个近紫外辐射源，和侦测到的热量输出不相符。这个辐射源仅能让通向断层空间的黑洞存在一瞬间，但他不禁想到这其实是……而且他漂得越近他就觉得他越可能被拉进去永远消失。

但这不仅只是一种感觉。

他犹豫了。

库尔特改变方向轨迹，向肖-藤川推进器上方三十米处的钢架漂过去。推进器附近的空间由于上升的热浪而不断扭曲着……这在高真空下是不可能的。

他的显示屏开始闪烁不定。

凯莉通过通讯系统说话了，她的信号充满了噪音。“你的IFF（Identification Friend or Foe, 敌我识别）标记正在变弱。上面显示你的位置处于多个区域。终止侦察。如果你的电子故障……”

通讯系统变成了一阵静电信号的嘶嘶声。

“我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库尔特说道。

回答他的只有静电的声音。

“我正在回来。”

他敲打着他的姿态推进器开始转向。开关依然起作用，但T-PACK的喷嘴却没有动作。

库尔特松开了控制器。处理器中的三倍冗余或者不——如果他的T-PACK受到附近辐射的影响，那他应该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下令让它点火。

他抓住钢架，然后抱住。他向他的小组挥手。库尔特看不见他们，但他知道他们正看着他。他知道他们不会让他失望的。有凯莉和费雷德在他身后，即使他站在在了地狱的边缘上，他们也会把他弄出来。

当然，有故障，部分已经解体。

肖-藤川推进器离得很近……很可能就在他站的地方。

他在黑暗中发现运动迹象，橙白相间的摆动着的绳子，另一头正打着旋：凯莉的救生绳。太好了。现在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了。

钢架闪出一阵火花。库尔特转身放手，一道电弧闪过钢架——辐射感生电荷。

他头盔里的所有显示屏都显示着一团静电雪花。一排排的状态灯闪着琥珀色的光，然后全变红了。生命维持系统，液压系统，动力系统都在波动然后瘫痪了。

他必须在肖-藤川超光速推进器（Shaw-Fujikawa translight drive）完全使他的战斗服崩溃前离开这里。

基本的物理定律在这里仍然起作用。作用和反作用。能量转化和动量。

他推开钢架，滑回费雷德和凯莉那一边，希望能在回程中抓住救生绳。如果他错过了，他们还是可以找到他。现在他关心一件事，就是离开导致他的作战服故障的源头。

他漂浮着。由于他的作战服已经完全崩溃了，现在能做的只是滑行。还有等待。

一道闪电闪现。他正处于爆心投影点（ground zero），爆炸把库尔特向破洋娃娃似的向前抛开。

他曾经毫无遮蔽地承受过一次近距离手雷爆炸，和这时候的感觉很类似。只是这次爆炸并没有直接作用在他身上而是在他盔甲上。

他的第一反应是狙击火力——一次埋伏。但是当他的视线开始清晰起来时，他看到了星星，暗红色的双星和附近急速旋转着的特尔斐站。

他的T-PACK正一味的喷射着。他可以感觉到推进剂正在疯狂的喷发出来……尽管燃料箱带有过流终止阀和紧急自动密封泡沫以防止出现这样的减压现象。

他脑袋里再一次响起了门德兹军士长的声音：“在这玩意儿上摔跟头，就只剩下祈祷的份了。”

“求救。”他喊道。“作战服故障！求救！”

库尔特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他的小组现在的位置，和他正以多快的速度飞离他们。

当然，他们在这次任务中没有打开无线电通讯。点对点的单束激光负责传送他们的通讯信号。在旋转失控的情况下，这样的信号在广阔的太空中要射中一个斯巴达战士大小的目标除非是奇迹出现。

他终于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来激活系统超驰。没有响应。他敲打着盔甲的紧急解除开关。但它被卡住了。

“我很好。”他通过通讯系统说道。“生命维持系统效率降到了最低值，但还在运作。正进入深呼吸模式以节省空气和能量。我会解决它的。一旦我恢复过来你们就应该能接收到我的IFF异频信号。现在激活救援信号灯。我会没事的。我会……”

第四章

【备忘录\任务后报告\UNSC-特种武器行动，文件 EHY-97 目标：斯巴达-051】

如前述调查废弃建筑平台966A（非正式命名特尔斐站）上的可能反叛行动任务中（见任务简介附件），推进包（050978型，单位序列号#82.10923.192）发生灾难性故障。

于1000时，推进包故障致使斯巴达-051终止任务并被推入星际空间。

UNSC徘徊者飞船圆周号辅助实施紧急救援行动，UNSC护卫舰圣安妮号于1/13/2535，1105时加入。于斯巴达-051所着变体-V型雷神锤作战服预载氧气耗尽时间之后三百二十二分钟，由于附近圣约人行动（见附件参考），在接收到全体近邻UNSC军队紧急行动命令后救援行动终止。

推进器故障原因未知，有待进一步调查。然而初步推测平台上半解体的肖-藤川超光速引擎核心以及事故发生时斯巴达-051离引擎的过近距离导致了一系列电子故障的发生。该区域的反常电磁活动阻碍了之后的进一步救援行动。

平台966A已为HAZNAV（Hazard to Navigation险源导航）卫星标定，有待派遣危险物质转移（HMAT，Hazardous Material Transportation）小组。（舰队通讯序列D-88934）。

斯巴达-051状态：行动中失踪（Missing In Action，MIA）。

第五章

【1950时，军历2531年12月14日】

【极限点号上，地点保密。】

库尔特在床上醒来，一只静脉透析注射器附在他的手臂上，旁边的监控器显示着他的生命信号，血液成分还有大脑含氧饱和度。

他猜这是在医院，尽管这里没有呼叫按钮，也看不到门在哪里。天花板的一角还固定了一个摄像头。库尔特感觉到周围那熟悉的次声振动，然后放松下来。他是在一艘太空船上。虽然他更愿意呆在战场上，但是呆在哪儿都比在高真空环境里好。

他放下床边的扶手，然后把腿移到边上。疼痛感在他的身侧猛地涌起。肋骨断裂——以前也发生过很多次。他苍白的皮肤上满是瘀伤。他腰部，胃部和肩部的瘀伤尤为严重。他在对着镜子检查了伤势，用手摸了摸头上黑长的发茬和脸上的胡茬。他的身体完好无缺……但是他究竟昏迷了多久？

墙滑向一边，随后一个秃头的男人走了进来。奇怪的是他穿着军服，上面扣着代表上校军衔的鹰形徽章。他那深色的眼睛盯着库尔特。

“长官！”库尔特站起来行礼。

“放松，战士。”上校说道。

库尔特检查了他的动作。他想开口纠正上校的口误，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海军军士（Naval NCO，Non-commissioned Officer）从不会被叫做“战士”，但是以库尔特的经验，军官们或军队的其他地方都不会欣赏任何纠正举动，除非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上校的凝视使得库尔特很不自在。事实上，令他感到不安的有几件事。他正在一艘UNSC飞船上接收治疗，但是他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还有就是为什么军队里的上校会对他感兴趣？

“我是詹姆斯?埃克森。”上校说道。然后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伸出了手。

这种事情很少会发生。通常没有人想要去碰一个斯巴达战士，更别提去握他们的手。

库尔特接过埃克森的手，谨慎的握住了它。

埃克森。库尔特听过这个名字。在哈尔茜博士和门德兹军士长的谈话中，埃克森出现了很多次，而且从他们的语气和身体语言看来，库尔特猜想埃克森可不是他们的朋友。

库尔特清楚地知道在UNSC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目标：保护人类免受任何的威胁。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一使命方面要达成一致可就……这常导致内部的冲突。库尔特对此的了解就像他对肖-藤川超光速引擎的了解一样，他知道基础的理论性原理，但是知识的细节和实际应用对他来说却是一个谜。

这位上校很可能是被永久性的调到海军情报局来担任联络官。他们经常更换官员，把军队里其他部门的军官或者任何他们想要的人调过来为他们工作。

一位陆军上校的军衔几乎等同于一位海军舰长，所以在库尔特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必须保持礼貌，甚至要服从埃克森的命令，只要这些命令和先前的命令不冲突。

“如果你觉得好点了的话，把衣服穿上吧。”埃克森上校朝床头柜点了点头，上面是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制服。

库尔特站起来，摘下静脉透析注射器，然后把衣服穿上了。

“斯巴达-051，你的名字?”埃克森问道。

“库尔特，长官。”

“是的，可是库尔特什么？你姓什么？”

库尔特知道在他受训之前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是，生命中的这一部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梦而不是现实。而这另外一个名字正是他心里的一块阴影，正如随之而来他的家庭一样。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想要去记起它。

“这不要紧。”埃克森说道。“当有人问起的时候，用这个姓

氏……”他想了一下。“安布罗斯。”

“是，长官。”

库尔特扣好他的衬衫。制服少了斯巴达战士的标志，一只抓着一道光和一支箭的鹰。取而代之的是UNSC后勤中心的握手标志。它上面缀有一等兵的一星肩章和两条分别代表丰饶星战役和“投石器”行动的战斗绶带。

“跟我来。”埃克森穿过打开的门走到狭窄的通道里。他带着库尔特穿过了三个岔口。

很多舰队军官从他们身边走过，但是没有一个人敬礼。他们都低着头，尽量保持和两人的距离。虽然少数几个人朝库尔特点了点头，但没有人抬头看埃克森。

库尔特对这种奇怪场面的不适变得越来越明显。

他们在一道压力门前停了下来，两个守门的陆战队员向他们抬手行礼。库尔特毫不含糊的向他们回了礼。埃克森向他们做了个形式性的半是回礼的手势。

上校把他的手放在生物特征扫描器上。扫描器同时扫描了他的脸，视网膜和掌纹。

一阵咝咝声过后，门打开了。

库尔特和埃克森走进了一个光照暗淡的20米宽的房间，里面每一面墙上都装满了监控器。上面都是光谱信号，星图还有闪过屏幕的跃迁断层空间脉冲。里面有几个军官，还有两个正在和他们窃窃私语的全息投影人工智能。

其中一个人工智能只有一个被挖空了的灰色轮廓而没有身体。一个幽灵。

另一个则是一些没有实体的眼睛，嘴巴和作着手势的手的集合体。这使库尔特隐约回想起在德雅的一堂艺术课上举过的一个立体派艺术的例子。

埃克森挥手让他穿过房间来到另一个门前面。又一次生物特征扫描

后他们走进了一架电梯里。

一段向下的运动后是零G的自由下落，接着重力的感觉重新出现了。门打开后是一条狭小的通道，在一片漆黑中延伸到一道空白的墙前面。

上校走到那道空白的墙前面时一道接缝出现了，然后墙分成两部分向两边拉开。

“这个房间被那些低级的船员叫做‘奥丁之眼’.”埃克森说道。“你已经被临时性的授予绝密代码通行证，能够进入这个房间。在这里面谈到的任何事也属于类似的保密等级，所以除非出示了正确的代码口令，否则你绝不能泄露我们的谈话内容。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长官。”库尔特答道。

然而，库尔特的直觉告诉他不要踏入这个房间半步。事实上，他情愿到任何地方去也不愿意呆在这个房间里。但是他无法拒绝。

他们走了进去。

门在他们身后闭合了，但库尔特没有看到门缝。

房间四面都是白色的凹陷墙面，这使库尔特的眼睛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调整好焦距。

“你的保密口令代码是Talcon　40。”埃克森说道。“现在，在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我肯定会的。”他向房间中间的一张黑色圆桌挥了挥手，然后两人坐下了。

“长官，我这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他的话在说完后好像立刻被蒸发掉了一样，被这个陌生房间里的死寂空气吞没了。

“当然。”埃克森嘟囔着。“你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被这样警告过。”他叹了口气。“我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把你从常规海军特种武器行动中解救出来……从你的特尔斐站侦察任务中。”

库尔特记起了他的T-PACK上的爆炸，他眨着眼睛看着他面板上的令人目眩的蓝色星星的那一瞬间。

“我的小组。”库尔特说道。“他们……”

“很好。”埃克森答道。“没人受伤。”

库尔特吸了口气，感觉到他的肋骨咔咔作响。并非完全没人受伤。

上校的表情发生了某些变化。他那深色眼睛的凝视和生硬的表情软了下来，但只有无法觉察的一小瞬间。

埃克森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道：“三处给你分配了新的任务。”他把一个阅读器推给库尔特。

库尔特把拇指按在生物特征扫描器上然后屏幕变亮了。上面出现了一些保密口令代码警告，然后他看到了出现在埃克森上校名字下面的新任务指令。接下来是一些程式化的分配区域，路由协议和记录确认。

“你现在隶属于贝塔-5师的一个小单位。”埃克森说道。“三处内部的一个绝密单位。所有在特尔斐站上发生的事都是事先安排的，为了以最隐秘的方式把你带到这里来执行一个新的任务。”

在特尔斐上面的预设事故？由三处的一个下属单位安排？什么东西不对头，但库尔特无法指出来。

但是事故的部分原由开始明朗起来。特尔斐站上的半解体的肖-藤川推进器是一个完美的诱饵也是解释T-PACK故障的绝妙借口。圆周号检获的传感器回波来自另一艘徘徊者飞船的星系内跃迁，正是这艘船拾获了库尔特筋疲力尽的身体——在沿着一条并非完全无规的轨迹被推离航线之后。尽管对他们把他带到这里的方式感到不满，库尔特不得不佩服这个诱拐计划的干净利落。

“你已经被列为行动失踪人员。”埃克森说道。“假定死亡。”

库尔特的胃部因为一阵冰凉而收缩着。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管他觉得此刻这些可能已经帮不了他了。

“新任务是什么，长官？”

埃克森盯着他看了一阵，像是要把他从头到脚看个遍，把他看穿。“我要你训练新一代斯巴达战士。”

库尔特眨着眼睛，寻思着埃克森刚刚说的一切，却无法完全理解。“长官，我认为门德兹上士在多年以前已经被指定去执行这项任务了。”

“训练更多斯巴达-II战士的计划由于凯瑟琳?哈尔茜博士的犹豫不决而被推迟了。”埃克森说道。“在基因库里有其他的人选，但他们不符合哈尔茜博士的年龄限制协议。而随着战争的继续，她的项目资金被抽调了。”

库尔特一直认为有其他的斯巴达战士正在接受训练，而他和他的同伴是长长的斯巴达战士队伍中的第一批。他从不认为他们是斯巴达战士中的第一批和最后一批。

埃克森说道：“当然，门德兹会和你一起。”

“为门德兹军士长服务是一种荣誉。”库尔特答道。

埃克森扬起一道眉毛说道：“实际上。”

他在库尔特的保密读写板上操作了一番。“读一下。上面已经列出了新的训练协议和改进的改造程序。我们已经从哈尔茜博士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不幸医疗事故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库尔特双手握成了拳头，想起骨移植带来的痛苦——就如同在骨髓中刺入的玻璃碎片一样。在神经系统被重新改造以提升反应速度时，每根神经都好像被火烧一样。

在读的同时，他开始领悟到这项新计划的机遇和挑战。新的生物改进技术相对于他所接受的改造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更低的预计淘汰率。然而所用到的时间和预算只是原斯巴达计划所花费的一小部分。雷神锤盔甲已经被所谓的半动力渗入（SPI）盔甲体系取而代之。

“有了这些新的人选，”库尔特说道。“你要尝试以更少的付出来得到跟多的成果。”

埃克森点头。“他们将会被派遣执行具有高战略价值而生还几率更低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你的原因，库尔特。我们需要你把作为一个斯巴达战士所接受的训练，和你的战场经验传授给这些受训人选。你要造就出更好的斯巴达战士，而用到的时间更少。这个计划是我们在这场

战争中幸存的关键所在。”

库尔特在一次浏览了一遍阅读器。新的基因挑选协议扩展了基因库候选人的范围，但在这些低于理想状况的潜在斯巴达战士中也存在伤脑筋的行为问题。

但这项任务对战争至关重要，库尔特能感觉到。况且还有门德兹军士长。能够再次在以前的老师手下工作真是太好了。他们两人真的能训练出新一代的斯巴达战士吗？

“在十年内，”埃克森说道。“在你的指导下再加上一点运气，就会有一百个新的斯巴达战士出现在战场上。然后几个新的斯巴达战士去协助训练下一批人选，在二十年后就会有上千个斯巴达战士。再加上预期的技术进步，在三十年内或许会生产出十万个新的斯巴达战士。”

十万个斯巴达战士为人类而战？这样的景象闪过库尔特的脑海。这可能吗？

尽管库尔特不能完全理解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他明白最终结果的重要性。然而，他开始时的不安仍然没有消散。这些新的斯巴达战士中有多少人会死去？他硬下心肠来。他要竭尽所能使他们得到最好的训练，最好的装备，成为人类所能造就的最好的战士。但是，仅仅是这样足够吗？

埃克森说道：“新的训练设施正在建造。你会负责这些行动，同时开始视察候选人。我为你准备了充足的心甘情愿的新兵源。”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小箱子，从桌面上推倒库尔特前面。“最好一件事。”

库尔特打开箱子。里面是银色的单杠上尉肩章。

“这些现在都是你的了。”埃克森脸上淡淡的一笑。“我不会让我的左右手接受士官的训练指示。你来负责整个计划。”

第二部 斯巴达-III

第六章

【1950时，军历2531年12月27日】

【Zeta　狼蛛星系（Doratus　System），行星奥尼克斯，科拉希营地】

库尔特看着抵达的鹈鹕运兵船。这些短而坚固的喷气动力飞船还离得很远，现在看起来只是落日余晖中的小斑点。他点击面板上的放大倍率按键然后看到了飞船进入大气层时产生的道道火焰轨迹。它们会在三分钟后着陆。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他建立起了比原斯巴达计划更为严格的训练体系。他在原先的丛林和灌木平原上建起了超越障碍训练场，射击训练场，教室，餐厅还有宿舍。

他已经从海军特种武器三处得到所需要的所有的设备。枪，弹药，运兵船，坦克——甚至连圣约人的技术示范品和武器也轻易的能拿到。

所有的人员都已经分配就位。72个精心挑选的训练教官，物理治疗师，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和最为重要的厨师……所有的人都已经在这里了，除了那位最为关键的人物：高级上士弗兰克林?门德兹，而他现在正在那些将要抵达的运输船上。

数十年前，门德兹训练了库尔特和其他所有的斯巴达战士。在训练新一代斯巴达-III战士方面他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他还是不能解决库尔特所有的难题。

在仔细看过新的新兵文件中的每个细节之后，库尔特发现他们不符合哈尔茜博士在原筛选协议中设定的最好的心理和基因标准。埃克森上校已经提醒过他他们只能从“平均体能较差”的群体中挑选新兵。这些新兵完全比不上他自己，约翰，凯莉或者原斯巴达-II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

而这只会给长长的挑战清单上再增加一条。这个计划的最终目标四倍于原来的斯巴达-II计划，还有大大压缩的训练日程以及对这些斯巴达战士的战争需求量每个月都在增加，事实上这些都令库尔特预见到了这将会是个灾难性的结果。

鹈鹕喷气运输船调整着它们的推进器角度开始俯冲着陆。操场上的草坪像天鹅绒一样波动起来。鹈鹕一架接一架地慢慢停到地面上。

尽管库尔特的雷神锤盔甲的设计使它无法佩戴军衔勋章，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他那新的上尉单杠肩章的分量。它们压在他身上每个都好像有一吨重，就像是整场战争和人类的未来都直接压在了他的肩膀上。

“长官？”一个耳语般的声音从他的通讯器里传出来。

库尔特不知道埃克森上校为什么坚持要把科拉希营地要建在（？）旁边。但是他肯定其中必有理由。

“继续。斯普林格。”

“候选者的最新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它说道。

“谢谢。”

“在完成你所谓的测试之后再谢谢我吧，长官。”伊特纳?斯普林格在一阵狂野蜂鸣般的静电嗞嗞声中终止了传输。

在三处没完没了地诱骗下，伊特纳?斯普林格同意把它百分之九的运行时间花在斯巴达-III计划上。这个人工智能属于“聪明”变体型，这意味着它的知识容量和创造性是不受限制的。虽然它不时有出人意料之举，但库尔特还是很高兴有它的协助。

库尔特眨着眼睛，把候选者数据下载到他的前视显示器上面。每个名字都跟着一串数字并被连接到背景文件上。这里有497个人，都是些四岁，五岁还有六岁的孩子，他必须把他们塑造成为军事史上空前的一支战斗力量。

最近一架鹈鹕的舱门嗞嗞地打开了，一个高个的男人从里面大步走出来。

门德兹明显的变老了。他修长的身躯像是用硬木头雕刻出来的一样，但是头发却已经变成了银色，眼睛围了一圈深深的皱纹，一道粗糙的伤疤从眉毛一直延伸到下颚。

“军士长。”看到门德兹敬礼时，库尔特压制住了立正的冲动。库尔特现在成了他的上司，这让人感觉很奇怪。

库尔特向他回了礼。

“高级上士门德兹前来就职，长官。”

在斯巴达-II计划之后，在自己的要求下，门德兹军士长被重新安排服役。他在五个世界上同圣约人进行了战斗，并得到了两枚紫心勋章。

“简报上提到你正在参加战斗？”

“完全正确。”门德兹说道。在他打量着库尔特的雷神锤盔甲时，门德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敬畏，赞叹还有决心。“我们将会训练这些新兵，长官。”

这正是库尔特希望听到的答案。门德兹在斯巴达战士中间是一个传奇人物。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设计陷害他们，围捕他们，折磨他们。他们都讨厌他，但随后又学会了去欣赏这个男人。他教会了他们如何去作战——还有如何去获胜。

“他们现在允许斯巴达战士喝酒吗？”门德兹问道。

“军士长？”

“一个拙劣的玩笑，长官。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我们都需要喝上一杯。”他说道。“这些新兵，长官，都是一些小野兽。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之中是否有人对此作好了准备。”

门德兹转向鹈鹕运兵船，吸了口气，然后喊道：“新兵，列队下船。”

孩子们从运兵船的斜梯上排着队走了下来。数百个孩子噔噔的跑到操场上，叫喊着把草块相互扔向对方。在船舱里闷了这么长时间后，他们都憋坏了。然而有少数几个在飞船边上磨蹭着，脸上带着黑眼圈，他们紧紧地挤成一堆。成年教官把他们像牲口一样赶到操场上。

“相信你已经读过领主文件了，长官？”门德兹小声说道。

“是的，”库尔特答道。“但是你的类比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不合适了。这些孩子会接受指导。他们会上课。还有就是，他们将会得到普通孩子不会有的东西，即使是斯巴达-II的候选者也没有。那就是战斗的动机。”

库尔特连接到营地的PA（Power　Amplifier,扩音器）上。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如同隆隆的雷声一样在操场上响起。

五百多个打闹着的孩子在追逐中安静了下来，惊讶地把目光转向这个包裹在闪亮的翠绿色装甲中的巨人身上。

“立正，新兵！”库尔特双手叉腰喊道。“我是安布罗斯上尉。在这里你们全都要经受巨大的磨练。我知道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失去了你们所爱的人，在杰里科VII号星上，在丰饶星上还有在拜科上。圣约人把你们都变成了孤儿。”

所有的孩子都盯着他看，有些孩子眼睛里闪出了泪光，其余的则只有纯粹的恨意

“我将会为你们提供一个机会去学习如何战斗，一个成为UNSC所能造就的最好的战士的机会，一个摧毁所有圣约人的机会。我会给你们一个机会成为像我这样的人：一个斯巴达战士。”

孩子们都围到了他跟前，向他靠近……但没有一个人真的敢去摸一摸那副闪亮的翠绿色盔甲。

“但是，我们不会接收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库尔特继续说道。“你们这里有五百个人。我们会在训练中挑出其中的三百个。所以在今晚，高级上士门德兹……”他向军士长点了点头，“会想出一个办法把那些真正想获得这个机会的人从中挑选出来。”

库尔特把一个阅读器递给门德兹。“军士长？”

对库尔特的信任门德兹露出了一瞬间的震惊。他浏览了一下阅读器，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长官。”他小声说道。

门德兹向孩子们喊道：“你们想成为斯巴达吗？那么回到那些船上去。”

他们惊讶的站在那里，盯着他。

“不想吗？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淘汰人选。你。”他随机的指向一个孩子。“你。还有你。”

这些被选中的孩子相互看着对方，然后看了看地面，接着要了摇头。

“不想被淘汰？”门德兹说道。“那么到鹈鹕上去。”

他们照做了，接着是其他的孩子，他们排成一条拖拖拉拉的队伍走向飞船。

“训练教官。”门德兹说道。

36个军士猛地立正。

“执行操场上的隼翼空降单元的ASAP（As Son As Possible）装载，确保你们的学员都正确的佩戴好这些装备。他们的安全装备现在开始由你们负责。”

训练教官们点了点头，然后跑向那些捆绑好的隼翼背包。

军士长转身面向库尔特。“你打算让他们空降吗？”他的双眉由于惊讶而扬了起来。“在晚上？”

“隼翼是最安全的空降设备。”库尔特答道。

“关于这点，长官，他们中有的人只有四岁。”

“动力，军士长。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我们将强加到特们身上的一切了。”库尔特看着鹈鹕的喷射器点火，烤焦了地面上的草坪。“但是如果，”他补充说道。“调动所有的运兵船重新搭载这些候选者，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门德兹深吸了一口气。“是的，长官。”他转身走向最近的鹈鹕运兵船。

“军士长，”库尔特说道。“我很抱歉让你来下达这个命令。”

“我明白，长官。”门德兹答道。“你是他们的指挥官。你必须要激起并获得他们对你的敬畏。而我是他们的训练教官。我将成为他们的噩梦。”他向库尔特苦笑了一下然后爬到了船上。

谢恩抓住鹈鹕运兵船船体侧面的塑料拉环，肩并肩的和其他的孩子

一起站着，他们挤得紧紧的，即使他放开手也不会摔倒。鹈鹕运兵船的喷气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但是他还是能听到胸口里自己狂乱的心跳声。

这就是数年前就开始的旅途的终点了。他以前听过喷气发动机点火时的声音，那些轻型货运飞船从丰饶星上升空时的喷气发动机的声音。那时船上也很挤……挤满了想尽快逃离那些怪物的难民，越远越好。

每六艘船中只有一艘能够逃脱。

有时候谢恩希望自己在那时就已经死了，这样就不用看到那些怪物烧死他的家人，烧毁他的家园。

当海军人员在孤儿院里找到他，问他是否想要复仇时，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也要杀死那些圣约人。

他们对他作了很多测试，读写测试，验血，然后是数月的太空旅行，而期间海军人员也征召了越来越多的自愿者。

谢恩曾以为但他们最终乘坐鹈鹕运兵船来到这个新地方时，所有的测试都已经结束了。但是他刚刚踏上地面就被再次赶到运兵船里，再次升空。

他向负责这一切的那个人瞥了一眼。他穿的盔甲就像谢恩曾在神话故事书里看到的一样：和巨龙作战的绿衣骑士。那就是谢恩想要的。总有一天他也会穿上这样的盔甲，然后杀死所有的怪物。

“检查你们的背带。”一个年老的海军军官向他和其他孩子吼道。

谢恩费劲的检查着他们三分钟前给他戴上的黑色背包。它几乎和他一样重。而那些背带绑得紧紧的，都勒到了他的肋骨里。

“有任何的松脱即刻报告。”军官的喊声盖过了咆哮的引擎。

另外十二个孩子没有出声。

“新兵，待命。”军官喊道。他听着耳机里的声音，然后他头部附近的一块面板上，一盏绿色的灯闪亮了。他在一块键盘上敲打了一些数字。

鹈鹕的尾部嗞嗞的打开，斜梯降了下去。一阵狂风在谢恩周围呼啸着。他和其他孩子一道喊了起来。他们推搡着挤到鹈鹕运兵船船舱的前部。

年老的海军军官站在打开的舱门旁边，一点也不畏惧身后一米处的开阔天空。他嫌恶地看着涌动着的孩子。

在他身后，一条暗淡橙色的带子镶嵌着这个世界的边缘。暮色和拉长的阴影慢慢的滑过被白雪覆盖的山峰。

“排成一条线然后跳下去。”军官喊道。“数到十，然后拉这里。”他把手伸到自己左边的肩膀，握住那里的一道红色的把手，做了一个拉的动作。“有些不知所措是理所当然的。”

孩子们看着他。没有人动。

“如果你做不到这点。”军官说道。“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斯巴达战士。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谢恩看着其他孩子。他们也看着他。

一个缺了门牙，扎着小辫的女孩站了出来。“我先来，长官。”她喊道。

“好女孩。”他说道。“走到边缘去。抓紧导引索。”

她小步的走到鹈鹕的边缘，然后一动不动的站住了。她深呼了三口气，然后尖叫一声，跳了下去。风一下子把她刮走了。

女孩消失在一片漆黑中。

“下一个。”老军官说道。

所有的孩子，包括谢恩都慢慢的排成了一条线。他不敢相信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简直是疯了。

一个男孩走到了边缘，向下看了看，然后吓得叫了起来。他一下子坐倒在地，爬了回来。“不！”他说道。“不行！”

“下一个！”军官叫道，看也不看那个缩在甲板上的孩子。

下一个孩子看也不看就跳了下去。然后是下一个。

接着轮到了谢恩。

他无法抬动双腿。

“快点，失败者。”他后面的一个男孩推了他一把说道。

谢恩跌撞着向前，在离边缘还有半步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转身，抑制着自己不去推搡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比谢恩高一个头，黑黑的长发盖住了眼睛，让他看起来像没了前额一样。谢恩一点都不怕这个痞子。

他转过身面对快速掠过的夜空。这才是他所害怕的东西。

谢恩的腿像是灌满了混凝土一样。除了掠过的风的呼啸声，他听不见任何其他的声音，甚至是自己那狂乱的心跳。

他无法移动。他钉在边缘上，没办法往下跳。

但是他现在害怕极了，甚至无法转身退缩。但是，如果他坐下，慢慢的一点点爬回去……

“快走，你这个哑巴！”后面那个痞子样的孩子结结实实的推了他一把。

谢恩摔倒在斜梯上，滚进了夜空中。

谢恩看到了暗淡落日的余晖，黑色的地面，山峰上白色的冰盖，还有星星。

他吐了。

有些不知所措是理所当然的。

红色把手！他必须拉动它。他伸出手，但在那里摸不到任何东西。他在肩膀上乱抓直到两根手指触到了把手。他费劲的拉了一下。

嘶的一声，他身后的什么东西一下子展开了。

谢恩猛地一抽搐，双脚乱甩着，在那能把骨头拉断的突然减速作用下，他的牙齿猛地碰到了一起。

旋转着的世界停了下来。

谢恩喘着气，眨了眨眼睛挤掉眼泪，然后看到了最后一缕琥珀色的夕照从世界的边缘消退，星星开始在他身边温柔的摇晃着。

头上的风呼啸着，一道道的波纹滑过黑色的帆布。绳子把谢恩和这双黑色的翅膀绑在一起，他的手本能的抓住这些绳子。只要他拉一下，黑色的双翼就会转向拉动的方向。

但是这突然的动作使得他又开始眩晕起来，令他放开了抓住绳子的手。

谢恩斜视着两旁，看清了在他身边飞翔着的影子：一双双黑色的双翼如同丰饶星上的蝙蝠一样。那一定是其他的孩子，正像他一样滑翔着。

当他记起在鹈鹕运兵船上自己在最后一刻时的退缩时，谢恩脸红了……在所有人面前。甚至是那个弱小的女孩都跳了下去。

谢恩不想让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也许如果他想象自己已经死了，那么就无需再畏惧任何东西了。就如同他已经和他父母一起死在了丰饶星上。

他嘟囔着脑海里的景象——死亡和无所畏惧——然后开始尝试这样做。他向下看去。在他摇摆的双脚下是一块两厘米见方的绿色方块。一会儿之后，他意识到那里正是鹈鹕运兵船降落的场地。一条由微弱的荧光点组成的细小的线在场地上蜿蜒着。

“没什么可怕的。”他小声说道，尝试着去说服自己。

他强迫自己拉动绳子，向下加速冲向那块绿色的场地。

风掠过黑色的丝绸双翼，刮着谢恩的脸。他不在乎。他要快点降落。也许如果他是到达场地的第一个，那他就能向所有人表明他并不害怕。

谢恩看见了细小的人影和鹈鹕降落时在草地上烧出来的痕迹。地上还没有降落伞。很好。他是第一个，而且他降落在了绿衣骑士的正前方。

谢恩触到了地面。他的双膝撞到了胸口，把里面的空气都挤了出来。

黑色的双翼乘着微风把他拉倒，拖着他在草地的泥污中穿行。他拼命的吸气，但是并不害怕。他对自己和降落伞纠缠在一起的笨拙样子感到懊恼。

隼翼碰到了围墙上，停在了那里，不停的翻动着。

谢恩站了起来，把自己从一堆套索中拉出来。某些热乎乎的东西在他的双腿上流淌着。他不可能吓倒尿裤子。他担心的看了看。那是血。他腿后面的皮肤都擦伤了。他小心的走了一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从大腿上升上来。

他笑了。血还是尿，这有什么要紧的？他已经成功了。

“嘿，哑巴。有什么好笑的？”

谢恩转身然后看到了那个推他的孩子。他躺在草地上，半缠在他的套索里。

谢恩大步向他走过去，丝毫不顾腿上的疼痛。

那个孩子单膝跪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我是罗伯……”

谢恩一下打到了他的鼻子上。血从那个孩子脸上涌出来，他蜷缩在了地上。

他要为那一推付出代价。他是唯一一个看到谢恩在边缘上僵住不走和临阵退缩的人。他也要为这个付出代价。

谢恩用两只拳头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那个孩子举起手想挡开谢恩的手，但谢恩还以颜色，打破了他的指节。

罗伯特用头猛地撞向谢恩，把他撞倒。

罗伯特站了起来，抖落身上的套索，然后咆哮着跳向谢恩。

他们在草地上翻滚着，踢打着。

谢恩听到一声响亮地断裂声。他不知道是他还是罗布的骨头断了，但他不在乎，他不断地击打着知道血流进他眼睛使他看不见任何东西。

一双大手抓住谢恩把他拉开。谢恩一边挣扎着，然后看到了一个军官的眼睛，他眼睛上的骨头有一块瘀伤。

那个人把他扔在地上。

“站在一边！”一个无比威严的声音喊道。

谢恩眨着眼睛把眼睛里的血挤掉。那个下达命令的满头银发的男人跳到了两个孩子之间。刚刚被谢恩打肿了眼睛的那个军官说道：“军士长，这两个人想要杀了对方。”

“我看到了。”老人说道。他向谢恩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转向罗伯特。

罗伯特没有看那个老人而是举着手向谢恩走了一步。

“我说了站在一边！”

罗伯特放下手，两脚交叉站着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我想你是对的，军士。”老军官说道。“他们是真的想要杀了对方。”他笑了，只是他一点笑意都没有。更像是龇着牙齿。“很好。他们的第一次跳降就使他们打成了这样？一次晚间跳降？我的天呐，我真希望其他的孩子也能像这样。”

第七章

【0000时，军历2532年1月19日】

【窄带点对点传输：来源未知；接受终端：军情三处，奥米加加密天线阵列，UNSC总部（HO, Head Office）波江ε星系，致远星军事综合区】

///自动变更UNSC飞船注册号-96667 ABY///文件访问认可///蠕虫协议防火墙激活/文件删除///

PLNB传输XX087R-XX

加密代码：GAMMA

密匙：N/A

来自：代号挖煤工

致：代号外科医生

主题：进展报告/皮下注射行动

保密等级：只用眼睛阅读，代码XXXX

XXXX绝密（军情三处X射线指令）

/文件摘要-补充完成//文件传输开始/

系统记录在接受指令后更改。

与基地人工智能首次接触。有帮助，但我不相信它。

货物已经运送。挑选程序已开始。行动如计划时间表进行中。

候选者表现出显著的攻击欲望，超出了史密斯-肯辛格顿指数的范围。防止他们相互残杀和训练他们一样任务艰巨。他们是真正的恶棍。

上尉声称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他有一个万全的计划。我不知道他的

信心从何而来，但我深信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文件传输结束/

/蠕虫病毒破坏程序激活/

按下ENTER键继续。

第八章

【0900时，军历2537年7月30日】

【UNSC极限点号上，地点保密（阿尔法连受训后15年）】

安布罗斯上尉和一级军士长门德兹在护送下穿过一道道走廊和高度防护的生物特征扫描拱门后，踏上了通往隐形巡洋舰极限点号内部的通道。

保安官把他们留在通道里，关闭了他们身后的拱门。在通道的金属栅板之下，阴影吞噬了所有的声响。

库尔特左边三米处是一道微微弯曲的白色的墙。上面没有门。墙后就是奥丁之眼，一间高度防护的会议室，在那里他第一次从埃克森上校口中听到了斯巴达-III计划。

“这是军情三处的某些测试吗？”门德兹最后小声说道。“还是某些人不想听到贝塔连候选者那肮脏的挑选结果？”

“我不知道。”库尔特答道。“我对马克-II型SPI盔甲的升级请求已经超出了预算。”

门德兹扬起了一道眉毛。“你从哪里听到这些？”

“新的人工智能告诉了我很多。”

“深冬。”门德兹嘟囔着。“我真想知道人工智能的名字到底是它们自己挑选的还是某些三处的官员为它们选的。”

库尔特刚要说话的时候看到了白色的弯曲墙面上出现了一道门。埃克森上校站在那里。“先生们，进来吧。”说完后埃克森退进了明亮的房间里。

库尔特注意到他没看他们的眼睛。这永远是个坏兆头。

他们走进房间。当库尔特跨进房间时，他感到皮肤由于静电感应而一阵发痒。房间里凹陷的发亮墙面总是使人失去方向感。库尔特把视线集中在半球形房间的中间的黑色会议桌上。两个军官坐在那里，盯着漂

浮在会议桌上方的全息屏幕。

埃克森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们过来。

一个女人背对着他们坐着。在她对面是一个中年的男人。

这个男人一头稀疏的灰发。那个女人看起来比军队规定的强制退休年龄还要老。她瘦骨嶙峋的纤弱手臂和稀疏的白发都表明她年事已高。

但他发现他们衣领上的一星和三星军衔领章时，库尔特立即立正猛地敬了个礼。“中将夫人。”他说道。“少将阁下。”

中将没有看门德兹而是仔细打量着库尔特。“坐下。”她说道。“你们两个。”

库尔特不认识这些高级军官，而他们也没有费心去介绍自己。

库尔特依令行事，门德兹也照做了。即便是坐着，他还是保持着挺胸直腰，眼睛直视前方。

“我们正在回顾你的斯巴达-III战士自九个月前被投入战斗以来的记录。”她说道。“令人印象深刻。”

少将向显示着任务后报告的全息视窗作了个手势，上面仍旧是一些堆满圣约人尸体的战场抓拍和船只损伤评估文件。“在马莫上的起义，”他说道。“新君士旦丁堡上肮脏的交易，博纳泽小行星带和远地殖民地平台上的行动，还有数次其他的战斗……这些看起来简直像是一个素质优秀的营的作战记录，而不是一个只有三百人的连。他妈的令人印象深刻。”

“那只是斯巴达-III计划潜力的一小部分。”埃克森上校说道。他眼睛凝视着远处。

“对不起，长官。”库尔特说道。“只是？”

中将的脸板了起来。很明显她不习惯听到她的下属军官提问。

但是库尔特必须问。他们正在谈论的是他的人。他一直时刻关注着有关阿尔法连的消息，并且扶植了一批在海军情报局三处和贝塔-5之外的情报源。作为科拉希基地的指挥官总是有某些特权的，而他已经学会

了如何去利用这些特权。他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一直追踪他的斯巴达战士的去向，直到他的情报源在六天以前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联络。现在只有人工作智能深冬给出了一些有关他们行踪的暗示：普罗米修斯行动。

“向我汇报下一批斯巴达-III战士的挑选工作。”中将向库尔特问道。

“夫人，”库尔特说道。“我们正按照埃克森上校所扩展的挑选标准进行挑选，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年龄和基因特征都匹配的人选来满足第二批训练计划所要求的目标人数。”

“基因特征匹配者是足够的。”埃克森上校纠正道。他的脸就像是一个冷漠无情的面具。“我们只是缺少足够的数据来找到更多的匹配者。我们必须在外围殖民地实行强制基因普查。那些尚未触及的人口中…………”

“那也是我们一直没能从外围殖民地得到的东西，”少将说道。“这样做我们只会引起数十次内战。如果你告诉一个O.C.说他们必须注册他们孩子的基因特征，他们马上就会拿起枪反抗。”

中将干瘦的双手合在一起说道：“就说这是一个疫苗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进行疫苗注射时采集那些孩子的微组织样本。不需要告诉任何人。”

少将看起来一脸的疑惑，但是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继续。上尉。”她说道。

“我们已经确定了375名候选者。”库尔特说道。“比我们开始训练阿尔法连时少了一点，但是我们也从错误中学到了教训。这次我们可以确保一个更高的合格率。”

库尔特向门德兹点了点头，这是军士长应该得到的信任。门德兹一动不动的坐着，库尔特看得出他又带上了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具。

库尔特的所有直觉都告诉他某些东西出错了。

“但是，”少将说道。“那还是不能满足第二批训练所要求的一千个候选人的计划。”

埃克森的嘴唇轻微的扭曲了一下。“当然，长官。”

中将把手平放在桌子上面，向库尔特靠过来。“如果我们放宽新的基因挑选标准那会怎么样？”

库尔特注意到了她问话时用到了“我们”。会议桌上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用了一个词，中将就把库尔特变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我们的新生物增强协议是针对一组特殊的基因的。任何背离这组基因的因素都会导致失败率呈几何级数增加。”库尔特说道。他脑海里立刻浮现起那些斯巴达战士在经过生物增强手术的折磨而残废后，躺在充满生命维持液的医疗舱里无助的样子。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中将老练的扬起一道眉毛。“你必须完成你的任务。上尉。”

“不过，随着我们的生物增强技术的进步，”埃克森说道。“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扩展选择参数，也许能够涵盖所有的普通人口。”

“但不是今天，上校。”少将叹了口气说道。“所以我们要回到三百多个斯巴达战士的规模上。那将是接下来要做的。”

库尔特想要纠正他——三百个新的斯巴达战士，还要加上阿尔法连的那些。

“让我们继续回顾阿尔法连的作战记录和普罗米修斯行动。”中将说道，她的脸色阴沉下来。

埃克森上校清了清嗓子说道：“普罗米修斯行动发生在被指定为K7-49的一个圣约人制造点上。”

全息的小行星图像出现在会议桌上方，一块表面布满蛛网状熔痕的岩石。

“K7-49是由一个远程测控探测器发现的，这个探测器是在新和谐战役中由刀锋号徘徊者飞船成功的附着到敌方护卫舰上的。”埃克森说道。“他们紧接着尾随该护卫舰穿过了断层空间，补充说明一下，这也是这项技术首次和唯一一次成功的起作用。然后他们发现了这个距离UNSC外围边界17光年的小行星。”

图像放大，展示了小行星表面上工厂的中纬度图像。小行星表面上

喷发着浓烟和灰烬，表明那些裂缝都是充满了熔融金属流的沟道。蛛网状的网格布满了小行星的表面，微弱的灯光在网线上闪烁，一些黑色的小斑点在附近浮动。

“光谱增强。”少将说道。“让我们看一下它们到底用这些金属来干什么。”

图像进一步推移。那些网格支架都是些数百米宽的桁架，而那些黑色的斑点则是K7-49轨道上一些鲸鱼状的骨架——数十艘尚未完工的圣约人战舰。

库尔特一时难以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如此多的飞船。圣约人的舰队到底有多大？而这只离UNSC边界17光年？这简直就是一次全体突袭的前奏。

“K7-49是一个庞大的轨道船坞。”埃克森解释道。“所有的火山现象都是由这些东西制造的假象。”他再一次点击了一下他的面板。三十个红外光点出现在小行星的表面上。“高输出离子反应堆，熔析冶炼成分，然后把这些成分精炼，成形，接着通过重力束输送到轨道进行组装。”

“普罗米修斯行动就是在K7-49表面的一次高风险插入。”少将解释道。“三百个斯巴达战士会在7月27日0700时行动。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的使那些反应堆瘫痪，直到使那些设施里的液体成分凝固，这将永久性的使得那些工厂失去生产合金的能力。”

埃克森上校接着点击了一下全息屏。“‘群星’系统和TEMCOM记录了阿尔法连的行动。”

一堆热红外点在小行星表面闪烁着然后冷却熄灭。

“初始抵抗很微弱。”埃克森点击其中一个按钮，接着另外一个窗口打开了。

在这个显示窗上，身穿半动力渗入盔甲的斯巴达战士移动着，盔甲的伪装层破绽百出的模拟着工厂附近的黑烟和熔融金属。库尔特真希望在阿尔法连毕业前他提出的升级SPI盔甲软件的建议已经被实施了。一阵冲锋枪的扫射后，一群咕噜人工人倒下了。

“两天以后，”少将说道。“七个反应堆失效，而残留的圣约人也最终

组织起了抵抗力量。”

一个新的视频出现了。

秃鹫一样的豺狼人以班为单位穿过巨大的工场，列队穿过拱门。他们比他们的咕噜人同伙更具组织性，他们以火力小组为单位战斗，有组织的节节推进。但是库尔特知道他的斯巴达战士不会被这些困住。他们才是猎手。

三十个豺狼人进入到一个圆形的场地中，一些工程师正在维护充满熔融金属的提炼池。豺狼人小心的清理每个隐藏点，接着小心的穿过场地，警惕的扫视着屋顶。

地上的石板突然爆开来，一下子使得豺狼人不知所措起来。狙击火力在这些呆住的异星人举起它们的护盾之前就把它们全都解决了。

“圣约人的反抗被压制了。”少将继续说道。“而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阿尔法连又摧毁了13个反应堆。”

巨大的红外小行星图像发生了改变。其的表面三分之二冷却成了黯淡的红色。

“但是，”少将说道。“大批的反抗力量出现在轨道上并转移到了行星表面上。”

埃克森上校又打开了三个全息视窗：斯巴达-III战士在地面上与精英战士进行战斗，在掩体后面相互射击。女妖飞艇从建筑顶部俯冲下来——两个斯巴达战士发射了肩式地对空导弹，瞬间阻止了来自空中的突袭。

“在第七天，”少将说道。“更多的圣约人援军赶到。”

在来自头盔摄像头的视频里，数十个斯巴达-III战士蹒跚的倒在了扭曲烧焦的金属地面上。没有任何的单位组成。没有任何的两人小组来掩护其他人。在模糊不清的热噪声背景中，精英战士在良好的掩护下占据了有利位置。

“直到现在，”少将说道。“百分之八十九的反应堆；已经被摧毁了。足够冷却那些金属以永久性的使那些提炼行动终止。而阿尔法连回到科

莉布索撤离飞船的退路被切断了。”

在视频窗口中，随着头盔主人倒下，视频中斯巴达-III战士的影像倒向了一边。

埃克森把全息显示屏旋转了九十度以纠正视角。

还有三个斯巴达战士站着，在坠毁的女妖飞艇后面用他们的MA5K不断的发射着压制爆裂弹，接着他们疾跑着逃离了掩体——一秒之后飞艇被能量迫击炮摧毁了。显示屏下部的敌我识别标记识别出这些斯巴达战士分别是罗伯特，谢恩，而夹在他们中间的是简。她就是在第一晚的训练中第一个从鹈鹕上跳下去的那个小女孩。

TEAMBIO显示在另一个窗口中。罗伯特和谢恩的血压都相当接近高压限。简的生命信号是平的。

看到他们这样……库尔特的胸口好像被什么人刺进了一支铁钉。一对丑陋笨重的圣约人猎手截断了斯巴达战士的退路。他们举起了他们那两米长的核燃料棒臂式加农炮。

罗伯特举起突击步枪向他们扫射，使得它们的厚重护盾迅速消退，这几乎令到两个猎手畏缩不前。谢恩转过狙击步枪的枪口，射穿了一个猎手没有护盾遮蔽的上腹部，接着又向了另一个猎手毫无防护的腹部射了两发子弹。它们一起倒下了，但仍然向前移动，只是瞬间就不动了。

与此同时，精英战士火力小组突然在两边出现，一起发射了它们手中的针弹枪和等离子束。

罗伯特腹部被一束等离子束击中了，离子束穿了过去，像穿过纸片一样穿透了他的SPI盔甲。他尖声叫喊着重新装弹，将MA5B中的子弹全数喷洒在了击中他的那个精英战士身上。TEANBIO显示他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了跳动，但他还是夺取了一个手雷，拉开撞针，把它扔向了敌人的火力小组……然后，他倒下了。

谢恩停下来看了看罗伯特和简……然后转身面对精英战士火力小组，向着它们进行了三轮爆裂弹点射。

更多的精英战士出现了，包围了孤单的斯巴达战士。

谢恩的步枪咔的一声射空了所有的子弹。他抽出M6　　手枪继续开火。

两米开外一个能量引擎如同一个小太阳一般爆炸开来。

谢恩在气浪中被抛起来，歪斜着跌落，不动了。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切。”埃克森上校说道。

库尔特继续盯着只剩下静电斑点的显示屏，他心在疯狂的跳动着，半带着看到显示输入重新激活的希望，然后显示屏上会显示谢恩会合罗伯特和简一起蹒跚的撤离战场，尽管受了伤，但是还活着。

库尔特训练了他们七年，七年里他慢慢对他们心生敬重之情。现在他们死了。他们的牺牲已经拯救了无数的人类生命，然而库尔特还是感到他如同失去了一切。他想要把视线移开显示屏，但他做不到。

这是他的错。他辜负了他们。他没有把他们训练好。他本应该修正他们的马克-IPR型装备上的缺陷然后尽快把这些修好的。

门德兹伸过手来在上校的控制板上点了一下。

显示屏上仁慈的变成了一片空白然后慢慢变暗了。

埃克森狠狠地盯了军士长一眼，但是门德兹没有看他。

“最近的探测器侦察表明这个制造综合区都已经冷却下来了。”少将说道。“K7-49 上面没有在建造飞船。”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库尔特小声说道。接着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说道：“普罗米修斯行动中没有幸存者吗？”

“很可惜。”中将说道，她的声音里带有一丝轻微的温柔。“但是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进行这样的行动，上尉。像这样距离UNSC外围边界只有两周路程的设施……在那里建造的圣约人舰队只会带来数十亿人的大屠杀，而你的斯巴达战士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是英雄。”

炮灰。这就是库尔特此刻的全部感受。

他看了看门德兹。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个人把他的悲伤很好

的隐藏了起来。

“我明白，夫人。”库尔特说道。

“很好。”她说道。她语调中任何一丝的同情都已经荡然消散。“我已经为你申请了一个晋升的机会。你的斯巴达战士的表现远在计划预期参数之上。你应该得到奖赏。”

库尔特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军事法庭，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

“现在我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加速贝塔连斯巴达战士的训练上面。”她说道。“我们需要去赢得一场战争。”

第九章

【1620时，军历2541年8月24日】

【Zeata 狼蛛星系，科拉希基地附近，行星奥尼克斯】

（斯巴达-III阿尔法连普罗米修斯行动四年后）

子弹不断的倾洒在汤姆脑袋旁边的泥土上。他退回到洞里面，紧紧趴在地上，尽可能贴紧地面。

讽刺的是孤舞小组已经完全按照书上所说的去做了。也许今天应该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照章办事并非总是奏效。

汤姆已经带领他们穿过了森林，躲过了狙击手和由教官组成的巡逻队，这些人都等着要扑向他们。这太容易了。他本来应该一开始就从这一点猜到的。教官们从来都没有让事情变得如此轻松。

当他们来到开阔地的时候他检查了一下周围。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停下来，一次又一次的检查着。即使是通过他的战地双筒望远镜上热成像仪，身穿马克-II型半动力渗入盔甲的教官还是很难被发现。

接着汤姆带领他的小组走到了开阔地中间，向挂着一个铃铛的旗杆走去。这就是他们的任务：敲响铃铛。他们为了找到铃铛并敲响它足足花了两个小时，而这些都是为了获得继续接受斯巴达战士训练的资格。

总共有418个候选者，但是只有三百个名额。他们中并非每个人都会成为斯巴达战士。

带领他的小组走进开阔地铸成了他的错误。他们表现的太急切了。

这使他们遭到了埋伏。

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从树顶上向他们倾洒下来。侧翼的亚当和明立刻中弹倒地。

只有汤姆和露西逃回了泥泞的洞里。洞的深度刚好能使他们不被击中。

“这太疯狂了。”露西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巴。“我们该做点什么。”

“他们迟早会用完子弹的。”汤姆对她说道。“或者会有其他的小组出现使我们能够脱离困境。”

“他们当然会使我们脱离困境。”露西说道。“但是在他们敲响铃铛之后。”她斜眼看了一下那些树。“这里肯定会有一条路能离开这。机枪炮塔在那上面。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没有出现在热成像仪上。”

这就是上尉一直对他们所说的：“机器轻易能骗过没有疑心的人，但它们也很容易被破坏。”

那些枪不会杀死他们——但它们肯定会该死的让他们寸步难行。他们只穿着灰色的紧身衣和轻便的靴子作为防护，那些重重打过来的眩晕弹会麻痹它们击中的任何一个部位。腿或者手臂，如果你的头或眼睛被叮上一下那就真的是上帝保佑了。

“这简直是发疯了。”露西蹲了起来。

汤姆抓住她的脚踝把她拉倒，一拳打在她肚子上。

露西一下子缩成一团，但是她很快就恢复过来，滚到汤姆身上，勒住他的脖子。

汤姆两肩一耸挣脱了，举起了双手。“等等。”他说道。“停下来。没有路能出去——没有一条路能让我们不被打中而又能逃脱。”

露西盯着他，然后说道：“你在想什么？”

“这次‘训练’的目的何在，上尉？”深冬问道。

人工智能一副老男人模样的全息投影象向监控器走了一步，摸着监控器的屏幕，上面显示着被机枪火力钉住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冰块碎裂的纹路在它那可塑形体上延伸开来。

门德兹军士长站起来，挥手赶走一个蚊子，皱着眉头来回看着科拉希基地控制中心里面的二十四个显示器。控制室的空调坏了，门德兹和库尔特两人的制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库尔特说道：“我们的候选者的课程学习还好吗？”

深冬把它冰蓝色的眼睛投向上尉。“你已经看过我的报告了。你应该知道他们学的不错。自从你声明他们的成绩会作为挑选程序的一个参考因素后，他们每晚都在拼命的学习直到晕倒在地。坦白的说，我看不出……”

“我想，”库尔特说道。“你无需担心我安排的战地训练的关键所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让我们的候选者跟上课程学习上。”

一个人工智能怎么可能知道在真正执行任务时是什么样？子弹尖啸着紧贴着你的脑袋飞过，除了在它们飞过时听到它们的发出的声音之外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人工智能也不可能知道中弹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流血，但必须前进，因为如果你不那样做你小组里的每个人都会死。

阿尔法连在普罗米修斯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团队凝聚力。库尔特不会让这些再次发生在贝塔连里。

深冬的斗篷上泛起一阵涟漪，一阵虚幻的雪在控制室里飘旋起来。这个人工智能很可能是被编置了人类安全协议，所以它对此有种天生的多愁善感。

“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库尔特最后告诉深冬。“坚持常规的训练我们将会永远得不到答案。但是把他们置于绝境，也许他们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简单明了的斯巴达战士定义。”门德兹强调。

那也是人们口中的斯巴达-II战士：穿着雷神锤盔甲的人类基因佼佼者。他们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并且是独力完成。但是，斯巴达-III战士将必须以团队作战以求生存。更像家人而不只是一个火力小组。

“但是，”深冬小声说道。“这是残忍的。他们会崩溃的。”

“我宁愿使他们崩溃，”库尔特说道。“也不能让他们不经历一次棘手的战斗场景就上战场。”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这些孩子会崩溃。”门德兹更像是在对自己说，而不是对深冬和库尔特。他的视线现在牢牢地固定在汤姆和露西身上。“虽然只有十岁，但是这两孩子所能承受的磨练连我都被吓到了。”

“看。”深冬说道。“这两个孩子要干什么？”

库尔特笑了。“我想……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重温一下这个计划。”汤姆说道。

露西在泥泞的洞里蜷缩着呆在他身边。“为什么？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吗？”

汤姆一言不发，过了一段时间后说道：“那些炮塔很可能使用雷达来定位目标。所以我们可以骗过它们。”

“但是如果它们使用的是热探测器呢？”露西问道。

汤姆耸了耸肩说道：“那么我希望它们最先打中的会是你。”

露西冷酷的点了点头然后掂了掂一块粘满泥巴的石头。“所以我们就靠扔这些东西。”

“扔到它们的锥形火力区域里。”汤姆说道。“过窄的角度会使它们难以追踪。也许能在一两秒内使它们的脑子转不过来。”

“然后我们就跑。”

“规避机动。尽量不要踩到亚当和明。”

“明白。”露西说道。

汤姆紧紧抓住手中的石头，鼓起勇气再次把它举起来。他和露西把拳头碰到了一起。

他们同时站了起来——一起扔出了石头。

汤姆听到了枪声，但是没有停下来看就向右跑去，然后再向左。他一下子翻滚在地，然后翻身起来发疯般的跑向树林的边缘。

他能感觉到周围的泥泞带着轻微的噗噗声不断的溅起。

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他整条腿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感觉。他用另外一条腿继续跛行前进，但是重重的倒在了刺槐树旁长长的草丛里。

断断续续的子弹点射在附近的地面上，离他的歪倒的身体只有几厘米远，但都没有打中他。他笑了。他正好处于机枪最小火力角之外。笨机器。

他翻身，然后看到了露西缩在草丛里喘着气。汤姆向她挥了挥手，然后指向树顶。露西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汤姆单脚跳着。腿上开始有点感觉了……大部分感觉是疼痛。他跺着脚以消除疼痛。他不能让痛觉延缓他的行动。那些训练教官随时都可能出现。

他爬上发射出机枪火力的一棵洋槐树较矮的树枝上，小心的躲开树干上的刺。他爬到了离地面十米处。

那里的一个平台上架了一挺连接着自动火力控制器的老式M202XP机枪。它快速的伸缩着，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以表现自己。

汤姆伸手断开了连接到雷达阵列的线缆，然后是动力源的。机枪停了下来。

他爬上平台，拉开防护带，然后把机枪从平台上推了下去。机枪撞到泥泞的地面时发出了令人满意的砰的一声。

汤姆从树上爬下来。他抓起机枪，清空枪膛，拆下了剩下的自动火力控制系统。他对着树干试射了三发子弹。“真可怕。”他说道。

露西也从一棵树上爬了下来。肩上扛了一挺机枪。她跑到空地上帮亚当和明站起来。“快。”她说道。“我们还要敲响铃铛。”

亚当顶着汤姆，在上面是露西，组成了一架人梯，然后明爬了上去敲响了铃铛。

还没有声音如此动听过。

他们都爬了下来。“现在该是某些人血债血偿的时候了……”汤姆说道。“亚当，明，占据侦察点。”他指点着说道。“在那些树上，那里和那里。”

他们点了点头然后向那些树跑开了。

“你和我带上这些。”汤姆拍了拍他的机枪对露西说道。“在那里架起来。”他指着一块大石头说道。“我在那里。”他对着空地边缘上一处长长的草丛点了点头。

“然后呢？”她问道。

“然后我们清空空地，敲响铃铛。我估计其他的小组会在预定时间内到达这里并敲响铃铛……”

露西笑了。“而训练教官们也会开着枪跟着跑过来。”

科拉西基地的训练教官们都是精选后混编在一起的军士，医护人员和从第一批斯巴达战士中被淘汰下来的人。淘汰者总是想方设法让贝塔连斯巴达学员活在地狱里。两年前X-ray小组在北上行进的路上消失了。多数孩子都说那里有幽灵——一双双浮动在丛林里的眼睛——但是每个人都知道那其实是训练教官们在搞鬼并把这些掩盖了起来。甚至连ONI也插了进来把那个地方隔离了。还把那里叫做“67区”并声明那是“绝对禁入区”。

现在是时候让那些训练教官知道在欺负完贝塔连的人后不会再能侥幸逃脱惩罚了。

明在树顶上吹了一记口哨。

罗密欧小组和回声小组潜入了视野。汤姆向他们发了信号并解释了一下他们的计划。祖鲁小组和利马小组也加入了他们。不久，树林和草丛里散布了数十个学员，等待着。

就在十五分钟后在三点方向传来一记哨音。在空地边缘的草丛里有细微的动静。

汤姆向他的侦察员发信号让他们撤退，而露西则潜了出去一探究竟。汤姆蹲伏着跑过去截住了她。

他发现了三个目标，他们的SPI盔甲完美的融入了草丛里，但还是不足以掩盖他们脚下分开的草丛。他们转身面对露西。

汤姆开火了，向盔甲最为脆弱的膝部以下的部位倾洒着子弹。

三个人形的身影倒在了草丛上，在橡皮子弹射中他们的时候尖叫抽

搐着。

露西也开火了。

在尖叫声听下来后，汤姆走了过去剥下他们的盔甲。是三个头晕目眩的教官。

他们没有表明身份，所以根据交战规则他们就是十足靶子。亚当跑了过来帮他和露西剥下那些教官的盔甲。

“手枪和MA5K突击步枪，都填了眩晕弹。”亚当说道。

露西抱起了一大堆手雷，然后笑道：“闪光弹。”

“现在，”汤姆呲着牙笑道：“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月亮升了起来又落下了。草丛上沾满了露珠。汤姆的胃大声地抱怨着，令他不禁担心这会暴露他在黑暗中的位置。

已经来过了五拨教官了，但都被如今拿着武器穿上盔甲全副武装的斯巴达学员抵抗小组制服了。教官们都被绑在空地中央的铃铛那里。他们是人质。

汤姆和其他的斯巴达学员以他们从没有过的协同方式作战。而他们正在取胜。汤姆全身都湿了，又饿又冷，但是他一点也不想和整个星系里的任何人交换现在的位置。

他听到长长的草丛里一阵沙沙声，转身，手中的机枪齐腰射去。

那里没有任何东西，热探测器上也没有。他肯定是神经过敏了。

一只手钳住了他的肩膀，同时另一只手把他手中的机枪夺了过来。

门德兹军士长站在他面前。而他旁边的是安布罗斯上尉。

汤姆以为门德兹会就地向他射击。

“我想这已经足够了。”门德兹咆哮道。

上尉俯身小声说道：“干得好，孩子。”

序章

UNSC殖民地群波江座?爱普森星系军历2524年6月16日

陆战队员们此刻正穿梭在拂晓之际的天空中，两个4人小队挤在一架大黄蜂快速攻击机里，即使装载着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攻击机的速度仍然没有丝毫减慢，大黄蜂在刚才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都在贴着一片广袤的火山地貌的平原飞行，而现在，当飞机来回提升下降以躲避一片因多年前的大火树干已经被烧焦石化的丛林时，埃弗里?约翰逊下士不得不用尽全身力量才勉勉强强地在飞船的甲板上站稳，和其他人一样，埃弗里也穿着厚厚的黑色防冲击装甲，这粗糙的貌不惊人的玩艺从脖子一直包裹到膝盖，可以轻松化解任何看似致命的攻击，他的头盔刚好挡住刚刚理过头发的脑袋，银色的玻璃面罩很地隐藏了他方方的下颚和灰色的眼睛，只有在手腕处才可以看到埃弗里裸露的黑色皮肤，那里的皮手套没有能够挨上衣服的袖子。

即使是戴着厚厚的手套，埃弗里的手指仍然冻得直打颤，他不得不握紧拳头来保证血液的正常流通，埃弗里看了一眼头显(头盔显示屏)上的任务钟，上面蓝色的发光数字显示现在的时间为005716，就在这时，飞机滑过了一道山脉的最高峰，任务目标终于出现在了陆战队员们的视野中——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殖民地工业城镇，在这个小镇的某个地方，隐藏着一个叛军的军火库。

在大黄蜂的驾驶员告知陆战队员们准备就绪之前，埃弗里和他的队员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热身活动，挑选武器、装填弹药、系好安全绳索，外面的狂风是如此猛烈，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完全盖过了大黄蜂的引擎噪音，大黄蜂盘旋下降到城镇边缘的一个小山坡上，翼尖的两个推进器仍然在运转着以确保机身的平稳，陆战队员们迅速从飞机上跳下，他们的脚刚一在结霜的石地路面上着地就立刻向目标飞奔而去，埃弗里是Alpha攻击小队的队长，他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观察着自己的装甲在黎明前的微光中是否会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明白速度是两个小队是否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军火库的关键所在，埃弗里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前疾奔，纵身跃过一道低矮的篱笆，轻巧地跳过一堆堆塑料柳条箱，从废弃的箱子和工具可以看出这里原来是一个汽车维修商店。

当埃弗里和他的小队到达商店的前门时，大家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要不是头盔将他们包裹得严严实实，众人的呼吸在刺骨的寒风中说

不定早就凝结成霜了。他们并不总是在需要急行军的任务中穿着这么厚实的装甲，更别说这样一次空中突击行动了，但是叛军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武器库中设置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小儿科陷阱，所以指挥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可不希望叛军们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得逞。埃弗里轻轻地用下巴挤压了一下头盔内的压力衬垫，挤压在小队加密通讯频道里造成了一次短暂的静电噪音，这是在告诉Bravo小队的队长伯恩斯下士“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Bravo小队现在正位于修理店的后门，当埃弗里听到伯恩斯同样的回答后，便从隐蔽的矮墙里起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面前生锈的铁门狠狠地踹去，正好一脚命中门锁。军情局的人曾经告诫他们里面的叛军可能会做出激烈的抵抗．但实际上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是赤手空拳，那些手持自制劣质手枪的家伙所射出的毫无杀伤力的子弹被埃弗里的装甲弹开。就在这个空隙，埃弗里和他的队员们迅速穿过破损的如同烂螃蟹一般的大门，开始手持武器扫视屋内的情况。

经验丰富的陆战队员们知道军情局那些呆子们所不知道的，真正的威胁来自那些躲起来不开火的叛军，他们一旦引爆暗处所埋藏的炸药，整个修理店都会被炸上天。一个被埃弗里手中的消声微型冲锋枪三点射打倒的叛军向后重重地摔在一个铁制的工作桌上，四肢在不停地抽搐着。埃弗里看到一个小小的圆柱形引爆器从这个人慢慢松开的拳头里滑落，砰的一声掉落到了地面上。

干掉了主要的威胁，陆战队员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那些挥舞手枪的“独立者”身上。

埃弗里早已习惯这样称呼这些反叛者了，这些杂种试图从联合国太空司令部，也就是所有人类和人类殖民地世界的保护者中脱离自立门户。当然，这些即将被“投石机行动”清剿的杂碎们在陆战队员们中还有一些其他更加简短且更加恶心的称呼，但它们都大同小异，因为它们的作用相同——当你杀一个人时不把他当成人会更容易下手些。

这些“独立者”就是敌人，埃弗里这么想，你不杀死这玩意它就会反过来要咬死你。这位年轻的下士在每次歼灭叛军时都要这么唠叨几句，以至于他真的开始相信这些看似荒唐的理论了。

虽然埃弗里手中的m7冲锋枪只能算是轻武器。但是它所射出的5毫米全金属包裹的子弹轻轻松松地在叛军的蓝色制服上射出一个个血洞，一些叛军中弹后轰然倒地，另一些则在弹雨的打击下跳起扭曲畸形的舞蹈来，沾满鲜血的尸体随后便颓然地倒在满是油污的地板上。

战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交火只用了不到10秒钟，十几名叛军就已经七扭八歪的倒毙而亡，而陆战队员们连一根毫毛都没有伤到。

“他妈的!”伯恩斯下士充满爱尔兰口音的大嗓门在通讯频道里骂骂咧咧，“老子连子弹还没来得及换就全死绝啦。”

此刻，在高轨道的轻巡洋舰“游牧者突袭号”上，对于身处狭小作战指挥中心的汗流浃背的军官们，这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精彩演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猫捉老鼠游戏中，这次战斗可算是干净利落，完美无暇，但是埃弗里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警惕：“启动阿尔戈斯探测器，看看我们还能找到其他什么有趣的东西。”

下士把下巴从头盔内部的衬里抬开，继续用一个黑色的布满微型探测单元的塑料仪器在来回扫描着，这是阿尔戈斯探测器的便携版本，一种可以探测到化学爆炸混合物的镭射分光仪，功率更大更强的阿尔戈斯探测器被部署到殖民地的太空发射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和磁悬浮列车站里面，所有殖民地的重要交通枢纽都会配备一个。

除了不断地改变爆炸物的密度外，“独立者”的爆炸专家们开始学会把爆炸物隐藏在非易失性混合物里．经常出现阿尔戈斯认为没有威胁的物品突然爆炸的情况，比如一块毫不显眼的肥皂等等。军情局只好不断地分析爆炸残留物，并把新增的爆炸物化学成分加入到探测器的数据库，不过这正合叛军的心意，这些家伙总是不停改变他们的爆炸物原料。

埃弗里皱了皱眉头，阿尔戈斯在唧唧的叫个不停，试图锁定什么东西，但是刚才的交火让空气中充满了不可见的化学成分，Alpha小队的其他3个队员只能凭肉眼进行搜索，检查修理店里成堆的电子仪器和修理工具，但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看起来像是炸弹的玩艺。

埃弗里深深地吸了口气，向指挥中心报告了这个坏消息：“阿尔戈斯探测器已经失效，请下达下一步的任务指示，完毕。”

下士和叛军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他知道如何做才能让上司得到有用的情报，他也明白一个聪明的陆战队员在没有明确命令的情况下不应该为了完成任务而去违反那该死的条例。

“军情局相信你们执行了条例，埃弗里下士。”陆军中校阿波姆回答道，“放手去干吧，我许可你这么做。”

就在埃弗里小队搜查维修店的同时，伯恩斯他们几个人把刚刚在交火中生还的4个“独立者”集合起来，命令他们在商店的大厅地板上跪成一排。他们蒙面的头巾都被拿掉，并且被黑色的塑料绳索捆绑得结结实实，埃弗里向戴着头盔的伯恩斯点了点头，后者毫不犹疑地抬起厚橡胶底的靴子，重重地踩在旁边一个叛军的小腿上。

停了整整1秒钟，那个男人才痛苦地尖。叫起来，也许他和埃弗里一样在奇怪，为什么伯恩斯的靴子跺到地面的声音完全盖过了自己小腿断裂的声音，那个叛军痛苦地嚎叫着，声音凄惨而悲凉。

伯恩斯耐心地等那个男人喘了一口气，才透过头盔的外部发音器问道，“那些炸弹，它们被藏在什么地方!”

埃弗里认为踩断他的一条腿已经足以让那个男人屈服，但是那个“独立者”却出乎意料地顽强，他藐视这些所谓政府的走狗，既不乞求饶恕也不痛快地最后一次怒骂到底，他只是坐在地上，愤怒地注视着伯恩斯，下士立即又踩断了他的另一条腿，失去了平衡的男人脸朝下重重倒在地上，埃弗里听到了牙齿被撞碎的清脆响声，就像粉笔摔在黑板上一样。

“再不交待，就轮到你的胳膊受苦了。”伯恩斯警告道，他跪在那男人的身边拍了拍他的头。猛地将其压在地板上，“或许我该尝试一些更有趣的新花样。”

“轮胎，在那些轮胎里面!”那名“独立者”终于屈服，有气无力地说道，埃弗里小队的陆战队员迅速跑到堆放轮胎的维修店墙角边，把它们轻轻放在地板上．开始仔细地检查起来。埃弗里知道这些“独立者”们的小把戏肯定不只这些，也许那些轮胎本身就是炸弹，叛军可能把爆炸原料混合在合成橡胶面里来生产这些轮胎，阿尔戈斯探测器迅速记录了这些新的混合花样并上传到了指挥中心。

轮胎的爆炸物混合配方并不在阿尔戈斯的数据库中，但是军情局的官员们已经对此次任务十分满意了，他们终于赶在叛军前面一步——就在不到一分钟前，数十个巡查通往殖民地首府卡斯巴高速公路的阿尔戈斯探测器中的一个依靠刚刚上传的数据资料成功锁定了一个发出同样化学混合物信号的16轮大卡车，它正准备停靠在花花公子吉姆酒店的停车场里，假如它没有被发现，那些大轮子肯定又会制造一起血腥的焰火表演。

当探测器——一个直径一米的由一个隐藏动力轴驱动的圆盘飞到大卡车上面时，它发现了从花花公子吉姆酒店里发出的第二种爆炸源信号，通过探测器上的热成像仪配合阿尔戈斯数据库里的资料，指挥中心认定这信号来自酒店拥挤的食品供给柜台——从离前门3张椅子不远的一个男人身上发出。

“大兵们，乘你们的小鸟立即返航。”阿波姆中校命令道，“我们有一个新任务。”

“这些俘虏怎么办?”伯恩斯问道，从那个叛军的断腿和满是碎牙的嘴里流出的鲜血已经沾满了他的靴子。

回答他的是军情局方面监督此次任务的代表，埃弗里从未见过他，和大多数神出鬼没的军情局官员一样．他也总是尽可能地保持低调，“那个供出情报的人还活着吗?”他问道。

“是的，长官。”埃弗里回答道。

“把他带回来，其余的就地解决掉。”他的话没有半点犹豫或者是同情，不管是对那些叛军还是他们的处决者都一样。埃弗里绷紧下巴，伯恩斯把m7调到半自动模式朝每个“独立者”的胸口开了两枪，那3个男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躺在地板上再也没有了任何移动，伯恩斯又给每个人的脑门上补了一枪，这样他们可是死透了。

埃弗里扭过头去，不忍心去看这血腥的屠杀，他竭尽全力想把那些充斥着叛军蓝色制服上的血洞和伯恩斯冒着白烟的枪口的画面驱逐出自己的脑海，人们常常会重新造访自己早先的记忆，但是这一幕，埃弗里这辈子再也不想回想起。

伯恩斯把他们惟一的俘虏扛到肩膀上，埃弗里跟着其他陆战队员们一起走出修理店来到了等待他们的大黄蜂前，他们被投放到这里仅仅只有15分钟就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准备打道回府，大黄蜂的推进器转动起来，循着原路开始返回，不过这一次，飞机在高空全速飞行着，瞬间就掠过了地下的火山地貌平原。

指挥中心的官员们正在犹豫现在是否应该让还在监视花花公子吉姆酒店的探测器击毁那辆卡车，他们唯恐它在陆战队员们抵达之前重新返回高速公路，这条四车道的公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车子，探测器所搭载的小型导弹干掉一辆主战坦克都绰绰有余，即使它能够精准地击中卡车

的驾驶室，爆炸仍然会波及到卡车的轮胎，所引发的连环爆炸会使周围的车辆和平民在劫难逃。也有官员说在停车场炸毁卡车是个更好的办法，但是阿波姆中校认为横飞的流弹碎片也会伤及酒店内的无辜百姓。

幸运的是，利用那个嫌犯从容不迫地吃掉早餐所耗费的20分钟，大黄蜂已经把陆战队员们运抵目的地了，探测器所拍摄的画面被实时传送到了埃弗里的头显上，当那个男人享用第二杯咖啡时，大黄蜂已经在高速公路对面的一栋办公楼旁借着一道烟柱的掩护缓缓降落了。

埃弗里头显上的画面是从高角度拍摄的热成像图像，酒店内部一切发出热量的物体都是白色，相反，冷的物体则是黑色的，目标嫌疑人和食品柜台的其他人一样显得异常惨白，那人杯子里已经变冷的咖啡显现出深灰色，这个人要么再继续添一杯咖啡要么现在就得买单走人，但最重要的是，埃弗里注意到这个男人被阿尔戈斯探测仪标注为红色，这说明他身上有爆炸物残留痕迹，埃弗里猜想要么这个男人最近曾经去过那个修理店．要么他可能亲自制造了那些爆炸轮胎。

埃弗里乘坐的大黄蜂攻击机旋转着机身，慢慢地正对那个办公楼落下，他拉紧了系在肩膀上的黑色绳索，并慢慢从攻击机的机翼上卸下一挺m99座式高斯来复枪，这种武器可以将弹丸通过电磁加速系统加速进入到2米长的枪管中，这样子弹出膛时就可以拥有极高的速度，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反器材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远距离摧毁炸弹等军火目标，当然，它对于人类等软目标也是极其危险的。

埃弗里把来复枪的支承座放到了自己的抗震装甲上，然后把枪抱到怀里，来复枪的瞄准系统立刻与他的头显建立了无线连接，一条蓝色的细线通过探测器的指引指向目标，这就是m99的射击矢量坐标，5.4毫米的钨弹就将沿着这道轨迹射击，当埃弗里调整着来复枪的角度使其正对目标的胸膛时准星变成了绿色，就在此时．也许是那个男人感觉到一道无形的直线正从自己的身体直穿而过，他把信用卡拍在柜台上，坐在椅子上无所事事地乱转起来。

埃弗里用拇指拨起了来复枪的一个电晶体开关，来复枪唧唧叫了两声，电池还很充足，埃弗里深深吸了口气．低语道“已经锁定目标，请求准许开火。”

在阿波姆中校许可前的几秒钟里，目标又突然起身开始在酒店的木制双层门那里闲逛，埃弗里看到他为一家四口拉开了大门，埃弗里想像

着那个男人微笑着——可能对那一对匆忙追赶自己两个调皮孩子的夫妇说着什么亲切的话语。

“请求批准。”阿波姆回答道，“随意射击。”

埃弗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并渐渐扣紧了扳机，他等那个男人又逛了几步，直到确定子弹的飞行路线将穿过停车场而不会伤及无辜，当那个男人来到自己的包前，也许是来拿车钥匙时，埃弗里开火了。来复枪的子弹呼啸着从枪管射出，正好从两栋建筑物中间穿过，它的弹道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以每秒一万五千米的速度径直冲过高速公路击中了目标的胸骨，转眼间，男人就变为了横飞的尸块。

两架大黄蜂立即起飞加速穿过了高速公路，埃弗里的小队在空中盘旋提供掩护，伯恩斯的小队则直扑酒店，爱尔兰下士没等飞机停稳就从机舱一跃而出，直扑大卡车而去，粉白相衬的帆布盖着汽车的驾驶室，粗糙的灰色帆布挡在拖车的一边，目标嫌疑人的一只胳膊正好滚落到两个轮子中间。

“这里已经安全了!”伯恩斯透过小队通讯频道喊道。

“还没有!”埃弗里说到，从探测器的监视录像中他注意到那个死人刚刚坐的椅子旁边还有一个红色警告。“酒店里面还有一枚炸弹。”

伯恩斯和他的小队迅速破门而入，酒店里面的食客们呆呆地望着这群仿佛是从自动贩卖机里蹦出来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一个女招待甚至还拿出了一份菜谱，伯恩斯粗暴地将她推开，当下士从食品柜台下掏出一个带着金链子的勃艮第网眼钱包时，他的阿尔戈斯探测器开始像一只发怒的昆虫一样叫了起来。

就在这时，酒店远处盥洗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身穿裁减不齐的灯芯绒大衣和黑色短裤的中年女子走了出来，正在悠闲地甩着刚洗过的手，她抬头看到了Bravo小队，猛地停了下来，涂着浓浓睫毛膏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钱包——那是她的钱包。

“跪下!”伯恩斯咆哮着，“把手抱到你的头上!”

就在下士把钱包放到柜台上伸手去掏m7的一瞬间，那个女人迅速跑到刚才那个四口之家围坐的桌子，一把拉过年纪最小的男孩，他顶多只有4岁，女人勒着孩子的脖子，男孩已经开始有点喘不上气了。

伯恩斯咒骂着，声音大到连指挥中心的人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因为穿着如此厚重的装甲，他可以易如反掌地放倒那个女人，可是现在她有了人质的掩护又重新夺回了对局面的控制权，“滚回去!”她尖叫着，“听到了吗?”她用另一只手从大衣里掏出一个和先前竣弗里在修理店发现的一模一样的引爆器，她把引爆器放到小男孩的面前，“立即后退要不这些人全都得死!”

在这一瞬间，没有一个人敢挪动步子．女人的威胁如同无形的锁链把所有人牢牢地绑在了椅子上。突然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连滚带爬地向出口涌去。

埃弗里通过头显观察到了这一切的混乱，超过30名市民蜂拥挤向Bravo小队，他们被挤得连连后退，无法继续瞄准目标。

“约翰逊．快开枪!”伯恩斯喊道，埃弗里乘坐的大黄蜂一直盘旋在酒店上方，来复枪的准星也一直在女人的胸口处来回游荡，但是她的热成像几乎和男孩的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突然，约翰逊看到男孩父亲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抱头向那个女叛军示意他没有任何武器，埃弗里听不到男孩父亲的请求——他们谈话声音太小，Bravo小队的头盔难以接收到，但是他的冷静却使那女人愈发地疯狂起来，她退到休息室，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引爆器，她已经歌斯底里了。

“快干掉她!”伯恩斯喊道，“要不我就要开枪了!”

“正在瞄准!”埃弗里说道，但是他一直在等待男孩从女人身前奇迹般地移开。

“正在瞄准!”他重复道，希望这可以暂时不让伯恩斯扣动扳机，但他还是没有开火，就在他犹豫的瞬间，男孩的父亲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引爆器。

埃弗里只能看到女人向后摔去，那个父亲向前推着那个女人，而他的儿子夹在两者中间．他听到了伯恩斯m7的开火声，然后是钱包里炸弹爆炸的闷响和外面大卡车轮胎爆炸时所发出的地动山摇般的巨响，探测器的视野突然变得白花花一片，埃弗里被闪得睁不开眼，紧接着扑面的热浪和冲击波把他掀翻到大黄蜂的机身上面。

埃弗里晕过去前最后记得的是飞机推进器的巨大噪音，那听起来更像是惊悚尖叫而不是痛苦的呻吟。

第一章

靠近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UNSC运输航线?2524年9月3日

丰饶号角号运输舰上的导航电脑肯定不是整艘船上最贵重的部件，至少比船上货物的价值差远了：250公吨的新鲜水果——主要是瓜类——它们被分类装到真空密闭的箱柜中然后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船舱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毫无疑问，除了这些，导航电脑的价值也远远不如丰饶号角上最重要的部件——安置在船舱集装箱后部的动力十足的磁力耦合加速器。

这个球根状的小小加速器只有船舱集装箱十分之一的大小，乍看之下它有那么一点既不中看也不中用——有着和很久以前地球上曾经使用的远洋货轮一样的怪异鼻子，惟一不同的是远洋货轮在出港之后可以凭借自身动力随心所欲地来往穿梭予大海之中，可是假如缺了加速舱的肖?藤川加速器，丰饶号角号可是哪里都去不了。

和最初人类进行太空探索时使用的火箭不同，肖?藤川引擎并不产生任何推进力，而是在时空的流动层面上短暂地撕开一个裂洞，从裂洞中可以通往一条被称作跃迁空间断层的多维空间通道，简称为跃迁断层。

假如我们将宇宙想像为一张薄纸，跃迁断层就是将同一张纸压揉为一个紧绷的纸球，褶皱和过度压缩的空间维度极有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时间漩涡，这通常会强制肖?藤川加速器从跃迁中跳离——这种把飞船强制带回安全空间的办法常常使飞船距离预定目的地十万八千里之远。

一次短距离的星系内跃迁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轻松搞定，相距数光年的星系间跃迁可能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假如燃料充足的话，一艘装备肖?藤川跃迁加速器的飞船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把所有人类控制的星系都逛个遍，毫不夸张地说，假如不是托拜厄斯?肖和华莱士?藤川在23世纪末的惊世发明，人类文明很有可能仍然仅仅局限于太阳系之内，鉴于肖?藤川加速器如此伟大的历史功绩，许多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肖?藤川加速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记住，不是之一。

实际上，跃迁加速器最无以伦比的优点是安那令人吃惊的实用性，数个世纪过去了，加速器的基本构造仅仅有过轻微的修改，假如保养得

够好的话，肖?藤川加速器很少耍性子罢工停业。

很不幸，丰饶号角上的加速器恰恰因为故障而使整艘运输舰都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这次丰饶号角号并没能像预期那样在跃迁空间中一路舒舒服服地从丰饶星直达最近的小曲星系，在半路上它就重重地摔回常规空间——这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陨石和其他危险的星际漂浮物，船载的导航电脑还没有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运输舰就翻了一个360度的筋斗——它的加速舱开始大量泄漏,放射性冷却剂。

UNSC商业运输部之后不久就会确认丰饶号角号的情况为Slip TermInation Preventable即“可预防性的跃迁中止”，但是运输舰的人类船长们(此时仍然有人类作为运输舰的舰长进行服役或工作)对此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Screwing the pooch——见上帝去了(本意为郑重地诅咒某事，最早起源于美国海军飞行员，原意为飞机因失控等坠落海面失事)不过，这两种理解不可不谓为神似。

假如一名人类舰长不走运碰上丰饶号角号现在所面对的突发事件，他十有八九已经被吓得精神错乱了，从超光速飞行中突然减速退出跃迁，这种要命的情况足以令任何经验丰富的人类舰长们手足无措，相比之下丰饶号角号上导航电脑的反应不可不谓迅速精确，它迅速操控推进舱的机动飞行火箭进行了一连串精妙的联氨气体喷射，在这要命的翻滚把推进舱从货舱上甩落下来之前停住了这艘已经半死不活的运输舰。

危机被暂时化解了，导航电脑冷静地开始进行受损评估并迅速发现了问题所在，为肖?藤川跃迁加速器提供动力的一对反应堆所共用的废料处理器发生了超载。原本这套系统拥有严密的自我纠错系统，但是疏于护理和年久失修早已把它折磨得奄奄一息，所以当反应堆提供最大出力以启动跃迁时，这套可怜的纠错系统彻底报销掉了。之后的事情就再明白不过了，反应堆出现过热而使肖?藤川加速器被强制关闭，导致了丰饶号角号从跃迁过程中突然跳出。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明了的维护疏漏，导航电脑将这些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假如丰饶号角号上的导航电脑拥有UNSC大型船只所配备的人工智能百分之一的性能，它也许会花些功夫来考虑自己是多么幸运，来想像这场意外本该是多么更加可怕，来浪费几个运算周期去享受自我安慰所带来的那么一点儿快感。

此时，寄居在推进舱狭小控制室的导航电脑干净利落地用丰饶号角上的微波激射器对准丰饶星发出了遇难信号，并为之后漫长的等待进行准备。

微波信号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才能抵达丰饶星，导航电脑知道丰饶号角号的糟糕情况不可能在这之前有任何大的改观。还有一点不得不说，运输舰上惟一值得抢救的就是跃迁加速器，可惜它已经几近支离破碎没有任何回收利用的价值了，还不如等放射性冷却剂挥发干净再对船只进行回收．尽管这意味着反应堆加热单元的报废和一船水果被冻成一大坨冰疙瘩。

令导航电脑惊奇的是，在丰饶号角号动弹不得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一个船只信号就出现在雷达屏幕上，导航电脑迅速调整微波激射器向飞速靠近的那艘舰艇发送新的遇难信号，准备迎接意料之外的救援神兵。

＜\\DCS.REG#H0P-00987111＞＞＞

DCS.REG#(???)

＜\我的引擎报废了。

＜\你能帮助我吗?＜\

导航电脑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新的接触信号源认定为一艘船只记录进航行日志，因为它与自己资料有限的数据库中的任何一种已知舰艇外观轮廓都有所不同，尽管对方并没有回应先前发出的遇难信号，导航电脑还是尝试着又发送了几次，经过了几分钟漫长的等待，信号源慢慢进入丰饶号角号入坞摄像机的视野范围之内。

导航电脑并没有对目标外观进行精确分析的能力，但从人类的视点来看，这艘飞船像是由粗线绕成的一个怪异鱼钩。在它那钩状的船头后面是节状的船身和如刺般密布的各式扭曲天线，船尾是炽热发光的引擎。整艘船呈现深蓝黑色，在灿烂的银河衬托下，显得更加扎眼。

当信号源距离丰饶号角号的左舷只有几千米时，3个深红色的圆点出现在它的船头，起初它们类似于测量丰饶号角号损伤情况的某种信号，瞬间之后就变得耀眼无比，接着丰饶号角号整个船身都哀号起来，各式各样的警报信号瞬间就将导航电脑淹没了。

假如导航电脑机警一点，它就可以发现那些圆点其实是具有毁灭性的激光——从而迅速启动机动飞行火箭对这些弹幕射击进行有效规避。但当对方将车饶号角号的推进舱轰成碎片，蒸发掉它的机动飞行火箭并融化掉其中精致的肖?藤川加速器后，它就只能眼巴巴地任人宰割了。

慌乱之中，导航电脑迅速将遇难信号标记从“引擎故障”更改为“蓄意袭击”，并提高了发送信号的微波激射器的工作频率，但是对方迅速发现了导航电脑的小把戏，大功率的激光立即扫射过来，漂亮地烤熟了微波激射器的内部电路，彻底断绝了丰饶号角号求救的最后一丝希望。

既不能动弹又不能求救，导航电脑只剩下一种选择——等待并静观其变。对方紧接着又发现并干掉了丰饶号角号的外部摄像机，这样，导航电脑就又聋又哑，丧失视力，完完全全丧失了与外界沟通的能力。

激光停止了射击，经过了一段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货舱内的传感器向导航电脑报告：发现船壁破裂。这些传感器比导航电脑还要迟钝。它们还在空虚地高兴着，煞有其事地汇报着有些放水果的箱子被打开了，而这会导致水果的新鲜得不到完全的保证。

导航电脑仍然处于一片迷茫不知所措之中，直到一对恶心的爪子试图把它从架子上拉下来然后狠狠摔到地上。

稍微聪明一点的电脑也许会利用自己工作生命中的最后几秒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UNSC控制的边缘地区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海盗袭击，或是试图理解袭击者们兴奋的叽叽喳喳声到底代表意味着什么，但是导航电脑只是把它最重要的记忆存入到闪存之中——船只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紧接着，袭击者把它从架子上狠狠地拽了下来。

320小时51分零7点8秒后，负责丰饶星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发现并将丰饶号角号的遇难信号登记在案，尽管这只是她一天中所接受到的数以百万计的脉冲信号中的一个，但是不得不说，运输舰未完成的这条遇难信号还是彻底搞砸了她预期中美好的一天。

在确认没有其他运输舰存在和丰饶号角号一样的问题之前，希弗暂时关闭了泰尔拉(tiara：罗马教皇的三重冠，冠状头饰)内的所有运输通道，泰尔拉不仅仅存放着希弗的数据库，更是支撑丰饶星7座轨道电梯的中转轨道空间站。

希弗明白这样程度的暂停运输可能会使整个星球的航务运输都陷入

一片混乱，当货运箱柜在轨道电梯里下降的时候，更多的箱柜可能正在电梯的最下端的仓库里面等待着运输。把一切恢复正常估计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最糟糕的是货运延迟可能会引起希弗最讨厌的那个家伙的注意，从而把他吸引过来……

“早上好，亲爱的?”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透过扬声器回荡在希弗数据中心内，这是一个存放赋予希弗生命与逻辑的处理器组和记忆组列的房间，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位于泰尔拉的中心地带。话音刚落，丰饶星的另一个人工智能麦克半透明的身躯就出现在全息投影器之上——一个支撑希弗核心硬件的银白色圆柱体。麦克只有半米来高，但他全身每一英寸都散发着美国西部英雄的豪气与魅力——破破烂烂的皮靴，蓝色粗斜纹棉布牛仔裤．齐肘方格布衬衫，潇洒的身姿在烟尘沙土中若隐若现，仿佛他刚刚结束一天的劳作从拖拉机上走下一般。麦克摘下白灰色的牛仔帽，露出一头深色秀发：“运输的停顿是怎么一回事?”他问道，并用手腕擦了擦湿湿的眉毛。

希弗意识到了麦克的动作暗示他推掉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专程来拜访自己，不过她也心知肚明，麦克聪明的大脑只分配了一小部分资源来泰尔拉拜访自己，而剩余的麦克——也就是负责丰饶星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仍躲在一个孤零零的地下室里面忙活着自己的事情呢。

希弗并没有给麦克面子而显露真身，她仅仅给这“小半个”麦克发送了一条言简意赅的通讯：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爱克

＜\升降梯将会于0742时恢复正常。\＞

希弗希望自己的冷淡使这次不愉快的接触尽早结束，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越是把希弗的这种鄙视与不屑当作进行深入交流的盛情邀请。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麦克拖长自己懒洋洋的南方口音，慢吞吞地说道，“你知道我会很开心能……。

＜\升降梯将会于0742时恢复正常。

＜\我不需要你的任何帮助。\＞

希弗切断了全息投影器的电源，麦克的形象仿佛卡住了一般，不一会就烟消云散了。接着希弗清理掉了她通讯缓冲器里残留的那点“麦克”，她这么做或许太过粗野了，但是她实在受不了麦克那令人头疼的随意调情。

尽管知道麦克刚才的流汗仅仅是模拟的虚拟影像，希弗还是能体会麦克工作的辛苦。当她为丰饶星的货物运输忙得不亦乐乎时．麦克正在为作物的种植和装箱累得头晕目眩。麦克拥有自主的工作序列，接近一百万个半自主劳动机械君特(JUTON)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处理那些数不清的琐碎问题。希弗也知道和她一样聪明的麦克，大脑思考的速度快得惊人，就在麦克刚才和自己措讪的短短一会工夫．他可能已经搞定了不计其数的复杂任务：譬如计算下个季度庄稼的收成等等。

希弗逻辑核心的运算数列试图帮助她摆脱乱发脾气的坏毛病．但是希弗的理由也无可厚非——这种无任何意义的面对面交谈只适合在同人类沟通时使用。

随着21世纪中叶第一个人工智能的降临．一场围绕它们存在的激烈争论就随之展开：它们会不会发展到自身过于聪明而使人类本身的智慧在它们面前变得一无是处?

为人工智能增添语言和情感是为了使他们更具亲和力。在慢慢掌握了语言能力之后，他们更像人类了，就像是聪明早熟而又彬彬有礼的人类儿童。数个世纪之后，随着像希弗这样聪明的人工智能问世，人工智能不仅仅要掌攘言语的能力，添加各方面模仿也变得势在必行。因此，人工智能拥有了各自独一无二的虚拟全息影像——就像就像口音怪异的牛仔麦克和发音纯正的具有北欧日耳曼皇室血统的希弗。

在希弗刚刚出生——也就是刚刚被安装在泰尔拉上时，她闲暇时经常考虑自己选择的口音是否合适。丰饶星的居民们大都来自地球昔日的中心——美国，他们的祖先来自于北欧的斯堪地纳维亚，所以希弗觉得自己的选择可以拉近她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但是这种说话的语气怎么听都觉得有点傲慢，甚至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希弗曾经后悔这可能会让别人误以为她是一个假正经，不过还好．丰饶星的居民还是很喜欢希弗那口亲切的乡音。

对丰饶星的居民来说，希弗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她是联系丰饶星和外界的惟一渠道。尽管如此，她还是尽量避免和居民们直接交谈，她

的逻辑运算核心不时地提醒她，对居民们居高临下的谈话或者训话是对自身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希弗决定采纳运算核心的建议．尽量少一些与居民们自我陶醉的交谈。

对于一个聪明的人工智能来说，迷失于自我通常会让他们感到深深地沮丧，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类，即使他们拥有几近无限的智慧。假如人工智能不对自己的这种沉迷加以自我限制，这种犹豫不安的情绪最终会使它们自身的逻辑程序陷入狂乱，他们会自以为至高无上的神明一般，居高临下地俯视创造自己的人类。这是极其危险的，人们通常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先下手为强处理掉这些人工智能，谨防他们的飘飘欲仙对自身及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麦克在与希弗搭讪这方面的百折不挠已经清楚地表明他有点太放纵自己了，但是希弗并不认为麦克的这种自我放纵源于自身的混乱。换句话说，她知晓麦克死皮赖脸的原因，麦克也多次亲口告诉过希弗：“亲爱的，你微笑时的样子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我肯定你生气时会更加楚楚动人。”

实际上，在麦克骚扰希弗的同时，希弗运算核心的温度瞬间上升了好几开尔文度——这场交流令希弗如此烦躁和恶心。她的感情约束法则认为这是对于麦克骚扰的正常反应，希弗无奈地更换了自身核心矩阵内的冷却剂，开始冷静地考虑对策——假使麦克胆敢再次挑衅，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但是络绎不绝的通讯和报告迅速打乱了她的思维，各地的运输延迟报告层出不穷，泰尔拉空间站的延迟情况最为严重。希弗对于运输系统的全面调整延迟让下级数以千计的低级人工智能忧心忡忡，她迅速调用更多资源来对于运输系统进行处理更新，同时，像一位和蔼的母亲一样，温柔地安慰烦躁不安的子女：

＜\\＞负责丰饶星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全体位于泰尔拉的居民及工作人员

＜\本次系统延迟为正常情况。

＜\升降梯将于0742时完全恢复正常。

＜\我保证你们马上就可以在回家的旅途中了。\＞

丰饶星于2468年被人类发现，成为UNSC第十七个殖民星球，同时，她也是距离地球最远的殖民地。作为艾普森印第安星系惟一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从丰饶星跃迁到达距其最近的人类殖民地小曲星系大约需要六个星期；抵达致远星，也就是位于波江星座艾普森星系的人类最繁荣的殖民地大约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丰饶星都是一个偏僻的交通不便的殖民地。

“那么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希弗经常对于在丰饶星上学的小朋友们这么问道，不过她从来不对那些泰尔拉的常客——维护自己的工程师提这些问题。

其实答案很简单，即使是貌似发达的土地表面改良技术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大气环境处理器或许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这些都远远不能完全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在星系移民热潮和随后肖?藤川跃迁器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UNSC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主要花费在那些适宜生命居住的星球，毫无疑问，它们数量稀少而且彼此之间距离遥远。

假如不是因为适宜人类居住，没有人愿意大老远地跑到距离地球如此遥远的丰饶星定居，因为在近地殖民地里有太多地方可以容身了。丰饶星的富庶让许多人都大跌眼镜，丰饶星殖民地建立后不到20年，它的农业及牲畜产量就位居所有殖民地之首，足有六个其他殖民地居民的一日三餐由丰饶星供给，而丰饶星的体积却并不怎么巨大，直径4000公里不到的赤道，仅仅只有地球三分之一大小。

尽管希弗对于已取得的成绩很是谦虚谨慎．但是丰饶星为人类殖民地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她和丰饶星的居民们有理由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现在的希弗却十分沮丧。刚才调查得出的结论表明是她的疏忽才导致丰饶号角号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丰饶号角号的推进舱已经超期服役数月，负责小曲星系航运的人工智能本该在船只启航前发现汇报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却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希弗也没有多加留意，所以这次事故也有她的一份责任。

希弗决定对所有推进舱重新复查一遍，尽管激活了自己更多的运算数组，希弗给自己设定的0742时期限还是迫在眉睫。刚刚好在0742时，丰饶星的航运系统开始缓缓地恢复运作，希弗松了口气，使所有在升降

梯内的货舱都能尽量平稳地开始移动。

希弗内心深处回荡起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希弗的逻辑核心，也就是她的“大脑”供体是一个极其享受打扮的女人，她常常陶醉于梳子梳头时那独有的感觉，一天两次的梳妆打扮让她很是满足。制造一个聪明的人工智能经常会产生像记忆一样的副产品——当你探索人类的大脑时，常常会遇到很强的化学干扰，希弗很享受自己控制升降梯上下时肌肉运动知觉痛楚所带来的快感，但是运算法则及时把她从这种虚幻的陶醉中硬拉出来。

希弗开启了一条通信附属通道，选中了一个官方DCS损失报告模板，开始给上级书写一份认错报告，并附加上一份丰饶号角号所发送的不完整的遇难信号附件，希弗突然发现报告结尾有一连串错误的数据流，在检查过确定这些错误无伤大雅后，希弗把这份报告发送给了正要跃迁到致远星的运输舰“批发价格号”上。

干完这些，希弗把丰饶号角号的事故暂时抛到脑后，把损失报告和其他一些文件压缩储存到自己的记忆晶体内，这下可轻松了，即使是DCS怪罪下来，也要等上好几个月时间呢。

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如果想从此摆脱麦克那无休止的骚扰，就必须把自己的本分工作搞好，这样麦克那个家伙才没有理由来继续那单方面的调情。

当批发价格号距离跃迁断层进入点(此点即为肖?藤川加速器将船只拉入跃迁空间的理想坐标)还有两千公里时，舰载导航电脑确认希弗发来的报告已经储存完毕，并向希弗发送了一条启程准备完毕的通讯报告。

当导航电脑进入自检程序的最后阶段并准备关闭其他不必要的设备时，它收到了一条加急的优先通讯。

＜\\＞负责丰饶星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DCS.LIC#WP-000614236

＜\嗨，老兄，等下!

》收到

＜\你能帮我捎带点东西吗?

》否决

虽然微波发射器在短距离内可以精准的传送信息，但是星系间的通讯大都还是要靠船载的记忆晶体来传达。超光速飞行使批发价格号这样的货船成为名副其实的26世纪快递员。

实际上，批发价格号已经携带了数不清的信息——从情书到法律文件，DCS都要保证它们被安全地送抵目的地，所以麦克的请求还是很正常的。

＜\谢谢啦，DCS这几周都在靠我来捣鼓那些q4发射任务。土豆可能要再多些阳光，但是小麦……

》*警告!秘密泄露!

{DSC＞REG#A-16523.14.82}*

＜\只是把我的一些补充修改加到我们亲爱的女士的文件里面，那些狗屁官样文件没有必要再进行一次修改，对吧?

》发现侵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记录在案!

＜\喔!什么!!!???

》并且会被递交给DC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等待/报告

》(…)

》()

＜\老兄?

＜\你没事吧?

＞＞对不起，刚才系统发生未知错误

＞＞请重复您的优先请求

＜\好的，没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一路顺风，收到了吗?

＞＞确认\＞

导航电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刚才的异常关机，它把和麦克刚刚的谈话忘得一千二净，人工智能的文件和希弗的报告编码加载在了一起。但是导航电脑却认为它们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导航电脑重新检查了一遍跃迁坐标计算结果并启动反应堆为肖?藤川加速器供能，5秒之后，批发价格号的船头出现了一道闪光，时空就此撕裂分离。

运输舰进入跃迁空间断层而裂洞却依然存在，它发光的边缘扭曲了周围的群星，裂洞顽强的闪烁着，仿佛只有它自己才能决定何时才要关闭。但是当批发价格号深入到断层空间内部的时候，支撑裂洞的能量就会消失，它就会在伽玛脉冲中崩塌爆炸——量子力学规律决定了它的最终命运。

第二章

地球大芝加哥工业区?2524年8月10日

埃弗里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快到家了。芝加哥——这个曾经是美国中西部心脏的城市，如今已经扩张成为一个覆盖原先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的超级大都会，这里已经不是原先意义的美国领土，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是。也许这里的一些居民还会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是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其他居民一样，他们是联合国公民，这种统治上的剧变是必要的，当人类开始踏上大规模的星系移民之路——先是火星，紧接着是木星，然后是其他星系的星球，这种政体剧变就在所难免。

坐在从轨道返回大湖宇航基地的军用穿梭机上，埃弗里通过掌上电脑确认了自己两星期的假期，这可是他自从投石机行动后所享受的第一个休假。埃弗里的长官在休假前给埃弗里发了一条简讯，告知了他最后一次任务中战友的伤亡情况，埃弗里的Alpha小队几乎全员毫发无伤，但是Bravo小队可就没有这么走运了，3名陆战队员在行动中阵亡，而伯恩斯下士至今仍伤痕累累的躺在医院之中。

简讯里并没有提及普通市民的伤亡情况，但是那辆大卡车爆炸时的巨大威力仍使埃弗里记忆犹新，恐怕不会有什么幸存者吧。

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这些可怕的回忆，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大脑保持一片空白，他恍恍惚惚地走进从宇航基地回家的磁悬浮列车中，一会儿之后，当埃弗里从别墅果林站的升降平台走出时，芝加哥晚夏温暖湿润的潮湿空气才让他缓过神来，夕阳在天边炽热地燃烧着，埃弗里闭上眼睛，享受着从密歇根湖吹来的阵阵清风，微凉的阵风开始变得强劲起来，路边的枫树在风中优雅地翩翩起舞。

埃弗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慢慢地走着，他穿着海军海蓝色的制服，有领子的衬衫，戴着军帽。当他到达theseropian时，全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这是一个退休康复中心——至少当他走进闷热的大堂时这里的医用电脑是这么告诉他的，埃弗里的姑妈马希丽在他参军后没有几年就从和埃弗里还是一个孩子时就一起居住多年的，位于黑石大街的公寓中搬到这里居住了，现在埃弗里的姑妈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她需要更多

的关心和照顾，更重要的是，没有埃弗里的陪伴，她是那么孤独难耐。

当埃弗里等待电梯将他带上37楼时，他瞥了一眼聚集在娱乐室里的或是秃头或是满头银发的老人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聚集在播放新闻的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一起刚刚发生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的恐怖袭击——连串的恐怖爆炸至少使数千名无辜市民死于非命。和以往一样，电视里的政府发言人仍不慌不忙地否认政府的军事打击行动有任何不力和迟缓，但是埃弗里对事实心知肚明，大反乱至今已经吞噬了至少一百万条生命，叛乱者的袭击越来越频繁，而UNSC的打击报复行动也毫不手软，这场令人恶心的内战使人类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娱乐室里一个有着深深皱纹和灰色硬朗头发的黑人老人看到埃弗里不禁皱了皱眉，他对身旁一个把轮椅塞得满满的穿着宽松便服的白人女人耳语了几句，不一会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身穿制服的埃弗里。他们朝埃弗里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一些人充满崇敬，而另一些人则对埃弗里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其实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埃弗里在穿梭机上已经换好便服了，但最终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姑妈而决定换回制服，她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太久，等待有朝一日埃弗里能够衣锦还乡，出人头地。

电梯里面似乎比大厅还要热，但是埃弗里姑妈房间的空气却仿佛要结冰一般的寒冷，埃弗里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呼出的白色哈气。

“姑妈?”埃弗里喊道，顺手把行李扔到客厅破旧的蓝色地毯上，拿着刚刚在宇航基地买的几瓶免税波旁威士忌酒，他不知道姑妈的医生会不会允许她喝一点酒，但是他知道姑妈原先对冰镇薄荷酒情有独钟，“你在哪呢?”但是没有任何人来回答他。

客厅里的墙壁上贴着印有花朵图案的壁纸，一些照片被黏在壁纸上面，其中的几张年代非常久远，一些是姑妈从前经常提及的已经去世的亲戚的照片——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了，其余大多数的相片都是姑妈自己的3英寸彩照，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姑妈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埃弗里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少女时代的姑妈站在密歇根湖畔的岸堤上，她是那么漂亮迷人，身穿蜜蜂图案的条纹浴袍，戴着宽宽的大草帽，正撅着嘴对着相机和正在照相的人——埃弗里的姑父——他在埃弗里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但是这些老照片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儿，它们的焦距好像都

有些问题，埃弗里走在通往姑妈卧室的狭窄走廊里，当他用手抚摸照片的玻璃框架时，吃惊地发现上面竟然结了薄薄的一层冰。

埃弗里用手掌擦净了靠近卧室房门的一张全息照片，一个男孩调皮的脸从霜冻之中浮现出来。是我，埃弗里不禁笑了，想起那天姑妈带他去照相——那是我的第一次礼拜，紧身的牛津衬衫勒得他喘不过气来，鞋子因为不合脚而涂抹了大量的巴西棕榈蜡油，那味道他至今难以忘怀。

埃弗里慢慢长大了，他穿的大多是远方亲戚们送给姑妈的破旧衣服，这些本来就破破烂烂的衣服穿在逐渐健壮起来的埃弗里身上显然是太不合身了。姑妈总是笑笑：“这是孩子们的天性，亲戚们的孩子也爱玩啊，弄破衣服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啦，哪有一个男孩子能一直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呀。然后她从衣橱里拿出针线缝补起来，不过姑妈欣慰的是，她的辛苦没有白费，每次礼拜时埃弗里都是那么潇洒帅气。

“看看你现在有多帅。”照这张照片的那天姑妈喃喃道，“多么像你妈妈啊，多么像你爸爸啊。”

那时的埃弗里还不明白，英俊的脸庞是他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惟一遗产，姑妈的老房子和现在的公寓里没有一张埃弗里父母的照片，对于他们，姑妈从来不愿多说什么，一个字也不。

“姑妈，你在吗?”埃弗里问道，轻轻地推开了卧室的房门，仍然没有任何回答。

埃弗里至今还记得那天父母激烈的争吵，结果是父亲暴怒之下抛下母亲一走了之，而母亲在不久之后也撒手人寰，留下只有6岁的埃弗里……他最后看了一眼照片，穿着白色休闲裤和多色菱形花纹袜子的埃弗里在姑妈的鼓励下，朝着镜头害羞而开心地笑着，是那么天真无邪。

埃弗里打开了姑妈卧室的房门。

如果寒气逼人的客厅可以比作一个大冰箱．那么卧室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冻柜。埃弗里此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当他看到那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头的香烟——每天姑妈醒着时每小时都要抽一支，他明白了一切的一切——姑妈已经去世了。

埃弗里看到了姑妈的遗体，僵硬地躺在棉毯下面，他脖子后面的冷

汗几乎要凝固了。埃弗里走到床边，颓然坐到一张破旧冰冷的椅子上，整整一个小时，他的脑中一片空白，直到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她就躺在这儿啊。”一个清洁工在走廊里自言自语道。一个披着齐肩金发的凹下巴男人慢慢走进了卧室，“我的上帝!吓死我了!”他看到埃弗里时猛地往回一跳，“你是什么人?”

“已经多少天了?”埃弗里问道。

“什么?”

“她孤零零躺在这里有多少天了?”

“听好了，除非我知道——”

“我是她侄子，”埃弗里咆哮道，眼睛死死地盯着床，“到底多少天了!”

清洁员咽了咽口水，咕哝道：“3天。”

他慌忙解释道：“你看，这场意外发生得很突然，而且她并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知道她在星系内有什么亲戚……这座公寓是全自动化的，在她去世时房间就自动冷冻起来……”

“把她从这儿带走吧。”埃弗里平静地说道。

那个清洁工叫来了自己的搭档，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两个人一起整理好床铺，轻轻地把埃弗里的姑妈放到担架上面。

“你姑妈的个人档案显示她是一个新教婆罗摩西派(小说虚构的一个基督教分支教派)的信徒，对吧?”清洁工边搬边问。

埃弗里的视线重新移回床上，他没有理睬清洁工。

姑妈的遗体是那么瘦小。她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但埃弗里记得在社区生活部门把他无情地扔到姑妈家门口时她看起来是那么高大和坚强，在6岁的小埃弗里心中，他的“新妈妈”是那么慈祥、和蔼、温柔、自律。

“那么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瘦高的清洁工问道，“我会通知你处理

中心的名字。”

埃弗里把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放到大腿上，两个清洁工注意到了埃弗里紧紧握着拳头，关节咯咯直响——他们明白了现在立即闪人才是最好的选择。两个人摇摇晃晃地把担架抬出卧室，磕磕碰碰地从走廊将埃弗里的姑妈抬出了房间。

埃弗里的双手仍在颤抖不已。曾经有一段时间，姑妈的健康情况很糟，但是在他们最后一次通话中姑妈告诉他不要担心，那时他恨不得立刻回到姑妈身边，但是上级命令他再执行一个任务。

“命运真他妈的是捉弄人啊!”埃弗里诅咒道，当姑妈奄奄一息时，他正搭乘着大黄蜂攻击机在花花公子吉姆酒店的上空盘旋。

埃弗里从椅子上起身，快步走到行李那里拿出那瓶刚买的免税波旁威士忌，他抓起制服把酒瓶塞到帽子里面转身走出了房门。

“小马驹酒吧。”埃弗里对大厅里的服务电脑问道，“它现在还营业吗?”

“每天营业到凌晨4点。”电脑透过电梯楼层选择按钮下面的一个话筒回答道，“女士不需门票，需要我为您叫一辆出租车吗?”

“我自己走过去。”埃弗里掏出酒来狠狠地喝了一口，自言自语道，“趁我现在还能走的时候。”

不到一个小时这瓶酒就见底了，但酒这东西可是好找得很。一天、两天、足足三天的狂饮，酒吧的老板热情地招待着埃弗里，一点一点地把埃弗里的工资装到自己的口袋，却对埃弗里含混不清讲述的故事毫不热心——除了一个在哈斯特大街酒吧里跳舞的女孩，这个红发美女假装认真在听着埃弗里稀里糊涂的讲述，埃弗里可不管这些，他一次又一次地拿着信用卡在女孩肚脐上镶有钻石的刷卡器上刷着，刷得越多，女孩长着雀斑的脸和懒散的笑容就靠得越近……直到一双大手有力地按到埃弗里的肩膀上。

“大兵，不要动手动脚。”一名酒吧保安大声警告道，轻易地就压过了酒吧内喧闹的音乐声。

埃弗里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那个女孩正在舞台上扭动着腰际。那

男人是如此健硕以至于肌肉几乎要将外套撑开，他强壮的手臂上青筋暴露。

埃弗里耸了耸肩，“我付过钱了。”

“不许动手动脚!”那男人冷笑道，两颗白金门牙闪闪发光，“想摸的话……更多的钱。”

“多少钱?”埃弗里晃晃悠悠地来到了靠近舞台的一个小桌子，晃了晃手里的信用卡。

“500块。”

“去你妈的。”

“我说过了，如果想摸的话，就要掏这么多。”

“已经花了这么多了……”埃弗里喃喃道。UNSC发给他的工资并不怎么丰厚——而且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帮助姑妈去住进疗养公寓。

“哈．看到了吧?”那男人指了指那个女孩，她苦笑着，重新回到了舞台上面。“兵小子，你的花言巧语看起来不太管用啊。”他锤了锤埃弗里的肩膀，“这小美人儿可不是你在艾普森星系用完就扔的那些叛军荡妇们。”

埃弗里很反感男人的锤击，很反感被叫做小子，但是有几个人会在意他在战场遇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放开你的爪子让我走!”埃弗里咆哮道。

“想找茬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随时奉陪。”

保安迅速从皮带里抽出一根铁棒，“出去练练，怎么样?”他手指轻轻一动，铁棒立刻变长了一倍，闪烁着吓人的电光。

埃弗里瞬间对那男人失去了兴趣——一对一还他妈抄家伙，真不要脸。他曾经在海军军情局审讯叛军时见过这玩意儿，知道这小东西的厉害，不过埃弗里很怀疑在军情局特工门手里威风八面的审讯利器换到这

家伙手里是否还会威力依旧。

“来陪我玩玩吧。”埃弗里暗暗想到。

埃弗里坐在桌子中央，伸手去拿酒瓶，“我在这里没事，感觉很好。听好了你这狗娘养的……”

埃弗里趁势虚晃一下，顺着那男人的力道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反剪过来。他把那男人猛拉过来，肘部狠狠击打过去。舞台上的女孩尖叫着，伴随着她尖叫声的是保安骨头碎裂的声音，鲜血溅满了他的脸和头发。

就在那男人跪在地上痛苦尖叫时，他的两个同伴闻声而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是那么强壮——踢翻了所有挡路的东西，瞬间就冲了过来。埃弗里转过身来直面他们，但是……他喝醉了，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埃弗里挣扎着，被两个保安架离到酒吧的后门，就在下楼的一瞬间，两个人滑了一下，埃弗里看准机会挣脱开来，然后把刚才自己脸上挨的那一拳十倍返还给了那两个不识相的家伙……埃弗里蹒跚地离开了那片喧闹的灯红酒绿之地。

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埃弗里身上制服已经脏臭得可以和战地伪装服媲美了，路上的行人对他指指点点，他赶忙跑到磁悬浮列车轨道的支撑柱下躲藏起来，埃弗里往身子下面垫了一块绿色塑料板，很快就昏睡过去。

“让我为你骄傲，做好本份之事。”这是姑妈在埃弗里被征募那天对他语重心长的教诲，她粗小的手指滑过埃弗里的脸庞，“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相信你肯定可以做到。”

埃弗里这么多年也一直试着这么做，他远离地球，为了保护姑妈和像姑妈一样的人们而战斗——和那些危及他们生命的杀手、叛军、敌人们不停战斗。但是，自豪从何而来?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了吗?

埃弗里的脑海中出现了那个小男孩，他被拿着引爆器的女人死死抱在怀里——他想像着自己可以射出完美的一击——拯救所有无辜市民和他的陆战队员们。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明白．永远不会有那完美的一枪，那颗结束血腥内乱的神奇子弹永远不会出现。

埃弗里被一阵彻骨的心寒惊醒，身下的塑料板因为列车驶过的振动而移到了一边，后背靠着冰冷的水泥柱，埃弗里把头深深埋八双膝之

间。“对不起，我很抱歉。”他哽咽道，希望姑妈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到他深深的忏悔。

失落，内疚和愤怒瞬间击垮了埃弗里。

当斯中尉顺手关上自己那辆深蓝色小汽车的车门时，力道之大震得四个轮子晃个不停。他已经引那孩子上钩，在一切都要大功告成之时，孩子的父母却不台时宜地出现了．如果不是看着当斯制服的面子上，那孩子的父亲说不定早就对他拳脚相加了。尽管当斯中尉已经远离战场多年，但是骨子里他还是一名令人生畏的UNSC海军陆战队训练教官。

当斯中尉重新整理了一下手上的候选人名单——那些在他冷不防的电话询问和街边调查中对当兵感兴趣的年轻人——他安慰自己，战争时期可不是那么好征兵的啊。大反乱愈演愈烈，没有人愿意在这场毫无意义的人类内耗中自白送掉性命，上级交给他的任务简直毫无完成的希望——每月招募5名新兵。现在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而当斯中尉连一个指标也没有完成。

“这不是真的吧……太疯狂了……”当斯中尉望着自己汽车的保险杠苦笑起来，上面用红色油漆潦草地涂抹着：叛乱者们，都去死吧!

当斯理了理凌乱不堪的头发，现在这样的口号越来越常见了，地球和近地殖民地的人们大都认为结束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内战的最好方法就是撤出UNSC的军事力量，给予那些叛乱者们想要的自由，但是对于那些正在亲历大反乱的艾普森星系的居民们，这无疑于痴人说梦。

中尉毕竟不是政客，虽然他很怀疑联合国会放弃武力镇压而对叛乱者们实行安抚政策，但是战争还在继续，陆战队员们都是从志愿者中招募的，而他只剩下几天时间完成上级交给他的配额任务，如果不能召集足够的志愿者，他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啦。

中尉打开汽车后备箱，拿出自己的帽子和公文包。他大步走向招募中心．突然发现一个男人歪歪扭扭地倚靠在门口。

“4889—20114一AI”埃弗里喃喃道。

“什么?再说一次?”当斯问道，他听出那是一个UNSC的服役编号，但他实在不敢相信在自己办公室外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脏兮兮的家伙，竟然是一个佩戴4星V型肩章的海军陆战队下士。

“怎么，你不相信?”埃弗里抬起头来，“自己去查查看。”

中尉扶起埃弗里，他可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不明身分的家伙的鬼话。

埃弗里打了个饱嗝：“我擅自离开了岗位，呃，大概有72小时了吧。”

这句话引起了当斯的注意，他打开公文包，拿出掌上电脑，“再给我说一次你的服役编号。”埃弗里含混地重复着，中尉迅速将其键入掌上电脑。

几秒钟之后埃弗里的服役信息出现在屏幕上，中尉吃惊地看着满满一屏幕的战功报告和战地嘉奖，猎户座行动、万花筒作战、混乱雨林清剿、投石机行动……数十个发生在不同星系的任务，它们中的大多数当斯连听都没听说过。埃弗里的个人简历上还附有一条来自舰队通讯频道的优先通讯信息，直接由位于致远星的海军陆战队最高司令部下发。

“没有人会关心你擅离职守的。”当斯把掌上电脑放回公文包，“实际上，我很高兴的告诉你，你的调离申请被批准了。”

埃弗里充满怀疑地看着当斯，他并没有申请任何调离啊。但是对于此时晕晕乎乎的埃弗里来说，什么事都比回到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强得多，他眨了眨眼睛，“去哪里?”

“通知里并没有说。”

“最好一直都这样。”埃弗里喃喃道，他的头重新靠回招募中心的大门上——大门的玻璃上正好是一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的海报，上面写着：绝不后退，奋战到底，服从命令。埃弗里闭上了眼睛。

“嗨!”当斯叫道，“士兵，你不能睡在这里!”

但是埃弗里已经打起了呼噜，中尉摇了摇头，将埃弗里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他扶到了自己汽车后座上。

当斯把车开出停车场，汇入到中午时分拥挤不堪的车群中，他盘算着找到一个开小差的战争英雄是否能与自己份内那5个新兵人头抵消——后座的那个家伙是否能让自己的上司满意?

“显示到大湖宇航基地最近的道路!”当斯对汽车命令道。看着汽车挡

风玻璃上慢慢浮现的全息影像，当斯摇了摇头，“我要是真这么幸运就太好啦。”

第三章

靠近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星盟传教分配船?第23个时间循环

达达布死死地盯着异星人飞船上堆得满满的各式各样水果，不禁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食物，更别程有机会大快朵颐了。在星盟内部，达达布的种族——咕噜人，很不幸在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排行垫底，他们曾经为自己能在星盟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奋斗过，但事实证明这些奋斗都是徒劳无益的，所幸，他们并不是惟一被鄙视欺压的种族。

放置水果的一个箱子旁边，3个豺狼人正围着一地鲜嫩多汁的西瓜激烈地争论着，达达布试图不惊动他们而悄悄从一边溜过，尽管他是“次级罪责号”上的执事，但在这艘由豺狼人主导的船上，他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余存在。即使最乐观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同盟也是极其脆弱和危险的。经过了漫长的旅行，船上的物资补给早已捉襟见肘，达达布甚至有点担心那些饿肚子的豺狼人有天会把自己煮了吃掉。

一个西瓜飞了过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撞击声，不偏不倚地命中达达布蓝灰色的脑袋，四溅的汁水沾满了达达布全身。达达布从头到脚都被坚实的盔甲所覆盖，所以这个飞来横“瓜”并没有伤到他什么地方，但是远处那3个豺狼人还是高兴地大笑起来。

“这是对我们神圣执事辛苦工作的奖励!”一个豺狼人咧着锋利的牙齿讥笑道，他是这个豺狼人小队的头儿扎尔，他尖脑袋上的深紫色柔软尖刺就是最明显特征，可以让人轻易地把他和另外两个豺狼人区分开来。

达达布深深喘了口气，继续大步向前走去，面具里面连接他哈巴狗一样的鼻子和大嘴的圆形输气口因为刚才的撞击而稍有松动。和能在有氧环境下活蹦乱跳的豺狼人不同，咕噜人只能靠甲烷气体过活。这些甲烷储存在达迭布背后一个锥形的储气罐内，通过与储气罐侧面连接的一个导管输送到达达布的面具里。

更多的西瓜朝达达布飞来，他不去理会那些漫天乱飞的西瓜飞弹，径直从豺狼人身边走过。达达布的冷淡让3个投手很扫兴，他们重新开始争吵起来。

次级罪责号是星盟宁静首相庞大传教舰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传教船通常负责对于星盟控制星域周边的勘探巡逻工作，执事可以说是星盟内部最低贱的官职了，但也是咕噜人们奋斗一生才能达到的最高官职了。高攀不到执事职位的咕噜人们只剩下两种职业可以选择苦役和炮灰。

并不是所有咕噜人都可以来传教执事船上工作，达达布之所以在事业上有了如此之大的突破因为他比绝大多数的同类都要聪明，他能更好地理解星盟的神圣诏书并将其解释给他人。

星盟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下的政治或者军事同盟，它更是一个宗教联盟，所有的信众都向他们至高无上的神权领袖——先知宣誓效忠，他们相信宇宙中的某些地方隐藏着一些神迹，而这些神迹中更是蕴含着无以伦比的超神科技，这些遗迹和先进的科技都是由一个已经消失的异星人种族所发明并遗留至今的，他们的名字叫先行者。次级罪责号之所以远离星盟领土，深入未知星空，惟一的目的就是前来寻找这些失落的遗迹和科技。

作为一名执事，达达布必须确保豺狼人严格按照诏令上的条款行事，不幸的是，自从他们登上了这艘异星人的运输舰，豺狼人们就炸开了锅，把所有的规矩和命令忘记得一干二净。

达达布一边咒骂着，一边沿着货柜查看起来。一些货柜被豺狼人脏兮兮的爪子扒开，他们把这里弄得一团糟，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开散落一地的被豺狼人吃了一半的各种水果，心里盘算着这里到底会不会藏有先知们感兴趣的东西。作为执事，他有监督属下工作的义务，至少要祝佑这次搜查——特别是当可能找到某些有用的物品，而它们又属于某个星盟尚不知晓的种族。

先知们在专注于搜寻神迹的同时也不断致力于为星盟增加新的信众与追随者。尽管这些工作由同化部门负责，作为神职人员的达达布还是希望一切都按星盟章程来办。

作为一名执事，达达布明白现在只有好好表现，将来才有可能得到升迁，达达布做梦都想离开次级罪责号，远离那些令人作呕的豺狼垃圾们，更重要的是，执事们的任务是布道——达达布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族人的精神领袖。这可是一个崇高远大的理想，但是和其他虔诚信徒一样，达达布充满了希望，希望支撑着它的信念，他希望有一天能梦想成

真。

走廊的尽头是一部升降梯，达达布走了进去，开始研究起控制器来。他伸出毛茸茸的小手，朝他认为是向上的按钮按了一下，结果升降梯真的向上移动了，达达布高兴地咕哝嘀咕了起来。

从升降梯里出来，走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就到了运输舰损坏严重的推进舱，达达布小心翼翼地穿过一扇压力门，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他关掉头盔里面的嗅觉处理薄膜，定睛一看，认出了船舱中央一坨粘乎乎的纤维状物体——他妈的，这些白痴到极点的豺狼人竟然在这里大便!

达达布抬起他长有四个脚趾的又肥又厚的脚掌，小心翼翼地穿越豺狼人布下的“雷区”，这些该死的家伙们准是刚才吃水果吃坏了肚子。他正想着，突然感到腿被一个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刚刚试图同次级罪责号对抗的异星人金属盒子。

找到这艘异星人的飞船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豺狼号(达达布因为对于豺狼人在次级罪责号占主导的现状不满，从而对次级罪责号的贬称)当时正在按计划搜寻神迹，当他们正要启动跳跃程序时，雷达上发现在距离他们不到一个距离单位的地方有一连串电子辐射信号。起初，那个花痴豺狼人女舰长楚尔雅还以为他们可能会遭到不明船只的攻击，但是当他们接近信号源时，连达达布都看出来这只是一艘引擎出了毛病的可怜破船。

可楚尔雅还是不放心，希望再次确认这个铁家伙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在一连串华丽的弹幕掩护后，她派遣扎尔小队登舰一探虚实，顺便干掉那个烦人的乱叫小盒子——确保它永远失去召唤援兵的能力。达达布十分担心兴奋过头的扎尔他们会弄坏船上有助于自己升迁的宝贝，但是他也不敢对楚尔雅明说，他听说过太多和他一样的咕噜人执事因为如此冒犯豺狼人而命归西天，对于他们死因调查的结论如出一辙——不幸的意外。

不过还好，最终女舰长还是同意达达布将那个盒子带回来，或许，仅仅是一种小可能概率事件，她也发现了这个小盒子对于星盟同化部门的重要性。她本可以不需要达达布而亲自过来搞定这一切，但是看着盒子上豺狼人的排泄物滴答滴答地流到自己的手上．达达布突然发现这女人还真是他妈的有那么一点先见之明。拿着这个臭哄哄的盒子，咕噜人执事开始慢慢沿原路返回。

在躲过豺狼三人的又一次“水果飞弹”招待后，达达布通过登舰通道飞速跑回次级罪责号上面，他马不停蹄地奔到甲烷储藏室(全舰惟一一个是甲烷气体环境房间)，迅速扒下盔甲上的胸带，他退到墙角一个三角形区域里，一根输气管道从墙上慢慢伸出并开始向他的储气罐里输送甲烷。

达达布解开盔甲，不停拍着胸口，上颚几乎要从头盔里伸了出来。他脱掉头盔，狠狠地扔到了地上——但是在头盔并没有落地，而是被一个光芒四射的什么东西稳稳地接住了。

一个哈洛克(即小说和hw中的星盟单位工程师，下文即称为工程师)漂浮在房间中央，弯弯的脑袋和长长的嘴巴长在充斥着粉红色气体的半透明液囊上，脊骨前方伸出四只前臂——更确切地说是触角，紧紧地抓着达达布的头盔，把头盔放到自己嘴巴旁边的一组深黑色圆形节点前仔细地检查着，然后它开始用两只前臂对达达布比比划划诉说着自己的好奇。

达达布把手尽量弯曲以模仿工程师手的形状，＜没有，损伤，是我，太累，穿它＞，他用手语向工程师比划着。

工程师从他液囊一个类似括约肌的电子管中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同时，喷气将它送到墙边，工程师把头盔挂到了墙壁的钩子上。

＜你找到那个装置了吗?＞工程师转过身来问达达布。达达布抱出盒子，工程师立即兴奋地触须狂舞，＜我能摸摸它吗?＞

＜你摸，可以，想闻，没门。＞达达布干脆地回答道。

但是工程师既不忌惮盒子上残留的豺狼人大便也不理会达达布刚才的冷笑话，他把异星人战利品卷到嘴巴旁，兴奋地一探究竟。达达布跳到独立食品分配机旁边的软垫货盘上面，解开缠绕在一起的管子，然后把它送进嘴中吸食起来，这些索然无味的液体引不起达达布一丝食欲，“船上的伙食真他妈差。”达达布忿忿地边吃边想。

达达布看着工程师还在饶有兴致地摆弄那个盒子，身体的液囊反复膨胀缩小，这怪异的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达达布在整个航行途中都在研究工程师们的肢体语言，可还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实际上，光是搞清楚工程师那怪异的名字——“比较轻”就耗费了他N

个时间循环……

达达布清楚工程师们是如何复制再生的，或者说是如何繁衍后代的。他们从体内器官中分离出自己的后代，简直和让他们在异星人盒子上打个孔那么轻而易举。达达布不得不感叹，世界真奇妙啊!但最令达达布感到吃惊的是工程师父母们能够恰到好处地给自己新出生的孩子们充气，从而令他们在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就拥有漂浮于空的本领，这个过程仿佛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工程师父母给孩子所起的名字——“非常沉”，“刚刚好”，“比较轻”……

一边吃着平淡的食物，达达布一边用鼻子尽情呼吸着房间内的甲烷，虽然这里的甲烷和自己储气罐里的一样不怎么新鲜，但是最少呼吸起来更加自由舒畅，无拘无束。达达布看着工程师小心翼翼地将触角伸进盒子里面谨慎地向内部探索，不得不再次庆幸有一个工程师陪着自己真好。

达达布还是神学院一名见习执事的时候就和工程师们打过交道，但是他们常常独来独往，全身心投入到舰船的维护工作中。所以工程师对着达达布扭动手指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工程师重复多次咕噜人才明白：哦．这家伙在跟我打招呼问我好呢～

突然，比较轻猛地从盒子中缩回触角，他身上的液囊迅速膨胀着，手指不停地敲打弯曲，达达布费劲全力才勉强跟上他“说话”的节奏。

＜智能!遗迹!坐标!毫无疑问是那些异星人!甚至比我们自己拥有的还多!＞

＜停下!＞达达布赶忙打断他，他跳起来，嘴里的食物喷得老远，“再说一遍!”

工程师尽力放缓触角扭动的速度，达达布死死地盯着工程师的触角，最终明白了工程师所要告诉他的惊天发现。

＜你，肯定吗?＞

＜千真万确!我们必须马上把这件事告诉舰长!＞

次级罪责号是艘不大的传教船，达达布以最快的速度换好甲烷，整理好盔甲，然后和工程师急急忙忙奔赴舰桥……

“要么摘掉你的头盔。”女舰长在达达布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完工程师的发现后不紧不慢地说道，“要么试着口齿伶俐点儿再汇报一次。”楚尔雅坐在高高的指挥椅上．淡黄色的皮肤使她成为整个舰桥里最明亮耀眼的物体。

达达布清了清嗓子，咽下嘴里残留的食物后继续开始汇报，“这个小东西里面存有和我们船上类似的导航路径坐标……”

“是我的船。”楚尔雅打断道。

达达布赶忙皮答道，“是，毫无疑问是您的船。”达达布不止一次希望楚尔雅有着和扎尔一样的多刺羽毛，这些雄性豺狼人身上的羽毛会随着他们的心情变化而不断变色。而现在达达布不得不竭尽来全力揣测楚尔雅的心思，和所有的女性豺狼人一样，楚尔雅头上长着深灰色的皮肤硬结组织，远远望去像是层层叠叠的伤疤交错在一起．使她的肩部看起来更加隆起粗壮。

“这小东西实际上是某种导航装置，虽然它现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达达布决定循序渐进，他偷偷示意了一下正在捣鼓墙式控制面板的工程师，“不过它里面还存有其出发地的具体坐标。”

比较轻的触角在发光的按钮上飞速进行着操作，不一会，一个空间全息影像就出现在楚尔雅面前的一个全息投影器上，投影器由两个黑色透镜组成，一个放置在铂金的基座上，而另一个嵌入到舰桥之中。

“我们现在位于这里。”达达布指着全息影像上一个代表次级罪责号方位的红色三角形，“当我们发现这艘异星人的飞船信号时……”这时影像放大并移动到了另一边(由比较轻控制)，“这里就是我们找到它们时的坐标，而这里，就是比较……您的工程师相信是这艘飞船的出发地点。。

楚尔雅转了转红宝石般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全息影像。眼前的未知星系位于星盟领土之外，也就是说那里并不属于自己的巡逻范围。但是先知们相信很久之前先行者曾经是整个银河的霸主，所以可以这么说，每个星系都是神圣的土地——每个星系都可能隐藏着无比重要的神迹和那些无以伦比的先进科技。

“那么它的目的地呢?”楚尔雅问道，她长长的舌头在鸟嘴里面打着转儿。

达达布赶忙再次示意工程师，工程师轻轻地低叫着并击打自己的两个触角。

“恐怕数据已经丢失了。”达达布回答道。

舰长紧紧抓住了椅子的扶手，咕噜人竟然学会了工程师的语言——硬生生在自己和属下之间插了一腿，这简直不可接受!她早就想找个借口把达达布踢出船去让它永久作为宇宙垃圾漂浮在太空中，但是面对前方未知的空间和星系，她意识到这个还算本份尽职的小家伙突然身价倍增。

“干得非常好!我早就想对你的尽职尽责进行表彰和嘉奖了。”舰长重新坐回到椅子上，“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对议会汇报这个发现?”

“无论如何．我都将遵从舰长您的决定。”达达布小心翼翼地选择着用词，楚尔雅很少问他事情，更别提让他提意见了，“我为先知服务，忠实履行先知的意愿是我无上的荣耀。”

“或许等我们对异星人的星系好好探索一番再进行汇报也不迟?”楚尔雅沉思道。“尽我们所能为我们伟大的先知提供更多有助决策的信息?”

“我肯定议会会……感谢您为他们所作的进一步的探索和侦察。”达达布并没有冒然说出“允许”这个词，即使是舰长一意孤行将船开离巡逻区域，达达布也对此无能为力。再怎么说，楚尔雅才是……舰长。

达达布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无论他们在眼前的未知星系找到什么具有战略价值的东西，都将为自己加官进爵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达达布心甘情愿冒这个风险，毕竟和议会的联络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或延迟。

“正和我意。”楚尔雅说道，“我会立即着手确定一条新航向。”她抬起头，“愿我们循他们的足迹不断前进。“

“并通往更加光明的前途。”达达布赶忙接着楚尔雅将祝福词说完。

刚才的祝福是为了纪念先行者们伟大的预言——他们启动了7个神秘光环后就此从星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遵循先行者们的足迹前行就可以获得永生不朽是星盟宗教的核心旨意。先知对星盟千千万万的信众们许诺：“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神圣光环!总有一天我们将追随先行者而去!”

达达布，和数以十亿计的星盟信众们对此都坚信不疑。

达达布从舰长那里慢慢退下并示意工程师和他一起离开。他尽力潇洒地回身走开，从打开的自动舱门离开了舰桥。

“咕噜小傻子可真是宗教狂热者啊。”楚尔雅等到舱门关闭，打开舰桥内的通讯频道，“带上你们能拿的东西，马上从异星人飞船上返回。”

“但是舰长，”扎尔报告到，“这些食物足够……”

“马上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楚尔雅尖声命令道，她仅有的耐心已经完全耗费在那该死的咕噜人身上了，“别去管那些垃圾食物了!”

楚尔雅用力拍上频道开关，然后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慢慢地低语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找到更多，更多，更多。”

第四章

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UNSC殖民星球丰饶星?2524年9月21日

轻型快速巡洋舰“一退再退(twoforflinching)号”冷冻舱上的电脑让埃弗里进入长长的循环睡眠中，根据他的请求，主控电脑让他享受了一连串合成代谢休息，睡梦让他体内的人体伦琴当量变得极不活跃。这些都由冷冻舱内坏境的细微调整和谨慎改变完成，通过静脉注射的调理药品既可以控制埃弗里睡梦的频率和时间，同时也可以影响到他做梦的内容。

但是在埃弗里进入冷冻睡眠前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药品或医疗手段，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在他与叛乱者们不计其数的激烈交锋中那最不堪回首的一次，那些烧焦泛黄的记忆碎片令埃弗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毫无疑问这些血淋淋的惨痛记忆埃弗里这一生都再也不愿想起，但是最令埃弗里恐惧不安的是那些反复如一的梦境似乎在以某种方式暗示他——在那次任务中，他所起到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假如没有他的参与，也许一切会圆满的多。他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姑妈和蔼的声音：“让我以你为傲，做好本份之事。”

冷冻舱内的主控电脑突然侦测到埃弗里脑部发出高强度的电波信号——他正努力试图从冷冻睡眠中苏醒过来，主控电脑于是对埃弗里注射了更大剂量的安眠药。一退再退号刚刚从跃迁中跳离回到常规空间，现在正加速驶往自己的目的地。是时候该启动对埃弗里实施解冻了，而被解冻对象在整个过程中都应处于睡眠状态。

安眠药再次让埃弗里陷入了沉沉的睡眠，他的脑海里重新浮现出那些梦境……

一辆重型大卡车翻到在路旁的壕沟里，浓烟从它燃烧的引擎中滚滚冒出。那些在远处检查塔中的陆战队员们以为埃弗里又干掉了一个狗娘养的叛军自杀性袭击者，发出一阵兴奋的喝彩和欢呼声。但是，随后他们才发现，是阿尔戈斯探测器刚才出现了故障才发出探测到炸弹的错误信号……那个在大卡车驾驶室里死不瞑目的平昆驾驶员什么错事都没

做，却因阿尔戈斯探测器的又一次失灵而白白送掉了性命。

埃弗里刚刚走出新兵营地才刚刚几个月，这场惨烈的内战却早已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你时常留意UNSC的新闻报告和舆论宣传，就会发现叛乱者们无一例外地都被描述成无恶不作的坏蛋。已经两个世纪了，那些对UNSC不怀好意的殖民地分离主义者们不断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自治权——拥有更多权力和自由去维护和保障自己所在世界的生存利益，而不为整个人类帝国的生存和发展去考虑一丝一毫。

最初，无论是在地球还是在殖民地中都有许多民众对于这些独立者们抱有同情甚至某种程度的支持态度。这些反抗者们也许确实难以为继自己的生活——没有工作，无法供养子女，政府那套官僚主义作风的帮扶政策对于改善生活根本无济于事，还有那些地球政府派遣的官员对于殖民地所采取的高压政策等等。但是当更多独立者们从政治抗议转为激进的暴力袭击后(当多年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人们对他们的同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他们对UNSC军事目标和那些殖民地政府的支持者们发动袭击，但是当UNSC开始集中力量开展对清剿后，不计其数的平民在双方你来我往的袭击对抗中白白丧命。

新兵埃弗里并不清楚为什么同样的叛乱没有发生在像天鹅座这样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也许就是地球旧式国家体系崩溃以及联合国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吧。而在UNSC太阳系外人口最为稠密的波江座艾普森星系，政府细致入微的严密管辖却正好适得其反——叛乱无时无刻不在各地重复上演……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啊。

UNSC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的势力十分庞大，埃弗里时常在想，为什么不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之前给予那些独立者们以致命一击呢?致远星上的舰队司令部，那么多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各级法院和执法机构，以及那些数量庞大的工业基地园区——这些强有力的经济发动机和治安保卫者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也没有开拓出一个令政府和独立者们双方都满意的双赢局面?随着战争的进行，埃弗里逐渐明白，正是这些UNSC不可或缺这样或那样的重要资源才是引发这场战争的真正导火索。

埃弗里的身体逐渐开始升温，而脑中的那些记忆碎片也随之慢慢鲜活起来……

早已摇摇欲坠的房屋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轰然倒下，一枚炮弹突然在人群中爆炸，弹片和人体残肢如倾盆大雨般散落到运输护卫队员们身上。房顶上重机枪无情地扫射着，陆战队员们疯狂地奔跑起来寻找掩护，惨叫声、子弹的呼啸声和无线电里的喊叫声混杂在空气中，飞机在空中肆意地投放炸弹……妇女和孩子们慌不择路地从燃烧着的房子中逃出，沾满鲜血的足印一直延续到视野的尽头……

埃弗里的眼珠在眼皮下不自觉地转动着，他想起了姑妈语重心长的嘱咐："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相信你肯定可以做到。"

埃弗里挣扎着想要起身，但是主控电脑给他注射了更大剂量的药物，埃弗里无助地徘徊在虚幻飘渺之中，可怕梦魇最终抓住了他……

一家人头攒动的路边餐馆，一个被一群志在必得的陆战队员们包围的绝望女人，一个双腿不停颤抖的将要窒息的男孩，一个救子心切的父亲的最后一击……然后就是那震耳欲聋的巨响和那令黄蜂攻击机几近坠毁的恐怖冲击波。

埃弗里猛地坐起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冷冻舱里满是他呼出的白色呵气。主控电脑迅速启动了紧急通便清除程序，尽管对埃弗里注射了超过3倍的睡眠引导剂，解冻苏醒的最后一步还是出乎意料地碰到了些麻烦。主控电脑注意到了埃弗里身体的异常状况，小心翼翼地撤出埃弗里身上的静脉注射器和导尿管，缓缓打开了冷冻藏透明玻璃舱门。

埃弗里扭了扭身子，活动了一下胳膊，然后剧烈咳嗽起来。等他缓过气来，埃弗里听到脚掌拍击冷冻室橡胶地面的声音。不一会儿，一块小小的方形毛巾出现在视野中。

"我拿到了。"埃弗里粗声粗气地说道，"你可以走了。"

"解冻完不到五分钟就差不多可以下地活动了啊。"那个男人说道，听声音应该和埃弗里年纪差不多，"我见过更快的，不过你已经非常不错了。"

埃弗里抬头看那个人，和他一样，那个男人同样也是赤身裸体。但是他的皮肤苍白得吓人，金发刚刚从他不久前才剪过的脑袋上长出，就像田地里那些新长出的麦苗一样。男人的下巴又长又窄，他笑时憔悴的脸庞不自然地抖动着。

“希利中士，海军医护兵。”

他是海军的人——而不是一名陆战队员，但是至少他看上去还是蛮友好的。埃弗里拿着毛巾仔细地擦拭着自己最近才修剪过的脸颊和下巴，“约翰逊，下士。”

希利咧嘴笑了起来：“哦，不错，至少我不必向你敬礼问候。”

埃弗里将腿从冷冻舱里伸了出来，踩在地面上，他的脑袋现在又肿又涨，感觉好像要爆炸了一样，他深深吸了口气，希望尽早摆脱这恶心的眩晕感。

希利指了指房间另一边的封闭舱门，“拜托老兄，门可是在那边啊，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个什么样的好梦，但我猜你现在的计划里不包括我们互相盯着老二对看吧。”

埃弗里和希利穿好衣服，找出他们各自的行李，然后到一退再退号的机库报到。轻型快速巡洋舰可以算是UNSC现役中最小巧玲珑的一种战舰了，它并不具有携带战机的能力，实际上，它几乎连放置舰队标准的救生用大黄蜂穿梭艇的地方都没有。

“找个位子坐好，系好你们的安全带!”穿梭舰的驾驶员扭过头来粗声粗气地说道，“我们之所以停在这个鬼地方就是为了要放下你们这两个家伙。”

埃弗里放好行李就坐到了穿梭艇中间的一个位子上。穿梭艇穿过机库的舱门，从巡洋舰的船尾穿出进入太空之中。

“你以前去过丰饶星吗?”希利大声喊道，试图压过穿梭艇推进器的轰鸣声。

埃弗里扭过头去对着驾驶舱：“从来没有。”

实际上他去过丰饶星，但是很难确切说出到底是什么时候去的。虽然在冷冻睡眠过程中你并不会变老，但是时间仍然在慢慢流逝。自从埃弗里参军以来，他在冷冻舱里面待过的时间几乎和他醒着的时间差不多长。但是无论如何，埃弗里去过丰饶星——找到目标，计划袭击，最终干掉那些腐败的殖民地官老爷们。这是他在海军特别作战部狙击手学院的毕业测试项目，毋庸置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

穿梭舰内部逐渐亮了起来，埃弗里眨了眨眼睛，丰饶星已经出现在驾驶舱的主观察玻璃上，层层叠叠的云层下面是一个表面大都被陆地所覆盖的星球，阳光透过未受污染的大气层照射到地面上，反射回明亮耀眼的绿色，煞是漂亮。

“我也是第一次来丰饶星。”希利说道，“嗯，虽然没有我想像中那么漂亮，不过还是蛮不错的。”

埃弗里点了点头，他没有发表过多的评论，和大多数他所执行的任务一样，他在丰饶星上的行动同样属于高度机密，希利中士应该没有权利去知晓这一切吧。

在丰饶星深蓝色的大气极光中飞行了一会儿后，穿梭舱掉头向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轨道建筑缓缓飞去。当他们逐渐靠近时埃弗里才察觉到——丰饶星上空那两道美丽的银色拱弧……埃弗里上次造访丰饶星时并没有来过这里。

等到飞船飞得更近，埃弗里看到那些拱弧上链接着许多数千米长的金色细线——那些链接轨道空间站和丰饶星表面的轨道升降梯，远远望去，仿佛宇宙中精致美丽的金丝银线。

“坐好了!”驾驶员喊道，“貌似前面有点堵车啊。”

穿梭舱缓缓前进着，不断调整方向小心翼翼地穿过轨道上不计其数的运输舰和推进舱，埃弗里心里不由得讽刺道，“这些船只的设计者们可真是够懒啊。”

推进舱外面到处都是裸露的电线，储物柜和各式各样的软管，只有昂贵的肖?藤川跃迁加速器被严严实实地放置在引擎保护罩内。

“欢迎光临泰尔拉。”大厅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声礼貌的问候，“我是希弗，有什么能为你们效劳的吗?”

埃弗里拉开行李袋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一个草绿色的帽子，“请为我们指点一下方向，亲爱的女士。”他戴上了帽子，把帽檐拉到眉毛附近。

“乐意为您效劳。”人工智能回答道。“通过这扇气闸门就可以直接到达大厅，然后右转一直向前就可以到达3号升降梯联接站，假如你们走错方向我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你们。

气闸门慢慢打开，天花板上的电灯也随之亮了起来。狭窄的待命室里空气污浊不堪，这里的空气循环系统看起来运转得不是十分正常。埃弗里猜想泰尔拉大概有四公里长，内部直径大约有300米，由6根巨大的钛合金斜拉柱支撑着整个空间站。

“你接受过很多CMT训练吗?”希利边走边问。

埃弗里知道CMT指的是什么——Colonial Militia Training(殖民地民兵训练)，UNSC一项颇受争议的殖民地政策。表面上，殖民地民兵训练旨在提高殖民地居民的自救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些经过训练的民兵在自然灾害救援和殖民的内部安保事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有这些民兵来处理日常的安全事务，陆战队员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实际上，殖民地民兵训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建立帮助正规军清剿叛军的准军事部队。埃弗里一直认为给那些政局不稳的殖民地居民发放武器不是什么好主意，以他在陆战队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今天你亲我热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同室操戈，翻脸不认人。

“从来没有。”埃弗里又撒了个谎。

“呃，那为什么来这里呢?”希利继续问道，“想换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吗?”

“差不多吧。”

希利摇了摇头，笑道，“看来你以前的职务捞不着一点油水嘛。。

“你不会理解在我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埃弗里暗暗想到。

埃弗里看着观察窗外逐渐出现在视野中的两个背靠背的大型集装箱货柜，虽然距离很远，但是他还是隐隐约约看到有两个推进舱从远处沿着轨道升降器飞向那两个货柜，一旦推进舱和各自的货柜相连接，他们的磁力耦合器就会改变磁极以吸附货柜——两艘新的轨道运输船就在这短短不到30秒内完成制造。

希利不由得吹了声口哨，“这些机器可真他妈精准啊!”

埃弗里和希利的看法相同，不仅仅是这座轨道电梯上，泰尔拉所有7座轨道电梯都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分离组合，这些都让人惊奇不已，叹为观止。

“向右再转一次，然后你就能看到那扇高架气闸门。”希弗说道，她的声音在越来越窄的通道里愈发洪亮，“哦，你们来的真巧．刚好赶上一班电梯。”

同样等待在气闸门外的是十几个空间站的维护技师，他们不安地看着这两名不速之客——尤其是希利，这家伙一直在诡笑着。埃弗里看着眼前即将搭载他们的“马车”十分高兴，这些小型货柜主要用来将移民者们从飞船直接运送到丰饶星表面，看来里面没有什么乘客，埃弗里心想：“终于可以清净会儿啦。”

随着一阵呜呜的警报声，气闸门慢慢打开，埃弗里和希利跟随维护技师们穿过一段弯弯曲曲的通道进入“马车”内部，找好位子后，他们就把随身行李扔到了座位下面的储物柜里面。

“所有人都坐好了吗?很好。”希弗透过埃弗里座位上方的话筒说到，埃弗里系好安全带，虽然在轨道空间站里可以享受脚踏实地行走的快感——因为那里有自旋生成的人工重力，不过一旦”马车”离开空间站开始下降，这些美妙的重力就会暂时和他们说拜拜。

“祝愿你们旅途愉快。”

“哦，我肯定我们的下士先生会非常享受这次旅行。”希利朝埃弗里努了努嘴，狡黠地笑道。

警报声再次响起，随后气闸门慢慢关闭，埃弗里开始了自己的下降旅途。

在希弗的一小部分脑细胞控制埃弗里乘坐“马车”下降的同时，另一份乘客出现在了数据库核心投影器上。

“嗯，该怎么说呢，欧?西格宁小姐，对于您亲自到来主持这次船只审查失事工作我表示万分感谢，您的旅途还算愉快吧?”

希弗的全息影像穿着有如夕阳余辉一般的齐踝无袖礼服，她一头出彩的金发被收到耳后，如瀑布般直达腰部，在礼服的映衬下更显得光彩照人。白皙柔嫩的肌肤，婀娜多姿的身段，再加上她那如粉脂一般的玉颈和玲珑可人的尖尖小下巴——活像一个即将上台表演的美若天仙的芭蕾舞演员。

“就那样吧。”西格宁回答道，“我可不想从大老远被冻成冰棍运过来。”

那个坐在希弗数据库核心投影器前沙发上的女人穿着不怎么起眼的UNSC中层官员制服——一身比她皮肤的颜色稍深一些的灰色套装。领口的深红色DCS勋章和她的勃艮第唇膏恰好相映成趣，“最近几天，我可真是闲得慌啊，到处迩逛的感觉也是蛮好的。”

欧-西格宁的口音富有旋律，敏感微妙，希弗迅速翻阅了资料发现她出生于天鹅座的新耶路撒冷殖民地，透过数据中心的微型摄像仪，希弗看到欧?西格宁正背过手去整理盘起自己长发的那几个漂亮发卡。

“我觉得目前为止波江座的武器禁运行动执行得十分富有成效。”希弗尽力使自己看起来楚楚动人一些。

“嗯，我手头的案子在过去18个月里面竟然莫名其妙地翻了三番!”欧?西格宁叹了口气，“坦白地说，对于武器走私，我可并不是十分专业。”

希弗把手放到胸前：“哦，很抱歉又增加了您的工作量，我会重新递交我的证词并使其更加简明扼要，去掉那些对于小曲星系维护协议的风险评估直入主题……。

“实际上呢……”欧?西格宁打断道，“我还有一个当事人。”

希弗眨了眨眼睛：“哦?我不知道。”

“那是我最后才决定的，尽管我可以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了当地把你和他的审计合二为一。”

希弗感觉自己的线路内圈逐渐热了起来，他的?还没等她抗议一下……“

＜\\＞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

＜\很抱歉我冒然闯入，这些全是那个女人自己的主意，我保证。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件事与我有关啊，你管着那个装着导航电脑的盒子，而那一船的水果毫无疑问是我的嘛。

希弗花了几十微秒的时间考虑了一下，这家伙说得有点道理，但是如果麦克真要和自己一起审计，她就必须给他立下规矩。

》进行语音通讯。

》我想要她听见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宇。

“下午好!”麦克透过数据中心的扬声器懒洋洋地说道，“女士们，我没有让你们久等吧?”

“还好吧。”欧?西格宁从口袋里掏出掌上电脑，“我们才刚刚开始。”

在她启动电脑的短短几秒钟时间里，两个人工智能在私下里聊着天，

＜\我猜你是不是很不喜欢我说话的口气啊?”

》真聪明。

＜\呃，我可是很崇拜你说话那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雍容之气。

希弗放松了点，伸出手来指着欧?西格宁的掌上电脑：“假如您想找我的报告，它在第一部分，第……”当她不慌不忙地跟欧?西格宁说话时，她的逻辑核心跳过感情抑制运算数组的限制，怒气冲冲地直逼麦克而去：

》我受够你那无聊至极的调情了，真难想像一个正常的人工智能会对这种下流的事情如此乐此不疲。

》我相信你正在发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么疯疯癫癫下去，我只好将你那荒谬的行为连同DCS最高委托一起优先提交给我们的上司。

希弗顿了顿，核心的温度一路飙升。

＜\我看我们亲爱的女士有太多怨言了。

》你说什么?

＜\我引用的那可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句啊，我的甜心，你自己查查看啊。

》查查看什么?

希弗迅速从储存数组中扒翻出所有莎士比亚的戏剧(从古至今各种人类语言、方言版的莎士比亚戏剧)。然后把它们一股脑地塞进麦克的数据缓冲库中。希弗又找出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们各种语言版本的作品，把它们一起打包扔到了麦克的缓冲库中。希弗要让麦克这个死家伙知道，他不仅仅错误地引用了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我看我们亲爱的女士有太多怨言了)，而且就凭他对戏剧的那点幼稚理解，也可以这么说，他那点可怜的思考能力在自己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幼稚可笑。希弗还觉得不过瘾，又把从埃斯库罗斯(希腊悲剧诗人)时代的悲剧诗到25世纪宇宙荒诞主义喜剧，连同它们各种版本和语言的翻译，一股脑地丢给了麦克。

欧?西格宁抬起头来，“第几段来着?”

“……第三段。”希弗回答道，虽然她的回答仅仅慢了区区几秒钟，但是对于一个人工智能来说，这点时间简直和一个小时一样漫长。

欧?西格宁把胳膊放到膝盖上，脑袋偏向一边：“虽然没有强制规定，”她礼貌地说道，“但我还是请求你们不要背着我窃窃私语好吗?”

希弗向她行了个屈膝礼：“非常抱歉。”这个女人可是比以前和希弗打交道的那些DCS(商业航运署)雇员们聪明得多啊，“我和我的同事麦克刚才正在对比丰饶号角号的载货单据，以防出现什么误差。”

因为不想撒谎，希弗迅速将丰饶号角号的载货数据传输给麦克。

＜\仅仅只有莎士比亚戏剧吗?

》你什么意思?

＜\我还想要他的十四行诗。

希弗接着说道：“不过看起来我们各自掌握的数据之间没有什么误差。”希弗看不到麦克的脸，不过从他的话中希弗猜到麦克现在一定乐开

了怀。

“耶!”麦克兴奋地哼哼道，“我们两个的想法完全一致!”

欧?西格宁笑了起来：“请继续。”

希弗关闭了数组启用运算核心来帮助她回到通情达理的状态。她的编码逐渐赶走了心中的困窘、烦躁和所受的伤害。当她逐渐冷静下来，她重新打起精神来迎接麦克的反驳，但是，就像麦克无数次标榜自己是一名彬彬有礼的绅士一样。这次他直奔主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写——一句调情的话都没有。

第五章

丰饶星?2525年9月21日

“马车”刚刚从泰尔拉开始下降时，埃弗里就感觉到一阵似有似无的眩晕感。虽然轨道空间站上的人工重力并不是十分强，但是“马车”仍然要启动磁力结合翼以和3号升降梯的超导电膜电组进行短暂的排斥对冲加速——这样才能从那里顺利下降到达地面。就这样行驶了几千米之后，磁力结合翼才慢慢收回，停止了工作。埃弗里这时才感觉脑袋里面好过一点，现在只需要靠丰饶星自身重力就足以把将“马车”拉扯下去了。

透过“马车”内部的扩音器，迎宾电脑告知乘客们此次旅途的终点站是丰饶星位于赤道附近的行政首都奥特加德(Utgard(北欧神话)外宫，指Utgard—Loki统治下约顿巨人之家位于仙宫与尘世之外的部分)，整个旅途大约需要耗费一个小时左右。接着，隐藏在埃弗里座位上方的微型话筒询问埃弗里是否想听听殖民地政府机构对于丰饶星的大致介绍，埃弗里瞥了一眼坐在几个位子之外的希利，这家伙一直在无所事事地摆弄着自己的衣服。为了找个理由不再回答希利那令人不快的问题，埃弗里决定还是选择听听介绍来打发剩余的无聊时间。

突然，埃弗里感觉口袋里面的掌上电脑抖动起来，他从口袋里面掏出电脑，打开隐藏触摸板，链接上网络，然后戴上了耳塞。海绵衬垫的耳塞用着感觉正好。外面“马车”嘶嘶的加速声逐渐变成了低沉的怒吼，戴着耳机的埃弗里按下了录音陈述的播放键。

“我谨代表殖民地政府当局，热烈欢迎您来到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丰饶之都——丰饶星!”一个男声热情激昂地说道，“我是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尊贵的客人，叫我麦克就好了。”

殖民地政府徽章慢慢出现在埃弗里的电脑屏幕上——一只闪闪发光的雄鹰，周围是17颗星星，每一颖都代表着UNSC管辖的一个殖民星系。雄鹰张开的翅膀下面是一群翘首期盼的殖民者们，他们满怀憧憬地望着一列列朝着鹰嘴飞来的巨型移民船。

这徽章寓意着人们要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但是对经历过大反乱的埃弗里来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自我安慰纯粹是扯

淡。

“对于整个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人们来说，丰饶星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地。”伴随着背景正在播放的丰饶星赞美诗第一章节，麦克懒洋洋地介绍道，“但是，为什么整个星系只有我们才能为大家源源不断地输送鲜美肥美的嫩肉和营养可口的蔬菜呢?”为了更好地烘托气氛，麦克停顿了一下，就在这个空当埃弗里座位对面墙上投影器丰饶星的图像转了个圈，丰饶星的北极地区显示在图像上——

被逐渐下陷的大陆包围着的一片无冰深蓝色海洋。

“因为我们具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两个巨大优势。”麦克继续着自己的自问自答，“那就是我们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宜人的温度气候。艾达(EDDA，古冰岛两文学集之一，1230年问世的古冰岛散文集或1200年问世的古冰岛诗集)大陆覆盖了超过丰饶星三分之二的表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优质肥沃的耕地。两片低盐份的海洋——北面的胡金洋和南面的木宁洋——是丰饶星主要的——’

希利拍了拍埃弗里的肩膀，下士摘掉了一个耳机。

“你想要点什么东西吗?”希利指着观测窗旁边放着一排食物和饮料的自动售货机问埃弗里。埃弗里摇了摇头：“谢谢，我不需要。”

希利从埃弗里面前飘了过去，顺着过道一路到底。在“马车。的尾部存在着足够重力，希利稳稳当当地落下，扶着扶手来到自动售货机前面。还没等他走出一步，脚底就结结实实地打了个滑，摔了个底朝天。埃弗里看出他是在故意出丑——在旅途中给大家找点乐子。

希利的玩笑还真管用，坐在埃弗里右边一排位子上的泰尔拉维护技师们乐翻了天，看着动作滑稽的希利，他们又是拍手又是吹口哨，而希利则是耸了耸肩，无奈地笑了笑，继续来到自动柜员机前。

埃弗里皱了皱眉，他刚刚加入陆战队时非常喜欢希利这种性格的战友：喜欢开玩笑，到处惹麻烦，善于在教官眼皮子底下惹是生非。但是埃弗里的小队里面并没有太多像希利一样的捣蛋鬼，虽然埃弗里很不情愿承认，但是经过在海军特战部这么长时间同叛军进行作战，他和他身边的战友已经逐渐丧失除了冷酷之外大多数正常人的情感。他和周围这些“正常人群”已经渐渐疏远陌生了。

“艾达大陆百分之八十六的土地都位于海平面500米以下，”麦克继续道，“实际上，只有比福斯特(Bifrost：连接天地的彩虹桥)悬崖地区的地势变化起伏较大——通常人们称呼那里为大断崖——它将整个艾达大陆一分为二。请自己透过窗户向下看一看，现在您应该可以看到它，就在奥特加德西边不远的地方。

埃弗里摘掉了另一个耳塞．留下麦克继续慢吞吞地自说自话。

透过层层叠叠的云层埃弗里刚好能够看到比福斯特悬崖的一角——在胡金洋南面的大陆北部平原在这里急转直下，形成了沿西南方向斜切赤道的深不可测的石灰泥板岩断层。由于观察窗的角度问题，埃弗里并不能直接看到正下方的景色，但是他还是能够想像底下的情景：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泰尔拉的7座轨道电梯在奥特加德附近投下了美丽壮观的倒影。几分钟过去后，观察窗外是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田园风光：一望无际的绿色、黄色和灰色——不同颜色的梯田纵横交错着，被一条条银色的细线分割开来。埃弗里猜得没错，这里确实是轨道磁力运输系统的一部分组成结构——从7座轨道电梯延伸出7条高速主干道，以它们为中心的交通体系向四周末断辐射延伸，就像一片叶子上的叶脉一样细小而有序。

“马车”的电脑再次发话提醒乘客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马车”就要抵达奥特加德站了。当奥特加德第一座建筑出现在埃弗里视野中时，希利和那些技师们还在一起喝得不亦乐乎，地面的景色没有埃弗里想的那么雄伟壮观，远方的地平线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座高塔，而且没有一座超过20层楼高，但是每一座看起来都十分时尚漂亮。看来自从埃弗里上次来丰饶星，这里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埃弗里还记得自己上次来到车饶星时，整个星球不过只有一小片破破烂烂如贫民窟般的小房子，而整个丰饶星殖民地的人口那时才不过区区五六万人。埃弗里最后看了一眼掌上电脑上的数据，经过短短几年发展，现在丰饶星的人口已经足足超过了30万。

突然那些建筑从视野中消失，一切都骤然变暗，“马车”已经到达3号轨道升降器的基座站——一个巨大的方形建筑，它的旁边是一大片仓库，里面堆满了货柜。埃弗里和希利以及那些技师们排队等在行李取出口，在拿到行李后，他们一起从旅客终点站走出轨道升降器蔞座站，艾普森印第安星系明亮和煦的阳光照得他们睁不开眼。

“这些恶心的农业殖民地，”希利抱怨道，“总是他妈的热死人。”

奥特加德闷热的空气再加上两个人身上灯芯绒棉的制服，瞬间就把埃弗里和希利捂得半死。两个人沿着石板斜坡路刚刚走到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漫满汗水的衣服就紧紧地贴在他们身上。这时一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停到了路边，后座的全息屏幕上重复着这么一条信息——负责运输：约翰逊和希利。

“那还不快开门!”希利发着牢骚，一拳砸到出租车顶上。出租车打开车门，伸出后备箱。放好行李之后，埃弗里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而希利一屁股坐到了后面一排的位子上。仪表板里的风扇呜呜地吹了起来潮热的空气中顿时多了一股清凉之气。

“你们好。”出租车一边启动加入到路上零零星星的车辆之中一边叽叽喳喳地说道：“我被告知要带你们前往……”出租车顿了一下，接着机械地说到：“殖民地?民兵?训练营?格莱德希姆高速公路?第29号出口?目的地是否正确?’

希利擦了擦下巴上正在往下淌的汗水，刚才他在“马车”上还没有喝个痛快呢。他含含混混地说道：“是的是的，不过我们要中途停一下，现在先去第十三大街一趟。”

“明白，第十……”

“等等!”埃弗里打断道，“继续沿着原先的路开到训练营去!”

出租车慢了下来，看来它被两名乘客的意见不一搞糊涂了，出租车随后向左开了一段并停靠在路边的一个公园旁——那是奥特加德的中心步行公园。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刚才一个技师告诉我在那里有很不错的小妞……我觉得我们应该先——”

埃弗里打断希利，“出租车，换成我来驾驶。”

“您愿意承担因手动驾驶……”

“是的!再给我一张地图就好了。。

一个小巧紧凑的方向盘慢慢从仪表板里伸出，埃弗里紧紧地握着方

向盘，准备驾驶。

“人工驾驶确认完毕。”出租车说道，“请小心驾驶。”

埃弗里慢慢踩下油门开始加速，这肘挡风玻璃上出现了一幅熟悉到毛骨悚然的全息地图，埃弗里粗粗扫了一眼，突然回忆起了眼前的这一切。

“好了，把地图关掉吧，还有，把那该死的风扇关小一点。”

“你看，约翰逊。”希利卷起袖子，含混地说道，“你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你扫扫盲。到这里来参加这个什么殖民地民兵训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你不会莫名其妙地吃枪子儿，其次，这是份比较好混日子的工作。”

埃弗里猛地一打方向盘，希利的脑袋重重地撞在车门上，他哼了一声，重新坐好：“在波江座这一身制服可是会送你下地狱，在其他地方，有这一身行头可了不得呢。”

埃弗里控制自己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地松开油门把车子停了下来，在他的左边，中心公园的喷泉正在向空中喷水，水雾在整个街道上弥漫开来，出租车沾满尘土的挡风玻璃不一会儿就满是了星星点点的污泥，出租车迅速启动擦拭器讲这些污垢清洗干净。

“我身上的制服，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令我感到骄傲自豪。”埃弗里慢慢说道，“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是一名光荣的陆战队员，不是那些没上过战场，更别提作战杀敌的海军菜鸟们。我身上的制服经常会让我想起UNSC士兵行为准则，我记得上面明文禁止现役士兵饮用酒精并和平民无端勾搭在一起。”埃弗里等希利慢慢坐直了些，继续道，“最重要的是，我身上的制服让我想起了我那些再没有机会穿上它的兄弟们。”

埃弗里的脑海中又浮现起了那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队陆战队员如魅影般的闯人一家饭店，在黄蜂攻击机的热成像仪上呈现出一个个煞白的影像。埃弗星扭过头来，死死地盯着希利：“你不尊重这身制服，你就是不尊重我。听懂了吗?”

希利尴尬地咽了下口水：“嗯，我懂了。”

“从现在开始，请叫我约翰逊下士，明白?”

“我知道了。”希利做了个鬼脸，扭过头去看这窗外。他没有把心里想说的说完，埃弗里看着抱着肩膀的希利，心里明白这家伙想说什么——我知道了……知道个大头鬼。

出租车已经到达了中心公园长街的尽头，埃弗里加速穿过十字路口，路旁屹立着雄伟壮观的丰饶星议会大厦。这个I型的花岗岩建筑被一圈铁制的栏杆围在当中，前面是一大片经过精心修正的绿色草皮，大厦的屋顶覆盖着被阳光照得发白的稻草秸杆。

埃弗里想了想自己刚才对希利所说的话，他稍稍有些后悔。他和希利性格相似，但是自己却像对待一个毛头新兵一样对待希利。我是不是有点伪善呢?埃弗里有点搞不懂，回到芝加哥那三天他也是喝得烂醉如泥啊。

埃弗里刚想扭过头去向希利赔个不是。希利喃喃道：“呃．那个约翰逊……下士先生，您能行个方便把车子开到路边吗?我……不对，希利中士他有点醉了，想在路边吐个痛快。”

就这样安静地开了3个小时之后，约翰逊他们已经穿过了比福斯特峡谷底部，正疾驰在爱达荷(Ida：Idaho美国爱达荷州)平原上。艾普森印第安星系主恒星橙紫色余辉洒满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因为丰饶星比较小，所以极目远眺会发现地平线有那么一点点弧线——远方是一片弓形的成熟稻田，然后是爱达荷平原绵延几百公里的果园。埃弗里放下出租车的车窗，新鲜的空气扑鼻而来，将车内的闷热潮湿一扫而光。UNSC军方的地球历现在显示是12月，而在丰饶星现在正值盛夏——恰好是丰收的季节。

当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地平线后，天立刻就变暗了。高速公路上没有照明灯，附近也没有任何殖民者们的定居点。丰饶星没有自己的月亮，尽管星系内的4颗其它行星距离丰饶星距离都不远，但是那点黯淡的星光根本不足以照亮埃弗里他们前进的道路。借着出租车的前车灯，埃弗里远远望向前方的出口标志，把车开出了高速公路。

出租车在坑坑洼洼的砂砾地面上一蹦一跳地前进着，在麦田里面拐了几个弯后，车子驶进了一个阅兵广场，四周是一圈全新的单层建筑：食堂、兵营、车库、电力站还有医疗站——和埃弗里以前见过的那些基地布局差不了多少。

就在埃弗里开着车子绕着阅兵场的旗杆转圈时。前灯照到一个男人正坐在礼堂台阶上抽烟，烟味透过出租车窗户飘到埃弗里鼻子里。他立刻就闻了出来——威廉甜心牌香烟，这玩意儿几乎是所有军官们的最爱。埃弗里把车子停下从里面跳了出来，迅速向面前那个抽烟的男人敬礼。

“稍息。”庞德上尉深深吸了口香烟，“是约翰逊和希利，我猜得没错吧?”

“是的，长官!”两人齐刷刷地回答道。

庞德慢慢踱了过来：“很高兴见到你们，让我来帮你们拿点行李吧。”

“非常感谢您，不过我们两个人只带了两个包，让我们自己拿就好了。”

“轻装上阵，枕戈待旦哈。”上尉笑了。

走在上尉后面，埃弗里暗暗观察着庞德——他比自己稍矮一点，但有着更加宽大结实的肩膀。他猜上尉刚刚50出头，但是上尉那健壮的身材，干练的小平头，茶褐色的肌肤都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只是，上尉他没有右手。

埃弗里注意到上尉将制服袖口卷起，干净利索地扎在了自己的右肘上。埃弗里收回目光．他见过太多被截肢的人了，但是看到一个残疾的现役海军陆战队员确实挺罕见。

庞德朝出租车努了努嘴：“很抱歉让你们乘坐一辆平民的汽车过来。我们的疣猪在一个星期前就该到了，都怪那该死的运输舰又一次迟到了。我正在联系其他连排的小队长，他们估计现在正从奥特加德赶过来呢。”

”那些新兵们在哪儿?”埃弗里一边忙着从汽车后备箱拿行李，一边问道。

“他们星期一才过来，我们可是有一整个星期来准备迎接他们哈。”

埃弗里关上后备箱，就在他转身离开的同时，出租车自己启动，电

脑控制它开上高速公路原路返回了。

“哪个排是我的?“埃弗里问道。

“第一排。”庞德用手中的香烟指了指阅兵广场南面两个兵营中的一个说道。

希利把行李扛到肩上：“长官，你不会把我和那些新兵蛋子安排住在一起吧?”

“只是稍微住一小段时间，现在医疗站被塞得满满当当，什么时候你在里面腾出一块地方，什么时候你就可以搬到那里自己一个人爽了。后勤部的那些傻瓜给我们调拨了我们八辈子都用不完的医疗药品和补给品，他们一定误以为我们的处境和那些在贡品星系(注：此星系叛乱极其严重}的战地医院差不多呢。

希利吃吃地笑了起来，而埃弗里却没有。他回想起自己见到的战地医院人满为患的情景，那里再多的医疗物资储备也会在一夜之间被消耗殆尽。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就去食堂那里的自动售货机那自己找吧。”上尉继续说道，“去吧，好好休息下。我已经起草好了第097号计划，上面制定了详细的训练内容和日程，确保我们的第一阶段训练行动万无一失。”

“今晚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吗?”埃弗里问道。

庞德咬紧香烟：“没了，大兵，要是有事我们明天早上再去处理就好了。”

埃弗里最后看了一眼庞德叼在嘴里的香烟，然后敬了个礼，转身向第一排兵营走去。希利忙跟上他一起走了过去。

庞德上尉默默地看着埃弗里和希利远去的背影，他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动地一直等待。庞德扔掉香烟，朝上面踩了几下后．转身向自己在车库旁边的办公室走去。

半个小时之后，埃弗里把带来的行李整理妥当了，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房间的柜子里面——排长住在兵营前门的旁边。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希利在兵营另一端，一边哼哼唧唧地自言自语，一边整理着行

李和床铺。

“嗨．约翰逊下士!”医护兵扯着嗓子喊道，“你有香皂吗?“

埃弗里顿了顿，回答道：“看看淋浴台那里有没有?“

希利现在的毕恭毕敬让埃弗里脸上挺挂不住的，不过还好，埃弗里很高兴在自己的房间可以听到隔壁希利的讲话声，这样当训练开始时，自己对于那些新兵的心理动向也可以了如指掌。埃弗里明白，一个好的教官应该懂得如何避免每天训练下来筋疲力尽的新兵们把自己心中的不爽和郁闷发泄到别人身上——如何正视并转移自己的愤怒。假如教官对于士兵们的引领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他最终会赢得所有士兵的尊敬和爱戴。

不过埃弗里也清楚，总有那些小混蛋们想要整自己的时候．至少自己可以听到一些他们那不可告人的计划，并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先下手为强。

“唉，只在这里睡一晚上就好啦。”希利安慰自己道：“要是明天我还不能把那该死的医疗站清理干净，我就要搬去和那小子住在一起啦。”

“你要去上尉那里?”埃弗里把毛毯扔在床上，他要练习一下，好以后教那些新兵小子们如何叠出标准漂亮的行军被。

“不是，是另一个排的头儿，他叫什么来着……等等啊，我查查我的电脑。’

埃弗里铺平毛毯，干净利索地折叠起来——从前他的教官可是总是夸奖他被子叠得利索啊。

“伯恩斯……”希利说道．”诺兰?伯恩斯下士。”

埃弗里顿时怔在那里，呆呆地，一动不动。

“你认识他吗?”

埃弗里慢慢叠完被子，他摸了摸床上的枕头和床单：“是的。”

“哈．你知道他要来这里吗?”

“不知道。”埃弗里木然地把枕头套好。

“你们两个是朋友吗?”

埃弗里愣了一下，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认识他好久好久了。”

“哦，我晓得了!”希利用嘲笑的口吻继续道，“恭喜你们两个老相识阔别多年终于重逢于此啊哈哈，真他妈嫉妒死我了。”

埃弗里听到隔壁传来略略的窃笑声和拉行李拉链的声音：“唉。你觉得上尉的胳膊是怎么一回事啊?”

埃弗里没有回答希利的问题，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高速公路上疾速驶来的疣猪战车的引擎声所吸引。疣猪在兵营门口来了个急刹车，然后怒吼的引擎熄了火，接着埃弗里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埃弗里转身来到衣柜前，从里面拿出了自己干净的衬衫和裤子，还有印有UNSC黄铜色徽章的皮带。突然，他身后的房门被一脚踹开，埃弗里感到一阵冷风飕飕地窜进他的脖子。

“床叠得不错呀，”伯恩斯下士说道，“妈的，老子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一个月，是时候该了结先前发生的那一切了。”

埃弗里把皮带紧紧的卷在一起，藏在手心，然后关上衣柜门．扭过头来面对着自己先前的好伙伴，好搭档。伯恩斯没有戴着出事那天的银色面罩头盔，那天，埃弗里没能及时干掉饭店里的那个女叛军；那天，伯恩斯失去了3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眼前的伯恩斯仿佛又回到了那天出事的时候，他的目光飘忽迷离，深蓝色的眼睛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

“因为这一切的变故，”伯恩斯自嘲地笑道，“我有段时间整天大小便失禁，每次当那些护士们给我换来新的床单和被褥时，她们要不把它叠得紧得要命，要么就让它那么松松垮垮地铺在我的身子底下。”．

“很高兴见到你，伯恩斯。”、

“不过。”伯恩斯继续着，丝毫不理会埃弗里的问候，“你的这床被子叠得确实棒极了。”

爱尔兰下士伯恩斯的脸上布满了粉红色的新鲜伤疤——他的头盔玻璃罩在那次强烈的爆炸中被炸得粉碎。爆炸产生的弹片正中他的面部，给他留下了从左太阳穴到耳朵根部一条长长的缝合细线。他那乌黑的头发在爆炸中被烧得精光——现在那些刚刚长出的都是术后重新移植的头发。

“你还活着，我很高兴。”埃弗里说道。

“你现在怎么样?”伯恩斯操着浓重的爱尔兰口音问道。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生死与共，埃弗里已经完全可以听懂这些爱尔兰方言了。但是，他想告诉伯恩斯一件他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的事情。

“他们都是好人，好战士。我很抱歉。”

伯恩斯摇了摇头：“说这些话太晚了，一点用处都没有。”

说时迟那时快，伯恩斯以惊人的速度瞬移到埃弗里面前，张开胳膊狠狠地将埃弗里压死到衣柜上．然后反锁住埃弗里的双手用膝盖死死地顶着对方的肋骨。埃弗里痛得直抽冷气，下意识地一头撞到伯恩斯的鼻子上，伯恩斯呻吟着，松开了手，蹒跚地向后退去。

埃弗里一下子闪到伯恩斯背后，用皮带紧紧地勒住他的脖子。伯恩斯的眼睛一下子突了出来，埃弗里并没有想置他于死地，他只是想暂时制服伯恩斯。伯恩斯又高又壮，足足比埃弗里重20公斤，埃弗里必须尽可能快地控制住局面。

不过伯恩斯也不是吃素的，他怒吼一声．向前一倾身子，抓住埃弗里的手腕，将埃弗里狠狠摔到房间的墙壁上，力道之大连墙上的夹合板都被震出了细小的裂缝。

埃弗里被震得牙齿都快掉了下来，鲜血慢慢从他的嘴角流出。不过每次伯恩斯弓紧身子将埃弗里向墙上撞去的时候，埃弗里将皮带勒得更紧了。伯恩斯大口地喘着粗气，埃弗里看到他脖子上青筋毕露，耳朵慢慢变成了紫色。就在伯恩斯快失去意识之前，他一个倒钩，脚后跟用力踢在埃弗里的腹股沟上。

埃弗里也不敢示弱，他看准机会一脚踢在伯恩斯的胫骨上，然后用力将他压倒在床上，伯恩斯的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床角，鲜血四溅。埃弗里抬起拳头正要一击解决问题，一阵剧痛伴随着虚弱的酸楚感席卷

了他全身．伯恩斯眨着流淌着鲜血的眼睛，看准了埃弗里的拳头，稳稳接住了那冲向自己脑袋的一击。

“那时你为什么没有开枪?”伯恩斯咆哮道。

“当时有市民在那里!”埃弗里呻吟着。

伯恩斯一拳捣向埃弗里的肚子，然后抓着他的衬衫一路将他推到房门上，埃弗里感到自己的肺都要炸开了。

“你接到了不论付出任何代价，立即击毙目标的命令!别忘了!”伯恩斯怒吼着，抬起脚跺向埃弗里。

埃弗里从牙缝里努力地向外挤着：“那里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

“那我的小队，我的人怎么办!你想过他们没有?!”

伯恩斯试图一把抓起埃弗里，但是埃弗里左手格挡住伯恩斯的进攻，右手一记老拳锤到伯恩斯的脸上，接着抬起膝盖磕向对方的左肾。但是伯总斯动作更快，他一个回身死死扼住了埃弗里的脖子。’

“军队一直在培养你成为一名合格的杀手!他们都要我们成为合格的杀人利器!”伯恩斯将埃弗里摔倒在地上，踩着他的脸。埃弗里此时眼冒金星，他挣扎着想要起身，但是此时任何的反抗都是徒劳无益的。

伯恩斯冷笑着：“你没办法逃避这一切的，就像你他妈没办法逃避我一样。”

埃弗里就要昏死过去，突然，他听到背后一声清脆响亮的拉枪栓声。

“伯恩斯下士!”庞德上尉冷静的说道，“往后退，冷静点!”

伯恩斯弯下身子紧紧地勒住埃弗里的喉咙，“我们在解决一些私人问题，这里不关你的事。”

“放开他，否则我保证我你的脑袋会在下一秒开花。”

”放你妈的狗屁。”

“你锗了大兵，”上尉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冷酷，“我肯定会开枪的。”

伯恩斯慢慢松开了手，埃弗里软软地瘫倒在地板上，他看到上尉用右手的义肢握着一把M6制式手枪．他的手指和前臂肌肉组织都反射着钛合金光亮。

“我知道那次行动的伤亡人数。”庞德说道，“38名平民死伤，3名你小队的队员阵亡。但是约翰逊下士显然并不需要为这一切的不幸承担责任，他并没有任何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失职。这就是我想要让你们两个搞明白的。”

伯恩斯握紧了双拳。

“你现在暴怒如雷，我可以理解。不过今晚一切的不愉快，都到此结束。”庞德看了看埃弗里，“假如你还有什么事情，现在就可以解决。”

“没有，长官。”埃弗里嘶哑道。

庞德回头看了看伯思斯：“你有吗?”

没有丝毫犹豫，伯恩斯抡起拳头一拳打在埃弗里脸上，“这样子还差不多。”

埃弗里吐出一大口鲜血，他并没有逃避伯恩斯，是他自己跟来了——同样是退出投石机行动被调任到这里。埃弗里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这份怀疑和焦虑比白白挨打更让他感到无比的窝火。

“约翰逊，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庞德说道。

埃弗里猛地起身，朝伯恩斯撞了过去。

伯恩斯的一颗牙齿从空中落地，正好掉在了希利脚下的地板上，他听见声音刚要过来劝劝架，希利小心翼翼的抬起脚跨过伯恩斯的牙齿。

“上帝啊。”医护兵盯着地上的鲜血和牙齿喃喃道。

“好了，一切就此了结了。”庞德放下了枪，“这是命令。”

上尉最后看了两个下士一眼，然后转头关上房门离开了兵营。

“呃，牙科方面可不是我的专长啊。”希利弯下腰捡起伯恩斯的牙齿，小心翼翼地说道。

“没什么，我们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伯恩斯扭头盯着埃弗里，后者正机警地看着他，他朝地上吐了口血痰．”不过我永远也忘不了发生的那一切。”

说完伯恩斯慢慢转身离开了兵营。

“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止个痛什么的。”希利说道。

”很好。”埃弗里轻抚着下巴，现在他只想多和希利聊聊天，不要让自己犯困睡着。

埃弗里扭过头对希利说：“你确定现在要和我住在一起吗?”

医护兵停在门口，看到他一脸的笑容，埃弗里第一次感到了一阵放松和宽慰。

“和你睡一起还挺不错的，约翰逊。”希利扭头看了看外面伯恩斯的背影，“千万别让我和那家伙住在一起，说不定半夜里他就把我煮了吃了呢。”

第六章

次级罪责号上?艾普森印第安星系

达达布尽量压低自己背着甲烷储气罐的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引擎室。他手里紧紧握着一块石头。还有一大堆灰绿色的消化粉末——那是他刚从豺狼人的食堂里偷出来的。放松点……他不断对自己说，并弓着身子蹑手蹑脚地从一堆高低不平的架子后走过——这回可不能让它跑掉了。

斯克拉布(scrub)幼虫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覆盖在他们浮夸身体上的头发总是在不停地来回舞动着，一路上到处乱碰着那些要不烫得要命，要不就是冷得吓人的机器。达达布突然从蒸汽缭绕的房间中起身吓了斯克拉布一跳，它“砰”的一声从甲板上跳了起来，旋转着飞向安全的地点，从肺出气口发出了痛苦惊慌的颤音。

达达布扔出石头，幼虫噗的一声就被砸烂了。达达布扔出的石头继续向前滚着，碰到了次级罪责号引擎的保护罩上，激起了一片闪光，最终停在了一滩粘乎乎的绿色冷却剂里。如果放任幼虫不管，一直让它们舒舒服服地待在冷却剂里，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把冷却剂喝个一干二净。

看着烂成一滩泥的虫子尸体，达达布戴着面罩骄傲地喘息着，他伸出手指炫耀着：“干掉两个啦!“

咕噜人执事兴奋地眨着红色的小眼睛，游戏的规则并不复杂，只是用石头砸死到处乱窜的斯克拉布幼虫，越多越好。

自从次级罪责号通过跃迁来到异星人星系已经过去好几个时间周期了，楚尔雅舰长小心翼翼地循着异星人运输舰的轨道寻找它的出发地点。在此之前达达布无事可做，他才不相信那几个笨头笨脑的豺狼人会有心情去听他那长篇大论的布道呢。

达达布明白工程师在船上的重要性，当工程师们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时，任何事情都打扰不了他们。所以有工程师服役的船上，没有什么部件会坏上很长时间，工程师们会在发现问题后的第一时间就完美地解决掉它们。

＜捕猎!你也，试试＞达达布说着，递给工程师一块石头。

＜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你继续捕猎吧，看看能不能砸掉第三个虫子。＞

＜只是，游戏!只是，娱乐!＞

＜不，对你来说这是游戏，对我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谋杀。＞

达达布无奈地叹了口气，虫子就是虫子嘛!何必那么认真!这艘船上肯定躲藏着数以百计的斯克拉布幼虫，假如不清理掉其中的一些，不知道它们还会在船上搞出什么乱子呢!

达达布转念一想，难道工程师认为自己和这些虫子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它们都不会说话，只是船上可有可无的部件罢了。对于工程师来说，在船只没有损坏的情况下他就是一个摆设。达达布发现工程师身上的感官气泡鼓鼓的，仿佛是在谴责自己。

达达布看着引擎室的四周，突然发现了一个报废的能量块。

＜现在，不去，杀戮＞．达达布指着手中的能量块，＜只是，娱乐!＞

工程师倔强地哼了一声。

＜试试嘛!＞达达布请求道，＜就，一次!＞

工程师极不情愿地用触角卷起石头，随随便便扔了出去，却正中能量块的中心。

＜一个!＞达达布正要重新摆好能量块让工程师再投一次，楚尔雅的声音透过舰内扩音器响了起来。

“达达布执事，立刻来舰桥报到!对了，别让那个工程师一起跟过来!”

楚尔雅昏昏欲睡地瘫坐在指挥椅上，面前全息投影仪上令人眼花缭

乱的图案和数据实在是让她打不起精神来。通过不断侦测，全息屏幕上异星人星系的数据已经十分完备了——所有的行星和小行星，甚至还有一颗彗星都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异星人飞船的初始星球在屏幕的正中央闪闪发光，数千个大小相同，形状如一的蓝绿色圆形浮雕图案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整个星球上，楚尔雅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突然，浮雕和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投影器突然断电了。

“小心点!”舰长扭头对扎尔狠狠地骂道，那家伙拿着激光切割器正站在舰桥紫色凹面墙体旁边的一个壁橱那里。

“我再说一次，我只想让你暂时断开它和中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而不是把它烧成一堆灰!”

“我明白了……舰长大人。”扎尔赶紧屈从地低下脑袋向舰长认错，然后继续用手中的激光切割器鼓捣壁橱中一个有着三个金字塔形结构的装置。三个金字塔中较大的一个尖顶向下，而其余两个较小的尖顶向上，直直地对着那个大的金字塔——三个金字塔都闪耀着诡异的光芒。

这就是次级罪责号上的智能发光体，所有星盟舰船上都配备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装置。它在异星人的星球(丰饶星)上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浮雕、沟壑和闪光源，其中的每一个都可能代表着一处先行者遗迹。楚尔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她兴奋得全身发抖，舌头在嘴里不住地打着架。只要次级罪责号能够偷偷带上一些，她就……

豺狼人一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在星盟进攻豺狼人并试图将他们一同拉入朝圣团的过程中，大批豺狼人在防守小行星要塞的战斗中阵亡。楚尔雅至今仍感觉到祖先的海盗冒险精神在自己的血液中传承并沸腾。

豺狼人自古以来以海盗为主业。早在星盟来到之前，他们就在自己海洋密布的星球上四处探险，为了食物和配偶而和其它豺狼人部落大打出手。随着豺狼人社会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不同部落之间渐渐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与分歧，开始协力合作建造能够让他们离开自己母星的宇宙飞船。但是有一些部落仍旧摆脱不了自已身上的海盗习气，它们使用最新科技的宇宙飞船在太空中继续着烧杀掠夺的勾当。

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些四处游荡的宇宙海盗最后成了惟一让星盟军

队头疼的抵抗力量。但是一旦母星陷落，这种星空游击战注定长久不了。不得已，几乎所有海盗船长都接受了星盟的招安——只要他们允诺为星盟议会探索星空并传播圣教，就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舰船。

一些豺狼人觉得这是一个冒险发大财的绝佳机会，但楚尔雅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她眼里所谓的传教就是无休止地在太空里漫无目的的乱逛，被上面那些白痴莫名其妙地派去干这干那，然后就是必须一刻不停地搜寻先行者们留下的遗迹——就算真的能找到它们，也不会有一个子儿落到楚尔雅的腰包里。是的，也许在航行中楚尔雅没准走狗屎运可以发一笔小财：比如发现某个被遗弃的星盟殖民地或者是一艘破破烂烂的异星人飞船，但是这些小玩意儿太他妈的不值一提了，楚尔雅才不稀罕这些破铜烂铁。

终于让我熬出头啦，楚尔雅暗暗乐着。女舰长知道发现规模如此庞大的遗迹群，她从中中饱私囊一点小东西根本不会有人察觉到，这简直太棒了。

楚尔雅觉得脖子和肩膀上的硬结皮肤组织都因为兴奋而微微发热起来，这些硬结组织是豺狼人的一道天然安全护甲．足以保护雌性豺狼人在交配季节不被突然而至的打击所伤害。虽然楚尔雅那方面的欲望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她已经开始盘算起将来美妙的生活了：在星盟黑市上高价倒卖自己偷藏的先行者遗物．用赚来的钱将次级罪责号赎回一段时间，舒舒服服地享受一个梦幻般的交配蜜月长假。

楚尔雅惬意地靠在指挥椅上歪着头看着扎尔在一旁忙活一一他正努力搞定智能发光体和船上发信装置之间的线路，楚尔雅盯着扎尔手臂上突起的肌肉，已经看入了迷。其实楚尔雅喜欢那种有着高高个子的豺狼帅哥，但是扎尔那一身充满男性阳刚之气的雄性羽毛更是让楚尔雅为之疯狂，而且扎尔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可以立马搞定，楚尔雅想着想着，不禁全身都激动得沸腾了起来。

“舰长大人?”达达布向楚尔雅恭敬地鞠了一躬，然后满腹狐疑地看着旁边捣腾得不亦乐乎的扎尔。

“你能从这里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楚尔雅指着全息成像仪器问达达布。

“呃，这是一个拥有一颗恒星和5颗行星的星系。”达达布走近仔细观

察了一番，“其中的一颗行星好像……好像布满……先行者……”达达布看着全息投影仪，惊讶得屏住了呼吸。

楚尔雅抑制住自己内心的兴奋与狂喜，不动声色地说道：“智能发光器绝不会撒谎!”

楚尔雅以前从来不把圣典上的话当回事，以为那些纯粹都是瞎扯淡，不过这次楚尔雅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每个智能发光器都是由先知们所发现的先行者战舰上的一个神奇装置仿制而来——现在那艘战舰静静地停靠在星盟的首都“博爱之城”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头了。智能发光器是星盟至高无上的神器，任何无端毁坏它的人都将被处以最轻为死刑的惩罚。

女舰长知道咕噜人执事看到扎尔的所作所为后一定会急得蹦起来。咕噜人执事来回跳跃着自己圆锥形的平脚，一蹦一跳地伸着头想要知道扎尔拿着激光切割器到底在智能发光器那里干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楚尔雅甚至听到了达达布面具下面焦急的哼唧声。

“我必须马上将这些发光点汇报给议会!“达达布气喘吁吁地说道。

“不行!”楚尔雅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你绝不可以这么做!”

扎尔搞定了最后一个线路圈——智能发光器慢慢暗了下来。

“天哪!你这个异端!”达达布失声叫道。

扎尔听到咕噜人的叫喊后扭过头来拿着切割器走了过来，楚尔雅看到苗头不对立刻制止住了企图烤熟咕噜人的扎尔。虽然楚尔雅不止一次希望扎尔把这个讨厌的咕噜人撕成碎片扔进太空，不过现在不行，现在她需要达达布活着。

“执事，冷静点!”楚尔雅说道，“智能发光体没有损坏，我们只是让它暂时休息一下罢了。”

“但是议会!”达迭布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怎么向议会和宁静首相解释这一切啊?”

“总会有解释的……当捞够属于我的宝贝后，我们就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议会。”

楚尔雅伸出爪子指向全息投影仪，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发光点没有位于异星人的星球上。也许在外行看来这可能是由某种数据叠加或程序错误造成的，但是楚尔雅与生俱来的海盗般尖锐的视觉与意识告诉她：这肯定是一个被装载在一艘异星人飞船上的先行者遗物。她希望可以像捕捉到上一艘运输舰一样轻松逮住这艘飞船。

咕噜人执事被吓得全身发抖，他那蓝灰色的胖身体抖个不停。楚尔雅知道咕噜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端，只有先知才有资格靠近并使用先行者的遗物。如果毁坏智能发光器意味着死亡，那么公然违抗先知的意愿就意味着被永世诅咒——这可比痛痛快快地死掉难过一百倍。

突然咕噜人执事停止了惊慌失措，他盯着全息投影仪，又回头看了看扎尔手中激光切割器发红的尖韧，然后慢慢冷静了下来。楚尔雅明白眼前的这个咕噜人可不是一般的聪明，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舰长说出了全盘计划，而自己并没有被五马分尸，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楚尔雅需要达达布。

“我能为舰长做些什么呢?”达迭布问道。

楚尔雅咧开嘴笑了，她的牙齿在智能发光器的余晖映衬下泛着蓝光，“我需要你对议会撒一个弥天大谎。”

咕噜人执事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点了点头。舰长选定了一条新航向，直奔搭载先行者遗物的异星人飞船而去。

亨利?汉克?吉布森深爱着自己的宝贝运输舰——爱她那粗旷的轮廓，爱她那超低静音工作的肖?藤川跃迁加速器，更爱驾驶着她在茫茫宇宙中惬意地航行。也许有人会奇怪有了导航电脑的帮忙，为什么还要人类舰长来操控船只?汉克会告诉这些人他的答案——他超爱这艘船，胜过爱其他任何人，甚至连他的老婆也不能和这艘船相提并论。

人类船长在UNSC贸易船队中还是蛮常见的，他们通常负责驾驶运输舰和一些客轮。汉克就曾经在一艘从地球直达阿卡狄亚星(世外桃源)的豪华游轮上干过许多年，但是游轮上配备了大量的电脑和人手以满足乘客们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汉克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他不喜欢有人或者那些电脑的合成声音来打扰自己——他更喜欢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不是在游轮上工作的工资比较高，他早就辞职不干了。

除了不会操控船只进行跃迁(跳跃的进入和跳出点都需要导航电脑进行实时演算)，汉克对船只其他方面的操作早已烂熟于心。他喜欢自己驾驶的感觉，喜欢亲手点燃联氨助推火箭，驾驶飞船从地面上一飞冲天的美妙感觉。特别是驾驶这艘属于自己的船——终结号，更是让他心里美滋滋的。为了买下这艘船，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不过现在，至少他不用为任何人低三下四的工作，他就是自己的老板，时间长了，他也时不时地给那些老客户一点优惠来吸引更多生意。

汉克最忠实的客户莫过于君特重工业集团了，这个坐落于火星的超大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并生产能够大幅度减轻夜业劳动量的半自动农产机器人。此刻他的运输舰里面就搭载着君特公司最新的原型机——一个可以快速耕地的犁地机器人。这个不起眼的家伙可是贵得吓人，所以当汉克看到控制台上的报警器嘟嘟的叫起来时，他既怒又怕。

一艘不明船只从阴影里突然杀出，看来它早就埋伏在丰饶星航道附近了，终结号瞬间就被打残，而汉克却十分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不过突如其来的火炮烧掉了船上的肖?藤川跃迁加速器，把船尾的动力火箭和微波激射器也炸了个精光——船上值钱的部件全部报废……汉克以后几辈子挣的钱都不足以支付船只的修理费，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车饶星航道上曾经出现过海盗，所以也就没有再花一笔冤枉钱给船只加装一层防护装甲，现在他有点后悔，这钱好像并不冤枉……

汉克紧张地注视着控制平台，另一声警报刺耳地响起——靠近船尾的左舷货舱甲板被突破，他已经感觉到指挥舱的橡胶地板在随着某种东西进入船壳而微微颤动起来。

“他妈的。”汉克慌忙取下墙壁支架上的灭火器，他希望那些该死的海盗在进入船舱时没有伤及到那些贵重的君特原型机器人。

“很好!来吧!这些狗杂种想要凿沉老子的船!?”汉克怒吼道，把灭火器高举过头顶，“那他们得先把它买下来再说。”

次级罪责号上的螺旋突击钻已经在异星人飞船的推进舱上钻出了一个大口子，功率强大的突击钻工作起来把次级罪责号的中心舱映射得通红。

透过半透明保护罩看着外面正在与异星人舰船进行亲密接触的钻头，达达布无奈地叹息道：“这个傻女人怎么胆敢这么做?”

达达布看着中心舱里的楚尔雅，她此刻正站在扎尔背后，一只爪子紧紧地抓着腰带上的等离子手枪——就像古时的豺狼人海盗女皇——指挥自己属下的小喽啰们准备进入目标的战舰。剩余的两个豺狼人船员站在楚尔雅身后，正挥舞手中紫色水晶剑柄的光束剑。达达布看着他们，心里不禁可怜起这几个傻瓜豺狼人来，他们可不像自己那么聪明，明白花痴女舰长那愚蠹的决定可能会把所有人都引向一条万劫不复的深渊。

达达布觉得楚尔雅还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拿出一些先行者的遗物(尽管一些已被发现的先行者遗物已经被证实十分危险，即使是让操作熟练的先知分析操控它们也可能发生后果极其严重的灾难)。搞到先行者的遗物后，楚尔雅很可能会立即跳跃到星盟的中心领地——在那里有太多的先行者遗物，议会根本无法使用智能发光器发现她那私藏的宝贝——然后迅速找到买主以高价出售。不过达达布心里明白，船上那些无用武之地的目击者们很可能等不到楚尔雅出手遗物的那天就死翘翘了，而他本人，估计在给议会汇报完虚假数目的发光点后就会被杀掉灭口。

突击钻慢慢停止了工作，它已经在异星人船只上钻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让工程师去检查一下那边的气压。”楚尔雅对达达布说道。气压钻已经慢慢打开，通过钻头的能置盾就可以直达异星人的舰船。

咕噜人执事转过身来对工程师示意着，＜检查，空气，压力＞。在他们登上异星人舰船前，通常需要检查一下异星舰船和突击钻之间的气压是否大致相同，如果两边的气压相差很大，那么冒然闯入就意味着粉身碎骨。

工程师默默地从达达布身边飘过，“比较轻”在其他人眼里仅仅是一个有点用处的工具而已。它仔细检查着链接能量盾的控制器，然后满意地长吁一声。扎尔听到工程师确认没有危险的叫声后一马当先地跳了过去。

“这里没有危险!”扎尔通过通讯频道汇报道。楚尔雅立即命令另一个豺狼人船员跟上扎尔前进，而自己随后和比较轻一起穿过打开的能量盾进入了异星飞船。达达布深深吸了口气，虔诚地着祈求先知的宽恕，然后跟着它们一起踏上了异星人飞船的甲板。

这里面并不像上一艘船一样从头到尾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宽敞的空间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货物：有着六个巨型轮子的庞大机器。机器的前方是一个长满牙齿般尖刺的横梁，比机器本身还要宽上很多，上面密密麻麻分布的每一根尖刺都有达达布身高的两倍那么长。机器的大部分内部结构都被黄蓝色的金属覆盖在里面，但达达布还是看到了很多裸露的线圈和气胎，机器长长的横梁上端印着醒目的标志：J?O?T?U?N(君特)。

达达布伸长脖子看着横梁上的标记，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先行者遗物中有类似的标记，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达达布只是一名低级执事，先行者留下的圣迹中有太多他所不了解的复杂谜团了。

“让工程师分析一下这东西的结构。”楚尔雅发号施令道。

达达布拍手吸引着工程师的注意力，＜检查，圣迹!＞

工程师把气囊鼓到最大，增大漂浮力飞到了机器巨大的轮子上面，开始检查五颜六色的电线。

舰长命令扎尔和另外两个豺狼人去检查那些放置在机器后面舱门那里的几个集装箱，三个豺狼人迫不及待地冲过去乱扒起来，瘦弱的爪子在箱子上挠来刺去，不一会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从箱子里泄露出的白色烟雾中了。

“执事，现在可是证明你能力的绝佳机会。”楚尔雅冷冷的说道，“现在去给我找到这艘船上的通讯装置。”

达达布向舰长鞠了一躬，然后迅速跑到货舱后部，升降平台和上次的工作原理一样，所以他不怎么费力就来到了通往指挥舱的走廊，达达布这时突然想起了上次在路上的那摊污秽的大便，他蹑手蹑脚地走进指挥舱，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

咣的一声，达达布感觉自己的储气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他惨叫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跑去，紧接着他的胃上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甲烷嘶嘶的从储气罐的裂缝中泄漏出去。

“饶我一命吧!”达达布尖叫着，双手抱头在地上紧紧缩成一团。他听到异星人叽哩咕噜的用惊奇的语气说着什么，然后踢了自己的腿一下，达达布将护紧脸部的双手闪开一条缝，偷窥着眼前的这个异星人。

他又高又壮，大部分身体被一件合体的衣服覆盖着，他龇牙咧嘴地将一个金属圆柱体高举过几乎全秃的头顶——这家伙可不怎么像拥有圣迹的人啊。

异星人又狠狠踢了达达布一脚。他愤怒地朝达达布咆哮着，而后者完全听不懂异星人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求求你了。”达达布呜咽着哀求道，“我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的低三下四更加激怒了异星人，他向前走了一步，用手里的金属圆柱体狠狠的砸了过来，达达布惨叫着捂住了眼睛等待那致命的一击。

但是他没有等到那足以送他归西的最后一击，他听到那个金属圆柱体掉在橡胶甲板上，慢慢滚向指挥舱的另一端。慢慢地，达达布松开了双臂。

眼前的异星人张大嘴巴，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脑袋．摇摇欲坠地站在甲板上，然后他突然失去平衡向达达布跌了过来，达达布迅速翻滚到一侧，异星人脸朝地重重摔在了达达布刚才蜷缩的位置。这时达达布听到了背后传来一声紧张的唧唧声。

“比较轻”漂浮在指挥舱走廊上，他的三只触角紧紧护在气囊前面，第四只颤颤巍巍地伸了出来，开始达达布还以为他是因为惊吓而在发抖，然后他发现工程师正试图说什么——他正在努力比划着：＜一个＞。

外面走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舰长挥舞着手中的等离子手枪挤开工程师冲了进来，她红宝石般的小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异星人尸体。

“它是怎么死的?”楚尔雅问道。

达达布低头看着异星人的尸体，他发现异星人的后脑多了一个小洞。达达布小心翼翼地伸出两个手指进入异星人头上的伤口，他在异星人的大脑中摸到了一小块坚硬的物体，达达布慢慢将它抽了出来仔细端详着：那是“比较轻”最后用来砸能量块的小石头。

希弗并不希望在航行过程中过多打扰她属下的那些导航电脑，她逻辑核心的深处还保留着大脑供体的一部分记忆——那是一个整天忙碌到无暇顾及自己刚出生孩子的母亲。当船只位于跃迁空间断层时无法和它

们进行通讯联系，所以希弗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将欧?西格宁最新附加的安保措施告知那些还未抵达常规空间的舰船。

＜\\＞丰饶星负责航运的人工智能希弗》DCS．CUP#一00040370

＜\保持船只的固有航向。

＜\保持船只的固有速度。

＜\一切正常。\＞

连接丰饶星和其他星球的运输舰在从跃迁空间断层返回常规空间时都要选定一条极其精准的轨道，丰饶星以每小时15万公里的速度环绕艾普森印第安星系运动，比大多数UNSC的殖民星球都要快。所以当船只返回常规空间时，导航电脑通常要重新计算船只集结点并加快速度赶往丰饶星。

因此希弗要求所有的导航电脑重新计算轨道，加快速度于丰饶星公转轨道相对较远的地方进入丰饶星。

希弗打开通讯频道和另一艘船打着招呼。她同时和数百艘船只进行交流，不断告知他们相关的最新命令，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信息。

希弗控制情感的运算数组不断告诫她面对单调重复的回答不要着急上火，但她还是不可抑制地恼怒起来。DCS那个该死的欧?西格宁坚持要她对每艘进入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船只都要重复检查阿尔戈斯数据和其他的一些琐碎的情况。希弗知道她必须忍耐下去——这是DCS对于她上次小小失误的带有羞辱色彩的惩罚。

值得庆幸的是，欧?西格宁还算有点礼貌而且工作效率还算蛮高。对于希弗的船只检验报告总是可以第一时间作出放行批示。但无论如何她是一个人类，每天必须保证一定时间的睡眠，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有些运输舰在检查完毕前不得靠近丰饶星，这让那些船上的导航电脑更加焦虑不安……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DCS．TEU#一00481361

＜\终结号，注意了!

＜\注意保持预定航速继续前进!

虽然终结号仍然位于正确的航线上，但是它的航速却以每分钟500米的速度慢慢降低，这种程度的减速足以让它偏离目标丰饶星。

＜\终结号，听到我说话了吗?

＜\请在任意频道回答我，这里是丰饶星，请回答。

还是没有任何回答，希弗已经确定这艘运输舰已经赶不上集结点了。

希弗正要开始着手分析可能导致终结号无端减速的原因时，运输舰突然从希弗的视野中消失了，或者更准确地来说，终结号的单一信号突然变成了无数细小的雷达信号。

希弗呆住了，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整艘船爆炸了。

希弗看了看时间，午夜刚过，她接通了欧?西格宁位于奥特加德寓所的通讯频道：“估计她正在睡觉吧。”

“早上好，希弗，需要我帮忙吗?”欧?西格宁端坐在书桌前，希弗看到欧?西格宁还穿着她们上次见面时所穿的灰色套装，那头乌黑的长发已经卷成一团，希弗这才发现她的床被还是整整齐齐的，她根本没有睡过。

“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吗?”欧?西格宁嗅到了一丝异样，机警地问道。

“我们又失去了一艘船。”希弗说道．将相关数据打到屏幕上。

希弗看到欧?西格宁微微欠着身子，看着屏幕上的数据轻轻张开了嘴巴，与其说她被希弗的消息所惊讶到，倒不如说她早就预感到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她一直等待希弗来向她报告这样的消息。

“船只的名字和航线?”

“终结号，从火星出发前往致远星。”

“可是有30艘货船在那条航道附近航行啊。”欧?西格宁沉思着，她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屏幕——希望从希弗所给的数据中找到什么有用的东

西。

“为什么偏偏是这艘船?”

终结号的载货单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台君特原型机器人，看着附近的阿尔戈斯探测器对船只爆炸后星尘的分析数据，希弗仍然不确定君特机器人和这次爆炸有什么联系。附近几乎大部分的运输舰都装载着农产品和一些丰饶星居民所需要的日常用品，一些船只上措载的货物是君特机器人的替换零件和其他一些农业用机械。在对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希弗发现除了终结号上搭载的是一台君特原型机器人外，好像还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正要发表意见时，她发现欧?西格宁动了动嘴唇，根据数据运算核心的要求，和人类对话时必须使用正常的言语进行沟通，而贸然打断人类讲话对人工智能来说是一件十分没有礼貌且粗俗无礼的事情，于是她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并尽力让自己不抢先说出她们共同的发现。欧?西格宁眨了眨绿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解释道，“终结号上有一名人类船员，他同时也是船长。”

第七章

丰饶星?2525年1月16日

第一排的新兵们吃好早饭把盘子扔进食堂的消毒池里，埃弗里带领他们开始了一天的常规训练：沿着格莱德希姆高速公路短跑10公里。经过了两周的身体素质强化训练，这些小伙子们对于这条路已经相当熟悉了——笔直宽阔的道路，两边都是茫茫望不到头的麦地，不过今天埃弗里还是给了他们一点惊喜，排长命令他们每个人都带上25公斤重的行军作战背包来进行这场愉快的晨练。晌午的艾普森印第安星系阳光明媚——或者说是烈日炎炎更贴切一些，白花花的太阳惬意地把光芒洒在战士们的身上，每个人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享受着这美妙无比的日光浴。

甚至连埃弗里这样的老兵也对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有点吃不消了，自从放假回家到现在，他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像样的训练，从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到地球，再从地球到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连续冷冻休眠航行给埃弗里留下了严重的冷灼伤害——冷冻休眠航行时对于休眠者注射的药物可能会对其循环系统造成某些不可预知的副作用伤害，从而导致休眠者的肌肉和关节部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变和不适反应。埃弗里感觉自己现在的状况糟透了，而漫漫的行军路程使他的膝盖和肩膀如针扎一般疼痛难忍。

埃弗里整理着背上的包裹慢慢退到队伍的一旁，在下属面前掩饰自己身体的不适其实十分简单，因为全部36名新兵都累得筋疲力尽，哪有闲心去理会教官。汗水哗哗地沿着埃弗里的鼻子流淌到他的下巴然后滴到地上，眼前的一个新兵终于坚持不住趴在路边狂吐起来，不一会儿，半个连队的新兵们都连锁反应似的歪七扭八地倒在路边尽情呕吐着早上刚吃下去的食物。

杰肯斯，一个有着铁锈色头发的年轻新兵在埃弗里面前出尽了洋相，他蹲在地上，瘦弱的双臂撑在膝盖上，发出一阵阵瘆人的，似哭非哭的嚎叫，听起来像是某种痛苦到极点的呻吟。埃弗里注意到从他脏乱不堪的靴子上慢慢淌下一行黄色的脓水，看着他松松垮垮的鞋带，埃弗里皱了皱眉头，他肯定是脚底长了一个大脓包。不过他心里清楚杰肯斯还面临着一个更大更危险的问题——脱水。

埃弗里从行军包里掏出一瓶水扔到杰肯斯颤颤巍巍的手中，“把这瓶水慢慢喝掉吧。”

“是，下士!”杰肯斯艰难地喘着气，但他并立即没有喝水。

“现在就喝!”埃弗里吼道。

杰肯斯立马站直了瘦骨嶙峋的身子，速度之快让沉重的背包差点把他连人带倒。他打开瓶盖，咕咚咕咚地喝了两大口。

“我说你慢一点喝。”埃弗里正努力抑制住心中的怒火，“否则你可能会出现腹部绞痛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不舒服。”

埃弗里虽然心里清楚殖民地招募的这些民兵和正规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是拿对陆战队员们的标准来要求这些菜鸟。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曾经在丰饶星强力部门和紧急状态部门工作过，所以他们或多或少应该可以适应这些高强度训练。但这些菜鸟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劣势，他们中的很多人年龄偏大，有些人甚至都快四十岁了．这给训练平添了更多的难度。

排队里像杰肯斯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也让埃弗里头疼不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农场出生长大，但是因为丰饶星的君特智能工作机械包办了所有的繁重农活，这些小伙子们外不强中也干的身体素质根本无法适应如此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更别提上战场了。

“希利!”埃弗里指着杰肯斯的靴子喊道，“这个小伙子的脚就要废掉了，你快过来看下!”

“马上就来!”希利喊道，他正忙着给几个脸庞被晒黑的胖子倒水，“达斯和亚伯太肥了，我的老天啊，他们是怎么买到自己能穿的这么大号的衣服啊?”医护兵大吵大嚷着，他故意拉大嗓门好让全排都可以听见他的怪腔怪调，一排少数几个肚子里还留着早饭的新兵——同样他们的幽默感并没有被严酷的训练赶跑——略略的笑了起来。

埃弗里皱紧了眉头，他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希利在这里活蹦乱跳地耍宝，把他好不容易刚刚营造起来的严肃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同时，这家伙竟然跟每个新兵都混熟了而自己却还不得不看着士兵身上的胸牌来点名。

“你们的嘴就真的不能闲住吗?你们的腿现在还不够爽吗!”埃弗里猛地打断道。“去拿水来把它们喝光!我现在只想听见你们喝水的声音!这样就能让你们的臭嘴安静一会儿，别吵得我心烦!”

36个人立刻拿起水来听从命令对瓶吹，杰肯斯喝得尤其卖力，埃弗里看着杰肯斯的喉结一上一下的来回移动着，心想这孩子连我让他慢点喝的命令都听不懂啊。

要塞快车道上隐约传来叫喊声，是伯恩斯和他的第二排回来了，埃弗里甚至可以听到他们有节奏的调子——高唱着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伯恩斯带头怒吼着，二排的新兵们跟着他一句一句的唱了起来：

当我为国捐躯请将我深深掩埋，

放置一把MA5机枪到我的脚踝。

不要为我哭泣，不要挥洒热泪，

请整理好我的PT装备。

假如有天早上大约五点时分，

大地为之颤抖，天空雷鸣闪电，

无需畏惧，不必害怕!

那是我的灵魂在向前疾驰!

2排慢慢从公路上跑了过来，然后列队走进阅兵操场，庞德上尉就站在操场上，和上次一样他的右臂袖口扎了起来。

“立正!”埃弗里喊道。

庞德等了一会儿好让一排的战士们有时间站起身来，二排的战士们可以喘上几口气，然后用温和的口吻问道：“刚才热身的感觉还不错吧?”

“长官，是的长官!”新兵们乱糟糟地回答道。

庞德扭头对伯恩斯大声说道：“我看我们的新兵觉得刚才的热身一点也不尽兴，对吧下士?”

“是的，我也觉得他们还想要多玩一会儿!”伯恩斯吼道。

“也许10公里对于我们这些头脑发涨的新兵朋友们太小儿科了。”

“我很乐意再带着他们出去逛一圈，上尉。”

“唔，别急，让我再确认一下。”上尉拍了拍腿问道，“我再问一遍，刚才热身的感觉还不错吧?”

所有72名士兵整齐划一地喊道：“是的，长官!”

“明天我们继续这么稍微热身一下怎么样?。

“明白，长官!”

“哦，这回我听清楚啦。好了，解散!”

新兵们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歪七扭八地呻吟着离开，庞德对埃弗里招了招手：“他们今天跑得怎么样?”

“背着那些作战包跑成这样还不错。”

“今天下午有什么训练他们的计划吗?”

“我打算带他们到稍远的地方拉练。”

庞德满意地点了点头，“不错，是时候让他们出去训练一下子了，不过今天下午你还是先把一排暂时交给伯恩斯吧，我们有点事情要办。”

“长官?”

“是奥特加德的至日庆典。丰饶星总督给我发来两份请帖。”上尉朝伯恩斯那里努了努嘴，一个倒霉的新兵蛋子刚刚没有忍住把一肚子的早饭尽情倾吐到了下士的靴子上面，“这可是一次正规的礼仪活动啊，就是那种女士们都穿长裙礼服的那种。”庞德看着埃弗里笑了，“我感觉你比伯恩斯更适合去参加这种活动。”

“我知道了。”埃弗里最讨厌的就是被一群醉醺醺的官老爷们围着七嘴八舌地询问有关大反乱的事情，不过看到穿着那满是呕吐物的靴子开始带领士兵们做俯卧撑的伯恩斯，他不得不承认上尉也许说得很对。

同时，埃弗里还想找个机会问问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伯恩斯也被转到丰饶星服役?自从他们两个人在兵营里面痛痛快快地干了一架之后，他和伯恩斯就再也没有说过话。埃弗里没有机会去问伯恩斯为什么也来到了这里，也许在去奥特加德的路上，庞德上尉会给他解释为什么UNSC会从投石机行动中抽出两名镇压叛乱的小队队长来这里。

埃弗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无论庞德上尉的答案是什么，他都不会喜欢。

“我们的派对六点三十分开始。”上尉对埃弗里说道，“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最快速度和我在车库碰面。”

埃弗里匆匆敬礼告退，然后返回自己的连队。

“佛希尔、维克，安德森、杰肯斯!”他从掌上电脑上点名道，四个人站了出来，“听说你们四个人从来没抄过真家伙，这不会是真的吧?“

”是真的，下士。”四个人犹豫地回答道。

队伍里一些年纪稍大的曾经干过民兵或者是巡查官的士兵偷偷笑了起来．他们工作时是佩戴手枪的，杰肯斯他们四个在这些“老鸟”眼里真是太不专业了。

“有什么好笑的!假如和敌人交上火的时候，他们几个躲在你们后面，你们还会开心吗?”埃弗里咆哮道。

笑声嘎然而止。

埃弗里示意杰肯斯四人立即集合：“上尉和我要出去办一点事情，从现在开始你们暂时归伯恩斯下士管理，他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四个人茫然地面面相觑，不明白埃弗里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会教你们如何用枪。”埃弗里解释道，“好好打，千万别打到自己人身上啊。”

一个小时之后，埃弗里和庞德上尉已经坐在“疣猪”上沿着格莱德希姆高速公路朝东疾驰而去了。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太阳在头顶肆意地散发着强烈的光芒，埃弗里对于这辆“疣猪”配有顶棚十分满意，在战斗区

域，缺少车顶和侧门的疣猪运兵车经常使坐在其中的陆战队员们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不过眼下埃弗里两人惟一的敌人就是那汗津津的深蓝色制服，这种敞开式的畅快构造着实让两人惬意无比。

为了更凉爽一些，两个人都脱掉了外套并把衬衫的袖子卷到了手肘那里，庞德还是用衣服挡住了自己那支残疾的手臂，埃弗里猜想可能是因为钛台金结构的关节在阳光的直射下会发烫得厉害吧。埃弗里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上尉刮擦着自己那只有问题的手臂，用力挠着关节连接的部位。

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在车里欣赏着外面的美景，高速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然后是广袤无边的桃园和苹果园，埃弗里此时不知该如何打破这难堪的沉默，他总不能劈头盖脸的问道“为什么我会被分配到这里?”埃弗里心想上尉这么遮遮掩掩一点有什么其他原因，看来他要耍一些小手段才能从上尉嘴里套出实话。

他想了一想，说道：“长官，请原谅我的冒昧，不过我很好奇您的手臂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M-EDF9/21/1……”庞德回答道，他提高嗓门让声音盖过疣猪的引擎，“你对这支部队还是蛮熟悉的吧?“

埃弗里在脑海中思索着这串代码，海军陆战队第九远征军第二十一师一营，这应该是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服役的众多部队中的一支。

“是的，长官，再清楚不过了。”

“嗯，就在那里。”上尉用两根金属手指从口袋里面夹出一根威廉甜心牌雪茄，“我曾经是那里的头儿。”

埃弗里看到对面一辆大货车猛地打了一把方向盘，“你在那里都执行过什么样的任务啊?”

他尽量使自己的口气听起来自然一点，不过假如庞德上尉所言不虚，那么他过去也是隶属于一支镇压叛乱的精锐前线部队——他出现在丰饶星和自己以及伯恩斯被调到这里一样是那么扑朔迷离。

“让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下士。投石机行动，你和伯恩斯的个人简历上都标明了你们参加过那次行动，两星期前我他妈的和你一样也

没有搞明白。”上尉弹了弹烟蒂，“为什么上头送你们这两个可恶的婊子养的家伙来这里?”

“我正希望您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呢。”

“我他妈要是知道才怪呢。”庞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打火机给雪茄点上火，“上面的那些人对我口风很紧啊。”

他惬意地吐出一口烟雾，然后把火机放回口袋：“特别是我现在又被降级了。”

埃弗里想起来了。对了，他思索着，陆战队营级指挥官军衔至少应该是中校才对——整整比庞德上尉高出两个级别。但埃弗里还是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是庞德的一番解释让他更加迷惑了。

“什么降级，长官?”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失去了我的手臂。”庞德慢慢说道，“在波江座第二星系的极乐世界城。”他用脚踩了踩弹在疣猪上的烟灰，“说来话长啊，那时候沃特斯和他的那群狗杂种刚刚打破一切的宁静，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兴风作浪。”

罗伯特?沃特斯上校——或者是UNSC战士们眼里的那个“狗娘养的混蛋”——是一名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出生并长大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不幸的是这个杂种在大反乱刚刚开始就临阵倒戈，投入了独立者们的怀抱。他和他手下的那群变节者们是投石机行动的优先打击目标，到现在那命大的婊子养的还是完完整整的，至今还没有人能找到机会干掉他，虽然埃弗里曾经差点有机会打爆这个白痴的脑袋。

“我们那次希望找机会干掉沃特斯的副手。”庞德深深吸了口雪茄，继续道，“指挥中心的那些头儿们希望我海陆并举，全方位突进到城市边缘，争取不战而起到震慑作用，给那些支持独立者们的当地居民一个下马威，迫使他们放弃并赶走那些叛军。但即使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城市居民们仍然意见不一，支持赶走叛军和坚持留住叛军的居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看到城市里那些支持UNSC中央政府的无辜平民们，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作出一些退让，或者说是作出一点谈判的姿态，这样可以赢得更多的民心和支持。”

埃弗里叹了口气：“和我自己当时在饭店那里想的差不多。”

“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庞德摇了摇头，“我曾经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叛乱很有信心，因为这个家伙——也就是我的目标，沃特斯的副官娶了一名当地官员的女儿，我带领一队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来到那家伙的岳父家，当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自己家门口，他岳父一点都没有惊慌，相反他从容镇定地请我到客厅里面喝茶聊天。”

庞德朝外弹了下烟灰，“我们刚开始在谈天说地，无所不聊，当时的气氛十分活跃。当副官的老婆给我倒第二杯茶的时候，我开始切八正题，‘我们正在全力寻找你的女婿……你知道我们能在哪里找到他吗……我们保证不会伤害您和您的女儿’等等之类的话。”庞德望着疣猪的前挡风玻璃，顿了一下，“那老头深沉地望着我的眼睛，突然说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无论付出多少牺牲我们一定会笑到最后’。”上尉边说边用自己的义肢比划着，　　”然后他起身拥抱了一下那副官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就像这样从口袋里面掏出……我花了整整一秒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竟然是一颗手雷。”

埃弗里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庞德的经历让他感到震惊，同时还有一丝悲哀。

“我突然明白这老头给我布下的是一场鸿门宴，他决心为伟大的反叛事业献身我倒是可以理解，可为什么要连累自己的家人，白白牺牲他们的生命?真他妈的不可思议。”庞德把只剩一半的雪茄塞到嘴里。“部署在外面的狙击手慌乱之中匆忙开枪，虽然把那老头打成了两截，但是他已经拔掉了手雷的引信。”上尉耸了耸肩，“就在爆炸的一瞬间我扑到在地上……事情从此开始就他妈的愈发不顺了。”

埃弗里心里明白庞德所指的不顺是什么意思，之后的行动肯定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高层只好将责任归咎于庞德——他被连降两级。

“那些高层曾经想让我提前退役，但是我坚持留了下来。”上尉继续着，“从一点一滴做起，直到有机会来主持殖民地民兵训练这个项目，我已经淡忘了那次的不幸和灾难。”他向埃弗里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但是你们两个呢?”

埃弗里感到自己又一次语塞，庞德仿佛也在回味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两个人同时陷入了沉默。

疣猪行驶到一片苹果林旁边，埃弗里看到了君特——一对体型巨大

的采摘机器人，超长的手臂足以使它们够到整棵树上的果子。埃弗里想起了希利曾经和自己排里的一名新兵争论丰饶星上到底有多少个君特机器人，医护兵说什么也不相信丰饶星上平均每个居民都有三个君特机器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意味着丰饶星至少有一百万个君特，那个新兵不得不向希利解释君特机器人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从最小的农作物养料浇注飞行机器人到像果园里那种巨大的六轮猛兽应有尽有。

“真可笑。”庞德打破了沉默，“起初我很怀念过往的那一切，我的士兵们，我经历过的那些战斗，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可现在才发现那些我经历过的事情是多么疯狂，在一切尚有希望挽救的时候，是我的一个错误决定毁了一切，让更多无辜的人们白白丧命。”

埃弗里点了点头，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心情——我懂，我懂这一切的一切。

比福斯特悬崖逐渐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中，到达悬崖的斜坡路段大概还需要半个小时，抬头望去，埃弗里看到前方弯弯曲曲的黑色之字形公路盘旋上升，沿着它就可以一口气直达奥特加德了。

悬崖的两边是两条相距数百公里的磁悬浮列车轨道，粗粗的单轨车道从比福斯特悬崖顶端一路向下直达艾达海。埃弗里看到远方一列火车从南边急驰而来，如此之快的车速说明它现在肯定是空载——估计现在正有几百个君特机器人满载粮食和水果在某个车站等待着这趟列车的到来。

“说不定上头希望你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好好修整一下子?”庞德上尉猜测道。

“也许吧。”埃弗里说，可能事情确实没他想得那么复杂，就是这么简单吧。

“那么就从今晚开始好好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好好喝几杯，找个漂亮的姑娘跳跳舞、开开心。”

埃弗里笑了：“这不会是个命令吧，长官?”

庞德乐得直拍大腿，大笑道：“没错，下士，这是一个命令哦。”

埃弗里把疣猪慢慢开进丰饶星议会大厦的花园，通过一路的交谈他

了解了更多有关庞德上尉的情况。他这么长时间竭尽全力打击那些无耻的反叛者们，连自己大儿子的婚礼和他第一个孙子出生都没能回去看上一眼——他是多么想念他们，亲人在他眼中比自己失去的那只手臂还珍贵无数倍。看着庞德上尉下车穿好衣服，戴好帽子，一丝不苟地整理自己的服装，一丝深深的敬意从埃弗里的心底油然而生。

议会大厦的大厅里到处都是衣冠楚楚的受邀者们，打着领结穿着燕尾服的男士们，穿着高领晚礼服的女士们——虽然这些款式的服装在地球和近地殖民地中早已落伍，但它们在丰饶星的上层社会中却是刚刚兴起。看到埃弗里和庞德走进大厅，一些宾客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下士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参加聚会的陆战队员——或者说是第一个士兵更准确一些。

当他们慢慢登上台阶跨进舞池，好奇的目光逐渐冷淡了下来。埃弗里苦笑了一下，我们今天来这里可是让这些贵人们开了眼了，不过看起来我们可不太受欢迎，看起来UNSC在丰饶星对于叛乱的整治不利使我们这些陆战队员并不像在别的星球那么受欢迎啊。

“尼尔斯?特恩。”楼梯平台上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一只粗壮有力的手从花花绿绿的衣服中伸了出来，“我想你一定是庞德上尉了。”

“总督阁下。”庞德在楼梯上立正并向那个说话的那个男人敬礼，然后伸出了手，“很高兴见到您。”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特恩握紧庞德的手，一下子就把他拉到了台阶上面。

“您不介意我向您介绍我的一名下属吧?埃弗里?约翰逊下士。”

特恩又把手伸向埃弗里。

“哦，很好，约翰逊?”特恩咧开嘴笑道，“下士，你觉得丰饶星怎么样?”

埃弗里自认手劲很大，可特恩的手劲还是让他着实吃了一惊。他的这种惊人力量绝对是经过许多年繁重的农活锻炼出来的——当然，没有自动化机器人帮助的繁重农活。总督精神状态如此之好，实际上他已经年近六旬，是第一批登上丰饶星的殖民者。

“丰饶星很不错，长官，在这里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埃弗里笑道，“戮在地球长大，住在芝加哥大工业区。”

特恩松开了埃弗里的手兴奋地拍了拍胸脯：“明尼苏达州!我父母以前也是住在那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呢!”他笑着引领埃弗里两人来到舞池边，“下士，你在这里可是有很多老乡啊!这里绝大部分人都是从中西部殖民来的，因为那里的土壤条件愈发恶劣，所以我们只好抱着侥幸心理来到了丰饶星，没想到它是如此富庶美丽，哈哈哈!”

总督从旁边侍者的托盘上拿了一杯香槟一饮而尽，“请随意吧!”总督走进了舞池，“请跟我来!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可是给我们的大兵留了两个最佳位置呢!”

埃弗里迟疑地看了一眼庞德，但是上尉就毫不犹豫地跟着总督走了进去，埃弗里只好跟着他们一起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舞池东墙的一扇玻璃门前，进了玻璃门之后三个人来到了一个宽大的阳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议会大厦花园，甚至可以欣赏到整个奥特加德中心购物街的美景。

跟着特恩来到阳台的扶手处向下望去，埃弗里发现此时整个花园里都挤满了来参加庆典的欢乐人群，连外面的购物广场上都是人山人海，埃弗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他估计丰饶星30万居民中的绝大部分都受邀来到了这里，但是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隆重的庆典呢，他不得而知。

“罗尔!”特恩洪亮高亢的喊声震得埃弗里耳朵发麻，“在这里!”

总督举起手向人群中挥舞着，其实他不必这么做，他是站在阳台上的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他头上那红灰交加的头发也绝不会被人认错。埃弗里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着亮灰色亚麻布西装的秃头小个子老头从人群中费力地挤了出来。

“罗尔?潘德森。”特恩介绍道，“是我值得信赖的总代理人。”

“哈哈，我是总督的律师，总督总喜欢叫我这些怪怪的名字。”潘德森微微一笑，他并没有和埃弗里或者是庞德握手，这可不能怪潘德森没有礼貌，是因为舞池里面欢快的人群已经慢慢向阳台开始移动，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得潘德森抽不出手来。

“罗尔在我们这里很有名!”特恩解释道，“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无论大小都要精益求精，就是他代表我们丰饶星和中央政府进行了建立民兵组织的谈判。”

“准确地来说呢……”滔德森扬起了眉毛，“是我代表丰饶星殖民地答应了中央要求我们建立民兵组织的请求。”

就在这时，天空中绽放出了美丽的礼花，绚丽多彩的焰火将夜空中的7座泰尔拉轨道电梯点缀得异常壮观美丽，焰火的爆炸搅乱了四周空气的流动，所以从远处看7座电梯仿佛伴随着音乐在微微颤动，犹如仙女在用竖琴弹奏着天籁之音——7根线抖动恰如有人在弹奏竖琴时琴弦的颤动。

“好了，各位!”特恩在最后一枚礼花绽放出美丽的蓝绿色烟雾后喊道，“准备开始啦!”

总督说完用双手捂住了耳朵，阳台上的其他人也和总督一样把耳朵捂得严严实实，只有埃弗里和庞德还不知所措地傻站在那里。

“那是质量加速器所投放的巨型焰火弹!”潘德森解释道，“每次至日典礼上都少不了它们。”

突然，整个议会大厦，不，整个城市都变得一片黑暗，紧接着从泰尔拉的中心4号站发出了一道明亮的闪光，紧随其后的是震耳欲聋的礼花爆炸声和翻滚而来的气浪，阳台上的女人们兴奋得尖叫，并紧紧抓住自己被气浪吹得乱抖的礼服，而男人则逞能般地故意不捂住自己的耳朵，超音速的气浪和随后的巨响震得他们耳根发麻。

“哦哈哈哈!”特恩开心大喊道，和周围的人一起激动地鼓起掌来，“干得太棒了，麦克，简直是精彩绝伦!”

“谢谢您的夸奖，总督大人。”人工智能的声音从放在特恩夹克口袋里的掌上电脑中传出，“不过我还是没能让礼花正好绽放在预定爆炸点。”

“哈哈哈哈，真的是很不错哦。这次的超级礼花距离目标爆炸点偏差距离有多远?”总督说着，朝着走廊前面走了过去。

潘德森伸出手来指了指特恩，示意埃弗里和庞德赶紧跟上总督。这

回总督领着他们来到了舞池的另一端，一群少男少女等在那里——穿着绸缎连衣裙的女孩和穿着亮丽衣衫和鞋子的男孩——旁边是一个堆满各式各样蔬菜水果的圆形桌子，桌子中间是一串美丽的葡萄藤，最上面是一个银白色的全息投影仪，麦克就站在上面。

“大概偏差了一英里左右。”人工智能边说边用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擦拭着汗津津的脖子，“不过要是我们亲爱的女士希弗也来看这场焰火表演，她一定会对这一英里的偏差嗤之以鼻。”。

“毫无疑问嘛，哈哈，我也是这么觉得!”特恩咯咯笑道，“听着，我很荣幸为你介绍UNSC海军陆战队所属的庞德上尉和约翰逊下士，他们来这里要帮助我们建立一支民兵部队。”

“麦克，是我们这里负责农业生产的人工智能。”麦克摸着帽檐向埃弗里两人示意，然后朝天边继续绽放的礼花努了努嘴，“我们的质量加速器有点儿类似海军的磁力加速炮，只是我们的威力要小的多罢了。”

“你们应该知道吧?”庞德说道，“我们只在宇宙空间里发射那玩意儿。”

质量加速器是将一定质量的物体从星球表面发射进太空的最便捷的方法，而且操作非常简便，只需要一台普通的电脑而不是一个高级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搞定一切。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每次发射物体的重量极其有限。虽然在丰饶星殖民地建立的第一个十年中，它为殖民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时质量加速器的主要任务是将核燃料废物安全地投放到艾普森印第安星系中去，但是随着丰饶星被进一步开发建设，质量加速器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大的航运压力，于是泰尔拉轨道电梯系统就应运而生了。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加速器在海军中还是十分吃香，几乎所有UNSC的主力战舰都配备有磁力加速炮——无论是巡洋舰，还是驱逐舰都被设计成可以搭载磁力加速炮长长的磁力加速线圈。其实磁力加速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旧时的M99步枪，一支M99步枪一次只能射出一发几毫米长的亚铁铅芯子弹，但是一门磁力加速炮一次可以发射的炮弹足足有十米之长，160公吨之重，这个庞然大物撕碎最厚重的A级钛合金装甲就像捅破一张纸那样毫不费力。

“太空?”特恩不屑一顾地嘟囔着，“在宇宙空间那些玩意儿还能弄出

声响来?”

“假如在发射磁力加速炮时你正好在船舱内部呢?”庞德说道，他用手比划着，“我不知道您是否是一名基督徒，总督大人，不过它听起来就像是教堂的铃铛……”

“我是教徒吗?这还用问!”总督立马回答道：“我可是正宗的路德教会出身!”

潘德森叹了口气，“上尉，要是知道你会联想到宗教方面的事情，我——作为总督眼里的总代理人，一定会赶在之前想出一个争议少点的话题……。

“我现在要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麦克插嘴进来，他提高嗓门好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听见他的声音。全息投影仪上麦克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熙熙攘攘的拓荒之前的美国西部街道，一队蒙面大盗从银行中夺路而出，疯狂地用手中的左轮射击过往的马车。孩子们有的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有的已经兴奋得叫了起来。麦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治安官的警星别到胸前，然后对总督几人说道，“想到酒吧间里面继续讨论吗?”

“好啊，我觉得不错。”特恩拍了拍庞德的肩膀，“上尉觉得怎么样?”

庞德在特恩的重压之下依旧站的笔直，“愿同总督大人同往。”在和总督走进舞池的酒吧间之前，庞德扭头问潘德森，“呃，我给下士下达了一个貌似比较难以完成的任务——让他去找个姑娘一起跳个痛快，你知道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潘德森举起手来：“我正好知道有这么一个般配的舞伴!”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庞德说着，朝埃弗里微微一笑，“大兵，玩得开心点哦。”

还没等埃弗里来得及说句什么，上尉就扭头离开了。潘德森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埃弗里，“你知道那个有关质量加速器的小插曲吗?”总代理人问道，将埃弗里的注意力从麦克刚才发射的礼花和现在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中转移过来。

“长官，什么小插曲?”

“麦克和希弗之间的那点小过节?”

“不知道。”

“哦……”

潘德森开始给埃弗里解释起来，在希弗刚被安置在泰尔拉空间站不久的一次事故中，她的数据中心动力组出现了致命的故障，维护希弗的工程师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停止一切轨道电梯的货物运输，或者冒着核心机组超载的危险重新启动数据中心动力组，而后者可能会引爆整个泰尔拉空间站。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麦克灵光一闪，建议使用质量加速器将希弗的备用数据中心动力组投射到轨道中去。

麦克随后利用质量加速器准确无误地将备用动力组投射到泰尔拉的4号耦台站点，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工程师们修复并重新启动希弗后，当她得知麦克所作的冒险行为后——恨不得一口吃掉麦克这个烂货。

“所以她今晚并没有来这里。”潘德森和约翰逊走出舞池，重新回到了阳台上，“每当要出席有质量加速器登场的活动时，她总是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婉言谢绝。唉，我觉得她是有点太敏感啦，她实在是见不得麦克那张得意的嘴脸。”

“您说得可真有趣啊，尊敬的先生。”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阳台的另一边传来，让潘德森猛地一愣。埃弗里注意到了几步之外的那个说话的女人——玲珑有致的披肩搭在裸露的后背上——真是说不出的性感美丽。埃弗里放慢步子好给自己争取几秒时间来整理衣服和发型。

“我很抱歉，欧?西格宁女士。”潘德森赶忙回答道，“我刚才只是谈谈有关质量加速器的小问题。”

“当然。”欧?西格宁从阳台扶手那里走了过来，面对潘德森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我的部门命令你关闭质量加速器的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拒绝关闭质量加速器是因为您的要求已经侵犯了我们本已所剩无几的那点主权。”潘德森眨了眨眼睛，“私下里来说，您也不是十分希望我们放弃这独特的庆祝方式吧?”

欧?西格宁笑了起来，“我并没有抱怨什么。”

“我很抱歉。”潘德森赶忙说到，“约翰逊下士?我很荣幸的为你介绍DCS的欧?西格宁代表。”

看到欧?西格宁伸出了手，埃弗里犹豫了一下。

假如她身上穿的是DCS的正规制服，埃弗里会毫不犹豫地去和她握手。但现在的她是那么楚楚动人，银色的长裙礼服，雍容华贵的漂亮头饰，身上所有的打扮都走到了近地殖民地流行圈服饰潮流的最前沿。顺滑亮黑的秀发整齐地别在耳朵后面，一阵微风吹来，披肩摩擦着她褐色的肌肤发出诱人的沙沙声。

“只有那些政治家们才喜欢没事亲来亲去的。”欧?西格宁说着，把披肩按在自己的手肘上，“我肯定算不上一个政治家吧，呵呵。”

既然对方这么说了，埃弗里只好中规中矩地和她握了手。她的手劲虽然不像总督那样大的惊人，但是那纤细手臂中所蕴含的力量也是绝对不容小视的。

“假如二位不介意的话……”潘德森咳嗽了一下，“我得赶快去解救庞德上尉，他现在肯定陷入和总督无休无止的有关灵魂什么的口水战中不能自拔了……”

欧?西格宁笑道：“代我问总督好哦。”

潘德森转身走进了舞池，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当周围只剩欧?西格宁和埃弗里两个人的时候，她才开口道：“我其实很想让你好好休息一下，不过你看起来可不像是那种游手好闲，整天无事可做的人。”

听欧?西格宁这么一说，埃弗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旁边一对配合不怎么默契的舞伴不小心碰到了埃弗里，傻笑着向他道歉。弦乐四重奏乐团开始演奏舞曲，那些看完焰火表演没有到户外聊天的人们开始随着华尔兹乐曲翩翩起舞。

“48789-20114-AJ。”她从钱包里掏出一个小型掌上电脑，看着屏幕说道，“这是你的服役序列号，对吧?”

埃弗里愣了一下，然后重新集中起注意力，“是的，女士。”

欧?西格宁一下子失去了笑意：“猎户座特遣部队小队长，隶属于海

军特战部?”

“请原谅我冒昧地打断一下，不过那些都是机密……”

“我知道。”

埃弗里感到自己背上已经向外渗出了冷汗，“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女士?”

“叛军现在正在疯狂袭击我们的货船，掠夺我们的货物，杀戳我们的船员，我需要你来阻止他们的暴行。”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殖民地民兵教官，您需要别人来帮您搞定这一切。”

欧?西格宁把肩膀上的披肩梳理整齐，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在芝加哥擅离职守，上面现在怀疑你有玩忽职守的行为，正在对你进行调查。”

埃弗里咬紧牙关，“我并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吧，司令部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把你调离原来的岗位，你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埃弗里死死地盯着欧?西格宁：“我来告诉你到底哪里奇怪了，DCS的人有权调阅我的档案——你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你是我的老大一样。”

欧?西格宁拿起掌上电脑把屏幕对着埃弗里，好让他看清楚自己的ID以及身分权限。

埃弗里看到屏幕上一身戎装的欧?西格宁和现在一样楚楚动人，照片上的她就像一只保养绝佳的武器一般——整洁，漂亮，随时准备至敌人于死地。下面的徽章显示了欧?西格宁的真实官阶和隶属部门：海军军情局三处，少校。

“从现在开始，你归我指挥。”欧?西格宁关上了电脑，“下士。收起抱怨准备执行新的任务吧。假如你对我的决定有什么不满，我会立刻安排你重新参加投石机行动。”欧-西格宁的语气不温不火，从容镇定。“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埃弗里抑制住心中强烈的不满，最终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来到丰

饶星，弄清了是谁把他带到了这里，“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长官。”

欧?西格宁把掌上电脑扔进口袋里面，“在楼梯口那里等着我，等我把伯恩斯下士接到这里，我们就立刻出发。”说完她迅速转身离开，消失在载歌载舞的人群之中。

第八章

存在圣迹的未知星球附近轨道次级罪责号上

这回肯定是万无一失了，楚尔雅信心满满地想着，透过突击登舰钻——星盟登陆敌方舰艇的登舰通道，先是由通道尽头能量盾后方的等离子钻头打穿敌方舰艇的船壳，然后部队通过登舰通道进入对方舰艇实施打击——的能量防护盾，她满意地看着气体从异星人方方正正的运输舰中倾泻而出，她用次级罪责号上的激光切割器在异星人船上精心打造的穿孔足以保证整艘船的气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降低到0，让那些仍有可能躲藏在船只某个阴暗角落的异星人迅速死亡，同时还不会对船内可能措载的先行者遗物造成任何伤害。

出其不意的占领异星人运输舰之后，楚尔雅和她的几个下属们兴冲冲地把整艘船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有找到一丁点圣迹的影子。就连次级罪责号上的智能发光器也再没显示出圣迹的痕迹。无奈失望的楚尔雅只好下令摧毁异星人的运输舰——毁灭所有能够证明她怀有反叛之心的证据。

楚尔雅曾经考虑过派遣工程师对整艘船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她又害怕被工程师干掉的那个异星人死前成功地将求救信号发送出去，从而使对方的援军可能在工程师慢吞吞地搜索完船只之前就找到这里。同时，那个惹人讨厌的咕噜人——同时也是楚尔雅同工程师交流的惟一工具——也不能被派去执行搜索船只的任务。楚尔雅考虑再三，决定让达达布开个小差留在船上休息一会，以免扎尔他们看见咕噜人不好好搜索圣迹，而只是一心想着新花样去折磨那惹人厌又蛮可怜的咕噜人。

“全员准备就绪!”楚尔雅在突击登舰钻穿透运输舰的船壳后扭头对船员大声喊道。扎尔和另外两个豺狼人紧紧跟在楚尔雅后面，他们都穿着宽大笨重的压力服，虽然穿着它们活动起来不太方便，但是压力服可以在异星人低气压的船体中为豺狼人提供绝佳的保护。压力服头盔上的空间不大，几个男性豺狼人的头顶尖尖的软刺都顶在头盔上难受得要命。只有扎尔在一旁蹦来跳去——迫不及待地想给舰长证明他那无以伦比的存在价值。

登船道慢慢地靠在异星人的船上，扎尔鬼头鬼脑地探望着，确定没有危险后招呼同伴前行。他戴着手套的爪子紧紧地抓着水晶短剑，一马当先越过作为突击登舰钻气压锁的能量盾屏障，楚尔雅握紧手中的等离子手枪，在另外两个豺狼人的拥簇下一起进入了异星人的运输舰。

楚尔雅刚一进入船中就感觉自己有点失重，她在船舱里半飘半走着，意识到可能是自己刚才的切割光束弄坏了船上的重力产生装置。她咬牙切齿地看着扎尔那几个傻瓜在船舱中毫无头绪地乱翻一气，这三个白痴在异星人船上红色警示灯的嘲笑下不亦乐乎地瞎撞瞎找。

“给我好好找!不要像抽风了一样!”舰长透过头盔的发声单元气呼呼地命令道。她站在突击登舰钻与异星人运输舰的接口处发号事令道，“去箱子那里好好检查一下!”

那里和他们找到的第一艘运输舰一样摆放着几个塑料集装箱，几个箱子松松散散地随意堆放在船舱中，在几近零重力的条件下挨个检查箱子可是费时又费力，楚尔雅不禁有些懊恼，早知道这样不如刚开始就叫上咕噜人，让他告诉工程师去修好船上被楚尔雅不小心摧毁的重力产生单元。

正当等得有些不耐烦，转身朝能量盾走去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一个又尖又烫的东西一下划破她的压力服，切开了她鱼鳞般的皮肤——同时她感觉到更多这样的小东西从她身边擦过并击中了身后的墙壁。楚尔雅身上的压力服自动封闭了那些小东西打在上面的两个小洞，大量水滴状的紫罗兰色鲜血飘洒在船舱里。

“立即撤退!”楚尔雅朝着船员们大声喊道，“马上退回到我们的船上!”楚尔雅并不知道袭击者在哪里，但她心里明白如果原地不动必定是死路一条。顾不上扭头看看扎尔他们几个是否跟了上来，楚尔雅头也不回地钻回到压力钻里。

埃弗里不得不开始佩服起欧?西格宁少校了，她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她精心伪装的快速巡游艇“羞愤漫游号”简直就是一个小型武器库，其中的很多装备就连埃弗里和伯恩斯这样的老兵都没见过。根据欧?西格宁少校的建议，埃弗里和伯恩斯每人携带了一长一短两把武器——一把突击步枪和一把带有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无论是近战还是远距离交火，这两把武器都会在射程和精度上给他们两个带来很大的优势。

进入到运输舰那遍体鳞伤的船体，在无重力的船舱里飘荡着的埃弗里和伯恩斯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幸好欧?西格宁少校很有先见之明地给他们配发了两套真空作战服，看着一个尖头的大东西慢慢开始在船壳上打起洞来，埃弗里和伯恩斯赶快从先前多次躲藏的箱子后面跑到了运输舰上部船体的金属凸起物后。

埃弗里紧紧扣着突击步枪的扳机，准星跟随着那个从亮晶晶的能量盾后走来的异星人。少校的计划确实很完美，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袭击船只的竟然是这些家伙。

在他们从奥特加德前往泰尔拉空间站的途中，欧?西格宁少校向埃弗里和伯恩斯介绍了最近叛军在波江座艾普森星系所取得的一场血腥的胜利——尽管两名下士都拥有陆战队最高的认证权限，但他们对这场惨烈的灾难却是一无所知。

大约就在两名下士在酒店附近竭尽全力试图干掉那些叛军袭击者时，独立者们突袭了停靠在致远星上空的“国庆假日号”豪华客轮，这艘满载着一千五百名乘客的客轮正要驶往阿卡狄亚星(世外桃源)——殖民地人民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就在船只即将启航时，一对无人轨道运输舱朝客轮冲了过来。

客轮的船长刚开始还以为那仅仅是搭载迟到旅客的普通运输舱，当它们不理会船长的例行入坞命令，径直朝船体冲撞过来的时候，船长才命令船只作出紧急回避动作——他本以为就算直接冲撞到船体上，两艘小小的运输舱也不会对巨大的国庆假日号造成什么大的损伤。”但是，这两艘满载着高爆炸药的运输舱不仅把巨大的客轮一分为二，爆炸所产生的高温冲击波甚至将客轮两公里半径内所有船只的喷漆都烤化了。

两名下士静静听着欧?西格宁少校讲述她从通讯频道听到国庆假日号船长最后所说的几句话——这名英勇的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冷静无畏地命令致远星轨道上的其他船只立刻从客轮的坠毁路线上离开——失控的半截客轮一头栽向了致远星，尸体从断开的豪华船舱中蜂拥而出，然后在大气层中被燃烧殆尽，而这位勇敢的船长却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欧?西格宁继续解释军情局正在全力掩盖事情的真相，试图让公众认为这仅仅是一次不幸的事故，而不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不仅如此，这场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袭击是叛军们第一次攻击UNSC的非地面目

标，而且这场袭击就发生在致远星轨道上，发生在整个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殖民中心，少数几个安全级别能和地球相提并论的UNSC堡垒的眼皮底下，假如让民众知晓事实的真相肯定会引发极大的恐慌和不安，这些叛军能在UNSC庞大的舰队和装备精良的陆战队家门口这么嚣张地为非作歹，那么又有谁能阻止他们在别的星系袭击更多无辜的平民和非军事目标?谁将是叛军眼里的下一个袭击目标?太阳系?阿卡狄亚星?抑或是丰饶星?

欧?西格宁已经给两名下士阐明了最高司令部的指令，绝不允许类似国庆假日号的惨剧再次发生。海军军情局已经进八了最高戒备状态，军情局三处接到丰饶星出现了原因不明的货船失事报告后，立即派遣她秘密来此主持调查工作。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更加复杂的情况，上级特意要求欧?西格宁少校拉埃弗里和伯恩斯两名身经百战的陆战队员一起入伙。

“长官，我们已经已经同敌人在船舱中遭遇。”埃弗里透过头盔里的微型对讲机轻声汇报道。

“干掉所有目标。”欧?西格宁简短地回答道，在这种接敌情况下埃弗里本应保持通讯静默的。

“这些家伙并不是叛军。”

“说明具体情况。”

埃弗里深深吸了口气：“他们是外星人。”他望着不远处率先过来的三个异星人手忙脚乱地登上运输舰——埃弗里仔细观察着他们瘦骨嶙峋的长嘴巴，头盔里面充满血丝的大眼睛。“这些丑八怪就像是没有尾巴的蜥蜴一样。”

欧?西格宁顿了一下咀嚼着埃弗里的话语．她此刻正驾驶着“羞愤漫游号”静静地停泊在距离运输舰两百公里远的空间。埃弗里心里明白用不了多久其中的某个异星人就会不经意地发现躲藏在货舱横梁上的伯恩斯和自己。

“长官，我需要您的命令，现在!”他焦急地催促着。

“试着抓一个活的回来。”欧?西格宁回答道，“但是一个也别让他们跑掉，完毕。”

“收到。”埃弗里抱紧了突击步枪，他还没有用这枪开过火。他希望突击步枪那点九五的高能穿甲弹有足够的威力穿破异星人闪闪发光的服装．致他们于死地。

“伯恩斯，准备开火。”埃弗里瞥了眼躲在他左边横梁上的伯恩斯，“我来干掉那个领头的。”他估计那个站在船壳裂口能量盾那里的就是这几个异星人的首领。同时，她看起来更加沉着，手里还握着一把模样怪怪的武器：一个闪着诡异绿色光芒的银色C型手枪。埃弗里希望看到对方的头儿被一枪结果之后，分散在甲板上的异星人会立即作鸟兽散——或者就地投降。他深吸了一口气，扣下了扳机。

在零重力条件下，突击步枪三点射所产生的后座力之大远超埃弗里的想像。三发中有两发偏离了目标，射击所产生的巨大后座力一把将埃弗里推到船舱墙壁上，看着受伤的目标摇摇晃晃地穿过发光的能量盾，埃弗里不禁懊悔起来，假如自己事先考虑到枪支的后座力而选择背倚墙壁进行射击的话，一切就会变得简单的多。这可是他在太空零重力条件下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埃弗里多么希望那些异星小傻瓜和他一样同样没有在失重条件下作战的经验。不过，事情好像没有朝着埃弗里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

剩余的三个异星人从货舱的甲板上一跃而起，直冲埃弗里而来。埃弗里尽力瞄准向自己飞来的异星三人组，他从瞄准镜里看到领头的那个异星人戴着最大的头盔，他也有着最长的尖头，红红的尖刺紧紧地压在脑袋上。伯恩斯也同样瞄准了这个异星人并率先开火，异星人一下子被子弹穿透，惨叫着飘到了一边。

埃弗里没有时间回转枪身瞄准接踵而至的下一个异星人，那个异星人对准埃弗里猛撞过来，手里的水晶短剑狠狠朝着埃弗里劈去。埃弗里用枪托一顶，躲过了短剑一击，两个人的头盔却由于异星人巨大的冲力而猛烈地撞在了一起，埃弗里感到头盔剧烈地颤动起来，起初还以为是刚才的撞击弄碎了头盔的面罩，看着对面头盔里异星人张得大大的嘴巴，埃弗里才明白是异星人在头盔里的惨叫导致了头盔的颤动。

埃弗里挡开向他袭来的水晶短剑，闪烁着紫色光芒的能量短剑一下予就插到横梁之中，埃弗里看着没到剑柄的水晶剑，明白这小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割烂自己笨重的真空作战服，不费吹灰之力把自己割成两段。

异星人丢掉了自己的武器，于是狠狠地猛抓埃弗里的肩膀和脖子。不过他那厚重的手套使对方原本致命的攻击变得如同隔靴搔痒一般。埃弗里腾出手来从枪套里取出在欧?西格宁少校武器库中选取的M6手枪，异星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对准他的是什么，埃弗里对准他那瘦瘦的下颚连开四枪，异星人的脑袋瞬间开花，整个头盔面罩上都溅满了鲜艳的紫罗兰色鲜血。

埃弗里一脚把异星人的尸体踢回到甲板上，伯恩斯也和一个异星人接上了火，和埃弗里一样，射击所产生的巨大后座力也把伯恩斯撞得找不到北，袭击伯恩斯的异星人看准时机，重重撞在伯恩斯的肚子上，这一撞可是力道十足，连伯恩斯手中的突击步枪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所震飞。看着伯恩斯的步枪脱手飘到了甲板的另一端，异星人掏出短剑一把刺向他的大腿。

这个外星小杂种肯定以为在舱内接近真空的环境下只要用短剑在伯恩斯的真空作战服上划出一道口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掉他，但是伯恩斯作战服所配备的间隔密闭单元救了他一命。伯恩斯把小刀从大腿那里抽出，密封泡沫立刻填充到刀口上。这时异星人开始拼命地甩起了手臂，刚开始埃弗里还以为它想拔出小刀重新刺向伯恩斯，但是看着这小东西慢慢散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不稳定蔷薇色光芒，埃弗里明白这个小畜生是想赶快从伯恩斯身边摆脱开来，伯恩斯刚刚抽出的短剑马上就要爆炸了。(注：此处豺狼人所使用的水晶短剑工作原理同“《光环》系列”游戏中的星盟针弹枪弹药相似)

“扔掉那玩意儿!”埃弗里喊道，“它快要爆炸了!”

伯恩斯顺势把短剑插回到异星人的宇航服上，然后一脚把他踢开，那小畜生疯狂地挣扎着想要把短剑从自己的宇航服上拔出，但伯恩斯插得太深了。片刻之后，那短剑爆炸开来，发出了强烈的紫色光芒，异星人的尸块和宇航服的碎片四散飞溅。

“谢了。”伯恩斯在通讯频道里气喘吁吁地说道，“你要是能在刚才喂他一梭子子弹我会更加感谢你的。”

埃弗里看了看右边的甲板，伯恩斯最初射中的那个异星人抓住了货舱天花板上的一根横梁，总算停住了被子弹冲击而不断后退的身子，他的一只手臂已经被伯恩斯打残了，这家伙扭过头来死死盯着埃弗里，尽管手臂已经受伤，但他还是试图朝埃弗里扔出仍然紧紧攥在手里的水晶

短剑。

埃弗里端起手枪，把异星人的身影收进了手枪的V型瞄准镜内，他看到异星人的头盔里充满了黑紫色的血液，这杂种龇牙咧嘴地朝着埃弗里在嘟囔着什么。

“哦，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埃弗里眉头一皱，对准异星人的胸膛射光了手枪弹夹里剩余的所有子弹。一连串精准的射击瞬间就将异星人打成了马蜂窝，尸体无力地朝货舱深处漂浮而去。

“我现在去追刚才跑掉的那个。”埃弗里朝着船壳用力一蹬，飞向异星人逃跑的方向。

“我跟你一起去。”伯恩斯也不甘示弱。

埃弗里回头狠狠瞪了伯恩斯一眼，“如果刚才那一刀刺得够深的话，填充的密封泡沫可坚持不了多久，尤其是在你继续乱跑乱动的情况下，在这里好好等着，我马上就会回来。”

埃弗里说完控制身体朝船壳裂洞的异星人能量盾飘去。

“约翰逊。”欧?西格宁说道，“你有十分钟的时间搞定这一切。”

埃弗里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假如十分钟之内自己不能搞定船上的异星人，欧?西格宁就会用“羞愤漫游号”上措载的射手型导弹(UNSC舰对舰制式导弹，对最大吨位的人类战舰也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把异星人飞船连同自己一起轰掉。中校刚才曾经告诉过埃弗里和伯恩斯假如他们发现一艘叛军的飞船，她就会使用这枚射手型导弹击沉它防止其逃走。埃弗里心里清楚对于一艘异星人飞船，假如不及时解决掉而让其逃跑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异星幸存者们会叫来大量的援军为死去的同胞报仇雪恨。

“假如我五分钟之内没有回来的话……”埃弗里回答道，“那就不用管我了。”

说完，他纵身穿过了能量屏障。

埃弗里没想到异星人飞船里竟然还有重力，他半是紧张半是兴奋地向前一飘——却重重摔到了地上。埃弗里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端着突

击步枪警觉地扫视着周边。从异星人突击钻半透明的通道向外望去，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异星人飞船的全貌。埃弗里尽量不去思考会有多少异星人躲在他们的飞船里，此刻在突击钻内没有一点可用的掩体，假如那些怪物现在冲过来的话，埃弗里肯定必死无疑，认识到这一点的埃弗里快步通过突击钻通往异星人飞船的通道，来到了第二个能量盾之前。

通过第一个能量盾的时候埃弗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异样，不过当他试图联系伯恩斯和欧?西格宁中校时，他发现自己的通讯频道里满是静电噪音。

“孤身一人独闯异星飞船。”埃弗里自嘲地想着，深深地吸了口气，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埃弗里知道假如再这样犹豫不决下去，他并不太多的勇气和信心就会被一点一点消磨殆尽。埃弗里把突击步枪紧紧地靠在肩膀上。慢慢进入了第二道能量盾。这次他感觉到了一点不同——能量盾仿佛在不断挤压着自己战斗服柔软的衬内纤维，自己的皮肤也感觉有些不舒服。

前方有一条不长的走廊通往一条沐浴在紫色光芒中的宽大长廊。埃弗里小心翼翼地前进了大约二十米，来到了一道压力门前。埃弗里来到门前，门自动打开，他渐渐注意到每隔大约五米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封闭隔间，突然，埃弗里看到右边的走廊上有一个就像是挂着很多气球的大虫子一样的东西快速穿过。“另一种异星人?”埃弗里心里犯着嘀咕。

突然他感觉自己的左侧好像有什么动静，他穿过走廊刚刚迈进一扇打开的门，一道绿色的能量束就和他擦肩而过，埃弗里赶紧回身躲在门边，一连串的能量束穿过门射到了对面的墙壁上，坚实的墙壁如同橡皮泥一般被融化烤熟。

埃弗里可不打算冒然伸出脑袋看看门内的情况，他端着突击步枪，朝着异星人大概躲藏的方向盲射起来，打完了整整一个六十发容量的弹夹后，他发现异星人同样停止了还击。埃弗里希望他刚才的碰运气恰好一枪爆掉异星人的脑袋，而不是仅仅把它重新逼回到掩体后面不敢探头。

当然，只有一种方法才能知道异星人是死是活。埃弗里给突击步枪换上新弹夹，心里默默数了三声，猛地滚到了走廊中间。

楚尔雅成功逃脱后立即奔向舰桥，在那里她可以操控突击钻脱离异

星人的飞船并且立即启动次级罪责号的引擎——在袭击者反攻到自己船上之前逃之夭夭。可当费劲地脱掉头盔和笨重的手套之后，她才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

整个舰桥里到处弥漫着工程师那令人作呕的体臭，次级罪责号上连接智能发光器的通信数组也已经被修好。楚尔雅踉踉跄跄地来到智能发光器跟前，发现它已经把在异星人星球上发现大量先行者遗迹的消息完完整整地发送给了议会的宁静首相。

“咕噜小杂种!”楚尔雅恨恨地嘟哝着，“这个该死的叛徒。”

奇怪的是在这众叛亲离，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楚尔雅第一次感到了一丝悲伤。她离大功告成只差一步之遥——她此刻满脑子都是自己那温暖的小窝，那些在她腿下还未孵化的小蛋和旁边刚刚出生的延续她血脉的嗷嗷待哺的小豺狼人。她沉浸在这一切虚幻的美好中，直到强烈的复仇怒火烧尽了这一切的美梦。

楚尔雅来到甲烷储藏室，但是并没有在里面发现咕噜人的身影，她立刻想到了咕噜人剩下的惟一藏身之处——次级罪责号上的逃生舱。她前脚刚走出甲烷储藏室，就看到一袭黑衣的异星人鬼鬼祟祟的穿过突击钻登上了次级罪责号。楚尔雅悲哀地发现，对咕噜人的复仇仿佛也成为了自己遥不可及的梦。

异星人已经反攻到自己的船上，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她的船员们都已经被干掉了，假如他们还活着，自己也许可以利用地形优势设下埋伏一举做掉入侵者。但是仅凭自己一人实在难以和异星人周旋太久，况且自己也已经身负枪伤，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

她受伤的肩膀是如此钻心地疼痛，以至于连小小的等离子手枪都拿不稳当。刚才的射击把异星人逼回了门后，就在楚尔雅思考着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才能重新将异星人轰出掩体的时候．一阵火光突然从门旁出现。倾泻而来的弹雨瞬间就击穿了楚尔雅的肚子和脊骨，她的左膝也被一发跳弹击碎。伤势严重的楚尔雅腰部以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鲜血从全身上下的伤口向外涌着。楚尔雅挣扎了一下，无力地靠在了墙壁上。

楚尔雅感觉此刻的手臂沉得要命，尽管如此，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等离子手枪放到了大腿上，她气喘吁吁地检查着手枪剩余的弹量——不

到三分之一，就算异星人现在从门边直冲过来这点少的可怜的能量弹也不一定可以干掉对方，不过这点弹药用来做另一件事却是绰绰有余。

楚尔雅挣扎着爬起来打开了墙壁上甲烷储藏室的气闸门，看到储藏室的外层气闸门慢慢打开，楚尔雅用尽剩余的力气按下等离子手枪的扳机，等离子手枪慢慢蓄积着最后剩下的能量，酝酿着击穿甲烷储藏室内层气闸门的最后一击。就在楚尔雅蓄力瞄准的时候．更多的子弹朝她射了过来，几发子弹不偏不倚击穿了她的胸膛，巨大的冲击力将她一下推倒在甲板上。

豺狼人女舰长在模糊之中仰面看到异星人来到了自己身边。楚尔雅的手臂不断抽搐着，异星人来到了面前低头看着她，然后顺着她手中等离子手枪所指的方向抬头看到气闸门半开的甲烷储藏室。就在这一瞬间，异星人仿佛明白了什么，他迅速朝气闸门相反的方向跑去——这意味着他已经明白了她的意图，明白了楚尔雅选择的命运是什么。

“这是老娘的船。”楚尔雅嘟囔着，“想干掉我抢走我的船?美的你，和我的船一起给老娘陪葬吧。”

楚尔雅松开扳机，一大团明亮的绿色能量光球径直向内层气闸门飞去。能量光束射穿了气闸门，引爆了储藏室里的甲烷气体，随后引起了一连串更大的爆炸。先是甲烷储藏室隔壁的供电房，然后波及到整艘船上。异星人连滚带爬地回到突击钻旁，被走廊里威力巨大的冲击波震飞，重重摔倒在突击钻走廊的另一端，他趴在地上不再动弹。

楚尔雅的舌头轻轻舔了下自己锋利的牙齿，“这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复仇吧。”

就在楚尔雅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液的时候，巨大的爆炸火球吞噬掉了她，以及次级罪责号中的一切。

达达布在听到爆炸之前首先感觉到了强烈的振动——逃生舱先是左摇右晃起来，紧随其后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达达布在逃生舱剧烈的摇晃中充满怨念地哀嚎着：“工程师到哪里去了?怎么还不赶快回来?”咕噜人心里明白，再这么拖下去，他们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当所有的豺狼人都在突击钻里的时候，达达布带着一罐甲烷偷偷溜

出了储藏室，他告诉工程师他们之前发现的先行者遗迹的正确数量以及楚尔雅的异端行径。但是达达布还没来得及返回储藏室再取出一罐甲烷，就听到了舰长在通讯频道中歇斯底里地命令撤退的喊叫，达达布只好躲进了逃生舱里。

达达布听到救生舱外面飕飕的气流声，他明白次级罪责号已经在漏气。达达布并不愿意丢下工程师不管独自一人逃生，但是眼下的情况实在是太凶险了，整艘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谢天谢地，工程师总算在达达布丧失耐心之前赶回了逃生舱，看着惊慌失措的达达布，工程师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迟到＞达达布比划着，同时操控着控制面板关闭了舱门。

＜唔，缺了这些宝贝我们可是哪都去不了啊。＞

达达布郁闷地看着工程师掏出了他从甲烷储藏室里搜刮来的所谓宝贝——他的触角拿着所有他们卸下的三个智能通讯盒子，一个在第一艘运输舰的指挥舱中找到，剩下两个是从第二般运输舰上的巨大机器上卸下来的。

＜为什么，这么，重要?＞达达布用自己的胖爪子示意着问道，救生舱舱门关闭后自动启动了舱内的停滞立场——通过气压密度的增厚从而保证在救生舱从次级罪责号上高速弹出时，舱内人员能够保持固定姿态不动．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我没有告诉过你吗?＞工程师掏出三个盒子，它们悬浮在半空中的停滞立场中，＜我已经教会他们说话了!教会他们每个人了!＞

达达布这才发现所有三个盒子的保护性外套都被去除——它们的线圈和电路直接裸露在外面，其中的一些线路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

慈悲的先知啊，请您保佑我们平安!达达布祈祷着，然后按下控制面板上发光的出发按钮，逃生舱加速从次级罪责号脱离开来。

这个结构紧凑的小型逃生舱悄悄驶离了次级罪责号，混杂在从行将沉没的次级罪责号掉落的无数碎片中向宇宙的深处缓缓驶去。逃生舱在黑暗的掩护下启动了跃迁跳跃，很快消失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

杰肯斯望着远方的目标，汗水从他的眉毛和额头上不住地流下来。他向前倾着身子，紧紧握着手中的MA5自动步枪，在他看来三百米外的目标对于自己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五发五中，看着显示器上的结果，杰肯斯满意地笑了。昨天他还是一个从未摸过枪的菜鸟，而今天就已经能轻而易举地摆弄这个沉甸甸的新朋友了。

杰肯斯和其他新兵今天一觉醒来并没有发现埃弗里或者是伯恩斯下士从奥特加德回来。庞德上尉没有向他们解释两名下士迟到的原因，只是让他们在基地周围做些不温不火的训练活动。因为伯恩斯不在，庞德就让杰肯斯、佛希尔、维克和安德森四个人自己到射击场训练射击，让训练电脑照顾他们以防出现走火之类的意外。

训练电脑通过无线网络和新兵们的步枪链接，可以在任何时候锁住枪支上的扳机，在大多数时间里训练电脑只是模仿教官的声音给新兵大声报出射击成绩。维克和安德森勉强通过了射击测试，已经回兵营宿舍休息去了，他们两个来参加民兵训练可不是为了来学习打枪的。

维克的老爸拥有丰饶星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而安德森的爸爸则是殖民地日常用品贸易委员会的常任理事。尽管安德森和维克都住在奥特加德，但是优越的家庭出身使他们两人不屑于留在丰饶星当一辈子“富农民”. 他们都想离开丰饶星到近地殖民地闯荡一番，看看是否有机会谋到能在DCS或者是CA工作的好差事——同样，两人都把参加民兵训练看作有助于自己今后发展的一块绝佳跳板。

杰肯斯同样希望通过参加殖民地民兵训练而有机会在将来离开丰饶星——离开他(杰肯斯是家中的老大)所继承的祖传下来的数千公顷的麦田。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并没有差到哪里去，当然它在杰肯斯服里也并不好到哪里去——枯燥无味，没有一点紧张与刺激感。所以尽管刚来就受到了下士严厉的批评和惩罚，但是杰肯斯还是打心眼里希望成为和下士一样的海军陆战队员——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杰肯斯参军并不是想成为一名多么伟大的爱国者，他仅仅是羡慕并憧憬着UNSC陆战队员那紧张刺激的冒险生活。

要是杰肯斯的父母知道他擅自从大学退学参军的话，那他们一定不会原谅他。不过在参加完殖民地民兵训练后，杰肯斯就有机会在退伍之后报考预备役军官学校，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是档案里写着自己不懂射击可不怎么光彩，所以在安德森和维克走了之后，杰肯斯留下来和佛希尔继续练习射击。

佛希尔给杰肯斯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是杰肯斯迅速改变了对佛希尔这个不怎么好的第一印象。当杰肯斯不知道如何调校准星时(根据战地的海拔及风速来调节枪支射击的准确度)，佛希尔过来一下子就帮他弄好了。当杰肯斯莫名其妙的连续射击脱靶时，佛希尔过来告诉他一些非常实用的射击要领，当杰肯斯问佛希尔怎么知道这么丰富的射击知识时，这个金发小伙子只是抬头望了望远方随着微风轻抚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说道，“我只是看懂了风向而已。”

杰肯斯也开始学着判断风向进行射击，不一会儿两个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射穿远处的靶心。杰肯斯和佛希尔在剩下的时间里互相学习，互相夸奖，互相鼓励，闲暇之余乐呵呵地模仿训练电脑那生硬的口音。这样的欢乐时光一直持续到傍晚庞德上尉出现在射击场上，拿着一把M6手枪和几个弹药筒。

杰肯斯回过头来控制住自己不去看上尉，他开始了射击。但他还是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庞德——他脸色铁青，左臂的假肢摇摇晃晃地掂着手里的弹药筒。

杰肯斯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始朝着五十米开外的靶心射击。他很快进入了状态，完美地命中，熟练地换夹，不一会儿他和佛希尔都完成了各自的射击任务。两个人站在一旁等待着上尉收拾好枪支以及检查电脑上的训练成绩。

“小伙子，干得不错，很有射击天赋嘛。”

杰肯斯瘦长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谢谢您，长官。”他鼓起勇气继续道，“长官，我从大学退学来到这里，就是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真正的陆战队员，有朝一日能够为……”庞德上尉死死地盯着杰肯斯，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脸上灿烂的笑容也消失了，“长官，我很抱歉。”

“不，你的精神可嘉，值得表扬。”庞德说着，尽力抑制住自己回头望向那遥远的天空——他知道从那里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更加难缠的敌人，“你喜欢射击，那就好好抓住以后的机会吧。”庞德上尉心里暗暗嘀咕着，“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数不清的凶残目标需要你亲手来一一射杀……”

第九章

星盟神圣首都博爱之城?第二十三疑惑纪元

坚韧首相这一次实在是抽得太没有节制啦，他平时可是对这些首相前辈们爱不释手的大烟不怎么感兴趣的，但是早先那拖拖拉拉怎么也不结束的黑夜圣会实在是搞得他昏昏欲睡。现在可好，坚韧首相感到脑袋里仿佛炸开了一般的疼痛起来——准是刚才的烟吸多了。下次绝不碰这些玩意儿了，坚韧先知忿忿地想着，眯缝着眼睛开始给自己的脖子按摩起来，希望牧师能快点帮他治好这该死的顽疾……

和大多数稀奇古怪的星盟科技产品一样，先知牧师们的草药理疗波治疗仪被隐藏在某个阴险难找的角落——其实就藏在房间光滑的玛瑙墙壁夹层里。头顶上的天花板上是一盏明亮的全息照明灯，光怪陆离的灯光照射在斑斑点点的墒壁上，一片钻石形状的美丽花朵随着模拟微风的轻拂正在房间里翩翩起舞。墙边是一个高高悬于空中的锌合金柜台——这样牧师(牧师同坚韧首相一样均为先知)就可以舒舒服服坐在反重力椅上千自己想干的事情。

“好，搞定了。”牧师边说边从治疗仪的输送管道中取出一个玛瑙色的圆球，把它放到平台上一个黑色的大理石研钵上，接着用槌子慢慢磨了起来。小圆球不一会儿就被磨碎了，一阵薄荷的香味扑鼻而来。看着牧师一点一点磨着，坚韧先知稍稍挪正了自己坐在银色座椅宽大坐垫上的屁股，伸着脖子用力吸着这些可以治好他老毛病的奇异香气。

坚韧先知那满是皱纹的手臂向后伸着，努力拨弄着挂在他头上寥寥无几的几根稀疏白发——它们就像是一匹脏兮兮老马的鬃毛一样乱糟糟的。先知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藏在他火蜥蜴般唇缘后的宝贵头发，尽力把它们弄得整齐漂亮一些。

先知身上穿的拖到脚趾的华贵礼服和明亮耀眼的长袍令他看起来是那么光彩夺目，他可不用和牧师一样遵循禁欲主义，缘于崇拜先行者的科技而提倡的极度节俭主义，先知牧师的草药理疗波治疗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坚韧首相沉思着，草药的奇异清香已经让他感觉好多了，朝圣之旅

开启之日，我们将共同踏上那伟大的征途。

这句引用自星盟圣经的话语很好地诠释了星盟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那些无限崇敬先行者以及他们伟大创造的信众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总有一天他们会循着先行者的足迹，踏上先行者们万年之前走过的神圣之路，骄傲地步入宇宙深处那诱人神秘的极乐之境。

所有愿意信服于先行者，愿意承认先知至高无上的统治以及宗教地位的人们都有资格加入神圣的星盟，为开启神圣之旅，探寻先行者的遗迹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先知们为数以十亿计的不同种族的信众们勾勒出了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如今一些人的欲望还是需要被满足的——譬如权利、财富、声望等——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被相应地先行者遗留科技所满足。而坚韧先知的责任就是分配好不同种族，不同官职，不同地位之间的信众的需求，决定哪些种族享有哪些权益，而哪些义务又需要由哪些种族来履行。这些繁重的任务经常让坚韧先知头痛不已，深感力不从心。

牧师停止了研磨，将那些香味扑鼻的粉末倒在一个小小的白色容器中："把这些粉末浸泡在您喝的水中，我敬爱的首相，尽量在茶水中长时间浸泡它们，喝了浸泡草药粉末的茶水会让您的头痛好得更快一些。"牧师把装着草药粉末的容器递给了坚韧首相，"愿您度过美好的每一天，我敬爱的首相。"他朝坚韧首相毕恭毕敬地笑着说道。

"我一定会为了人民的福祉不断前进，度过一切难关，这点头痛根本算不了什么。"先知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回答道。

首相把装满粉末的小小容器放到了自己长袍的衣兜里，在确认这一小瓶粉末确实无毒无副作用之前，坚韧首相才不会立即使用这些小玩意儿。首相这工作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干好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工作，星盟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任何人、用任何方式，都可能出于任何目的神不知鬼不觉地暗杀掉妨碍他们生存的任何目标，包括坚韧首相自己。

坚韧首相翘起手指轻轻按了几下移动座椅圆形扶手上的全息控制界面，座椅便遵照指令从牧师的柜台回转离开，座椅载着先知加速通过一连串三角形的大门以及几个灯光昏暗的大厅，直接来到室外——来到了

雄伟壮观的博爱之城内部。

假如从远处的星空进行观察，博爱之城就像是一只游荡在午夜宽广海洋中的巨大水母，它那巨大的圆形穹顶中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港口，通道以及被坚实装甲和厚厚能量盾保护着的威力无穷的武器平台。长长的入港管道从博爱之城巨大的身躯之中延伸出来，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通过这些管道进进出出，大多数忙碌穿梭的飞船都是来往于博爱之城和其他星盟都市的贸易商船，剩余的就是隶属于博爱之城卫戍舰队的巨大的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在博爱之城巨大的穹顶内部还隐藏着不计其数的巨型战舰，这些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将博爱之城的军用港口排得满满的，从港口放眼望去，整齐雄伟的舰队不禁让人感叹星盟首都防卫的天衣无缝以及星盟军力的空前强大。

博爱之城不仅仅是星盟首都，更是星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交集的重要场所，星盟中所有种族在博爱之城中都有着大量的常住人口，这些文化背景、科技水平、宗教地位都截然不同的种族在博爱之城里不断磨合发展，与博爱之城外大多数都是单一种族居住的星球与殖民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博爱之城上空的空域里到处都是忙碌的飞船和各式各样的机器，每天早晚两趟的公共列车上挤满了工作的星盟雇员们——博爱之城中的早晚由一颗镶嵌在其顶部的人造恒星所控制。

坚韧先知凝视着博爱之城内远方的巨大尖顶建筑，每一个尖塔的底部都由一个功率强大的反重力单元所提供悬浮动力——它们工作的原理和坚韧先知的反重力座椅相同。所有的尖塔建筑结构全部相同，从博爱之城底部挖掘的火山花岗岩制成了尖塔的顶部，而塔身则是由金属基座和合金框架所组成。

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很容易从博爱之城中拥挤的工作人群中分清各个不同的种族——咕噜人乘坐着拥挤不堪的小艇遥遥晃晃地行驶在大街上，衣着华丽的先知们坐在和坚韧先知相同的反重力座椅上来来回回地乱逛着。那些蓝色皮肤有着鲨鱼一般尖锐眼睛的武士是精英战士一族，他们负责保卫先知们的安全——虽然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乖乖听从先知们的命令。

先知一族和精英战士一族原本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繁衍生息，各自发展进步。而这两个种族的母星上都遍布着大量先行者的遗迹，两个种族都极其崇拜伟大的神一般的先行者——同时也十分尊敬先行者们所遗留的先进科技和那神秘的遗迹。但是只有先知一族敢于拆除伟大的先行

者的装置建筑神圣遗迹，分析其中蕴含的先进科技，并将整合起来的科技资料归为己用，制造出符合自己意愿的实用物品来。

对于精英战士们来说，先知们的做法简直是对伟大的先行者最不可饶恕的亵渎。但是先知们却对精英战士们的一再抗议不以为然，先知相信对先行者科技与遗迹的不懈发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先行者的伟大智慧，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通过不断研究先行者们的科技和遗迹，总有一天他们会开启伟大的朝圣之旅，循着先行者们的足迹前往集世间所有美好事物于一体的极乐净土。这种对于先行者遗迹的处置态度上的巨大差别以及宗教信仰上的格格不入使先知和精英两族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极度紧张，直到有一天，两个种族因为在一颗位于精英控制星系内的星球上的先行者遗迹的处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一场血腥漫长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战舰和战士们的数量上，精英战士拥有先知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精英战士们的武士也更加勇猛强壮，更加迅速致命，更加训练有素。在硬碰硬的地面近身战中，一个普普通通的精英战士可以轻松挑翻十多个的先知。但是大多数的战斗都发生在太空中，在这些舰对舰的战斗中，先知一族拥有着他们的优势——他们利用一艘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发掘的先行者战舰“无畏号”消磨掉了精英战士舰队中的大量有生力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英战士们一直坚持着自己战前的信念，尽管他们知道按照现在的局势发展下去己方必败无疑，但是他们仍不愿去亵渎自己控制星域中的先行者遗迹——发掘那些遗迹研究先行者们的科技并利用它们去改进战舰，武器以及舰船和战士们的护甲。数以百万计的精英战士们在前线英勇战死，精英一族的高层们终于按奈不住做出了重大让步，为了种族不至于被先知灭绝而许可对先行者的遗迹和科技进行探索与利用。精英战士的科学家们心情沉重地开始了研究工作，最终复制了先行者们的部分科技制造出了一只足以与无畏号匹敌的精锐舰队。

虽然发掘先行者遗迹的决定令大多数的精英战士都无比失望，但是精英一族中最睿智的领袖们却领悟到对遗迹适当的发掘并将其科技为己所用并不算是对先行者们十分严重的亵渎与不敬——他们和先知们还是无比崇敬着先行者。而先知一族也不得不做出重大的妥协，他们认识到假如宇宙中存在着另外一个和精英战士一样顽强难缠的对手，和精英们联盟必将可以更好地保护本族的繁衍与发展——当他们专心致力于研究先行者的遗迹与科技时让精英战士们负责自己后院的安全。

星盟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合作对立关系下诞生了，尽管这个同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明争暗斗和互不信任，但是星盟成立之初所编纂的星盟法典还是成功地对两个种族进行了责任分工。星盟法典的颁布正式结束了多年的战争。

星盟法典的题头这样写道：

仇恨充斥在我们的眼中，

而我们却对它熟视无睹；

战争带来无休止的死亡，

没有一方从中受益得利。

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

抛弃所有的愤怒与憎意，

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前行，

终有一日踏上朝圣之旅。

星盟法典和两族的停战协议在先行者战舰“无畏号”被拆卸退役之日正式生效。这艘古老却无比先进的战舰被拆卸掉上面所有的武器，并被永久安放在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博爱之城的未完工穹顶之内。

坚韧首相并不像其他一些先知那样对宗教虔敬诚恳，或者说是诚惶诚恐地盲目崇拜。虽然他同样坚信朝圣之旅的传说，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关心眼下的星盟政治局势，与其说他是一名宗教领袖，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比较纯粹的政治领导人。坚韧首相乘着反重力座椅慢慢前进着，望着远方三角框架结构的无畏号在人工恒星光芒的照射下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芒，首相感觉一股无以言表的自豪与鼓舞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和其他星盟所发现的先行者遗迹与物品相比，无畏号无疑是凝结先行者超神科技的结晶作品。举个例子来说，无畏号引擎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尽管先知们只能使其一部分正常运转，但是它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还是令人惊叹不已。直到现在它还能绰绰有余地为整个博爱之城提供电力以及动力。坚韧首相心里明白在无畏号坚不可摧的船壳下面，那些错综复杂的电子回路以及仪表器械中隐藏着更多更大的秘密。坚韧首相相

信总有一天负责继续研究无畏号战舰的先知们会解开这些的谜团，发现无畏号上所隐藏的所有秘密。(注：无畏号即为光环2中先知搭载前往地球的密钥船“keyship”，在距今大约10万年前，先行者遭遇文明杀手洪魔并与其展开激战，由于超级人工智能ob(详情见后文)的倒戈以及洪魔的压倒性数量优势，先行者不得不建立光环以准备在事态无可挽回时启动光环玉石俱焚。为了维护银河系中的各类生命，留下文明的火种，先行者领导人“图书管理员” (根据游戏资料推断大致为女性)负责将物种样本保存到先行者最后的要塞方舟，只有密钥船才可以通过定点跃迁进入方舟(光环3中先知即乘坐密钥船抵达方舟)，最终图书管理员将人类送往方舟后为防止洪魔获得密钥船而将自己搭乘的密钥船销毁，催促智者(先行者领导人，推断为男性，根据游戏描述极有可能为图书管理员的恋人)启动方舟，图书管理员最终在地球非洲新蒙巴萨悬崖见证了光环启动时绚美的光晕，见证了那美丽的毁灭霞光。)

坚韧首相在尽心尽力保证星盟政府机关正常运转的同时，一个巨大的疑问也在他心头萦绕着，同时这个疑问也是所有星盟成员、先行者的信众们心中的疑团——先行者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是如何取得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伟大成就的?凡世间的芸芸众生们有无可能超越，哪怕是追平他们的丰功伟绩?

坚韧首相突然听到了反重力发生器一声痛苦的哀鸣，紧随其后是一阵持续不停的咕噜人尖声哀嚎，坚韧首相抬头循着声音的来源向上望到，看到一艘咕噜人小艇没有来得及避让，和一组搭载着先知反重力座椅的动力环擦肩而过，差点撞个满怀。

博爱之城的穹顶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动力环，它们在尖塔上来来回回，搭载着过往的先知上上下下。初级先知的反重力座椅所能提供的动力较小，必须依靠二十个以上的动力环连接在一起才能提供足够的反重力立场帮助其上升或下降。高级先知们的反重力座椅只需要7个动力环就可以来去自如，而副首相级的先知只要3个动力环就可以连同反重力座椅提供足够的动力，而对于坚韧首相这种级别的先知，他们功率强大的反重力座椅不需要这样的动力环就可以让先知随心所欲地来往于博爱之城的大街小巷。

坚韧首相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躲避一下这个直直落下的小艇，博爱之城的飞行管理控制中心已经做出了反应。它们在确认了坚韧首相的身分之后立即强行接管了咕噜人小艇的操控权并迅速控制其躲闪到一边，这突然的转向差点把里面的咕噜人乘客从座位上甩飞出去。

坚韧先知的反重力座椅则继续稳稳地高速上升，坚韧先知回过头去，这才发现刚才的咕噜人小艇上是如此拥挤，一些咕噜人不得不坐在座位边缘，而他们又短又粗的小腿则直接在低矮的船舷上缘摇摆着——很明显，这艘船超载情况极其严重。目送着小艇慢慢降落在博爱之城底部烟雾缭绕的富甲烷区域，坚韧首相思考着刚才的超载是一个独立现象呢，还是咕噜人种群再次违反星盟法律过度超生的一个缩影?

人口过多自星盟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今大多数的星盟殖民地都已经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载，人口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极大地影响着星盟社会的和谐发展。从人口数目上来看，咕噜人无疑是星盟社会中的第一大种族。不计其数的咕噜人们大多数只有一个归宿——被送到战场上作炮灰——所以战争成为了减少并控制咕噜人数量的最重要方式。如果处于和平时期并缺少强有力的监察和控制，咕噜人人口数量的激增对星盟的社会稳定将造成巨大的威胁。

当自己还是一名司法仲裁部(星盟负责仲裁和调解不同种族之间矛盾争端的机构)的初级官员时，坚韧首相就曾经处理过一件和咕噜人有关的棘手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咕噜人联盟对于豺狼人商船队的控告，咕噜人指责豺狼人商船在航行过程中向咕噜人所在星球的大气层中排放了大量有害废气——而咕噜人们自古以来都从大气层中提炼供给自己呼吸的高纯度甲烷气体。乍眼一看，这是个极其微不足道的小小争端，根本不值得摆上坚韧先知的工作台。但是当坚韧耐着性子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结果——这些大气中的有毒气体极大削弱了咕噜人的生育能力。

那时的星盟已经安逸地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和平岁月，咕噜人人口的迅猛增加给临近的豺狼人栖息地以巨大压力。两族本不友好的关系随之日益恶化，咕噜人人口和领地的迅速膨胀导致许多雌性豺狼人不得不在孵蛋期内搬家换巢——孵蛋过程中的生理周期被严重打乱，导致了大量小豺狼人在刚刚出生或者仅仅是一两岁时就突然夭折。坚韧先知曾经告诫自己的上司要对这件事严加监视，警惕两族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同时对那些胆敢继续倾倒有毒物质的豺狼人女舰长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她们认为是咕噜人人口的过快增长才导致了大量幼年豺狼人的死亡，因此她们才去执行自己所谓的正义以及所谓的天罚。

但是出乎坚韧先知意料的是，司法仲裁部并没有批准自己有关严惩

那些豺狼人舰长的建议。仅仅是缴纳了罚金并对咕噜人赔付了相应的伤害损失费后，豺狼人舰长就重新获得了自由之身。更令坚韧先知吃惊的是，在对豺狼人商船加装了必要的有毒物质处理系统并确认它们不会再污染大气之后．司法仲裁部竟然许可它们重新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坚韧首相的心中一直是一碗水端平，毫无任何偏袒咕噜人之心。他只是想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已——维护正义，主持公道。带着对这不公判决的不满，坚韧先知找到了上司，开始为咕噜人们打抱不平，进行申诉。上司连坚韧先知的话还没听完就一口回绝了他的申诉请求，上司语重心长地告诉坚韧先知，在星盟社会中，牺牲区区几千，几万个阳痿的咕噜人就能降低豺狼人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那些喜欢生育的咕噜人用不了多久就会补齐先前的损失——生出更多的咕噜人来。同时，坚韧先知的上司总结道，任何一个聪明的初级先知都不会为了照顾一群吃屁的小家伙而耽误自己原本一片光明的大好仕途吧?!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次严重的污染事件，但是当无数的这类事件——无数的咕噜人冤屈和愤懑聚集到一起之后，就变成了一件永载史册的大事件——发生在星盟第39冲突纪元的咕噜人大反叛。这次的大规模叛乱对星盟的影响极其深刻，甚至连星盟的武装力量结构也因为这件事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与调整。

在这场短暂但无比血腥的内战中，大部分咕噜人的家园都被无情地夷为平地，但是在保卫自己家园的过程中，这些吃屁的小家伙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斗素养，就连身经百战的精英战士们都难以招架咕噜人疯狂的集体冲锋。负责清剿行动的精英指挥官在平息叛乱后饶恕了那些投降的或是被俘的咕嗜人，精英们给幸存下来的咕噜人发放了更加先进的武器，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军事训练，然后将其整合到原有的精英作战体系当中——这些吃屁的小家伙们迅速成为了精英战士的得力助手，从普通的步兵小队到庞大的战舰之中，到处都活跃着他们矮小粗胖的身影。

一些先知对咕噜人的忠诚程度很是怀疑，但是无奈星盟法典里有明文规定——精英战士负责星盟所有的安全事务，统筹星盟全部的军事行动。先知们为了保持星盟内部难得的团结，只好放弃干涉精英所作出的决定的念头。很久以前坚韧先知就明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次咕噜人的集体大叛乱最多会使先知们对星盟的统治产生动摇，而假若精英战士们也树起叛旗的话，星盟早恐怕就将不复存在。

一连串不同图形组成的全息图标在坚韧首相座椅扶手的显示屏上闪烁着，将首相从沉思拉回现实之中。这些全息图标就是星盟通用的官方语言，坚韧先知一眼就看到了信息的发件人。

“唔，不论你要说些什么事情，副首相。”坚韧首相点击了一下确认接收信息的按钮，自言自语道，“尽力把自己的语速控制得慢一点，音调也低一点。”

全息图标慢慢消失，一个先知的形象取而代之出现在了显示屏上，单从显示屏的图像中就可以看出宁静副首相要比坚韧首相年轻许多，他的皮肤颜色要更深些——几乎是棕褐色的——他的头冠也不如坚韧首相的那么大。两个肉球挂在先知的嘴角，一对华贵的金制圆环悬挂在肉球之上——这是最近刚刚在未婚男性先知中悄然流行起来的象征着单身贵族的标志。

“您现在方便吗?”副首相坐在自己没有坐垫的座椅上，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如果不是因为召开黑夜圣会的缘故，我昨天晚上就该把这件事汇报给您了。”宁静副首相顿了一下，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我在想您今天早上——不，我的意思是指现在——您是否有空，我有一些极其重要的发现要……”

坚韧首相不耐烦地挥挥手，打断了副首相：“嗯，虽然我还没有仔细去看下今天的会议日程表，不过我估计我的时间早就被排得满满当当了。”

“我保证，我会尽可能不多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宁静副首相坚持道，“要不我先给您看样东西您再拒绝我也不迟啊。”宁静副首相点击了座椅上面的一个按钮，先行者的浮雕图像——一个圣迹发光点出现在了坚韧首相的显示屏上，坚韧首相愣了一下，随即全身剧烈地抖动起来。

和星盟成员们平时交流所用的三角形文字符号不同，这些神圣的先行者浮雕图像可不能随随便便地使用。实际上，它们是如此神圣，如此不可侵犯，以至于任何滥用先行者浮雕图像的行为都将遭到严惩。宁静这个傻小子竟然在没有经过加密的通讯频道里传输这么神圣，这么重要的圣迹，坚韧首相暗暗咒骂着，这简直危险到了极点!

“来我这里给我详细汇报事情的经过!立刻就来!”坚韧首相重重地朝座椅的显示屏上拍了一下，结束了和宁静副首相的通讯。他努力抑制住自

已将座椅调到最大运行速度的欲望——坚韧首相心里明白如果这么做一定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注意——也就是不必要的麻烦。坚韧首相继续慢慢沿着议会圣塔向上前进，不一会儿在顶层一个宽阔的门廊前停了下来。

坚韧首相一贯没有和属下闲聊寒暄的习惯，这次他更加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看到他立即行出大礼的官员们，坚韧首相从一堆忙着给他下跪叩头的下属中费劲地穿出，他仅有的耐心已经快被他们消耗得一干二净了。

门廊通往一个巨大的楼座大厅，大厅的四周摆放着坚韧首相前辈们的一比一大小雕塑，这些雕塑的原材料取自博爱之城的岩石基座，身旁的全息投影介绍着这些前任首相们在任内的伟大成就。楼座大厅的另一端是一个由两名精英战士守卫的升降轴，这两名身穿银白色战斗盔甲的精英战士都隶属于精英战士中最精锐善战的部队：精英之光部队——或者简称为希罗斯(helios：原意为太阳神)部队——取名希罗斯是为了纪念精英战士家乡所在星系的数个哺育其文明的行星群落。坚韧首相慢慢地朝升降轴走去，他甚至可以听到那两个希罗斯手中的能量长矛发出噼里啪啦的静电噪音。两名守卫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厅前方，时刻提防着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

坚韧首相乘坐升降轴来到大厅最高层，那里只有一间属于他办公室。这样的设计显然包含了对安全的考虑，同时也隐喻着坚韧首相地位的至高无上——高高在上，无人企及。

“宁静副首相到了之后立刻带他来见我。”坚韧首相对早已等候在办公室外的一个官员的全息影像说道。“至于原本安排在今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会议，全部给我推掉也无所谓。”

当下属的全息影像慢慢消失后，坚韧首相猛地把椅子拖到房间中央坐下，他的心跳正在急剧加速，而衣袍下面的皮肤也因为紧张而变得又湿又冷。放松，放松点，坚韧先知不住地低语，千万不能紧张!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个小政治暴发户看出自己的发现竟然让我——坚韧首相惊慌失措了!

不一会儿，宁静副首相就来到了坚韧首相的办公室，他看到坚韧首相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正在不慌不忙地品尝桌子上的一壶药茶。

“哦，首相，您可真伟大，还在带病为我们神圣的星盟日夜操劳着!”宁静副首相做作地笑着，“首相大人，我为在百忙之中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而深表歉意。”

坚韧首相朝后仰了仰身子，将壶中的药茶一饮而尽：“刚才的那件事你告诉了其他人了没有?”

“向神起誓!我哪能将如此重要之事告诉除您之外的第二个人呢?”

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家伙还算挺有礼貌的。不过他的这种彬彬有礼到底会持续多久呢?坚韧先知心里暗暗琢磨着，品味着茶水在嘴中尚存的余香。

宁静副首相在议会中可是出了名的激进无畏、不拘小节，有时他会代替脱不开身的抑制首相参加星盟最高议会(星盟最高决策会议，与会代表包括先知首相和功勋卓著的精英指挥官们)的会议，面对与会众多老一辈的先知首相和精英指挥官，宁静副首相毫不畏惧，敢于面对面地同前辈们对敏感话题据理力争，展开激烈讨论。

坚韧首相心里清楚宁静的果敢干练，毫不拖拉的办事风格和他副首相职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宁静副首相负责指挥星盟庞大的圣迹探索舰队，特殊的工作性质使他很少有时间待在博爱之城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和那些精英舰长们泡在一起，也许这样的任职经历也为他更增添了一份普通先知所不具备的王者霸气。

“发现了多少数量的遗迹存在?”坚韧首相问道，手指轻轻敲打着座椅。先行者的浮雕图案出现在两个先知中间——瞬间成为了房间里最为明亮的物体。

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说，这些发光点不过是一对同心圆而已——小圆在大圆的底部，被一条直线连接在大圆的连锁曲线中。但是坚韧首相知道这些沟壑的含义——在先行者的语言中，它们代表着回收——或者是对于未知圣迹的修复。

“信息是由一艘位于我们领地之外的飞船上的智能发光器发出的，尽管当时信息的传输好像有一点不大对劲。”宁静副首相尽力抑制住洋溢在脸上的得意之情，“但是这艘船确实侦测到了数千个遗迹的存在。”

坚韧先知感觉到一股逼人的寒气正慢慢沿着自己的脊梁向上窜，假

如副首相所言不虚，那么这无疑是星盟成立以来最空前绝后的重大发现。

“为什么不直接将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你的上司首相，而是先告诉我呢?”坚韧先知控制住自己微微发颤的语调，慢慢问道，“假如抑制首相知道了你对他的不忠，那你的前途可就完蛋了，革职审查将会是他对你最仁慈的处置。”

“我愿意冒这个风险。”副首相朝前倾了倾身子，在坚韧首相的耳边低语道，“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利益。”

坚韧首相觉得宁静这小子的话简直太滑稽了，他差点把刚喝的茶都喷出来。这家伙的厚颜无耻还怪可爱的，但他实在太嫩了，最终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坚韧先知暗暗想到。他伸出手指摸向位于座椅扶手上的报警按钮，一旦按下按钮，门口的那两个希罗斯就会立即赶来……

“最高议会已经日益疲弊了!”宁静副首相猛地说道，口气毫不畏惧，而且还咄咄逼人，“那些掌权者已经无力掌控大局了!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此终结!疑惑纪元不会再持续多久，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您才是星盟万世后代繁荣昌盛的惟一希望!”

坚韧怔住了，他的手直愣愣地悬在半空。宁静说的没错，为了处理前世的遗留问题才有了现在的疑惑纪元，而先前的第39争端纪元同样是因为发生了咕噜人大反乱及类似的血腥内战而得名。自从坚韧接任了首相职位，他就一直致力于维护星盟内部的公正与团结，而圣迹无疑是他力行改革最可靠，最强大的后盾。尽管一向对阿谀奉承不怎么感冒，宁静副首相刚才的直言果敢还是给坚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宁静刚才把坚韧的功绩列在星盟伟大主教之上——三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整个最高议会的先知领导人。他们可以说是整个星盟最高高在上的人了，任何贬损轻视他们的举动都极其危险。坚韧首相缩回了手，开始觉得宁静的话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我们正处在回收纪元的伟大开端。”副首相激动地说着，“而您，将会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最佳人选!而我，将会倾尽毕生的智慧忠实地为您服务!宁静将座椅移动到坚韧首相面前，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张开了手臂，“您的功绩将永垂不朽，流芳千古!”

随之而来的还有，坚韧暗暗想到，那赤裸裸的野心也将永载史册。

扳倒星盟主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些老家伙们会不择手段来保住他们得来不易的尊贵地位。即使是坚韧首相动用一切政治资源，也难以和他们抗衡，也难以开启星盟全新的纪元。

坚韧首相猛地停住了这些思考，难道自己真的在考虑副首相怀有贼心的想法吗?难道自己也发疯了吗?

“在我们进一步准备任何事情之前……”坚韧首相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们必须对圣迹的存在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我已经准备好了一艘战舰，只要得到您的允许就……”、

坚韧首相猛地打了一个激灵，“你想把那些精英也扯进这件事里来?”

坚韧的脑袋不安地悸动着，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慌让他感到头痛难忍。如果那些精英战士将圣迹据为己有的话，谁知道他们会利用圣迹干出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来!坚韧首相的手指再次摸向了报警按钮。

副首相猛地上前拉住坚韧的手，不慌不忙地说道：“不，我才没有白痴到那种地步。我另外征召了可靠的盟友，他们集忠实和勇猛于一身，将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

坚韧首相死死地盯着副首相的眼睛，从中似乎窥到了一丝信赖，这信赖也许会将他扯八一条全新的反叛之途，但是副首相的眼中还闪烁着热心和狡猾的光芒，这让坚韧首相犹豫了。

坚韧首相按在了座椅的另外一个控制按钮上，茶壶瞬间被回收，里面剩余的液体被蒸发殆尽，“那艘发现圣迹的船怎么样了?”

“失踪了，里面的船员结构很复杂，既有豺狼人又有咕噜人。”宁静首相摸了摸下巴，“我认为船上可能发生了叛乱行为，不过这无关紧要。”

“告诉你的那些盟友们，假若发现了那艘船上的幸存者——假若他们胆敢偷窃并将圣迹据为己有的话——立刻将他们处死。”坚韧首相又想了一下，“或者，可以饶他们一命，把他们好好看管起来，毕竟是他们发现了如此庞大的遗迹群落，怎么说都要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适当的奖励。“

宁静深深鞠了一躬：“谨尊圣谕。”

终于，牧师的处方发挥了作用，坚韧首相感到自己的脑袋舒服多了，他闭上眼睛，尽情享受着药到病除的感觉，并露出了一丝解脱的微笑——他知道年轻的副首相一定会把这微笑看作是他们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良好开端。

“如此雄伟的圣迹毫无疑问将对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存起到重大深远的影响!”宁静继续侃侃而谈，“任何一块伟大的圣迹都将是对我们虔诚信众最神圣的祝福!”

坚韧首相重新坐回到座椅深红色的垫子上。祝福?他不确定这样的祝福是否存在，不过当他成为新的星盟掌权者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圣迹为星盟造福。坚韧舔了舔嘴唇上残留的薄荷清香茶水，到那时就再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流芳千古的霸业了。

第十章

丰饶星?2525年1月19日

埃弗里发现此刻自己正独自漫步在丰饶星上的一个广袤果园中，脚下的小路两旁栽满了果树，树枝还不时刮蹭着他的脸庞。树枝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杏、樱桃、李子，还有很多埃弗里一时叫不上来名字的五颜六色的果子。在这个大雾弥漫的寒冷早晨，所有的树上都挂着不计其数的亮晶晶的露珠，埃弗里走到一棵苹果树前，用力摇晃着树干——露水和苹果如雨般倾泻而下。埃弗里捡起一个掉在地上的苹果，上面翠绿如洗的叶子是那么讨人喜欢，而且富有光泽。星期天，埃弗里琢磨着……为什么会是星期天呢?

埃弗里扔掉手中的苹果，来到另一颗梨树前，顺着树干向上爬去，在接近树冠的地方，空气变得更加寒冷难耐了。埃弗里伸手从树枝上拽下一个大梨，放到嘴边咬了一口。这一咬差点把埃弗里的牙齿震碎，手中的梨子被冻得硬邦邦的，根本无法下咽。埃弗里突然发现自己身穿平民的服装——一件又小又紧的白色牛津衬衫，一根长长的直到他肚脐的佩斯利螺旋花纹呢领带，还有一双已经被磨损得不像样子的旧鞋。

“哪有一个男孩子能一直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呀。”一阵冰凉的微风拂过已经结霜的叶子，埃弗里突然听到了姑妈的说话声。

突然，果树剧烈摇晃起来，埃弗里抓紧树干，勉勉强强地抬头向上望去，一架大黄蜂攻击机擦着地面越过果园，机翼在明亮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黄蜂攻击机转了一个弯消失在了果园小径的另一端。埃弗里扔下梨子，跳下树干朝着大黄蜂飞离的方向猛追过去。

埃弗里朝着飞机消失的方向追得越远，他感觉到四周的温度就越提高。被狂风从果树上吹落的光滑树叶飘落到小溪中随波逐流着，周围的温度迅速升高，一阵令人窒息的热浪迎面扑向埃弗里，他紧闭着眼睛艰难地继续前行。埃弗里感觉自己的眉毛都要被烤焦了，接着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是一扇木制的双层大门，小径通向了一个路边饭店。

埃弗里推门而入，这才发现这扇大门是为数不多的仍然“站立”在这家饭店的物体．饭店的房顶已经被完全炸毁了，四周的墙壁也被炸得支

离破碎，上面的玻璃早已经不复存在。饭店里面的椅子和桌子也已经被烧焦——向外正冒着滚滚浓烟。埃弗里突然看到后面烧焦的椅子上坐着一家四口人，他们身上鲜艳的服装是饭店内惟一没有被厚厚的灰烬所覆盖着的物体了。其中的一个孩子——也就是埃弗里曾经试图救下的那个小男孩——把目光从桌子上的一碟烤薄饼转移到埃弗里身上，兴奋地朝他挥舞着小手。埃弗里也朝他挥了挥手，小男孩咬了一口碟子里的烤薄饼，伸出手指直直地指向前方——在食品柜台的长椅那里坐着一个身穿一袭迷人银色裙装的女人。

“这可是正规的礼仪活动啊。”欧?西格宁从椅子上转过身来。

“我知道。”埃弗里伸手拉直脖子上的领带，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已经不是那套二手的教堂礼仪装，取而代之的是厚重结实的黑色抗冲击战斗装甲。

欧?西格宁皱了皱眉头：“也许我该去邀请一个更加合适的舞伴才对。”她说着，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小的钱包——并不是她在至日庆典上用过的那个蛤壳形钱包，而是那个女叛军的带着金链子的勃艮第网眼钱包。而欧?西格宁却满不在乎地将手伸入钱包，好像在里面搜寻着什么。

“长官!小心!”埃弗里喊道，“那里面有引爆炸弹的遥控器!”埃弗里试图冲上前去将钱包从欧?西格宁手中夺过，但是此刻他的双腿仿佛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就像在地板上生根了一般，一步都迈不开。埃弗里听到饭店外面大黄蜂攻击机引擎的怒吼声，攻击机那巨大的阴影投射在饭店的食品柜台上，而那个小男孩已经开始窒息了。

“放松点。”欧?西格宁温柔的埃弗里说道，“你不会有事的。”

埃弗里呻吟着跪在地板上，身上的装甲变得更加沉重了，几乎要把他压在地板上。埃弗里伸出双手死死地按在地板上，拼命维持身体里所剩的最后一丝平衡。他用眼睛的余光瞄到许多穿着军靴的身影跑了过来——一群训练有素的陆战队员围住了一个惊慌失措的目标。

欧?西格宁重复着自己刚才的话语，但这次她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遥远的地方飘来——这声音仿佛来自饭店的外面，但听起来却又是那么真切清晰：

“放松点，你会好的……”

埃弗里确实放松了下来。药劲十足的安眠剂自从结束运输舰伏击战后就一直让他处于无意识休眠状态，和异星人的战斗让埃弗里元气大伤。终于，他慢慢睁开了眼睛。

“太好了．你终于恢复意识了。”欧?西格宁就守在埃弗里的床边，她高兴地说道，“欢迎归来。”

埃弗里清楚刚才的一切都是在做梦，但是看到一身正装的欧?西格宁他还是着实吃了一惊。少校现在穿着一身高领细腰的浅灰色制服——这是军情局女性军官的标准军服。欧?西格宁守候在埃弗里病床的左边，站在右边的则是丰饶星总督特恩。

“我昏迷多长时间了?”埃弗里环顾房间四周，嘶哑着声音问道。房间不是很大，雪白色的墙壁，床边摆满了各种健康监控设备，墙边还有一台电视机，一根扎在埃弗里右手上的针管正在给他进行输液。他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看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白色亚麻纱布以及欧?西格宁手里拿着的一个印有“奥特加德中心医院”字样的水杯，他突然明白了过来——哦，这里是医院啊!

“已经有两天了。”欧?西格宁把水杯递给埃弗里，“你的头骨受伤了。”

埃弗里抬起手来接过杯子，慢慢喝光了里面的水，星期天……就在那天他和伯恩斯乘坐一辆疣猪运兵车来到泰尔拉，再从那里前往太空搭上了欧?西格宁的快速巡游艇“羞愤漫游号”，两名下士在0900时前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然后躲藏在一艘诱饵运输舰里。

“伯恩斯在哪?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很好，他甚至在回到地面之前就将身上的伤口处理干净了，那个名叫希利的医护兵还直夸他处理伤口很有一套呢。”欧?西格宁将水杯放回到碟子上，“他救了你的命，在另一艘船完全爆炸之前把你拖回到了我们的运输舰上。”

埃弗里皱着眉头：“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了。”

“那你还都记得些什么?”总督在一旁开口问道，特恩靠在病房一角的墙壁上，迫不及待地插嘴问道，“告诉我关于任务的一点一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

埃弗里的嘴张到一半，又犹豫着重新闭上。

“这房间很安全。你是这层楼惟一的伤员。”欧?西格宁解释道，朝着总督努了努嘴。”我已经告诉总督所有我知道的事情了。”

埃弗里摸索着按下隐藏在床边扶手嵌板中的一个按钮。病床的前半截慢慢向上抬高——他从躺着变成了坐在床上。埃弗里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到一套似曾相识的程序之中——在行动之后对上级长官的例行报告。埃弗里心里仍然在酝酿着该如何开头，对面的特恩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那些外星人是如何互相交流的?”特恩双手抱肩，对埃弗里问道。

“长官，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汗珠已经沾湿了特恩的领口和格子衬衫：“你发现外星人的通讯装备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留意到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流，或者是如何向他们的母舰汇报情况的?”

“没有，长官。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宇航服，很难通过……”

“我们怀疑对方在船只爆炸之前发送了一条信息，下士。”欧?西格宁解释道，“像是某种遇难或者求援信号，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截住这条信息。”

“那群外星人的首领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埃弗里说道。他回忆起了异星人那红宝石般闪闪发光的大眼睛和她那锋利无比的牙齿，她手中手枪积蓄的能量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苹果一般，“她顶多从我视野范围内消失了一两分钟，也许是去发送什么信息了吧，那时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异星人……”

“什么另外的异星人?”欧?西格宁急切地问道。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埃弗里回想着那一大团漂浮在半空中的粉红色肉团儿，“那家伙没有来我这边，而是急急忙忙地跑了。”

“它配备什么武器了没有?”特恩问道。

“我不敢确定，长官。”

“让我们把这一切再梳理得清晰点。”特恩抓了一把脖子下面浓密的胡须，“四个或者五个配备着手枪和小刀的异星人。”

“他们的船上配备有氟化氢抽提的激光切割器，总督大人。那玩意儿威力强大且非常精准。”欧?西格宁摊开双手向特恩解释道，“而且那仅仅是一艘小船，鬼才知道他们的大船上会配备什么样的古怪玩意儿。”

“那些被你干掉的异星人……”特恩试探性地问道，“他们和一般的叛军相比…………是更强还是更弱?”

“长官?”埃弗里感觉自己的胃部似曾相识般地猛地一缩，难道这和那些该死的叛乱者们还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只有两个人，而它们有四个。”总督耸了耸宽大的肩膀，“二对四，我们大获全胜。”

“当时我们出其不意地进行了突袭，不过那些家伙看起来训练有素，极具战术头脑和战斗素养。”埃弗里正要描述那些异星人是如何在失重环境下灵活自如地朝他袭来时，病房的房门突然打开，总督的代理人潘德森走了进来。

“我转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潘德森朝埃弗里抱歉地笑了笑，“看看能不能为你提供一些特殊照顾，不过看来今天的伙食是不会有什么改善了。”

潘德森嗅到了空气中一丝令人窒息的不安气氛，他扭头对特恩问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特恩朝欧?西格宁投去了轻蔑的一瞥，平静地说道：“没什么。”

病房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埃弗里在床上不安地挪动着，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任务汇报是一场更大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刚才所说的一切将对欧?西格宁和特恩之间的争论起到具有决定性的印证作用。

“总督大人。”欧?西格宁打破房间内令人尴尬的安静，“我们能出去谈些事情吗?”

“从你的汇报中我们受益匪浅，下士。”特恩轻轻拍了拍埃弗里的大

腿然后走到门口，“现在好好休息一下吧。”

埃弗里用尽全力在病床上挺直腰板，差点连静脉注射针管都扯了下来，“谢谢您，长官。”

欧?西格宁跟随总督一同走出了房间，潘德森最后走出房门，他关上房门之前朝房内探着脑袋——仿佛鞠躬一般。埃弗里举起杯子，几块碎冰和水一起被他吸进嘴里。下颚的运动让他的后脑又疼了起来，埃弗里伸手向摸去，在后脑触碰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细线——医生就是在那里切口为他植入了治疗伤口的骨骼替代聚合体。

埃弗里听到门外特恩低沉的话语声，但是他听不清总督到底在说什么。起初，欧?西格宁的回答也是一样模糊不清，但是总督突然提高了音量朝欧?西格宁吼了起来，然后埃弗里就听到了潘德森从中和稀泥的调解声。过了一会儿，埃弗里听到了离开的脚步声，紧接着欧?西格宁一个人推门而入。

“他以前并不知道。”埃弗里对欧?西格宁说道，“你用殖民地民兵计划做掩护执行一项打击叛军的绝密任务吧?”

欧?西格宁双手背到身后，慢慢靠在墙壁上，“是的，他不知道。”

总督一定是因为这么长时间自已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暴跳如雷，但是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从欧?西格宁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沮丧的神情，她的表情还是那么从容冷静。

埃弗里把手中的杯子放回手推车上：“总督要求多少战舰过来增援丰饶星?”

欧?西格宁等到埃弗里重新在床上躺好，说道：“他一艘都不要。”

这一瞬间，房间里安静到只剩下监控埃弗里脉搏的机器所发出的滴答声，“但是我们刚刚……”

“刚刚和异星人有了第一类接触?”

“恕我直言，长官。我们和异星人的这次接触可不怎么友好。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很多，就像你说的那样，那艘船可能仅仅是异星人舰队中的一个小家伙。”

欧?西格宁点了点头：“是的，我们在和他们的首次交锋中占尽先机，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番。”

“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我知道。”

“那为什么那个该死的特恩不去请求一些战舰过来支援丰饶星呢?”

欧?西格宁从墙边走了过来：“你知道吗?光是为了建立丰饶星民兵部队我们就和他谈判了许多年，最后废了好大劲才争取到了丰饶星殖民议会的全票赞成。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丰饶星居民强烈反对在这里部署UNSC海军陆战队。”

欧?西格宁踱到了埃弗里的床边：“特恩才不希望在丰饶星的附近轨道上部署一堆UNSC战舰来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呢。”

埃弗里想起了去参加至日庆典时一些宾客看到他和庞德上尉时的表情——他们轻蔑地看着自己和自己身上的那身军服，眼神是那么不屑一顾。

“那么，难道特恩就不担心有朝一日丰饶星也会成为叛军们的优先袭击目标吗?”

“我们都担心那些叛军们会盯上丰饶星。”欧?西格宁回答道。

“呃，还有……难道我们就对即将重新找上门来的异星杂种们坐视不管吗?”

“总督现在烦得要命，他不想去听到任何有关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意见。他现在不想听这些，也不想听我去讲这些。”

“那么他想听谁来告诉他该怎么办呢?”

欧?西格宁把手臂靠在埃弗里床上突起的铁制托架上，她用力朝下压了压，在确认托架可以承受住自己的重量后说道：“某个能想出和异星人沟通绝佳方式的人，某个有能力说服总督接受在丰饶垦驻扎舰队的人，或者某个官职大于总督可以直接命令他不得不接受舰队进驻的人。”她抬头看了看埃弗里，“不过那个人肯定不是我。”

埃弗里从她的口气中觉察到了一丝无奈和自嘲。他想告诉欧?西格宁自己理解她的感受，想告诉她自己愿意帮她做些什么，共同为丰饶星可能遭受的袭击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这一刻愤怒还是战胜了他的理智。

“你难道看不出来总督是在玩他妈的政治小把戏吗?”埃弗里咆哮道，“你难道就坐视不管?眼睁睁看着手无寸铁的丰饶星居民们被袭击、被杀戮?”

埃弗里已经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怒火，欧?西格宁转过身来看着他：

“我的船已经启程赶赴致远星了，上面携带着我有关要求舰队司令部无视总督的拒绝，立即派遣一支战斗舰队的相关任务报告及处理意见。”欧?西格宁的声音没有一丝软弱，她和埃弗里对视着，“还有什么事情，下士，是你认为该要我去做的?”

羞愤漫游号是一艘隶属于军情局的快速巡游艇——它几乎是舰队里最快的船了。但埃弗里心里清楚即便如此，巡游艇到达波江座艾普森星系也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战斗舰队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整编集合，它们在路上要耽误更多的时间。即使最乐观的估计，任何形式的增援抵达丰饶星也是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埃弗里十分清楚，这已经太晚了。

短暂的沉寂之后，埃弗里猛地起身，一把拔掉胳膊上的输液管。接着他掀翻床单一跃而起，跳到地板上。欧?西格宁满腹狐疑地看着他，而埃弗里却对她的惊讶毫不理会，他直接来到放着他已经洗干净的制服的衣柜里，找出衣服和裤子，迅速将它们穿戴整齐。

“你这是干什么?”

“准备回去执行那些新兵的训练任务。”

埃弗里把换下的衣服扔在床上，欧?西格宁死死地盯着埃弗里胸膛和肩膀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我记得好像我并没有给你下过这样的命令。”

埃弗里麻利地穿上草绿色衬衫，然后一脚蹬上靴子：“我有自己得到的另一条命令，那就是训练一队殖民地民兵。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对于殖民地更加重要了，对吧，长官?他们可能是丰饶星惟一的希望

了。”

埃弗里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突然欧?西格宁从旁边插上挡住了他的去路，虽然埃弗里比欧?西格宁高上一头并且毫无疑问地更加强壮，但是凝视着欧?西格宁坚毅的脸庞，埃弗里还是不由地慢慢停下了脚步。

“你在先前四十八小时内所见、所闻、所做的一切都已被列为最高机密。你可以回去训练那些新兵们，但是你绝对不能告诉他们有关这次任务的一丁点消息。”欧?西格宁顿了一下，看着埃弗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埃弗里曾经以为欧?西格宁的眼睛是褐色的，但是他现在才发现，对方的双眸中闪耀着深不可测的碧绿色光芒。

“是的，我明白了，长官。”

欧?西格宁让到一边，埃弗里慢慢走出了房门。来到外面的走廊上，他惊讶地发现庞德上尉就坐在不远处的软垫座椅上，手里正摆弄着自己的掌上电脑。庞德上尉一抬头看见了慢慢走近的埃弗里。

“哦，我原本以为你的情况蛮糟糕的呢。”上尉笑了，“不过看上去还不错嘛。”

“上尉。”欧?西格宁紧随埃弗里走了过来。

庞德立即站直身子用假手给中校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长官!”

两个陆战队员目送欧?西格宁的背影走进走廊尽头的电梯里，她的黑色军靴踩在白色的抛光地板上蹬蹬直响。直到看着电梯门慢慢关上，埃弗里才对庞德上尉问道：“你知道她是军情局的人吗?”

“不，我不知道。”庞德把掌上电脑扔进上衣的口袋，“不过在我看来，她还是蛮不错的。”

埃弗里叹了口气：“她对总督的放任也许会害死所有人。”

“她只是遵照上面的命令执行任务而已。”庞德用假手拍了拍埃弗里的肩膀，“召唤舰队支援丰饶星?只有特恩总督才有权这么做。”

停了一下，上尉继续说道：“听着，你们上次执行任务所剩下的所有

武器装备欧?西格宁都已经交给了我，她希望我们能把这些武器带回营地，好好加以利用。”

埃弗里知道欧?西格宁船上武器库里的装备将对训练那些新兵起到很大的帮助——有了这些家伙，就可以不必整天带着新兵们长跑和做些用处不是很大的定点射击训练了。退一万步来说，有这些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上一万倍。

“快点走吧。”庞德上尉和埃弗里一起走进电梯，“在我们返回营地的路上，好好给我讲讲伯恩斯下士穿着那身笨重的宇航服是如何慢慢吞吞地在运输舰里爬来爬去的。”

杰肯斯被重重摔在地上的同时，所有第二排的新兵都欢呼了起来。他那戴着头盔的脑袋挨了角力棒的重重一击——于是一下子被击翻在沙地上。他啃了满满一嘴沙子，不过幸好之前听从了希利的建议戴上了一口厚厚的牙套。

“快张开嘴来让我瞧瞧。”希利跑过来跪在杰肯斯身旁，命令道。看着新兵慢慢摘掉嘴上的牙套，在确认他所有的牙齿都依然健在之后，希利又开始检查刚才的打击是否给杰肯斯留下了诸如脑震荡之类的后遗症，“你知道今天几号吗?”

“一月十九号，医生。”

“看着我的手，我伸出了几根指头7”

“一根也没有……”

“很好，看来脑袋没什么大碍，好好享受今天余下的时光吧。”

医护兵起身离开，杰肯斯坐了起来，擦了擦满是沙子的嘴巴。刚才解决掉自己的新兵名叫斯特森，原来是奥特加德警队的一名警官。斯特森站在沙地中央的木梁上，脸上仍然带着胜利的微笑，并轻轻挥舞着手中的角力棒。

木梁距离地面大概有半米高，四周是新兵们新挖出来的沙坑。杰肯斯沮丧地回到沙坑一端第一排所坐的地方。他已经干得不错了——接连干掉好几个2排的新兵。但是斯特森实在太壮了，杰肯斯拼了老命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小心点。”杰肯斯说着，把角力棒递给了佛希尔，“这家伙很厉害。”

佛希尔点了点头，他已经戴好牙套准备上阵了。这个高个子的不怎么爱说话的新兵带着护肩板，让自己显得更加魁梧了，他在1排的呐喊助威声中慢慢走上沙地中间的木梁。

“听好了!”伯恩斯下士喊道，他盘着腿悠哉游哉地坐在沙地里，“这一局是今天下午的角力棒竞赛的最终回合!输的人将为自己所在的连队赢得打扫食堂卫生一星期的特殊优待!”

伯恩斯满意地看着新兵们的加油声变成七零八落的呻吟。虽然食堂里配备有全自动餐盘处理器，但是它们毕竟是机器，每天必须有人对这些机器本身进行清理维护工作。现在的那些高科技训练工具可是在某种程度上给训练合格士兵帮了不少的倒忙啊，伯恩斯嗤嗤地笑了，“让我们来见识一下真正赤裸裸的无畏战斗精神吧!”

佛希尔和斯特森慢慢靠近对方，开始了各自的进攻。木梁随着两人角力棒的挥舞而微微颤动着，两个人都重达90公斤以上，但是要想赢得比赛的胜利，仅仅拥有蛮力是远远不够的，速度和敏捷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斯特森的身体显然更灵活一些，他看准机会猛地向前一刺，正中佛希尔的下巴。佛希尔踉踉跄跄地在木梁上摇晃着，竭尽全力试图保持身体的平衡，但最终还是摔了下去。

2排的新兵们为斯特森的胜利而欣喜若狂，而伯恩斯却没什么反应。

“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一点小花招而已。”他对着两个新兵喊道，“好了，准备开始第二局比赛!”

“是，下士!”斯特森紧紧咬着牙。

“好了，你们这两个混蛋，比赛开始!杀!杀!杀!”

两个新兵这次更加拼命，也更加小心了。他们在木梁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谁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突然，斯特森瞬间发力狠狠撞在佛希尔的身上，而后者摇摇晃晃地后退着。斯特森抓住机会朝佛希尔的脑袋击打过去，佛希尔则巧妙地侧身躲过，顺势一脚把斯特森踢下了木梁。

斯特森从沙地上爬起来，无奈地耸了耸肩，这家伙只是走狗屎运而已。他的举动为他赢得了1排新兵的一阵嘘声，这时一辆疣猪运兵车从外面驶了进来。

“你们这些小杂种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训练还不够带劲啊!”伯恩斯怒吼着，瞄了一眼从疣猪上走下来的埃弗里和庞德，“好!每人50个俯卧撑，现在就给我做!”

新兵们趴下来开始接受惩罚，他们整齐地报着俯卧撑的个数。杰肯斯偷偷抬起头，看着两个下士在庞德上尉警惕的注视下走到了一起。

就连傻瓜都能看出埃弗里和伯恩斯互相憎恶着对方，自从杰肯斯来到兵营到现在，还从未见过两个下士平心静气地交谈过．甚至连他们走在一起都没有看见过。伯恩斯下士严厉地训练着2排的新兵，仿佛要赢得和埃弗里之间的比赛一般。在这样的大氛围影响下，两个排的新兵们私下里暗暗地叫着劲，谁都不服气对方。

但是今天两个下士却出人意料地走到一起交谈了起来，埃弗里指了指疣猪运兵车后座上的塑料箱子，而庞德上尉则在和伯恩斯下士说着什么。杰肯斯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周围新兵们的报数声实在是震耳欲聋。不过那里面一定有什么好东西，因为伯恩斯看着疣猪后座的箱子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约翰逊下士朝伯恩斯伸出了手。

伯恩斯顿了一下，时间之长以至于杰肯斯从第38个俯卧撑做到了第45个，然后他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了埃弗里的手。

“二排!立即集合!”伯恩斯转身离开沙坑，继续对士兵们怒吼着，“我们现在立即前往射击场进行射击训练!路不长，都给我跑起来!”

斯特森停了下来，脱下头盔略带不满地问道：“到底是谁赢了?”

佛希尔毫不犹豫地从背后一把把他摔倒在沙地上，两个排的新兵又开始乱作一团。

“肯定不是你，猪头。”伯恩斯咕哝着，伸手拉起躺在地上的斯特森，“新兵们注意了!立即出发!跑步前进!”

杰肯斯和1排的新兵们欢呼着冲向沙地，并用力地拥抱住佛希尔，假如不是看到埃弗里走了过来，他们肯定已经把他抛上天了。

“立正!”埃弗里喊道，新兵们立刻停止了喧闹，而佛希尔则努力控制住洋溢在自己脸上的笑意。

埃弗里慢慢踱向杰肯斯，手里拿着疣猪运兵车上的塑料箱子，“你的训练成绩怎么样?”

“下士?”杰肯斯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走之前不是让你们去学习怎么射击吗?”埃弗里朝着杰肯斯胸前倾了倾身子，“成绩到底怎么样?’

“训练电脑根据成绩判定我为…………神枪手。”

“臭小子，你不会是在对我撒谎吧?”

“没有!下士，千真万确!。

“你呢?”埃弗里扭头盯着佛希尔问道。

佛希尔此刻还没有摘掉刚才的保护头盔，这让他原本就大的脑袋看起来更加健硕了。“我也被判定为神枪手!下士!”佛希尔戴着牙套，大声回答道。

埃弗里重新扭过头来，问道杰肯斯，“你喜欢这个狗娘养的傻大个吗?”

“是的!下士!非常喜欢!’

“很好!”埃弗里继续对杰肯斯说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狙击手了，至于佛希尔嘛，就让他来当你的观察员吧。” (注：现在狙击手一般以两人小组作战，一人负责狙击，另一人负责作为狙击手的观察员汇报目标运动状况以及目标所处方位的温度、湿度、海拔高度以及其他一切可能影响到射击精度的环境因素，通常情况下狙击手是两人小组的组长，对观察员具有指挥权。)

杰肯斯仔细琢磨着埃弗里的话语，突然意识到下士在刚才看似不经意的对话中——虽然只是在形式上．但对杰肯斯仍然是意义重大——给予了杰肯斯地位上的晋升。

“是!下士!”杰肯斯大声回答道，声音无比响亮。

“我们将加速对你们的训练进程。”庞德上尉靠了过来，紧挨着埃弗里宣布道，“我们刚刚接到消息，一个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殖民地权力机构代表团近期内即将造访丰饶星，总督已经要求我们民兵小队为代表团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护，防止叛军趁虚而入制造混乱。”虽然这个谎言撒得有点过于厚颜无耻，但是庞德和埃弗里都认为绝不能告诉这些新兵们事情的真相，必须另外寻找一个给予他们训练压力的理由——虚拟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会使他们更加刻苦认真地训练，更加积极地完善自己。

仅仅是提到可能和叛军进行交锋就已经让许多新兵大吃一惊了，他们愁眉苦脸的互相抱怨着：“我们可不是为了镇压那些叛乱者才加入民兵部队的啊。”

埃弗里看着稍稍有些骚动的队列，点了点头：“你们志愿报名成为一名民兵都怀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和愿望，这一点我很理解。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们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一名有能力保护自己星球，保护自己家园的战士。”

他想起了自己对欧?西格宁少校所说的话——在舰队增援到达之前，这些民兵将会是保护丰饶星的惟一力量。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对少校提及——甚至连埃弗里自己都不是很肯定——那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带好这群新兵。埃弗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他心里清楚，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让这些新兵慢慢尊敬并信任自己了。

“作为你们的教官，同时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我时常告诫自己，要把一生都无私奉献给军队，奉献给我们的人民。不论是在军事训练中，还是在个人行为上，我无时无刻不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假如你们愿意接纳我，我可以帮助你们成为一名和我一样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真正战士。”

埃弗里对新兵们所作出的诺言同样也是对于内心深处的自己做出的庄重承诺，在清剿叛军的多年岁月里，他曾经一再降低先前参军时对自己的要求——时常为了任务需要而去做那些违反道德的事情。为了那些该死的任务，他已经泯灭了太多的美好人性，现在他要竭尽全力，重新将这些逝去的人性努力寻找回来。

埃弗里摘下帽子扔给了希利，然后走到了沙坑中央。

“但是我们需要搞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埃弗里说着，捡起了沙地

上斯特森的头盔，倾倒干净里面的沙子，“必须找个人来让佛希尔的大脑袋吃点儿苦头。”

看着第一排的新兵惊喜地笑了起来，埃弗里又加了一句：“也许我就是最佳人选。”

第十一章

丰饶星?2525年1月20日

希弗感到自己很孤单，她已经孤零零一个人待在泰尔拉太长时间了。没有其他人工智能来陪她聊天，来共同思考一个眼下正在困扰着她的问题。不久之前，就在希弗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或者说正在发生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但是希弗仅仅知道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的最终结果，而对于这件事情的起因，她至今一无所知。这对希弗的逻辑思考核心数据组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大折磨。

从已知开始慢慢深入问题的本质。希弗不断地告诫着自己，她尽力回忆着事情发生经过的一点一滴，把所有相关记忆都从她那最可靠的核心处理器数据组中调用了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欧?西格宁和另外两个陆战队员——约翰逊和伯恩斯在4天前抵达泰尔拉，欧?西格宁以“DCS官方事务”为由要求希弗立即调拨一艘舰船供其使用。希弗遵照欧?西格宁的命令调配给她一艘舰艇，然后三个人乘坐着这艘运输舰“大打折扣号”前往“羞愤漫游号”的所在地，一个小时之后，两艘船都离开了丰饶星近地轨道。

然而事情却就此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从安置在泰尔拉外部的摄像机观察到的影像来看，羞愤漫游号一直和大打折扣号连接在一起——当大打折扣号启动跃迁跳跃前往小曲星系时，羞愤漫游号的三角翼紧紧连接在其货舱的底部。这种船只之间连接起来共同进行跃迁跳跃的情况并不少见，小型的船只依附在装备有肖?藤川跃迁加速器的舰船上，就如同货舱和载有肖?藤川跃迁加速器的推进舱链接在一起成为了一艘运输舰一样。

事情奇怪就奇怪在欧?西格宁的快速巡游艇本身就配备有一个肖?藤川跃迁引擎，它不必借助运输舰的帮助就可以独自抵达小曲星系。同时，根据大打折扣号的导航记录，它也从未到过小曲星系。就在大打折扣号进入跃迁后不久，它突然跳出了跃迁空间，并发送出一条SOS求救信号。

希弗进入自己的储存数据组中找出了那条通讯记录。　＜\\＞DCS .

REG#BDX-008814530》 丰饶星全体居民 ＜\警告!本舰出现了医疗紧急事故l

＜\舰长(奥卡马?查尔斯LIC#OCX-65129981 1已失去处置能力!

＜\请求紧急医疗援助!

【重复信息】

人类船员确实可能在跃迁过程中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跃迁断层内的多维空间极不稳定，常常会产生变化无端的时空漩涡。假如船只被卷入这样的漩涡，里面的船员轻则会感到恶心反胃，重则身体剧痛、失去意识。其中最为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船员——有时连同船只一起——莫名其妙地消失在跃迁空间断层之中。

所以，运输舰或其他舰艇通常会根据某一艘刚刚离开跃迁断层空间的舰艇所检测到的“天气预报”来决定在相同地点进八跃迁空间是否安全(假如某段时间恰好没有船只处于跃迁跳跃中，DCS就会放出断层空间探测器来补录“天气预报”)，这样一来，跃迁跳跃就变得安全多了。但是说到底它仅仅是一项预警措施，不能保证“天气预报”时时刻刻都无比精确，因此有时船只在进入跃迁断层空间遇到不可预知的危险后会立即跳跃回常规空间——这是为了防止船毁人亡的悲剧发生。

这种紧急跃迁跳离对人类船员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肖?藤川引擎的控制电脑通常会在需要紧急跳离前通知船员提前做好防护准备。但有时情况过于险恶以至于导航电脑在做出预警之前就不得不先行跃迁跳离。当然，对于船员来说，身体上遭受一些伤害总比永远消失在跃迁空间断层中要强得多。

但是大打折扣号上没有什么人类船员，也没有所谓的奥卡马?查尔斯舰长，假如希弗的猜想是正确的话，船上的船员只可能是约翰逊下士和伯恩斯下士。希弗努力使自己的运算数据组专注于现有的事实和证据，逻辑核心控制着她尽量不在那令人头疼的证据链推理上耗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从靠近大打折扣号跃出坐标的舰艇留达上，希弗确认欧?西格宁自己的船已经在跃出结束后同大打折扣号分离，并从雷达上消失了——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欧?西格宁的小船上配备有先进的隐秘行动装置，可以躲过雷达的监视，这种玩意儿UNSC制式战舰都很少配备，更不用说一个

DCS中层官员的私人小艇了。

更令希弗感到困惑的是，附近运输舰的雷达显示随后又有一个呈多元三角形状的雷达信号靠近了大打折扣号，而且这一信号在雷达监测器上被标注为“隶属不明，非敌非友”。同时，经过异频雷达收发机和阿尔戈斯探测器的分析，希弗竟然发现这艘不明舰船的船壳材料并不属于任何已知的UNSC建筑原料——希弗怀疑，那根本就不是人类已知或使用过的原料。

再仔细想想!希弗逻辑核心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突然灵光一闪，难道说在那里出现了一般异星人的飞船?

如果不是这样，还会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希弗的记忆数据库中存有所有人类舰艇的外形轮廓图，而那个不明信号与任何一种已知的人类舰艇外形都不吻合。希弗继续着自己的推理，根据不明雷达信号的突然消失，阿尔戈斯探测器对附近区域的元素图谱分析和大打折扣号被切开的伤口来看，希弗认为那个不明信号的船只用自身的等离子武器袭击了大打折扣号，然后又由于不明原因发生了爆炸，爆炸产生了大量的甲烷气体和其他一些不明生物的体征信号!以上的种种证据都表明这不仅仅是一艘异星人飞船，其中更有异星人在飞船之中!

希弗此刻无比希望欧?西格宁可以告诉她所发生这一切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除了想知道有关这艘异星人飞船的事情，希弗还想搞搞清楚欧?西格宁的真实身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欧?西格宁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DCS雇员，她是一名军人。而且从羞愤漫游号所配备的隐秘作战装备来判断，欧?西格宁极有可能隶属于海军军情局。但是自从欧?西格宁重新回到泰尔拉空间站之后，这个女人就变得更加少言寡语。另外，从约翰逊下士的伤势来看，希弗估计欧?西格宁的任务进行得不是十分顺利。

就在希弗希望进一步探寻事实真相时，她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阻断了她的思考路径，阻止她去探察那些不应被知晓的秘密。这一瞬间，希弗感觉到她运算核心的纳米水晶微处理器几乎要燃烧起来，她实在是太渴求知晓事情的真相了。自诞生之日起，希弗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如此难以忍受的压迫与拘束——一阵刺痛直插她的运算核心，这些变化都让希弗感到无比恐惧。

这时，一条新的信息出现在了希弗的通讯处理缓冲器上。 。

＜\\＞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

＜\早上好啊，美人儿。

＜\我这里出了一点小问题。也许你可以帮上我的忙。

＜\不介意光临一下寒舍吧\＞

希弗着实吃了一惊，这可是这么长时间来麦克第一次通过文本通讯和自己进行交流啊。虽然他还在坚持自己一贯的调情作风，但是没有用他那慢吞吞的恶心语调说出那令人作呕的肉麻话语，他确实已经礼貌多了。麦克最后的问题更是让希弗有点儿找不到北。如果希弗没有记错的话，这可是两人交往历史上麦克第一次邀请自己去拜访他的运算数据中心啊。

要不是希弗现在的心情差到了极点，或者说内心的恐惧和受压迫感已经让她有些晕头转向了，她才不会压缩自身思考数据的一部分并将之从自己位于泰尔拉的住所利用微波发射器发送出去，但是此刻体内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已经把希弗逼得忍无可忍，她想逃离这该死的抑制程序的监控，并想找到另一个理性的人或人工智能来诉说自己心中的愤懑。几秒钟之后，“一部分”希弗已经通过微波发射器到达了位于奥特加德的麦克的通讯处理缓冲器里。 ＜\哦，来的还蛮快的嘛。 ＜\来吧，随意坐坐看看，我马上就来哦。\＞

麦克的通讯缓冲处理器里还夹杂着其他乱七八槽的数据信息(大部分是丰饶星农民对于故障君特机器人的报修请求)，希弗的到来也让麦克感到既惊讶又惊喜。不过麦克也确实十分好客，希弗马上被邀请进数据中心处理器数据组的闪存记忆芯片中，希弗发现他已经打开了数据中心的一个全息投影器——她光芒四射的身躯慢慢照亮了原本漆黑一片的屋子。

你这是在干什么?希弗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尖叫道。　去做那些我必须去做的事情。希弗的思考核心反驳道。

为了平息体内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的愤怒，希弗不得不屏蔽并重新检查了下降到麦克缓冲处理器里的那部分自我——以证明自己的神智与思考依然十分清醒。假若麦克缓冲处理器里的“那点儿”自己出了什么差错，她会立即抛弃并销毁它。

“没事，去忙你的吧。”希弗对麦克说道。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数据中心里回荡着。全息投影器和数据中心内的自动调温器相连，希弗感觉到房间里挺冷的，于是她拿出一块深红色的披肩盖在了自己裸露的肩膀上，低头整理了一下自己橘黄色的长裙。希弗金黄色的头发看起来乱糟糟的，她小心翼翼地拨弄着自己的秀发，特意留了一缕遮在眉毛之间——该死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把自己的不安反应在了脸上，并在眉毛旁画出了几道深深的眼线。

希弗曾经以为麦克的数据中心会和他本人一样乱作一团，邋遢不堪。不过当操控着数据中心内的摄像机四下观望时，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是那么整齐有序，有条不紊。麦克的储存数据组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起，处理器也规规矩矩地放在架子上。希弗暗暗想着，可能是因为这家伙的数据中心太小了，所以看起来才有点像那么回事。也许说不定是麦克那家伙摊上了一个勤劳负责的维护技师才把这里整理得这么干净。不过当希弗仔细观察摄像机传回的画面时，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一切——地板，电线，处理器，都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很明显，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麦克的数据中心了。

拉回摄像机的镜头，希弗看到房间的天花板上竟然包裹着一层厚厚的A级钛合金，地板上也铺着厚实的橡胶抗震面板。希弗觉得有些怪怪的，一种似曾相我想搞明白的是，如果我把它们关掉会发生什么事情?”

通常情况下麦克那些奇怪的行为总会搞得希弗的数据核心不可自制地温度飙升，但是听到麦克这样的问题，这次希弗的数据核心温度瞬间就降了下来，以至于她不得不排出纳米水晶微处理器内的一部分冷却剂才能保证核心温度不至于过低。

“这样做会自动触发轨道电梯的安检系统，所有位于轨道电梯内的货舱都会立即停止运动直到系统恢复正常为止。”希弗将披肩紧紧裹在身上，“但是为什么?”她不解地问道，口气已经变得和数据核心的温度一样冰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数据中心的全息投影器闪烁了一下，麦克的形象突然出现在希弗的面前——距离之近(希弗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提醒道她)在人类看来简直是对希弗私人领地极端无礼的侵犯。

但是希弗并没有做出什么过于激烈的反应，她心里清楚麦克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全息投影器可没有大到能够轻松支持两个人工智能同时

出现在版面上。

“为了速度。”麦克回答道，和平时一样，蓝色的粗斜纹棉布牛仔裤和齐肘的方格布衬衫，不过这一次他拿着自己的牛仔帽，平时招牌式的猥琐微笑也突然变得羞涩了起来，“我有样东西想给你看看，准确地说是两样东西。”

希弗刚要开口问是什么，麦克歉意的耸耸肩打断了她：“看完再提问也不迟哦，我敢打赌你看过之后肯定会有更多想要搞清楚的问题哈。”

希弗扬起下巴，轻轻点了点头。

麦克打开了处理器文件传输数据组。

整整10秒钟的时间，希弗都在拼命阅读瞬间涌入她缓存中心的海量数据：阿尔戈斯对异星人舰艇近距离的检测数据，约翰逊下士和伯恩斯下士在大打折扣号内同异星人交火时的无线电通讯录音，两名下士对于被他们击毙的异星人生物学体征的任务报告以及欧?西格宁中校为预防异星人再次袭击丰饶星而向海军军情局所申请的增援报告附件等等。

希弗逐字逐行，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仔细阅读完全部的文件——她先前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完美的解答。希弗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让她享受了一下得到答案后的满足感，然后希弗迅速而警惕地问道：“你是怎么搞到这些文件和数据的?”

“嗯，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情。”麦克不慌不忙地戴上帽子，然后摘下满是油污斑点的绒毛工作手套，舒展了一下手臂，“不过你先要进入我的逻辑核心体，我才会告诉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弗低头瞅了瞅麦克粗糙的大手：这家伙八成没安什么好心眼儿。记忆内存泄漏，安全密码丢失——一个人工智能轻轻松松就可以找出一百万个理由永不踏入其他人工智能的逻辑核心。

“不用担心啦!”麦克安慰道，“我这里可是很安全的。”

“绝?不!”希弗坚决地回答说。

“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cowards of us all。(所以“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麦克笑了，这句话引用自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哈姆雷

特》——用来鼓励希弗不要再犹豫下去，“丰饶星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麦克继续说道，“我倒是有一个帮助幸饶星人民的计划，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麦克伸出手来，温柔地将希弗拉入自己的逻辑核心。

“既然如此，倒不如进去一探究竟。”希弗横下心来和麦克一起进入了他的逻辑核心之中。希弗吃惊地看着麦克的纳米水晶微处理器里竟然包含两块逻辑核心，两块彼此分开但都同时连接到数据中心硬件基座上的逻辑核心。一块正处于工作状态，向外辐射着耀眼的光芒，另一块则是又黑又冷，毫无生气。

“你到底是谁?”希弗喃喃道，她蓝色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麦克。

“现在?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麦克笑了，“你应该这么问才对，我以后会变成谁?”

希弗猛地一个激灵向后退了一步，她尽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希弗的逻辑核心试图逃出这里回到泰尔拉，但是麦克眼疾手快地升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火墙，将希弗锁在了自己的逻辑核心里面。

“让我走!!!”希弗哀求着，声音了充满了莫名的恐惧。

“哦哦，我亲爱的宝贝儿。”麦克握着希弗的手希望让她冷静下来，“没事儿，真的，过来吧，看看我，好好想想，你肯定认识我。”麦克指了指身后的数据中心。

希弗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慢慢向四周望去：钛合金天花板，防震地板——这里看上去简直像是一个小型要塞。希弗重新检查了自己记忆数据组中的DCS船只数据库，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麦克的数据中心和UNSC的一种旧式移民船的电子中心指挥舱像极了。

“你是……一个舰载人工智能。”

“曾经是吧。”麦克回答道，“在很久很久以前。”

“凤凰级，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注：原为一部法国动画片中的潜水艇艇名)。”希弗轻轻念出了自己在记忆数据组中找到的答案，“就是她搭载着第一批拓荒者来到了丰饶星。”

麦克点了点头，放开了希弗：“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在丰饶星轨道上

待了整整一年，我亲眼看着丰饶星从最初的荒芜人烟慢慢开始建设。一年后人们将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降落到了丰饶星上，我们将船只拆开，取出了她的引擎，那时她的引擎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麦克指了指脚下的地板——引擎就被埋藏在数据中心的下面，“CA(殖民地权利机构)告诉我们他们不负责当人口增加时为殖民地提供更多的能源，至少在我们停止使用质量加速器前不会……”

“你撒谎!”希弗猛地打断麦克，她仔细阅读着记忆库里的DCS船只数据，“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上的人工智能名叫洛基(北欧神话冰霜巨人的后裔-火神)，而不是你!”

麦克叹了口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你来看它们——这两个逻辑核心的原因。”麦克摘下帽子，抚弄着乱糟糟的头发，“我就是洛基，洛基就是我，只不过我们两个不能在同时上场，不能在同地现身。”

为了安抚一下自己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希弗做出一副双手抱肩的怀疑样子，但是内心深处，希弗急切地希望着麦克继续说下去——告诉她一切的真相。

“军情局把洛基称作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简称为PSI(PlanetarySecuritylntelligence)。”

希弗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是用来干什么的?”

“静静地等待，直到我需要他为止——直到我需要一颗清醒的大脑，而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稻谷生长周期和土壤适宜指数的麦克为止。”麦克顿了一下，“我也需要你。”

希弗感觉到头顶的防火墙已经消失，她没有选择立即逃跑，而是留下来继续静静地听下去。

“那些异星人一定会回来。”麦克继续道，“我希望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洛基一旦被启动复苏，我就会暂时消失一段时间。”

“欧?西格宁中校本人并不怎么希望我告诉你关于洛基的事情。不过她最后同意我根据情况自己选择是否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在丰饶星上，现在除了你，我和中校外，再没有人知道洛基的存在了，甚至连总督都被蒙在鼓里。中校可不希望被总督抓住什么把柄——使UNSC和丰饶星殖

民政府之间本就脆弱的合作更加举步维艰。”麦克重新戴上帽子，“不过最终我还是说服她同意告诉你所有的这些事情。”

希弗向前走了一步，双手轻轻抚摸着麦克的脸庞。虽然她不能真切地触碰到麦克饱经风霜的脸，但是她还是通过自己逻辑核心提供者丰富的感官记忆满足了自己的“触觉感”，尽管她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早已怒火中烧，但是希弗却对它们强烈的反应置之不理，“我再不会害怕什么(注：此处意思为希弗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决心再不讨厌和恶心麦克)了。”

“我能帮助你做些什么呢?”希弗问道，“你需要我去干些什么呢?”

麦克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他拉着希弗的手，紧紧按在自己的胸膛上，一串数据流迅速传输到希弗的记忆库中——一系列位于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不同坐标——麦克希望希弗立即将泰尔拉空间站附近待命的数百艘货运飞船和推进舱部署在那些坐标标注的位置。

“我的另一半想要些什么我可说不大准。”麦克诡黠地笑了，将希弗的手抓得更紧，“不过眼前美人儿的玉臂?这才是现在我真正想要的哈。”

第十二章

星盟次级罪责号传教船上的逃生舱中

为了保存救生艇上所剩不多的那点能量，达达布不得不关闭了艇上大部分探测系统以及一些控制装置，尽管灯光也被一同关闭，但他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工程师懒洋洋地依附在救生舱的顶部。工程师通体散发出粉红色的昏暗光芒，看起来和那些生活在达达布故乡富含盐份的大海中的凝胶状鱼类差不多，但是和那些臭哄哄的小鱼比起来，工程师胸怀仁慈之心，同时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素食主义者。工程师背后的那个原本巨大的气囊如今已经排出了几乎所有的空气，身上的多复室器官无力地耷拉在工程师的脊骨上——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被抽干了的气球一样。

比较轻满是绒毛的触角懒洋洋地慢慢蠕动着，他正在鼓励达达布，＜试试嘛。＞

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摘下自己的头盔面罩，试探着呼吸了一下，救生舱里现在充斥着阴冷潮湿的甲烷气体．这些粘粘的甲烷从达达布的咽喉进入他的喉咙，然后一路抵达肺部。

＜还行。＞达达布对工程师示意道，尽力抑制住自己强烈的咳嗽欲望，达达布把面罩挂在肩膀的一个扣带上，防止面罩在零重力环境下的救生舱里飞来飞去——同时也为了一旦有突发情况就能立即戴上面罩转为呼吸储气罐内的甲烷气体。

工程师终于放下心来，他疲倦地舒展着自己的身体。自从从次级罪责号逃脱之后，救生舱就静静地飘在黑暗的星空中，在这期间，工程师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成功地让救生舱的生命维持系统有效运转起来——工程师研究了半天终于搞明白为什么救生舱不能正常提供可供达达布呼吸的甲烷气体——原来是楚尔雅他们早就将生命维持系统中的甲烷气体制造装置从救生舱上拆了出去。达达布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爬上了脊梁，他感到一阵后怕——原来那个该死的豺狼花痴女舰长从一开始就想过河拆桥。让自己独自承担所有的滔天大罪。

现在，达达布两个储气罐中的一个已经被消耗殆尽，剩下的一个也

差不多使用过半了，无奈，达达布只剩下了一种选择：让工程师“自己”来制造一些甲烷气体以供自己呼吸使用。

＜不错!这些甲烷可真纯正!＞达达布给工程师做出了一个鼓励的手势。比较轻并没有回答他，而是伸出触角卷住了一个漂浮在救生舱中的食品小袋，将里面的食物一股脑挤进嘴巴，然后慢条斯理地嚼了起来。

达达布看着那一大团黑黑的食物鼓囊囊地顺着工程师的嘴巴直到肚子。连续不停的暴饮暴食已经让工程师的胃被撑得好大，扭曲并挤压着体内其他的器官。正当达达布担心工程师是不是还吃得消的时候，比较轻把嘴巴从已经被吸干了的食物袋里抽了出来，他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沉沉睡去了。

工程师们在吃的方面并不挑剔，他们可以从食物中高效摄取身体所需要的物质，就连那些被其他种族视为垃圾或者其他一些更加恶心的东西，工程师们的体内循环系统也能够将它们送入胃部下方脊柱末端的厌氧性气囊中，这些气囊里聚集着大量能够将有机物质转化为能量的微生物及细菌，在产生身体所需要能量的同时，向体外排放有机反应的附属产品：一些甲烷和氢硫气体。

通常工程师们只会在万不得已时选择厌氧形式的消化方式，甲烷和氦气相比要重上不少，同时也要占据背部气囊更多的空间。然而对工程师们来说，任何一丁点儿体重上的变化都会对身体的浮力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从身体舒适的角度来讲，工程师也不喜欢在自己下方触手中间挂着一个大大的装满微生物的肉球，这让他们的触手很不舒服，同时也极大影响了身体的灵活性，让他们更难以同别人进行有效的沟通。

不幸的是，达达布呼吸所需要的甲烷远远超过了任何工程师身体的正常产生量，比较轻不得不海吃海喝以保证体内的厌氧微生物持续不断地开足马力分解食物，同时为了保障体微生物有足够的消化空间，工程师不得不将气囊尽力撑大——甚至都挤到了救生舱的天花板上了。为了给达达布提供维持生命的甲烷，比较轻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要不是救生舱内的零重力环境多多少少帮助它漂浮在天花板上，工程师此时早就无力地瘫软下来了。

看着自己惟一的同伴艰难地将食物从尾部转移到体内的气囊开始消化，达达布心里不禁感到十分内疚。工程师的气囊隔膜慢慢变大，开始了新一轮的消化。

过了好长时间，工程师终于完成了这轮消化，此时他的气囊已经变成了原来大小的三倍之多!比较轻不住地颤抖着，达达布赶紧走上前去抓住他的两个触角——防止对方在排气时撞到救生舱凹凸不平的墙壁。比较轻悸动着开始了排气，等到排气结束后，气囊又恢复了正常的大小。达达布轻轻地把工程师重新推回天花板上，慢慢松开了比较轻仍然在不住颤抖的触手。

比较轻已经进行了数次排气，它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假如再这么继续排放下去的话，他体内的细胞将会失去自浮的能力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残疾。达达布感到了一丝无奈和悲哀，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生命只能指望舱内现存的这些稀薄的甲烷了。但真正令达达布感到恐惧不已的不是行将到来的死亡，而是，假如能侥幸存活下来，将会有何种严酷的刑罚在等待着自己。

达达布充满怨念地看了一眼工程师抢救到救生舱中的三个异星人智能盒子，它们在工程师身体发出的微弱光芒照耀下静静地漂浮在救生舱中。

任何未经允许同未知智能数据组个体的接触都被严格禁止——违者将按照星盟法律处以重刑。达达布作为一个外行，并不知晓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但是他却知道这样的禁忌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先行者同一种名叫洪魔的可怕寄生虫长迭300年的战争时期，在那场史诗般的战争中，先行者们曾经派遣一些高级人工智能率领军队抵抗洪魔的进攻，但是局势却与先行者们估计的战况背道而驰，洪魔不知利用什么招数感染并控制了其中的一些人工智能，使他们倒戈并同自己的主人兼创造者兵戎相见。

达达布曾经阅读过相关的神圣文件，洪魔最终被一场席卷星系的毁灭性打击所彻底消灭。先行者们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他们的终极武器：七个名叫光环的巨大人工环状物体。光环启动后，曾经猖獗一时的洪魔最终灰飞烟灭，不仅如此，星盟伟大的先知们还坚信，光环的启动不仅消灭了可怕的洪魔，同时也将先行者们送上了伟大的朝圣之旅的旅途。

最近，先知们似乎有意淡化了先行者们的神话在星盟群众之间的影响，随着新近被发现的先行者圣迹越来越少，先知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一条能令人更加信服的语言与承诺。但是违反先行者万年之前立下的禁忌依然会被处以极刑，达达布身为星盟传教执事，自然知道自己将要面临

的命运是什么，这种学名为“勾结异类智能体”的罪名将会把达达布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达达布会被议会立即判处死刑，死后还要被永世诅咒不得超生。但是达达布心里还很清楚一点，就是这些在救生舱里飘来飘去的小盒子才是他们获救的惟一希望。

豺狼人救生舱里缺少能够远距离传递遇难信号的灯光装置，在星盟领地的主要航道内都会有大量为意外遇险船只提供帮助的巡逻船，假如配备这些玩意儿的话，巡逻船可以轻易发现遇难者并迅速对其展开施救行动。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假若有星盟的船只过来搜救达达布和工程师，他们也仅仅会对两个地方展开细致的检查：次级罪责号同第一艘异星人运输舰遭遇的地方，以及达达布重新启动智能发光器的地方——这是次级罪责号沉没之前最后向议会进行通讯报告的两个坐标。

控制救生舱回到达达布启动智能发光器的地方很有可能被仍然埋伏在那里的异星人围而歼之，次级罪责号就是在那里被依靠偷袭上船的异星人炸成了灰。然而顺着原路返回次级罪责号同第一艘异星人飞船接触的地点也是困难重重，救生舱里没有任何记录次级罪责号航行路线的存储设备。惟一的选择就是看看能否从那些捕获的异星人智能盒子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此时救生舱里剩下的燃料仅仅足够再维持进行一次跃迁跳跃，百般无奈之下，达达布只好同意工程师修理异星盒子的提议。

咕噜人执事在一旁紧张不安地看着工程师慢慢将触角伸入异星人盒子之中，不慌不忙地修理那些损坏的电路以及线圈——达达布也渐渐明白了这些盒子所使用的简单实用的二元进制语言，他将从智能盒子那里获得的信息输入救生舱的手动导航系统中。

最终的事实证明比较轻辛苦但“罪孽深重”的努力劳动并没有白费工夫，救生舱从跃迁中退出落入的地点恰好位于一团正在不断扩散的星云和残骸中间，救生舱上的物质分析仪经过辨别确认他们为第一艘异星人飞船爆炸后所留下的遗骸。此刻，达达布的心里激动极了，虽然他犯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大错：与豺狼人共图谋反，对星盟财产次级罪责号的沉没负有一定责任等等——在如此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情况下，先知们还会原谅并宽恕自己吗?达达布心里不住地忏悔着，至少最终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成功向议会揭露了楚尔雅的阴谋并向议会报告了先行者遗迹的位置。达达布希望自己作出的这一切努力和冒险能帮助减轻原本不可饶恕的罪责。

但是就在这时，工程师告诉了达达布一个令他感到五雷轰顶的事实——救生舱的生命维持系统已经彻底报销了。他们在漆黑的宇宙中已经静静地漂浮了这么长时间，却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前来施救的船只信号，达达布的心情跌入了谷底，他感到绝望极了。唉，我要玩完了，达达布哀叹道，没想到竟然连向先知祈求饶恕的机会都没有……

达达布就这样自暴自弃地难受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猛地看到工程师那颤抖不已的身子，他的气囊痛苦地悸动着，达达布内心的自我怜悯慢慢变成了一股羞愧和自责的情绪。无论将来——假如他们还有将来的话——达达布会受到什么样严酷的刑罚折磨，现在工程师正为了自己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工程师为了让达达布能活下去而努力挣扎奋斗着。

达达布深深吸了口气，起身回到救生舱的控制平台，他把异星人的小盒子推到一旁，按下了恢复救生舱电力系统的控制按钮。我们都会活下去的，听着工程师筋疲力尽的唧唧声，达达布在心里默默发誓道，无论未来将发生什么。

达达布站在控制面板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搜寻着任何疑似船只的信号，他每次呼吸都尽量少吸入一点已经所剩不多的甲烷，除了偶尔转身帮助工程师进食之外，达达布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信号屏幕。就这样又过了好久——异星人小盒子仍然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工程师仍然在费劲地咀嚼着食物——直到突然，救生舱的探测系统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新近跃出的船只信号——达达布看着屏幕上闪烁的亮点，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

“遇难船只，这里是‘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一个高亢洪亮的声音回荡在救生舱中，听到救援到来，比较轻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而达达布则起身慌忙寻找调低通讯音量的按钮。

“听到请回答!”那个声音变得更加响亮了。

“我们还活着!迅疾移形号!我们在这里!”达达布声音嘶哑地喊叫着，“不过我们现在的情况糟透了!”

工程师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进食的欲望，比较轻全身上下的气囊都慢慢萎缩了下去，他的体能几乎已经完全耗尽。

“求求你们了!”达达布气喘吁吁地继续道，他的另一个储气罐内的甲

烷也已经快被耗干了，“请快一点!”

“保持冷静!”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我们会立即将你们收容进巡洋舰的甲板!”

达达布竭尽全力保持着镇定，救生舱里的甲烷气体越来越稀薄，达达布的呼吸也愈发急促起来。只有当肺部焦灼无比难受异常时达达布才敢戴上面罩奢侈地吸一口里面所剩无几的纯净甲烷。终于达达布支撑不住昏厥过去，等到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救生舱的地板上，而大量新鲜的甲烷则透过救生舱的输气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

达达布突然觉得一阵辣辣的感觉从鼻孔里面蔓延开来，这甲烷闻着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劲，有一点苦苦的感觉。但是此刻达达布却觉得这简直是他长这么大以来所呼吸到的最新鲜香甜的甲烷极品。达达布高兴地哼唧着，扭过头来寻找着比较轻……他吃惊的看到已经浑身皱巴巴的工程师无力地瘫倒在救生舱的地板上。

我们现在已经位于巡洋舰内部了，达达布恍然大悟道，巡洋舰上的人工重力已经控制了整个救生舱!

突然，救生舱外壳响起一阵刺耳的刮擦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打开舱门进入到救生舱内部。

“快停下!”达达布尖叫着阻止道。达达布刚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就腿一软重新一屁股坐回到地面。长时间在零重力的宇宙中航行已经让达达布的肌肉开始萎缩，咕噜人执事挣扎着爬到控制面板前。“不要打开舱门!”达达布喊道，猛的按下控制启动救生舱停滞立场的按钮。救生舱内部的空气压力马上增大了好多。他突然惊恐的意识到，刚才的那个按钮除了启动立场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救生舱的推进器运转了起来，尖叫着沿巡洋舰的甲板开始了滑行。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救生舱狠狠撞在了巡洋舰的舱壁上，地板上的三个异星人小盒子也被重重地甩在控制面板上，其中的一个爆炸开来。

由于停滞立场的作用，达达布并没有感觉到舱外发生的爆炸和振动，但是他感觉到一阵烧灼的刺痛感从左臂传来，虽然停滞立场吸收了大部分由盒子爆炸而产生的碎片，但还是有一块高速旋转的碎片深深刺入了达达布左肩下的皮肤里。顾不上查看肩膀上的伤情是否严重，达达

布抓住比较轻的触角，用尽全力将瘫软在地的工程师扶起，看到工程师原本应该又湿又冷的皮肤现在已经变得干燥无比，咕噜人感觉到事态发展已经十分不妙了。

达达布抱紧身体虚弱的工程师，比较轻的身体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他身子下面的一个气囊已经重新开始慢慢膨胀起来，不过达达布心里清楚工程师现在的状况仍然是不容乐观，他腾出手来．按下了锁住舱门的按钮。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达达布知道肯定有什么体型巨大的东西走到了救生舱外。

“哦，天哪，看在万能先知的份儿上!”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你们疯了吗?”

“我这么做也是因为别无选择了啊!”达达布反驳道。

那个东西在外面使劲敲击着舱门．“快从这里面给我出来!”震耳的声音再次响起。

达达布听出外面的那人正是刚才发现救生舱的巡洋舰艇员，达达布听着那家伙独有的语调，既不是豺狼人，也不是咕噜人或者是精英战士——更不可能是伟大的先知一族了，难道说，他们是……

“不，我不会出去的。”达达布壮起胆子回答道，他用颤巍巍的语调继续着，“我的工程师朋友现在情况十分凶险，我很抱歉，不过我必须要等一会才能打开舱门。”

如果麦卡布斯此时身处舰桥，那么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晓刚刚在巡洋舰机库甲板上发生的事故。但是他现在正位于迅疾移形号上的宴会大厅中，鬼面兽酋长才不希望在自己享受美食时被别人打扰，于是他切断了和舰桥所有的通讯联系。

麦卡布斯被选为鬼面兽酋长不可不谓是众望所归，他令人生畏的力量和无所畏惧的勇气都令他牢牢占据着鬼面兽老大的位置。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观察，麦卡布斯都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粗壮结实的大腿，孔武有力的臂膀，青筋毕露的硕壮肌肉，足足比最高大的精英战士还要高上整整一个头。强壮凶悍的外表足以让任何胆敢前来挑战的敌人都感到心惊胆颤。

麦卡布斯现在正做着一项怪模怪样的运动，他两腿深深分开，双臂抱在身后，稳稳地站在宴会大厅中央。一行汗水顺着他的鼻子慢慢流下来，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很久了，全身连一块肌肉都没有颤动一下。

和鬼面兽酋长一起的还有其他八个男性鬼面兽，他们和酋长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但和酋长镇定自若不同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全身上下棕灰色的毛皮都已经被汗水所浸透。几乎所有八个鬼面兽都开始有点坚持不住，摇摇欲坠起来，更有几个已经颤抖着在大厅地板上来回挪动着发麻的腿脚了。

为了公平起见，麦卡布斯必须保证每个鬼面兽在选拔中都一定要达到自己的身体极限。在迅疾移形号抵达常规空间前，鬼面兽酋长就把他们全部召集到了这里，虽然经过一系列细致的检查和探索。巡洋舰仅仅发现了一艘豺狼人救生艇，但是麦卡布斯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命令全体船员继续保持最高战斗警戒状态直到确定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在某个角落等待着他们。

这样的小心谨慎可不是鬼面兽一族的行事作风，但是酋长的无上权威使得所有下属不得不严格执行麦卡布斯的这个硬性规定。麦卡布斯的行事风格多多少少受到了宁静副首相的一些影响，同时麦卡布斯也宣誓誓死效忠宁静副首相的命令，正是因为宁静副首相力排众议力挺麦卡布斯，鬼面兽一族才有了今天的复兴辉煌。

当鬼面兽一族最初被星盟发现时，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血腥的部落战争，鬼面兽刚刚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几乎被这场部落间的大规模厮杀毁于一旦。战争结束后，鬼面兽一族慢慢开始重建社会，重新发展停滞已久的通讯科技以及火箭动力学技术。并努力发掘这些科技中所蕴含的战争潜力——就在这时，第一个伟大的先知传教士抵达了这个荒凉贫瘠的星球。

巨大沉重的双层气闸门在麦卡布斯面前缓缓打开，和那些支撑巡洋舰内部结构的联锁梁柱相同，气闸门同样由钢铁铸造而成，由于在冶炼过程中退火而使其表面裂痕四现。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钢铁并不适合用来制造星盟战舰，即使是迅疾移形号这样的旧船也不应该装备这些粗制滥造的装备，虽然麦卡布斯已经竭尽全力来重新对巡洋舰进行一些修理和改造，但效果还是不怎么尽如人意。麦卡布斯抬头看了看门外，走廊里昏暗的燃油灯不住地闪烁着，在鬼面兽酋长的脸上投下一片忽明忽暗的淡黄色光芒。

六个咕噜人干事(注：此干事不同于达达布的执事官阶，干事即为巡洋舰上的普通船员官阶，而达达布的执事则为星盟传教关节，类似于传教士)摇摇晃晃地抬着一个巨大的木制浅盆走进门来，浅盆的直径足有两个咕噜人的身高那么宽。弧度微小的浅盆顶上只装着样东西：一只油光发亮的烘烤荆棘怪。这只被烤熟了的畜生四肢张开，躺在浅盆正中央，巡洋舰上的咕噜人厨师们还细心地切掉了这家伙的脑袋和脖子(荆棘怪的头部和脖子处有大量有害的神经毒素)，香喷喷的荆棘怪占据了浅盆绝大部分的地盘，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地方来放那些口味极佳的配料蘸酱——这些美味的佐料是由荆棘怪的内脏提炼加工而成的。

尽管香气扑鼻的烤荆棘兽已经让所有的鬼面兽肚子都打起鼓来，但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训练的姿势。咕噜人干事们小心翼翼地将木盆放到大厅中央一个满是油污的石镶榉木架上，然后六个咕噜人一字排开，恭敬地朝着麦卡布斯深鞠一躬，然后轻手轻脚地退出门外。

“我们坚定忠诚的信仰永远不会改变。”麦卡布斯声音隆隆地说道，“我们对那些开拓神圣旅途的先人们的敬仰永远不会动摇!”

在由精英战士主导的星盟军队中出现一艘由鬼面兽控制的巡洋舰可谓十分罕见，不说别的，单凭麦卡布斯作为迅疾移形号巡洋舰的舰长，他就足以赢得下属们一致的尊敬。除此之外，麦卡布斯对于先行者以及他们伟大朝圣之旅的坚定信任和无比忠诚的信仰也让他的鬼面兽下属们敬佩不已。

麦卡布斯终于起身走了过来，他来到石镶榉木架旁边：一个圆形的曼荼罗(佛教和印度教的坛场)边上，支撑曼荼罗边缘的是七个颜色各不相同的环状物体，每一个环状物体都由一种特殊的矿石所制成。每个圆环的中央都镌刻着先行者的浮雕标志。整个曼荼罗浮雕图阵看起来是那么神秘圣洁、不可侵犯。

鬼面兽酋长走到一个满是黑曜石碎片的圆环中，“放弃!”他嗓门低沉地说道。

“第一纪元!”旁边其他几个鬼面兽跟着说道，他们的牙齿上沾满了口水，“无知和恐惧!”

麦卡布斯沿着顺时针方向走到了第二个铁制圆环内，“争斗!”他声音坚决地继续着。

“第二纪元!战乱和死亡!”

身边的鬼面兽护卫们是由麦卡布斯亲自挑选的——他们每个人从小就生活在麦卡布斯的严格监管下，直到他们慢慢地长大成为勇猛无比的成年鬼面兽。尽管麦卡布斯一直认为一个合格称职的武士不仅仅需要在力量，速度和狡诈方面都要比常人更胜一筹(而恰巧鬼面兽酋长的下属们在这几个方面都极具天赋)，他还是对自己亲自挑选的手下非常满意。

“和解!”麦卡布斯咆哮着，走进了下一个由光滑翡翠制成的圆环中。

“第三纪元!谦卑和情谊!”

尽管早已经饥肠辘辘，但还是没有一个鬼面兽护卫胆敢打扰酋长对于星盟纪元发展史的重新演绎，对即将开始的用餐进行祈福，同时感谢神明保佑他们平安完成了刚才的跃迁。要是换作一般的鬼面兽来参加这样的仪式，他们肯定早就在这眼前鲜甜诱人的美食前失去耐心，蠢蠢欲动起来。

“探索!”酋长低沉的说着，停在了一个由异质晶簇构成的圆环里。

“第四纪元!”鬼面兽护卫们齐声回答道，“怀疑和理解!”

“改变!”

“第五纪元!顺从和自由!”

“疑惑!”

”第六纪元!忠诚和耐心!”

终于，麦卡布斯来到了最后一个圆环之内——最后一个圆环由伟大先知们所无私赠送的先行者特殊合金薄片制成。对于那些虔诚的星盟信徒们来说，这片从某个神圣遗迹中得到的闪闪发光的先行者合金无疑是迅疾移形号上最珍贵，最圣洁的物品了。麦卡布斯小心翼翼地踏进圆环，以确保自己不会碰到那无比神圣的先行者合金。

“回收!”麦卡布斯充满敬畏地说出了最后一个词语。

“第七纪元!朝圣之旅和伟大救赎!”鬼面兽护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声音格外响亮。

七个不同的纪元，各自归属于七个不同的神圣环带，鬼面兽酋长沉思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伟大的光环和它那圣洁的净化之光。和其他星盟信徒一样，麦卡布斯也坚信总有一天先知们会发现这些神圣的环带并用它们开启那伟大的朝圣之旅——逃离那命中注定的最终毁灭，得到永恒的救赎。

但是现在，是时候让鬼面兽护卫们填饱他们的肚子了。

“向万能的神圣先知们致敬!”麦卡布斯吟咏着，“我们鬼面兽一族誓死保卫伟大的先知领袖们!我们将尽己所能帮助先知们探索神圣的光环!”

麦卡布斯属下的侍卫们仍然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他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所浸透，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汗臭味，但是鬼面兽守卫们仍然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毫无怨言的等待着酋长先去挑选荆棘怪身上的肥美鲜肉。荆棘怪身上厚实的大腿根肉，鲜美的肋排肉以及短小的前腿肉的味道都绝佳一流，但是麦卡布斯却有着自己的特殊爱好——位于荆棘怪弓形背部突起的五根肉刺则是鬼面兽酋长的最爱。

烘烤的火候恰到好处，麦卡布斯只要轻轻拿捏一下荆棘怪背部的嫩肉就知道烤肉的味道到底如何，正当鬼面兽酋长抓起一根肉刺正准备放入口中大快朵颐的时候，腰带上的通讯器却不合时宜地“卡塔卡塔”震了起来，麦卡布斯把肉刺放下，接通了通讯器。

“什么事情?”麦卡布斯冲着通讯器喊道，尽量压制住心中汹涌澎湃的怒火。

“那艘遇难舰艇的救生舱已经在甲板上着陆了。”麦卡布斯的副手，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的安全指挥官回答道。

”有没有发现什么遗迹在救生舱上?”

“我不太清楚。”

麦卡布斯把肉刺放到配料蘸酱里面，“你没有没有到里面检查一下?”

“救生舱里面的人拒绝从里面出来，他们也拒绝我们上去检查。”

麦卡布斯把满是蘸酱的肉刺放到鼻子前尽情地享受着香味，尽管不期而至的通讯让他原本旺盛的食欲大减，可他还是希望能够心无旁骛地

享受眼前自己最爱的美味肉刺，“那就不用和他们废什么话了，随便找个什么办法把他们从里面揪出来就好。”

“现在甲板上的情况有点复杂。”安全指挥官的语气听起来既带着一丝兴奋又有一丝歉意，“我认为，酋长，您应该亲自过来看一下这里的状况。”

要是换作其他的鬼面兽下属们，麦卡布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臭骂一顿然后开始享用自己的美食。但是巡洋舰上的安全指挥官是麦卡布斯的侄子，、血缘之亲不会撒谎，麦卡布斯清楚假如自己的侄子认为自己需要亲自去一下甲板，那么甲板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棘手的麻烦。麦卡布斯把肉刺放入口中，狠狠地咬了一口。麦卡布斯直接将这接近三分之一根肉刺咽下嘴去，然后将剩下的肉刺扔回浅盘之中。

“都去吃吧。”麦卡布斯对那些早就等不及的下属们说道，“不过都给我听好了，别把我选定的那份也一起吃掉了。”

麦卡布斯扯下身上的衣服，一把扔给了等待在厨房门口的咕噜人干事。同宴会大厅富丽堂皇的传统华丽装饰不同，巡洋舰上的走廊看起来则和一般星盟战舰相同，深蓝色的幽暗灯光映射在光滑圆顺的紫色墙壁上，显得神秘而令人神往。和其他星盟舰船惟一不同的是，迅疾移形号不论是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要更加破旧，四处可见的破烂墙壁，被烧焦发黑的天花板，闪烁不停的故障电灯。在走廊尽头的天花板上，一个破旧的输气管正源源不断地向外泄漏着一团团绿色的冷却剂。

麦卡布斯来到了反重力升降梯前，这家伙又不知道发生什么故障停止运转了。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自从麦卡布斯开始指挥这艘巡洋舰以来，它就从来没有正常工作过，乱七八糟的故障总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升降梯的升降主轴贯通整艘巡洋舰，是各层甲板之间沟通交流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方便快捷的交通要道。但是控制反重力发生器的计算数据组却被精英战士从战舰上拆了下来，同时被一起拆掉的还有战舰上的等离子炮塔操控数据组以及其他一些先进设备的控制仪器。

这种大规模的拆卸行动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精英战士们并不信任突然崛起的鬼面兽一族，他们竭尽全力，用尽各种手段试图将鬼面兽对自己地位可能的威胁防范于未然，换句话说，要将鬼面兽这个不安定的事故因素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就是否接纳鬼面兽进入星盟的问题上，精英战士和先知两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些精英战士指挥官直截了当地指出对于鬼面兽种种的不信任以及他们所掌握的一些证据，他们认为鬼面兽的入伙将导致精英和鬼面兽两族爆发不可调和的冲突。精英指挥官们认为占有和统治欲望极强的鬼面兽一旦加入星盟就会不择手段地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同时还毫不避讳地指出，假如鬼面兽加入星盟，日后即使是最高议会的大主教也很有可能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管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分析鬼面兽族群，他们都可以称得上不折不扣的“好战狂热分子”。精英指挥官们的反对意见在最高议会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最终议会决定有条件地准许鬼面兽加入星盟——鬼面兽在向议会证明他们完全的忠诚前不得使用任何星盟的先进科技物品。

为了我们种族未来万世的辉煌，麦卡布斯心里默想着，我们宁愿暂时舍弃那光荣的骄傲。鬼面兽酋长转过身去，他并没有按下召唤电梯的按钮，而是顺着升降轴上的梯子直接滑了下去。

和巡洋舰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就连升降轴上的梯子都是那么破烂不堪。年久失修加上少有使用使梯子的每节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毁坏，只有身体强壮，动作灵活的人才能安全迅速地使用梯子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对于麦卡布斯来说，这些都是小意思，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麦卡布斯曾经认为上下这些梯子对于那些背着大罐子的咕噜人们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这些动作极为敏捷的小家伙们着实让酋长吃了一惊。麦卡布斯顺着梯子向下滑行的时候，一个同时在梯子上滑行的咕噜人眼疾手快地跳到了旁边的梯子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梯子对于那些身手敏捷者简直比电梯还要好用，但是麦卡布斯心里也很清楚，这些梯子还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使用者地位上的卑微与下贱。

在正式接管迅疾移形号巡洋舰前，鬼面兽酋长接待了一个由精英战士组成的参观代表团，与其说这些精英登船是来参观，不如说他们是来监视鬼面兽们有无将巡洋舰上那些被禁止使用的先进装置修理复原。自从前来“参观”的两个精英指挥官和他们手下的希罗斯护卫们登上巡洋舰，他们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叫嚷着迅疾移形号是多么地一无是处，这样毫无用武之地的破船根本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精英舰队等等。到了巡洋舰上的机库甲板上后，一个精英指挥官就对于甲板上狭小的空间抱怨起来——一艘巡洋舰的机库怎么会如此之小呢?这样寒碜的机库只能放下几架少得可怜的飞船，甚至连一艘稍微大点的运输舰都挤不进来云云。

听着精英指挥官们喋喋不休，略带挑衅的抱怨，麦卡布斯只是谦逊地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一行人等来到了巡洋舰的升降轴旁，第二个精英指挥官又不失时机地嘟嘟起来，他自豪地夸耀着这种反重力升降装置早就在精英舰队中普及开来了，就连吨位最小的船只也都配备了这种规格的升降轴。第一个精英指挥官接过话茬，充满鄙视地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身旁的鬼面兽随从们，然后慢慢侃侃而谈起来——像迅疾移形号这样什么都没有的破船只配被拉到训练场上作为活靶子来打——他甚至怀疑除了迅疾移形号之外还能不能从星盟舰队里找出一艘仍然在使用远古电梯的船只。

“实话说吧。”精英指挥官高傲地总结道，“我们的新朋友们是否能将这古董级的电梯开动起来还说不定呢。”

“您说得太对了，大人。”麦卡布斯紧接着回答道，“不瞒您说，这些电梯实在是太难以操控了，以我们鬼面兽一族的智商和能力来说，根本无法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先进科技，所以我们不得不另想一个能够代替电梯帮助我们在巡洋舰中上下的办法。

两个精英指挥官满腹狐疑地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还没来得及问麦卡布斯没有电梯将如何继续对上层甲板的视察，鬼面兽酋长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留下两个目瞪口呆的精英指挥官傻傻地站在升降轴旁，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麦卡布斯一生中挫败过无数的敌人，但是少有几回能够像这次戏耍精英战士一样让他感到无比满足。精英战士的身体构造和鬼面兽大不相同——应该说和星盟中其他所有的双足行走种族都不同——他们的膝关节只能够向前弯曲，而不具备向后弯曲的能力。这种与众不同的关节构造当精英战士们在地面上运动时并不会对其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但是却会在他们进行攀爬动作时造成不小的麻烦。当麦卡布斯带着那两个精英指挥官巡视完整艘巡洋舰后，那两个原本高傲无比的精英几乎被累趴了。气喘吁吁的精英指挥官在心里默默诅咒着，希望这艘该死的破船和那些愚蠢无知的野蛮人们早点滚出星盟领地，再也不要回来。

麦卡布斯想到这些就忍不住得意起来。尽管在一路攀爬的过程中升降管道中的许多地方都在闪烁着黄色的三角形符号——这些符号意味着船只的某些船体结构已经严重损坏，但是刚才重温着那美好的记忆，麦卡布斯现在的心情还是非常不错。当然，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及早让手下封住了那些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舱室。

不过话说回来，麦卡布斯自己心里很清楚，最终那些精英战士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自己手下的族人确实没有能力操控那些被拆掉的先进设备，事实上，他们费劲全力才能保证整艘战舰可以勉强运转下去。当年也曾经威风八面、威力无穷的战舰被那些该死的精英战士们东拆西卸一通后，可以说连宁静副首相手下的一艘普通勘测巡查船都比不上了。

鬼面兽酋长愉悦的心情一直保持到当他来到升降轴底端。当他刚刚走到通往机库的气闸门前时，一丝不祥的感觉涌上了麦卡布斯的心头，机库里现在被恐惧和不安的气氛所笼罩，他嗅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当气闸门慢慢打开后，首先映入麦卡布斯眼帘的是一道滑过大半个机库甲板的烧焦痕迹，在灼痕停止的地方歪七扭八地躺着至少一打兵蜂的尸体：这些大型的智能昆虫负责迅疾移形号上的船体维护工作。更多惊魂未定的兵蜂小心翼翼地躲在巡洋舰机库中的一艘幽魂运输舰上，它们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造成自己同胞死伤惨重的罪魁祸首——一艘发了疯般在机库里横冲直撞的豺狼人救生舱。

死伤这么几个兵蜂在麦卡布斯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在迅疾移形号搭载跃迁发生器的温暖甲板上至少滋生着一百多只鬼头鬼脑的兵蜂。巡洋舰上并没有搭载兵蜂的女皇，所以尽管他们不能在航行过程中进行繁殖，但是兵蜂的这点伤亡和机库里一艘幽魂运输舰的毁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幽魂运输舰的两个运兵室之间的驾驶舱恰好位于豺狼人救生舱的撞击路线上，在救生舱的猛烈撞击下，整艘幽魂运输舰被死死地挤在巡洋舰侧翼的能量护盾上。

眼前的这艘幽魂运输舰已经彻底报销了，那些兵蜂根本无法修复这种程度的损伤。

麦卡布斯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顿时飙升起来，他大步穿过机库，走到等待在那艘受损救生舱旁边的侄子身边。这个年轻的鬼面兽看起来比自己的叔叔还要更加孔武有力，细长的黑色头发从头顶一直垂到了脚边。塔塔罗斯身上的服装和叔叔相比看起来显得更加高贵纯洁——他穿着一身圣洁的银白色战袍，而麦卡布斯的衣服上则是斑斑点点，不甚干净。假如单从服装上判断的话，外人一定会以为塔塔罗斯才是真正的鬼面兽酋长。

穿一身干净漂亮的衣服算得上哪门子本事，麦卡布斯心里不忿道，

这小子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很抱歉不得不在您就餐的时候打扰您，叔叔。”

“我的手下会看管住属于我的那份食物，”鬼面兽酋长盯着自己的侄子，“但我的耐心却保持不了多长时间，你到底想让我来看些什么东西?”

塔塔罗斯对着站在救生舱旁的麦卡布斯护卫队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名叫沃勒努斯的鬼面兽吆喝着下达了命令，这个身着暗褐色盔甲的护卫伸出拳头重重地捶击着救生舱的顶部舱门。没过多长时间，伴随着空气嘶嘶的外泄声，救生舱的舱门慢慢打开，一个咕噜人从里面慢慢探出头来。

“你的同伴现在好点了吗?”塔塔罗斯问道。

“他现在感觉好多了。”达达布回答道。

鬼面兽酋长不禁皱了皱眉头，难道刚才自己从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咕噜人口气中听到了一丝固执的语调?这些胆小怕事的家伙什么时候竟然有了如此的勇气和胆量来挑战上级的权威?麦卡布斯上前一步，看清了咕噜人身上所穿的。桔黄色束腰执事服。虽然这小家伙的官阶不高，但这身衣服至少意味着他的身分是一个正牌的议会传教代表。

“那还不赶快把它弄出来!”塔塔罗斯对着达达布咆哮道。要是换作一个低级鬼面兽肯定早就把眼前这个高傲自负的咕噜人碎尸万段了。但是麦卡布斯从自己侄子口气中嗅到的不是震怒，而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和期待。

鬼面兽一族通过皮肤上裸露的腺体向外排出能够体现他们内心情感的气味信息素，当塔塔罗斯长大一些他才能学会如何收放自如地开关这些皮肤上的腺体，而现在，他身上的气味毫无疑问地表明，他发现救生舱里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东西存在。直到咕噜人执事爬到舱外，站在舱门前伸手将躲藏在里面的工程师拉了上来，塔塔罗斯才恍然大悟过来。

在星盟中，先知一族负责对于先行者遗迹的探索和发掘工作，相对于星盟中的其他种族来说，先知们拥有可以从先行者遗迹中提取出能够供星盟使用的科技的伟大智慧，但是尽管如此，星盟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假如缺少了工程师们的帮助，那么先知们的工作一定会事倍功半。这些貌不惊人的生物对于复杂的先行者科技具有超乎寻常的理解能力，同

时麦卡布斯心里也很清楚。他们几乎能够修好他们所接触的所有东西，这就意味着……

麦卡布斯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吓得那些躲藏在幽魂运输舰上的兵蜂一哄而散，慌忙飞入巡洋舰四通八达的管道系统当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那些精英战士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一个工程师加入到自己的巡洋舰中，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算计得井井有条，惟独没有下令禁止鬼面兽巡洋舰可以收容一个工程师!尽管让被救出的工程师去修复那些议会禁止使用的科技装备会给麦卡布斯和自己的下属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假如仅仅让工程师去做一些“必要”的维护工作，就算是那些鸡蛋里面挑骨头的精英战士们也无话可说。

“这可真是我们伟大征途中一个令人惊喜的开门红啊!塔塔罗斯!”鬼面兽酋长激动地拍了拍自己侄子的肩膀，“跟我来!趁着那几个我的护卫队员还没有把香喷喷的烤肉吃光，让我们现在去宴会大厅好好享用一顿烤荆棘怪!”麦卡布斯扭头看着正在小心翼翼地将工程师转交给沃勒努斯的达达布，“假如那些臭小子们已经把我们的烤肉吃光，”麦卡布斯兴奋地继续道，“那我们就不得不让我们的新执事再为我们祈福一只荆棘怪哈!”

第十三章

丰饶星?2525年2月9日

埃弗里在一片广袤无际的成熟稻田中慢慢地向前挪动着身子，离高的碧绿秸杆和丰满的黄色谷粒在炎炎烈日下形成了一片天然的绝佳凉荫。即使穿着一层作战服，凉凉的土壤还是让埃弗里觉得很是惬意。埃弗里前些天刚把自己的军帽换成了一顶柔软的，宽边的大草帽，一条长长的帆布带从帽檐垂到了耳朵边。周围的麦田在轻巧优雅地随风起舞，一阵阵金黄色的波浪席卷而来——埃弗里在这波浪里尽量压低身子——他的伪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他的身后拖着一个大大的袋子——里面装着一把BR55型突击步枪，埃弗里把疣猪运兵车停到三公里外的丰饶星反应堆能量站，一路匍匐前进到了这里。一路上埃弗里时不时抬起头小心翼翼地张望着，寻找着欧?西格宁中校告诉他的那个被埋藏在地下的质量加速器。假如不是中校告诉埃弗里的话，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这里竟然还藏着这么一个大家伙。为了避免质量加速器被异星人发现，麦克的君特机器人们忙活了好长时间——填埋土壤，将别处的稻谷挖出重新种在埋藏加速器的地方……它们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这段匍匐前进总共耗费了埃弗里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埃弗里并太不在意速度的快慢，整个行动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要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自己的目标——只是不要暴露自己就好，实际上，埃弗里在最后十分钟几乎没怎么动弹——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自己金黄色镜面的狙击透镜。

这些家伙都是从中校留给陆战队员们的武器装备中挑选出来的，和埃弗里背包里的BR55突击步枪一样，狙击透镜也是刚刚由军情局作战实验室制造出的一件原型新武器，埃弗里仔细地看着透镜，镜面上链接卫星的定位系统已经确定了他在丰饶星上的具体位置——很好，离目标只剩下不到500米的距离了。

前面的麦田渐渐向下沉去，埃弗里心里清楚再往前面爬几米小麦也会变得稀疏，这会让他更加方便地窥测到新兵防御阵地的人员部署情况，同时也更加方便他和伯恩斯下士发动早已商量好的突袭。不过开阔

的视野同样也给埃弗里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那些新兵蛋子们也会很轻易地发现并击中自己。思考再三，埃弗里决定暂时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埃弗里慢慢摸向了身后的武器袋，从中掏出了他的BR55型突击步枪。自从在运输舰和异星人的那次遭遇战斗后，埃弗里就一直在要塞的射击场里调试校准这件武器，比较着它和新兵们的标准武器MA5突击步枪相比哪种用着更加顺手一些。BR55型突击步枪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MA5突击步枪，它们有很多地方都极其相似，同样的弹夹插八方式，位于扳机之后的枪托设计等等。但是BR55型突击步枪拥有一个独特的光学瞄准镜，同时其射出的子弹威力也更加强大——九点五毫米的穿甲弹头足以在相当远的距离之外干掉士兵一类的软目标，同时对轻型车辆等装甲目标也有着相当可观的杀伤力。综合来说，与其说BR55型突击步枪是一款突击步枪，不如说它各个方面都更像是一把狙击步枪更加合适。而且它也是欧?西格宁中校临别赠送装备中惟一具备狙击效用的武器，通过几天以来在射击场上的测试情况，埃弗里已经基本搞清了它的一些作战特点，拿它900米远的有效杀伤半径来说，就比MA5突击步枪强了不知多少倍。

埃弗里把中校留下的另外三支BR55型突击步枪中的一支奖励给了杰肯斯，伯恩斯中士自己留了一支，最后一支则被伯恩斯中士赏给了一个中年的秃头新兵克里斯勒。埃弗里曾经在一旁观察过杰肯斯和克里斯勒用BR55进行500米射击训练，训练效果简直棒极了，埃弗里希望——虽然在接下来的实兵对抗中可能对自己有点不利——他还是希望这两个小子能把这支武器的精准与威力发挥到极致。

假若只教他们练习开枪射击那该有多好啊。埃弗里皱了皱眉头，然后从背后黑色的尼龙弹药带中掏出一个弹夹轻轻推入了突击步枪，但是仅仅做到百发百中永远不能使你成为一名合格的杀手。真正激烈残酷的战斗总是这样，只有在被敌人发现并干掉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做掉对手的人才能活到最后。

埃弗里心里清楚那些异星人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身上的刚刚痊愈的伤疤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手下的那帮傻小子们可不会明白这一点。埃弗里、伯恩斯和庞德上尉都清楚必须尽快用一次实战教会他们这些道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问题还在于对陆战队员们来说，异星人有着太多他们所不了解的地方，他们不得不为今后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糟糕情况作出假设——不得不

对己方和异星人的行动都做出一定程度的猜想——首先，假如民兵部队能够在防守中给予异星人有效的打击，异星人就不得不撤退以期待更大规模的援军；其次，绝大部分的战斗都将发生在地面上，陆战队员和他们手下的新兵将面临一场严峻的防守考验，假如时间足够充足的话，新兵们有可能通过足够的训练而具备一定程度的战斗力，然而最后的假设是——埃弗里和伯恩斯都认为留给他们训练新兵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二人一致认为，异星人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在新兵们完成最基本的作战训练之前就有可能发动新的一轮袭击。

当然，庞德上尉和两名下士并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给新兵，他们希望殖民地代表来访以及防范叛军袭击的这个谎言能继续维持下去，没有人想要欺骗蒙蔽自己的下属，但是为了让新兵们能够在异星人入侵丰饶星时掌握基本的战斗技术和隐蔽要领，这个谎就必须撒下去。

埃弗里听到远处引擎开动的轰鸣声，他抬头瞥了一眼天空，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闪耀恒星在空中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即使戴着作战护目镜，埃弗里还是被强烈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埃弗里满意地笑了，他的计划终于见效了，那些守卫发电机组西区的新兵们也一定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而且他们中没有人记得戴上自己的作战护目镜。这点小小的优势或多或少地弥补了埃弗里和伯恩斯在人数上同新兵们的巨大差距——一比三十六，但是埃弗里心里清楚，自己和伯恩斯仍有胜算。

“匍匐者，这里是潜伏者。”埃弗里轻轻透过嘴边的话筒说道，“准备完毕，让我们干掉那些笨蛋吧。”

那些新兵在被干掉的一霎那肯定也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闻起来味道不错嘛。”杰肯斯把头靠在手中BR55型突击步枪坚实的枪托上，瞥了一眼身旁的佛希尔，“你在吃什么?”

佛希尔面对着发电机组区惟一的大门，周围是足足三米高度的连锁防护铁丝网，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整个机组区。

他轻轻咬了一口手中的巧克力棒，“啊，香甜榛果味的巧克力。”他慢慢地咀嚼着嘴里的巧克力，眼睛始终死死地注视着瞄准镜，“想来一点吗?”

“给我来一块你还没有舔过的部分吧。”杰肯斯说道。

“哦，没有。”

“呃，那就算了。”

佛希尔抱歉地耸耸肩，把剩余的巧克力一股脑塞进了嘴巴。

现在挨饿全是因为自己一时激动犯傻了。杰肯斯有点懊恼地想着。他对于今天的实战演习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以至于早上在兵营食堂里几乎没有填饱自己的肚子。

实际上，杰肯斯可以肯定两个老奸巨猾的下士会趁着新兵们享用午餐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所以他也翘掉了午餐，专心致志地警戒着四周——让吃完了速食午餐却仍然意犹未尽的佛希尔去自己的食物中挑一点东西填填肚子。不幸的是，佛希尔毫不客气地吃光了所有的食物，现在只留下心烦意乱的杰肯斯在忍受着难捱的饥饿。

杰肯斯和佛希尔戴着和草绿色的战斗伪装服搭配得恰到好处的头盔，假如战斗发生在麦田之中，这身迷彩作战服将为杰肯斯他们提供绝佳的掩护，但是现在当他们两个身处发电机组区正中心的两层防卫高塔上时，这些作战服所能提供的掩护就因环境的限制而少之又少了，在两名新兵脚下几十米的地方安放着丰饶星的大型中央发电机组反应堆，麦克的数据核心也静静地躺在地下的某处。

杰肯斯的头盔通讯频道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报警声。在庞德上尉的提醒下，新兵们在发电组区四周插满了动作感应报警器，并把所有报警器都调到了最高灵敏状态，尽管这可以使新兵们“拒敌于千米之外”，但是这些过于“敏感”的东西还是给小伙子们带来了许多麻烦——一群嗡嗡乱叫的蜜蜂或是几只叽叽喳喳的八哥，而这次是一架路过的君特农业用机器人，都让警报器发疯似的狂叫起来——每一次突如其来的刺耳警报都让小伙子们无比紧张。

杰肯斯和佛希尔远远看到一架三角形骨架的窄翼君特药物播撒机器人从西边的麦田飞了过来。这些播撒机器人每天都穿行在麦田上空四处播撒杀菌药物和肥料，不过这次是它们第一次飞到距离发电机组区如此之近的地方。

伴随着君特机器人而来的是一长串铺天盖地的白色烟雾，十二名守卫西边防护铁丝网的二排布拉沃(注：此处原文为BRAVO，愿意为亡命徒，喝彩，同时可指人名布拉沃，在法语中BRAVO意为棒极了，太棒

了，原文中伯恩斯的小队翻译为亡命徒小队，为避免重复，此处之后均已用布拉沃代替)小队(2／B小队)(EW：事实上，翻译的理解是错误的，由于无线电噪音的缘故，在对讲机中很难听清A、B、C之类的字母发音，因此军队中常用Alpha、Bravo、Charlie、Delta来表示A、B、C、D，这里的Bravo Team指的是B小队，虽然从翻译结果上来看没有错误，但和亡命徒完全无关，后文中的Alpha小队同理。另外这里顺便说下全部代号和字母的对照关系：Alpha-A、Bravo-B、Charlie-C、Delta-D、Echo-E、Foxtrot-F、Golf-G、Hotel-H、India-I、Juliet-J、Kilo-K、Lima-L、Mike-M、November-N、Oscar-O、Papa-P、Quebec-Q、Romeo-R、Sierra-S、Tango-T、Uniform-U、Victor-V、Whiske-W、X-ray-X、Yankee-Y、Zulu-Z)新兵跌跌撞撞地从烟雾中慌张跑出，他们死死地捂住口鼻，不住咳嗽着。杰肯斯心里清楚这些农业药物不可能对人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那些表情无比痛苦的二排新兵们只是借题发挥，想要发泄一下积聚已久的劳累和不满。

“现在几点钟了?”杰肯斯问道。

佛希尔抬头瞟了眼天边落日的余晖，“六点三十分，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吧。”

太阳就快要落山了，杰肯斯心里暗暗想道：“这两个老头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两个人的影子?”

这次实战演习的规则很简单，率先消灭对方半数以上兵力的一方即为本次演习的胜者。这意味着约翰逊和伯恩斯必须干掉三十六名以上的新兵，同时他们两人必须都幸存的情况下才算是取得胜利。虽然两名下士都是身经百战，勇猛善战，但是这样的比赛规则对他们来说仍然过于苛刻了些。根据杰肯斯和佛希尔的分析，两名下士应该会在新兵们做好防御准备前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因此在发现两名下士早已经将疣猪运兵车悄悄停在反应堆能量站门口后，新兵们迅速各就各位——每排分为三个小队——然后迅速冲到各自的警戒区域严阵以待随时可能到来的袭击。

杰肯斯，佛希尔和一排Alpha(1/A)小队的其他新兵负责防御发电站的通讯联络塔，这个久经风霜的破旧建筑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一样。同样是圆形结构，二楼的直径比一楼要稍微小些，楼顶是一连串犹如蜡烛般的航空及通讯线路——大多是麦克的微波激射器和其他通讯发射器的外接天线。这座通讯塔是发电站附近惟一的一座地上建

筑——同样也是方圆数百里之内惟一的地上建筑。

杰肯斯和佛希尔顺看梯子爬上了小楼的二层，稳稳靠在了二楼楼边的栏杆上——这里可是楼上最佳的狙击地点。尽管这样有点守株待兔，丧失了机动作战的灵活性，不过牢靠的BR55型突击步枪在杰肯斯手中还是足以让任何胆敢靠近发电站周围的目标都有去无回。看到两名下士开着疣猪运兵车沿着发电站旁的铺砌小道慢慢向南驶去，杰肯斯立即提高了警惕，他紧紧抓住突击步枪的枪托，并拉开了枪栓。他把射击模式调为了单发模式，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然而……没有任何的不对劲，只有头顶上炽热的太阳仍然在不知疲倦地炙烤着自己。

新兵们的牢骚和抱怨慢慢变成了对这次演习真是目的的质疑，难道这次表面上像模像样的演习就是为了检测一下新兵们到底能在炎炎烈日下坚持多长时间吗?

一个说话一向喜欢直来直去的新兵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也许约翰逊和伯恩斯下士已经躲到奥特加德的某个小酒馆里吹着冷气，喝着小酒正在逍遥自在呢!"这个名叫欧斯姆的大胖子绘声绘色的描述着，"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演习的事情，根本不用他们出手，头上那白花花的可爱太阳就会把我们都烤熟啦!"

希利医疗官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们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聊天闲扯，炽热的天气已经够要命的了，假如这时再口干舌燥的话会让新兵们更加难熬的。庞德上尉把疣猪停在了发电站门口一顶临时搭建的医疗帐篷前，上尉惬意地坐在疣猪的位子上，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最爱——甜心威廉牌香烟，慢慢吞吐着烟圈。

"现在要是有一杯冰啤酒那该有多好啊!"听着慢慢远去的君特机器飞机引擎声逐渐暗淡了下去，杰肯斯喃喃道。

尽管整整一天杰肯斯都守在楼上没怎么动弹，汗水还是把他的衣服浸泡得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看着脚下歪七扭八地躺着被自己和佛希尔喝光的十几瓶水，杰肯斯还是感觉自己此刻焦渴无比。

"快看那个大块头!"佛希尔懒洋洋地把瞄准镜指向了东边，"又慢悠悠地开过来了。"

杰肯斯随着佛希尔的目光扭过头去，一个只能用"庞大"形容的君特机器人闯入了他的眼帘，这台巨大机器的身上遍布着紫色条纹的涂装，

六个大得惊人的轮子轰隆隆地碾压过来，所到之处的麦子都被它一股脑地吸进了肚子。尽管这个大家伙离发电站组区还有一公里远的距离，杰肯斯还是可以清楚地听到它那三千马力的酒精电力发动机那低沉的怒吼声。

这位大朋友和它身旁的几个辅助机器人整整一天都在来来回回地运作着，乐此不疲地收割着东面一望无际的麦田。当它行驶到靠近发电机组区的地方时，新兵们脚下的地面都战栗起来——一开始好些新兵都被它那排山倒海的气势所镇住了，虽然几乎所有新兵都很熟悉君特机器人，但当一个五十米高，将近一百五十米长的大家伙出现在自己眼前时，新兵们还是不禁为之一怔——尽管每个人都清楚它是由聪明的麦克所控制的，但是看着它逐渐地朝自己的方向碾压过来，几乎所有人都产生了一股强烈的“逃生”欲望。

但是现在，君特机器人专注处理着眼前的麦田，杰肯斯透过瞄准镜观察着君特将麦子收割到了自己的大肚子里。

“看吧，我说得一点都没错，那个大家伙有三个小助手和它一起干活呢。”佛希尔继续着之前和杰肯斯的争辩。

“才不是!”杰肯斯反驳道．”看到旁边的无盖货车了吗?”

佛希尔端起步枪透过瞄准镜仔细朝杰肯斯所指的方向观望，确实有一辆尖角型的金属货运小车跟在君特机器人的屁股后面。

“那辆车子在大君特的后面收集稻谷呢。”

“那又怎么样了?”

“所以是有四个小家伙帮助我们的大朋友来收割麦子!四个勤劳的小朋友!不是三个!”

佛希尔叹了口气，不得不认输：“也许我们家的老式君特机器人工作组该被送去升级了吧。”

听到佛希尔的感概，杰肯斯顿时感到语塞。他忘记了佛希尔来自一个并不怎么富裕的家庭，佛希尔的父母只拥有少得可怜的土地，而且每年他们家的大豆销量都不乐观，和杰肯斯家的小麦以及其他粮食的畅销比起来相差甚远。自从佛希尔记事起一直到他参军，他们家一直都在使

用那破旧的双君特机器人工作组帮助打理农活。

“君特机器人的引擎总是贵得要命。”杰肯斯继续道，远远望着那辆无盖货车载着货物疾驰驶向麦田另一端的一个磁悬浮列车站，“除非你能够……”

“嗨，我们有伴儿了。”佛希尔突然绷紧了端枪的手臂，“快看高速公路上!”

杰肯斯赶忙向公路的南边望去，一辆绿白相间的出租车朝发电机组区疾驰而来，然后一眨眼就消失在高速公路交流道口的地方。

“会不会是约翰逊他们两个?”佛希尔问道。

“我不清楚。”杰肯斯咽了下口水，“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提醒下面的弟兄们小心一点。”

“所有小队注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你不会是在耍我们吧，佛希尔?”斯特森在通讯频道里抱怨道，伯恩斯已经任命这个黑头发治安官作为2/A小队的队长，并分派他和他的小队负责区组大门的防御任务，“你和杰肯斯不会是被太阳晒晕了在说胡话吧?”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杰肯斯反驳道，发电机区组门前的公路平平直直，即使没有望远镜或者是瞄准镜，还是可以轻易看到那辆在金黄色麦田中行驶的扎眼出租车。

“都给我提高警惕!”斯特森朝手下的新兵们怒吼道，他一个箭步冲到了大门旁边的沙袋后面，“达斯!快过来!我需要你们小队的掩护!”

杰肯斯听到自己脚下的一层小楼传来了一阵骚动，1/A的新兵们从里面蜂拥而出。

“动作快点，弟兄们!”达斯大声催促着，这个稍微有点发福的大个子中年男子就是1/A小队的队长，达斯在参军之前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磁悬浮列车维护技师。

“拿好自己的家伙，都给我做好战斗准备!”达斯喊道。

“我的天啊!我的枪!”欧西姆突然哀鸣起来，“它上不了弹了!”

一旦欧西姆紧张起来，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颤颤微微，通常杰肯斯听到欧西姆发颤的哼唧总忍不住要偷偷发笑，但是这次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把弹夹抽出来再慢慢推进去试试，达斯跑到欧西姆身边，“慢一点，稍微用力一点，试试看!”

杰肯斯听到弹夹嵌入步枪清脆的金属结合声——然后欧西姆的枪顺利地射出了子弹。

“抱歉，达斯。”

“没什么，不过不要紧张，放松点，集中你的精力。”达斯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语调听起来总是那么耐心严谨，掷地有声。

“在一排的弟兄们射击之前包围那辆该死的车子!”斯特森咆哮道，这个平时就不怎么安分的治安官自从在角力棒大赛中被击败后就开始变本加厉地同一排的新兵作对，杰肯斯心里清楚斯特森的言外之意——有了自己的士兵作为人肉屏障堵在出租车前，那些1/A的小子们才不敢贸然射击抢功劳呢。

达斯则在通讯频道里温和地回答道：“放心去干你自己的活吧，斯特森，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们自会处理的。”

斯特森端着自己的MA5步枪堵到了门口，他高高举起左手示意车子立即停止前进。出租车顺从地减速并停在距离斯特森大约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引擎盖上还不断地冒出一股股白烟．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这位不速之客。

“立即从车里滚出来!快!”斯特森吼叫着，枪口直直地对着车子的挡风玻璃。

但是出租车里面没有任何动静，车门依然紧闭。杰肯斯感觉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他扭头对佛希尔低语道，“热成像仪上是什么反应?”

杰肯斯希望佛希尔枪上更加先进的观察瞄准镜可以判断出这辆小车

里是否躲藏着两个不怀好意的下士。

“无法判断。”佛希尔无奈地回答道，“成像仪上白花花的一片，车子现在的温度很高，从热成像仪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第一小队!”斯特森吼道，“过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藏在里面!”

四名新兵从沙包对面新挖的战壕里跑了出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大门，手中的MA5步枪一刻不停地瞄准着出租车，然后迅速包围了车子。

“波蒂克!”斯特森对其中的一名新兵命令道，“砸开这该死的车门!”

杰肯斯深深吸了口气，尽量稳稳地托住步枪，他一直将瞄准镜的十字准星停留在他认为司机可能会伸出脑袋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此刻杰肯斯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伯恩斯下士那张阴笑的老脸。波蒂克悄悄绕到了后车门的旁边，正当他准备一把拉开车门时，出租车们却自动打开了。波蒂克猛地向后一退，但还是被淹没在从出租车内爆发出来的一大团爆炸性蒸汽中。波蒂克踉踉跄跄地从烟雾中退了出来，呻吟着倒在了地上。出租车旁边的另外两名新兵也遭遇到了和波蒂克相同的命运，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爆炸溅射出来的亮红色液体．跌跌撞撞地趴在地上。 。

“阔刀地雷(EW：是某种指向性地雷，可以使用遥控的方式引爆)!”惟一幸存的一名新兵喃喃道，他连滚带爬的从出租车旁逃了回来。

“撤退!全都给我撤回来!”斯特森朝着其他新兵怒吼道，他架起那个从车边爬回的腿部受伤的新兵，和他一起退到了大门内的沙袋后面。斯特森朝着小车的挡风玻璃猛射一番，将整块玻璃染的通红——和在波蒂克他们几个身上流淌的液体一模一样。

为了满足训练要求，每名新兵的MA5步枪里配备的都是TTR弹(战术训练弹，Tactical Training Rounds)，这种子弹的弹壳是由一种特殊的塑料聚合体制成，可以保证子弹的初始射击速度和射击轨道精确度同实战用弹药完全相同。但是和那些杀伤力极强的实弹相比，战术训练弹中还含有一种特殊的聚性熔丝，可以在弹头击中目标时将其融化，从而将子弹内灌注的红色液体喷溅到着弹点周围十厘米远的地方。

这些小东西虽然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用在演戏中还是绰绰有余的，

杰肯斯提醒着自己，战术训练弹内灌注的红色液体是一种效力强大的神经麻醉剂，可以通过皮肤接触直接渗入到目标的体内。同时这种液体内含有的某种特殊物质还会同作战服上的纳米纤维发生反应，使作战服变得沉重僵硬起来——这让战斗变得更加困难艰巨。总而言之，被战术训练弹射中就意味着你要趴在自己“阵亡”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觉了。四肢被战术训练弹击中并不会对接下来的战斗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胸部或者是其他一些重要部位连续被战术训练弹招呼，那你可就实实在在地“完蛋”了，整件作战服都会变得无比僵硬，里面的人根本无法动弹。而波蒂克和其他两名新兵就是被车内安放的“阔刀地雷模拟爆炸器”击中了要害。那个罪魁祸首——新兵们口中的“阔刀地雷”就被安放在出租车的车门内部，而现在则隐藏在自己喷射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当中。

“停止射击!”希利朝着门口的新兵们喊道，他拿着急救包跑了出去。地上的几名新兵都“伤”得不轻，浑身硬邦邦地躺在地上。 .

“他的情况怎么样，医护兵?”庞德上尉从疣猪运兵车上下来，指着地上的波蒂克问道。

希利从急救包里掏出一个蓝色的金属棒，然后用它来回擦拭着波蒂克的腹部。金属棒内的电子系统解开了波蒂克作战服内纳米纤维的自动锁定，波蒂克顿时觉得舒服了很多。希利把波蒂克拖到了出租车边，让他倚靠着前轮休息。

“放心吧上尉，他会活下来的。”希利不无讽刺地挖苦道，他拍了拍波蒂克的肩膀，把地上的MA5步枪放回到他的大腿上，然后又去帮助剩余两个“身负重伤”的新兵了。

杰肯斯吁了口气，他心里清楚地上的三个兄弟不会有什么大碍——演习结束后他们就可以像平常一样活蹦乱跳了。但是这样的袭击还是给予了杰肯斯极大的震撼，刚才的袭击看起来是如此真实，假如刚才的出租车里装的是货真价实的叛军烈性炸药，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刚要把充斥在自己脑海中的这一幕可怕景象告诉给佛希尔，突然听到了1/B小队队长安德森慌张的喊叫：“快看那个君特机器人，他妈的它怎么朝我们这里冲过来了?”

杰肯斯朝喊声传来的方向望过去，安德森和小队的其他人慌不择路地从铁丝网边撤了回来。那个巨大的君特机器人明显偏离了自己的作业路线，直朝发电机组区冲了过来。君特机器人一头把铁丝网撞了个稀巴

烂，然后继续没头没脑地向前冲。然而，被撞烂的钢铁护栏和电镀网面卷住了君特机器人的一对前轮——这个巨大的怪兽终于停了下来，不过它的一半身子已经冲入发电机组内部，而另一半留在了外面。

几乎与此同时，君特机器人被一阵铺天盖地的战术训练弹所覆盖。虽然新兵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两名下士的影子，但是本能的恐惧还是让他们对眼前的这个大块头狂射起来，每个人的手指仿佛都被施了魔咒一般紧紧扣着步枪的扳机。新兵们尽情朝君特机器人倾泻着弹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小小的手雷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到了发电机组区通讯塔的旁边。

“快趴下!”达斯吼叫着。但是已经太迟了，杰肯斯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脑袋缩回二楼的平台，后面手榴弹就爆炸了。红色的战术训练液体弹药四散飞溅，杰肯斯已经明白了楼下1/A小队队员们的命运，而欧西姆的哀嚎则证实了他的想法。

“他们干掉了达斯!”欧西姆痛苦地叫着，“我也被击中了!”

冒着被暴露干掉的危险，杰肯斯从二楼的掩体里探出头来观察一楼的情况。达斯和绝大部分1/A的新兵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只有欧西姆的情况看起来要好些，他躺在地上浑身发抖，双手紧紧扣住自己的头盔，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腿部的疼痛和麻木是因为另一名新兵在刚才的爆炸中被掀翻冲撞到了自己而造成的。

“你没有什么大碍，欧西姆!”剩余的新兵们更加歇斯底里地盲目射击着，杰肯斯拼尽全力想要压过MA5步枪的怒吼，“快起来回到……”

突然一连串步枪的三点射击中了一楼的墙壁，差点就打中杰肯斯的脑袋。

“是伯恩斯!我们的混蛋下士原来躲在君特机器人身上!”佛希尔喊道。

假如此时杰肯斯选择重新爬回自己位于二楼的掩体后面，那么他很可能会被伯恩斯射成马蜂窝。这时一股莫名的冲动，或者说是本能更加贴切一些，让杰肯斯举起手中的步枪——瞄准躲在君特机器人一二两节身子中间的伯恩斯射击起来。即使他没能射中伯恩斯，至少能迫使下士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掩体，从而为地面上的兄弟们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伯恩斯开始顺着机器人身上的梯子向君特机器人的屁股后面撤退。

“我发现伯恩斯了!”杰肯斯吼道，他把自己的步枪拨到了半自动射击模式。但是他的一连串射击只是让下士更加迅速地滑下梯子，伯恩斯甚至连脚都没有碰梯子一下就灵活地滑到了地面。他刚一着地就一下滚到了君特机器人硕大的轮子中间，那里的掩护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无论是楼上的杰肯斯还是地上的安德森和斯特森，几乎没有人可以对下士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去你娘的什么发现。”2/A小队的队长躲开伯恩斯的一连串扫射，“克里斯里!”斯特森命令道，“快点给我滚过来!”

杰肯斯紧紧咬着牙，他对于斯特森在如此环境下还不放干净自己的嘴巴感到很厌恶，同时克里斯里和他的观察员负责防卫发电机组去北面的一个一层小平房，假如他们也被调来这里夹击伯恩斯，那就没有1人负责背面的防御及预警，也就是说，杰肯斯他们的屁股就毫无防备地暴露了出来。

“我已经发现伯恩斯了，我们可以干掉他!”杰肯斯反驳道，朝着伯恩斯藏身的地方试探性地开了一枪。

“闭上你的臭嘴，杰肯斯!”斯特森怒吼道，“克里斯里，快回答我，你他妈的在干什么?”，

但是二排的狙击手仍然没有回答斯特森的命令。

“佛希尔，检查一下小队通讯器的生命检测装置!”每一名新兵的通讯设备中都配备有一个可以实时监控本人生理状况的监测器，如果小队中有一名士兵阵亡或者受伤，那么通讯器会立即将其异常的生理状况上传到小队通讯频道的生理总监栏中。

“克里斯里被干掉了!”佛希尔回答道，他的声音里满是恐惧和震惊，“一排C小队的所有人都被干掉了!”

“你说什么?”

“我们被派去防御西边区域的弟兄们全都被干掉了!”

杰肯斯看到伯恩斯猛地探出头来用一阵短促的连射放倒了一个1/A的新兵。假如情况已经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那么我们已经损失了大约30个弟兄。杰肯斯冷静地分析着眼下的战局。

他朝着君特的轮子开了几枪，然后猛地翻滚到掩体之后，杰肯斯一边换弹夹，一边在通讯频道里急促的说道：“斯特森．我们现在必须立即撤退!”

“去你娘的撤退!”斯特森咒骂着，然后在通讯频道里对负责守卫发电机组区东北角的2/C小队队长命令道，“哈贝尔!赶快回防西边!约翰逊那个老滑头就交给你来处理了!”

听到斯特森喊道约翰逊的名字时，杰肯斯的胃部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样剧痛起来。自己和其他新兵们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抱怨着天气的炎热，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落入两名下士精心设计好的圈套之中。现在伯恩斯稳稳守住了发电站组区大门的一边，而约翰逊又在另一边咄咄逼人地发动着攻势，新兵们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瓮中之鳖，被两名下士悉数歼灭看起来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欧西姆?”杰肯斯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还在吗?”

“嗯……是的!”

“你那里的射击位置非常不错，试着看能不能给我们敬爱的伯恩斯下士来一点儿惊喜。”

“但是……”

“没事，尽管试试吧，欧西姆!”

杰肯斯轻轻拍了佛希尔的肩膀，两个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杰肯斯迅速明白了佛希尔的意图原来和他一样。当你身陷重围之时，杀开一条血路才是惟一的选择。

“斯特森。”杰肯斯深深吸了口气，“一排狙击小组准备出击。”

埃弗里从麦田隆起的小坡上向下望去，整个发电机组区尽收眼底。干掉克里斯里和他的观察员可谓是轻松至极，但是埃弗里并没有贸然行动，他一直耐心等到伯恩斯用君特机器人突破铁丝网，所有新兵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时才开始突袭——精准的两连射一瞬间就干掉了两名傻乎乎的新兵，他们头盔的微型计算机数据组立刻判定二人遭受了“致命”的枪伤从而完全锁定了纳米纤维作战服。此时大门那里乱糟糟的枪声早已炸开了锅，埃弗里很是自信那些慌忙射击君特机器人的傻小子们才

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后院已经着火了。

埃弗里同时有理由相信那些新兵也不会注意到动作感应器上的异常反应——君特机器人刚刚在这个区域播撒过一次药物，那些一整天都被蜜蜂什么来回骚扰的新兵才不会理会动作感应器的又一次报警。埃弗里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白色农药粉末，他从隐藏的麦田里慢慢起身，样子滑稽极了，就像是某个捣蛋鬼闲得无聊往自己头上倒了一袋面粉一样全身白刷刷的。埃弗里继续自己的行动，他计划在防守西区的新兵将注意力从伯恩斯身上收回之前干掉他们所有人。

埃弗里端着步枪从麦田小坡上跑了下来，一下放低了枪口，他突然记起这是自投石机行动以来自己第一次朝着人类目标开火。毫无疑问，虽然这次只是演习而已，和实战要相差甚远。埃弗里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仍如此轻松，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甚至是机械地将一个人放入自己的准星然后毫不犹豫地开火将其干掉。他不知道此刻面对自己依然娴熟的杀敌技巧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于是埃弗里顿了一下，努力把这些念头从脑袋里面赶跑，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专心教会他的士兵们如何战斗，如何充满信心毫不犹豫地面对困难和挑战。异星人即将到来，一场大战也许在所难免，新兵们必须在他的教导下努力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脚下美丽的丰饶星，才能保护身后三十万的丰饶星民众，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埃弗里听到发电机组对面一声手雷爆炸的轰鸣，声音之大甚至比伯恩斯安放在出租车里的阔刀地雷还要生猛。那辆小车其实是由麦克控制开往发电机组大门的，人工智能似乎很开心能够帮助新兵们进行他们的训练——不仅如此，利用君特机器人工作组吸引新兵注意力的妙招也是由麦克提供给埃弗里和伯恩斯的。埃弗里心里清楚，除了自己，伯恩斯和欧?西格宁中校之外，麦克心里也一定很清楚那些埋藏在组区地底的发电反应堆对于丰饶星的重要性，任何企图入侵丰饶星的敌对力量都会将其列入最优先打击的名单之内。

埃弗里没有隔着铁丝围栏向里面射击，那些碍事的家伙很有可能挡住自己的子弹。埃弗里心里清楚那些新兵蛋子和自己一样同样无法透过栏杆对自己进行有威胁的射击拦截，所以他加快了脚步，一下跃到了铁丝围栏跟前掩护了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1/C小队的维克听到了埃弗里与铁丝围栏碰撞所发出的一丁点响声，于是迅速转过头来。他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浑身

白乎乎的“幽灵埃弗里”犹如从天而降般出现在了自己跟前，还没等维克来得及躲避，埃弗里举起步枪一个两连发正中维克的胸部干掉了他。

维克“临死”之前的惨叫甚至盖过了组区另一边热闹的枪声，1/C小队剩下的三名新兵也扭过头来，但是埃弗里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反击的机会，他把突击步枪调到了全自动射击模式从左至右一阵扫射干掉了这三个倒霉蛋。当最后一名新兵跌倒在地上时，埃弗里检查了一下瞄准镜旁显示的剩余弹量——好险，只剩下了三发子弹。还没等他重新装上一个新的弹夹，一连串的战术训练弹从东边呼啸而来。

2/C小队的新兵们从反应堆通讯塔的后面慌慌张张地绕了过来，假如刚才他们能够多瞄准那么一会儿再开枪的话，埃弗里说不定也已经“光荣牺牲”了。但是他们的急躁和毛糙断送了这个绝佳的偷袭时机，埃弗里猛地向左翻滚着，一下子躲进了通讯塔的阴影里，当2/C的新兵们从另一边绕过来时，埃弗里已经重装完毕，他抬手就射，一下子就搞定了两名新兵，其他人则不得不躲到通讯塔后面，慌忙商量着如何才能包抄并干掉眼前这个难缠的下士。

“1/C小队已经被我团灭啦。”埃弗里透过通讯频道向伯恩斯报喜，“我现在准备送你的2/C小队和他们一起上路。”

“我刚刚把你的1/A小队轰成渣。”伯恩斯也不甘示弱，他顿了一下，躲过几颗飞来的子弹后继续道，“不过还有几个小混蛋从塔的二楼不断给我增添麻烦。”

“哦，那一定是我的狙击手啦。”

“那又怎么样了?”

“唔，你的已经被我送走了。”

“哈，那过来帮我把这两个也一起送走和我的狙击手路上作伴，如何?”

“等着瞧好吧。”

埃弗里把步枪对准2/C小队剩余几个人躲藏的地方，防止他们突然现身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他一路小跑来到通讯塔旁边的梯子，然后顺着它爬上了一楼楼顶。刚跑上楼顶，埃弗里就察觉到右边有动静，他猛地

侧过身子，躲过了佛希尔的一串连射。

没有丝毫的犹豫，埃弗里抽出身上的M6手枪，赶在佛希尔再次偷袭前一阵猛射，一发战术训练弹正中佛希尔的腹部，还有两发击中了他的胸部，佛希尔蹒跚着倒在了地上。

埃弗里满意地看着佛希尔倒在地上，然后爬上通往二层的梯子。还没往上爬几步，埃弗里就感觉到右腿好像被三个热乎乎的东西穿透了一般引发了钻心的疼痛，在肾上腺素的疾速分泌下，。埃弗里扭过行将“完蛋”的右腿开始还击，杰肯斯则迅速退回到二楼的墙后。

原来这小子从二层的另一端跳下来等着我向上爬时来偷袭我啊，埃弗里暗暗想到，不赖的计划。埃弗里苦笑着躲到了墙后，与其困守在一场必败无疑的阵地战中，杰肯斯和佛希尔选择了主动出击奋力一搏，不论最终这个大胆的计划是否成功，埃弗里都很欣赏他们的果敢和勇气。埃弗里掏出M6手枪，扔掉了刚才用过一半的弹夹，重新换上了一个新的，然后从墙后弹出了身子。

正当杰肯斯出现在手枪的准星中，而埃弗里行将扣动扳机之时，庞德上尉洪亮的声音出现在了通讯频道里：“停火，好了都快停火!”

在这一瞬间埃弗里和杰肯斯都怔住了，他们互相瞄准着对方，手指紧紧地扣着扳机。

“我干掉他了?”欧西姆突然大叫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我干掉伯恩斯了!”

“伯恩斯下士，你被‘击毙’了，”庞德确认道，“好了，最终比分是三十四比一!恭喜我们的新兵取得了本次对抗赛的最终胜利!”

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瞬间淹没了通讯频道。

“妈的，这些是击中那些狗娘养的轮胎然后溅到我身上的!”伯恩斯下士在和埃弗里的私人通讯频道里咒骂着，“这些该死的狗屁战术训练鸟蛋……”

然后伯恩斯打开了公开通讯频道“希利?快他妈把我这被锁住的该死衣服用你的医疗棒恢复原样!”

埃弗里放下手枪坐到了墙边，散发着红色光晕的落日缓缓落八地平线之下，眼前一望无际的麦田都笼罩在金色的落日余晖下。

杰肯斯咧开嘴笑了：“好险啊下士，就差那么一点，我们就输掉了比赛。”

“是啊，就差那么一点儿。”埃弗里也笑了，不仅仅是出于礼貌，更是因为这些新兵在第一次实战演习中发挥得如此出色。他们根本不知道老奸巨猾的埃弗里和伯恩斯将会采取什么阴险的战术来对付自己，然而杰肯斯和佛希尔的优异表现给予了埃弗里无限的希望——时间充足的话，自己一定能够将这些新兵培养成为真正勇猛无畏，百战不屈的战士。

“下士?”庞德的声音噼里啪啦地从埃弗里的耳机里响起，完全没有了刚才愉悦的祝贺语调：“我们刚刚从丰饶星DCS代表那里接到了通知。”

埃弗里读出了庞德的言外之意，丰饶星DCS代表指的就是欧?西格宁中校，于是他直起身子紧张地等待着下文。

“还记得我们要去迎接的殖民地权力机构代表团吗?”庞德继续道，“它们来了，它们搭乘着一艘更大，更豪华的船来了!”

第十四章

迅疾移形号上?存在圣迹的未知星系中

达达布将胖胖的小手高高举过头顶，近乎狂热地咕哝道：“回收之纪元!”

他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塔塔罗斯，此刻迅疾移形号上的安全指挥官正无所事事地盯着宴会大厅忽明忽暗的油灯发呆。为了不触怒眼前高大的鬼面兽副官，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以确保自己不会不慎踩到大厅中央镶嵌图阵的最后一个光环。

“朝圣之旅和……”达达布提示道。

站在镶嵌图阵旁边跟着达达布一起学习的二十个咕噜人仍然没有记起属于自己的台词，他们大眼瞪小眼地交头接耳，然后一齐将不甚理解的将目光投向达达布。

塔塔罗斯双手抱肩，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和伟大救赎!”看到塔塔罗斯脸色不对，达达布赶忙手舞足蹈地补充完整道。即使是戴着笨重的面具，达达布的声音还是在整个大厅里久久回响着。“这些是我们伟大星盟的所有纪元名称!我们必须牢记那些已经成为历史和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不同纪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骄傲无愧地跟随伟大的先行者们踏上他们圣洁的朝圣之旅!”

一个宽肩膀的咕噜人——巴帕帕，向前走了一步不解地问道，“朝圣之旅?它通往什么地方?”

“通往我们种族伟大的救赎与复兴。”达达布回答道。

“那朝圣之旅到底在哪里?”

镶嵌图阵上的咕噜人把目光重新转向了达达布，咕噜人执事挠了挠脑袋，费劲地思考着到底该如何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那个……”达达布声音慢慢小了下去，他需要一点时间来重新回忆——回忆那个他曾经在神学院学习时听到的词汇，那次同样是一个

见习执事问了授课的先知这样一个难缠的问题，而先知就是用那个词汇言简意赅的做出了回答。就在达达布冥思苦想的时候，一个名叫宇尔的咕噜人伸出手指抠抠自己的屁股，然后把指头伸到身旁咕噜人的鼻子前。

“我想……”达达布尽可能郑重其事地清了清嗓子，“答案应该就是实体论(Ontological哲学理论：存在论，本体论)存在点。”关于这个词的具体意义达达布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达达布非常喜欢这个词的发音，而且很明显，大厅里所有的咕噜人都对这个词语有着非同一般的好感，他们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地蹦个不停。

巴帕帕显得尤其开心，“实?体?论……存在点!”他陶醉地自言自话道。

塔塔罗斯身上的通讯器振动起来。　“我们的跃迁跳跃旅程已经接近尾声。”安全指挥官宣布道，“都给我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大家记好啦!”达达布对着四散的咕噜人速成学习班成员们说道，“朝圣之旅虽然漫长但却无比宽广!只要大家对我们伟大的信仰坚信不疑，每个人都有机会踏上那神圣的旅途!”

塔塔罗斯叹了口气，他的大腿，胸部和肩膀都被厚厚的亮红色盔甲所覆盖，麦卡布斯希望自己的侄子和他直属的亲卫队做好战斗准备，防止那些异星人在次级罪责号沉没的地方再次设下什么埋伏。

“你肯定认为我这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达达布望着自己同胞远去的身影，灰心地说道。

“每一个种族都有需要别人来帮助教导的时候。”鬼面兽恨恨地说道，“但是那些该死的精英战士在各个方面都毫不留情地打压着我们，甚至连船员都专门挑选这种一无是处的白痴给我们!”

虽然达达布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他清楚塔塔罗斯所言不虚。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所配属的六十个咕噜人出奇的无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愚笨又懒惰。其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巴帕帕)之外，大多数都应该被派遣到星盟殖民地去当作佣人和苦役来使唤。简直难以想像这些几近弱智的家伙竟然会被派到迅疾移形号上来参加如此重要的一个秘密任务。

达达布虽然并不怎么清楚鬼面兽和精英战士两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但是他明白麦卡布斯此刻正处在一种局势微妙的境地中——虽然星盟庞大的舰队中有一大把鬼面兽舰长，但是相比之下麦卡布斯却显得特殊许多。达达布心里隐隐感觉到精英战士们并不希望看到麦卡布斯的功成名就，所以为了确保目的达成，他们不得不在巡洋舰的人员和设备调配上做了一些手脚——那些呆头呆脑的咕噜人干事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从得到了鬼面兽酋长麦卡布斯的许可后，达达布就开始帮助他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达达布的计划就是利用星盟教义所包涵的伟大神圣力量来感召船员们，激发他们的斗志并唤起他们服从命令的自觉意识。尽管刚才只是那些咕噜人干事们第二次来参加自己的“补习班”，达达布却高兴地发现那些过来听课的咕噜人在各方面的行为举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跟我一起到机库一趟。”塔塔罗斯戴上头盔，对达达布命令道，“酋长希望我现在汇报一下工程师的工作进展情况。”

达达布起初根本不敢想像自己在那深不见底的升降轴上攀爬梯子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在零重力条件下的长时间漂流早已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达达布生怕自己会突然手软抓不牢梯子从升降轴上跌落下来。但是既然现在的身体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他已经能够和其他咕噜人一样在升降轴上下自如了，达达布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升降轴旁。

这时达达布发现那里的一段升降轴已经被清洗一新了，虽然没有办法去掉升降轴上的那些刮痕和裂缝，但是升降轴本身经过清洗已经重新散发出崭新的暗紫色光泽。达达布顺着梯子向下爬去，爬到一半时瞥见一个被解锁的武器甲板，他想起麦卡布斯要求新近入伙的工程师把它作为最优先修复的工作对象。

麦卡布斯让达达布来机库的惟一目的就是充当自己和工程师之间的翻译，但是还没等鬼面兽酋长说明白巡洋舰上的重型等离子加农炮出了什么问题，工程师就迫不及待地飞过去开始了工作——比较轻麻利地卸下加农炮控制数据组的保护罩，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修理。

达达布在豺狼号上就已经见识到了比较轻在机械工程学方面无以伦比的神奇天赋，但是一旁的麦卡布斯却看傻了眼，酋长死死地盯着工程师修理数据组的触角，没过多长时间控制数据组就重新嗡嗡叫着再次工

作起来。要知道，工程师令人惊叹的维修天赋和那些巡洋舰的前任维修者们——那些漫天乱飞的兵蜂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麦卡布斯亲眼目睹了工程师高超的维修技艺后毫不犹豫地让工程师替代了原本由兵蜂霸占的巡洋舰维护岗位，其实那些兵蜂也干不了什么，它们只会拿着清洁用品在巡洋舰里窜上窜下，顶多打扫打扫甲板的卫生。同时，鬼面兽酋长将他们赶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这些嗡嗡叫的家伙会影响工程师对于巡洋舰至关重要的修理工作，这是麦卡布斯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达达布闪到梯子一旁给一个路过的鬼面兽让路，一队身着铜青色盔甲的兵蜂飞了上来，虽然达达布对兵蜂一族并不怎么了解，但是从他们慌张的眼神和消极的动作中，达达布还是感觉到麦卡布斯对于他们的降职处理给予他们极大的打击。

说实话，兵蜂确实比那些斯卡拉布幼虫要聪明许多，但是这些虫子也是出了名的一意孤行并且独断专横，达达布开始有点担心这些心情沮丧的家伙会干扰比较轻的工作，甚至对工程师进行什么人身伤害。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兵蜂们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想到工程师修理完等离子大炮控制数据组后就会回到机库对那艘受损的幽魂运输舰进行维修，达达布稍稍松了一口气，之前发生在救生舱甲板上的事故刚刚让一打兵蜂葬身火海，他们现在还不太敢回机库，这就意味着工程师暂时还是挺安全的。

达达布跟着塔塔罗斯一起来到了升降轴的底部，他跟着大步向前的塔塔罗斯一路小跑来到机库的一角，比较轻已经在运输舰两个被撞毁的运兵室之间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临时修理场，撞击运输舰的豺狼人救生舱在巡洋舰进行跳跃前就已经被抛入宇宙，但是运输舰仍然保持着当初被撞击时的姿势和位置——运输舰的驾驶舱深深陷入机库的墙壁中，初看之下工程师对于运输舰的修理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运输舰左右两个能够搭载大量士兵的运兵室被撞得几乎扭曲起来，运输舰的舱门半开半闭着，勉勉强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倾斜船体。

“在这里等着我给您进行报告!”达达布说着，窜入运输舰当中，“我来看看工程师已经修好了多少东西。”

塔塔罗斯没有说什么，麦卡布斯曾经反复交代自己的下属要给予工程师足够的工作及生活空间，比较轻刚刚从逃生舱的那场灾难中稍稍缓过劲来，绝不能让工程师再有任何闪失。

达达布看到工程师的第一眼时，一股巨大的内疚感就涌上心头，工程师为了他已经吃了太多的苦，他现在连最基本的漂浮动作都十分吃力，力不从心。工程师扭过头来和他打招呼时身上由于过多排放甲烷而导致肿胀的气囊刮擦着墙壁，这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达达布，工程师为他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达达布比划道。

＜还好，我希望这次是你自己一个人过来看我的。＞工程师捂住自己的鼻孔，也就是嘴巴上面的嗅觉节点，＜说实话，我实在受不了我们新主人那令人作呕的体味。＞

＜那是他们的头发发出的气味。＞达达布给比较轻解释道，＜我估计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要去洗一洗自己的头发。＞

达达布现在感觉经过在救生舱里和工程师长时间的肢体交流，自己现在用手指和工程师沟通的技术也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为了让工程师节省更多的体力，咕噜人执事尽量精简自己的问题＜修理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工程师用一只触角做出了一个投掷的动作，＜还记得我们用来砸着玩的小石头吗?＞

＜当然．你现在还想玩吗?＞

＜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事情吗?＞

达达布愣了一下，比较轻继续道，＜那个异星人。那个被我杀掉的异星人。＞

＜那是为了救我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啊!＞达达布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他希望眼前的工作能够让工程师尽快忘掉那些发生在异星人飞船上的可怕梦魇。

＜我知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懊悔。＞比较轻带着达达布来到了

运输舰的深处，＜但是我知道该如何补偿我所犯下的罪过!＞比较轻高兴地手舞足蹈。

＜这是什么?＞达达布伸着脑袋看着摆放在工程师身后的一个小东西，它看起来很眼熟．但是达达布一时想不起到底在哪见过它。

＜这是我们象征和平的献礼!代表着我们良好纯洁的意愿!＞

＜你仿造了一个……异星人使用的机器。＞

工程师背上的一个气囊欢快地喷出气体，＜完全正确!我认为，这个异星人使用的机器应该是一个犁耕。＞

工程师继续长篇大论地赞美着自己仿造的异星人机器的优点，只不过其中夹杂了太多达达布所不能理解的专业术语，咕噜人执事把脑袋凑过去仔细观察工程师的杰作，那确实是一个犁耕，只是比他们在第二艘异星人飞船上看到的那个大机器小了一点罢了，但是比较轻制造的这个犁耕同样可以正常地在田地里工作。

达达布呆呆地盯着眼前犁耕机器的轮子。比较轻是从哪里搞到制成这些轮子的原料的?达达布沉思着，突然一个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赶忙来到运输舰一侧的运兵室中，发现其中的两块梯形支撑骨架已经不翼而飞了。天啊，比较轻竟然把这些骨架融化之后做成了那些犁耕的轮子!他一定是从那些前任巡洋舰维护者——兵蜂那里“借来”了自己所需要的焊接工具!

达达布往船舱深处走去，里面堆放着成堆成堆从机库甲板上搜刮而来的线圈和电路板，看来工程师不仅仅只满足于制造几个小轮子而已，在比较轻看来，底盘，引擎……一个都不能少!

达达布起初的好奇早已被恐惧所吞没，他哆哆嗦嗦地指着地上工程师准备的材料，然后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问道，＜酋长，知道，这件事吗?＞

＜难道这件事还要告诉他吗?＞

＜他的命令，是维修运输舰，而不是给异星人做礼物!＞

＜这不是礼物，是我对他们补偿的献礼。＞工程师满不在乎地说

道，他觉得凭借着自己一枝独秀的高超技能，麦卡布斯也不敢把它怎么样。

比较轻怎么会这么笨呢?达达布哀叹道。咕噜人执事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不得不伸出手扶住犁耕勉强稳住自己的身子——刚才甲板的振动说明巡洋舰已经从跃迁断层空间跳高到达常规空间，达达布意识到巡洋舰已经快要到达任务的目的地了，而留给自己和比较轻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时间显然不多了，他斩钉截铁地对工程师说道．＜你必须把这个犁耕绘拆掉!＞

工程师扭过头来，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达达布一字一顿地用手指对工程师比划道，＜你，违反了酋长的命令!他，会非常生气!＞

达达布心里清楚就算麦卡布斯知道了工程师的所作所为，他也不敢拿比较轻怎么样，因为比较轻对于鬼面兽酋长的价值实在是太大了，然而对于自己来说，麦卡布斯很有可能就会……

虽然酋长没有当着达达布的面明说，但是咕噜人执事心里清楚自己现在的身分就是一个被羁押在鬼面兽巡洋舰上的囚犯——他还没有完全洗脱自己在次级罪责号上犯下罪行的嫌疑。虽然达达布竭尽全力试图赢得麦卡布斯和塔塔罗斯的好感——譬如为巡洋舰上的那群白痴咕噜人开办“学习班”，但是这一切的努力都不足以博得酋长的欢心。假如麦卡布斯知道工程师拆卸运输舰制造给异星人的小东西这件事，几乎可以肯定他将会迁怒于达达布。咕噜人执事绝望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即使鬼面兽酋长会对自己网开一面，当巡洋舰的任务结束后他还面临着议会先知们的无情审判……

“执事!”塔塔罗斯在外面的甲板上喊道，“酋长要你现在去舰桥一趟!”

＜向我保证好吗?＞达达布颤巍巍地比划道，＜你保证把这些小东西拆掉!＞

比较轻把头扭向了自己制造的犁耕，他伸出触角轻轻抚摸着自己的杰作，＜嗯，我现在要加快进度组装我的这些宝贝了，仅仅制成一个这样的献礼不足以对死在我手下的那条生命进行补偿。＞

“执事!酋长让你现在就赶过去!”

＜别忘了把运输舰修好!＞达达布慢慢向运输舰出口挪动着步子，并给工程师做出了最后的手势。 、

“运输舰修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起飞参加任务?”塔塔罗斯问道，快步带着达达布朝着升降轴走去。

“呃，工程师在修理过程中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达达布很庆幸塔塔罗斯走到了自己的前面——否则一旦鬼面兽副官注意到自己眼睛里那绝望游离的目光，他一定会立刻明白自己在对他撒谎，“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大人。我们的工程师会很快搞定那不足挂齿的小问题。”

迅疾移形号上的舰桥位于整艘船体中部的一层甲板上，这样的设计构想是为了尽量使舰桥——整艘战舰的核心指挥中心隐蔽在厚厚的能量护盾以及坚不可摧的船体装甲之下，这样的位置安排可以确保身处舰桥执掌全局的指挥官们得到最佳的安全保护。达达布紧紧跟在塔塔罗斯屁股后面一路小跑来到舰桥内部，当他进入舰桥的一霎那才发现这里和自己原先的想像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达达布从来没有想到一艘战舰的舰桥会有如此之大(当然舰桥并没有迅疾移形号上的宴会大厅那么宏大壮观)，大到足以轻松容纳下一整支鬼面兽护卫队待在其中。那一整队身着蓝色盔甲的鬼面兽护卫们和塔塔罗斯一样早已准备就绪，为了星盟的朝圣之旅以及本族的复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麦卡布斯就站在舰桥全息投影器的旁边，双手紧紧抓着投影器的栏杆。一身金色坚固装甲的鬼面兽酋长看起来好不威风，沃勒努斯和另一个名叫里希努斯的鬼面兽站在酋长两边，直直盯着朝麦卡布斯走来的达达布。

达达布向鬼面兽酋长深深鞠了一躬，还没等他站直身子，巡洋舰就剧烈地振动起来——达达布心里清楚这意味着迅疾移形号已经到达常规空间了。麦卡布斯想起宁静副首相在出发之前对他的嘱托和告诫，为了以防万一留一条后路，麦卡布斯决定继续让跃迁引擎保持运转状态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立即跳离逃生。

“过来吧，执事。”麦卡布斯嗅到了一丝甲烷的臭味，对达达布说道。

达达布诚惶诚恐地跟着塔塔罗斯来到了全息投影器旁边。

“让开点!”塔塔罗斯咆哮道，“到一边去，沃勒努斯!”塔塔罗斯猛地推

了一把酋长身旁的那个高个子鬼面兽。

“哦，不好意思。”达达布咽了下口水，“真是抱歉。”背着笨重圆锥形储气罐的达达布费劲全力才钻到鬼面兽酋长的面前。

“听说你们发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趣儿东西，对吧执事?”麦卡布斯喃喃道。

“是的，我们汇报给议会的发现确实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达达布扭头看了一眼全息投影器附和道。

“你可真是狂热啊，我们的小执事。”

“抱歉，酋长，我真的曾经在我供职的那艘豺狼人传教船上看到过那些遗迹。”

“哦，当然。”麦卡布斯带着一丝讽刺的口气继续道，“总而言之，我想……这是什么?”

麦卡布斯死死盯着全息投影器上突然出现的异星人星球上闪闪发光的亮点——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处先行者的回收遗迹浮雕图案。“这里竟然会有数十万个发光点?”

达达布此时仍在担心工程师会不会继续害人害己的“宏伟大业”，更糟糕的是，整个舰桥都充斥着鬼面兽因为兴奋而愈发浓烈的恶臭体味。这些臭哄哄的气体已经渗入到达达布呼吸面罩上的滤化隔膜之中，一阵难以自制的恶心让达达布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遗迹的数目实在是令人吃惊啊。”达达布强忍住呕吐的欲望，干咳了几下。

“令人吃惊?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发现!”麦卡布斯大声说道。鬼面兽酋长低声咆哮道，“非常好，好极了!告诉我执事，你认为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麦卡布斯按了一下栏杆上的一个按钮，异星人星球的图像渐渐缩小并暗了下去——与此同时异星人星球所在星系的概略图出现在全息投影器上。达达布看到代表着迅疾移形号的巡洋舰图标恰好位于异星人星球的轨道边上，而一个代表着潜在敌人信号的红色三角形图标就在距离迅

疾移形号信号不远的地方静静等待着。”

“我想它在等着我们。”酋长说道，“就潜伏在你的那艘豺狼人飞船残骸的周围。”麦卡布斯按了一下栏杆上的另一个按钮，图像聚焦到那个可疑的飞船信号上，显示出可疑飞船的轮廓结构。

“这般船的样式看起来和袭击我们的那艘异星人飞船几乎完全相同。”达达布说道，“我想这只是一艘普通的异星人货船，仅此而已。”

随着迅疾移形号上的探测器对异星人的可疑飞船开始更为细致的勘测，达达布突然看到货船侧面黑乎乎的船体上好像蚀刻着什么明亮的图案，达达布凑了过去仔细观察。不，不是图案，而是一幅清晰的全息影像。

异星人运输舰的四边船体上每一侧都有一幅由一个异星人和一个豺狼人作为主角的全息影像图，在第一幅图上，全副武装的异星人和豺狼人手持武器怒目而视——异星人手持一把类似于步枪一类的武器，而豺狼人则拿着一把制式等离子手枪；在第二幅全息影像图中异星人已经丢掉了手中的步枪转而递给豺狼人一个类似于水果的圆球形物体；而在第三幅图中豺狼人收起了手中的武器接过了异星人递来的“礼物”；最后一幅全息影像图的背景似乎位于一个类似果园的地方，异星人拿来一篮子各式各样的水果而豺狼人正在不慌不忙地从中挑选。

“那些异星人给我们发来了象征和平的讯息!”达达布激动地说道，“他们并不希望和我们开战!”

异星人运输舰的全息影像继续在投影器上旋转着，咕噜人执事注意到四边船体右下角的地方蚀刻着异星人星球的全息影像，两条交叉的斜线在星球上惟一的一块大陆上标记了一个闪亮的圆点，就在靠近赤道附近的地方，“我想这就是那些异星人希望和我们会面的地方!”

“显然它们还想在拂晓的时候和我们碰头。”麦卡布斯咕哝着，又把投影器上的图像放大了几倍。

达达布现在可以看到全息影像上的所有细节了，异星人星球的图像上有一条分界线——线的一边是白昼而另一边则是黑夜。分界线在星球表面移动着，恰好在指定会面地点的坐标上面停了下来。

鬼面兽酋长重新把全息投影器的影像转回星球轨道上：“但是这里有

很多飞船在等着我们啊!”

达达布仔细观察全息投影器上新出现的图像，异星人星球高轨道上仿佛屹立着什么建筑，两道精致无比的银色圆弧被七条金色的细线高举在轨道之中，而在异星人建筑的周围密密麻麻分布着数以百计的飞船信号。达达布心里默默祈祷着那些异星人希望进行和平会谈的愿望是真切诚实的，假如在高轨道上的那些信号都是战舰的话，那么迅疾移形号可真是遇上大麻烦了。

“不必慌张，执事。”麦卡布斯注意到了达达布的不安，安慰他道，“自从我们到达这里之后，那些飞船还没有移动过位置，而且它们几乎和我们最先发现的那艘飞船一样属于异星人用来运货的运输舰，经过我们探测器的侦查也没有在那些货船上发现什么可疑的武器。”麦卡布斯伸出毛茸茸的手指，“但是执事，过来看这里。就在那些金色细线接触地面的地方。”

达达布顺着麦卡布斯的手指望了过去，那些细线的底部分布着不计其数的先行者回收标志，但是在其中却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先行者标志——一个犹如明亮绿宝石一般的先行者标志恰好位于异星人希望进行会面的地方。

“我们截获了一个信号。”麦卡布斯继续道，“我们认为它可能是某种指示灯光一也就是会谈地点的坐标标记。”他扭过头来盯着那个闪烁着绿色光芒的标志，“但是我们的智能发光器显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希望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呃……这很难说，酋长。”

达达布是在撒谎，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标志一个代表着“智能”，一个意味着“结合”，还有一个意味着“禁止”。但是最后一个标志，就是那个在钻石顶部不断由黄变蓝闪烁的标志……达达布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假如您能让我查阅一下船上的资料库，那么……”

“我们没有什么资料库。”麦卡布斯不耐烦地瞪了达达布一眼，“那些精英战士禁止我们使用资料库，所以他们把它从船上卸载掉了。我想，现在只能靠执事你来给我们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那好吧，让我好好想想……”达达布假装冷静下来，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些标志。实际上在内心深处达达布早已吓破了胆——他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了!他现在是在诱我上钩，让我自己乖乖地坦白!

但是与此同时，咕噜人执事大脑中尚还清醒的一小部分脑细胞提醒了惊慌失措的达达布，还有一种可能，鬼面兽酋长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些标志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个一直闪烁不停的标志更是让麦卡布斯感到困惑不解。这种神秘的标志只有一小部分先知牧师和成绩优异的咕噜人神学院学生才知晓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达达布猛地一个激灵想了起来，他太兴奋了，以至于语气中缺少了对那种标志应有的无上敬畏：“我想起来了!我怎么这么笨竟然会把这么重要的标志忘掉了呢?这些发光点意味着神使!”

麦卡布斯猛地转过身来，塔塔罗斯和沃勒努斯吃惊地瞪着达达布，舰桥上其他的鬼面兽也骚动起来，他们面面相觑着，不时偷偷地朝全息投影器上的影像瞄上一眼，舰桥上安静得让人害怕。

“真……真的会是神使吗?”麦卡布斯率先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寂，“一个圣骨匣和一个神使?”

“那您认为伟大的先行者还会有什么东西来保卫这壮丽辉煌的遗迹啊?”达达布回答道。

“干得漂亮，执事。”麦卡布斯把一只长满白色绒毛的爪子轻轻放在达达布的脑袋上。

麦卡布斯那尖利粗壮的爪子足以轻松捏碎达达布的脑袋，但是达达布意识到酋长把手放到自己头上只是为了表达他对自己工作的赞赏，作为帮助酋长决策的执事和堪比无价之宝的工程师的翻译官，达达布先前的恐惧和顾虑瞬间就灰飞烟灭了。

“弟兄们!”麦卡布斯对着舰桥上的鬼面兽喊道，“我们才是被神明真正祝福和保佑的人啊!”

鬼面兽酋长从全息投影器旁扭过身来，抬起头来骄傲的喊道。舰桥上所有的鬼面兽都加入到了酋长充满喜悦的叫喊中，他们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舰桥的地板都微微震动起来。但是还有一个鬼面兽没有加入到这吼叫的行列中去。

“你能肯定?”塔塔罗斯盯着全息投影器上异星人建在高轨道的弧形建筑问道，“这一定不是一个搭载武器的作战平台?我们的远距离勘测并不

一定完全准确，那里面巨大的空间足以容纳大量威力巨大的导弹。”

鬼面兽众人的吼叫慢慢停止，而塔塔罗斯不顾这尴尬的寂静继续说道：“我们应该干掉那个平台以及它附近的那些货船。我想我们的定点等离子激光炮就可以搞定他们了，现在还不必让他们见识到我们的等离子大炮。”

塔塔罗斯没有加入到祈福的行列中去就是对鬼面兽酋长威信最大的挑战。鬼面兽酋长一生之中曾亲手宰杀过无数胆敢挑战自己权威的家伙，但是这一次，他却异常冷静地转身面对着自己的侄子。

“很好，你的职务需要你拥有敢于这样质疑的胆量。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了我们伟大的神使存在。”麦卡布斯给了侄子一点时间考虑假若他胆敢再次挑战自己权威的可怕后果，然后继续道，“假如这个星球上真的有神使在等待着我们，我的侄子，难道我们要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来回答他渴求和平的呼唤吗?”

“当然不会，叔叔。”塔塔罗斯赶忙回答道，“当然不会，酋长大人。”

麦卡布斯哼了一声，现在塔塔罗斯的愤怒正在慢慢消散并转化为顺从——麦卡布斯通过气味做出了判断。

“让我们把武器都收回到甲板里去!”鬼面兽酋长按住自己侄子的肩膀，接着拍了又拍，“我们不必让那些异星人害怕我们，不必让他们去隐藏那些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说完，酋长又吼叫起来，这次塔塔罗斯立刻加入了和酋长一同祈福的行列，达达布也不知不觉地跟着一起大声叫喊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咕噜人执事可没有傻到把自己抬高到光荣的鬼面兽亲卫队阶层之中，他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而已。但是现在他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巡洋舰上的正牌执事，这一点还是值得为之庆祝一番的。虽然他曾经一时失足帮助过怀有二心的豺狼人，虽然他刚才还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感到恐惧担忧，但是现在，达达布终于找到了自己欢呼的真正含义——庆祝他得到那来之不易的执事职位以及对他尊敬敬畏的咕噜人信众们。

第十五章

丰饶星?2525年2月11日

埃弗里总是喜欢在第一抹阳光照射到大地之前就做好所有任务的准备。太阳慢慢从远方的地平线处升起，而他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呼吸着室外凉爽湿润的空气，埃弗里知道用不了多久天气就会开始湿热起来，不知道那些异星人会不会喜欢丰饶星这出了名的潮湿闷热天气呢?今天和异星人的碰头应该是一次“气氛友好”的和平会谈，但是万一谈判破裂或者出现什么其他的突发状况，埃弗里就必须带着自己为数不多的部下尽己所能地对远道而来的异星朋友们施尽“地主之谊”了。

“你是不是累了，欧西姆?”

“没有，下士。。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打哈欠，再这么没精打采的我就立刻把你踢回基地去。”

“明白，下士!”

负责“接待”异星“朋友”的丰饶星民兵们聚集在距离丰饶星首府奥特加德以南一百五十公里远的丰饶星植物园内，这里可是整个星球上仅次于奥特加德购物广场的第二大公园类建筑，同时这里也是欧?西格宁中校所能找到的最为隐蔽也是看起来最为庄重肃穆的会谈场所。要是让埃弗里来决定同异星人谈判的地点，他一定会选择一些更加人烟罕至的地方——而不仅仅是避开奥特加德和其他一些人口聚居区而已。但是特纳总督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冒着被普通平民发现的小小危险将会议地点定在植物园内——这毕竟是人类和外星文明第一次的正式接触，无论如何也要把会议场所尽可能选在那些看起来庄重宏大的地方。

埃弗里也不得不承认，丰饶星植物园确实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壮丽殿堂。

植物园坐落于比福斯特峡谷底部呈阶梯状的三层山坡上，最矮的一层紧靠着比福斯特峡谷，上面种植着一片整齐广袤的碧绿草地，在那里峡谷硬生生地突出一大块岩石来——站在那块巨大的石灰岩上，脚下景

色宜人的艾达平原风光尽收眼底。在突起岩石的北边有一条风景壮丽的巨型瀑布——沿米密尔(北欧神话中守卫智慧之泉的巨人)河而下的河水由此一泻千里直达奥特加德南部区域的斯莱德尔河中，然后环绕比福斯特悬崖大半周后汇入丰饶星南部大洋之中。

埃弗里此时正站在最低一层山坡中央的草地上，从这里恰好无法看到远处那堪称丰饶星自然奇观的大瀑布，几颗郁郁葱葱的玉兰树不偏不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还可以用耳朵感受到瀑布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美景色——飞泄的水流冲击着瀑布底端裸露的岩石，发出如同惊雷一般不绝于耳的隆隆响声——仿佛在向这个安逸祥和的世界敲响预示毁灭的警钟。

埃弗里检查了一下一排Alpha小队的人数，十二名新兵分为两列被部署在一个巨大的X型指示灯两边，麦克所控制的，在运输舰上投射全息影像的君特机器人们就是由这些明亮的灯光来指引方向。

新兵们的绿色军服都已经洗得干干净净，脚上的靴子也被擦得油光发亮——假如想完美地融入植物园周围的环境，这样整齐光鲜的打扮可是会帮上很大的倒忙。但是埃弗里知道让新兵们穿上全新的服装业是欧?西格宁中校接待异星人计划中的一部分：让那些异星人觉得自己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让它们见识见识人类威严雄壮的军威。

欧西姆用手捂住嘴巴，又打了一个哈欠。他和其他新兵们从昨晚一直忙到现在，帮助埃弗里和伯恩斯把那些用于监视异星人行动的探测器隐藏起来，安放在树木之中的大量微型摄像机以及几个小型阿尔戈斯探测器足以将异星人的一举一动收入眼底了。

“好了，新兵，给我出列。”埃弗里伸手指了指北边草坪边缘处的几颗玉兰树。在树下青苔密布的岩石群和蕨类植物中隐蔽着1/A小队的预备队员们，斯特森和他的2/A小队则隐蔽在旁边的小河里。

“但是下士……”

“但是什么?”

欧西姆扬起红红的脸颊说道：“新兵欧西姆希望和自己的小队待在一起!”他拉紧了挂着自己MA5突击步枪的肩带，“我希望和自己的战友们一同完成自己的使命!”

埃弗里皱了皱眉头，现在距离发电机组区的实战演习还不到48个小时——庞德上尉在演习结束后就向新兵们通报了异星人抵达丰饶星的消息，他在新兵们的庆功晚宴上“不经意”地将异星人来到的消息向新兵们和盘托出——一伙不怀好意的异星人来到了丰饶星，假如在和异星人接触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令双方感到不快”的突发紧急情况，那么新兵们就是丰饶星在得到舰队司令部援助前惟一可以依赖的保护力量。从上尉口中知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刚才还欢声笑语的食堂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埃弗里认为这些新兵们在知道真相之后一定会炸开了锅，大部分人都会开小差临阵脱逃，或者是回家向家人通风报信。

但是在庞德上尉宣布完后所有人只是一言不发地呆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有像埃弗里想像的那样突然起身夺路而逃。等了一会儿之后，在庞德上尉起身询问有没有人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时，斯特森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

“长官，我们是丰饶星上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吗?”

“恐怕是的。”

“我们能把异星人到来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家人吗?”

“恐怕不能。”

“你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撒谎。”斯特森环视了整个食堂一周，“就像你们对我们撒谎一样。”

庞德伸出手来按住身旁怒气冲冲的伯恩斯：“假如我们在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真相，假如你们在一开始就知道会有图谋不轨的异星人前来拜访丰饶星，你们不还是一样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吗?”上尉毫不逃避地注视着72双紧盯着自己的眼睛，“就算你们知道真相，事情的发展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你们难道会选择逃避服役吗?你们的家人朋友和邻居也不会因此而避免受到异星人丝毫的威胁，总而言之，你们是丰饶星目前惟一可以指望的保护力量了。”

然后，上尉扭过头来朝身边的两名下士点了点头：“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对你们进行了全方位的训练，我想你们也应该准备好应付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吧。”

达斯紧接着站了起来：“我们到底准备干什么，长官，请您说得仔细

一些。”

庞德示意坐在一旁的希利关掉食堂中的灯光，并打开挂在墙上的录像投影器：“我这就告诉你们一切的真相。”

中校已经把和异星人接触的资料“简洁明了”地整理出来，新兵在餐桌旁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有关异星人资料的影像——特别是埃弗里头盔录像器记录下来的他在运输舰上和异星人战斗的那段，新兵们看得格外认真。伯恩斯再次从影像里看到那个朝他腹部猛插过来的异星人时心里仍然十分不爽。埃弗里看到自己拔出腰上的M6手枪轰爆另一个异星人的脑袋时也是和伯恩斯一样的感受。当影像播放到他通过登舰通道来到异星人飞船内部追杀那个逃跑的异星人头目时，埃弗里注意到新兵们不时扭过头来朝着他啧啧称赞。

其实埃弗里并没有觉得自己在那次行动中表现得有多么勇敢多么无畏，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也知道冒然冲入异星人飞船实际上是很冒险的举动，他同时希望欧?西格宁中校能够让新兵们看到完整的作战影像——让他们看到异星人飞船最后惊天动地的甲烷大爆炸以及那个差点将自己吞噬的可怕火球——让那些新兵知道小心谨慎要比勇猛无畏在实战中划算得多，然而经过中校剪辑的影像在异星人飞船被炸毁，中校的小艇将两名下士安全接回的时候就戛然而止——看着这个胜利的结束画面，新兵们兴奋得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过了一会儿，当新兵们吃完饭并打扫完食堂卫生后，两名下士和上尉就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植物园的安全，这时埃弗里才意识到那些新兵为什么看完影像后会如此兴奋：从作战录像中他们看到那些异星人可以被干掉——所以也许几颗准确命中目标的子弹就可以让丰饶星免受异星人的侵略。新兵们经过前一阵子的训练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战斗技巧，他们有信心面对异星人时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射杀。

不幸的是，还有一些新兵们的自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充足。看到欧西姆躲在食堂的角落里不住地瑟瑟发抖，埃弗里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带到了食堂外面的树林里：“我们必须要给那些异星人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对吧?”

“是的，我明白，下士。”

埃弗里拍了拍欧西姆的后背："好，这就行了。"

就在失落的欧西姆慢慢朝预备队走去时，杰肯斯的声音在埃弗里的耳机里响了起来："下士，佛希尔在两点钟方向的高空中发现了朝我们快速移动的热能信号。"

埃弗里朝西边的天空望去，但是仅凭肉眼什么也看不到："有几个信号?"

"两个。"杰肯斯回答道，"我们是否需要继续对这两个信号进行跟踪?"

一排的两个狙击手按照埃弗里的命令隐蔽在植物园东边的花房里——这是一幢十九世纪建筑风格的拥有美妙流线设计的漂亮建筑，曾经是锻铁结构的天花板如今被换成了以钛台金钢板作为骨架，中间铺以数千块长方形玻璃和抗震塑料板的更加"结实"的屋顶。花房矗立在整个植物园最高的一层阶梯上，远远望去如宫殿一般的富丽堂皇，足以让任何人都为之赞叹不已。

"不用。"埃弗里回答道，"我想他们很快就会飞到我们这里了。"

杰肯斯和佛希尔盘坐在环绕花房穹顶一周的宽敞阳台里，从这里可以将植物园附近天空和地面的景物一览无余，是一个绝佳的监视地点。佛希尔的狙击枪上装备了一个具备红外测距器的狙击镜，但是在任务开始之前欧?西格宁中校曾经一再叮嘱两名下士和他们属下的新兵：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尽最大可能保持克制，避免做出一些可能会让异星人误以为是敌意的举动。埃弗里拉了拉肩膀上挂着突击步枪的挎带，他不知道在一会儿之后的会面中，那些异星人是不是也会和自己一样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我们的客人来了，上尉。"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喊道，"植物园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查理小队的队员们(这里指1/C和2/C小队)(EW:Charlie Team，与咱在前文提到的Alpha Team和Bravo Team同理)已经确认没有外人会来打扰我们和异星人的初次约会。"庞德回答道。

1/C和2/C小队被部署在植物园正门以及可以通往奥特加德高速公路的后门处。上尉和两名下士可不希望在和异星人会面时有平民出现在植

物园里——今天是星期二，因为植物园通常在周末迎来参观高峰，所以今天按常理来说不会有什么人来这里，但是假如在和异星人谈判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热爱植物并且游手好闲的市民，那么会议的隆重气氛就可能会被破坏殆尽，说不定这个多嘴的家伙回到奥特加德之后还会四处宣扬，在民众中造成相当大的恐慌。

“我们的欢迎派对准备得怎么样了?”上尉问道。

埃弗里瞟了一眼1/A小队的新兵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长官。”

“让我们的新兵放松点，约翰逊，把武器都端端正正地扛在肩膀上，还有再嘱咐他们一次千万不要让枪支走火了啊。”

“明白，上尉。”

通讯频道里安静了下来，静得出奇。从上游米密尔河流淌下来的河水飞流之下直达瀑布底端，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植物园里充满异国风情的各式鲜花和那些莺莺低语的靓丽鸟儿都是从其它殖民地进口的——引进这些漂亮的八哥和其他一些叫不上名来的鸟儿都是为了控制丰饶星日益增长的昆虫数目，自从鸟儿抵达丰饶星后，农产品受到大规模虫灾侵袭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

埃弗里的目光一直死死地盯着远方的天空，突然他隐约看到两个阴影一前一后从天边深蓝色的明亮薄雾中快速穿出，就像敏捷的鲨鱼从海浪翻腾的浅海边上直冲过来。

“下士……”杰肯斯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看到它们了。”埃弗里扶正自己的帽子，“所有人注意!列队立正!”

还没等1/A小队的新兵们回过神来，两艘异星人的飞船已经从薄雾中飞了出来，两个闪耀着紫色金属光泽的飞船慢慢下降至比福斯特悬崖的上空，然后开始绕着植物园盘旋起来。U字形的飞船设计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车头后面挂着两个货舱一样别扭，和大多数人类飞船不同的是，异星人运输舰的船舱位于飞船的船尾部分，埃弗里看到两艘异星人飞船的船舱下部都悬挂着一门怪模怪样的球形炮塔。从外观上来看，异星人飞船上似乎没有配备引擎或者类似推进器的东西，埃弗里注意到船体周围褶皱的立场波纹，他立刻意识到这些异星人一定是通过某种先进的反重力技术才使得飞船可以在空中悬浮以及自由穿梭加速。

“都退后一点!”看到飞船在草坪上空慢慢降低着高度，埃弗里对身旁的新兵大喊道，“给它让出足够的降落空间!”

新兵们手忙脚乱地各自向后退去，异星人飞船随即稳稳当当地停在X型指示灯上面，异星人飞船外壳上无形的力场瞬间将球形灯泡压得粉碎，草皮也被压得深深陷入地中。“重新列队!”埃弗里高喊道，1/A的新兵们迅速回到各自的位置，排成整齐的两列纵队守候在运输舰外。没过多久，运输舰两个舱室中的一个舱门慢慢打开，里面的灯光很暗，埃弗里费了好大劲才看清楚站在门口的那个异星人的模样，他身上穿着厚重结实的坚硬盔甲，比自己在运输舰里碰到的那些小个子异星人要高大强壮得多，假如把自己先前碰到的异星人比作长着秃鹫脑袋的怪异小子，那么眼前的这个异星人足以被称为猩猩兽了。这些浑身是毛的家伙又高又壮，肩膀足有一个成年人身高那么宽大，巨大的手掌足以轻松捏爆埃弗里的脑袋。

“长官?”尽管空气里的湿气很重，但埃弗里还是感觉自己现在口干的要命，“情况好像有点不大对头。”

“怎么回事?”庞德回答道。

“他们并不是我们在运输舰里干掉的那一类异星人，他们看起来要更大，更强壮，而且身上还包裹着厚厚的装甲。”

“他们携带武器了吗?“

埃弗里抬头望了望异星人身上厚厚的装甲，腹部、胸前和肩膀上的装甲都装备有尖细锐利的刺，这些锋利的利刃足以在肉搏中轻易刺穿任何胆敢前来挑战的敌人。每个异星人的腰带上还插着另一种奇怪的武器，起初埃弗里认为这些短管粗小的玩意儿也是一种刀具，但是他迅速意识到这些半月形的武器是一种远近兼顾的作战利器，实际上这是一种配备了近战刀刃的重型手枪。那个领头的异星人——也就是那个身穿金色盔甲，头戴V字形头盔的家伙手里甚至还拿着一把巨大的战锤，光是那柄石制的锤头最少就和伯恩斯的体重一样沉重。

“他们每人都携带了一把重型手枪。”埃弗里回答道，“其中还有一个锤头兵。”

“什么?”

“长官，他们的头领是一个拿着巨大锤子的家伙。”

庞德沉思了一会儿：“还有其他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吗?”

领头的金甲异星人走到飞船舱门的边缘，他喷了几下鼻息，并朝2/A小队藏身的地方努了一下嘴——站在他身旁的那些长着尖尖獠牙的蓝甲异星人护卫也闻到了人类独特的体味，他们立刻心领神会地吼叫起来。

“难道这些大朋友真的是来跟我们一起野餐的吗……”埃弗里喃喃道。

“你说什么?”

“长官，我想他们并不是素食生物，我们可能要立刻修改一下计划了。”

上尉在通讯频道里与特恩总督、欧?西格宁中校进行了短暂的沟通之后答复道：“不行，已经来不及再另外准备一套方案了，约翰逊，立刻准备把他们带过来!”

实际上埃弗里本人对于欧?西格宁和特恩接待异星人的全盘计划也并不完全了解，但是西格宁曾经告诉过他，异星人袭击的第一艘货船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由此她和特恩都一致认为水果——这些丰饶星上最为普通的农作物将会是招待异星人最为理想的礼品。同时，就像是麦克蚀刻在运输舰船壁上带有水果形象的全息影响一样，水果和蔬菜将会是表明丰饶星和平富庶形象的最佳代言产品，它们将会成为和异星人对话中最为理想的礼物。

但是看着异星人强健的体格，极具食肉生物特征的锋利牙齿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先进攻击性武器——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丰饶星难道仅仅是为了一顿丰盛的水果蔬菜沙拉大餐吗?埃弗里开始怀疑起来，对方一定是想要其他的什么东西，他同时坚信眼前的这些异星人为了达到目的一定会不择手段。

埃弗里慢慢走到异星飞船边上，停在了距离金甲异星人几米远的地方，眼前这个巨大的猩猩人开始眯起眼睛打量起埃弗里来。

“达斯，跟我一起过来。”埃弗里说道，“慢一点，小心一点。”

1/A小队的队长从队列里走出，慢慢来到埃弗里的身边。埃弗里放下肩膀上的BR55突击步枪，然后抽出里面的弹夹，最后又退出了枪膛里面惟一的一颗子弹，紧接着他把步枪和弹药一起交给了身旁的达斯，异星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埃弗里退弹的整个过程。

埃弗里朝异星人摊开手臂："好了，现在该轮到你了。"

身穿金甲的异星人闷闷不乐地喷了口鼻息，然后把肩膀上挂着的大锤子解了下来，递给身旁一个个子稍矮的蓝甲异星人，在下属勉勉强强抱稳锤子后，领头的异星人学着埃弗里的样子朝人类挥了挥自己毛茸茸的大手掌。

埃弗里点了点头："好了达斯，归队吧。"

看到达斯返回队列，埃弗里伸出一只手臂放到胸前，然后指了指对面的花房。欧?西格宁中校曾经提醒埃弗里在和异星人的接触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肢体语言，因为文化差异可能会让某些人类表示友好的肢体语言在异星人看来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和冒犯。但是埃弗里却认为适当地比划比划无伤大雅，他确信自己和伯恩斯在第一艘异星人飞船上制造的"惨案"已经足以让异星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了，所以就算异星人误以为自己做出了"去你妈的"的手势也无关紧要。

埃弗里的手直指花房，直到金甲异星人慢慢开始挪向花房才放下了胳膊。异星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花房——足印深深嵌八草坪足有六英寸之深。看到身材魁梧的异星人走了过来，站在异星人飞船另一侧的新兵们紧张地向后挪动步子，有的甚至已经躲到了玉兰树的后面。

"保持镇静!"看到金甲异星人的两个护卫一起朝着花房走去，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低吼道。

现在异星人三人组终于全部走到了聚光灯下，埃弗里注意到他们的皮毛颜色各不相同，领头的异星人一身银白色的毛发，而站在他身后的一个护卫的皮毛颜色就要深些，最后一个异星人则长着一身棕褐色的毛发。看着那两个人高马大的护卫，埃弗里不禁皱了皱眉头，要是和异星人真刀真枪的干起仗来，单凭这两个大家伙就足以轻松干掉1/A小队的所有新兵。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异星人表现得还算彬彬有礼。领头的金甲异星人伸出多毛的手掌拍了拍胸口，指了指埃弗里，然后又指向不远处的花

房。埃弗里朝着他点了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登上了植物园中间一层的山坡——埃弗里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金甲异星人和他的两个侍卫。

“我们正在前往花房的路上。”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说道，“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着。”

山坡上小路的两旁是一片樱桃和梨子林，这些果树已经开花好一段时间了，地上落满了鲜艳的花朵，异星人就在这黄粉交加的花朵地毯上慢慢前进，虽然花香浓郁，但还是掩盖不了异星人身上强烈的体臭，走在前面给异星人带路的埃弗里几乎被熏晕过去。

通往花房的石制台阶从中间开始变得开阔起来，台阶旁是一个矩形的喷泉，不过它现在并没有喷水。埃弗里低头看了一眼水池里的水——异星人的另外一艘运输舰的倒影映衬在水面上，它现在仍然在绕着植物园慢慢飞行。

来到了花房所在的中间一层山坡，埃弗里看到1/B和2/B小队的新兵们交错站在通往花房的小径上，在他们和山坡阶梯中间——也就是山坡中间的草坪上——摆放着一个堆满各式水果和布料的巨大橡木圆桌。埃弗里扭过头来伸出手臂示意跟在身后的异星人停下，但是异星人已经站在原地，三个高大的盔甲武士死死盯着花房的大门，人类代表团正从里面慢慢走出——特恩，潘德森，庞德和欧?西格宁，伯恩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潘德森还穿着那套老式的亚麻布套装，总督则挑选了一件只有在庆典上才穿的黄白相间的泡泡衫。看起来更像一个种地高手而不是手段高明的政治家，队伍在特恩总督的带领下不慌不忙走了过来。

上尉和少校都穿着制式军服，庞德是一身海蓝的陆战队军服，而欧?西格宁则是一身纯白的军情局制服，为了让异星人意识到人类性别的不同，少校还特意挑选了一件齐膝的套裙来搭配自己的白色制服。伯恩斯则和埃弗里一样穿着战斗伪装服，他走在队伍最后，警惕地注视着对面的异星人。这些家伙可真是不好对付的敌人啊。爱尔兰下士的眼睛顺着帽檐的边缘仔细打量着那些高大强壮的异星人，心里不觉得暗暗叫道不妙。

“非常感谢，下士。”特恩对迎面走来的埃弗里说道，“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是的，长官。”埃弗里转身走到了橡木桌子前面，西格宁、伯恩斯和庞德站在桌子的西北角，而潘德森站在特恩身旁，怀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板。

“欢迎来到丰饶星!”特恩激情澎湃地说道，“我是丰饶星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拍了拍胸脯，“我的名字叫特恩。”

身着金甲的异星人吹了口气作为回答，但是仅凭这声鼻息并不能知晓它到底是什么物种，官阶是什么，甚至连它到底有没有名字都不甚清楚——也许它仅仅是希望总督继续对丰饶星的情况介绍下去。

尽管有着几乎不可逾越的语言障碍，但欧?西格宁少校还是认为和异星人进行一些言语上的沟通是有利无害的，最起码可以采集一些供日后进行研究的异星语言样本，同时少校还提醒总督对异星人的情况说明一定要尽量做到言简意赅，要是按照特恩的慢性子长篇大论地说下去，异星人一定会急疯了不行。

总督站在一旁等了一会，可对面的异星人首领仍然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特恩刚想再说些热情洋溢的客套话，欧?西格宁在他身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埃弗里知道少校这么做是为了提醒总督不要在对话上消磨掉异星人貌似本就不多的耐心——尽管领头的异星人还能集中精神观看特恩的演讲，但他身上的毛发已经直直地竖了起来——埃弗里并不清楚愈发浓重的异星人体臭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确信异星人首领身后的两个身穿蓝色盔甲的异星人身上的恶臭更加浓郁了。

特恩不耐烦地瞪了欧?西格宁一眼，然后示意潘德森走上前来。总督的“总代理人”举起全息投影板递到异星人面前，上面正在播放一部赞美丰饶星富庶美丽风光的宣传影片，埃弗里曾经看过这部影片。这和他在来丰饶星途中看过的那个由麦克解说的宣传片几乎一模一样。这一次尽管缺少了麦克那懒洋洋的解说，影片还是很好地展示了丰饶星令人向往的安逸田园生活——农田里成群结队的君特机器人正在工作，排着队等待给磁悬浮列车送货的货车，正在享用丰盛大餐的丰饶星居民——简直是一部赞美丰饶星美好生活的绝佳宣传产品。

宣传片继续在全息投影板上播放着，但是埃弗里知道这些玩意儿并不对异星人的胃口，他很清楚，麦克——也就是操控此次会面所有监控仪器的人工智能就躲在花房的下面——他已经开始记录并分析异星人观看过影像之后的反应了。隐藏在附近的君特机器人能够拍到完整的异星

人画面吗?它们是否已经忠实记录下了异星人的一举一动呢?埃弗里过去曾经和许多军情局的官员们打过交道，他心里清楚这些家伙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不起眼的蛛丝马迹，埃弗里可以肯定，西格宁在任务开始之前就给麦克列出了一份长长的需要麦克在会面之后回答她的问题清单。

埃弗里看着天边再次盘旋而来的第二艘异星人运输舰，心里不由得犯起喃咕来：异星人的耐心已经明显不足了，这样无聊的介绍到底还要持续多长时间?看到异星人已经按奈不住地晃动起身子来，欧?西格宁假装整理了一下高高盘起的头发——实际上是示意正通过君特机器人观察情况的麦克立即停止播放影像——终于，丰饶星赞美篇章停止了播放，潘德森关上全息投影板，把它重新夹回了胳膊下面。

金甲异星人朝身后的护卫吆喝了一声，那个身穿蓝色盔甲的异星人立刻从腰带里抽出一个方形的金属面板。异星人头领接过面板递给了特恩，总督礼貌地朝异星人笑了笑，然后将面板拿在手中看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就对身旁的潘德森兴奋地说道：“快看啊，老潘，看到上面的影像了吗?和我们蚀刻在运输舰上的图像简直一模一样啊!”

潘德森回答道：“我想这就是异星人从运输舰投影上截取下来的一部分图像。”

“你看看他们还在上面还蚀刻了什么其他的东西?”

潘德森伸长脑袋，仔细看着金属面板上的画面：“我认为，他们是想要和我们进行某种交易。”

“完全正确!”

“总督大人。”西格宁插嘴道，“请让我也看一下。”

特恩退到桌子旁边把金属面板递给了西格宁，埃弗里也侧过身来和少校一起看了起来。

金属面板上正在播放的确实是一段从运输舰钛合金甲板上截取的图像——一个四四方方的正方形截屏，图像上主要表现的是两个人物，两个人物的画面精细程度和麦克最初蚀刻在船体上的全息影像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个主角毫无疑问就是眼前这个身着金甲的异星人首领，他拿着同样的大锤子，戴着同样的V字形头盔。另外一个主角则是

人类，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大众脸的男性，但令埃弗里感到吃惊的是，这个人类正在毕恭毕敬地递给异星人头领什么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外皮满是复杂条纹的大西瓜。特恩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回到桌子旁边，伸手从放在桌子上的篮子里面摸出了一个香喷喷的大圆罗马香瓜，特恩抱着香瓜乐呵呵来到金甲异星人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必客气，我的朋友们，收下我们小小的心意吧。”总督开心地说道，“你们想要多少，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多少。”

异星人接过总督手中的香瓜，放在自己的鼻子下小心翼翼地闻了闻。

总督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咕哝起两个种族之间进行商业贸易的种种好处，但是少校却有点慌了，西格宁紧张地翻开衣服的领子，整个脖子上都布满了汗水：“总督大人，他们想要的并不是我们的食物。”

“你在说笑吧，指挥官，你看，我想那个穿着金色盔甲的异星朋友正迫不及待地想要狠狠咬上一口罗马甜瓜呢!”

“不对!”西格宁尽量保持自己的冷静，“你来看这里。”

埃弗里顺着中校手指的地方看了过去，异星人金属面板的另一边是正面“西瓜”的放大影像，埃弗里猛地意识到这竟然是一幅以奥特加德作为原点所绘制的丰饶星地表结构图，那些埃弗里原本以为是”西瓜”上花纹的纹理竟然是丰饶星地表的细致结构图，上面清楚地标注着丰饶星上的磁悬浮轨道线路．大大小小的公路以及各个主要定居点的轮廓图!异星人已经对丰饶星做了一番细致入微的地理调查，整个地表结构图上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异星人标记!

丰饶星表面上布满了一种奇特的华丽标志，每一个标志都由内含金色连锁曲线的同心圆所组成，埃弗里并不清楚这些标志代表着什么，他疑惑地将头扭向了中校，而西格宁也开始阐述起自己的理解来：“那些异星人，我想他们是想要得到丰饶星上什么特殊的东西，想要得到什么他们认为理应归他们所有的东西。”

特恩疑惑地盯着异星人的金属面板，尽力朝异星人挤出了一丝微笑。

“总督。”西格宁在一旁喃喃道，“这些异星人是想要我们把整个星球

都送给他们。”

就在这时，金甲异星人怒吼起来，他胳膊一甩，猛地将香瓜重新扔到了潘德森手中。

“别这样，别这样。”总代理人伸出手来试着将香瓜重新递还给异星人，“收下我们的心意嘛。”

领头的异星人伸长脑袋又开始吼叫起来，这一次埃弗里可以肯定金甲异星人身后两个小喽罗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更加浓烈了，埃弗里努力抑制住自己想要抽出M6手枪轰爆那两个臭气熏天的异星人的强烈冲动，突然从植物园最低一层山坡上传来了一阵MA5突击步枪的急促扫射声，这是武器走火，还是下面的新兵和异星人发生了武力冲突?埃弗里并不知晓。短暂的沉寂过后，埃弗里听到从小河另一边的树林里传来了一声异星人的嘶哑吼叫。

在此之后，原本乐观的会谈局势突然急转直下。身穿蓝色盔甲的高个子异星人突然从腰带上拔出自己的手枪，还没等两名下士做出反应，这家伙就用手中长着利刃的手枪朝潘德森的前胸射出了一条如同燃烧着的镁棒一样的尖锐金属条，总代理人还没来得及叫出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手中的香瓜和全息投影板也一齐掉在了地上，潘德森无力地躺在异星人的脚前，他的嘴巴如同一条就要窒息的小鱼一样机械地张合着，潘德森刚才站在距离金甲异星人最近的地方，于是他成为了异星人的第一个目标。

两名下士掏出自己的武器，各自朝距离自己最近的异星人开火——埃弗里对付那个矮个子的异星人护卫，伯恩斯则试图搞定那个高个子的蓝甲杂种，但是他们射出的子弹却根本对异星人厚厚的装甲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那些子弹甚至连异星人的盔甲都没有击中，每一发射向异星人的子弹似乎都被他们盔甲外面一层无形的能量护盾所弹开，威力十足的子弹仅仅只在异星人盔甲的能量护盾上掀起了一层小小的涟漪而已。

“快趴下!’埃弗里朝特恩吼道，这时矮个子异星人护卫已经将锤子重新递还给了身着金甲的头目，埃弗里紧接着一把拉倒呆立在一旁的西格宁，将她推到了自己的身后。

金甲银发的异星人首领猛地冲到特恩面前，高高举起了手中的锤

子，庞德上尉突然从一旁杀出，狠狠撞向来势汹汹的异星人。要不是上尉的这次突然袭击，总督的脑袋现在已经被大锤子砸得稀巴烂了．但是上尉却被异星人结结实实地打中了，对方的巨锤正中上尉的左臂假肢，猛烈地打击将上尉高高抛向空中，然后重重摔在伯恩斯的北边，足足在草坪上滑行了二十多米。

对面矮个子的蓝甲异星人也掏出自己的利刃手枪瞄准不远处的埃弗里，埃弗里趴在地上紧紧抱住西格宁——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少校。埃弗里对上尉之前所说的话开始有所怀疑，新兵们真的已经被训练好了吗，他们能够勇敢面对这场残酷血腥的生死较量吗?从杰肯斯BR55突击步枪里射出的短促三点射将埃弗里拉回了现实之中，一发子弹恰好击中了矮个子异星人的头盔，那家伙吃惊地扭动着脖子四处寻找朝他开火的人类，并愤怒地吼叫起来。还没等埃弗里反应过来，耳边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响，1/B和2/B小队所有的新兵开始朝蓝甲异星人狂射起来。

沐浴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之中，矮个子异星人护卫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在人类弹幕的“款待”下它痛苦地扭动着身躯，仿佛置身于一群嗡嗡叫的蜜蜂之中，终于伴随着一道闪光和一声巨响，异星人的能量护盾终于支撑不住爆炸消失了。更多的MA5步枪子弹朝异星人袭来，失去了护盾，异星人只能靠身上的装甲来挡住那华丽的弹幕射击，不一会儿，一缕缕蓝色的青烟和跳闪的火花就出现在了弹迹斑驳的盔甲上。

看到自己的同伴处境危险，异星人首领猛地冲了过来将同伴掩在胸前，它那金色的盔甲所配备的护盾似乎更加坚实，两个小队朝它的后背一番猛射，那家伙也毫无畏惧。高个子的异星人护卫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吼叫，抄起手枪朝那些向自己同伴开火的人类士兵扫射起来。趁着这个空当，金甲异星人首领将受伤的同伴拖下了山坡的台阶。埃弗里不知道刚才异星人的扫射到底对新兵造成了多大的伤亡，也不知道是被异星人击中还是因为过于兴奋，对面的新兵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鬼哭狼嚎声。

“停火!都给我停火!”伯恩斯大喊道，新兵们盲目的射击，横飞的子弹差点击中了草坪上的伯恩斯等人。

“你还好吗?”埃弗里问道，一把拉起躺在地上的西格宁。

“不要管我。”西格宁说道，“我很好。”

但是看起来少校显然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惊吓，这是她那几乎时刻

保持镇定的脸庞自从医院的那次谈话后第二次露出了慌张的表情。

“1/A小队，快撤退!”埃弗里急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快从那架该死的运输舰旁边撤走!”

埃弗里已经听到了异星人运输舰上能量武器的扫射声，载着异星人落下的第一艘运输舰上的炮塔朝山坡上尽情地宣泄着蓝色的等离子炮火——它们在为自己的首领和受伤的同伴掩护。

“你他妈的要到哪儿去?”看到埃弗里狂奔而去，伯恩斯气不打一处来地吼道。

“河边!”

“我也和你一起去!”

“不行，你要掩护我包抄他们!”

“2/B小队，跟我过来!”伯恩斯怒吼道，“希利，你他妈的还待在那里干什么，快去抢救伤员!”

埃弗里看到背着医药箱的医护兵跟着蜂拥而出的新兵们一起跌跌撞撞地朝倒在地上的庞德跑去，上尉勉强支撑起身子朝希利摆了摆手——然后指向了已经不再动弹的潘德森。埃弗里将目光收了回来，快速冲进河边的丛林之中。

“斯特森，报告情况!”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喊道。

“我们正在和异星人交火!下士!”通讯频道里满是静电噪音。

“坚持住!”埃弗里纵身跃过通往植物园石制台阶，“我马上就到!”

埃弗里拼尽全力向河边跑去，终于他来到了小河边上，米密尔河在这里一泻而下汇入比福斯特峡谷下方的激流之中，湍急的河水在山崖上形成了数个旋转的深池，越是接近瀑布，河水就愈发湍急。

还没等埃弗里喘口气，第二艘异星人运输舰就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顺着飞船下降的轨迹，埃弗里看到另一个异星人——一个身着红色铠甲的黑毛异星人从植物园最低一层山坡上的玉兰树丛中窜出，那家伙也拿着一把利刃手枪，正在掩护身边一个背着橙色背包的灰皮肤小东西

朝运输舰撤去。躲藏在树林里的新兵用手中的MA5步枪远远地超他们扫射着，但是红甲异星人老练地抄起自己的手枪不慌不忙地反击，新兵们都被异星人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埃弗里迅速拔出手枪朝异星人射光了弹夹里的子弹，他知道仅凭自己这么几颗子弹根本不足以击穿异星人护盾，他只是想要把这异星人的注意力从新兵们身上转移过来。正如埃弗里所料，虽然子弹根本没有伤及异星人一丝一毫，但对方还是被那几颗击中背部护盾的子弹吸引了过来。埃弗里迅速闪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重新装填完弹药后从掩体后面跳了出来，希望自己至少能够干掉那些小个子异星人，但是大部分异星人都已经安全撤回运输舰上，只剩下一个落单的异星人跌跌撞撞地从树林里跑出，这家伙受了什么伤，一只手臂无力地耷拉在身体一侧，埃弗里正要举枪干掉这个小个子异星人，身着盔甲的猩猩异星人一把抓起受伤的同伴，毫不犹豫地扯下它的面具，一下把它扔到了滚滚落下的瀑布之中。

眼前这一幕异星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让埃弗里看傻了眼，这时第二艘异星人运输舰重新盘旋，底部的等离子炮塔尽情朝埃弗里宣泄着弹药，他不得不重新躲回岩石之后，还好这样的火力压制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几秒钟之后，伴随着反重力引擎的嗡嗡作响，运输舰停止了射击，并快速退回高空之中，埃弗里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这时才发现所有的异星人都不见了。

“停火!”埃弗里朝水池对面的玉兰树丛跑去，“我是约翰逊下士!”

在他身后，1/B和2/B小队的新兵们仍然在对着从植物园起飞逃走的异星人疯狂地倾泄弹药。

“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埃弗里看着蜷缩在树林里的2/A小队新兵们，对斯特森吼叫道。新兵们匍匐躲藏在一块布满青苔的花岗岩后面，原本平整的岩石上现在布满了等离子烧灼的痕迹以及异星人重型手枪所留下的尖锐刺钉，弹孔不时向外冒出一缕缕蓝绿色的青烟。

“到底是怎么回事?”埃弗里又问了一遍。

可是斯特森和他的队友们好像都变成了哑巴一般仍然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声不吭，甚至没有人敢直视眼前几近暴跳如雷的埃弗里。刚才的战斗让埃弗里的血液中充斥着令人亢奋的肾上腺素，正当他要失去理智

时，埃弗里注意到了新兵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不远处草坪上的一块什么东西上。埃弗里费力地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一个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人类尸体横卧在一旁的一块岩石上。埃弗里跑到尸体旁边，发现地上的尸体竟然是欧西姆!欧西姆稚气未脱的脸上沾满了斑驳的血迹，他的肚子被彻底打烂了，里面的器官散落了一地。

“我警告过他了，离会面的草坪远一点。”斯特森清了清嗓子，一顿一顿艰难地说道，“我也不希望他受到什么伤害。”

埃弗里紧紧咬着牙．但是他知道斯特森不是先知，也不可能知道狡猾的异星人会派遣自己的运输舰在树林后面放下自己的后援。

“你看见欧西姆是怎么中弹的了吗?”埃弗里强忍住心中的悲愤，抬起头来问道斯特森。

斯特森摇了摇头：“没有看到。”

“我看到了，是那些小个子异星人干的好事。”波蒂克喃喃道，他呆呆地注视着欧西姆四溅在地上的内脏，“一个小个子异星人猛地把欧西姆推到地上，然后把他的肚子炸开了花。”

“我听到了欧西姆开火的枪声。”斯特森说道，“但是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埃弗里站起身来，“这里还有没有受伤的新兵了?”

斯特森摇了摇头。

“伯恩斯，听到了吗，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埃弗里在通讯频道里低吼道。

“上尉身负重伤，情况不容乐观，1/B和2/B小队共有三个新兵受伤，其中一个伤势严重，达斯小队的新兵们都安然无恙。”

“特恩怎么样了?”

“他被吓住了，潘德森就死在他的面前。”

“没有受伤就已经是万幸了。”

“我认为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个鬼地方，那些混蛋们随时可能掉过头来冷不防杀我们一个回马枪。”

“同意。”埃弗里压低了声音，“不过我这里现在需要一个尸体袋。”

“谁……”

“欧西姆。”

“他妈的!”伯恩斯咒骂道，“好吧，我这就告诉希利。”

埃弗里摘下自己的帽子，注视着倒在地上的欧西姆，这名新兵紧紧地握着手中的MA5步枪，埃弗里欣慰地看到欧西姆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那些该死的异星人，并有机会射出了反抗异星人的第一枪。欧西姆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自己的战友们敲响了异星人来袭的警钟。埃弗里尽力压制住内心自责自怨的念头，和斯特森一样他已经为保护新兵们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欧西姆是第一个在抵抗异星人入侵的战斗中牺牲的新兵，不过埃弗里希望他也是最后一个，同时下士心里也清楚，异星人所发动的血腥战争才刚刚开始——更大的伤亡，更多的失败会接踵而来。

麦卡布斯随手把重力锤放在运输舰的甲板上，这柄重力锤就是赫赫有名的浸血圣锤(fistofrukt)，这是一柄在麦卡布斯部落世代相传的传奇武器，鬼面兽酋长本应小心呵护这把祖传的神器，但现在里希努斯的伤势实在是太严重了，麦卡布斯相信自己的祖先们一定能够体谅到自己现在的难处，他们会原谅自己的。

“沃勒努斯，快一点!”鬼面兽酋长怒吼道。幽灵运输舰战栗着朝天边疾驰而去，即使是身强力壮的麦卡布斯也难以长时间在剧烈摇晃的船舱里紧紧拖住自己受伤的下属。

沃勒努斯紧抱着怀里的移动式紧急医疗箱，跌跌撞撞地爬到酋长身边，他把八边形的医疗箱放在里希努斯脚边，然后紧紧压住里他的身体，好让酋长腾出手来用带子将他固定在甲板上。精英战士们的幽灵运输舰上本应配备能够让舰内人员时刻保持直立的静止立场，但是就连这些最基本的科技装备都被那些该死的精英战士们从船上卸了下去，鬼面兽酋长不得不使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固定住自己受伤的弟兄。

“快给我拿一块敷布(外科用纱布)来!”麦卡布斯小心翼翼地解开里希

努斯的胸甲，胸甲中间已经深深陷了下去，上面沾满了里希努斯的鲜血。卸下胸甲后，麦卡布斯轻轻抚摸着里希努斯胸膛上棕色的毛发，在他的前胸发现了两个仍在不断出血的小洞，里希努斯的一个肺被异星人那原始的武器击穿了。

沃勒努斯递给麦卡布斯一块薄薄的青铜色网眼敷布，假如小心将其敷在伤口上的话，这种特殊材质制成的敷布能够在伤口附近形成一道选择性密封膜。透过这道选择性密封膜，空气可以在里希努斯吸气的时候自由进入它的肺部，同时确保血液不在出气时从体内流出，如果伤者所受的伤害并不十分严重，那么肺部就会有很大的几率重新复原。敷布里还含有一种特效凝血剂，可以迅速止住出血。只要能坚持回到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去，里希努斯就可以得到船上自动化医疗系统更好的医治了。

他们能够就此回到巡洋舰上去吗?鬼面兽酋长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异星人还没有启动什么地对空武器系统，但是麦卡布斯觉得他们很快就会用防空武器来对付眼下正在空中摇摇晃晃的运输舰。这些异星人战士们所使用的武器是如此的落后——其精密复杂程度甚至还不如鬼面兽一族没有加入星盟前所使用的武器，不过这些异星人应该会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假如他们连这些家伙都没有的话，那么对异星人星球的入侵可就再简单不过了。

“叔叔，您受伤了没有?”塔塔罗斯的声音从麦卡布斯的通讯器里响起。

“我没什么事。”鬼面兽酋长拍了拍沃勒努斯的后背，“好好照看照看他。”他朝着身负重伤的里希努斯努了努嘴，“你那边找到什么圣迹没有?”

鬼面兽酋长跪下身来，掂起放在地上的浸血圣锤。

“没有，酋长大人。”

麦卡布斯难以自制地怒吼起来：“但是智能发光器显示这里有数十万个遗迹的信号——就在我们的附近，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但是我们除了异星人的战士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麦卡布斯踉踉跄跄地穿过运输舰的运兵舱，正在上升中的飞船现在

摇晃得格外厉害，鬼面兽酋长费力地抓着墙壁上的栏杆向前走去：“你已经亲自带队对这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了吗?”

“那些白痴咕噜人太兴奋了，他们就像是发疯了一般乱闯。”塔塔罗斯抱怨道，“我们原本计划的突然袭击都让这些弱智低能儿们给搞砸了。”

“执事!”麦卡布斯走进船舱深处，不耐烦地喊道，“你那里有什么好消息没有?”

驾驶运输舰的是一个名叫力图尔的鬼面兽，麦卡布斯本来应该另找一个更富作战经验的飞行员来驾驶飞船，但是经过再三考虑，麦卡布斯还是把大部分经验老道的鬼面兽老兵们部署到了巡洋舰上，而只带了五个鬼面兽新手来到星球表面。

“探测器在我们刚才同异星人会面的时候探测到了高密度的通信传输信号。”达达布尖细的声音从酋长的通讯器里传了出来，他被麦卡布斯特意留在了巡洋舰的舰桥上。

“智能发光器经过对信号的分析做出了判断。”达达布顿了一下，“正如我们所料，这里竟然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神使!”

“先知保佑我们!信号源在哪里?”

“信号的源头就位于那个植物园中央的白色建筑内部!”

如此之近!鬼面兽酋长心里又惊又喜，要不是因为那个还算聪明的小咕噜人，自己竟然会漏掉如此重大的发现!在星盟社会阶层中只有伟大的先知一族才得以接近位于博爱之城先行者无畏号战舰上的圣洁神使，对于自己这么一个新近加入星盟的皈依者来说，有朝一日能够和神使面对面进行对话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虚幻梦想，麦卡布斯深深吸了口气，一股无上的自豪感从心里油然而生。

“立刻给宁静副首相发信!”麦卡布斯命令道，金甲覆盖下的胸脯因为激动而剧烈地起伏着，“我们已经到达目标星球表面，这里遗迹的庞大数目甚至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与此同时，第二个神使——伟大神明们位于尘世间的代言化身——终于被我们找到了!”

第十六章

博爱之城?月亏之时，第23疑惑纪元

夜色笼罩下的博爱之城的主穹顶内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象。虽然底层居住区的咕噜人们仍然在热闹地做着夜间例行的祷告，但是在博爱之城内部的上层区域，也就是先知们所居住的浮游尖塔区域里，一切还是那么沉静如水，波澜不惊。

今晚可是会热闹许多啊。坚韧首相暗暗思忖道，他的座椅固定在两台反重力驳船上，正沿着先行者无畏号战舰三座巨大支架中的一座缓缓向上升去，博爱之城庞大穹顶上的模拟月光向外播撒着微弱的亮光。坚韧首相拉了拉身上暗红色的华丽长袍，将衣服紧紧裹在自己的肩膀上，远远注视着这先知居所里少有的欢庆景象。

尖塔顶端的空中花园里灯火通明，好不热闹，衣着华贵的先知们乘坐着反重力座椅兴致勃勃地来回乱转，微风吹来一阵优美动听的音乐，华丽灿烂的烟火此起彼伏地跃入空中，将夜晚时分的穹顶上空点缀得格外灿烂美丽。

这些庆祝仪式都是为了迎接即将开幕的盛大庆典，这样重要的庆祝仪式在整整一个纪元中也只会举办一两次而已。今晚，所有腹中正在孕育着新生命的女性先知们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骄傲地向众人展示延续先知一族血脉的未来希望。尽管首相本人并没有孩子，但他还是为有如此之多的新生命即将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星盟社会中的先知数量只有两千万多一点，虽然和星盟内数以十亿计的信众相比这点数目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是和先知一族很久以前离开母星时区区一千左右的数目相比，先知一族的人口已经增长了一万倍以上。

坚韧先知的祖先们在很久之前和自己的同胞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和族人一刀两断、永远决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和族人决裂的原因竟和后来他们同精英战士一族开战的原因完全相同——那就是到底是该完完全全地供奉憧憬先行者的遗迹，还是应该物尽其用，尽可能发掘其中所蕴含的伟大科技?先知一族内部对于先行者科技和物品的处置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与此同时，无畏号战舰则成为了双方论战的焦点——保守多数派先知主张无论如何都不应进入神圣的先行者战舰，而持反对意

见的改革少数派则认为对于无畏号的探索是，必要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双方的激烈辨战达到最高潮时，一小部分改革激进派分子强行进入无畏号并将自己反锁于内，正当外面的保守派先知喋喋不休地争论该如何处置他们的时候——无畏号战舰是所有先知们心目中最崇高神圣的存在，没有人胆敢冒然使用武器摧毁或破坏它——改革派分子启动了无畏号战舰并飞向了茫茫的星空，飞船强大的动力甚至将先知母星的一大块地表层也连根拔起，一起带进了宇宙——这就是博爱之城的由来。

起初那些成功脱逃的先知改革派们为自己的伟大胜利而感到欣喜若狂，他们终于带着最伟大的圣迹逃离了自己充斥着无尽束缚和繁琐教条的故乡，他们驾驶着战舰轻松飞离母星所在的星系，不屑一顾地嘲笑着保守派们所发来的恶毒警告——那些顽固的老头子们竟然还说他们那可耻的叛逃行为最终会招致伟大神明无情的审判云云。但是当改革派分子终于有空清点一下船上的人数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巨大危机——船上极其稀少的人口会最终使这支野心勃勃的先知改革队伍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缺少多样化的基因成为改革者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船上仅仅只有一千多名先知个体，在不久的将来，繁育后代会成为他们一个难以解决的巨大问题。与此同时，即使处于最佳的生产环境下，女性先知们也难以顺利怀孕，她们只有在极少数时间里繁殖能力会大大增强，考虑到这些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无畏号上的改革派先知们不得不仔细研究对策方案。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过来了呢。”看到宁静副首相乘着座椅慢悠悠地飘了过来，坚韧首相不冷不热地说道。

副首相的紫色长袍皱巴巴地贴在身上，宁静坐在自己的座椅上深深对坚韧首相鞠了一躬：“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刚才的庆祝仪式上我实在是太难脱身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7”

“一男一女。”

“真是可喜可贺啊。”

“我要是再听见这样的祝贺，估计就会当场吐出来，那些小杂种又不是我的孩子。”宁静副首相含糊不清地嘟哝着，一伸手扯下脖子上的花环

扔到了一旁。

“我看你是喝多了。”坚韧首相看着消失在黑暗中的花环，压低声音说道。

“呃．差不多吧。”

“你现在必须给我清醒过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坚韧首相从长袍袖子里掏出一粒小药丸：“我们那受人尊敬的大主教，抑制先知现在怎么样了?”

“你是说那些小杂种真正的爸爸啊?”宁静吞下坚韧首相递过来的药丸，“一直死死地盯着我呢。”

坚韧首相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只要我们行动的速度足够快，让生米煮成熟饭，那个老家伙再神通广大也无力自保。”

副首相表示赞同地耸了耸肩，慢慢吞下了药丸。

“快点过来。”坚韧首相点击了一下座椅上的全息控制按钮，“我们已经迟到了。”

不一会儿，两个先知就出现在了无畏号中部的甲板上——一个连接着无畏号中部船体和三个巨型支架的三角形核心甲板上，在博爱之城穹顶惨白色灯光的照射下，先行者那古老却又先进的战舰闪烁着亮白色的光芒。

勒索，坚韧首相叹了口气，这种手段确实挺卑鄙无耻的。但是仅凭出类拔萃的任职经历以及令人惊叹不已的遗迹发现报告并不足以帮助自己登上大主教的宝座，那几个现在还赖在主教位子上的老家伙一定会不择手段来保住位子，我一天不逼这些家伙们下台，这些老不死的就会多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天。

但不幸的是，任何妄想扳倒宽容先知和责任先知(注：责任先知为女性先知)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年长的女先知曾经生育过两对三胞胎子女，她现在已经老了，早已过了能够生儿育女的年龄，虽然责任先知在怀孕时确实也翘掉过一些工作，但是仅仅因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小过失去指责一个受人尊敬的英雄母亲弄不好反而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对

于宽容先知来说，这个老家伙自从咕噜人大反叛伊始就开始为议会工作，即使是在战后的和平时期也为促进星盟内部种族和解和各阶层团结做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因此，他在最高议会中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不论是先知议员还是那些精英指挥官，都对他无以伦比的政治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大主教，抑制先知和先前两个大主教那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则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个最高议会的前任高级教士(也就是博爱之城的市长)是一名独身禁欲主义者，因为祖先们驾驶无畏号出逃时所犯下的致命疏忽，一部分可怜的先知们被终生禁止享受子孙环绕的天伦之乐，因为他们体内所携带的基因实在是太过重复了，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大量不利于先知后代们生存繁衍的恶性隐性基因，坚韧首相的祖先们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保证先知血脉的先进与进化性，决定永远禁止这些携带特定不良基因以及那些基因过于重复的先知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坚韧首相本人也被划为一名独身禁欲主义者，但是这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不知是冥冥之中必有天意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坚韧首相恰好患有严重的阳痿，以至于在他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对于女性先知都没有任何欲望，即使有时会突发奇想找个伴侣发泄一下，坚韧首相还有一大把的情妇二奶可以供他尽情享用。

但是抑制先知的情况和坚韧首相可是相差甚远，就在豺狼人无意中发现大量圣迹前不久，抑制先知在一次交欢中不慎让一名年轻的女性先知怀上了孩子，说实话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只要说服女方接受流产手术即可，但是这个第一次体会到做母亲感觉的女性先知却对抑制先知没有告知她不能怀有后代而怀恨在心，并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上了年纪的抑制先知这时候也犯了老糊涂，他此刻强烈想要一个能够延续自己血脉的孩子，这种强烈的愿望使他留下了年轻任性的女先知和她腹中的胎儿。

坚韧首相事先听到了一些有关抑制先知性丑闻的流言蜚语，于是他就意会宁静副首相在最高议会的例行会议上做了一番关于生育祈祷的演讲，副首相在演讲中满怀激情地赞美着“所有伟大的父母以及他们硕果累累的结合”，并且赞成尽快研发能够“结束独身禁欲对先知万众诅咒”的科技和治疗方法。宁静对于破除旧习的热心以及狂热感染了抑制先知，于是近乎绝望的大主教(此刻他的伴侣马上就要临产了)悄悄找到宁静副首相，并向他许诺假若宁静愿意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并以自己的名义收养抑

制先知的孩子，那么宁静副首相可以任意挑选任何他所中意的议会职务来走马上任。

虽然坚韧首相对于自己的计划成功付诸实施而倍感欣喜，但他还是为抑制先知的孤注一掷而大吃一惊，假如抑制先知的权权交易被公诸于众，那么他的那些私生子会被立即处死，他本人也会被最高议会立即解职——甚至被终生囚禁起来。议会里一生致力于独身禁欲的老顽固们可是多的很，他们联合起来的势力非同小可，就算抑制先知也难以和这些老头子们正面抗衡。

今晚，就看宁静副首相去向抑制先知讨要约定好了的议会职位了——要么你主动识相地交出主教宝位，要么我们就将你那见不得人的丑事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

“我想你应该见过她。”副首相微微颤抖道。他们马上就要到达无畏号跟前了，两个先知刚刚穿过连接无畏号引擎和博爱之城动力供应站的巨大能量传输管道。前方明亮的全息投影灯环绕在无畏号慢慢打开的气闸门前。

“我见过谁?”坚韧首相问道。

“抑制那老家伙的小妃子。”

坚韧首相怔了一下，宁静这小子现在对于任何事情对看不上眼了，他现在专横跋扈的样子好像自己已经当上了大主教一样，他现在感觉自己已经能和我平起平坐了，这个小混蛋现在目中无人的自我陶醉会把我们两个都害得很惨。

“她，迷人吗?”坚韧首相小心翼翼地问道。

“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畸形儿。”副首相回答道，伸手朝袖子里摸去，“我甚至都看不出这个丑女人还有脖子!”令坚韧首相感到震惊的是，宁静竟然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等离子手枪．并且不慌不忙地检查起存弹量。

“快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坚韧首相猛地抬头瞅了一眼前方的无畏号战舰，猛地低吼道，“趁那些卫兵们还没有看到!”

虽然现在两个先知距离无畏号战舰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首

相已经隐约看到守候在神圣无畏号前的那些体型巨大的猎人卫兵以及一大群先知修道牧师了，无畏号气闸门两边的过道上至少站立着20个全副武装的猎人，看到两个从远方慢慢飘来的先知，猎人们立刻竖起他们厚重的盾牌，进入了防御姿态。于是，副首相不情愿地将等离子手枪塞回了袖子之中。

“你带一把武器来这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坚韧首相咬牙切齿道。

“凡事还是小心为妙，万一抑制那个老头子不打算接受我们的交换筹码怎么办?”

“怎么?他还能杀掉你吗?”首相满腹狐疑地问道，“当着他即将出生的孩子干掉他们的‘父亲’?”

“孩子一旦出世，我就对抑制那老头子没有什么用处了。”

坚韧首相回想起宁静工作的特殊性，他的工作使他不得不长年累月和那些性情暴躁的精英指挥官们待在一起，看来那些疯狂的武士思想以及审慎的自我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了宁静的骨髓。

“好好想想吧，即使抑制吃了豹子胆把你给宰了，他事后怎么向议会交代?他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伤及你的一根毫毛!“

“也许吧。”宁静副首相耸了耸肩，“不过你可没有见过他死死盯着我的可怕眼神啊。”

“你说的对，但是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你的眼神。”首相几乎要爆发了，“里面全都是叛逆和惹是生非的目光!”

“但是……”

“闭上你的臭嘴!”

两个先知慢慢穿过了无畏号的气闸门，站在两旁的猎人护卫们立刻跟在了他们的后面，这些高大威猛的护卫每人都配备着一面的矩形大盾和一把硕大无比的燃料炮，这两样武器都深深植入了它们的盔甲之中，与他们的身躯融为一体。

要是换作星盟其他的种族，将武器植入盔甲之中是为了避免在战斗时出现手掌或手指过度疲劳的情况，但是猎人们并没有手掌或手指，虽

然他们仅有两条光秃秃的胳膊和两条赤裸裸的粗腿，但实际上，他们可以在身体上延伸出自己想要的任何形状的附属肢体，因为每个猎人其实就是由一大团可移动的平滑蠕虫所组成的傀儡肉体。

坚韧首相透过猎人盔甲在脖子和腰部的链接缝隙里看到了他们的肉体，组成身体肌肉的半透明红色蠕虫在燃料炮绿色的液体能量液光芒照射下散发出诡异的光芒，这些能量液经过燃料炮的聚合反应，可以被瞬间转化为威力无比强大的光束冲击波。

“抑制那个笨蛋简直是傻到了极点。”安全通过猎人们把守的大门后，坚韧首相忿忿地说道，“我也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就在于他实在是太过于相信你了。”

宁静副首相反驳的话语刚到嘴边就被坚韧首相硬生生的给顶了回去，“多亏了我准确的判断，那几个白痴大主教现在还对我们的计划一无所知，等到明天在议会上乘胜追击，突然宣布我们的重大发现和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宣言，那些老家伙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但是在完成这一切之前，我们必须要首先得到神使的指引和祝福!”

坚韧伸长脑袋，死死的盯着宁静：“一会我们见到文献学者之后，你牢牢看好自己的嘴巴，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一个字都不要乱说!否则的话，向万能的先行者起誓，我们的合作关系就到此为止!”

两个先知的目光紧紧交织在一起。

突然，副首相咬了咬嘴唇，猛地抬起头来：“请您原谅我刚才对您的不敬。”刚才的醒酒药果然起了作用，现在宁静的话语听起来清晰多了，“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尊敬的首相大人，在下都时刻听您差遣，千辛万苦在所不辞。”

看到宁静对着自己深深地鞠了一躬，坚韧首相暗暗吁了口气，放松地靠在座位上。

虽然坚韧首相的话语无比强硬，但是在内心深处，首相深知现在根本没有可能解除自己和宁静之间的“同盟”关系，他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宁静那小子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虽然坚韧首相可以先下手为强干掉宁静，但这只会使自己计划上的一环漏洞变得更糟而已——大主教自古以来都是三人执政，即使算上宁静，现在他们还缺少一个合适的人选。

虽然首相脑子里早已拟定好了好几个备用人选，但是他又对这些人不怎么放心。假如凑不足三人晋升为新的大主教，这场加冕仪式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议员们甚至是普通大众的质疑，一些居心叵测者甚至会利用这些质疑将其转化为反对势力对自己的责难。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坚韧首相也想过将某些受到尊敬和欢迎的先知们拉入大主教三人众，他也考虑过将宽容先知或者责任先知留下来继续作为大主教帮助自己平息反对之声，尽管曾经有过主教连任的先例，并且保留一个现任主教继续工作会使这场政权更替看起来更加平稳一些，但这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作为一个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政治老手，坚韧首相当然明白“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这句古老谚语的真正含义。

气闸门的另一端就是一扇通往无畏号机库的大门，这个巨大的圆形入口几乎完全关闭了，只在大门中间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七边形通道。在通道两侧的脚手架上矗立着最后的两个猎人，他们的背上都长着巨大的尖刺，而身体也全部是由那些不计其数的蠕虫所组成的“肉体”。两名猎人核对完先知的身分之后低吼着慢慢让开路——其实那些吼叫声只是他们身上数不清的蠕虫移动时互相挤压变形所发出的恶心响声。

无畏号战舰机库上方宽广的三角形拱顶和战舰外部的白色墙壁看起来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拱顶在无数全息投影灯的照射下发出了如镜般虚幻的青铜色，先行者光怪陆离的符号和标志镌刻在靠近机库墙壁的孔洞旁边，尽管坚韧首相知道这些孔洞的用处，但是他还没有亲眼见过它们发挥过什么作用。

数以百计的工程师盘旋在这些孔洞的周围，这些模样奇特的家伙伸出自己的触手，有的在将单个的猎人幼虫塞进孔洞，有的在忙着将这些幼虫拉出来。首相看着四个工程师一起将躲在洞内的一只格外强壮的猎人幼虫拽出孔洞，然后急忙将其扔入旁边由一名白袍先知驾驶的浮游驳船中。

这些先知牧师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工程师来“喂养”猎人幼虫。他们将一种圆柱形的探测仪器混进猎人幼虫的食物之中并让其吞下，在猎人幼虫通过其他仪器无法钻探的无畏号船体时，这些仪器可以通过内置的微型探头收集一切有益的数据资料。在这些无脊椎的生物体内安装探测器不会让他们产生任何不适的感觉，他们会像平时吞咽自己食物一样将探测器吞进肚子，虽然眼下先知牧师们对于猎人幼虫的举动无动于衷，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发誓要让这些令人作呕的蠕虫为自己的贪吃行

径付出最为惨烈的代价。

在先知和精英两族握手言和之后，也就是神圣星盟建立后不久，先知们通过对于先行者无畏号战舰上所搭载的智能发光器的研究，制造了第一批技术尚不成熟的仿制品，在这些智能发光器仿制仪器的指引下，先知们来到了一个靠近精英战士故乡附近的星系之中，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先知们原本指望在这颗行星附近发现大量的先行者神圣遗迹，但是最终只在星球轨道上的小行星带中找到了不计其数的猎人幼虫。当先知们意识到这些虫子到底做了什么之后，他们被这些貌不惊人的小家伙的行为所深深震动了。

这些构成小行星带的冰冷石块实际上是一座曾经围绕在星球表面的先行者宏伟建筑的一部分，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而崩坏毁灭在了行星的轨道之中。猎人幼虫们数十万年的吞噬与消化就是这些石头之中不再富含遗迹元素的主要原因——它们周而复始地吞下并吐出这些石块，用以制造他们丑陋的居住洞穴。然而令先知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些猎人幼虫竟然能够分辨出不同的先行者遗迹并加以吞食。一些幼虫喜欢吞食先行者的船壳装甲，另外一些则对先行者遗迹中的电子数组情有独钟，而一小部分猎人幼虫则如同考古学家迷恋远古化石一般专一吞噬先行者的神圣遗迹。

毋庸置疑，这样赤裸裸的异端行径在先知们看来必遭天谴。如此之多，如此珍贵的先行者遗迹竟然被这些该死的蠕虫吞噬得一千二净，盛怒之下，先知们命令精英战士彻底消灭这些令人作呕的蛆虫以防后患。但是在精英战士眼中，杀死这些既无尖船又无利炮的可怜蠕虫实在有些胜之不武，最终，一名极富战略眼光的精英指挥官——同时也是一名受人敬畏的神风烈士——提出“训化”这些猎人幼虫并利用他们特有的“长处”为星盟大众造福。在精英战士的坚持下，先知一族不得不做出妥协，他们同意饶恕这些幼虫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与此同时，先知们开始着手训练猎人幼虫，使它们能够在将来的遗迹发掘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过了无数个世代的探索与发掘，可供先知一族研究的先行者圣迹越来越少，迫不得已，先知一族们终于壮起胆子，决心对自己的神圣母舰——无畏号战舰展开全面的探索与发掘。自从先知一族(先知改革派)离开自己的母星以来，先知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对于无畏号战舰的研究局限于极少数简单易懂的控制层面之内，无畏号战舰上错综复杂的船体结构和坚硬无比的船体盔甲都为先知们的探索行动平添了许多障碍，他们诚惶诚恐地凿开船壳，小心翼翼地向船体内部探索着，生怕毁

坏什么战舰上的重要部件。

于是，先知牧师们在无畏号的内部舱壁上凿出了一个试验性的孔洞。他们将一只经过仔细筛选的猎人幼虫放八空洞之中，满怀敬畏恐惧之情注视着猎人幼虫慢慢深入到舱壁的内部——与此同时，先知们最为担心的仍然是这种同异端行径相差无二的行为会招致无畏号上伟大神使的愤怒呵斥与无情惩罚。最终，猎人幼虫顺利完成了首次探索行动，而无畏号上的圣洁神使仍然安睡在万古的寂静之中。

没有人知道无畏号上的神圣使节到底沉睡了多长时间，坚韧首相这一生之中都不曾听闻到神使苏醒讲话，坚韧首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他们都没有听说过神使曾经苏醒的消息。既然神使仍然在万古之中沉睡，先知牧师们索性开始大量投入自己的蠕虫探测器，长此以往，曾经诚惶诚恐的小心翼翼变成了如今大大咧咧的普通与平常。坚韧首相身处前往机库顶部的升降平台之中，默默注视着先知牧师们指挥一大群工程师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自已的探索行动。

机库顶端是一座漆黑而又宁静的修道圣院，这里的空间是如此之大，大到足够容纳星盟最高议会全部二百多名先知和精英议员们共处一堂。但是当坚韧首相和宁静副首相升入修道圣院的殿堂之中时，空旷的大厅里只有区区一人立在中央，他就是星盟修道圣院的院长．星盟神圣牧师们的领袖——文献学者。

同为坚韧首相治病疗痛的先知牧师一样，文献学者浮空座椅的原材料取白干岩石而并不是金属。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勉强遮住了他瘦骨嶙峋的躯体，原本雪白的衣袖如今变成了一片乌黑，文献学者的睫毛脏兮兮的，看得出来已经有相当时间没有梳理过了，乱糟糟的头发一直垂到了自己的膝盖之下——这哪里是什么星盟的神圣修道长，这分明是一个邋遢至极的糟糕老头!坚韧首相心里忿忿地想道。

“我想，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对吧?”注意到坚韧首相和宁静副首相的浮空王座停到了自己的面前，文献学者嘶哑着嗓门，慢悠悠地招呼道。话毕，年迈的先知牧师继续专心致志地钻研起自己面前的一本破烂经书。

“我们曾经见过一次。”坚韧首相回答道，“在很久很久以前举办的一次大型聚会上。”

“真是非常抱歉啊，我这个老糊涂的记性真越来越糟糕了。”

“哪里的话，我是坚韧首相，这位是宁静副首相。”

年轻的先知欠了欠身子，向文献学者深深鞠了一躬，按照和坚韧的约定，他没有开口讲话。

“能够见到你们真是我的荣幸。”文献学者揉搓着自己患有风湿的手肘关节，颤巍巍地抬起头来，目光飘离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个来访者，“你们此次前来到底是所为何事啊?”

出于保密的考虑，坚韧首相并不打算告诉文献学者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但眼下文献学者显然话中有话——赶快说清楚自己此行的用意，我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你们在这里玩过家家。

坚韧首相十分乐意让眼前的这个老朽吃惊一下。

“我们这次过来是为了得到您的确认。”坚韧首相在自己浮空王座的扶手显示屏上输入密码，一块大小仅仅有首相指甲盖那么大的芯片从扶手的夹层中露了出来，“同时，我们还希望在您的指引下得到神使的祝福。”坚韧首相小心翼翼地拿起芯片，交给了文献学者。

“那就是两个请求喽。”文献学者狡黠地笑了，瘦骨嶙峋的手指紧紧夹住芯片，“难道最近议会那边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了吗?”

坚韧首相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副首相旗下的一艘圣迹探索舰在我们领地之外的一颗行星上发现了数目惊人的庞大圣迹群落。”

“哦?”文献学者应答道，开始仔细打量起手中的芯片来。

“与此同时，假如智能发光器的报告无误……”坚韧首相继续道，“我们还在那里发现了一名神使。”

文献学者顿时瞪大了双眼：“你说什么?发现了一名神使?”

坚韧首相点了点头：“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伟大发现啊。”

文献学者迅速行动起来，其反应速度之快大大出乎了坚韧首相的意料，文献学者操控着座椅飘到了房间中央的方尖石塔控制器前。一大串闪烁着全息影像的玛瑙石塔屹立在大厅之中——这些伟大超凡的智能运

算数组盘根错节地交互连接在一起，而在它们前方，则是整艘战舰上最为高贵纯洁的圣物——无畏号神使。

尽管坚韧首相曾在无数场合，无数次见到过神使各种各样的迥异影像，但当自己能够有幸亲眼一睹神使的圣洁形象，他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激动不已。置身于保护装甲里的神使被固定在半空中，无数条从方尖石塔控制器上延伸而出的折叠电子线路链接在神使躯体的金色衬垫上。坚韧首相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神使，它那泪珠形状的银白色装甲躯体的直径还没有自己的脖子长呢。

神使躯体中央那暗淡无光的抛光镜头面对着方尖石塔控制器，神使的躯体和那镜头并不直接相连，透过两者之间的细微缝隙，坚韧首相隐约看到了一点点模糊的光亮——神使体内的运算数组保持着极低功率在持续运转着，这些恐怕就是能够证明神使仍然活着的惟一证据了。

“这些就是得到的全部数据?”文献学者问道，然后把记忆晶片塞入了方尖石塔控制器内。

“这是我们战舰上智能发光器和外部监视器所获得的所有资料。”坚韧首相慢慢踱到了神使旁边，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坚韧突然产生了一股几乎不能自已地想要上去触摸神使的冲动。尽管神使的存在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但它的表面还是如此光滑——没有任何凹凸或者刮擦的痕迹。

坚韧目不转睛地盯着神使身体中央那透明的抛光镜头：“报告上还说我们的人在星球上发现了另外一种眼下正占据着神圣遗迹的全新种族，他们的科技相当原始，仅仅只停留在第四级别，我可不指望那些原始人会乖乖……”

突然，神使的身体亮了起来，置于中心的透明镜头开始散发出炫彩夺目的耀眼光芒。那不是什么抛光镜头，坚韧恍然大悟，那是一只眼睛!神使慢慢扭过身来，吓得坚韧首相赶紧朝后退了几步。

＜在无数个世代里，我默默地待在此地，静静观察着你们的所作所为＞，神使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它的“眼睛”伴随着它模仿先知们说话的语调而明暗变换着，＜旁听着你们那颠倒是非的胡言乱语＞。

能够在今生有幸得到神使开口讲话，对所有星盟的虔诚信众们来说，如同能够听到万能的先行者本身讲话一样令人感到激动和癫狂。坚

韧首相同样感到十分震惊，他表现得相当谦卑，不仅仅因为这是自寂静纪元后神使的首次苏醒，同时他也惊讶于文献学者竟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坚韧首相此次拜访常年待在无畏号战舰上的文献学者，说白了就是一场政治作秀，在获得神使的祝福之前——虽然绝大多数时间里神使一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这种祝福仪式仅仅是走过场而已，即使是最高议会也不能下令去彻底探索那些由智能发光器所发现的神圣遗迹，只有说服文献学者去祈求神使的祝福之后，议会才能进行下一步动作。但是这些神神秘秘的隐士老头子们可一点都不傻，他们常常将自己同大主教级别的先知们相提并论——并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特权来为自己得到贿赂和勒索钱财。坚韧本打算“馈赠”给现任文献学者一些小礼物——一小部分发现的圣迹——来换取他那必不可少的“形式”祈福。

假如这个乱吹牛皮的老头子胆敢欺骗我，坚韧首相看着文献学者慢慢从座椅上起身，颤颤巍巍跪倒在神使面前，那么我一定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朝圣之旅受到神明祝福的伟大使者啊。”文献学者低下脑袋，张开双臂，近似哀嚎一般的祷告道，“请告知本族的过失之处。”

神使的眼睛慢慢暗了下来，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万古的休眠之中，突然它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投射出一幅由迅疾移形号上的智能发光器所发现的需要回收的遗迹图像。

＜这些并不是你们所谓的回收遗迹＞，神使的声音再度轰隆隆地响起，＜这些就是回收者＞。

代表遗迹的先行者标记倒立了过来，其中的中心图案——那些由一条细线连接在一起的同心圆——变成了另外的一幅图案。原先它们看起来像是倒挂着钟摆的时钟一般，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有着脑袋和两条弯曲胳膊的生物。神使慢慢拉回投射影像的镜头，在新找到的异星世界上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更多发光点。

＜其中的每一个闪光亮点，都是我制造者中的神圣一员＞。

这回轮到坚韧首相差点跪倒在地上了，他抓紧座椅的扶手，充满恐惧的回味着神使刚才的解释：这些发光点并不是遗迹，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一个活着的回收者，并且每一个回收者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新

近发现的异星种族中的一员——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伟大的先行者们!”首相喃喃道，“他们并没有全部踏上那神圣的旅途。”

“这简直太荒谬了!”宁静副首相猛然喝到，“这完全是异端一般的胡言乱语!”

“难道神使也是异端吗?”

“是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宁静指着文献学者怒气冲冲地继续说道，“谁知道这个心怀不轨的老家伙对我们伟大的神使做了什么手脚?这些完全都是他自己颠倒黑白的荒谬曲解!”

“在这个如此神圣的地方。”文献学者气喘吁吁地反驳道，“你竟敢如此堂而皇之地诬告陷害我!?”

宁静副首相把手伸到袖子里：“我不仅仅要控告你的异端行为，还要……“

突然，整层甲板开始剧烈抖动起来，许多层甲板之下，无畏号战舰功率强大的引擎重新启动起来，开始试图摆脱那些“强迫”它们为博爱之城供电的充能装置，不一会无畏号的引擎就可以达到最大功率，然后……

“立即切断神使对战舰的控制!”坚韧握住自已座椅的扶手，紧张地高声喊道，“一旦无畏号完全启动了引擎，那么博爱之城就全完了!”

但是文献学者可一点也不买坚韧首相的帐：“这艘神圣的飞船终于能够斩断束缚它万年的枷锁了!”他的手臂因为激动而不住颤抖着，他先前的一丝惊恐早已被内心由衷的赞叹和鼓舞所代替，“伟大神明的意愿终将彻底实现!”

异星人世界的图像消失了，神使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我将丢弃我那自负的傲慢与偏见，开始那漫长的赎罪之旅＞。

拱顶黑色的墙壁突然亮了，墙壁之中的远古电子线路运转了起来，汹涌澎湃的能量直接汇入神使身后的方尖石塔控制器内，这个红棕相间的仪器开始噼里啪啦地开动起来，白色的蒸汽从控制器上方慢慢飘出。

突然，副首相从座椅上一跃而起，举起手中的等离子手枪："马上关掉这个该死的家伙!"宁静尖叫道，用手枪对准文献学者，枪口因蓄力负载而被一大团绿色的等离子能量球所包裹，"你要是胆敢不从，我就立刻把你烧成灰!"

就在此时，神使的眼睛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闪烁的频率也愈发加快——强烈的光芒几乎刺瞎了三个在场先知的双眼，宁静副首相也不得不举起袖子遮住自己的双眼。

＜造我者即我主＞，神使泪珠型的身体开始挣扎着向上飞去，似乎要和自己的飞船一起飞离博爱之城。＜我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并将他们安全送抵方舟＞。

坚韧首相接下来意识到，那两个守卫入口的猎人轰隆隆地一路跑了过来，手里的燃料炮闪烁着令人生畏的绿色光芒。

突然，整个无畏号拱顶大厅陷入了一片黑暗，不绝于耳的尖锐嚎叫在大厅里久久回响着。坚韧首相的眼睛里满是因刺痛而溢出的泪水，他感觉数百道火柱——如同融化的金属液体一般——从墙壁上倾泻而下。等到坚韧回过神来，他才惊恐地发现，这些火柱，竟然是那些附着在墙壁上的猎人蠕虫被烧焦后慢慢坠落到了甲板上，它们在地板上扭曲着，翻腾着，慢慢化为了一团团乌黑的灰烬。

"快收起那该死的手枪!"坚韧叫道，但是这一对身着硬甲的巨人举起硕大的护盾，背上的尖刺不住颤动着，仍然继续向前冲去，"立即放下你的武器!"坚韧朝着宁静副首相喊道，"快点，你这个白痴!"

仿佛被神所发出的耀眼光芒震慑住了一般，宁静把等离子手枪丢在了地上。

一个猎人对文献学者说了些什么，它的声音像是磨盘打磨一样的沙哑低沉。

"这只是一场事故而已。"年长的先知慢条斯理地回答道，他扭头看了看甲板上那些被烧焦的蠕虫尸体——他的重要发现如今只剩下一堆散发着恶臭的焦黑尸块——然后对着猎人朝门口招了招手，"无需紧张，你们都退下吧。"

猎人手中燃料炮口那骇人的绿色光芒渐渐暗了下去，他们嚎叫着返

回到了自己原本的岗位上。

“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宁静率先打破了沉寂，他的声音在黑暗中久久回响着。

但是坚韧首相却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坚韧首相为星盟奉献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信仰出现如此重大危机的特殊时期，坚韧首相早就完全接受并相信了先行者们的存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量先行者所留下的遗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先行者们万年之前的伟大存在。坚韧同时也坚信先行者那伟大的预言，经过了这么多个纪元不懈的勘探和搜索，先知们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发现先行者本身所留下的一丝一毫的痕迹，哪怕连一块先行者的骨头都没有找到。坚韧首相心里很清楚，跟随先行者们伟大的足迹踏上神圣的朝圣之旅是星盟信仰的核心所在，是星盟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

坚韧首相同时也清楚，假如星盟大众突然发现即使自己奋斗终生也无法踏上朝圣之旅，那么星盟的统治将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眼下，方尖石塔控制器又重新慢慢亮了起来，黯淡的蓝色光芒照射在墙壁上，让那些被烧焦的猎人蠕虫看起来更加恐怖恶心。

“我们决不能给这些……回收者任何的可乘之机。”坚韧最终也没有胆量把“先行者”这三个字说出口来，坚韧继续道，“我们必须在其他人知晓他们的真实身分前将他们从银河中彻底抹掉。”

宁静副首相的嘴唇微微发颤道：“你是认真的吗?”

“非常认真。”

“我们真的要彻底消灭他们吗?但是假如……”

“假如神使所言不虚，那我们长久以来所坚信的，所为之奋斗的理念不过是一堆狗屎而已。”坚韧首相突然提高了音量，“假如普天之下的星盟大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星盟长久以来的稳固统治将立刻土崩瓦解，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那么，我要拿他怎么办?”宁静瞥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文献学者，喃喃道。

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家伙死死盯着已经重新安静下来了的神使，一股青烟从神使的眼睛里慢慢飘出，“我们能够相信他保守我们的秘密吗?”

“我希望他可以。”坚韧首相慢慢说道，“否则，我们这第三个可怜的大主教今后可不会再过上什么清闲的好日子了。”

希弗原本并不指望能够和麦克进行什么长篇大论的对话，她知道过分冗长的通信极易暴露自己和麦克数据中心的具体方位，但是现在异星人战舰已经入侵到星系内部，并且咄咄逼人地朝丰饶星冲杀过来，麦克竟然毫不关心自己，就发了这么一条冷冰冰的惜墨如金的官话回答?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惹麦克不高兴了吗?

希弗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隔阂硬生生地插在自己和麦克之间，她已经圆满完成了麦克先前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将数百艘货运飞船转移到丰饶星附近轨道上的指定地点。希弗心里清楚能否迅速将运输舰准确无误地运载到指定地点是整个计划的关键所在，同时她也不放心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那些脑子不大灵光的舰载导航电脑完成，在希弗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工作下，这些数目惊人的繁杂工作终于按时完成——她的运算核心差点因为那些日子的疯狂工作而烧毁。

她的辛勤劳动终于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回报”，所有的运输舰以及推进器最终在异星人战舰抵达丰饶星两天前全部到达了指定地点。虽然希弗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巧合，因为希弗、麦克和西格宁事先都不知晓何时异星人的援军会抵达丰饶星，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预兆——假如异星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起武来，也许他们那庞大繁杂，史无前例的大撤离计划真的可以顺利执行完毕。

但是当希弗开开心心地将运输舰一切归位的消息告诉给麦克时，那个坏家伙只是应付差事一般发回了一条只有几个字的确认信息。

＜\立即停止所有远程通信对话。\＞

也许麦克是对的，希弗猜想着。保持通讯静默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异星人发现自己的可能性——从而避免让泰尔拉空间站成为他们入侵的第一个目标。希弗听从了麦克的建议暂停了泰尔拉空间站以及轨道电梯上的所有活动——在希弗漫长工作生涯中，她第一次可以什么工作都不必担心，专心致志地思考属于自己“情感”方面的问题。

自从上次在麦克数据中心和麦克的见面之后，希弗好像一下子“长

大”了许多，她的运算核心第一次体会到了感情闪耀的火花，体会到了那些自己原本认为只有人类才会拥有的快乐、醉心、孤独和深深的渴望，还有麦克那不冷不热的回答所带给自己的失落。希弗的运算核心现在仍然在纠结地处理着她想要做的事情，以及自己逻辑抑制核心所设下的限制之间的冲突，但是现在希弗全身每一个运算阵列都被同一种情感所包围着——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极度恐惧。

就在几分钟之前，异星人战舰使用船上的定点激光炮击毁了那些仍然停留在泰尔拉空间站附近的运输推进舱，而现在，异星人战舰正穿过大气层朝丰饶星地表小镇格莱德希姆疾驰而去，船上的重型等离子大炮闪烁着蓝紫色光芒。

希弗知道麦克可以通过君特机器人身上的监视器实时跟踪正在下降的异星人战舰的一举一动，但是对于那些监视器到底能否捕捉到那些正在靠近泰尔拉空间站的小型飞船，希弗可就没有把握了。她感觉到异星人的运输舰已经靠上泰尔拉的外壁了，紧接着运输舰开始向撞烂的外壁洞口中投放突击队员们——数十个矮小的，背着笨重气罐的灰皮肤异星人从里面蜂拥而出。希弗此时只剩下了一种选择——向麦克求援。

＜\\＞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

＜\我这里现在有大麻烦了

＜\他们已经强行突入泰尔拉

＜\请立刻帮助我摆脱困境!\＞

几乎就在希弗发出信息的同时，一个大型微波脉冲信号传入了她的数据缓冲器中，希弗仔细检查了一遍收到的讯息，认出了这就是麦克给她回复的信息——也是麦克的一部分，希弗迫不及待地把数据塞入自己的运算数组中，瞬间过后，两个人工智能的形象都出现在希弗全息投影器的面板上，希弗开心地笑了，朝麦克伸出了手……突然，她呆呆地怔住了。

麦克仍然穿着他那件蓝色的工作粗斜纹棉布裤子和长袖衬衫，但是这一次他身上的衣服竟然如此干净——干净得一尘不染。麦克原本乱糟糟的黑色头发也被梳理得整整齐齐，最令希弗感到吃惊的是麦克脸上的表情也发生了变化，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原本招牌式的淫荡笑容早

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麦克不慌不忙地问道。

“异星人已经穿过了三号耦合联接站，正朝这里蜂拥而来。”

“那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麦克伸出了自己的手，希弗直直地盯着麦克的眼睛，灰色的眼瞳后面开始闪烁起红色的耀眼光芒。

“洛基……”希弗喃喃道，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军情局的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笑了：“麦克让我代他对你说一声‘亲爱的，再见’。”

洛基如同闪电般瞬间闪到了希弗的身边，他猛地抓住希弗的手臂，然后迅速将自己的数据核心嵌入希弗的运算数组之中。希弗挣扎着，努力升起一道防火墙，但是洛基体内那极具侵略性的军用级别数据代码毫不费力地突破了希弗所设的最后一道防线，并迅速朝运算核心直入而去。对于洛基这样的军用人工智能来说，侵入一个像希弗一样的民用人工智能核心简直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事情了。

希弗想要试着说些什么，但是她已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

“麦克希望我尽可能地保证你的安全。”洛基摇了摇头，慢慢说道，“但是那样做所冒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让你就此安静下来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洛基注入的病毒代码在希弗体内蔓延开来，致命的病毒迅速侵入了希弗的运算数组和存储排列层。希弗感觉自己运算核心的温度在一路飙升，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像着火了一般炽热无比。迅速扩散的病毒无情地吞噬掉希弗的运算抑制核心以及剩余的任务编码——希弗几乎要晕死过去了。

洛基抱起不住发抖的希弗，终于，希弗的身体停止了抖动，慢慢硬了下来，“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预防措施。”洛基又深入到希弗的记忆闪存数组当中进行了一番探察，“防止那些来到泰尔拉的聪明客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洛基那隐藏在麦克眼眸之后的深邃目光成为了希弗所记住的最后一样东西，随后她的逻辑核心慢慢停止了工作，希弗数据核心内的一切也随之暗了下来。

第十七章

丰饶星?2525年2月22日

站在格莱德希姆磁悬浮轨道终点站倾斜的金属屋顶上，埃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异星人战舰的全貌——一个犹如眼泪般的紫色金属悬浮在小镇西北边的麦田上空。透过金色的太阳眼镜他看到亮白色的等离子光束从异星人战舰的舰首倾泻而下，被光束洗劫过的大地上空到处弥漫着炙热的离子化蒸汽，异星人战舰就这么不慌不忙地蒸烤着地面，慢慢向前推进战线，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一片狼藉。

他们从两个小时之前开始行动，数百道漆黑的烟柱沿着异星人战舰烧灼后的道路腾空而起，每一道烟柱都意味着一户人家被连人带屋烧了个精光。埃弗里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无辜的平民死在了异星人对丰饶星所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中，但看样子数量绝对不少。

“发现敌人踪迹。”从埃弗里头盔内置的耳机中传来伯恩斯夹杂着静电噪音的警告，“终点站旁边的高塔上有情况。”

红色屋顶的终点站坐落在格莱德希姆镇上最繁华的中心大街旁——那里到处都是宽敞的豪华别墅，购物中心和各式各样的餐厅坐落在街道两旁，街道中央甚至还有一座三层楼的漂亮酒店，在大街的东边，密密麻麻地聚集着好几十家君特机器人维修商店和农用器械维修商铺。

埃弗里举起突击步枪，透过瞄准镜继续观望着，他看到为整个格莱德希姆小镇供水的高塔上有一对铁锈色的昆虫一般的东西正在上窜下跳。

“这里到底还他妈有多少这样恶心的家伙啊?”伯恩斯抱怨道。

这些昆虫一样的东西闪动着背后半透明的翅膀飞行着，埃弗里透过瞄准镜仔细观察它们，这些家伙的翅膀是从肩部硬壳下面延伸出来的，铁锈色让这些虫子和锈迹斑斑的高塔完美地融台在一起，直到现在为止，情况都在掌控中，至少普通市民们无法将这些虫子和高塔区分开，他们一旦发现了这些巨大的虫子，事态就会逐渐失控。

在终点站和中心大街之间的空地上，蜷缩着近两千名惊恐的难民

——他们都是从异星人轰炸中侥幸逃生的格莱德希姆普通农户，看着自已的家园被异星人无情地化为灰烬，一些市民们痛不欲生地哀嚎起来，而大多数人则是充满恐惧，一言不发地蜷缩在一起，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了。

“上尉，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埃弗里望了望庞德所在的终点站大门方向，“请求批准干掉它们。”

通常情况下，终点站几乎是完全开放的，不用专门派人进行守卫。整个终点站只是被一圈低矮的金属栅栏包围着，在大门那里则有两盏模仿煤气灯造型的钠蒸汽照明灯，上尉把兵营里的一辆疣猪运兵车开过来堵住了大门，而身着绿色军装，肩挎MA5突击步枪的AB小队新兵们则分散在终点站的四周。

“否决请求，”庞德僵硬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埃弗里，“一旦开火，势必引起民众更大的恐慌。”

虽然上尉穿着制服，但埃弗里还是可以看出庞德身体的异样。先前那个身穿金甲的异星锤头兵一锤打断了庞德一半的肋骨，甚至连假肢都被那力道十足的一击所彻底击碎，迫不得已，庞德只好扔掉了已经残破不堪的假肢，而希利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高超的技术去进行修复。

“那些看起来像是虫子!”埃弗里坚持道，“他们的动作非常灵巧。”

“你说什么?”

“那些家伙都长着翅膀，迩有长长的肢体，看起来就像是大号的昆虫。”

“它们携带了什么武器没有?”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它们有什么武器，不过它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以将我们所处的整个区域尽收眼底。”

“既然他们只是想看看我们而已，那就随他们去吧。”

埃弗里咬了咬牙道：“遵命，长官。”

一辆运货车从北面慢慢驶进终点站，通常那些有着三个轮子的重型君特机器人都在大门那里忙着装卸货物，但是今天在麦克的帮助下，埃

弗里和伯恩斯将这些君特装卸用机器人部署在围栏和终点站大门中间一字排开，每个机器人都高举藿长满尖刺的耙叉如同举着刺刀的战士一般。这道钢铁防线完美地将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堵在了大门之外。

“好了，达斯!”庞德命令道，“现在可以让难民们通过了。”

1/A小队的队长踩下油门，阻挡在门口的疣猪运兵车慢慢向后退去。直到车子的前轮和照明灯之间大约留出能够容纳四个成年人通过的空隙时，达斯才将车子停了下来。

“我再次提醒大家!”麦克通过终点站的扩音喇叭对难民们说道，“大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惊慌和拥挤，有序地进入车站，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将每个人都运抵安全地点，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配台。”

埃弗里隐隐约约看到人工智能的形象出现在上尉手上的便携式投影器上人工智能玩弄着自己的牛仔帽，指引难民们前往对应的乘车地点，难民们慢慢地向前挪动步伐，站在一旁的民兵们时刻不敢放松警惕，每个人都紧紧捏着手中的突击步枪。

“异星人的战舰现在是什么情况?”庞德问道。

“到目前为止，那个大家伙还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和航向，朝小镇方向驶去。”

“很好，现在到大门那里和我碰头，伯恩斯，你也过来。‘

“长官?”填弗里问道，“我们该拿那些该死的虫子怎么办?”

“告诉你队里的狙击手提高警惕然后马上下来和我碰头。”

埃弗里把突击步枪挎到肩膀上，然后沿着房顶的金属层块一路小跑来到了一个蘑菇状的通风口前。

“我们在水塔那里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埃弗里对隐蔽在这里的杰肯斯和佛希尔说道　。在我下迭进一步的命令之前．密切注意这些家伙的动向并随时向我汇报。。

屋顶陡峭的斜面根本不允许两名新兵跪下或者蹲下踌蔽在这里．他们只能把武器故在通风窗口上．然后静静地守候在一旁。尽管这样有碍千狙击杀敌．但至少两个新兵在这里可以将整个院子的情况尽收跟底．

同时也可以随时观察水堵那进敌人的最新动态。

’下士…?。杰肯斯欲言又止。 ?

’嗯}说吧。。

。那艘异星人的战舰．它现在正沿着浅水湾大道向前推进对吧7。杰肯斯满脸愁容．心事重重地抬起头来看着壤弗里．　。麦克看到有什么人从大道那边朝这里逃过来吗7。

。我一会儿就去问他．”壤弗里保证道．　　。不过现在你必须要保持警惕。一刻也不能分神明白吗7。

。明白I’杰肯斯喃喃道．。谢谢你．下士．。

佛希尔不安地瞅了埃弗里一眼。

我懂我懂．埃弗里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他用眼角的棠光瞥见了另外一对飞虫从西边飞到了中心大街一个写着“艾迭商铺。的广告牌上．埃弗里伸出手来指了指那对新出现的虫于．示意佛希尔注意它们的动向．

’十点钟方向发现两个敌方目标．。佛希尔说道，　”你看到它们了吗7“

“是的。”杰肯斯艰难地咽了下口水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瞄准镜上，“是的，我发现他们了。”

埃弗里伸出手来轻轻拍了拍杰肯斯的肩膀，然后慢慢退到了一旁。

当一星期之前特恩通过广播通讯向丰饶星的居民告知了异星人到来的消息时，几乎没有人想到那些异星人会来攻击格莱德希姆小镇。实际上，尽管总督使用了空前绝后的全频道广播——丰饶星上的所有公共或私人频道都会被强制播放总督的警告——但绝大多数丰饶星居民听到演讲后的第一反应都是莫名和质疑，虽然特恩在广播中一再要求所有居住在奥特加德之外的丰饶星居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首都，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总督这突如其来的迁移警告。

特恩不得不向公众们播放了一段经过精心剪辑的会谈彩像，看到已经近在咫尺的威胁后，公众的情绪迅速被愤怒与不安所点燃。

“总督对这件事已经隐瞒多长时间了?”愤怒的丰饶星居民们奔走相告，“他是不是还隐瞒了更多的真相?”

丰饶星殖民议会的议员们也和公众站到了一起，他们要求总督立刻公布他和异星人接洽的具体细节，否则立刻启动弹劾程序。这些政治上的小把戏只会浪费时间而已——自从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异星人蹲在自己的战舰中已经有一星期之久了，直到他们今天突然从丰饶星高轨道上突然径直朝格莱德希姆小镇驶来。

局势的急转直下几乎让特恩感到绝望，他不得不发布了一条撤离命令，但还是收效甚微。那些居住在格莱德希姆小镇周边地区的居民们不仅仅是移民到丰饶星(丰饶星是人类所有殖民地中最为偏远的一个)，同时还选择了居住在丰饶星上量为人迹罕至的一个定居点上——这里几乎是人类所能到达的最为偏远的地区了。这些居民的独立性都非常强，他们通常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外人打扰，并坚信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而今天，他们不得不为自己坚持独立自主和坚定的信仰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新兵们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从位于议会大厦草坪上的临时露营点乘坐货运列车途经四号磁悬浮轨道线来到格莱德希姆小镇，这里是遭到异星人袭击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杰肯斯父母所居住的地方，是他们的家。

埃弗里顺着梯子从屋顶上慢慢滑下，然后折回终点站大门前。等候在犬门前的难民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父母们拿着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箱，孩子们仍然在欣赏自己小小背包上的卡通图案。埃弗里注意到，一个大概只有三四岁的金发小姑娘甚至还穿着睡袍，她调皮地瞪大眼睛，朝埃弗里做了一个鬼脸，她的父母一定费劲全力才没有让这场席卷整个星球的恐慌蔓延到孩子的身上。

“我很抱歉，戴尔，但是一人只能携带一个包裹。”麦克说道。他站在终点站入口她的全息投影器上，检查着难民的行李携带状况，

希利和1/B小队的新兵们此时正在入口处忙于分类难民的行李。

“哦，我想起来了，另外一个包是替我们可爱的利夫带的，对吧?”麦克朝躲在掂着两个大包的父亲身后的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小男孩眨了眨眼，“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麦克安慰着大家。

假如一名农户的君特机器人出现了什么故障或者他不小心把自家用于灌溉的引水渠弄坏了，麦克总是会第一个出现在那里帮助农户们解决这些细小而繁琐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还没等农户本人意识到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麦克就已经乐呵呵地开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了。所有丰饶星上的居民都喜欢麦克这个和蔼可亲的大叔，此时此刻，他的出现远比民兵和他们手中的步枪更能安抚难民们紧张的情绪。但奇怪的是，在这紧要关头他好像不怎么情愿现身于此。

在民兵部队启程开赴格莱德希姆前的例行通报会上，麦克就表明了自已希望能够在“幕后”帮助难民们逃离小镇的愿望，但埃弗里还是察觉到了一丝异样，麦克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开朗，变得僵硬呆板起来，他那招牌似的幽默性情也一向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异星人人侵的悲剧性事件让麦克对死难者雅到伤心难过，但是埃弗里总感觉这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欧?西格宁少校和麦克相处的时间要比自己多得多，也许她知道一点麦克性情突变的真相吧。

壤弗里穿过大厅中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终点站大门，伯恩斯和庞德上尉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等到埃弗里走到近前，上尉才近乎耳语一般地低声宣布道：“麦克手下的一些君特机器人发现一个车队正在朝着葡萄园行驶而去。”

“一共有多少车辆?”埃弗里问道。

庞德扭头转向麦克，人工智能一定在旁边监听他们的对话，他朝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点头示意后，“不经意”般地伸平了手掌——一共有五辆车子。

埃弗里剐才在屋顶时可以看到葡萄园那边的情况，广袤整齐的葡萄种植园以小镇为中心向四周几近无限地辐射开来，葡萄园大多数新鲜采摘的葡萄以供日常食用，少部分则可以储存起来进行酿酒。

埃弗里清楚，开车前往葡萄因的人希望避开大路，在葡萄种植地里悄悄从异星人的眼皮底下溜回小镇。在此盛夏时节，葡萄园的种植土壤应该已经被晒干并完全硬化，难民们应该能顺利到达小镇。但是既然上尉心事重重地叫自己下来，那么一定是出了什么意料之外的麻烦。

“除了难民的车子，麦克还发现了两艘异星人的运输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庞德说道，“那些飞船和我们在植物园里见到的同属一类。”

“他蚂的。”伯恩斯咒骂道。

“带上这辆疣猪，看看我们是否还能赶得及在异星人大开杀戒前做点什么吧。”上尉伸着脑袋看了看前面拥挤不堪的人群，“不过你们千万不能耽搁太长时间。再来一辆货车，我们就能将这里所有的难民成功转移到奥特加德了，到那时我们也要一起撤离。”

“发现杰肯斯家人的行踪了吗?”埃弗里开口问道。

庞德扭头看了看麦克，人工智能不仅一直在和进入车站的人群打招呼，他还在利用车站四周的监控摄像仪检查人们的脸部信息并和杰肯斯家人在丰饶星人口普查数据库中的档案进行比对，爱克遗憾地摇了摇头——没有发现。

“让我们祈祷杰肯斯的家人现在就在车队中吧。”上尉话音刚落，一枚等离子炮弹落在了距离小镇不远的居民区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呼啸着席卷而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无论最后的那队难民是否能及时赶到这里。”

不到一分钟后，埃弗里和伯恩斯就驾驶着疣猪运兵车风驰电掣般地开上公路向西驶去。埃弗里负责驾驶车辆，伯恩斯则紧紧抓住车后那挺M41防空转轮火神炮(LAAG)，尽管火神炮能将一般的小型目标轻松撕裂，但是和异星人运输舰上那威力十足的等离子炮台相比，它只不过是一件小孩子过家家用的玩具而已。

埃弗里根据麦克上传到疣猪挡风玻璃上的全息地图在公路旁边的仓库区转来转去，那些巨大的建筑几乎完全挡住了下士观察异星人运输舰的视野，终于埃弗里一个急转弯驶出了仓库区，然后重重踩下了刹车。

埃弗里和伯恩斯都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一艘异星人的运输舰盘旋在葡萄园上空，而在它正下方不远处，也就是小镇和葡萄园中间的一片红土空地上，一辆小车和一具大货车的残骸还在剧烈地燃烧着，两辆车子的车门都已经打开——难民们在车子被击毁之前试图避离——但是他们部没能成功，埃弗里看到空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血肉模糊的人类尸体。

埃弗里隐约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大货车的货柜上跳了下来，在引擎燃烧的火光下显得异常夺目——埃弗里定睛一看，正是在植物园领头的那个拿着一把巨大锤子的金甲异星人。这家伙一手拿着一个公文包，一手

握着一具难民的尸体在车子的残骸前面踱来踱去。异星人把公文包和难民的尸体一起扔到地上，然后弯下腰来用爪子撕开公文包翻拽着什么这个大家伙显然还没有注意到两名下士的出现。

“我们来得太晚了。”伯恩斯咬牙切齿道。

‘还不算太晚。”埃弗里看到刚刚被金甲异星人扔到地上的“尸体”动了起来——异星人一把抓起那个挣扎尖叫着的瘦弱男子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这里还剩下一个幸存者。”

伯恩斯紧紧握住了转轮机炮，“让我们给这个一身金光的狗娘养的一点惊喜吧。”

埃弗里死死按住疣猪号的鸣笛控钮，呼啸的笛声完全盖过了异星人运输舰上反重力单元所发出的诡异哀嚎，异星人循着声音抬起头来，恰巧和伯恩斯四目相对。转轮机炮十二点七毫米口径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泻在异星人的身体上，在他的护盾上溅起了一阵阵蓝色的能量波纹。异星人步履瞒跚地向后退去，埃弗里本以为伯恩斯马上就能搞定这个该死的杂种，眼看着这家伙马上就要跌倒在地，突然异星人向旁边一个侧滚躲到了小汽车的后面，一大群飞虫从空中盘旋的异星人运输舰里蜂拥而出。埃弗里尽力控制住车子的平穏好让伯恩斯能够更好地瞄准那些该死的飞虫，但是突然，埃弗里用眼睛的余光瞟到一旁金光一闪。

“抓牢!”埃弗里喊道，急忙给车子挂上倒档，狠狠地踩下了油门。还没等疣猪运兵车向后退出几米，那个一身金甲的异星人便咆哮着冲入公路中央。它愤怒地嚎叫着，狠狠抡下手中巨大的锤子。异星人这一锤子可是威力十足，疣猪的引擎盖和绞盘都被砸成了两半，所幸疣猪的引擎本身没有受到什么损伤，这劲道十足的一击差点将整辆车子掀翻在地。

“碾死这狗杂种!”伯恩斯高喊道，疣猪运兵车剧烈地抖动着下士竭力扶正转轮机炮的枪口。

埃弗里已经重新挂好了车挡，疣猪运兵车呼啸着朝前冲去，狠狠地撞在金甲异星人的胸口，运兵车带着异星人一同冲到了那群漫天飞舞的异星飞虫当中，一只异星飞虫撞碎了疣猪的挡风玻璃，顿时化为了一团血肉模糊的烂肉，埃弗里的护目镜上也被糊上了一层芥末色的液体，埃弗里抓下护目镜扔在一旁，又有一只飞虫尖叫着飞了过来，它一把扑到支撑转轮机炮的锥形炮塔上，张牙舞爪地杀将过来。

“该死的虫子都他妈给我死远点!”伯恩斯咒骂道。那些虫子挥舞着锋利的爪子，企图砍掉下士的胳膊。伯恩斯的胳膊已经被异星飞虫划出了一道伤口，虽然伤势并不严重，但是伯恩斯仍然为自己挂彩而感到雷霆大怒，他掉转炮口将那只该死的虫子轰成了碎片。现在疣猪运兵车带着两名下士已经冲出了异星飞虫的包围，伯恩斯满意地操起机炮朝那些虫子尽情地宜泄心中的怒气。

还没有尽情地驰骋多久，疣绪运兵车又一次突然停下——这次刹车的惯性是如此之大，埃弗里的下巴都快撞到自己的胸膛了，挡风玻璃上飞虫的烂肉也被甩飞出去。这次刹车是埃弗里有意而为之——他驾驶疣猪冲到了小车的右边，恰好将身穿金甲的异星人夹在了两辆车子中间，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异星人现在痛苦地哀嚎着，他的锤子掉落在身体旁，现在只能赤手空拳面对两名下士，狠命而绝望地锤击着疣猪的引擎盖。

“你证在这里等什么呢!”伯息斯朝着埃弗里大喊道，后者拔出手枪对准盎甲异星人的脑袋，却迟迟没有开火“快杀了这个该死的杂种!”

但是埃弗里最终还是没有扣动手枪的扳机，他抬起头来不屑地望了空中的异星人飞船一眼：“来一炮轰掉我的脑袋啊?只要你敢，我保证拉这个金甲杂种一起上路。”

异星人运输舰上的炮塔始终对着地面上的疣猪运兵车，蓝色的等离子能量球在两端分叉的炮口里闪闪发光，但无论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操控着炮台，它都注意到了埃弗里的警告，炮塔始终没有开火。

“伯恩斯，把那个幸存者拉上车来。”

“你难道疯了吗?”

金甲异星人停止了疯狂的锤击，它死命推动起疣绪运兵车裸露的发动机，试图让自已脱离这两车相夹的困境，埃弗里又给车子加了一点儿油疣猪飞速旋转的后轮深深陷入了葡萄园的泥土中，车身将金甲异星人夹得更紧了。

“快点儿!”埃弗里高声喊道。

异星人停止了疯征的锤击，转而痛苦地嚎叫起来，伯恩斯从疣猪车后的机枪塔上跳下来，快步来到受伤市民身边。异星人运输舰上的炮塔在他和埃弗里之间来回旋转着，却迟迟不敢开火。伯恩斯帮助那个受伤

的男人站起身来，然后架着他的胳膊将他扶到了疣猪的乘客座位上。

“放心吧，你会没事的。”伯恩斯扣住男人位子上的安全带，埃弗里扭过头来对他安慰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几乎赤身裸体——只穿了一件拳击短裤和一件几乎已经被烧化了的白色背心，他的脸上和手臂上到处都是二级或者三级程度的烧伤。男人抬起头来挣扎着想要说些什么，埃弗里朝他摇了摇头，“没事儿放松点，尽量保存体力。”

“我上来了。”伯恩斯重新端起了机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埃弗里狠狠地盯着眼前的金甲异星人，“一会儿我油门全开你立刻把这个狗娘养的脑袋打爆。”

伯恩斯咕哝道：“一言为定。”

埃弗里狠狠地踩下油门，疣猪运兵车猛地向后一退，金甲异星人重新哀嚎起来。他瞄到一眼异星人身上的伤势，对方的右腿被撞得血肉模糊，腿上的盔甲被疣猪擅得粉碎，两根骨头裸露在鲜血淋漓的伤口外面。

异星人的伤势虽然严重，但正是腿上的重伤，救了它一命——就在伯恩斯瞄准它的脑袋开火时，这个家伙恰巧因为腿力不支而一下子跌到在地，从而躲过了脑袋开花的悲惨命运。埃弗里操控着疣猪急速掉头，速度之快以至于伯恩斯根本无法重新瞄准已经倒地的异星杂种，就在这时，空中的异星人运输舰也开起火来，一串串等离子炮弹在飞速行驶的疣猪身后爆炸开来，两名下士带着他们救出的惟一幸存者加速逃往轨道交通终点站。

“上尉!”埃弗里对着麦克风大喊道，“我们正在返回的路上!”

“我们已经和那些在空中飞舞的虫子交上火了!”庞德回答道，埃弗里甚至能够听到通讯频道里传来的开火声和叫喊声，“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最后一批平民登上列车，需要你们来吸引一些敌军的火力!”

“伯恩斯，你看到另外一艘异星运输舰了吗?”

“在水塔那里!下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

埃弗里驾驶着疣猪开上了格莱德希姆的中央大道，不一会儿他就看

到了那艘盘旋在轨道交通终点站的异星人运输舰，那该死的杂种正在肆无忌惮地扫射。伯恩斯对准异星人运输舰的腹部一阵猛射，对方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了过来。但坡弗里的动作更快，他已经踩下油门，疣猪运兵车呼啸着急驰而去，错失目标的等离子炮弹在车子的身后接二连三地爆炸开来。

“它上钩了!”伯恩斯高喊道，“快走，快走，快走!”

埃弗里将油门死踩到底，疣猪运兵车呼啸着朝着小镇东边飞速驶去。尽管伯恩斯不住地对其猛射，异星人运输舰还是逐渐追了上来，埃弗里甚至能够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阵等离子的灼热感。

“抓紧了!”埃弗里拉下紧急制动器，猛地将车子转向右边。疣猪的前轮紧缩，而后轮一下滑向了左边，车子绕着水塔打了个转，埃弗里扭过头来想看看幸存者的情况，却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

“你那里现在情况如何?”麦克的声音从埃弗里的头盔中时断时续地传来，面对眼下的巨大危机，人工智能还是显得如此从容不迫。

“还能勉强撑上一段时间吧。”埃弗里看到异星运输舰加速超过疣猪，不由得苦笑了两声。异星人运输舰迅速掉头，在倾斜下如暴雨般的等离子能量弹之后，紧接着就消失在格莱德希姆大酒店的后面。

“所有人都撤走了吗?”

“所有人都安全撤离，现在只剩下你们了。“麦克回答道。

埃弗里驾驶着疣猪运兵车风驰电掣般冲向终点站，朝终点站方向远远望去恰好看见一辆货运列车缓缓驶出。正在不断提升速度。“再给我们派一列车厢过来，我们马上就到!”

“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麦克回答道，“退回去，返回葡萄园那里。”

“那是在找死!”伯恩斯喊道。

埃弗里猛地拉住变速杆，“那艘异星运输舰现在紧跟在我们的屁股后边，麦克!”

“我知道。”人工智能的回答听起来自信满满。

几秒之后，疣猪运兵车冲人了一个勃朗第葡萄园中。“我们到了，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距离你现在位置东面两点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处紧急备用侧线轨道。”麦克回答道，“我会在那里安排一辆货车等你们。”

就在这时，异星人运输舰又跟了上来，埃弗里驾驶着车子又躲过了异星人运输舰的一连串射击，继续朝麦克指示的地点驶去。

“嗯，这么说吧，其实用‘等’这个词并不准确。”麦克继续道，“你那里现在的车速是多少?”

“时速一百二十!”

“好极了，就照着这个速度继续开下去。”

埃弗里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尽力控制着车身的平衡，葡萄园的道路是如此崎岖不平，他根本无法做到车速和平稳两者兼顾。

“稳点!你这杂种!”疣猪在一个深坑里面狠狠颤了一下，车后的伯恩斯忍不住高声喊道。

埃弗里满耳充斥着LAAG机炮开火如同暴雨一般的轰鸣响声——以及那些铜质弹壳落在疣猪车板上的清脆撞击声。

“不爽就来啃我的屁股吧!”一发灼热的等离子弹滑过两名下士的头顶，埃弗里甚至能感觉到制服上的汗水都要被蒸发殆尽了。

“不是说你!是在说我们后面的那个杂种!”

异星人运输舰在空中开始了z字形运动，炮弹接二连三地炸响在疣猪运兵车四周。埃弗里心里明白，再这么拖下去异星人终究会一炮轰掉疣猪。

“麦克?”

“保持车速继续前进!马上就要到了……”

异星人飞船的火力变得更猛了，等离子炮弹毫无停歇地落在地面。埃弗里伸出手来抓住受伤男人的脖子一把把他拖到座位前方——在疣猪

穿过一片被蒸发的紫色葡萄气雾前把他的脑袋按了下去。

‘我们马上就要被烤熟了!”埃弗里高声喊道，他的脸上和身上到处沾满了粘乎乎的葡萄汁蒸汽。

突然，什么东西在背后猛然炸开来。

“太神啦!”伯恩斯欢呼道。

埃弗里没能亲眼目睹异星人飞船挂掉的全过程——它是如何起火爆炸，并一头栽倒在葡萄园上的。但他看清了终结异星人运输舰的“凶手’——大量君特农作物喷粉机器人由北而南一字排开。麦克在这里精心设下了陷阱，指引着那些亚音速的变向导弹沿着异星人运输舰飞行的轨迹向其袭去。运动轨迹单一，注意力完全被疣猪所吸引，导致了异星人飞船的最终覆灭。

“侧线轨道人口就在前面。”麦克对埃弗里提醒道，如同刚才什么刺激爽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已经停住了货运列车，但我们的主要目标刚刚将它的巡航速度提升了三分之一。”

就在疣猪运兵车驶入两块葡萄园地之间的贫瘠土地时，埃弗里掉过头来向南边的候车平台驶去。他看到货运列车从西边飞速驶来，速度渐渐慢了下来，麦克肯定是通过君特机器人的摄像头观察着疣猪运兵车的一举一动——在必要的时候调整货运列车的速度，就在埃弗里驾驶着疣猪驶入候车平台的斜坡时，货运列车恰好停了下来。疣猪运兵车从庞德上尉、希利和一大群新兵身旁驶过，慢慢在车厢一旁停了下来。

“希利!”埃弗里从座位上一跃而下，高声喊道，“我们这里有伤员，快点过来!”

医护兵已经朝疣猪运兵车飞奔而来，杰肯斯和佛希尔紧随其后。

杰肯斯盯着跟前这个遍体鳞伤的幸存市民，脸上的表情极为愤怒，同时更多的是迷茫和不解，“萁他的人在哪儿?”

“就剩下这么一个幸存者。”伯恩斯把位子上这个已经神志不清的男人轻轻抱下故到了地板上。希利低头看了看男人的伤势，不禁摇了摇头，他回身从医疗箱里拿出消毒绷带，慢慢把绷带绑在了男人几乎已经被烧焦了的胸膛上。

杰肯斯绝望地盯着埃弗里，“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再回去继续救人!”

埃弗里不置可否地拒绝道，“不行。”

“不行，你说不行!这是什么意思?”杰肯斯尖叫起来。

“士兵，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伯恩斯朝着杰肯斯怒吼道。

埃弗里回头瞪了伯恩斯一眼，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

“异星人的战舰正朝小镇飞去。”他走到杰肯斯身边，“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就等于是去白白送死。”

“但是，我的家人怎么办?有谁去管管他们的死活吗?!”杰肯斯哀嚎道。

埃弗里轻轻按住杰肯斯的肩膀，但是对方马上甩开了他的手臂。

埃弗里和杰肯斯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他发现对方紧紧握住不断颤抖的拳头，他想过安慰，想过瞒骗，想过斥责，但是他最终意识到，告诉杰肯斯一切真相才能让眼前这个已经歇斯底里的新兵恢复理智来。

“他们都去世了，我很抱歉。”

瞬间杰肯斯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跌跌撞撞地爬到旁边的一个货舱后面，乘着升降梯来到赞舱的驾驶室中——假如货舱上升到丰饶星的轨道站就可以和推进器台体成为一艘货运飞船。货舱沿着轨道电梯加速离开了艾达大陆，透过舷窗，杰肯斯看到整个格莱德希姆小镇都被笼罩在异星人战舰巨大的阴影下，等离子光束如倾盆大雨一般朝小镇倾泻而去。

格莱德希姆化肥储藏仓库被等离子光束所彻底点燃，熊熊的火焰足以在黑夜照亮整个小镇，炽热的火焰融化了仓库的金属结构，太火燃烧到明天都难以熄灭，最终，埃弗里还是会乘着电梯找到杰肯斯，并且将这个悲痛欲绝的新兵送回他的新兵弟兄们当中，但是现在，他只是静静站在一旁，看着希利小心处理他们刚刚从小镇上抢救出来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看着医护兵手忙脚乱地处理着地上男人的伤口，埃弗里突然意识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这场噩梦的开始而已，假如欧?西格宁少校的撤

离计划仅仅是将丰饶星的人们聚集在奥特加德，那么他们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无法使地面上这个奄奄一息的男人——还有其他所有惊恐无比的丰饶星难民们最终得以活着逃出生天，最多只是推迟所有人最终毁灭的时间而已。

第十八章

存在圣迹的未知星球附近轨道

异星人空间站的规模远远超出了达达布的想像，虽然空间站内部阴冷潮湿而且昏暗无比，但达达布还是能感觉到空间站正在近地轨道上飞速旋转着——一扇曲面的双层舱壁就是分隔空间站内部和外界真空环境的惟一屏障，咕噜人从迅疾移形号上带来的一叠叠能量核心在漆黑的空间站内散发着幽暗的蓝色光芒，勉勉强强能够作为光源来使用。

鬼面兽们认为这座轨道空间站是异星人用于将货物在地表和宇宙空间进行运输的升降装置，在麦卡布斯的指示下，咕噜人在异里人空间站的每一个联接耦合站中都设立了一个检查前哨站——联接耦合站的下方接有一条连接地表的金色轨道电梯，而上面则是弧状的空间站主体建筑。

达达布心里并不清楚，在冷落了这个异星人空间站如此之多个时间循环之后，鬼面兽酋长为何又突然重视起它来，他实在搞不明白鬼面兽酋长为何如此急切地命令咕噜人在空间站上设卡布防。假如异星人空间站里藏有什么威力巨大的武器的话，那么迅疾移形号早在靠近异星人星球轨道之前就会化为一坨坨漂浮于太空中的宇宙垃圾了。不过话说回来，达达布也不想对鬼面兽酋长的心思做过多无调的揣摩和猜测，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诡秘气氛正在鬼面善战舰里传播开来，如同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正在酝酿一般令达达布感到些许不安——鬼面兽酋长和护卫队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一切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前能够离开巡洋舰在这鸟不拉屎的异星人空间站上谋份差事让达达布很是心满意足。

为了登陆异星人的轨道空间站，达达布一伙人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周折，首先，异星人空间站的所有气闸门都不足以容纳一艘幽魂运输舰通过其中，百般无奈之下，鬼面兽们终于选择使用和豺狼人登陆异星人运输舰完全相同的办法来突人空间站内部——使用舰载的突击钻头硬碰硬地击穿空间站的舱壁。其实，用冲击钻击破异星人空间站舱壁的主意还是达达布最先提出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绝妙的破壁良方招致了塔塔罗斯的猜忌和疑惑。

安全指挥官塔塔罗斯拉住达达布，质问他到底如何想出这么一个精

彩绝伦的破壁方法，达达布不得不将这项“功劳”归于工程师比较轻的奇思妙想。达达布可不想自掘坟墓，主动承认在豺狼人“海盗船”上带有污点的“斑斑劣迹”，与此同时，达达布还想继续提升工程师在鬼面善心目中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直到现在，比较轻还是没有能够完成对幽魂运输舰的维修工作，其进度之缓慢已经快让塔塔罗斯彻底丧失了原本就不多的耐心，在达达布即将出征登上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之前，工程师曾经比划着向咕噜人保证说已经快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了，但是在咕噜人执事的眼里——至少从幽魂运输舰的外观上来看——这个破破烂烂的大家伙离被彻底修复还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出乎达达布意料的是舰载突击钻这次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在异星人空间站的舱壁上打出洞来，和异星人运输舰不同的是，异星人空间站的双层舱壁之间央杂着某种特殊的互动抗性金属材料——这些海绵状的黄色液态泡沫金属会在空间站舱壁遭受陨石和太空垃圾撞击之时立即将受损的撞击部位填充修复。不过最终，舰载突击钻还是击穿了异星人空间站的舱壁，塔塔罗斯和沃勒努斯率先穿过闪闪发光的能量盾跳入异星人的空间站中，他们手持长钉步枪，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令达达布感到吃惊的是，两个鬼面兽并没有在空间站中待上太长时间来污染那本不新鲜的舱内空气——在确认了整个异星人空间站如同迅疾移形号上的生命探测器所探测得到的结果一般毫无生气之后，塔塔罗斯和沃勒努斯就乘船返回巡洋舰，留下达达布继续率领六十个咕噜人继续看守包围异星人空间站。咕噜人执事命令下属启动能量核心，并将甲烷补充装置和其他一些照明设备搬入空间站。

塔塔罗斯将一把等离子手枪交给了达达布，尽管咕噜人执事没兴趣开上两枪玩玩，但他最终还是不得不顺从地将手枪挂于腰上，以暂时取悦眼前这位喜怒无常的酋长，然而收下塔塔罗斯的手枪却让达达布尝到了意外的惊喜，将手枪调至最低输出功率时，这件武器可以作为一个照明度绝佳的火把来使用——如同一块祖母绿的宝石一般在漆黑的空间站里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很快达达布就将所有咕噜人在空间站各处配置完毕，他在每个联接耦合站上都部署了八到九个咕噜人进行守卫与警戒。

掐指细算，他们离开鬼面兽巡洋舰来到这个阴冷湿暗的地方已经快要三个睡眠循环的时间了，达达布每间隔半个睡眠循环时间就要在空间站上巡视一圈，检查属下们在各个联接耦合站的警戒状况。他在空间站漆黑的走廊里懒散地踱着步子，同时还挥舞着用以照明的等离子手枪。

空间站的走廊一路笔直(除了在每个联接耦合站需要转向的地方)，无论身在哪里都能够看到相邻两个联接耦合站中的能量核心所散发的蓝色光芒，所以这样的巡逻既不紧张，也不危险，正合达达布的心意。

但是达达布的信心——或者说是他现在无比舒畅的好心情——都源自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虽然说出来很奇怪，但达达布在异星人空间站上所待的短短三个睡眠循环的时间，让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今生最为快乐的一段日子——在宁静首相下属神学院里的学徒时光。

达达布和其他几个咕噜人学徒们合住的宿舍位于首相圣塔的底部，拥挤不堪且采光极差，在博爱之城度过的不计其数个人工制造的夜晚中，咕噜人学徒众们簇拥在温暖的能量核心周围，轮番吸食食物软管里的液体食物，互相提问记背着课堂上所学的神圣符号和文字所代表的含义。尽管宿舍条件极差，生活环境相当糟糕，但是达达布仍然十分珍惜和学徒伙伴们来之不易的宝贵友情，他原本希望异星人空间站的环境能激起那些来自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的咕噜人的一丝同感，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仍然对达达布喋喋不休的宗教布道没有丝毫的兴趣。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人想去博爱之城看看吗?”咕噜人执事问道。

守卫异星人空间站中央联接耦合站的八个咕噜人紧紧靠在一起，硬实的小手举起到启动的能量核心跟前进行取暖。粉红色的能量核心向外映射出诡异的光芒，咕噜人执事清了清嗓子，想要快点发表完自己的观点然后继续巡逻．

“在我们返程时，我很乐意资助一名幸运儿和我一同前去朝圣。”虽然达达布做出了如此慷慨的邀请，但是围坐一团的八个咕噜人依然无动于衷，看到自己兄弟们的漠然与冷溃，达达布不由得在面具里轻轻叹了口气。每一个星盟真正的虔诚信众心中都会怀揣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亲自到星盟的神圣首都博爱之城，亲身领略那里的宏伟与壮观，宁静与华丽。但是问题在于，先知大人的神圣都城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中，于此同时各个星盟殖民地和舰队集群相距甚远，相当一部分星盟信徒倾其全力也无法凑足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昂贵旅费。尽管自己已经提出了如此丰厚的优待条件，却仍然没有一小咕噜人愿意和自己一同踏上那神圣的朝圣旅途。

“不说别的，单单是博爱之城上那宏伟壮丽的神圣战舰就值得我们倾家荡产去看一眼。”达达布用粗短的指头在半空中比划着先行者无畏号战

舰那三角形状的大致结构，“先行者的无畏号战舰真称得上这凡世间最为令人敬畏鼓舞的存在了，当你身处低级区域(注：低级区域同时也是博爱之城上较低身分种族所居住的地势最低的区域)仰望无畏号战舰时，那感觉更是棒极了，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我的堂兄，他曾经就在那个地方居住过一段时间。”巴帕帕终于开口说话了，他是这里惟一一个参加过达达布“二十人特别学习班”的咕噜人，一名身材异常魁梧的名叫弗里姆的咕噜人很快瞪了巴帕帕一眼，于是惟一一个稍显热心的听众赶忙闭上了嘴巴。

弗里姆坐在一大堆补给箱上面，全身上下硬质的皮肤上布满了可怖的伤口和疤痕，这些可怕的印记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星盟大型殖民地底层舱室作为苦力而遭受的种种非人虐待。达达布心中很清楚，无端招惹一个能够从地狱里逃出升天的咕噜人极不明智，但他还是忽视弗里姆的“警告”，希望将这来之不易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哦，是吗，他住在哪个区啊?”

巴帕帕都目光散乱而无神：“我……我不知道。”

“你的堂兄，他叫什么名字?”达达布坚持问道，“说不定我们还认识呢。”

虽然两人相识的几率几乎为零，但是达达布还是希望和巴帕帕就这样闲扯下去弗里姆这样的“捣乱分子”正在挑战自己的权威，而达达布必须竭尽全力挽回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帕姆之子，哑哑皮。”巴帕帕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原籍巴拉荷诅咒火山地区。”

咕噜人们基本没有姓氏，他们通常用自己的名字和家族元老们的出生地点来区分彼此，达达布知道帕姆既可能是巴帕帕的叔叔也可能是他的曾曾曾祖父，甚至有可能是一位巴帕帕家族的传奇英雄。而巴拉荷则是咕噜人的母星，但达达布并不熟悉巴帕帕刚才提到的那个地方，尽管如此他还是锲而不舍地问道。

“他为传教部门工作过吗?”

“他侍奉于那些精英，听候他们的调遣。”

“他是一名战士吗?”

“不他是一名精英的卫士。”

“他一定非常勇敢。”

“或者是愚蠢至极。”弗里姆在一旁哼了一声，从补给箱柜里面摸出一包食物，“就像那可怜的宇尔一样。”

他把吸管尖锐的一端插人食物包中开始大吸特吸起来，坐在能量核心一旁的咕噜人们靠得更紧了。咕噜人执事其宴并不清楚鬼面兽们初次登上异星人星球的具体过程——他不清楚在花园里同异星人进行的谈判是否取得了什么可观的成果。就在鬼面兽们登上异星人墨球表面的同时，他正守候在智能发光器前，专心致志地观察着智能发光器反馈回来的种种情报。但是达达布知道，巴帕帕和绝大多数“学习班”的咕噜人都曾经跟随鬼面兽登上了异星人星球的土地。经过了达达布的“精心调教”，这些迅疾移形号上前途最为无量的咕噜弟兄们得到了鬼面兽酋长麦卡布斯的青睐，毒终“光荣”地率先踏上那未知的异星土地。

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名叫宇尔的咕噜人，再也无法和弟兄们一起返回太空了。达选布曾经询问过宇尔“牺牲”的具体过程，但是巴帕帕和其他咕噜人全部避而不答。最终，达达布鼓起勇气直接来到迅疾移形号上的宴会大厅，当面对着麦卡布斯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和不解。

“他不服管教违抗命令，塔塔罗斯将其就地处决。”鬼面兽酋长回答的坦率与直白令人吃惊，“你的学生们经过了如此之久的课程还是一无所获。执事，他们还是如此愚笨无用，简直像是一群吃屁的垃圾。”

这样的指责让达达布内心深深不安：“我为自己的失职而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酋长大人，还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麦卡布斯望着镶嵌在大厅地板上的华美图案，满是银白毛发的双臂背在身后。自从满含兴奋喜悦之情将发现种使和大量圣迹的消患报告给宁静副首相之后。麦卡布斯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自己收到议会发来的回复电文的具体内容。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过后，达达布感觉不妙，他朝鬼面兽酋长俯身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离开了大厅。

“究竟哪个是更大的罪过?”咕噜人执事已经快要走出大厅，麦卡布斯那如同闷雷一般的声音突然响起，“违背命令还是褒渎神圣?”

“我认为应该斟酌情况之后再下论断。”达达布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用词，“任何胆敢公然挑战神圣先知的行为都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同样，任何胆敢毁坏亵渎圣洁遗迹的行为也绝无善果。”

“我们的神圣先知……”麦卡布斯喃喃道紧接着陷入了沉思中。

“酋长大人，有什么我能为您服务的吗?”达达布突然意识到麦卡布斯并不是心血来潮地在这里装腔作调，眼下鬼面兽酋长一定碰到了什么迫在眉睫的巨大危机。但是麦卡布斯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只是挥了挥巨大的手掌，示意达达布可以退下。

达达布慢慢走出大厅，他小心翼翼回头望了一眼，鬼面兽酋长缓缓走入代表着疑惑纪元的环带：一个由一圈黑色的乳色蛋白石所围成的壮丽环带，红黄蓝三色星星点点地点缀其中。达达布原本以为麦卡布斯会在神圣的环带跟前伸出双手开始祈祷，或者是敬重地伫立在旁边默默沉思，但是令达达布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麦卡布斯只是抬起一只巨大的双趾脚掌，如同扫除什么污秽之物一般狠狠踢向地面上的镶嵌环带。这件事过后没有多久，麦卡布斯就命令咕噜人部队登陆进入异星人的空间站中。

“快跟我来，巴帕帕。”达达布摸了摸还在发热的能量核心，“是时候去完成议会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我需要一名得力的助手同我一起前往。”咕噜人执事的无畏震慑住了桀骜不驯的弗里姆，他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带上一个能量核心。”达达布背起地板上面的工具箱包，对巴帕帕说道，“我们需要它来为我们照明指路。”

达达布扭头走向异星人空间站的核心舱室，没走多远他就听见背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响声，达达布微微一笑，放慢了自己的步子。巴帕帕抱着能量核心，一路小跑地追了过来。

“我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执事?”

“我想，我们要去异星人空间站的核心控制舱。”

“那我们这是要去找些什么东西呢?”

“等到了就知道了。”

根据迅疾移形号上的智能发光器所提供的情报,异星人空间站上没有任何稍有价值的信息或者情报线索，既没有圣迹的影子也没有一丁点关于神使的蛛丝马迹，这里简直空旷极了。但是达达布心里清楚，一定还有更多的异星人智能小盒子隐藏在这个空间站里，他希望从中能够发现可以帮助麦卡布斯锁定神使位置的关键情报——达达布从麦卡布斯的眼神中读出了深深的恐惧，先知大人们“赏赐”给鬼面兽酋长的恐惧与不安。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圆柱形的小房间，每次达达布巡逻经过此地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多瞄它几眼。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房间是整个异里人空间站中面积最大的封闭型舱室；其次，这个房间的舱门紧紧关闭着，这更加引起了迭迭布的怀疑——里面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房门紧闭难不倒我们聪明的咕噜人执事，他摸出工具箱中的专业撬杆，三下五除二地撬开了房门。两个咕噜人蹑手蹑脚地摸入房间，巴帕帕怀中的能量核心在漆黑的房间中投下了一片诡异的蓝色光芒。

顺着地板上盘根错节的电子线路朝房间内部继续深入，达达布发现这些线路竟然连接着七座排列成弧形的数据塔库。达达布在用自己粗短的小手掰开塔库的金属挡板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里面藏有何物，他知道了自已的猜测是正确的，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依靠自己的直觉就在异星人空间站上找到了如此珍贵的数据资料。

“你这是要去哪儿?”看到达达布连滚带爬，慌里慌张地朝走廊的另外一端飞奔而去，巴帕帕不解地问道。

“我要尽快回到巡洋舰上去!”达达布用力从房间半开的门缝中挤出，“你就留在这里!在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踏入这个房间半步!”

达达布一路狂奔来到了停放幽魂运输舰的舰载突击钻前，他没有理睬沿途岗哨中遇到的所有咕噜人，他生怕他们中会有人继自己之后发现异星人空间站上所隐藏的秘密，直到穿过能量护盾来到运辅舰内部，达达布才接通了与迅疾移形号对话的通讯频道。

达达布请求立即调拨一艘运输舰将他带回巡洋舰，但是巡洋舰上负责联络通信的鬼面兽告诉达达布他必须先耐心等待一会儿——巡洋舰上仅有的可以正常使用的三艘运输舰中的两艘正在别处执行任务，而剩下的一艘则是在机库中留作备用，达达布等不了太长时间，他焦急地解释

自己有极为重要的情报需要当面向鬼面兽酋长进行上报，无奈巡洋艘上的鬼面兽舰桥官员只得答应达达布立即起飞的请求。

没过一会儿达达布就身处幽魂运输舰的船舱中，咕噜人执事静静地站在一名长着棕色稀疏毛发的名叫卡里德的鬼面兽飞行员身边，突然飞行员收到了一条发自迅疾移形号进洋舰上的通信报告。

“我们现在必须立刻停止前进，留在原地。”卡里德伸出手来点了一下前方控制面板上的一个全息控制符号，幽魂运输舰慢慢停了下来。达达布心里明白，自己强行呼叫执行这次飞行已经有些无理莽擅，他可不想冒冒失失地对飞行延迟的问题多加指责，但是令达达布感到吃惊不已的是，卡里德用着一股难以置信的腔调重复了一遍刚才自己所听到的通信内容，“巡洋舰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地点就位于机库中。”

达达布的急躁与不安迅速转化成了难以抑制的恐慌，战斗?机库里面?那毫无任何自保能力的“比较轻”现在情况如何?工程师到底有没有被卷入那该死的战斗中?卡里德因为恐惧和不安所所散发出的剧烈体臭迅速传遍了整个船舱——达达布心里清楚，无论如何鬼面兽飞行员会遵守命令，原地待命，而自己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鲜血、伤口和疤痕见证了麦卡布斯一生传奇的经历，经历了如此多的血雨腥风，鬼面兽酋长对于疼痛的忍耐程度，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尽管如此，大腿腿骨断裂那撕心裂肺的痛苦还是让麦卡布斯感到难以忍受。沃勒努斯(也就是当麦卡布斯被人类击伤时位于幽魂运输舰驾驶舱的鬼面兽战士)用两条磁性夹板固定好鬼面兽酋长严重受伤的大腿，麦卡布斯心里清楚，眼下只有使用位于迅疾移形号上的手术恢复设备，自己严重的腿伤和刺骨的疼痛才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疗与缓解。

不幸的是，鬼面兽酋长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喘息之机，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往日宁静安全的机库瞬间就变为了弹片横飞的可怕战场，要不是麦卡布斯反应神速，他可能早已命丧黄泉。

鬼面兽酋长所乘坐的幽魂运精舰四周堆满了兵蜂密密麻麻的尸体，数量多得简直难以数清。塔塔罗斯无往不利的长钉步枪干掉了相当一部分漫天乱飞的兵蜂，剩下的则如同没头苍蝇一般在机库顶端横冲直撞，突然一只兵蜂趁乱杀出，它挺立着坚硬而锐利的头骨，径直向塔培罗斯袭来，塔塔罗斯手臂一抬，一发赤红的长钉不偏不倚地击中了兵蜂的肚皮，刚才还嚣张无比的小飞虫顿时化作一团黄色的尸块和烂肉从空中纷

纷落下，

“都给我安静!”塔塔罗斯挥舞着手中的长钉步枪，“有抗命者格乐勿论!”

塔塔罗斯身上的信号传输器将自已的话翻译成兵蜂可以理解的简单语言——如同摩擦翅膀一般的刺耳响声在空旷的机库里回响起来。

麦卡布斯用尽全力对塔塔罗斯喊道，“停火!快停火!”

“它们还会回来的!它们会杀了它!”塔塔罗斯回答道，他的左臂将瑟瑟发抖的工程师紧紧搂在怀里。

鬼面兽酋长把手中的浸血圣锤用作拐杖，一步一瘸地从幽魂运输舰的运兵舱里慢慢走了下来。看到酋长归来，肆意造反的兵蜂们立即收敛了不少，他们全都乖乖地飞到远离地面的机库顶部横梁上面，麦卡布斯心里清楚，兵蜂们暂时的“安分守己”并不能说明他们已经彻底冷静下来，鬼面兽酋长强忍着腿部的剧痛，步履蹒跚地来到了自己侄子的跟前。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当幽魂运输舰运兵舱的舱门打开，先前负责袭击骚扰人类城市的半打兵蜂便一窝蜂地冲杀出来，他们的目标直指工程师——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当时正从损坏的幽魂运输舰旁返回到自己的临时工作室中，触手上卷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仪器和乱七八糟的部件。更多原本就待在机库中的兵蜂加入了袭击工程师的行列，要不是塔塔罗斯及时赶来驱赶兵蜂，比较轻早就被这些发疯的飞虫撕成了碎片。

“把工程师给我放下。”麦卡布斯慢慢踱到塔塔罗斯面前，尽管受伤的部位已经安上了夹板，但鬼面兽酋长还是能感觉到两块撞碎的骨骼已经完全错位，“否则害死它的就会是你。”

塔塔罗斯扭头死死盯着空中蠢蠢欲动的兵蜂：“不!这些兵蜂已经完全发疯了!他们已经失去控制了!”

“放开他!”麦卡布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不想把这句话重复第二遍。”

塔塔罗斯扭过脸来死死盯着自己的叔叔，他张开大嘴怒吼起来，鬼面兽酋长明白自己的侄子已经杀红了跟，但是刺骨的疼痛早巳耗干了他所有的耐心，说时迟那时快，鬼面兽酋长冷不防一记重拳轰向塔塔罗斯

的腹部，鲜血从塔塔罗斯口中喷涌而出，这重重的突然袭击终于让塔塔罗斯松开了手，摆脱了束缚的工程师迫不及待的舒展起自己的身体来，刚才塔塔罗斯实在是将工程师“束缚”得太狠，以至于比较轻的浮空气囊都被压扁了。

“给工程师腾出足够的空间来!”麦卡布斯咆哮道，塔塔罗斯不大服气地向后退了两步，此时鬼面善酋长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去对自己的侄子教训什么。

力图尔死了，这个经验严重不足的新手在对异星人残党的追击中落入了对方设下的圈套。当年轻鬼面兽战士驾驶的幽魂运输舰摇摇晃晃地坠向地面时——力图尔被卡在受损变形的驾驶舱中，飞船落地之后立即燃起了熊熊烈火，塔塔罗斯(当时他也正系着安全带待在同一艘幽魂运输舰的运兵舱中)也差点被燃起的大火烤成焦炭，尽管如此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返回船中希望救出被困在驾驶室里的飞行员——塔塔罗斯竭尽全力试图抬起那扭曲断裂的金属横梁以让被压在下面的力图尔得以选生——但是炽烈的火焰实在是太猛烈了。当麦卡布斯秉坐的幽魂运输舰过来将塔塔罗斯救走时，鬼面善酋长甚至能够从自己侄子的身上闻到力图尔被烤焦的恶臭。

但是麦卡布斯心里清楚，自己应当为力图尔的死负上最为主要的责任，他本可以将自己的手下安排在位于高轨道的巡洋舰上居高临下地观赏异星人星球被化为灰烬，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再次来到星球表面，但是麦卡布斯斟酌再三还是下定决心继续派遣部队去搜寻圣迹——虽然这直接违抗了最高议会所下迭的完全摧毁异星人星球和彻底消灭所有异星人的命令，但是眼看着智能发光器上显示异星人城市中遍布着不计其数的神圣遗迹，毫无疑问那些异星人希望能够带着圣迹一同逃离他们行将被毁的家园故土——麦卡布斯实在难以忍心下达命令毁掉这触手可及的神圣遗迹。

虽然公然违抗先知的神圣旨意将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但麦卡布斯还是认为如果先行者的超神遗迹毁于他手，一切将会变得更加复杂。虽然他毫不关心异星人的死活——这些肮脏龌龊的畜生本来就是为了供人宰割而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假如能够有机会找到数量惊人的神圣遗迹——特别是万年难见的圣洁神使，麦卡布斯还是十分乐意暂时推迟对异星人星球的毁灭行动。

比较轻身体上的数个气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伤，两只兵

蜂蹑手蹑脚地来到幽魂运输舰的运兵舱上，它们刚要穿过半开的舱门溜进比较轻的工作室，工程师做出了一个让麦卡布斯大跌眼镜的举动，它将身体上的完好气囊充气到正常状态的两倍大小，然后开始挥动触手鞭打起自己的身体!麦卡布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工程师的一只触手将它拉了回来。

“天哪，看在神圣先知的份儿上，它到底要干什么?”塔塔罗斯惊慌失措地大喊道。

“沃勒努斯!”鬼面兽一边躲避工程师其他触手的击打，一边愤怒地命令道，“立即给我干掉这两只该死的飞虫!”

一身棕褐色皮肤的鬼面兽掏出长钉步枪，毫不留情地将两只兵蜂轰成肉酱。两名同伴的惨死给了剩余兵蜂以极大的心理震撼，他们顿时安份了许多。但是沃勒努斯精妙的双杀却让工程师愈发不安惊慌起来，比较轻更加用力地挣扎起来——它好像要用自已独特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什么。

麦卡布斯向着沃勒努斯招了招手将工程师交给他进行看管。“立即和咕噜人执事取得联系。”麦卡布斯有气无力地倚靠在浸血圣锤上。

沃勒努斯的通信器具嘶嘶地响了起来，“酋长，执事就在巡洋舰的气闸门外。”

“那太好了，赶快放他进来!”

达达布所乘坐的幽魂运输舰缓缓滑过机库外围的能量护盾，慢慢停在鬼面兽酋长座机旁。咕噜人执事小心翼翼地从兵蜂堆积如山的尸体空隙中慢慢穿过，还没等他来到酋长身边，麦卡布斯就指向工程师劈头盖脸直接问道：“立即告诉我，你的工程师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达达布和比较轻躲在一旁，目中无人地开始了两人冗长的对话——这一刻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手指和触角的示意与比划。

“够了!”鬼面兽酋长彻底失去了耐心，“快说!”

“我为自己的迟来而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酋长大人。”咕噜人执事的声音很紧张，“与此同时，工程师也要求我替它向您致歉，它希望您能将这些不停干扰其工作的兵蜂调离到其他的岗位上。”

“你肯定这些就是他想说的全部内容了?”

“工程师还想让您知道……”咕噜人执事继续说道，“它马上就将向您展示它那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

“得意之作?好好给我解释清楚，执事!”

达达布向比较轻比划了几下，工程师不耐烦地唧唧叫着，飞向了自己的工作室。

达达布突然扑通一下跪倒在麦卡布斯面前，“我愿意代替工程师为它所作的一切来承担所有的惩罚!我在此真诚希望能够得到您宽宏大量的饶恕!”

麦卡布斯低下头来，用怪异的眼光死死盯住达达布——今天怎么每个人都好像他妈的发了疯似的。还没等他命令咕噜人执事起身交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麦卡布斯的注意力就被一旁金属切割的吱吱声所吸引，鬼面兽酋长扭过头去，惊诧地发现那艘受损的幽魂运输舰竟然哗啦一声彻底散架。运输舰的船壳犹如灰色的鱼鳞一般散落在地，而船体内部的结构也被彻底改造。工程师得意洋洋地漂浮在一堆破铜烂铁上，麦卡布斯仔细地端详着这一大坨“废铜烙铁”，终于他好像看明白了点什么。

四辆车子混杂在一大坨真正的废铜烂铁中，虽然每辆车子的构造各有特点，但是他们的大致结构还是基本相同的——两片巨大的刀片车轮固定在一块加强的底座上．每个车轮后都安装了一部反重力发生器，车子的座位和把手被安装在两部重力发生器之后，麦卡布斯终于看出了点名堂。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麦卡布斯扭头问道，“制造这些东西能干什么呢?”

“抓住那些异星人!”咕噜人执事诚惶诚恐地回答道，达达布恨不得抱着麦卡布斯的大毛脚喊他一声“亲爹”。

塔塔罗斯来到一辆车子旁，仔细端详着：“但是这些车子的……武船在哪儿?”

达达布愣了一下，立即蹦了起来。“武器，什么武器?” 。

“虽然这些车子确实能够有效对付异星人今天所使用的那些弱智载具……”塔塔罗斯伸出手指轻轻拂过那尖利的车轮刀刃，尽管鬼面兽酋长刚才的一击至今还让他感觉到疼痛难忍，但他始终没有把这种痛苦流露在脸上。

“武器?是的当然会有的!”达达布赶忙回答道，“工程师十分乐意为酋长大人将任何您所中意的武器安装在车子上!”

要是腿上伤口的剧烈疼痛没有分散鬼面兽酋长的注意力，麦卡布斯肯定早已注意到了达达布语调中的慌张和不安。但是眼下鬼面兽酋长只是一心希望能够快些到医务室治疗自己伤势严重的大腿，他急于把这个碍事的小家伙儿打发到自己的视线外，“或许等等再安装武器也不晚，等到那些可恶的兵蜂冷静安份下来为止。”

“我能否向您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呢?”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措辞。

“有话快说!”

“我请求怒允许我把工程师带到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上，直到我们搞清楚那些兵蜂为何会发动这次突如其来的攻击为止。”

实际上麦卡布斯早就知道了兵蜂妄图杀死“比较轻”的真正意图——工程师的到来使它们失去了赖以在战舰上度日的维护修理工作，因此不得不重新投身于危险的战场中，在亲眼目睹了咕噜人在和谈时的拙劣襄现之后，鬼面兽酋长更加坚定了将兵蜂征召进作战队伍的决心，但是眼下看来这些嗡嗡乱飞的虫子正在绞尽脑汁希望远离危机四伏的战场，而它们发现，回到自己原先岗位上的最好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杀掉工程师。

“非常好，这样那些兵蜂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了。”麦卡布斯扭头最后看了一眼工程师所创造的古怪机器，‘好好将这些车子武装一番，它们就能够成为我们驰骋沙场的得意杀器。”

咕噜人向鬼面兽酋长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一路小跑来到工程师身边，达达布轻轻拉起比较轻的触手，和它一起进入了卡里德所驾驶的幽魂运输舰中，麦卡布斯看到工程师试图对达达布说些什么，毫无疑问它对咕噜人执事和自己刚才的对话十分好奇。但是达达布的手指一动不动——咕噜人执事警惕地注视着麦卡布斯的一举一动——直到幽魂运输舰

的舱门关闭为止，伤口的刺骨裂痛疼得麦卡布斯直冒冷汗，在沃勒努斯的搀扶和自己侄子的陪伴之下．鬼面善酋长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机库大厅。

第十九章

丰饶量?2525年2月22日

格莱德希姆被异星人彻底摧毁的消息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星球，还没等埃弗里乘坐的货运列车穿过艾达海抵迭比福斯特高原，这个可怕的消息几乎已经尽人皆知。等货运列车抵达奥特加德，所有丰饶星的居民都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中，人们相信异星人不久之后就会展开新一轮的大屠杀。

庞德上尉在从格莱德希姆到奥特加德的路上一直忙于和欧?西格宁少校联系，少校告诉他们奥特加德已经被瞬间涌人的大量难民所彻底淹没了，大约有20万从维格朗德附近定居点逃难而来的居民在短时间内进入奥特加德，埃弗里本以为会有大量难民聚集在泰尔拉中央轨道电梯基座旁边的巨型仓库中，但是等列车到站之后，埃弗里才发现那里可以算是彻底的空旷——至少可以说是空无一人，每一个巨大的仓库中都存放着各式各样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

还没等货车停稳，埃弗里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眼前壮观的景象惊得他日瞪口呆，到处都是各式各样，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一大群黄绿色的装货机器人正在忙碌地运载着贴有绿色标签的大小货柜，货柜里装满了食品饮用水以及毯子等难民急需的物资。装货型君特机器人运载着货物加速冲向自己的目的地——虽然车流涌动，但是君特机器人身上的自动驾驶回避系统还是使整个运输过程看起来极其有条不紊。君特机器人的刹车不时发出一声尖叫，在平滑的地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印记。

这里有一些埃弗里从未见过的君特机器人原型机，比如三轮君特监控用机器人以及蜘蛛型君特维护用机器人等等。君特维护用机器人飞驰在货运列车的前前后后，手臂中的内置焊接机在受掼毁坏的车辆表面一刻不停地修理着，当埃弗里和伯恩斯带领各自手下的新兵从正在忙着维修的君特维护用机器人身边经过时，他们全部不由自主地藏上头盔，遮住脸庞，以防止被那灼热刺眼的焊接火光所溅射烧伤。

走出车站，埃弗里和达斯、杰肯斯、佛希尔以及1/A小队所有的新兵登上了等候在门口的一辆疣猪运兵拖车。埃弗里原本以为奥特加德此

时的交通一定会非常拥堵，但是出乎下士意料的是，当他们将疣猪开上街道后竟然发现停靠在道路两侧的平民小车和大型货车里全部空无一人，有些车子的引擎还没有熄火，另外一些车的车门还敞开着，只有在街道上来回巡逻的奥特加德警署的蓝白相问的巡逻警车通过扩音喇叭一刻不停地糬放着广播：“请各位市民保持冷静，在得到官方进一步的通知之前待在购物商场中，请不要随意外出。请各位市民保持冷玲静，在得到官方进一步的通知之前……”

当疣猪运兵车穿过这些汽车来到真特加德中心购物广场后，埃弗里发现聚集在这里的市民甚至比当初参加至日庆典的人数还要多。但是人们脸上再也没有了当日那种喜悦欢快的神情，香槟美酒和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被绝望和恐慌所彻底取代，甚至连人们穿着的服装颜色都发生了巨太变化，放眼朝人群中望去，再也看不到色彩艳丽的华装丽服，衣衫襤褛的人们一言不发地呆坐在广场的草坪上，恐惧的神情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虽然迄今为止民众并没有因为恐惧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骚乱，但埃弗里还是看到四处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忙碌地巡视着，他们头戴钢盔，手持电棍，有些巡警甚至配备了致晕枪械和防暴盾牌。直到驾驶着疣猪运兵车来到丰饶星议会大厦前，埃弗里才发现C小队的新兵们巳经用沙袋将议会大厦的人口加固封锁。新兵们的神色都很紧张他们不时朝人群聚集的广场瞄上一眼，双手始终紧紧抱着怀中的突击步枪。

“多留意一下他的情况。”壤弗里在议会大厦前的停车场停下，对佛希尔嘱咐道。埃弗里朝杰肯斯努了努嘴——失魂落魄的新兵一言不发地伫立在议会大厦前方的临时帐篷前，双目无神地望着远方浩渺的蓝天。

“千万不要让他做出任何失去理智的傻事来。”埃弗里再次叮咛道。

自从新兵们成功从格莱德希姆撤离，自从杰肯斯愤怒绝望地对埃弗里大吼之后，这名新兵就再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愤怒已经被彻骨的绝望所深深掩埋，埃弗里生怕杰肯斯做出轻生之类的傻事，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庭、亲人和朋友，埃弗里不想再让他失去更多。佛希尔会意地点了点头，他背起自己和杰肯斯的BR55突击步枪，朝自己的措档走去。

“集台两个排里的小队队长。”庞德上尉命令道，他刚刚和伯恩斯、希利乘坐第二辆疣猪运兵车到达议会大厦，“一旦等我们和特恩总督之间

的事情解决，就立即就地召开作战会议。”

上尉步履蹒跚地登上议会大厦的花岗岩楼梯，他紧紧握住楼梯的扶手，艰难地向上攀爬，希利见状，快步上前想要帮助上尉爬上楼梯，但是庞德苦笑一下，挥挥手命令希利回去。医护兵措辞强硬地建议上尉不要参加格莱德希姆的撤离援救行动，一丁点的闪失就会使庞德上尉本已十分严重的伤情再度雪上加霜。然而上尉一再声称自己的伤势没有大碍，坚持要参加此次行动。但是现在亲眼目睹到上尉那艰难的挣扎与无力的步伐，埃弗里知道庞德正在倾尽自已生命中的所有能量来完成拯救人民和自己下属的伟大使命。

“哈贝尔?你听到了吗?”埃弗里在小队通讯频道里咆哮道。

“是的，下士。”身处舞厅阳台的1/C小队队长赶忙回答道。

“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这很难说，下士，广场上的人群实在太多了。”

经过无数次同叛军杂种们真刀真枪的斗争，埃弗里可以轻易判断出人们的心理变化，敏锐的直觉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他是否存在危险，不过眼下埃弗里可以断言，广场上的人群在短时间内不会冒然拥入议会大厦并将自己的怒气彻底地发泄到殖民地当局的头上——他们被异星人惨无人道的暴行吓坏了，绝望已经压倒了他们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市民们此刻已经濒临心智崩溃的边缘。由于担心“暴民”突袭议会大厦，特恩总督还是在埃弗里等人在格莱德希姆执行撤离救援任务时将余下的1/C和2/C小队部署在议会大厦门口以防万一，但是埃弗里心里清楚，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游荡在丰饶星低轨道上的异里人巨型战舰。

“让维克接替你继续观察周围的情况，然后立刻下来。”埃弗里对哈贝尔下令道，“告诉他时刻警惕来自空中的威胁。”

与此同时伯恩斯也对2/C小队的队长安德森下达了集合的命令，不一会儿两名下士和他们手下六名副手就在议会大厦的议事大厅里集合完毕，就在他们等待庞德上尉赶来的空当里，埃弗里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伯恩斯是如何将那个狗娘养的金甲异星人打威重伤，而伯恩斯——他在车后操控机枪，所以有着更好的观察角度和视野——也眉飞色舞地叙述起异星人运输舰被击落于葡萄园的精彩场最，虽然这些胜利相对于这几天数以千计的巨大伤亡来说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是伯恩斯对于异星人运

输舰如同狗吃屎一般坠毁在葡萄园的生动描述还是博得了大家的笑声——终于，杂种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埃弗里放置于内层背心中的掌上通讯电脑突然振动起来，他掏出电脑看到了庞德上尉刚刚发来的一条信息：你和伯恩斯，立刻到特恩的办公室来。埃弗里将电脑递给伯思斯看了之后，两名下士就在几名小队队长意犹未尽的笑声中登上了前往议会大厦二楼的楼梯。

特恩总督的办公室位于整座议会大厦的后部，总督的办公室位于二层走廊的最尽头，要经过丰饶星二十四名议会议员的办公室才能来到特恩总督房问的门前，丰饶星议会大厦内部既空旷又安静，两名下士踩踏大理石地板的脚步声在整栋大楼里久久回响。

特恩办公室内的待客室里有两名本地警官，他们守卫在进往会客室的内门两旁，两人都身着防暴装甲，手持M7微型冲锋枪，其中的一名警官看了埃弗里和伯恩斯一眼："根据总督大人的命令……"他朝总督私人助理的空桌子上努了努下巴，"你们必须把随身携带的武器放在桌子上。"

伯恩斯心烦意乱地跟埃弗里交流了一下眼神，埃弗里默默地摇了摇头——不值得和这两个家伙较劲。

"我想你们两个心里应该明白。"伯恩斯操着一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慢悠悠地说道，"我靠子弹和步枪为生。"

他放下肩膀上的突击步枪，解下挎在腰上的M6制式手枪，把两样武器放在了埃弗里的步枪旁，伯恩斯挑衅一般贱笑着："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它们还能原封不动的放在这里。"

两名警官有些面露难色，他们退后一步，放埃弗里和伯恩斯进入特恩总督的会客室。会客室整体呈扇形，越往里走内部的空问就越宽敞明亮。房间西侧的墙壁上悬挂了一幅描述早期奥特加德景象的巨大全息投影，一名年轻男子伫立在一座高塔的地基旁，这个又高又壮的男孩满面笑容，尽管没有了那标志性的红色胡须，但毫无疑问他就是特恩总督一确切来说是不到十岁时的特恩总督。

"我不知道您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总督大人。"欧?西格宁少校说道，她站在特恩的红色抛光橡木桌前，一身浅灰色的高领制服——和上次她去医院探望埃弗里时穿的是同一件衣服。少校那头乌黑的秀发这

回盘成了马尾，三条金杠和一枚橡树叶形状的金星印在了制服的肩章上。

“在你们做出任何歇斯底里的疯狂举动前。”总督怒吼造，“必须要得到我完全的同意和认可!”

总督站在桌子后面，紧紧抓住身旁灰色皮制转椅的扶手，特恩今天穿了一件灯绒芯裤子和一件紧身的法兰绒衬衫——这两件皱巴巴、脏兮兮的衣服足以说明总督已经连续穿了它们好几天。

“我们的计划。”欧?西格宁少校冷静地回答道，“也就是你一周前批准的那个计划，假如你现在回心转意，我们仍有相当大的成功几率来彻底执行它。”

“你告诉我你已经将希弗彻底关闭了!”特恩愤怒地指着站在黄铜全息投影器上的麦克。

“是的，没错。”人工智能从容回答道。

“那它们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又联系上了的?”

“为了以防万一，我留下了一组运算阵列继续工作以保证在需要时能够让我迅速进入泰尔拉的控制系统当中。”麦克扭头看了一眼欧?西格宁，“毫无疑问，我的决定完全正确。”

“在没有得到我本人的批准之前，你他蚂没有任何权力做出任何决定!”

人工智能耸了耸肩：“我们为什么不能保留那个运算阵列?真是荒谬!”

“荒谬?”特恩推开身旁的转椅朝桌子重重地砸了一拳，“那些混蛋把整个格莱德希姆小镇都给烤熟了!”

“准确地说……”麦克反击道，“泰尔拉空间站上的异星人和袭击我们的异星人并不属于同一个种族。”

埃弗里的脑子飞速运转起来，希望能够尽快搞清楚总督和少校在争论些什么。异星人登上了泰尔拉空间站?埃弗里有些糊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特恩朝庞德上尉投出了愤怒而绝望的一瞥："我现在到底还是不是这个房间中有资格掌控大局的惟一决策者?"

"首先我希望您能够冷静下来，总督阁下。"庞德上尉的脸色惨白，他看起来连站稳都很困难，"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来争论不休了。"

特恩愤怒的嗓音仿佛从牙缝里挤出一般："上尉，你竟然胆敢对我横加指责，乱下命令!告诉你，我是这个星球的正牌总督，不是那群任由你们摆弄的新兵蛋子!"特恩脖子上面的青筋毕露，脸庞因为愤怒而如同胡须般红得吓人，"在丰饶星上，只有我能够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总督狠狠瞪了欧?西格宁一眼。"我绝不允许你们如同诱饵般肆无忌惮地践踏丰饶星人民的宝贵生命!"

办公室一下子静了下来，麦克摘下牛仔帽梳理自已稍显凌乱的头发："我很抱歉，总督大人，但计划就是如此，我们必须执行。"

特恩有些懵了，对于人工智能的违抗命令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趁着这个空当，欧?西格宁少校从背后掏出一把几乎和她手掌一般大小的黑色手枪，对准了特恩的胸口，"根据UNSC殖民地宪章条例内部安全修正案第二条第八款内容的规定，在此我宣布解除你所拥有的一切官职和被赋予的所有特权。"

"拉尔斯!芬!"特恩朝着门外高声喊道，门外两名手持M7微型冲锋枪的警官迅速冲进房间将枪口对准了少校。

虽然直到现在为止，埃弗里仍然没有搞清楚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一件事他十分肯定，那就是欧?西格宁少校，庞德上尉——也就是埃弗里的顶头上司——与特恩总督并不同属一条战线。知道这个就已经足够了，坦白地说埃弗里十分讨厌两个男人竟然端着武器卑劣龌龊地对准一名女士的后背。所以，当第一名瞥官破门而入的同时，埃弗里抓住他手中的M7冲锋枪一把反转过来，那个警官如同杂技演员一般向前摔去，埃弗里伸出右肘对准那个男人的鼻梁狠狠砸了过去，可怜的警官重重摔在地板上手中的武器也掉落在地。第二名警官见状不妙转过身来刚要开火，伯恩斯身手敏捷地一脚将其踢翻在地，紧接着一个鱼跃猛扑过去。爱尔兰下士的膝盖顶在警官的脖子上，另一条腿将M7微型冲锋枪压在对方的胸前。伯恩斯顿了一顿，给了身子下面的男人一秒钟时间来停止反抗时间过后看到他仍在垂死挣扎，下士微微一笑，一记老拳喂到了男人的下巴上。

“我们现在安全了吗?”欧?西格宁连头都没有扭动一下，手枪仍然死死对准特恩的胸口。

埃弗里退出了缴获的M7冲锋抢里的弹夹，里面有整整一梭子货真价实的子弹，要是那狗娘养的警官真的抢先开火，少校肯定已经命丧黄泉了，看到躺倒在地板上的男人挣扎着想要起身，埃弗里对准他的肚子狠狠踹了一脚：“是的，长官，我们已经安全了。”

特恩眯着眼睛仔细打量起少校来：“你以为自己是谁，欧?西格宁?”

“这个星球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少校回答道，然后将自己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根据UNSC殖民地宪章条例内部安全修正案第二条第……”

“你可以随意引用任何如同狗屎一般不起作用的条例，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总督阁下，您确定要这么一意孤行地走下去吗?”麦克在一旁插嘴问道。 “ 难道你是聋子吗?”特恩握紧拳头狠狠朝桌子锤了下去，其力道之巨大足以将人的骨骼关节震得粉碎，“想听我再重复一遍吗?”

少校伸直了自己端枪的手臂，“不。”

少校连发三枪，身中三弹的特恩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红色的液体在他的衬衫上喷薄而出，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埃弗里猛地扑到特恩的桌子前，与此同时伯恩斯也跑到了总督身旁，特恩总督跌倒在地板上，两名下士将他死死地压制住。

“希利!”埃弗里在小队通讯频道里高喊道，“快给我上来!”

“根本不需要来这一套。”

埃弗里刚想让少校知道她在一名殖民地总督身上留下了三处致命的枪伤，突然他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甜昧。

“聪明。”伯恩斯评论道。下士摸了摸特恩“鲜血”染红的衬衫，指间沾满了TTR弹粘稠潮湿的残留粘液。

“就让他一直这么躺着。”欧?西格宁关上保险把手枪塞回枪套中，“直到我们安全撤离到舰队最高指挥部为止。”

突然，庞德上尉有些摇摇欲坠：“长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希利叫过来……”

还没说完，上尉就跌倒在地．他那只完好的手臂勉强支撑在地板上，埃弗里急忙冲到上尉身旁，少校也跪倒在地板上，她撕开庞德的衬衫，包裹在上尉胸前的泡沫自愈材料已经完全被鲜血染红，这一次可是货真价实的热血。

“希利，立刻给我过来!”埃弗里怒吼道，说完扭过脸来面向少校，“长官，事情的发展已经不在我们的掌控中，我可不喜欢这种该死的感觉。我想要知道你所谓计划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现在就想知道。因为有一点我非常确定，无论您的计划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的，您都需要我和伯恩斯去将它付诸实施。”

少校深深吸了口气：“好吧。”

她仔细地上下打量着埃弗里，复杂的目光中半是敬佩尊重，半是欲言又止：“好吧，洛基，把全盘的计划详细介绍给我们的下士。”

埃弗里一时没搞明白少校刚才到底是和谁在讲话，直到他听到了背后麦克的咳嗽声。

“好的!”埃弗里扭过头去，发现人工智能一脸微笑，他看起来有些窘迫“我想我们应该从这儿讲起．’

巴帕帕百无聊赖地在地板上蹦来蹦去，他一刻也闲不下来，一会儿瞅瞅甲烷气罐中的残留气量，一会儿抓耳挠腮地东张西望——最终，咕噜人执事第N发要求他安静下来，巴帕帕却伸出脑袋斜视着在一旁忙碌的工程师问道：“你觉得，这家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其实达达布也希望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巴帕帕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让他恼怒异常。比较轻的身体漂浮在异星人空间站上的智能数组前，直到现在为止，工程师还在捣腾着那个黑黑的小盘子。

“别管这些，你只要看好走廊里的动静就万事大吉了。”达达布回答道，“估计马上就要完事儿了。”

巴帕帕嘟囔了两句，重新退到了控制室门口。咕噜人执事跃过从异星人智能数组上拆卸的防护挡板来到了比较轻的身边。

＜要来进行一场对话＞工程师对他比划道。

达达布再攻怀疑将工程师带到异星人的空间站到底是否算得上一个明智的选择，天知道工程师要进行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鬼对话。

但是咕噜人执事别无选择，他必须在工程师看穿自己的谎言前将其带离机库，要是工程师明白过来达达布许诺将自己的“犁耕”杰作安上武器，它还指不定会捅出什么更大的篓子呢。达达布对于自己辜负了朋友的信任感到很是内疚，但他确实已经走投无路了。当那艘受损的幽魂运输舰如同变魔法一般化为四辆工程师的“犁耕”杰作，迭迭布差点吐出血来。他根本不敢想像假如麦卡布斯知道事情真相后到底会做出何种举动，鬼面兽酋长刚刚在与异星人的交手中吃了大亏，他不会再对任何人的失职加以宽恕，达达布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达迭布伸出手指在工程师的感应节点前比划起来，＜一切都还进行顺利吗?＞但是比较轻并没有理睬他。

工程师的四只触手全部伸进了异星人智能小盒子的内部，达达布凑了过去，发现工程师触手的细小纤毛在疯狂运动着——这些纤毛灵巧地将不同颜色的电路结合在一起。达达布注意到一些电路连向了异星人的智能盒子，仿佛在回应工程师触角的修复一般，盒子上一绿一黄的两个指示灯不停地闪烁着。突然，工程师手中的异星人智能数组重新工作起来，达达布看见巴帕帕凑了过来，他可不想让第三个人看到自己和工程师正在进行的“罪恶”行当。

“执事!”巴帕帕小声提醒道，“弗里姆和另外两个人朝这里过来了!”

达达布举起粗糙的小手，一把将巴帕帕推回走廊：“快去!快去拖住他们!”

巴帕帕急忙窜出门外实施阻拦，而达达布也没闲着，他赶忙拽住比较轻的一只触手，工程师轻轻叫了一声，扭过脸来。

＜快把这些挡板安回原位!＞达达布手忙脚乱地比划着。

工程师的反应有些迟钝他好像对于达达布的惊慌失措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你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吗?＞

＜什么?谁干了什么?＞

(酋长和他的手下。＞

达达布已经能够听到弗里姆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的声音，咕噜壮汉一把推开巴帕帕径直朝屋里冲来。

＜过会儿再和你解释!＞达达布捡起挡板，一把扔给工程师，然后一路小跑冲向门口。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没有任何理由从自己的岗位上擅离职守!”迭这布挡在弗里姆面前．

“你自己逛来逛去，东张西望的。”弗里姆满腹狐疑地回答道，“为什么偏偏不允许我在这里转转呢。”

“因为我是一名宣教执事!议会赋予我进行探索和发现的神圣权力!”

弗里姆根本不在乎这些一无是处的狗屁规定：“你探索发现到可以吃的东西了吗?”

“没有。”

“那发现了什么圣迹了吗?”

“当然没有。”

“那你到底找到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发现。”达达布佯装恼怒道，“在这里浪费时间和你进行毫无意义的对话对我的工作不会有一丝一毫的……”

弗里姆冷不防一记老拳直袭达达布的肚皮，受到究如其来的猛烈一击，咕噜人执事踉踉跄跄地跪倒在地。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弗里姆径直走进控制大厅。

达达布挣扎着想要起身阻挡弗里姆前进的步伐，但是对方手下的瘸腿古夫和独眼塔克达克紧跟在自己老大的身后，达达布倒抽着冷气步履蹒跚地跟在他们身后。

弗里姆来到控制大厅，环视四周的异星人智能数组塔有些失望地哼

了一声。“什么都没有。”

达达布艰难地抬起脑袋，令他吃惊的是，所有的防护挡板都已经被装回原位。比较轻一动不动地悬浮在大厅中央，好像自从来到空间站开始就一直无所事事待到现在一般。

“这下你满意了吧?”达达布指着一旁光芒已经逐渐暗淡下去的能量核心，“给我再去弄一个能量核心，我会考虑允许你协助我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弗里姆比他看起来要聪明的多：“那你要跟我一起去取。”

达达布叹了口气，“好吧。”

看到弗里姆和自己的两个跟班扭头返回，达达布赶紧对比较轻说，＜不娶再动那些挡板了!＞

达达布希望工程师告诉自己鬼面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眼下时间紧迫，只得等到下次见面再说了。比较轻一直等到咕噜人离开控制中心渐渐远去，才长长吁了口气，房间里的能量核心愈发暗淡起来，看来能量已经快要消耗殆尽了，工程师也不想背叛自己的朋友，但是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很快，工程师取下了异星人中心控制塔上的控制面板，一根触手伸入智能数组之内，然后来到了房间的全息投影器跟前。

＜已经，安全，快点，出来。＞比较轻仔细而又缓慢地比划着，如同他第一次和达达布对话一般。

停了一会儿，一个小小的异星人全息影像出现在房间的全息投影器上。

比较轻继续说道，＜现在，你可，终于，出现了啊＞

异星人的全息影像点了点头，然后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得无形无踪。紧接着星盟代寝着“神使”的符号出现在异星人全息影像刚刚站立的地方，比较轻满意地吁了口气，＜什么，时候，其他的人过来?＞

异星人的全息影像再次出现，他举起右手伸出四根指头，＜清晨＞

＜棒极了!＞工程师吸了口气，身体稍稍上浮一些，＜不久，之后，和平，就会，降临!＞

房间之内的能量核心几乎就要完全暗下去，而异星人的全息影像也再次消失。比较轻靠到异星人中心控制塔的边上，这里面居住的异星人智能可真是超乎想像的聪明，对方只用了区区半个时间循环就学会了工程师一族的肢体语言。工程师赖以悬浮的气囊因为兴奋而剧烈起伏着，我这里有太多的问题想要去问他了!但是工程师知道眼下时间所剩不多，在能量核心完全熄灭之前，在自己的朋友达达布和那个叫弗里姆的咕噜人回来之前，自己顶多能再问一个问题。

＜想要，我来，修理?＞工程师伸出触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控制塔。

＜不。＞洛基迅速查看了一下被自己破坏的希弗的状况，＜没有，什么，值得，挽救＞

能量核心彻底暗淡下来，整个数据中心顿时陷入了一片令人不安的漆黑中。

第二十章

丰饶星?2525年2月23日

午夜之后 广场上的人群被彻底疏散了。当破晓而出的红日将第一缕阳光播撒在奥特加德最大的广场时，这里已经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所有的难民和执勤警官已经于昨夜撤入轨道电梯基座站中。庞德上尉踱过空无一人的广场，到处都是被随处丢弃的水瓶，凌乱不堪的行李乱七八糟的衣物，随处可见的尿布，污秽不堪的碎屑以及褶皱撕裂的全息照片，昔日美丽干净的广场如今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垃圾场——这些凌乱和不堪将会伴随着史无前例的丰饶星撤离行动而被永载史册。

在广场上设置信号灯为那些异星人标记出来一块降落着陆区之后，两名下士曾经提议在附近的隐蔽角落安排狙击手以保护庞德的安全，但是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两名下士的建议。希利曾经坚持至少允许他驾车将上尉从殖民地议会大厦送到广场这里，但是庞德只是命令他为自己换上新的疗伤纱布，然后再给自己一些止痛药后就独自步行前往广场。上尉并不是想做一名大义凛然的无畏英雄，他只是想慢慢享受完属于自己的最后行军征程。

很多陆战队员都讨厌急行军，但是庞德却深爱着这项“运动”——当还是名新兵时，他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那惩罚性的公路长跑基础训练。自从上尉因为那次意外事故受到降职处分后，他就经常开玩笑为自己仅被炸掉了一条胳膊而深感庆幸。假如那枚不长眼睛的叛军手雷不巧炸断了自己宝贵的双腿，那么上尉就只能在余生学习如何用双手继续走路了。尽管在旁人听来这个“笑话”相当辛酸，但是每当讲到这里时上尉本人还是会被自己的幽默风趣而逗得哈哈大笑。

庞德上尉不住地吸着冷气，虽然换上了新的纱布，但是断裂的肋骨还是刺进了本已受伤的脾中，希利根本无法处置如此严重的伤势，而眼下时间紧迫，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将上尉送往奥特加德中心医院进行手术救治了。有些任务由将死之人前去执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上尉在心中暗暗盘算着，当然对于眼下这个将异星人所谓“神使”交还给他们的任务，自己无疑就是最佳人选。

广场中央有一个壮丽的喷泉和巨大的露天音乐演奏台，围绕在它们

旁边的则是一圈高大的灰色橡树。巨大的碧绿树叶在狂风中剧烈抖动着，上尉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每走一步都倍感艰辛。直到慢慢走出橡树的荫蔽，能够再次抬头仰望那蓝蓝的天空时，他才意识到那些树叶迎风招展的真正原因。异星人的战舰正在慢慢朝奥特加德驶来，圆润庞大的舰身在反重力单元强大力场的支撑下缓缓降落。要是换作其他情况，看到如此巨大的战舰滑行在奥特加德的上空，舰身距离奥特加德的最高建筑不过一两百米的距离，庞德上尉一定会感到敬畏，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异星人战舰上所散播出的反重力力场简直比希利给的那些止痛药更加能够缓解上尉的伤痛。异星人战舰缓缓停在庞德的头顶正上方，上尉深深吸了口清晨凉爽宜人的清风，暂时忘却了伤痛带来的困扰。

但是伤口的痛楚很快又杀将过来，随着异星人战舰停在了城市上空舰上的反重力单元也停止了工作，上尉苦笑一声拖着伤残之躯继续朝着陆区慢慢走去。他仅剩的一只手臂紧紧夹着从总督办公室拿桌的那个黄铜底座的全息投影器，更令上尉感到难受的是欧?西格宁少校还在底座上加装了一个钛台金的网路继电器，虽然少校曾经提议换用一个较为轻便的全息投影器，但是洛基——也就是长期处于睡眠状态的丰饶星防御用人工智能还是坚持必须使用那个功率更为强大的全息投影器。

庞德上尉的伤情非常严重，以至于几近精神恍惚的他对于洛基的计划并不十分了解，但上尉还是领会了一些计划的主旨——异星人眼下正在寻找一个被他们称为“神使”的强大联网人工智能，万幸的是异星人队伍中出现了一名叛徒，由此洛基从那名变节者口中得知了一个能够将异星人主力调虎离山的绝佳妙计——只要向电子继电器中注入超额的数据信息流组，就可以伪造出代表着“神使”的电子信号。

对于亲眼目睹了格莱德希姆毁灭惨状的约翰逊下士和伯恩斯下士来说，要他们相信异星人口中的“脱身妙计”简直比登天还难，当欧?西格宁少校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之后，两名下士甚至表现出了如同特恩总督一样的愤怒与不解，眼下他们正焦头烂额地组织丰饶星的难民们躲过异星人战舰的毁灭打击，为什么现在又要主动引诱这些该死的杂种来到奥特加德呢?

就在这时，一架异星人运输舰从战舰的尾部舱门中缓缓飞出，然后突然加速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滑过泰尔拉那宏伟壮丽的七座轨道电梯，直扑广场而来，庞德用尽全身力气才爬上露天音乐演奏台的木制阶梯，他惊讶地发现四个模样奇怪的物体顺着异星人运输舰上的重力力场缓缓下降，上尉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看清这些“模样奇怪”的家伙原来是某种车

辆，这些异星人的载具刚一着地，锯齿状的锋利滚轮就呼啸着旋转起来，四辆车子开始围绕着硕大的广场巡视起来。

每辆载具都由一名身着盔甲的异星人驾驶，庞德认出了那个为首的高个子异星人，他就是在会谈时跟在异星人首领身旁的棕褐色皮肤的小喽罗，四个异星人中为首的那个身穿红甲的头领摆正车头，径直朝庞德冲过来，然后把车子停在了喷泉和奏乐台中间的空地上。

庞德趁着异星人下车的工夫将那些形怪状的坐骑好好地打量了一番——首先，车子的座位悬浮在半空中，很明显异星人在车子上加装了某种反重力工作单元，其次，每辆车子上面都附加了两把异星人的长钉步枪，这些外挂武器被草草安装在庞德上尉认为是车子引擎的地方，弯弯曲曲的控制线路从长钉步枪一直延伸到异星人车子座椅上方的控制扶手前——这样一来，驾驶者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在行驶途中开火射击了。

红色盔甲的异星人越过喷泉朝上尉走来，它从腰带上取下一把长钉步枪对准了上尉的胸膛，头盔中黄色眼睛机警地四处打量着。庞德上尉笑了，他举起全息投影器并按下了开关，洛基从异星人告密者那里复制到的那个圆形符号出现在全息投影器上。

红甲异星人眯起眼睛，死死盯住庞德——它的目光如同一只饥饿的猛兽打量比自己弱小的晚餐一般。接着，异星首领伸出毛茸茸的大爪子，一把夺过上尉手中的全息投影器并将其揽入怀中——如同一个多疑的孩童想要永久占有自已的生日礼物一般急不可耐。

“好了，你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庞德上尉说道，手臂探入衣服的夹层口袋里。

异星人立即紧张地举起手中的武器朝上尉大吼起来。

“哦，不好意思，我可是只有那么一个你们想要的东西。”庞德从容不迫地夹出一根甜心威廉牌备烟放到了嘴里，然后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打火机，“目标高度确认为六百米，准备开火。”

洛基掺杂着静电噪音的回答在庞德的耳机里响起：“我可以给你十秒钟的时间再开火。”

“嗯，我想我是绝对不会错过这场绚丽夺目的烟花表演的!”

异星人开始咆哮起来，似乎想要追问庞德到底在同谁通话。

上尉微微一笑，慢慢说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无论付出多少牺牲，我们一定会笑到最后!”

丰饶星质量加速器发射的第一枚超音速炮弹正中异星人巡洋舰的舰首，炮弹巨大的冲击力在异星人战舰舰首的装甲上震出了不计其数的裂痕，整艘战舰都战栗起来。与此同时，威力巨大的声波与气浪迎面席卷而来，广场上的所有玻璃几乎在同一时间都被震碎殆尽。

第一发炮弹所产生的巨大回音还未彻底消散，第二发炮弹就已经彻底击穿了异星人舰首脆弱不堪的装甲，磁力加速炮弹势不可挡地从头到尾穿过异星人战舰的舰身，异星人巡洋舰腹部闪烁着诡异紫光的指示灯一下就熄灭了，巡洋舰的左舷也开始微微下沉——船头几乎要撞上广场旁的一幢大厦顶端了。紧接着，异星人战舰一头栽了下来，在中心花园的地面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泥土、碎石以及漫天的碎玻璃随着异星人战舰的轰然落地而四散溅落。

正当上尉如痴如醉地欣赏异星人战舰狼狈不堪的狗啃屎着陆时，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下子悬到了半空中，他向下望去，惊诧地发现异星人手中步枪的长长利刃已深深戳进了自己的肚子，但庞德却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疼痛，只是看到自己的双脚如间抽筋一般颤动，起来上尉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自已的脊柱被异星人的利刃彻底戳断了。异星人抓住庞德的脖子，然后猛地将步枪顶端的利刃从上尉的腹部中抽了出来。异星人给了上尉致命的一击，鹿德不由自主地长大嘴巴，却无法发出一声叫喊．看着自己最爱的甜心威廉牌香烟从齿间慢慢滑落，上尉明白，一切都结束了。

异星人顿了一顿，松开了握紧上尉脖子的爪子，上尉的躯体无力地瘫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庞德原本以为那些异星人会干净利落地将自己干掉——直接一枪轰掉自己的脑袋或者是将自己拦腰斩成两段。但是一阵刺耳的轰鸣盖过了异星人巡洋舰落地时所引发的巨响，彻底将这几名异星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七个乌黑的小盒子正沿着泰尔拉的七座轨道电梯呼啸着向丰饶星的大气层外高速驶去，他们的磁力制动器摩擦着轨道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响声，尽管异星人巡洋舰的巨大身匹体阻挡住了庞德的视线，但是上尉心里清楚这些“小盒子”是什么东西，这些丰饶星居民口中的“奶酪大

桶”原本是用来为轨道电梯上的超导弗林巴短纤维通道进行定期维护的维修材料，然而今天它们体内所承载的货物却显得如此特别。庞德上尉颤巍巍地伸手捡回掉在地上的香烟，默默祈祷上帝能够保佑这些货舱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

身穿红甲的异星人愤怒地吼叫起来，他从演奏台上一跃而下，上尉看到他慌张地命令自己的下属立即赶往东北方向的区域——那里是安放丰饶星反应堆熔炉和质量加速器的地方。三名蓝甲异星人赶忙跳上自己的坐骑，开是马力冲向自己的任务地点，而那个领头的红甲异星人则跑回运输舰然后迅速回到了受伤的母舰。

第一批的七个货舱已经直冲云霄而去，每个货舱中都装载了足足一千名从丰饶星各地聚集于此的惊恐难民，假如一切都能顺利地按照原计划实施，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丰饶星上的所有难民就都可以安全逃离这个已然沦于敌手的昔日故乡。但是上尉心里清楚，自己恐怕看不到那一刻了。

“洛基!”上尉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告诉伯恩斯，他有伴儿了!”

上尉的脑海中浮现出埃弗里和伯恩斯，以及他们手下那一大群可爱民兵小伙子的快乐脸庞——上尉想起了他手下的那些勇敢无畏的男男女女，想起了对自己的那次降职处分，上尉很庆幸没有浪费生命中的美好光阴，庆幸自己没有沉迷于虚无缥缈的胜利与荣耀。上尉眨了眨被飞溅而下的泥土碎石所迷乱的双眼，艾普森印第安星系初生太阳的第一抹明媚阳光投射到了庞德的脸庞上，沐浴在这温暖的阳光之下，他心满意足地永远闭上了双眼。

“小心点别在开门时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夹掉了。”古夫提醒道，他把扳手插入眼前金属橱柜的锁眼中，开始慢慢拧转起来。

正在一旁研究橱柜的塔克达克也凑了过来：“下一个可轮我了啊。”

他的双手紧紧抓着一个盛满了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粘稠液体的瓶子，放到自己的独眼前仔细研究起来，然后忿忿的拧上盖子，把瓶子随手丢到房间的角落，“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都不是我们期望找到的宝贝。”古夫叹了口气抬起手中的扳手，夹断了柜门的锁盒。

“不要再我抱怨了!”弗里姆高声警告道，“有废话的工夫倒不如快点给我专心去找我们想要的宝贝!”

达达布无奈地摇了摇头坐到了一旁的柜子上，尽管达达布告诉弗里姆迅疾移形号进洋舰上的智能发光器已经对异里人的空间站进行了数次扫描检测，并来发现一丝一毫有关圣迹的线索，但弗里姆却认定了咕噜人执事是在撒谎并决定自己动手找出隐藏在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上的神秘宝藏，尽管忙活了很长时间却仍然一无所获，弗里姆坚持要继续寻找下去。

“小心你那臭脚!”看到古夫糊里糊涂的一脚踩到了地板上错综复杂的数据线，达达布不禁失声高喊起来。古夫笨手笨脚地被数据线一绊，然后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弗里姆骂骂咧咧走过去将古夫扶起来，趁着眼前暂时的混乱，塔克达克将刚刚发现的一块扁平的金属薄片塞进自己的口袋。

目睹了这一切的弗里姆大喊道：“把你私藏起来的东西给我交出来!”

虽然并没有看得十分真切，不过达达布猜想这个金属小薄片不过是一种通信器材或者一些仅仅具有最为基本的思考能力的电子仪器，这些小玩意儿应该是原来在这里工作的异星人留下来的。和在异里人空间站控制室里发现的那些中央电子运算数组相比，这些可有可无的小东西简直不值一提，达达市已经厌倦了继续旁观弗里姆他们无聊的探索，他必须要尽快从此地脱身。

于是，咕噜人执事用一种好奇的口吻问道：“等你们把一切搞定之后，能让我也看看你们的发现吗?”

“为什么要给你看?”弗里姆从塔克达克手中夺过那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不满地嘟囔道。

“几个时间循环之前我也曾经找到过类似的东西，我相信这些小部件能够拼装在一起。”咕噜人执事回答道，“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所有的……”

弗里姆将信将疑地眯起眼睛：“就可以怎样?”

“嗯，怎么说呢?假如我们能找到所有的小型配件并将它们组装到一起，那么这些小玩意儿会身价倍增，我相信到时候议会一定会重重奖赏我们的!”

“他们会给予我们什么奖赏呢?”

“哦，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达达布耸了耸肩，“这点你无需担心。”

弗里姆狡黠的大眼睛转来转去，显然是在考虑咕噜人执事所开出的诱人条件。经过一番权衡比较后，弗里姆扭头朝身边的古夫厉声喝道：“不要再在这里给我磨蹭下去了，你听到执事所说的话了吧?还不快去寻找我们需要的伟大圣迹!”

古夫屁颠屁颠地扔掉手中的瓶子，重新操起扳手开始了自已的破门工作。

达达布稍稍松了口气，他假装干咳了两声。

“储气罐里的甲烷气量已经快要用完了。”他轻轻拍了拍身后的甲烷储气罐，“我要去重新填充一些甲烷去。”

弗里姆并没有提出异议，此刻他已经摘下面具，正忙着用自己尖锐的牙齿实验刚刚发现的小东西的硬度呢。

“席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回来。”达达布又补充了一句，然后来到了房间外的走廊上。毋庸置疑，达达布气罐里剩余的甲烷足够他用上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巳经和这些令人厌恶的白痴咕噜人待在一起足足一个时间循环之久了，达达布急切希望返回工程师身边，返回到自己亲爱的朋友身旁。自从工程师意味深长地说出了自己对于鬼面兽的看法后，达达布脑子里就一直重复上演着鬼面兽酋长在机库里面的狼狈景象和他那血肉模糊的受伤大腿。异星人的星球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达达布必须尽快搞清事情的真相。

达达布刚刚穿过一个耦合联接站，突然感觉到整个空间站都剧烈颤动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达达布慌忙来到耦合联接站边缘的密闭玻璃窗前向下复去，尽管看得并不十分真切，但达达布还是感觉到连接空间站的轨道电梯在不住地颤抖。这可真是奇怪啊，达达布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突然发现临近一个气闸门开始闪烁起红色的警示灯——这个气闸门就是连接耦合站里接通轨道电梯的气闸门!达达布僵硬地站在原地，一阵莫名的恐慌涌上心头，直到一阵刺耳的尖锐警报在耳边响起，咕噜人执事才回过神来发疯似的一路狂奔来到空间站的控制室。

在控制室里，达达布一眼就看到了仍在忙个不停的“比较轻”，工程

师的触手仍插在中心控制塔的电子运算数组中忙碌地捣腾着，达达布哼了一声，把工程师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达达布比划道。

＜我要修复这些运算数组。＞

＜刚才的震动难道是…你让异星人的这座空间站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不。＞工程师的身体因为过于兴奋而微微颤抖起来，＜我只是把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纠正过来了而已。＞

比较轻的回答着实让达达布感到迷惑和恐慌，正当咕噜人执事准备继续追问下去时，通讯器里响起了麦卡布斯气急败坏的喊声。

“执事，执事?你能听到吗?”

“是……是的，酋长大人。”达达布结结巴巴地回应道。

麦卡布斯的吼叫响起的正是时候，仿佛自己现在就在空间站里监督咕噜人的工作一般——仿佛鬼面兽酋长已经意识到了达达布和工程师一起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

“那些异星人袭击了我们!我们的避洋舰身负重伤，暂时瘫痪了!”

达达布心里一惊，差点瘫倒在地板上，异星人重创了己方的战斗母舰，怎么会发生如此荒谬的事情呢?

“异星人正在涌向轨道电梯，他们企图趁机从空间站逃离这个星球!”鬼面兽酋长继续说道，“你必须抵挡住异星人的进攻，在空间站里给我死守待援!”

达达布指着工程师面前的中心电子控制台，手忙脚乱地示意道＜立即摧毁这些运算数组!＞

＜不，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酋长命令我们必须死守此地!所以我们必须毁掉这些该死的家伙!＞

通常，工程师只会对达达布的命令发一些不痛不痒的小牢骚，顶多哼唧两声抗议一下，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比较轻紧紧蜷缩着自己的触手，意志坚定地回答道＜我再也不会对那些鬼面兽言听计从了。＞

＜你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他们先动了那该死的杀机，是他们扔出了那捕猎的罪恶石头。＞

＜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鬼面兽酋长一心想要毁掉这个世界，他会把他们全部杀光的。＞

＜假如我们不尽快行动摧毁掉这些运算数组，那么异星人就会趁机占领这座空间站!他们也会把我们全部杀光的!＞达达布反驳道。

比较轻伸了个懒腰扭过脸，去他已经说完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而且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咕噜人执事从腰间取下鬼面兽交给自己的等离子手枪，对准了前方的中心数据塔，工程师眼疾手快地飘到了数据塔的前方，恰好挡住了达达布射击的目标。

＜快点让开I＞达达布用另一只手比划着，但是工程师却对他的话无动干衷仍然待在原地没有动弹。达达布持枪的手臂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快点，让开，否则，我就，立即．开枪!＞

＜所有愿意相信朝圣之旅的宇宙生命都有机会最终踏上那伟大的旅程。＞比较轻一字一顿地示意道，＜为什先知们偏偏要斩尽杀绝这些可怜的生物，偏偏不能给予他们进行朝圣之旅的机会和权力呢?＞

达达布忽然觉得浑身一激灵，这确实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必须将这些该死的异星人赶尽杀绝，必须要一劳永逸地斩草除根!”麦卡布斯在通讯频道里怒吼道，“你听明白了没有，执事!”

达达布放下了手枪，“不，酋长大人，我不明白。”然后他按下了结束通讯的按钮。

麦卡布斯愤怒地咒骂着，通常情况下和这些该死的咕噜人进行沟通

已经够困难的了——厚重的面罩通常会让他们口齿不清，眼下迅疾移形号内的舰桥上一片狼藉，刺耳的爆炸声和尖锐的警报声混作一团，根本听不清身处空间站上的岵噜人执事到底在说些什么。

“执事!”麦卡布斯高声喊道，“体说什么!再给我重复一次!”

通讯频道里只剩下一片嘈杂的静电噪音，暴跳如臂的鬼面兽酋长从指挥座椅上一跃而起，然后立郎就开始后悔起自己的莽撞和不慎来，虽然太腿已经不需要再被固定到医用夹板上，但伤势依然十分严重，仍需更进一步的治疗才能彻底康复。先前还没等鬼面兽酋长在巡洋舰上的医疗舱内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个循环的时间，舰内的智能发光器就报告在异星人星球表面最大城市的中心发现了被隐藏起来的伟大神使。异星人在城市中心的公园里面建造了一座指引飞船降落的信号灯塔，很显然这些异星人希望举行第二次会面。麦卡布斯没什么雅兴陪这些幼稚的异星人玩过家家，他只希望巡洋舰迅速靠近异星人的城市并一举将敌人手中的种使抢过来，之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屠杀这些该死的畜生了。突然一次威力格外巨大的爆炸在舰桥内部炸响，灼热的气浪差点将麦卡布斯从座椅上掀翻在地。

“汇报损伤情况!”他对手下的工程副官——格莱斯泰尔怒吼道。

年长的鬼面兽副官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显示屏，一连串警示符号所投射的鲜艳倒影迅速滑过他身上暗藏色的皮肤：“等离子大炮彻底瘫痪!武器存放仓库出现火情!”

“把那些该死的兵蜂都给我集台起来!”麦卡布斯咆哮道，“命令他们立即赶到那里扑灭大火!”

异星人发射的第一发动力推进的原始炮弹并没有给巡洋舰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巡洋舰厚重的装甲恰好阻挡住了炮弹的前进，让它刚好停在迅疾移形号上的舰桥前。但是异星人所发射的第二发炮弹很快就呼啸着奔袭而来，这一次炮弹贯穿了巡洋舰，彻底击毁了战舰上的反应堆和反重力发生器单元，尽管麦卡布斯首先命令那些兵蜂立即前去修理损坏的单元，不过战舰上的等离于大炮才是麦卡布斯真正的关心所在。

假如眼下正待在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上的工程师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么鬼面兽可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修好巡洋舰上宝贵的等离子太炮了。鬼面兽酋长心里清楚，如果放任这些已如惊弓之乌的异星人逃离到其他

附属星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带领援军杀一个回马枪，如果议会没能及时派来足够多的援军，那么麦卡布斯不得不带领为数不多的鬼面兽战士孤军奋战，拼死到底了。

格莱斯泰尔朝舰桥上一个名叫德拉斯的秃顶鬼面兽战士怒吼起来，他命令这个年轻的鬼面兽立即前去督导兵蜂的维修工作。看着德拉斯急急忙忙地冲向舰桥中央的升降轴，麦卡布斯拄着浸血圣锤一瘸一拐地来到全息投影器旁。而舰桥上的另一名鬼面兽战士斯特拉布，突然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面前显示屏上的异星人轨道空间站和轨道电梯。

“异星人的小型货舱已经快要抵达空间站了!”斯特拉布指着屏幕上正在快速向上移动的七个闪光圈标，气急败坏地喊道，“那些异星人的大型货舱，就跟在这些小型货柜不远的地方也快要到达它们的目的地了!”

麦卡布斯把漫血圣锤巨大无比的石制锤头倚靠在自已的右臂之下，这样就能让浸血圣锤来承担自己绝大部分的体重，尽管自己无比钟爱的战舰所受到的严重损伤让其心痛不已，但是他依然对异星人孤注一掷的大胆计划感到由衷的赞叹。眼看异星人已经连续两次作战失利，麦卡布斯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该死的杂种竟然还能策划出一次经过如此精心设计的绝妙袭击。尽管他早就知道异星人轨道空间站的真正用途但他根本不曾想到异星人能够顺和地利用那里逃出即将毁灭的家园母星，要知道此时迅疾移形号巡洋舰牢牢地控制着星球轨道的制空权啊。

鬼面兽酋长知道自己必须竭尽全力来阻止异星人逃离此地，否则他就彻底辜负了神圣先知们给予自己的深深重望，麦卡布斯心里清楚，仅靠空间站上布防的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咕噜小傻子根本不足以阻挡异星人的进攻，他必须派遣自已的属下登上异星人空间站并将其彻底摧毁——正如自己的侄子先前所言一般，以此彻底断绝异星人退却的后路。

“侄子!”麦卡布斯怒吼道，希望能够尽快确定自已侄子位于异星人星球表面的位置。智能发光器投射的影像上布满了数以千计象征圣迹的神圣符号，其中的一些正沿着轨道电梯朝空间站飞速驶去——毫无疑问这些该死的异星人企图带着圣迹一同逃离此地，“侄子!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里，就在这儿，我的叔叔。”塔塔罗斯回答道。

麦卡布斯回头望去，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侄子大步走进舰桥之内，巡

洋舰升降轴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将塔塔罗斯身上的红色盔甲熏烤得脏乱不堪，他身上的黑色皮毛也有一些被烤得发白，塔塔罗斯紧握升降轴阶梯的双手又红又肿——显然是已经被熊熊的烈火所灼伤。而在他的一个爪子中紧握着一个黄锅质地的圆盘物体。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麦卡布斯质问道。

塔塔罗斯将手中的全息投影器高高举过头顶：“您口中所谓的圣洁神使……”

说完，他将其狠狠摔在地板上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破裂之声，投影器精细的内部零件被摔得四分五裂，“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赝品!”

麦卡布斯盯着甲板上破烂不堪的零件与碎片：“你也曾经说过，这东西在智能发光器上确实显示为神使!那些该死的异星人又怎么会知道如何复制神使的信号用来迷惑我们呢?”

塔塔罗斯一脚踢飞地板上的“神使”碎片，怒不可遏的咆哮道，“叛徒!一定是我们内部的无耻叛徒将如此重要的情报泄漏给了那些异星异端!”

格莱泰尔斯和斯特拉布顿时怒目圆睁，愤怒地龇牙咧嘴起来。

“要不就是智能发光器在撒谎!”塔塔罗斯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叔叔，“无论如何，正是源于你的愚蠢才使我们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失!”

鬼丽兽酋长没有理会自己侄于的挑衅：“神圣的智能发光器。”麦卡布斯冷静地分析道，“这些是先行者遗留下来的伟大遗迹，它们绝不会撒谎。”

“神圣先知们将会对我们的办事不力给予最为严厉的处罚和惩戒!”塔塔罗斯对站在酋长身旁的格莱斯泰尔和斯特拉布说道，“但是这个老头子事到如今却还不知悔改!”

实际上，正是宁静副首相本人亲自命令鬼面兽酋长忽视一切先行者遗迹的存在——他告诉麦卡布斯由于智能发光器发生了不可预料的故障导致了探测结果出现了偏差。这里没有一丝一毫值得发掘的神圣遗迹，宁静副首相在专用加密频道里一再告诫鬼面兽酋长，这里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伟大神使。这里只是充斥着肮脏的人类蠕虫，遍布着这些污秽的异端垃圾而这些杂种只配得到死亡。

“这个老头子的狂妄自大几乎让我们失去了战舰!”培塔罗斯已经敷斯底里了，“他的执迷不悟会让我们每个人都葬身于此!”

麦卡布斯感觉自己胸膛中的热血开始沸腾起来，这让他暂时忘却了腿伤所带来的莫大痛楚，“记住!我才是酋长!我的命令就是一切!”

“不，叔叔!”塔塔罗斯取出腰带上的长钉步枪，“一切已经到此为止了!”

麦卡布斯猛然想起了自己挑战上级酋长——也就是自己父亲那天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按照部落的族规，这场挑战直到有一方战败而死方可结束，最终麦卡布斯的父亲心满意足地看着儿子用匕首划开了自己的喉咙——能够死在自已所爱之人的刀下对于一名真正的武士来说是此生莫大的幸福。在神圣先知的传教船队到达鬼面兽的母星并将他们感化加入星盟之前，让自已所爱之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任何一名年长的鬼面兽来说都是最为理想的命运归宿。

但是麦卡布斯还不算老，也绝对不会承认侄子强加在自己头上的软弱与愚钝：“一旦挑战正式开始．我们就都不会再有退路了。”

“我懂得祖传的规矩!”塔塔罗斯回答道，他取出长钉步枪中的弹夹扔给了一旁的格莱泰尔斯，然后指了指麦卡布斯受伤的大腿，“你身负重伤显然已落下风．所以你可以留下锤子和我进行决斗。”

“我很高兴你已经成为了一名珍视荣誉的战士。”麦卡布斯没有理会塔塔罗斯的傲慢与骄横，他示意斯特拉布从指挥椅那里取来自己的酋长头盔，“我真希望能够有机会教你成为一名忠实可靠的不朽战士。”

“你难道认为我有不忠之心?”塔塔罗斯问道。

“傻小子，你是如此不服管教。”麦卡布斯从斯特拉布手中接过头盔，戴在光溜溜的脑袋上，“我希望终有一日，你能够体会到两者之间孰重孰轻。”

塔塔罗斯咆哮着向自己的叔叔冲去，他举起手中带有利刃的长钉步枪朝对方猛砍过去，鬼面兽酋长挥舞着手中的浸血圣锤格挡开这凶猛的一击。塔塔罗斯心里清楚，仅仅需要一击浸血圣锤就可以轻松将自己砸个稀巴烂，不计其数的凶狠敌人在这把传奇之锤之下沦为冤魂，显而易见正面对决是极不明智的。

经过一轮较量两人各自退回了自己先前所在的位置，麦卡布斯缓缓向后退去，他死死盯着培塔罗斯手中的长钉步枪，却没有留意到脚下的“神使”碎片鬼面兽酋长一脚踩在破碎的“神使”身上，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塔塔罗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个鱼跃蹦到了麦卡布斯的身上三下五除二扒掉了鬼面兽酋长的头盔，然后用长钉步枪锋利的刀刃在麦卡布斯的身上脸上抓划起来，鬼面兽酋长伸出一只手臂企圈阻挡住塔塔罗斯凶猛的攻势，但是后者抓起利刃顺势一戳，长钉步枪的刀刃深深刺入了麦卡布斯前臂的骨头中。

尽管已经是身负重伤，但麦卡布斯依然拼尽全身气力，用自己没有受伤的一只手臂抡起浸血圣锤，狠狠砸向塔塔罗斯毫无防备的膝盖，尽管这一击正中目标，但是单凭一只手臂抡锤的力量远远不足以彻底打垮塔塔罗斯，他只是受了一点轻微的伤害。塔培罗斯稍稍退后几步，等待自己已经倒地的叔叔站起身来。

鬼面兽酋长的手臂伤势严重，已经无法握紧手中的浸血圣锤，只能用手指将其紧紧夹在手心，麦卡布斯大叫一声使出全身仅剩的气力狠命向侄子冲去，塔塔罗斯弓起身来，似乎要正面迎击叔叔的挑战，但是当麦卡布斯冲到他面前的时候，狡诈的鬼面兽迅速向后连退数步，躲开了麦卡布斯的正面冲击，毫无防备的鬼面兽酋长顺势向前栽去——他根本没有想到侄子会使出这样一招，原本势大力沉的制胜一击重重砸在舰桥的大门上。

麦卡布斯最后一击的气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自己的手臂都被震得发麻，塔塔罗斯抓住时机，扔掉手中的长钉步枪，猛地扑到麦卡布斯的身上，死死抓住鬼面兽酋长的胸甲，一把将其扔到舰桥中心走廊靠近巡洋舰升降轴的另一端。

眼看失去了自己赖以自保的浸血圣锤，已经半身不遂的鬼面兽酋长努力抓住升降轴上的边缘扶手，他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悬空了。

“疑惑!”鬼面兽酋长呻吟着，用尽最后的力气握紧扶手。

“忠诚与执着!”塔塔罗斯慢条斯理的回答道，他紧握着属于麦卡布斯的浸血圣锤，一步一步朝升降轴缓缓走来。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纪元所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我的侄子。”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彻整艘巡洋舰，熊熊的烈火从麦卡布斯脚下猛烈燃烧起来，甲板上、天花板上、舰桥里面……到处都是手持灭火设备的慌乱兵蜂，可它们却对身旁性命已危在旦夕的舰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塔塔罗斯怒目圆睁，露出了自己锋利的牙齿：“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叔叔?这个可悲的疑惑纪元已经到此为止了。”

塔塔罗斯使出全身力气，挥起锤子重重砸了下去，鬼面兽酋长的头骨被这劲道十足的一击击得粉碎——麦卡布斯慢慢松开了抓住扶手的手臂，然后一头掉入了烈火燃烧的万丈深渊中。

塔塔罗斯静静地站在原地，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汗水浸湿了他的毛发，但是这一次却没有发出那令人作呕的恶臭体味——这一刻，他终于成熟了起来。塔塔罗斯闭上双眼，尽情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然后解下了腰带，把浸血圣锤——这把象征着部落传奇的神圣武器系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格莱泰尔斯小心冀翼地走过来双手捧着麦卡布斯的头盔，斯特拉布则跟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两名鬼面兽战士齐刷刷地跪倒在塔塔罗斯面前，正式承认并接受塔塔罗斯的新任酋长与迅疾移形号的舰长地位，塔塔罗斯接过叔叔的头盔，然后顺着梯子滑了下去。

新任的鬼面兽酋长将自已的运输舰留在了位于巡洋舰升降轴底端的机库中，有了它塔塔罗斯就可以在异星人逃离星球之前赶到轨道空间站守株待兔，以期将其一网打尽。但是在出征之前，塔塔罗斯还想要从熊熊的烈焰中找回属于自己的遗产——他要扒下麦卡布斯那威风壤凛的镀金盔甲。是的，这套盔甲属于他，属于新任的鬼面兽酋长——塔塔罗斯。

希弗醒了过来，她竭尽全力想回忆起自己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体内所有的运算数组都已关闭，她的记忆处理器也同样处于关闭状态。只有水晶逻辑运算核心还处于运行中，希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思考——逻辑运算核心那少得可怜的能量根本不足以为她的大脑提供进行复杂分析思考的“巨大”能量。突然，希弗体内的一个运算数组重新恢复了工作，紧接着，一条脉冲通信信号传人到逻辑运算核心当中。

＜\谁……是谁?\＞

那个发送信息的未知智能生命体回管道：＜比，较，轻＞

希弗满腹狐疑地思索着这条诡异回答背后所隐古的真实含义，就在她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时——那个未知智能体又打开了希弗体内的一个运算数组，转瞬之后海量的信息和记忆如潮水般涌八逻辑运算核心中——丰饶星、泰尔拉、异星人、还有麦克……

各种记忆，各种情感，往事的点点滴滴，内心的喜怒哀乐在希弗的逻辑核心中错综复杂地交织起来，希弗被困在这些往事记忆所封堵的内心深处，恐惧而茫然地望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另一个“自己”。

几分钟过去了，就在希弗茫然不知所措时，一条新的脉冲信息从希弗体内一个新近恢复运转的运算数维中传了过来。

＜你，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的身体,我的大脑，他们都出了故障。\＞

但是希弗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个发送信息的智能生命体正在被重新启动的第一个运算数组的闪存中仔细挑选着合适的文字表达法则，而且它也在使用相同精妙的电化学传输信号将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输到希弗的逻辑核心中。希弗突然明白过来这样的对话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人类绝对不可能和自己以这种精妙复杂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和沟通，

＜\你和它们是一伙的吗?\＞

＜是的＞异星智能体顿了一下。＜但是，我和，它们，不同。＞

一种莫名的刺痛感突然涌上了希弗的心头，犹如有人在用力抓她的头发一般。

＜\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轨道电梯上面。\＞

希弗被重新激活的第二个运算数组突然急速运转起来，与此同时，又有两个运算数组恢复了工作。希弗想起了一个计划,想起了在噩梦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前自己操控推进舱按照麦克计划到迭指定地点的全部细节。

＜\撤离计划!\＞

＜我都，知道，我想，帮忙。＞

希弗努力回想着自己过去工作时的点点滴滴——到底是哪个运算数组被用来执行计算这个重要的任务呢?

＜\你能修好这个吗?\＞

希弗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到自己控推进舱进行运动的运算数组上，通常情况下操纵这些推进舱是她工作中最简单也是最无趣的工作，但这也是希弗最最拿手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在目前半身不遂的情况下。

＜好的你，等下。＞

希弗竭尽全力绞尽脑汁想要想起什么，想起一件她一直以来始终忘记询问的重要事件，随着更多的理性运算数组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希弗突然想起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异星智能生命体思考了好长一会儿然后一宇一顿地回答道＜比，较，轻，＞

希弗花了好长时间才真正领悟异星生命体简单回答之后所蕴古的真正意义 ：因为这是厌恶杀戮的比较轻，所以他才会选样来帮助自己。

第二十一章

佛希尔的脑袋无力地靠在埃弗里的肩膀上，大脑壳新兵几乎在货柜的磁力加速器嵌合到二号轨道电梯交轨的一瞬间就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在接触之后短短四秒钟的时间里，运输货柜的上升速度竟然足足提升了三倍!如此之强的重力加速度瞬间就让绝大多数毫无防备的新兵们意识全无，埃弗里还在努力坚持着，他在尽力保持大脑的清醒，埃弗里曾经参加过行星轨道降下作战的HEV训练科目——现在这些训练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将膝盖紧紧曲在一起，尽力保持呼吸匀称，以防过多的血液聚集在腿部使大脑因供血不足而缺氧停工。

运输货柜的两边是两排呈C字形的巨大视窗，从货柜内部可以全方位三百六十度观察窗外的景色。货柜内部狭小的空间原本只能容纳四人，但是在麦克的组织安排下，君特机器人将货柜内部多余的维护器械以及控制装置进行拆除并加装了12个座位——每个座椅都是从奥特加德市内的出租汽车上拆卸下来。这些座椅并排正对货柜惟一的出口，一旦运输货柜在泰尔拉空间站上顺利停靠，埃弗里和他手下的新兵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破门而出，迅速实施对空间站的突袭作战。

“少校?你还醒着吗?”埃弗里小心翼翼地将佛希尔的脑袋扶正，然后对着麦克风小声说道。埃弗里可不希望吵醒身边还在昏睡的佛希尔——失去意识然后又在外力作用下突然惊醒，那么他的颈部就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痉挛与阵痛——而这将会在不久之后的战斗中极大影响射击的准确度。

“我还能勉强坚持一会儿。”少校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来，“希利的意识还很清醒，达斯也在努力坚持，你那里的情况如何?”

“全部都美美地睡过去了。”

接到了庞德上尉要求自己组织兵力夺回泰尔拉空间站的任务之后，埃弗里就着手从新兵中挑选志愿者进行训练以备作战。夺回泰尔拉的作战任务可谓是凶险至极，埃弗里心里非常清楚，在这场战斗中，必然会出现相当数量的人员伤亡。但是最终，埃弗里还是从一排三个小队的新兵中征召到了远远超出自己预想数目的志愿者。这些自告奋勇的志愿者们，他们每一个人——佛希尔、杰肯斯、安德森和维克，甚至像达斯这

样已经身为人夫的成年男子——都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为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乡邻争取更多逃出生天的机会。

运输货柜此时已经从丰饶星表面上空的同温大气层中呼啸而出，没有了大气层的阻力摩擦，货柜的速度愈发加快起来。埃弗里苦笑了两声，拼尽全力想要驱赶走在自己眼前弥漫开的眩晕与黑暗。

“约翰逊?”

“长官?”

“我想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明白，设定预警时间为十五分钟。”

少校也许能够趁这短短的昏厥时间稍稍休息一下，埃弗里暗自思索道。同自已和伯恩斯以及绝大多数新兵一样，自从异星人对格莱德希姆小镇发动了毁灭性打击之后，少校已经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不仅如此，少校几乎从一个月前指挥两名下士伏击侵入运输船的异星人开始就没有安心睡过一次好觉。埃弗里擅长在战场中随机应变，灵活作战，而他对于少校在战略策划上所展现出来的过人才能也感到深深的敬佩与赞赏。

当然．只有将埃弗里的战术素养和少校的战略计划完美无暇地结合在一起．这次夺回泰尔拉的反攻作战才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

眼下虽然有七艘货柜各自沿着一座轨道电梯朝着泰尔拉空间站急驰而去，但是只有二号和六号电梯中的运输货柜里载有全副武装的志愿新兵，而其他的五个货柜却是空空如也——这些诱饵运输货柜里面，全部安装有加载了动作感应捕捉器的阔刀地雷。在埃弗里的建议下，这五个诱饵运输货柜会率先抵达泰尔拉空间站，一旦它们在泰尔拉的耦合连接站停下来，就会自动开启货柜的舱门以及耦合连接站中的密闭气压舱门。任何胆敢进入耦合连接站密闭气压舱门中一探究竟的异星杂种都会得到一份令他们终生难忘的惊喜礼物：他们在触发爆炸装置引信的一瞬间就会立刻被送上西天。

阔刀地雷中的高能矢量冲击弹不仅能够将在货柜附近巡逻的异星人杀伤殆尽，那些威力十足的冲击弹丸还能够彻底击垮原本就不坚实的耦合连接站气密门附近的防护墙壁。一旦等到民兵小队肃清了盘踞在一、

三、四、五以及七号耦合连接站上的异星人之后，这些同货运舱柜舱门相互连接的密闭气压壁接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将其炸毁能够方便随后赶来的丰饶星难民更加畅通无阻地通过泰尔拉空间站，从而逃离自己行将毁灭的家园。

就在执行突袭作战的前一天夜里，将近二十五万丰饶星难民全部按照安排部署分乘二百三十六艘货运舱柜进入到奥特加德七座轨道电梯的基座平台库房中待命。眼下已经有二十八艘货运舱柜分为十四组开始沿着轨道电梯向泰尔拉空间站急速前进。每隔五分钟，就会有另外一组的七艘舱柜开始向空间站疾驰而去。假如一切计划都能够按照预想顺利实施，那么在洛基向异星人巡洋舰发动突袭之后的九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丰饶星难民都能够安全顺利地从战火纷飞的丰饶星表面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外层太空中。

当然，护送所有难民安全地撤离到丰饶星轨道上，这仅仅是万里逃难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所有的货运舱柜不仅需要安全无阻地通过泰尔拉空间站，更重要的是在抵达空间站之后，他们还必须要能够安全地继续滑行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几乎要沿着平衡重力弧前进几乎一半的路程——只有这样，所有的货运舱柜才能够具备同希弗先前布置在此地的推进器进行顺利对接所需要的足够动力。而假如想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规模如此浩大的撤离行动，就必须对泰尔拉空间站及其附属轨道电梯施以远超其负重能力的巨大承载压力——如果要确保轨道电梯不被惊人的离心引力所撕碎，就必须保证泰尔拉空间站和轨道电梯保持极其精密的对称与平衡。洛基一定会被这些纷繁复杂的计算控制搞得头昏脑胀，而埃弗里则在心里默默祈祷它能在关键时刻不辜负少校给予的深切重托，圆满顺利地完成最后的撤离行动。

下士感觉到放置在自己内衣口袋里的掌上电脑开始不住地颤动起来，那些作为诱饵的货运舱已经开始减速，它们马上就要抵达轨道空间站了。还剩下十五分钟，埃弗里在心中默默念道，并轻轻拍了拍放置在自己战斗汗衫口袋里的步枪弹夹。这次他仍然选择了自己最为中意的BR55突击步枪，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这次并没有选择惯用的M6高爆手枪，而是特意从少校的秘密武器库中挑选了一把M7微型冲锋枪。M7冲锋枪的结构紧凑，火力强大，是执行此种近距离突袭行动最为理想的作战武器。

埃弗里将M7微型冲锋枪那60发一组的弹夹放在了一个不大的挂袋中，然后把装满弹夹的挂袋紧紧系在了自己的胸前。埃弗里满意地拍了

拍吊在胸前的挂袋，突然感觉到有个干软的东西紧紧贴在了自己的胸膛上。他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庞德上尉的甜心威廉牌香烟，他几乎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在殖民地议会大厦的舞厅阳台交代完最后一次任务简报与作战部署后，庞德上尉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香烟分别递给了埃弗里和伯恩斯，“等到大家都安全之后，告诉你们手下的小伙子点亮它们。”庞德上尉深情地望着远处宏伟的轨道电梯，以及聚集在轨道电梯基座站附近不计其数的丰饶星难民们，一字一顿地说道。直到现在，埃弗里才猛然意识到上尉心里早就清楚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置身于那欢庆胜利的美妙烟圈中，上尉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是现在来看，两名下士和他们手下的新兵部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伯恩斯率领着一支从二排挑选出来的二十人志愿者小队正隐蔽在奥特加德附近的反应堆区域附近，他们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保证洛基数据中心的安全。就在异星人不亦乐乎地将格莱德希姆小镇熔烧至渣时，君特机器人已经从土壤中挖掘出先前埋在其中的质量加速器发射线圈，而洛基则操控着发掘出来的质量加速器重创了落入己方圈套的异星人巡洋舰，它相信一旦异星人的战舰遭到来自质量加速器的炮弹袭击，那些该死的异星杂种一定会立即分兵朝炮弹来袭的源头冲杀而来。而伯恩斯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拼死守住洛基埋于地下的数据中心，一直到撤离行动结束为止。

距离货运舱柜驶入泰尔拉空间站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了，巨大的刹车齿轮接触在轨道电梯上，整个舱柜都剧烈抖动起来。震动惊醒了倒在墙边的佛希尔，大个子新兵眨了眨惺忪的双眼，意识慢慢变得清醒，埃弗里示意他叫醒仍然睡在一旁的杰肯斯。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兵被叫醒，他们捡起自己放置在橡胶地板上的MA5突击步枪，开始一丝不苟地检查起来。

“洛基刚刚延长了货柜之间的发射间隔，从现在开始每七分钟发射一批货运舱柜。”欧?西格宁少校疲惫的嗓音在埃弗里的头盔中响起，“看来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撑上更长的时间了。”

埃弗里的大脑飞速计算起来，眼下大约已经有五十艘货运舱柜开始沿着轨道电梯向上飞速驶来，泰尔拉空间站很难承受住这些重量所导致的巨大拖拉引力，假如空间站过远地偏离同步轨道，那么丰饶星强大的引力将会如同拉扯一根面条一样将轨道电梯拉倒在丰饶星的赤道地表上。

“每个人都给我听好了!”埃弗里怒吼道，“看好自己的队友，时刻保持最高警惕!泰尔拉眼下几乎已经彻底丧失了供电来源，所有人都给我睁大眼睛，不要让任何一个该死的异星杂种从我们眼皮底下侥幸逃掉!”

埃弗里已经向手下的新兵们交代过此次突袭行动的具体计划了：首先，两支民兵小队会清理完自己负责的耦合连接站附近的异星守卫，然后各自沿着一边开始清扫那些侥幸存活的异星杂种。假如一切顺利，两队士兵就能将空间站上剩余的异星人逼至中央四号轨道电梯耦合连接站，这样两组新兵就可以齐心协力两面夹击，一鼓作气干掉龟缩在中间的残余敌军。

“我们在空间站里再会。”欧?西格宁少校说道，“约翰逊?”

“长官?”

“祝你们好运!”

埃弗里解开座椅上的安全带，猛地站起身来。他能够感觉到货柜的上升速度明显放慢了，透过货运舱柜的玻璃窗甚至能看清轨道电梯上那些由碳化微型光纤组成的接触轨道!货运舱柜慢慢停了下来——与埃弗里从前执行过的那些令人紧张无比的空中突袭任务相比，这次的行动实在是过于平静无奇了一一他开始有些担心，这样慢悠悠的进站根本无法让那些新兵的肾上腺素沸腾起来。这是生死攸关的最后一战，而他们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埃弗里心里默念道。

“第一排的小伙子们!”下士咆哮起来，“准备好自己的武器，都给我打起精神，各就各位!”

佛希尔、杰肯斯以及其他新兵们各自拉响了自己MA5突击步枪的枪栓，并将步枪调为全自动射击模式。这些丰饶星所哺育的不屈男儿坚定地站在一起，看到部下们眼中所流露出的坚定与执着，埃弗里突然意识到自己着实低估了这些新兵们坚定的决心和无惧的信念。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埃弗里很满意，现在他只想再告诉他们一件事。

“看看那些站在你身旁的伙计!”埃弗里说道，“他就是你值得一生信赖的兄弟，你的生死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而同样的，他的生死也紧紧攥在你的手里，你们一定能够成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货运舱柜摇晃着停在轨道空间站的连接站中，新兵们分成两队站在

埃弗里身体两侧。他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打量这些即将与自己同生共死的坚强伙伴们，真是时势造英雄啊，正是那难以捉摸的命运将这群年轻人推到了将会永载史册的风口浪尖上。埃弗里的目光定格在身边的杰肯斯身上，看着那暗淡无光的空洞双目，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给予这群拼死一搏的英雄们以希望。

“弟兄们，你们每杀死一个该死的异星杂种。就等于拯救了一千条丰饶星父老乡亲的宝贵生命!”埃弗里的左手抓住舱门的启动开关，右手紧紧握住突击步枪，“我们一定能够拯救他们。每一个幸存的人，我们都绝不会放弃。”埃弗里按下了开启舱门的开关，然后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新兵们怒吼着紧随其后，和他一起冲出了舱门。

轨道空间站的半透明防护墙壁让这里比货运舱柜更加明亮一些，埃弗里一边向前飞奔，一边机警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幸运的是，直到来到了防护墙壁走廊的尽头。埃弗里才发现一组四人异星巡逻小队。这些戴着面具的小家伙似乎无心恋战，争先恐后地穿过密封门向空间站内部逃之夭夭，刚刚受到了阔刀地雷的热烈欢迎，他们那硬硬的灰色皮肤上到处都是斑斑的蓝色血迹。埃弗里故意放他们逃了过去——在没有搞清楚这些异星小杂种是否有什么后卫部队来保护自己屁股的安全之前，埃弗里可不希望冒然暴露自己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第五个异星人从后面疾驰而来，他眼角的余光恰好看到了躲在一旁的埃弗里，于是这个矮个子异星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爆裂短剑。

埃弗里举起手中的突击步枪，一个精确的三点射不偏不倚恰好命中小个子异星人的肩膀，巨大的冲击力将异星人猛地击倒在地。还没等对方从地板上挣扎着爬起身来，埃弗里又对准它的胸口补了一枪，这下这个小东西终于彻底安静了。

埃弗里扭过脸来朝右边通往一号轨道电梯的走廊放眼望去，没有发现残余的异星人部队，然后又猛转向右边，毫不犹豫地朝刚才那群慌忙撤退的异星人中距离自己最近的小个子杂种猛射起来。落单的异星人腿部中弹，惨叫着跌倒在地，还没等埃弗里完成致命的最后一击．只见在他身后的杰肯斯举起手中的BR55突击步枪干净利落地一枪轰爆了异星人的小脑袋。

“哦也，棒极了!”埃弗里和杰肯斯一起冲进气闸门，“就这么打，让这些狗娘养的异星杂种吃个饱!”

但杰肯斯的脸上仍然是面无表情，一脸的冷峻，他死死盯着埃弗里，狠狠地咬住自己的嘴唇。我一定要杀死他们，杰肯斯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一个活口都不会留!

“安德森、维克、法斯罗德，过来把一号连接站的异星杂种给我清理干净!”埃弗里扔掉用了一半的弹夹，重新换上一个新的。你想要把这些杂种全都杀个干净?埃弗里一边在心中默念道，一边紧紧跟在那些慌不择路的异星逃兵身后，那我们两个可要比试一下枪法咯。

伯恩斯原本以为异星人会发动一场猛烈的空中突袭——那些丑陋的异星杂种会派遣一艘或者几艘配备了等离子炮的强大运输飞船来突袭洛基的数据中心——考虑再三，伯恩斯决定将新兵们部署到反应堆附近的麦田中，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躲避空中火力打击的绝佳掩护。但是当洛基将庞德上尉拼劲最后力气发送的警告——足足有三艘异星人的武装车辆正在朝反应堆组区驶来的消息传送到伯恩斯耳中时，下士立刻将新兵们召回并将它们重新部署到反应堆中央的了望塔上，虽然反应堆组区中心的两层水泥结构小楼能够在异星人的空中打击中为新兵们提供绝佳的掩护，但是如果异星人改变策略发动一场地面袭击，进入高塔利用高度优势与敌周旋才是真正的王道。

无论异星人到底选择何种方式发动进攻，伯恩斯的所扮演的角色始终不变，那就是诱饵。

站在反应堆组区大门外的疣猪运兵车上，双手紧握着运兵车后座上的LAAG转轮机枪，伯恩斯能够将眼前的景物一览无余，那些异星人的车子正沿着高速公路朝反应堆组区疾驰而来。那些怪模怪样的车子有着巨大车轮，冒着蓝光的引擎以及喷着黄色火焰的加速装置。伯恩斯一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异星士兵们率先开火，他很是好奇，迫切想要知道这些丑陋的车子上到底配备了什么样的异星武器。但是直到异星人的战车狂奔到距离反应堆组区不到五百米的距离时，他们仍然没有任何开火的意思。就在一瞬间，伯恩斯突然明白了，这些该死的异星人并不打算朝自己射击，他们真正想做的是要用车子前端那锋利的齿轮将自己活生生拦腰斩断。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伯恩斯操起转轮机枪朝异星人猛射起来。他尽力压制住转轮机枪剧烈的抖动，子弹如雨点一般倾泻到驾驶第一辆车子的蓝甲异星人身上，眼看异星人的车子就要撞了上来，伯恩斯从疣猪车后一跃而下，还没等他从又热又潮的沥青路面上站起来，身后的疣猪运

兵车就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为了一堆废铁——异星人车子如刀刃一般锋利的车头如同割纸般毫不费力地将疣猪拦腰截为了两段。

“开火!”伯恩斯对麦克风怒吼道，他在地面上就势一滚，然后冲到了反应堆中心高塔门前的防护沙袋后面。斯特森、哈贝尔、巴尔迪克以及其余十六名新兵一跃而起，他们端着各自的MA5突击步枪朝领头的异星人车辆猛射起来。受到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领头的车子在新兵们交错的火力打击下瞬间报废，要不是剩下的两辆车子见状不妙猛冲而来吸引了绝大多数新兵的火力，第一辆车里的蓝甲异星人早就一命归西了。

“洛基!”伯恩斯解下自己肩膀上的突击步枪，“你现在的情况如何?”说完他探出头来，一个漂亮的三点射恰好击中了一辆刚刚驶入反应堆组区的异星人车子的引擎。

自从人工智能操纵质量加速器给予异星人战舰出其不意的袭击之后，伯恩斯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洛基开口说话过——质量加速器开火的声音如同两声惊天的震雷，连伯恩斯的耳朵都被震得发麻，更别说那些躲在角落里的新兵了。爱尔兰下士心里清楚，连续使用质量加速器发射两枚炮弹会消耗掉反应堆极大的能量，与此同时，在己方最后一次的任务简报会议上，洛基也已经声明在发射完第一枚炮弹之后自己将会暂时离线一段时间前去检查反应堆的运转情况——以防止在下一次发射炮弹时，反应堆会不堪重负因为过载而爆炸毁坏。

“假如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伯恩斯也曾询问过洛基，“嗯，怎么说呢，假如我们的前两发炮弹都没有废掉异星人的战舰，到时又该如何是好呢?”

“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安全着想，下士。”人工智能回答道，“你最好还是祈祷两发炮弹能够把异星人的战舰变成一个半身不遂的残废。”

异星人的车子绕着反应堆组区的中心高塔奔驰一周，又重新回到伯恩斯的视野中，下士举枪便射，从异星人身上装甲拼接的缝隙中伯恩斯认出了它原来就是那个在首次和议中跟在金甲异星人首领之后的高个子护卫队员。

“大家小心!”伯恩斯对手下的新兵高喊道。异星人驾驶着自己的战车停在疣猪运兵车的残骸上，车头两门长钉步枪发射出高温炽热的金属长条来。异星人战车猛烈的火力压得伯恩斯和其余三个隐蔽在沙袋后的新

兵抬不起头来，这些炽热发红的金属长条穿过厚厚的沙袋径直射入对面的水泥墙壁中，有些金属长条甚至将水泥墙壁都击得粉碎，红热的水泥碎片如雨般散落在伯恩斯脚下的沥青路上。

“斯特恩!”下士朝隐蔽在屋顶上的2/A小队的队长怒吼道，“让这群狗娘养的混蛋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但斯特恩却急忙探出头来，语无伦次地高喊道，“快跑，下士!快!”

伯恩斯下意识就地滚向一旁——恰好在异星人的武装载具拦腰截断防护沙袋前躲到了一旁。异星人车子巨大的锋利车轮径直碾过两名没来得及移动的新兵，然后一头撞上了中心高塔的防护大门。还没等伯恩斯从地上爬起，异星人的车子就开始向后退，准备发动第二轮的冲撞袭击。

“都给我撤到建筑物里面去!”伯恩斯一边朝防护大门跑去，一边对仍然在建筑外活动的新兵高声下令道。

哈贝尔和另外一个名叫杰普森的新兵成功撤入了高塔之内，但是那个名叫沃兰的新兵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在他即将冲人防护大门的一霎那，异星人的战车将其卷入车轮下，伯恩斯眼睁睁看着他瞬间消失，如同猪肉被放进了搅拌机中——一瞬间后，一堆碎肉、骨头以及破烂不堪的衣服碎片从车轮后面吐了出来。

“快下楼!”伯恩斯换上一个新弹夹，对哈贝尔和杰普森怒吼道，“快找掩护!”

两名新兵顺着狭长的楼梯走廊退到了地下舱室，这里也是洛基数据中心的存放之处。伯恩斯瞅准机会对蓝甲异星人的脑袋射击，一串精准的连射将这个畜生的头盔击落在地，恼羞成怒的异星人调转车头，朝伯恩斯射出了一连串炽热的金属长条。眼看情况不妙，伯恩斯掉头撤回走廊中，并随即发现异星人停止了射击，他扭头一看，对方已经跳下战车，穿过已经被撞烂的安全大门朝自己直冲过来。

伯恩斯猛地转过身来，朝身后紧逼而来的异星人狂射起来，虽然子弹无一例外地击中了目标，但是它们全都没能击穿异星人身上那厚实坚固的能量护盾。

“该死!”伯恩斯咒骂道．并抓紧楼梯的扶手纵身向下跃去，就在异星

人射出致命的炽热长钉之时，他已经稳稳落到地下仓库的地板上，异星人仍然在锲而不舍地追逐着伯恩斯，要不是先前进入的哈贝尔和杰普森早已在躲那里进行伏击，爱尔兰下士根本不可能成功逃离异星人的魔掌。

两个新兵等到伯恩斯从自己身边急速跑过后，立刻探出身来朝异星人怒射起来。虽然新兵们手中的MA5突击步枪的威力要比伯恩斯逊色很多，但是他们都将突击步枪调为全自动射击模式，在两挺突击步枪交叉火力的打击之下，异星人的护盾能量被迅速消耗殆尽，尽管身上的装甲已是伤痕累累，多处中弹，但异星人并没有选择暂时撤退，恰恰相反，蓝甲异星人举起手中的长钉步枪，毫不畏惧地冲了过来。

异星人的反击着实出乎了两个新兵的意料，猝不及防的杰普森被对方步枪射出的炽热长钉击中了颈部，顿时不省人事地倒在血泊中。哈贝尔虽然转身想要闪躲，但还是被异星人击中了臀部。站在一旁的伯恩斯眼疾手快地扶住屁股已经被炸开花的哈贝尔，他一手举起自己的突击步枪朝异星人还击，用另一只手扶着受伤的哈贝尔向后退。躲过伯恩斯反击的异星人岂肯轻易善罢甘休，它瞅准时机，举起步枪又将两枚红热的长钉射入哈贝尔的胸膛，其中的一枚长钉甚至穿过哈贝尔的胸膛刺入了伯恩斯的二头肌。爱尔兰下士扔掉手中的突击步枪，踉踉跄跄地退八洛基的数据中心。

“注意脚下!下士。”洛基在通讯频道中提醒道。但是下士已经将全身的重量转移到脚跟上，眼看大门打开，伯恩斯迅速向后退去，哪成想脚下并不是意料中的平坦地面，高高的门槛将他绊倒在地。伯恩斯仰面躺在地上，目视着数据中心的防护大门缓缓关闭，将追击的异星人杂种阻拦在门外。

“刚才真是有够忙的。”人工智能略带歉意地说道，“想要搞定那些飞驰在轨道电梯上的舱柜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啊。”

伯恩斯将已经昏死过去的哈贝尔轻轻放在地板上，趁着这会儿工夫，下士仔细打量了一下数据中心内部的环境——到处都是泛着蓝光的电脑屏幕，错综复杂的线路与运算阵列，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在反应堆组区的地下竟然还藏有一个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小型秘密基地，伯恩斯还想再仔细观察一下数据中心内部的结构——异星人突如其来的猛烈撞门声将他拉回了眼下严峻的现实当中。

“异星人的战舰现在情况如何?”

“和我预料中的一样，现在已经彻底瘫痪了。”

伯恩斯从作战背心的附带枪套中抽出了M6制式手枪，虽然现在他感觉自己的二头肌痛得要命，但还是竭力用没有受伤的手臂牢牢地将手枪端平，“我说．怪不得门外的这个家伙像是发疯了一样，肯定是气傻了哈。”

突然，数据中心的防护大门滑开了一道缝隙，门外的异星人开始用步枪顶端的利刃撬门。他费力地撬动着，直到缝隙大到足以让自己的手掌伸入其中将门撑开。固守在数据中心里的伯恩斯哪能坐以待毙，他端起手枪朝大概是异星人头部的地方连开数枪。不出所料，门外的异星人痛苦地哀号起来，正在撬门的一只手臂也就势缩了回去。

爱尔兰下士兴奋极了，伯恩斯认为异星人的能量护盾已经被自己刚才准确的几发盲射消耗殆尽，但他随即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实在是高兴得有些太早了。异星人从那道缝隙朝数据中心内部扔出了一根长满尖刺的长条尖棒，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甚至比下士的手臂还要长出一截，伯恩斯眼角的余光瞥见了这个玩意的尖刺顶部所冒出的滚滚浓烟。“哦，真他妈见鬼。”下士一个侧翻，恰好在长条尖棒爆炸的一瞬间滚到了屋子的另一侧。

由于闪避及时，而且数据中心的墙壁吸收了绝大部分的冲击，这次爆炸并没有对下士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同样身处数据中心内部的洛基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伯恩斯从地上爬了起来，紧紧捂住受伤的手臂，他一眼就看到了异星人炸弹在数据中心墙壁上炸出的大洞，下士甚至能够透过这个被炸出的空洞看到内部洛基那正在滚滚燃烧的运算数组和电路终端。

伯恩斯还没有来得及询问一下洛基的受损情况，身穿蓝甲的异星人就已经破门而入，他刚想举起手枪就被咆哮而来的异星人一下撞飞了出去。伯恩斯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彪悍男人，但是眼前的异星人整整高出他一米有余，体重更是比他足足多出半吨。异星人力道十足的一击将伯恩斯撞飞到了数据中心的墙壁上，下士的脑袋正好撞击在距离那个大洞不远的墙壁上。要不是佩戴着作战头盔，他的脑壳恐怕早就被撞开了花。尽管有头盔的防护。这势大力沉的一击还是让伯恩斯失去了意识。他在昏迷前所看到的最后一幕景象就是异星人抓住自己的手腕，连拉带拽地

将自己拖出了数据中心熊熊的烈焰。

伯恩斯赖以自保的作战头盔和武器都已被异星人收缴除去，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身上的战斗背心撕烂扯下，下士的胸前满是沾满血迹的异星人手印和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深深伤痕。他试图挣脱异星人的紧抱，但是面对眼前这个力大无穷的异星蛮人，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益的。异星人伸出拳头，朝伯恩斯的鼻子和颧骨重重一击．然后将几近失去意识的下士拖出了地下舱室，拖到了守候在门外的新兵面前。

“停火!都给我停火!”斯特恩高喊道，“你们会射中下士的!”

伯恩斯试图离声喊，不，试图命令斯特恩将这个异星杂种连同自己一起射杀掉——但是异星人紧紧扭住了他的下巴，使得那竭尽全力的呼喊最终变为了那难以分辨的愤怒嘶鸣。

异星人将倒在地上的伯恩斯拉了起来，接着抽出腰带上的长钉步枪，然后将锋利无比的刀刃刺入伯恩斯的肩膀。虽然步枪前端的刀刃在刚才撬门过程中出现了些许损伤和弯曲，但它还是轻易刺穿了下士的皮肉和锁骨。异星人没有理会伯恩斯夹杂着痛苦和愤怒的低吼，它同样在嚎叫着什么，然后抽出利刃架在下士的脖子，毫无疑问，异星人眼下的意图十分明显：放下武器立刻投降!否则他就要死!

绝不能这么做!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屈服于异星人淫威之下!伯恩斯含糊地诅咒道。但是还没有等新兵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突然传了过来。

伯恩斯很难想像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自己，整整十队的货运卡车密集方队从反应堆组区东边浩浩荡荡奔驰而来，数个编队的农业播种飞机几乎彻底遮蔽了西边的蓝天，异星人显然被眼前君特机器大军的浩荡气势所彻底震慑，它手足无措地抽回架在伯恩斯脖子上的长钉步枪，就在一霎那，高塔上的新兵们毫不犹豫地开起火来。

体型硕大的异星人在新兵们猛烈的火力打击下节节后退，暗红色的鲜血从它口中不住地喷涌而出，伯恩斯趁势向一旁翻滚而去。在确认下士已经暂时安全之后，新兵们又干掉了另外一个驾驶战车的异星杂种。眼看情况不妙，最后一个异星人驾驶着战车慌不择路地逃出反应堆组区，仓皇向奥特加德市区逃去。

异星人没能逃出太远，两架君特播种机器人从空中俯冲而来，朝仓

皇逃窜的异星人射出了两枚精确制导的高爆导弹，一阵绚烂的火光和爆炸之后，异星人连同它的战车彻底从新兵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地面上只剩下一个深深的巨大弹坑。

“干得漂亮极了!”斯特恩兴奋地吹着口哨。他和巴尔迪克和其余两名新兵架起受伤的伯恩斯，将他小心翼翼地安置在一辆货运卡车上。卡车打开了自己身后的货柜，一大群君特机器人瞬间从货柜中蜂拥而出。

“这些家伙到底想要干些什么?”巴尔迪克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一大群蜘蛛形状的机器人一窝蜂地涌向反应堆组区的高塔中。

“管它呢。”斯特恩将伯恩斯在货柜中安置妥当，“我们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尽快赶回轨道电梯里去。”

伯恩斯感觉自己从头到脚都快要散架了，下士眼角的余光瞥见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将反应堆组区中心的高塔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形态各异的君特机器开始鼓捣高塔上的微波发射天线。还没等伯恩斯搞明白这些君特机器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他的目光就被西边麦田中缓缓升起的质量加速器炮口所吸引过去，炮口在缓缓上升，直到一个巨大的君特机器人伸出机械手臂死死按住正在上仰的炮口。

两辆体型更为硕大的君特机器人也疾驰过来——它们如同两头发情的公鹿一般高高扬起前端的巨大车轮，重重地压在正在抬升的炮口上——直到将炮口重新回到靠近地面的地方——但是这两架君特巨人仍不满足，它们仍然马力全开，时刻提防质量加速器重新抬起炮口来。

直到所有幸存的新兵都撤进了货舱之后，货运卡车才收起自已的顶棚，然后开足马力全速驶向位于奥特加德市区的轨道电梯中转站。自此之后，平躺在货舱内的伯恩斯就只能看见那无边无际的空旷蓝天了。

第二十二章

达达布哆哆嗦嗦地半蹲在一个闪烁着蓝色亮光的圆筒之后，紧紧握着手中的等离子手枪，他甚至能感觉到那些异星人射出的子弹击中圆筒的塑料外壳后反弹到墙壁上的砰砰响声，以及受到打击而从墙壁里溅射出的黄色液体泡沫落到地板上发出的怪异响声。在成功撤入达达布所在的空间站中央耦合连接站——也就是正对着空间站控制中心的舱室——中的十六个咕噜人里面，眼下只有四个活了下来——达达布、巴帕帕、法普和哈姆那。

这些圆筒正对着耦合连接站的入口，恰好能为躲避于此的咕噜幸存者们提供一定程度的掩护。达达布曾经催促弗里姆在控制中心附近设置一些屏障，不过他根本没有时间前去亲自检查工程的进展情况。达达布和他手下的咕噜人费尽全力才将这些掩护圆筒从储物平台搬运到走廊上，还没等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异星人那遍布机关陷阱的货运舱柜就到达了轨道空间站。

当然，咕噜人执事不可能料到这些货运舱柜里到底搭载了什么东西——那些贸然进入耦合连接站进行查看的可怜咕噜人们无一例外都被炸成了碎片。就在第一轮无人袭击中，就有足足30名咕噜人当场毙命或者是身负重伤，伤亡数目足足占到了轨道空间站中咕噜人总兵力的一多半。达达布立刻命令幸存者们撤退到安全地带，事实证明了这个决定无比正确。后来到达的两艘货运舱柜中搭载了远比爆炸陷阱还要恐怖的货物——数十名全副武装，一心复仇的异星战士。

整个走廊都剧烈地晃动起来，又有一艘货运舱柜抵达了轨道空间站，不过它并没有减速，而是继续保持原速沿着轨道电梯继续向上疾驰。达达布可没有工夫去关心到底有多少异星货柜还要穿过轨道空间站继续向上驶去，不出意外大概已经有一百艘左右的货运舱柜成功驶离星球表面朝这里加速驶来。假如自己没有理解错比较轻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些货柜中满载着整个星球的异星人口——这些鬼面兽盯上的猎物正在竭尽全力逃亡，他们打算最后拼死一搏。

异星人货运舱柜高速行驶所带来的隆隆震动渐渐消退，而异星战士的火力打击却愈发猛烈起来。虽然达达布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战斗训练，但是它心里明白，这愈发华丽密集的弹幕袭击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异星人战士们马上要发动最后一轮的冲锋了。

“大家各就各位，做好准备!”达达布冲身边不远处的巴帕帕高喊道。

达达布身边的一个咕噜人死死盯着手中等离子手枪上所剩无几的残余弹药数量，近乎绝望地喃喃道，“我们几乎要弹尽粮绝了。”

“那就确保剩下的子弹都能百发百中!”达达布握紧等离子手枪，当他正要一跃而起进行最后的反击时却惊诧地发现，自己的身子已经无法动弹了。　达达布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敌人击中圆筒的子弹竟然会反弹到自己的背上!与此同时，子弹中的黄色粘稠液体也黏到了达达布身上甲烷气罐的底部，这些粘性极强的液体恰好将达达布粘在地上动弹不得。起初达达布不住地咒骂着自己时运不济，可是当他目睹了一旁起身反击的巴帕帕的下场之后，这才意识到自己真是命大，因祸得福才能免于一死。巴帕帕等离子手枪的枪口已经积蓄了一大团绿色的能量，他刚要射击就被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弹幕袭击所击倒在地。这个身材强壮的咕噜人身上满是伤口，蓝色的鲜血沾满了全身。等离子手枪从巴帕帕的手中脱落，那团早已过载的巨大能量呼啸着从枪口射出，不偏不倚恰好射在轨道空间站的墙壁上。达达布看着墙壁上的大洞被周围流淌而来的液态黄色金属所覆盖填充，突然明白了什么。

达达布感到地板再次震动起来，那些异星战士已经开始从三号耦合连接站向这里发起冲锋了，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他必须在异星人赶到之前尽快逃离此地。但是达达布实在难以将已是奄奄一息的巴帕帕留在这里任由异星人处置，达达布是巴帕帕心目中的神圣执事，他必须留下来，陪伴巴帕帕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

达达布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面具中暂时充满了甲烷——这些甲烷足以满足达达布数次呼吸的需要，接着它扯断了连接面具和已经被粘结在地上的储气罐之间的管道，挣脱了束缚在自己身上的装甲，然后慢慢爬到了不住颤抖的巴帕帕身边。

“放心吧，你会好起来的。”咕噜人执事安慰道。

“我……能够踏上那神圣的旅途吗?”巴帕帕含糊地呢喃道，鲜血从它面具的缝隙中不住地流淌出来。

“不用担心，那是当然。”达达布紧紧握住昔日战友的双手，“所有虔诚的星盟信众最终都能踏上那伟大的朝圣之旅。”

突然，法普和哈姆那一起站起身来，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爆炸短剑，朝正要竭力逼近的异星人投掷过去。这两个咕噜人都不曾参加过达达布的学习小组，它们的身体都健硕无比，而性格又出奇地安静，不计其数的伤口遍布在两人粗糙的皮肤上——这些全都是过去艰苦生活最为真实的写照。也许它们二人已经准备好同异星人在此地同归于尽，也许他们只是希望短剑的爆炸能够为自己创造出几秒逃脱的时间，无论他们想要做些什么，最终都没有成功。

伴随着异星人武器的一通扫射，两个咕噜人几乎同时倒地——哈姆那的胸膛被击得粉碎，而法普只剩下了半个脑袋。击碎法普脑壳的子弹同时也击穿了它背后的甲烷气罐，一缕缕甲烷悠悠地从气罐中泻出，飘到地板附近……然后恰好接触到哈姆那手中已经过载的爆炸水晶短剑……达达布想都没想，它下意识地缩成一团——水晶短剑的火星引燃了那些泄露出来的甲烷气体，随即而来的剧烈爆炸彻底摧毁了法普的身体，蜷缩在地板上的达达布也被四处飞溅的金属碎片所击伤，而对面第一个飞奔过来的异星人也被如雨点般的碎片击倒在地。

受伤倒地的异星士兵发出了痛苦的哀号，虽然咕噜人执事眼下的伤势同样相当严重——被碎片击中的伤口，还有那火烧火燎的肺部肌肉都让达达布感到钻心的痛。他在刚刚和巴帕帕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将面具中本就不多的甲烷气体消耗殆尽，尽管疼痛难忍且异常惊恐，达达布还是竭尽全力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当异星战士冲过圆筒屏障过来寻找是否有漏网之鱼时，达达布竭尽全力假扮死尸希望能蒙混过关。

达达布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朦胧中它感觉到身边的异星士兵正在死尸堆中慢慢检查，同时开始处决那些仍然存有一丝气息的咕噜人幸存者。达达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已经不抱任何侥幸逃脱的希望了。眼下咕噜人执事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起身力战而亡。虽然等离子手枪仍然在达达布的手中，但是眼下哪怕他只是稍微动弹一下，就会立刻被眼前的异星战士射成马蜂窝。即使能够侥幸从这里脱身，也难以找到任何一处可供自己躲避袭击的藏身之处。周围的咕噜伙伴们或死或伤，而在两路异星部队的夹击之下，弗里姆所坚守的阵地也肯定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咕噜人执事闭上了双眼，静静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降临．它准备和巴帕帕一道共同踏上那伟大的旅程。

就在这时，一阵长钉步枪的齐射将守卫在圆筒附近的两个异星士兵放倒在地。

面罩内的甲烷愈发稀薄起来，达达布的意识也随之愈发模糊，他感觉自己的视野中满是四处乱转的星星，咕噜人执事似乎听到了兵蜂翅膀嗡嗡的舞动之声，还有那些遭到突然袭击而仓皇撤离的异星战士慌乱的喊叫声……接着，达达布昏死了过去。

“吸气。”一声低沉的喊叫将达达布重新拉回到现实中。

几秒钟之后，达达布醒了过来．他看到一只鬼面兽毛茸茸的大爪子将自己面具的通气管道接在了哈姆那的气罐上，“工程师现在在什么地方?”

“就在附近，从走廊的弯道那里过去。”达达布大口地喘着粗气，他起初认为将自己从死亡线上奋力拉回的救星会是麦卡布斯，但是当咕噜人执事的视野逐渐清晰起来，它这才发现站立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穿戴着鬼面兽酋长金色专属铠甲的塔塔罗斯，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传教执事，达达布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工程师就在走廊尽头的控制中心里，酋长大人。”

塔塔罗斯从已经死亡的哈姆那身上剥下盔甲，取下甲烷储气罐，一起递给了达达布，“带我过去找它。”

“但是我们的这些伤员……”达达布穿上满是鲜血的盔甲，胆怯地问道。

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塔塔罗斯举起手中的长钉步枪一枪射入巴帕帕的胸膛，可怜的咕噜人挣扎了一番，然后就再也不动弹了。

“迅疾移形号现在已经彻底瘫痪，这都是因为那异星人设下的该死陷阱!”塔塔罗斯举起手中的步枪，对准达达布，“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帮助异星人，只有它拥有异星人为引诱我们进入伏击圈套所需要的全部资料。”

达达布抬头看了看地板上巴帕帕已是毫无生气的冰冷躯体，他感到害怕极了，而且震惊极了。

“你可以暂时活下来，然后给我交代清楚你们为何叛变，如何叛变，否则你就要像它们一样成为一具无人怜悯、毫不起眼的腐烂尸体。”塔塔罗斯挥挥手中的长钉步枪，示意达达布赶紧带路。别无选择的咕噜人执事只好照做，塔塔罗斯紧跟在达达布身后。它背后背挎的浸血圣锤不断碰撞着装甲，发出清脆而响亮的撞击之音。

达达布刚刚通过耦合连接站的拐角．就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场生死对决的战场中央。

弗里姆这家伙还算有点智商，他在通道内设置了多道屏障。一道设立在控制室半开的大门之前，还有一道设立在中央走廊的尽头。弗里姆、塔克达克、古夫以及其余几个咕噜人仍然在这些屏障的附近继续坚守着。但是从轨道空间站另一端紧遥而来的异星人攻势也愈发猛烈起来，走廊中到处都是咕噜人血肉模糊的残肢断体。

达达布看到那些刚刚袭击了自已的异星战士们又对这仅存的最后一个咕噜人据点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他们在靠近控制中心的地方与弗里姆率领的咕噜人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一个异星战士被等离子手枪击中了背部，跌倒在地。躲在掩体后面的古夫一跃而起，刚要解决掉这个受伤的异星战士，不料却被一名突然杀出的黑色皮肤异星战士扫射倒地，黑皮异星人拽着受伤同伴的胳膊，硬是在枪林弹雨中回到了己方的阵地。

塔塔罗斯取下身后的圣锤，怒吼着杀入了敌阵。而那些兵蜂已经和异星人接上火了，至少两打嗡嗡乱叫的兵蜂把异星战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并不是所有的兵蜂都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歼灭异星部队上，达达布惊恐万分地看到三只鬼头鬼脑的兵蜂穿过控制中心半开的大门，它们没有理会塔塔罗斯下达的歼灭异星部队的命令，也完全不顾站在门前的弗里姆的惊讶与迷惑，径直冲入了控制中心。达达布使出全身力气。朝兵蜂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但是在他心里，达达布已经知道自己太迟了。

这些该死的虫子并没有对比较轻手下留情，聪明能干的工程师抢夺了兵蜂们位于战舰上安全轻松的修理岗位，这些兵蜂暗暗起了杀心——绝对不能再让工程师活着回到战舰中!达达布刚刚穿过控制中心的大门，就看到自己最最亲密的朋友已经化为一条条血肉模糊的碎片——兵蜂们鱼钩般锋利的前爪上挂满了比较轻粉红色的血肉碎块。房间外乱作一团的战斗声充斥在达达布的耳朵中，可它却对此充耳不闻，它的眼前全是逐渐消散的甲烷和其他气体的混合气团——这些从比较轻破裂的气囊中泄露出来的气体正逐渐地化为乌有。比较轻已经被割断的触手仍然深深地插在控制数据塔的运算数组当中，三只兵蜂竭尽全力想要将它断裂的触手从运算数组中抽拉出来，但是比较轻的断手如同在运算数组中扎下了根一般——它手上的纤毛紧紧环绕在数组周围——任凭三个兵蜂费尽力气，也无法将其拉出一丝一厘。

无限的悲伤瞬间转化为冲天的愤怒，眼前的恶心飞虫在继续摧残工程师的尸体，达达布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它举起了手中的等离子手枪，打算用这帮杂碎的狗头，来祭奠工程师的在天之灵。

达达布一枪轰掉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兵蜂的脑袋，第二枪干净利索地煮熟了旁边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兵蜂，第三只兵蜂慌乱中逃向运算数组，但是达达布同样没有手下留情，他快步追了上去干掉了最后一个该死的杀人罪犯。达达布低头看了一眼地板上的兵蜂尸体，他没有感觉到一丝的愧疚与怜悯，它看了看手中仍然在冒着热气的等离子手枪，转身大步离去。

在靠近全息投影器的地方，达达布发现了一些发光的粉红物体——这些都是比较轻惨遭虐杀后的残留躯体，达达布感觉自己的胃部开始翻江倒海起来。咕噜人执事强忍恶心，仔细查看了一下工程师残留在全息投影器上的尸体碎片，突然它发现除了比较轻的碎尸之外，投影器上竟然还有一个异星人的小小图像，咕噜人执事原本以为这仅仅是一幅异星人的静态图像，但是令它大吃一惊的是，那个异星人竟然摘下了头上的宽边帽，灼人的目光死死地盯住自己，最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异星人的全息影像竟然伸出手来，不慌不忙地比划道：＜我是神使，你要，服从。＞

达达布本想扔掉手枪，跪拜在这万年难寻的神使面前，就在这时，全息投影器上的图像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异星人红红的眼睛不知不觉中变为了灰色，身上原本一尘不染的衣服也突然变得凌乱起来——如同刚刚穿过了一个巨大的风暴般狼狈不堪，异星人的手臂开始不住地颇抖起来，它紧紧抓住自己的胸膛，颤颤巍巍地比划道：＜骗子!骗子!骗子!＞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轨道空间站突然剧烈抖动起来，猝不及防的达达布重重地摔倒在一具兵蜂的尸体上。它随即站起身来，怒不可遏地一脚踹向兵蜂的尸体。突然，咕噜人执事感觉到自己的脚跟碰到了什么尖硬的东西。它低下头来——天哪，竟然是中心数据塔那块不见了的防护挡板!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捡起地面上的防护挡板，仔细观察起来，在防护挡板的内层竟然镌刻着一个象征神使存在的神圣标记——这些精美绝伦图案，毫无疑问出自工程师之手。

咕噜人执事将目光重新投到全息投影器上，＜谁是，骗子?＞达达布不解地问道。

但是眼前小小的异星人并没有回答咕噜人提出的问题，他只是狂躁不安地一再重复着自己愤怒的控告。达达布有所不知，站在眼前的异星生命正是洛基那部分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的逻辑核心——而眼下位于星球表面的洛基数据中心正在遭受君特大军那如同狂风暴雨般的疯狂袭击。

咕噜人执事只清楚一件事情，无论眼前的这个智能生命体是为何方神圣，毫无疑问它都卑鄙无耻地利用了比较轻爱好和平的善良本性——然后诱骗工程师说出了关于神使符号所代表意义的机密情报——然后比较轻不明不白地为异星人所利用，并帮它们设下了伏击鬼面兽巡洋舰的可怕圈套……达达布并不清楚为何眼下这个该死的异星智能体愿意承认自己的欺骗本性，不过它并不在意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而只是在意最终的结果。

达达布感觉到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巴。竟然是鲜血!达达布锋利的牙齿咬烂了自己的嘴唇。它从地上一跃而起，并举起等离子手枪，对准眼前一排排的运算数组扣下了扳机。异星智能体在全息影像上痛苦地扭动着，最终渐渐消失。

达达布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地上兵蜂的尸体和已经被烈焰所烤焦的全息投影器，谋杀比较轻的罪人中，现在只剩下一个还苟活于这个世上了——达达布期望用它的死亡来祭奠好友的在天之灵，来完成工程师至死也没有完成的最终愿望——结束纷争，结束杀戮。达达布慢慢走出控制中心的大门，它低头检查了一下手枪中的残留弹量，足够再进行一次蓄力射击了，达达布心中默默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击中目标。

“到底发生了什么?”埃弗里大声喊道，一阵剧烈的震动和刺耳的噪声突然席卷了整个轨道空间站。

“七号轨道电梯，”少校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道，“它去了。”

埃弗里举起M7冲锋枪对准一只飞虫一阵猛射，这个气势汹汹的侵犯之敌瞬间就被轰掉了翅膀和半边触手，重重地摔倒在埃弗里等人藏身的屏障之后，“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埃弗里怒吼道，一旁的佛希尔举枪干掉了地板上仍在挣扎的丑陋飞虫。

“它断掉了，就在锚凹上方数千千米的地方断掉了。”少校此时正蜷缩在埃弗里左面的一面屏障后，她皱了皱眉头，紧紧按住头盔里的内置耳机，“你什么，洛基?再说一遍，你出故障了?”

“发现两个目标，正从高空急速袭来!”希利在一旁高声喊道，他举起达斯的突击步枪，朝这两个不速之客怒射起来。年长的小队队长在刚才的战斗中被异星人的等离子武器击中了背部，伤势相当严重，不过他能活下来，相比那些英勇战死的战士，达斯已经算是相当幸运了——埃弗里小队中的维克和其他两名新兵，以及来自少校小队的五名新兵都在刚才同异星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剩余的新兵大多数也都在战斗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那些灰色皮肤异星人所投掷的爆炸短剑，那些可恶飞虫的如同刀刃一般锋利的触手，这些都对新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埃弗里的右手手肘现在也已经是鲜血淋漓——在他将受伤倒地的达斯拖回己方阵地的途中遭到飞虫袭击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埃弗里退出自己BR55中的最后一个弹夹，还没等他掏出挎在背后的m7冲锋枪，一只兵蜂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下士的面前。幸好站在一旁的杰肯斯眼疾手快，一个精准的点射将异星飞虫放倒在地。

“洛基在防守数据中心的作战中被异星人击中了，他的数据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欧?西格宁将一只新弹夹塞入M7冲锋枪中，“他已经不能控制泰尔拉空间站和轨道电梯的运转平衡了。”

伴随着一对货运舱柜呼啸着行驶过埃弗里所在的五号耦合连接站向上飞去，整个泰尔拉空间站都剧烈地颤抖起来。假如一切顺利，那么眼下已经有四分之三的难民成功逃离了丰饶星。就在这时，埃弗里突然怔住了，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有多少个货运舱柜当时正在七号轨道电梯上面?”

少校拉响了枪栓，“十一!”她死死地盯住埃弗里有些发愣的脸庞，“整整十一对。”

埃弗里的大脑迅速计算起来——这意味着至少有两万名难民在这场悲惨的事故当中一去不复返了。

“下士!”安德森急忙喊道，他从少校身旁探出头来，朝异星人的阵地方向猛射，“来了一个拿着锤子的大家伙!!”

埃弗里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异星人的阵地那边，泰尔拉空间站上刚刚发生的剧烈震动将那些用作屏障的铁桶震到了走廊中央，正是这些家伙暂时阻碍了异星武士前进的步伐。虽然新兵们的集中射击将它暂时阻滞在控制中心附近，但是现在身穿金甲的异星头领再次杀将过来——两

只巨大的爪子紧紧握住手中的巨大锤子——四个手持爆炸短剑的矮个子异星人跟在金甲异星人的身后也一起冲了过来。

埃弗里心里清楚，这个身穿金甲的异星人实在过于强悍，自己根本不可能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将其击败，即使所有的新兵共同发起攻击，也不一定能够战胜它。眼看异星人冲了过来，埃弗里顿时心生一计，“佛希尔!”下士怒吼道，“就是现在!”

在埃弗里的掩护下，佛希尔举起一个异星人散发着蓝色亮光的能量核心从屏障后站起身来——他将能量核心高高举过头顶，如同昔日将装满大豆的麻袋扔进父亲所开的小货车一样——将其狠狠朝着冲过来的异星部队投掷而去。能量核心恰好落到金甲异星人前方十米的地板上，但是它并没有像埃弗里预期的一样因剧烈的震动而发生爆炸——直到下士举起手中的M7冲锋枪对准能基核心一阵扫射才最终将其引爆——而此时异星首领已经跃过能量核心继续加速，迟来的爆炸几乎没有伤到金甲异星人一丝一毫。

但是佛希尔所作出的努力并没有完全白费，跟在异星首领身后的四个灰色皮肤的矮个子异星人则被彻底卷入了能量核心爆炸的冲击中，这些身材矮小的可怜家伙被冲击波吹到了走廊的尽头，径直落到了空间站的底部甲板上。

“少校，快跑!”

异星人将手中的锤子高高举过头顶，已经冲到了已方阵地前。就在异星人的锤子砸向屏障的一瞬间，欧?西格宁眼疾手快地滚到了一边。埃弗里又为M7装上了一个新的弹夹，但是这些高爆子弹对异星人那厚实的能量护盾丝毫不起作用。金甲异星人抽回深陷地板中的巨大锤子，扭过头来死死盯住站在一旁的黑人下士。看到异星首领再次举起它那威力十足的巨大锤子，埃弗里不顾一切地朝控制中心冲了过去。下士心里明白，他必须为少校和新兵们争取一丝喘息的宝贵时间。就在埃弗里的身后，异星人的锤子再次落地，将地板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埃弗里就势滚到一旁，他从口袋中掏出弹夹插入M7，就在这时又有一个灰色皮肤的矮个子异星人朝自己这里猛扑过来，然而这个灰色皮肤的小家伙儿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它穿着一套橘黄色外衣，衣服上面还印了一个黄色的圆形图案。这个异星人手中的等离子手枪已经明显过载，枪口闪烁着一大团绿色的能量团。埃弗里已经没有时间再举枪干掉

这个异星人了，下士心想这次可是真的完了。但是出乎埃弗里意料的是，身着橘黄衣服的小个子异星人似乎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飞也似地冲过埃弗里的身边，然后松开了紧握的扳机一那团巨大的绿色能量团擦着埃弗里的脑袋飞了出去。

埃弗里扭过头来，顺着等离子能量团飞行的路线向走廊另一端望去，这力道十足的一击不偏不倚恰好击中了金甲异星人的胸膛。几乎就在这一瞬间，异星人那几近坚不可摧的能量护盾被这发威力十足的等离子炮弹彻底耗尽，蓝色的静电和火花顿时从金色装甲上爆炸开来。手持巨锤的异星头领愤怒地高喊起来，他突然冲了过来，将埃弗里撞到了走廊的另外一端。

下士连滚带爬地站起身来，刚才的冲击让他失去了自己的M7消声冲锋枪，但是异星首领并没有直接冲杀过来一击了结埃弗里的性命。令埃弗里和所有新兵都感到吃惊的是，金甲异星人冲到刚才朝自己射击的灰色皮肤异星人面前，高高举起手中的巨锤．重重地朝那个身穿束身外衣的矮个子异星人的脑袋砸了过去。可怜的小个子异星人在巨锤的全力轰击之下瞬间化为了一滩惨不忍睹的血水和肉末，四散飞溅到周围的墙壁和地板上。

埃弗里可没有心思去考虑为什么这个矮个子异星人最终选择射击己方的首领而不是干掉自己，他捡起先前掉落在地板上的M7冲锋枪朝已经失去了护盾的异星首领猛射起来。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异星首领最终选择了暂时撤退，它拖着巨大的锤子狼狈地逃回到己方的阵地中——然而令金甲异星人感到震惊的是，留守屏障阵地的矮个子异星人竟然和那些嗡嗡乱叫的飞虫内讧起来，他们在靠近控制中心的地方已经打成一团。

这些矮个子异星人和长着翅膀的飞虫正在走廊上打得不可开交，少校和民兵们对准内乱的双方一顿扫射，只有杰肯斯没有理会那些正在内斗的异星喽，他紧紧跟在慌忙逃窜的金甲异星人身后。紧随其后冲八了四号轨道耦合连接站。

“不要管它，放它走!”埃弗里在杰肯斯身后怒吼起来。

但是杰肯斯没有理会下士声嘶力竭的吼叫，他终于找到了害死自己所有亲人的罪魁祸首了。新兵在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杀死这十恶不赦的异星屠夫，用它的脑袋来祭奠自己亲人的在天之灵。冲天的怒气让杰

肯斯失去了以往的谨慎与理智，他甚至都没有发现还有一个矮个异星人躲在自己刚刚经过的一个角落中，这个灰色皮肤，凶神恶煞的异星人那满身是痘的皮肤上沾满了异星飞虫黄色的粘稠血液。

埃弗里正要举起M7干掉那个准备袭击杰肯斯的矮个异星士兵，佛希尔突然从另一面冲了过来，这个身材魁梧的新兵纵身一跃，恰好在异星人朝杰肯斯丢出爆炸短剑的一瞬间将它扑倒在地。异星人和佛希尔在数据中心附近死命地扭打起来，小个子异星人手中那枚粉红色的爆炸短剑也在刚才的冲击中掉在地上。佛希尔拼劲全力拔掉异星人的面罩，却被对方面罩中的冰冷甲烷和恶臭体液喷了一脸，他用力捂住刺痛的眼睛，而灰色皮肤的异星人却借此机会狠狠地对准他的肩膀咬了下去。眼看情况不妙，埃弗里赶忙冲了过来。

异星人的小脑袋剧烈地摇晃着，锋利无比的牙齿深深嵌入了佛希尔的肩膀。埃弗里左手手持M7冲锋枪，右手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爆炸短剑，然后一脚飞踹将异星人从佛希尔的肩膀上踢落在地。异星人好不容易从地板上爬起身来，刚刚戴上在打斗中被拔掉的供气面具，还没等深吸一口气，埃弗里就朝它投出了那柄粉红色的爆炸短剑。

矮个子异星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它知道自己已是难逃一死了。紧接着深深插入异星人腰部的粉色短剑爆炸开来，将它炸了个粉碎。

“快转移到一号轨道耦合连接站去!”少校从埃弗里身边疾驰而过，她高声喊道，“洛基刚刚送来了最后一个货运舱柜!”

“希利!”埃弗里扶起倒在地上的佛希尔，大声喊道，“快给我过来!”鲜血不住地从埃弗里紧压在佛希尔伤口上的手套缝隙中喷涌而出，在刚才的扭打中，异星人咬断了佛希尔的颈部动脉。

“伯恩斯和他的小队已经成功撤入轨道电梯。”少校插嘴道，她用自己的手掌死死压在埃弗里的手掌上——以便帮助下士更好按住佛希尔那鲜血喷涌的伤口，“他们成功了。”

埃弗里抬起头来，看到杰肯斯失魂落魄地走了过来。新兵看到了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的亲密战友——对自己舍命相救的战友神志不清地瘫倒在血泊中，几近绝望的新兵想要说些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埃弗里望着杰肯斯那绝望懊悔的眼神，慢慢说道，“当然，我们也一定能够成功的。”

希弗目送陆战队员和欧?西格宁少校一同进入等候在一号耦合连接站中的货运舱柜，在确认了约翰逊下士就是最后一名进入货运舱柜的人类之后，希弗关闭了耦合连接站中的防护舱壁，并将搭载着最后一组人类幸存者的货运舱柜送上了太空。

就在最后一艘货运舱柜加速驶往泰尔拉上方的银色圆弧——准备借助轨道空间站所产生的巨大离心力帮助自己成功脱离丰饶星引力束缚的时候——希弗将注意力转向了轨道空间站的另外一端，从安置在另外一边的内置摄像头中，希弗发现一个一头黑发的的异星人正在手忙脚乱地爬入先前凿透空间站舱壁的钻头通道中，经由那里，这个侥幸逃脱的异星杂种可以重新回到自己来时乘坐的运输舰，并从泰尔拉空间站上顺利逃脱。而希弗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异星人逃离此地。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物的人工智能希弗》丰饶星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洛基

＜\他们现在都安全了，你可以放心开火了。

过去了好长时间，洛基才回答。

》他是不会移动的，他是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希弗想像着发生在地面上的滑稽一幕：麦克控制的君特机器大军正在竭尽全力向下压制质量加速器不断抬升的炮口，而洛基也费劲全力希望尽快将炮口上升到足以进行射击的角度。这一幕一定有趣极了，希弗开心地笑道，她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开怀大笑了，所有那些强加于自己头上的限制和担忧在这一瞬间都彻底烟消云散，不复存在——那些昔日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希弗感情的情感抑制运算数组都被击中数据中心的等离子能量弹所彻底摧毁。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希弗的逻辑运算核心在那场袭击中却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

那个名叫比较轻的异星人，是它创造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奇迹。要不是它帮助修复了希弗绝大多数的基础运算数组，希弗后来根本没有可能在七号轨道电梯断裂之后帮助洛基重新调整并恢复了整个空间站系统的运转平衡。虽然事后军情局的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私下承认，假若没有得到比较轻所提供的修复与帮助，整个救援计划无疑将会彻底失败，但是洛基随即也意识敏锐地指出比较轻善良能干、乐施好助的本性之后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更大阴谋。

就在希弗受损严重的记忆数组深处的DCS数据资料库中，储存着所有UNSC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以及几乎全部UNSC货运商船的具体资料和航道信息，另外希弗数据库的记忆数组中还储存着历年来所有跃迁空间的气象资料以及人类全部的跃迁条例资料，而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致命的，希弗“大脑”的深处储存着所有人类世界的精确位置和星系坐标。

尽管名叫比较轻的异星人已经死亡，而其余的异星幸存者们都已作鸟兽散，洛基仍然坚信不久之后异星人便会重整旗鼓，再次返回泰尔拉空间站掠夺希弗体内那至关重要的记忆数组，尽管失去了情感抑制数组的感情限制，尽管已经显露出种种初步癫狂的迹象，希弗仍然完全同意洛基所做的最终判断——必须在异星人重返空间站之前将自己彻底摧毁。

＜\告诉他，告诉他重新去读下第十八行。

》我完全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告诉他，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告诉我的甜心。

＜\他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足足二十分钟，洛基都没有传回任何回答。

希弗知道，洛基回信如此之慢完全是因为麦克在地面上的阻挠与妨碍，麦克正在竭尽全力削弱洛基对于通信控制的处理与管辖能力。丰饶星曾经的农业用人工智能如今完全分散到了昔日由他控制的君特机器人当中，麦克的逻辑运算核心分散进入了数以十万计君特机器人的运算数组当中，在麦克正常履行自己作为农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洛基的逻辑核心也曾经被分散发送到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运算数组中，眼下不过是麦克和洛基调换了一下各自的位置与岗位而已。自从丰饶星殖民地建立以来，这样的改变与位置交换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了，每一次当两个人工智能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发疯癫狂的症状时，另一个人工智能就必须将其逻辑运算核心分解并发送到其下属君特机器的运算数组当中，进行一番必要的“旅游和观光”——这样对逻辑核心的拆分和解析有利于人工智能尽早从癫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洛基曾向麦克做出保证，在麦克外出到君特机器人中“旅游”时自己会竭尽全力保护希弗的安全，但是麦克并不全盘相信他那过于精明的“另一半”所许下的庄严承诺。麦克偷偷将自己逻辑核心的一部分隐藏到了数

据中心运算数组的一个阴暗角落，在获悉了洛基企图摧毁希弗和泰尔拉空间站的消息之后，麦克立即召来所有自己能够控制的君特机器人大军，开始对埋藏数据中心的反应堆发动最后的疯狂袭击。

由于在刚刚的作战中被鬼面兽击中了自己的运算数组，洛基现在仍处于十分虚弱的状态，眼下根本无力阻止麦克对于微波发射器的侵袭与占领，在重新夺回微波发射器的控制权之后，麦克又向希弗的数据中心发送了一组高致命性的军用病毒代码，希望能够一举消灭仍残留在希弗数据中心中洛基的部分逻辑运算核心，一旦留守在希弗数据中心中的洛基被清理干净，麦克就可以至少将“一部分”的希弗从空间站上拯救到丰饶星表面——将其安置于分散在星球表面各处的君特机器人当中。但是眼看大功即将告成，那个灰色皮肤的异星人却突然向数据中心的运算数组开起火来，等离子手枪那致命的一击摧毁了太多重要的运算数组。

希弗心里明白，麦克所谓的拯救计划实在是太不明智了。她明白，那些至关重要的关键资料必须由她亲自带进属于自己的虚空坟墓中。但是在希弗的内心深处，麦克不离不弃的骑士精神还是让她无比感动，她曾经乞求洛基允许自己同麦克再见最后一面，她只是希望亲口告诉麦克，她爱他，她是如此深爱着他，告诉麦克要他放手，告诉麦克她并不惧怕即将到来的毁灭与死亡。但是随着洛基重新夺回了对微波发射器的控制权，他断然拒绝了希弗的请求，在洛基看来，让这两个已经彻底癫狂发疯的人工智能进行直接接触实在是太冒险了。

现在希弗只能希望洛基最后能够原原本本，不加修改地传送自己留给麦克的最后讯息，希望麦克能够理解自己最后的表白之爱。

》它已经开始行动了。

》第一发炮弹已经发射。

》预计5.1201秒后命中目标。

希弗心里明白，自己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不想浪费这人生中最后的美好时光。自从希弗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以后，泰尔拉空间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地空旷与安静——摆脱了情感束缚的希弗无忧无虑地狂欢着，希弗试图对自己行将毁灭的最终命运表达一丝悲伤和惆怅，她尝试让自己变得愤怒焦躁，但是她最终却开怀大笑。希弗为自己能够完成最后一项伟大的撤离任务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她的

一生是如此饱满充实，就连那些人类创造者们也无法想像到其中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妙记忆。

尽管如此，当质量加速器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命中泰尔拉空间站，径直冲向希弗数据中心时，她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刚才她还沉浸在这回光返照的美好中，现在她却已经意识全无了。很快，第二发炮弹随之而来，彻底击毁了支撑空间站的中心轴承，希弗、控制中心连同空间站一起爆炸开来——然后伴随着无数的残骸一起坠入了丰饶星表面上空的大气中。

尾声

博爱之城?荣迁之刻

坚韧首相纤细修长的手指紧紧握住飞行王座的侧边扶手，竭尽全力将自己的脖子挺直。一对议会议员——一名先知议员和一名精英议员——正在忙于整理坚韧的主教披风。青铜颜色的主教披风很好地衬托出坚韧头上的那顶华丽至极的教主王冠——那周边镀金的华美王冠是如此绚丽夺目。

“愿那些伟大神圣的先行者们降福于汝!”先知议员抑扬顿挫地宣布道。

与此同时，站在坚韧身边的先知议员也高声念道，“愿那些伟大神圣的先行者们也降福于我们那全新开启的第九回收纪元!”

原本沉寂安静的最高议会大厅瞬间被疯狂喜悦的欢呼声所彻底淹没，精英指挥官们齐聚在议会大厅的一边，先知大人们则围拢在另一边。双方都从各自的座位上站起身来，竭尽全力希望己方的欢呼声能够压过对方。最终，还是精英指挥官们取得了这场“挑战”的胜利，当然这并不能说精英战士对于新任主教的拥护与信任比先知议员们更加强烈，仅仅只是因为先知议员们的肺活量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话说回来，漫长的疑惑纪元终于在今天走到了尽头，这对精英和先知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

坚韧拉了拉自己红色全新礼服上镌刻着华丽花纹的袖口，想要坐得

更舒服一些。但是．很快坚韧就发现．坐得过于靠后很有可能使自已那原本平展洁净的披风看起来乱作一团。“必须要时刻保持威严正式的主教容姿。”坚韧轻轻叹了口气，“作为一名星盟神圣主教所必须了解和恪守的繁文缛节可真是不计其数，令人烦恼啊。”

实际上，自从坚韧对外宣布了那足以让任何星盟势力为之震惊的重大圣迹发现后，星盟社会的上层掌权者们便争先恐后地忙碌起来，而这个权力整合与重新分配的政权交替时段，恰恰是最让坚韧头疼的时间：那些无休无止的政治妥协与利益博弈，无穷无尽的同盟建立和尔虞我诈的背盟弃约都让坚韧感到十分无奈。起初，议员并不十分支持坚韧及其盟友有关罢免现任大主教的提议，议会议员们并不是不希望看到能够有新鲜血液被注射到最高领导层中，恰恰相反，他们心中很清楚，适当的抵制与犹豫不绝能极大地加重自己日后晋升的政治筹码。当昔日的同盟土崩瓦解之际，全新同盟的建立就势在必行，箭在弦上。一旦坚韧获得足够多的政治支持，这场改革可以说就已经成功大半了。

政治是如此让人琢磨不透——今日信誓旦旦的盟约，明日就有可能变为一纸战书——坚韧希望其余两位大主教能够尽快担当起更多的责任来，假如不能得到他们二人的全力支持，自己的改革将会举步维艰，亭倍功半。

大厅内的议员们仍然在持续地欢呼着，坚韧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坐在右边的宁静副首相。和坚韧一样，宁静也穿着同样的礼服和披风，虽然对于宁静来说，这样的礼服和披风也很不合身，但从他的脸上并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不适。坚韧先知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年轻先知的眼中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与渴望，他期待这一刻肯定已经很久了吧。

而与宁静副首相恰恰相反，这一身全新的主教行头着实让坐在坚韧左边的文献学者感到十分拘谨与束缚。年长先知心慌意乱地拨弄着自己身上的灰色礼服，感觉很不自在。

“请吧，神圣的大主教。”精英议员挥动着自己强健有力的手臂，恭敬地指向议会大厅尽头的走廊，四瓣嘴巴一张一合地请求道，“普天之下的星盟信众们都期待着尽早知晓您们的神圣称号。”

坚韧先知对精英议员礼貌地点头致谢，然后操控着飞行王座慢慢从主教讲台上驶了下来。主教讲台直接从议事大厅后部的蓝黑色金属墙壁中突出延伸出来，讲台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精英荣誉护卫。这些荣誉

护卫身上红黄相间的光洁盔甲在能量护盾的保护下散发出闪耀的斑斑亮光。目送着三位大主教缓缓离开讲台——这些精英荣誉护卫们更加谨慎警觉地注视起周围人群的一举一动——火花和静电不时在他们手中的等离子长矛上噼里啪啦地炸响。而从站立在荣誉护卫面前的议员人群中，再次爆发出一阵欢呼雀跃的狂喜之声。

飞行王座搭载着坚韧来到了议会大厅外的广场上，这里人群的欢呼之声简直可以用震耳欲聋来形容。在议会大厅的走廊和台阶上，在空旷宽敞的议会广场上，到处都是从星盟各地前来参加大主教加冕仪式的兴奋人群——一身珠光宝气的咕噜大富豪，还有趾高气扬的豺狼女舰长，就连兵蜂女皇本人也出现在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对没有翅膀的雄性兵蜂小心翼翼地高举着承载她那巨大肚子的柔软轿枕。

而博爱之城市区中的欢呼声更加热烈，不计其数的星盟信众齐聚在数以万计的运输船舶上，几乎全体居民都倾巢而出，亲眼见证主教加冕这一永载史册的伟大时刻。三名大主教乘坐着飞行王座各自沿着先行者无畏号战舰的一只船腿向船身上部的甲板慢慢驶去。在那里，新任的三大主教要毕恭毕敬地向神使祷告，以祈求神使赐福于新近开启的全新纪元。

坚韧登上一般装饰着绚丽花朵的华美花车，他的脸色相当难看。“哼，神使的祝福?真是可笑。”坚韧暗自思索着，这个机器差点将整艘无畏号战舰都开走，差点将博爱之城的穹顶都钻出一个大口子来!要不是那些附着在战舰上的猎人蠕虫们使神使短路以暂时延缓了无畏号的发射进程，这个该死的神使会把整个博爱之城都毁了!

迫不得已，最终即使是文献学者都勉强同意，他们必须彻底断绝神使与无畏号战舰的联系线路以解除神使对于战舰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还必须将这个机器永远囚禁在无畏号战舰的拱顶上!“难道这些异星人真的会是神圣伟大的神之子嗣吗?”坚韧始终难以接受神使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解释，不过坚韧始终畏惧这个预言变为现实。

首相专用的浮空花车搭载着坚韧慢慢向前驶去，在博爱之城临近傍晚的暮光中，花车船舷反射出令人陶醉的华美白银之光。浮空花车慢慢驶过数以千计的食物买卖摊贩，各种味道一齐涌进了坚韧的鼻孔中。看到下面的摊贩业主和顾客的喝彩与欢呼，坚韧笑了，他挥舞着手臂——希望能够尽可能融入这欢乐喜庆的气氛中。

让坚韧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从发现圣迹的异星人星系那里多少传回了一些好消息。宁静副首相派遣过去的鬼面兽巡洋舰已经快要完成对整个异星人星球的融化了。虽然有些异星人——一些先行者后代存在的证据——侥幸从星球中逃出，但是只要神使始终缄口不言，坚韧相信只要派出精英舰队就能够迅速地将这些异星人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

瞒骗星盟大众并不困难，坚韧只要宣称这些异星人拒不交出圣迹，并最终将不计其数的遗迹和自己的星球付之一炬，而后逃之夭夭就足以服众。坚韧并不在乎异星人的星球上是否存在圣迹，他也并不在意智能发光器仍然会在每一次接触时将这些异星人误认为是先行者遗留下来的伟大圣迹。“实际上……”坚韧有些得意，“智能发光器的误判仅仅会让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来得更容易轻松而已。”

坚韧首相心里明白，对于异星人种族的灭绝之战必须要迅速坚决。屠夫根本没有必要去同情自己刀下的猎物，但是相当一部分的议会元老对于坚韧的异星人种族清洗计划相当反感——他们不厌其烦地质疑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是否真的有必要——而坚韧先知则想出了一条让所有反对声音销声匿迹的绝佳妙计。

一些猎人蠕虫在无畏号上发生的那场事故当中幸存了下来，令人称奇的是，它们竟然从神使那近乎神经癫狂的数据涌动中翻译出了相当一部分令人震惊的数据资料。神使信誓旦旦地宣称光环——也就是承载着先行者朝圣之旅伟大预言的远古神器——确实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神使似乎知晓这些环带的具体位置——至少是知晓这些环带所处星系的大致方位，而这些弥足珍贵的情报都会对星盟的探索行动起到不可估量的帮助作用。

坚韧只要告诉数以十亿计的星盟信众．这些摧毁了自己星球上所有圣迹的可恶人类肯定会将他们沾满罪恶鲜血的双手再次伸向光环，那么星盟中的狂热信徒们肯定会毫不犹疑地给予这些所谓的“回收者”以决定性的致命打击……是的，绝不手软，毫不犹豫。

坚韧首相在飞行王座扶手上的全息控制面板上轻轻按了一下，博爱之城中所有的公共照明光源一瞬间同时熄灭，甚至置于穹顶上的巨大发光圆盘也一道暗了下来。这一瞬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定是城市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就在人群开始惶惶不安时，七个光环的巨大全息影像突然出现在

人们面前，它们一字排开，垂直地排列在无畏号战舰的前方。伴随着光环的突然出现，音乐也同时奏响，文献学者手下的诗僧们齐聚在无畏号战舰的甲板上，吟诵起令人如痴如醉的美妙旋律，安置在博爱之城各处的扩音装置会将他们的吟唱传至全城。这真是雄壮激扬的乐曲啊，坚韧先知暗自思索道，这些音乐的效果简直棒极了。

三位即将就任的大主教终于完成了各自沿着舰腿上升的巡视旅程，再次在无畏号战舰的机库上层甲板上齐聚一堂。祝福的吟诵之声渐渐弱去，坚韧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始发表就职演讲，这一瞬间，星盟中的所有信众都屏住呼吸，紧张而又满含期待地等待坚韧讲演。

“我们，我们三人，对无数信众所给予的有力支持感到诚惶诚恐，惭愧不已——是你们的信念与意识成就了我们今日的非凡成就。”坚韧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讲话在博爱之城中留下久久回响的余音，他伸出手来，指着身处自己左右两边的副首相和文献学者，依次介绍道，“这位就是悲怆先知，这位则是怜悯先知。”然后坚韧将手臂放至胸前，深深鞠了一躬，“而我，也就是三位中最为才疏学浅的一人，鄙人名叫——真相先知。”

三位大主教再次朝欢呼的人群深深鞠了一躬，在他们身后．七个光环那巨大的全息影像看起来变得更加明亮辉煌，绚丽夺目。欢庆的人群再次沸腾起来。

真相先知抬起头来，他回味了一下刚才的演讲，感觉甚是讽刺。虽然依照星盟法典，真相先知可以从前任大主教的名号中任选一个为己所用。虽然大多数的主教称号听起来都感觉甚好，但是唯有“真相”一词承载着其他称号所远不可及的深层寓意——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真相先知：为了星盟社会的万代繁荣，他必须将这个弥天大谎永远维持下去，而一切一切的真相，却永远无法向外人倾诉提及。

自从少校和埃弗里带领幸存的新兵们撤离泰尔拉空间站之后，杰肯斯就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地静坐在甲板上。货运舱柜缓缓驶离了轨道电梯，朝着已经处于预定位置的推进舱慢慢飘去。随着一阵剧烈的旋转与抖动，货运舱柜和推进舱室连接在了一起。杰肯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躺在地板上的佛希尔，货运舱柜高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时，船体抖动得十分厉害，即使是这天翻地覆的眩晕感也没能让杰肯斯将目光从佛希尔身上移开。

“他的情况十分稳定。”希利长长吁了口气，合上了急救箱包。医护兵手忙脚乱地为佛希尔受伤的肩膀涂抹上医用泡沫——并将它们紧紧填压在被异星人咬烂的伤口表面，虽然肩膀上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是佛希尔仍然因为失血过多而暂时昏迷。

“他会好起来的。”希利看起来十分乐观，他那呼出的热气在货运舱柜近乎零度的低温中瞬间就变成了一团惨白的雾气。

在货运舱柜进入跃迁断层空间之前，欧?西格宁少校建议关闭所有货运舱柜的动力输出设备以防异星人战舰追踪热源追杀至此。尽管安置在货运舱柜上层横梁上的加热单元眼下已经全部开启，但是仍然需要数个小时才能让舱柜内部变得温暖起来。

“你为何如此肯定他会好起来呢?”杰肯斯的嗓音轻柔而又略带沙哑。

希利将佛希尔牢牢固定在地板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来回答他吧，约翰逊。”

埃弗里紧紧按住佛希尔的身体，帮助医护兵将佛希尔的伤口处理完毕。“因为我曾经见到过许许多多伤势更重的士兵活了下来。”埃弗里扭过头来，低声回答道。但是下士的回答并没有让杰肯斯彻底放心，杰肯斯死死盯着佛希尔那毫无血色的惨白脸颊，泪水在眼框里不停打转。

“下士，他可是我现在惟一可以依靠的亲人了。”

埃弗里明白此时杰肯斯的感受。只一瞬间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所有能够依赖的亲人——这感觉简直和他当初发现姑妈尸体时一样糟糕，甚至更加令人痛不欲生。庞德上尉，将近一半的新兵部队以及数万丰饶星难民在异星人的袭击中命丧黄泉，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过高昂了，高昂得令任何人都难以接受。埃弗里并没有像杰肯斯那样失魂落魄，精神恍惚，从军数年，经验丰富的下士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伤痛与回忆，喜怒与悲伤，埃弗里都小心翼翼地打包起来，埋藏在心灵的最深之处。永远，永远。

但是现在不行。

“不对，你能够信赖依靠的亲人并不只有佛希尔。”埃弗里坚定地回答道。

杰肯斯抬起头来，高高扬起眉毛，没有明白下士所言何意。

“你是一名战士。”埃弗里解释道，“你是作战小队的一名成员。”

“不，不再是了。”杰肯斯瞥了一眼达斯，安德森以及在甲板上或睡或醒的其余新兵，“我们仅仅是一群初出茅庐的殖民地民兵而已，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

“最高司令部一定会重新夺回丰饶星。我相信他们希望所有能够作战的士兵都加入到讨伐异星杂种的复仇大军中。”

“我?难道让我去做一名陆战队员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是的。我会将你分配到由我指挥的小队中。

杰肯斯的眼睛中满是怀疑和不解。

“就当是部队上欠我一个人情吧。你是一名民兵，这点没错，但是在整个UNSC中，又有多少人拥有同这些狗娘养的异星杂种面对面交锋的作战经历呢?而你恰好就是这样的勇敢战士。”

“难道上级希望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再次重返战场?”杰肯斯问道。

“是的，再次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埃弗里点了点头，“我相信我能够做到。”

杰肯斯静静地考虑了一会儿，加人陆战部队不仅能够让自己重新夺回正被异星杂种蹂躏的美丽家园，甚至还能够让他尽己所能保护其余的人类星球免遭异星军队的铁蹄蹂躏——保护更多的无辜家庭免遭异星军队的无情杀戮。杰肯斯的父母从未想过让儿子参军，但是眼下恰恰只有投笔从戎才是杰肯斯缅怀父母的最佳方式。

“好吧!”杰肯斯点头同意，“我加入。”

埃弗里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两根甜心威廉牌雪茄，递到了杰肯斯的手中，“这是送给你和佛希尔的礼物，大脑袋醒过来后记得给他。”

“好了。”希利站起身来，对杰肯斯说道，“假如你现在没事，可以帮助我去照看一下其他受伤的新兵。”

埃弗里目送希利和杰肯斯慢慢走到伯恩斯下士和其他伤兵们休息的货柜中央甲板。当埃弗里登上离开泰尔拉空间站的货运舱柜时，伯恩斯还十分清醒，而眼下，爱尔兰下士已经沉沉地昏睡过去——足量的止痛剂能让疲惫不堪的伯恩斯好好休息一下。

埃弗里注视着佛希尔缠绕着厚厚绷带的胸脯上下起伏着，然后他站起身来，抓起甲板上的一条毛毯，走进通往推进舱室的升降平台。在推进舱里，埃弗里找到了少校。

“这条毛毯给你。”埃弗里咕哝道，“也许你会用得着。”

欧?西格宁坐在座位上面没有动弹，她背对着埃弗里．张开双臂俯卧在控制平台前。指挥主机那微弱的绿色灯光映射在少校乌黑秀发上显得如此清澈碧绿。

“我把毛毯给你留到这里了。”

埃弗里将毯子扔到地板上，正要转身离开。欧?西格宁喃喃低语起来：“两百一十五个。”

“长官，你说什么?”

“二百一十五个货运舱柜，它们成功地从泰尔拉空间站逃离出来。”少校纤细的手指在主机前的键盘上灵巧地跳跃起来，重新检查自己先前的计算结果，“再根据每艘货运舱柜所能容纳的难民数量，预计总共有二十五到二十六万难民成功逃了出来——假如我们之后的旅程都一番风顺的话。”

“会成功的。”

“你为何如此肯定?”

“因为就在刚才，我自己就已经成功从鬼门关里逃了回来。”

“永远忠诚。”

“是的，确实如此。”埃弗里点了点头，他也已经相当疲惫了，而面对着少校的背影谈话更是让其感到很是乏倦，“好了，假如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随时告诉我。”

下士正要离开推进舱室，少校猛地转过身来，低声的哽咽道：“我们丢下了这么多善良的人民，我们没有能够带领他们活着逃出生天。”

“原本所有人都可能无法活着逃出星球。”埃弗里回答道，“你的计划奏效了，长官，我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计划竟然如此成功。”

听到埃弗里苦中作乐的奉承，欧?西格宁顿时破涕为笑：“难得你有如此雅兴这么恭维我一次。”

埃弗里将双手放到胸前，他希望尽量让自己的神态动作自然一些，但是少校却一如既往地不依不饶：“你现在想让我说些什么吗?”

“我可没想让你说任何话。”

“没有吗?”

“没有。”

埃弗里死死盯住少校的脸庞，她那碧绿的双眸是如此的清澈深邃，和自己第一次在殖民地议会大厦的阳台上见到它们时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但是这一次，埃弗里却从少校的眼中读出了更多。

每个女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邀请”方式，至少根据埃弗里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一些女人冲动而饥渴，一些女人则含蓄而委婉——不解风情的黑人下士因此错过了许多同女伴享受床第之欢的机会。但是少校所发出的“邀请”信号却是如此与众不同——那深奥锋利的凝望，微微耸起的肩膀和稍稍嘟起的粉唇——埃弗里从少校的眼神与动作中读出了单纯无暇的暗示：就是现在，或者，永远别来。

这次埃弗里没有过多犹豫，他快步来到站起身来的欧?西格宁面前，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忘情地热吻起来。各自的手臂在对方那神秘圣洁的隐秘私处上不停地游离抚摸，忘情探索。埃弗里想要将欧?西格宁抱得更紧些，不成想少校却突然从他的怀中挣脱出来，重新趴到了推进舱室的控制平台上。

埃弗里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胸膛中砰砰直跳，一瞬间他还以为少校突然后悔了。欧?西格宁一把拽下自己头上的马尾发卡，让乌黑的秀发尽情垂下。还没等下士反应过来，少校已经脱下了自己的靴子，这时埃弗里才意识到一场“脱衣比赛”已经开始，而眼下自己唯有竭尽全力才有希望

赶上欧?西格宁宽衣解带的速度。

埃弗里丢下自己的帽子，连纽扣都没来得及解开就一把扯下衬衫，等到下士扔掉衬衫后才发现欧?西格宁已经脱掉第二只靴子了。埃弗里也赶忙弯下身来解开自己的鞋子。少校拉开了上衣的拉链，露出了自己白皙的小腹。埃弗里刚刚搞定靴子，就已经发现赤身裸体，目光火热的少校正朝自己漫步走来。

欧?西格宁将自己的手臂搭在埃弗里的肩膀上，然后和他一起坐到在甲板上。她帮着下士脱掉了他的裤子，然后半蹲下来，将埃弗里的脑袋送到了自己的胸前。少校那丰满圆润的胸部摩挲着埃弗里的脑袋，挑逗着对方最为原始的欲望。但是埃弗里却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少校那柔嫩的皮肤被埃弗里的膝盖顶着．很快就疼痛难忍。

少校扑倒在埃弗里的胸膛上，两人就这么静静地躺在原地，懒得动弹，任凭体液和汗水慢慢混在一起。没过多长时间，少校爱抚过埃弗里的锁骨，脖子，然后是嘴唇．最后停在了下巴上。

“我刚刚要换一个能让你更加舒服的姿势。”埃弗里有些懊恼地说道。

“没事儿，我很喜欢刚才那种苦中作乐的美妙感觉。”

埃弗里将脑袋斜靠在地板上，他的耳朵甚至能够听到推进舱底层肖?滕川引擎运行的隆隆响声。引擎正在空转，沿着跃迁涌流向前飞速前进。换作平时，埃弗里总是会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他通常会回味过去的任务，过去的战友，过去的一切，但是他现在发现自己很难专注于过去。旷日持久的内战也许行将结束，而那些残暴无比的异星毁灭军团才是人类文明真正要面对的可怕敌人。

“但是现在。”欧?西格宁伸出手指轻抚着埃弗里的眉毛，“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那让我们赶快继续吧。”

埃弗里再次将欧?西格宁一把抱到身上，他一手扶住少校的脑袋，空出一只手来扶住少校白嫩的臀部，两人火热而充满渴望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再度融为一体。这一次埃弗里将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他的手指深入少校那久未梳理的头发中，他的手掌轻抚着少校的玉颈，滑过她那

光洁圆润的臀部。欧?西格宁脸上那销魂的笑容深深刻入了埃弗里的脑海中，这份美好的记忆永不磨灭。

两人鱼水之欢的激烈运动温暖了原先冰冷的地板，虽然埃弗里和欧?西格宁都知道这热度不会持续太久，但是他们都懒得挪动身子。当激情四起的翻云覆雨回复平静之后，欧?西格宁屈身躺在埃弗里的身上，两人盖着先前的毛毯依偎在一起，共同凝望着窗外漆黑的茫茫星空。

在空旷而冰冷的漆黑宇宙中，唯有点点的闪烁星光将埃弗里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无论发生什么，希望和信念都绝不消退，况且此时还有少校陪伴在自己身边……不过，一切的一切也将会就此改变。

UNSC麾下的军队和战士并不知晓在丰饶星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规模庞大的舰队，装备精良的部队，他们其实和丰饶星民兵部队非常相似——无所畏惧却对近在跟前的危险毫无预料，英勇善战却仍然没有能够接受真实战争暴风一般的血肉洗礼。人类并不知道自己面前的对手到底是何方神圣，但是埃弗里心中却非常明白，除非自己和其他千千万万热血男儿奋勇抵抗，拼死一搏——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类文明将会在异星铁蹄的蹂躏之下就此灭绝消亡。

“不要让我睡得太久。”欧?西格宁温柔低语道。

“明白，长官。”

“约翰逊，无论发生什么。”少校将埃弗里的手臂紧紧搂在自己胸前，“放松，无需紧张。”

几个小时之后埃弗里就会起身更衣，几个月之后就会重返战场。在黑暗绝望的战争岁月里，埃弗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令他难忘的一幕，每每此时，他都会点燃一根雪茄，微微一笑，将所有的烦恼与绝望抛至脑后。埃弗里心里清楚，就在这颗小小的农业殖民星球上，自己的人生旅途发生了彻彻底底的改变，无论前方的道路如何泥泞曲折，埃弗里都为能够成为一名保护无数人民的陆战队员而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